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八五冊目次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二）（明）黃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〇〇一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二）

（明）黃淮　楊士奇等輯

明永樂内府刻本

治道

宋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曰臣聞治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以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實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雖此者係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

其定計曰臣聞自昔撥亂興事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必成大功可就修內攘外四維率師不遠上知伐國不動大衆教民懷生示信封賞此晉侯吾文所定之計也承關中據河內大封同姓以德孫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求德儒使守文士反以達依人貴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宜示好惡使民務方薄賦輕徭選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宜矣陛下總師務撥于今六年而謀議紛紜計畫未定以建國都則未有一定必守不移之居以討亂賊則未有一定必勝不變之術以立政事則未有一定必行不易之令以任官吏則未有一定必信不疑之臣此實者懸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立國而不定乎雖平常事易失者時也推今不圖悔後何及惟人主廣覽兼聽而不可以自專惟事相擇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令大臣條具方今撥亂興衰之策各盡底蘊書一進呈先示臺諫從臣許令駁駁仍集凡百執事議于朝堂謀僉同雖有異論然後斷自宸衷定為國是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申飭攸司各嚴遵奉堅如金石勿復變移庶幾觀聽有屬一新耳目可見中興之兆矣

其建都曰臣聞有家者必作室立國者必建都必據形勢握輕重之權必居要津觀步來之會如北辰在天而衆星拱如滄海在地而百谷朝安於其所不可動也陛下昨自應天初登寶位雖揚駐蹕倉卒渡江考卜相似真如鍾阜則以舊邸號稱建康已降紹書傳播天下為受命之符此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吳孫氏諸葛武侯之代英雄虎游吳楚皆稱建康龍蟠虎踞王者之居此可都者二也北據大江之險外有長淮之衛隔絕奔衝難於超越此可都者三也有三吳以為東門有荊蜀以為西右有七閩二廣風帆海船之饒以為南府此可都者四也諸路朝覲郡縣貢輸水舟陸車道里適等此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關境於南周世宗取江北是也都南者必略地於北吳孫氏爭淮南是也昨者警與時邊持于吳越則王導所謂並實係衰而晉不畏遷之地也三者百司寓于南昌則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國勢一搖不可以復分國都一定不可以輕動異夷狄居穹廬逐水草無城郭宮室市廟之禮者異矣今既屬憑陵叛臣僭竊瀕海諸郡僻在東隅宜還都建康比閩中河內為興復之基環諸路而中持衡萬輻人心不搖大事可定矣

其設險曰凡立國建都必設險而後國可保按春秋書晉師伐虢滅下陽也不言滅而此獨書滅者下陽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取虢亡矣聖人特書于經世設險守邦之誥故三晉

時魏人都許不以方城爲險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以劍門爲險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以大江爲險而守荊渚夫荊渚江左上流也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吳會真用武之國故楚子初自郢徙都荊渚因其地利日以富強迫并鄧以及漢東下收江黃橫行淮泗遂兼吳越之地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也後漢東漢之衰劉表收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甲兵當南朝之半其爲江東屏蔽猶虞虢之有下陽也昨降詔令定都建康而六飛迎狩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爲分鎮恐失古人設險守邦之意矣近日雖授荊湖南北而分鎮地分仍舊未改即與不復亦等耳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會在荊峽故劉表時則軍資富江陵先主時則重兵屯油口以關羽孫權則并力爭南郡陸抗父子則協規守宜都晉大司馬溫及其季沖則保據諸宮與上明此皆荊峽之封境也以荊南言則諸邑在江北者三在江南者四以峽州言則大都險要皆在南岸今以二州爲分鎮跨據長江下臨吳會猶居高屋建瓴水也獨無虞虢下陽之慮乎又荊峽近東湖北遠西川陝者固謂秦甲可以強兵蜀貨可以富國取其資力以自助也而使荊峽分鎮於其間假令爲分一有桀黠者得之守峽江之口則蜀貨不得東阻長林之道則秦甲不得南譬猶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衛則非計之得也臣竊以謂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荊峽不以爲分鎮然後全據上流地形險固北可出秦中之甲西可下蜀江之貨血氣周流首尾相應矣又曰昔人謂大江之險天所以限南北而陸抗以爲長江峻山限帶封

城此乃守國末務非智者之所先何也杜預嘗襲樂鄉矣胡奮嘗入夏口矣賀若弼嘗濟廣陵矣曹彬嘗度采石矣則其險信未足恃也雖未足恃然魏武困於居巢而不得渡曹丕困於濡須而不得渡拓跋困於瓜洲符堅困於淝水而不得渡則其險亦未可棄也蓋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乃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謀有未善耳地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欲固上流者必先保漢沔欲固下流者必先守淮泗欲固中流者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當孫氏時上流欲爭襄陽而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與夷陵下流欲爭淮南而不得故以大衆築東興與皖口中流欲爭安陸而不得故以三萬勁卒戍邾城邾城本之黃岡是也凡此三者皆要害必爭之地故孫氏保有江東而魏人不能犯今狂虜僥倖河朔叛臣據山東淮北京畿諸鎮處危疑之地大江雖險未可輕棄上流在荊峽其利害臣既言矣中流在安陸而守臣陳規長於帥衆造城築於勸民耕種宜遣一軍與置屯田爲之規外護以蔽武昌而下流則命江浙帥司各遣官吏漸往江北經營淮泗若委任得人其上者使人勝於險其次者使人與險均俟以歲時兼輕敵易而孫氏欲爭而不得者皆自治焉不特可保江左而恢復之舉亦在目中矣

其制國曰凡制國者不能周知山川道里形勢險易與夫土地之實足食足兵之具則不可與謀以貽後患荊州在沮漳江漢之間地兼水陸土力沃衍平時利入猶未實也與江湖之南磽瘠之地倍百不侔矣募民力耕可以積穀此一利也自襄而河朔

諸郡每歲必資耕牛於川峽。軍興已來，道路艱阻，不過僅給六年矣。素郡之諸服牛引重，聖人所作，以利天下。若出峽，牛至于荊渚，則門牆之內耳。此二者也。而又中據上流，舟楫往來之樞，西通秦蜀之路，乃足食足兵之[illegible]強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爭而不肯失也。兵為分鎮，其害已明。然改之則爲詔令反覆，無以示信；遂之則形勢危削。兵[illegible]一時苟有機會，未害於信，何惜而不改乎。凡分鎮者，節制統[illegible]，兵得自立，專征閫外，則兵得自用；轉移物貨，則財得自[illegible]；除補屬官，則官得自命。合此四事，與戰國諸侯無異，卽非上世封建之法。而京西淮甸多使異客錯雜居之。獨湖北一路，安陸命[illegible]除規，則左選之文吏也；荊南歸峽，差辟僚屬，則右選之武臣也。若降指揮，以湖北一路與諸鎮事體不同，宜有更張，獨仍舊制，卽此二人，致其績效，因任改移[illegible]

[illegible]無不可者。但通荊湖、澧峽二司治，鑑理財，而以襄陽隸湖北，撫鎮污之，通以岳陽隸湖南，通三江之口；以鄂渚隸江西，接淮撫之境，則地里連屬，形勢便。合於都武置郡者不欲相遠之意，亦於今日事宜，頗爲相協。若襄陽已令分鎮，時方用兵，萬會之來，何有窮已。乘便分劃，亦無不可。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又曰：夫變更舊制，不稽今古，詳其實聽，則事不可行。況峽在許我近歲湖北變更舊制多矣。初用唐態爲安撫，統十有四州，各詳官高衛者建言，乞以鼎州守臣帶鼎澧制置使，辰沅靖並聽節制，不隸湖北，是削其五郡也。又乞以荊南公安縣升爲軍，領無帶石首松滋地，於使應軍兵器械，並不許荊南那移，是又削其所治三邑也。是歲屬人聲言難路入寇，正當經畫防秋之際，而一旦削其五郡與三邑，其間多兵賦重地，所存者殘破之餘耳。

戎，以衛與懲有怨，故時獻此策，以傾之，當如所言，大不忠也。不然，盡此謀計，才智亦志矣。又前日改湖南爲東西路，於朝廷形勢利害，初無加損，徒困全郡武岡三郡之民耳。今既復荊湖南北兩路，宜罷荊峽分鎮，仍舊置帥司於荊南，一便也。公安軍自係內地，宜仍舊廢爲屬邑，二便也。靖州置郡在崇寧元年，自鼎澧應副錢糧，歲費二十二萬。今此二州既皆殘弊，宜仍舊廢爲渠陽寨，三便也。武岡置軍在崇寧四年，自邵衡永州應副費亦不貲，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舊廢爲武岡縣，四便也。凡此四者悉仍舊貫，州縣官吏省併什八，創添窠闕悉從除削，裁損文書，俾歸簡便。有所謂刀弩手，有所謂博易務，有所謂營田司，事皆擾閭峽及百姓，驅之特爲盜賊者也。宜休往年，禁止保馬，基望陛下施行，以戒誤國害民之賊，然後國制定，民心安矣。又曰：制

國宜於仍舊貫，乃欲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鄂渚隸江西者，昔祖宗定都于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漢水之南，則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荊水之南，則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行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定都于汴，自內而制外，其事雖殊，其意則一耳。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illegible]也；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荊南而分兵屯襄，皆自南制北，恢復中原之勢也。古者有屬[illegible]有卒正，有州伯，今安撫大使則州伯之比，而形勢必相屬，乃能相援；有無必相資，而後能相成。五嶺之外，財賦盛於東，而兵馬出於西，桂宜置大帥，一臣總統二廣，帥司以綏南服。荊湖北經殘破，而北路尤甚，若置大帥，必兼領[illegible]，乃決實力，使之經畫，庶能與復。蓋峽中有望未新

牛而無曠土。荊諸有沃衍桑田而無餘民。若弛罷塘之禁悉還
有無。商旅自西而入。物貨泝江而下。不越數年荊州富盛形勢
可成。古者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
命於其君則奏辟而命之者也。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
今置大使乃古州伯。而參謀議者皆自奏辟。則非古意。縱令以
枉宜自堂選每路二人。其大使和厚者輔之以捷決之佐。明果
者與之以審詳之屬。其餘許自辟置。則事可久行。乃輕重相權
之義也。
其恤民。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出民以除暴為先。
蠻夷猾夏自外為暴者也。寇賊姦宄自內為暴者也。近歲已來
外阻內訌。除外暴者多主通和之議。當為夷狄所懾不敢用兵。
而夷狄用兵毒遍中國常自若也。除內暴者專用招安之策。又
為盜賊所誘不敢用兵。而盜賊用兵毒遍天下常自若也。夫春
秋之法夷狄亂華則是膺是懲不與結盟。亂賊肆惡則是誅是
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葛伯仇一饋餉童子。湯往征
之。天下信服。而寇賊所至殺人盈野。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視
以重賞招之。又覬其弭也。李成為進侵犯江西。陛下斷自宸衷
命將出師要令殄滅。自是江西一路商旅夜行。范汝為昇兵閩
嶠肆其殘毒。三載于茲。又遣輔臣副以上將深入其阻盡掃除
之。而復遣種餘民復還廛業。可謂得恤民之道矣。然其餘類尚
稽天誅。暴横湖湘之間。荊楚引領王師如大旱之望雨也。今諸
將既西而師往安集陵遲撫循。民力疲勞矣。恤民者不自病民。
除暴者不自為暴。曹成反覆且已。聞師所劉忠殘虐益熾。國
無可赦之理。宜專委岳飛掩捕曹成。及早進師。勿令越逸。亟命

大軍宜遵渾光合於春秋救災卹患之義。事得便宜無更中覆。
以致遷延重失機會。仍以先聲促命馬友揀汰老弱及元係耕
種之民。各從其欲并力一心水陸俱進。追擊劉忠勿留後患。招
收楊華餘黨肅清江湖之盜。然後精擇良吏慈意撫綏。則善政
可行。膏澤可下。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
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擇縣令為先。縣令親民百里之主宰也。
且據應副軍期一事言之。凡糧餉芻秣器械百物應干軍務之
用莫不資民力而後足也。主軍期者但取足於縣。為縣令者責辦
於民。得人則科斂必量多寡。必均數目。必實有無。必通期約。必
信。須索必辦。民不怨咨。公無乏事。苟非其人。因公循私。恣為侵
擾。剝民膏血甚於寇賊。公家所急往往闕供。緩急之間又無預
備。民情林迫無所控訴。乃有轉而為盜矣。而縣令其可以不擇
乎。近歲此官冗濫已極。何以五代稍革其弊。漢世郎官出宰百
里。自崇寧掃除資格收攬天下之士。不歷縣邑。徑躋臺省。及其
補外。率為監司。必為郡守。事不諳曆。權歸胥吏。此大弊也。宜嚴
中外曾為臺省寺監官依倣舊例分宰百里。試以民事。俟有聲
績。未次超擢。此一說也。古者建侯分土。不過一同。今親民之官
比古侯壤。而軍興已來。日見陵辱。師徒所至。非特將校。至於走
卒賤人。皆得肆行無禮。以百里令長而有不免撻楚之辱。以此縣
令自重者皆欲速引嫌。頗志身者猶羞其職而不顧也。宜增重
事權。倚假其體。許借服色。厚給廩餼。凡軍馬屯駐本縣者並聽
節制。其經由者使階級。此二說也。據今八路諸縣戶口賦入多
寡重輕分為三等。上縣自朝廷選差。中縣吏部注擬。下縣許帥
臣監司通共奏辟。立為定格。不許交互。此三說也。伏案元豐法

定以六期爲斷。章去三年爲任。每考成資。與當還數易之弊。使
吏無苟免。民有所依。此四說也。凡三等縣。皆以四條糾正稅籍。
團結民兵。勸課農桑。振恤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効。已就緒者
就加秩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此五說也。而命侍從官各舉二
人之能任縣令。亦各劾二人之姦贓不法者。皆書於籍。俟核其
真以次施行。宣示好惡。使知勸沮。舉劾不實者。必罰無赦。庶幾
百里得人。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
恤民爲務。恤民以輕賦爲先。昔哀公時遭值凶年。國用空乏。什
二而稅。猶患不足。而謀於有若。則請行什一之法。夫二猶不足。
又損其半。疑若戲言也。至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乃知君誠識
慮遠。雖聖人不能易矣。夫焚林而田。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
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厚賦重斂。困之不足。轉而之他。

則無百姓。誰與供常稅焉。且以近事驗之。如京東西路歲入二
稅約七百萬。課利雖收約三百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
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李彥等獻之。凡西城
課利。及乾淤爲田。窮竭民力。斂積無算。其時若有言罷此括剋。
然後國用充足。則必指爲謗訕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
四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五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信不誣也。又如荆湖南北歲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雖收約一
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
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糴
則有均糴敷糴補糴。散引則有麴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
再加倍加。而猶以爲未足。其時若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充
足。亦必指爲謗訕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爲盜。今此兩路常賦。所

入不歸於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今
朝廷所自治者。封境益蹙。賦斂益重。百姓益貧。田萊益荒。謀國
之臣不爲陛下深思遠慮。更欲擾之。何不以京東西湖南北爲
覆轍之鑒也。夫爲川驅魚者獺也。爲叢驅雀者鸇也。爲敵國驅
民者今日之貪吏與弊法也。伏願明詔計臣。速講輕賦恤民之
事。爲生財足用之原。而以京東西湖南北爲至戒。庶幾百姓安
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爲本。固本以恤民爲務。恤民以
革弊爲先。凡爲國以利不及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
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爲利。豈賦不作。生事九州
四海之奉。其所利者大矣。且如鹽法。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
行於北者與居民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大計所
資。均及中外。所謂以義爲利也。崇寧初。謀國之臣。以利爲利。首變

鹽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在居民者。皆入
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也。諸
路空乏。乃至橫斂。誅求百種。猶不能給。民窮而爲寇。遂失歲入
常賦以數千萬計。則鹽法實致之也。靖康改元。用事大臣昧於
遠見。其弊不革。陛下紹興宜鑒前失。亟議改更。久而未及。何也。
略以湖南一路言之。舊日歲課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者五十
萬。故斂不及民。而歲計充足。變法已來。鹽利悉歸朝廷矣。本路
諸色支費。皆出於橫斂。至如上洪舊資鹽息者。猶不蠲除。民
所以益困也。略以道州一郡言之。歲認上供錢二萬貫。往時本
州歲常賣鹽四萬餘貫。以此鹽息補充故斂。不及民而自足。今
上供錢依舊。而無鹽息。至以麴引均糴人戶。民所以益困也。又
略以永州一邑言之。前未變法之前。官所自運鹽有。既變法之

後書所約鈔鹽封椿日久，既緣軍期支給矣，而鹽會司每欲追
索，朝旨亦令撥還，不知此當自何而出？急則不免取於人，君民
所以益困也。比聞榷貨務所入，未滿一年，至六百餘萬，其利非
不厚，何不適下諸路並令撿會，若此類悉行蠲免，以活百姓，使
稍安業，不至為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又如榷酤法
已極弊，尚仍舊貫，未亟改更，何也？略以道州言之，課額既高，歲
有虧欠，即抑勒耆知牙校，令兼管州倉，俾因受納，取足稅民，弊
可見也。又以邵陽言之，酒課約二萬餘貫，而歲折稅米為糯凡
六千石，每斛中價約五百足，只此一色，已耗倍費，其他未論也。
比雖行下諸處會討，而州縣往往利此為造弊之端，不以實聞，
何不斷在必行，令逐路應係官監酒務，許百姓衆共買撲入納
淨利，收官務逐年所費米麥等，撥歸朝廷專充贍軍費用，運司
得淨利與轉運司及本州縣支使，利濟公私，以活百姓，使稍安
業，不至為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夫舉盜不謂害者
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
可理也。惟陛下早更弊法，以事天下，則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
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省官吏為先。光
武中興，併廢吏員，裁减文書，什存一二，天下遂平，蓋有民然後
有事，有事然後有官。今遺民既寡，事亦少矣，官吏日增而不減，
此何理也？自崇寧以來，中外創添員為重，以濫賞不勝其冗，蠹國
病民，遂至於亂。渡江之後，北地衣冠接袂而南，僻值軍旅之際，
賞典超越，濫冒滋衆。江左吳楚，例經殘破，而諸司州縣添差不
已。其官舊係兩員者，或至於七員、八員，而未止也。監當官添一
員者，或至於四員、五員，而未止也。倚仗權勢，不任其責，請給人

從互相拔占。此弊不革，雖有恤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又如
江北荒餘，郡縣皆膏腴之地，虜騎不來，盜賊已去，而民無歸業
城市不建者，緣所遣經理鎮撫之官，略無存恤興復之意。未有
百姓先置官司，諸州縣鎮舊皆員闕，一一差填。又所用之人，全
不選擇，貪殘暴虐甚於寇盜，但一闕一畝者，即抄一畝之地，布種
一頃者，即收一頃之入，民不勝害，無緣復業。此弊不革，雖有恤
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夫為民有官，未設官以病民，為事有
官，未因官以廢事。今添差所在依勢倚恃，使濫須索，莫盡無窮，
民所以病也。一羊而群牧，其委不專，一職而衆官，其任不一，事
所以廢也。致於春秋以民為重，而大夫次之，致於孟子以民為
貴，而社稷次之，故先舜為以天下相受，而其言曰：衆非元后何
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言君與民一體也，而可以不恤乎？今朝廷
添置官吏，蓋出於恩寵，諸路所至，差委多及其親故，不虞廢事
而病民也。大夫先王之意矣，望陛下特降指揮，倚者官吏以建
武為法，稍指祿廩養之，使居閑地，無執事權，則百姓安堵，邦本
固矣。

其立政曰：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明其所職，然後政可立
也。選擇忠賢以為輔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
中外，賞罰不私者，宰臣之職。唐太宗既雖封德彝、邪既任房喬、
杜如晦為宰相矣，又勑尚書細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
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君相得以其職者也。陳平既不答文帝決
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
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
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即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數易

其人也。而特有選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
未立者。竊恐責宰相以其職。異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宰
相之所以自任者。若陳獻侯之能使卿大夫各得其職也。作者雖
并東西二省而宰臣依舊受授詞訴判決獄訟[illegible]尚書則精
力於簿書之末。[illegible]進退人材布列中外[illegible]功罪[illegible]不加察
焉。則失其職矣。然何由立乎。夫禹於[illegible]小者瑣
於天天地之有以時而官之有六卿。天下萬事盡係[illegible]陛
下[illegible]抗擇自小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
皆得專達。而[illegible]大臣所議。自非事關大體。更不[illegible]則宰
相之事簡矣。[illegible]專責以慎柬六部長官及其貳以案中[illegible]之職
則又專責以慎柬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illegible]職。則又專
責以慎柬諸郡守臣及上將令宰以舉郡邑之[illegible]乃周公立

政有司收夫之大意也。昔者齊有選朝而晏。以為有政。仲尼曰
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諸侯之國。大夫與專
而陪臣與事。為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illegible]事者。惟
陛下明詔宰臣各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又曰。[illegible]國政
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胥於
亂以亡。[illegible]春秋筆削有不赦之惡。魯鄭齊陳同會于稷以成其
亂。[illegible]陪[illegible]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為利也。不知百官
象[illegible]有大不利焉。春秋[illegible]有無[illegible]之
仲子[illegible]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弑
逆[illegible]以時於霜[illegible]冰之戒。不能[illegible]秋
[illegible]三綱之重。為後世鑑戒。四者明矣。[illegible]閑
[illegible]有二聖而主[illegible]邪昌[illegible]為證

例分遣使人。宣諭諸路。直下赦令。信行恩賞。原其用心與華萱
勤其惡無異。陛下嗣膺寶曆。特施寬典。未正其罪。舉行天討。與
衆棄之。實在遠郡。賜死于隱[illegible]不尸諸市朝。已失刑矣。及虜騎
南[illegible]渡江。苗劉[illegible]及其黨[illegible]事窮計迫。無所從出
乃指邦昌為金人所[illegible]以[illegible]解其逆國謀
朝之罪。生其宗族。皆命以官。是[illegible]亂臣賊子之心。使利於為
惡。此臧哀伯所謂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者也。誠不論旬月當
[illegible]劉[illegible]無[illegible]之心。陛下財正典刑。順承天意。而近臣乃
有[illegible]敢肆嘉言。無所忌憚。故比日諸方肆[illegible]
在[illegible]官吏入其隊中。肯為之用。未流至此。可不戒乎。伏
望特降指揮。昨在圍城。有職當守。與[illegible]賊而[illegible]
廟社之危者。[illegible]上及君[illegible]娼[illegible]人受其[illegible]女者。有[illegible]

自開[illegible]仕[illegible]其[illegible]者有於苗劉自[illegible]
刺[illegible]及昨來已用邦昌苗傅上[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書不過此數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說。則三綱不淪而軍
國政事得以時立矣。
其家[illegible]莫大於賞罰。賞罰[illegible]在於[illegible]
要[illegible]於[illegible]於其[illegible]直言不聞。致[illegible]
原[illegible]水[illegible]之變也。可不[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大[illegible]行法[illegible]
[illegible]直言數[illegible]而已
丁[illegible]以[illegible]相失[illegible]先[illegible]建[illegible]以[illegible]
軍[illegible]奏遣將[illegible]或誅或拔。諸四[illegible]而[illegible]無究[illegible]
是致[illegible]不得[illegible]而[illegible]息也[illegible]以[illegible]正[illegible]

以免言釁獲罪矣。歐陽脩以譏斥佞人招難明之謗矣，或辨明誣枉，或擢陞侍從，或遷逐執政，是毀譽不得亂真，而直道行之。邪說息，直道行，則惡人有所懼而不為，善類有所恃而不懼。其致至和嘉祐之治，以此。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興，而時相大臣黃潛善、汪伯彥等未能奉令承教，乃旁引廢忠良，信讒諂庸回服讒蒐慝之黨，變亂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竄馬伸於閩市，出許翰、楊時於閒散，如孫覿、劉觀、鄭瑴輩流，並居通列。郤傷斧潰奔所歸咎，怒陛下討其誤國之罪也，復指結余堵，叙邦昌為致寇之由，特下赦書，凡悉大熱皆得原遊，而李綱獨不與焉。此雖假借朝廷詔令行之，要欲掩天下之公論，未顛倒是非，變亂名實，莫斯為甚矣。及范宗尹當軸，又欲汲引失節鄙夫，如李擢等，以蓋其北面偽楚之惡。是非邪正，出於人心，如辨白黑。為

可誣之甚焉，詐不忠亦甚矣。陛下好惡無私，克遵王道，上追仁宗當歲之政，毀譽必要其真，賞罰必當其實，使邪說不作，直道得行。其繼嘉祐至和之治，亦何遠之有哉。邪正是非，莫易辨於今日，惟陛下斷在必行，以扶正論，實天下之幸。又曰：凡懷賢者必自大臣與臺諫始。大臣定功罪、施賞罰於上，臺諫論功罪之毀譽於下，不可不先後也。仁宗即位，信王曾之正，任呂夷簡之才。終以富弼、韓琦為宰相，而余靖、蔡襄、賢驗、呂誨等迭居臺諫，此真儒所由核忠也。陛下紹承寶曆，渡江以前，所用三相，而言者攻李綱以一人，任之難，謂人臣有一于此，必伏斧鑕而遠竄之於嶺外南海之表，人皆以為鄭瑴。蓋綱以建炎二年本下有月朔日遠貶，而瑴以是日峻遷，故知為此言者必瑴也。然謂綱大興□□，膚論言已去，朝暮亂斯起，欲平定之險，我其

誰。傳時宰相猶遣小人，誣詆群臣，令上封章，翱翔道途，以扶翼命。凡此等語，驗於奏牘，則無優於中，而則無述於以誤遠大謀之語。循陷大臣，為不可信之罪，而富於焉信於□，又以更官激勸之，是賞勸讒諂之人，以其從當亂真，由不核也。若言路壽伯彥指罷來方人，皆以為馬伸亦中□□為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須命令則以□迷者之出也，為□則是則以復利官教官之闕也，然陟不公，則以繇備虜之用，孫□不樣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眩吳給、張闡、邵成章也，妒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之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亦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罪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指

誣為國之公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瑴雖已死，怕與豪黨□意侮辱，公論不免。仲既遠貶，雖有赦命，不聞來期，君子聞焉，以難責以龍閣來直，褒勸之禮褫奪於死□之法，清嘉惡者，不以存沒必正其身，所以懲惡褒忠。善者，及其子孫，遠而不忘，所以勸善。伏望聖慈特留聰聽，追以一人情狀，追正刑賞，奉承天意，使天下知懲勸之方，以息邪說，開公道，則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將復見於今日矣。

其高志曰：臣聞自昔帝王，應時而作者，必以立志為先。在草昧時必立志而後能創業垂統，在衰微時必立志而後能興衰撥亂。時者事之幾，志者事之本。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則無本矣。焉能有成？漢高帝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之盛，意欲留居。樊噲一言以進諫，上覺增由此畏之。說其主曰：沛公

入關蕭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故能滅秦取[illegible]以成帝業光武破尋邑之師擁雄勇之地取河北定山東既得隴復望蜀類皆取舍曰建此大業雖落落難合終有志者事竟成也故能祀漢配天不失舊物靖康改元[illegible]條不動責難之說首以立志爲本而即安偏[illegible]城下結盟此齊國佐宋華元請合餘燼背城[illegible]有以國覺而不肯從者也當時國勢詎異於此哉[illegible]古而事相條魏仁逵進諫言以爲全城出境社稷[illegible]倫勸致有天人之助遂陳八戰謂[illegible]今日可以[illegible]主[illegible]抑何所志之甲[illegible]也故[illegible]國之禍大丈夫志者[illegible]也行事者用也本則不立而急於行事雖有達猷宏謨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天資神武自知知[illegible]監

發憤志殄冤讐而當時親信近臣又不能助成大業乃更因循坐消歲月國日益削兵氣日衰上天之所以眷顧聖情日積武穆陛下之所以深讐既往勉勵將來可謂卓然有立於萬物之表矣伏望聖堅持此志斷以不移仍飭群臣各竭法家拂士之義必志於恢復中原祗奉陵寢必志於掃平夷虜迎復兩宮必志於得四海之歡心以格宗廟必志於致九州之美味以養父兄然後告切皇天明示德意則文武百僚六軍萬姓不勝[illegible]亦皆奮厲奔走各修厥職貢其[illegible]不成矣誰而不遂矣

其正心以治天下者法也制法者道也存[illegible]者心也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國之本也國者天下之本也[illegible]國以天下者皆心之所體也四道曰法者皆心之所運也能正其心則朝廷百官下至[illegible]莫不壹於正[illegible]與[illegible]所由興也不正其心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習於不正是與亂所由致也故有虞氏以天下授禹其所傳付者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和周公作立政稱述乃考文王亦不過克厥宅心而已然心有所忿懥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斷則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強則不得其正故欲正其心者必本於誠意致知而人主所以不可不學也昔光武出[illegible]馬投戈必先講藝肅宗主從事行陣之間而按閱儒生聊與成事[illegible]啓[illegible]亂之道矣王猶推分命諸將總兵禦寇以富[illegible]而[illegible]學而日誦詩書大有所益者豈非定禍亂雖意於戎旅之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之間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霸王之業乎今陛下日親典墨博致古今往秤前言以畜德又經變故備嘗險阻慮患益深必燕邪念至誠所發通貫幽明固非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伏望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充厥宅心達於周文之美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會歸於正而無回邪欲亂之心異虞之不專莫亂之不息矣

其養氣曰凡用兵勝負係於軍旅之強弱軍旅強弱係於將帥之勇怯將帥勇怯係於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耳誘戰者兵也手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人君之氣養養氣自反而縮則曾子之所謂約也孫[illegible]之所謂壯也[illegible]則[illegible]自反而不縮則孟子之所謂餒也[illegible]弱紂師如林陴于牧野武王數其不[illegible]納之罪則商曲而周直矣故周勝項羽兵震天下既[illegible]諸侯漢祖數其九罪與發義帝之喪則楚曲而漢直矣故莫勝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勝之先務也

金人許邀二聖遷於六宮。殘殺充切。掠奪財立臣代君悖逆
天理。肆行無道由亦甚矣陛下以上皇之子孝慈之愛自大元
帥入賊寇極欲書初官而任楚歸班欲令一切而四方響應。又
自此來克勤懇改正賢直士優卹其家。令用讒言置諸要列令
聞四達。聖德日隆。可謂盡矣。以直制曲勝負已分。中國士氣五
不待鼓而自強狂虜累積不待材而自弱。然憑兵毋動四方
震懼奮定進退莫興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勝之術未有以明
之也。今欲強中國之兵鼓將士之勇使人人知我直彼曲。以作
其衰敗不振之氣更在陛下強於為善益新厥德近君信於諸
夏者無曲可議外而聞於夷狄者無曲可指。則守為剛氣可塞
于兩間震至如氣可以安天下。何憂於群盜何憚於戎虜將帥
必聽命而不敢驕軍伍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兩兵接刃而百

勝之算已坐決於九重之上矣。
其安度曰。人主以天下為度。有當至日月不可私照臨。德當配天
地不可私覆載。所好當[illegible]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
路不可以私怒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絪縕而為物
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備矣。然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
甚。克己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忘怒。然雷霆必有怒乃其
有威。此怒於道之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稱。遷者自此遷彼
之謂。謀隱忍而不遷所宜必讀矣。昔侯忍於錙銖而相管仲。凡
合諸侯管丈為其射鉤而晃重人故覓於內難楚昭忍於外為
而賓闔閭終以復國。漢高帝忍於不忍怨者而封雍齒忍於戴
容侍者而散兵布衣於死已為繋桐者而周赦昌矣。如丁公薛
二丁無而免已於死可謂有德生之忍矣及其即位丁公來兵

乃斬以殉其不當私勞如此。故能五載而成帝業。凡此數君於
遭險辱其有聞者矣。知秉始不忍於四豐許攸而棄眾士。卒無
所成德。宗不忍於蕭復姜公輔而疏賢相。終以衰削。蓋前未之
思耳。陛下乘度盛明。仁心廣大固宜不以私喜親佞諂之士亦
當不以私怒遠正直之臣。中外百執其有建開設朝罪惡顯著
眾所指目不可掩蔽。諸自不容於陛下與眾棄之。不使幸而得
免。以致天下之[illegible]宰三亟顧遵等公論所歸不可
掩者。雖遭[illegible]陛下與士共[illegible]使過而窮處以失天下之
心也。然後當[illegible]是謂天[illegible]而必當是謂天討。可以撥亂
反正建中興之業矣。
其實德曰。自古創業與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同
而崇高嚴以[illegible]嚮行於今者之也。以祈其悍驕難使之氣。秦

遯居巖於林壑退藏之士。以勵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
馭人材。秉正風俗。漢高帝書能君齊王田橫於海島中。而自恨
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雖見大將軍衛青至溷廁。奏事或時不
冠。則走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光武制御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
處士。如嚴光是加帝腹[illegible]其於位。山陽之威使者再聘不
肯就。東太宗周黨陛見帝伏而不謁。詔光升有陛上。求高之
秦策以為然。各從其志。[illegible]吾者四中四海外響百變可謂
其雖之士[illegible]於異為弘楚而不行於四海。世
宗之威能行於[illegible]奴而[illegible]求與而不行於渭陽。光武之威
能行於[illegible]赤眉[illegible]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惟
以操縱得之[illegible]遠招聘[illegible]流戎切以兵戎迫以醉戎
戎其[illegible]皆[illegible]若最能行其威令矣。然求之威能行於

李某等而不能行於其間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
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急勢則昌反是道者雖乎
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尊德樂道以占賢王屢下詔書詢延遺
逸而群臣有不能欽承其意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宜召或有
未至人之情無路見寬假即肆詐欺以詞達於君命召不俟駕
之義被之以些塞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大度有
包[illegible]其說而造此謗者亦云甚矣夫召而不至者其本心豈
[illegible]貴其知有以也或其癘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
[illegible]而不能至或其氣已經[?]傷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
以當任使而不能至或其所見與時不同而不能至若聽順所
言寢息恩命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乃欲挽
雷霆之威於一介之言何也續江以東四月八日所下敕書者

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失辭而不受
至于四五其後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屢辭而不受至于八
九皆徒其欲又優獎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摧銅[?]
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近加之而今則臣願無畏威
加於此則前平王則威加於南[?]掃蕩習[?]表異屈於陛下而
德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愈震可謂知所用矣此宜遵
者也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助聖德以揚天威鎮壓狂暴
顧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意
凡文臣有召而不赴者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
之戎而歸令祝之武與桿驍不可使之將驍銳辨[?]行之臣則天
下歸心而治者衆矣
秘書正字臣[illegible]上表 臣恭惟陛下天縱神聖身濟艱運親總行

道餘三十年以陛下之心行陛下之政唐虞三代曾不足道而謀忠
之士以今稽古咨欲有議者何哉群臣負陛下使令也自建炎以來
朝廷之治未嘗一日無事長而陛下屬精於中興之初則執事者豈異
相高陛下慮急而略[illegible]已條理之後所畏避者抬權植
黨廢公議以竊主威大[?]人也文也事大事父兵此而何暇陛下其他
時今陛下以道威德人才丙今敏白聖志先時一[?]之所適已事矣
然臣之愚憾欲留[?]株自得者識朝陛下請臨之尤密論通臣僕之無
為百爾在籍遠略而[?]大事有司考當各其實[?]豈以拘形迹之嫌
政或偏廢當切擇以付不宜習見聞之音請[?]前持其共理之念
飾大吏則必督責實之臣使副自精白以承休德則陛下高拱而昭
成功永錫[?]平兼有[?]抑惟陛下留神[?]財幸
殿中侍御史章誼應詔上書曰右臣伏讀本月二十六日聖訓關國

難之日謂今政治之未洽臣有以見陛下憂患之切而求治之勞也
仰惟陛下懷憤抑揚[?]之[?]思祖宗基業之重恭禮臣工數求切諫
使患意有為之時降德已力行之謂德音下達朝野相慶如日許聞
或不足以仰酬清問然常以狂愚得備[?]不敢以學識自限而露
臣以為欲圖難之彌則莫若以謀為先欲政治之洽則莫若以人和
急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
賢也陛下詔臣以遠慮亢[?]於[?]春秋宋衛之鄙而兵賊號掠
遠於江鄂淮楚之地則[illegible]此四者臣知國難之彌有
在於此也陛下又詔臣何[illegible]保民何術而可以拜寵何策而
可以遠慮何行而可以生財此四者臣知政治之洽有在於此
也陛下用謀以濟四者之難則所謂堯舜之智也用人以行四者之
事則所謂堯舜之仁也臣請得引白而詳言之聖詔曰遠慮先於

臨汴青齊宋衛之郊此陛下念宗廟社稷之所在而憤劉整之事也
且陛下謂劉整之背叛在當人議為之者將有皆出於不得已也屢
人窮矣深入吾國為患此則昔人謂圖知中原之空虛而不能有也故
不得已而用劉整者劉整者也以兵革之間會與朝夕之命較雖屢
勝於虜是實可屏衛於中國矣不得已而為之也誠遣謀士動其
心徐遣間諜密歸語旨許之為以蒲命之以不死則夫華可以譬息
邊境可以少寧矣從寡奪事臣以為此伐吳時以臨邊以清河者
入京東由此路者入京畿甘襄漢者入陝夜與李璮要結於齊魯之
境與張及藩與會兵於呼吸之上陛下用謀謀出於此則齊魯宋衛
之郊可得而復矣聖語曰遣謀說[illegible]于攻之江鄂洪撫之地此陛下
念江左生靈之塗炭而撫李或[illegible]進之人也陛下固當遣間庸臣
往諭李成使之歸蕃李成既聽命矣其復撫諭之使不幾乎疆之鎮

不恭外之將臣大敗則畏而不去小捷則矜而自功至于今日猶輕
四出江鄂洪撫兵革不解臣固嘗言之江東之地饒信撫江西之洪衢
荊湖之鄂州三路分兵以守矣以入寇之命呂與吳東隱非其荊湖也
南四路之地盡護諸將兩路勢兵以戰矣陛下試思此謀則本將之
心力必畢臣請之號令必一財用則無所分兵士卒則兵所駕從江
鄂洪撫之地可全而有也聖語曰閫中屢播淮上多虞此陛下念宇
帥之非才而思鎮撫之未效也故閫中之權在於范文虎為結集之初猶
建帥守當用任非其人不能扼摘叛逆遏謝陳招安之根底有疑之
於是兵為殘破廖言劉整舉兄如其孫異以中傷謝陳而搖動度為
淮之誠能如其情以實行罪則閫中之爭輕不可患也諸
而諸鎮初皆得人合勢謀力以捍殘虜大江之南藉為藩籬自謂立
被閫則十不能遣兵應援以規備使是佛處事者此可繼興亡安

飛鄂何賊遂進失今日國當統以重帥給以餉糧使之四面攻戰
殄滅餘賊使其歸鎮務耕稼之業養疲瘵之民招徠流亡繕修守禦
則淮上多虞亦所患也凡此四者臣以為尚緣而不尚今日國雖有
得以弱人智而行臣而可以保民臣謂保民無他道在去奢實[illegible]
寶之象則[illegible]從其入人動[illegible]強有擾州情為獄以[illegible]
撫字其生民以為稱得其養使民之道不過如此而陛下移加之意
於康之後形於語者見于教令[illegible]才擇疑也然而民不獲受看者會
殘虐之出未盡去也聖語曰何術而可以招募自請頭當盡徙衡也
惟有節儉之道則可以保守矣今夫遣總帥者直指之使用其徒急
夫之者如虎所居伯之號任則蠹事之士重學散之科達保征之
坐視盜賊之術不過如此而陛下[illegible]家有遺弱之官有丈有力既之
辟夫則陳諸市肆[illegible]則肆諸市朝然而皆不可息者猶[illegible]而之意

不逮也聖語曰何策而可以遏虜寇臣謂甲堅兵利城高池深形勢
便利山川險阻得利則戰不利則守此虜寇之所以可遏也臣事要
而用之矣然而夫狄憑陵者以陛下未得折衝禦侮之臣也聖語曰
何行而可以富國財臣謂布帛絲素之[illegible]之利廣擅當[illegible]
之權搞山者海之饒此國財之所由以生也國家無而用之矣君而
經費不足者陛下未得長財心計之臣也凡此四者任人而不任法
則政治可得而全矣夫尚謀智也在人仁也陛下持仁智之大端優
游法宮之中[illegible]才智之士為陛下奔走陳力以濟艱難之業則相
宗社基[illegible]之自國可驟見其得矣其不若語
執政侍從之臣[illegible]之士使至行在審其智謀考求職任共佐
中興以康庶事臣得為陛下察其忠邪而警勸之臣聞古之[illegible]
殺害充實吏猾豪[illegible]水旗威民不粒食轉輾十六[illegible]長四出鋤

而有苗格。於是地平天成，萬邦作乂。此誠急務，聖賢仁智之效也。當
陛下憂勤圖治之時，臣敢終始以堯舜之事爲言，陛下力行是道，其
於堯舜亦何遠之有。臣不勝區區之誠。
謹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夫宰相之任既專，則得以持
允執頡爲己任。今天下之勢，可謂頗且危矣。正賴宰相總率百官，扶
持大業。若政事之因革，官吏之陞黜，刑賞之重輕，軍師之進退，悉斷
於宸衷，而更決於宰相。使宿將功臣，[illegible]不得營緣干請，而一
切退聽。然後朝廷之勢尊，而治功成矣。伏望陛下安行此道，責成宰
相。苟一物不應，許諫官御史論列糾察，而百執事之人各守其職，以
責任於上，庶幾政無多門，[illegible]得致安全，共成中興之美。不勝
天下之幸。
謹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全盛之時，尚書爲外省，受四方之訟牒，都
堂在禁中，議天下之政事。士大夫之以職任往來於四方者與六尚書
寺監以職任建白於宰執者，並晨詣都堂，朝服謁見。於是宰執受其
事，自寧其人材可否，會議乃爲進退。自旦及午，饋天下之務不少置
也。迷事以來，三省都堂不復異廳，宰相便坐，僅能應酬文書，紛紜無
暇省決。又復分廳對客，日晏未能，左右司有所禀議，遂退而不得前，
堂吏抱案，潰逝戶外而退。雖有經濟之才，彌綸之志，何暇措意哉。
唐制，參郎見宰相，肩少間，乃叙，遇郎官非公事不敢謁見。雖宰相往
作通言之，至有所薦，[illegible]辭而去，及李德裕爲相，則御史
[illegible]聽[illegible]是罷朝，百官由龍尾道[illegible]
[illegible]所爲，蓋有謂而爲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戒論都堂[illegible]多事之時，經綸一地，[illegible]
[illegible]

右正言陳淵一奏。以治天下有不易之道，有一時解紛之計。不
易之道，備識所之於飲食，不可一日而無；解紛之計，若病之用藥，已
則去之。戰國之時，諸侯以詐力相傾，所急者國之不富，兵之不強耳。
是以富[illegible]強[illegible]之[illegible]不進於其君，而孟子則鄙之
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然雖如管仲之於
威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可謂盛矣，而孟子猶小之也。豈以管
仲之所成就者，可以濟一時之急，而不可行之萬世乎。方梁惠王以
天下莫強之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欲以一洒其耻，問
於孟子。宜其有爲高絶異之策，特將於立談之頃，而成功於反掌之
易。而孟子對之以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深耕易耨，修其孝悌
忠信而已。又何其不切歟。蓋濟一時之急者，不過富國而強兵，行萬
世而無弊者，非仁政不可也。夫仁政，得民之術也。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彼所謂富國者，因民
之本也。所謂強兵者，養民之資也。以是而欲得民之心，亦難矣。雖
然，不言富國，非棄貨財而不取也；不言強兵，非清田丘而不用也。於
其本而末從之矣。本之如何，得民心是已。民心既得，以之戰則君
執與不足，以之守則致死而民弗去。此[illegible]之言，所以無敵於天
下也。[illegible]民民不堪[illegible]不爲，嗟呼，盡究吾
楚[illegible]思孟子之言，修仁政以固民
[illegible]於[illegible]民[illegible]天下幸甚。
[illegible]官者進一時之言，而
[illegible]有所不能[illegible]者以
[illegible]根本之[illegible]利害，以[illegible]而不究[illegible]之實
[illegible]祖宗忠厚之意。章疏務煩[illegible]而不明，國家[illegible]

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為怪。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
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日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
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
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侵。頒明典
憲檢放。上皆納其說。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八

治道

宋高宗時提舉萬壽宮兼侍讀張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憂勤念治
行已十年。自去冬虜人不能南渡，今秋湖寇蕩平，中興有期，內外延
跂踵，人心協備，有外侮之憂。臣切以謂夷狄未賓，其兆自治，益修
政事，所以攘夷狄也。伏願陛下念艱難之舊業，恢久大之遠圖，無遺
不及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勿貳勿疑也。堅志誠以盡群策，任賢則責
其大功而待以持久，使能則略其細責而用其所長，保固淮甸，以定
駐蹕之都；獎植偏裨，以分尾大之勢；愛惜名器財力，以革徒倖之習；
崇獎忠厚端慤，以銷朋比之風。凡此數者，安危所繫，其他細故，不足
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英睿天縱，於此數者多留神焉，中興之烈，不
難致矣。書稱成湯之德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所以日新而不窮
者，終始惟一而已。雖書生僻陋，而本之治道，無出於此。惟陛下果斷
而力行之。

守又上奏曰：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叨乘實經帷，攬時務也。屬
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讀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夷狄
不與焉。蓋夷狄未寧，惟自治為陛下舉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宗
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御德，六曰明賞。何謂立國？陛下起
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寇掠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
謂長驅深入，沐浴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勢，將驕
兵蓄惰慾，鈍間可指，蓋而易劉豫頓增，而還舊京，然不可策驗當
為一時美觀，而未為國家久大之利也。何者？殘團向藩籬未立，舉
晉陽鎮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為竹虜所有，既使魏懷州轉能保者，且
王地而與奪其人，供眾千里，饋糧猶不足，千為今之計，當一意經理

唯句以肘膂輸駐驛達廣曾爲引都循業緣途曰爲不可改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爲全此立國之謀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諫行討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章等上書發言盈庭不易決擇又况知事自古所難且請承走臺屬者當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於此蓋不如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亡得五六然後考覈其邪正參酌其虛實於是觀用觀舍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當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爲之成辟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任寄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卿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

則求之審矣齊桓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惑則甚賢甚聖豈遽不移何暇展四體而解戰豈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責其成功堯之用鯀而使洪水爲害大矣必使九載績用弗成而後殛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亦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況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遽即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亦令弛張莫知其端恐難報擢參以其意徒爲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真賢則略其細故不視近効以責成於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後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於國言事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自用庶有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録其大略掩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也猜也而以

智佐唐李勣賊將也而卒能矣定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碌碌闒茸不才之人夫闒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僥倖以來風俗敗壞貪懦苟得嬈於前日在下者既啓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恩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室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於下而怨歸於上甚至以危言上感宸聽卒如所欲而後已爲今之計莫如裁抑冗數行下內外官員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素無所歸咎至於爲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於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壞無以善後矣

在精嚴資格裁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術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甚矣君子以君子群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尚不謀而同故君子而相稱譽見善而相爲引未必有心而近於爲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爲黨甚矣乎歐陽脩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末又況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從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群臣而服焉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信故所貴舉其手推誠

甫多除類舊。載在經史。號爲美談。況非父子親舊而以其類進之曰
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曆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輩。以爲黨
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
矣。大抵人指以爲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亦必窺搖而中傷之。
破朋黨之罪也。陛下於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矣。
他細故。不足爲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臣
區區以爲獻者。特在於果斷而力行之。不能果斷而不能力行而不息。
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脩其身。
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故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
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
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曰
新。蓋欲事新而不替也。詩稱湯聖敬日躋。蓋欲有進而無已也。惟強
而行之。則聖帝明王。與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
夷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顧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
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
胡寅上言曰。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弈
棊者。必布勢。故舉棋不定。則不勝其偶。爲天下國家。猶建室與弈
棋。勝如奕棋。而無成謀。其可乎。陛下總師履極。十有二年。中原之橋
盡源生民之力竭困。中興績效。茫然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己。
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謂誼主矣。然爲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
畫未嘗前定故歟。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人才政事。皆由相而後舉。
今十有一年之間。易相至於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譏而已去。
不肖者持祿懷寵。坐待罪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賢。明日指爲罪
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他日以爲誤國者有矣。朝進無不改之

今陛下無大任之功。軍士無堅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欲
語中興。豈不猶先飢以畫餅。刻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更用賢
才也。職不職數更。用昔人所謂誤。豈可輕爲。乃陛下知人之哲。亦
有愧於古耶。大凡九相者。其術智慮必不盡同。求其同而用之。又
將疑其爲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用醫。一以爲寒。一以爲
熱。一進溫補。一專導利。務爲不同以苟免。而病者亦殆矣。然則國家
何利焉。坐此之故。奔競忠邪。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戎寇侵陵。
饑羸而軍律益墮。政吏紛錯。前後乖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亂。煩財
用擾實而生民益不聊。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月行一美
詔。時進一善言。命稱舊。收召一君子。交章論列。罷逐一小人。祇爲
無益而已。淺士短識。又誦中興。智者寒心。方憂措置者不及時。大有
要當泛說國政以趨事功。而因循就簡目前。一日至於智者無以善
後之時。正使良平復生。不能爲陛下計矣。昔光武中興。東晉南渡。其
所措置。務適時宜。於舊法亦不盡循。事雖不同。同歸於治。伏望陛下
慨然遠覽。詔兩府大臣及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國之大計。經久
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盡底蘊。於十日內畫一具奏。陛下
留神省覽。斷自聖裁。若大臣議。然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猶恐紛
駭不定。則專守廟堂之策。仍置百執事于都堂。衆心和同。三占從二。
定爲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賞用爵賞。違此者威用刑罰。加以歲年
力行固守。庶幾經綸有叙。民聽式孚。可冀中興之效。不然。雖人材衆
多。吏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丹楹刻桷。輪奐翬飛於浮沙之上。求之
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勢不在。猶坐空分寇。主爲合龍
純。而一抑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罷對路而後知其勢也。今寇
汴京。士氣恐懼。欲歲終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才遷致

行極濁。臣不知所稅駕矣。

寅又上言曰。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一爲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無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道行乎利欲。則背於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賢者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爲難。惟微故知之爲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惟其難。致一不二而懼其實不雜不移。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精鑑明水。靜者人之美惡無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於事之來。稱無不當也。以此爲元首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絶業。其端王作。言黃老者以虛無爲心。明

申韓者以慘刻爲心。好攻戰者以權謀爲心。毀倫類者以寂滅爲心。心體既差。其用隨失。學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於術數。謂教化不捷於法令。道經雖存。而春秋之道隱矣。陛下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illegible]天不愛所謂元於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粘罕則欲以釋怨忱其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逆國之宰輔則欲爲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諸權之將帥則欲爲之腹心以厚其黨。姦邪回遹。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搖。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安。邪說爛熳。人心不正。未有甚於此時。聖人所爲懼。春秋所由作也。今陛下於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仁之效。更

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乎中興之業哉。

寅又上言曰。臣謹考歷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爲本。而得民心之道。以食爲先。此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人之有食。猶魚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減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見也。民獨何以異此。方七國爭雄之時。爭地以戰。爭城以攻。尚權謀。棄仁義。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而孟子獨以農桑牧養之事告時君。莫不以爲迂闊無効。是時惟秦兵力最強。蠶食四海。卒並爲帝。孟子之言真若迂闊矣。秦恃兵之強而不恤百姓。視民如草芥。朝夏而夕刈之。曾不二世。而雍州之地。嬴氏之國。爲他人所有。則孟子之言乃至忠至切。而非迂闊也。臣觀今日民力有水涸之勢。其可憂不在粘罕之下。願陛下勿以爲腐儒常談。使臣得畢其說。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

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司馬法及戰國以來。家悟兵起韓彭信布之流。臨敵制勝。無不計首級。而今日劫營皆言不令斬級。一布擒敵殺死裏王。或入水不知其數。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觀斯士乎。及其記兵進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推壁陷陣則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勇怯。而今之賞功。令隊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將帥數代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真官賞之。人扶泰曆。靖康以來。至於以官名隊。此何理也。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乎奏摋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市租。如藝祖命將遣將回易之類。則衣糧賞械。賞觀之。一資皆出其中。今者海榷酤之入。遍軍屯所至。則奪而有之。闔閭什一之利。半爲軍人所取。至於衣糧則日仰於大農。器械則仰

取於武庫資糧則盡資於縣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
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興可謂馬上承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
帥以久權鄧禹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與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
總兵者以兵為家厚自培植若不拔其偷帑曹操曰若欲於釋兵則
不可也其乃類此矣自建炎以來易置軍帥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
威致事不善雖合衛之重腹肱之親一旦而去之何獨於將帥而不
可進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沈滯之才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
必有實數戰鬭則有數非平居則有死亡續息則有散逸此不能免
之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開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
不死乎抑隨死隨補若進而不以告致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
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為補
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自

古制兵必先云食存精鋭分為等級如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則
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備數量而已則所以食之我之者
不敢與銳卒班焉雖其等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異兩
不有安避賦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資者往焉違条不得
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違科舉失出身者往焉戝人有鄉
里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人音樂娼優之人役所以
輻湊雲萃者非有鬭以府之衆非有利以案之生不聚人生各有意
何必軍之役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凡今日軍政之弊其大致如此矣
詳從可知矣恭惟陛下克己勵政惟儉惟勤無華衣美食之奉無珍
輪奇異之翫無宮室臺榭之觀無鐘鼓舞女之娛無燕游頒賜之濫
寬詔屢下以民為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凡年於此矣加以衆為
諸路未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宜足而用宜裕何自事勢

至縣令詘詘然日以軍食不給為莫大之憂索之於官府則無從出歲
而不發之儲索之於計司則無運轉而不竭之貲求之於州縣則盡
陳積以待調發之物索之於百姓則無出力佐興有餘不盡之家於
而總軍之費歲歲增益日積月積急於星火要王中直畫討以亦藏
實無隱之狀而境土未拓叛賊未擒仰虜未殲一年未復不聞而畢
鍾水源方數千里連二三年困之以盜賊則不必點軍莫測擾犯
順而國家之大事去矣是豈小故可不思所以善處之策乎今遺而
無事之時則甲兵數衆多於不可闕也及疆埸小警則曰無力不足
敵不可當也情狀畫畫於此其智術機巧不施之於虜賊而施之於
朝廷大要在於自計而已官愈高則待之當益隆兵愈衆則畏之當
益甚至於民力已竭國用已匱自彼觀之猶鼓人視秦人之肥瘠焉
亦何足少緊其心哉故臣謂兵政不修則未調無死之喻指日可見

矣臣愚謂宜於諸軍中各選取壯勇京軍三二千人補宿衛之缺存
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核復令諸將揀其軍爲三等請給從之
凡上功狀依舊制論首級又令各舉所知可以爲將帥者各若干人
就以其軍分成之無事則分戍有警然後臨大將軍節制凡疾病而
死及失律敗逃者即時具數申上闕額必聽朝旨補填也軍所存不
得侵奪在官之利以兩淮荒地分給可耕責委大將率帥軍下軍士
田而耕其上軍則固護營屯閱習武藝諸大將宣力有年或告勞而
有疾不當強使之宜每軍置副帥一人參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
官許置兩人一聽自辟一從朝廷選授諸將總軍則於州縣之事都
無干預雖建使置司其下屬猥多至數十人坐糜俸祿宜從減損凡
監司守令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其將官所不得辟有些
制凡校兩使臣自為隊伍者朱會總樞然後分畫揆試若不能挽弓

擊剝。即雖之句令寬焉。凡食品如此之類。刻迭改紀法。則示以必行。則
兵威自振。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自古建官非為他也。惟以為民也。
凡事皆本於有民。無民則無事。無事則無官。而終不能無也。故因事
建官。使民出粟以養之。其治則足矣。而未有群天下之人無所職任
而祿之者也。而今有以係內職廉以待不才有罪之人者也。今日官
觀嶽廟添差不勝[illegible]可一日姑息之抑。然非謂政事撓民後之先務也。
非寬民力足國用之要也。此其為害。不使餉之[illegible]矣。士大夫惟充
臣故老有德有勞閑[illegible]之欲。示恩意之人。處以宮祠差遣。皆除任
事則食祿。罷則罷之而已矣。猶應貢費所恤者。權品賦給以開四可
也。至於監當等官。皆祿利所出。費用所資。乃有一闕除差至五六人。
者為公乎。為私乎。若其為公則不當若是也。如為私者。天下更貪振矣
皆可以五六人而共一闕矣。何獨監當而可乎。故凡[illegible]者。與所謂不

釐務者宜減罷之。事亂以來。士子廢學。失其推恩於得。平時則授職
而散封者。科場則怎收試承恩免。國俗大壞。宜有更為之過。將來科
場宜降指揮。特展三年。且令遺貢之待後舉。比年法制從寬。遺官使
官者衆。人得任子仕流。混同宮相。時之冗精。深其源凡任子之人。
陞一等。文理粗通者。並至朝議大夫而後許。自是年而上之。不隔職
者仍須隔郊。待者既解。更須入仕之門。寸銓試之法。未出官人
令以恩例及奏辟之官。必須試選合格。乃聽注授。如此之類。斷然改
紀法。制示以必行。則選品漸清。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則入選之方
令而久任之。以樹恃。既固之民。民各安業。則生財之路廣。公私皆足
無患絕之患。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何為而不如志哉。或謂如臣所陳
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臣以一謂不然。設人
者自陛下總攬得失。有世家根據離叙之權。陛下一切是私害命大

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拔將何理。以自
白。臣知其不敢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歲月。則唐末五代之
禍。真可馴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拼衆之略。絕人之才。乃立非常
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叛。中興漢祚。宜其藩鎮。推恩以收西京人心
然考其所為。則用法嚴密。未嘗以政恍人。至於成天下吏。真十存一
二而已。豈閑人懷怨皆欲充兵。厭之望耶。孔明輔劉先主。志在復漢
唱大義於天下。而所據險僻。又出吳魏之後。宜尚寬大以匿蜀人之
然考其行事。限人以爵。律人以法。其始蜀人不安。其後遺愛比之召
公甘棠。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而不聞有舍蜀而之吳魏者。人心怪
是之從耳。處置盡公。必自帖服。不在於姑息之濟。濡沫之惠也。漢朝諸
侯七國同日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傑。袁盎曰。吳王安得豪傑而用
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得豪傑。亦且輔吳王為誼。不反矣。自曉以

奏。朝廷稍欲裁制冗濫。恤民便國。小人不利。森從而譁之。或造為謠
言。以鼓動朝聽。至謂無所得於此。則攜持而北去。胡不飯[illegible]臣拜處
有一人賢智之士乎。廟堂公卿無鎮靜之量。亦從而改變。觀今者陛
相接也。嗚呼。曾謂如此而可以振頹敗之俗。成中興之功哉。太祖太
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藩鎮之禍。收養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
阿。高拱熟視。以成不掉之勢。為失民之事。臣竊為之。伏望陛下出臣
此章。明詔大臣。考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不可為
安知他日又不難於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之誠。
趙元鎮上奏曰。臣叨蒙陛下不以臣不才。責之宰輔。前後三歲。迄無
寸功。聖度無容。忘其所短。罷辭去位。禮意益隆。粉骨捐軀。未知所報。
今者待罪藩郡。便得自佚。曾未暮年。遽叨召命。俾預經幃。示不絕棄。
自惟何者。專陛下知遇如此。然臣區區之愚。有不得已者。不免仰瀆

天聽。臣竊惟陛下紹祖宗之業，當艱難之時，秉儒臣列侍講讀，非
欲分章摘句為書生事業，必將論道之餘，訪以當世之務。臣雖學識
迂踈，不足仰稗聰聽，亦欲少施所蘊，時有獻替，是通祖宗設置經筵
之義。況於今日乎。臣謂陛下所當諮訪於講讀之臣者，內則政事之
得失，外則邊事機籌而已。臣之思欲獻之於陛下者，亦無以踰此。臣
素不知兵，然而經撫寇賊，識事宜，謂先固本根，乃議攻戰。屯大將於
江濱，簡精銳於淮上，首尾足以相應，犄捷足以相及，賊雖強，深未敢
深入。前迫大軍之勢，後有尾襲之虞。而我之漕運既有，民亦少安。甚
或以驍騎舉而身隨矣。跨河越海無不可者。故於臨機應變之間，反
復憂虞，以持重為先。或欲置之危地，必取成功，非不可勝之策也。若
今之邊事，規模宏遠，事勢恢張，固已盡善。但與臣所見偶不同耳。亦
非怯懦者所能知也。臣昧於治體，然非在經路者，焉臣則謂朝廷之

上廣立黨，與呂夷簡、范仲淹之黨可合也。學術政事所同，而其人則
忠厚老成之士。王安石、呂惠卿之黨可合也。學術政事所同，而其人
多才能少俊之流。至若元祐之人與夫紹聖崇寧之黨，則不可合也。
學術政事不同，而品流趣嚮之異也。故於進退賞罰之際，中庸而無
使人知所趨。或欲混善惡於一途，則善類必沮傷，而君子小人雜而
壞，則小人必勝。理之自然，善政之大者也。若今之以事議論好惡異
涉取捨，固已盡善，但與臣所見偶不同耳，亦非淺而者所能反也。此
兩事之外，其他所不同者固不一，而臣亦不敢自以為是，瀆冒之
資，竊其所見而已。今措置已定，法令已行，群心是從，聳然已定矣。陛
下傾欲採用臣言，重為更作，則中外擾擾，何時而一？且臣行年五十有
二，喜衰疾侵尋，死亡無日，亦安能運籌所守，俛仰從容，使廁跡諸儒
議論之末，陛下得何所補？故臣亦自度無可獻之陛下者。如其進無

不嫌執迷難化，永為棄物，不復可用，亦其分也。是以聞命而來，遠還
恐懼，屢陳辭避，不敢但已。誠恐進對之言與時不合，奉身求退，重取
僨命俱發之誅。非陛下曉昔顧遇，許以保全之意。況自夏及秋，足疾
增劇，痛楚浮腫，有妨拜趨。臣已別具劄子奏乞，改除一在外宮觀，外
報敢盡布腹心，惟開於陛下，惟陛下憐之，俾臣終老山林，死無所恨。
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
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
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
大，而限言者以卑小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夫不觀時，不揆
事，誕持之浮說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至危之無當，
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為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
論，而雖意欲其卑乎？此不為無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

將卑固不可過。天下之理，一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矣。夫
視甚高論者猶不害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墮於空
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
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嘗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無論。
遺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隨而已矣。本
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孝以兩難，相摩而盡
實為者，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教本節用，修禮正名，弄起者
加治，未備者加飾，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賓。如是，則所謂
求治道者，不求至高。至若發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勵，謂為遠而
不肯行，謂為卑而不復舉，豈人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無者，
非謂以小人間君子也。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卑要不可
以世有，而不可以單得，與其會進衆違，與世而須才，寓若磨礪

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盡其才而使圖能而任富使，兹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得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為盜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吾之治者，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雖天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學，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惟於文吉獨不以是而要擇之耶。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師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卑皆號通耳目，容納盡諫，故即位以來，如患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稗於萬一，而開懷屈己，亦所為不能進。特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質，誤蒙詔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皆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然非高而難行，遠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滿上之心，志哉真為當世而不合。臣區區愚陋之慮，尚庶幾於犬馬之自竭，惟陛下擇其應而裁之。

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馮當可被召上奏曰：臣觀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待於學，然帝王之學異於儒生，不在於貪多務得，以資博洽之才，含英咀華，以為文章之美，在乎參諸既往之迹，揆以當今之可，主政行事，以古為法，如堯舜禹之君，稽古商高宗之鑒成憲是也。陛下聖性高明，好尚純古，萬機之暇，躬覽載籍，貫總攝洞見百家，自閑闢之事，治亂成敗之蹟，如指諸掌，其為學可謂至矣，至於主德付事，以古為法者，臣竊陛下有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也。自古戡定多難，元勳克敵，臣願陛下刪徒法天，以為舜造之本。自古君論一相用以其人，臣願陛下法賢勿貳，以立一定之規。自古任賢使能，不肯者退聽，臣願陛下推別賢否，以絕溫吹之失。自古強幹弱枝，未然者先憲。臣願陛下封植本根，以成優游之漸，非特此數者，陛下聊開實鑒洞照古今。凡古由是而治者，以之為法；凡古由是而亂者，以之為戒，則大業富有，盛德日新，雖自古聖帝明王之學，何以加也。昔齊宣王好色好貨，孟子借口，可以為王。陛下好學，帝王之盛德也。臣願陛下擴而大之，追蹤前古，以章天下。

高宗親政策士論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太學生王十朋以權為對，大略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食聽政如隋文，強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今宜革弊而以羣羽為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飾者之化本不先也。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舉。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放。衆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

劉行簡應詔條具利害狀曰：右臣伏覩今月二十七日手詔，令中外侍從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等，各述已見的確利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仍已詔大臣置司條政，有言閑達者付講求，有以見陛下焦勞圖治，宵旰靡遑，仰師周宣所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意，以惠天下，甚盛德也。然臣嘗謂修政之要，置司而講求之，宜也。何宜闕而久未聞耶。昔梅福以南昌尉上書乞假軺傳至行在所，條對急政。四方之士，固願効其所聞，以為所不當緩，如福者多矣。及今始來，是豈亦所謂急政者乎。方今中原版蕩，九廟播遷，外憂猾夏之遠夷，內有弄兵之群寇，而又僭偽竊國之人，反側自疑，日夜謀我，言政之急，未有如今日者。陛下詔臣等以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固職者所當急也。夫然事不素講而求之於一朝一夕之間

所謂足國裕民者。誠不知其方。欲足國則民不裕。欲裕民則國不足。一旦用度有闕。郡縣吏不過暴取於民以應公上之須。陛下亦莫得而知也。所謂省費強兵之說亦然。欲省費則兵不足。欲強兵則費不省。加又有爲合招寨之說。行之則縻費廩食。不足恃以爲強。廢之則無所歸。且復出爲盜。議者處此。誠知其難也。今日欲爲陛下論之。而不知所當先。則爲不知言。陛下問得政於群臣。而不先其所自爲。則爲不知政。今日之事。在陛下躬行者。顧莫先於省費。非謂天下之費皆待陛下而省也。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感人心。而亦好惡政之本不立也。臣愚不肖。待罪書局。于茲有日矣。竊聞陛下小心如成康。儉德如文景。好書傳踰於聲色。爲方服用。尚樸無華。與士庶之家等。縉紳交歎。以謂聖慮宏遠。不以一日奢靡快意爲樂也。然邇來議者頗謂伐取左藏庫金帛之數。不減全盛時。有司告病。縉紳竊慮。豈陛下儉於一躬。而賜予或未節邪。且左右親近之人。至無厭也。不以禮法抑之。將何時而已。仁宗皇帝嘗語侍臣曰。左藏庫月供錢千二百緡。以聞。所謂供主之好用。後宮中無所費。其令罷之。當是時。左右親近之人非不多也。然而無所覬覦者。知不可也。又況其間長義知恥與上同休戚者。雖干之有辭焉。其不然者。皆貪得無厭。不與上同休戚者也。又何恤焉。惟陛下厚於及今。而以多當天下之說。其要乃自爲謀者錄邪。臣願少抑賜予之費。與所謂游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稍鐫減之。亦好惡於天下。則修政之本已立。其事爲之末。乃可議耳。夫修政之目。無微而不當舉。誠將次第而行之。莫若詔監司郡守縣令各至所部。詢問父老。講求一方之利害。若曰孰利未興。孰害未除。孰民田有遺地。孰爲知兵。孰材武可用。孰土豪可任。使其當山川控扼之處。瀕邊之地。則曰某地可守。某地可戰。某地可爲寨柵屯營。

某處可以積粟。皆遣各以方略來上。然後以其說參考而熟計之。度其可者行焉。間遣近臣廻按其地。而較其實。以爲之賞罰黜陟。則事無有不得其要領者。今未嘗目見耳聞。而獨使之泥然論天下之利害。其有益於施行者無幾耳。趙充國號爲通知四夷事者。且曰百聞不如一見。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況餘人哉。乃若有意裕國強兵息民見於事爲者。則臣願莫若求之民兵。蓋四者一事而已。古者兵民爲一。故兵不可勝用。而國不知費。趙一國耳。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其役亦不聞無秦。秦刀子十五以上皆驅之軍。則是民即兵也。漢年以來。爲民兵之說獻於上者多矣。卒莫之行。近杜之法既行而旋罷。豈朝廷難之。以爲擾民耶。是計之未熟。而行之不得其要者也。若臣之說則異於是。陛下所行之。不過下半紙檄以頒郡縣。郡縣承天子詔旨而告之民。民則樂從之矣。初無有甚難。蓋其說曰不募兵籍本農。不易其名。不奪其業。不給廩於官。不程習以兵。如是。故民不擾而兵從。凡縣鎮鄉社之民。通使爲之。不欲者勿強。並習兵器。若弓弩戈矛槍挺刀牌。各隨其所習。今所謂保正長者總之。睦以利害。使各保其田桑廬舍。境內有寇盜。聽掎逐。其獲寇之賞。則有常格。見於著令。若遇大盜。牙力敵獲。則聞于朝。稱其事而旌賞之。如効用之法。其平居講習精於武藝者。聽保正長推舉。不以多寡聞于州郡。州郡試之。知所舉者是也。旌其身。丁及二丁犯杖罪聽贖。彼固知保田桑廬舍之利。而又有官外旌賞之寵。無所係縻。無所程督。亦樂趨而爲我。今夫驅天下之士而試之有司。其冗長者而官使之。彼誠利於得官也。猶且競舉。雖終老而不悔。於召募之徒爲平籍之。一不厭罷。使民習兵。無以異此。爲農爲商。不易其名。不奪其業。某時可以閱習。調其閑隙。詣細誦習。擊戈矛者刺。弓弩者射。彼畢而就之皆

餘暇又何必驅而教之為哉。且山谷強悍之民，初未嘗教也，而勇此官軍者，所至多有。如曰必驅而教之，使知坐作進退，是猶持士先生緩帶徐步，升堂親坐而談經，坐諸生堂上，擊鼓而進退之，以為之物表儀，化民成俗，可也。所謂學者豈真有待於是乎。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而臣乃以鄉社之兵為不必教者，非兵無事於教也，以其勢與官軍不同，非仰食公上者也，所費至衆，一或擾之，將不暇從藉。今習業不精，假之歲月，每得十一，不已多乎。嗚呼，兵之弊甚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在祖宗之時，平居無事，則竭天下之力以養兵；在今日國勢阽危，則竭天下之力以養亂。今臣之說，雖未能銷患於赫赫之際，而能為陛下銷患於冥冥之中；雖未能足國裕民於一朝夕之間，而能為陛下足國裕民於三歲之後，且為久遠無窮之利。若以三歲之後無救目前，因置不講，則是其弊終不可救也。願陛下下臣章雜議，若以為可，則立為條目，切勸旁之兵，參酌所著令，頒立而施行之。此臣所不能知也。或曰：臣之說，朝廷非不聞也，不果行者，懼民之知兵且為亂也。臣曰：不然。強悍之民，係起山谷，千百為群，犯縣鎮居民，無遠近多寡，望風奔走，與其時虜人所至，率以一步卒驅十百人而驅之，拱手屈膝以受塞擊，莫敢與抗者，非不顧其生也，誠未嘗知戰鬪擊刺之事耳。僅有一強者，則荷戈奪械，出當之矣。此臣所耳聞而目見也。借令一鄉社之民，自起為寇，則有他鄉社之兵制之；一縣鎮之民為寇，則有他縣鎮之兵制之。列未必皆然，臣之愚，止熟悉矣。雖臣觀陛下詔大臣議所以處置，可謂治以修政為名，誠實，實顧所以稱是名者宜何如。或使一國之政如一家之政，小大協心，上下告語，畢精竭思，推忠盡誠，問有嫌閑，不顧望陛下風指，不迎合大臣論議，懍懍焉間關嘗惟恐一事之有遺，實此物之有遺情，則庶幾有

八　奏議卷百八　十八

臻於有成，可日月冀也。如其好是美名，而不克充其實，且兼訟交當者紛至于道路，則所獨不可以日月冀，抑論議有不出於至公者矣。元豐條例之弊，崇寧講議之名，事出權臣，弊政充塞，貽天下患害，至今未艾也。願陛下察焉。臣愚無知識，姑陳其槩以塞明問，伏惟留神幸察。

行簡又上劄子曰：臣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惟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三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三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於天下之事未嘗容心於其間，大臣以為賢則進之，臺諫以為否則退之，與政事之日，委群臣皆以為可則審度其言而躬行之，可謂至公而無私，與天合道者也。然而身為三公，不知與王同德者，非一日矣。己所好者與之，雖惡於理而害於事者弗非也；己所惡者奪之，雖才有合於用者弗取也。議有當於人心者弗行也。夫如是，則政事安得無疵，斯民安得不受其患哉。惟公也，故賢者類立於王之朝，而不肖者退聽而革心，道德所以一，風俗所以同，上無執政，下無專民，內治之所以無遠人之所以服天。所謂公者，一言而已矣。見於利害乃如此，其大可不審耶。臣愚欲望陛下詔執政大臣、諫官御史與百執事，咸體上心，剗除黨見，家門戶路，絲始惟一，則治道之隆，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天下廓廓乎其無事矣。

行簡又進故事曰：漢武帝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亦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綰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

八　奏議卷百八　十九

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黙然然以招
致即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臣嘗謂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自古好治之君未嘗不慷慨
思見天下之賢者求天下之議論將以而施行之已而利害之
實或了了於胸中既思而不能以見利不克興知害不克除識
有餘而實不足者往往皆然中庸所以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武帝之初蓋未辨此也故於申公之對有愧焉其後雖信百家
表章六經制禮樂易服色與章文物煥然大備意有所屬皆力
行之不見甚難安知非申公之言有以發之歟使其所行不蹈
文景之恭儉而專在於愛民利物之間則後世必以為聖君不
世出之君矣然武帝席文景極治之後於天下之事尚謂擯不
可不力行如此況多難之時乎臣故曰申公之言天下之至言

也
行簡又論人主力行果斷疏曰臣聞之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
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蓋自古有為之君未嘗不慨然
欲聞天下之言而求其利害之實也既聞之則畫之乃不果於行者
往往皆然此無他疑似之論有以惑之且不能自克故也恭惟陛下
憫宿弊之未除念頹綱之不振政格民困用度財殫申詔大臣宣司
講究凡不可於民而害於政者皆欲行之德意甚渥也然嘗未聞有
所施行臣之私憂過計頗恐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之聽者曰如
此將失人心矣臣竊欲為陛下白之夫所謂失人心者惟利政之寄
宦賦役之擾多失百姓之心也惟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者失君
子之心也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而得百姓
士君子之心又何病焉臣願陛下於今日之政當審知其利害所當

罷行者斷自聖心勿貳勿疑庶幾速見成效而事之委靡不振者悉
舉矣伏惟留神幸察
戶部侍郎葉夢得上奏曰臣聞夷狄暴起擾亂中國自古未有如今
日之甚然盛衰循環雖天道有不能免惟知消息盈虛之理而應之
不失其道則易亂以為治變危以為安亦在人之所為而已周以后
稷創業於始功德厚矣再傳而為不窋遂失其官公劉繼之去邰而
國於豳周復以續自公劉九傳至古公其積行累功愈隆於前而迫
於獯鬻復去豳而國於岐實啓文武遂有天下文王之時亦有混夷
昆夷之患自文武九傳而為厲王復迫於犬戎宣王繼之國復以興
三代如周無以加矣而失國者再失天下者一幽遇於驪山遷於
犬戎然絕而復續終不能亂其天長之業至於卜年八百卜世三十
者有公劉大王文武宣王承其後故也今國家之業未嘗類此蓋以

我二百年太平安靖天下生息繁庶不見於兵之久則咸狃而寬未
以虜為恤其猾假息一方不列於諸夷未嘗得與中國相通則寒往
而盛衰理宜有之但消息盈虛而盡其變則我之當為未必不為害
大無窮之基虜之驕強未必不為滅絶之本昔者吳王夫差
齊既勝而驕伍員曰天之所棄必驕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
得志於齊而以覺王心是國猶世今天祿至吳是吳命之不長也夫
戰吳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入郢敗其舟師從二帥之大夫楚國大懼
子期又敗於繁陽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為矣其後是遷郢於鄀改
修其政而楚復定以吾占虜妄知天不違矣夫以楚占虜則天下
因亦以此而可為矣況以祖宗德澤蟠結之深太上皇帝遜避自
約躬孝皇帝寅畏小心陛下繼之以英烈神武世世相承有后稷公
劉文武宣王之美而無厲王之過犒料虜不出三年其勢必亂時會

自從事契丹以來，幾二十年。人疲兵怨，上下困乏。買撫與遠夷而結。雖不知前世有中國之財之地，其勢必爭，二也。所用之兵，切諸小國烏合之衆，以為肘臂，所謀之人，既諸契丹衰亡之餘，以為腹心，居處不齊，間隙易生，三也。既再得志於我，其氣必驕，所貪金珠玉帛之富，適以啓其侈，所據子女服食之奉，適以移其俗，傷動而欲肆，何恃可久，四也。燕趙紛爭，驗虜殘破之人，朝夕悲吟思漢，必不甘心屈為左衽之民。小伺其間，必乘而來歸，叛人離心，不過威以刑殺，則怨怒愈甚，內將自潰，五也。積此五者，理豈久長。惟是自古復國之難，必大智不惑，大勇不懼，知逸樂始於憂勤，敵國外患適為我利，乃能有濟。此臣所謂應之以道而盡其變者也。恭惟陛下睿明之德，足以居觀成敗之理，雄武之量，足以稱應強弱之實。伏望深為成周所以絕而復續之故，以永公劉大王宣王之功，慎察其楚所以更為存亡之端，以

質任賁于西之論，講修政事，專用忠賢，舉其所可舉，而無屈於我之望，稍罷其所可罷，而無憚於彼之勝強，則克復之廟之業，內□四海之遠，二聖可必得而伸也。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聞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自古為天下國家，孰不欲興利除害，振滯補弊，以成治功。然而每不能者，不求其本源故耳。臣竊觀今日天下之事，未稽其本而為之者尚多。如患經費之不支，則多方聚斂，不曰省事而均節之，乃其本乎。患盜賊之未息，則窮力討捕，不曰擇人而安輯之，乃其本乎。事功之不立，以方作伐綴人，不得盡其才故也。命令之不孚，以輕於數改，民無以定其志故也。至若刑威弛而制致兵驕，名器輕而濫成官冗，未有無所自而然者，亦在反而求之耳。雖然，此猶事之一端而已。原端□未易殫舉，抑有所謂本源之大者焉。臣願論之，天下國家之本

在身。董仲舒言遠近莫不壹於正，獨在乎吾身之正。是故萬機則為事。聽諸論則民自定。是謂本源之大者得此，則無為而治者也。揚雄曰：天下之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其是之謂乎。君惟明乎道，意誠而心正，則忠邪如見肺肝，是非若別白黑，亦何待人言哉後喻我。臣區區愚忠，姑請以是為獻。

李彌遜自廬陵以左司召上殿劄子曰：臣聞善為國者如持衡，本末輕重常使適平，無偏而不舉之患焉。唐自中宗以還，方鎮驕橫，捨戒禍亂。至于五代，兵患益熾，則觀其弊，懲前轍之傾，故削州郡之權，以尊王室，以抑減偏臧，作銷患救時之術。然當是時，彊兵勁卒，悉屯京師。及兩北方□往來，更戍不絕於道，百姓送□，則用實于州郡，本行詔條，得以無患。其後承平既久，兵制寖隳，民莫知兵，而州郡之權益輕，本末俱弱，以致禍患。此已然之明效也。至于今日，當未少□師守

但持空拳，兵寡民貧，城池壞□，□賦悉以上供，鋤鈎不足，扶傷目前，常不暇給。平時稍為備守之計，則群議力沮之。萬一有警，拱手罔措，賢者則甘心守而不肖者則奔身逃生，雖誅罰失職之吏，其害已不可勝道矣。朝廷平時視州郡如越人視秦人，然唐曾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朝廷賴州郡以為藩維也。州郡積弱，則朝廷之勢不固矣。譬如千金之家，知堂奧之可保，而略其門廡，不知門廡之壞，堂奧其可安乎。臣愚願慎擇賢材，以任帥守，假之事權，使得竭才展效，毋一方。上寬顧憂，下銷奸宄，以效臂指之用。昔董仲舒曰：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今政解而更張之時也。伏望睿慈留神擇焉。天下幸甚。

彌遜為戶部侍郎，又上劄子曰：臣嘗觀唐太宗問創業守文之言，而房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文為難。臣愚以謂創業守文，雖不同，

史085-026

易而中興為善難也。蓋振頹綱補弊政易，風俗衆既去，政之可因者，憚前轍而戒覆車之可革者，守勝往而不襲，欲其成功，誠善難也。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自古人君非有大過人者。不能回衰亂之俗以為當平之治也。惟周宣王以任賢使能而能復古。漢宣帝以信賞必罰而致中興。光武以總攬權綱遂漢室。肅宗以治兵討賊復唐祚。元帝以虛心下士收一時之望。以保江左。至於區區句踐尚能苦身焦思。戒強吳。尋周室。以復其國。則天下之事未有力行而不成。亦未有不為而能成者也。惟是而往。雖有願治之君而終不能成其恢復之業者。政事之間。害成者多。而不能去故也。將帥雖衆而失控御之術。害成也。財用雖足而失均節之道。害成也。立政者喜一朝之利。而不為經遠之計。害成也。在位者懷自安之私。而無許國之志。害成也。有是數者而欲中興之功。是猶農夫不芸草莠

奏議卷四十八　二四

而望苗之興。顧不難哉。抑惟國家之勢。雖古未聞。陛下宵衣旰食。坐薪嘗膽。凡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材之賢否。與夫任將御戎之策。豐財用。一有補於中興之治者。莫不深究而力行之。然臣竊見強敵未殄。豈規摹未定而害成者未去乎。今醜虜竊有中原。貢權義句分兵推酒。觀將相攜貳疑我中國。其志甚大。本肯輕舉。蓋志臣意之所以流涕。而蜀竟將御無氣。民心奮而朝廷方且恭大體務鎮靜抑目前之安。忘善後之計。如秦人越人喘視而不加恤。臣愚所未曉也。臣聞孟子論當務之急。易經著隨時之義。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又聞賁育之不蹇。不如童子之必至。小忱難之不斷。罰難之不支。若計謀不先定。將帥不協力。士卒不素練。器械不預備。戰艦不早圖。一旦狄風高胡馬鳴。疆場之警告。某勝焉殆將何及。自願陛下斷以乾剛。以雄明。謹當今之時之利。如救焚援溺之急。然將以道節財以足軍

苟且之政。以為遠圖。懲自安之私。以勵臣下。力去此害成者。然後任賢能如周宣王。信賞罰如漢宣帝。總攬權綱如漢光武。擇大將如唐肅宗。下取元帝御戎之事以為規監。將見中原不足復。醜虜不足破。誠宗廟社稷海寓元元無疆之休。臣不勝憂國愛君之情。激切屏營之至。

通判廣州江應辰召對上奏曰。臣竊以天下之事。固可以謀之於人以行之難成。甚難宜其無不舉者。然考其效驗。往往與人謀而乖。故之發常出乎智力之外。已往成敗之迹。其如是者多矣。是以聖人論天下之事。以為非人所能。必歸之於天。至其論天道也。曰難不敢知。曰天不可信。曰天難諶。命靡常。又必歸之於人事。夫所謂人事者非恃其智力之謂也。即吾之仁心誠意所以無愧於天者推而廣之以至於廣大動而行之。以至於悠久。不以好惡之私汩其正。不以利害之變易其常。使存於心者無毫髮之差。施於事者無毫髮之闕。若

奏議卷四十八　二五

純粹與天為一。天且不違。況事雖甚難。豈有不足治者。診氣可以消而為和。狼心可以化而為善。家國之俗可以易而為治安。四遠君長百嘉之惠。皆其方寸之所發。夙夜之所積者。莫由是以言。所謂天道即人事也。故二帝三王君臣之間。更相儆戒。未嘗不歸天。蓋其心未嘗不在帝左右也。秦漢而下。肇學益衰。天人異觀。無所致而天下之治亦有愧於古矣。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睿智撫歷虞之運。念南北赤子肝腦塗地之民。發自淵衷。屈己修好。以保全遺黎。導迎善氣。此天之心也。昔戰國紛爭。獨孟軻以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而臣嘗考東晉以後。南北分裂二百餘年。北又析為十六國。其間變故。不可勝計。然南亦莫能相尚。蓋其所以失者。或不量事勢。輕用其民。以僥倖於戰勝。或因循苟且。安於姻娛家嘗受戕剛恒謂修仁政為久大之計。故終無以仰稱天意也。陛下建中興

實灼知天意所在。好生之德。固已格于上下。惟是致事之間。天下之
民有望於獨斷者久矣。比日以來。明詔數下。革去宿弊。變更蕪僻。
𢌿煩寃。振拔滯淹。疏導壅塞。一皆出於聖意。斯民歡喜鼓舞。至或感
泣。人心如此。天意又可知矣。然陛下所以保大圖。永飮承天休者。豈
特如此而已哉。推此聖心之所存。與今日仁政之所已行者。語之
於幾微之際。基命宥密之中。必將日新又新。以章天下。人材既進
不問新舊而特拔。議於邪正之辨。言路既開。不問疏遠而特致察。若
是非之實。求之以遺而增將之。使之爲富強之國。求天下之疾苦而
振德之。使之爲太平之民。至於天意人事。吝若符節。䆳然太平將有
不期而自至者。盛德大業。皆在於陛下矣。
應辰爲戶部侍郎。又進故事曰。唐太宗初即位。置弘文館。精選天下
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等。令更宿直。退朝之暇。引入內殿。𢌿客
與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
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役。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啗論忘倦。或
至夜分。若軍國幾務。時猶得矣。則責之輔相。患不相干。又謂太子少
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
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
直。朕始寤嚮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盡。况天下
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
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臣聞有天下者。常患乎不能通天下之情。
天下之理。情有所不通。則是猶一身之中。而關節脈理之不屬也。理
有所不察。則是猶耳目不能視聽。而欲以運動手足也。然而一日有
萬機之繁。一日有千里之遠。乃欲使天下之情無不通。天下之理無
不察。其勢豈甚難哉。蓋必咨詢訪問。廣覽兼聽。有所見聞。書守得

以獻陳於前。有所不言者。皆得以赴愬於上。則雖未嘗家至戶察之。
固已卓然立乎無蔽之地。以此酬酢事變。經理世故。蓋亦舉而措之
爾。以舜之聰明。自耕稼陶漁。又歷試諸難。然後爲帝。宜其無所不知
也。繼堯之後。當循其道。宜其無所爲也。而書之所載。乃以詢于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爲先務。則舜之所以爲舜。所以能繼堯者。豈
其任一己之聰明哉。蓋取諸人以爲善也。三代而下。惟貞觀之治庶
幾成康。而太宗即位。則擢天下名士。相與密勿論議。夜以繼見。又令
京官五品以上更直待問。此其致治之本也。陛下以大明繼照。虛衷
直言。故召者德如舜與太宗之初矣。然臣以爲聖人之心。常自以爲
不足。故其求益於下者。亦無所不用其至。舜以詢于四岳爲未足也。
故繼之闢四門。以闢四門爲未足也。故又廣視聽于四方。太宗既盡
得天下名士與之游居矣。然而衆不可盡。惡或有得。故京官五品以
上亦皆得以序進。禹臣願陛下因今日所行推而廣之。謹陳其六事
以備采擇。其一曰。唐之宰臣雖休假。亦見。卑皆從容。今宰輔政事大
體。至於從差除之類。則退而以劄狀。盡可猶有古者論道之意。竟
今雖不能盡如古。竊謂二府進呈之暇。亦宜賜以閒燕。使得展盡底
蘊無所顧避。盡君臣之間。誠意既通。論議既定。然後可以有爲也。其
二曰。侍從之臣。本以論思獻納爲職。今則各有司局。往往以職爲
嫌。所宜明降詔旨。示以近臣書規之義。則所謂侍從者。不止於有司
之守也。其三曰。尚書六曹。雖曰奉行成命之地。而元祐著令。諸奉制
書及事已經奏而理有不便者。遂具奏聞。其後大臣用事。惡其害己。
遂廢其法。今宜復元祐舊制。則所謂有司之守者。又不止於奉行文
書也。其四曰。諫諍之官。宜有所訪問。以推究古義。稗益聖學。宜以明
當世之務。如祖宗朝邇英延義二閣。記注之所載。尚可考也。其五曰。

竊見英宗皇帝親臨諫官司馬光上言乞復先朝故事自翰侍從一
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時賜召對與之講論古今治亂以
悖光論此事至于四五最為詳悉願舉而行之亦唐弘文館之遺
也其六曰祖宗親斷之外再御後殿親決政事外郎遞到罪人
如投匭訴事人如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磨勘差遣人如審刑院
刑部叙復左降人如經過引見事人如廢因放人盡雖賤官下無不
伍徒隸皆一一引問考覈其實寃抑者必伸寃敝者必察今雖選人
改秩及因繫罪決始得引見一切聽之有司而已祖宗之制雖未能
盡復臣竊謂今之臣庶其以事而至於庭者固已無幾願者聞其城
親賜質問隨其事理裁自聖意而間亦有所呼召焉凡此數者皆祖宗
之所已行非特以通天下之情察天下之理而小大之臣其材識之
高下志趣之邪正皆亦不逃於聖覽矣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九

治道

宋孝宗即位陸游上奏曰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御四海人情鋒出
事變遝至惟靜以俟之則心正而明惟重以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
聽之過無輕舉之失夫何言哉舜何為哉今世士大夫學術卑陋識
慮褊淺顧謂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於是厭常喜新之論飾
智騁能之政作衆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陛下自在
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
亦易爾乃謙恭退託而安靜無為沉潛淵默而聰明不作上則承壽
皇之睿謨下則盡羣臣之公議及乎議有未愜徐而斷之政有當行
從而舉之理愜事當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識服有口者頌歎則
所謂靜與重者陛下既得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視事之始尚且

以新奇駭衆以數速釣名陛下有天下之利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絕
識而不施超越群倫矣雷萬億而寂者方以聳動天下為譏此同兒
童之見而陛下所不取也竊恐庸臣獻此說者寖多雖陛下決不取
然臣不勝惓惓愛君之忠忠有以堅聖心而廣初政昔魏鄭公憂
貞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謂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
能動耳目之觀聽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明皇之焚錦繡德
宗之放馴象實陛下之龜鑑也故臣願陛下圖事揆策不厭於從容
行賞議罰無取於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月之間則成康文景之
風復見於今日矣犬馬小臣出位妄言冒犯天威臣無任
游又上奏曰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耳書曰毋虐
煢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為國之要也若夫虐煢
侮鰥寡明知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之有也朝廷之議

責大臣宜詳責小臣宜略郡縣之政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略誠欲之事當先富室征錢之事當爲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一郡則一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遠於古者矣無是理也伏見朝廷頃因人言必顯有功狀乃畀職名行之數年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外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而有至於給書格法所以尼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嚴與之行賤及至貪贓以上例皆敘復雖阿附秦氏得罪者亦在焉至於常調孤遠固多久註列寬者令更赦令雖使皆得霑被銓法拘攣必不如是之賤易也無乃責大吏反略而責小臣反詳乎郡縣之吏不能自立觀望揣摩惟強是畏豪右雖犯重辟官吏貪者縱者則公與之爲市廉者懦者則又自營曰得無反爲所害乎凡婦稱平人譴罪僮奴者皆有司爲之道地也凶年饑歲雖貧富俱病然富者利源季多貧者惟守田畝孰爲當恤視郡縣之庭牒書訴其相抗被體者皆貧民也吳蜀爲甚闕征相望富商大賈先期遣人懷金錢以賂津吏大舸連載通行無苦矣黔吏小官遁逃進士乘豪舊蓄權有限而稽留苛暴至不一而足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臣伏望陛下推至平至公之道自廷始然後下詔戒敕四方而繼之以誅賞不過歲月治効自見惟在陛下執之重如山嶽堅若金石倘鄉論開國之說曰要非易能也堅凝之難是豈獨難并哉凡爲啓迪行之甚易疑之甚難臣區區一言陛下試以爲焉有一可采焉敢竭以竪一疑爲獻

隆興間張浚上言曰臣今日自長河權起遠天氣晴和拯舉可生秀州惟是聲遠聞庭聽驕聖德深切于心矣壞別無他報臣固嘗屢奏今歲三月壽之形響可以畫見決無他虞仰惟聖越顧記不忘夫自古人主有道君人臣亦能盡道事君則私無私哉事合天凡百

施爲俯仰人情仰循天理是之謂道果能行此內修外攘何自而生曰戰曰守皆可如意虜狄雖強孰敢陵侮夫何故彼知我得人心如俄若臣有道自是畏懼怯服敢加兵是以人君以修己爲重以得人爲實此一事表裏歸心理之決然無可疑者惟人主以一身臨天下而富貴生殺之柄得以自專天下奔趨名利之人以千萬心希投間攻吾一心自非正心修己揆之於天不爲遷惑讒巧之說輕動乎中則何以照見本末使天下四海紛受其惠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言人君修己之勤則政事備舉內治克宣四夷知慕相率以朝也又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言人君信任賢者陰邪莫間君人求進之難則蠻夷知中國之有人不敢輕侮聖人一言如天可怙其事豈不著明哉臣自受任江淮以來仰荷陛下眷遇之隆不敢不勉伏自思念內無腹心士夫之翼孤立于朝外則將帥循習舊風千蹊百徑稍加嚴束怨謗並生臣之一身同無己恤第恐有始無卒茂補於事用是雖竭心力而政効邈然而當不著仰惟陛下度古今天下之至難臣悉事或掣肘仰体聖意委曲前期有濟然而四面之責把歸罪于臣身誠其不能以充先建迷力孚將不能善其後矣今陛下奮乾之斷大議已正臣之衰老病悉無能救不忍身及家求有以兼自今人才患事于朝思聞謀說不復振起則天下山林之賢與未嘗得英後之士則陛下之風莫不來歸陛下何憂夫夷狄臣既衰餘變望後吏有會於陛下當賁之念願愛君之切常不敢隱率陛下赦罪

起居郎胡銓上奏曰臣去年十二月十四日恭蒙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卒當令知禮以專暴慢之習陛下天語諄諄首及於晏子對齊景公唯禮可以已之之語臣則喻王青卿歎聖學高妙達到存

入用意庶幾臣淺識謏聞所能窺測竊以謂一言可以興邦者正此
此耳臣是時知陛下可與爲堯舜之君可與致唐虞之治可使斯民
爲堯舜之民臣雖愚昧遭時遇主如此其忍循嘿不言自同於終
日不鳴之馬唯當披露肝膽捐棄軀命以報知遇敢卹其他是以輒
極竭愚昧之慮況臣於今月二十二日准御史臺牒奉勑令今年三月
一日視朝自寒食休假於文班內從上輪二人充至日轉對准續降
指揮節文今後視朝轉對并當日不作視朝亦合前一日赴閤門
投進文書臣謹條陳一二臣聞今日之弊無甚於差役之法無甚於
改官之法如其所當急者莫若興水利莫若營田莫若復孝廉力田
之科夫差役不當則民之巨蠹不除改官之弊將不罷則士風之趨
數不息差役之弊臣衆論之詳矣若夫改官之弊臣請爲陛下極言
之臣聞今改官者非五百千賂吏部主吏雖有文字五紙不放舉主

士大夫手相語曰五百千僕近臨安而五紙文字非二十年千求不
能得從從多是宰執侍從關節方始得之不然孤寒之士每紙文字
須三百千經營乃可得合五紙之費爲千五百緡孤寒之士安得宰
執侍從關節要得千五百緡勢必枉道以媚當途權貴以求之勢必
貪墨賄賂以賂吏部之吏不然則身爲選人老死不得改官者多矣
臣愚欲乞罷舉主之令選人實歷九年無遺過即與改合入官蓋竟
爲三考黜陟不過九年而春秋書天子錫命亦以九年爲得禮
故也臣伏見一二年來歲饑議者皆歸咎於天時臣獨以爲地
利之未盡臣聞禹貢之書以濬畎澮距川語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以爲畎澮溝洫農事之小小者耳禹何爲盡力於是及文王
平土之書與小司徒之職然後知禹之意深且遠矣文王在岐用平
土之法遂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
十爲畿畿方千里小司徒之職乃均其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
數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
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臣嘗考其
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
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
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
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
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
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
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井
田之法出稅者寡而治洫治澮者衆知禹之盡力乎畎澮溝洫誠生

民之急務也今平居無事時溝洫不修至有水旱而歸咎於天時豈
不謬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州縣講求溝洫之利如古鄭白李冰召
信臣之鉗盧陂以復禹之迹年有水旱非所憂矣臣聞今日之急務
莫若且休兵營田今州郡官以營田爲名而無營田之實欲寬兵費
有十說焉一曰擇官必審昔魏武欲經略四方苦軍食不足問棗祗
置屯田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司馬懿謀伐吳乃使鄧艾廣田蓄
穀是也二曰募人趙充國留弛刑應募及吏私從者合凡萬二
百八十一人後魏孝文時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
十分之一爲屯田人是也三曰實兵必擇趙充國擊先零屯田於金
城是也後鄧艾屯田於壽春以爲田良水少達開河渠之利是也
四曰鄉亭必修趙充國繕鄉亭理溝渠是也五曰器用必備趙充國
上器用簿是也六曰田處必利漢昭屯田於張掖魏武屯田於許下

是也。七曰食用足。先趙充國屯田萬二百八十一人。今多穀月二萬七
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二百八斛是也。八曰耕具必足。後魏文帝大統
十一年。李彪請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唐開元二十五年。諸屯田用
牛耕墾。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一牛。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一牛。
稻田每八十畝配一牛。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耕牛者聽
收斛斗。皆雖頃畝折除是也。九曰定稅。後漢東晉元帝大興中。後將
軍應詹上表。屯田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稅以役之。公私
兼濟。魏李彪上表。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是
也。十曰賞罰必行。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
最。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營屯田。歲終課其所入以論
褒貶是也。凡此十者。營田之制盡矣。然就其中要難於募人。充實耕
於耕具。募人之要。臣請如李彪之募。取州郡戶十分之一。而又如唐
為之。戶能募三十人於淮南要害處營田三年者。官人與轉一官。無
官人借補官。資能募二十人或十人者。比例施行。仍令州郡盡書姓
名。則人樂然從矣。不然。從猾吏及貧人不能自書者於書。死如是甚
之政論。或因罪徙人於沿邊。如仲長統之昌言。斯亦可矣。其耕具當
請權住廣西為綱。三年專令市牛。蓋廣西雷化等州牛多且賤。臣嘗
在廣西知之詳矣。臣謹案。漢惠帝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時初
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時詔孝弟天下之大順。力田為生
之本。三老眾民之師。廉吏眾民之表。武帝時郡國舉孝廉一人。後漢
和帝時。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
一人。至唐楊綰為相。首建復孝弟力田等科。當時高之。風俗漸然。至
變。此誠天下之大順。為生之本。為民之表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復
孝弟力田等科。略倣漢制。自今郡國率三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六
十萬二人。九十萬三人。百二十萬四人。不滿三十萬者。歲一人。不滿
二十萬。三歲一人。務在精擇。名實必得。務行義之士。以格澆薄之
風。庶幾舜上之壽。俾風俗淳復何難哉。
淳熙間。徐爲學者又上奏曰。臣遭逢聖明。不憚累以觸忌。顧有誠。陛
殺忘誅戮。願得陛下無隱而盡言之。竊惟陛下臨御于茲十有九年
矣。政立事皆所勤至。坐須卿之心。當復混之累。義不自己。功期否效。
然而坐閱歲時。未知收其效。何哉。陛下天縱英明。其臣莫及。以亨
出帝王之實。有獨運匹當之智。而寧執大臣以求賴適蹇。責無決與
立事功。速郡無當意。輔其謀。一有錢惡。輙為陛下奮不顧身以仁大
有所覺。既勇包藏。謂心未易盡測。陛下雖與之謀信偷懷。恐其錯
伺之意未已。願陛下奮發英斷。收召正人。遂行練兵。力圖大業之策。
挽先帝勝朔於有成而後已。此老臣平昔忠誠所激。而望於陛下者
也。夫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以得人為要。以用言為急。陛下慶於用
人。樂於從諫。士氣振起。更出古初。群臣每進讜言。陛下亟喜。賜論
天語嘉獎。朝野誦傳。實為盛事。然聽之而不見於用。嘉之而不施於
世。臣恐蹇諤之言不復聞於陛下矣。竊聞比年以來。倖私眠之人
姓名籍籍。出入禁闥。說秘莫窮。納賄招權。恭紀名器。凡官屬之進退。
則先事而騰播。陛下之所親擢。則彼指為己私。其者簡記之初。借以
為扶之聽。揣知聖意。泄露除音。譸張外庭。熏灼朝路。賢否既淆。綱紀
漸隳。此誠國家之禍也。可不慮乎。古者設官置吏。所以養民。今之
吏專以殘民。催科則竭民膏血以為材。能獄訟則視賄低昂以為曲
直。老羸轉於溝壑。壯眾為盜賊。焦熬困苦。所不忍聞。陛下憂卹
民生。屢蠲常賦。而官吏猶蝕。民心日離。誠可為邦本之憂也。臣願陛下
任輔弼之臣。堅按復之志。開直言。建私……貪吏……

建公自既開基意無時國勢既張永惠無門內政畢舉外侮易攘則陛下繼周業矣所以紹契相承基業者生民而益光陛下威於我國所以受先帝之付託若是而無負荷者以祈天永命萬世而不窮也臣又聞劉秩張說之言皆有遺奏事接鄭鑑之奏供獻忠言逆耳下取以臣也所付當聖慮採而行之實社稷生靈之幸臣待罪田野永隔清光今而不言死亦有罪臣之所陳五事雖未陳必獲見陛下設施臣之志願畢矣冒瀆天聽臣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乾道七年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對曰臣竊惟陛下萬機餘暇無所嗜好惟書史是親帷幄言往行是鑑乃者既罷觀政要見太宗與魏徵論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之優劣御翰墨宣示臣等且自謂所任十年功則未能有成至於安養黎元俾遂生業政令日之急務長嘗不以為自治之良策俾臣等極陳其害否凡有未至悉情無隱

臣聞識度淺陋何足以知此然清問俯及敢不竭其狂瞽臣觀自古人君或溺於宴安或樂於盤遊或惑讒邪而惡忠直或始勤政事久而怠惰陛下則不然清心寡慾進賢退佞出於天性臨政願治愈久而愈勤此固中外所共高也然治效未及貞觀者殆時不同歟昔隋末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民無定居國無定主高祖義師一起有擒括殘竹之易至太宗受禪則中外已廓廓無事於是一意撫民自致太平今陛下雖乘中興之緒然北虜地大人衆非隋末四方分裂之比虜酋雖曰不德然亦未至虐用其民又且知情之失人心也彼所據者中原我所有者東南耳以今準古圖治固難然而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得其道或未盡擇人以守郡國而首實之方或未至今之急務乃在此耳臣不敢泛引古事姑以近事言之夫若內外兵數百萬其卒伍之勇怯器甲之利鈍教習之精粗人主悉得而知不為成

大將而已所謂大將又不過數人其擇之也當審其任之也當久今顧不然進退之太簡此或失之太速彼既未嘗為帥試則其下視之亦將如轉石矣既將何由而可信紀律何由而可明乎且如江州一軍自陛下即位始苗定其後戚方繼之甫一年而皇甫倜又繼之也州一軍始付時俊其後王琪繼之甫半年而用秦琪纔十月而李顯繼之又十月而郭剛繼之數易如此乎居官守臣猶慮其走吏何敢議所取哉陛下頭功則未能有成而臣所以疑用將之未盡者也陛下深居九重所相以宣布恩澤者莫切於郡守奈何循良者十無二三貪殘昏謬者常居六七是以仁心德意無由下達良法善政無由奉行其間號稱能吏者知巧為名色趣辦財賦而已民之失業復何恤焉選方辟命令宜勿言臨安者陛下之行都也耳目易接虛實易考觀於增酒課一事甚可見矣夫酒者國家之利源今得其

人則課增今非其人則虧亦理之常以此為殿最議賞罰可也奈何頃年為守者乃以增羨之數加諸歲入之額歲額之外復求增羨又添歲額展轉不已殆至倍蓰於初不幸今又非人則多方漁取以充其數夫民非昔貧而今富也飲者非昔寡而今多也顧其文而不究得不困逮錢尚稱額為方何加又謹於官吏偏受縱者遷害之且以二浙言之嚴州四年之間易守者五平江四年之間易守者四又甚焉則秀州一年而四易守矣用度何為而不窘吏姦何為而不作民瘼何由而可蘇陛下欲安養黎元俾遂生業臣所以疑責實之方未至者此也臨今以恭顧陛下擇將擇守當於其初而久於其任責之也必使將具知之何而治軍如之何而治民數年而後罷其可書之節可紀數年而責其可賞可除要之以必致之效示之以勸戒之方兵庶幾可強民庶幾可富自治之策莫急於此臣昔嘗

治而不能治人者也。凡十二者。陛下因政要而閱臣。臣亦因陛下閱
論而獻言。他固未敢及也。抑臣觀政要凡十卷四十篇。既以規微論
爲君之道爲首。又以觀微論克終之道爲末。蓋太宗時惟徵爲善諫
止有所問。必指述事以爲據。而不爲泛濫迂闊激訐之言。是以太宗
聽聞而善從之。治然成原。依功爲多矣。雖所取有旨哉。臣願陛下
思太宗廣諫諍之德。擇必實而無他。通明而知大體者。引以自近。使
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何患其不負觀知也。若夫仁德帝王之高致。陛
下既以徵言爲龜鑑而自強不息矣。臣復何云。狂愚冒昧。惟明主
擇焉。
五大又上言曰。臣伏蒙聖恩賜對。俾生不敢泛爲無益之論。上瀆聖
聽。謹列四事。惟陛下擇焉。一曰重侍從以儲將相。臣不復遠引。杜甫
故事。且以昭見切言之。當時近臣往往極天下之選。故議論設施者

有可觀。中興之功。不爲無助。只自秦檜專政。以致侍閣肯庸俗之者
充員備位。人才衰弱。職此之由。陛下憂勤十年。作成善切。凡侍從左右
無非親擇。其能否賢不肖。蓋既審鑒。臣願陛下更賜留神。每遇一番
不徒取一時之長。須可備它日之用。則人才見矣。二曰增臺諫以廣
耳目。臣聞人主深居九重。將賴以周知中外之利害。别白臣下之邪
正者。臺諫也。然好名者失於激訐。泥古者失於迂闊。聽之未免冥
違之爭竟歸罪。必欲得人。固亦難矣。臣願陛下勿以其難遂虛其
或博問詳試而用之。或令忠信之臣而舉之。必得端士。增廣聰明。斯
則治之大端也。三曰擇當任監司郡守人補郎官之闕。今之郎官分
職中臺。奉行政令。視漢蓋加重矣。而六曹二十四司。惟戶刑二部稍
有正官。餘多兼攝。以天下之大。曾任監司郡守者固多。願詔二府擇
應格而才者授之。非獨可振職業。亦足爲異時侍從之儲。此又當今

之先務也。四曰久任監司郡守責事功之成。夫數易之弊深矣。且以
二年爲任。若論之到官半年。始知風俗。去替半年。已懷歸志。其間留
心政事。僅有一歲。若又不得滿而遽易。則弊何由不生乎。譬書緣經
將迎勞費。特其小節耳。臣願陛下堅持久任之說。深鑒數易之害。有
治理效。且增秩賜金以須其成。庶幾革苟簡之風。寬僥倖之望。而循
吏稍見於世矣。臣志在不欺。志其經營無任昧死。
五大又上言曰。臣聞政如農功。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收。冬而享。其成
本末先後不可易也。故一日則有一日之效。一時則有一時之功。雖
勤勞于前而事實責于後。理之必至。無可疑者。昔句踐謀吳。可謂難
矣。然范蠡不過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自初即
位至于七年。深思力行。未出乎此。一旦天應至矣。人事盡矣。蠡蓋然
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爲之災。蠡矯轉化從時條之天

者因循。苟謀不遠。此豈嘗試而設言。蓋爲而屢改也哉。陛下天縱神
聖。銳意圖治。日往月來。今既十年。焦勞益甚。而大欲未得。夫去速者
農也。易夫者時也。臣願陛下以農功爲準。以越語爲念。立一定之規
要必致之期。若曰一年撫民。則自春以及冬。視撫民之效如何。二年
富國。則自春以及冬。視富國之效如何。三年強兵。則自春以及冬。視
強兵之效如何。推是以待凡復古之圖致治之方。皆可以次第程其
歲月。俟而陛下十年之勤勞。未爲無負矣。孟子曰。諸侯有行文王之
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況陛下居天子之位。乎區區句踐。固
不足道也。惟明主留神財幸。
就道中。秘書省正字林光朝上疏曰。臣聞六籍之言。可通於萬世。百
王之事。如出於一轍。今載之六籍。勞之傳記。是皆百王之遺迹。蓋
儒生者。藉其大略而可以議之。後來之前也。陛下以天縱之聖。知

有此日新之德。摩臣以下風。天下常若不及。此田野空言之人未嘗學
紀事。而欲守區區紙上之語。幸宜陛下之所厭聽也。然臣之所知者
不過紙上語耳。臣所謂自王之事如此。誠若盡謂唐虞三代之事
何其緩而不迫也。舜不窮其民。譬之善馭者不窮其馬。馬之力常恐
有餘。此戰勝先後。唯吾意之所出耳。舜嘗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治水至於十有三年
之久。夫排淮決泗。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
其德為甚久。而其檢身也常若不及。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且
謂其望道而未之見也。數聖人之行事雖若不同。而其所為同者一
弱於寡。遵循易之。自臣國家維持天下之具。躋從鞅唐。其視百王乃
知一日。肆陛下臨御以來。求治為甚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忠厚之俗
其不持更張而天下自定也。然而凡欲速說者往往引漢宣帝以為
言。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雜用之。此宣帝之所由失
也。唐虞三代之天下。是合天下之耳以為聽。合天下之目以為視。合
天下之耳目以為視聽。而直道行焉。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
之視聽。鑒弱為太精。隄防為太甚。號令為太煩。刑辟為太峻。臣雖甚
魯。實不欲舉此數端於聖明之代也。臣竊以陛下開張道德之化。蓋由
寬裔之風。使天下之人一歸於景德嘉祐忠厚之俗。遵道而聞知上
所以則自王之說而為不遠也
先朝又上疏曰。臣聞天下有雜然功利之說。有仁義根株不可易之
論。所謂功利之說。使可以集事而不暇為他計也。孟子生於戰國。擔
治辭合之際。有所為一毫功利之說。而其所遺者。是皆生民日用之
事。此所謂仁義根株不可易者也。唐之劉晏號為善治財賦者。晏之
長技。世所未易曉。然惟百物知關鼓之積。唐人每籍此以支西北。今

以江淮所自出。當時轉輸飛輓之勞。然晏志其不始何耶。晏之治財
務在當時無異說。又其最得晏之故吏有慎切數語。然後知晏之本
意。蓋得夫孟子仁義根株之說。開元中天下戶口以千萬計。至德以
後。十耗其九。及晏之使天下戶纔二百萬。於是察無名之斂而又不
加調。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增天下戶三百餘萬。晏之本意以為
戶口日蕃。則人力所成就者眾。田萊日闢。絲織日多。而貨財日廣也。
晏之治財賦。其原出於此。是以斂不及民。而用度自足。非世之所謂
功利謀利之說也。功利之說施之於戰國。孟子猶以為不可。況今天
下平安。國計仰江淮。恬然其他方隅無事更遠之成此仁義根株之
論。不可少易也。臣願陛下通計天下戶口。求其豈耗多寡之數。為
州縣殿最。可幸內外向說。當外而部使者。亦自能推明晏之本意者。其
孟子之所謂不真而妄言用之。參非臣之空言也。
淳熙間劉光祖對策曰。臣聞帝王之治。守約而不求詳。任道而不役
智。廣覽兼聽而未嘗自用。夫自用則多蔽。兼聽則多得。役智愈精則
違道愈遠。而求詳太過則天下之事日繁。故曰。端其本為事理。此古
今治道之要務也。臣竊惟皇帝陛下即大位以來。將八年于茲。宵衣
旰食。求所以補弊興滯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行之愈勤。違道益遠。望治
劬而未之見。今者策臣等於廷。意欲聞切直窮實之言。以藥當世之
病。雖臣昧陋。豈敢誦聖德而忘苦言。以負陛下明詔哉。且陛下之所
謂士駁雜。臣已詳聞之矣。上之論古帝王因時為治之不同。次之
論當今弊政之不一。而所施之先務。時之所以美教化者。刑罰清官
曾察。循吏厚士風。變民俗。廣儲以足食。輕賦以裕民。勸農桑以闢田
疇。任使當以求民瘼。至於旁搜遺逸。隆武勇。屯田積穀。擇師要遠
之事。凡若此類。雖欲無所不思。陛下之用心。可謂勤且勞矣。陛下之

為政奇謂積且技奚然而七八年之間動勞而不倦總核而不置者凡皆為此。而是十數者之中未有一二効焉。何哉。則以陛下未得其本故也。臣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是以勤勞而無要總核而無補。臣非敢空言也。臣恭陛下之詔臣發言盈庭日前之計易合而久遠之計難効。習書之論似切而寬大之言似迂。擬智之謀似精而老成之謀似拙。如是則聖聰之所向在彼而不在此矣。凡臣之所欲言者與陛下之所欲行者異。陛下得無謂臣言為書生不急之常談而忽棄之。屢心以察焉。則臣之狂言不為虛語也。臣竊見比年以來天變見於上。民心搖於下。饑饉連年。盜賊頻時而起。風俗薄惡。紀綱陵夷。夫此豈細事也。陛下試一覆思之。今將書帶而常愈甚。將治法而法益失者。其故安在。而左右之臣方且為兵刑財利之說會畫累數之論。以此迎合主意曰如此而可以大有為於時。此豈不大失也哉。故臣願陛下深求其本。治其要。用人而不自用。任復句之所問卜數條者。可得而舉也。臣不勝區區。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諸聖策曰蓋聞虞舜無為而天下治。周文王則日昊不遑暇食。漢文寬厚長者務以德化民。而宣帝則嚴總核之政以法繩下。此四君者未通不同同歸乎治。然則勞逸寬猛之異亦各因其世耶。朕以菲獲承丕緒。庶幾堯之道。兢業萬機。罔敢逸豫。亦惟治古帝王是則是式。八年於此矣。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關政尚多虛文。而勝者臣有以見陛下思古之治。而今之宜。蓋將師文王之憂勤。法宣帝之總核以此舉當今之闕政。而掃末世之虛文也。臣知之矣。而竊有說焉。臣嘗謂舜文王勞逸之迹雖殊。至其以道而任。以事任人者。蓋同轍而歸也。漢文宣致治之迹雖殊。至其寬猛之分。使德勝而漢謂厚法勝而誤譯衰者。是豈可同日而語也。臣請為陛下陳之。臣嘗讀書考虞

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蓋當是時遭堯之道。未嘗以一毫私智加其間。凡天下之事悉舉而任之九官。曰禹汝平水土。曰后稷汝播百穀。曰契汝敷五教。在寬。曰夔汝典樂教胄子。曰皋陶汝明刑。以至垂之工。益之虞。龍之出納。皆信之篤。任之專。三載而考績。三考而黜陟其人。舜之所以無為而治者。蓋得任人之道故也。至於文王豈不然哉。文王之所以憂勤。且晏而猶不暇食者。旁是時紂之虐。磬迫民於水火之中。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焉。是以躬自勞而至於憂勤焉。然而文王之政則有在矣。勤於大。不勤於細。以道為本。以事為末也。文王之時。所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者。蓋文王惟知擇人而任之。而已不與焉。蓋周公告成王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夫一國之事亦非輕矣。而文王既委之人。則不藏甚且知為誠以為任之不專則責治之無所也。是舜文王一道之本陛下獨知師文王之憂勤。而不能任人以為治。臣之所以甚憂陛下不能任人以為治者。臣以為天子之職莫大於任相。今陛下置相而獨取夫奉職守法循旨而易制者充焉。凡今宰相之事。未過奉行文書條理而已矣。一跋事無不從中治也。一聽斷無不從己出也。陛下好自用而使宰相循循而入。唯唯而退。臣不知陛下亦安賴是為哉。且君猶元首。臣猶股肱也。陛下棄股肱而運動。廢耳目而視聽。臣恐宰相搖輕則近習得以乘間而議政。此大不可也。東漢之事可鑒矣。光武懲王氏竊國之禍。矯枉過正。雖延鄧耿賈之賢而猶不大任。一二以吏事責三公。不十餘年之間。而易置者凡十數。析庫如奴隷桑安如律令子孫承之。叙東漢之世。卒以宰相之權輕。而其天下權奔於后戚宦寺之手。可寒也已。今日之事。陛下當用老成忠直識慮通達

史085-036

者禮而任之勿間勿疑而使得專意於當今之大計則孝文之治陛下得之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任宰相而能爲治陛下之所宜察也若夫漢文以德化人漢宣以法繩下是二君者臣不敢以宣帝望陛下也臣讀史觀文帝之治盎然有三代之風勸力田而務農省衆除肉刑而犯法者寡[illegible]而尺布斗粟之謠可以見民德之歸厚省力役而紅腐貫朽之積可以知治効之必至聽張釋之不用嗇夫之辯口而秦季疾苛察之風爲之衰息與匈奴俱棄細故偕之大道而瘡痍之民得以休養凡此之務皆孟子言於戰國不見信用者而文帝乃能行之文帝之治純於德故能基四百年之業則其所以結民者至矣若夫宣帝之中興其一時之政非不美也然而其投管也察其用法也深信賞必罰之間中和之意亡矣蓋寬饒以忠直見殺而王成以欺僞見褒當是時有識之士察微而知著者咸謂德不足而法

有餘漢之業未有不暫興而亟衰者也王吉路溫舒皆長者之言而謂爲迂闊不見聽用自今觀之衰漢之業者豈不自神爵五鳳之間誅名責實之過哉陛下徒察其勵精綜核之速以爲算計見効優於孝文此群臣之說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之治謂之責實而失實甚大矣凡天子欲有爲則群臣以有爲之說進陛下喜辯給故計名者進而機巧者自飾於其間陛下好才智故沉厚有謀者反不見進而輕猾自售者得逞於其內陛下重武夫而儒者爲迂闊之具陛下忌法吏而忠厚之人常不賦之所凡此皆宣帝之失也而陛下又無魏相丙吉之徒爲之佐臣恐有其失無其治也臣非不知陛下之志蓋將舉弊政而更新之然臣竊惟當今事勢雖有緩病而不可緩之以急攻雖無急法而不可一之於用法以急攻緩緩病以用法攻急疾危恐今日之治行之不得其中則衰亂繼之故天下大器也器久不

用此當空其中然而舉毀器而急持之則破壞分裂不可復爲全器矣病之深者非一夕可攻而復今者百藥皆試矣然其不爲已而以漸攻之使與時自醫措手之無所以甚可思而動也故臣願陛下廓然立乎廣大之域坦然行乎仁義之途勿欲速勿喜小利急當今之所緩緩當今之所急則宣帝之治陛下當自過之矣何欲効雜霸之主乎臣之所論勞逸寬猛之說如此陛下勿徒謂各因其時而已也陛下自以爲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此誠未至且未孚也陛下承大統以來求古帝王之治而制式之然師文王之憂勤而不師其任人慕宣帝之綜核而不察其雜霸則德何以崇信何以孚歟蓋之間行之不爲不久而開政尚多虛文尚勝則是陛下之已行者未得其道盍亦反其本而已矣此大事也故臣反覆詳言之如此臣伏讀聖策曰敦朴以示化而踰制者尚繁欽恤以祥刑而抵法者尚衆

臣有以見陛下欲美教化省刑罰之意甚切也臣聞民無有不可化而患化之之道未至刑無有不可措而患措之之心未切漢之文帝閔秦俗之奢靡無法也躬爲儉約以先之衣弋綈之衣惜露臺之費帝王舉動敦朴如此而當時之民猶且富人大賈而帝服倡優下賤而后飾者往往有之文帝不以罪民也汩然降抑於心化平之華奢之俗爲淳之俗者文帝敦朴之功也今陛下儉約之德雖遠方矣狀皆知之然而後宮妃嬪以華靡相 矣豈能皆衣不曳地如漢夫人乎執政侍臣以聲色自奉者 能皆惜儉自守如唐楊綰乎刑之於家然後可以化之於國 近然後可以勸之於遠然則敦朴之化臣願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之太宗見隋亂之初定也用魏徵之言勉行仁義貞觀之末歲斷死罪二十九人幾至刑措太宗勉強以行仁義猶足以收刑措之效而使僞封倫之說一切

以鬼蜮待其民。法令密於蝟毛，誅罰甚於湯火，則刑者相
繼踵。有百皋陶，無益於愚民之陷阱而抵死也。今陛下欽恤之誥雖
曰屢下，而誠心不加焉。俗吏不知變通，弄手而以斬刈鍛煉爲治。用
法酷急，備文刻深，賂賄公行，而無辜家戮，至於蔓枝根株，網羅詿誤
者尚多有之。而陛下又躬行督責之政，崇用武健之吏，以此示之。臣
謂刑人之衆，無罪也。然則欽恤之意，亦煩陛下之論之而已矣。臣伏
讀聖衷曰：嚴入仕之途，而銓曹循未清察長民之官，而循吏猶未盡
臣有以見陛下欲清冗官、用循吏之意甚至也。臣觀古之立法者尊
其一而閑其二。古之責吏者，責其實，必略其文。唐陸贄勸德宗愛惜
名器，辭虛費，不以妄予，可謂嚴矣。至其論考課之法，則曰察才、擇吏
有三術焉：一曰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
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

致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贊於法度之外而建。如此，則清良進之
源也。今日嚴銓試之法，重任子之恭，申胥歷之禁，革舍祠之倖，行之
以漸，議者自息。然臣獨於限員改秩之事，必謂不可。此贊辱同歸之
弊也。當今行陸贄之三術，然後功過白而黜陟明，吏道之不清非所
患矣。故臣曰：禁其二，必闕其一者，此也。漢龔遂爲渤海太守，請於上
曰：勿拘臣以繩文，臣請得以便宜論故。遂之政，非俗吏之所能爲。今
之令頗守師監司，上下相承，虛文自營，期於免過，蓋目之外有不
見，是之外有不顧也。簿書期會之間，一不報則大吏譴責，尚何暇爲
古循吏之事乎。陛下惠恤元元，精擇守令，未可謂不加意也。臣謂宜
於召對之時，察其人忠實可用者，許之以凡郡之政，俾自爲之。如
此，則循吏之效當不愧於兩漢矣。故臣曰：責其實而略其文者，此也。
至伏讀聖策，以士風之未厚，民俗之未美，必獨至此而有慮焉。

此陛下事也。士風之所以未厚者，是陛下輕之故也。民俗之所以未
淳者，是陛下忽之故也。夫以士風之未厚爲陛下輕之者，臣聞魯甘
有餓而孔子行，衛惠文四皓隱漢，殺二良而二疏去。何則？此三
君者意不在士也。然孔子行而魯弱，四皓隱而秦亡，二疏去而漢亦
衰矣。蓋士重則國重，士輕則國輕。自古人君輕士則士散而之田畝，
遁而伏山林，非其時也，深藏而不仕。至於浮薄輕偽之徒，貪冒嗜利
而無恥者，然後嗜爵祿而不知止，觸刑辟而不知悔，此士風之所以
衰也。上之所以待士者旣卑，士之所以自待者旣不重。初，臣不意乃
於今而見此也。近時士人知有爵祿，不知有禮義，皆惟陛下賤之。罪
臣亦竊之也。然陛下當還矣。臣聞之，陛下嘗謂取人不必由此，至以科
舉爲可廢，學官爲可罷。臣不覺中夜嘆息，自憤近世士風之不善，至
令人主有厭薄吾徒之意，則吾徒之罪也。然竊爲之不進而因欲廢

舉。科舉之不善而因欲廢食噎，陛下亦知無是理矣。胎卵之不毀，則
麟鳳來集；魚鱉之各遂，則蛟龍來游。陛下勿謂書生爲無用、贅疣之
物，汲汲然求所以長育成就，洗濯磨淬之。嚴學官之選，重科舉之責，
則士無賢不肖，皆知感激奮勵，求所以報上，而真材實能出矣。夫以
民俗之未淳爲陛下忽之者，臣聞湯武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
暴。故太公好仁，魯國尚恕。上之所示，下之所趨也。書曰：敎化奢靡，
世司洗。商民之化，如士，而周之君臣必欲使之有士君子之行。如周
民、殷民，然則風俗教化，有常之先務也。今也士大夫不知有節義廉
恥，小民不知有君長，見利則趨，見便則奪矣。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伏農畝不如持末技，習之久則居之安。風俗如此，可不大哀耶，
救之耶。陛下朝夕與大臣圖議者，皆目前之事之急，所謂民俗者，
古之君子於此窮焉，以觀興亡，以考得失，而今也恬不加省，如今之

俗蕩而不及。則臣將見鄙嗇勝而殘民興。天下一日有急。不知所恃矣。陛下宜先勵卿大夫之節。崇清廉之人。黜貪鄙之上。然後小民可特而清矣。臣伏讀聖策至有所謂廣儲蓄而食未丰。猶租賦而人未給。臣以為儲蓄雖廣而非誠廣。租賦雖輕而非誠輕。何也。臣聞古者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方是時。公私共之。周官大司徒之職。掌鄉里之委積。以待凶荒。掌縣鄙之委積。以卹艱阨。後世王制既衰。然以權術。故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社倉起於隋。義倉興於唐。其實皆一也。所以制低昂而權斂散以利民也。而今也雖有常平義倉之名。而無其實。儲蓄之數處權簿書。移用者十三。侵盜者十五。故年荒歲饑。則餓殍之民填委溝壑。故臣謂儲蓄雖廣而非誠廣。此在陛下申戒有司。專以惠民為急。勿徒曰應法而已。則善矣。古者取民有制。故民力常寬。漢之時。蓋

兵叉之餘。故時有所賚予。賜民田租半。賜三老孝悌力田帛人各若干匹。歲時有餽鰥寡有養。此猶有近古之風也。而當是時實惠及民。民拜漢之德不忘。近者陛下加意黎元。去遠方虛額之數。放四道夏租之半。陛下於急迫之時而行寬大之政。此人主之用心也。然而陛下雖有蠲利之名。而講利之臣未去。雖有惠民之名。而擾民之吏猶在。臣恐實利未必及民。如漢文景之時也。故臣謂租賦雖輕而非誠輕。此在陛下悉去聚斂之臣。示天下以愛民之意。則常賦之外不至他斂。民亦有息肩之所矣。臣伏讀聖策曰。有勸農之官而田不加闢。任職之一從而民未寬。此又陛下重民本求民瘼之言也。臣觀方今虛名之事非一。而守令之勸農為虛。職之吏非一。而監司之廢察為具。昔古勸課。取衆積以歲月。使斯民散衆如水火者。三代而下未有若漢文帝之時也。當是時。力田有官。一歲而趣數下。誠意如此。不盡

虛文也。今日守令以勸農為職。而民訟皆因於錢穀獄訟之間。田萊荒而吏不知。游手末作之人多而官不禁。方春農時。太守率吏民飲近郊。應故事。事已則退。非真能下問父老。勸勉乎業。察視原野。勸冰耒。夙夜究心於其間。切於其身也。臣謂今宜嚴守令勸農之課。視其殿最而黜陟之。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自古遣使郡國以助耳目。既遣足以病民。而無益者。漢武帝末年是也。當是時。繡衣直指之出。以督捕盜賊為名。然為威暴郡邑。若夫今朝廷遣諸路之使。其意將以求民疾苦而除去之也。吏有害於民得以移奏。而今之監司大抵皆無數人。譎職私意勝。則察舉有所不公。寬猛失當。則民情有所不達。今天下凡幾道。監司不過十數人。此宜使宰相精擇其能。不以輕授。陛下辭之日。陛下又丁寧而訓勉之。陛下視天下如一身。手足疵痛。則腹心不期而自救。如此為治。雖無遐之民。皆獲所欲。如在輦轂

之下矣。臣伏讀聖策曰。側席幽人。而賢才尚遺。伏軾勇士。而狂狷猶闕。臣於此竊有疑焉。而不敢不為陛下陳之也。臣觀自三代之衰。世之君子喪其實。貴而不復思。天下有遺佚不舉之民。漢唐以來。則官徇其名。而實未嘗行其道。聞者陛下詔郡國舉山林之遺才。時亦有應詔而出者。陛下擢官之。臣不知陛下舉其人。將行其道耶。抑不知陛下姑采其虛聲。而姑與之虛名而已耶。臣之來。聞之道路。謂陛下外優儒生。而心實輕之。如此。則陛下之所謂側席幽人者。臣未敢以為誠然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今陛下春秋鼎盛。方銳意求治之時。羣臣之間。正如所謂野人者。昧正言直道之士。平其中。未易不疑。是非致舉不能撓。利害重輕不能禁。如此則。凡為陛下立大事。斷大議者。必此人也。今陛下左右譏讀之臣。率皆以阿世取媚者為之。甚或陛下。至使陛下例以為儒生之說。好守古以非今。好言人主之

過以自是其學窮虛無用迂闊難從夫是以急弊救之此何出人之
可哉臣願陛下必先信其道尊禮其人然後知臣所謂能為陛下立之
事斷大議者出焉非若世之所謂白首窮經摘死無用之人而足之
臣又觀今之將帥不若昔之將帥今之士卒行伍不若昔之士卒行
伍此陛下之所憂也然而陛下伏軾臨觀之際將自察之臣竊以為
未也本朝得狄青於行伍之間豈獨取其武力而已哉陛下慎大任
之未嘗慨然有清中原之心而自出諸將才足為用乎時危盜寇盡且
不能禦而況此大功勝陛下何修之歲月待其可為然後勤而臣
竊聞之陛下擇將用胄躬試騎射雖有詳者每拒而不納臣知陛下
之意欲于此也蓋將以有為也然就使一旦有警陛下豈將親鼓
六師以有戰哉夫人主自將危道也陛下盍不念太上皇帝臨阻艱
難之備嘗也哉臣恐今胄騎馬之事非足以言武於越人適足以貽

笑於敵國陛下無謂倚械既各往獵以出而轉為此舉也陛下有如
人之傑特為陛下無得其人未有不欲為用者也吾夫見田穰苴然
請去不如農擇師之信或謂文不可以誅吳適之使毛田均能
如趙充國之於西邊諸葛孔明之於渭上豊樂之於許昌枯拉之
至到兩淮之間則何有乎兵不如麻使譚帥吞海飲如湔洗一灑
河北元侯庸于于吳西威德並行人塵虜增則何有乎文不如愛室
一所廉者獨在也回無一定之策而輕試迎合之言擇師非可易之
人而任銳其言之如此恐誤陛下事然丁之所聞十四條者臣
嘗之際於用矣而然策之曰救弊之術時措之宜乎大夫之所謂習
也其無心以對毋狂執事朕將親覽焉夫救弊之術時措之宜前所
議是其之矣而臣之奉思所以患心而對者不過請陛下損本而
務之而應物慮之以為大事如斷而已矣至此陛下行尚物

有輕待人臣之心而無衆人有獨馭天下之意先事而豫憂事而發
欲為之志置然而不寤於是有求詳之過有從智之病有自用之失
故勤勞總攬之效未見於上四事者之中如使陛下居靜以用明處
靜以制動分職而任之人擇人而付之職有功則加賞有罪則加罰
其道豈不甚約而易行也哉以陛下之明也其而七八年之間未有
所立者是陛下御位之初小人以非所道誘陛下勸陛下攬威權以
自用與其所以為失也夫古之亡國者其識亦有哉方時之禁或在
於女后與戚或在於強臣專國或在於僕寺竊權或在於藩鎮分爭
使太阿之柄倒持陛下之勢逆置差而著國威潜削之後未是
爭人君乃無措以立天下之人分漢唐中興之君是也方時之病上
下姑息風俗萎且解紀綱墮人自為意經營而不知義禍殃其見則
生惡綏縱而不知法辨而其縱則思者姦紀綱陵壞風俗消委之勢

於是乎人君乃立威以馭天下於是我藝祖皇帝之創業是也
然威權用於一時而德澤垂於萬世自古之帝王唯恐一失人心則
雖有威權無所用之今陛下獨懲近世委靡頹墮之弊思有以振作
之而小人遂勸陛下以獨斷自用此豈為治之釋也哉臣願陛下擇
忠朴正直之人而委任之察左右近習之姦而逐去之虛心以聽納
和顏以聽諫布德澤以結民心優儒禮以養人才謹邊備勿輕用兵
省國費勿多取財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權人疾莊士則豈惟可
以致小康乃大有為之基也臣之所謂本者此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牖戶虛矣幸陛下留意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狂愚惟陛下幸赦臣謹對

治道

宋孝宗時知南劒州羅願上奏曰臣聞自昔大有爲之君必先務富
其民民有蓄積是乃國之所以爲安富尊强也陛下仁聖天縱憂勞
萬民臨御之冬未嘗一日不念詔群臣講求治道監司郡守除拜必引
見以觀其能兩賜豐歲勸置家業附於詔旨稍四方賦役偏重者
民所疾苦不以久近必下不世之詔此誠天地父母之用心也然遠
方之民蓋積猶未實者蓋者吏不稱也臣請略陳民所以貧富者數
端惟陛下哉其愚少留聽覽臣竊見比年官兵既冗而歸正養老之
人發下州郡者又多州郡係省錢大率不足以自供上司每創有行
下事件不言於何取費間有中實猶只言於係省錢內支而獻言者
又不深惟州郡之缺各出所見務以稱明時主武之意添椿增得其

說不一亦有初不詳審旋知無益而公私勞費已廣臣願有部監司
與州郡爲一體通其有無優惜民力凡獻言欲於一路一州有所興
造者下有司斟量緩急不輕舉事此富民之一端也今之爲吏者相
勉以辦財賦謂民事爲不甚急民知吏之厭事則武斷者得以兼并
於下其外方縣道去州遙遠處有民訟久往往因而科罰如爭田
則以伏辨認錢爭婚則以財聘已價甚者得理之人亦使納錢而去
歸貿喜錢如此是民安得有訟臣願戒部使者長吏加意民訟而
嚴戢科罰此亦富民之一端也今大郡迎一帥守舖官舍戢舟車應
寵用及吏卒借請贊費萬緡送還亦如之本有遣改又當到行營無
以一郡而失萬緡幾如是財不困至於嗜進之吏耗公帑以事交結
又不在數中臣願精選其人使得識任而無數易此亦富民之一端
也昔漢之法古所以懲貪吏懸後世蓋照用之吏或專恃此爲徼日

夜察民有財產者傳致以罪而没入之以供無藝之費世亦因指以
爲能吏夫陷罪盡室流散甚不稱天子惠庶民之意臣願且懲其
尤者強盜竊藏及受財故出入死罪之吏與盜官物罪至死者責爲
戶盡可餘可且計贓責償毋一槩籍没此亦富民之一端也田畝所
納州縣有定數則民易知今外郡或將布帛丈尺綿麥多寡使吏胥得
逐歲改更號爲和糴大率歲有增而無損至於受納來斛或還作納
剋之吏又以蓋籍及錢物誘其多取皆不應法臣願察州郡有特納
數之歲吏以歲籍數藏之中立爲定數務要使民蓋中減加耗之家
此亦富民之一端也臣愚不習爲吏惟陛下洞見民隱遥運聖國加
民不擾之吏使以類求之務廣上恩陛下方將嘉黃奔之隆名享天
人之協助亦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哉

願又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申嚴舊制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具民

間利病五件聞奏臣一介庸陋嘗思易守謹條具五事如後
一臣所領鄂州地勢要害實荆襄之肘腋吳楚之腰膂淮南江西
爲其應背四通五達古來用武之地而本州城壁固陋未立藏
在守大深以爲虞夫鄂州北之路邊州軍雖稍近裏有大江之
蔽然自州向東數十里江之下流有地名陽羅洑者去此絶
三百九十里皆平坦之地輕騎可一二日而至臣以爲此非所
郡也而舊城徒有堆阜蹊隧交於其上說者但見蕪棘所宅便
謂且當以兵爲險不知禁旅之屯不專爲此昨來邊境有事鄂
州御前諸軍悉皆起發惟留水軍數千人其後復抽去以往當
此之時但使湖南江西或有遺寇可爲寒心臣聞古之守禦者
不問內外惟兵與口兵財兩在乃當保聚若有城而無民有民
而無財有城而無兵徒稍加費何補於事今鄂州在城內然生

齒繁盛。六道財計之所給。七萃營屯之所聚。誠得而城之。不惟
保此戶口兵財。四圍亦可恃以爲固。然勞人費財。論事者之所
憚。臣之愚以爲向來每難於興役者。緣多先爲期限。興功倉卒。
官吏進則希賞。退則懼罪。故功不堅緻。虛費民力。若預賜民費。
歲築若干。要以數年。可以集事。異時井救。或有進發。前有事爲
之功。進無反顧之慮。人心奮。功力自倍。臣聞諸侯設險以蕃王
室。營壘早備。先在修城。臣非好勞而惡逸。願觀見利害。非他郡
比。受恩深厚。置而言之。惟明主裁擇。

一臣聞導民之務。莫如更穀。在朝廷表而出之。則人情益勸。竊見
民間所因缺食。以田產從人貿易。願得穀米以濟饑歲。從來歲
事既復。多訴稱元典賣非見錢。有司拘文。往往使用准折之價
奪田還之。臣以爲在法有利債負准折價錢者。謂累積虛利折
彼良田。故爲立禁。若有實錢相貼。猶應准數還之。其穀米雖非
見錢。然當歲之艱。或持錢不得穀。錢穀相權。未知孰重。稍值豐
歲。一聽奪還。臣恐從今以往。曾不復贍人矣。願下有司酌立中
制。其因歉歲以產業貿易口食者。得比見錢。書其直于契約。而
有司察其估之過其者。雖非經常之制。庶幾緩急有無相通。濟
人窘闕。

一臣竊惟鄂州當走集之地。兵民錯居。商旅輻湊。以臣愚見。惟在
鎮撫安靖。而時發捕其尤無良者。天威所臨。境內安帖。惟是諸
州配隸強盜究惡偷命之人。來者猥多。所宜留意契勘。本州牢
城指揮。舊以四百人爲額。臣到官之初。已有六百餘人。見今諸
州配來源源不已。又舊來遇有逃死。上下相蒙。更不開落。四方
逋逃。隨頂名字。以此致得其來滋長益僞。臣今逐時開落。少損

外來頂名之弊。惟是并邑諸樣既多。有歸正。又時發下過淮盜
馬之人。前來拘管。皆州郡所宜毅察。臣欲乞下有司。今且裁教
諸郡仕配前來。候將來開落及元額四百人之數。從本州申明
漸次配隸前來。此亦預省姦究。綏靜遐邇之一端也。

一臣竊以重湖之外。舊多曠土。非謂來者不願開耕。只緣舊請佃
人包占過多。既不能編耕。遇有剗請。輒稱已耕熟田。不容請佃
檢稅定奪。紛然不已。又當官者各持所見。或欲招徠新民。或欲
存恤舊戶。自非精見地段。難得整齊。臣欲令民間因時之隙。各
於自己田土。標立界至。歲時遣官檢視。連歲不耕。即許剗請。又
所納官物。皆仰於鈔書上明聲說係納所佃某處稅物。以相參
檢。又在法有酬價之。佃之文其或因事到官者。有司覺所占猥
多。斟量價數。減與來者。庶以歲月不擾而定。庶使新民共盡地
利。

一臣竊以古稱良賤。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
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饑寒。或遭誘略。因此終身爲
賤。誠可矜憐。臣昨亦被旨權贛州日。捕治土人往廣南鹽子者。
其間往往併掠幼小。兒以來。臣今假守鄂州。又見民間所須僮
奴。多籍江西販到。其小者或纔十歲。左右既離地頭。無復譏察。
官吏不問。或乃計口收其稅錢。歲時竊恭臺臺不已。臣嘗竊正
其罪。遣諭估合給與路費。牒元來州縣送還其家。竊慮諸處似
此者多。謂宜使民間有遭誘略者。皆因都保自言於官。官爲籍
記之。資追捕。可使還爲平民。復見父母。在法雇人爲婢。限止十
年。其限內轉雇者。年限價錢各應通計。目今適相稱習。皆隱落
元雇之由。作本家自賣。別起年限。多取價錢。曠閱年深。遂無

秋致謂宜自今轉庄者皆明書未歷乎約庶乎限價錢可以減
計有不如今年人及買主坐之價錢沒官庄者逃使庶使無
踐還良稍有期日及時婚嫁不失人道於以傷上累我和氣今
聖世所不宜忍也

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浩上奏曰臣恭惟皇帝陛下仁義之治與
於二帝孝倫之德冠於百王而臨莅天下垂二十載恢復之圖尚未
如欲臣身為老臣豈不同此一念竊伏思之周宣中興復古之詩謂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議者分為二事臣獨謂修政事所以攘夷狄使
吾政事修明夷狄望風知畏六月之師所以能成功也此意漢宣帝
得之累見單于稟義稱首稱藩臣願陛下精思熟慮於政事益加修
焉則夷狄懷德畏威罔不率俾周宣之克復境土漢宣之功光祖宗
不難至矣臣今去國歸田追念輔佐之日淺政事中有欲為未盡八

事敢為陛下言之伏望聖慈察臣愛君之心擇賜采擇而力行之臣
苟未先朝露尚得見陛下光明焜赫以成恢復之功高蹤周漢二君
實不勝天下幸甚

陸九淵上奏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詰難
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
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
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
可責太宗使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
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
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其後稷契君良協力宿儲外戶不閉
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
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過太宗然不為難而臣

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讎恥未復生聚教訓之
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雖雖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間與造請乞憐之
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
恐因循玩習之久盡夢淺貴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
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
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斯見無愧於唐虞之
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

九淵又上奏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書竊
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
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
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其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
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

下此志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宣其治功之不立日月愈
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淵無釋風雲而既無
校枝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
豈惟今天下之幸亦古有光矣

九淵又上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
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趣向立規模不待積累
此則所謂可立至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
公復生亦不能一旦如其意惟其趣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
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也至之時日就則應
此立至之驗也大舜周公不能一日而為大變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
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知其非然或者明
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懥為變更其初而敗往往甚於前日

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韲。因噎廢食者也。自
秦漢以來。治道厖雜。而甘心懷襲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
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猶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知堅言
事體遠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真終不復
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路
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
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為
陛下誦之。

九淵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
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唐德宗親擇吏宰畿甸。柳
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
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天

下未覩康寧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皐陶周公。奈何
毀與之論適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今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
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覆。互相
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蔽姦伏慝。使人不可致
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居於隔絶。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
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
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
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
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

衛涇對策曰。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並隆五三。不自神聖。謙沖遜抑。
親屈帝尊。延見多士。訪以古今之治道。當世之急務。陛下豈以草茅

之言為可用哉。然自陛下即位以來。六策多士。所以與之諮詢治道
亦不一矣。亦嘗採其所言見之施行而有補於治者乎。抑草茅之士
華文少實。不當於理。而不足以措之事業乎。抑亦臨軒賜問。姑循祖
宗之故實。而不要之於用也。夫科目之興。始自西漢。而賢良之策。亦
有時而措之用者。載諸史冊。炳然可觀。況陛下捨己從人。如大舜。不
矜不伐。如大禹。廣覽兼聽。旁擇下之幽隱。開心見誠。以來天下之
讜言。將與海內共臻至治。夫豈崇尚虛文。不究實用。徒應故事而已
哉。雖然。君聽存乎廣大。臣言貴於切近。以陛下好問之勤。銳治之切。
而徒泛為之辭。以娛觀聽。非臣之所學也。臣聞成天下之治者。因循
於敗作。救壞弊之政者。患於因循。改作之患。主於輕擾。作事而因
循之弊。將有委靡不振之憂。二者皆非所以為治。而因時制宜。則治
道之所不廢也。昔漢武帝以雄材大略之資。即位之初。修然不滿漢

家之意。嘉唐虞樂商周之言。屢形詔策。董仲舒待問廣廷。勸帝以
更化善治。卒之武帝紛更制度。日不暇給。而一時之治。駸駸愈不如
古。豈仲舒之言有以誤之耶。終日變易法令。而不出於簿書期會之
間。正非仲舒所以奉本於帝之意也。知仲舒之更化不在簿書期會
之末。則知仲舒有救弊之意。無變道之實。識古今不易之常理。從是
而加之意焉。則以之振起治功。掃除積弊。躋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
如聖衷之所問。誠無難者。又豈在於變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詩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陛下亦悟於斯而已矣。謹昧死上對。臣伏讀
聖策曰。蓋聞道者適治之路。傳萬世而無弊者也。仁義禮樂。皆其具
也。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也。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實
用此道也。臣有以見陛下探治道之本原。而知帝王之為同條共貫
也。臣聞道無精粗。治有詳略。本末不可以偏廢。而闔闢變化之用。則

固有所主宰也。是故上原之所自。則不外乎一心之微。而治具之在
天下。亦不可一日廢。此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固不外
乎此道者。然精一執中之妙。密相授受於心傳之際。而皇極之敘。九
疇之旨。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講切者。豈惟繁文末節之是務。而庶績
之興。九功之叙。水土之平。禮樂庶事之備。固其形見之末致。而斷追
之本。應固當求之於精微之運。誠不外乎中之一辭而已。不然。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不能捨仁義禮樂紀綱法度以治天下。而繁文末節。
後世固欲持此以治天下不可勝窮之變。則亦無其為矣。然則帝王
之治。固不難致。亦惟擇其本而不廢其末。舉其全而不弱於偏。求其
所以致治之實用。而不惟繁文末節之是徇。則古今一天下也。而豈
有異道哉。臣伏讀聖策曰。朕膺先天之命。承祖宗之緒。思所以闡文
謨而揚武烈者。二十有三年矣。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夜祗懼。其欲

道業。故博延豪英。諮以當世之務。子大夫造廷待問。必有蘊而發策
者。臣有以見陛下念付託之至重。思宵旰之愈勤。冀治道之益進也。
已以問承學之臣。將以講明濟時之術也。顧臣微陋。何以塞明問。且
聞天下非治效不進之可憂。而人情安於苟且因循之可畏。以陛下
勤政願治之誠。遠越前古。唐虞三代之治。疑若庶乎可致。而二十三
年于茲。計未見效實未之聞者。是安可不求其故耶。毋亦願治之心
雖切。濟時之術實昧。士大夫安於苟且以為成習。而天下為事有不
得其平耶。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始。銳於為治。念版圖之未復。憤胡虜
之未殄。慨然奮發。將一掃而清之。一旦起故老於廢棄之中。擢將相
於傳實之列。畀之大任。責以成功。而徒肆大言。習為疑詐。玩歲愒日。
無補事功。比比負責而去。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亦自是少弛矣。故夫
前日之治。傷於太急。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緩。惟其急欲之速效。雖
謾之使。得以肆其欺罔。黠取陛下爵祿而去。惟其習於綏緩。故庸常
瑣瑣之流。得以偷安固位。自為保持之計。上下苟且。莫肯任責。而治
效之不進。風俗日以壞。士氣日以弱。民生日以困。刑罰日以峻。徒為
九重之隱憂。而不思所以救弊之術者。備是而不之反。則天下之患。
殆將有出於意慮之外。而何治功之可成。臣願陛下思所以濟治之
術。革人情於積弊之餘。正紀綱。明賞罰。毋徒徇於虛名。而必責之實
用。則今日苟且之俗。將易而為鞭率趨功之臣。則天下之治。有所不
為。為無不成。惟陛下所念。臣伏讀聖策曰。且唐虞之盛。固未易議。
至若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皆綿世歷年。不能無弊。豈道有
升降。致有損益而然歟。抑為治之具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想唐
虞至治之極。致三代治尚之備。圖惟厥中。以為救弊之術也。臣聞三
代之治。本於一道。道之所在。初無處盡之義。而救偏補弊。特其措治

之術。由於時變之推移。而生於人情不可已者也。唐虞之盛。忠質文
之名未立也。而忠質文未始不為用。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
於文。此其世變之使然。有不容禁。則周人之處此。若其極弊不可為
之世矣。自常情觀之。必將厭夫曲而務闊疎。棄文采而尚朴素。以求
還上古之無事也。然周之君方且務為繁縟之典。凡可以管攝人心
而隄防風俗者。纖悉備具。是豈好為多事。而繁文末節。如後世之紛
紛也哉。彼其損益之相因。無非因人情之所繫。而維持設施之術。固
有出於法度紀綱之外。此泰和之致。所以並稱於唐虞。而殞文轉其
皆足以起當世之治。使周之子孫世守而勿失。則千萬世長在可也。
而何弊之可言。陛下之策。亦即其所以救弊之術。原其所以為人情之
慮者。略其異而反其同。則唐虞三代之治。亦在陛下運用而已矣。豈
必拘於形迹之末哉。臣伏讀聖策曰。今朕正心誠意。謹道之用。必以

格物而士風猶未一也。致本抑末業而禮教將以范民而俗化猶未醇也。夫士風之不美。以其無所化也。今陛下以正心誠意之學將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而士風之未一。得毋以承末吸之弊。而源或未之正乎。夫俗化之不善。以其不知教也。今陛下敦本業而抑末作。崇禮教而設防範。而俗化之未醇。得毋以流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乎。臣聞古之士也。上下相待以忠其美。後之士皆上下相勝以致其害。夫仁義道德之本。孝悌忠信之實。古人之所以脩於鄉黨義於庠序。以為吾之所當為。初非所覬於上。而官爵祿位之設。乃為報那之養。古人所以用於朝廷之上者。亦以為待天下士。而非有私於下。故士知脩於家以待上之舉。上取天士以為天下之用。上之所待其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輕。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因其宜也。後世則不然。上設其官爵祿以待士之來。而士亦曾且

脩飾以有所要於上。士懼其無以自售。則巧取倖進不顧得喪而上亦懼其進之濫。則多為之防以絕其求。此後世之通患。而極之今日則尤甚矣。冒進之習滋。廉恥之道喪。苟倖徫於一得。則孰恤辱而不知畏。天下固未始無卓然特立之士也。而以一眚之瑕而絕其無令之養。以一人之失。而疑及天下之士。則亦日流於薄惡而已矣。而何憾於士風之不美哉。臣故曰承末流之弊而源未之正也。臣聞古之治天下者。將以定民志。後之治天下者。將以便民情。古者上自天子而達之於民。富貴貧賤之不相侔。則服食器用之間。截然等級之有辨。古人非固為是無益之文也。防閑之不素。則情偽之相蒙。驕奢之不戢而弊將有不可勝言。深為之節。嚴為之限。故民志一定而分守自明。彼其趨向之一。而風俗之厚。亦其理也。後世則不然。舉聖人所以檢押人心者。一切惟人情之便。而倫風薄俗亦復蕩然於法制之

外。富商大賈得以交通王侯。而鄉曲豪右無別於貴近。自後宮有所由是而效之。今日則殆將不止於是。以者車服上僭宮闈。家室略擬都邑。輦轂之下。四方之所觀瞻。而此風益熾。上下恬然相視。不以為怪則亦曰流於無節而已矣。而何怪於俗化之未醇歟。臣故曰俗之漸漬者深而制度之不嚴也。臣伏讀聖策以義不勝利。何以厚民之生。刑不勝奸。何以防民之偽。夫率民以義。則義之所在。而利固存于其中。則民心之知禮義者可以厚其生也。而義或不勝乎利。得毋以義利二不能兩立。而趨於利。則或違其義乎。夫防民以刑。則刑者之奉可以不試而民服也。而刑或不勝乎奸。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未以勝民。則奸軌益不勝其多乎。臣聞古者先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後世不知養民。不知教民。一於治之而已耳。夫日用飲食之源。流婚喪祭之具。聖人初非舉手以予民也。為之立其官師。制其田里。又教之

以君臣上下之大倫。民既知教而民生益厚。故民樂出其力以供上之用。亦不以為勞我而且厲我也。後世教養斯民之事盡弗之講。民生之用。皆民之所自為。而上之人又從而征斂困苦之。今日之民。其無聊賴甚矣。而何義之能知。山澤之饒。舟車之算。香茶酒之權。凡桑孔輩所以籠天下之利者。無不悉為常賦。有限復令先割告盡既蠲復令則能。凡陸贄所以進諫於唐德宗者。無不盡用。陛下加意元元。勤恤民隱。形於詔旨。無非以寬民力厚民生為言。而守令之不奉行。徒亦文具而已。水旱有減放之令。而督促如故。歲又有蠲除之稅而追催猶故。所謂禾稼如雲。問之父老。皆有憂色。曰豐年不如凶年。而況水旱相仍。當無虛歲。上下迫蹙如此。欲民生之厚。其可得哉。臣聞古之制刑也。所以厚民俗。後之制刑者。所以罔民利而已耳。夫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制刑。則蓋為夫不孝不友不睦不婣者是禁。而不齊

之利無不死以予民而成爲之限範。盖亦禁其末作之爲害。而抑奪民利以自殖也。後世不明聖人制刑之意。而禁網之密。縣章之具。無非與民爭利。而茶鹽之商販。酒権之私酤。莫之不貸。鐵惹之必對刑禁之所加。而科罰又從而重困之。今日之刑。其冤濫亦甚矣。而其僞之能防。故刑不足以勝姦。則姦軌之習滋熾。聚於山澤者爲盜賊之藪。而刑餘之衆。不得與齊民齒者。亦將流而爲盜。陛下廣覆宇內遠近如一。通商販之禁。寬酒権之征。雖見於比年之詔。而有司護目國用之所須。無得以辭其責。故上有仁心。而下不被其澤。有寬恤之美名。而無寬恤之實。意所謂困民以爲利。誘民以爲姦。不反其本。而徒治其末。欲姦軌之息。其可得耶。臣伏讀聖策曰。意者仁義禮樂之用與天紀綱法度所以維持治具者。非耶。何視古之有愧也。誠如陛下所言。則信知後世之治。所以不如古矣。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

以古對。陛下果有意於古也。盖亦稽唐虞至治之原。參三代致治之政。一政令之來。純乎古。一設施之不合乎古者。振起而更張之。以作天下苟且因循之習。以起天下趨事赴功之心。則以之美士風。善俗化。厚民生。去民僞。亦惟唐以歲月無不可矣。不然。陛下徒有慕古之名。而無師古之實。則今日之群臣者。徒爲故事。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亦虛文而已。是將奚益。臣伏讀聖策曰。伊欲道與世興。風移俗易士相與誠仁義。蹈名節。而不騖紛華之虛文。民相與興禮遜。趨本業而不溺奢侈之末習。八政修而食貨足。七教明而獄訟息。臣愚以爲世有先後。道無異同。由本原之所自出而觀之。雖千載猶一日。唐虞三代。即斯道以爲治。既有以措天下於無爲之域。況陛下心傳之妙得於授受之餘。則於之事業。移風易俗。誠無難者。若夫士相與誠仁義。蹈名節。而不騖紛華之虛文。臣以爲莫若有以正人心。民相與敦

本業。興禮遜。而不溺奢侈之末習。臣以爲莫若有以定紀制。夫禮義者。人心之所同。惟其利害得失之心日勝。是以忘純篤實之意日亡。是固科舉之法。有以壞天下之心術也。今陛下徒曰嚴法禁。謹陞陟足以書士風之習。臣以爲無以善人之心。則未見徒法之可以自行也。夫科舉之法。後世既以取之。天下之人。付而天下之人材亦輻輳於科舉之內。既取之於未用之初。盡亦擇之於既用之後。庶之以教化本原而示之以趨向之所在。貪濁者黜之。廉介者用之。奔競者抑之。靖退者進之。推直言以來諫諍。伸士氣以通下情。若是。則曰士風之不美。臣未之信也。夫禮制。固有一定之紀。人惟防範之既嚴。故僭於奢靡而莫知限節。是故民心之無常。亦上之人無以得節之過也。今陛下徒曰躬節儉。務朴素。足以先天下之俗。臣以爲躬行之雖至而禮制不明。未見徒善之足以有爲也。夫經制之不立。古人以爲正

風俗之本。則人心之無厭者。向代目前之使也。今爲之定其經制。上而乘輿之服御。固有其度。降而公卿。又降而士庶。冠昏喪祭之節。宮室器用之制。嚴爲限量。設爲科條。踰者有禁。斷於必行。貧弱者無所歆艶。而豪右無所矜。衆庶貴賤無所用之。則民志定而爭端息。無甚富之民。則亦無甚貧之民。無甚侈之家。則亦無甚弊之家。人心有常。風俗歸厚。若是而習俗之未醇。臣未之信也。厚民之生。則莫若謹節用之策。省民之刑。則莫若謹按察之使。今日之利源竭矣。不可復興矣。無已則有節用之説乎。節用固多術也。最者國當限宮觀之費。而宮觀之除。濫予僧徒也。國當省冗費之數。而冗差之恩賞。授循吉士佞事之賜。得無有過度者乎。窮餓老弱之兵。得無有坐糜廩食者乎。節之於彼。而又節之於此。則民生之厚。庶乎其有自矣。今日之刑濫矣。不可以復峻矣。盖亦謹按察之官。而使之加意乎。命官非不謹也。州

縣之間責成案於吾吏而長吏不以為意付簿書於獄卒而獄官慢
不知情郡刺史足跡嘗一至於圜土之門若監司之按行又能盡得
於一見之頃乎謹之於彼而復謹之於此則好生之德庶乎其洽民
矣捨是而曰八政脩而食貨自足七教明而獄訟自息臣恐未免於
揚遏抹焚之弊也臣不佞陛下召至詞廷賜之清問而臣以吏化為
陛下獻次願陛下正人心以美士風定經制以善民俗次願陛下節
財用以厚民生謹按察以肅刑罰以為吏化之說謹復為陛下終始
言之臣觀藝祖皇帝為天下除大殘賊更生民兵不血刃而天下歸戴
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繇賦之苛一以仁厚為本大抵兵以不殺
為武刑以不用為盛財以不貴為饒人以不作聰明為質此其立國
之本意而列聖守之以為家法者也仁宗慶曆間承平既久一時事
類少弛仁宗一旦振起之不過於增課責成任子展磨勘一二節

目之矣殊而大體卒不改易故嘉祐之治振古無及社稷長遠然也
積之由此道也臣以吏化為獻亦豈勸陛下以變更祖宗之法度哉
士大夫之論所當從而振作之王業之偏安者思有以規恢而廣大
之為事之積廢者思有以作新而奮厲之而不失祖宗立國之本意
則士風之日美民俗之日醇民生之厚而刑罰之清固有不期而然
矣聖業所謂措國如唐虞幾乎跨三五之隆而無忘質文偏勝之弊
其業捨此將安在耶陛下復業之於終因熟之復之詳著于篇厭持
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咨訪之意甚動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臣
不虞愚賤切有拳拳憂國愛君之志一旦得奉清光條當世之弊陛
下所以問臣者固已略陳於前矣天下大體之所繫而國家安危理
亂之所從出者雖聖策之所不及而臣妄私有懷不吐上負陛下詳
延之意敢為陛下畢言之臣聞宰相者朝廷之股肱也臺諫者朝廷

之耳目也非有知人之明不足以進賢退不肖非有碩德重望不足
以鎮撫夷狄非有不窮之才不足以贊萬機之務擇相而任之者不
可以不謹也非有公忠之操不足以排擊姦回非有剛強之守不足
以肅清班列非有高明之見不足以裨益冕旒擇臺諫而付之者不
可以不審也而曰以其久任而姑以遷之拿其無過而因以任之則
何以稱其具瞻之望糾邪罔之功尋求州縣之下吏搜索錢穀之細
務姑以應故事而朝廷之闕失國家之大議有不敢言則何以通幽
隱之情輔聖明之德臣願陛下委任擇用之際詳擇而審處之
當勿復用用之當勿復疑必有以盡其才然後可也陛下重惜名器
必無濫予之覆然技術藝能之賤或充斥於射路而官被非泛之恩
或不厭於公言可不有以節之乎陛下親近儔臣必無偏信之失然
是非毀譽之說或間出於細微而士大夫結托之私或鼓擾於權要

可不有以抑之乎陛下誠於是而留聽焉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
用臺諫以重其耳目之風惜名器以勵天下戒偏信以示至公則兩
以累臣四者之弊特不過於事為之末非聖明之所慮也臣是以敢
爲之末論次其大者以為陛下獻若乃辨績政實以為有學殿諸言
語以為清新臣不惟不敢亦不暇惟陛下赦其狂僭而錄其區區臣
無任昧死臣謹對

袁說友上言曰臣仰惟陛下踐祚以來虛心受人廣覽兼聽如堯之
請問下民舜之舍己從人禹之拜昌言湯之從諫弗咈殆無以過此
者委任大臣深得垂拱仰成之體咨謀臣下無愧詢于芻蕘之風仁
心仁聞出於天質好書好賢根乎至性本朝蘇軾嘗曰有君如此其
肯負之今臣下委質或時際遇明主真千載一時之遇倘不能以忠
言嘉謨唯諾至尊仰副陛下虛心願治之意則是有負陛下豈特天

北鬼神得以誅之而已臣竊惟今日之事外若不足憂而內實可憂者其最大者有二曰兵與民是已民力日困凡士農工商無一而不貧乏者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百姓外困於征輸內困於衣食仰事俯育一無可恃時平無事未見其害或有水旱之災兵革之因民力單弱國無憑藉變故百出不可復舉豈不少思於閒暇之時哉軍政日隳凡伍符尺籍其可用者十無一二故家宿將零落已盡於裨將常壞人無鬪心軍士飢寒十户九怨上下相蒙恬不遠慮將帥驕惰若哉縮首一有緩急兵窮無幾將弱無策安危之機非意可料豈不少思於無事之日哉陛下虛己任人有言必聽臣下不於此時爲陛下殫智畫慮畢精竭神思其爲策亦有可行者以急先於兵民之務使民力寬裕邦本得以植立軍政修明緩急可以恃賴此時而不爲是無時而可爲也臣愚欲望陛下先以民力軍政爲重下臣所奏令侍

從臺諫御史郎官卿監二司各以聞見凡寬民力修軍政害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意畢陳求其確然可行之策毋爲甚高難行之論又令必可施行而必有補於二者不計項目多寡詳悉奏陳其修軍政一項併令三衙帥臣條具並各限一月奏聞然後下之宰執大臣揆其必可行有補於二者於清閒之燕從容數奏而施行之毋貪近效毋憚小勞毋徒博言使民力以寬軍政以修時平無事則外內無患或有緩急有民可恃有兵可役相與維持憑藉無一而不可爲也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營惶懼之至

說友又上言曰臣聞復古有道得天斯復古矣得天有道得民斯得天矣仰惟陛下憂勤萬幾規摹大度衷當所思集大勳而宵旰計見勤始未什一是豈終不可爲哉臣嘗觀自古立大事者必先於得民民心既得天意自順天之所與雖弱必强天之所違雖順必逆天不可以智得而所以得天者實自斯民始三代天下漢唐之初大業哉在方冊其道可考又豈待臣一一而縷舉哉是故民力裕則民心自得民心得則天意自悅天意悅則年穀自成年穀成則上下自足上下足則富國彊兵惟所欲爲無不如志此自然之理必至之効如形聲之相應枹鼓之相隨確乎其不能易也陛下臨御以來焦勞愛民弗替朝夕陰陽一有愆伏則謀釋囚繫如捨飢溺臣察一有奏陳則旋即施行常若不及近以荒而賑給因水旱以蠲租陛下之於民可謂無負矣然州縣之閒多有視詔令爲虛文指生財爲政事誣指充爲羨贓拈羨餘爲己功習熟見聞恬不知畏可以上負陛下德意者曰以滋甚臣請得而粗言之夫聚人以財國所當務也然陛下豈欲使之朘民膏血以媚公上哉上供之外朝廷初未嘗一毫有取也凡今爲州郡者多立名色巧爲征斂屬邑之一萬命官量覆必欲使

之出剩本州受納不問多寡必倍數而可交又有胥吏無窮之須至錄座官之貨終歲勤動僅足官輸反顧所儲已如懸磬而又應爲稅目征取百端雖民間日用之物僅及數金悉皆收稅間有科稅典賣數納收金斂暴有征蔬菜有稅民間昏姻喪葬市酒鋪餅不遠其累而取利屑椎髓民心戚然外以爲旁苴橫貴之資不一而足內以供谿壑無厭之欲以遂己私若民間之詞訴官吏之能否一切漫不加問蓋有越月而不一聽訟者彼謂府庫之積方盛可以媚陛下之寵祿曾不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豈爲朝廷之福哉此州郡之害民未能盡免也郡欲生財也則取之縣縣欲生財也則取之民上下相迫勢必至此凡今爲邑者惟州郡之欲出剩也則納苗之耗一歲一增今固有小户一斛而兩倍苗耗者矣惟州郡之欲折帛析綿也則增益之兩以爲耗綿今固有和買稅絹綿耗視未耗者矣惟州郡之

欲和糴也。則不以多寡科抑人。凡今間有納三石而得一石之直者矣。攫州郡之欲催欠也。則合零就整。增益數日。今固有以零合爲零斗。以零分爲零尺者矣。又有無名之求。與修之役。科罰里正。抑勒鄉民。其名苛細。詎可縷舉。官吏侵漁爲得計。百姓赴訴而無路。此縣道之害民未能盡免也。而刺史澄拔一道。尤陛下之所寄耳目而導德意者。今也不然。凡遇到任。必首遣屬官遍行諸郡。剗刷錢物。通爲數目。責令供認。所至苛取。一間名色。悉歸本司。州郡不堪其誅。旋即取之縣道。上令下應。殃及於民。已然之欠。復征未辦之輸。預納私行科折。以取贏餘。譬之心腹病於內。以手足耳目欲其自佚於外。不可得此監司之害民未能盡免也。商賈之稅。各有定制。諸司分隸。亦皆有則。若取之以道。商賈復何病哉。今州縣間謂之稅場者。苛取細征。私立稅額。固有貫千金之貨而稅五百金者。有止及百金而過取其半

者。有士夫經由而權其稅直者。有不五十里而兩爲摑稅者。雖累亦取。如被寇攘村落之間。強弱相凌。或溺於死。朝廷豈得而盡知哉。此徒以買販爲生。非此無以自活。而官司重稅。進退不容。等輩怨苦。道於行路。此稅務之害民未能盡免也。向者陛下軫念郡邑。加惠小民命臨安出公帑以償諸行之直。至今小民及此。手必加額。然臨安非它郡比。雖一日之間所須。罔已自出。稍積歲月。其擾諸肆。又甚於昔時。況年來土木之役。接踵而起。則迭興禮相繼舉行。凡所須求。莫非臨安辦集。其間所用百物。悉科鋪戶。皆千百計。往往未酬一。小民僅有儲偫。一旦官司直取。略不敢以伸氣。生理零落。職在此。夫京邑四方之根本也。今無故使諸行日益窮困。波以寒餓。恐非陛下加惠京邑之意。此臨安之擾民未能盡免也。凡此五條。亦姑舉其大略。臣亦安得而備言哉。竊惟陛下方以大有爲之志。慨念中原。力圖復古。

而臣乃以愛民迂緩之說以獻。何蓋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則雖少康之一旅。光武之八千。天將予之以機會矣。臣伏讀太上皇帝聖政。嘗欲罷月樁錢。爾輔臣曰。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失業則流爲盜賊矣。大哉王言。真陛下之家法。臣願陛下洞照古昔興衰之理。仰則先皇愛民之訓。深惟川蜀民之久。力行仁政。以德人心。務寬民力。以從天意。今州縣之間。已皆安於措斂。非陛下赫然大警有以號召而勸沮之。則又不過爲虛文耳。臣愚欲望陛下函發德音備及年來州縣害民之意。如臣前所陳者。播告天下。既可令守銀刑詳覆而申戒之。且言自今一以愛民爲功。以言羨餘爲罪戒州縣少變舊習。亦使中外百姓知陛下本不敢少忘如此。仍乞明賜詔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各以當今何事爲及民何事爲害民。條具可行者奏上。陛下與大臣詳觀其說。言有可采。不以異議而見廢。苟

有非得不爲已行而悍改。如此則民心得於下。天意悅於上。未有得乎民不得乎天。得乎天不能復古者也。孔子論歸史之信而先之以和無寡安無傾。孟子論戰必勝而首歸於人和。孔孟之言。陛下所讀本朝蘇軾作思治論。謂能從衆可以北取契丹。呂公著上嗣政疏。首姓安定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惟陛下不以臣言爲緩不切。寔天下幸甚。

楊萬里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於神。故其威不測。神行於威。故其神不狎。蓋天子以一身立天下之上。其力爲至孤。至孤而不失其要則治。而興否則亂而已。其勢爲至危。然以至孤之力而天下附焉。以至危之勢而天下揮焉。附焉則不敢悖焉則不抗。不敢故孫者深。不抗故危者安。孤特爲強而危反爲安。則神與威在焉故也。神去則天下離之矣。威脫則天下抗之矣。

天下離與抗。而後孤危之形始見。聖人之神與威獨可頃刻而去
之而不執而留之哉。然則其執為神執為威。聞之曰。表無害於裏。
裏非表則不存。右無害於左。左非右則不全。物固有睽而合殊而
同。二而一者。是故淵非龍也。而龍之神在於淵。山非虎也。而虎之威
在於山。何也。龍不淵而陸。虎不山而狎。則龍虎之神與威不在龍虎
而在童子之尺箠矣。故龍不可離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
離於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然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下。下
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於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故柄以明用
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賞罰之可
否。此皆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
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己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
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嘗則欺

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非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
上而審其盛。是謂嘗。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强之以
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
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
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剖然出於其所嘗之外。而卑豈不
墮於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明者威
上有焉。一人之明。以合天下之明。合天下之明以為一人之明者天
下之公明也。以一人之明。廢天下之明者。一人之私明也。古之君有
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為
為公。不罰天下之所聞實。而不實天下之所聞罰。訪而陰求。衆問
而獨決。顯詢而不陰求。則喜不召矣。衆問而獨決。則聞者不欺而欺
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審誅之。則明一用而天

下不以為察。故曰明用以公。昔者有為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
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
從生也。明則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恃者以明出於己為矜。而以明出
於人為嫌。嫌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於人
為嫌。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
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
可謂不移於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
於前而移於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一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於公。
則親暱小人得以使之於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
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於左右也。非謀之於諸大夫也。
非謀之於國人也。豈天子偏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
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

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
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竊其柄也。其初
不積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
春秋傳曰。捨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王語無以禦士。嫉莊士。偏聽
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於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
徵所以言於唐。少師亂隋。子常弒陳。祿產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漢
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
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
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於人而暗於己也。臣
願聖天子以古而察於今。蓋當石顯王鳳衆盛王叔文用事之日
元老大臣之廢退蓋有出其意者矣。噫。邪小人與夫戚里佞倖。蓋有
介其謹而至牢相倚援固結而不解者矣。蓋有忠臣義士排之不勝

而反被其禍者矣。此八字之柄，所自移而天下之亂亡所自出者也。陛下聖學高明，洞視萬古，顧之至此。以爲是耶非耶。盡於燕閒之餘，思漢唐季小之禍，而以此數事，默觀而深省焉。今日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察之察之，又重察之。遠邪枉而親正士，則自宰執至於侍從、臺諫、館閣之臣，孰非聖天子之腹心耳目哉。政事也，人才也，號令也，賞罰也，疑焉則以問之，是焉則以行之，非焉則以詰之，欺焉則以罪之，不一技不衆遺，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昧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爲慮必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情。

萬里又奏曰：臣聞爲國者莫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立也不固，而其應之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

而戰鬪之日常不加少。戰鬪之日多，故居者負擔以立，田者賦兵以耕，而守者被介胄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明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然則冬也者，歲之暇也歟。雖然，爲國者患無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禍人之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爲眞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王，大夫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恥也。輸以如貢，寶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恥，故有

以復其所大恥；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恥，恥之大也；小殺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恥，無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富，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叛者得以直，而吳國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且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蓋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北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而齊主恃周寇之小息，君臣一日取樂，一日放主一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而陳主恃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彼何能爲。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歸宇江者，亦旣，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卽位五年，於此

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畫慮者，惟是持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使不至，是猶謂之無暇哉。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畫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據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曰申明條法而已；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已。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否耶。抑亦深謀密議，天下不可得而見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知其必亂。王導謂

王述爲揚既吾昔聞未慣。君子是知江東之不振也。今日之施得
無與談常事。問未慣者類耶。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
如雲。萬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臣不知紀綱法度教化
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
則有畔。今欲治而從無畔岸。臣恐不權得矣。
萬里又奏曰。臣聞天下之不治。非起於莫之舉。常起於舉而莫之隨。
舉而莫之隨。則上之人自舉而自廢。一政之出。一令之行。十人聽而一
人不聽。宜未害政令之流行也。而政令之下。行未始不自一人不聽始。
夫何故。十人聽一人不聽。則十人者必觀於一人者。觀之者。試之也。試
觀以轉試。君以堅。而試十以一二。一者不聽。上不問。則十者之聽亦將
反而爲不聽。古之聖人必有以杜天下之觀。以弭天下之試。以齊乎天
下之聽。夫天下且相與觀而莫之見。試之而莫之測。則天下之聽安得

而不齊。天下之聽齊。則吾欲前而前。欲却而却。欲左而左。欲右而右。
惟吾之爲。無不隨者。當此之時。天子患不奉舉而大有爲。夫雖
哉察。今天子非無神聖英武之資。非無開中興起太平之志。然五年
之間。殊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求強而得弱。求治而不得治。此其病
安在哉。公卿大臣。後國而先家。先身而後君。莫肯積身以當天下之
大難。搢紳士大夫。中可乙否。各求其說之勝。而上之人不知所定。三
軍之士。天下之民。玩習於偷惰。雖作之而不起。令之而不從。是故天
子有其實而無其狀。有其號而無其應。一舉而天下不隨。則自罷而
已矣。此豈非中天下之觀。墮天下之試。而未有以致天下之齊故歟。
然則何以致天下之齊。將有以齊天下。必有以聳天下。將有以聳天
下。必有以變天下。小變則小聳。大變則大聳。小聳則小齊。大聳則大
齊。方今之新。乾坤之更運。動植之寧止。豈不可變哉。而一坐笑談未

竟之間。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攫者踴。伏者興。句者達。天地造化之
政令發於頃刻。而遍於四海。莫敢或玩而違之者。變而聳。聳而齊也。
於而不變焉。雖湯文武不能以爲治。湯繼夏。則變夏之政爲之
道也。武繼商。則變商。商之弊。湯之遺也。後之言治者。必曰不復三代
則不可。而湯也不復乎禹。而變禹氏之法。武不復湯。而變湯。是二聖人者。豈
捨彼之成。從我之臆者耶。變之者。復之也。湯變夏之政。而湯之治復
乎禹。武變商之政。而武之治復乎湯。非復而何。期於治。不期於變。
其要不卹其異。故湯武一變而天下聳然而更新。陛下繼光堯者
之緒。光堯而變光堯可乎。非變光堯之道。變其變之。且光堯嘗不
變其時治極而弊。亦將紹興之初。一變而純用元祐之政。以作天下
之倫。故風采凜然。至今使人興起。其後權臣柄朝。慕己既久。一旦赫
然獨奮。實收威令。以運朝廷之事。故破彊敵。攬權重。予出於一日之獨

斷。而天下不知其所自來。陛下即位五年。而未大治。則光堯之所以
變之之方。獨得而使也。武變必有要。要必有先。今之變其孰爲要孰
爲先。聞之曰。法不必行。不如無法。人不任責。不如無人。今天下之大
患不在於法之不備。而在於法之太繁。不在於賢人君子之不衆。而
在於人才之太多。何者。法備而不必行。人多而不任責。故也。莫若削本
日之事。欲一舉而變之。盡取判其法之繁。以必天下之從。一其人之
責。以開天下之適。而後天下可爲也。昔者唐虞象刑。而夏后肉辟三
千。漢高祖約法三章。而武帝增至三百五十九。夫以法之繁簡而較
其功。夏之治宜過乎虞。而高祖之治宜不及乎武帝。而乃不然。則法
果在於備乎。晉范文子有功而歸。則曰。郤克之教也。臣何力之有。至
庾亮敗於張曜。而商融言於陶侃曰。將軍爲此。非融所裁。周公召惟
王有成績。而琢武帳景之偶。蓋生於宋異也。異不職其咎。而使武帝

歸之時運。夫古之君子歸功於主將而後之君子歸過於主將。古之
君子歸功於其君而後之君子不任其過而使其君自任其過。人之
不肯任其責也如此。今也無歷代之患承列聖之制法不可謂不備
法備而不治則非不備之罪也。備而不必行之罪也。科舉任子之所
取。軍功之所奏。動以千計。才不可謂不多。才多而不治。則非不多之
罪也。多而不任責之罪也。臣何以知法備而不必行。請試言其
私鬻者其罪流。民之不畏法不若畜而習妖教者其罪死。夫罪至於
流與死亦為不重矣而鬻私茗不肉食者不止也。何也。有重法無重
刑。有重刑無重罪也。非無重罪也。不勝其重也。非不勝其重也。亦為
其衆也。衆則難於重。重則難於必。且夫以銖兩之茗易鍾力之利。則
執而誅之。豈於小民以貫不能自存。則絕肉味以求一勝之飽。討又
執而殺之。以情而言。君子亦有所必不忍者矣。必不忍之心生。則必

不行之法見。民見其法而不見其心。則曰上之法皆然也。法者天
下之具也。其具廣則其網弛。有急而求其後。其誰從之。臣何以知人
多而不任責。人之情固有所欲有所憚。宅清願而享豊厚者所欲也。
應紛擾而當危難。此其所憚也。天子者執天下之所欲以招天下。豈以
苟悅天下之私哉。猶之以所欲盡將屬之以所憚。而今之士大夫自
許以勇於所憚。以避其所欲。既得其所欲。則避其所憚。無事之時。服
章握璧步武庠徐。天子出而臨之。雖虞之野無遺賢周之濟濟多士
未足喻也。然寺監者曰。吾曷不臺省也。郎曹者曰。吾曷不侍從也。侍
從者曰。吾曷不宰執也。宰執者曰。吾曷不二十四考中書也。階級以
以進。名曰捷徑。狀諂曲以進。名曰得肖。植黨以進。則名曰寄。蔵欲以
進。則名曰才。朝懷夕事。患失而憂不得。一何勇也。至朝廷卒然有一
意外之事。天子呼集人而問之。則曰臣何足以知之。又呼集人而責

之。則曰臣何足以奉明詔。貪者求免事而不求免官。畏者求免官以
遠避其事。又何怯也。惟其勇於彼。是以怯於此。而朝廷不悟也。且豈
有身為上宰而天下使之將兵禦敵則以親病辭者。夫天下有緩急而
宰相尚不可使。則他人安得而使之。使之則曰敏貧為。宰相。子爲能
戰。臣愚欲明詔有司。刑法一切不急者。大而不可行者。重核而
可以易者。如太祖皇帝時法度簡而要明而信。護者必罰。存者必行。
不與天下為戲。庶幾天下之可畏。天下雖無事也。不則如擇一事大
而且難者詢之衆。而擇二二兩府大夫大吏為之。避而不為則誅。如唐太
宗之斬詹相尚。為而敗事則誅。如舜之殛鯀。則天下之怯可以一變
而為勇。夫天下之人可賤而天下之怯皆勇。則國可強而敵可服。
中興起太平臣心了然見其易易爾。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

治道

宋孝宗時虞允文上奏曰臣伏蒙聖恩特遣中使賜臣御書讀崔寔政論。既表出其要，申之以大哉之王言曰，寔之說，切中今世士大夫之病，有會於朕心。因書此為賜，且見朕修政求賢不敢怠忽之意。卿亦宜廣朕意，以風勵卿士大夫。臣下拜伏讀，感慨奮厲，惟陛下之心，以公生明，故於人之情偽，無不見。以古鑑今，故於時之盛衰，無不盡。翰墨游戲之間，日月其照而風雷其厲之，顧臣愚闇淺教，不足以仰承大賜。然臣之皇皇，鰓鰓有感於寔之說，歲月久矣。意者陛下亦憫臣之孤忠，達臣之本懷，而憂臣日吟於枯奇擯棄之間，故陛此異恩，委曲訓導，使之兩目開明，一心安舒，遂能有所建立以報不允之遇。考寔不幸生於桓靈之季，徒能託之空言，千載之後，乃有取於英

唐之主，寔固幸矣。而臣親逢於今日，其為幸又何止相十百相千萬也。雖然，寔之憂，謂豪不敢眾，猶能因稷契之復存。如臣之識方陳風出沒於驚風怒浪中，其欲自勉自奮，以一力而障百川，臣之愚亦自知其必不可也。蓋嘗究觀寔之論，乃歸之以人主歸在於三王。素為全之，故踏稽古之跡，法惟陛下一全德著焉。又曰，選稷契為佐伊周為輔，不然則多為累而已。臣久妨賢路，亦惟陛下旁求而更圖之，不勝大願。

允文又奏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說曰：臣八月戊申，吏部侍郎王之奇、太子詹事陳良翰、權禮部侍郎周必大，詣政事堂，以所被賜宸翰示臣。臣既得仰觀陛下有取於唐之太宗與其臣魏徵德仁功利之說，默而深思，竊有感焉。後八日丙辰，奏事後殿，陛下不以臣愚，寵以宸翰賜臣之事等之意，且曲垂清問。臣嘗冒昧言唐太宗起兵太原。撥群盜，取孫隋，不數年間，自匹夫而取天子，無寸土而有天下。大以雖成而衛德為多。既即位十有六年矣，迺以身所躬行四者之優劣而問徵。是太宗亦平生心所不足者，孜焉而有惟之。臣竊妄論陛下承累聖之丕基，膺重光之休運，中原之土，皆吾所固有也。非修德修仁，何以啟維新之命？中原之生靈，吾所固有也。非修德修仁，何以啟來歸之心？且今日名實守文中興之主，陛下實兼之。視太宗起太原時用一切之術，不可同年而語矣。陛下自即大位，今十年，孤滅皇皇於德仁功利四者之說，引不屢且至也。豈在於修而且風持之以本乃見效。蓋天啟在久，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聖賢不易之言也。然德仁之責在己，功利之責在人，亦不可不察。陛下欣然嘉納之。後四日庚申，特命中使以之奇等奏牘宣示臣，臣深惟陛下聖意，豈亦有取於臣前日之奏，而欲畢其說乎？臣之奏曰：德仁之責在

己者，謂非人君之躬行不可也。然邪正有辨，作輟有時，內外有間，又非得所先循諫之臣，如魏徵十漸之諫，則太宗安得為唐之明君也。臣之奏又曰：功利之責在人者，謂非人臣身任之不可也。然人有知愚，事有難易，用有疑信，又非得聰明英睿之君如太宗御臣之方，則房杜英衛安得為有唐之名臣也。天下之事一日而萬變，天下之人一心而百偽，一政令之發，嘗未見於端緒，而群議洶者已紛然四起，亦所以為德仁之害，功利之賊者，不知其幾何人也。譬人之身，主本自固，不幸而有疾病，必訪之良醫。醫者察脈視色，得其病之原，則以虛實之宜，按古方書而用藥焉。適問疾者滿前，共議其方書，某人指某藥曰：此甚熱也，法當去之。某人又指某藥曰：此甚寒也，法當去之。死生利害之說，無隙至病者，或不之察而兩從之，遂并古方書用藥之意，病者服之，而精神日以損，筋力日以憊，卿之議藥者，又皆歸咎於

醫者之庸而更擇高醫之可擇者有限而藥之雖議者無窮主病者又終不能有所明辨而欲求病者之安全豈至理也哉雖然德仁者國之大本也功利者本立而未必然之效也非明良相遇聖賢相會心體相照居亂安危相一又安能去其害與惑辨其本與末以收吾德仁功利之效也今陛下親御翰墨於功利之未成全德仁之高殊慨然有取於異代之臣特以耳目所屬鑑此州宰臣非才之罪也臣嘗觀魏武侯與群臣論事群臣不能及罷朝有喜色吳起諫以楚莊王之言曰世不絶聖國不乏賢今寡人與群臣謀事而群臣不及有楚國殆矣之歎至唐太宗興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而憂之景德間眞宗皇帝與陳堯叟又論前代求治之君嘗舉其事以爲戒臣願陛下鼓舞於此而備思焉雖然進退百官亦宰相之責也相非其人一身孤立不足以自保者如臣者何敢去取人材求盡得

矣傑不群者爲陛下用也今日之急務莫急於論相臣願陛下既用而更命之必審求非常之人以應非常之運擇之於未用之前信之於既用之後不使議論貪倚者岐而爲二則是非自定利害自明重輕相抗之勢不分雖擧亂眞之禍不作君宰之間道與氣合體與情俱聚精會神於德仁功利之用成其而施行之萬事將無不理擧天下之大惟陛下意之所欲爲而實非臣之所能也臣又冀之年已病之鬼心知其不可久於位勤勤懇懇願陛下審擇其才付以相事矣廣矣荀卿論人主之道有曰身能相能者王其相須蓋如此臣乞錄之章繼此而上臣非爲一己進退之私也望望之忠誠爲宗社大計惟陛下留神於臣之說天下幸甚

孝宗召陳良翰爲太子詹事既見上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經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舉此八者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爲之嘉歎

直煥章閣王師愈上奏曰臣一介微賤叨蒙賜對輒陳州郡之利害因及治具之未擧聖度如天優容狂瞽不加誅斥事已厚甚今月旦日又蒙親灑宸翰詢以治道之大有可裨助政體者令條具以聞臣拜手驚懼莫知攸措陛下虛懷納如是其切雖帝舜之好問蔑以加矣臣學術荒疎智識卑陋豈能周知當世之務請問下虛盡非常之榮千載之遇僅不竭其愚衷是欺天也惟陛下不以爲迂闊少賜百覽臣恭惟陛下聰明神武秉於天縱痛八陵之曠祀傷二宗之不返恨神州之陸沉念遺黎之塗炭朝夕之所圖回中外之所共知者恢復之計也縉紳之士明目高談擇走抗疏有爲恢復之說者陛下不

吝爵賞以褒寵之令實之士鳴劍抵掌願賈餘勇有爲恢復之說者陛下亦未嘗不以爵賞褒寵之旣詰其要往往未有一定之論臣責以事則往往未見其實也陛下即位以來專事求治非不焦勞千年于茲治功之未成者竊恐職此之由乎臣聞治道不在多言昔人固有是論矣臣亦不敢飾可喜之說掇拾細故以瀆天聽其大要在乎有一定之論而務實所謂務實者一曰立進德以承天心二曰寬民力以固邦本三曰遵祖宗之法以修政令四曰擇兵將之材以備征伐五曰勿厭盡忠之言六曰勿襲難信之謀七曰謹其所可保八曰使其所可爲凡此八事誠若迂闊而不足喜推而行之莫非今日之急務陛下聖學緝熙神心照曠固已默識之伏願深信而不疑更與大臣講求一定之論力行而不息天時未至可以事安強之福機會之來必不至往時之失措恢復之功其可成矣小臣管見如此昧死

以隆雅陛下留神幸甚。
師命又奏曰。臣聞天以陰陽而行四時。地以柔剛而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蓋仁義者天下之表。致治之樞要也。堯舜由之而為盛。禹湯躬行之而為顯王。自周之衰。此道不明。雖五霸假之足以雄諸侯。已不足觀也。逮至戰國權謀功利之說愈熾。至刺氏既然以田狂關為已任。深明仁義之道。歷說列國之君。其理如然易行。列國之君罔克知之。卒不復見唐虞三代之治。嗚呼可惜哉。𥁞觀唐太宗之為君也。自觀之初。以閱武庫甲仗。乃謂房玄齡曰。此煬帝豈無甲兵。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群下怨叛故宜識此心。太宗知仁義之可伏固已久矣。其後興魏徵論治。得魏徵乃納之以仁義。蓋素太宗之明而啓迪之。故其言為易合。當時封倫雖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為說。宜乎太宗力排而固卻之也。及觀其與侍臣語。以謂行仁義則災害

不生。又謂斯須懈情。則去之已遠。終則有飲食資身之喻。自非深知仁義之有益於治道者。孰能語此。惟其深知之。故能力行之。數年之後海內又安。屢致豐登。斗米三四錢。則陰陽和矣。無復盜賊。或致刑措。則風俗醇矣。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則民物富庶矣。突厥酋長帶刀入衛。萬里諸國遣子入學。則遠夷賓服矣。太宗親見其盛。自謂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誠非浮誇以欺天下後世也。嗟三代以來。以仁義致治者。其唯唐之太宗。若自孟軻氏歿。以仁義告其君者。其唯唐之魏徵。若神聖之君誠能遠慕太宗。是亦太宗而已矣。盡忠之臣誠能以魏徵為法。是亦魏徵而已矣。可不勉之哉

著作郎王十朋上奏曰。厥今天下之所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修。欲望致

事之章。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一二歲或半歲。或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修與否也。其或有罪。必待臺諫論列。然後使而去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論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進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如其職矣。是亦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為大臣而不敢退不肖。豈不媿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之為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

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乃辭樞副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非止於代言。為給事中者。非止於封駁。為尚書侍郎者。又不止於各盡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者。以各司其局為了官業。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媿司馬光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果能盡其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脩有言曰。天子曰是。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一一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言乎。又果能批人主之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默不言者。閒侍從百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

乎。祖宗時臺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于十餘章而未嘗但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爲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抃是乞郡。而得虔。司馬光爲諫臣。論剌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御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故。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弊。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御監百執事。孰爲賢爲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爲愚爲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逐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爲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爲愚不肖而爲民害者。亦取其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事。凡

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爲臺諫者。宜盡所以爲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彈官邪。凡有論列。不可但已。宜以祖宗臺諫爲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弊。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爲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邇日召元老正人。或寘之政府。或寘之臺諫。或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爲治表。臣願陛下既來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繁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埸之事委之重臣。良得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夫講也無遠慮。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敵共

之矣。江其可守乎。唐偉陟欲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持。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說而如其四三路之地陷沒久矣。今李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之。可乎。陛下宜詔浚以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昔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誨。所以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爲臺諫。然臣知之。美猶未彰。臣竊聞近有以御批之制而特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論之。有識歎以爲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嘯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嘗下詔求直言矣。未聞

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罷。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亦可既於偏聽。而廢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傅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逵亮之死。蓋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唯無毫髮之功。虜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束手虜掠。既不下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而賊者。有爲兩府者。有爲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閭閻。名器之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曾已冗。而貪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或從於中降。是皆爲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恐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

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然不剖棺戮屍。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造不由正逮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姦罔上惡直醜正者。或倚勢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者。臣聞太上皇帝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竄殛姦邪。天下稱快。所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體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上皇檢舉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柄。而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求今日之弊。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條。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弊寧有不革者耶。弊事既去。內治既備。則夷狄有

不足據。祖宗之境土。指日而復矣。

十朋除知湖州上奏曰。臣嘗聞先儒孟軻稱周武王曰。不泄邇。不忘遠。是言非止為一武王設。蓋為後世帝王治天下之綱。國家全有吳蜀之地。蜀去行在萬里。遠而易忽。臣昨蒙恩出帥夔府。二年之間。有所聞見。姑言其大者三事。一曰監司。二曰虛額。三曰馬綱。今朝廷但知蜀之重權在宣撫制置二大帥臣。而不知四路監司事權之不輕也。彼去朝廷既遠。威福得以自恣。傲視僚屬。有同僕隸。動搖州縣。人不聊生。監司之中。漕臣尤重。一路銓選。咸出其手。非若他路止掌金穀之事而已。非其人。則州縣受害。無所赴訴。地遠之害如此。其可忽耶。臣願陛下戒敕宰相。宜於四川監司尤加精擇。務得循良愷悌之吏為之。以安遠方。不必專取其能辦事也。臣在夔門。每見蜀之士大夫往來。咸言西州諸郡困於虛額。蓋其積年拖欠。催科不行。雖屢經赦恩。有司不與放免。又昔之監司好聽人欲者。取諸州積年酒稅諸色名。利欲之數亦一年最多者立為定額。其後酒稅諸色之數不當其有名無實之額常存。為總司者亦以有名無實之數督漕司。而不得實。漕司亦以有名無實之數督州郡。州郡迫於總漕之威。而暴斂以給。遂預借民間常賦以充之。後之郡守到官。被催常賦。聞已預借矣。其預借之外又借焉。有借及二三年者。如邛彭諸州。困之尤甚。朝廷知其弊。亦嘗有旨戒飭。然諸州百不能一奉行德意。而催科如故。州縣不堪煩擾。日甚一日。今之為宣制二帥及總領者。皆一時重臣名士。必能以撫字為心。臣願陛下親賜御札。俾條陳虛額之弊。而速降指揮之處。使遠方之民。復有生意。臣至夔州。而馬適行水。大為夔峽諸路之害。其端起於吳璘。小人從而迎合之。以行水為便。臣因朝廷以求官職。臣嘗兩奉御札。非不欲率先奉行。第一知陛下愛民甚於愛馬。而愛惜

之民實尤甚。故不避罪誅。力陳其害。今茶司之馬自五十綱後。若不經由黔。朝廷未有明文罷之。有一二提舉之臣。猶以奉行為名。以州縣治廠造船之役猶未已。臣願速降睿旨。令復行舊路。罷提舉專綱之名。諸州所差牽挽之兵。各還其所。權罷舟船不必修治。乃是聖治之不忘遠也。臣又謂朝廷於蜀亦將以遠而不可忘。今日之所以立國者。是賴蜀以為重。昔三國之時。吳蜀為二家。故不能進取中原尺寸地。今天以吳蜀全付陛下。以經營天下。恢復境土之資。今有聞虜人積糧屯兵於境上。有窺蜀之心。蜀天險也。非虜可得而窺。正恐民心或離。變由內起。為可憂耳。撫綏固結。在今日為尤急。臣故敢獻其狂言。

蔡戡對策曰。臣聞有為之君。汲汲以求治。敢言之臣。孳孳而納忠。昔之人君有求治之心。必有求治之實。古之人臣有納忠之志。亦有納

忠之誠慕其名無其實耶政令有變何益於治有其言無其誠耶又
積萬紙何有於忠君而有求治之實臣而有納忠之誠言聽計從
同道合此先哲所以為盛事投契所以為忠臣也恭惟陛下以有為
之資居得致之位御之初勵精求治召用耆舊斥去宦官取召人
節浮費凡此數事聳動觀聽淮陽蒼生相與謳而言曰明天子出矣
中興太平日月可冀數年于今治効未著以大勢天下殆治之勿
亦有餘矣臣一介書生幸遇陛下龍飛親策多士蓋欲求讜言直論
上裨日月之光豈惟應故事而已臣竊譎飾聞陋之說獻佞技之辭
形容聖德鋪張太平非特臣有所不能恐亦非陛下之所樂聞也臣
狂愚不識忌諱獨有區區之誠以獻惟陛下留神臣伏讀聖策上慕唐
虞之盛治下及周漢之中興條奏當今八者之弊將陶阜其臣有以
見陛下求治之切也夫有求治之心者必有求治之實有求治之實
者必有致治之効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其切致治之効卒然無聞豈
臣得以妄議陛下求治之實有所未至也蓋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其
本既正其末不足治矣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實先求所以為治之
本其本無他正心而已臣請推其本而言之然後答聖策所問陛下
能正其本則唐虞不難致周漢不足為八者之弊可以類聚矣夫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心者又一身之本也大學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先正其心故漢董仲舒以此告武帝曰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唐劉
蕡亦以此告文宗曰人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
近必正人蓋人君惟有一心而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巧倖或以
貨利或以聲色慕求自售以取寵祿人君心一不正則乘間而入

心志耗亂耳目壅蔽是非淆殽黑白錯繆所不有小足以害其政
大足以壞天下惟人君者當先心於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
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吾不好馳逐則無貴烏獲無所施其勇吾不樂
諂諛則弘恭石顯無所用其巧不殉貨利則孔僅不能亂其心
不遑聲色則鄭聲趙女不能動其心八如是所視無非正以視則明
所聽無非正以聽則聰所言無非正以言而為天下法所動無非正以動
而為天下則以之齊家則宗族化之以之治國則國人化之以之平
天下則天下化之無所施而不可側聞太宗皇帝嘗有言曰人君當
淡然無欲不使嗜慾形見於外則姦佞無所自入朕年長無他好但
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蓋大哉聖人之言真萬世子孫之謨訓也又
聞仁宗皇帝嘗有言曰朕於聲伎之間未嘗留意常於禁中閱奏
報怡然默坐未以外物動心也大哉聖人之德真萬世子孫之標準
也陛下不居其聖動法祖宗正心之道所素行者固不待臣喋喋之
言然愛君之誠不能自已也臣不敢遠引前代姑以祖宗近事為對
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荷承大寶纘承之適于茲五載聽察俊秀於
得親策于庭于大夫蓋欲待問必有忠以誅遠慮副朕諄諄之以見
陛下求言之切也臣草茅之士智慮短淺不知朝廷之大體陛下置
之於從者宜以其言為真足聽歟且自祖宗之世至于百執事之臣有
大臣以陳奏聞耶有侍臣以獻可替否有臺官所以繩愆糾謬有諫
官所以補闕拾遺在內又有輪對之制在外則有召對之命凡可以
言者非一人天下之事豈無可言者耶豈內外之臣默默而無所
言耶抑亦言之而陛下不能行之耶何八者之弊如聖策所問昔漢
芬胥時之憂平蓋人君其大如天其尊如神其威如雷霆君藐然而
在上臣眇然而在下溫顏以接之猶懼以疑之猶且畏而不言況

臨之以勢厲之以威自非忠義之士皆不顧身者孰肯抗天顏觸神怒
雷霆哉不言固然也既有所言非捜摘細瑣則指陳細務天下有大
弊人君有過舉無諍者誰歟在廷之臣畏而未必言言而未必
聽而未必行哉謂卑身之言爲真足聽也昔太宗嘗謂大臣曰古君
者王多以尊極自高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無間
而推誠於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臣願陛下以太宗爲法虛正
其心容受直言然後審其是非邪正擇其善者而從之如是則天下
之人樂告以善崇論遠慮自陳於前矣臣嘗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
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既
甚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而遠慕唐虞也臣聞堯之所傳
舜舜之所以受堯者不過曰正心而已當時都俞之言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其正心於一堂之上故天下化之
法度彰禮樂著賞刑不用一正心而天下定也昔漢武帝上嘉唐虞
汲黯面毀之曰陛下內多慾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堯舜之治蓋堯
舜之道自正心始不能正其心而欲效堯舜是猶[illegible]
之正也臣願陛下仰稽堯舜之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illegible]前聖
後聖異世同符不然徒慕其名無益也[illegible]今[illegible]風興[illegible]食[illegible]
業業常無以論帝[illegible]而[illegible]祖式若[illegible]刑[illegible]知[illegible]識此有以見陛下
求治之切念祖宗太上皇帝畀付之重也臣謂祖宗所以貽厥孫謀
太上皇帝所以傳之陛下者亦不過曰正心而已昔仁宗御書三十
五事以爲謨戒其大要則曰戒喜怒[illegible]好惡[illegible]正心說彼
守信義此祖亦正心之要也太上皇帝正心之道得於祖宗之傳雖
非愚臣所得而知然而三紀之間上無失德下無[illegible]下庶幾
公非此心之功[illegible]臣願陛下仰稽祖宗之道以守太上皇帝

之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可以增帝華而輝祖武矣求之
他無若此之聖[illegible]曰[illegible]爲之[illegible]聘召之命而實材猶出於
委任之臣而非人君執私之道也臣聞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遠於千里
人君以一身處於九重之內聰明智慮有所不周皆賴進忠佞雜
遝莫一人所能盡知況於八荒州縣遠而[illegible]聚之君何
由而知之乎陛下以[illegible]行群臣[illegible]私情而各[illegible]下所屬之
[illegible]有所擇以避勢而屬或以賄賂而屬或以親舊而屬或[illegible]者貴
爲大臣稱書命而不爲其親屬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及細[illegible]屬
有不知其人者有不識其面者其能與否固不暇問之也下因其所
屬而用之又無可否於其間屬舉之事焉私恩歸名之命及於不
肖[illegible]之言何因而前此欲實才之得難矣天聖間有潛臣任布
爲[illegible]令而且屬仁宗謂輔臣曰且之屬者才一令未可遽遷又有劉
臣陳升之爲衛尉寺丞上請當仁宗曰此雅無能稱惟以口舌動人
今升之爲其才無乃長[illegible]否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先正其心以察
其屬者與其所屬之人其人賢耶則所舉之人可知矣果賢焉用之
又從而賞之其人非賢耶則所屬之人亦可知矣果不肖焉去之又
從而責之其間挾私以屬者罪之而不赦無信於一人之言無感
於左右之譽實才漸可得也聖衆曰[illegible]僥倖之門中外觀之[illegible]然
公道播今行此陛下寵愛近臣而近臣招權之過也臣聞天無私覆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實貢刑罰黜置
予奪一歸至公與天下共之未聞有親近私近之間也陛下即位以
來[illegible]善臣委任太過初無有才與識[illegible]乃敢次而驟用之者
人皆[illegible]知其所知識怙勢倚寵招權納賄由所不免[illegible]知之挾[illegible]
求[illegible]進[illegible]相執政出其門侍從臺諫出其門監司郡守出其門[illegible]

之士。奔走搢紳舉朝成黨。阿黨而其勢益甚矣。可勝陛下宗。
偉之門。而僥倖之徒日多。由奔競之禁而今觀之風日長。如此。猶公
道之行難矣。昔真宗時王欽若之人。頗相留滯。真宗曰。此亦苟求僥倖
本以因緣際會。僥加進擢。尚以空擬議。蓋國家爵位不可輕也。仁宗
時以王舉正為參知政事。謂之曰。卿恬於進取。故不次用卿。又以彰
奉勝起居注。指之曰。此君子也。雖有小過。亦無以易之。臣願陛下以
二祖為法。先正其心。以察群臣。勤正而廉退者則用之。邪僥而躁競
者則屏之。其間猶以亂者。又斥之而不疑。庶幾之
一己。進賢退不肖之任。責之宰相。然以賞罰任之
人。如此則公道庶幾可行也。聖策曰。廣言路。
臺諫者。朝廷紀綱之地。所以立紀綱。綱
不立者。未之聞也。方今臺諫雖號數人。位卑而在下。若又有言事之

臺言事之官一二人而止。又或有累月而虛席。或以庸才而備位。間
有慷慨敢言之士。往往竄斥。不能用其言。猶罪其人而去之。
是故委靡闒冗之徒。碌碌以取歲月。日復一日。以成風。忘害至
陛下何自而聞之。陛下恃之以立紀綱。而言路如此。無怪乎紀綱
之未立也。昔仁宗時。嘗置諫官四員。以歐陽脩等為之。所以通之甚
寵。嘗曰。自歐陽脩等為諫官。皆言事亮直。無所顧忌。其罪黜專以
寵之。此祖宗賞其言者也。英宗時。侍御史龔鼎臣居職多所建白。英宗
曰。近歲諫官多不言。如鼎臣者未嘗言事。因命出之。此祖宗罰不諫者
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臺諫。專之使言。言之必聽。則言路
開廣而紀綱立矣。聖策曰。牧守令務寬恤而民俗猶未裕。臣聞牧守
令欲以裕民俗。宜今既賢而民俗未裕者。未之聞也。方今郡守不翅
數縣令又數倍之。陛下豈能人人而親擇。又豈能盡得賢者而用

之乎。在陛下取之如何耳。今之人乘鉄以獄吏餘者謂之善吏。
持擇以苛刻取者謂之能吏。要之吏人以為明。刻者之暴人。
為世。武飾周傳遷官。以要名聲。蔽冒著直路推當。以求為遠如此
等人。朝廷方且增秩改令以為之寵。以私者謂之律。已以
登者謂之賢。擁守心勞倦於政。拙者又以為無能。相師成風。皆不為
怪。守令既無愛民之心。斯民也有減鉄之不均。有獄訟之不平。聞有
水旱盜賊之變。流離困躓之。臣將何所赴訴。望陛下務寬恤以裕民
俗。守令如此。然或者民俗之不裕也。昔太宗親書曆子以賜守令曰。
無愛臨民。可書為考績。此太宗以惠民為先也。仁宗嘗詔監司曰。凡
者教守令殘自恣。不務恤民者。具以名聞。此仁宗以愛民為本也。臣
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守令。推愛民之心。行恤民之政。則守令
曾化而民俗裕矣。聖策曰。明臺之刑。非不嚴。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

臣以謂刑以齊小人。德以化君子。秦人尚刑名而風俗愈薄。陛下嚴
刑罰而欲人皆君子。不可得也。古之仕也。所以為貧。使其祿廩稱德
可以事父母。育妻子。自非甘貪而好利者。誰肯自陷於刑辟。今也貪
吏之田。則其實祿為吏者何以養廉。吏貴甚至於入喜職。有田可稼。
者額從仕貫伸之人。不得一面仕者。祿既不足以糊口。則不憚於受
賂。不幸者陷宰而可以苟之。況化達自邇始。朝廷遣官專祿十鎮
或且受金。有司不敢問。刑不能加。而欲嚴刑以禁州縣之吏。雖
先皆仁宗時有議減百官。未聞者。仁宗曰。朕所欲去者宜厭。為害於
今修奇巧之費。濶寬擇人。傳職等於俸賜。自有定例。何用紛紛哉
減以驗中外。士大夫議。四者。本宗曰。執事之奉祿薄。不足以自
養。不肖者卒以贍取。其令三司以公田之數而均給之。但
下所以厚官吏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取吏。歸其實。使

之有餘利人皆修飭矣如此而尚有賊盜之患嚴刑以治之不爲過
也聖策曰錢穀之門非不勤而國無積年之儲臣以謂生財無術節
財爲先漢武帝聚歛而海內虛耗陛下問錢穀而欲國有儲蓄不可
得也人君之於天下御人以授己則難爲功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力
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以天下而奉一人不如以一人而代
天下今朝廷之間宮掖之內無名之費無益之務可省者不盡省可
罷者未盡罷陛下不以此之務而與司會之臣朝講夕論求所以生財
之計難矣昔仁宗謂輔臣曰朕惟以一王不寶遠物身先以儉故天下
化之今府藏珠玉犀象皆長物藏之何益其悉付之有司以易以佐
財用又嘗出內帑金帛數百萬緡以佐三司支費且三歲以爲
藏之內府不若付之有司以寬財賦也祖宗之制財用如此臣願陛
下正心以節用無名之費未急之務當裁而去之則國用足矣如此

而今有還之之害臣不信也聖策曰屯田以實塞下裁疏兵不如墾
臣以謂屯田古之良法也不可廢也其令未可遽行不若行力田
之制庶幾無遺利之患矣仁宗嘗以唐鄧汝等州曠野甚多其[illegible]
耕之至寬其賦稅之期俟後興一以爲業此祖宗重農之意爲當今
之計若擇能利之臣使之漢于其中以耕之大當以誘之假其種糧
略爲經理之其隙也教以戰事行之一歲月可以聚兵聖策曰救弊以
鑄錢用鐵錢不如措臣以謂增其今之權而不下行之於久必不
可行不若如蜀交子之制鐵錢之交以走之弊矣仁宗時益州置錢
禁民爲交子仁宗曰蜀民貿易有以新用交子久矣一旦罷之可乎下
使者議以爲官置務可以利民和一其爭故此祖宗用幣之意也稽
當今之計用蜀之制以治其弊罷一切之法使猾吏不能欺而姦人不能
爲之以今之錢幣兼而用之中書銷改之集議還鄉遺棄之制行

之於矣可以無弊聖策曰豈爲之未得其要歟抑文勝而質不足歟
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天下未嘗無弊亦未嘗有不可革之弊得其要
則弊日革無其要則弊日滋今日之弊文勝也陛下知其文勝何不
求其實陛下知求治之實天下也無不勞而治何弊之有聖策曰內
脩政事宣王所以興周綜覈名實中宗所以隆漢載之方冊其施行
之迹何如陛下始策臣以唐虞之治終問臣以周漢之興此有以見
陛下求治之切無所不用其至也臣謂堯舜之德冠絕百王唐虞之
治超越萬代豈一宣可同年而語哉陛下既有志於堯舜二宣不足
道也宣王之所以興周者其要曰積微接下反身脩行而已故詩人
稱之宣帝之所以隆漢者承昭帝因循之後用嚴以救弊而已其施
無取焉臣之所美其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樞機周密以臣觀之宣帝無
是也王成之賞趙蓋韓楊之誅賞罰爲如何有僞增戶口者有妄指

殺者名實爲如何甚者恭顯小人職典樞機樞機果周密乎傳世
謂元帝優游不斷漢家之業衰焉臣謂漢業之衰兆於宣帝元帝之
用恭顯以亂天下宣帝有以啓之也又況宣帝尊以刑名繩下雖然
起一時委靡之俗亦仁恩以結之人心亦自此去矣臣故曰漢業之
衰兆於宣帝聖策曰士大夫通達古今明於當世之務凡可以移風
易俗富國強兵者悉陳毋隱此有以見陛下求言之切屬臣隱而不
言誘之使言也陛下誘之使言而臣不言臣則有罪矣是以畢其狷
狂之說推陛下救之臣謂移風易俗在陛下正心脩身先天下爲風
俗天下之人視陛下爲風俗陛下之所好惡天下必有甚焉者矣至於
富國強兵之術此戰國之君切切以啓其臣戰國之臣諓諓而啓其
君者也臣未之學焉陛下能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雖不求以富
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吞而天下無敵矣臣又聞之居安慮危者

人君保治之道。私憂過計者。人臣愛君之心。古之君臣思患而預防之。未嘗一日自安也。方今故疆之侵未殄。敵人之意未釋。盜賊竊發。鋒鏑薦臻。生民苟安而非誠安。百度粗舉而未盡舉。是皆今日大計。陛下於燕閒之中。燕閒之際。以為可憂乎。可無憂乎。陛下當枕戈嘗膽。烏能忘憂。微臣寫懷如灼肝膈。烏能忘言哉。臣謂今日罷兵講和。方蘇彫瘵之民。才可恃以為安也。且反覆變詐之虜。其情未易測。陛下須已安已治。敵人不足畏。故雖不必復戰。可為旬月計。然為患將來可勝道哉。仁宗時元昊請和。范仲淹[illegible]奏言曰。元昊屢勝而未逞。[illegible]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陛下當陰[illegible]其備。以堅好為緣。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使不背盟。我則撫馭無倦。彼有負我。則攻守有寓。此策之得也。若夫今日之事。復讎之師也。與仁宗之時大異矣。仁宗猶不忘其備。況於陛下。其可一日自安乎。為一[illegible]

有覺。陛下所與運籌策者誰歟。給饋餉者誰歟。戰勝攻取者誰歟。凡所以備敵者。臣未之聞焉。如此而陛下自以為安。臣所以寒心也。臣聞之道路曰。陛下自近歲以來。倦於萬機。日以康逸為樂。臣始未之信。及久客輦下。一日見武夫數輩擐騎而馳。將命者傳呼。[illegible]於道。臣問之行路之人。皆曰。此侍陛下擊毬者也。臣雖未之盡信。亦不能無疑。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何則。欲知所以自愛也。實為天子。富有天下。其所愛者。當有重於此。昔張建封好擊毬。其門下士昌黎韓愈上書極言毬之為害。以謂五藏之繫絡甚微。於肓膈之間。而顛沛馳騁。似非所以養壽命者。其言懇切。極至大士之愛其主也如此。況臣之愛君乎。二者實遺路之言。未可盡信也。陛下生知之性。洞達機樞之機。固不慮為此。為一有之戕。過不吝從諫如流。永帝王之盛德也。深有望於陛下焉。臣既孝夫所不敢有憑如以

正心為陛下發。於其未也。又及於此。臣雖深知狂妄之言。上瀆天威。下犯眾怒。罪在不赦。然臣區區之誠。深慮國家。非一士志於取甲科得美仕而已。不復為陛下畫。言者臣既言之。退伏鈇鉞。其甘如薺。陛下矜其愚而赦之。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戩又奏曰。臣竊見後唐明宗時。康澄上書言事。史臣載其畧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蝗蟓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史臣歐陽脩謂澄之言。雖止中一時之病。凡為君者可不深戒。臣嘗疑之。夫所可畏者。固所當畏。不足懼者。豈真不足懼耶。信斯言也。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又烏為[illegible]已而紬繹其故。乃得其說。蓋人君惟恐政事之不修。不患天人

之不和。應政事修矣。雖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亦不害於治。政事不修。雖西狩獲麟。鳳凰來儀。亦無補於亂。而況邦家多而小人寡免於怨咨者。在我者既至。在彼者有所不必懼也。故任用得人。則賢士藏匿而歸進。崇尚本作。則四民遷業而康務農。容悅者退。則上下相徇而治道舉。使伸者多。則廉恥道消而風俗壞。備論六者。則毀譽亂真而賞罰僭差。非忠良以直言不聞。而耳目壅蔽者。一乎此。皆足以召亂。宜其人君所以深畏。人臣所以極言。而使世史臣所以嘉歎也。臣智識淺聞。雖殫千慮之微。無以仰稱聖德之萬一。因讀古人之書。竊有古人之言。竊有所啟。敢為陛下獻。臣願陛下清閒之暇。際思默慮。味澄之言。究澄之意。去其所以害治者。求其所以致治者。則聖政日新。天下幸甚。臣不勝拳拳之誠。

中書舍人晁致時上奏曰。臣聞國家之事。有陰和同而成。有乖異而

天下之勢譬猶人之一體，一體之間一脈不和則足以致疾；天下之間一物不和則足以害治。昔武王伐紂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和與不和，成敗所以分也。臣竊觀國家大事無過於軍與民，軍出死力以衛其民，民勤租稅以奉其軍，相視如一家，相通如一體，則何乖異之有？今治民者務愛民而不恤兵，治兵者務恤兵而不愛民，州縣屯戍之處，軍有陵其民，而主帥庇護而不得治；民有侵其軍，而守令誠黷而不為伸。於是各為町畦，互相睽阻，平居則積睽離之情，有事則肆分爭之憤。昔高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張華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且高歡小醜，國其篡竊，不足道，然其合和軍民，皆中兵機，可以為法也。是故人之常情，自非忠

於體國，未有能合異而為同。至於防微杜漸，亦在上之人所以處之有道爾。臣伏願陛下，開導播之，諭戒兵官之諭語，待時宜恩百姓供賦以養軍，而毋曲庇其下；詔郡守宜恩軍士出力以捍民，而毋專上其民。遇軍民爭訟，各務平心裁理，軍有陵於民，特帥不得占護；民有侵於軍，守臣亦必依法懲治。有斷遣軍民詞訟事件，並具由申制司及御史臺，各許糾察。其不當者，取旨施行。庶幾消弭異之釁，致和平之福，仰稱陛下愛養元元、撫恤士卒之意。

中書舍人張孝祥上奏曰：臣竊惟今日天下之事，可謂極矣。國家承[illegible]振之氣未立，財用殫匱，甲兵脆弱，譬之元氣虛竭之人，百疾俱見，非譬如俞扁有潤胃蕩腸之術，莫能起也。天啟陛下神聖英武，龍潛之久，周知天下之故，作其即位，則舉盛世而新之，獨攬權綱，考核名實，夙夜勞圖，日不暇暇，顧惟內外小大之臣，未足以仰稱清光之萬

是以再歲于茲，大勳未集，然臣聞之，立志欲堅，不欲銳；成功在遠，不在速。有大體，不當毛舉細故；有大本，在於必行，不當徒為文具。大業艱難之業，事舉日欲其宿道鄉方，不為朋黨之私。如是則內治不患其不脩，外難不患其不除，以此富國，以此靖民，以此恢復文武之境土，以此穩為文之宿[illegible]四種者不可為者也。如且不然，臣恐舉不當而病存焉，則其長者不可長，害者[illegible]陛下留神財幸。

太學博士虞儔上奏曰：臣聞一代之治者必有一定之體，大體一定則謀議施設皆出於一，雖用力有淺深，見於有遲速，未有為之而不成者也。何則？大體所在，一定而不易，其為術也專，其於事也周也。特上之人所以力行者有常，而其群下亦皆識所趨向，以趨事赴功，是故用一日之力，則有一日之效；用一歲之力，則有一歲之效。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然則思而後行，行而不出於所思之外，有始而有終者，皆農之所謂畔也。而定體之不先立，雖有其知其所適從，而春文帝寬而蹈疏，上失常行之要，下迷趨向之方，徒見其端緒多日不暇給，用力不專，勞而寡效。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臣故曰：興一代之治，必有一定之體者，此之謂也。三代遠矣，請以漢唐論之。漢興，承秦人奢侈之弊，而民背本趨末，於是文帝躬行節儉以移風俗，惜百金之產，罷露臺之費，出宮人，戚園陵，服御無所增益。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及至宣帝，興自民間，知民事之艱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號稱中興。唐貞觀初，有上書欲人主獨運威權，不委臣下，又欲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太宗皆不之聽。一聞魏徵仁義之說，則銳意行之，雖封德

異刑罰一言貫之能察不數載間遂致太平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粮
蠻夷酋長皆襲衣冠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故後世言
治者漢乎文宣唐乎太宗以臣觀之蓋其卽位之始圖治之初惟能
深識乎大體之所在或以節儉或以禮樂或以仁義盡心力而爲之
志皆躬致而有效臣故曰大體旣定雖用力有淺深見效有遲速未有
爲之而不成者此之謂也恭惟陛下以上聖之資履至尊之位方且
詩採群下之議以興起三代之治功臣恐人各有心所見不同詰難
德者失之迂論刑名者失之刻懲因循者畫改作急功利者好生事
善高則難行少卑則近陋雖然並進而無一定之體或朝以一人之
說爲然而用之暮以一人之說爲不而惡之朝以其事爲是而行之
暮以其事爲非而廢之事無定論人無常責雖陛下勵勇於上羣臣
奔走於下終無益也臣願陛下明詔二三大臣審天下之事例當書
之宜講明治體旣其規摹先定有斷然不可易者然後良法美意大
綱小紀本數末度次第而施行之上以是教下以法守日計之不足
歲計之有餘矣以之富民以之強兵以之安中國以之禦四夷何求
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哉惟陛下留神
傅又奏曰臣聞天道好還數周必復爲人君者當盡人事以應而巳
臣嘗觀而溯而下天下之勢或離或合何世無變也自東漢離而爲
三國又合而爲晉又離而爲南北又合而爲隋唐又離而爲五代十
國其間天運之消長循環往復互相乘除而國勢離合亦近之數若
合符契是盖有不偶然者矣知其人事之得失可喜可懼可考而
知也我國家太祖皇帝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皇帝遹追先烈克
集大勳混一之績蓋將傳之萬世靖康旣會事出於常建炎中興駐
畢吳會中原境土未復於版圖臣嘗推之於天驗之於數甲子巳而

一周矣周則必復况於盈虛消長天道未有不還者歲臨癸巳泰否之
七天道昭著不可誣也然則天下之勢離而必合規恢之期不在
乎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蓋恐寇久則易以忘外無豢則易以忽變
自謂知日久人情狃以爲常徒見復命之使聘問之往來遂謂事
體當然殊不知讎恥未復何可忘也使元歲猶令聲以填讒祭詞
以爲久安之策殊不知狼子野心未可保也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
秋妻之蓋其不以久而遂忘也晉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惟天外無患則必忽也今天下風俗委靡士
大夫苟且百姓未富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政未立士卒未練器械
未精凡中國所以自治之策盡皆然矣若胡運將終不知其何以受
之昔石虎勇子孫争國朝野皆謂中原指期可復而蔡謨獨曰天胜
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今日之事恐
非時賢所及盍人事久忽而不修天時驟至而復失此有志之士所
以深惜於斯輿臣願陛下激勵名節以振起風俗之委靡總核名實
以作新士大夫之苟且擇守令以安百姓省浮費以實倉庫稽公論
以選將帥明賞罰以立軍政嚴教閱以練士卒飭百工以精器械
以怨復久而或忘勿以外無寇而遂忽務盡其在己者而俟其在天
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內修政事施設注措所以
默契乎天心者久矣契乎天心天所不能違也天時旣至然後奉辭
以伐罪固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是皆天之所爲也天之所喜天
下其孰能禦之哉不可失時無曠歲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傅又乞申勅百司勤職守毋事奔競狀曰臣聞天下之事〻君執其
要人臣理其詳執其要者享其逸理其詳者任其勞此不易之常道自
然之理也夫天何言哉四時行而百物生焉以有六子之運動而已

人君何爲哉。萬事理而四海安焉，以有百官之分事而已。昔漢宣帝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丞相已下各奉職，咸精其能。唐太宗以武定禍亂，而承平之日，雖諸衛將帥，皆日試於殿庭，則當時百執事之間，夙夜匪懈，奔走服勞，蓋可知矣。其中興之盛，致治之美，豈無所自而致哉。臣仰惟陛下自即大位，躬攬萬幾，凡其所以作新人材，蓋將欲以興起治績。第近年以來，士大夫狃於故習，無振厲奮發之意，有因循怠惰之心，以法令爲文具，視官府如傳舍，入局既晚，而出又早，甚者至於無故而不入。文書有所不暇省閱，吏吞有所不暇稽核，疏累廢弛，期會稽違，蓋其念慮所存，未適於倘，惟就私之便，奔走請謁之門，爲身謀而已。夕而不肯留，何賴乎。孔子有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韓愈亦謂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今聲教之下，百司庶府，曾不念之，間安坐官曹，以守官書，而望其能公爾忘私，如之不爲邪，已難矣。

謹按政和彈奏格，應省臺寺監若妄常空赴公營廢無故疾曠，如有曠廢者，彈劾以聞。昔羲和叛官離次，胤侯以之往征；蓋人在仕案，曾伏禮以之爲刺。今臣職在吏察，欲稍以聞，伏望陛下特降旨申諭，日，工各司其局，毋或後時以入，毋或先時以出。不唯職事之間得以修舉，而奔競之風，亦庶幾少戢焉。

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竊弄權柄，未以責任臣下也。因員外郎林栗言：人主攬權，事臣議之，至侯者戒善攬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近臣則近臣重，權在重臣則重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蓋未有不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云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近習持之，事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竊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指而自窺，豈不謬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一以權君之，收攬其權而不獨持之。至有以鹿爲馬，以雞爲鸞之語，弗奉對時請，多人主嘗委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

袁直寶文閣知湖州，又奏曰：臣聞陝人賈誼號通國體，其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氐以一身諭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瘇，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又類辟，且病痱。自無晁士大夫好論時事，臣嘗舉以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言其病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未必則默，聞有一以詰臣，即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痿，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外，虛者在內，真氣內弱，故風邪自外而乘之，暴中於人，應時僵仆，則癱瘓之變是也。事而元氣猶在，故仆而復起，則是之興是也。甚者真氣雖存，邪氣尚盛，自難以支，當吾故癱瘓而號令不出，及正弱不能如有其於半身不隨者，亦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懷懼于表，而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療人之不治，起其必賢知之士，然後與國同其休戚，而中道屢還，日傳其變。苟欲嘗試以其方，則轉變續石，維堅是違，非體屋之人，行且輕變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真氣行則邪氣去，惟真氣不充而於半存之身，則無以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脈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無一疾。今疾而不顧其本，百毒入五臟，受風邪之盛，未可拿去，而真氣之存者日以耗乏，故中風未至者多不能救。臣愚竊謂於斯言竊深有證，惟主爲陛下言之，以爲此

治道

宋孝宗時樞密院檢詳大宗正丞兼權正字樓鑰上奏曰臣竊謂國家天下大事有二餘皆細務也何謂二大事國之本與國之勢而已耳何謂國之本民是也何謂國之勢兵是也民貴乎富庶兵貴乎精強民富兵強則本立勢張國家寧矣今也未然州縣之間多方擾民而致貧困流為盜賊所在之獄充滿皆盜賊之獄也十不獲一今以已獲之盜計之不知未獲之盜幾何人也江東西湖南北二廣京西兩淮州縣獄罕有無盜者州縣以為常也朝廷之上無由悉知故亦未以為憂臣實憂之仰惟陛下愛民如赤子詔令數下未嘗不以民為意也而民困如此未聞有實惠及民者況陛下聽言不倦更遠近之臣來者必民困盜多為陛下言者鮮惟復有司以事不切已姑且任之耶臣又

甚憂之江上諸軍兼籍精兵名曰戰士老且去矣新募之軍未諳大敵唯軍中子弟熟見父兄可以得其宜故刺而以揀汰老疾盡隨父兄離軍又亦未免失所實以虛數為多大將號令不一軍士多貪有飢寒之患新人無籍安有自固之心主將既不為久計軍情觀望何以降服上下既皆苟且緩急何所恃仗此國家大計臣又實憂之臣願陛下委宰執大臣講論富民強兵之要遴選監司守臣者某科盡其權後凡所以有擾于民無益於國者悉蠲除之仍下諸路監司守臣令各條具本路本州可以減省官吏及可寬民力事件會計一路一州所省減財穀幾時于戶和糴買及折科加耗之類措數裁減時誠不登務官計其一任所請類給官田者準給之以寬州縣之力令徒應減汰人吏不離軍庶幾州縣之間可以支吾不致搖撼使民漸有富庶之期而免困窮之患所以不為寧而國本立矣至于選擇大將之

皆陛下親擢臣願陛下既知其可任則久任之既知其可委則專委之專之既專則不致據晚而不盡心任之既久則不為苟且而士卒馴服如此則得心服之將任陛下之事其軍中應揀汰之人有子弟家累者雖應揀汰減半請給更不離軍收其子弟充軍不須拘以等仗唯取事藝精強俾子父相親得其死力以備緩急一旦用則兵強可必而國勢張矣天下之事無大於此二者惟陛下留意焉

樓鑰為吏部侍郎又奏曰臣嘗謂易之為書言君臣之義深切著明者也剛健者君之德柔順者臣之道剛柔陰陽又以判君子小人之分也凡九居五六居二謂之當位剛柔之正也而六十四卦九居五六居二者十六六居五九居二者十六考其卦則九居五六居二者少剛六居五九居二者多者何哉蓋聖人之戒也君德剛健其用貴乎柔也臣道柔順其用貴乎剛中也至於以臨遯二卦明之臨剛浸而

長將泰之時也先儒以謂臨民之義上臨下也九二之辭曰咸臨吉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也順上之命臣之義也而未順命者非不順命也姑未耳未者有所待也臨者二陽之卦咸者三陽之卦得三陽下交君子道長則初應四二應五則咸咸矣苟不知此而及民安臨之義矣泰之時尚何言无不利哉自六五柔中不居其知而能用二之剛中而任之不責其遠以順命故曰知臨大君之宜言行中之謂也故大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此五能任二不責其應二能任事不違應五志在咸臨惟保其民所以無悔也其義則民以奉上也為辭而開遯用者乃變也者也豈識咸臨之義哉遯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彖曰小利貞浸而長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六二之辭以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固志也蓋六二當位得君志於固位者也執如牛革而不可破伏說在下言其能盡誠居中而不

言中。居正而不言正。不言利言无妃。唯此一爻獨不言避。聖人之意
可見矣。九五當位。所賴三剛爲助。二陰尚微。正其志而不與其進。故
曰。嘉遯正吉。以正志也。然則不免乎遯者。遇時者也。君子小人之分
可不察哉。柔中剛中之感。豈不切哉。仰惟陛下剛健中正。聰明神武。
不居其知。虛己受人。深得知臨咸感之義。適當剛長將泰之運。臣愚
慮內外之臣。咸有志在咸臨而未即順命者。咸有志在困往而莫之
勝說者。臣願陛下悉以易察之。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將見天地交
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下幸甚。伏乞睿照。
持又奏曰。臣竊謂國家天下。譬之一身。君爲元首。在上。臣爲腹體。
在下。故有爲腹心之臣。有股肱之臣。有爲手足爪牙之臣。有耳目口
舌之臣。如人之身。腹心思慮。股肱運動。手足舉行。爪牙紀衛。口舌吐
吞。耳目觀聽。夫然後元首千身康强。無適不可。苟或委棄視聽於手足。責

舉行於口舌。用吞吐於耳目。運思慮于股肱。其可乎。故聖人之易經
推八卦之象則曰。乾爲君爲首。坤爲臣爲腹。六子震爲足。巽爲股。坎
爲耳。离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故曰。近取諸身也。體乾之君。任用臣子
各有攸當。如保一身。則盡善矣。自古人君興致太平。莫不用此道也。
仰惟陛下聖學高明。洞照爲方。乾剛獨斷。躬攬萬機。內修文德。
不倦。欽恤庶獄。愛養斯民。搜求賢才。訪獻虞乂。恭儉勤誠。高出千古。
宜乎國富兵强。賢能在職。所謀皆遂。而每聞陛下有乏才之歎。治道
未遂。恢闢之志未遂。倚哉。盖出令未詳。故數改易。用人輕易。故罕始
終。命令數改。則人不信令。人無始終。則舉無成事。陛下深居九重。一
攬天下之務。百僚進據。仰成聖斷。[illegible]勞於上。百臣觀望於下。號令一
出。或未允衆議。則曰出乎上意。[illegible]命下。或未厭輿情。則曰命由中
出。大臣不敢執。復有不敢繳[illegible]一戴書。上下相徇。高[illegible]

胃寵備爲身謀。則得計矣。於國[illegible]先之計。喜諂念之。可謂上下[illegible]
秀。治道不進。職此之由也。臣愚[illegible]下觀易經之旨。察取身之[illegible]
腹心股肱手足耳目口舌之臣。各盡其道。守其職。陛下體乾之剛健
委任臣子。責以成功。進忠良之士。斥跛倖之人。有功者賞。有罪者罰。
持一定之論。爲久長之計。如是而治道不進。績用弗成。臣不信也。
臣狂瞽之言。惟陛下裁擇。
持除太平州。陛辭。又奏曰。臣日者入對便殿。獲覲清光。伏蒙聖慈以
臣樸直難得。特賜玉音。獎諭臣無任感恩。戴德榮幸激切之至。臣雖
荷其知如此。糜捐不足以圖報萬分。今當遠去闕廷。不獲再瞻天日
之表。豈敢忘憂國之心。苟有所見。不以告君父而含恨入地。是臣負
陛下特達之知。不忠之甚矣。臣有管見。別具劄子奏陳。伏望聖慈特
賜采覽。

一振紀綱　臣嘗聞元魏之時。張彝之子仲瑀上書。求銓削選格。
排抑武人。羽林虎賁相率直造張彝之第。曳彝堂下。捶辱
極之。火其屋宅。而死。時收尤强者八人斬之。大赦以安之。仍命
武官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高歡因此傾家資以結客。或問
其故。曰。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竊見近有捷
先軍頭司寄子群集作鬧。在都城內外。公然毆打居民。强取錢
物。街市驚擾。奔走駭亂。雖有所司其統轄之司不聞行遣。又聞
先是有軍人因與寺僧爭小兒。遂群往毆擊。破壞其寺。亦不聞
盡法行遣。軍政如此。今降虜散居內外。豈無高歡之徒生不逞
之心。恥朝廷畏無不以爲意。臣實憂之。臣聞太祖皇帝以川班
殺百人。陳許已擾。韜埋於騎。太祖皇帝患誅之。豈務多殺。誅其
不服之心耳。蓋軍法不如是。不立也。且抹等子其來已久。數十

人身充牣，殘肆尤悖如此，方且付之刑書，以議其罪，僅加杖配而已。人豈知長是用姑息之政。姑息其可振紀綱乎？今論邊南疆大勢未振，山陵未復，盜賊未弭。陛下焦勞以圖治道，紀綱如是，何以上副聖心？臣願陛下責大臣留意于紀綱，已往之變固難追改，而將來之同不應置而不問。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臣願陛下以艱難圖治，未可以至治忘憂，天下幸甚。

二、嚴階級之法　臣伏睹太祖皇帝剏立軍制階級之法，高出前古，萬世不可易者也。有司遵行，固亦有年矣。臣竊聞近來軍中在上者務爲姑息，在下者往往陵慢，階級之法，漸成虛文。臣嘗詢訪，頗得其由。蓋緣違者恃橫，自號鐵土，又曰鐵吐，或受賜紀武千求兵將官，猶不如意，則搖摘細事，遂相唱說，以搖動之。又或不滿則捃摭事端，寨中有司，故軍中莫不畏之，以至兵將官不敢決罰軍兵，大將不敢治將佐，軍中不畏軍法而畏鐵吐，豈立階級法之意哉？臣聞古者命將則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夫將能制諸軍之命，故戰士畏主將而不畏強敵，若有鐵吐之令，軍政如此，臣所以爲國家憂之。臣願陛下出自宸斷，嚴階級之法，戢違者之弊，使軍中紀律整肅，以資國之大害，豈曰細虞。

三、臺諫風聞言事　臣竊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內外官吏之罪惡，四方萬里之事至多，所以防壅蔽也。然則其言事於臺諫之官者，非有所怨憤，則必光險之徒，既不敢公言之，故多錄書目以納臺諫諸之匭卷，其來久矣。故臺諫章疏凡施行之間，則必曰臣案上書不顯姓名者，亦在其無所顧忌，敢盡言而不隱也。然後四方之事，官吏之罪惡，無壅蔽，皆得上達者，惟許其風

聞故爾。然則持劄卷而詣臺諫官者，豈盡忠厚之士？若悉斷絶則亦無所聞矣。在聽其言者審之，得其實然後上章，則無所失矣。近聞言事官以言事去職，其納匭卷者罪至徒配，足以普告訐之風。郡監司帥守者莫不稱快，而陛下聖明察見萬里之外，至于郡於歎頌，莫見其舉之。臣恐遠四方萬里監司郡守，其間有貪婪害物，不卹國事，得以自恣，無所忌憚者，莫得聞於上矣。有失國家置耳目官之本意。臣願陛下令臺諫官今後凡受告人罪犯事目者，一準舊如未見端的，且委官體究，使得其實，然後奏行。如出虛妄，則坐告人。如是，則既足以救告訐誕妄之人，亦使四方萬里官吏有所畏憚，不敢恣縱，如良言可采，即乞別作聖旨下有司施行。

四、設險　臣嘗論六合、東關等處爲必守之地，昔者未盡事理，須至再具奏聞。六合據滁河鴻流之上，有瓦梁堰，若敵衆不敢，則塞瓦梁口，真滁之間悉爲水塗，敵不能而可保。事定之後，未淤田畝，特有倍收之利。東關去巢縣不遠。臣曩嘗論巢縣已爲要塞。臣竊見巢縣在水之北，敵若由山路至險易爲守地，虜人決不敢取路。若取南路，乃衝之地，則可控扼。然其地偏僻，非虜之所欲。其所以守東關者，東關透大路不遠，兩山隔水相對，水北之山突兀一峯，使人守之，固難攻擊。其又於水北開濠，溪與河相通，可以容舟。中築堤岸以出兵，堤岸之西又築一塢，此所謂濡須塢者，利則出戰，不利則閉塢，此吳之得策也。臣愚所見謂宜東關不可不措置，稱吳屯兵于無爲而守東關。今若更增一軍在無爲，東以援東關，北以援舒城，尤爲利便。臣願陛下密諭郭綱選擇統制官充兼水軍，就往措置，不必大顯彰露也。

五論兩淮必守之地　臣嘗論兩淮有必可守而不可不守之地。其六合東關巢湖皆臣親嘗經行相視。及考驗古今已然之事。事理無疑。臣不敢以因來者兹為籍手冒瀆聖聰。今軍籍中老舊。北人無幾。多是南方不經戰陣之人。若使平地與虜騎相拒。難取必勝。萬一蹉跌。則兵威頓挫矣。向張俊楊存中劉錡以三大軍皆百戰之士。猶不敢於廬州以北見陣。各退軍至柘皋。使虜人越東山口之險。方與一戰。虜人應險阻在後。故敗而走。諸軍有追至濠梁者。反為其所敗。蓋地勢之不同也。今諸軍雖多南人。未習野戰。若使之在舟船之上。乃其所長。以我之所長當彼之所短。所謂立於不敗之地。可保萬全者也。臣觀國家以守為先務。使彼之舉。須有捲土之來。雖六合高郵東關皆是以水為固。又可以出保江上。伏望陛下毋忽臣言。特留聖慮。

六薦劉藩楊輝王藺顏敏行　臣竊見前監察御史劉藩本貫[illegible]州。事親至孝。居官有稱。嘗作[illegible]縣知縣。不勞而治。忠實有守。決不負國。臣嘗入狀薦之於侍御史宋廷祖。後聞廷祖薦於陛下。擢在言臺。未幾而以母憂去職。臣竊謂陛下必知其為人矣。今將服闋。伏望聖慈早有以檢察收召。以能為國分憂。臣竊見新知永州楊輝博學能文。兼歷科第。居官有守。所至著稱。[illegible]業雖縣及知軍壘。事皆稱治。民有去思。其為人明敏有斷。不畏強禦。永州小郡。未足以展所蘊。伏望陛下擢之要路。必有過人之績。臣竊見武學諭王藺。剛方自立。言不隨流俗。有識有文。知時知義。有憂國之誠。無苟偷之態。生長淮甸。深識邊民之情。當今有用之實材也。願陛下擢之清要。必有可觀。臣竊見知橫州顏敏行將家子也。嘗為潭州假縣迪功攝辟[illegible]。親臨矢石以破賊鋒。自當今管轄軍馬。頗有敵禦之材。潰圍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登路分兵官。近因廣西諸司辟置為郡。亦有治譽。人材難得。今橫守瘴癘之地。誠為可惜。使之領軍戍為北邊之郡。乃稱其材。臣伏望陛下特賜錄用。必能稱職。

唐仲友上奏曰。臣聞人主之道。清源正本而不從事於末流。是以所操彌約而所事彌大。所治彌近而所及彌遠。臣嘗質諸經訓。深探治道之原本。竊以為致治切在善風俗。善風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箕子之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私心去而直道行也。繼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直道達而風俗善也。終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

風俗善而治功成也。蓋私欲公議在方寸間。如衡之首尾。此重則彼輕。如田之苗莠。彼消則此長。好惡一出於作偏黨反側。下無於中。大權基於毫芒。而天下之從風而靡者已不勝其眾。治道亦從而壞。臣可畏哉。臣仰惟陛下紹累聖之休。纘太上之丕業。宸心[illegible]夙夜。勵精以求治功之成。蓋無所不用其至。是以中外丕應。無不修然。而十年于此。僅克小康。而未能卓然遠追隆古之盛。臣嘗推原其弊。則搢紳之列。奉法循理者雖眾。而挺設苟且之責。而煩於司敗。里閭之間。利仁慕義者豈無。而姦宄詐偽之罪。日干於刑書。未見聖人在上而風俗之醇善如今日者也。明詔屢下。豈不丁寧懇切。而其意未孚。臣竊惑之。意者直道之有未盡行歟。且大公至正之道。人心同然。不為智有而愚亡。古非昔多而今。蓋直道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民無薄厚。道有隆衰

人君亦當求諸己而已。臣觀自古爲道之行，本於正心誠意之間，顯於舉賢放佞之際。故舜之代堯，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之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古之賢臣所以致於聖君，而聖君不以既知既能而遂忽忘者也。陛下勤勞萬機，淵靜寡欲，正心誠意之道固所躬行，明察斷除，覈名實，舉賢放佞之道亦所洞曉。然區區微臣猶欲以古人之望其君者事陛下，惟聖意深注意愈少加調慮，防私欲如禦寇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而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於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而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獨出於左右之譽而拂天下之公議。儻有所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此心既存，此誠既著，直道猶有不如三代之隆，臣不信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惟陛下念之。

仲友又奏曰：臣仰惟陛下以太上興復之基，爲中原陷溺之君，憂勤宵旰，于茲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於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怠；圖艱難之業，又不可躁欲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致萬全之效，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何謂本？治安是也。何謂末？富强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貧；治者必强，强而不治，其强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也。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速，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禍。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爲陛下略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貞觀之風，未幾而有奉天之難；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亦不免其終。誠皆一君之身，而治亂若此相反，非其材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厲選貞觀，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是三君之心在於治安，則有姚宋、崔祐甫、杜黃裳、李絳之儔，相與謀議，所以所行無非勤忘身、遠讒佞、修己任賢、節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於德，天下受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動，德宗建中用師，憲宗欲積財以復河湟隴右，是三君之心在於富强，則有李林甫、楊國忠、盧杞、趙贊、皇甫鎛、程异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開二地充府庫、剝下附上、勤民怨衆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敗，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幾在信書，前事之可爲鑒戒者也。陛下天資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已爲贅，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竊觀比年以來，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緩撫字。駸駸乎戰國秦漢之風，而於三代之遺意、祖宗之家法，蓋不能無異者，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臣愚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致，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跡三代，近法祖宗，進用道誼之言，抑退功利之說，專務治安之實，不急富强之謀，使德澤流洽，政教修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後綏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朽之易矣。苟若惑功利之說得以熒惑聖聽，小人藉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

仲友又奏曰：臣聞宗儒然後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甚不利也。自古闔以不用儒削，某闔以用儒亂；闔以不聽諫亡，某闔以聽諫危。蓋法先王，隆禮義，謹守臣子而致貴其上，莫若儒；明是非，辨邪正，察乎幾微而消於未然，莫若於諫。儒用諫行，則國家之根本强固，人主之一

目聰明。彼小人方無所容而何利於此哉。故必創爲邪說以上惑主
聽。下沮淸議。儒者固無非之可指。諫者固無罪之可名也。然儒者必
談王道。其論似迂闊。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小人欲陷人主之
聰明。覆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藉口者也。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
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而從迂闊矯激之說乎。臣仰惟陛下
隆意儒術。虛懷諫諍。前古帝王蓋未有先之者。一時士大夫亦宜知
以儒雅忠謹爲先。然臣復至聲欬已幾二年。每聆搢紳之論。咸曰毋
談王道。時將以汝爲迂闊。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爲矯激。臣始聞而駭
之。以爲聖明之時。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間。未知不有眞儒忠諫聞
此而退藏。非朝廷之福也。然以臣所親聞見之。則一說殆不出於陛
下之聖意。臣之先臣某仕官三十年。不離校官。蒙陛下擢寘風憲
不愛軀命。嘗聽盡言。正世俗所謂迂闊矯激者也。然而每一進見無

蒙陛下溫言俯接。與畫章奏。十可其九。最後論疏。雖未即行。不蒙斥
責。亦已施用。此先臣所以抱病危惙。猶惓惓於效忠也。然則今日搢
紳之議。其不出於陛下之聖意必矣。然而邪說已熾。人心已搖。殆如
臣輩世受國恩。不能無疑。陛下欲使天下之疑。使眞儒忠諫不惑於
進是非。號令刑罰之所能及。可修其在我而已。臣愚無識。竊觀比年
經筵之講讀。頗務舍諫之論。列寘用妾。意邪說之所自起。或由於此
伏望陛下嚴御經筵。而精其選。優容臺諫。而聽其言。誠意既孚。群疑自
判。使儒者願立於朝。諫者不愛其死。實宗社之福。生靈之幸。豈惟微
臣之幸。
仲友又奏曰。臣聞賢聖之言。垂訓萬世。違之未有不感。遵之未有不
敗。召公之告武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孔子之答子夏曰。毋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經傳之明訓。國大業者不可不知也。臣仰惟

陛下夙夜勤勞。思繼祖宗之洪業。聖意固在於立事功也。然臣觀比
年建議興事之臣。鮮爲經久遠大之謀。易言輕舉。數爲數改。而多作
無益而見小利者。是故漕運無益於財而害民。屯田無益於食而害
兵。凡增租之小利。則根括沙田。見商賈之小利。則議豐贍。此四者
未親一毫之利。而有不可勝言之害。其他若淮之鐵錢。處之銅冶。諸
郡之甲胄。版曹之樁管。徒作而無益。利小而害大者。又未易以悉數
也。且當聖主有爲之時。而有司救過不給。將何以共成大功。抑稽陛
意。臣嘗察之。其間託公營私。假塗求進者誠多有矣。然亦豈無特臣
之心。欲爲國家興利者。蓋其所見止於小者近者。故不能權其輕
重。以務求其遠者大者耳。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國家之利莫
大於益民。國家之利。莫大於利民。在易益以興利。其彖曰。損上益下。
民說無疆。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自利也。漢武帝士馬彊盛

窮追遠討。董大景務在養民之餘力。宣帝推亡固存。單于來朝。蓋鑒
帝與民休息之成效。今之議者。謀利而不本之於民。此所以害有
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竊謂勸農治兵。具有成憲。生聚教訓。本無奇策。
陛下惟至誠於上。有司奉成法於下。雖不多爲紛更。日積月累。爲益
甚大。若百姓疲殘。則無求不獲。無爲不成。較之輕爲輕舉。無所利
得失甚明。惟陛下留神詳擇。天下幸甚。
薛季宣上奏曰。臣聞理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
之官二十有二人。兵刑共貫。樂教爲一。帝舜無爲而治。用此道也。臣
切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縣。皇皇財用。弊弊焉常患其不
給。百姓朘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適有爲之主。得時得
傳其所施。卒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
之也。九卿之職。古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臺閣。則有尚書六部。唐明

皇城置內諸司使。自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未遂爲養賢之地。毀
官雖多。有職蓋寡。今移回復祇爲文具。百度爲之隳廢。人士得以循
默閑者歸尙員闕。而其官寺仍復置吏之日滯事之患。無異於前。諸
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有提點刑獄。有
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也。駐之處。又則置都
統制。大抵。政柄之任分爲五六。而州之知通將之令。佐不相統。總攝
均勢殷。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爲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
此也。廂軍之置。即唐分鎮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
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
藩條將禁軍是也。大上皇帝微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
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軍校兵卒。推入軍可供戰伐之用。抑兵
而下。養爲免赫之役。日吏占破無幾。則冗名歲廢貨工私役者衆。遣

足以爲污吏之資。考之名無誅之效。千聞狂盜之事。因之而生。此
雖少加簡閱。統以軍政。人情玩習。積乘盈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之
惟今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此爲大。且天抳地產之物。其出有限。而
養者衆。適用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利。財賦安得不匱
而國欲安強得乎。大抵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
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者。未之
遺。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也。必欲改轄而
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張易調不可也。夫事爲之有漸。則人不驚
而必難。咈於人情。則取衆怒。而無所成。願陛下慮之何如。毋憚其難
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聰遠覽。詔請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
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老弱增壯禁卒。而王業
始振。皆後事之師也。此其張無職之官。而參數養無用之兵。而虛糜

害國人情不聊。困富國之說爲之有道。將不至此矣。惟陛下留神幸
擇
近法忽給左右僭竊聖意。恭預政機。蹤日。臣仰惟陛下天縱生知聖
德。陛下備以奉天則致敬。以事親則致孝。以接下則有禮。以撫民則有
恩。雖至奇至貴。而內不爲聲色之奉。宮館之華。外不爲馳騁之娛。遊
觀之樂。以至賞賜臣以開忠讜之路。取近臣以盡獻納之規。發積藏
以鄉饑窮。損內帑以代租賦。凡古之賢君所謂高世之行者。在陛下
固已無備而無舉。行而使致之矣。持戡威武。夫行宥適而常行于
遠而天變猶存。積則秋稼未有久行而不至者也。然而陛下行之積
二十年。何乃異象來行於水旱。饑興於下。官吏輸濟民用困竭。將
帥非材。士以愁怨。臣志士朝夕懷憂。夫豈陛下所以修諸身者爲
有未至耶。將以所任非其人。所謀非其道。漂負陛下有爲之志。以微

臣發憤所激。所以不避衆惡而思得一鳴於陛下之前也。臣竊惟陛
下方養德潛邸之時。蓋日親眷擇搢紳之事。陛下博通今古。不盡舉
文之心。逮至即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收召故老。布在朝廷。亦惟經
古之朝。謂可旦暮而致卒之因循。歲月寖尤有戚。陛下又屢世有志
于陸況。未用。故或取諸侍于藩邸。選自武臣。採訪構營。推誠委任。然亦
未聞。推德報有孫息。陛下求材之道既周。而圖任之功莫遠。臣伏思
陛下盡心於此。蓋不知其所託矣。於是將以無聽爲美。而衆來膺受
之言。以分任爲切。而至遂啓多門之弊。逮至左右潛竊聖意。預政機
假陛下之威靈。爲大臣之輕重。故弱者依違而聽。命事有不可而莫
救。與之黨蹤者。締合一以養寄口。雖不言而實行其意。陛下雖欲不假
之權。而權實歸之矣。以天下之事。所以流弊至此。雖聖明在上。亦不
得而盡知之也。夫人主不得居九重。蓋與群下相遠。雖云操權在己。猶

須取信於人。彼信之者是爲腹心。聽之者使爲耳目。初不在乎位之
高下人之能否。凡聖意之所嚮。皆是推之所歸。彼大臣持祿養交不
顧國家利害。固已不容誅責。若夫能使陛下之大臣甘心俯首一至
于此者。安得不深懲而力救之也。臣愚伏願陛下上謹天戒。下順人
情。務解絃而更張。究清源而正本。庶幾眞材畢用。積弊頓除。威名至
和。導迎善氣。實宗社生靈之幸。
孫愚又論行政速遠疏曰。臣伏見陛下踐祚之初。登用賢俊。委以直
言。講求治道。惟恐不及。天下之人皆以爲英主不世出。責不負致全
隆以望太平。當是之時。陛下聖謨經遠。豈不謂內修政事。外攘境土。
不數年間可以轉移積弊。與民休息。豈不待如是之久也。今陛下宵
衣旰食。苦心勞思十有五年。而治不加進。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爲歟。
將所由者未得其道歟。何爲力甚勤而收功甚遠也。臣愚杖聖陛下

萬機餘暇。差考古先帝所以致理之術。而深求其故。有不合者。豈
解而更張之。庄義乎不違從之義。不然。時難得而易失。臣愚深爲明
主惜也。惟陛下留神。幸甚。
孫愚又乞與大臣建久安之策疏曰。臣一介疏遠。陛下不以其愚不
肖。俾承乏于州縣。明刑戮賊。皆負子牛。竭其寡劣之智。兼於民間利
病。耳聞目覩。頗得其實。輒試陳其大要。惟明主擇焉。臣仰惟陛下秉
儉本於天性。仁厚發於至誠。即位以來。無非以節用愛人爲事。是宜
下天上之澤。家給人足。仰承陛下憂勤之志。而比歲州縣事力罄竭。財
竭於上。民困於下。詳今痛務巧偽。實繁盜賊。滋多刑辟者衆。良由賦
役繁重。風俗萎偷。官太冗而職務不修。兵雖多而法制不立。士無定
志。民有貳心。委靡陵夷。可爲深慮。臣謂當此之際。正宜君臣同謀內
一心。延天下之讜論。合天下之智慮。汲汲然以皇皇然和救其弊猶恐

不遠。而上下循嘿。處之恬然。積習成風。寢不自覺。尚賴聖德昭格。年
穀屢豐。屆已和戎。境外無事。誠恐一旦腹場有變。不幸水旱繼興。如
人病羸。豈任寒暑。臣每觀士大夫群居竊議。孰非憂國愛君。亦恐獻
替之間。不無欺之。既指陳彊窘。徒誤聖明。誠不可不早辨也。伏望
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聊守持守之不易。日與　三大臣思所
以建久安之策。成億萬年不拔之基。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孫愚又論治體及蜀風俗疏曰。臣今月初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令臣將的實被火人戶數目及已賑濟支過錢米關具聞奏。至十
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劄子奏。竊聞蜀帥被撤百年之積。以
徙一己之規模。民情易搖。當以靜治。好作爲者。寺得而恃。我當以厚
化也。善惡太明。則無所措矣。奉聖旨令臣審度經久利害及其既作
因依責用錢物開奏。臣已遵依聖劄逐一開具奏聞訖。伏念臣實係

儒疏。識見尤陋。既無以鎭服浮議。又無以取信士友。招爰物論。章疏
臣身。臣惶懼震悸。罪當萬死。仰荷陛下盛德含容。未忍即賜誅責。今
臣伏其本末。臣感義聖恩。尤極愧戚。臣自惟孫子一身。今遠在萬里
之外。不知議者爲誰。用意安在。臣豈敢復辨論曲直。謹已就具劄子
陳乞宮觀。差遣外。唯是今來臣僚所奏事理。其間有實關朝廷治體
者。臣世荷恩厚。爲懷所見。須至冒昧奏陳。臣伏覩自漢以來。國家以
清淨簡易。惇厚寬博。雖寂而致理者。然皆在兵革初定之後。蓋緣人
厭久亂。欲相安於無事。故明君賢相亦因時而致化。如漢曹參之誠
惠帝。本朝真宗皇帝之用王旦是也。是時民俗醇厚。中外泰和。公卿
大夫至口不言人過。從淳反樸。誠有遠古之風。可謂盛矣。然人情習
於寬縱。久則弛玩。至寶元慶曆間。夏人首亂。遼人乘之。相視而起。朝
廷一時危懼。倉猝不知所爲。於是簡拔忠良。更張庶政。開天章給筆

亂。以訪問天下之事。人主憂勤於上。群賢奔走於下。經營數年。事以
重帶結好二虜而後始定。乃若西晉之時。則衍之徒不責趨向。風俗
相師以清談廢務。則亂不旋踵矣。今國家自渡江以來。用吳蜀之力。
養兵數十萬。日朘月削六十餘年。如木將朽。根本先病。如人既老。血
氣已衰。有志之士。懷憂竊歎。凡有為國家深謀遠計者。咸謂為今之
要。莫若如管仲之治齊。句踐之治吳。諸葛亮之治蜀。君臣合謀。小大
畢力。選賢任能。興滯補弊。使兵強國富。然後成不拔之勢。然後進可
以復祖宗之境土。退猶不失太上中興之業也。今聖主勵意於政。常
恐不及。而士大夫風俗日益媮敝。以循默為靜厚。以容悅為精明。十
年以來。此風尤甚。今論者因事而言。又曰務治曰厚化。凡為此論議
者。亦已多矣。其心蓋欲日漸月漬。陰移陛下剛健有為之志。而成此
苟且偷安之俗。是皆群臣目前之利。而非國家長久之福。陛下於此

宜之。陛下誠不可以不深察之。昔崔寔作政論。仲長統稱之。以為凡為
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言曰。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
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千歲之弊。足以解平城之圍。以
今觀之。事適相類。臣愚竊謂國家治道之隆替。風俗之美惡。所係在
此。臣忝綴近臣。同國休戚。亦不得不同此而憂。深陳悃愊也。況夫蜀之
風俗。習豪之華。而專法令。喜議論而樂因循。精達吏情。易於譏謗。自
來監司帥守。以去朝廷甚遠。恐有議者。不能自明。往往日夕憂虞。務
為容悅。姦弊不敢肅治。法令不敢舉行。然猶謗讟横生。廷相置臣
乃不自量力。緣欲奉行朝廷法令。稍裁制其末流。臣區區之誠。本無他
意。但欲官吏精知奉法。循理則遠民得以安業而已。今臣到任一年
凡所按吏不過數人。而或者指臣善惡太明。則無所措此。尤非臣之
所敢也。昔周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作冊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

彰善癉惡。立之風聲。齊威公問野人郭氏之墟。野人曰。善善而
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臣觀六經之訓。諸史所載。古今
治亂之理。莫不以賞善罰惡為先務。未聞以為戒也。竊謂朝廷處下藏
否之令。付臣以刺舉之權。臣安得而不奉行。我今蜀士大夫既不便
於臣。而臣賞罰懸直前。此又㬥以職事得罪權要。內外合勢。必擇中
傷。致臣孤蹤未必死所。大孝莫孝於事親。莫知於其學。然來見於
三年之說。況臣之愚。身在絕遠。而謗者不知其幾矣。伏惟陛下憐
臣獨立無助。似恐多累。臣自以疏鈍。令難行。無以盡職。除臣一在外
宮觀。或江淮一小郡。並遣從便之治。罔有不至以臣為戒。則蜀民
之幸也。臣事遠情迫。不得不以情實控告於君父之前。乞免以臣此
章付外。實荷天地父母生全之賜。臣昧死。
論惡又乞體天意順人情固久安之計疏曰。臣仰惟國家稽古建法

比隆三代。累聖相繼。取於民者有制。故能上下無憾。風俗歸厚。不幸
中更變亂。有司因於調度。始有一時權宜之制。然亦不謂因循。積習
違至于今。遂與常賦無二。而有司更緣奇衰之數。乃復加多於前。日
也。故陛下之赤子。日朘月削。垂五十年。至是蓋不勝其弊矣。加之近
歲以來。郡縣之間。用度彌廣。吏之取於民者。益以無度。遂發賦稟後
重。人安本業。此卿之民。剝床窮遍。舍十百舉家。棄其父母。謗訕為
賴陛下威靈遠加。所向綏定。然臣區區之愚。竊謂民力困弊。至此恐
未可便謂既往之事。皆微茸細類。為不足慮。而上下恬然遂忘後日
之戒也。臣比復傳聞江浙數郡。已有水旱之災。又執象示異。未補賦
賴。天其戒者。仁愛陛下。將使陛下益推天意。循順人情。思與賦政大
臣深圖所以久安之計。蓋謂國家駐蹕東南。規摹略定。須俟平定之
後。復行貢大之澤。蓋臣聞兵以民為本。其本末先後之理。固自有序

若夫不量彼己之勢而務以勝人者，蓋亦兵家之所甚忌也。孟子曰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夫功之成與否繫乎天
而不可知。至於創業垂統要使百世子孫為有可繼之道，惟陛下留
神幸甚。

須臾又乞凡事責成於有司狀曰：臣聞天之所以為天也，其勢高高
在上，不言而四時行焉，無為而百物生焉。彼人者初亦何心於其間
哉。是故生以春夏而生者不以春夏為恩，殺以秋冬而殺者不以秋
冬為怨。蓋其一氣之運上下充滿自然之理。其順如此。仰惟陛下天
錫仁智，儼然忘欲上，齊堯舜，卑視百王，故法天御物而不自以為高
稽古立制而不自以為功，猶尊卑然日與天下之士共圖治安之畫
建宜遠之規，利無久而不興，害無小而不除，宗社幸甚，生靈幸甚。然
臣聞之，以道御權者君之體，以勞任事者臣之分，故君常尊於上而

臣服勤於下，此天下之大義也。近者道路所聞一二，有司義命之重
或言不取決於九重，惟恐有所不及，則怨亦將歸矣。此微臣之所甚
懼也。臣愚伏望陛下覽荀卿好要之說，鑒虞書叢脞之戒。凡事之所
當為者，皆責成於群有司，而又備耳目之官，重封駁之任，俾諫修其
職，而安于上。陛下於是公聽並觀，操賞罰之大柄以臨之，複何求而
不得哉。然則所守甚要，所濟甚博，惟陛下裁擇。

請急又乞廣聖慮進群才疏曰：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二十餘載，憂
勤恭儉，常如一日。凡天下事之利病，人之情偽，陛下蓋已飽閱而甚
見之矣。是宜有所不為，為無不成，有所不謀，謀無不獲，仰稱陛下規
恢之意。然而算計見於遊進，未可朗論；人才則偷惰而苟安；論風俗則
委靡而不振；論兵將則懦怯而無勇；論民力則困弊而弗支。臣謂及
今閒暇之時，君臣之間朝思夕計，圖回講畫，猶恐弗及，而朝廷之上

乃循循然務安於無事。陛下視今日天下豈真無事者耶。臣竊謂昔
亮之治蜀也，開誠心，布公道，明賞罰，信號令，有功當錄者雖讎必用，
有罪宜誅者雖親必戮，遂能以區區之蜀，剗服強魏，一出師則中
原為之震恐。況我今日能無有異蜀之地，而其勢反困弱不能奮振
如臣前所云者，其故何耶。臣又觀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終篇所載，尤詳於君子小人之際。誠以古今興治之道，其要實本
諸此。陛下聰明仁聖，蓋所宜深留意者也。臣竊聞諸道路之言，或謂
陛下頗懲前日群臣誤謀之誡，比年不輕於舉動，而謀既多不遂，稍
有息於初志。夫不輕於舉動，善則善矣，若稍息於初志，則何異於因
噎而廢食也。陛下方恢復大業，安可使此聲有聞於中外乎。臣愚
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太上中興之不易，內則益厲聖志，奮作
新嘗膽之心，外則精選群材，益委任責成之道，自然不勞而功無為

而治矣。

太常少卿杜範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器已濫者賞
左右之奉以固寵，官選未速者惟耕級之求以速遷，遠者畀日盡金
不用於反間，而以採刺朝廷，厚賂不僅於士卒，而以交通權要，以致
賞罰顛倒，威令懈弛。罷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
兵者多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奔競，下至葉縣疆場，劍盟筆
群聚相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譯，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官
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官，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
應孟明為群定一司，敕令所則定宿輪對，論南北遣好，疆場無虞，
嘗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會殊奇賂之吏未
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屈於下，忠言塞於上聞，無乃眾
正之門未盡開，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或憚而不自修勤

勞而不自寧。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違咈爲警、則政治自修、紀綱自張矣。

陳傳良封事曰：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丁問承學之臣、慨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顧臣淺陋、何以稱塞。抑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明於治道之臣、類竊嘆以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無難就者。臣常稽之漢唐、英主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雖能全美、亦以規模褊迫、而治效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于三王之隆、亭自紹先、所以冒除大具弊、略遠恬、若與群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追宋休嘉盛美。臣愚妄自勝度、陛下之聖哉、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運命之初、應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領悟立諾、曾無吝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奉、不知其幾何人矣。其間豈有違拂、今責任使者。陛下察見情僞、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併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命、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惟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錯尋載籍之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慨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無難就者、恰此時與。乃負恥。然而十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鬱、公論猶阻、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竊何然哉。意者陛下之所以警亦所以累聖德。敷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見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蓋有自復發更、經營移也、當時建臣亦有疑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訖無狀。今謀者有難持、令者有疑矣。豈惟朝野謂九重之不吝而勇斷哉。雖陛下特自喜矣。而惟自喜之以爲累。何者、有去故之喜、不若有圖新之憂。抑臣未知來者之然、衆有以異此乎否也。以臣恭之與言、發之事、情其疑環而日懷見類耳。陛下舍彼取此而不察、凡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爲之時、徒費而爲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富秋鼎盛、守邦不立。今且一紀、豈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爲惜乎。漢光、唐德、寵任群佞、不移如山。迨主知此、政復何恨。奈何以優心大度、適不憚改、僅足以度越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進切議、今言遠切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曩根本可也。曩者以欲近利、然臨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意大體可也。且此似不一、忌曩者誰爲主張是乎。時不壽春事、且積虞、每議不效、曾不決捨、已乃懲悔而頓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爲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不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爲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且舉國以從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不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欲見其情而猶待之、如欲察、如亦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知之、吾能駕馭之、使雖欲爲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亦不能。捨而弗問、未以此自恃、而恐法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持、十不一二、而姦邪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未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徒足求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恭順、惟有伺候、甚制耳、惟有奉承借譽、以蓋前愆、使陛下見其始也、固宜嘗慮、當知而面從者、皆所以爲營遠之地乎。苟無我、欲但足以爲遲、猶今乎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往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大懼也。大抵使貪使詐、惟術爲之賤役可也。服其心、辨其情、求其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爲此弗守。臣是以妄以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

陛下之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歟而陛下必無我之量而寡於
自喜。以知人之明爲累於自恃。如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古者誠不
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著
三宗之顯王。臣本濟其。則有持德之君。振弊治兵則有雄才之主。臣
聞其親亦觀厥成。成有所偏。未臻于極。夫樂其說而考其成患其偏
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
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泥不華宮不文惟寡量之貴除祖戮之紙
可謂仁矣。然而恬芒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賊以
孝文之文也。而能屈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美文帝之寬仁
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爾所以富民者何如文帝耶。
臣觀文帝以儉約固承相而陳平不數謂是有司事耳。此所以賴廩
實。由是漢之計臣得以固蓋倉廩之長得以代其子孫。臣不識今之
所謂冢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有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
領於大農而增羨贏餘之。分南庫吏之。其名頗不嘉。更其而振制
國之權與司農統爲經費。增羨者遍有選擇經賦辨答則其法無所
也。厥今諸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條。意將無所是以比歲經賦日
耗而南庫之積日滋。大農告匱時指數十萬緡以相補足。已及奏聞
曆者往色。且均之爲國用耳。屢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安庫如戶吏祿
如昨。凡歲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爲販貴諸臣
自贍以取辦乎。抑甘受騙頭雍屢輸。使之絕飫欺誑乎。不能爲此
必且爲他謀巧以苟逭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愈戚夫暴
征橫斂。出於朝廷。則群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
一技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爲辭掠。於細貿率。手錄科色。誅
求錙銖。群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形影之名可以

指狀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不爲寒心矣。文帝
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
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辭文帝者誠多矣。而無益於治也。臣
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略則遠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百蠻鄉風。可
謂盛矣。然而擅晁暴胃伏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盛。朕
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
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毒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屬兵亦嘗[illegible]
故事乎。臣觀武帝擇將帥最有統天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
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嗟故卜諸將貳師最吉。然
後行之。誠不欲以一女子之故。就廢家法。抑絕廷議也。今天下之兵
不屬之三衙。與邊帥者。或以近者禁庭之陪。屬聞之寄。往往由徑。抑
臣竊聞未知信否。聞亦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爲諸將手時所
以便媚廉貪瞻遇任。藉貿易稱貸。以誅殿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
耳。臣竊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將帥。雖大臣不得與于其間
安有此。日夜思念。其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術。遂誤之冬于
是以寵留宸聰而蒙四天聽耶。患生所忽。禍不易知。陛下習聞姓名
忽不以次用之。害夫將量歎有謂害論焉者。豈其於能就之者。借
助多矣。夫將自宸衷恩顧歸下。然入私室。德在公家。凡有貴君之心
誰息聞此。況夫將帥素輕士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譁亦難乎
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陛下以公用人。奈何不稽于衆。願擇以
容私耶。臣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強兵。誠得其所長矣。而擇將之理未
盡。臣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讀聖策曰。夫帝王之制。蓋武者文德
之輔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惠之大宗。實惟兼之。既
共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去諸黎元。各有生業。使民所以稱其功德焉

陛下漢以來未之有者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家之儒而想貞觀
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哉然往𢹂漢鑒今未能盡為
而祈襄諸唐抑有四未論焉。夫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
陛下誠有慕於唐魏徵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類陛下嘗博而更
張焉則豈惟知唐將有降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閣之
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論者一也。太宗
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
論者二也。太宗感魏徵之言使群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名責臣
下。此臣之所未論者三也。太宗屈意魏臣而不以為辭自衛陛下乃
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論者四也。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去
敢懷所未論而不試陳于前蓋者縱除發運議達從徙論忍逸臣一
語不合往往厭斥甚或議為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諫者吁是

非官守言責也。曰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者學士不草
詔是不曰官守言責者豈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下是出
威嚴嘗不後應而吏卒識詞不敢留聲散下。夫震霆不及掩耳古所
以待禁猾也。此習陛下忠當臣子進退惟命安用吾此忽名侵威反
聽哉。夫陛下有說一決夏之壽而不能寒一二翹踏之臣將以弄察
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辱須史之碎當關臺增屢位於月臣竊推此
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慰諫臣乎宮中無覽之謗而能
忍之深知言路關塞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
也。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齊儒空談亂人聽豈惟人
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共事其誰令之哉然而
齊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
非所以合衆庶見也。既有真儒亦其傳譽或以取軽為慢而一動鳴

去來之心。陛下要能有此天聽聞之禮郭隆其虛聲猶足以致士馬
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不一旦有棄士之名哉且自陛下臨御以來
凡所謂經儒其被戮辱者幾於稽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
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選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末說
品耳。焉乃闕成美矣。夫入學士豈盡今之閣亦無過區區章句
文墨淺事而太宗無取之。蓋厭意不存為緣飾也。臣以為陛下誠豈
太宗嘗曰崇儒始。夫好名之士遠似不心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操真
于已而歸過于君誠不可傾倚也。以臣所觀人才無虛嘆專盡有
今直而無隱躁易而無害其涵言似樸其情樸似拙過者畢其務
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者以好名歸視無乃非所以全君之言
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審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寬
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惟亦以

不推進為謹。不獨縫為嫌。不識好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
深責儒臣子。精精矜露。亦恐凡伯在傍俱不足以望清光治下風矣。
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
也。獨不觀魏徵請以諫書付史官乎。既欲爭名將以笑草為贊矣。作
碑之說乃脫節一根。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
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須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於己。誅
戮斬殺權在一人。而禍歸在選者其不惑。又將沉浮苟免。早由此觀
之黨議成豈一無仰於上者也。太宗所以中持衡為無所偏倚以銷
伏其萌而和平其心。臣恐不識近日詔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
也。以臣觀今群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惟家是計何暇相黨。假
如鏡一大政題一大臣甲讀謹詞乙且逼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
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嘗觀比年亦有諫一事而運章不置如囊

時讒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而衆歎其才兼詔。如衆時事定入否
不敢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乞與俱貶。如韓維
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臣恐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爲黨以
人臣私議於國倘起。而可倡於君上哉。臣以爲陛下試察太宗惟無
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
讀聖策曰。聽言清明。竊所獨慕。伊欲規其然。事跡其成績。何修何論
而外戶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獄纔刑措米斗直三錢。臣竊
給人足。底道何由。仁義切於目前。若之寡當其所施。臣以爲太宗皆
成績略盡。君道不迷數端。陛下所以修飾者。若其不如太宗而非
其如太宗者。格是時有所管取爲。非臣之所敢知也。且陛下試思臣
之所未論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特天資之高明。瞞天下可
獨運而專斷歟。昔貞觀之初。蓋有以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

奏議卷之五十三　二十六

卒莫之聽。是以後切利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而
而顧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爲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而論諍病
士大夫猶有懷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眄周行。頼不適用。擬嘆當世
殆無其人。苟非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儒
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始有兼文尚武。親內昵外
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逞經常。律墨改圖而從杞不避之譏哉
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甚去。凡千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敢言
也。大切未害萬緒紛然。展轉周回。莫適與謀。是獨非人臣督陛下至
此哉。雖然。甚有所偏。則事有名稱。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莠驕驕
思遠人。勞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尚
愈遠。徒以勞心之。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以也。獨聆[illegible]制[illegible]
下拜之禮。丹雉登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頗而一略。何如耳。安用此損璞

爲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宥賞之臣。肺腑之戚。張名曰武將。非爲
類爲耳。彼實安能。而陛下況輝客與累年之。不而再畀之。福兇之地
豈惟搢紳煩言。而志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竊竊後議。有侮視不
平之心。方當大有爲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試迂闊矣。若陛下但以
名屬。苟服飾齊楚。僅與文士異稱。而寵之一白儉之上。竊亦不失於
銳。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庶乃似焉。而率非乎。夫以似武而
非之人。殯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之
陛下何不因群情之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偏乎。且陛下清心寡欲
不敢細娛。彼侍御僕使之臣。凡所以承間而入諫者。至無意焉。則陛
下豈偏廢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違略。好令臣下。好興利除害之
心動乎其中。而或爲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學射之傳。則不可與外
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貫識之謀。則不可與

奏議卷之五十三　二十

外廷共施行。若非此曹安用乎。夫以陛下用舍。須不過此耳。而影響氣
婦。是以傾人。不惟密暗。日生意焉。一千群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
相繼也。獨侍御僕使。不有罪焉。且在位皆得傳而彼獨無所歎。其耶
其地密。適其獨娛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於
嗜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章見將誰尋見耶。外議因是而
果親之也。恐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群情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
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通當世之務。合
志度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
臣識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爲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
願至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偏。惑群情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
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中獻焉。而不復他云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侍良知桂陽軍擬奏事劉子曰臣所謂發兵興難而曾無為國家以
其事者臣嘗思其故矣。抑必皆群臣之罪也哉。也。方今天下之勢。以
陛下明聖豈不灼見其偏敝。其在朝廷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
寵。其在四方有民社者不如監臨案察之尊。蓋非一日之積也。社者
給諫館閣與省府之官位望相等。而不歷省寺往往不至執政。夫是
以清議行而有司失職。儒雅進而俗吏有以自見。而朝廷之勢遂
卑。自主判發而職事分。吏建之法改而流品別。由今臺省視六曹冥
貳自爲清濁。況他有司乎。臣故以有官守者不如文墨議論之寵也。
社者帥漕憲郡事力不分。而將相大臣多領藩服。夫是以財歸公上
而邊郡未嘗不實。耳目在監司。而守將得立功於統署之外。而中外
之勢適平。自以兵捺將歸之提刑。常平茶鹽歸之提舉。大事之餉饋
之總領。至今帥臣徒擁空名。威望風采不逮監司遠甚。況支郡乎。臣

故曰。有民社者不如監臨按察之尊也。推是二者可以察見天下之
勢日趨於偏矣。是故頻言勝而事不待其成。科禁苛而人不盡其力。
今上自臺省下至州邑。吾吏執其政。長官不能誰何。大者二。僚小者
鎮寨。卒伍失色。則主將屏氣。甚者以夫卒令動搖在位。管轄之下。將
持其長。是今日之勢也。是以不寧事者常無於而坐觀成敗之俗成
臣故曰。非群臣之罪也。勢也。且以綿地數百州之廣。外有夷狄之難
內有盜賊之患。而執事者皆取具位。曾無一人根柢謀慮可以話重
難有許國之人。欲具布而無轄。陛下念此可無惕乎。自古事變不於
戰豫圖之則儀而無救。倉猝不與忠愛臣子共之。則或不得已付之
一切之人。倉卒不如暇豫。一切之人孰與忠愛。利害甚相遼絕也。而
每患不果。易曰。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伏
惟念克克豈無之艱鑒祖宗造邦之意。推黃帝堯舜宜民之術以正

人心以扶天下之勢。則宗社幸甚。蒼生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二

治道

宋孝宗時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上奏曰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
受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
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
陛下恭承慈訓膺此御歷袞初踐祚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
以大慰斯民之望者新而又新當磨屬日吾知尋國已定遠大獨
且謙沖退託未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陛
之高識知為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
大本為無窮之忠言嘉謨崇論弘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
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況臣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
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為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

意始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群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愚恐
昧不知所出然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
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
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
府幾二十年不通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
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亨於上下所以大
繫群生之仰望者咸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
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
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書寬恤以作士氣首奉之詔不
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
未去者以次羅行殆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
斯民之休戚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身試閥閱十有餘年迹近

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
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瀆聖聽至若陰扶紫懸不為陛下一言
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
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
方新人心之嚮往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乘
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觀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
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
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
雠恥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
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
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
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

焉則祖宗之遺黎奮首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
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
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遍以
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
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
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
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
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頃年
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而已比年以來
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疏遠傳聞未
知信否然私竊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

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

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自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概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

幸甚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奧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姑以虛禮羈縻聘使往來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詞使之慢侮驕怠未遽為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為大有為之備萬一天意悔禍虜或衰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臣竊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夫復讎討賊自彊為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齊聖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

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也明矣若曰以虛禮羈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以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無謀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而懷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故廢蓋請審而示之以本然之強非張而示之翕之謂也適所以決之顧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

無忌憚瓦解其不來我恃此以自豪曾無毫釐之備一日如前所云
者雖復曠日十年無時可討之可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招
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墮而廣訃日善矣而非吾
臣子所宜言也且彼據有中原藏取金帛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
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少是則以兵深入而我不及
支宜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言和而進
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
人之驩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勢之會退則怠忽臣義
之心蓋我以幾綏敵和而忘慮事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
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二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術以吾
試累利勝縱橫前卻無不如其志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
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廟議未免有俟使

三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是欲以前累得志於吾而我獨不悟
也受而報之信節來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復豈事可
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數事之跡證之其亦不思之甚至於諸將
之疆而置三萬一之得與人不足之大者天上猶我之舊也雖有寸幸
論渡而曾可使彼恍鮮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我顧吾之德之力
如何耳我有以求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
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雖有之而我不能屈則
我弱彼強未較明矣雖兵與我我亦豈能擁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
大責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歸我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
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疑我而歸
責其輕我必能自得而永無他虞則國書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
力以復祖宗之土宇而乃包焉於仇讎之虜該以為國家臣歸不爲

願爲陛下益之夫前日之遣使一切將無是矣請既失之矣及陛下留
從天下之望曰庶幾而報書一出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中遣
使令告諭慕承之意雖猜知好之誠亦希有志於和議之而感而宜
將士疆之自從者遠近傳聞領之以為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謂
在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昔有人以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
而兵不我我不以應之者常不在二於此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
謂安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者疑惑雖心歸謂是乃本欲而已寧本
我而已致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收圖
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明詔大臣深思群策果決之
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審知和戰是達使
人有未違准捕將可及自是以往商隴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
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計

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
下之志必於復讎雪恥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
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
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
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而苟且偷安必不可成之虛說者
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
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臣則以為繫乎守
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
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奸贓
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台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
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
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制為民之休某事之害為民之戚陛下

臣欲聞之亦辭與本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累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徵書手者皆天下所謂忠從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第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餘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論遺植通之實又使以各隨所知布之列位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遠不遠親而愚者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爲私恩以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從則朝廷之得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來其舊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病者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

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除一弊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瑣既非君道所宜重爲徒爲顚眩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暵四起民食將乏所以蠲賦役備賑贍事銷盜賊之計是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不在於他則又有在朝廷下深留聖慮毋忽則天下幸甚至天下之事在於今日未一事伸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我已引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一學問以明理而學之於前定對所以養氣而背之於後任賢所以一時政而經綸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而未止始自臨皆命之時由時順理乘勢有爲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參酌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人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已見於議者之書而今乃其理之公切於利害之

引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君臣之間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則有欲治之意而爲之不得其序一旦救偸勞苦憂勤過當有所不堪而不見其効則亦終於一念惰而無所成矣夫下之人所以延頸擧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其望於是時雖欲毋之眇恐其倦勞聖慮而致勤不可期也人既無的之成瑣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之治未遍而天成絲然若此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爲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未待政通行于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之進德大業始終純全無可非間以高中宗周宣王因變異而修德以致中興之美宜於此三術念者三致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應此急臣所慮竊恐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以爲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爲以重親志臣竊以爲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私合德天地臨

御三紀臨蒞百爲其用人達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跡況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更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未有毫髮私意殘滓於其間此所以能超然遠引展視萬乘而不以爲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意豈不以陛下必然能帝學以繼聖堯爲事豈不以陛下必能創從心之以增光祖宗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備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本太上詒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是爲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臣古者祖授之統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擧十六相皆堯之所未擧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爲嫌堯不以爲罪天下之人不以爲非載在虞書

予錄之以爲戶喪爲世情而以臣之所陳非欲盡取而上皇帝而
來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舊志更置之也。内華撥盡願爲
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頻之有哉。頻年固之以爲天下毋疑
哉。臣之計也。若夫此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更有所陳
然竊聞之。上流背理者經綸。阡失宜故於己試。下流戍兵直棄
作句長江之險與之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悲智之所同戚。臣雖
鄙闇亦竊疑之。況今秋氣已高。虜情叵測。傳聞近歲諸攻書復有
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强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吸俯
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冗吾不
學頑歲。冒昧辯識。昔司太上皇帝賜之恭養四百祿。既又經累人
言振加收恩遇以來。痛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屠居山
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屢書以聞。迄

踈狂妄不識忌諱。所犯貴近。動劇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寬赦
而貰其中。乎冒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俯伏待罪之至。
臺據建南康軍事上奏曰。臣伏覩三月九日陛下可錄至之奉申
敕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素
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遭值仁聖求言願治之聞。誅遠如此。其敢不
悉心竭慮以塞詔旨。然臣嘗竊病世之言者。不本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
舉衆細故以爲忠。聽言者不求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抉摘陰伏以爲明。
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
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不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赦其愚
者無疑而畫行之。則天下幸甚。臣竊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
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
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
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而後能言
也。然欲知其慘戚之實。與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
郡推之。然後以次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蓋臣所領南康爲郡。土地
瘠薄。生物不暢。水泉乾淺。易以枯涸。人民稀少。啟居稀闊。固已爲貧
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郡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
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
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計。輦遇災年。則流
離轉徙。如鳥獸散。一有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
無異逆旅之舍。重出鄕而四出。則荒疇敗壘。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
之初。即嘗具奏。乞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使臺。乞
申司乞爲敷奏。將稅所析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未蒙。已蒙量

恩曲賜閔恤減放。事得司相度方上。聞貴乎行更蒙聖慈特從所
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得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
郡之境。江饒等州。土田磽薄。最此者甚一郡一縣而已也。就其賦重
未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懲革。將
其間少有能全如祗水旱一申薪之苦。亦未能大有所舒而對
賣雖隨之。極必且含心懷愈瘠而不可救。況乎日積根本日傷。一旦不
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襁負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
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
所謂省賦理軍者。竊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蓋曰久矣。而今
日民間特以稅錢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
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所有者數。其餘有者限而
又有此納不脚。賦之州縣。所不容有所寬緩而必免也。州縣既

無廉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小鄉軍錢五等人又無紀極
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爲於戶頭上如
納米收耗則自七升八升以至於一斗借而未止也是得官中錢
自一年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樁鈔用諸色名
額拋責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行遣賦役之屬自然曾無所以爲
漕司已下相承遞爲促迫今日追官吏明日又動知通官吏無時
從出來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知此以補首名支當前日如
其一旦發罪遣法罪而不及顧也又以罪及其身而不敢停爲
恐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
以封椿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養廣東南張
之數未應所以養兵而國用者皆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
減竊意惟有選將練兵務可以節軍實開屯田可以實軍食

實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應
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徒以寶賂
得爲能苞苴請託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
差遣所費以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掊斂刻剝經營賈販百種
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所未希望僉蹤跡求蓋上所以奉權
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
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
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於是軍心
所伸訴乎時既習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其軍中
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往往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
爲之分責州郡於招填錢物抵換郡小主踈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充數
數端本末臣[illegible]不北錯而所謂以助者[illegible]

可以求蒙間途而望他軍之積以來已實矣頃近歲以來管軍臣僚
還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而兵
將食日益耗衆而此人之所[illegible]責與夫送迎新舊色支用已
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領餉之任者亦皆負[illegible]除受通類皆其
程督驅使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實殘以給於權倖
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設辭小人竊取官
職之實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者天下之人孰不
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迎合州縣使之急征
橫斂朘削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
可强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聽從加寵異以事
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爲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甚
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以爲其大之禍將甚之變[illegible]

在朝夕願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無
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擇將帥可委利權二者朝廷之公選
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
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苞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illegible]
其人則軍士畏愛香慮閑以時而冒名冗食者亦無容於其間矣
之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
卒與凡九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
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
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
而募諸軍子弟而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
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謹毋
量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使其果能漸有州屯墾食之然

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損而升黜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姑爲之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樁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一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以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郡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嚴課而時稽之。不然則雖甚加詳預措非法科斂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平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以是推之則兵未俟程督迺從而聞其可實矣。此臣之所謂者職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陛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槩矣。今請昧死復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

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承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淸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並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唯赦而不誅。其後十八年間而蒙收召五被除擢。臣愚竊自知無用於世。又爲疾病憂患之所牽。而有不得祗承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爲不深。憐臣不爲不厚。顧臣乃獨畏懦藏縮。熟視天下之綱紀廢壞至是壅固若是。於如此而不能指陳之。爲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之今日

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熹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上奏曰臣頃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所以報塞恩私者有加於前顧視事功無與為比其為感激之深固有言語所不能諭者竊惟念往者之言抵觸忤逆雖蒙聽納不以為罪而亦似未嘗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愈覺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置之左右於此仰窺聖意若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為欲加之恩意則寵數屢加而無以加一者之間未有所當誠臣之所以報回前命懇辭避而不

十五

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克進豈非陛下遽垂記憶而欲卒聞之抑其別有以察臣臣不得而知也且君父之命召于再臣而為臣子者雖臥於家則臣於此亦有所未安者矣而頑庸衰病獨恐既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從而靦顏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思其所言以聲以為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意未諒觀者若以其言為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復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采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致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為飛語以中害善良恐

揣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詐險譎又有甚於前日之所思而慮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而卒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畏愍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為喻蓋為此也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眾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

十六

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皆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判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

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
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
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
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
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
矣。又按論語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
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爲，然亦有
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
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德既全，則雖以天
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在我而不在人也。曰

克己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夫
孔子之言，而臣竊妄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是而已。然邪正之
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于朝廷而及
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
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則
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
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擅
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
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
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
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
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豈有是理

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燕閑
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
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
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飮食酒漿衣服次
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
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
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
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
無少瑕翳，而其餘風遺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
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世立教之大典，用意最深切，而三代人
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可見其實狀也。竊意陛下試以是而思
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

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
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觀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
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
以脩之於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
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
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
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
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
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
向來王曾叟欽承凡遂之命，遠近傳聞，莫不爲笑，臣不知國史書
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
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illegible]

不九人類。顧乃熒惑生心，斲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況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或曾不蒙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此言者，直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罪禍，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焉。不唯如是，甚者欲以避失之前人所斛，是故以爲其而事言之。及其既然，則習熟見聞，以爲常事，而不足書。至知近年來會我宮時時有之，人遂不以爲異，豈此豈可常之理哉？惟臣屢聞不識其宜，故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謂言而厭道之事，雖事不蒙棄序而前來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恐之，必使陛下聽聞遠之言，而遂其平日深所愛幸之人，誠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既陳於前，而臣所懇要又如

其不可爲據豎深之。伏惟陛下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屈而行之，天下幸甚。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稱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嘗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當此曹無知，何所忌憚？以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摧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非與此人事爲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至而未賄軍中等第論薦此數。陛下實將帥之牙儈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帝師魁製之事，亦是此人內外嘗探，遂致罪人，而聞者啟罷，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盡其過惡，亦彼求配。此不惟行遣太輕，足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士人敢言

諸將之罪者。以小人蠹兵，有所屬之附戍，而江兩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事。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鑒蓋不遠。伏乞陛下少加聖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以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諸管榜諭遷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饑寒，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是以失然後時以薄書爲累錄，陰奉無私之實，以緣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複有所問也。出入寺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

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而有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且臣聞太祖皇帝嘗大內殿成，御正殿，洞開重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

足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爲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華夏蠻貊無不歸心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爲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以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業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國與魏之全。又自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戕乎外，公之所出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

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讎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焉，國之所以爲國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此，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去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鄙陰巧之人。雖勤於圖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施，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一切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怨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之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乎。臣前來面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如其爲是也，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如其爲非也，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如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處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如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傷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illegible]，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爲，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寄此具奏，伏乞聖照。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繼世之仁者，蓋亦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後知。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輔導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

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illegible]名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污，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

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刻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宦者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精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一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其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治平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備例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長緜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比

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以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其德。况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而無不熟矣。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著。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其習於其事。恐亦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試臣之爲輔翼之未至者亦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慮於此而已。伏乞聖照。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去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弼。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

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晩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

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爲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才而屬任之之。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試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誠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宵憂勤顯

諮不為不至。豈不欲大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示。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頹惰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宦者之閽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頗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贓污不法聞。有實狀。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又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若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蓋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頗情隱相恕。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莫非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此亦非細故也。又如近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併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陵郡守。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扶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行其選。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使得為郡守。而不與職名。使臣庶以東藏逮帥西蜀。上遣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其上否所聞不實。則言之者罷然。一無所謂。山陵諸使。侵貪肆嬉。棲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幾幸。則名諸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譴責。而繼以進用。曰狀見近年推有主級近習一事。實往罰書無所假借。自餘百事皆含容。曲直是非。而乘所閱以閱蜜意以謂如此處置旁得物也。此識克舉之用心也。甘出於此蔽有蔽哉。若雖其本。則臣固亦無於所以指斗之一字而言。則臣於言末論。千挽之言篇有康也。至古之欲為中書無翻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挽之多寡。學薦然後乃得其末。若不固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才得神。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率。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禹舜之治。既無先後。必如去先。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矣。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福善禍淫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稍有以奉承之哉。故陛下深留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事遷除。雖遷積其榮顯者。乃敢造飛語呈擬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數求格人擇緝視聽。然則今日正是博求賢能。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爰據不謹慎為事。害乃敢陰為擯逐公卿。排擯其善者。不為國家毀望忠嘗害時宜聞。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垂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

賄賂以契券易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寧宣和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只其甚者，乃敢誦言於眾，以為陛下當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疏遠之人，猶復不事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頫顏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

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必然不至有此謬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誤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哉。此今日急務之三也。若夫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若甚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其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寬餘以相補助，貧民益少紓，又得遷延以待蠲放。是自朝廷至于閭里，君民兩足，相保彼此，誠不相病之意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刻州

戰書收以為階梯。寄拘者及民間殺掠多少分數。而爵賞陞步
獲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坐實受害。究痛曰。讒得財失民。猶爲不可。
況今職蹟賊虜民卒以去。所謂府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吾不早救
必為深憂。臣嘗讀大學率藁。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為寒心。惟陛下少
留聖意。王發其端。盡入而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
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牽綠。豈能公行料對。而惟快己意
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事。撓奪謙
而遣斥逐也。至於諸司太率。事權不歸於一。銓法從事。而縣令未嘗
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盡者。然其本言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
則雖戒數。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聞夫軍政之不修。而
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所以進也。必先指其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

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
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
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
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
凡此一節草莽之所聞者蓋不聞為口者。蓋不道。然以其門戶無藩蔽蹤跡
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今
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
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
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魁剋之是務。交結之是
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
誤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禍害之極。則又
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又務蠶而儲蓄豐足。心志而漕運省

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
彼自營者尤所不務。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領之。而兵屯
之籍。實其擾遠。則又不免使參其發。欲聞其呂讀軍人不肯勞其願
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從之。屯則雖寒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
使者丈吏其力蓋有所不能爲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
也。屯田不應。漕運煩費。諸州苗米。率歲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
食。則加耗斛面之禁。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凡和買折帛科罰月
椿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者。屯田立而所費於諸路者
減。則此為庶幾其皆可蠲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本意而害足以
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夕而少除者。然
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見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
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

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兼擇臺諫以公剌舉
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百官兵將矣。遂之禁。而以選將為宰相
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
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逮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
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拔其尤者。遂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
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
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
遷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九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核斂巧取
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亦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
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諸將專去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
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使本軍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
不虞則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兵得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

使令。又擇使官遍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聽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司同心。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侵。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蠲。民力無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也曰一事。如臣之策。吾是樹來時帥得人之後。方可放行者。時帥止如今日節若被漕司已成之切。無補時帥矣也之實。且也稍稱無以水災之徒。屢按說兄弟行民也之害。以使見效。仍請漕臣更加商酌則稱之未盡者。無失以闡諸擬議事務書其時措置。庶幾已成之體本至而措。較有慶擾衣也。蓋與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

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又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効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臣又竊聞之。今日上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滋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滋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所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兼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足勝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獨皆以爲非者。蓋嘗聞儒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

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戒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今。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實安樂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競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弱將驕。外有強虜之虞。內有權移大半。其他難言之憂。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持者。迹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重與之說已承。未嘗一日少更也。陛下少日留意慮。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日爲見事當之人將欲以下至如之事猶曰先務。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善之所以爲之之意。況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宜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然臣於此事。不敢盡言。蓋以聖明少加聖慮。則當以此時戒之。然從容畫聖斷。此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竊未暇事當其先。伏願陛下無數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遽以逸豫虞之乎。其思奮厲者。亦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惰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已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孼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

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
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
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所謂善易者不言易
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劒抵掌之間矣臣又竊以爲陛
下溺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
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惑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亦以
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
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
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
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
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
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
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
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
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
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
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嘗闢之曰自謂窮神知
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
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
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
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
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
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

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心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
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
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
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倡明遂使聖道闇而復
明焉如是大而俗儒淺學既不足以窺其藩奧庸人鄙夫又以其言爲
迂誕間由稽義者若於己之所爲以致相與排疾指爲僞學而加
貶黜而臣已嘗論於前矣大世俗莫知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無欲
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甚知己之所爲而復過於其意焉邪說肆
行人之觀得其所長偏力主於此此臣區區之所深憂也今數顧
得所謂之書願賜清燕陛下試取而觀之聖學高明必將有以知其
今而見諸行事者要歸於此焉一事一朝其則正心之效不惟自
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功利之
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厭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
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
而蕲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數年而國日益貧
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經財之義
文武之憲道德之成則固所以爲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
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
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
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
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
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
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

咎救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
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四自其始見
於隆興之初固嘗辨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
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
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臣
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
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返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
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
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
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不
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躬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
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伏惟陛下哀憐財幸而擇其中則非獨臣
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三

治道

宋孝宗時朱熹上奏曰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
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
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
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
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
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
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於先王之義刑義
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
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
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
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
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
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
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
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
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
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
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
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
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

下係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删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敷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上奏曰。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

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願治。無怠少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嘆。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固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作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任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

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於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俊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寬緩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請間備燕侍。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禽張禽縱之機。周防長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

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繫。而治亂安危之幾。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伎倆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方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恃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亦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未失其崇資褒秩。而擅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

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
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
無所得而國家頓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
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
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得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
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者臣恐陛下於此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
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
不足以起發聖意悲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於請見敢畢其餘忠
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備聖政則夫左右
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所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
除積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

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婞婞愛君
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膺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
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
下之幸
熹直寶文閣上封事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資有孝友
温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潛德春宮垂二十年
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
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於斯時首蒙趣召且得
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甚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
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
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
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

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
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
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皆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
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陟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
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
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
新之目或未盡舉則羣孽之萌將有作於細微之間出於防慮之外
者是以輒忘疏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
曰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
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絶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
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

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
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
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
流汚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
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
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
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絶無而
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
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
心之正勝私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别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别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未有倖戚學也。

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尙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

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熏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福，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誘蠱惑，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弄口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戒。苟於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未忠直之言，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疏，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意，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誅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厮役，猥加官賞，曹府僚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亦昔又不關其有無，此國晉事之卷

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發懷奇心積自怨結者又將會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沮資妖訛。蔽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屛黜。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濬。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絶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

而況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修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兇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斷。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同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謂。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耍駮。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誣惑之術既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豈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據以秉禮執法而絶妖妄之原哉。先王之政。亂

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惟殿下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敎與選左右。敎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敎諭之者。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與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宰徹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忽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

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遂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語。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敎子之法。蓋疎略矣。蓋其所以敎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聞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僻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嫡。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

之業。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艱創之難。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者。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

以為憂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者。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

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

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
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
代已爲過厚。而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
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
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
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又相督
迫。唯務自實。何暇更察民情。鞭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
而州縣歲今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當緣刻剝。
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軍興。然內自
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
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
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寬減。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

將帥。覈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
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異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
大。而綱目甚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爲陛下言之。惟
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使國守。則天下幸甚。
葉適應詔上言曰。臣竊以陛下循祖宗之舊。特詔近臣於科舉之外
爲開天下之豪傑。許以極言當世之要。而考察其尤異者。欲以不次
之賞。待以非常之用。而天下之豪傑亦莫不欣喜自効。願致於其間。
夫開天下以不諱之門。納眛賤於至高之選。此豈非堯舜之盛德哉。
而臣之不肖。則獨有所甚憂於此。何者。治道本不如是之易言也。而
陛下必以言求之。使臣而少言之歟。則略而不足聽。盡言之歟。則可
以聽而未必信。而天下之不知者。又將推言之於是。天下之言雖然
並進。而其上莫能擇也。則一切以爲空言而盡廢之矣。以有用之學

責臣等而卒不免以空言廢之。此非陛下之意也。而其勢有必然者。
蓋自慶曆元祐以來。著而爲書者。何其多也。其於天下之治亂。軍旅
錢穀之大計。常先爲之書。而以喜厭之言。何其敢決而不疑也。其言
之多。思之深。當無一二足用於世哉。而以進之言耳。日習以爲言
語文字之流。使之運奇於異說之餘。而不本於陳言之外。足以敗天
下之定勢。則大朝廷之上。於其發諫爭之際。而何以爲守。是故今
日之患。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其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
不敢言也。而患其盡言而無所用。夫上有寬博無忌之心。下有慷慨
盡言之意。皆前世之所不及也。而其動止於若此。此豈可不爲之深
憂其故歟。以臣所論。主之深識遠見。卓犖特出。有志於天地君臣之
大義。而務盡其精微。以興起一代帝王之業者。雖以漢唐有國之長。
其間不過數人而已。況其不少槩見而汨沒於山藪木石之間者。此

臣所以中夜竊歎。廢食忘寢。以爲陛下幸使因方正之選。爲一能達
於朝。則其所以稽合成敗之本。而推原當世之故。宜特發其大意。而
蓋至於盡言。夫屢置三專主令達孫而出政事於天下者。天子與大
臣之事也。而疏遠一介之士。豈得以僭言之。惟夫居安者不思其危。
習常者不察其變。見近者或忘於遠。獨任者或失於人。計利太急而
求民太甚。持法愈密而爲治愈疏。至於經國之規。御世之要。知近而
不爲隱。宏闊而不爲迂。盛衰之相因。治亂之相易。若此者。臣皆有以
發之矣。朝廷之上。公卿百官所以統天下。而害患於不然。知天下之
情。四海之廣。南北異俗。賢愚異慮。而害患不能通朝廷之意。上下不
合。則禍敗出於其中而不知。故臣以爲識略發其大意。見於條畫。而
又序其所以發者。本末如此。庶幾無掊狂驚世之論。豫定必然之謀。
以達堅於空言之歎。而失明天子設科之意。陛下幸使大臣擇取

君德一　臣聞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臨天下夫莫尊於君之名莫重於君之位然而不得其道以行之則生殺予奪之命皆無以服天下之心其所以為之臣者特迫於名位而不敢抗耳夫是故以天下之大常若為疑其異出以撓己而禁防維持之不給尚安能保其民而與之長守而不變哉昔之人思其所以為人君之道必接世之而使操之者甚哉多而辟矣或以為所寶者在令令行而莫敢違故有留令刑令不從令之罰皆至於死或以為權者上之所獨制而不得與臣下共之者也故致之足以為己威生之足以為己恩而天下之事自己而出者謂之君或以為人主之所持者法也故不任己而任法以法御天下則雖其父兄親戚而有所不顧此三者雖非先王之所廢也然而不以是先天下而後世之君奈何獨甘心焉是

以中局歸非之禍職於天下而不可禁而其君之德固已削矣夫偏說鄙論習熟於天下之耳目而近功淺利足以動人主之心於是以智籠愚以巧使拙其待天下之薄而既先王之德以為譬若狙猿之牧者數千百年於此矣蒙哉蓋世有狎猛虎者能使之忘其搏噬之毒以媚己也此豈非智巧之所能為也而況治天下者慈父母之於弱子之類也又非若狎猛虎者之類也智巧何為於此哉以智巧行令其令必廢以智巧用權其權必侵以智巧守法其法必壞臣竊嘗悲當世之故而其義不得以盡言請泛論前世之帝王得失以敗可效之迹以見其意夫遠而在唐虞三代者吾未敢及焉秦始皇漢武帝雄才之質備服宇內意所欲為如駕大豕東征西伐萬里追獲使天下以瞻其禮(?)而天下之人精然(?)畏恐各救自必其命若是者有以示

天下之威後世之君雖外飾其失而中有羨慕之傷心焉漢之宣帝有明智之才執賞罰之柄足以獨任天下鄙遠俗儒而參之以霸道略務寬厚而齊之以法律其勤敏不懈而及於工技之細器械之微而天下之人拱手退聽未敢有所自為以逆其上之意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權唐之太宗少而為時帥長而為帝王其說明達駕馭賢俊利在仁義則行仁義利在兵革則用兵革利在諫諍則聽諫諍惟所利而行之而天下之人推然畢力致為之用至於競精畢力絀之以死而不悔若是者有以示天下之功是以後世之君推其患治之心欲庶幾焉而未之得也夫慨然有志猶不免於羨慕治皇武帝之傷而精實求治者又止於庶幾宣帝太宗之事然後以其智巧而行中局歸非之說則雖有天下之威也天下之權也天下之功也抑猶未得

其所以服天下之道而徒恃夫名位以臨之者也且夫風俗之所繫治化之厚薄事固之長短人心之向背是豈可不留意而詳擇也故臣以為天子之明聖誠能破據數千百年之偏說狹論而無所入於其心雖不遠求唐虞三代之名而近亦無取於漢唐之隨則人主之實德見於天下而天下服矣

君德二　所謂人主之實德者何也豈不以其容受推覆大度不疑有以深結其臣民之心歟夫猜忌不信持法必行陰見天下之過而吏疾焉有疾其臣民之心使之嘗息自語而不敢肆者則夫容受推覆大度不疑然而與天下為一是宜可以服天下也雖然天下之治非若是而可成也名位者人主之所自有天下不得干也好治之君常恐名位之去己是故或出於令或出於法或出於權從巧任智斷制刑賞以執天下之命若此者

凡以爲留名位之術。而不知夫名位者亦必留而未嘗去也。未嘗去而留之。然後天下始有不安之心。不安而將去也。則必反之而後可。然則容受掩覆大度不疑者。是亦留名位之術也。未有服天下之道也。古之聖人自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而因名位以行之。何者。天下之政。其大者爲祭祀兵刑。而其小者有朝會節日之費。其達而爲民。而近則群臣侍御僕從之職。其物爲子女玉帛器用服食之事。而其所好所惡者。則在於君子小人邪正所由之塗也。吾之一身。是以驗之矣。其於事天地尊宗廟也。真見其肅恭誠一而不敢懈。而神祇祖考之來格也。非貌爲之致。而意其不吾享也。而況於簡慢褻瀆而不知畏也。其於刑獄殺戮也。真見其哀矜惻怛而不忍。雖不忍而不可赦也。非徒誠隱憐憫以爲是虛文故事而已也。而況於輕忽慕殺喜深而戕刻也。其於天下之民也。真見其可使而不可勞。可安而不可動。可與而不可奪也。非輕徭損賦寬釋逋負以爲之賜也。而況於急征橫斂而無極也。其於群臣百官也。真見其事各有實。才各有宜。畀之以事而不相易也。非責其所職。詔其所肆而要之以報己也。而況於姑使之充位而自用也。其於聽言受責也。真見其過言過行之出。有以害天下。而爲其臣之吝己也。非內不樂聞而外爲寬容之意以悅天下也。於其言也。可從則用之。真見其朝不能以及夕也。非徒聽之而終置之也。而況於拒諫塞諍而以不受教爲能也。其於君子小人也。真見君子之可敬而小人之害道也。誠以惡佞說而好正救也。不徒敬君子以爲名而無求人之自便也。而況於疏君子而比小人也。其於聲色游畋玩好珠玉也。真見其傾替而無欲。棄而不御也。不

待於欲之而以理禁之也。而況於沉溺埋塊於其中而不知反也。積之以歲月。真見其悠久也。頒之以萬機。真見其能無倦也。九此者。皆實德也。真意實德充爲於人主之身而施之於天下。是故其高厚可以配天地。其明察可以並日月。順陰陽之序。達萬物之性。裁成輔相以左右民。鼓舞動蕩運轉闔闢。則令不期而信。禁不刑而畏。法不嚴而治。兵强國富而討除殘暴不煩之矣。然何向而不濟。故人主誠日知其身有可以服天下之道。則偏說詖論。何足以累於其心。且夫忽近而務遠。虐內以事外。息靜而不能動者。强而實弱。此人主之淫患也。方其長慮遠想。指揮太息而思功業之盛。憤夷狄之驕橫。則欲親兵勇將鼓行四出以誅之。厭風俗之頹隳。則欲考核名實。數見賞罰以厲之。財之未阜。兵之未練。則欲講求遺利。肆習行伍以揩之。故夫人主有好治之意如此。其患者必自知其所以服天下之道。則來務不勞而主舉矣。

治勢上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已。昔之論治天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强。故忠質文之相代。若循環之無窮。而救者又曰弱之失在於恩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强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反之以恩。恩止於寬。威止於刑。故寬不至於縱而無所勸。刑不至於殘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羿之能不與焉。虛而欹滿而覆者。器也。而倕之巧不與焉。故三代非忠質之尚。而周秦無强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

其功德有厚薄，治効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己而不在物。夫在己而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其後。導水害，通山澤，作舟車，封兵刃，立天地之道，而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秩序寒暑，而鳥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而莫能遏。及聚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歸，至其去也，坐視而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基奪之禍，皆以其天下之與人而不悟，而其甚

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世業之煙令，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忌特起於公卿子弟，童書生游談聚論，流而蕩佚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而不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身求容於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威在於宦官，或在於士卒，而權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爲可嘆也。臣嘗推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係，比威契丹，而服李璟，法度備舉，文武並用。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平羅荊甲，係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兇鈌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服，未能什一，而尋至幼主偷首服從，相傾憤發，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離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得其遠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之勢也。

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己，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爲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從，既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識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考之於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爲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給事中臣請言祖宗天下之勢，天下之勢其亂也有門，其亡也有塗。夫高垣厚鎬，足以備盜賊於外者，此衆人之所爲無憂也。盜賊在內而與我共其垣鎬，而納外寇者，此憂之所不及也。天

下之亂與亡有五，而人主之得罪於民不與焉。一曰女寵，二曰宦官，三曰外戚，四曰權臣，五曰姦臣。此非特秦漢之近事爲然也，而三代亦莫不然。是五者有一焉，此其天下未遽亂也，未遽亡也，而天下之垣鎬已與我共之矣。發以虐政，致以嚴刑，而猶人主之失德於天下，然後乘之以水旱，動之以甲兵，則小者亂，大者亡。是故善治天下者，不惟閑是門也，又使其門閉而不足求；不惟塞是塗也，又使其塗塞而不足行。太祖太宗削平僭亂，統一方夏，真宗仁宗祈天永命，又安海宇。當是時也，其要在使天下無女寵宦官，無外戚，無權臣，無姦臣，隨其萌蘖，尋即除治。而又處挾其門，顛錯其塗，使其至者暖隱恐懼，四顧而問，不得其所求，俛首而去之。宮中之裁决，大臣之平章，近臣之獻納，小臣之議論，無不盛出於此。握天下之垣鎬以與天下共守之

而無所害是故以言其幷地收民稅賦均一則不如周群臣材
智赴功遵力則不如漢書積學國用沛然則不如隋拓地沙
漠冠帶異域則不如唐然而上下之勢周密而無間隙因而無
隙不忍治而作亂幾亡而僅存可以傳之後世無窮之無搖則遠
過於前代夫學者之言治也曰遠而在堯舜則常若於迂闊而
不信其近而在漢唐而可信也則又以其不能久安長治而不
足稱然則祖宗之天下亦可謂盛治而無以加矣而中國之所
患者遼人也夏人也夏小而遼大而驕大而驕者哉況遼今
使傳道言語以示其嫚侮之意則天下怒然如有百萬之師中
屢擊隔學及羅海為之盡全勝摩書難求陸之摩言物舉數以
中其欲小者或枉借自大竊據邊鄙則大師貴將相次陷沒
民為吾多至百萬分遣大臣經略中外朝對衆議盡屢請而
卒之天下困弊二方空虛曾不足以奏一戰之捷然而朝廷之
上雞廉慇撫未失其歡而天下之士相與慷慨憤激然長慮
以為不可以久也故其大言者則欲備改法度振起弊事使天
下富強將士用命然後鞭笞而臣服之小言者則欲絕賂以開
之反間以亂之屢出以撓之東西北之地使之人自為守以待
之而其所謂見遠察微之論者則皆以為異日天下之大禍存
亡之所由分必出於二虜而不可救嗟乎處至足已去之勢而
有慊然未厭之心深思極智以為國家憂患於之外其慮誠若
此矣而況於二虜之必然歟雖然法始變於慶曆成於元豐雖
中阻於元祐而卒行於紹述之後凡祖宗之舊廢革無餘則其
大言者既盡行之矣前取蘭會復取鄯湟招納族帳以弱西人
之手足則其小者又略試之矣二虜卒無患也而天作民虐反

足以自己其國而已尚何足以為天下之憂哉則見遠察微之
論習於目前而終不之驗歟且夫當中國安富契丹抗衡之際
天下豈復知有女真也哉彼其崎嶇種落又卒不當一校而豈
有窺窬二大國之意於數百年之前者乎蓋所以致靖康之變
者昔之五患有其四焉耳由此言之天下之勢在內而不在外
也故其上策莫若使勢在己而不在物其次莫若使勢在內而不
在外忘內憂外以起內亂其為計也末矣

治勢下

臣請言今天下之勢昔者天下無事忘戰久矣女真起
東北小夷一日棄鷲春扶幼弱自燕趙齊魯遂至勾吳以
觀南海中有大河江流直門大行之險而不能為之限所過城
邑無不開門迎勞行留自恣莫敢誰何而奔走之民所在聚為
群盜以自相摽抄而已天子方親御征伐之事博采謀議而群
臣從官亦皆共服辭習擊刺之術以拒胡丈十有餘年而天下
始益習兵甚有輕死犯難敢戰喜鬭之氣誠使因而用之皆大
之決不難得也於是天子厭武事詔罷兵務立文事於傷殘憊
缺之餘置學官欲鄉射定經界建賓館儀律來扶以丈太平既
而邊戍屢豐州縣充實西北之避地者即其所至藉為民而
淮楚徽吳之商賈往來道路無禁然後天下始復怙息以
室家妻子為意邈然忘其南北之事父兄門戶之恥矣夫習危
者其動易習安者其變難不然則紹興之末武王以殘虜失衆
富畢傾國之勇聲振江淮既而不戰自斃狼顧北還無復行伍
而清野堯宋之間豪傑響應執殺其吏處處屯結武號三十萬
衆以請命於王師以豈非其可以接約拊掌經營河洛上以屬
節義下以報恥辱千載之一時者哉然而天下之意終以不振

竊議轉語惟恐好使之不復通則背安靜棄乃兵勢之必然故
臣觀今天下之士惟其嗜利無行者乃或叩關投匭妄論形勢
更易風雲之陣疏釋孫吳之言請對便殿條畫邊事指心誓日
以功名自許及其寵異逾等尊用過望乃始徐托罪咎引身而
去其大略如此而忠厚難進明知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之
重以為不可輕發頃今天下之勢異於武帝以南上下又安陸
令明具而德澤所被民心不搖無以異於祖宗之世然其於并
兼進取則固已難矣陛下英武神斷廓清宇內如其貴成將率
使各盡力執大義以誅強僭則天下可以拱揖而定也而乃使
之分治刑獄糾舉官吏或脫弁釋褐而為儒臣參用西官列布
內地而士之憸弱無勇者乃反教以弓矢合射於庭而其催督
於州縣者亦或許之自薦而優以右職何哉豈非欲以變今之
勢而後用之歟臣之不肖蓋嘗竊以為使今之天下自安而
忘戰則不可使之自危而求戰豈要而能哉又大不可之何也
蓋世有陳設亦治調諧絲竹而飲酒歌舞以為樂者而其外且
有焚溺之患卒然之憂焉則其主人何以待之歟將使其客盡
廢其歌舞飲酒而褰裳濡足以救之歟則其勢不可以盡能而
徒傷其驩且其救之也則其樂必不竟而奴婢之無賴者頗從
而竊之矣然則亦付之其人而已使其外不失為得患而內無
以傷吾樂患去功成而飲酒歌舞者不知焉斯天下以為賢且
智矣夫何以異此強其所未能廢其所以能其要在於天下之
皆能也皆能而臣竊憂其患之有不可勝諱者矣昔者秦人之
患在於不能兼六國也是以日夜繳勵其民使之功賞相長五
甲首而隸五家當此之時秦人五尺童子皆有蔑視山東之意

西今計之六國未兼天下未一非秦人之所當患而長有其秦
以及於天下者此秦人之所當講也若夫成王之於周太宗之
於唐則不然寧商奄淮夷驅逐虎豹犀象未嘗寧息取突厥
滅高昌吐谷渾東西征討用兵不廢而其朝廷之內郡國之外
制禮作樂鳴玉曳組誦其詩讀其書而考其文義之彬彬焉是
故事成功之利而不受其害也則天下之勢固不可使之盡變
也

國本上

國本者民數重民力歛厚民生蹙惜民財歛本於民而
後為國與昔之言國本者蓋若是矣臣之所謂本則有異焉臣
之所謂本者本其所以為國之意而來及於民臣非以民為不
足恃也以為古之人君非不知愛民而不能愛民者為有所失
於內則政有所害於外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者亦必有其亡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
廢興存亡者亦然是其昔何為而仁今何為而不仁使其後世
之所以守天下者皆如其始之所以得天下則何為而失之嗚
呼是豈不可以深思而極論乎夫植木於地者其華葉之茂者
末也其根據盤互者本也此衆人之所知耳夫根據盤互不植
本也自其封殖培養之始說得其所以生之意而後天地之氣
能生之一日失其意則夫根據盤互者拜然顛蹶焦然枯槁而
已矣此安能受之哉臣嘗論周人之得天下比三代最為長久
此非數也后稷在唐虞之時已為稷官傳十四五世而未嘗有
失其所以得國之意蓋然後文武受天眷命而天下之詩懋譽
商而歸周至於成康之後則漸已失之獨一宣王稱為起衰撥
復中文武之意遂稱中興及其後世不遂而忽衰靈景之君甘

召畢劉之屬所以施於天下者博詳而非先王之意。至於益衰
而自分為東西。則其署章文物莫有識者而猶然獨守其鼎。然
後其祖宗之意盡失而不繼。以至於亡。然則其所以不仁者不
能如祖宗之仁而已。若夫漢之高祖唐之太宗。起於細微單人
挺劍特起。背指天下而四海之雄無不束手受制。相與於草創
之中拜伏慎抑而為之臣。建置宗廟而立經典法以垂後世。此
雖不足以望周人積累之盛。然而要其所以得之者必有合天
之心。順民之心。而非偶然而自得之也。故其後世若武帝明皇
失其意則亂。光武憲宗復得其意則興。而或損敗此蹈覆亡
要知其祖宗之所以致此者何也。使德澤而有守則其業遠以
衰敗而已。故臣以謂繼世而有天下其中才者固能守祖宗之
意。其賢聖者尚增益祖宗之意。其好謀而喜作者徒以變亂祖

宗之意。而昏惑不肖者則又不知祖宗之意。故其為興亡治亂
皆可考而無疑。惟有志之者長思遠覽。欲以跨越前代。而不能
深知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意。施於今者忘其舊謀其新者非其
舊。動搖侵伐其為國之本。而使之削薄而不悟。此豈非其故臣
遺老莫有以告之者歟。其告而不之信歟。春秋之時晉魏舒韓
不信合諸侯以城成周。而宋仲幾不受功。指踐土之盟以為據
當是時韓簡子與其佐士彌牟皆不能知也。曰晉之從政者新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不肯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
忘諸乎。彌牟度怒其言已而執辱之。嗚呼。踐土之盟晉文公之
所以主諸侯也。諸侯猶記其舊而晉之從政大夫曾莫識焉。則
其後世之失霸不亦宜乎。恭惟宋有天下肇造基本。不以智力
為治。亦以兵甲為強。不以險要為固。功施茂盛。源流深遠。聖人

繼作因時制事。雖有變易而其為國之大意常相益而不廢。天
下之人受其陰利厚澤而不知其所從來。既於臣之淺陋何足究
述。謹擇其意之尤大而與國家相為終始者二事為一篇。其餘
其說以獻。竊以天子之明聖誠已知之。而猶言之則變君之志
不為煩。未務而先言之則告君之義不為過。而臣之區區畢於
此矣。

國本中　其一曰禮廉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
貴。不得赦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
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
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於一命之士。皆四海之
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之。當棄之特設
棄共餘羣先之徒其所與為臣工無教者皆忘甫知忌明見焉

議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於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況其卿四
乎。其後周文武既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遂以作厚而教養之
以禮樂。故其時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天基
賢材於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彼服有裳龍藻火之食至奉有和
春秋祀之節。以至奉牲帶。就豆邊為告宗廟類祀天地矣盛善此
而性枯羸殺燔剝親烝之。今安得參於其間。揚雄有言曰。周之士
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
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
者也。豈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任。則不免於以法御之者以刑
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啟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
寄者。俄而桎梏羸殺燔剝叙戮。無所寬假。而其臣亦不能自安
也。故桎為多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繫

千里地。從大功臣十數人得南面而稱王。既而夷滅殆盡。至於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夷戮自此。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輕於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於以獄戮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書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爲愛己。一旦以治獄疑似違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辭行。亦誅死於朝堂。而不以爲非。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爲面折廷爭。亦莫有以爲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於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重有意於輕殺人也哉。自今教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遂請殺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摧忠臣之氣。國家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爲之資耳。至今文王之意。逮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於藝祖太宗

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忌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意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者六年而後罷。太宗召其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與國事。止命寬流置嶺之。三公皆以善去。仕者不自劾。則受誅。其輕者。猶以罷廢棄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進擢之。以至於公輔。仁宗嘗疑其臣之罷懦而不任職者。嘗欲而不忍。始置宮觀之員。廩之以祿。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章惇弄權。嘗欲興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乃詔責躬以

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閒手奉惟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於祖宗之世。而不使姦臣妄殺一士者。亦無過於祖宗之世。蓋秦漢之亂。息滅不綴。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強悍不遜。撤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違亂反側。起於父兄子弟之間者。蓋不復有矣。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格然歟。

國本下　其二曰恤刑。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爲然也。而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

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爲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夫天下若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亦易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難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欲求所以省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逮之者積數歲而不能已。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書。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死。而茶鹽榷酤升合銖兩之犯。無生出者。折獄所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蓋嘗輕之。或盡除之。而參刑具五刑相收逮坐之刑。皆漢唐之所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

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議者以其悍虐輕性命生死如旦暮
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怨伏。而天下大姓豪家皆持士
殺人之權。伏人未必死。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孝有痛息而不
敢言者。少年子轉纂人於獄。官府之外。尚疾其不敢行。若此今
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無他。強果其楚輕關取人多怨。至
於激其所恥。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以柔之。雖
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獨
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
用刑。比漢唐為輕。比三代則為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無
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
以自利。好日輕稅。而民無為生之養。惟其很戾不逆以身犯法
者乃得而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生權

奏議卷之五十一　二十八

參植酷及它比巧法田役稅賦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
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為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有所
一成行之。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豈相
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為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肉刑也。豈
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仁於三代今既行之矣。今世之用刑
重於三代。願未能輕也。則恤之而已矣。然則祖宗之制刑。可謂
至矣。以御刑之仁。行制刑之仁。雖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謀者
無公名辛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字。廣重寬之賞。是故無智力之
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而民不勞
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甚夫橫行之變。下人謀上之害
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
無窮之祚。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為誠使天下之賢者

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
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
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而有并殃天下之意
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
國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未詳得
而動之。不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為
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民事上

古者民與君為一。後世民與君為二。古者君既養民又
教民。然後治民。而其力常有餘。後世不養不教。專治民。而其力
猶不足。古者民以不足病其官。後世官以不足病其民。凡後世
之治。無不與古異。故論古者事遠而不可行。因今者置行而不
可要。遂乎其孰能任是。是故太息而言古義於今。必不難改。將

奏議卷之五十四　二十九

其所用。徒以為空於執事者而已。雖然不可不知也。夫善論古
者。如始於田制。從田制而已。何足言也。古之為民。無不出於君
者。豈丘授之田而已哉。其室廬器用。食於百工之須。雖非必其
君交手以付之。然既已為之設官置吏以主之。適其有無。稽其
不足。其耕耘斂藏播藝之術。必使之觀陰陽習四時。而山澤之
所有。皆開示而物求之。其牛馬六畜之所藏。必知其數。其婚
姻祠祀疾病死喪。必知其急。其官自下士至於三公位之登降
必因其民之眾寡。其意以謂民皆不自能也。故其治之之詳如
此。雖然其役民之多。用民之繁。承其稅賦。以供上之用。為而春
秋蠟社以禮會民。鄉射讀法。比之於閭。用之於軍旅。役之於
府史胥徒宮室道路之事。凡此有後世之所無者。其要以為養
之者備。則其役之不得不密。治之者詳。則其用之不得不煩。若

民上，皆出於一本而已。後世養之者不備，治之者不詳，使民
自然而不知恤。其所以設官置吏，貴賤相承，皆因民之自然者
遂從而取之。或有天惠民病，嘗一減租稅，內出粟以示賑贍之
意，則以為施大恩德於天下。君臣相願，動色稱賀，書之史官，以
為盛美。其君民上下判然出於二本，反若外為之以臨其民者。
故比閭族黨鄙會考察之法，一切盡廢，以其不足者病民，以其
不養不教者治民，穀然為之而無所愧，而民亦習於自然而無
求於其上，而徒以為上之治我也。故俛然受之而不敢辭。其在
夏反作而治道卒無一成之効者，未特一世為然也。雖嘗自漢
至唐，猶有授田之制，則其君猶有以為民，而民猶有受役之責，則
其民猶有以事君也。蓋至於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貿
易，而官反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而民又爭於法，不得占田者

謂之戶絕而沒官。其出以與民者，謂之官自賣田，其價與私賈
等，或反貴之。然而民樂私自買而不樂與官市，以為非此以異
之者衆而無名也。是官無以屬民也。受役之法壞，而官以僱錢
自豪，淳復不事上之人，官民之意未相知也。其有貴者知所說
通者，既視若鄰國。大抵今世之民分而為三，齊民一，士革徽之
也，後人二也，而齊民之間，又相分異，未知其幾。是其民無以事
君也。君無以屬民，民無以事君，然則立州縣為官吏，相事相使
相君相長，亦異於古者。徒有君民之勢，而世之俗吏見近忘遠，
將因今之敝，巧立名字，並緣使取，求民無已，愛生養之仁為渠
食之政，上下相蒙，不以為非。嗚呼！為古之民獨何幸，而今使之
至此也。臣每見今之吏所謂勸農者，未嘗不竊嘆之。夫官有田
而民不知種，有地而民不知闢，故使吏勸之。今其有者，學價以

賣之，無者半租以膚之，是容有惰游者也。故有求衆而不得無
得地而不農之官，無遺地，民無遺力而然。以二月長吏集父老
至近郊，召父老而飲食之，為之文以告之，既告而去之，若此者
何也？若其州縣荒閑良田，沃土不耕不殖者，朝廷當為之立法
以來農民，而使之從事焉。此豈為迂遠之文，告我為民田者無
所用勸，為官田者從勸而不從，君民二本，古今異治，而曰我攜
求為唐虞三代，噫，唐虞三代其果不足為矣。

民事中

田制，我以後衆兵強，則所為而必從，所欲而必成，是故昔者戰
國相傾，莫急於殷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無田
之民以實秦地。漢承天下瘵敝，而三國爭利，孫權授取山越之
衆以為民，至於饑病，絕徼播郡，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等
現為東蠻，未安廣獲撫投上家屬以還漢中，盡蜀之壯也，為
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夫
天下之大，不嘗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為國之強弱，
自古而然矣。今天下之州縣，有以見入籍貢者言之，除已為而
為兵者數百千萬人，其去而為浮屠老子及為役而未受廛者
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蕃熾，生齒繁衍，最及全盛
之世。其依強富大家，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柔而不均，勢屬
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使不能，兵不強，又有貧
弱之資，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
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收取其緡錢者，以其意豈以為民
不當生於是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
多而用之，有將不得者。今也欲有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

卒以此向之執戟爭者而論者皆以為奪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為役，出則可以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苦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者且為浮客，為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為商賈，為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為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嗚呼，亦其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人，而未嘗有以處之，是三倍於舊，鬻勝菜茹薪之實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久使利上賦爭訟而不直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一縣，以三萬戶率者蓋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為憂，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者，十年之後，將何以救之乎？夫達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至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聚博取攘竊以為衣食，使其俗貪詐淫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蕩棄而盡，內之事雖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荊楚甚盛，袁推氏戶口寶既豐充降，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首之以爭天下，及其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留為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獨為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知將生時其衰，豈智者之為哉？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本

充卒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蒙山擇海，喘吠遺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愁居戚處，不自聊賴，則亦怨。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閩浙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其出可以為兵，其居可以為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生變，豈有不度之術而未之思乎，抑聽其自爲者乎。

民事下

今之言愛民者，豈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好遠猷，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者必行之權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嬉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為井，而臣以為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為井。何者？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為。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為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為者亦強使也。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未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暇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

而後諸侯亡封建廢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
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溝洫環田而為之間田而既之要以為人
力備蓄望之而可觀而得案也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
堰因山為源鍾圖流沖縱時宜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
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於其亦獨何歷
於古哉隨世之所以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富
民一不在井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
因今故堰溝洫在百年之外猶防衆流即之所然而千頃者
如其堙淤絕流尚不可復而況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所
陷建兵據難遠改盡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
周之時井田雖不修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為意欲息
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污吏之手復之儒者乃欲以其早田

所不聞不見之遺言強使而必之於咨嗟嘆惜以為不可復豈
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
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
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其奉為富人訟是以吏不
勝其忿而欲起而誅之縣官不知而失養民之權歸於富人甚
矣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
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
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
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
本上下之所恃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
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今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
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

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未能自養小民而使
先以破壞富人為事使其窮主相睽者不安之心此非善為
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
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誠使制度定於十年之後
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之可得半養之利此天
子與其群臣當汲汲為之不然古井田既不可行本之制廢矣
不復言居談相賊以下希許俗吏以實其實儒者以高為名矣
以從而治哉
理財上之理財與聚斂異本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
之言理財者之自周衰而其後失為聚斂民而供上用故理
之理財而其實者皆聚斂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
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

子不知其義而使有仁義之意而為理之者亦取之也是故避
其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實雖有孟子之術而務以
多取為悅是故君子之不肯為之而小人爲之其上亦以君子為
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平
而莫之奪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
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使憚民之
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其衣
食之具或此有而彼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
無所斂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其源雖在
而疏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
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
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治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

論則以爲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也聖賢雖不爲利也然
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小不爲利也此其所以使
小人爲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以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
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
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
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眞周公之法也聖人之無
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嗟笑其所者然而其法行
而天下然以太譏故今之君子眞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
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買之其於有所祀事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夫也
吾眞謂公之爲也此者當是時天下號爲寄聚未有特富者
聖閭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桑之宜初若

之居衣食之奉至小事猶然而爲泉府者何不足而爲中
賈數之餘者是有公不與則滯無之所無以求其用而嘗上
之也則民一切何以而其貴賤有不國所賞之使以日當貴於
以其所服者而息其市之貴賤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
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
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待乎矣關國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
於上而當之矣實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
乎奪之可也據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用公
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
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
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者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
自利雖百取而不害於此其意之未然則亦何君子避理財

之名苟欲以不事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其當然而無怪
也徒從其後紛紛競而醜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入天下今
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斂取於民後世日以增之今其享
而不求其說之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與
之御崩上之所未欲者與抑亦皆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
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而後有君與國之用
非民之不以爲養上也而不足者何哉今之理財者自理之與
爲天下之理財也父有十子開其大門自取其子而不計其後
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
盡用其子與抑其父同其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理財國歛散
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李何以異爲理財

而奪上要使小人君子以爲不當理財而錢與地而不能若
是者何以爲君子哉
理財亦 天下以錢爲患二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爲制
變輕錢者輕重之權又自以相制而皆其所不及蓋三錢並行
則相制之術盡矣而猶不足至於連結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
者支臨令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今之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
率意而戲造僞以補一時之缺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寶
方所集未嘗有金錢之用蓋以楮相貿易棲橐而攫勝一夫之
力輒爲錢數百焉行旅之費於都者皆能出他貨以售楮天下
陰相於關而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貧
之矣試法以清天下之利耗甚於此興利之臣易以欲必行以爲
劑之易而不知其爲盡錢之龐十年之後四方之錢亦歲而不

用矣。將安執空券坐重爲而無從得。此豈非天下之大憂乎哉。
見其有而因謂之有。見其無而因謂之無者。此常人之識爾。吁
貴於智者。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且今之
所謂錢乏者。豈識之耶。上無以爲用邪。下無以爲市邪。是不然
也。天下之所以竭識而獻者有二焉。有防錢之禁。有議錢之術。
夫南出於夷。北出於虜。中又自毀於器用。監鑄者雖殺縋而能
增之。爲器者自償之而莫知也。此其禁患於不密也。是錢所以容
也。若夫議錢之術。則鼓鑄而已矣。雖然。言鼓鑄所得。所足以累
天下之錢。且天地之產。東南之銅鐵。皆息而未發。雖有咸陽
積之巧偽以致之。事不如夫遷稽之究。要天下之錢。內積於內
庵。外散於宮室。而欲以器錢鼓鑄盡之耶。且錢之所以上下交
之者。權輕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斯無
異於一物。錢性難讓。用鐵錢化。此其職天下之貨。亦已多矣。夫
使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陣因而不流。使知積之不可
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從指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
有坐鎮貨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豈其思慮之有未及哉。
故臣以謂推其有無之所自來。不反手而可以除其患者也。雖
然。舉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措之勢至於此也。當行者
有千倍之贏。況需者有什一之獲。財指在而錢亡。指存而錢藏
者。因其勢也。當其知探金錢。莫如泥沙。至錢而乎矣。先王之用
幣也。錢若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管至於皆廢。錢以爲輕重
之適也。故人天下之貨。未有可權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賤
之。爲後日之計者何也。此臣之所謂鮮民而富天者也。天下之
事。未有奇畫。而奇畫者。小人之所便以干其君者也。不可聽也。

雖然。臣又有疑焉。於今日之錢。自上而下者。有矣之耗。有吏之
侔。自下而上者。州縣傳置。商賈之入。而民之賣易以給賦。
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度券以除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
藏而不用。方今之事。比於前世。則錢既已多矣。而猶患其少者
何也。古之賦世。錢未嘗不貴。而物未嘗不賤。漢宣帝時。穀至石
五錢。所以立常平之法。唐太宗新去隋亂。而至富強。米斗十錢
以上爲重。何者。治安則物蓄。物蓄則民不求而皆足。是故錢無
所用。往者東南爲稻米之區。石之中價。財三四百。更歲常五以
供京師。而上買其錢。今其中價既十倍之矣。不幸有水旱。不可
計。惟嶺南之交廣。興素額之利。囊米斗乃或止百錢爲率焉。豈
大憂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民不能暴蒸豆穀牛藁。凡山澤之所
產。無不盡取。雖其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稅歲
之於吾家。其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今日。其
用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之增又
若干。皆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今日之患。錢多而輕。
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家。衣食或不待錢而足。
其何者。其衣力之所得者足以取之。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
六。是故當劉中民以來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
地。太持空錢以制物。猶不可。而況於持空券以制錢乎。然則天
子與大臣。當憂其本而已矣。

理財下

使天下疑已。不可以爲天下。臨財則疑其取。見患則疑
其避。勢相亂。權相傾之際。則疑其詐。若此者。雖匹夫不能自立
於鄉黨。天下之人。其所以力爲忠信廉潔之行者。未必其心安
之以爲當然。蓋將以求免乎天下之疑也。故雖矯亢過情婚行

就害而不敢揮焉。一節之疑。足以陷其終身之信。此固人情之所甚懼也。噫。蛇未必噬也。而人疑其噬。虎未必搏也。而人疑其暴。有麟鳳之德而後見之者無疑心。雖然。麟鳳不常出於天下。而天下亦安得而不疑。古之聖人所爲大過乎人者。理天下之財。而天下不疑其利。理天下之有而天下不疑其貪。政令之行天下。雖未必能知其意。而終不疑其害已。故聖人之於天下無不可爲者。以其所以信服天下者明也。後世之君。用民之未必如三代之多。役民之力。未必如三代之煩。常爲安靜之斂。出寬大之言。而天下終疑之而不買。不亦悲夫。今國家之法度未立。號令未信。財用未足。欲有所爲而不能逮。若此者足爲大患也。而其憂則在乎未能免天下之疑。何者。天子仁恭儉。服御簡約。宮中之費。寄患布於海內。而無毫髮之私。此

足以明其無所取於天下矣。一方水旱。憂見顏色。或特出使以中命長吏通財移粟。惟恐在後。氣既調儉不問。縣石來輸可此亦足以明其源自結於天下矣。而天下終不能無疑於其民其欠其負。詔書已釋放矣。民猶未信也。曰。此後豈不將復征之之。閭里童一條件無數。謂之寬恤。至深切矣。民猶未信之。曰。以其丈帶未嘗不具也。或特建一官。或創立一司。其事未見也。而民已逆疑之。曰。此必將以興某利也。下自一縣令。而上至宰臣近臣。未必皆有取民之意也。未必不與民也。而民又皆疑之。此其扶國之重。以病己也。天子以大義安天下。非爲苟且而已矣。將用以減賦而復此方也。令也不出門閭之近。而天下皆利疑之矣。是猶可與有爲邪。方當天下之皆疑。此不可以力而辯解也。宜退而考其原。今天下有百爲之兵。不解不已而

食於官地。有強大之虜。以未復之仇。而歲取吾重賂。官吏之數日益而不損。而貪臣之冒多不省事。而坐食厚祿。夫明示天下以無所用財之門。而後天下無疑心。若是者其無所用耶。然則雖上不能不自疑其爲利也。天下獨敢不從其利之耶。嗚呼。數世之富。今食於兼矣。用財後矣。而田疇不愈於舊。使之能慨然一旦自然損而還其初。豈是獨何憂。雖然。蓋未有能之者也。於是賣田疇鬻寶器以充之。使不至於大貧竭盡索然無聊而不止。今天下欲爲大貧竭盡索然無聊之術耶。又豈特上下相疑而已也。天下之人私相與言者必曰。今之官不可爲也。伯夷之廉必敗爲跖蹻之歸。是生之情必皆爲狙公之欺。而非跖蹻非狙公。則其事不可以濟世。而不敢以其情告於上。其告於上者姑曰陛下至仁。令明識群臣奉行不謹。而因以錄求於其中

故朝廷雖惜重信而使民不能無疑耳。上豈將以爲然耶。臣敢言其情。今天下之財用責於戶部。戶部急諸道。每道各急其州。州又自急其縣。而縣莫不皆急其民。天下之交相爲急之事。豈使然。豈其盡緣爲桑弘羊揚可之所爲耶。使天下之用。歲有常數。而戶部以天下之稅當之而有餘。則戶部必不以困諸道。諸道必不以困其州。而州若縣獨何以自困其民耶。使其桑弘羊之流。固且不暇。而況其不爲弘羊者耶。所貴者上無以所下足責其臣。使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然則若是者固欲天下之爲弘羊者也。昔劉晏當肅代衰亂之際。天下多事。故謂晏能以不足爲有餘。此出於不幸耳。以今較之。猶爲平世。而奈何以不足責其臣。而謂群臣以不足而後見其財歟。豈不爲有事者地哉。天下方議更爲貢賦之籍。而考其會而盡書之。使一縣以

上上無不知其所自出而州縣不敢強取於民嚮令州縣既為
難治一縷以上既在籍矣而州縣之用於何取之若此者天下
愈疑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四

治道

宋孝宗時葉適應詔論官法三事士學二事兵權二事夷狄四事其
官法上曰。夫課群臣當以實。實不能課當課以名。名以致實。實以
致名。有一不兼是謂尊主之術失。實名則失主輕。以此為治雖
勤弗成。堯舜之時。天下之患莫甚於水。民之事莫重於稷。國家
之政莫大於禮樂與刑。而諸侯之治州各有牧。堯舜既選天下
之賢聖。各以其所長專治一職。而不制可否於其間。然而必為
之法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以此課其官。而官之
長亦各自課於其屬。詩所命必行。故其可見之効。不惟施之
一時。而遺利餘澤又能及於後世。是之謂實。吾祖宗之治天下
之事無大小。一聽於法。雖除異之能。不得自有所為。徒借其人
之重以行吾法耳。然而必舍之儒館。必任之金穀。必吝之諫諍
害激刑獄。習知邊事。一人之身。內外之官無不遍歷。徙之以漸
取之以望。然後其大者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為侍從之官
其人既已周旋眾職。詳練世事。雖不必真能盡知。而皆習聞至
大槩名為經籍溫雅沈厚老成。必為度量識自許。而上亦讓眷
遺情。不使有以少損其名。其人而德而寡過。則所羞之官亦不
至於廢曠而不理。是故可以逍居通達而無窮。而天下之事亦
因以治。是之謂名。夫堯舜之實不求其名。吾祖宗之名不責其
實。然而名以致實。實以致名。二者不同而均足以治。人主專安
而天下無事矣。噫。使天下之賢聖不廢吾法。而雖天下之中材
亦得自附於善人君子之名。此豈非其采色實之本意歟。後世
沈漢宣帝為能行責實之政。然以臣論之。徒欲從焉日夕程其

文書破最之課耳。高才賢士欲自有以建立，終不可得。至於此
令細密器械精巧以待百工俗吏之所能爲者耳。責群臣以百
工俗吏之所能，而又親持權柄以行其雜霸之道，臣主俱勞而
善政益衰，焉覩所謂實耶。是之謂失實。東漢之末，名在下，下以
名高取必於上，上不能堪，因而害之。兩晉之世，名在上，上取詩
疏不事之名，位爲三公而無職可舉。江左相承，尊尚名品，而天
下皆有傲誕矜侈之意，無益於治。是之謂失名。且彼任其所尚，
各自以爲能器使群臣而行其誅賞，而豈悟其失哉。豈不悖切
言今世之故。以爲課之以實耶，則天下之人，其在大官重任者，
未有長久任事，使見功實而可以利天下也。而上輒以爲不堪
職而罷去之矣。人臣之得以此也，非將曰吾求以實，雖是事也，
則亦偷墮苟容，虛文亡實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實也。以爲

課之以名耶，則今官司之要，自宰相之外，有梱近之臣，有侍從
講讀之臣，有諫官御史之臣。雖然，未見有卓然名於其間，曰某
爲某某爲某，借某人足以當某事，如祖宗之世者也。則亦其不
知名者而已矣。則必其名，苟具位而無取者而已矣。則亦其敢
名戮節而後得在此位而已矣。是未得其所以爲名也。天下之
治，如醒者之類，醒痛者之顯疾也。十四五年之間，群臣百官未
知名實之所在，獨若之何哉。雖然，臣以爲今天下之治，則亦有
意於爲實矣，而未知其所以爲實。何者？今之所謂實者，不過若
漢宣帝耳。夫擇天下之賢才，與之共政，而乃欲課之以百工俗
吏之所能，彼安肯俛然爲之耶。俛然爲之者，百工而已耳，俗吏
而已耳。上之所披用，所責辛苛，驟取而厚託，皆已
者，皆可得而考也。況其有未及宣帝者乎。彼其識

且不出於今之責也。而上亦察焉，於其不爲實而不喜其爲名，
又從而廢之。是以廉退者不在焉，骨鯁者不在焉，儒雅讜說
厚老成以器度器識自許者舉不在焉。故諫官御史或無人焉，
翰墨利諂或無人焉，大者亡於丞佃之位或無人焉。是其無人
也，則曰群臣百官之不足用也。不足用則上不免於自用。然則
今之世專群臣百官以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非所以聲天下
也，非所以威夷狄也，非所以消姦雄而防未然也。夫所責乎人主
者，以天下皆爲己用而已，不必自用。自用則人主專而其國盛
失實與名則我手脫。嗚呼，若是者，其無以一人而使不失者。
官法中曰：冗官之戒，曰古者事簡矣，天下不勞而治，後世益事
事日以繁，而天下難理。故設官有多寡之異。唐虞百官，夏商倍
之，周倍夏商，後世之官無雖以此其驗也。雖然，古事何必簡，今事

何必繁，天下之時一也。夫唐虞以前，鴻荒簡略者，非謂其果無
事也，乃其已遠，無所考見，不可得而知。自黃帝至於堯舜，嘗
其職聖人在上，天下衆務無事而聖賢以身任之，逮及皇帝四
及於老死而不徵使，所係四天下之事，與夫小民之私，無不
者，安在其必簡且淳耶。後世因上古之治而未嘗自爲，蓋言之
詳，點鍊而不知爲修補之。禮樂教化維持之具，雖論
足以望上世之爲一。獨其文字期會爲差多耳。夫周書籍記最
之久，近多寡而遷以煩簡，議古今可乎。且其以有人民國家，
法數代，是不可一日無事。而謂古事之獨簡也，何哉。豈非崇古
而隨今，乃論者之通患歟。入唐虞官百，蓋特設其大者耳。內有
百揆，外有州牧侯伯，所以總聯綱紀其上下者，已悉備矣。雖後
世不能盡也。惟其爲官貳，爲天子之所不自置者，後世乃稍稍

增之。夏商雖不可見，而周之六官所以因於唐虞者，皆其屬也。夫為周行天下以治九州之水，而稷契皋陶九官十二牧之任，豈其一人而僨僨焉自為之乎？其勢非數百千人之屬共之不能給也。夫以郡縣等諸侯，以辟置視除授，三者既相直矣，而獨舉其大官，則唐虞之數不能特減於今世，此易見也。彼其天下萬國，君臣官吏之衆，當數倍於今世，而論者不知其本，從欲執百官之數以尊唐虞而薄商周隨秦漢，豈不過歟？夫冗官之患何始也？推其所從始，而得其受弊之原，從其原而治之，則其患息矣。以兩漢之官考之，丞相御史，其後為三公，及九卿尚書二千石之任，其間自辟召者不暇計也。而議郎郎中博士諫大夫太中光祿謁者，合數千百員，皆與聞國家之謀議，約以今世之中都官，不能什一也。而中雖少於今，皆然，今長倍矣，而三者，蓋夫將徵鄉亭有吏，皆衡於上，此則今之所無也。舉選之路凡數十條，其取人兼博，而六書待詔特召見問，此亦今之所不能也。而未嘗以冗官為患，蓋其術始於魏晉而蔓延於唐，最甚於今日。唐自兵興，中外猥濫，隨時增損，因宜其有冗也。故方其缺而不補也，則一人之除，又至於八百；方其多而不容也，則一日之汰，出至於千四百人，此亦今之所無有也。然則冗官之患安在？夫計其大，無以異於唐虞之衆；舉其少，不能如兩漢之多。然而兩漢無冗官，何也？今世之官誠冗矣，不可諱已。夫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以來始分矣。昔之官，今之吏也；昔之能為武者，今不能為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昔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胥吏專之矣。九卿三公所辟舉掾屬，皆忠義儒雅之士，後

義高於郡國，有不幸時而起為公輔者，今吏胥專之矣。流品既分，趨舍異塗，是以其所選舉甚狹，而天下之官振弱，爭競於此而不能奇，乃其勢也，而何怪乎？且天子與大臣將有所大正於此，則於其際而遏其流，是無益也。夫其事宏闊博大，非倉卒所能定，苟無以然改為之意，而徒欲以空言斷之，是益甚也。臣嘗見今世號左右司郎為掌掾者，僕六百石掾令史秩之，輕者因左右司郎丞尊貴，吏可直不能達之，乃以掾秩之耳。若夫賓佐其甚歟。凡人習見前世稱謂，故亦有以今之尚書都為書之郎者。夫外吏刺史郡守，乃得入為郎，其選至高，而乃撰以擬世郎吏為比者。然則胡帝之所謂上應列宿，不肯以畀館陶公主子者，迹今主事令史之屬耳。周官宰士通於四海，王人雖微，在諸侯上。而今也吏之，可乎？夫輕周漢之所重，陋絕太半，自為武臣而執戟執鉞以前後人主者，不使天下士大夫皆得，由此而勝曰官冗官冗，然則官誠冗矣。

官法下曰：天下之患莫甚於縱，救患之術不過於抑，抑之必緩縱史權柄，二者相與藏塞，而天下不得治矣。蓋世之所謂剛毅者私。故為人主守法，而天下通以為賢人君子者，不過曰能抑天下而已。而其立法之際，多為繁難曲折，一事之微，得指以為疵，亦皆示其抑天下之意，而無廣大樂易之心。夫以能抑天下之臣，而行抑天下之法，使其得之者不以為患，而失之者必以為怨。天下之亂常生於此，而或者則以為天下患無其人，以身任怨，而律賜通寵，紛紜四出，坐視而不能禦。嗚呼！豈其未之思乎？豈以其術為出於此者乎？夫天下所以聽命於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我則無以得焉耳。是故寸一達可通而

不可寡寡則遺天下之賢可廣而不可狹狹則來天下之爭夫爭生而上之權益微蓋宮人之所以善役使賓服者操其予食之柄也使其盡求食之欲則力弗稱而無名使之拒而弗之衣食歟則柄失而勢棄是故使之以事而致其食或取或負或窮或饑則其力之弗任者雖飢且死不敢食矣嘻使彼而皆任歟吾雖盡食之何傷不然則彼不以無功為羞而吾以吾食為愧矣昔之聖人未嘗吝天下之利天下之人其初無有貿貿焉不肖之分而皆求得於我高爵厚祿雖賤且庸人皆有之彼何所不願而聖人亦不敢也為之立其等級程其功能使而告曰至於是者取而去之使其盡至是則雖盡與之可也彼自知其不能至則逡巡而退卻焉吾未嘗與一而奪一也索而操利天下之柄而示其抑天下之意且奪之所加人雖不獲其之所喜人

雖不避而雖使人人避讓而任得其於天下之治亂何益不然抑於此者必緩於彼又緩於彼特復抑於此然則將與天下相攻之不暇而安能使之靡然心服以為治哉夫以能抑天下為善治者非一世也非一人也其所以抑之者非一事也天下之不治皆此數也臣不敢盡言請以任子一事明之夫天下甚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嘗設法以抑之曰寬其積伐而嚴其出仕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其兄弟之子孫於是又有欲任其學而得之而不任其所任者有欲任之而不使仕者有增其年者有削其數者有使行自大臣始而下不敢譏者蓋昔之言任子者何其紛紛之多思之得一擇其中之得一令其說今日其本愈煩然皆不遍

於抑之而已天下固不可抑也任子之法百年以來凡幾變矣以一人之力而抑天下之心抑者不疲避而從者贈之矣夫不可以不與而猶示其抑之之意因以沮其喜樂開暇之心雖國家之所與本非以求恩德於天下然其舉動之際亦何獨若是之迫切哉今夫山林草莽之士挾筆書慨然為膚淺無用之言以應有司之格若此者皆非以為賢也非以為材也而天下皆以為當得雖上亦以為當得也公卿大夫之子弟因父兄之任已不求於有司而自得之若此者亦非以為賢也非以為材也而天下皆以為不當得雖其上亦以為不當得也上之求令畢有闕哉誠以擇其賢者使之能者任之山林草莽之士公卿大夫之子孫何擇焉使其請之也雖不嚴其為仕可也雖任其兄弟之子孫可也雖任其所任者可也不增年可也不削數可也

不然限之以途抑之以術而賢且能以進者亦不盡其於此是名有抑天下之患而實無得賢能之利也上何賴焉故臣以為必有不抑天下之道而使之知其上有皆欲與之之心任之者皆賢且能而不肖者自知其不當得而無所歸怨所與之人必少於舊而上無立法更制之勞下無守法任怨之患若此則何待而不為凡今之政若薦舉若取吏若用人動為疑以抑天下使之排斥而不自遂幸其得而去之而尚何望其有四方長久之慮哉嗚呼臣又非特為薦舉之類也凡天下之治患抑者皆過矣

士學上

曰儒者以過聞見非於世所從來遠矣三代以前為遐隆之論蓋唐虞夏商之事雖不可復見而臣以詩書考之知其虛義以養利隆禮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以大過遠之意而非

一人之所自給者是謂天下亦莫得而名也及至周衰諸侯務
求近效以為先王之道回復而難至乃始夢捷徑以便其日
前而利欲富貴在於骨肉親戚之間者不憚為險詐之行以攘
奪之先者既以此得後來日以益甚其四鄰國家卿士臣僕傷
潰變狄至於其身而不能止於是四夷交侵內外並爭故時序
大亂宇內背叛削小而并衣被髮之人入居中國之地當是之
時孔子以匹夫之賤起而憂之其規營謀慮盡一身之智而有
天下之義無一時之利而為萬世之計衛靈公問陳對曰俎豆
齊景公問政對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不可去則曰自古皆
有死其問答議論凡皆若此無一可施用於當世者竟與丈夫
之道交既不復試矣乃更臣臣修補其疑謬而又奔走天下之
諸侯以庶幾行其必不見信之言當時之人莫能測其意相與
共笑侮之甚者出力而困挽之欲致之死地雖其門人弟子亦
有以為迂者其後孟軻當六國患秦之日又日相殘暴其君臣
先為甲兵計功於傳說之內而問計於間諜之中豈孟軻告之
一則仁義二則仁義矣所謂仁義者齊梁之人莫能識而況於
行之乎務以翼贊孔氏之意而操必不可從之說夫孔子孟軻
所謂迂闊之最大而後世所以有迂闊之論者自孔孟始也嗚
呼天下自周之衰而極於亡秦之亂天地幾不立矣所以然者
君臣上下為目前便利之計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自以為是而
後來者無所則仰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道復立禮義忠信之教
復興乃得永存以至於今世而猶有望於無窮者此非孔孟迂
闊之力歟嗟後世之儒者使得其書而讀之執其所為言以自
信而已豈安能真知迂闊之意若董仲舒劉向揚雄韓愈之徒

此其於孔氏之門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闊而鼓
之誠使孔孟復出親見其人與之考論其政事而棲聞其言語
其不將有大駭者耶象何從尊其道而棄其人乎夫所謂迂闊
者言利則必曰與民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富
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而簿書獄訟不如禮樂臺省府寺不如學
校其指於事誠若漫然而不足効者雖然疑其迂者自為行必
疾議其闊者自為塗必隘左僅右過特無地以自容而不知也
是不能為迂闊而已國家以文治二百年矣孔子孟軻之學無
所不講儒雅德輪之士無所不用六經之道庶幾其可行也
其蹟於漢唐遠矣而迂闊之懷猶不絕於世君以此請其臣臣
以此病其君上下相率而治功不成何哉豈非狃於卑近而不
能遽去歟抑其臣學為迂闊而實狹且陋歟將迂闊之臣不足
以勝衆狹陋之臣而然歟故臣之所甚惑者上以迂闊讀其下
而下亦苟諱其迂闊之名自貶而求容於世其小者學通世務
則錢穀刑獄不足以深知而使以紛亂其大者承三代之不可
復行者勉強牽合以為可以酌古而御今二者皆足以敗事而臣
以為必得真迂闊者而用之天下其庶幾焉
小學下曰天下之物養之者必取之養其山者必封養其澤者必
涵其養之者備則其所取者多其養之者冬則其得之也精夫
其所以養之者固其所以為取也古者將欲取士而用之則必
先養之故族黨州鄉皆為之學在諸侯者達于國學在天子者
達于大學其在諸侯之學者必達於天子之學世有仁義聖智
之本行有中和孝友之實教有歌舞進退之容誦有詩書禮樂
之文其為術也備而久故其取之也必得其備具之善者夫非

必待之以卿相而養之既若此矣其後世衰不復取士而養之
之術壞至於兩漢有意士之心不暇於養而遽取之多爲之科
目以待其求者其所選拔有不暫而爲卿相於是天下之士始
去本忘實爭爲其名以求之雖其所以得之者猶有所取之而
視三代則已遠矣後世習見其事始以不養而取者爲士之常
故人材衰薄乃不足以庶幾於兩漢嗟夫豈三代之士獨賢哉
然猶未至如今之世既養而不取雖取而不養而其養之也常
於其所不取其取之也常於其所不養事具而其計小異而甚
而莫適爲用此亦執事大臣因循之過也今三歲詔舉進士州
以名聞者數千萬人禮部奏之而天子親爲之發策於庭其爲
州縣吏者數百人而與夫政當國論者取焉侍從人主之左右
者取焉諫諍獎舉者取焉有不暫而遽至者焉然其在高等者

天下多以其詞藝爲不當得而況於其人然蔑汚蹤鄉里之無
行者蔑然蹤濫於其上朝廷既已取之雖知其不可而亦不敢
數則取而不養此天下之所共知而莫能革者也今州縣自有
海莫不有學宮室儀廩書籍器用無所不具求學者輔講之將
歲時不息州必有師而教之其禮甚優其職甚重而又月考其
進否時定其去留不知三代之學亦何以異此然不無取士之
法無考察之意學官與諸生汎汎焉不相知名無教無勸養其
歲滿則揖臂而去既害者素所不至者蓋一官司耳嗚呼四五
十年矣則養而不取此亦方今之所未知也雖勿爲之計乎夫
科舉之患極矣何者昔日專用詞賦摘裂破碎口耳之學而無
得於心此不足以知經耳使其知之則超然有異於衆而可用
故昔日之患小今天下之士雖五尺童子無不自謂知經傳爲

誦習坐論聖賢其高者談天人語性命以爲堯舜周孔之道在
盡於此彫琢刻畫傳玩先王之法言反甚於詞賦南方之薄者
工巧而先進少北之樸者居意而類學狠戲瀆亂汪洋而莫得
其要人文乖繆大義不明無甚於此而知者曾不察歟嗟其過
在於不養耳昔之養士誠難爲也州縣無學無師無餼廩器用
其創之也勞今皆具矣加之以法度則一日而定矣法度不害
而學爲無用凡今之士惟其稚而未成者而無食者乃肯入學
惟其昏耗不才貪鄙而無節行者乃皆聚於學惟其有害而不
受罰者乃求籍於學故凡茂異秀傑之士以不至於學爲高其
有在者則必共指以爲無恥而皆以爲訝故其養之常於其所
不取而取之常於其所不得養然則今之學校乃爲棄材之地
乎噫三代之王猶何以取天下之士而使之皆由於學哉夫所

今之取士而入學可也因今之學而復取士亦可也且三歲所
官數百人而天下之士常有不遇之歎何者其一日而至者不
足以厭服天下也忠信孝悌必備於家必聞於鄉村智識賢能
必見於事必推於友衆其茂異秀傑者畢至而務養之以精
息其多言者後少變今之意而足以取之則先王之道庶乎可
復矣夫禮義廉恥惟上所屬故士得以自重今天下翼翼然羞
之而不以道而亦不免有遇士厭儒之心譬猶父母不素教子
一旦以其不肖而欲盡棄其所愛未可也大者也

兵權上

曰非詐不爲兵蓋自孫武始甚矣人心之不仁也非武之
書不好焉用兵以詐古之聖智哉不能免自管仲咎犯先軫其
人已不純於義務爲爭利必勝之術春秋之世日有侵伐之事
國各講求其意以備之而秦楚橫行於天下大抵無義兵矣然

則非武之獨爲詐也。而謂之自武始何也。曰管仲咎犯先軫[illegible]
其君於霸强。本出於兵。然獨變先王之兵法而自爲法耳。蓋其
意常先治國家。傳禮信學集人心。而親附諸侯。至於决戰濟師
而後益之以詐。未嘗以詐自多也。故古之於兵也。止言其法。部
曲行伍坐作進退繁簡曲直紀律號令。皆法也。能盡此以爲不
可敗。則敵至而智見矣。故法可傳而智不可傳。至於孫武始棄
法而言智。其著兵之情。奇正分合。隨應天下之變。百出而不窮。
以詐自名於世。而曰兵使詐而已矣。蓋管仲咎犯之所略用而
求詳。陰取而諱稱者。武盡載之。而後世之好爲詐者。思欲出武
之外。亦然不可得。然則武眞謂詐之雄者也。國之有兵也。能擇
將而授之而亡不與也。夫武之兵書。人主不得而用之。其術自
用之可也。闔閭之時。連歲撓楚。嘗一入其國都。卒無一人之獲

暴師不返。而夫槩王先歸自立。闔閭與越爲仇。故武著書。亦言
越人之不足畏。然吳既去楚。勾踐來伐。致于檇李。闔閭以戰死
武皆在其中。夫差二十年之間卒亡其國。不知武猶爲用耶。將
廢而死耶。將王孫雄之流。皆受教於武耶。計武著書及用事之
時。亂楚興越亡吳。而使壞中國。然則武術之無救於國家。亦可
見矣。然則雖爲將亦不可用也。而後世之兵。必祖其故智。擇其
言有所不能通者。皆深思遠慮。務出無端涯之見。以求合之。且
前乎武者。非無人言兵。其法猶可考。不必黃帝舜禹周官之司
馬法也。曰是純仁義者。而非兵。若管仲咎犯儻庶幾乎。曰是猶
有仁義也。亦不足以爲兵。而爲兵者必詐而後勝。故無出於武
之書。噫。其人心之不仁耶。不然。何其遺棄衆說而好之篤。而致
之深耶。韓信號善用兵。自言其法出於武。曾公無敵於天下。猶

師武術。自爲之傳。唐太宗李靖近世君臣之言兵者。無出其上。
其所問對。亦止於武之意。而天下好奇之士。爭筆墨以傳益武
之說。而爲書者數十百家。而號孫子爲談兵之祖。其氣焰興起
於百世之下。若將與聖賢並稱者。噫。人心之不仁。至此極耶。豈
數千年之獨不幸耶。今之所患。嘗以天下之大。帥兵之將。謀臣
智士之衆。而所嗜好。到學者。不出於武。自爲一將之術耳。然且
講之而不得其要。求之而不中其情。而今世之良將眞智。因以
廢放而不舉。夫選天下之士。教之於學。試之於庠。使之讀誦。以
爲文義者。乃無先於孫子。彼固無所見於此也。使有所見。猶無
益也。而徒以不仁之心。上下相授。授天下以不仁之害。患之大
者也。臣嘗論之。今天下或不免於用兵。用兵者。以今之勢。
虜有百戰百敗之道。吾有百戰百勝之術。夫百戰而百勝者。不

戰而可以勝也。百戰而百敗者。未戰而先自屈者也。敵人以求
勝。古人之所不免也。不待敵人而後勝。今日可見之效也。然其
法皆不載於武之書。今將因武之書。以道今而後用今之兵乎。
則是捨百戰百勝之術。遺虜以其具。而自爲是勝負相搏。不可
必知之形。計之失者也。臣非無見於此。而强故世之迂闊者以
黜武也。蓋其精者不得而言。言其粗耳。則與迂闊者何異。雖然。
臣請終言孫武之不可用。夫戰國相吞。無義無名。而志在必勝。
故武之術出於名義之所棄。爲此下策。而其所謀者。行陣之遺
書。地形曲折。軍勢翕張。持俄頃之智耳。使將帥自爲之。猶或不
廢。而國論則何爲焉。今之談兵者。紛然。皆至於上臣不知其說
也。夫今之所爲戰者。戰虜乎。戰吾國乎。自淮以北。豈非吾土地
乎。其未歸者。特非吾民乎。抑盡虜乎。然則流涕以對之。猶不足

而猜忒之心。而忠言之嗚呼。豈未有思及此者也。
兵禧下曰。言之實者無奇而厭聽。故天下多奇言而言兵爲尤奇。
人主慨然欲聞天下之言。則其言得以入。而言兵者入之爲最
爲奇言謾衍於天下。而天下反皆以奇爲常。是以下未知兵而
習爲多殺人之術。上未用兵而先有輕敵人之心。嗚呼。孰能知
其爲天下之大禍耶。平居無事。常言兵計某虜可襲某城可攻
某地最利。宜先取以制虜。敵有上中下計。當出於某吾以何道
應之。某將某爲良可反間以疑之。可死士以刺之。某兵可亂某
陵以處之。據道以拒之。某處夜半發兵某葉深谷可用伏兵某
爲奇道可用以出敵不意。虜欲爲辨士說下其腹心大臣虜使
內潰。虜使來降。虜自請爲將用其術以制勝。虜乞兵得如某某
勝不費糧械甲兵自以義民殺虜古陣法兵法凡與虜今不可

猶用宜悉損益何事。刀槊弓弩今未精者有幾。更爲擊伐之術
虜已試上前。虜請須某法於某將。虜言時不可失也論兵且。今
當并邊直取敵地以自爲守。因事觀變。虜言臣歲月悠悠恨不
及功名。已一死敵。虜言古者取天下凡幾。其故術猶在今當何
所用。雖始若步繼終當有成。其言遷奇。敵地風沙蒼茫而重懷
饑戰士哭聲。西城解兆。使人憂悲恐懼。至論雜取憤激頭目枝
勁。虜廣大其意下城得地。所過牛酒迎勞王師。復故境土。天下
一家。使人慰喜洋洋然欲不計勝負存亡而爲之。其虜已在規
要朝夕聞說。某河押賬緩言不顧。虜殊遠來遣當試上心。虜山
林草澤之士請來獻見。虜在外之將無以固結恩寵者爲面諭
容疏入中。虜因緣稱薦無以爲名。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
論議。容止不動。聲音偉然。聞者疑橫不可窮詰。豈於超乘負天

意氣敢決。而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
樂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凡此者其意
非真以爲見於事也。以爲言之不得不奇也。非謀國也。非慮患
也。中一時之欲而已者也。然而未必用有時而用矣。漢武帝
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禍前單結禍無已。天下幾
亡。宋文帝用江湛徐湛之言。意於前一日魏氏臨江。秣陵之
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夫不顧計天下之利害。舉而
聽一夫之奇言者。彼其初固不知其患之將至此也。今天下之
士好爲奇言而言兵爲尤奇者十年於此矣。遊談之相形摧利
之相誘。奇言盛而實言息矣。凡向之論虛實者今未有不轉而
爲奇者也。雖然臣有憂於此。而亦切以爲類言何者。天下之論
爲奇言者衆也。昔日之奇今日之腐壞而無用者也。朝對暮論。

耳目煩矣。聽聞熟矣。疲乎其厭之矣。庶幾其可以實言乎。雖然
實言不足聽也。五穀之味淡然不與衆味俱。言未者不能食也。
其所以食之而不敢廢者。畏其不食則飢而死。而衆味不能救
焉耳。故夫有聞實言於今世。如畏不食五穀之死者。而後其言
可得而聽也。何謂實言。今世或有以爲兵端一可畏易開難合。厚
賂請和。可以持久。此偷安姑息之論也。兵何嘗一日而不可用
乎。顧其用如何耳。故不多殺人。則兵可用。邦本不搖。則兵可用。
不攘敵不急征。則兵可用。將非小人。則兵可用。天下雖不畏戰
而亦不好戰。則兵可用。視北方如南方。則兵可用。切戒而患不
至。外開而內不知。雖不免於用。詐而蓋稱其術。雖大皆舊國而
縱不矜其末。若是者其兵無不可用也。夫水居者好游。崖居者
好緣。此其勢也。游而不溺。緣而不墮。緣可也。故凡

今世爲用兵之奇書者，未有不犯是數患者也。犯是數患，如游者之必溺，緣者之必墜，而吾不顧而自爲之，而可乎。孫武、吳起、穰苴、孫臏乃於用兵，今雖無之，不足慮。伊尹、太公、管仲、諸葛亮智於謀國，今雖未有，不足憂。爲實言之不可亂者，止於如此。

夷狄外論一。臣爲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者，其首篇曰：爲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得治夷狄，義也。中國爲中國，夷狄爲夷狄，名也。二者爲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來服也，斯與之接。相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失，嘗猶舍舟楫而濟溪淵，以勇怯爲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爲容，不幸溺溪，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戎狄，以爲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爲卅。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嘻，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寧以爲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得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上，凡海瀆廣斥山谷浮袤之地，教化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豈與中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止有獫狁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去且數千里而以爲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利兵先弩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形力爲用，是既已化爲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至秦，三百年之間，秦人最[illegible]雄，以國次第已滅，廣大其地，而爲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匈奴，秦人之禍甚於夷狄矣。噫

起匹夫，親得天下，不數年而據秦之故地，以其爲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民者何在。奈何冒頓乃敢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豈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勝耳。力強則暴師轉餉，深入屠戮，如擊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帛，寵女以婿之，亦猶何所愛攘。良、陳平盡策上，而蕭曹之爲丞相，主國論者，奮挺大呼，望屋以食之人也。是直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爲戎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禮。雖然，誼於制患之術淺矣。請自爲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耳。若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豈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郡。此何足論。而况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嘗苦中國無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哉，首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稷契伊尹，終不能秉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謂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武伐武知，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孰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知爲當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爲兄弟，嘗來援我，我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違十萬衆，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州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噫

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不義，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為不義，是以不用信義吞之。不知此其所以為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廢也。夫從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鬬勝於士卒，盡趨於末而不能反求於本者，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夷狄外論二曰。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和親則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有征伐之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之為和，而亦不與之為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以累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尤為無名。夫此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畜，而執事者遽誤借夷狄之名以逞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耻，反推仇人懷不釋憾之說，遂欲與之結歡以自安，可乎？往者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誅殺名儒，盡黜異議者，空士大夫之列，洶洶數歲而後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困又自言復讐為事，累師淮水之上，又未有功。宰相仍用前事建請，歷督帥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乞之，而復為和。依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懍然，以為盟誓必不可保，然自是羅國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且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穽之具，不免徒手而持之，以必死為說，猶愈於坐而待其噬也。若有弓矢陷穽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吾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為，是猶何時而可也。今天下非不知請和

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為一絕使罷賂，則必至於戰，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為不可而敢自言於上者，此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進也，非可用以退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竊嘆而不敢言者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以待虜益疎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內治已足，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為保全遺民計耳，是不得已為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變，不得尚用往事為比。使虜得知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張而併吞太半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為天祚哉極將亡，它人出而有之，和而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馴養契丹，使不敢桀驁，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遠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晏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夫其事之不在己，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十數歲之外者，偷日前之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患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實謂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以誇嫭喔之徒。今積薪盡為火矣，[illegible]然火之中，不知奮迅於烈焰以自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故不必諱之智而後請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賂，而臣以為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虜，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

有道。用兵故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矣。亂事者猶未敢删
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能言者衆矣。不慶本末。不還深
淺。而歷數天下之至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哉。惟以復
仇爲正義。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夷狄外論三曰。昔年臣雖不敢勸言兵事。知陛下意欲有所發久矣。
復仇之義。四十年不舉。適已在前矣。一日之舉。雖以嘗試。非百
全必勝。未可爲也。今一日而驟舉之。與嘗試而無異。此事臣所
以不敢言也。雖然。不敢言何哉。豈若相與嘉謀乎。七年之前。始
命使祈請於虜。當時舉朝以爲非計。其後三年。又議進書。貴虜
嘗馳一介來請。前年我復遣使。虜亦未測吾意所在。此三者皆
足以開隙於虜。然而虜終不敢自陳。以此策之。虜未動也。或者
內有艱。未暇與吾角。或者上下畏安。苟欲無事。或者不肯先發

奏議卷之五十五　二十二

坐觀吾變。是皆不足爲憂。茲陛下所必爲。是何也。豈非以爲兵
惡無名。思所以致之乎。吾用兵之名。昔嘗寢久。藏而不發。一
日可用即用耳。何憂無名而必爲是乎。臣以爲過矣。夫苟患其
無名。則是未能知用兵之名。直論彼我強弱之勢耳。此其勝負
未可知也。吾有必勝之名。又有必勝之實。而患不爲其所必勝
者。譬若尋常之鬭。姑以力相搏而已。此則可畏也。臣聞古之善舉事
者。必有先勝之形。使吾之國人曉然自知其所必勝。而敵不知。
若此者勝。不然。敵見吾之所長。亦曉然自知其不可當。不必外
示損弱。若以此者亦勝。內則吾國未知其必勝。外則敵人不知我
爲必勝。若以此者。謂之危兵。危兵難用。噫。今日之事。豈止拔一城
取一郡。或敗其一將數萬人。乃爲勝哉。乎以此爲勝。頓兵關隴
結未有已也。桓溫謝安嘗亦得中原。而無救於晉之衰。今日之

兵。可五合六并。使北方之勢皆在己。雖盡取河南。鼓行入京師
薦告宗廟。修奉陵寢。若東無齊。西無秦。北無燕趙魏。三面猶爲虜
守。臣尚不知所終。而况止於拔一城。取一郡。或敗其一將爲功
乎。往日之事是已。殺數十萬兵於境上。撓一城。靈壁虹縣。遽謂
一月三捷。既而偏師不利。又自謂敗績。因以罷兵爲和。輒計審
謀。不翅如兒戲。而謂今日之兵當復然乎。豈以多殺人爲用兵
乎。諸葛亮正用梁益故法取秦隴。然猶使吳并攻。今天下中裂
四方。皆可用事。臣不知其爲計者果何如也。雖然。此猶非臣之
所必知。臣之所必知者。陛下用事之勢。夫用事之勢。必使輕利
而易爲。不使重困而難舉。何者。夫虜乘風高。入於雲漢。視食
爲所在而特取之。駿馬日馳千里。過都越國。恍然若無所見。以
其以輕利捷疾。故能勝物。若夫豐居腹翱。非不大也。遇風於晉

奏議卷之五十五　二十三

東門而不能去。駕牛載重。行才十數里。復蹋天而喘息。蹶踣而
不能遠。此皆困重之勢也。唐太宗取天下。滅夷狄。得輕利易爲
之勢。故兵不難動。動必有功。兵休事已。無復後患。而天下卒以
平治。今日之事。實有困重難舉之勢。前日貴若欲者數百人爲
寶備以抗官軍。此不過孑孓寸特之事。一兵官足以制其命矣。
而猶張皇發兵入關嶺。嘗羅斥帥。選擇使者。僅而獲之。若此
者。其可以遇天敵乎。使如太宗。彼以前後所向必應而無復憂
其將能乎。祖宗以天下之衆困於區區夏人之數州者。蓋以上
下牽制。首尾顧望。內外異同。困重而難舉也。今其勢復然。陛下
亦自知之矣。雖然。變困重難舉之意。使有輕易爲之風者。此其
事不在兵。不在將。在朝廷大政。紀綱意慮之際而已。噫。是又未
可以一二言也。臣所謂先勝之形。蓋在此矣。

夷狄外論四曰。外可以攻內可以守。全國也。外可以攻內不可以守。亡國也。外不可以攻內可以守。僅存之國也。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不足以守而為固守之勢。折強大以就弱小。臣不知其故也。何謂可以攻而不為必攻之形。今之淮南北是也。使吾欲得志於虜。非盡進深入。盡吾境而與之守。直為死百敗之地。以示其不可過之鋒。何足以應幾於未成。而況委棄堆墻。規為荒閑無用之處。而無經營分畫之要。乃坐困內地。助虜自攻中外。抵掌何以復得故地為言。是欲不出戶庭而遠業門外之事者也。何謂不足以守而為固守之勢。今之防江是也。上流有武昌之兵。下流有京口秣陵之兵。皆重兵也。淮無留師。故恃三鎮為臣防。夫以孤江與敵為對。則三鎮不得不守。本淮南此尚不憂其有失也。何必預憂其有失而守江。江之善守者守四夷。今不

及其守其境可也。不守其境而守其室。兵甲不在邊而在堂。不知今日之所謂守者何名也。匹夫小人求衣食於千里之外。當肆狃匕筯之間。而能有遠慮。今風門內之事。必智者而後能也。如農夫之自耕其田。凡所以耘耔耒耜之日熟矣。然且輕重失宜。緩急失中。首尾顛錯。而無擇其於天下之大計。臣固知其不及也。悲夫。昔孫氏以謀臣之多。將士之勁。且精乎生。百戰之勤。欲望淮南尺寸之地而不可得。今包兩道而有之。方千里十九郡。使之塵沙莽然。民物凋殘。城戍蕭颯。雖建立官吏而人有搖心。不能自保。曾無長久自立之意。徙欲內守江左以為百世不拔之基。豈非與古人異謀哉。雖然上則亦知淮之可重矣。其所以欲為而輕止者有二患。一則為費與虜約無置大兵。今且緣盛增備益守。虜必來爭。或備守不足。則未能為益而先有所費。一則以為既有要害重守。衝必當付之其人。推有所在。則戍以成它日蒲續跌危之弊。而臣以為二患者。皆非今日之所當慮。且雖使淮上地如今日未置大將。若有善吏守之。虜來以數萬衆來攻之。不能克。捨之不敢過也。豈有增備益守。而先憂其敗者乎。夫守吾之要地。所以致虜之必爭。大事之機。蓋見於必爭之日。且虜能以虛名空約禁吾不敢守要地。又得吾重賂。不戰而屈敗甚於此者。為國者擇人而已。方欲有事。要能盡使權不分。如大欽錯罵。誠固不可與。若羊祜杜預亦可也。藥非為家無以療吾疾。而為衰之事。亦能救人。則善醫者制之而已。以其毒而并療其病。而吾之疾不可救矣。夫今之所謂繁盛雄富者二浙七閩耳。皆區區與越衝頑不足較之地。強弱成敗之所不在也。略淮而守。浮守江以安閩浙。此其去中原之遠矣。臣常患本

世之言國事者。不見天下之勢。而好為纂蓋之謀。蓋其形便曲折。本非人主之所當盡智而使以紛亂。外則失委任將帥之意。而內不能為廟堂一定之策。嗚呼。自隆興以來。天下益多言矣。

通

又上殿處納論

其一曰。欲自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以其為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偽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稽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為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臣有獻於此。願陛下深思之。蓋陛下之欲自為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察其舊例。聽其已發而不知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

可謂之自爲其國苟爲不因已行。不擧舊例不聽已然。而如之
以振救之術。則如之何而可以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
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疎矣。故
臣所謂有徵於此。請陛下先觀古人之所以爲國。大觀古人之
所以爲國非必違故之也。故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方者爲良
醫。盡觀而後自爲之。故無泥古之常而有合適之功。且古人之
爲國具在方冊而已。其觀之非難也。陛下重進臣而教之指數
籌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𢌿森然見於目中矣。陛下深
覽太息作而深推以斷自聖志。則不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
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
郡縣爲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
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

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霸政擧。故制禮作樂更書正
朔律度量衡。正名分。辨嫌疑。尊賢擧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
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不易終
身而不變者。塞健而必無陵僭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
王道也。秉威明權海正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動情命行禁
止役者刑。讀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是於以一郡行其
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用予奪自專。刺史之間有所伺
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
異時者古不適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
而已。若特行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未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切
切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
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爲國者雖各係其德之厚薄也

之淺深世祚之短長。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徒
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衆矣而難去深遠而
難言矣。觀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
里。擧而自爲以復祖宗之舊。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其二曰。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
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爲得待也。蓋必有真
得天下之理。亦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也。矯失以爲得則必喪
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禹湯之
治功。漢雖懲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一致日趨於細而法
日加密矣。推其猶有自爲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
計。矯而反之遂以爲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擾亂甚矣。魏武
雖嚴科峙害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群下。而亦截然使人各得自

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意逐與
互滅。及其始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爲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
過之心。人存政擧隨其所主亦或翕然可見。及隋之末失其亂
叙也。亦在濱矣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䟫明簡直上下易遵然
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興。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強。夫興亡治亂
各有常勢。欲興者由興之塗持敗者塞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
待而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賊生人之無窮甚久
矣。然考其所以禍敗亦何以獨過於秦漢晉隋之也。蓋國之將
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度維持人心
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
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擧足輒有法禁而人文之以儒術輔
之以正論。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材日弱擧爲懦弛之行以相

與奉祭察之法遂揭其說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之懲創五季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矣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況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五季同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堤防扃鑰孰曰非矯唐末而懲五季也哉夫以二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眞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關柢寬平粗存古人之意而大且實已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

敝哉於是中原分割而不悟其由諸和仇雠而不激其情習言今世之病而自以爲舞藥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坐視其敗援往鑒今而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眞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畢舉當廢者盡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細者今爲大今日出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其三曰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求利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朝廷之法度其經久常行不可變改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關陞改官爲利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省部發任即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侍制以子孫換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與窮爲一害今者以其課試限以前銓又爲一害科舉所有數害取人以藝既詳於古今許與藝而少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之人爲吉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爲吉畫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寬多者冒濫少者陸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壞之爲一害一預鄉薦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徒曰恩澤官冒濫人才敗壞又爲一害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舉所以求卓越多聞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於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昔以羅詞賦而進之於應用之文耳是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其可退卻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所通天下皆患

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律勒綜理爲事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而今之禁切監司之法反甚於州縣之吏更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爲害又因是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其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害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法度之利

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而不知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臣願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曉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而漢及唐之盛世可立致之。

用人資格 何謂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資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之常道也。盖有所謂自賤而歷責補小官之次而後至於卿相。如後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業資而爲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之也。夫計日月累資考。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人。以此官稱此人。可

也。豈可既其資格未至而姑遷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中相列侯爲九卿。九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格吏用矣。伊呂周召之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牽於常格。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所別。故以此限之耳。而本朝遂以治世而行衰世之法。藝祖太宗所用猶未有定式。惟上所擇。間得魁磊之士。至咸平景德初。資格始稍嚴。一定準。欲出意遷天下士。而上下群攻之矣。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仁宗英宗時。謹守資格。司馬光呂公著在哲宗時。謹守資格。此其人皆以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檜相繼效之。然而進小人

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譏。雖然。資格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稱治何也。蓋能先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定清濁上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足以居大位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歷以資之而已。故其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以爲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爲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閣陞。由閣陞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爲察官。由察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從而爲執政大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由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若是而欲以舉賢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爲士卒執不舉賢試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而之

以謀彼安所從知其才。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致其功效。繫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明矣。故臣欲陛下嘗守資格之實。深念今日人才衰之已甚。稍加變通號召收拾。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夭閼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用人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執剗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之人。切惟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磨其賢才以俱

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重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下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其官。與之以天下士大夫黜陟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貲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缺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之至詳曲折諱避之至多。士大夫不能一舉手措足不待刑罰而自畏者。願今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祿。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知之意天下不於此乎望治風俗不於此乎求。屢人才不於此乎責實而特委所取之素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壁室盡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矣。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

謂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茫然乎四顧吏胥以問其所未嘗知之法令。吏胥上下其手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辯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哉。陛下者是名器爲鼓舞群動之具。興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棄數百年之弊跡。汩沒於區區壞爛之陵以消磨天下之人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從出而治功何自成哉。況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考。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殿百王之常道未容至於陛下而不獲也。夫曰書曰論曰薦曰詩曰勤衆曰搭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蹊竊其上而殺壞治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設然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與人以宣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而

上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無惟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者。不慮毀矣。

用人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閑陞令錄職官改官京官若陞朝官。文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曰三考四考有舉者三人。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閑陞則改官。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與以賢能而與。賢能不自知而薦而知者然則今朝廷蓋與人以閑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薦舉以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其人之得閑陞改官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

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知。而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朝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知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風。干謁盈門。挾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待下之人知之。上之人蓋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耻者而不耻也。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抗顏爲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舉人。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矣。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因乎而不思變且然。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朝廷亦自貴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朝廷無不可

為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合多而考業而任使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等之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以今之所與之官若考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速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為是卑身屈體以求之而傳錄賤人之所恥者亦或知恥矣。其舉人者不困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喜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倖乎舉者而大吏或一舉其材。則朝廷信而用之拔於常調此為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精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躊躇遲回而不知為之遂為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

用人任子　何謂員郎致仕即得蔭補為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

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日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員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佐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然且從而官其子重以為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吉而必使繼世為之耶。且又其仕而願者職任勞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員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孫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得京官為一害。京官者朝廷之所貴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闕達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蹉跎憂患公私纏把有終身不得者。或一時與人改官。上下相目以為異事。今至使其為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是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耶。豈為侍從大臣之子則無倖乎舉主考第

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數重之則其法立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濫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何謂一人入仕世胥無窮為一害。古者裂地分土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酬祖宗無後裔也。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簿之所著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為恩則濫。以為法則數以為義則悖。且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殽貴賤雜處崇卑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官未知藝極。驕侈無忌自稱世家。特使世之所謂賢者何以勸焉。何謂今日汰其謬濫限以員數為一害。且朝廷向之所以畫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為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員數。則亦不可矣。夫為上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畫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棄

其一。曰此在吾限員之外。在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隳矣。故員郎非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勿復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為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孫。以今之所與員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考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之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為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員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器卓然可以為國家用。則於此乎官使之而奇法煩例前衡後路皆可一決而書。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為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人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

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極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素備誦習，謂之黃策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貴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卜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返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以爲國家之所重者乎。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苟義於爲士，而無義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先王之詩所以作也。蓋義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貴，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强於三日課試之文，則羣置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朋友以此勸勵，然則盡有此心，而其座

隅之所底厲，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云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以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尤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趍羅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輔建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乎。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人之取者也，取之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棄其人，三十年之遺

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藝祖之初，閔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還者，因以爲之賜。今之士人，充賽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材之本源，王國之命脈，而四患小除，而朝廷於人材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然把而至於相推。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詳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不復論。君東漢太學對試書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擢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

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爲，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猶爲遊士姑息之地。夫東漢明遠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從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其至此而無怪也。何謂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觀、政和間，盡當致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皆由此，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使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僅見，特以進士之俊秀。

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顧於學。豈非法度有所偏而歸之不學乎。
今宜稍重太學。寬其教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
而相與爲師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
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其學上於監司。升於禮
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官之。人知由學
而升。科舉之隨精可説矣。學有本經。而古之文章。庶不墜矣。若此
類者。要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
道不明。其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則宜有不可爲者。陛下一
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
自明道景祐以來。然言之者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至其弊。
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擇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畢其

可用此科舉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艱。
使科舉不足以得材。則制科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
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待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
之者。以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之豪
傑特起之士。所以按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
數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中。天文地理人事一一紀。問之
略偏。以爲其既足以觀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材矣。宜制舉之
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
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已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爲一
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今科舉之法。其本無意於得材。而徒立
法以困天下之汎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
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

含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
說蔓延。而五尺童子無不習書判。答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
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
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爲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
而取者。其人才凡下。不進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二年一下詔。而
追復冰僕科舉之歲。皆舉之將何所爲乎。敘之以至密之法。與
之以甚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患得爵計耳。且天下鐵治如
言之。今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
是誠夫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者。泛指古
今數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棄。聞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益
於今。誣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世之名。則朝廷所以誣設
然而求之者。乃爲滅天之具。今且習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

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微然天子自舉之。
三代之矣。才雖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泛亂。非惟無
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大廢矣。紹聖之初。既盡罷詞賦而
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絶。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
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簡直
宏大。敷揚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
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詔。詞意
短陋。不復簡古。其爲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
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向。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
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
來。莫有能及者。要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

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祚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哉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身之官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材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將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為追述熙寧既禁其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為宏詞是始以經

義閎達之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哉既已為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為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材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救其終不自為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為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為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法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副正長又募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除保副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為大患於天下之能言者日夜

詬與誅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特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尹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廩直焉豐之嗜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安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請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為耆尹長雇錢者旨未嘗盡支而為耆尹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尹長之祿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水鼠尾白腳替欲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所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是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勤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之役者乃獨無法何為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未通伉疾其官

尹誅求於說差其說有自審親而與錯尹齊役者矣而說差遍天下其勢安可絕且不然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固民而區區然姑欲治官尹說差何哉今復以耆尹長雇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太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眾者勇可以率人者還用舊法使為保正者副而除其一尹二稅之牢要使保正副者人欲事為之而不可而不使強委已而不顧也夫如是則天下豈復以差役為患哉又如是則雖官尹無問斷故亦皆可為之而何至以增責官尹哉且今世為民之意何其淺而辦害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書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為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事而無使至於大闕教民

使不犯。有刑罰之先務也。若以吾其官事何所不可新而令翻
未嘗爲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輕至下之某。民愈犯而不知悔。
則觀害隨其後。是獨何意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者何
之。

法令 何謂新書之害。本朝以律爲重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
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爲書。近者乾道
淳熙已所成書矣。以續備前。以新改舊。朝廷上下之所恃以
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爲治久矣。臣嘗
歎違議新書之害。如晉叔向之所以告鄭子產者尤然而有三
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
能出於此書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悉而事復繁法既具悉而
令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檢坐申

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人材因此浸以頹
墮。拘攣於利害沉然推廣及其終也。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
行之法而已。以法爲弊猶可言也。以人爲弊不可言也。三害之
至於朝有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文其
相習公以爲欺誑。以度歲月皆之小者耳。夫以法爲治。今世之大
議論。豈一朝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法至平。人有私而法
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世以人亂法。不亂爲常語。此所
以難於任人而易於任法也。雖然。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
之盛。吾王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
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足以知法
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
之能何也。夫使是書而果備天下之事。則時何取於人。蓋是書

之所備者備其末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
法誠已皆具。而天下何爲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法之
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法申嚴以肆積
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
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行者。必非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
狀勘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悱。智慮不
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責。今則亦謂然頗助陛下之申嚴。此
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材之所以日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
法網通罰。皆相摩繫而無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
虜之所以憑陵也。臣故欲陛下雖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
三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爲虛文。而人亦因以
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易而信。果嚴而仁。

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爲甚者。蓋自
崇寧極於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蹇淺者亦不復修治。而
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薄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根固
窟穴。權勢熏炎。濫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
往例。盡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樞密院
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做視。又其常情耳。故今世號爲
公人世界。又以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
卿大臣之任其人不足以居之。從首到席。縣令寫法。多所不諳
而寄命於吏。此固然也。雖然。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
尹傅說之傳而以夫區區條令寄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人共
事。殊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問乎官之得其人與不得

其人。而要以爲當事而已矣。府史胥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
然必有上不使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
澈陸。屈天下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事已覲別二流。而
其餘敝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並爲成書以付之彼
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漢。何者。今百司
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
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權柄足以操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
行首主事之類是也。此真以鞭捶刑戮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
何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典故。事一旦冒
居其位見侮於吏。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爲
之。三考而論常調則出官州縣。才能超異者或選錄之。若此則
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畏法而羞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胥舊情

則應務舉。且因以習士大夫使之有材而無至於今世之媮情
一利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
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負百餘積去冗官之患。待缺擇地爭
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
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胥清則諸司州縣之吏盡亦必
少異於今日。盖結託干請有所不行。乎史衆事整齊畫書不爲
疑玩。則下亦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朝廷之設官也。必先知其所以設是官之
意。其用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能。州郡衆而監司寡。謂
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
故止於擇監司。求足以寄之。自謂以得所謂監司亦若是而已。
未暇及於方岳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

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
制州郡。則必無失。從而操制之。此前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
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反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
恐其擅權而自用。所成非時不得巡歷。不得過二日而從之吏者
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朝廷防監司之不暇
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
不知設官之意。由人之說。而緣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之
弛情人反以爲害。大上亦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
權。上亦以爲生事。此其大略。反者也。夫其司者以法治以義舉
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判州縣財賦。則其餘棄雜其適各
爲一司議計之官。提舉司則習迎奉尚用法許。至常平義倉
水利農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從總經總制錢印給僧道

免丁由子爲職。而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
之不法不義。及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聚而咍笑監
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之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操
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撓者在州縣之下。其二失也。且不以法不
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繹報上
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一路之財計者轉
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利。利於榷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積
留掌其任。責皆其煎煮爲之案。連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
已趁辦上供。而提刑司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已
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爲職。徒叢胥考多人。徒憑意氣。作
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既無法無義。而
事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運轉運司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監

提舉司之要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上擇十道使猶患不得其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為例差循致之用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六

治道

宋光宗即位。葉適應詔條陳六事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嘗未旬浹遽詔中外之臣各以其書疏列來上。誠欲治之至正本始之先務也。臣不敢泛濫條奏苟應故事。惟陛下少留聽焉。臣聞古之聖君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鋤劃根柢。不憚改為。則雖已衰復興。已敗復成。終必得其所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循姑息。隨日前之苟且。望他日之建大功。施雖用精神不應。文理差殊。久而無驗。心怠意沮。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亂出焉。況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大。當分裂之時則必思混并。當雠耻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觀其時之所當為而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不皆然。秦漢以還可擇之者。豈我本朝藝祖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鍾。垂裕來業。何嘗有違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為。而其術果當何擇焉。豈以為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雠耻而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為中國全盛而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蓋乃當微弱分裂雠耻弊壞之時。而但厭之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幾夫強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屢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猶隔鄰者不能起疾。未易象種逆乘撫世庫。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者也。誠

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向可書拜而決課功責
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類論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
之故何謂未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也今日
之民未善也今日之兵未善也今日之財未善也今日之紀綱法度
未善也何謂今日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廢以考見宣和靖康之
始末漢中衰也爲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
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奮興乞食之亂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
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皆竊名字跨據藩
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浸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
專主行其命令壹竊其王室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
中原遂爲左衽也國家宣和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釁力取幽燕貪
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顧降也京師雖陷而天

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戍立張邦昌劉豫而豪雄未有崛起而與我
抗者也建炎巡蹕遠至溫台扈衛降祐分適洪韓川陝亂置自為扞
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爭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
淮兀朮復取河南震動陵寢皆以爲豕突之勢莫之敢枝然將士用
命首尾鏖擊豫以遁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宣和之
末至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
覺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勢小則無
晚唐羈縻之效何也此臣所以深既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
裂讎耻弊壞之時狃用雖特保守無要休息之術拘攣不合矛盾相
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釁以致此也自是以來幾二十年類亮先狂難
其巢窟號稱一戰鼓聲所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
遁於防虞豈敢謂其眞送死來哉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其首

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兵聲勢不接猶能所
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
休而息之愛虜而不致變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
雖已亡幾今雖已絕然而臣探之天理驗之人心察之事勢雖其名
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
而斟酌國是於此乎且大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是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事藝祖太宗之兼并是也讎
耻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句踐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
起齊孝公周世宗是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
曰業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至則曰秦
其機之不如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其
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也不知爲者之有時而不爲者之無時矣

縱其有時也與無其異矣然則用捨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意終
於未明而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士
未善自古國家曷嘗不以任賢使能爲急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
法者乃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胥所舌
士大夫賊焉者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
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者反以行見異研究經術者反以學見
非忠尚卓犖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傳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惡
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銅於朋黨說於罪逐老於叢冗
何不可哉然而臣竊惟其說無用於世矣而風流日以隆秀士俗日
以頹敗官無素望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群僚無定事之員寮
踏躇歎息而且以之材爲患者何歟豈其旣以爲無用而可以抑遏
又以爲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爲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

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
而使今日之士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未明則今
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
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
矣江左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貧富專繫其用兵之多少矣
自紹興之中年及乾道淳熙將五十年中間用兵一二年爾而所謂
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宜與文景比而今日獨奈何民力最窮州縣
最困歟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歟其
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州曰某可為
歟某不可為歟其不可者十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為者何事歟曰
月椿板帳錢爾經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
以窮者何哉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帛爾然則國

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
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
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
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為禍以聚屯為病不散則畏於
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多數也一朝有事鼓揭其會料商其民籍
少而未嘗不勝者為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特兵禁兵廂兵世世坐
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爾固足橫行於天下
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費力竭
矣然而上下徊徨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伉蹤堅守盟誓行人歲
遣賂貲空矣然而內外忧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如兵既不可不
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兵帥則非人朘削廉隅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讟
者又以為既使用之終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

之又何以徒養之者為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屬其兵雖少而必勝今
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
使今日之兵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
日之兵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善者
不曰求羨而寡取於民力之所有歟及王制漢廢運漕鹽榷酒若此
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
不足者蓋亦未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鹽淨利酒稅征榷
何其諸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能當今三務場
之數甚又有諸大者經總制錢強立窠名徒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
折變再倍而取累其所入關閉以奉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
蓋常舍卒不樂相視無策遂取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數矣不知
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捷捷反憂不足歟今天下事欲暫安

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為患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
費出歟夫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而猶
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財未善也陛下
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
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不能
獨專也故必有所分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所縱三代以上是
分畫布患為諸侯其自居者千里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控
其四隅備之捍衛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坐於對立鼎峙雄所專
則必隆其委任多其分責豈無外重生姦致危致寇之患哉歷代相
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審而亦不能不使之然也然則盡收威柄
一總事權視天下之大如一家之細孰有如本朝之審者歟嗚呼靖
康之禍何為遽其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民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適

閔奧懷而詐都攜破散。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illegible]我者為國利而忘其姦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為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踈，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盡先明之乎。君為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宜於俗，事或不便於時，臣固以為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各傷而未壞，心盡而枝披，支離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爾。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考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適其變，非獨悟良算不能據其詳，非旁觀成敗不能特其是也。陛下不以臣之愚，試因臨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國富觀今之時，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讎恥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寧壤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矣，狀實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雖持係守無變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緣也。在陛下果斷改為而已。臣伏觀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則健，勤勞恭儉，屬臣子要務風俗。大志未酬，親授陛下。舜為之美，二典所載，君帝之初，何以通禹。陛下嚴祇寅畏，足以膺受付託。仁恕溫厚，足以懸眷復豐，歷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異僞。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聲之行天下者在所閑津而已。干犯旒扆，無任恐懼。

唐仲友代人上書曰：臣伏觀某日詔書，陛下以臨政之始，思聞讜言，凡軍國之務靡不詢究，使中外之臣咸得條奏。仰見聖意隆盛，盡下以圖新政。臣受國恩至深至厚，感激之意萬倍常度。某日忽蒙頒到詔書一通，拜受伏讀，過陛下以既行博詢，未遺舊臣，復加特詔，俾之書言。仰惟天意屬太上皇以新海隅，蒼生有口有心，咸願罄竭，矧在思臣，敢有懷者，仰望不盡之意。臣本諸生，受知高宗，擢臣諫諍，臣之報國私忠而已。竊思孝宗末年之政，地十有四年，臣之所以事壽皇者，即前日之所以事高宗也。今陛下親受聖父之傳，臣之事陛下者，敢有二志，而況被遇潛邸，備九議堂，始終蒙恩，非可量數，不詢當言，而況詢及。臣竊惟天下之事莫難於初，自古人君必觀初政，謹初而循易於過遊，財過而補難於復，是故九廟之付託在初，四海之觀聽在初，萬機之得失在初，欲上承萬世之休，下垂萬世之統，未有不謹其初者也。高宗得傅說，命之納誨，自古謹初之君未有如高宗者也。周公歸政成王，先之以無逸，申之以洛誥，然後之以立政，自古謹初之臣未有如周公者也。六書具存，將因甚悉，委曲如意，又之言爾易有嚴師之訓，可謂萬世之龜鑑，百王之模楷。是故以下今日盡孝在初，懋德在初，奉天在初，安民在初，用人在初，立政在初。壽皇陛下父子之聖，孝慈固已盡於平日，世既承大寶，天子之孝[illegible]敬已盡於宮闈，所難盡者愚慣不施於一民。繼承已謹於思慮，所難謹者動靜不失於一機，故曰盡孝在初。陛下睿哲之資稟於生知，聰明之學成於就傅，所謂懋德，豈勞勉強。然和震驚百里，天下未能周知，飛龍在天，萬物方且咸覩。毫釐得失，天下共聞，日新其德，自今以始，故曰懋德在初。天眷陛下，固非一朝，陛下承天，方自今日，職在王常特為事上之常，視聽言動，為好和之民，以實不文，所當審處，故曰奉天在初。國家中更厄難，民數無統，高宗收此民三十六年而付

之壽皇。壽皇撫此民二十七年而付之陛下。二聖於民同爲一體。中
外𢍰素如金甌，實而持之至難至重。故曰敬民在初。陛下繼照之
德，率下共知。議堂之古端精深觀此點當審意向，何見患邪之狀不
待臣言然而來民在德濟世頃刻風雲會同之勢，標貴天衢，所由判
也。故曰用人在初。高宗舉大綱，壽皇篤前烈，以今既信紀綱既張，陛
下迺繼紹之時，鼎新之日，是故初不欲鋭鋭目易，退初不欲盡畫則
雖堯若虞，機張必中而發。故曰立政在初。凡是六者，陛下之所素知，
聖學之所素及，臣言已贅，臣意可矜。敢其迂愚頗畢餘說，以擴之事。
唐虞之禪，萬古不行，迨我高宗斷自聖意，別宮就養，孝兩全，高宗
眞可以爲堯矣。壽皇親承付託，就業萬機，內奉慈親，外平庶政，安靜
之福同於高宗。壽皇眞可以爲舜矣。壽皇眞可以爲舜，奉神器而付
之陛下，是以爲高宗陛下也。壽皇以爲高宗陛下，陛下亦當以爲壽皇之。臣觀

自古勤儉謙抑之君，未有如高者。高之聖德，齊於堯舜，禹之大功，施
于萬世。然以上繼大聖之君，每懼不及之念，分陰必惜，唯恐失時之下
車，往𡚁深責己也，聞善言至爲之拜，飲旨酒至爲之惡，宮室必卑，飲
食必菲，所以至謙至抑，至勤至儉，本一已，舜十已百，是乃所以爲
禹，是乃所以繼舜而觀帝舜授禹之言。禹奉而行，何嘗事乎之於嚴
師精一執中，所自運乎心術之間，無稽勿詢，先審聽於未嚴之際，至
於懍乎朽索之戒，所以力行可畏非民之言，兢兢於身，垂訓萬世。陛
下紹興之學，素深於書，以因繼舜及之，非謂聖心尚明有所未見，嘗
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
在加之意而已。老臣惓惓，最在此語。或謂受恩三朝，當有奇謀異策，
以裨初政。臣實不肖，束惟素學所無，實亦本心不欲，故未嘗敢以事
高奇，亦未嘗進以千壽皇也。況遠不以空言爲高，事必以常行爲久。

成規在前，功在則致。曲學小藝非臣敢知。謹昧死陳國家大體，具如
左。惟陛下幸赦其愚。
周南對策曰：臣聞天下之利害易知，一介之議論難信。凡爲臣子皆
有愚衷，若使效竭力，扶陛感動於萬分，豈非夙昔之至願哉。然
天聽崇深，尊事疑，自非有鑒聽之意，則必犯徒言之義。惟陛下少
垂聖恩。臣謹昧死上對。臣聞立必爲之志，正已以先物者，興王之事
業也。存擇善之誠，宜人以成治者，中世之規摹也。歷觀自昔聞出之
主，降及後代庶幾之君，若非有必爲之素志，則必有擇善之深誠，故
能君臣協謀於治道，克立陛下履位踰年，治體當一變矣。蓋者是
非紛淆，人心壅塞，今者用捨爾正，觀聽略新，此誠欲治之機，而將成
之候也。然贊事循靜，而未見其方興之勢，公論略伸而不能無復衰
之疑。朝廷方議一番，務其於興革，猶未敢及也。而陛下必曰爲之必

以漸，不知規摹且未定，而何漸之可論乎。書疏方進，一小令甚於屛，
別循未及盡也，而陛下必曰論事不可激。不知忠邪方雜，奚尚何激
之可慮乎。意者此豈陛下立志未嘗而擇善固執之者尚未明歟，故
雖履位踰年而歲月不過相持，好惡未能歸一，賢者無所倚仗，中人
未識底止，陰拱不言，首鼠兩端之意，而宇內所當振起之事，隨其
對把而皆異，以爲意此豈非今日爲治之大患所當先變者歟。如
其條目纖悉，當以次而論者，臣不敢比而同之也。敢沿聖問而獻其
略。臣伏讀聖策曰：古者帝王之世，教化興行，風俗醇美，邦本固而上
下足。公道孚而實羽明，熙熙乎泰和之治。朕甚慕之。此有以見陛下
慨慕三五之盛，欲返古之道，變今之俗也。臣聞自昔帝王或值濡荒
朴略之世，或當民物紛雜之時，其民豈盡易化，而其國亦豈易足哉。
皆由積其勞勤，盡其心慮，而後得之爾。然而閭閻未爾不敢言教朝

廷未治。不致讓俗。制而無度則不能無足任使略偏則必知害公。故聖人不敢輕以是尤諸人。而常以是任諸己。教化未達必曰豈吾漸摩之具闕歟。風俗不美必曰豈吾表倡之道非歟。邦本不固則思所以室浮蠹之源。公道不孚則求所以破私邪之論。於是居仁由義而教化興矣。本身率屬而風俗醇矣。王后世子倫德相孝而上下足矣。宮房左右偏情不用而賞罰明矣。今陛下慨慕於四者之盛則善矣。不知亦思所以致此者乎。夫欲聞其治而不能加之剛大之意。有甚古之心。而未知致力之所。此儒生學士講誦之累也。而於治道何用哉。且陛下寬大愛人喜惡有則春年之間商斷機事未嘗有基厚刻急之失。可謂有人君之德矣。臺諫言事貴於聽未嘗有猜防疑忌之意。可謂有人君之度矣。自昔人主不可有爲皆由守量偏狹。今陛下德度如天。此知人有可大廣闊之基址。所闕者獨未能掄材作室於

其上爲若自此而用力。則雖觸傑之抑臣之所憂者獨恐作室之志未能先定於心而厭惑於道謀。掄材之識未能精別於己而雜用於邇近。則臣恐室之難成而治道終不能立矣。故古之教化易以決論而今則生視禮義之陵夷而不能返古之風俗易以變遷而今則日視民風之靡薄而不爲推國本非不可固而不能損己以益民私情非不可絕而擇於邇惡而揚善。此臣所以嘆息陛下有慕治之名而未能加之意也。陛下若未能先正此意則凡所以累臣者臣雖條列而件具之何益於聖治哉。臣伏讀聖策曰。蓋由堯舜三代之道相承。同條共貫見於典謨之盛。成者乃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何耶。此有以見陛下欲考帝王相傳之統緒以訂正其沿襲之是非也。臣聞帝王必有所同亦必有所異。何謂帝王之所同志必在生民心必公天下不以位爲樂不以安爲娛。信仁賢而不惑。黜姦慝而不

惑。章服有別而不可以毫釐易。任者是也。何謂帝王之所異。質文有損益。制度有繁簡。文法書於古而今當廢。或事失於今而古嘗行。變而通之以求無失於中。有時措之宜者是也。古之聖人既用其同者以興治復取其異者以隨時。此禮樂之文雖小有增益而不害爲同條共貫者此也。及至後世狗牽條貫之名變易沿襲之說其所當同者既一切錯亂而非其舊其所當異者反因陋守舊而不敢爲。此甚可嘆矣。臣嘗見漢唐叔末之人主顛倒賢愚易好惡怒天命失人心。懂棄賢士語。撤抑士人其條貫之不同於古帝王者可謂極矣。至於敝陋之法。流習之令。積久寬縱之事。曉然爲民之害所當修補而振起之者。則曰祖宗不可隨改。則有反於條貫之間。是以無失同異之義。壞墮紀綱之本。而卒莫能知沿襲條貫之果何義之謂。惟今世出令用人所未合於帝王之條貫者果何事。守常不變所未合於帝王

之沿襲者果何說。陛下聖問及此。是天下之福也。五帝三王不敢廢變通之理。然陛下則見舜事而不敢爲。五帝三王未嘗有姦害善惡之論。而陛下則見小人而不敢去。此臣之所未論也。陛下誠發思焉則條貫沿襲之說既然有辨而不至於無別矣。臣伏讀聖策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成。固未始徽精神於事爲之煩。然舜夔夔汲汲爲斯祗。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何勤勞若是乎。此有以見陛下即帝王之勞動以驗無爲而治之異說也。臣聞無爲而治之說孔子雖指舜而言。其實論舜既成之後。九官在僚。十六相佐。藏股肱耳目無不得人。而舜則從任而責成功。故謂之無爲。無爲者非無所作爲之謂也。若莊周有無爲天下功之說。此蓋出於老氏清淨自化之論。其實非孔子之意。而不可施之於天下國家也。夫天下國家大物也。非上得天意下得民心不能以有之。非艱建賢才興起法度不能以守之。其

來久矣舜之孳孳汲汲爲之胼手胝足文王之日昃不暇食殆豈急
於動勞哉誠以天意之難測民心之可畏一日不存祗畏憂勤之心
則將有不可以智力留者此其所以寤寐食息無不在民也且陛下
亦知今日之治體果可以無爲而治歟否耶臣聞壽皇聖帝臨在天
下幾三十年此三十年間浹洽於人心者非不深暴白於天下者非
不著然歷時寖久聽焉獨嘆乃有功業未成之憂者何耶迨釋去重
負之日天下士童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壽皇之志大有原而未
伸者又何耶陛下視膳問寢日誨甚訓殷壽皇不言而陛下豈不知
之乎若以年數屢不知今日而憂之耶則陛興以來無嘉山歲若
以爲邊鄙寧靖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幸已以撫未嘗用兵不知上
林光園遊幸稀而章生甚衆者壽皇何爲而略無兩春之時乎夙
興視朝日昃諮問夕引儒生討論世事而夜又復觀書者壽皇何

爲而過自焦勞乎據東南一隅之地承三十年勞苦力之試垂百
餘萬列屯坐食之兵官多而無闕以養民賓而無實可裕天下事勢
堅凝膠固欲一舒伸而不可得此壽皇所以夙夜不寐而發功業未
成之嘆也舜繼堯曰重華協帝爲之繼舜也曰祇承于帝式協
者果何事承者果何說耶即帝堯心之所存志之所欲凡欲爲而未
就欲就而未就者舜皆有以協合之而使其規模無毫釐不偏之處
也若爲自知其德不及舜亦盡其力而祇承之此舜之孳孳汲汲爲
之胼手胝足何以爲不可及之陛下若實得壽皇之用心實知天下
之事勢則舜之兢業爲之憂動與文王或和爲民之事無暴而力
行之可也今取乎無爲之說而有精神勞敝之疑臣以爲陛下若能
舉今急政要務盡力而爲之則事爲之衰甚不足以勞聖慮若因循
苟且不立一綱不興一事舉今所謂急政要務置之兩雖知事爲

之未不足爲亦無益矣臣伏讀聖策曰舜樂取於人以爲善禹聞善
言則拜同是道也或者乃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三王臣主俱賢
用人之際抑有異歟此有以見陛下有無神不自用之意而未滿乎
異錯之說也臣聞古者君師之任必有以超出一世之人而後能爲
之其我以爲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者未爲不知五帝之聖而實不
可用者以不可施之於人主也上世人主惟堯爲不可及然已不敢
廢舍己從人之說若周成王一日不可無周公則後世中才之君豈
得不咨謀於人哉然舜取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古人納善如此
其易而後世從諫多見其難者此今日之所當憂也臣聞陛下養德
潛宮之日樂詢天下名流聞有學問絜修稽節恬退之士則爲之延
其以爲佳士是時宮寮之中有出以私告於人者天下有識相厲稱
賀然則陛下樂賢好善之心根於天性豈非一日矣伏自臨御四方

竭焉日侯登用今日納忠補過者日以躁危結舌不言者相繼登用
臣竊恐陛下聰明未免爲小人所蔽蒙也且天下之忠言何嘗不
可誣毁哉而今之蔽蒙之甚者則主爲議論以飛罪之意使陛下不
能擺脫以用人者其說有三而已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臣
請得而極論之臣聞禮樂仁義謂之道問辨講習謂之學人不知學
何以爲人學不聞道所學何事道學者天下之所同知而夫人之所
共有也然元祐諸賢未嘗立此號名近世儒先豈嘗以此標榜中間
忽有排擯異己之人謀爲一網盡去之計遂以此名題品善士士大
夫學不同師生不同里據所見以仕人主若以爲講習正心誠意之
學致知格物之事其於國家果何習哉彼讒人者讀不知道學爲何
事意以爲凡不與人同流合汚者皆是也於是取凡不與己合者皆
目之以此名故朴直而自信者謂之道學潔廉而好修者亦謂之道

學博通故實者謂之道學而研窮經籍者亦謂之道學而道學之名立矣彼為道學之論者曰心術暗也才具偏也忽靜而喜生事也於是陛下入其說凡天下抱才負術之士欲為陛下圖事捄弊立謀建功者陛下類以此疑之以為紛紛往亂人意而以道學廢之矣自道學之名既立無志者自䟽以遷就默稱者迎合以自許而中立不倚之人則未嘗顧也彼其出處偶同則何害於私相往來好惡不偏亦不肯隨人毀譽彼讒人者則又曰善方絕道學而彼則與之交通吾方以道學為邪僞而彼則頌言其無過得是黨道學之人也於是朋黨之論又立矣彼為朋黨之論者曰小人有黨固非公君子有黨亦為私議論協同即是朋比交相借譽皆非歸美於是陛下入其說凡昔所謂中立不倚之士欲為無心之論以解釋道學之疑者陛下又以狀私好名待之而其人又以朋黨而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

道學則困於朋黨者十九矣惟天下之庸人以無所可否為可以蓋所執守為賢者既不入於道學復不偏於朋黨於是借皇極公平王直之說以為妄庸自售之計而皇極之論遂出於兩者之後矣臣竊觀箕子之論本非為妄庸自售之計也其曰有為有猷有守者是有才智有道義有操執之人也次則咎之者欲其斯須之不可忘也若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者謂其才雖有偏而終有可用則亦當收拾而成就之者也若以實而論則今之所謂朋黨道學之士是乃皇極之所取用之人也今奈何廢棄天下有才有智之士取世之所謂庸人外視之若無過而其中實奸回者而用之而謂之皇極哉自今以往闒茸尊顯平凡得志必曰天下之大禍臣恐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陛下若有意乎舜禹取善之事則於今莫急於破庸論以收善人若使皇極之說不明而朋黨道學之人皆擯之而不敢用則人材

至於銷廢而天下之善無因至於陛下之前矣陛下歷舉前代帝王之治以策臣者至矣至於當世之事有關於理亂安危者於是復歷舉以策臣曰朕自踐祚以來厲精圖治監觀前代庶幾有獲然稽古之志雖堅而設施之效未著求言之心雖切而讜直之風未聞政事必覈而或患夫細務之繁財用既均而猶病夫浮費之衆吏員冗而真才民力窮而難裕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虛文多而委弊益甚此皆日夜以思求合於古而未能者將何以致隆平之業恢長久之策乎臣伏讀至此仰見宸心願治思欲上行下應事舉效隨以躋世於治平之域也臣雖至愚顧以為有君如此天下何憂不治然其事雖衆而難見其說甚大而難言若隨事而論則恐本末之無辨臣請先論其致弊之源而後及其救弊之說可乎臣聞自昔哲王御極之初非必編舉衆政盡易百度事事為之而後能移動天下之心也略出一二

事而海內至於更相告語以觀易聽靡然而從之者無它蓋一則成能以意而動物則成能擇善而固執之而已上世人主若成湯之於商武王之於周文景之安集民心唐太宗之欲興太平漢光武之克復舊物當其一出天下無愚不肖皆以為必成者知其所存之志不可遏也舜擢禹而舉皋陶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齊威王盡問大夫而封即墨唐太宗斥封倫而用魏徵當其一去一取之間天下無愚不肖亦曉然咸知趨事赴功之實者以其所擇之善不可欺也今陛下於二者之間臣切有疑焉且天下之議論交至於陛下之前者為不少矣今有言民力之彫弊者陛下未嘗不曰民當念也臣以為陛下若果以民為當念則當對八珎而投箸卻北嬪而興思如親在閭閻憒亡之中而親見其顰蹙窘蹙之狀可也有言治體之廢弛而當變者陛下亦未嘗不曰治當變也臣以為陛下若果知治為當變則

言未明而求衣當饋而思附惕然如禍亂之在朝夕而不容俯息總可也今道路傳聞皆以為外廷凡有進言至言無不響答一退朝之頃一切忘之而朝夕所從事者唯有燕樂罔唯有進緣罔唯聞某勉教習樂舞以備宣召某日押入梨工以媒辭音爾陛下立志如此不知其果何在耶最者陛下履位之初有身為諫官而職當補過者所下納之未嘗不優容之也班對群臣小臣之中有自愧空蔡而思以直言而圖報者陛下亦未嘗斥懲之也所以然者豈非以納諫為人主之盛德而臣子交相獻忠亦以為美事耶然納其言而未免拂其官雖不怒其人而亦不能容之於朝者又何耶豈非陛下雖知其言而未達其獻言之意徒知其直而初不知其直之甚有補於陛下獲善知以示不知其果何見耶是以暮年之中所下詔令非不勤懇而八者之弊猶未革者此無怪也而逆者一事猶致物聽臣聞吾主張其

神天昔靈受職昨者陛下遂一寵邪招權納賄之小人而天文屢告之星為之不明者累月若積其實德每事如斯天文雖遠猶可感動而近者忽聞傳命王人多持紙錢聘問一妖民於數百里之外既使其人果甚靈異齊家治國安所用之今者中外相傳皆以為市虜乞匃之夫宮官羽流扶以雜處而陛下遵從而信之然何而不為天下之所駭愕哉萬一四方傳之西夷聞之則敵人必有輕視中國之心矣凡此皆陛下立志擇善有所未至是以舉動若此陛下若未能先正其本則八者之弊臣恐其難救矣且稽古而設施未著此蓋陛下捷慕其名而未察其實也自昔三五之所已行六經之所論載有得其一言而可以治國者有據其一說而可以化民者如使心好之身行之有過必改有失必正以古人為楷模以舊事為師式動必皆之而行言必本之而發如此稽古而設施未著者未之有也求言而讜直

未聞此蓋陛下徒有此意而未為其事也今公卿大夫之間有言脩身者未知脩身之德其果進已乎有言正家者不知正家之道其果成已乎有言為子孫之典則者未知子孫之典則其果立已乎直者未嘗以好名而疑之乎則者未嘗以責自而防之乎有一于此則以至誠悲惻之意而求之以至誠悲惻之意而求之如此求言而讜直不聞者未之有也朕事必親裁庶乎細務之繁豈陛下振執綱領者有未明乎古者致治之要論一相坐而論道請之三公是以為上者體而為下者分今陛下夙興視朝執政出常程之事以候聖裁者太半皆瑣瑣除目耳若銓用一人物則遂疑顧望而未敢發言是以天下大計不得詢考其本末而二三大臣欲為陛下圖回經畫者亦無由而至前臣今舉一事臣聞乃隆興之二年十月有八日壽皇之詔有曰朕每視朝頒則之除慮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甲

未聞入對庶幾得以生論慮靡不周何嘗于治大哉聖謨願陛下舍下有司討論而遵行之則大臣得與陛下講論大計而不至於自累於細務之繁矣財用既竭而猶病傳費之衆豈陛下內外經費未知節散臣惟國朝財用病於上供太重內庭太無制度昔我藝祖平一六合是時孫貴在建內庫始主當時速暴當欲得取契丹前平幽燕為此以備一旦之需爾自中世以後內庭之支數日多故韓琦孫沔皆欲約女御之費以尚國計嚴宦取之弊以防吏奸又自崇觀以後御前之錢使於支取則適足以開侈心而致多事然則人主自有私藏豈天下之福哉恭惟壽皇收拾餘剩以為內庫非奉親軍須毫不用陛下所當愛惜也今聞陛下用恩意周旋左右小有勞效給賜動及萬緡臣竊觀壽皇知民財之艱憫外庭臣寮者被眷寵而去國者匹兩之饋為數至寡而已蓋累恩乃若一帶之賜有累月而尚方不

闕者此皆陛下所當謹守而不变者也。陛下亦知乃者大農無要外府無泉。宜限既迫而主計之臣至於稱貸於富室以續旬日之迫乎。臣以爲欲約浮費則當先自禁中始。然後修其所謂會計錄者以專皇在位之日五歲內庭支用之數酌取其一歲之中者而謹守焉。則財用可得而漸正矣。吏員冗而冗費臣以爲黜陟之法未行也。自昔唐虞建官至百。成周計吏雖實嚴煩簡之不同而不可無者黜陟而陟明也。故司士之所掌有歲登降其數者釋經者以爲此以功過定之也。然則周人一歲之所黜與一歲之所陟蓋略相當也。今天下之吏誠冗矣。然司勳無功過之考。吏部無進退之權。虛牒按牌而去者月不啻百一。監司刺舉而黜者歲不能十一。今惟士以墨敗而名掛丹書者始有停廢之科。因官要得而不容其久焉。若行黜陟之制則疲癃者不當仕。庸鄙者不得仕。無才者不能以天下之官不待節抑而可損其十之四矣。今上下皆惮於矯拂人情而一官之闕至於十數人競之。則又不以爲嫌。臣恐十年之後虛取盡喪而名爵不復爲天下重矣。民力窮而難給。臣以爲征賦之法未善也。國初盡變五代煩細之賦。至天禧而方寬。至熙寧而復增。及渡江以後則四蜀之賦增三數十倍而二浙之鹽酒亦十倍而取其直。臣嘗觀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郡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今一小郡屬邑之外有收及六七萬者皆是也。昔國家以商人之跡遠而欲優之也。故惟取其止程之地而税之。今相去百里之間一征再征而民至於百征湖沙風濤而死者皆是也。昔者國家以關譏之細碎而欲寬之也。故男女聘問之資粧皆攔之。今民持尺寸之帛以適市吏且使而可問之征一及百而破家違遠者皆是也。然其所以至此者上供局經制總制錢闕月椿與糴本爲東南一隅之增無金歲時三分居一之地

而一歲財計之數無慮千萬。宜其勞弊困苦而至此極也。今得憂合其積弊而欲寬恤之。小小德惠豈能徧及。當約一歲之計蠲減六七百萬緡而後恐有可爲之理。然其源流甚多。陛下近者即位之初亦嘗議及此矣。然經總制之類減及州縣者僅能及其登帶不實之數。若乃浙右之和買罷則議之而生今未有關焉則又何也。臣以爲此事若非君相同心上下一意相與共蹐之。民病未易蘇也。不然則於今不得已之中能謹守恭儉則亦可以少慰斯民之心矣。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虛文多而奸弊益甚。此於八者又其大者也。臣之所見則以爲虛文之弊。此亦一事爾。何者。今世上下以虛文從事。初無一政一令可以經久而勿壞者。此誠非小弊也。然若使陛下一日赫然出令。任人而不任法。任法而不任吏。信士大夫而不信胥會案牘。則事可立簡令可必行。而工技器械之末猶可使咸精其能。是則虛文之弊盡因循積久而未能革。風非無意於變革之道也。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弗平。若不深加辯論則臣恐天下治亂分矣。今請得而終論之。臣聞私情人之所同有而所賴以辯析區分者正乃人主之事。不可得而惮煩也。自昔天下忠邪無兩立之理。是非無並用之道。用君子則必疏小人。信宵人則必疏正人。是以剛明之君必助正直而抑姦慝。君子雖小過必優容之。小人雖未甚必痛止之。何也。誠恐一旦得志行以動搖國論也。今天下之小人托天下之名義陰害善士而傷害正人者其人顯然可見矣。且自昔天下唯患人之無才。今有才名者則必蒙擯抑。自昔天下唯患人之不學。今有學問者則必遭訶虐。陛下以爲若此者果何意也。誠欲逐去天下之賢者以偷取陛下之名位而已。且近固有懷此心而進掌風憲之任者矣。當時陛下亦以爲忠且直也。未幾交通賄吏而卒以罪敗。陛下亦知其未敗之

時聲勢薰蒸箴爲不義而不容一正人之在朝乎幸陛下一旦覺悟斥而遠之遂得登用端良而稍伸天下之情此殆宗廟之神靈實使之也今若因此一事痛懲而力抑之猶恐是非未大明近者以來何爲含容之意多而區別之意少反痛其私情相勝耶且自近日來君子失勢非止一事臣嘗詢其故則亦生於道學朋黨耳是道學誠有僞何不辨其名實朋黨誠有罪何不析以是非今奈何並一忠言哉一命令而盡納於道學之中而廢之乎排一小人用一人物盡推之於朋黨之中而疑之乎是則私情所以勝者是陛下不欲助君子而忍於容小人而致之也臣聞小人固不可太嫉然要不可使在朝廷之內泰之爲卦三陽既進君子得志之時也故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而猶有六二包荒不遺之論蓋事大體既定則小人雖使之在外易庸治之是以謂之包荒也今若惟爲已甚使君子在內

而小人在外亦未必至於激也奈何進而置之要官重任得以撓亂陛下之聰明而轉移其是非乎臣聞小人者不憚爲亂以求伸其私意君子者不憚捐身以盡忠於人主顧人主所以主之者如何爾若主君子則君子爲國家用主小人則小人爲己私用今陛下主君子之意固多然箝口發言此事者觸與人至於日夜媒孽於左右之前者臣恐其十倍於君子矣此如兩家聚訟使並敵兩辭而聽之勝負尚未可知也今甲方得日至於聽訟者之前而乙之偏辭則日夜曉曉而不已臣恐甲之理雖直而終爲乙之所勝矣陛下膺受付詳方內也治亂在於正邪之用捨君子小人之進退忽使小人誣毀忠良而自貽它日之憂乎此臣所以不揆其愚敢爲陛下流涕而言之也臣不揆見陛下所以眷注者臣既疏列於前矣至於臣區區之意所以展轉而不能已者三則以爲必先立志一則以爲必先擇善固執二者

非常談細故不切之浮論也然天下之逸樂富貴所以蠱惑人之心志汩亂人之聰明者亦不少矣陛下一日之中罕接儒生學士多見宦官女子將何以發揮而成就之今之於詩書者嘗識必明學業色者氣志必昏如使積息無遑保養無術豈復有有爲之志擇善之心哉臣願陛下幸致思焉則凡事業之未舉者必有振起之道是非之未明者必有歸一之勢而舉天下之事皆無是爲者矣陛下涉世寖久凡所謂逸樂富貴之事豈待臣書而後知其無益然臣之所論蓋亦以匹夫庸愚之見而私自忖度願若陛下一日反此心而用之於治今日立一善政明日去一弊事天下歌之百姓悅之豈皇善見天顏以爲能付得人其樂豈有涯哉臣將見富貴逸樂之事不待人言而自不復爲矣豈不美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其於疏列以應聖問者可謂陋矣而聖衷之未穫丁寧於臣曰子大夫抱負待問哉

道在是其致帝王之事酌古今之宜凡可行可驗者一一著于篇庶覬覽焉此又足以見陛下好問不倦之聖心也然臣竊有憂焉臣聞明於觀古者未必傳舉以爲證銳於知今者不待盡言以爲直自古及今凡人主無意於理亂是非而國亦隨之者載在史冊不爲不多矣若陛下不自警悟則臣雖歷舉其危亡禍亂之事以極論之徒以傷陛下謙虛之意而已臣亦安用以此爲忠哉臣之所望於陛下者願見微而知著勿以小過而致大失而已且人有羞惡之心則必有是非之心善告君者因其羞惡之心而開其是非之心則語不必繁而意已在其中矣以陛下之聖寧不灼見此意若使見微而不嚴慮小過而妨大德則臣恐古今可驗可行之事皆穿爲無用之言矣以陛下之聖旨謹一日何治之不成而何功之不遠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他而在乎加之意而已惟

陛下赦其狂愚臣不勝惓惓

劉光祖上奏曰恭惟我國家三聖相授法堯舜而天下事甚盛顧十載一時甚盛事也陛下雖聖方將維新百度群工萬姓皆傾耳屬目觀聽陛下之所為陛下又屈己虛心方欲旁求庶言以考論治道臣以孤遠乃獲瞻望清光敢罄愚誠少裨聽察臣觀昔者禹受舜禪之初伯益以文德贊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拜昌言曰俞畢以明謨獨禹曰適可達於臣為拜昌言曰俞夫益之昌言則欲使禹脩文德以格遠人皋陶之昌言則欲禹以修身睦族用賢為邇可遠之道然則人君嗣付之始當今近治而遠服此其大要也方是時禹以憂勤詞辭其言曰后克艱厥后而史臣贊之曰祗承于帝後世稱之曰禹入聖域而不優夫不優云者不自以為優也禹惟能如此然後天下萬世曰堯舜禹相傳守一道也豈不盛哉豈不難哉今朝廷四方則皆以為望陛下為堯舜禹又皆以為望陛下陛下宜於嗣服之初思益皋陶之言當使近治而遠服未可忽也自高宗皇帝壽德昌守壽皇繼之純仁德政與天同意天啟曆數乃眷南顧天命可知方二帝北狩四海震動而高宗纂承壽皇誕膺之一也及逆亮狂暴身死鋒鏑蕃舊擁佐而我高宗優游揖遜壽皇踐祚之二也今壽皇決策內禪神器有託而虜主告終幼孫嗣統私爭之衝始於今三也陛下察是三者脗若合符則天命在於仁德有知也已陛下當念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厚高宗與壽皇七十載培植之勤求所以構天命而當大聖臣故曰當知益皋陶之言先使近治而遠服也欲近治而遠服宜得其要以舉之昔舜禹之朝皋陶以謨紀德其言為萬世之格言也曰在知人在安民厥後孟子得之則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夫知人安民豈非仁智之先務歟何以能知人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知言乃知人之本知人即安民之本也陛下察服前日當審於聽言以取人審於用人以為治昔者堯之所棄置而弗用者四凶之人也靜言庸違象恭之人也方命圮族悻恨之人也凡三人者為當時所舉則亦非天下之凡人也而堯獨不然之舜之為君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至命龍作納言則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後稱禹而告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由是觀之言不本於忠信而好爭訟以求勝用則與其所言為飾偽說以盜名違上命以自專為很以敗其善如皆堯之所畏者也語挾傾害不務乎實行好矜異不本人情而能動衆以譽世皆舜之所疾者也無所稽證而自拜聽殿無所諮詢而自謂可行是舜之所不取用者也凡若此類皆不能為人主安民而利及子孫故也故禹曰惟帝其難之而皋陶則告禹以九德為觀人之法夫九德無用何事而不濟彰厥有常何往而不吉今陛下受堯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益皋陶之言為法然則能脩身然後能知言能知言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能用賢能用賢然後能治國能治國然後能安民能安民而德不足以服遠者臣未之聞也臣昧敢愚忠恥吾君不及堯舜遂對之始敢不據經以為言惟陛下財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七

治道

宋光宗時彭龜年上論正始之道疏曰臣仰惟陛下嗣無疆大歷服逾年改元於是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非細事也嘗推原古人紀年之意不謂之一而謂之元者首善也所以明人君體元之道在篤其始也今日陛下繼天地之德衍宗社之慶慰壽皇之心答臣民之望視始正本實在於此草茅小臣獲對清光適際斯時留臣愚無備有所見輒敢條列以一仰觀聖明惟陛下財幸臣聞心者身之始身者家之始朝廷者天下之始元子者萬世之始於其始而知所以正之體元之道無餘事矣何謂心者身之始身總於心者也心一動而身隨之不可不正也然聖人所謂正其心者亦去其所以害心者而已是以大學曰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蓋感於物者稍偏則動於中者皆邪在常人尚且不可而況人君乎陛下聖學高明其於正心必有得矣臣猶願陛下日日察之念念察之使忿懥恐懼好樂之類皆不足以動其中則陛下之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使發者苟有一焉則其發用之間或有以害夫清明之體而於酬酢萬變剸萬事然擾焉恐亦難矣昔范純仁有言君心欲如鑑水常使平正而無所撓向則免偏側傾覆之患斯言可謂得人君正心之道惟陛下念之何謂身者家之始大雅之歌文王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家之難齊也如此以文王之聖尚且待神無怨恫而後能使其家刑焉是必無一毫之愧於身乃可舉一家之政于內故賜予私則僥倖之路啓寵幸私則嫉妒之害生用度不節則儉約衰矣刑不嚴則名分紊今日宮庭未必有是然亦庶閑之際步謹保

防微慮閒隙之間使雖宴寢在陛下謹之而已耳何謂朝廷者天下之始大抵天下之事貴出於一出於一則有所總統而天子之勢尊不出於一則無所總統而天子之勢褻世言漢武帝以九卿之權間宰相宣帝以天下之務在中書爲得駕御臣下之術不知政出二門實妨理道臣本朝仁宗皇帝英識偉度三代而下一君而已事出獨斷何所不可而猶要請執奏以大臣爲難實以此門一闢姦倖百出深採遠計近世所無此陛下家法也崇寧奉行御筆乃小人盜權之術此陛下近監也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所施行事間出中旨雖睿智所發多中事情然憂國之臣未免過慮近日此塗漸塞朝綱復清臣願陛下長守此意使朝廷政事常出於一得則功歸於上而陛下受從善之名失則責在於下而陛下免徇私之謗體正事順莫便於斯如此而後朝廷可正而天下之治可得而舉矣何謂元子者

萬世之始臣聞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作嗣古人所甚重也是以自初生至于成人教之皆有方法古者父子雖曰異宮昧爽文王之爲世子也日問安於寢門之外則其相去當不甚遠嘉王陛下之元子宗廟社稷所繫非輕而今遠違師於外自此居處之易啓思意之易決教誨之易行當不如前日在陛下之側矣陛下雖簡擇侍讀選左右然傳相之士少侍御之人多傳相正而難親侍御近而寡正違之頃賢否使分皇子雖天資穎特嚴於爲善萬一薰染積習亡餘或移岐嶷沖和之性臣恐不能不重陛下宗廟社稷之念臣竊見司馬光請以皇子伴讀官授學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如有巧佞讒諂者許令糾察其言極切事情臣願陛下舉而行之大要使庸俾之勢重於侍御謂義之訓密於宴遊則萬世之本可得而正矣臣州縣小吏不識忌諱輒肆狂妄雖禍家因罪當爲死惟陛下赦其愚戇

龍年又上論奏為過宮愆期模糊朝參節章奏歷陳數日臣僚較挾奏
白入鎖闈未返外內對三十五日耳既出試院凡達於耳目之事乃
有甚可駭者。合一人之身至於天下之事未嘗而不舉自內庭至于
外朝若憂無如綱之足憐自大臣至于百執事皆有憂恐不自安之
意軍達于行伍民達於閭閻其言至有不忍聞者。雖不足盡信亦有
不容不疑者也。詰其所以然則不過陛下近不過宮及御朝獎節章
奏不下。此其所指者耳。夫過宮事親之小節也。今兩宮之情如春風
和氣安有嫌隙晨昏定省少或不講在父子真情之間何嘗有纖芥此
瑣瑣哉。但有不可得而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朝王
季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是不可委之以為偶然而已
視此以為偶然則其它以偶然而議者亦必稱是也。陛下試觀大臣
朝會群臣小不謹於禮此豈真有不畏其上之心而朝廷之儀不得

輕賤者誠以上下之分恐因是遂陵遲故爾。吾以是責人則人豈不
以是望我。而可謂吾天性之愛不繫於是可乎。夫一不過宮直以
為有損於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者曾不過如此等事於此一
有不謹無俟乎議己者之云云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
大信乎人。則於禮文之間。抑何所見其果孝與否。孝經曰敬一人而
千萬人悅夫敬之而能使人悅如此。則反是豈不足以招其怨且尤
吾竊聞近日臣僚抗章論奏如出一口。彼誠不忍陛下父子初無纖
芥而遽遭此離間語故不憚斧鑕傾心告上。非是群臣看得此事
太重自是陛下待得此事太輕此在陛下非有所難。抑何憚而不為
而忍以一己動天下之疑犯天下之議乎。至于御朝之節自有法度
內之起居則節於內侍外之起居則節於閤門。陛下近日所責內侍
徹過必矣。所以此輩敢無畏心陛下啓處之間儀衛失節不特遲滯

者畏陛下而不敢言懷姦者未必不幸陛下而不言也。嘗讀庭燎之
詩至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然後知古之
人君固望其臣之來朝而設期以待之也。至於雞鳴則使人聞大夫
大夫還然後適小寢則古者人君動止皆以臣下為節。今千官百辟
垂紳搢笏儼然在廷側耳聽鑾縣不聞所謂敬大臣體群臣之經
果如是乎。然以彼皆士大夫必不敢怨其上若持戟而衛蔽霄承旋
而走厲車者皆趨趨無識之徒。吾之所以服役之者不持以利養
有義存焉。彼但見陛下事親在於過宮治政在於視朝陛下一不過
宮使以為陛下不能事其親一不視朝使以為陛下不能治其政紛紛
之議此不足惟彼心一動遂近之間直有可慮者陛下不可以此輩
為斗升之祿而以無知為輕之也。若夫章奏所以達下情苟非大臣
誰能日日進對其他臣僚所賴以獻替者惟章奏耳。漢制凡臣下奏

事雖不行亦必報聞蓋謂之報聞者蓋欲其人知其言之已達也。
主父偃上書其旦朝奏暮召入其速如此。近日臣下奏疏多留中不
出。若使事事俱徹睿覽其間有所去取固未為害。萬一奏入去處或
有留滯。陛下既不得知臣下又直以為其言不行無從詰問因循積
習漸致蒙蔽壅蔽之除豈不殆哉。此事陛下尤不可不關聖慮也。臣
恐欲望陛下不問巨細無失過宮之期益嚴起居無失御朝之節。凡
有章奏悉下大臣平章。事屬機密者自當關防。或有難行者令其繳
奏。如此而人心不奪人言不息臣當受妄言之誅。臣聞近日臣僚見
陛下如此等事頗動人心往往多有諫疏。此皆是愛君憂國之誠。唯
恐陛下微有猜疑故捐身闕下某自顧情自非忘實豈能如此。陛下
雖容受聽納未嘗少忤。然切身之事人所難言。在朋友尚欲善道而
況於君父。臣愚也日小人或有指摘此事臣僚以為暴揚陛下之過

則凡今日論諫皆足爲災萬一出此則人心愈動將不止如今日而已此事尤繫國家利害安危臣故於是復瀝血以告惟陛下財擇焉竊年又上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聽言四事疏曰臣仰惟陛下始初請明宵旰圖治用心懇惻視古願治之主不足多也爲曰一辭皆謂太平可以立致而臣區區之忠獨有憂焉昔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臣謂今日政陛下之初也如子之生哉善哉屢皆在今日是可不兢兢業業自貽哲命乎夫用心有義利立德有誠僞用人有邪正聽言有是非此乃命吉凶命歷年之所自出者陛下於此政當審所取捨一有不謹吉凶便分臣敢爲陛下條列陳之惟陛下垂聽臣所謂用心有義利者大學推明明德於天下要其極不過於正心而心之正不正則繫乎所存義利之間焉何謂義曰出於吾心之誠然而不能自已者是也何謂利曰不出於吾心之誠然而有爲爲之者是已且如孝於父母是吾心之所不能已者也義也若以不孝於父母爲父母之所譴責爲天下之所譏議而後爲之則是有爲而然而非義矣以至親親尊賢子庶民畏天下亦莫不爾故臣願陛下凡所舉措發神熟思果非有爲爲之也則此心之動無非義矣涵養推廣無使間斷果有爲爲之耶則此心之動無非利矣抑遏止絶無使發露如此等事時時有之但當使一日之間一念之發有所爲而爲之事漸少無所爲而爲之事漸多積久習熟自然去王道不遠矣何謂立德有誠僞誠者實理也凡事從實而爲之則爲誠不從實而爲之則爲僞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夫作德之所以日休者以其實也作僞之所以日拙者以其不實也惟其實故患難中爲好事逸樂中亦爲好事爲之初不待勉

強不爲亦不必遮護此所以日休惟其不實故時暫爲好事久則忘之矣見人則爲好事無人則忘之矣雖勉強而終廢雖遂讀而終敗此所以日拙未特如此而已也實則常自足以不足故聽言納諫唯恐不及不實則好示人以有餘設文過飾非無所不至臣仰惟陛下純實之性出於天稟與臣等語前後可質此固有帝王之質矣然今日既登大寶則非前日比也聲易惑於耳色易惑於目安逸易惑於肢體奢泰易恣於口腹耳目口體之欲一啓則唯恐迹著而人知人知而議己則前日之實反爲不實不可知也此臣所甚慮也故臣願陛下欲得前日之實必杜今日之欲欲不縱則君道實矣君道實則天下安矣何謂用人有邪正臣聞富弼曰人主無職事惟以辨君子小人爲職於君子小人不能辨則人主之職廢矣然自古人君孰不欲親君子遠小人哉卒之各賢其所不自知覺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如漢元帝者是也仰惟陛下潛德王邸固以知人爲難臣嘗記陛下問臣畢竟君子小人如何辨臣告陛下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此知人之要法也故人君必先治己之情性而後能知人之情性故情性與君子同則所用者必君子情性與小人近則所用者必小人人君欲辨君子小人莫急於治情性所謂治情性則臣前所陳是也何謂聽言有是非甚矣言之難聽也以爲利而或害焉以爲善而或惡焉人君如何其辨之也夫民衆聽之則聖獨聽之則愚聽言者能以是察之思過半矣故公共之言易識私獨之言難信傳曰公生明偏生暗又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政謂是也今之君出而與宰執議政既出則有給舍當臺諫論列何使而不公入而與近習論路既出則直以一人之意行之宰執不能回給舍不能繳臺諫不能論何從而不私陛下天錫睿智超冠百王初臨大

伏想無此意。但以舜之聰明而猶堲讒說則在陛下其可不謹聽言
前日親聞玉音宣諭講筵事謂內侍輩有諫間疏講之說陛下亦而
不聽。此蕭公所謂不以小諫亂大作真杜塞之福也臣願陛下聽言
一一如此則何憂天下之不治雖然臣之所陳雖曰四事其實一原
陛下儻能立此心以義則養德以誠用人必正所聽之言必無不是
故臣謂陛下今日所最緊者在於以義立心而已然義最難精心最
難正。陛下方増置講讀親近聖學願與諸儒熟究之日就月將以為
惠福天下之本以臨事意。
光宗紹熙二年春有雷雪詔陳時政得失。閻知貢舉兼侍講陳傅良
上奏曰。雷聞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讒諛
行當路則私實植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
謹燕私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習切於

時病。
吏部尚書趙汝愚上奏曰臣嘗讀書觀舜命禹之辭曰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臣竊惟禹之神聖其功德豈易量哉然舜
授受之際獨以勤儉為稱者何哉蓋儉以約已勤以為人為聖為賢
實本諸此故舜之命禹必以勤儉為首也天祐我宋三世揖遜如堯
授舜如舜授禹克勤克儉陛下亦已親傳而密受之矣。臣請論其目
則朝廷之政事不可以不為精幾微不可以不深慮人才不可以不
博謀選備不可以不預機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忘乎是則勤之至
矣。陛下之飲食嗜好不可以不節歲時用度不可以不實民力不可
以不惜賜予不可以不吝。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異乎是則儉之至
矣上以副重華付託之重下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豈不休哉惟陛下
留神幸甚

陳亮對策曰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
皆可以為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已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
佑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為之君也。仁義
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為之師也。二者交修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
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
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
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
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
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其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
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祗
奉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遵
臣事帝者於壽皇而觀以聖問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

畏思所以遵壽皇之明意者甚切至也。臣竊觀陛下之於壽皇莅政
二十有八年之間事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
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
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
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
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者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堯立
三年百姓以仁遂為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未自滿假而已。今時
知歲豐遠鄙不僥然亦猶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
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
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為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
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
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

之失。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容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以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學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術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一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之矣。十年之間群起而沮抑之不能止其偏去其偏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李觀者亦爲之發憤以爲言則人心何由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才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由於斯道則聖門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爲不勤而偷惰猶未盡者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爲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其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不會不可以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國者惡寂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竊用乎。況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中而已。吾夫子爲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爲教之不至則未有以執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勸拯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爲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徹。往往多至於生。其事既傷而平心之人皆不以

爲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爲能。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爲公而盡從之。使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讞之事長貳碎審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爲輕重則聖朝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爲不謹而寬濫之數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寬濫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重文則弗畏乎。臣以爲人主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今吾有吾身之既暴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國美矣。然讒說殄行遁以爲虞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而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讒之積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充流有以積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遞入而得以同歸于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并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爲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古堯舜以君道幸天下而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

有生矣而皐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徜徉於契之教
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爲夷稷契之功而皐陶之所以入於人心
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爲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失於
徵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皐陶不言之功則既廢
矣夫禮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於
彼教刑又於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稍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
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
人後世之制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
之由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臣
之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者蓋師道則薰陶在其中蓋君道則
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乎道之外哉仁義孝
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爲士者精白承德而趨

向一于正爲民者遷善遠罪而趍新歸乎矣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
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其類自爲哉而聖策又曰名當於
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
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
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
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
遜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
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
說密於伊尹矣然爲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
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爲是而自以爲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
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盡無私

也小人乘間而肆其以爲公力詆以爲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
欲兩存之以爲君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
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
用之衆動之小偽則勿行而已耳若臣放當斷然如一體之可至存
肆說之人以恐懼其心審而細程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
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
略定矣風俗固不期和平刑罰固不期而清也請白承德遷善遠罪
貴其細耳而聖策又以節儉正直之謂與行於廉信哀矜害克之患
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
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
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體故事之宜若以爲文具也羣芳亦以故事
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特高閣而重襲陛下不得而斬之矣

陛下圖其名而卑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
活民命以壽國脈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
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爲朕
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
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
師之道而自遠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
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
民命之本矣而猶使臣稽古今之宜推洪化之本矣以厚處身之道
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
而定省之小奉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
得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爲未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夸不借左右以
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

者亦不愧其業陛下亦以學自勉爲無已也豈止於天需君子以飲
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爲當於此乎察也豈以陛
下之聖明而有繼乎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
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而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
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胄僻僻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
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審精明於宴安之間
致心志於撫柳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爲舜皇繼志
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
心清刑罰而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奇以爲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
共學亟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
子思亦曰此亦不已矣以學乘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上愚對
蔡戡上奏曰臣聞治道貴清靜此先哲之格言也天下無事猶當以

清靜理之而况多事乎當多事之時而勉以無事則事自定苟惟不能
徒爲膠膠擾擾事日益繁若治愈遠歟今天下可謂多事矣吾山之
禮逆寢書室之役重興此夫使命往來之交馳諸軍犒賞之頻併是
皆不得已者也十數歳生民艱食陛下發倉廩府庫以賑救之此又
大不得已者參太倉之粟左帑之金錢給無數京庾積貯增司農總
裁用略盡州縣之間上下煎熬殆無生意人勞財匱莫甚於此時自
今以往日幸無事猶懼不給萬一饑饉荐臻盜賊竊發或有意外之
費將何以支爲今日之計要當於不得已之中求其可已者已之可
緩者緩之朝廷之上鎮之以靜重百執事之間守之以靖夫州縣先
於撫摩遍郡貴於寬輕休息生聚年歲之間國用稍裕民力稍蘇然
後興滯補弊達利除害爲未爲晚此國家根本之計惟陛下留神幸

戡又奏曰臣竊見漢宣帝爲西漢中興之主倖德商周求其所以致
治之速未適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擢擢明審品式備具上下相安無
有苟且之意而已考其成効至於威信宣八狄幼光祖業垂後裔何
其盛哉我陛下其仁如堯其孝如舜如禹之勤儉如湯之勇智又
有大王之容德武王之義德兼二帝三王之美可謂盛德之極孝宣
雄霸不足陳於前然今日之治未底于古之盛者臣竊惑之豈當
未盡信必名實未盡綜覈耶拯撥未盡周密品式未盡備具耶何其
上下未免有苟且之意也凡今之仕者無非苟且內而百執事志在
爵位多方以圖進計日以待遷不復以職業爲意循常守舊陋就簡
避嫌畏譏之不暇何暇爲國家遠大之圖外而監司令守志在利祿唯
恐所入之不豐所求之不廣至於職業能者不過簿書期會而來迎
效以遷貴免失而已何暇爲國家經久之計又況任之不久責之不

專人如其任之不久也惟脫去是期尋其責之不專也惟趣遷是務
間有有志事功者經營規畫未及就緒不以遷去即以罪罷矣焉能
收効於旬月之間此所以苟且之俗尚熾而中興之功未立也今欲
未能一一久任而責成望如主計之臣帥兵之官與夫監司帥守
不可以屢遷數易使之尸素而進責成要當以三年爲任凡朝廷所
欲爲者如屯田救荒修城壁備器械謀墾桑興水利之類除授之初
臨遣而命之責成效於三年三年之中有過則削奪停俸有功則
增秩賜金無易其任三年之後然後要實之不爽于素則進用之因
任之不如所言罪之可也寬之可也如此任之既久責之既專既不
容苟且偷安以竄一時亦不敢苟且欲速以應命三年之間何事不立
何功不成孝宣之治亦不足進惟陛下留神省察
戡又奏曰臣聞之主以天下爲憂與天下以人主爲休戚天下無事

則人主享其樂。人主爲憂則天下同其休。上下相關理之必然今日
邊鄙無虞盜賊不作。亦可謂寧謐矣無强臣擅權無奸邪亂政朝廷亦
可謂清明矣然而廟堂之上。惴惴然常若有不測之憂百執事之間
皇皇然不安厥職。下而士民亦無和平之象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當享天下之至樂臣竊料陛下亦未知所以爲樂求之樂此中外
休戚之所關也。宰執之微陳侍從之獻納給舍之封駁臺諫之論列
不無煩瀆惡聽皆其職分之所當然不能自已。以臣觀之今日之事
不過數端而已非有甚難特陛下一順旨之勞耳陛下何惜不於數
笑之間此數事使中外之人皆知陛下之心蘄陛下之德以釋天
下之疑以召天下之和。上恬下熙奚殊康泰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優
游無爲享天下之樂天下樂陛下一人之憂豈不韙歟臣不勝大願
議又奏曰臣聞天人之勢雖若遼邈而休咎之證如符節之合君民

之分雖若隔絶而交感之理如影響之隨。天至高而卑民至愚而神
人君一嚬一笑一言一話皆足以動天聽感人心。故一念之善則五
祥風慶雲。一念之差則爲迅雷激電。一政令之是則民在春風和氣
之中。一政令之失則民立於焰層冰之上。上下相感脉絡相貫有不
期然而然者。爲天之子爲民之父豈其可忽請自今夏以來災異
屢見星變地震。山摧川竭甚至晝日赤氣亘天上天之所示戒者不
一而足。近則都邑遠則畿甸閭閻無知之人興訛造訕公肆詭譎重
災撫禍唱言變亂此所恐懼人情洶洶朝不謀夕其勢甚危乃十一
月十有五日車駕過宮親詣問安視膳之禮。都人忻悅天意頓回和
氣致祥。瑞雪時降播及淮浙田不需濡是月二十日皇太后冊寶禮
成。流傳四方。舉國變怍化悍戾爲柔順變愁嘆爲懽誠氣象霄然豈
還舊觀。天下耄艾萬口一詞歌詠聖德易危而安反災爲祥在陛下

一順旨之舉足之易耳孰謂天道之難知人心之難感乎臣濫將王命
遍客淮壖得之見聞歸奏叙上臣之職也臣所歷淮浙八郡蘇秀中
歲常潤所收僅六七分自江而北飽民補短大率不減六分。斗米不
過二百五六十會錢會流通民保家使盜賊不興邊鄙帖然此正陛
下垂衣拱手優游無爲而宮闈復禮朝野多娛之日臣復何言臣區區
愚衷。竊謂陛下睹鑒往事之明驗以思將來之永圖無以天意爲可
畏無以愚民爲可忽曲盡事親之道示儀刑於有家深究保邦之術
消變亂於未萌戒諭執政大臣悉舉天下淹務重地之闕帥者以時
除授遠方之待報者以次施行。號令臺諫以振紀綱。保全臣下以勵
名節朝廷既正天下自化夷狄自賓中外廊廟無事西宮爲壽備天
下之養享天下之樂足以冠當年而高後世書之史冊傳之無窮豈
不韙歟臣不勝大願

議又奏曰臣聞自古人君臨御之初必謹其始爲人臣者亦必以謹
始之說告於其君蓋國家安危之幾天下治亂之原。生民休戚之本。
君子小人消長之際實係於此。可不謹諸。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
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也。穀梁曰雖無事必書正月謹始也。故伊尹
告其君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其君曰王乃初服若生子
罔不在厥初古之君臣相與警戒莫不以謹始爲先。蓋人君當元
居正南面以聽天下龍飛之初萬姓之所爭睹四海之所具瞻一命
令之發一政事之施必有以竦動天下悅服人心則天下之人翕然
向風從化。不令而行。無爲而治始之不謹其後雖有仁心善意良法
美意人不信之。仰惟陛下嗣膺大寶躬臨初政海隅蒼生傾耳屬目
以觀德化。而俟太平是以陛下宵衣旰食不遑康寧於謹始之道尤
加聖慮。伏覩求言之詔既詢訪於舊弼又咨詢於近臣既俾中外之

臣。咸得條奏。又俾在廷之臣。每日輪對。此正初政之首。急天下之士
莫不披肝膽。布腹心。輸忠竭誠。以副陛下謙撝之意。凡臣世受國恩
身爲宰士。若隱情惜己。不爲陛下極言。臣則有罪。臣。謹採撮自古人
君謹始之道。人臣謹始之說。與舉八事。爲陛下獻。一曰正心術。二曰
辨邪正。三曰廣聖學。四曰來直言。五曰成將達。六曰崇節儉。七曰恤
刑罰。八曰重名器。皆隨解釋。援古爲證。不敢飾爲浮詞。以瀆聖聽。伏
望陛下清閒之燕。萬幾稍留神。時賜省覽。或於初政。可裨萬一。謹列如
左。

一正心術 臣聞堯之傳舜。舜之傳禹。見於書曰。天之曆數在爾
躬。爾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見於
論語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夫三聖相傳心術之妙。不過曰中而已。漢武帝即位之初。親策
多士。董仲舒告以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
正萬民。蓋上天之災祥。下民之休戚。人才之邪正。天下之治亂
係於人君之心。一念慮之發。雖若甚微。幽顯之間。其應如響。惟
人君者。當定心於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
正勿動。一心既正。則邪佞讒諂不得而入。聲色貨利不得而誘
以視則明。以聽則聰。言可爲則。動可爲法。舉而措之。朝廷萬
事。無不歸於正。四方遠邇。莫不一於正。天下不足爲矣。

二辨邪正 臣聞舜初即阼。首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天下咸服。傳
以爲有大功二十。禹皐都俞之際。亦以知人爲先。皐陶又陳九
德。謂人君能知九德之人。考察其真僞而信之。上可以撫五辰
下可以凝庶績。蓋知人之君之盛德。人君無他事。惟辨君子小
人而進退之耳。君子小人之難辨也。久矣。其讒諂而致似忠。柔佞
投合似智。辯有餘。巽似恭。小廉曲謹似賢。排斥小人者。似乎讒
汲引善類者。似乎黨。面折庭爭者。似乎訐。難進易退者。似乎矯
人君智不足以燭之。則君子小人並用。而雜處交爭。而互勝。終
必至於小人進而君子退。此治亂之所由分也。惟人君者。要當
精鑒詳察。當其賢者。聽任之而勿貳。知其不肖者。屛斥之而勿
疑。內君子而外小人。使之各安其分。則人君之能事畢矣。天下
其有不治乎。

三廣聖學 臣聞商高宗嗣位之初。傅說告之曰。人求多聞。時
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
曰。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詩人進戒嗣王曰。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詩書所載。臣
之告其君。必以學爲先。蓋人君不可無學。學者。治天下王者
之事。故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皇皇。此所以聖益聖。明益明也。昔
唐太宗貞觀之初。引十八學士於禁中。論古今成敗。誦詩書。
講求典禮。咨詢忠讜。以至夜分。嘗謂虞世南曰。從我稽古臨事
不惑者。公等力也。臣願陛下於經筵中。進忠信端良博雅多
聞之士。使備勸講。無限員數。無拘資格。更番迭直。進講之暇。引
之使坐。講求經術。咨詢治道。因訪民間疾苦。吏治得失。假以溫
顏。接以誠意。俾盡其情。如是則聖學日尊。聖政日新。雖深居九
重。而周知四海。豈小補哉。

四來直言 臣聞舜受禪之初。咨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傅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元稹上書於憲
宗。初元謂自古人君卽位之初。必有敢諫之士。君受而賞之。則
競爲忠讜。苟拒而罪之。則卷懷括囊。又引太宗賞孫伏伽事以

瞽之言。古者史為書，瞽誦詩，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人人得以盡其言。況以諫為官，有言責者乎。陛下自即位以來，求言之詔屢下，納諫之誠素孚。未聞以一言罪言之士，而已輕去言事之臣。然天下識者所以竊窺初政而重為之惜也。臣願陛下廣開言路，增置諫官。言之是則賞之，言之非則置之。狂妄者優容之，抵訐者寬宥之，懷姦罔上朋黨害正者黜之。如是則天下之士莫不樂告陛下，庶幾直言日聞，下情畢達，而無壅蔽之患矣。

五戒逸豫　臣聞成王即政，周公恐其逸豫，作書戒之。先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言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祖甲之不敢侮鰥寡，文王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咸四君所以享國久長。又戒以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逸一篇反復數百言，始終以逸豫為戒。故古人以宴安為酖毒，以無逸為元龜。仁宗皇帝建邇英閣，書無逸於屏間，朝夕觀覽，以示警戒。夫昧爽丕顯，後世猶怠。始而不勤，後將若何。古之人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未明求衣，夜分乃寐，豈非欲焦心勞形以自苦也。蓋恐怠心一生，則便佞之說乘間而入，酖毒之害有時而發，荒而不返，不惟荒政損德，亦非所以養壽命。惟人君者常當澄心養德，寬己保體，終始惟一，無荒無怠。如此則壽齊堯舜，享國百年，豈不盛歟。

六崇節儉　臣聞舜命禹總朕師，曰乃德，克乃丕績，不遑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孔子亦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舜之所以傳禹，禹之所以繼舜者，莫不以儉德為先。故唐玄宗開元之初，焚珠玉錦繡于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奢極侈亂天下。其始可不謹乎。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漆器不已，必以金為之；金器不已，必以玉為之。古人之必諫其漸，若事已積深，則無及矣。蓋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奉一人，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生民之膏血。作之甚勞，其成之甚難。安而享之，必思其所自來；思其所自來，則不忍輕費民財，重惜民力。如此則子孫萬世長享天下之奉矣。

七恤刑罰　臣聞舜初嗣位，首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命皋陶作士，戒以惟明克允。故能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恤刑之效，於此可見。漢景帝之元年，詔笞法定箠令；唐太宗貞觀之初，觀明堂圖而除鞭背。自古

聖賢之君莫不以人命為重，不敢輕於用刑。故能享國長久，慶流後裔。恭惟祖宗二百四十餘年之間，深仁厚澤，淪被四表。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施於士大夫，罹於法者一付有司，雖天子不得輕重於其間。陛下卜年卜世，與周匹休，又非漢唐之所能及。臣願陛下遵守祖宗成憲，謹於用刑，寧失之寬，不可失之急；寧失之略，不可失之詳；寧有佚罰，不可及無辜。庶幾初政有以係結人心，而為萬世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八重名器　臣聞商高宗即位，傅說進于王曰：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人；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夫爵賞天下之公器，當與天下共之，非人君所得而私。昔韓昭侯愛一弊袴，未以賜左右，必欲待有功者。且曰：明主愛一嚬一笑，袴豈特嚬笑哉。唐憲宗重惜章服，有司嘗與緋紫衣服以備賞賜，憲宗藏不用，其

一。夫牙牌微物也。章服虛文也。二者猶惜如此。蓋物以寓意也
以副實。上之人愛之重之。不以輕畀。則得之者榮。苟惟人人而
與之。則不足以爲重矣。而况一命以上。人君所以勵世磨鈍。無
功者賞則有功者怠。不肖者進則賢者退。乎參稽實可不謹哉
惟人君者要當以天下爲公。凡高爵厚祿。擇天下之賢者有功
者畀之。惟其人。勿以疎遠而廢。非其人。勿以親昵而用。威權不
可移於下。名器不可假於人。如此則上無濫賞。下無幸人。貴賤
屢使賢不肖襍糅而天下治矣

右臣所言八事。凡陛下之所優爲者。臣申言之。所以堅陛下有爲之
心。陛下之所不爲者。臣預言之。所以防陛下欲爲之漸。此皆初政之
急務。若夫示好惡。公毁譽。以作人才。尚名節。黜貪鄙。以厚風俗。薄賦
斂。戒掊剋。以寬民力。擇將帥。明賞罰。以厲軍政。所當講求次第而施
行者。臣不敢瑣瑣以進。姑畢言高明當爲。惟陛下裁擇。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八

治道

宋寧宗時袁説友上言。臣仰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曆數
攸歸。神器有託。承太皇之命。負遺聖父之詔。肯嗣守心。圖撫臨萬寓
天地開悅。神人協和。臣遭際明時。至祿祕書。臣嵬瑣不才。叨綴從列
向者尤負京邑。獲拜清光。夙荷聖神特達之知。媿無職守纖毫之報
茲者身逢革運。顧瀝愚衷。丕欲仰贊宏模。少裨聖德。竊惟自古大有
爲之君。其於踐祚之初。必思有以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人心既得。衆
望已孚。則天順人助。而泰來否極。功所不難。茲陛下嗣位。維新中外
愛戴。正是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之日。臣不暇縷舉衆目。最以當今可
行足以收人心而慰衆望者。有六事焉。
其一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倏已浹月。陛下追慕皇超
日赴臨殿。躬御備至。臣民歎嗟。唯是三年之服。天下通喪。自漢
以來喪禮從權。遂有以日易月之制。蓋數千百年。爲天子者未
有斷然而能復古也。惟我壽皇聖帝。慨然高宗之喪。斷自宸衷
躬行三年之服。孝誠一至。萬古無踰。今陛下繼統嗣位。適當以
日易月釋服之初。以臣陛下盡孝竭誠也。且夫壽皇之於高宗
蓋子爲父服。是以爲三年之喪。今陛下之於壽皇。則孫爲祖服。
亦當行周期之制。臣願陛下體壽皇執喪三年之禮。倣古人喪
禮近厚之義。至下詔旨。躬行周期之服。令有司討論喪制。凡御
朝退朝。御輦過宮之服。並令斟酌裁定。陛下一一躬行之。此令
一下。中外臣子。既以仰嘆陛下念祖孝誠之切。復以深感陛下
居喪盡禮之孝。抑以敬服陛下聰明仁孝之實。以收人心。以慰
衆望。莫切於此。且今之虜酋固非可以禮義責也。猶能具載書

皇之孝而能於繼祖踐位之日。躬行三年之喪。庸圖不足當
之於陛下也。然伏見能爾今周恭之服。陛下必能以身行之。惟
聖意以爲無難。即乞速降指揮。未勝臣子厚幸。

其二曰。昨日恭聞已降指揮。宣押宰臣留正。仰見陛下擇符御揆。
知所先後。倚任大臣。共圖致治。規模宏遠。將致太平。天下幸甚。
臣竊意留正必須抗章牢辭。未即赴闕。願陛下體古人進退大
臣以禮之意。俾以朝廷輔佐之任爲重。與降詔趣還。俾之必來。
則陛下禮貌大臣無愧於古先哲王矣。至如起居郎陳傅良受
國愛君。不得已。遂納祿而去。樞密院編脩官楊方以前日待事
未順。亦稱劾而歸。二人者皆一時人望所屬。臣願陛下出自聖
意。特下詔旨。並令日下依舊前來。各供舊職。豈特以收結士心。
亦於贊襄治道大非小補。

奏議卷之五十八　二

其三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審贊治道。裨益聖聽。頃歲高宗
皇帝更化之日。首下詔書。大開風憲之地。今陛下作新舉行新
政。要當廣開言路。專用臺諫。臣願陛下斷自宸衷。亟發詔旨。申
飭臺諫。令各盡乃職。知無不言。凡有章奏。陛下即日施行。則言
路既廣。聖德彰聞。治效日隆。下無壅蔽。初政之譽。無以踰此。

其四曰。向者壽皇聖帝初羅高宗之喪。屏絶坊樂人及應干俳優伶
官等。並行罷遣。今陛下嗣服之日。適居喪制。臣願陛下即降指
揮。應干樂人及俳優伶官等。日下並稱令逐便。使祛去耳績聽。
指揮亦以見陛下盛德之至也。

其五曰。自古人主規圖極治。增益聖德。未嘗不求言納諫。以廣聰
聞。漢董仲舒謂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此盖帝王
之要務也。今陛下嗣服之始。尤當廣求直言。崇任忠讜。政事之

書否。民情之休戚。僞詐聽言受諫。陛下無由自知。國朝祖宗即
位之日。即相繼下詔以求直言。列聖遵承。以爲家法。然而求言
貴於能聽。聽言貴於能行。今朝政闕失。民間疾苦。未易縷陳。臣
願陛下亟發詔旨。先令在朝監察御史以上。及館職學官。限五
日內各上封章。極言時政闕失。使之盡言無隱。陛下儘未能盡
經乙覽。即乞以臣下章奏。付後省都司官。摭其必可施行者。類申
朝廷。將上取旨。一一施行。其間有關繫陛下躬行者。亦令大臣
別加敷奏。陛下一一銳意力行。如此則五帝三王。將並駕而齊驅矣。

其六曰。今歲適當大禮之年。今大行在殯。遠降九月明堂指揮。陛
下既稽實傳。即與太上皇帝事體不同。蓋之禮經。嚴父莫大於
配天。蓋謂尊父以配天也。陛下若行明堂。則於尊父之禮實有
所礙。並陛下臨御之初。正欲修明號令。傳動觀聽。臣願陛下以

奏議卷之五十八　三

明堂尊父之禮。既有所礙。乞與大臣商議。仍舊講行郊祀之禮。
如冬至之前。未得發引。即照乾道元年正月郊祀之例。前降德
音。其肆赦支犒恩數等。亦照隆興二年十一月冬至日指揮施
行。庶與陛下御極之始。即見上帝。於昭格天地。歛福庶民。實爲
初政之助。臣備數從班。職在獻納。既未得即侍天威。面陳悉慮。
而於六事實不可緩。用敢具奏。剳上瀆聖聽。惟陛下詳其忠
悃而亟行之。至於躬節儉之德。以先天下。惜內帑之財。以養國
力。兩宮定省之日。勤而不渝。奉安之禮。極其優厚。倚任大臣。親
爲心膂。收召人物。必先忠良。早辨姦邪。日以勤政爲務。臣下章
奏。可否隨即施行。內侍之任。必以忠直老成爲先。凡在宮嬪。稍加
斟酌裁減。隨龍恩數。必令循例而後行。左右請求。必俟成法而
後與。戒飭諸屯主帥。務令修舉軍政。申嚴公遣守臣。尊以國用

爲職尺此數端望陛下由罔聖衷節次施行則堯舜三代之治
日月可冀矣臣不勝激切控懇之至。
衛涇上奏曰臣聞人君之治天下無不原於此心治安常得於憂勤
禍敗每基於逸樂蓋方其多事則惕心必生故憂勤而圖治居安既
久則驕心易起故逸樂而不自知苟非聰明通今鮮能自克臣恭惟
陛下天質濬哲智略高遠爲樂甚事自無偶惡慮不能自己於宮宴
聲色易於移人陛下非不知聲色之不可邇也而耳目爲辟防宴安
間於就毒陛下非不知宴安之不可懷也而志意爲易僻財用生民之
膏血陛下非不知財用之當節也而牽於姑息則有所未暇節名器
人主之標柄陛下非不知名器之當惜也而溺於世事則有所未暇
惜自陛下即位人臣之進践者非一疏陛下之聽言者非一日難改
過不吝見善必從而弊陳尚多冗濫未革陛下豈謂時之無事不必

過憂事之至微未足害治然恐陛下此念生於自喜則驕心得以乘
之驕心一萌則所以體天意者有畏於怠矣況朝廷庶事未可謂盡
當四方幽隱未可謂盡達年穀雖豐民困未蘇夷狄雖順患當不測大
計未立大業未復天之望陛下者亦是宜惕然脩省其可有一毫
之驕心耶。臣願陛下圖患於不見圖治於未形凡起居言動之一爲
注措兢兢常若上帝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聲色之陳於前必思
正體之當宴安之動於念必思德業之當勉爵賞之施必思名器
不可以假人賜予之頒必思民力不可以困竭此心無日不與天相
似則陛下所以體天意者既至天心所以愛陛下無窮凡陛下所當
爲之事皆以平而舉矣若仁祖謂沐稗之錄僭不類災異之見徵
最廣詳乃致災晴之傳稍漢儒之說實賴五行大法禍福之應爲書
十二卷名曰洪範政鑒以示天人感召之理尚書歟近乃萃進一

書專國久春皆本實賢美俱尚書所載天事列爲二圖名曰敬天。朝
夕觀覽。仁祖壽皇所以飭躬修德克謹天戒見於二書者不外此數
事。成效昭然于今可觀。不然治教刑政大抵粗略而失之報既通同
於已安已治之時臣誠恐天意不可以爲常禍機多藏於隱微而發
於人之所忽也惟陛下留神焉宜特臣之書實宗社生靈之幸。
涇又上奏曰。臣恭惟陛下聰明天縱嗣承大統舜禹授受千古有光。
遵壽皇之成規對越臣於穢座時以講求治道夫豈徒應故事而已
臣側聞群臣進言者多勸陛下即位之初當大有所施設以竦動四
方之觀聽陛下聖意以循循爲治臣有以見宸慮高明度越千古固
非常情之所能量度也。臣竊觀自昔欲有爲之君非不好大喜功志
高慕遠方其銳意圖治凡創端造業皆足以震耀聳動一起人聽聞
治者亦皆喜談而樂道及閱歲踰時意銷氣沮曾無尺寸之效而治

蓋以敗往往銳始者必怠終競虛美而本無誠心故其害至此竊若
因人情之所欲當事勢之所宜務實致而不隆虛名務遠謀而不趨
近利其初雖若循循未快人意然盡力於躬行用功於悠久積日累
月浸明浸昌其實見效反出於欲有爲者之上得失可驗見矣昔堯
以兢兢曰行其道舜以業業日致其孝禹之克勤温恭之於身若不及
文王之翼翼小心武王之繼志述事凡詩書所稱此六七聖人不過
畏天命保人心側身脩行恭己任賢慢遊逸樂之是戒是爲憂勤恭
儉之是訓是圖初未嘗爲驚世駭俗輕發易變之舉也然後世稱聖
之成治之標必曰唐虞三代豈非循循之效哉陛下以不世出之資
專壽皇已成之業踐作以來薄海內外小大臣民傾耳拭目以俟維
新之政陛下聖意先究周密詳審以所發不爲目前可喜之事蓋
有得於聖賢循循之義矣臣愚猶有私憂過計誠恐陛下言之陛下

慈仁本於天稟，未嘗不恭儉也，而恭儉之極未信服於人心。陛下日
具視朝，晷詢忘倦，未嘗不憂勤也，而憂勤之志未昭白於天下。爵賞
所以勸臣工也，而人以爲多濫；紀綱所以尊朝廷也，而人以爲未振。
有納諫之盛德而未聞行諫之英斷，有恤民之仁心而未聞寬民之
實惠。詔百官以脩職業而苟且之習未革，敕將帥以儆戎備而貪刻
之徒實繁。半歲之間，課效未見，救過不給，衆人竊歎，有識憂疑，毋乃
陛下雖知循循之可尚而未能踐其實乎。夫聖賢之循循與世俗之
因循相近而實相遠也。聖賢之循循，亦順至理之當然，力行而不息。
只苟無誠心實德，悠悠玩日，時平無事則苟安而不慮，事變之至則
倉卒而無謀，拘一時之娛，忘千歲之患，此乃世俗因循之實，非唐虞
三代所以爲治之意也。況今日風俗頹靡，百度弛廢，人材凋弊，國勢
未張。汲汲有爲，尙恐不濟。若猶因循，其弊將至於不可爲矣。臣恐臣
下或聞陛下有循循之志，遂希旨逢合，飾因循之說，以誤聖聽，豈忠
於爲陛下計也。臣願陛下剛健篤實，勵精圖政，躬行素以杜奢侈之
漸，防逸豫以戒宴安之毒，則恭儉之德彰矣。絶燕閒之暇以攬權綱，
絶左右之私以親正人，則憂勤之心著矣。公予奪以示懲勸，惜名器
以待功勞，嚴內降之命，遵累朝之規，則爵賞知所謹矣。毋以朋黨輕
疑外廷，毋以道學併棄賢士，擇任耳目之寄，大開公正之塗，則紀綱
庶乎振矣。有獎飾而未聞拔擢，有開納而無所施行，非所以崇諫也。
務斥諂諛之說，護養忠直之氣，斯得聽言之要矣。貴近之濫恩未革，
無益之費用未省，非所以寬民也。條無名之橫斂，蠲減而必行，斯
有惠下之實矣。擢廉勤之吏以勵偷惰，嚴按察之司以治贓汚，則無
業修矣。昔之以賄賂進者，棄於衆而不用；今之以貪黷敗者，寘於法
心不饒，則軍政肅矣。凡此八者，陛下果事事而加攬，物物而加務，勿

以小善無益而不爲，勿以小惡無傷而不去。仁心與日俱新，始
火之然，如泉之達，使聖德日以光大，功業日以休明，斯足以盡循循
之實矣。苟懷安息偃，無所施爲，臣恐未免終墮於因循之說也。惟陛
下留神幸甚。
經又上奏曰：臣聞天下雖大，治之在心。自昔君臣相與講明治道，未
嘗不以此心爲先務。禹之告舜曰安汝止，伊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
傅說之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周公之告成王曰文王惟克
宅厥心。蓋心者萬事之綱，致治之本，未有不先定其
心而能成治道者也。臣恭惟陛下以聰明英睿之資，承祖宗付託之
重，憂勤在御，三載于茲，虛懷任人，克己從諫，帝王成德，蔑以加此。是
宜盛治之業有光，太平之期可卜。顧求治雖勤，弊政未見，上下恬愒，
偷安歲月，毋乃聖心所猶容有未定，而莫知所用力之地歟。夫惟聖
心未定，故小大之臣議論不明，趨嚮不一，家持一說，人立一見，戎習
頹阿，或貴說依戒，務迎合，或事護邪，皆不過竊取陛下爵祿爲身
計足矣。陛下臨政願治，何所望於此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言天下之事苟至於窮極，必貴於變通，乃
爲可久之道也。臣觀當今事勢，得非多弊而其弊將極矣。民極於貧
而莫究賑恤之宜，平時猶且思亂；兵極於養而無以飢寒之怨。臣事
執旨用命，嘗極於究而怨詠之無策，從困於缺少；財極於斂而實害
之無計，每患其不支。士大夫知有祿位而不知有名節，艱急何所倚
仗；風俗知有奢靡而不知有禁制，踰僭何所限節。舉天下大事無出
此五六者，而其弊至此極矣。尙賴朝廷淸明，聖德寬容，祖宗仁澤在
人。中興以來，培植益厚，維持固結，眷以無事。然屢歲日已，懷懍懍
之懼，殆有讒佞作側僻邪姦進，得以撓亂陛下之紀綱法度，正道不

仲國體淺弱矣雖啓覬覦生輕侮之心。且事由變起於細微禍機潰
於所忽向之雖持衛縉者有時而不可恃亦可畏矣心哉陛下試當
清閒之際事物不與於慮念抑不接於前平心定氣而靜思之微臣
之言必有默契於淵衷者矣則變通之道其在人乎曰誠聖心所宜先
定也臣伏願陛下體乾健之德廣離明之照著無平機之所繫念其
弊之爲以窮察其弊之所由起覽大易之言求變通之道聖心先定
然後明主天臣建中外百執事朝夕講磨同心協力及今而亟圖之
勿坐待此極而至於不可救凡行一事必曰其有益於變通之實然
不可以嘗試而率爾也每出一令必曰其有合於變通之理然不可
以輕發而驟改也進一人才必曰果可以任吾變通之責然不可以
順適目前而用之也聽一言議必曰果有以助吾變通之政然不可
以投合所見而受之也夫既知所用力之地循循而行之孜孜而忘

之雖無立見之勢而有馴致之功。前五六者之弊庶乎有瘳而天下
之治可次第舉矣不然當庶事極弊之時譬之一身四體百骸如蘇傷
痛敗猶恐不給而希合苟安之徒養交持祿方且諂而睸時春衆誦
太平以規榮利及其意得志滿奉身而退已矣稍以憂勞之道陛下豈
不誤哉可勝悔哉此理非難曉其事非難行特在陛下加意與否而
已臣拙騃不肖未嘗附論大體竊惟國朝設養館職之意甚厚任望
盛時許以言責臣待罪冊府首尾五年三被賜望請老無補愚
衷稔蒙寬誠不敢以去國而忘葵藿之誠昔魏徵陳十漸以戒太
宗其末有曰貞觀休明持難而持明主可以爲而不爲此臣所以發
結而長歎也臣敢以微之說爲陛下獻惟陛下財幸。
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上奏曰臣迂愚衰病無以補人仰荷聖明召
從遠外置之近侍之列處以勸講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

以其粗嘗讀學稍有忠肯隨衆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
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擇其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日看
詳封事未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自知以爲庶幾可以救濟
肘腋單羸頗忘爲無負於陛下所以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
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爲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撰述
文字以致宣讀但嘗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推行而累日以
來竊觀天意雷電之後繼以陰雨洊滯不解夜明晝昏此必政事謬
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干陽德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
尚亦未蒙省察若但碌碌隨群解釋文義時時陳說一一細微以應
故事則不惟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
之志哉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
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

儀御思深亦未可遽然令寓衆之專屋且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
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有聞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
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喜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
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
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
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方當
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阽於死亡
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
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
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凡避之奉
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巍然在憂苦之中晨昏
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

豆觴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望也。而不至
者矣。前鑠未嘗不可悞也。至於二離壽觀之側，收深宮
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雖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不易為養
紛華盛麗之熒惑，疲弊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威事而進德
修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宮之權，則
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謂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
垂為之慮，如臣所謂不動自責，躬日繼往，有願乃進，迎紓緩無異於
常之時，從然而從容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未
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之
右權竹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病，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
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究轉方便，使太上皇
帝均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

奏議卷之五十八

代己之勞，而非敢違幸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
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
觀聽，殊為不美。況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
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
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
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
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繆之出於某人，而
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
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
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
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
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

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
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
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
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
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
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哉？且陛下自
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
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
之所大懼也。至於攢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堙其交結技
藏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伏欲於祐思諸陵之傍，慣鄰陵
疑焉，且了官事，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
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豊

奏議卷之五十八　十一

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拂天人
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
四條，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
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
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而使其有偪
仄墨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迎見之
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窺
觀疑惑之萌，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
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
改服紫袍，執控前馬者，預詔近易尊行之贊，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
后，以臣前所陳究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
流涕伏地，抱膝號泣，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

右環擁。更進和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渙然
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
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之上，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
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賢於所得寵賞未快
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
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拘己見，酌取公
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未須奏覆，但令尚書省施行，究其後者，當
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
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辯，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
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
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
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瀆聽，亦望特宣

大臣使群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illegible]之間，先寬七月之期
次黜臺史之議，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
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而乞
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
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國之志，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
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辭多遺忘，言
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未盡一陳察
者，今因入侍，激憤冒昧，輒形紙墨，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一二焉。
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一無
任瞻戀懇切，惶恐俟罪之至。
駕部員外郎[illegible]上奏曰：臣聞有帝王之規模，當有帝王之治，有帝
規模宏闊而有[illegible]業，又與之相符，天下不足治矣。唐魏徵之言曰：王

一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世蓋未
有行其道而不若其效者。堯舜其君而格不唐虞，禹湯文武其君而
治不三代，此必有其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資，篤日新之學，臨位
之始，首增講筵，聽政之餘，委精經典，書中庸至聖之章而日加省察
閱大學章句之綱，而詩垂碩聞大庭，敎策詔明此書，瓊林賜詩彰示
此意，爲天下國家之經有九，既取之以爲出治之規，明明德於天下
之序有八，亦視之以爲力行之要，此其規模，豈漢唐諸君所敢望哉
六五帝，四三王可也。然自陞大寶，于今七年，天下翹首以望太平之
心，以觀至化，而熙泰和之風不見，而愁嘆悲恨之聲猶聞，規模則古
事業不古，獨何歟？陛下嘗讀孟子，見其言有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
下。蓋有是心也，而能行是政，則付之掌運而有餘；有是道也，而不以

其政，則求以平治而不足。今陛下之心，堯舜之心也，未知陛下之施
於政者，果足以稱是心乎否也。陛下之道，堯舜之道也，未知陛下之
見於政者，果足以行是道乎否也。民政陳於守令之貪暴，卒潰於
將帥之掊克，朝廷之政又壞於士大夫之苟安，三者之弊未去，而欲
與古帝王齊驅而並駕，臣知其難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
其民者，得其心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今之爲州縣者，以撫字爲
迂疏，以催科爲急務，此猶曰用之公家也；囊橐之私勝，而民不聊生
矣。苞苴之計行，而民無所訴憾矣。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昔人以是
爲虐民之戒，今則不惟敢怒，又至於敢叛矣。夫置吏所以養民，而民
之叛端自吏始，國家何賴焉？前中興，僨復車富成僅到之地，咫尺君
門，猶行之寄皴，使朝列召杜之詠，罕見而奇，如席者縷相接也。襦袴
之歌，野聞而創見，貪者大相繼也。民無常產，因無常心，即不幸常[illegible]

佩犢相肩而起。又何以為策民政如此。陛下亦常思之否乎。古者寓兵於農。初無養兵之費。後世人民養兵。遂有害民之患。然使其如寔如古。足以折外侮。有嚴有翼足以彊一國。然是猶曰予以固吾圉也。兵以精為貴。今則老弱相半。兵以氣而勇。今則陳餘交作。矣與士卒所甘苦。昔人以是為將兵之法。今則勢分隔絶。又剝之以自利矣。殆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反竭兵之力以奉主帥。國家何益焉。不過曰損焉知剝器護池。貴乎甲兵戈矛。鼠竊狗偷何足道。然江上分備望之屯。而賊之充塞未戢也。京都振禁而之掠。而賊之招集自知之。小寇尚爾。大敵何若。郡不幸嘉蜀既屬而盡復。何以為計。軍政如此。陛下亦嘗思之否乎。夫治亂之道見於天下。轉移之機實係於朝廷。四郡多亟政。何等時而列。或用以困備度日。指惟靜可以制動。是則然矣。靜而疏於倫墮。恐其動未易息也。謂惟常可以御變。是

奏議卷之五十八　十四

然君常而夫之弛。務恐其變未易弭也。謂惟容和樸可以鎮安人心。是則然矣。然內無可恃之實。外有可憂之形。是猶駕舟於驚濤之中。寢積薪於然火之上。恐人心亦未易安也。陛下非不憂勤也。大臣非不焦勞也。百司庶府亦未嘗無協恭之懷也。而積習既久。挽風俗成務。為虛文掩覆實跡。所陳者類非軍國之急務。所事者不過簿書之常程。日甚一日。而怯誰生。歲復一歲。而元氣削。朝政如此。陛下又嘗思之否乎。陛下居今行古。其規模為甚高。而以古準今。其事業猶弗逮。則亦有是心而無是政故爾。人政者所以推吾之心而達之天下者也。苟無其政。心何由而達。苟非其人。政何自而舉。立政一書。周公所以訓戒成王者。諄切備至。上自禹湯。下自文武。陳其已然之實用。為方來之規摹。而至於詰爾戎兵。陟禹之迹。所以著其功業之盛。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所以彰其德業之盛者

所以致此亦惟曰切以論人。克用常人而已。是知人才之賢否。國以盛衰之所關。不可不謹也。昔仁宗皇帝專國最久。遇變最多。然猶明稟於內。而朝廷事。按察使分布於外。而郡國治。帥得一仲淹。而西戎畏服。使得一富弼。而北虜詐心。將得一狄青。而南充捷書。四十二年之治號為太平。皆由得人。媿臣顧陛下稽仁祖致治之法。味姬旦告君之辭。不徒寓之於心。而必發之於政。不使求之空言。而必見之行事。必更擇賢。民安業。而政之在民者無不理。必申馬修武備。而政之在軍者無不肅。必九德咸事。百工惟時。而政之在朝者無不舉焉。政在人。無使一小人或得容其姦。政在養民。無使一細民或不被其澤。政事修於內。憂患於外。理有必至。勢無甚難。將在陛下加之意焉。不擊學與政一道也。勤於學而不及於政。知與行一理也。致於知而不力於行。譬如天穀不腹而欲以療飢。良藥不口而欲以已病。臣

奏議卷之五十八　十五

未知其可也。臣生長篤里。外存切諫。不發於部曹。嘗典一石。書職當獻替有懷不啓。不惟負陛下。亦負所學。懷悽之忠。惟陛下臣焉。嗚呼為侍御史。又奏曰。臣聞九官相遜。所以為虞廷之盛。多士濟濟。所以致周室之隆。蓋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未有乖爭陵犯之習。交肆於內。而安靜和平之治能成於外者也。中庸言位天地育萬物。必以致中和為本。洪範論斂五福。錫庶民。必以建皇極為要。中庸之與洪範。異書而同道。中和之與皇極。異名而同意。古帝王治天下所以措一世於泰和。躋斯民於仁壽。其道未有不本諸此。陛下以天縱之資。膺天位之重。知出治之道在問學。故兼精經典。知進學之益在講讀。故留意經筵。正心誠意之實。持之惟謹。其不累治國平天下之理。究之惟恐其不悉。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而十年之間。禍臣專國。鉗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正直者鉏遏。迎合苟容之人。擢置朝

行峯康鮮卧之枝數在郡國故中外附和。如出一口。而天下之俗弊
於缺壁水頌清太陽正照。天下拭目以觀維新之化。識者思奮。處者
求伸。不得其平者又唱而欲鳴。不獲乎上者又憤而發注。故誕辯風
生。矯枉過正。而天下之俗又溺於泛設。固非盛世事也。然而不已亦
豈國家之福哉。蓋尚之持祿保傳。樂以起西漢之衰。南北部之互相
譏播。適以招東漢之禍。可爲萬世鑒也。國朝之治。莫盛於唐虞。又莫
盛於元祐。祠辭之舉。觸歎之禍。瑕類者於謀國者力行救正。而紹
述之論一起。群兇得志。善類泰聲。其初起於邪正之交。[illegible]而其末流
至於夷夏之不靖。豈不甚可畏哉。今權歸人主。政在一言者有時
治之機。而外寇尚猶。內勢尚弱。未有乎治之實。生裁王[illegible]寘身周行
謂宜不設不譏。同心同德。各埔乃職。無曠厥官。而選者部司之責。義
於會曆。臺臣之猶至於文章。舍此殷寓於奏對之間。下[illegible]武說於游

敢之。且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不知是數者之紛競之國家。何
益者何事。所補者何事也。陛下聖性高明。隨宜區處。或因或含。或去
或留。雖浩乎天地之無容。而亦截乎毫釐之有辨。百官[illegible]所式。嗟吳
然臣竊以爲天下之事。每成於既著。聖人之慮。常謹於未發。[illegible]其刑
是非於交關之餘。不若使偏黨於無形之始。盡人性本[illegible]善。名物成
之。而後性始遷。人心一於正。利欲汨之。而後心始雜。克[illegible]罔念聖狂
之所以分。爲善爲利。舜跖之所由判。譬之水焉。澄其昏[illegible]則清者自
存。播之鏡焉。滌其氛埃。則明者自著。臣願陛下奮運中和之化。大開
皇極之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在上者既一惟斷遂也。[illegible]則無有淫
朋。無有比德。在下者亦皆惟有極之會。喜怒哀樂發[illegible]而[illegible]偏陂風
俗。咸歸乎中。上下共由於大公至正之塗。絪與於和協[illegible]睦之域。將
見有可不爲焉無不成。有所不動。動無不濟。其成不[illegible]上作而下[illegible]

應者倡而臣不和。此方持一[illegible]休休有容之量而彼乃甘爲戚戚小人
之時。則國有常刑。理有公是。臣亦不敢長其怨仇。此於陛下責任之
臺臣。豪忌所援指。已就皇極。有舜子仰圖報稱。故於請對之頃。當言
事勢。歷陳待罪首。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說。爲陛下獻。惟陛下垂察焉
力行之。天下幸甚。
嗚[illegible]又奏曰。臣聞善圖治者。當勉其所未至。善慮患者。當察其所未
形。未至而能勉。則實政日舉。而天下之治。因以成。未形而能察。則公
理常存。而天下之患。因以息。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致其謹也。臣于
自更化以來。杜群枉之門。闢衆正之路。易之所謂內君子外小人者
之所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陛下固已得之矣。正天下將治之幾而
海生靈。延頸企踵。以望太平之日也。然臣竊有言焉。天下之事。有名有
實而已。名者實之賓也。苟徒務其名。則不足以致治。天下之[illegible]

公而已。私者公之對也。苟或爾於私。則適足以害治。臣觀今日。朝廷
之上。偏黨之禍。獻者皆名勝。援弓征吉者皆善類。其闕失猶可議者實
放之未著耳。且所謂大事也。而所行之名非不美也。空國以出。吉者
且與。又師而遽一舉不遑。於[illegible]之實安在。會計患務也。革而行之名
非不正也。實用日虛。今且無節。征徵日繁。今猶無度。會計之實安
稱[illegible]精嘗名曰便民。而便民之實未見。蠲除者屢名曰恤民。而恤民
之實未聞。掌標[illegible]屬吏易不一。思閱其歷。今猶昔也。百司庶府除授不
一。課其殿。今猶昔也。天下事莫真[illegible]錯而不可爲哉。特務其名。未實
其實。爾果能貴之以實。則九德咸事。足以凝庶績。六卿分職。足以阜
成兆民。雖隆古盛治。有不難及。不然。觀美有餘。實用不足。臣恐蠹
不足以救弊。流爲西晉之浮虛。未可知也。臣故謂當勉其所未至者
此也。臣觀今日士大夫。近清言者皆[illegible]以爲君。列庶位者多[illegible]

而體國其隱微猶可慮者已之未見耳。且王言所以寓訓戒也，有
求則去者有之。公乎私乎，豈蘄所以示勸懲之美由覆被者有之。公
乎私乎。甲以爲是，乙或以爲非。此以爲然，彼或以爲否。往者都司有
爭，貽訕朝路。此風何可長也。往者台臣有觸至勞聖斷，此尤不宜再
也。天下事豈真淆亂而不可決哉，特牽於私，不顧其公爾。不推原之
以公，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雖或持氣象而不
難復，不然，好惡既異，朋比漸生，臣恐纖介或足以積陵微，而爲東漢
之黨錮，未可知也。臣故謂當自其未形者防之。夫使有小人焉，而
或攻其職，擊而去之，未足憂也。皆君子也，而實攻不息，則詆可畏，而
小人焉而或背去，理排而斥之，未足慮也。皆君子也，而私情不盡釋，
深可慮。然則如之何，其可曰其人不難，定其意。僞者在陛下，諟其善惡
者在宰相，甚任之以是事，必責之以是實，夫誰敢使公言則持而行

參藁卷之五十八　十八

之私，請則拒而絶之。夫誰敢以私徇朝廷。昔言李野無遺賢，理之在唐者
唐虞三代之可企，嗟乎其隆，有漢室晉氏之可鑒，治亂安危之所
係，於此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博斯二者，而垂圖之，天下幸甚。
宋學博士許應龍上奏曰。臣聞人主有善始之善，固天下之所深喜，
亦天下之所深望也。夫飛龍在天，萬物咸覩，奠諸色，袪而六服震動，
言傳聞，凜而爲里巷走，尚竟而之，或倚舉動之不審，則治忽之機實
繫於此。今也講學以進德，求賢以輔治，開言路以通下情，此帝王盛
德之事，而皆舉行於臨政願治之初。是其初意之善，固足以聳動觀
聽。天下安得不以爲喜。然是意也，易長亦易消，易勤亦易怠，必守之
以堅，行之以力，則日就月將，而極其緝熙之功。言聽諫從，以盡其
行之實，求之必周，用之必信，而使賢者能者無不盡其才之用，以盡
非天下之所深望哉。苟能充其所喜，而復滿其所望，則唐虞三代之

盛，有不難致者矣。若惟陛下以神聖之資，紹延洪之業，躬元后之
精思熟講，多聞乃可以建事也。則親情經術，增置講官，講帝王之治
莫大於納諫也。則下明詔以求直言，令群臣以上封事，緝邦基之立
惟在於得賢也。則播告中外，各舉才識，凡此設施，無非治道之大端。
則善始之意，固已不容言矣。然臣惓惓之忠，尤望堅守而不變焉。蓋
自昔人主，固有留意於經理者矣，而爲黃老養性之說，或誘以神其
動，不欲人主觀書者，又欲以售其術。稍不加察，則近侍與之時爲契
儒生之所以而好學之勤，不能如其初矣。亦有銳意於求言者
諫耳，以言諫難，使順旨之言易從。一或偏聽，則剴切者謂之沽名，訐直
者疑其訕上，而拒諫之心，必不能如其初矣。亦有汲汲於求賢者矣。
然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柔順而易親。親則莫見其奸，疏則莫見其賢。
是故積年信而信，或一朝疑而棄，則好賢之心，復有始而無終矣。且

參藁卷之五十八　十九

若此者，皆後世人主之所通患，苟非天德清明，純亦不已，未有不爲
撤者。陛下退朝之暇，猶勤觀覽，切直之諫，優加褒擢，收召耆德之臣，
旌表清廉之吏。此皆真心實德之所形見，固非勉強而行者。而臣猶
以堅守爲言，是豈爲是過計哉。蓋自強不息，斯可合乾德之大，終始
惟一，乃可底日新之誠。否則勤於浮言而遷易於邪倖，此心轉移
一息間耳，而治亂安危所關者大。臣不復援引古昔，請近述國朝之
事以明之。昔元祐初，選擇名儒，勸講經幄，廣開言路，增置諫員，擢篤
德於散地，設十科以薦賢，一時之治，燦然更新。使若可以無是慮矣，
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勿變，則治道成。
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此心，不可少移，初意如至日進一日，天下之
事不足慮。程頤言之，終則合始，不可不勉，傅堯俞又言之，無非欲其
堅守不變，以成其初政之美。哲宗信用其言，故元祐之政風度之人，吉

興時此論一搖戒以紹述之說進或以調停之說進則事體非復前日矣然則進言於今日者可不以是爲戒哉雖然人主一心攻者甚衆少懈而受其一則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太宗皇帝嘗曰人主當淸然無欲使嗜好不形於外則邪佞無自而入此先正其心之意也其心一正則私意不足以亂其眞而外物不足以累其所可以之講學則學而精以之聽言則公而明以之任賢使能則無所惑而不當矣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殿下留神

應龍又奏曰當國家多事之日而欲興起治功者其大要有二議論不可以不一命令不可以不謹蓋一則公是公非無甲可而乙否謹則令出惟行無駁更而數易古先聖人凡有大疑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僉然大同然後從之以爲不如是則異論者得以惑吾聽巧言者得以肆其欺而國是無由定凡有政令必質之人情參之輿議因

[illegible]卷之五十八　二十

有不藏然後行之以爲不如是則上作而下不應朝行而暮復改而國事何由舉奈何特君世主專獨斷之明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佞者迎合以取容而偏者挾怒而求售排者紛更以生事而翹者燔尤以責其各執其說互相矛盾豈知議論不一人特何所適從哉無一定之規則慕美名而忘實患急近效而昧遠圖事不問是非而輕欲施行法不權輕重而遽欲更革豈知命令不謹焉能經久而不變故如此則雖有聽言之名而反爲多言所累雖有善治之意而終無致治之效明主獨觀萬化之原其必有以處此矣竊觀本朝以來言路廣開下情無壅論事切直者罔不嘉納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建隆立言興利除害戒飭官吏御札屢頒勸恤民隱詔書屢下百姓咸仰太武王言出武王心固宜庶政和而萬邦寧[illegible]豈道遠難躋致事大難速成非推原其故無不繇於令令之間[illegible]

所當審者若今之議論如何哉患其之可復則獻恢拓之謀或少阻則謂和議之當講慮老弱之無用則申綵汰之請及至淮[illegible]則復咎乘亂之失宜御敎之議或謂可從或謂重費優卹之議或謂可行或謂空免若是之類皆議論之不一也廣求才應數何既教而隨免官參不必裁胡既裁而復遣[illegible]用之難支禍猶未消復謂除令恐師旨之未穩之類皆命令之不謹也議使決以獨見不惑群議是者從之非者違之以至前後之抵牾事謀始隨時施宜可則因之否則革之何患施行之不當蓋今日之替謀雖底而未能從衆聞雖多而未能擇善故議論不一而終難成事務名而不務實知利而未知害故命令不謹而易至反汗然議論與命令實相關係議不主乎公則令之出也必不合乎公論不當於理則令之行也必有背於理是則議論者其命令之根乎求持是揆

[illegible]卷之五十八　二十一

者實在大臣留也之說公卿議臣以爲不可而遽允國以爲可疑相能生才用吾先零之孫未成而服殊崖之叛陵萬年以爲當擊[illegible]之以爲不當擊乎也國主措之而終漢之世無羗遼表此及大臣所宜加察雖然天下之事有從有權而又有機機者所以制治於未亂銷患於未形者也一或不審則害成失其所權先事之明敵情叵測而備禦當嚴邊傳未醒而事變方徵謀畫精審則時危而安處置失宜則召寇稔禍凡一奇之出一計之畫固不可一不周密也今所圖者爲方未獲其一而逆之命於天下已若說中之關默而恐兵之多寡財之有無戰艦之未具城壁之或缺將帥之一于和遠近傳播纖悉靡遺儕窺而除間者傳乘恐而報降其[illegible]且用兵之情有不不可使人知無一不可使人疑今朝廷之[illegible]安靜而遣聰瞭識者多張皇以惑衆聽以益敵之[illegible]以虛爲實豈不啓疑或和沮反側乎

蘇軾有言智者圖事貴於無迹故功已成而人不知此切時之論也
惟陛下與大臣圖之
應龍爲太學博士上奏曰臣聞天下有向安之勢人主無幸安之心則治功有隆而無替夫未事至而爲之備患未至而爲之防此轉約爲易前者之見豈於無事而爲有事之備無患而爲防患之謀非爲遂思遠者豈能計慮及此人主苟以是爲念則常安長治之業又烏有難致者哉易之泰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夫居泰之世聖人不以爲可樂而以爲可懼者何哉天下之勢無常平而不陂者無常往而不復者惟能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則可以無咎夫泰者道也天下極安之時也聖人猶以爲戒况未至於極安之時乎且今日之事非臣所當僭言也然嘗竊觀天下之大勢矣河北山東雖入職貢而版圖猶未盡復殘虜垂亡跳梁假息而遺孽猶未盡滅蒙韃歸附人心響應而大勢猶未遂焉是雖有向安之勢也是不可不爲久安之圖必思患而預防隨機而應變然後可以久安必振厲以立志果銳以圖功然後可以久安臣不敢遠引古昔請近述高宗之事以明之虜人退避若可以少安矣而猶欲大立其恢復之績虜者遁歸若可以自寬矣而猶欲自治以待其變以至於中興之有時則謂必有所建爲而後可以得志論自古人君則以爲未有安坐而不動於四方者由是而觀則高宗固不以既安之日而懷幸安之心故上焉有以建中天之業下焉有以垂億萬載之基也今盛大業蓋可觀矣率由舊章豈非今日之所當勉乎今朝廷之上亦未嘗不加意於此也空虛置於全蜀制閫列於邊陲新復郡縣經理而綏懷之流移寇賊勞來而安集之城壘則爲之修葺關隘則爲之葺理若此之類此非因循苟安者之爲也然而自治之實未易[illegible]將帥雖擇果皆[illegible]於長城如李勣之守并州者乎士卒雖練果皆藝狀精銳如挽[illegible]也雖邊了乎者乎邊食雖蓄果能有十年之積如羊祜之在襄陽者乎若猶未也則激厲以作其氣委任以責其成使守禦之備無一而不具則王威益振國勢益尊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冀矣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臣不勝拳拳

應龍又奏曰臣聞精微之論曰天下之事惟審其是定而不易乃可成務蘇軾亦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治亦多術耳而獨以定爲先者蓋能定而後能應天下之大事撮之寸以有限之身而應無窮之變苟所守不堅則議論之角害賢否之雜進政事可否可兼其措何以應之惟吾心有一定之見以之聽言則無務勿晦弗詢勿庸以之用人則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之出令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三者既定顧何事之不可爲哉惟陛下屬精更始總攬權綱急於立言則論事之切直者悉蒙崇獎上書狂悖者亦示優容以於用人則昭召耆哲招來俊彥無一藝之不庸雖寸長而不棄謹於出令則親灑宸翰眷治德音戒飭以警庶官嚴禁諛以厲時士聖化日新四方風動太平之盛可跂足以待也然臣區區之愚猶欲堅守而不變者豈顧爲是過計哉蓋嘗敬觀元祐之事而參之今日之治則知定之一說信乎其所當務也今觀其時進說可行之言看群奏對之類雅尚德於崇化進忠讜於論籍傳水利而厚農桑之責任善苗而復常平之舊免保甲而安民兵之擾一時之治幾復見前宜若可以無遺憾矣而當時之臣猶有隱憂焉劉摯則曰已行之令持循勿變則治道成王巖叟則曰惟當日篤此心不可少移初意蓋非欲其一定不易以爲長治久安之計夫何異說之介日夕搖撼未幾國論一變小人以調亭之說進哉以紹述之說進並於專黨矣而復興之新法歷矣一

履行之遠隱息矣，而積敝之習叢然猶稽違節伊咸然，則已治於今日者，可不以是為鑒乎。且今朝廷之上，凡所施行，固不容議，惟願宋以異議而撓，不以小不如意而沮。且號令可柔之言，固快人意也，而量時度力，則未可以輕發。上實自治之說者，委靡不振也，而亦可以固全福。摩迎合雖若可聽，然信而用之，必至於誤事；忠鯁逆耳雖若難耳，然推而行之，實切於時政。此心一定，是非美惡，何係合道奇之慮哉。臣故曰聽言不可以不定。例不當得而得，則攀援而妄求者踵鑽而附，則才不足用而用，則經營以求進者希摩而秩踵而競傳携起，讒邪進擢，人誰敢議，名實未加於上下，而遷擢不次之運，則人人徼倖得之心。必以洗滌為根，把麾持節，盡裏上聞，先秩遣職，使自知勸。若是則易人無圖志，不惟迎送之重費，尤恐續用之弊，蔑見此而整一意紀綱，則各安其分，無復侈觀，尚何賢否之混殺哉。臣故曰用人

不可以不定。禁書謹使，利所以示勸懲也，信賞罰，謹令甲，所以說舊行之弊。若是者斷在必行，犯者勿赦，不懷畏而知警避者斷免賦稅。閩欲寬民力也，而州郡迫以用度，不時而輩，朝廷之催補輸納用度，閩欲救其弊也，而常賦所入，羨損過半。既乏見錢以應軍衣之支，復窘財用以供經常之費。若是者尤當通融其有無，斟酌而蠲減。否則迫於大疆，急於逃責，必至創立名色，肆行科罰，倖法以削民何以堪。若是則雖有恤下之美名，未必有及民之實惠，必詳考熟究，使公私俱便，庶可立為定制；不爾則朝行暮改，徒為牆壁之虛文耳。臣故曰出令不可以不定。雖然，此非至難之事也，特在乎一轉移之頃耳。然尤有大於此者，敢以關於理亂之原者陳之。昔呂陶嘗於哲宗之朝有曰：君子小人分辨，則治道成；邪正雜糅於朝，則治體不純以此一。今之君子固業進於朝矣，豈無投閒置散而未蒙用者乎。今之小人固斥逐無餘矣，豈無希覬陛下何以其復進者乎。天下之患，莫大乎君子有扶持天下之志，而小人得參其間，使不得以展布焉。夫君子不得以展布，君子何病也，君子一去，而小人得以鼓舞而竊其權，肆意妄行，未至於極甚大壞則不止。然則人主果何利於此哉。今大明當天，魑魅盡伏，固無所容其跡，然桑石於強弱之時，乃臣子奉事憂國之志。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是必防其微，杜其漸，則天下可以常為泰而不為否。臣惟畢言高罪在不赦，惟陛下恕其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五十八

治道

宋寧宗時知潼州曹彥約上奏曰臣伏讀正月二十三日詔書求言於搢紳之彥芻蕘之微以為救今百度未舉三邊未靖人才之所未究搜揚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故此弊端寔無良策乃若宸規主失指摘官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臣讀至此未嘗不惕動太息識陛下望治之切也竊惟陛下嗣登大寶十有五年內無宮室苑囿之美外無入獵狗馬之好以此為治宜將大成五帝下登三王然而姦臣所以怙勢公論所以壅塞蒙蔽眼排斥忠良致使更化爲蹈於月律求言等見於奏封有如詔書所云者則為治之道豈固有所抑格而不可至哉祖宗設求言之詔其於人主之一身害失疊謀之臧所以議論是非給舍之官所以糾駁章奏侍從之有已見則論思

者可以無廢職史官之有直前奏事則記注者可以達隱情至於講讀之侍燕閒而對之備顧問朝殿之有輪對假日之進故事莫不皆沃帝心助成聖學下至於主兵官之有倚仗子指為之有承旨公事外任官之有朝見朝辭章第常布之有封章亦皆身相發明無有壅蔽朝思夕惟可因否靠興二三大臣謀謨而力行之造命於上者謂之慕樣著見於下者謂之百度順此而行何治之不致陛下在潛邸特尊儒重道講論經理無有厭斁龍飛之初每欲延見舊學咨詢治道收召名儒虛懷聽納當此之時天下仰望謂高宗孝宗之治指日可見自慶元改元之後言事柰縣人臣奏事不關有所折衷小臣奏事不聞有所訓飭士大夫絕念謂陛下無意於致矣今者大明公議詔求直言諸病既已痛之後改過於悔過之時是宜明哲天臨姦意現清照內外郡守奏案月不下軍機急速動月不行省部之事累竟

稽留廟堂之務失於叢脞內而京局外而州縣奉行不虔終無治功宜郡傳舍稽遲程式無前日專權之患而有上下不任責之憂此則勉強之道未行而瞑眩之藥未進也本無壽根不茂則窮有時而生人本無病氣不盛則病有時而作人主於剛健之時明君子之道當為政之理則姦邪無自而執柄邇習無自而用事惟夫祗時惕日不以艱難為憂居安思危不以祖宗積累為念則賢人君子必皆懷其難進之心憸人佳夫復有以堅其患失之意利害無從而上達極盛因循以下移百度未舉常必有此今不闢公正之門舉信之弊而獨拘拘濡謹守常執固以簿書為實跡以歲月為無用此何時也而固為是不切之政那陛下固百度之未舉則如以持守為難以進擬為成大臣遠勝必成之反覆辯論下達見必為之誠虛挂納至於軍國庶務亦以委任責成算計見功正不在於停滯而坐蓄

也臣聞兵所以撥亂亦所以起亂因亂而撥之者其兵直無亂而起之者其兵曲古人之用兵一皆為民而已彼其困於鋒鏑之怖勞於轉餉之勞父子不得以相見兄弟妻子不得以相保聞撥亂之聲則欣欣然喜色而相告此簞食壺漿之禮所以著而奚為後我之言所以發也若其耕田鑿井以為養仰事俯育以為安身不履行陣老不見兵革聞起亂之聲則必疾首蹙頞而相告此豈言語之所能招者而刑罰之所能驅迫哉是故聖王重害生民厭兵老師宿儒不敢談兵武夫悍將不敢佳兵順乎天而應乎人如此而已彼首兵議者何所見而為之耶謂國論已定歟則朝行而夕改矣謂國勢已振歟則兵冗而將驕矣謂國用已備歟則帑無十年之財廩無一年之蓄謂敵人已弱歟則起兵百萬而空虛之證不見開邊三年而中原之豪傑未歸兵已連而不解禍已識而難成邊釁始基君父流毒百姓三

邊之來，靖將何術之可救也。疾痛未深，可以導引，禍患未成，可以
言語感。今起兵釁而失地利，求和議而竭國力，詐書謀不足以厭其
心，頻遣使不足以得其意，事勢急矣，非可以常說解也。主國是者貴
持重，決大議者尚操略。夫使悖強則欲戰，畏弱則請盟，寅氣至而厲
甲兵，燄氣劫而強是備，則虜人妾夫，皆足以有爲，何貴乎豪傑之言
應酬焉。變而不窮也。虜雖禽獸，而兵機變詐，乃其素講，非如中國之
人習熟禮義，遇有緩急，恥兵事而徐議之耳。彼其大舉於丙寅，以威
聲脅我，疲弊於丁卯，以和議款我，察其情，豈不以威脅爲利，惟其
所問報應，所求操得，以我爲易與，而直以兵道行之，若又勸之不得
其宜，行之不得其道，必將逆其本心，縱其貪之欲而未已也。夫語殺
人者未必殺人，以其謀之淺也；然而人或不畏，則怒而殺人，畏之已
甚，則逞而殺人。殺不殺在彼，備不備在我，實利實害，不難乎畏不畏

也。勿謂求之太過，可以得其心；拒之太嚴，無以制其命。彼誠欲來，非
可以盟誓唱；彼誠不來，非可以言語化。其和也，則不來爲正，若來爲
奇兵；其不和也，反是。此靖康之和，立敗於頃刻之間；紹興之和，反賈
於數年之後。事有商略，不可限定，則兵之用，晉不在於惠和明夫陸
下，念三邊之來，靖莫若遣西小使，皆責邊備，內爲不必和之實，外不
沒可和之名，使之不測事端，君臣相怨，假以數月，使見眞僞，設使大
舉，則其民困已怨矣，欲進而此已成戰，欲退而彼有叛兵，辛巳之勝，
可復見於今日也。人才之來，書所搜揚之所能得也。昔者堯無鯀眺
元愷，至湯武革命，伊呂孺。有如是之時，則必有如是之用，不借於異
代久矣。以賢驅能，則人才衆；以能敺賢，則人才寡。非衆寡有時而不
同，亦進退有時而消長也。是故千才滿天下，眞才不百一，苟其有所
抱負，思欲自効於一世，則其居田，以俟時，藏器而後動，上之人不思

有以娛吏之書，材術而鄙禮義，書奔競而輕恬退，則識時之士，必有
相攜持而去者矣。禮不重，無以致純儒；爵不吝，無以懲志士。忠佞逆
進，則忠者退；賢不肖混淆，則賢者羞。以富饒所以居，盈於興除而臨
刑者，有時而嘆息也。十五年來，士大夫之心術壞矣。上焉者不愛其
身，以言語得罪，或削籍而遠竄，或臥家而待盡；次焉者偷生仰祿，以
職業自見，或歸待於田里，或切切於簿書，是皆中人以上有所待而
爲，時發可以倚伏。其他則出入權門，假借聲勢，苟不至翕揚幽隱，
投遠覊埽，卑君而尊臣，殘下而誑上，不過貪位慕祿，趨事赴功，當天
明蒙蔽之時，各安分守，亦足以濟幾使令，未至甚害，惟是廉耻道喪，
風俗不美，賜見者以伺候爲常，致書者以書爲重，隔越初任，使求
室除，鄙薄外官，競進朝路，致使遠藩者無著功，居官者無固志，以州
縣爲假途，以衣著爲捷徑，苟不反其道而用之，恐難靖之言，今

之人，入山惟恐不深，避世惟恐不遠矣。近歲朝士補外，終更者寡，貴
要起廢驟進者多，選人入朝，未數年可以除節，京官外任，率十年不
可以得郡。郡今邊陲多事，士大夫宜力暴露之實，不可以室廬帶辭
闕之譽，杆禦之狀，未可以比將務本場之多。正當比量輕重，斟酌權
衡，父任者卸與內擇，再任者更與優遷，使被陞就銓者無怨讟，貪進
倖利者無倖值，則人才不乏矣。抑又有可言者，古人於一世人物，要
必盡其才而用之，反覆謀議，惟恐其不熟，默觀審察，惟恐其不精，聽
其言而信其行，觀所由而察所安，故能任之以事而無不成，責之失
職而無救怨。近日之事，則有甚不然者，責成之旨，職上明令，用舍利
害，所繫非細，命或鎖以諭民，却復拒矣，始不知謀，終使任事，欲加之
罪，其能無辭？將帥之屬人，命所隨，兵將相知，猶恐不濟，今乃擢爲郡
守，本無尺籍分撥之兵，驅使臨陣，欲責之効，其何能必？甚至身爲執

政亦與廟議。且列摠府不知兵事。朝廷用人一至於此。雖有俊傑未
免苟且歲月。以公府爲傳舍。以伴食爲保身。不然則有高蹈遠逝者
耳。陛下念人才之未究棄遺之歎。豈若均內外之任。制遠近之法
駁用恬退屏斥僥倖。至於廉問之任。閫外之寄。事大體重。不輕所予
則人才皆至矣。人君以天爲心。以民爲體。斬殺不時。不可以爲孝。言
動非禮。不可以爲仁。中興甚晚。九十年無變。向此豈不知大與未報
正統來明爲民父母。陷至今日。自兵興以來。百姓之失業者。可勝計
也。曩時農者今應募而荷戈矣。曩時壯丁今死戰而暴骨矣。江以
北奔爲戰場。淮襄閫外半爲丘墟。人煙稀少。十無一二。而木斗踊貴
甚直數千。秋熟而遠人情可慮。兵之害民。如此其酷也。遣民喜亂矣
其良心或假託忠義肆爲盜賊。或結集鄉閭。侵掠對境。居南界者以
北界爲大家。居北界者視南界爲仇讎。對及半焉。搖盪女遠臣生

視不敢。我何畏功生事者。又欲作戰勝中原。僥倖推賞。引歸遠累屠
戮平民。無大軍可以迎敵。無城郭可以禦侮。展轉遷徙。其有限。亦且窮江
北之民。何所告訴。東播維舟。日謀竄逐。療生生之具。安新業之素。加
之調發不常。和糴方急。已去者流爲盜賊。未去者苦於飛挽。如此不
已。亦恐召寇黔禍。不特異虜之可畏也。既不能蕩滌南北。又無以柔
動中原。復古本意。相去愈遠。古人征討叛虜。兵不血刃。事半成已帝
不改。虜所謂師出以律。否臧亦凶。而況和戰者。朝廷之機權。暨假者
邊臣之守職。無事則禁弓卜。冬散人間。戶有事則豎毛而相向。先鼓
而後行。事至而戰。不從中御。至於和戰大議。事關國體。若使勢不容
已。決意用兵。必須大誓元戎。弔民伐罪。行一不義。皆所不爲。若欲復
尋舊盟。先置遣聘。不傑。何至魚肉生民。有天理而違古道。使斯民至
於此極也。昔有河南之民。彼祖宗德澤。不忍使其子孫陷於左衽。父

詔兄語。剿思夕念。望恢復之期。念頒史無窮則以中國之仁厚有以
勝其詐則。中國之禮義有以別其禽獸也。是以臨遠而語則白謂漢
民交鋒。而戰則常至倒戈。每賊有長驅之心。則未嘗無後顧之患。若
使結怨境上。不能息肩中原。遺黎自爲紛敵。對境之間。反安爭不可
以朝夕矣。是故不安江北。不足以服河南。不服河南。不足以制强虜。
陛下念民力困而未明恩眷之方。則必明詔大臣。講求邊政。博詢群
辟。選求邊吏。以版築鋤時爲急務。以誅亂禁暴爲初政也。大軍以防
虜。民明黜陟以戢姦吏。則民力少蘇矣。百度之未舉。三邊之未寧。人
才之所以乏。民力之所以困。臣固略言之矣。至於所謂試規王旨指
摘官邪。臣雖不才。規遠求言之主。豈敢無說以應此之求言者。治之
形之用言者。治之跡也。漢光武建武詔書。孝五倫知其聖主。皆德宗
奉天詔書諭音。軍士爲之泣下。言語感人。其效如此。本朝徽宗欽宗

用之。宜足以收召和氣而特詔。回當不及事。賊復知宿痛猶譽拔
甦郡鑄。利刀斂手。猶恐不及之。必審遣令者。知救頭。言害政者。知吠
癰。使叛如更開言。對群臣如遇大敵。此心所存。對越上帝。及其見
於行事。將其精徐。播於話言。將其發見。有推容和緩之意。無切違徑
廹之譏。如日用飲食不改常度。如深居簡出。不啓外侮。此古之聖賢
所以於操而不已。獨立而不懼也。臣在遠方。不識事宜。但聞擅推之
初。蒙聲震蘊。朝廷不及知禁。近不得與聞。繼大臣歸邊兵。營隸賞編
將峻及疐車。並出一時。雖無前比。然而人心未綏。士論未講。皆謂政
猶易轍。必將取前日弊政而一洗之。既而屢違小從。不少假退。屢詔
集議。不立成算。邊陲之間。易歸欺慢。朝廷之上。是非執持。事畫於更
化之前。而効未著於更化之後。誰發威王之憤。未足以攀魏衛赫文王
之怒。未足以遏徂莒。則是相來定議論不一。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人徒見春事已深尚書稍緩苟寬司可使謂真枕不知水涼一春秋風便高和議苟成虜情難測設使誅求未已干戈復尋敗軍之將不保其復爲。軍中之變不保其不潰。糧運不保其能繼。器械不保其適用。朝堂之上將何說以濟也。始謂權臣專制使執政之臣不得與議。今議已與矣。比前日何如也。始謂權臣徒欲使宣戚之臣不得行法。今法得行矣。比前日何如也。債帥之當易者幾庭虛籍一當汰者幾。許官吏之任貴者幾人。新政之生動者幾事。長策急務未見毫末。而簿書期會日以弛緩陛下有罪己之心。至使天下窺覘主失行綜核之政又欲使天下指摘官邪不知人主用人一失其柄則窺覘主失尚可逃譴指摘官邪其罪更大。若而臺諫給舍策天下之公議顧乃朋邪結託爲執政之私人。淪不可長至有竊天下威福而不敢問者拔本塞源非一朝之故也古人以議執政爲美談。故政成而人頌其德。後世以議執政爲稽疾故政弊而人指其違祖宗成時或宮具在文彥博之權方重唐介數其罪而不疑韓琦之勢方炎王陶攻其短而不避。法家拂士君子之良師也。危言激論。朝家之藥石也。苟使大臣當國皆得以言其非則過小而易悔事近而易復。有裒免而無誅矣。有待罪而無貶斥。手足腹心之論。復見而徵招角招之樂作矣。淺夫本意此事未久。大臣當軸偏狀恐天下議已。鉗制言路頗指給舍甚至假制誥以導私意因批答以報私恩推頌功勳程子充聖討論典故不由舊章。一旦聖鑒所照與衆共棄然後枚數其罪沐別其姦。人人得以肆言事事得以詳論。士一失官邪莫甚於此陛下鍼厥習俗胡不取祖宗之法而施行之。選用臺諫必使百官雖卿不使大臣干於其間。斷自聖裁惟意所欲。至於講讀之官可以非時見內宿之官可以夜分召或賜坐於燕閒或賜席於宣室。下民之間詢及

芻蕘通言之路不開諫途則主失官邪永散霜釋矣。臣誠知陛下所謂官邪不止乎此竊以爲事勢方急非專官小吏之所暇問也。又況主法者在朝廷行法者不在天下。一時之所專萬世之所行皆朝廷也。烏有朝廷操法歸罪於天下而吏主法以勝之此不公之甚也。是故爲舉之有請求非爲舉之法也。請求偏天下而謂爲舉之法當變誰之罪也。官吏之有權攝非官吏之法也。權攝遍天下而謂官吏之法當變誰之罪也。押綱隸州郡而州郡不得專而半屬州郡而州郡不得使以至銓試之有代筆太學生之有竄名舍法之有異恩銓法之有重輕是豈遠方寒士之所得爲哉。今不必純法上古求通於祖宗之精但只如紹興乾道淳熙間上下相維亦足以致治此在陛下宵衣旰食勤勤懇懇以宰相臣爲成功不以和戎爲得計生新嘗膽日與群臣商確求其所未至勉其所當行。庶乎其可矣。不然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內無善政外有強鄰生事太甚又不得如今日也。昔趙普戒太宗曰邪諂之輩宜疏遠聽。非次與奪出于偏聽太宗無是事也。蔡襄戒仁宗曰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苦諫使殿無所顧問。仁宗無是事也。忠直之士自古所同誠實愛君不知其罪仰惟陛下求言之切臣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赦其僭

監察御史謝方叔上疏曰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近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忽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宴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羨之奉。當思兩淮流亡轉徙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四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論德以提天理備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略以

當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從之。
中書舍人陳傅良上奏曰：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
目，而大慰民望者，惟陛下始自宅憂，務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
顒顒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厚德息之事。然恍以春無被
澤處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裨聖明，惟陛下財赦。一乞二宮
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飭見行賑恤州
縣官吏論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官，申次第宣引，從容賜坐，
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乞撫問公遷諸將，并御自仍留加
賜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耆退，渾淪之才。一乞稍出內帑錢以
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宮主德，
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願以有贊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
拳拳。

知郡武軍徐范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慶，雜伯不
若純王，異端不若儒術，諛佞不若直諫，便佞不若正人，奢侈不若謹
書璧遊，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黷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
者明白易見，然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所失。
著作郎吳泳上言：論往昔之道，言近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
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蒙賊之關所當修也，
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清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
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職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
修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得人心既順，
然後中醫國各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為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
顧中矣。
太常博士徐清叟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勝未復，
條目畢舉，而紀綱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化之
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何
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群惑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
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
已。
時新進者多退小才，害大體。太學正張虛轉對，言：國有大綱，人主
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戎自都於……而佛人心，傷國體者，
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日月也。又對博士時金書言因
論自治之道，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諸道有粹
徒之民，則何賴之能禦？備峙所以備患也，使符腹膀不得食，則何
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衆，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讒
賊郭衆來，實恃此，而不恤乎民，則其寡下矣。

陳書郎代上疏，對于以臣聞天下非大舉操之足憂，而小康之可
懼。孟軻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今國
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夫同一閑暇，有聖主乘之則
自修，庸主乘之則自肆，果自肆也，雖大治且不保，況小康哉。臣仰惟
皇帝陛下，饒業勤儉，配古帝王，踐祚二十有三年，而更化且七年矣。
曩時權奸內蝕，據我乾斷，今無之矣。曩時借敵外訌，撓我坤維，今無之矣。
曩時延寇起於南交，鋤不息，今無之矣。曩時戎虜亂於北，擊結不解，今
無之。人孰不曰此閑暇時也，陛下亦嘗思之乎？昔之於虜也，惟憂其
不亡，而今也反憂其亡。憂其不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也；憂其亡者，
恐其餘息怨畫而有崛起者之為吾鄰也。然則外若閑暇，而中有隱
憂之勢焉。又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曰蒐兵選
將，高城深池，以為備禦云也。自治一語，今為書生常談，而自古聖賢

未有能捨是以蹟手理者。要其大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貫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脈絡。脈絡壅底，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求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縉紳慷慨激烈爭言時政，或以爲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主爲能受盡言，言之是可爲國家福，言之非可爲國家賀。賀者非賀其言之已甚，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求之且容之也。雖然，其甚者可容也，其切且當者亦當止於能容。或謂陛下不酌可否，槩而收之，聖度雖宏，物望未愜。夫亦於群臣奏對之間，擇其稍可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之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陛下與二三大臣權衡於上，庶幾公道藹然和鳴，有德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倉受穀挽尚一轍。識而上之意向雖嚮，下之體認易偏。用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察迎之者矣；用一剛狠之吏，則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一能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斂迎之者矣。

見影從，形見羨從根。上未必有是，而下不以爲無是。此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二三大臣籌度，仍降審言，布告中外，俾知所以揆律謹所嬖用忌摩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競然向方，以推上之德。脈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運，元氣既固，其扶直宗社爾。惟陛下亟圖之。

吏部尚書游似入侍經幄，奏聞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是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國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從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意，乃推太宗事以陳。臣謂太宗務心乃智術，非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雖兆天無逸盡，而視太宗治效緩速相越乃兩甚。者觀備而從諫，致畏以施，豪末柔貞觀之超卓。嘗謂用一致衆，遠康以其理

未若貞觀之切至。幸願陛下益加聖心。

起居舍人真德秀上奏曰：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虜有必亡之勢者三，可爲中國憂者二。今其殘敝外攻，大臣內畔，或置疑殘骨肉以爭，敗亡之形蓋甚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爲憂而未敢以爲幸也。夫女真腥穢，阿骨八十年，中原遺民墮在塗炭，臣知天意據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商之政既亂，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文王者，故天命之爲中夏主也。今天厭夷德甚於獨夫受之時，而望堂中原皆宋舊物。陛下誠能進修聖德，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上帝監觀，必有睠焉而顧之者，則雖因時乘機光復王宇，臣

猶以爲易。若夫天特雖應，而人事未修，補其目前之患，弗及遠，一事虜滅，一虜生，甚者女真未除而韃靼蒙古又合，震動雖欲無去，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竊以爲雖圖之當深，惟今日之勢，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爲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迓將至之休。臣不揆狂愚，敢條爲六事，以獻惟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爲不然。蓋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願人主應之者如何。臣伏觀今歲以來，冬春譎候，二月宜燠而飛雪沍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涼，其令如秋。地宜安靜而有震搖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迺九月丁巳，星隕于晝，蓋占主兵。十月戊戌，流星出，邵氏占主兵，則象緯猶告戒也。有一于此，皆宜儆懼，而況重之以雷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

皇帝即下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德紳百僚咸得盡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令否臧何由盡見四方利病何由畫聞群臣邪正何由偏察。雖震懼之言不絶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以爲未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豪而弗覺則愛有時而宛戚而弗感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相稽告不曰弗乃租教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竊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蓋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强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

能之盛不如武宣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猶恩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謫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此皆伐國之斧斤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識之謫言守祖宗之家法舍一時之近效保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言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晁錯亦曰三王法本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且猶知此而況不爲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爲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爲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爲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否昔者唐定制非

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爭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詿誤嫌疑其牘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爲此。往者明詔丁寧每得捶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而貪官汚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倘寬巳甚之令開能奔想省部經營展轉僅從給還而違詔捶籍者終未聞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爲群情囂囂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强者至欲剽刃守臣以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使爲言是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號詭清明之朝而可因以非忌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臣願陛下勿不見是圖之戒思不虞甚苦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爲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收人心。解天意莫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爲晉陽鐸請曰將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鐸往損其户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

之爲安。今之有司知爲保鄣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堧一役數蘇至十六萬緡丁夫至八千人今窮痒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錢少者曰亦千緡。以右守臣有陰增常賦以自潤者又而弗巳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求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備於科斂推於告訐皆蕩然有不自存之勢於是貽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爲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爲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數求盟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誚曆乎官也有給曆錢其驗視乎官也有繳曆錢痛民以肥吏。夫卒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豈且未作脱有饑饉爲慮可勝計哉臣願陛下濡賦下詔申敕有司削非法之征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厚民生。此

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慶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我太祖高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奉親之法。以革藩侯專殺之弊。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肇及百世。列聖因之爲法益備。恩故入之辠。寬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爲俗。仁施于民。然用中典爲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姿寬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德。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狴犴比也。聞者蓄怕之。誅株連蔓。瘐死幽繫。所感沴而爲災。秋官有隱。欽命雖然。有以見陛下欽恤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稍寬限參當之期。嚴枝蔓之禁。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意。二曰廷辟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傅以經。翦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度勢。所以重帥權。非州郡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竊比來吏相承襲。憚或不幸有專殺之令。操捶楚之柄。惟意所欲。民冤辜爲頸至。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從敎民命。延洪國脉。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臣子。忠恕爲心。故有罰辠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雖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既命。間或舉行。祖在懲奉。奉非獲已。罰當其辜。人自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乘審讞。奏劾未上。未盡至公。廷者朝廷蓋嘗原貫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采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本無嫁今之心。例嘗曠職之罰者。採諸人情。宜在可貸之域。又如霈澤之行。今將屢載。語恩汙濊章未爲泰。品士大夫名麗丹書。間有未放逐雜者。其間辜態冤屈。

名隱即異諸議所兼。旨無足者。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臂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蓋天命靡常。聖賢所深。而況今乎。然嘗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蓋國之將興。不在彊兵豐財。而在君德。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於成王。而臣復推演之爲陛下告也。或者以爲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事。信爲天之右漢矣。高謹侯景之隙。獨非天之禍梁乎。今書之存亡。天姦可睹。雖吾量時度力。動以復中自保。然失大亡後。勢有相及。應時一謀。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治難預一。爲今之計。獨有力行好事以答天心。天高相爲。何邪不濟。伏惟陛下念王業之艱。惜天時之易失。日與輔相。惟懷永圖。屈己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日彊。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受方大民。況事變之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願陛下留神毋忽。

著作郎任伯起上奏曰。臣聞善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夫天下之弊。由起於人情之私。今也因其弊而革之。必有拂天人情者矣。拂乎人情。怨之所聚也。怨之所聚。禍之所基也。人之常情。鮮不懼禍。往往焉視天下之弊。逶迤遷延。而莫之覺。是豈果無任怨之人哉。蓋在上之人。未能保全之。而使然耳。臣故曰。革天下之弊者。不可無任怨之人。亦不可不保全任怨之人者。此之謂也。昔者西漢彊盛。至景帝時。有臣鼂錯。始議削地。諸侯讙譁。錯曰

不如是則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及七國稱兵，以錯爲名，袁盎之言一合，景帝之誅即行。此議者所以哀錯爲忠，任職直，恨景帝不能保全之也。然則有國家者誠得錯等而用之，天下之弊何患其不能革者哉。臣請言今日之弊。一曰冗官，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四曰恩賞太濫，五曰費用太廣。古者官有常員，吏有常數。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今審官院所出誥命，歲以萬計，銓曹一官之闕，率五六人共守之。況入仕之塗日雜，僥倖之門日啓，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省者，無任怨之人故也。古者兵貴其精，不貴其多。周世宗嘗曰：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且健儒不可衆，何以勸？乃大閱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之。故士卒精練，征伐四方，所向皆捷。今內而三衙，外而諸路，老弱疲懦，虛費衣糧者甚衆，或勇壯便可備禦患者甚少。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汰者，無

任怨之人故也。朝廷嘗議減吏額矣，何爲至今而莫之果行也？豈其連蔓根株，交通關節，張皇事勢，以浮言恫喝，以至于此，不惟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人。又且姦蠹日滋，賄賂成市，須司馬遷有言：刻木爲吏，議不對，蓋疾之也。而況眞有使令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減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蔣伸言於宣宗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宣宗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不難。近年以來，人思苟得，每國家議一典禮，行一慶霈，莫不邀生僥覬，皆有取必于上之心。噫，是則有例得之，不以爲恩；不得則以爲怨。是豈無可以痛抑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抑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昔唐鄭覃有言：凡金銀帛常出自蒼生，當不可使無功之人過沾賜與。然內藏有餘，亦當節儉，勿容易而賞之，則四方有事得以支備。覺令重斂百姓焉。逮近年支用日廣，一日之間濫費

不可勝計。是豈無可以痛節之者乎？人人能言其弊，然而莫之能節者，無任怨之人故也。此五者之弊，豈規而不革？臣不知更數年之後，陛下其何以立國。然則講究條具，不恤群議而痛革之，二三大臣不得不任其怨。然則委信不疑，力排浮議而保全之，則在陛下而已。昔在仁宗朝，嘗議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以爲士大夫相傾以爲必致然。緣是以身任之者，惟韓琦、富弼得君之專，蓋然不變成法。一善乎？今賴之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二三大臣以韓琦、富弼爲法，則何弊之不革？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

治道

宋寧宗時知安溪縣陳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厭於粱鮮。邊事方殷而椿積反實於宴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敢行之將躐躋殿巖。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守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

容爲軍器監簿。時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集。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爲欺蔽。既奏囊封。有條畢上。陛下付近臣差擇。是有憚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以事攻上所與務容。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眩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蔽猶或諱晦。以旱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諱閉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未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求人之意。是審量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衆人之選。是常援古事以文過。目之天變。耆直節重望。以違忤而久棄。老姦宿慝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刑賞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千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尋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俾廟堂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藥殺之旨。既汝臣爲。其之誰何。州縣之間。罪狀昭著。以搴貴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逐之。所不右之。今則排之。仁宗時有爭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謗。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寅公心直節以副圖治之意。

司農卿許應龍上疏曰。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固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警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戢逸之戒。時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矣。

權刑部尚書。

權禮部侍郎袁燮上奏曰。臣近者伏覩陛下肆頒明詔。撫諭軍民。其言甚直而切。兵應者勝乎。以同讀人智操作士氣。可謂義矣。然臣竊謂事有根蒂。物有根本。未有國家不治而可以辦彊場事者。故孟軻曰。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吾國家之政刑。其皆明乎。抑猶有未明者乎。臣愚不肖。嘗爲陛下拔擢置諸論思獻納之列。而隱情緘默。非忠臣也。用敢以今之政刑猶有未明者爲陛下言之。臣聞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在於九鼎之重。豈但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凡通敏可喜者。靡不甄拔。高爵重祿。與之不靳。宜其如菽粟之必可以療饑。如衣裘之必可以禦寒也。而考其績效。進焉未見。國勢浸弱。戎心遂啓。陛下知其所以然乎。則以今日所用之才。非不衆多。而真才則寡爾。似香蓀而實桂務也。似多能而實寡能也。不皇皇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已不自重。又豈能爲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卿固有德望巋然舉世推重者矣。然闇於事而未爲不用。而地非切要。未足以觀其

施設。今之忠豈不有慷慨論事名聞奏狀者矣。宜遣天朝增重國勢。而遣守支郡。未究所長。舍莫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矣。非願例何以立國。此其政刑未明者一也。臣聞。邦以民寶。民以財聚。增植加厚。則咸安其業。朘削無已。則不樂其生。今日吾民之困甚矣。征斂太繁。而已輸者責其再納。逋負日積。而已蠲者不免復徵。有違督之擾。有徵簿之嚴。惟令是從。民財安得而不匱。豈以貪夫肆虐。贓以賄成。監司牧守。吏細既遣。戎帥兩駐。交賄尤勝。而諸司暴多。亡撫抑又甚焉。見得忘義。習以成風。於是乎昔日優游之鄉。今皆凋弊矣。昔日殷實之民。今皆愁嘆矣。九重之深。其亦盡知之乎。閭閻無告。未暇於見疏之前。官吏貪殘。自肆於法律之外。虐我黎庶。邦本傾搖。而軍國有所譴責。此其政刑未明者二也。臣聞。食者天下之本。而邑者王政之本。若昔令王雖一視同仁。而周官所紀。於王國尤厚。所以固其

本也。行都之遷。于今九十年。生齒卑繁。衣食未裕。其故何哉。王自播遷。新而營財之事者頗繁。自遼東蒙而嚴勢之。又者遠貿民年來旱。民無遺貯。物貨積滯而商旅不行。故大家困竭。而小民無業。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之所必至也。抑又有因循而未革者。庫貯七萬之邑守臣。別進禁中。緡錢歲以十萬計。後復增之。一季十萬。每歲凡四十萬。先朝全盛之時。與其隆乾之際。未嘗有此。何所從出。多方營得。先朝進獻。假酒本以充數。未幾之甚。償不以時。商人、承務者盡窮。酒政既壞。權酤不售。何以助經費哉。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此其政刑之未明者三也。臣聞。朝廷之上。一事一錯。人所觀瞻。不可不謹。罪所當重而輒輕之。禁所當嚴而輒弛之。苟非至公無私之道。迎合權欲之意。乞斷一世儒宗。此等惡名。百世不磨。衆所共棄也。而一旦洗滌之。安在其為公

道乎。場屋代筆之罰。先朝之所甚嚴。罪至觀背。終身不齒。自禁防陵夷。肆行無忌。今春始嚴於法而仍薦其罪。追止一科。金部侍郎之錢何憚而不犯法乎。任子銓試。至為易得而不能措一辭者。往往倩人為之。所費不過千緡而終身可以揀仕。法非不甚嚴而不行。寧此橫日之民豈不重為民害乎。此其政刑未明者四也。臣聞。成小過。舉賢才。聖人待物之心甚恕。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聖人惡惡之意甚嚴。夫亦察其情而已矣。開陳用兵之時。將帥抒意。難守城壁者。亦不為無勞。事平之後。施以厚貲也。豈慶賞。孝廣利。故除蕩之意乎。今已斷訖矣。而未有所任使。頃歲亦有自朝士出守郡縣者。經畫有方功效漸著。俄以罪見斥。遠人深惜其去。臣竊以為臺諫風聞其罪而發之公也。明主念其勤勞。故而用之。亦公也。各有攸當而不相掩。復何疑於此乎。至於選鋒統制。非此人之未歸。偽受其降。揆其實負而書

以遣虜。設諸死地。絶中原歸化之心。原情定罪。先王之所不赦。而晏然自若。罰不傷其毫毛。毋迺太寬乎。此其政刑未明者五也。若此之類。尚多有之。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鄰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今我雖幸逢而邊臣不體聖意。輕其窮之說。食者而飢民無不我叛。我其甚義。未歸者而豪民無不我怨。虜雖微弱。然能招群盜而封爵之。故叛臣而復用之。亦不為無謀矣。鼓率群徒有所侵越。何以待之。嗚呼。覽今之世。何可一時一刻不以邊事為念乎。當宵衣旰食坐薪嘗膽之時。而優游洋泰若四方無虞之日。從容燕樂。擇選妓樂。稱至無日矣。可不畏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陛下清心寡慾。早朝晏罷。不以聲色昏汨亂其聰明。亦可謂無怠無荒矣。然古人之所謂無怠無荒者。猶不止此。事所當為。未亟為之。即怠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以為帝之盛。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所以為

王之顯。伏惟陛下恭惟古訓。明詔大臣。無一日不熟議邊事。無一日不延見廷臣。合衆多之智。講求經濟之策。掃除姦寇。修明政刑。自然國勢安強。威聲震疊。而殘虜無能爲矣。諸葛亮制八陣法甚詳。其敗。可謂一代之傑。然賈詡不稱其用兵之能。而美其治國之善。且軍國無二道。長於治國。乃所以妙於用兵也。孟軻所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者。蓋如此。惟陛下亟圖之。

黄又奏曰。臣生稟愚惷。不識忌諱。竊思古人有言。事君有犯而無隱。此臣子之職也。况叨論思獻納之列。尤當以是爲職者乎。臣聞天下猶巨身也。偏焉而窒之。斯不溺矣。天下猶大廈也。欹焉而扶之。斯不傾矣。陛下視今日之勢。安耶危耶。強耶弱耶。如其安且強也。雖方盛之夷狄。猶飄風而暴義。今者蠢爾殘虜。滅亡無日。而猶敢肆其憑陵。則中國之不安不強。亦已甚矣。舟漏而不窒。欹而不扶。則將若之何。此臣之所爲夙夜慄慄。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也。陛下可不深念之哉。臣聞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夫以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共戴之以爲君。可謂不孤矣。然忠臣良士助焉者寡。又豈能獨運天下乎。昔嘉祐中。孫抃爲中丞。彈劾不避權要。仁宗奇之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抃對曰。臣樸學愚忝。託身睿主。不可謂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赤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仁宗爲之感動。嗚呼。一言悟主。於斯見之。可謂至忠至切矣。陛下觀今日在廷之臣。其皆赤心而謀國者乎。抑亦有持祿養交者乎。君譬則腹心也。臣譬則手足也。一體相須。休戚利害。靡不同之。國步方艱。當求所以康濟之策。國威未振。當思所以振張之道。痛心疾首。莫敢皇息。人臣之義也。今也不然。惟靡麗是娛。惟珍奇是好。偷惰相高。無禁無節。同室合席。不聞箴規。相與恬嬉而已。赤心謀國者固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裘。養生之穀粟也。以引書疇無間親疏。貴卑尊崇。雖合自重之士。尤當極力推挽。俾爲時用。人臣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之。而挾私害正者亦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蓋發於私情。而眞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輦轂之下。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恠。平原之修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也。而不以爲非。尊號貴倖。倫合爲寵。以攫厚祿而已。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此其二三節目爾。其餘害于人主之所當急聞。而人臣之所以不敢盡言者。殆未易悉數矣。夫所爲不敢言者。盡言之則又拂人情。非所以養交。其交不固。又非所以自安也。狂執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恃。恃其何以重朝廷乎。今夫一介之言制事止於一身。猶以審動爲戒。必求切磋之益。況於人主宗社安危所繫非輕。苟非多助。何以爲國。今日之深患也。雖然。挽而回之。豈不在我。伏惟陛下發自宸衷。大開言路。期於治病。而不嫌於苦口之言。其有發而無懼於犯顏。惟眞才是用。惟公道是行。如天地之無私於覆載。如日月之無私於照臨。聖明當陽。賢俊布列。衆賢之衛之。夫國斯世。國勢既已安強。皇威自然震疊。區區殘虜。不難蕩平。內則休盛無餘。又豈能爲中國之患哉。古語有云。正其本。萬事理。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

黄又奏曰。臣聞保邦之策。其威靡在備禦。其根本在人心。人心有勝沖之固。則國勢有萬全之安。何憂乎夷狄之不服。何患乎姦雄之竊窺。此保邦之上策也。夫所謂結人心者。當如何哉。孟子有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政令行乎上。而欲惡因乎民。無所攖拂。豈有不歡悅者哉。歡悅至曙

則根本益固矣。陛下視今之生靈，果皆聚其業乎。今之政令，果皆便於民乎。朝廷之意，未嘗不以惠厚為主，而奉行之者，往往多以苛刻為能。園田再給，畝輸千錢，不為過也。然歉歲糶價翔踴，則輸錢為便。豐年粒米狼戾，則輸租為便。今槩取之，已不勝矣。况既輸錢中都，而州縣督租如故，是再輸也。其首服乎。諸路之吏，敢減落者，復入資產，至明白也。然疑似之間，初非藏匿，而遺編以注，已標撥者，亦併籍之。朝廷雖已給還，而未給者，欽望無愁乎。罷麗子清正，其刑可也。或嚴行科罰，而因以為利，甫置宜物責之價，可也。或敵令已甚，而皆迫不休。然苗之斛面日增，新市之征，執日重。此豈吾民之所欲哉。民所不欲，而日未施之，財匱于下，無以相養，雖不復聚乎。陛下毋謂京邑之內，民物熙熙，可以為富。譬如自此而往，駸駸不如，誠為可畏哉。太宗皇帝嘗因觀燈御樓，覽京師人物之盛，宰臣呂蒙正對曰：某所

在。士庶走集，盛繁盛如此。都城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可盡然。願視近以及遠。先王大臣規正人主，剴切如此。臣愚亦望陛下舉聞忠言以廣視聽，如是而為民之所欲，如是而為民之所惡，靡不知之。然後肆頒明詔，詳為一切。政令之不便於民者更之。官吏之殘為民害者去之。逋負之不可催理者蠲之。枯旱之多霈以甘雨。豈不足以慰人心召和氣，而洽隆平之化哉。前日之歎息愁恨，今日之謳歌鼓舞，在陛下一轉移之間。人心既固，國勢日張。孟子所謂施仁政於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將驗於今日矣。昔皇祐中，范鎮建言：備契丹莫若寬河北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陝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此至論也。惟陛下亟圖之。

吳又奏曰：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貨為本。國非民無與共守，民非食貨無以相生。是故食貴乎足，而貨貴乎通。兼斯二者，而為國之本立矣。恭惟仁聖在上，天覆海涵，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食常患乎不足，貨常患於不通。是豈無不可為耶。以理揆之，自古及今，事雖甚難，未有終不可為者，存乎其人而已。荀卿有言：人主，天下之利勢也。信哉。以尊臨卑，以上制下，所欲為何事不集，雖高屋之建瓴，水不足以喻其捷也。是之謂利。陛下既操是勢矣，何難乎足食通貨乎。且軍兵虛籍，最為冗費。自紹興增額，歲費尤廣，誠未易供億也。然以陛下臨之，責成將帥，汰數其實，減也。成之年而復乎舊數。分所增之兵以精諸軍關額，則亦何所不可。昔孝宗時，大將郭宏淵劃扶軍中姦蠹，具以實言，優詔尋賜，以厲諸將。今之將帥，有若宏淵者，陛下尋寵之，而不然者，陛下擯黜之。豈復有冗食者耗軍費，剝民食實矣。今粒米狼戾，無如二廣。漕之數廣，歲剩甚積。而海道險遠，人皆憚之。

朝廷固嘗容其附載，許以貿易矣。而漠然無應，或者疑心未釋歟。私載雖多，安知官吏之不攘。請賞其載厚者，知異日之不斷民，所以疑也。此在牧守多方勸誘，遣販者厚加之賞，遠糴者重寘其罰，而淮、荊、襄之間，以耕屯之多，為守臣之殿最。其有不盡力者，黜之。則足食之大策也。夫楮幣之作，本借虛以權實，苟虛與實相當，可以贍，亦可以斂。是之謂推。鼓鑄之弊日滋，本錢移於他用，豈其閑而不補。工程不集，然雜取廢而又云銷漏，世交相為蠹，錢安得而不荒。然銅錢不難革也。往者慶元中，嘗一停罷一錢，而人心悚然，無敢犯者。今亦如是行之，則此弊頓革矣。漏泄不難禁也。近者江陰一事，覺遂繫天獄，明正典刑，不許商舶復通，遂除莫大之害。今於海邦皆然，則為姦者戒矣。鼓鑄日增，地無遺寶，復嚴銷漏泄之禁，自然錢日益多。諸之下，昔者以錢收之也。今州縣之間，輸錢於官，與楮相半。敢遠明詔

少罰無赦。二者並行。而豈復有他弊乎。此又通貨之大畧也。其他積
弊尙多。臣愚未敢悉數。惟陛下法天行健。洪張紀綱。整齊法度。大有
爲於天下。足食通貨。在指麾之間。爾復何慮焉。易曰。大哉乾乎。剛健
中正純粹精也。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以是知聖人之德。以
剛健爲首。陛下躬純粹篤實之資。而加之以剛健。德日進無疆。雖能禦
之。民生憔悴。財計窘迫。決非姑息和緩之所能料理也。惟聖心深念
之。

奏又上便民劄子曰。臣聞大禹之訓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又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此言民爲可畏。君爲至危
也。然其可畏者。忽之。於其至危者。甚之。民雖散於下。君孤立於上。而
何以爲國乎。我朝元有天下。列聖相承。一本於仁。雖兵刀不至甚獲。
財計不至甚竭。若未能大快人意。然人心固結。國祚綿遠。本根於此

而已。靖康之禍。中原蕩覆。可謂極矣。未幾而高宗中興。紹復舊烈。其
用宣立隆興之末。逮光寧陵遲。其兵威伕。而自覺屬者。擇臣要開
邊隙。於直義曲。治難抗禦。然元惡既戮。而和好復通。運祚以固。附屬
不旋踵而誅滅。嗣惡相繼而起。亦復次第盡平。雖朝廷有道。成康寰
疊之所致。亦由深仁厚澤。民心之愛戴而不可解。所以臻於今時和
歲稔。人情熙熙。長民之官。所宜奉此安業之時。猶有增培養養屬。
始爲稱職。而間有不然者。以剝莪之心。行苛暴之政。民不困。民無
所措。邦本所在。日朘月削。深爲國家憂之。昔唐憲宗嘗與宰相曰。子
讀大是奸臣。勸朕峻刑。朕知其姦乎。是欲朕失人心也。然以古及今。覽
則得賊。峻刑則失人心。仁聖在上。洞達是理。丕顯明詔。偏令監司郡守
務行寬大。渥乎如陽春之發育。沛乎如時雨之霑潤。納一民於仁壽
之域。豈不休哉。臣不勝惓惓。

奏又代武岡林守進治要劄子。其一曰遵法。臣聞治天下之道。未可
以溺於卑。亦不可以過於高。自三代而後。類皆趨近效而無遠圖。以
爲吾紀綱粗張。法度粗備。民生粗安。斯亦足矣。豈必建宏遠之規模。
而成帝王之極功者。是之謂溺於卑。間有英銳之主。謂法效不當如
是之瑣瑣也。乃慕高遠。乃求諸上古。必欲蕩蕩巍巍之治。復見於今。
志則大矣。而其效難然。是之謂過於高矣。夫溺於卑者。固不足論。而
過於高者。徒勞無益。斟酌二者。而求乎至當。其惟一代之家法乎。自
古帝王之興。必有家法規模於開創之初。持守於太平之日。後世子
孫遵而行之。自足以治。豈必慕高遠而求諸上古哉。昔之遵者。可以
食天下。由舊章者。可以固王業。觀夫高皇之約束。孝宗之寬厚。而用
而無益也。得失是非。黑白較然。嗚呼。當今之務。豈特安於臣。竊以爲治
要所在。惟我成憲是訓是式。則可以不勞而成功矣。若言王代之學

四海紛亂。民用不寧。上帝憫之。乃誕我太祖。以神聖英武之資。奮起
于元。啓洪業。王道廢而復興。人紀亂而復正。規模廣大。本傳之無窮。
聖承之。靡有更改。此我家帝王之業。所以與天無極者也。蓋自今天
子文孫舍祖宗何法哉。今夫有一家者。乃祖乃父規模於前。爲子孫
者猶必世守之。況以天下之大。神聖之所建立哉。矧我祖宗之御天
下。道德仁義以爲之本。典制紀綱以爲之具。其史事至於其燭理明
其爲慮遠。故其立法。損益前代。斟酌時宜。根本乎聖心。發揮乎事
業。雖然。大中至正之道。揆諸百王而不悖。建諸天地而不悖。如大禹
之有典有則。以貽子孫。如文武之有謨有烈。以啓後人也。聖上緝熙
之學。日就月將。間當御經幄。命儒臣進讀寶訓。繼以正統。所以繩祖
武。由舊章者。至矣盡矣。臣猶以爲未也。臣聞之孝經曰。知之不行。無益
也。行之不至。無益也。昔□□方概。唐貞觀開元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風

烈。而孝綽告以斯言。所以勉其君者切矣。故臣願吾君雖聖性得之猶復願聖心加焉。且臣聞之。有遵法之君。要必有奉法之臣。皆爲而不知。則治道闕矣。夫崇寬大而本忠厚。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於下者。未必不失之嚴刻。於州縣以寬民力。此祖宗之心。聖上之心也。而奉承於下者。未必不厚於取民。其餘庶事。概或皆然。則大有戾於祖宗之訓。是豈吾君之心哉。要必致察於此。使中外臣子。罔不爲成憲是守。斯可矣。臣所言者。凡十有二。皆治要也。而以遵法冠于篇首。則尤其要者。行之以一。則是九者無所不合。豈不復見祖宗之盛乎。漢魏相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表漢興以來國家宜便奏請施行之。相豈不能遠取前代。顧以爲由漢之治。自是以致治云爾。由是言之。論治道於今日者。亦奚必爲通高之說哉。其二曰。求言。臣聞下情之通塞。安危理亂之所由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血氣周流。則可以久安而無疾。上下交通。則可以常治而不亂。昔者先王欲通其情而憂其不能自達也。是以求之甚急。上自公卿大夫。服休服采。無不可諫。雖百工之微。猶各執藝以諫。初未嘗設爲定員也。庶人謗於道。則庶人有諫。商旅議於市。則商旅有諫。猶懼此心之未孚也。於是有諫鼓。有謗木。有進善之旌。又懼夫勇者雖諫而怯者或未能也。則爲之法曰。臣下不匡。其刑墨。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儆以不諫之刑。古之人豈求夫從諫之美名哉。亦惟曰儆切之不聞。則幽隱之不達。人主深居九重。而海內是非利害之實。莫能周知。此非小故也。故崖岸出邊幅。虛心以求之。和顏以受之。猶懼忠告之不至。而況拂逆之。沮遏之。而使不得盡其情哉。臣嘗讀唐史。見李絳對憲宗之語。以爲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纔十二三。未嘗不深悲之。夫以忠言進於君。此亦臣子所當然。而

乃皆縮畏忌。至于是哉。此無他。順從則利隨。違忤則害至。利害之心勝。故其勢不得不爾。非彼自畏也。習貫之所牽。爵祿之所壓。不能伸之不畏也。夫使臣下有所畏而不敢言。則諂諛相師。浸以成俗。而人主不得聞其闕失矣。宮禁之崇深。等級之遼絕。耳目之所不及者。雖至大之事。迫切之情。且不得而知。而民之疾苦。何自而伸乎。昔者祖宗之際。詢訪群臣。如恐不逮。晝日不足。繼之以夜。朝臣賜對。許以指陳闕失。言事之官。其多至二十員。諫列則銷。或下詔而譽之。臣有忠言讜論。臣而徹之。非止在廷之臣得以盡規也。雖在一廝養言賤與布衣皂隸書辭狂悖。而皆不加罪。所以容納讜言。涵養風俗。類皆以犯顏敢諫爲忠。至於羣議新法之起。爭之者雖以罪去。而錮之者其言甚危。彼獨何待而不忍哉。意者舍己從人。從諫弗咈。其風寖衰。實固應有是耶。比年以來。飢旱相仍。星緯失度。天災時變。如此可言者亦多矣。而中外臣僚能奮不顧身以忠言剴上者。罕聞焉。此豈有所畏而不敢哉。抑有由焉。蓋自中興之初。用事之臣。力主和議。屢用刑罰。以鉗不附己者之口。偷合苟容。習以成俗。故雖聖君招徠。急開切直。而士氣猶未伸也。動其敢言之機。而作其敢言之氣。使其心會發不能自已者。其必有在矣。夫瑰奇珍怪產於遐方異域。人皆得而用之。事固未有不求而得。求而不得者。雖然。求言易。從諫難。古所謂從諫者。非徒求之謂也。言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聽。斯其爲聽言也末矣。惟知人臣進諫之難。而樂聞過失。虛懷以從。庶乎忠言畢竭。而下情乎通。是則求言之實也。其三曰。舉賢。臣聞人才盛衰。常隨其時。自古治平之世。陶冶薰蒸。異材輩出。燁然爲邦家之光。有不可勝用者。其勢則然也。今天下治平之日亦久矣。公道著明。正多士雲合鱗集之時。好之非不篤。求之非不廣也。而人才終於未盛

朝廷欲有所為，左右四顧，無足使者，豈其進退之法猶有未備歟。以臣觀之，國家非無法也，正惟夫用法之太過爾。夫以資格用人，是法也，歲月有等，功勞有差，不廢一名，不差一級，所以示公也。進退予奪之法，未嘗不公，而經國濟時之才，常若不足，豈非用法之太過歟。蓋天下之才，長短高下，不能一律，固有碌碌無奇，不能大有所建立者，亦有超卓不群，足以辦大事立大功者。彼常人也，吾以常法待之，夫豈不可。至於非常之材，而吾惟常法之拘，彼豈低佪首帖，耳循序而進耶。以積勤為高叙，以久考為優選，資格既及，雖庸流不得不與，資格未至，雖異才無自得之，此唐人所謂膠以格條，據資配官，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人之實者也。豈足以網羅天下之俊傑乎。古之人未嘗無法也，而亦未嘗拘於法，雖有成法以進退天下之士，而時於繩墨之外，不計其履歷，不問於疎賤，以收拾一時之英材，開闢使任無所不可，測而亦有所不可窺，奇傑之士，足以自效，而中人可以上下者，亦莫不奮發。嗚呼，是非資格之所能為也。我祖宗之[illegible]，張齊賢入仕不十年而位輔相，錢若水由同州推官闢薦而登[illegible]覚其位，名臣吾向敏中、石熙載、劉昌言、宋琪皆自下位而擢之高位，張去華、王化基、范杲、楊大雅皆由薦而寘之要職，至於种放、孫復之徒，又起草萊而征聘顯仕，此豈專用資格也哉。今日在廷之臣，固亦有不次之任用者，而奇材異能，限於資格而不得展其器業者，尚多有之。科舉取士既衆，以繩墨，而吏部銓選，復限以資格，使天下之才，長短小大，無不困吾法制之中，法則公矣，而臣以為未可專法，何也。夫人才之盛衰，何常之有。尊之則源泉，壅之則污泥，斷之則良材，蓄之則朽，本既盛而衰，衰而復盛，在所以造化者如何，而非有定形也。當今之務，謂宜稍寬銓法，使為長吏者，得於法律之外有所予奪，如虞承

慶典選，狄清舟溺者以中下，既而升之，既又以寵辱不驚而致之中上。此其進退予奪，固未嘗專於定法也，不一於法而參之以人，則資格雖用，而不膠於資格矣。三公之府，得自辟召，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真才實能有聞於世者，不由科舉，拔而用之，此皆繩墨之外所以收拾人才者，由是而行之，則多士雲從，四方風動矣。釋此不為，而惟曰成法具存，是以專恃，則臣恐資格愈密而簡拔愈難矣。其四曰安民。臣聞皋陶戒禹曰，在知人，在安民。夫天下之事，其大者亦多矣，而自知人之外，惟曰安民者，何也。國勢之強弱，曆數之短長，莫不在是。人君之所賴者也，是以古人重之。且夫君尊而民卑，君貴而民賤，其等級相去，固不侔矣，而古人相須之論，未嘗以是為間，若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此而同一休戚等夫之無別，豈不曰邦本所在，甚重而不可忽歟。天下以人心為本，本顛則枝葉從之，不可萬之策也。古之人君不敢為殘賊厚[illegible]，懼夫賦斂重而蠹吾本也，不敢為嚴刑峻法，懼夫刑法酷而傷吾本也，更意若疊望殖，其本益固，而枝葉益茂，雖更千衰亂，而人心終不散，根本非一日也。三代之君，享國長久，非有術以留之，朝夕之所從事者，惟此本而已。睽之如馳六馬，愛之如赤子，人心歸之，不可一朝離，安吾民者，所以安吾國也。嗚呼，從乎民上而不能安之，豈所謂代天司牧者乎。聖上宵旰求治，勤恤民隱，求所以安之者至矣，而民果安乎未也。民心無常，易於攜貳，難於固結也，而今日猶未安也，率而年穀和熟，猶能室家相安，自樂其生。一有水旱之災，而流離渙散，無以自存。夫水旱之災，古人亦有之，然古人不能使天下無水旱，而能使斯民遇水旱而不至於流散，此豈無其道哉。賦斂輕，徭役省，民得盡力於南畝，其儲畜既多矣，而豫措以待凶荒者，無處無之，衆民之

政凡有二。除目纖悉。故雖過水旱而救之有方。未嘗飢也。吾民無
其政。懷其仁。淪浹於肌骨而不能忘者。此固有以結之也。後世則不
然。賦役繁重。日朘月削。平居無餘蓄。而災害不能救。雖曰發廩勸分
舉行舊典。而有司弗虔。惠不及民。朝夕迫切。聚而爲寇賊。群而成大
盜。蜂然四起。莫之或禁。而國勢亦岌岌矣。此非其民之罪也。無以結
其心而其勢固然也。我國家聖聖相承。本於仁。養民之政。尤爲備
具。故京師有福田院。而諸路又有廣惠倉。內藏所儲。以備緩急。或以
飢告。出之不吝。糶租者許不俟報。閉糴者以違制論。遂澤豚實達于
九重。官吏蔽匿。必劾其罪。所以子惠困窮。必先無告者。如此。宜其邦
本深固。國祚延洪。億萬斯年。與有紀極也。聖上卹民之心。同符祖宗。
每州縣荒歉。則憂動惻怛。捐府庫。截上供。以賑給之。仁愛既廣博矣。
而奉承于下者未必皆究其心。此微臣所以復進說也。朝廷雖有減

放之令。而戶部每催供輸之關符移之下。拘催督促不異乎時。州郡
無以應之。其得不取之民乎。此臣愚所以謂未能奉承者。臣之愚慮
竊以爲當今之務。必使爲戶部者常有餘財。則可矣。寬戶部者。所以
寬州縣也。寬州縣者。所以寬吾民也。安民之計。無越乎此。而事若迂
者。必以爲書生之常談。其果常談也哉。其五曰正俗。臣聞風俗之變。
有可以復返之理。患爲政者不能以是爲急耳。簿書期會斷獄聽訟。
世務以是爲急。而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則因循而不之恤。是何急於
彼而緩於此也。簿書期會斷獄聽訟。一日不治。其害立見。而風俗所
在。雖有不善。未爲深害也。見其可緩之形。而不見其不可緩之實。培
養之不加。而縱尋斧焉。廉恥日喪。忠信浸薄。頹靡廢闕。以至于不可
收拾。嗚呼。風俗國之元氣也。元氣梏然。則身隨之。風俗既壞。則國從
之。雖奉之猶隳之害。而元氣不存。則危亡可立而待。是果緩耶急耶。

昔者先王知其患也。是以省觀風俗。苟有不善。則切切焉以爲憂。
陶冶作成。必使粹於醇厚。人有士君子之行。以爲吾代天牧民。勿使
失性。其職當如是也。古人以是爲急務。而後世則忽之。教化不明。而
質樸日消。此亦無足怪者。我國家列聖相承。德化流行。習俗丕變。既
與古匹休矣。而嘗觀繹審則尚有所當正者。承平既久。而侈靡成風
之。末習之好。而去本浸遠也。富者競爲驕奢。貧者傾貲效之。歙然以
成俗。侈靡以相高。且伐之。而本真微矣。嘗觀漢文帝以敦朴先天
下。而海內向風成俗。翕然化之。唐太宗戒靡麗珍奇之好。而當時風
俗素朴。衣無錦繡。夫此二君者。其道德未純於古之躬行於上。而俗
移於下。源清流潔。表端影直。其效固如此也。聖上一清心王李衆化香
好。衣服御一切減損。所以躬率者至矣。而末錯習俗未能盡
者。躬行雖力。而法制猶未備故。今夫侯王宮戚之家。宮室車輿之飾

器用雕鏤之巧。被服文繡之麗。極侈窮奢。蕩心駭目。公卿大夫之家
婦人首飾。動至數萬。甚至王之蘇備極珍異。其侈汰如此。又從而同其
然則曰。吾有所效也。京邑四方之標。古人所以示本根枝者在是。而
靡麗爲甚。來者無所取則。亦惟末習是效。故流衍以來。郡邑之倣倡
于列郡。而遂於窮鄉。此豈小故而可不正哉。唐柳澤有言。驕奢起於
親貴。綱紀亂於寵倖。制之於親貴。則天下從。禁之於寵倖。則天下畏
我真宗時。銷金服飾。其禁嚴甚。然累下制令。而犯者不絶。故內則自
中宮以下。外則自大臣之家。悉不得以金飾衣服。積申嚴禁。布於天
下。自此無復犯者。以其自近始。而法禁明也。聖上恭儉之化。形於宮
掖。聞于天下久矣。而臣猶慮夫貴戚大臣之家。有漸乎時俗而侈靡
相尚者。法禁之行。當自是始。行於一二。以厲其餘。而風俗可移矣。古
人舉事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故法禁可行。寬於貴戚大臣。而急於

士民之家則人不服何者彼固以爲吐剛而茹柔也將行以爲之本
法禁以爲之具所行之自貴戚大臣始貴戚大臣旣正則遠近莫不
一於正此則正俗之要也。
是知潼川府魏了翁奏議曰臣凱逝之蹤自靖郡西還十有七載而
叢積召至授郡寄以至按刑持憲分閫守藩忝竊非據以書生多事
寡欲易足日有滿盈之懼乃今日正元日陛下親御正衙延受寶鎮
會朝之儀觀聽攸屬而臣顧以是日首被特詔之命傳與教甚專則
令以始令陛下涵其敬於一介外小臣而臣不以仁義言不以先
王陳是謂不敬有臣而不敬陛下安用省記於積年之後承君於萬
里之遠也臣聞人與天地一本也天統元氣以覆萬物地統元形以
載萬物天地之廣大豈無以加也而人以一心宰天地之能備萬物
之體以成位兩間以主天地以命萬物臣聞陰陽乾道變化運令會

莫不由之其至重至貴蓋莫易於坎離玄明心體者也而先天居
東西則陰陽之正中也後天居南北則天地之正中也卯日爲辰巳
則土之正中也於辰爲子午於時之正中也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則
氣之中也爲卦本上經而接下經則卦之中也離體則達中而文明
故應物而不窮伏坎則剛中而乎亨故處險而常亨其至平至正又
者是人能以其至貴至重也而不以小用之以其至平至正也而不
以偏用之則其至天地而命萬物也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堯舜以
心相傳堯典一篇推見明俊德乃命羲和晴否四岳等事堯無所爲
也舜之繼堯亦不過取諸人以爲善以天下之民爲之八元八凱也
舉之以天下之民謂之四凶也去之是天下之民舉之去之人心之
所同則天也舜無所私於此也九官之命彼皆何等才分而自定投
以下數敎者不以制刑典禮者不以掌樂選衆而舉任得其人分職而

理僅無曠事曼暨三代曰類俊尊上帝曰陟丕釐帝命曰以敬事上
帝凡皆推是心以答天意耳乃自秦漢而後千數百年此意或寡會
事任者豈無於獨勞而常患乎莫與分其責居其位者豈樂於言默
而常患乎莫與行其言夫人之有技人之彥聖秦臣知好之以保子
孫黎民則秦臣之利也人之智慮人之聞識愛克知好之以修於天
下則衆克之善也豈必皆自己出而況居持請長之運乃天道之所
嘗有非人力之能制不是之思而憧憧往來者皆從思也此不能與
天地相似者一也孔子論天地之神明昭昭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
教而繼之以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禮之曰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是篇凡四言而意實相蒙蓋人與天地
一本而分使本心清然清明純粹與天地通則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動乎體而爲身見乎體而爲占雖遠在嚴漕大較若此心之所發山澤

之氣亦我同體者也敎靈產異以詒數世之仁亦理之當然耳而從
世之君臣所居者既狹故所處者亦然豈惟所處然哉下之所以後
之視前只相承式而才氣愈隘既然拘拘以爲謹也威儀限度以爲
能也以濟時須且爲暇給況遺後乎夫天地山川之神氣亘千古猶
一日而人才絶無僅有乃至是則以所感所徵然耳以其不能與天
地相似二也夫人主要常優舒之度本諸一心之微而流行於陰陽見
於積燿未嘗有毫髮之歉是以昔之聖人有舒泰而無拘迫有寬易
而無狹隘以天命自度而不敢以私意小知行乎其間旁求以時喜
怒以類凡以節宣血氣尊固精神順天地而理情性也要自後世威
人主獨運萬幾而左右臣之助或大臣兼總細務而行有司之職其
規模運量既日不暇給則於長慮遠猷寧無所遺乎光武實居也觀
其晏夜分乃寐太子爲其失養性之福諸葛亮實相也所啖食不至數

刋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今少事煩。人以爲憂。自一命以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君相。然後勢重而形佚。使人主每旦視朝而不得大臣之助。大臣執筆獨覽而不資百工之助。分曹列局。陰扶默贊。事無鉅細必經省覽。下至衆而上至寡也。夫如是則下逸而上勞。豈所以理情性之平養壽命之祥哉。此不能與天地相似者三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我大之令。罔時惟幾。夫內而宮庭廊廟。外而天下國家。莫非天命之流行。使人職之不稱。是謂曠天工而違時幾。夫自後世。或自謂明是偏察。或則曰人多可疑。或言儒生皆是古非今。或謂直臣多取名而避是必底勢實路蚤狀。所因贊佐之得人。惟漢武宣。而武帝中年已聞名臣文武欲盡諸家許秘之士。宣帝之後。僅一再得。桂仕見大人。無可使者。匪外名蓋庭。今拜諫議大夫。以遠東京以後。顧會無當一端大人可備顧

問。人才固不易得。而亦非果無好臣可教而用可倚。故無以盡得天下之才耳。唐中世以降。或至末有明聞。而尚歎賢才之寡。豈官不對。此豈眞無才耶。蓋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此不能與天地相似四也。士勝於寡。非積歲累月不成。而擇之於天子之庭。則一日一事之間耳。昔之人主舍其識材之不易也。故必扶植而容養之。相與於善慮以圖惟國事之濟。而不敢遽疑於意爲之間。所以保。似至於無數歷而遺子孫也。漢之高帝。去古未遠。猶有淸時詔後之風。而中世以後。則有不盡然者矣。遠而皆譬而孝廣起。平亦略塞。而類見用。五代以後。卽而爲擾奪。帝者迭善字皆出。范陽劉究其卿識。而末屈於儀封。陵肆毒衆。庚見代奪。像如李懸顧。使非舍事者。可則廣厄霸陵。究國後以老棄。李輔郭裴諸人待沒身不見用。此其不能與天地相似五也。臣嘗歷觀前世每見秦漢以後君臣大抵相尋於一機。爲之衰

言而嘆曰。大哉心乎。所以主天地而命萬物也。必休休焉與天地相似。乃可以無曠於天位。千數百年。莫有以是告其君者。其或于治之時常多於亂之日。而危亡之患常浮於安之形也。今人才雖未易有。而亦非果無也。風俗雖不如古。而猶可以有爲也。振而大之。則在人爲耳。於是的然自信以告于陛下。臣念吏迭民久分統衆迎之。今重觀上國之光。誠出望表。用敢及時展盡。以冀君相之一動心。臣惟陛下留神省察。而或有取於其言。君臣之間。共推此心。以一掃千數百年之弊。則規模既立。人才時爲時輩出矣。宗社幸甚。善類幸甚。

工部員外郞楊簡上奏曰。臣不勝惓惓。有當今第一要務告于陛下。今朝廷於神守益司。疑猶于近擇矣。於實能疑寢于之一條矣。比歲合於五殺。康平矣。大勝於前矣。臣亦已盡。已未言四一道豈不罪矣。觀此勢狀。斷可以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矣。而有切萦相害。世俗常情

甚噎爲違。故其相與率多奉承。不敢違其於同官。亦每事順不敢違。雖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惡拂其意。終將害我。習以成風。牢不可破。故其論雖明知吏部注擬不問賢不肖。不肖者殘害百民。不可勝言。而不敢革吏部之弊法。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譯贊其任之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以墨貨取賂。以直爲曲。曲爲直。冤苦無告。嘗職者多得煩受賂。吏手同官扶默姦名。不復審聽。因諉州縣來貼。吏卒一曰吾小民篤伏同官雖知不敢告。雖長官聞之。亦或視以爲常。或恐拂其屬。姑容之。故有言者。亦不敢深言。上官或有剛德。始案奏之。其一觸網者多矣。民怨吏。吏怨官。遂怨及朝廷。朝廷何由而知。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大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誰肯上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公吏違耳不言。有

小臣至於闇過。自知已過而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此小善而忽之也。能改過者。千無一。萬無一。光齊大聖。猶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曾子曰。我過矣。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改過天下之善。惟孔門深知之。後世不知。近世尤不知。非朝廷特表章之。布告天下。使天下改觀。則人將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又得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議之於後。流俗破開。過而能改者多。盡拜書頌揚之。知情官師相勸。工執藝事以諫。中外官咸知改過之爲大德。譽改書畫。群議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國祚益靈長。不獨周過其曆。天命可長。民情大可畏。臣不勝惓惓懇懇切切之至。

簡爲私書。著作郎又奏曰。臣又痛切告陛下。今之郡守縣令州主多害虐小民。遠郡遠縣益甚。民被害虐。積怨積怒。大將亂生。一日有變亂。難救。不可救也。今守令多貪而聽吏。多循私而徇利。詞訟一是一非。民是爲非。民非爲是。使飲恨含冤。無所告訴。今日某人受押屈。飲恨含怨。明日某人受押屈。飲恨含怨。積而滿積。四海怨怒極。一夫大呼。從亂如歸矣。一執已納者。復追執責勞。以呈不法。不受其說。勒使權納。不伏則囚。則辭明。民戶以證。追所欠之數不多。今將訴于上司而益賣含怨白納。納已。吏卒需賂。不賂不釋。民貧者妻賣或舉債或賣產業。甚者賣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此。其怨當如何。重以今歲旱。蝗所收無幾。而郡守多不省撫民。饑而不救。郡縣答民辨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又在外官司以訐爲常。有參履縣吏書卯曆供納數百。供知縣市買之費。買歲無故。則其餘贓汗可知已。公取竊取。不可勝計。濫于聽聞。對送互送。一會有送。千餘銀錢不至。徒送空囊。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私忌有送。生子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不可勝紀。今國家急無財。束手無策。將覓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筭。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最自元光宴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饑邑猶有登科者身居顯職。而青巾叢聚。位于丈之上。今日不有其親。他日何有乎君。陛下以科目取吾而得此等悖逆。甚違政。剏教於爲亂。社稷危矣。陛下若不痛革虛文取士。不考行實之弊。又不革士大夫釋服而事。使逆志其親。不孝則不忠其親之亂。肆倫常之亂者不忠不孝之爲也。其辯之學朝野震懼。今幸社稷再安。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屑屑之論而安苟安目前之說。而不思後禍。臣自知寡以來義思治務。到于今凡數十年。不知其幾。思惟有一策。姦群一貫。監司使監司各府本路諸郡守牧諸縣令。守令又各府屬。先於本貫擇人。本貫則可以此性本貫無人。乃及外邑。貴者必不於本貫親族。或士人爲邑

責任重。亦在所擇。既得其賢。必久其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士大夫豈不屬此論。惟不肖者心知其不利於己。故不生此說。又士大夫國親故之天所華不肖者。亦思所以周之。至聞其貪墨富厚發數而已不思祛怨小民積怨生亂。將危社稷。孰甚知社稷安危本此夫字守此。苟內外有徇私不公。必罷必罷。不可以親故私情敗國家義。所辟或非其人。并罪舉主。陛下與宰執臺諫開心吐誠。共營共定以安社稷。此今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惡本於行實。不用虛文。則人心丕變。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無頑猾。民悅財豐矣。由此國保可而新脩此間族黨之制。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書其敏敏任恤者。書其惡行道藝與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王於三代之隆矣。郡縣各自爲永守計。有金城萬里之固矣。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矣

如大臣來餘隸行尉始自行都媼。郎有明效。

簡又奏曰。恭惟陛下聖政日新。海內改觀。近又霈無窮之恩於兩浙。未見了輸[illegible]。今以往。不知減耕地錢與德萬萬等所不能盡。臣不勝大喜。不勝大慰。觀此規摹。宏闊甚有深遠。可以躋治乎三代之勢。臣請為陛下數陳三代之道。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惟有此道而已矣。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群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由此道而行。有治無亂。有安無危。有利無害。此萬古斷斷乎不可易之理。而自漢以來。夫率本以霸王道雜之。夫所謂王道者。道也。純乎義者也。所謂霸者非道也。雜乎利者也。利害雜乎前。霸者不知道。故不知道中之大利。不知道中之害。惟苟目前。遺患在後。故自漢而下。治日少。亂日多。所以亂者。本以霸故也。所以啓治者。主道雜之故也。小失乎道則小亂。大失乎道則大亂。今夫里巷群居。其情狀大可見。其相與忠信正直。則彼必服。相與不忠不信不正不直。則彼必不服。苟不合乎道。雖意利之。而雖威暴之。是有後言。其心終不能服。十事九合乎道。人服其九。亦不服其一。雖微不合乎道。人亦微不服。甚矣夫此道之實也。甚矣夫此心之實也。此心即道。故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無體狀。虛明無際畔。惟純乎意則失之。故孔子曰。毋意焉曰。安安止。明此心本靜止。惟安之勿起而已。至哉聖言。此心虛明。如水如鑑。如日如月。無思無為。而無所不照。實實否否。是是非非。自無差亂。苟起意測之。反皆反差。夫意不可以微起。而況於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有所作好焉則差。有所作惡焉則差。凡起思為之心焉皆差。所差少者其害少。所差多

者其害多。又有義雖微不安于心。似未害而天下乃以為大不可者。然則其大小多少亦難於定。惟不起乎意。如水如鑑。如日月。則無不知。蓋三才共由此道。有不由焉則天心之所不與。鬼神之所不與。天下之所不與。而欲見福惠良難。不見于今。必見于後。用此以觀自古以來治亂安危利害之應。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天德非有奇詭。以時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衆星之共北辰。此道之靈應如此。上大夫觀此往往大疑而莫信其如此。顧陛下即此虛明不起乎意之心以行勿遽勿急。自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治。即堯舜之治。即天地之道。願陛下毋安于漢唐規摹。臣盡心於此數十年矣。見此甚明。信此甚篤。願陛下毋謙遜。臣不勝切實懇惓之請。

袁甫為校書郎時對言。是身之禍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玩敵之根不去。脈絡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終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為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墮職者哉。

甫知衢州事。奏便民五事。狀曰。臣準令監司守臣到任及半年以上。具民間的確利病及邊防事件以聞。臣一介疎庸。叨畀假守。才長慮短。見有年考將盡。仰遵成憲。合陳五事。臣不敢泛舉不切之務。亦不敢冒黷出位之言。謹以本州實事條畫具奏。伏望聖慈特賜睿覽。如或可採。即乞頒降指揮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臣近者恭覩陛下親灑奎畫。以興教化。新士風為急。以涵養未光薰陶闢邪為要。申飭中外。俾加訓迪。詞欵休哉。可謂深明治

道之先務矣。臣所領此州，本號多士。年來教官失職，率無宗師，廉恥道喪，士習日卑。夫上有辟雍闡學之居，而下無明師碩儒以推廣德意，將恐訓辭雖切，教化弗興，天理民彝益就湮晦。臣甚懼焉。深惟挽回風俗之道，莫若尊禮眷望之士，乃招致鄉曲名流，賴其表倡，遴選前廊職事，助其訓誘，訓誨之外，分爲句讀。擇通經者數輩，釋義訓。臣躬率郡寮，又季以聽，又以廪給素薄，捐佩羞殊遜那浅郡帑支義錢措緡錢一千，補助贍養，以至先聖廟貌，諸生齋室，稍復加葺，煥然一新。由是學舍之教養稍備，會新教授，業次明之來，臣力告以教導之方，且勉其展入百時。不離五舍，躬率以正，則觀感易孚，講論無倦，則義理日新，以至研究訓詁之纖悉，考驗誦習之勤惰，挈挈勉勉，未敢曠廢。又念固窮之難，所當深體，其有作館于外者，既俾入學，則每月致饋以

代束脩之資。其有課業精進者，欲示激厲，則不特旌賞以爲衆士之勸。凡此所費，皆自郡出，不爲學舍之累。其區區可謂備矣，而臣區區之志，則不以是爲足。蓋興教化者，不當僅止於華而，善士習者，必當開明其本心。降衷之良，秉彝之德，凡民莫不皆然。況名之爲士，乃不知孝弟本良，誠忠信非外鑠，甘於習俗之卑陋，蔽其道心之光明，徒由科舉以進身，莫識事君之大義，國家果何賴於若人哉。臣雖迂愚，頗自信其本心，每造學宮，與諸生講明此道，庶幾士心興起，善化流行，不負聖朝作成之意。如陛下以臣言爲可採，欲乞行下諸路提舉司，俾風示諸郡凡職於訓導者，勿以聖訓爲空言，必求興學之實效，將見四方士風，翕然丕變。所有本州每歲助費士子緡錢，乞朝省劄下以憑遵守，不但一時之利，可爲永久之規。臣不勝幸甚。

臣竊謂保甲之法，所以聯屬鄉井，親比人民，深得古者比閭族黨相友相助之遺意。近年以來，有保甲之名，而無綱維之實，居雖比鄰，心實胡越，是無維民心之渙散，習俗之流蕩也。臣考之此郡保甲素具，案牘具存，姑以州城之內言之，分爲十寨，統以隸官，立法非不詳盡，然而上下之間視爲虛名，不究事實，歲月既久，多復弛廢。臣近因講行大閱，嘗會保屬集寫公相與商訂，咸謂若欲聯比有法，豈可統率無人。遂稽鄉評，擇衆所推服者請充鄉官，俾之領袖。每寨或四三人，或五六人，視鄉井之廣狹以爲人數之多寡。區畫既定，衆論皆以爲允。但糾率鄉井，本是維其有整齊法制之術，當有激厲人心之具。譬猶善養身者，欲肢體之強於外，則必有精神以運於內。整齊法制之術，猶人之有肢體也；激厲人心之具，猶身之有精神也。考諸周官所載，月

吉則屬民讀法，或書其德行道藝，或書其孝弟睦婣任恤，今略倣是意，置簿一面，名曰鄉記。閭里之內，凡爲善之實卓然有可稱者，鄉保推舉，鄉官保明，具書其事，聞之於州。本州驗實，書之於記。凡不美之事，如賭博鬭毆、教唆盜賊之類，官司隨時參照見得界內戒謹守護，並無違犯，亦書之記。每遇月終，通考所書，以觀鄉官勸率之實。有善而無惡者爲上，雖無善而亦無不美者次之。凡此二等，真可褒嘉。本州別行措置官錢，另項椿管，名曰厚俗庫，於內支錢，並以公認，旌賞爲善之家，仍致鄉官之饋，庶使人心觀感，轉相勸勉，風俗可以漸化。臣冒昧試邵，俯無善狀，以倣是邦，無於聽訟之際，見有好貨忘義，悖弟輕生，違法悖理之嚚，未嘗不爲之惕然怨惕，蚤夜以思，尚以興勸斯人，惟有旌善可使不善者知恥，人心本無惡，天理不終昧，感發轉移之

撓至不可患也。臣愚不敢妄為聽說。盡受教於先臣。參論於師友。皆謂撫字當以風化為先。而風化當以富善為急。故篤信其書。聞而欲見於行事。如蒙聖恩以臣言為可採。不徒可行於一郡。而可施諸他郡邑。從朝廷行下監司。推廣本行。其於聖化不為無補。

一臣聞州縣本一體。利害不兩立。必存損上益下之公心。乃有興利除害之實政。臣契勘本州管下諸縣。內西安、龍游、常山。近年二稅多行預借。積累浸深。遂成痼疾。臣始聞之。為之大懼。至加論究。乃知前此縣道催科無方。迫於期會。不剋追掛欠之戶。惟告急富强之家。此曹非有所利。何肯與官交涉。全藉收受而生折見錢。錢入吏手。而復多侵漁。虧損非一。不可救藥。展轉失陷。職此之由。臣檢覈簿籍。考究源委。見得此三邑近年拖下本州

諸邑官錢。為數甚多。而又積歷預借如此。雖有好手。實無所施。臣謂不大有所更張。未可為也。於是立為二說。斷在必行。一曰蠲欠。二曰代解。何謂蠲欠。證得諸邑自嘉定十七年寶慶二年凡此三年之內。皆有拖逮。但歲有淺深。故數有多寡。遂立行刷具盡見數目。十七年之欠。人知其斷不可催。催之易用。元年之欠猶覬其或可催理。催之已為難矣。乃至二年見欠二稅。今年天下皆以為當催。孰肯輕議蠲減哉。臣謂救宿弊者。不顧目前之計。慮永圖者。當為度外之舉。蠲所易蠲。未足以蘇民瘼。蠲所難蠲。乃可以紓民氣。於是將二年逋欠。亦行斟酌倚閣。然在諸縣既被惠利之實。則在本州當節非泛之支。節之於此。而寬之於彼。川實谷盈。理勢然也。臣素無能解。惟有朴忠。既不飾厨傳以悅過客之心。又粗謹廉隅以守自律之戒。故所入比之常歲

雖大為虧少。然亦勉自支吾。未見其甚匱。臣所謂蠲欠者此也。何謂代解。證得本州雖與諸邑減見舊欠。然而蠲除之後。諸邑合解上供諸色官錢。尚數萬緡。無從措辦。今本州既欲其勿借之民。則亦豈可復催之縣。然而上項官錢。皆係起解。朝廷諸色窠名。分毫不可違欠。本州上不敢控告朝廷乞行蠲減。下又不敢責使諸縣復行預借。反覆紬繹。束手無策。意者必得別項官錢。在經常之外。與之代解。然後可革預借之弊。本州適有歲買江山酒息錢。解政舊管一萬緡。丞以臣到任之後。今歲斛收可得一萬五千緡。臣不免盡撥之三邑。以充代解之數。鏤之板榜。揭之通衢。闔郡之民。歡聲四起。臣所謂代解者此也。既與蠲閣舊欠。又與代解官錢。即此兩項合八萬二千餘緡。凡前日積累預借。皆可正行銷豁。宿弊一洗而盡。目今悉是正催。但所虞者

為邑易聞貪政。雖係繼此為邑令者。必深知預借之為害。常如疾痛之在身。已蠲欠者勿再催。已代解者勿更取。杜絕虛檔。乃可為悠久之利。臣愚欲望朝廷劄下本州證應蠲展明白洞達。行下三邑。常切遵守。勿復開預借之門。以貽後日之患。

一臣前既陳江山賣酒息錢盡撥以充代解之數矣。然猶有未盡愚悃。不可不為陛下索言之。契勘本州創取此酒。歲有增數。其初止因入夏之後。官醞將竭。無以接續。則取此酒以佐之。在官有借辦之急。在民無酤沽之患。不可謂非權宜之策也。一二年來所取至三萬瓶。數愈多而益甚。其收買也。吏緣為姦。錢不時支。於是有酒戶患苦之弊。其般運也。舟陸有費。致損責償。於是有人夫侵盜之弊。其發賣也。官督吏胥。強以高價。於是有出賣不行之弊。其收息也。輕空濟濁。一切代還。於是有害正監緊之

弊爲吏始欲誅剝而終至繫刑。仁人君子亦何忍爲此。易窮則變。變則通。弊既極矣。可不思所以變通之方。臣酌取中制於書例三萬緡之內。三分錢一。止取二萬。以新收息錢併舊管盡以代三縣起解上供諸色官錢。此今歲之數然也。來歲以後。此酒可以力爲經久。如今歲費用之多。亦可如臣所減之數。行之以前此酒既可住罷。臣遂欲望朝廷劄下本州將今來所市限以二年爲量免行取責江山責酒是。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一。臣伏覩乾道中廷紳奏請處州行義役一事。謂處役戶之多寡。量力之厚薄。輸金買田。永爲義產。遇當役者以田助之。從公評議。推排役次。以名聞官。責協比輯睦之風。然年身圖如之從官時申籍爲利民。朝廷卽從而俞允。自時厥後。州縣推廣而奉行之者。蓋皆望之。然而義役之在州縣間。能保守於悠久者不

一二。而營遂於不變違者常十百。其故安在。蓋差役之利在吏而不在民。義役之利在民而不在吏。差役如舊。則吏之門日義役一成。則漁取之路絕。非得仁守應令出力以維持之。其不素間伺隙以其詐而敗其成者鮮矣。臣自領郡。旁首訪此知義役之利病。無諸邑間有已結集去處。歷歲浸深。或多廢弛。有上戶併吞義役之田而至於壞者。有鄉內貪富改易不常而至於壞者。有逃絕稅賦官司強抑保長而至於壞者。有重叠科配官司因苦保正而至於壞者。有役首不公。領袖數卷。衆戶交爭。收取元產而至於壞者。縣道方將以差役爲利源。置簿問義役之成否。法日以弊民不聊生。環千里而爲守者忍坐視之乎。臣知其然。深欲懲明而經理之。以諸邑版籍不明。病於預借。苟將心欲東輕易事。行則考覈之無條。推排之不精。利未必形而害已

先見矣。故臣慮雖立而事未舉。勢雖可而謀未堅。夙思其變。反覆紬繹。靖言尸素。亦既周星。方將控訴請以丐閑。奚敢任斯責而集事。然而揆之於理。或可講行。縱不能現倡歲月。效尺寸之微勞。豈不能闡剖其端。決此邦之大計。既預借之弊。已遂蕩滌矣。輸之錢可以推覈經界井量之事。因未易言。結集義役之圖不妨漸舉。非是人心難一。公論易推。苟非廟堂之明謨。何以杜豪家之異議。臣敢冒昧有請。欲望聖慈俯賜睿斷。如許本州講行義役一事。卽乞箚下特從所申。却容速一條畫規模。次中國朝省。遴選強明之官。分任勸率之責。不旬日而期爲經久。實千里生民大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一

治道

宋理宗時，詔求言，潁州教授陳塤上封事曰：上有安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危亡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幾而已。今日之寇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敵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實，征之以明，斷之以武，而塤直聲始著于天下。

戶部郎官張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應，捷於影響。自去春雷雪非時，而雲霧雜糅，旁寄興客星為妖，太白見晝，王綱所繫，不宜諸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顧承冠皆以大布。逮寧考之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洎光

宗上賓，諫議方琴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定喪服，胥吏乘客以義斷衰麻。元開舜朝而將百僚始純服吉，今君臣經練，先朝舜朝臣一帶之變不復。有由古之制，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逆甚。況人主執喪於內，而群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御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朝，陛下言服釋藤揚為詩壯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新然在疚，大婚之期固未畢同，然非孫請風兄忌，但就秉間而今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康廣詢諮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獨始由盡矣，然不留其劇初心，請當此時並下哀詔，指自治，悉停崇祀，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追悔謗者緣所致力，自始至今津諒於今聞，而福不以之，是臣所不能也。六曰近世倫陵之後，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奸，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昔萌過使歷思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豈國之福哉？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行修如栗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安如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況近來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讜為迂疏，以介潔為不通，以寬厚為無用，以擬掛為張皇，以淵默為消，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饒遺之珍，向未宗戚閒宦猶或聞見，今搢紳士大夫始恐之，公家之財視為己物，薦舉設詭單使，更役僧道，富室民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避贓，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治邦行而長前也。疏入，朝紳傳誦。

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曰：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

莫難於收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施政，四夷稽首請命，而元愛人，降附相尋，而黃河北流，有復為舊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致之善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錯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沴形於顯；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懷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吝歎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主之所為，一與理合，則不得教令而自孚；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

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
子荅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蓋立
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人材必
采群言。太平興國中，秦州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
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焉。以大事之不可輕也。近者嘗川江少卿昔
略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梧林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曆
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讎怨進以事任之
不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合論，所期之外，各其效亦可觀
矣。而除目游效合論之不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
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廣合諸而任
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
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

廷施爲，爲開理亂。嘗試之將皇家數朝臣類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
心於上，使群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群辯要必至於簡
拔材能，必當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
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異未能先懼奸志者，毋
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
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其厚者
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
問之，則其輕者必某人所主也，其重者必疏遠而寡與者也。朝廷之
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
其間乎。諸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
故當時之臣有爲其廢黜者，不惟無怨，而且思報焉。况堂堂天朝，誠

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非我不服。惟陛下常存此
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爲善者
勸，罰一人則使凡爲惡者懲，此今日收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
以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爲至戒。嘗乾道、淳熙間，有位于朝者，以饋
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然成風，恬不之怪。
陸贄有言：賄賂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
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橫出而罔極。於是
畢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慈濫禁興，日以滋甚。然責臣遍列，非少
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使刻者，夫豈皆是利歸私室，經卒公
賴？抑何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
好惡之意，若反其物而舉其人，則心迹畢白，而振起以自私者，不
得辭矣。正己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儆中

外，俾皆懲除貪暴，務使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嫉，此今日收人心之
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其褊狹。若世之氣象，欲其寬裕，
而不欲其刻薄。蓋民之胥動浮言，若可急疾，而量廣方且容受，若序
丁寧閑暇。譬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
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夫以怨詈較之，周公之所畏也。獨奈何其輕視哉。異者以訛言之籍
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甚矣，甚至於流竄羈縶係焉，而人愈
駭矣。傳曰：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
之民，相與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顯服之
初乎。夫護刑而事則暴，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人情之疑懼，則其心之
不一，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群材於列，許其因事其言以相正
也。而邇擯成風，稍貌異覩，有關略則摒棄，言而私嘆于家。朝有

過舉則進而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之情所同本心合違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猶且先形人患苟容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來臨御未幾卽下求言之詔訪問所及下至郡縣令該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而僅止官吏而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宜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模昭示德意解煩苛之網開寬裕之塗而文武循舊舉載播綸音常布之徽成詩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斡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惆疑遠近告然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勢雖日甚一日或勝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群臣之所共知顧忍慮所憑間未有以實告于上者職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為虛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

王惟大一猶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志切言狂伏候威譴

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奏曰臣伏讀聖訓至再至三仰見陛下實畏以奉天艱難以濟業不矜伐聽明不鄙薄愚賤持柔勞寡恩有吞於治道而後已臣待罪言語侍從之列竊思其憂聖意之所未及猶當有以補報萬一矧惻怛求之可無一言以自効耶臣竊觀陛下嗣服之初未嘗有失德於天下而天下之共治者常有慊然不安之憂天下之論治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歎不可謂之小故也豈勸政所當行者有未盡耶亦事變之方來者有難測耶將其議者好為紛紛而不足卽耶亦將疑其說之不合而思求以勝之耶明良精一之世兢業萬哉主德必欲其宣恩澤必欲其流乃方與賢士大夫爭辨於是非之

除疑似於從違之未則致治之勢無時而可望矣都俞之上何嫌於吁咈好諫之主何難乎鎖印施行容有未盡曲突容有難測其議者正所當師而其說之不合者不足勝也臣不敢廣譬曲引以明前事之失亦不敢偷容取說以媚世俗之好竊以為重案可以槩寓自備可以止謗者國是之所以未定與人情之所以未善陛下諸臣皆之以應詔言之矣不復條列以紊天聽請卽其易行者而錐言之庶幾其有補也陛下謹定名以事長崇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矣然而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遺路其謀猶屬於凡布不體之論事關國體人皆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厲王欲危社稷大臣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而勿王不幸而死卽封其三子於故地以示私恩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

也今君猶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秦康可藉輝不止謗而謗乃息矣陛下捨山東以復境土撫忠義以妻遺民派一之機宜闔端於此矣然而跋扈之將肆兇殘於制閫揆機之令持條建於兩端去留不常包藏未發事關國勢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成虎牢之城鄭不得與晉爭杜太行之險楚不足以支漢用兵之道可以形格而勢禁不可以直致也江內者兩淮之腹心正軍者忠義之主宰有三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一萬之降卒有十萬之正軍然後可以制二萬之忠義今貯胎孤軍江面闊遠三衙渙散見謂驕儒若能徙江外之綱領呈江內之重屯人衆而氣則有才可選軍驕其營則無暴可戢可以省廩稍可以成舩運使趫石技擊之勇出其中而牛酒日至之聲聞于外然後經理淮壖振起威柄則犯上者歸為孝悌而狂狡者莫不率服矣陛下位置虎臣布列閫外岐陟臧

用。不拘常制。宜有以得其人矣。然而舉一遇用皆論詢詢。幸而舉當則奉朝相賀。不幸而敗事則奉朝歸怨。事關國論。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覘舉之在北門。則白溝不警矣。張浚之在江左。則淮甸不震矣。今大而帥守。小而一州。選用已定。臣不敢輕議。金陵虛席。公論之所屬。自合公論則朝廷奧援。拂公論則衆內塞心。筋力不逮者既不可以勝任使。望未至者又不可以嘗試。或已試而軍民不服。或未試而公論不與。豈惟臣獨憂之。凡心乎國事者皆不免於過計矣。臣以為人才不可以全求。公論不可以力勝。與其用輕虛淺近之人。不若用遲鈍木訥之士。與其用措克聚斂之才。不若用寬厚正素之德。其仁慈足以安百姓。其器宇足以厭人望。氣類相感。則寮屬可以任事。清介相勉。則道義可以相觀。用人如此。則慧直者可以寬雅而之誅。而儉約者可以羅子儀之禁矣。陛下正旦視朝。以求實為急。詔

薦親擇。以辟選為書。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宜必以序而進矣。然而搢旨所被。或指為文具。遷召所及。或慮其不廣。事關國論。人以為難處矣。臣猶以為易也。求賢者人主之心也。用賢者人主之責也。仁宗之用執政。給札於天章。而使之盡言。英宗之待兩制。或賜對於夜分。而與之議事。故中外無不盡之情。而田里無不安之俗。今已至者則於朝而未能行其言。未至者達於外而未能必其進。有言而未用。則或者疑其涉於訐。言而未發。則或者疑其局於儒。日月逾邁。劬劬寬然。循習如此。其視前日未求賢之時何異。今若考其言而信其所善。用其長而棄其所短。則能言者無面從。有懷者無壅蔽矣。陛下求言之心已形於御筆。而播告之旨復發於手詔。勤勤懇懇。惟恐不實。實者以獲其利矣。然而外議致疑。莫能解釋。以為明言文武似欲止於衆惡。而進言小大恐不及於常布。事關國脉。人以為難處矣。臣猶

奏議卷六十一　七

以為易也。敕令之已行者。猶必回護。既懇有未盡。詔旨之已誤者。猶必回前降更不施行。況已謂小大之臣。則凡卑士之瀆者皆得以直言矣。引而伸之。特在於一命令之間耳。孝宗皇帝即位於六月之丙子。而求言降詔已見於是月之甲申。至八月壬午而進士上書者已補官矣。九月癸丑而布衣獻言者已召赴都堂矣。今若明降旨擇發播詔旨之意。精選近臣考定可采之策。奉而行之。不問於樸直。捃而實之。苟及於誅賤。則在上者固有遺言。而在下者民用丕變矣。凡此數者。舉天下皆歎其難。而臣獨以易言之。臣非輕此數者而忽之也。惟陛下厭言者之過而以為不可行也。惟言者測陛下之意而以為必不行也。果其不悖於聖賢。不拂於典故。可以寬聖慮。可以塞人心。若何其不於簡易求之。而使上下之情扞格而至於此也。然臣猶有獻焉。主天下之事者貴乎斷。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謀。慮天下之事者

貴乎詳。行天下之事者貴乎速。肇十有二州。舜之功也。本乎帝堯。乃歸之於禹。薄伐獫狁。吉甫之功也。侯誰在矣。乃歸之張仲。謂天下可以一人治也。不可以一人智力專也。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君不自有而歸之於其臣。臣不自有而歸之於同列。所謂謀及乃心者。必謀及於卿士。謀及卿士者。必謀及於庶人。然後人心悅服。怨讟不生。今天下之事。雖出於獨斷。而衆多之論。豈無偶合程度者。若因其人之說而建其制。用其人之策而除其害。定命於上者不失於斷。而推功於下者益示其謙。此則舜為之用心也。故曰。主天下之事者貴乎斷。而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謀。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孔子為政。甫及七日。而肆少正卯於市。謂盛德不可不速施。而窮究不可不速施也。臨淵而羨魚者。不若結網之為便。冠冑而被甲者。不若彎弓之為獲。賞罰之所當行。命令之所當出。關一善

奏議卷六十一　八

則君決江河去一惡則迅如震霆使負望於上者無所懷疑而坑抑於下者不至苟免。此則武王孔子之用心也。故曰。處天下之事者貴乎詳而行天下之事者貴乎速。今天下之大害莫急於贓吏。群臣旣已言之。而陛下旣已聞之矣。竊意陛下將以行其言也。而出令未暇也。天下之大害者。又莫急於苞苴。群臣亦已言之。而陛下亦已聞之矣。竊意陛下亦將以行其言也。而出令未暇也。識者不深察朝廷之意。即謂厭薄其說而不用。臣知其不然也。陛下無意於求譽則不發求賢之詔矣。無意於求言則不發求言之詔矣。贓吏之不可使治民。苞苴之不可以立國。大人而能言之。其在聖明豈不知此。何忍遲緩隱忍以至今日哉。行臺諫之所已言。用特對之所通論。求贓吏之彰灼者而深治之。雖有功勿貸。察苞苴之肆行者而遠斥之。雖親貴勿釋。立此之斷。底此之謀。慮此之詳。行此之決。則臣猶以爲易也。竊類而長。舉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然則天下之事終於易而已耶。爲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聖人之言有異於臣之說者何也。蓋難於保治者君臣之心也。而易於行事者君臣之政也。有心於慮治。則於理爲難。有政以爲治。則於事爲易。上天有靡常之命。祖宗立不拔之基。以朽索而馭馬。以弱水而載舟。若何而謂之易。從諫則能如流。改過則能不吝。賞善罰惡惟恐其不及。舉直錯枉。惟恐其不速。若何而謂之難。臣之所謂易者。特在於吾已以從人耳。慮治之所以難。群臣旣已言之。爲治之所以易。臣遑得以進其說。雖二事也。其實一理也。古者天子即位。三卿進集。始之以除患則爲福。次之以先患慮患謂之豫。終之以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以爲禍者福之所倚。福者禍之所伏。言福而不言禍。非所以愛其君而憂其國也。陛下勿謂天災之未見而以爲安也。勿

謂外難之未作而以爲治也。天災未見。楚莊王以爲憂。外難未作。晉范燮以爲虞。董仲舒所謂出災異以譴告。出怪異以警懼者。推廣此意也。賈誼所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卒然邊境有急者。端本此說也。臣往時粗有志。時事今年六十有九。多病少寄。去死無幾。心念旣已。不換議論。又復殘陋自量。筋力無益斯世。感陛下求言之意。而群臣又已建責難之義。欲復求其所以易者。以獻望陛下行之而已。昨故反常說而背古道也。惟陛下與大臣圖之。臣不勝惓惓。考約又奏曰。臣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厲民。將以全其生也。絲麻穀粟皆所以養其生。刑威慶賞皆所以保其生。甲胄干櫓皆所以護其生。賦斂力役皆所以久其生。其有功於天下也如此。然後居無倫之尊。享無敵之富。玉食以爲奉。而黃屋以爲居。誰敢議者。天有愛民之心。而不能自安。以天下而付之於君。以一人而奄有天下。所以制於民者勞乎治。而害於民者莫制。發意可見也。本朝先有天下。名出唐虞三代之表。所謂名實之論。如其國祚長久。出於市不易肆。其端甚微而其效甚顯。萬世帝王之業固已權輿於此矣。累聖相承。以民爲本。賦斂甚少。薄刑罰。寡其力役。力之以制敵。而安欲議和。兵足以討賊。而事欲格姦。安民之心與天通矣。比年邊戎未撤。糧運不寧。事有委。制非朝廷之所欲也。一家之大者多至百夫。一夫之費者何止十給。其困如此。而州縣猶以爲貨有濡沫。不至而重疊差之者。得富豪得免而移於下戶者。水旱間作。歲事不登。事出不測。京朝廷之所憂也。竊於漫潤者。或不能入上。殖於焦枯者。或痛於銼叉。其災如此。而州縣猶肆其虐。有補行其地而慘者無見者。有量減一二以應故事者。以至多量解面名曰出剩。碎細尺寸。不許合鈔。産主代存。勒令代輸。已經頭借更作無名。

甚者族使頑民誣訴上戶執以隱微使加鞭撻其千律復作正犯
千金之家萬畝之產視若已物曾無忌憚遂令明備既不奉行割論
叢蔽者無閑知害國害民一至於此習俗不美良可嘆也亦又有可
言者混區宇者莫大於蘇變陽和氣者莫甚於嗜殺假息微虜竊
邊垂中原遺黎捩奪歸化祖宗德澤深入人心者牢不可遏一既之
致可以緝致矣虜以侵掠子女為軍前之賞我則還其老倪以示吾
仁虜以焚蕩室廬為軍前之威我則安堵家先以示其整取敵於書
牌而不取於逮此因羅於緝績而不因於民財使被民之虐虜者猶
之而蚤急而其所以慕義者蓋之而不置戰聲散之不豐明勸未可
得也如聞邊境之上或失本意數尤於虜而結怨於民遏怨於赤子
而帖耳於大義善者忠義之徒以打劫名軍主將置智者條違賞以
此而欲弔民可謂心迹判然矣百姓不失耕則須聲不作盡民不枉
虜則革臺不垂臣願陛下嚴監司之選如仁宗之用張昷之以撫察
為職則境內之民皆得其所重將帥之任如太祖之用曹彬以不殺
為寶則境外之民皆歸其化如此而邦本不搖國社稷不靈長臣來
之閑也故以是為初政之獻惟陛下留神
知漢州魏了翁奏說曰臣伏睹詔書凡內外文武小大之臣各所見
聞以封章來上者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
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
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
益水火而為既濟盡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濟山澤不內虛則澤
氣不上通雷不搖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為否為
損為常為未濟又即其大體而言則水面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
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

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
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濟為功天地萬物之理無莫不然況乾天也
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來
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濟
斯世於泰和也臣嘗以是考諸今日之事而未能無惑焉行一事也
上之人以為是而下受疑其私上之人其辭常泰而下之語常危上
之人其念常紓而下之憂常迫然則是居上者不能以孚乎下而推
下者不能以達于上此顯然為上下不交之證殆非細故也而莫有
為陛下言之臣上之人曰方今事勢庶幾暫安矣內而表裏之間
善政嘉令以次舉行讒慝訛言今且消弭雖曰旱勢可畏而秋來一
適而暘時若雖曰物價未平而略安一城錢會稍通外而疆埸之事
則秦鞏親服以次來歸邊虜全哉日就衰殘雖制閫為害而克捷自
勤已提綱則雖非心離係而委用得人必能綱護此上之說然也而
下之人則曰內憂外禍未有稠如今者也正月而番兩之變使我不
得以全兄弟之愛二月而劉慶福之變使我不得以全君臣之義三
月而紀綱為之亡使我不得以保歸附之民四月而蜀參之兆使
我不得以泥動事之天五月而客星入于尾六月而太白見午晝晷
為安肢與氣之象曰前事雖若粗定而根亂猶元未盡除貳令
實則元未暢達內則以貪吏治郡以奉政雖怨民而根本既搖外
則以家積將悍將以弱勢杯強形而威柄倒持尚曰可以暫安誰實
信之上之人曰百官有司庶幾其無遺矣而有位之士兼收並蓄
以盡其才年除歲遷以護其身雖多用親故然非親與舊則無由知
其人也雖不拘資望然既取資望則不必益一吾用也外而任事之臣
苟見其可任則試之以方面雖違幾宵谷不違也察其可制則待

之以不修。雖護刑戮。貸不根問也。凡此規摹。自更化以來二十年間。未之有改。雖間亦非才。旋即清拜。此上之說然也。而下之人則曰。曠官敗事。未有甚於今也。朝堂之上。大官倡聲。一口附和。侍從之臣。事不及知。知不敢言。臺諫之任。擬非所論。論非所擬。給舍之官。幾書詳讀。實註然尾。紅蓮之選。職在切磋。動懷顧畏。百官有司。開例決事。計考望選。以至將帥。所以折衝禦侮也。而國人非笑。盡職戮辱。監司所以揚清激濁也。而賄賂相先。貪暴相習。郡守所以平易近民也。而與胥為市。縣民如讎。夫所謂大臣者。所以表儀百工也。今顧狃於得失利害之私。而使百工各不能以盡其職。而得為無曠乎。不特此也。尊禮耆老。所以勸貴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陞以爵秩。錫以譽命。未嘗有所訪問。此鄉公父老。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乎。是所謂以高爵厚祿籠餌君子。而無信用之實者也。招延俊彥。所以重朝廷也。下之人則曰。不過遜以溫詔。俾之閑局。未嘗有所信任。此詩人所謂召彼故老。訊之占夢。遂輒所謂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朝廷未嘗以言語罪人。雖事關廊廟。亦示優容。未可謂不受言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優容。而陰疏其姓名。其不肯終於進之。而實則暴徒詆而禁辨給也。朝廷未嘗輕聽士大夫之去。雖請至再三。亦示眷留。不可謂不愛賢也。下之人則曰。雖外示眷留。而縱其求退。冥其去而終於壞之。而實則私同己而用小才也。朝廷之於士大夫。曰以綱常名分不立為憂。下之人則曰。君命祀而主成奪。上無以表率。而何以責在下。朝廷之於士大夫。曰以禮義廉恥不振為慮。下之人則曰。苞苴行而女謁盛。上無以風厲。而何以還其流。雖然。不特下之論為然也。臣日在陛下之左右。而猶未能釋然于心者。陛下未明而尚衣進服。嬪御而司寢出房。九門洞開。乞幸森列。親臣近侍。魚貫而入。起居既

畢。出府令班奏事。宰臣留身密啟。然後費者以新制引一班。上殿閤門報無公事。則大駕已興。陛楯皆出。此人主御朝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主夙興。暮無關於禮。亦云足矣。而臣疑其不然。古人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猶若不給。乃今陛下臨御幾一年。中外非無事也。臣每旦侍立。但見陛下淵默臨朝。頃刻而罷。未嘗躬親聽斷。臣已訪問。豈為右其若是易易耶。臣又退而觀於有位。皆黑默而退。曾盈而退。泰軒列坐。以違廢司。涉事占位。以書乃奏。文案山積。閣未終而鳴鐘成時。蒙食而退。遂請權勢。最奔走書謁。此百官一日之事也。為上之人未始不曰。人臣分職列局。上下相承。亦云可矣。而臣謂不然。昔人謂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任至不輕也。今內而外。惟事具銜。至豈其苟安之時。臣每見就列位見群臣。位卑勢疏者猶能治常程文書。剗錢穀出入。位高勢隆。則談不敢可否。事陵將拱手。文書其旨。呈為臣者。亦若是易易耶。臣至愚極陋者也。固已揭然憂之。字則惟民。至神也。下至眾也。既神且眾。而道塗市喙。無與上之論若不相似。然則是豈可說如不聞者。陛下當聞善慶。講定封功。開天下。義理不為不多。願試以臣言。體八卦往來之用。既上下交泰之理。而思古昔以參有偏聽偏信。忠言幾閉。百官有司。不修其職。發號出令。不本於誠。而掌持虛器。甚且久而不墮者乎。夫危機屢發而厥上。此非美政也。夫今不論為高。臣意將為不可治之證。治之何如。一言蔽之曰。以下情達之上耳。然而陛下便朝講性。所對者。不過三四宰執。十餘講讀官。嬪下情未嘗由上聞。臣竊見祖宗時侍從近臣。率是親擢。且非特宣召。與之從容講論。雖文武朝士至使臣。選人亦時得進見。而禁林雖職。尤號親密。司馬光推本此意。嘗請日輪侍從一員。晝夜宿直。以備不時宣召。今陛下便殿講性之暇。深居禁中。寥然無營。

獨不可親擢天下之者皆在之禁近日輪一員時賜召對從容講論以盡下情乎。祖宗時除臺諫亦由親選。每當言事雖於長官亦無關白。自慶元權臣用事。臺諫遂與給舍同為廟堂私人。臣以為自今陛下於輪對群臣之見察其議論之忠鯁啓議之時明果自衰委或過臺諫有闕。獨不可親加選任以盡下情乎。祖宗時事關大體必任之外廷集議。自比日以來率是先期取納議狀。此制遂成文具。臣以為自今國有大事。獨不可盡除近弊。一付外廷公議。庭對衆次。以盡下情乎。祖宗時。輪對群臣及見辭官率是兩三班。晨食已罷引。自比日以來。創引一班。僅所諮訪。夫人臣將有所言。積誠以冀感格。當關以待疑問。乃使之不得盡展所懷。臣謂自今獨不可數對群臣反覆問難以盡下情乎。祖宗時。置登聞檢院以達四方之言。自政府安公私利害。章期我審皆得上達。今此制雖存。僅成虛設。自今獨不可申嚴

奏議卷六十　十五

厥司。勿加沮遏。以盡下情乎。大抵此數者。臣自有事以來。獨見國初草大老歷歷能言。高宗孝廟時。數對群臣。及親擢臺諫。事事大有謂及兩朝集議輪對上書。往往成誦。每從人有恨不同時之意。自孝皇柄國。此制始壞。今加復之。是乃所以追高宗孝宗行之盛繼先朝未終之志。收人心於渙散。固邦本於搖搖。此陛下初政至近至切事也。不然。悠悠歲月。上有失而下不諫。下有怨而上不知。如乾坤之否而天下無邦。如水火之未濟而六爻失位。臣莫知所以為陛下計矣。臣西蜀寒遠。誤蒙陛下不以人廢言。垂下求言之詔。臣感激思奮。恨無以報稱。今臣適以積疾所撓。凡再上祠官之請。雖未蒙俞允。恐疾狀轉劇。無復瞻望清光之日。故尚支持餘息。為陛下懇懇言之。

李鳴復上奏曰。臣聞善用天下之勢者。不可使失之輕。善持天下之勢者。不可使流於弱。始焉輕而事變交激。終焉弱而紀綱廢弛。天下之治。始者不過不應。甚矣。夫社稷何臣云已。陛下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向也權去公室。而今則事之以歸於人主。向也政出私家。而今則斂之以會於中書。嚴正之路開。而野無遺賢。群枉之門塞。而朝多吉士。一時氣象。翕然丕變。由中及外。號不謂一元積年之弊。習追逞祖宗之盛治。將無不可者。臣獨惜夫七志太銳。而謹重之道不足。求治太速。而始謀之功不加。謂言雖可以發笑。謂盛業可以徼幸致。政府方新而兩來之積俱易。此有事也。自易相之令行。而將帥甚空矣。庭議未善而六月之師已興。此黷事也。自興師之令下而公私皆困矣。財賦兩乏之命旅繫焉。如家居負喪之休戚關焉。願皆聿意為之得不謂之輕乎。日遣月使。視呂甫如符令。則用人失之輕。未得欲往。負遠師若職子。則御將失之輕。號令數易。而輕在朝廷。和戰進用。而輕在中國。天下大政也。而輕用之若此。此臣所以先

奏議卷六十　十六

為陛下惜也。夫舉事而揆以吾意。則為之也易。臨事而或有避則處之也難。以其難於處也。而一切鮮從抵畫。悉其勢之自之。則天下事無復可為矣。易相初意本以任用彦也。甫奉璃名器濫而稽物貴之弊自若。興師初意本以大恢拓也。士馬物資器械散亡。而內外訌之變叠出。一啟作氣。再而遂衰焉。得不謂之弱乎。去年于都但有病康則弱勢見於京都。三將潰事。由加覆護。則弱政行乎遠鄙。政息之習交為姑息之風。遂成國勢九鼎也。而削弱至此。此臣所以重為陛下憂也。由前而論。固若可挽回唐虞三代之純。繇由後而觀。幾不免流為唐季五代之陵遲。考古以驗今。即理以揆事。其何以為策乎。昔者世至春秋。周之勢弱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孟謂東周不足為。而欲反之於西周之盛也。觀其得用於魯。行偽而墮言僞而辯者。即加誅戮。正之以公法。未聞待之以姑息也。曰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叔孫隳郈季孫隳費衛之以正理不閑
誘之以厚賞也卻萊兵於齊優而使歸以復隱之以大義不關示之
以厚厚也蓋夫子之所講明者由開闢以來不可易之常理爾是理
專與生俱生無智愚賢不肖人皆有之一日捨是雖天地不能以有
立而況人乎哉天下之勢由强而入於弱此理之輕也天下之勢反
弱而歸於强此理之明也夫子之緒餘少見於用者而夫子之蘊藉
盡寓於春秋陛下誠能取其用者以用天下推其上而之春秋者以
律斷世將見紀綱森嚴法度峻整君安其爲君臣安其爲臣下不敢
凌上矣不敢亂華而國勢泰山其安矣當今要務莫急於此百執任
循伏析望之至
爲復又奏曰臣聞爲天下者有道揆有法守道揆明於上法守行於
下天下不足治矣天下大器也事物之衆機務之煩非一人之智

所能周知亦非一人之力所能獨任先王知其然並擧其事之要者
以爲其股肱大臣凡天下大政令大更革必使之相可否而後行大
法令大賞罰必與之討是非而後定應天下之大變排天下之大難
權天下之大疑斷天下之大議其他瑣瑣細務皆不以累其心是之
謂道揆舉其事之詳者各付之群有司百執事曉纖悉者使爲財成
識經略者使嚴武備明禮者掌禮明法者主法吏治之能否民生之
休戚雖天下萬變日乘乎前皆有人焉執條據例以酬酢之是之謂
法守委其要於大臣付其詳於群有司百執事則使之清心省事
以思其職者則使之盡智竭能以效其忠由堯舜三代以來未之或
改也陛下德扶更始亦既踰年天下翹首以望太平而君內若外不
滿人意者十猶八九所其實而求之或者中書之務不清六曹之職
不舉不容無責歟中書者政本之所自出也惟靜而後可別動性

簡而後可御繁若乃弊精神於簿書之餘殫智慮於瑣細之末至於
軍國要務凡有繫於廟社之安危生靈之利害者事至則草草應酬
事已則悠悠玩惕臣恐古之所謂論道經邦貳公弘化者不若此六
曹者所以行君之令而統於四方者也以一職當其一職之效性
一事當責其一事之實若乃粗具有司資用不足振起事功之意者
粉飾治具之意多豪擴編乃受成於吏手職業俱廢所患無補於公
家以臣觀古之所謂分職率屬倡九牧阜兆民似不若此今天下事勢
可言矣往歲興師未以繁中原之虞今一跌不振矣往歲易錯未以
乎勝負之常今百供叢費矣東有倭賊之患則新疆之趣所以名福而
有虜患之盛則舊都亦救於未變欲知而至未可識以靜而動不容
止遑疑臨塞有尾大不掉之勢蓋漢新豪者粗詐作威之憂國論易
權人心多惑如是焉而猶欲以拘常襲故之規擬當今至艱至險之事

乎誠保其必濟乎臣願陛下宣諭大臣責中書之務以遠者大者爲
其重六曹之責以急者爲急者爲戒使上下相維紀綱不紊任道揆者
各盡其道任法守者各執其法天下庶乎其可爲矣臣又曰六曹不任
職久矣今有勳當每令稍其詳悉有指定多而可其可否然後都司書
報而後其體以陳廟堂乎奪而後其事決臣曰不然今之侍從高往
日之都司也今有任都司則辭事任侍從則廢事哉今之都司即今
之六曹部官也安有在前則賢明在部則愚暗哉同是人也易地則
皆然顧上之人所以責任者何如耳今大臣虛心無我有若除目擬
狀執非廟堂之所建議陛下之所推擇委任責成當知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正不必有親疎輕重之別也任以是職而不考其之以其事矣
並武臣嘗讀柳宗元梓人傳謂梓人之道類於相其爲說曰梓人量
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其杖曰斧彼執斧者趨而右顧而指曰鋸

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削，則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建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是之謂天子相天下法矣。臣每嘉歎，以爲雖古之伊傅周召，其規模亦不外此。今政府日困於多事，而六曹幾至於具員，用敢借喩其說，以瀆宸聽。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實圖利之。

鳴復又奏曰：臣嘗讀書，見周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書以告之，稱小子旦者二，稱君奭者四。無非寫其懇奉之意，達其繾綣之情。謂有殷多歷年所，則由伊尹至甘盤，原其所以爲殷之輔者凡七；謂文王能集大命，則由虢叔至南宮括，推其所以爲周之佐者凡五。曰：若游大川，豈汝與其濟？所以望召公者惟懼其不至。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所以勉召公者惟恐其不盡。不說者在焉，開釋其疑而使之說者在焉。嗚呼！此周之所由盛歟。且夫大廈之定，非一木之能支；大器之重，豈一力之能舉？使當軸處中者先有此相疑忌之私，則見之施設注措之間，有齟齬而不遂者焉。周家忠厚之治，著於分陝，歌於二南，傳而至於歷世三十，歷年八百，實自二相成之，此可爲萬世法也。陛下總攬權綱，今數十年，又廢之矣，更建二相，從而經紀謀猷。意者見夫更化已久，而治效未著，欲使謀王體斷國論者各竭底蘊，衷相與協濟耳。爲二臣者，其何以仰酬聖意？臣嘗妄謂廊廟之有宰相之廢而才不足，希行猶有宰相之才而力不逮，合二長以共成事功，其庶幾乎。然臣竊有憂焉，蓋自後世克己之學不明，而執要據者皆不免私情之徇，權合而爲一，則過於自用，而同列不得以行其志；權分而爲二，則終於相忌，而小人因得以乘其隙，讒搆並進，間隙忽開，蚌鷸相持，卒墮於手，此分任之弊也。權擅獨相，虐焰熏灼，忠邪

義者，飲氣吞聲，此專任之弊也。今天下可謂多事，必合衆人之智以爲智，兼衆人之勇以爲勇，猶懼不給，顧可二三其德哉？臣願陛下下臣此疏，宣諭二大臣，以周召爲法，以溱鼎爲戒，毋使復有如檜者持刺虎之術，以售其姦，不勝宗社之幸，生靈之幸。

鳴復又奏曰：臣比聞都城復有警報之變，七年之間，兵禍迭作，陛下焦心勞思，不遑寧處，宰執侍從引遜，不敢安居，群有司百執事惴惴奔走之餘，精思熟慮，求所以進言於陛下者，不爲小小矣。臣竊分閒寄，適藩，當無事之時，既不能貢曲突徙薪之謀，於有事之日，又不容施焦頭爛額之術，事變叢勝，人心憂危，臣實懼之，爲臣不避狂愚，謹以三言爲獻：一曰願陛下修實德以格天，不睹不聞之際，天心之肇然也，甚嚴甚密，無臭之間，人事之感通也甚易，必曰衷畏寡而後可以回天意，必屢謫不格而後可以承天命，毋徒曰某歲減膳已矣。是以承天命行之實，此殆其大也。二曰願陛下行實政以安民，而蔡京誤國爲而隳於金虜，四蜀關隴胡爲而戰於干戈，其端之基，蓋既有以致給接之禍，必其端之暫息，然後可以致安靜之福，毋徒曰發府庫百餘萬錢，給倉廩十數萬斛已矣。是以賑一時之急，此殆小惠也。三曰願陛下求實才以輔政，宰執侍從得人，則朝廷治；監司守令得人，則郡國治；將帥守禦得人，則邊境治。除授在朝廷，各有以當其器，則底績在天下，斯有以稱其職。毋徒曰奉璋峩峩，佩玉濟濟已。是以盡一世之人物，此殆觀美也。所修者實德，所行者實政，所用者實才，當今急務莫切於此。信能行斯三者，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有不難矣。慮難之來，乃人主建功立業之時，惟陛下加之意。

鳴復又奏曰：臣猥以愚庸，濫叨器使，昨者侍殿引對，兩陳奏疏之外，以遠違闕庭，懷不自已，嘗冒進狂言，願陛下定大本，謹大權，求實才

史085-211

行實踐刻勵未奏其效然舉其綱措末條十六目。提其要請來布其詳也。今陛下不以臣為不肖。自蒲間。俾預此議。深慶時逢睹觀事勢。方今急務無切于此。用敢申其說以獻。何謂大本。主器出震明而作離是也。古者帝王即位必首建世子以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世子者。王之貳。天下之本也。世子定而天下國家之本定矣。然與子易。與賢難。與賢非難。擇其賢者之為難也。昔即世以難者而思之。必先於養而後可以擇。必謹於擇而後可以與。夫宗室未亂。即籍養于禁中。仁宗皇帝視如己子。育而教之。以全其氣性。策特擇也。高宗皇帝諸知南外宗王惠。命廣選宗子以進。既而留之而試者不足以任重。擇立知敬者。遂足以付託。此謹於擇也。適者可學。肆續命宗司參酌異典。建置內學。選育宗賢。天下翕然傳誦。謂此陛下知以宗廟大計為慮矣。今聞諸道路。宗賢雖選而未決。內學雖置而未備。夫與其貴於外為君教之於內。與其咨於人為君斷之於己。使吾曆數之膺在躬之所由成。動容周旋之間。德量之所由見。陛下春秋鼎盛。當有皇嗣誕生。然與賢與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陛下儀承天意以從事。力行其所已行。必建內學。必育宗賢。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而徐為之決擇。則人心有所屬。天命有所歸。而陛下之聖心亦泰然其有餘裕矣。此重事也。陛下已開其端。臣敢以是為陛下贊。何謂大權。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是也。昔之英君誼辟。未有不自執其權而可以有為於世者。然天下之大。事物之衆。豈一人之智力所能酬應哉。言之在人。行之在我。其利害之所關。繫特在乎斷與不斷耳。執啟疑之心者。來讒慝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昔元優柔不斷。故政出多門。而漢之業以衰。光武赳赳雄斷。總攬綱紀。提而張之。祚以復。有天下者可以鑒矣。陛下日親經幄。聞天下之義理已多。日御臨朝矣。天下之事變已熟。亦嘗究觀前古理亂之原否。自古兆亂之端有四。而弭亂之本有一。強臣擅命。朋黨交爭。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所以兆亂也。操柄予奪一出於我。慶賞刑威不移於人。所以弭亂也。委任使戴吾之德。收其權使長吾之威。則強臣無擅命之患矣。休休有容者任之而勿貳。哉哉善論者去之而勿疑。則朋黨無交爭之患矣。公議不以私情奪。公法不以私恩撓。則外戚無預政之患矣。寵以之旌君子。法制以之繩小人。則中常侍無用事之患矣。陛下倘能行此。使天下大權一歸於人主。天下大柄盡出於中。義則紀綱修明。法度嚴肅。天下事由吾者不可為之理矣。此要務也。陛下當謹其權。臣敢以是為陛下勸。若夫人才之賢否。事之得失。條為者是實才。斷有是實政。脉絡相通。不容以二觀也。陛下即位十有四年矣。天下有望治之心。而無乎治之實。則所以為陛下用者。未保不負陛下之實能之端。柄臣專國。關天下之口而奪之氣。故相與附和而一時之才為於敗。始于以奉朝廷。更畏天下之氣而使之便數陵靡風生。而一時之才又隨於議諛。固非實世事之激而不已。豈國家之福哉。臣竊在疊端。嘗慮及此。故於諸對之初。嘗以致中和建皇極之說進。今雖數載。而此風猶未靜也。非時不前之草茅之士又風其治而烈之。此何異南北部互相濃搖。三君八俊八及之共相標榜。其不成黨錮之禍者幾希。阿諛之久。既變而為矯激之窮。又復入於淳慮。曰吾言不售。吾志不行。任有去而已矣。夫君同者患。風期越相救。生此王國。去將安之。當路少無食情。不預世事。果可免排擯之禍乎。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孝自孔子。君臣之義。而之何其廢乎。舜命九官。同寅協恭。不嘗其以播植為事。周分六職。設百官。未見其以引退為高。泰和在右。虞成周所以為萬世法也。陛下誠能詢四岳闢四

門如舜言爲必責之以底可績行爲必要之以成厥功考其幽明加以黜陟則實才不患其不著以八柄馭群臣如周邦國都鄙各謹攸司月要日成各共乃職歲終而小廢置三歲而大誅賞則實政不憂其不舉不然虛名着用而不察其所辦者何事空言者遝而不討其所成者何績以此致治未見其能治也臣在會稽有識及時事者慼謂臣曰端平之不爲元祐無怪也元祐之君子欲熙豐之紛更而務爲安靜端平之君子厭嘉熙之委靡而務爲紛更三京之役貪理鄞之故智也元祐爲之乎我認之事散青苗之餘習也元祐爲之者乎事有如熙豐而救乎欲爲元祐無怪乎端平之不元祐也此往事也陛下既知其所以失則當求其得可也臣敢併以是爲陛下告夫本定於內則宗社之勢以固大權執於上則禍亂之原以消以天下之實才行天下之實政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君內君外之治曾可次第而舉矣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陛下不以其艱而力行之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軍器監丞杜範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睹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浸漬薰蒸日深日廣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頓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識天命有德而或濫以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紛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數條之頑狡而虛文近者各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訾訕笑之陛下一感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繫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

範爲右丞相入覲帶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又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滲漏求其羨者帶變更之曰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

上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又上十二事曰公用捨謹選人才悉以國人之論則乘疇擬殺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爲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書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辭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下勘推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可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辭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做祖宗方田

之制。既為湍悍擊橫經緯各相灌注以灑瀚之土擁而為隄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我為之拒所至皆有阻隔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田治道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道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

秘書少監袁甫上疏曰。臣竊伏思念先臣某事孝宗朝嘗以精神之說。大要以為人主運動天下其妙在精神。孝宗欣然嘉歎。臣今復援拾遺論為陛下詳言之。陛下新更大化。日與大臣論道經邦精神之運豈可以無覺風動矣。而中外多事虛靜未聞因循歲月未嘗取成其故何哉。君臣之間聚精會神之意少而事物之紛散精勞神之患常多此。正今日之大病也。陛下每日辨色視朝大臣奏事之後或間以臺諫之論奏或繼以百官之輪對而經筵早講已進夕進繼之餘陛下復於宮中省覽章奏而晚講又且進矣。則是一日之中無

為疲矣精神不亦耗乎。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散此必然之理也。況天下之事有緩急有輕重於其緩且輕者姑徐徐為應之則可以併其精神於急且重者。而無失事之患。今陛下既以聽政勤講盡於日力之不給而中書之務不問巨細內而庶政外而邊防甚至於銖黍盡歸廟堂無一事之區處不關於念慮無一紀之申明不經於裁決雖曰機務總括之地勢則宜然而為執要御詳之道豈如如是陛下與二三大臣有限之精神既已弊於泛泛之常務則大急政大務所當靜觀默察者安得從有精神以為之運用耶夫所謂急政大務者何也。上而畏天下而愛民奉至大至重之事萃於陛下之一身陛下亦嘗思之乎。通自正元日風從乾來。占為兵起越三日月犯太白。占為強侯作難天下民靡敢蓋昏之朝條風起西北。占為暴霜殺物羣瑞晝驚發後一夕雪降非時。占為迫近之象。又七日太白與填星合。占

為疾為內亂。既而霜之異果在寒食之後。則春日所占不虛矣。陛下觀此變異惕然自反。凡可以召和者無所不用其至。此則陛下所宜專用精神者也。近者漣海失守淮亦被蹂。新復州郡勢皆危蹙。外虜既急內備又單雖揚聲是北今洞知我之表裏事勢如此其可寒心。軍實雖以輕從以兵動於舉動枵然空虛何以應猝況所在軍情易於激變官吏殘州縣如患陽迫事偷旦可長齊安隱憂未容安枕而緣邊地幾致生變推其所以致此之因皆由評關之處素無鎮壓之勢而備禦易為藩陵侮之端。此亦陛下所當倍加精神者也而臣竊觀今日之勢君臣上下非不夙夜究心然大抵緩急重輕混而為一。始欲俱重而終至於當急者亦緩如欲俱重而終至於當重者亦輕。在彼既有所分。則在此者必無所專。是不可以悟敵暗勞神之失矣。奈何因循苟且不能奮然改其舊而新是圖。士大夫有憂國

之心者扶仰屋竊嘆而無敢精為陛下言之者。雖言之而陛下亦未必能行之也。孟軻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夫以堯舜大聖未以周徧為僟而惟以急先為貴君之何為泛泛而致治道之興起乎。是故善運其精神則雖勞動而終無勞弊之患。不善運其精神則雖勞敝而卒無憂勤之實。況陰陽運歲不息。與陛下勿恃春秋之鼎盛而輕用其精神也。臣恐竊愛之四出於懷惟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日夜聚精會神毋以簿物細故耗有限之力。必使志慮專於大政規模急於遠圖。天下之事綱舉目張。而太平不難致矣。惟陛下財幸。

吳王府教授吳昌裔上奏曰。臣嘗讀儀禮始見于君執摯傳曰摯者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故盡心以待對積誠以告君。在昔儒臣舉淺遂精臣非觀歷遘鄙無所有似然於見君父之始何敢不潛思積

應輪經帷謂。求所以忠陛下之職分乎。臣聞天下之理有感必有應。陰陽之屈伸而冬必有春。日月之晦明而晝必有夜。寒暑之往來而雨必有暘。盈天地間。無一非感應之理也。人君中天地而立。執感應之機。一悟而反風。一懼而銷孛。一言善而星避。惟其一氣淸明而山川出雲。其機有如是速耶。不感未有能感。不虛未有能應。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動以天則禍與無妄而皆誠。動以人則朋從爾思而爲咎。天人經應之舒疾。顧人君所以感之者如何耳。共惟皇帝陛下天錫神聖。日躋聖功。賢術神武。纘四宗之緖。然至孝也。統攬政機。制八柄之乎。奮至剛也。貌情經術。究百聖之精微。至明也。以英庸不世之主。褻紀天化之時。是宜己日乃孚。善孚而變風動。丕應陛上之從。然人情無悟。敵化未訖。乾象推移。妖祲紛然。月犯金宿。天入帝垣。太白經天。流星墮地。風雷雨雹之變。不絶書於太史者。無月不書而四方

道識之事。麗司馬之法者。又無日而不有也。不觀其形而察其影。冀譬博奇極切識之。陛下誠於崇遠之居。淸閑之燕。政事不干於思慮。聲御不接於淸明。此時此際。静觀密察。究所以然之故。然乃於源正本之地。天理有未純歟。主政應事之間。天德有未健歟。誠身謹獨之際。天命有未敬歟。圖事撥物之所。天工有未亮歟。班朝象賢所以治天職者未公歟。軍伍府衛所以奉天討者未正歟。天非屑屑之多也。非蒼蒼之謂也。此在陛下之心。百官之志。朝廷之政事。三軍庶民之視聽而已。臣請區別其目爲陛下熟數之。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天理在人。常有不盡之分。蓋反身而誠。則天理存。感物而動。則天理滅。是以舜敍天敍之典。爲敍天錫之彝。湯綏帝降之衷。無日而不與天對也。天尊地卑。而君臣定。聖作明述。而父子親。兄弟既翕而父母之心寧。夫婦有別。而內外之位正。所以維持宇宙。綱紀國家。不失民

亂于民彝者。用此道也。陛下聖心虛靜。天理融明。一本大經。孰不精講。然本末舛逆。經制捨攘。君命挹主。威奪廷節。蠹萌見間而起。倡聲騰太皆有輕朝廷之心。此豈可求之陛下之身外哉。紊然無嗣主之諫。張敷無統第之書。徐傳無𧫴罪之詔。蓋經一世而君臣之綱不明。子仲無命侯之封。子安無列侯之爵。衆陽無改卜之典。蓋歷一紀而兄弟之倫不復。承正統者。不顧私親。禮也。京師之廟。未央設陵而本統之義不尊。尊王化者。必本后妃。詩也。後庭數將。教坊成選。爲嬪嬙之御無節。陛下毋謂執命之臣。無關於主。度因心之喜。不與於邦常。並扶一二無與於宗社之靈。深宮閑居。不關於邦家之化。心術一形於此而證兆若見於彼。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陛下儻二三上稽羲農。考稽無深思。無一昧之謬。以誅姦詆錄書陵之論。以厚倫理。以奉秀園之典。而抑顧復之恩。以戒衆嬪之言。而防私謁之請。則大綱正而等

威等。小宗訟而本統重。鴻原有歸而嗣息以蕃。庶貢順序而壽命以固矣。非祈天永命延裕後昆之本也乎。道父兵之語。人所難言。豪把露寢之諫。非所宜道。然人臣一言而主聽隨悟。豈綱其天理油然之機耳。今言及權臣者。不過欲明綱常而陛下謂之強據。言及崇詞者。不過欲篤恩紀。而陛下謂之輕議。言及玉帛威蓄者。不過欲將等勢。而陛下必爲之憮然不樂見于色。所遂合天地之經。隆於人心者。舉朝相告以爲世之大戒。豈所以立人紀而範來世乎。此臣敢議陛下天理之未純也。一日而一周天者。天行之運。一息而無非天者。人君之德。天德不運。則化育之功閉。君德不強。則物欲之私行。是以帝德之廣運。湯德之日日新。文德之純亦不已。皆與天爲一也。威福玉食則曰辟。慶賞刑威則曰君。禮樂征伐之所自出曰天子。典禮命討之所以行曰天王。凡經理萬機。宰制群動。納民庶于軌物者。此天德也。

陛下夙興視朝。夫所聽政位乎天德罔不消明然勵精之志雖勤敎
理之效邈邈。更化志擇衆於始初。言來而多疑事至而少決。所操有
悔。已開群邪窺伺之端。此豈可不求其故也。蓋累累於勤欲之累則
天德不健。牽制於文義之細則天德不健。累開於私昵之請者則天
德不健。四至於善恩之除授則天德不健。墮調總依於暫御之人則
天德不健。符貳仁賢於讒慝之口則天德不健。陛下豈不思左右使
辟非伐德之斧斤乎。嬿婉媚服侍。非累德之疾乎。保阿女奉非弱德之所
乎。宦人讒諂非損德之穽乎。陛下儻能執之於德而除邪用法嚴
之則德而克偏政行中庸之易德。而經綸天下之大經。總攬庶事必歸
於中書宮府必統於冢宰。紀綱必一於臺省。選舉必本於天官。則以
之式我王度。豈不清乎。我朝綱豈不肅乎。用之於私謁豈不特用
之於所擇。軍政豈不嚴乎。此則天德王者之政。非特以後世之爲精緣

奏議卷六十二　三十九

核而已。司馬光歷事四朝而所言不出仁明武之三德。此誠爲進學
學一書而其要不過謂法仁祖則可至天德。世宗之所以爲堯先正
之所以告君。天德之外無他法也。或者謂陛下有堯舜之材而復循
孝宗優游不斷之過。有湯文之勇而微近文宗不能聖決之風。有可
以法仁祖至天德之資。而天運不息未能盡如四十二年之治。其何
以强康政而作新民乎。此臣微識陛下天德之未健也。勤天之命惟
時惟幾。時者事之宜。幾者動之微也。蓋天命不已流行於起居日用
之間。時時盤勤則爲吉爲永年爲無疆惟休。一有不勤則爲凶爲不
其延爲早墜厥命。於一日二日之幾。常有明黜殄保之義。此帝王君
臣所共競業也。我國家積德深厚受命靈長。陛下昭事小心罔不祗
肅。然天命不易天位惟艱。災變之降靡常休咎之徵可畏。必閔濟乎
慶雨濡不染而後可以勤天命。必無斁戒懼無斁鮮暇而後可以勤

天命。必其疾敬德其謹之用而後可以勤天命。必知小人之依知稼
穡之艱難而後可以勤天命。酒于酒則天命不又。班伯戒呼之戒不
可以不思。惰于色則天命多辟。南威靡曼之好不可以不遠。上水之
當升所以謹天戒。大寶璞書之箴不可不日席于前。鉛兵之出非所
以應天道。丹書荅矛之銘不可不日省諸已矣。夏大勢陛杌而未定
也。遠方逸民難散而未集也。塞外史士反復而難養也。冦賊姦宄鴟
義而難安也。天下愚夫愚婦之情怨詈而難保也。臣願陛下丕於此
時上下相勸。用司馬光羅燕啟之戒。以保大和。獲王素出女口之諫
以壽國脈。行王曾玉清昭應之疏。以息民力。睽寫玥二十年不遑用
兵之詩。以早安宇內。保惟民康。克自抑畏。日謹一日。以近續乃命于
天。此今日宋急務也。若臨朝接下。兩奏皆常。經大書宮中。宴所閭
多聞閭細事。而安危界分利害機括所以關繫天運者。則不敢深長

奏議卷六十二　四十

之忘。宜所以勤天命者。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治人者官而代天
者相也。選擇職任當體造物爲心。撫五辰順四時而後可以代。八一
物失所則非天也。鎭四夷附百姓而後可以代天。一夫不獲則非大
也。統百官均四海而後可以代天。一賢不得其職則非天也。位育和
同之妙不過彌綸輔贊之間。代天工者蓋亦盡天分而已。陛下上稽
天運。下揆人情。祇遵先循遺命二相。聖附先志人望允孚。謂宜朝野
動色相慶。海寓延頸升平。而延揚以來將閱二月。未見勤礪風采。以
行所欲爲。況今天下弊積事極。外有窺邊之虎兕。內有走陸之龍蛇。
四方有敗。日至廟堂。蕭墻之憂近在旦夕。氣象凜凜如此。此豈充韋
引去所從解紛耶。此豈杜門謝客所能鎭定邪。此豈避權遠謗所能
慕納。唐朝宰相於政事堂更句衆籌爲員。數擬多也。國朝宰輔遠
送。宰輔日當筆爲兼務掾附也。更復秦延貴用罰委畢寒族祿關

委諸德宗之貢成至矣。而言復中條張浚可專治軍旅胡松年專治戰艦財用可專事一大臣義高宗之責任專矣。而事不果行。蓋宰相非他官比也。非可以一職名也。非可下行有司之事也。天下機務當共平章。天下人才當共進退。朝廷事宜當共處分。遊郡吏瑣當共斟酌。同寅協恭和衷哉。是出於衆而後為和也。蟻亦何耳。焉得和。是心乎和者。不必同也。昔臣琦等論事如畏及至下殿。不失和氣。今於殿上。唯唯可可。而退朝以後。人各有心。其不與先正之和異。豈臣公著等日聚都堂。參與同列。各盡所見。今雖都堂會議。如昔而人懷異見。不能自盡。其不與先正之和異乎。議政事則問集賢殿文學則問東西廳。必事事公共商量而後謂之和也。欲知選事則問吏部。欲知財用則問戶部。必人人博加諏訪而後謂之和也。設或面從而心違。陽乎而陰異。豈所謂忠臣不和之節乎。臣願陛下中勸一朝。不有

一心。開誠布公。竭誠勵義。四方今何事可憂。何人可任。何利可興。何弊可革。何者為急務。何者為危機。愛惜分陰。力行好事。以杜韓之公道自任。以馬呂之正學自期。以梁竇之務崇私交。不篤義訓為戒。如此。何患乎經綸事業之專美于昔也。摯與大防本同心耳。而史稱增損乃啓黨論之爭。浚鼎情分如兄弟也。而賓客往來遂造讒說之間。一隙不謹。而小人乘之。遂臣不和。庶政官情。豈所以贊元工乎。一世人才所與治天職也。陛下更化以來。收召衆賢。白首耆艾之士。骨鯁碩大之儒。庇於柄臣。久鬱民望者。悉皆錄用。有位于朝。可謂治世之良瑞。邦家之榮光也。然實者充庭而治不加昔。興亂同道。往往過之。是豈君子果無才耶。善人果不能辦事耶。儒術果迂且腐無益人也國耶。不藏帝臣者。先王所以事帝。弗共天位者。非所以尊賢。蓋知賢而不用。用之而不盡。則為弗敬厥職。弗克若天矣。等事黃耆國仕舊人。

而猶詢茲黃髮。此詩書之美事。通者德播棄黎老。弗共耆長舊有位人。此商周之衰形。陛下名彼故老。凡耆壽俊乂。罔不在厥服矣。然典刑四朝。經理全蜀者。猶有未就乎忌之歎。十年躬耕。一介不取者。猶有亦不我力之疑。使其陳謨抗論。不避於諸儒也。服采錯事。不衰於晚季也。顧乃謂書為老儒迂論。而佚之閒廢何耶。其惟吉士。其惟克用常人。惟成德之老人。我受民。此立政之根本。勿以儉人。無以利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此周官之法度。陛下登崇俊良。凡庶常吉士。咸布在著者矣。然先事衡慮力諫用兵者。常有曷予還歸之興。竭節盡言。白發救弊者。日有亦惟斯友之憂。誠其推身以抗群小。非為私也。出力以為國家。非要譽也。顧乃謂才勝德。謂利捨義。而深其去志何耶。公卿大夫。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而唯諾供給。奉行文書之士。猶參錯於其間。則得無賊鄙雜糅之嫌。法從近臣。豈無隊善道廣

聞聰者。而猶貌銷受莫敢盡言之人。亦叢尸於其列。則寧免貽渝溺消之病不懈于位。民之攸塈。職當思其居也。自處官不觀所職而急事之弊生。昔共當位。正直是與。官必守其道也。自行事互相越。而徇情之弊生。氣潛在淵。或在于渚。謂下位不援于上也。自浮競躁動。計資而利而嗜進之弊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謂直聲有聞于時也。自上下選懷容頭過身。而浩然之氣生。陛下之所以治天職者三事大夫也。四輔疑丞也。臺省長官與百執事也。今上無數與之誠。下無貢公之節。良實者怨乎不信。盡忠者憂乎見疑。以身任事者惟於眷衰。以言犯顏者懼於厥專。用行之序。未能一一。極其對選而欲以補缺鈇墉支撐傾邪。求變化於眷厚之間。不亦難乎。臣願陛下謹好惡之偏。戒邪正之雜。保守初意。純任諸賢。勿使在外矣。職之徒日夜窺伺。規求復用。以動搖朝廷。則天理公而人心顧矣。賞罰二柄。所以正

天討也。陛下奮發明斷，總攬權綱，一然而斥二山工，黜而逐二帥，凡懷護賄貨之徒，次第屏斥于外，可謂得一懲之正，明五刑之公也。然威令雖振，而懲罰無章，嬌柔豪猾，漸用類施，遂臣不察於朝，官吏不尊於王官，衛校編裨不憚於主帥，此豈一日之故耶。將明威以施有罪謂之天罰，奉王命以伐不仁謂之天吏，王命討皆以天論，一置私意於其間，則是滅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籍貴家財，收冀財貨，并賣元載家產，籍貨之家，必錄此天也。今奪民之產者，輒貸指軍之賦者，輒以盜庫之金，而有案搭京之錢，而厚藏者皆置不問，乃為其近者一人姑懲之，適所以警餘黨，而為之計。此天討之不正一也。戰禹將慶商浩榮，劉虔之，債軍之將必罰，此天也。今京師於汴洛者不危藏民於邦，徒者不誅，被宿而委裔，毀攻君而軍指伏寄寄，官廢法不惟不明春秋責帥之誼，而其徒之輕懷屢敗，若亦貸之。此天討之不正二也。神宗恃恩驕橫，君子謂德宗之失刑，紫軍遂爲唐室之患。戮莊宗之無法，軍法之行當自近始，天也。今輦轂之下，迓及兵處，折蓄嗚呼，比屋洶懼，嘖日沐軍則爲之任，棟籍口罷營則為之騷擾部轄嚴緊者以召怨而罷歸，將領縱容者反以有勞等第行賞，此天討之不正三也。將卒以無糧叛于僞遂，正行營之蔣淮兵，以防秋潰散恐迤行軍門之戮，盡賊內訌，法所不赦，天也。今郡國之兵，動輒戕殺，廣惡以適而侈罰，建卒以潰而稽誅，冊徒水軍，違限兵而姑示高扑度卒降黃榜而後下。不惟滋浸反燼未息，民害，而戎首屬階高居邪惡。此天討之不正四也。夫外寇未平，四支之病；內政不理，心腹之憂。宿衛喧譁不治，姦雄見而生心；朝廷事柄不一，藩方窺而益橫。天下之譽紛擾不齊，亦在為國者謹其政刑而已。今敕令如織，文法羅摩，舉以隱匿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天下大姦猶有漏網，匹夫小人猶敵爭衛爲政如此亂，何由而已乎。臣謂贓吏之不戢，非公也，得一事綠則人爭輸家財以代贓矣。邊臣之不戒，非斷也，得一宋琛則人不敢求邊功以希賞矣。王鷁無禁衛，人懼爲亂，而轉移於生語之間，則一柿有為之；盧從史擅鎮兵，咸疑其變，而轉致於侵容之頃，則一裴垍為之。朝廷有道學相明哲夫，天下事何有不可為。臣願陛下謹審政理，宣明典章，本常理之大公，絕姑息之私意，毋使朝廷政令一有蹉跌，而宿姦新寇不得以遺首易轄於明，則天封公而人心服矣。臣之所言六事，非敢支離其辭也。上天之載，流行者曰命，秩序者曰理，得於身者曰德，授於人者曰工，措諸事業者曰職，用諸刑罰者曰討，自雖有分而合則一也。一則公，二則私；一則天理，二則人欲；一則陽明勝而君子用，二則陰濁行而小人長。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中庸曰：天下之大本達道，所以行之者一。

一者何？天是也。天者何？誠是也。陛下日御經筵，緝熙聖學，清明在上，昭滿在下，不知嘗存養此一乎。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不知亦體貫此一乎。臣每悟陛下有天地貫一之心，而攻取於血氣物欲之私；有聖人精一之學，而蒙雜於諸儒曼衍之說。不惟後宮之左右嬖御有以亂其聰明，而細還之間，數奏是非，亦得以撓其純一。是以天理作明而還晦，聖斷方執而復衰，行一善也，而猶有小不忍參於其中；用一賢也，而或以小有才兼於其後；端良之士雖好，而未能屛斥陰詖之蔽；安靜之說雖入，而未能絕去喜功之根。一日之中，三者交戰，此皇陛下之本心，亦輔掞之任，未有專官，謁見之時，不過數刻，其於學之精蘊，未嘗專一講明，而心之危微，未見攻之者衆，戰清亂而初意轉移，此正程頤所謂講讀五人，今非兼他職，乃無一員專職輔導，奉於元祐者，蓋有味乎其言也。陛下儻能采用臣願之說，禮命循侍之

儒使之日親便坐專以正君爲職或賜之內書相與講論經理董陶之習久而德性融持養之志一而治功起則孝爲而爲孔孟德爲而爲堯舜多歷年爲而爲商爲周無非因此一理如臣所言大事在其中矣始習問事淺當求諫臣則有罪惟陛下財幸

呂商爲監察御史又除曰臣聞當天下之脈者在國論關人心之邪者在朝綱國論之不立脈病隨之矣朝綱之不正邪氣乘之矣天運陰陽之界限人才消長之樞機世運治亂之關係者之君子盡於此乎觀焉臣仰惟皇帝陛下臨御海宇幾一周星收紀政務新開議以拚迷壞爛之天下而希端平嘉定之治功勵精雖勤責效逾遲作與不疏於初意運持若弃於素期朝議臨聚筆墨猶起環視世務事事不寧猶幸救補風憲之官開廣忠直之路御筆摧下而外庭不知國家責元存此一髮或者以是知隆平之運尚可冀也臣一介疏遠

康靖自將忽蒙誤恩畏職分甚嘗者先正居是職者曰此爲何官因此官不比閑慢差遣故有入臺之次日而論杜相之大詿供職之三日而言治亂之本原臣雖無唐其於受命之始敢不空臆盡言以答陛下之親擢伏臣竊惟國綱宜定治體宜厚而憲度宜明外戚近親近之嫌未致與政閹寺供酒掃之職不敢竊權近習畏清議之口不敢鄰奸國事軍國大務則委二三大臣公議之時政缺失則置五六臺諫審察之是以事歸中書責重言路政令詳審朝廷尊嚴定公是而銷姦萌者此也景德之議論在戒慶曆之議論在和治平之議論在於鎮定群疑元祐之議論在於扶植衆正議者靜者不牽於姑息議變法者不狃於勸令用君子則不參之以小人主正論則不雜之以邪說上自人主下至大臣先事而謀據義而守此議論之所以純一不二也今之國論果何所擇乎和戰二議之衡決邪正而定之并

奏議一揆常也而乍此乍彼之不齊議一曾有也而或泰或行之不一令出而涯反論定而數移有緊隨之牽暴而無介據之堅決樂推乎議論愈多而事愈不辦哉歐陽脩以專黃而論夷簡蔡襄以懷安而論晏殊唐介以燈籠錦而論彥博王陶以不押班而論韓琦韓絳以事權不下而論富弼劉安世以除授多其親舊而論公著大防純仁事苟有關雖公家之賢有所不避或以濮園之議而劾執政或以袖中之文而彈劾異或事同列以言升之之交結或遣充章以議方平之除拜或以廢格詔書罪吳奎或以不論物望排宗愈人苟有過雖丞弼之賢有所不屈臺諫明辨以言之人主虛心以聽之大臣爲法而受之此國之紀綱所以振肅而不替也今之朝綱果無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詭乃事有窒礙則節帖而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而寢行今日而遷一人曰存進臣之禮明日

而又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地臣恐風憲之精衰而徇人情之去留將恐士氣銷耍下情壅滯非所以糾正官邪而扶助國脈也雖然國論者非一人之私也天下之公是也朝綱者非臺臣之私也天下之公法也世之有憂僞者常銳於懷概頹治之初必歷於既習已安之後初則開導而易入久則勉強而難平耳目之官遂至於扞忠言可畏也臣願陛下以公論責大臣而無爽其更化之初志以公法責臺諫而無替其導諫之初心使君子有所恃而勇小人有所畏而不肆至本強而客邪不入脈理暢而外氣潛消則二院紀綱之地自今當徽臣疏礪飭行之日也之綱之紀惟陛下謹守而力行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二

治道

宋理宗時牟子才爲史館檢閲官上奏曰臣蜀之鄙人也起身叢單世忝科第頃歲纂修會要嘗爲局成叨以非才充員末屬今四朝大典。鉅數方新。復以繙閲之微。濫班冊府。因輪對獲望清光。而又適當陛下慨嘆時事欲新庶政之始。臣何幸獲際休明。其敢掇拾陳言以塞一時之責。謹條今日所當加意者六事爲陛下言之。惟陛下幸聽。臣聞大臣之輔佐人主也。惟當公其心以叙天下之事。尤當和其心以濟天下之事。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宰天下者早用此道也。恭惟陛下變立二相置諸左右。適丁是時。而天命人心之去留。内憂外患之紛錯。顧不當開誠布公以裁事機。兩賢協恭以起治功。然然徵諸行事。往往私心勝而正理衰。偏見生而公道不建。以無偏陂之心而置之於人欲横流之衝。以至廣大之理而處之於窄乃狹小之地。大臣而如此。天下之事奚其正。體之既微。往往當分而亂。猶不免外貌同而肺腸各異。以大有爲之歲月。而付之於陰相睢盱之中。以甫可爲之事。援而委之於形跡猜嫌之際。大臣而如此。天下之事奚其濟。且大臣之所當事者何也。曰格君心之非也。伸敢言之氣也。開衆正之路也。守祖宗之法也。收人心之從也。懲遠讒之說也。陛下守宮庭之行。知所治心矣。然藏戒之作。不能止甜殺之譏。溺愛之偏真或掩道塗之議。女冠者流。未必事事請託。然或爲引進之媒。私謁等輩。非必口含天憲。然或使大臣之柄寖與實緣於實處。相網羅畀於私覲。内降不由於中書。擠排多敢於左道。深宮燕游之媒。不如大所視朝之莊。近習押昵之私。不如親近儒臣之簡。振厲之初。未而以格去諸奸。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積誠感動。使人主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大臣格非之功爲無負。不然。擇於剴切之言。濟以彌縫之術非所以正君心也。課箴以補闕爲心。觸邪爲事。考古今之近臣每易執諫人主。而難於言大臣。敢於攻人主之短。而不敢忤大臣之意。比者言事之臣。數論權要。務於公道。又辭之餘。可謂不畏強禦矣。然頗隙一開。相梃而去。嘗未半歲。議論數更。或是或非。居然可見。今之不計其言之當否。不察其心之是非。或例畀美除。或姑予假告。去者渺不可即。朝廷列然相忘。長揜覆雖至而諱忌實存。形跡雖無而疎遠滋甚。振厲之初。求所以主張公道。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扶植假借。使言者無不伸之氣。而後大臣有實之志爲無憾。不然是非淆混。邪正同塗。非所以伸直氣也。未化以來。知賢正堂矣。然自陛下親君子之無敢。而後左右親昵之人。皆得以標爲士之譽。自大臣善小人之有才。而後乎生親故之人。皆得冒爲士之目。政布濫觴。行參錯州郡。非天子之故人。則大臣之鄉曲也。非天子之戚屬。則大臣之姻姻也。非天子之近親。則大臣之故舊也。當守臨邑之瑞。二府親睹之地。蜀以一毫私意臨之。則無以示天下之公也。振厲之初。求所以肅清朝著。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持乘至實。使四海無不來之賢聘。而後大臣求賢之心爲無憾。不然以爵祿爲吾家之物。以泰省爲營求之地。非所以用正人也。次道議者曰法守。遵守以來。朝廷不知絶私情而崇公道。惟知壞法守而亂紀綱。濫恩幸賞。而歸之給舍爲陛下守此法也。大臣不能如杜衍之裁抑。已爲有愧。今乃委曲宣諭。志在必行。是封駁之職。不廢於給舍。而廢於大臣也。姦贓積蠹而給之畫鍊。爲陛下守此法者也。大臣不能審擇之於初。已爲可議今乃收拭録用。不逾旬時。是彈劾之法。不廢於臺諫。而廢於大臣也臺除郡闕。遂而别之。吏部爲陛下守此法者也。大臣不能公取士之

鑑因已如此然。今乃片紙批諭下使有司之權。是選舉之法未嚴於吏部而廢於大臣也。振厲之初。求所以除邊氛寇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合揚乃職。使祖宗無不守之法度。而後大臣尊祖之心為無憾。不然。狃偏愛之私。徇人情之曲。非所以重法守也。我朝以仁立國陛下以仁得民。是以寧固邦本矣。然自辛卯以來。歛困陳入。歲事殘屠民靡有黎。其禍以熾。而襄蜀荊湖之民怨。自清野令下淮流通語飢。大饑荐相與為亂。而兩淮之民怨。自綱楮法壞和糴艱難重之以科須加之以焚掠。而列郡之民怨。自四月至九月不雨。稻事大棄。是身盡絕。而浙西之民怨。自公私困匱。米斗千錢。細民妻命殄善者至於相食。而京畿之民怨。振厲之初。求所以消弭群怨。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易素選定。使天下無不獲之參。而後大臣安民之功為可紀。不然。忘其自為。怨咨聽其自為生死。非所以慰四人心也。遠

議得失國家安危之機也。自敗秦之役。誤於輕敵。而敵已有窺伺之心。入洛之師。誤於恢復。而敵已有報復之心。及覆叛亂之辱。誤於招納而敵已有念我之心。南北介使之往來。誤於和好而敵已有輕視之心。此內之四誤也。自京湖之師。誤於信叶而襄峴至浮光業兩淮之師。誤於清野而斲至寶應棄。四蜀之師。誤於劫寨而三泉至成都破。姜門之師。誤於守江而南浦至秭歸破。此外之四誤也。內外交誤而大勢乖。本欲拓境。今乃不能守境。本欲闢國。今乃至蹙其國。振厲之初。求所以懲羹誤。非大臣責耶。是必同心協謀。謹固封守。使金甌無毫髮之缺。而後大臣保境之心為無愧。不然。弄串權於挺護置境土於渺茫。非所以謹邊議也。夫天下大物也。宰相重任也。君心薄蝕欲其格非。直氣不伸欲其扶植。正人沉抑欲其振拔。成憲敗壞欲其保守。生民愁怨欲其安集。國論乖誤欲其整飭。非公無以載天下之

事非細無以濟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申命二相。繼自今其明白洞達。毋尚有私意。其昭心見膽。毋尚存形迹。毋陽為盡咨而陰有所主。毋面相阿徇而退各有心。與一事但論其是非。毋曰此某人之所書也。而互相猜忌。用一人但論其賢否。毋曰此某人之所厚也。而陰肆擠排。進一議但論其當否。毋曰此某人之所建也。而陰相排撼。格一非但計其緣否。毋曰此某人之意也。而陰加護毀。去一凶但計其是否。毋曰此某人之所惡也。而陰致其彌縫。一意但計其廣狹。毋曰此某人之所行也。而强分於彼此。如是則二人同心。可以濟艱危。可以成治功。可以消朋黨。求惟無負陛下所以更新重化之初心。而二相亦有無窮之聞。則亦有無疆之休。慕雖然。內而宮寀。外而朝廷。既而生民。遠而邊鄙。一相同宮加之意。而一心之微。在陛下未嘗致其展。陛下倘事變之橫流。異趣之抑至而欲改紀其政。此固今日作

新治功之機也。然心為萬物之原。而不求有以去其昏塞。何以奠邦而新國耶。是收拾怨之心。吾所以蠹吾治也。今則宏其虛遠猷之心。言所以害吾政也。今則去其害。必多親賢士大夫之論。以涵養聖性。必深繹五三六經之言。以緝熙聖學。使吾之一心湛然其天。不為外習之所誘。以之出治。則天下無不調之絃瑟。以之集事。則天下無不振之規摹。真或治源未澄。政本未立。則天下之言治者。亦故而已。是宜今日所以望於吾君吾相哉。今豈今日剛勵圖治之初心哉。臣位卑言高。觸犯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矜而赦之。

子才為太常博士。又奏曰。臣幺瑣孤蹤。分甘遠外。嘉熙庚子。待罪史筵。寔因二館之對。獲穿延和之細伏。首論宰相不公不和之害。次陳國勢或盛或衰之機。一違閭旨。亡更寒暑。兹緣愚戇。僅節朝行恩過深。其忌自眔。適值延和之舜御。最忠賤悃之畢陳。惟陛下幸聽

臣汎觀今日之天下。主勢其孤乎。國勢其卑乎。理勢其逆乎。事勢其危乎。地勢其蹙乎。禍勢其迫乎。臣非好為是危言也。當危急存亡之秋。見其勢之所趨如是。若又有所懷隱而不言。是欺陛下也。為人臣而以欺事陛下。是不忠也。不忠而欺。臣實有罪。故冒死言之。人君之身。天人之所交歸也。扶持之有道。則合兩間而歸一人。合四海而居大寶。否則寡助之至。雖陛下承而勢易孤矣。夫天子天命也。而雷閃雷發梅雨。乾土壞逆行。太陰過蝕。氣若有絕陛下之心。是切乎人心也。如嗣岌張權流蜂起。蜀平負固。衡民爾山。氣若有離陛下之心。忠智之士。知其身之不容也。則卷懷而遁。豈王朝棄之臣。知盡言之無益也。則噤舌緘口。欲氣下上。去者往而不返。留者危。是以行氣若有去陛下之心。不特此也。溥牧之黨。今朋陛下之爵祿弄不專也。而私語諸人則曰。恩我者權相也。溥牧之將帥。有陛下之寵渥弗不陛也。而每對人言則曰。私我者權相也。下至從入僕夫。知有私室權勢之可畏。而不知有王室君父之可尊。宮官女子。知有私門賞賂之可貪。而不知有公家富貴之可賞。往往利在近習則遠近皆而不顧陛下。利在女謁則謁女謁而不顧陛下。遂使一人之尊。惸然獨立。豈不大可懼哉。臣所謂主勢孤者此也。國家以仁義為利。以清明在躬則崇德義而風俗行。賤貨財而廉隅立。否則上好下甚。惟進羨利而勢易卑也。且財者天下所共寶也。自賤貨尊德之教不與而天下始貴私財。遂利尚德之風不作而天下始務殖貨。篰陳一開。倖者潤倒。今日某丞相進金珠若干萬。而經營復入。明日某執政進實貨若干萬。而僥覬柄用矣。今日某尚書進金銀若干萬。而保全寵眷。又明日某殿帥進金銀若干萬。而國史任矣。今日某賦吏進緡錢若干萬。而得美除矣。下極其力之所至。而有所貢。上視其獻之厚何而有

所報。君臣之間。相親以貨。相賂以利。如市道焉。宜也。非矣。而宮閫之秘。其左右之便嬖。妃嬪之親貴也。莫不皆得而行焉。吁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今日耶。雖得之道塗者。必盡實賄。功勳幹進者勢張皇。甚者言之。貪者嗾之。遂謂天下之富貴。可財利而得。於是求之宮掖者之宦寺。求之諸閫戚畹。狼籍金寶。縱橫所姦者錢物。所逐者臭穢。天下胃沒利欲貨賄之中。不復知有德義之可尊。所為卑可以至此。極其何以望國勢於九天之上哉。臣所謂國勢卑者此也。理勢以順為貴也。有以整齊之。則綱常舉而人心明。上下辨而民志一。否則本根摧剝。而勢易逆矣。且君尊臣卑。順也。今見利則進。見便則奪。幾有無君之心。則臣不臣矣。父慈子孝。天性之也。今衣錦食稻。含掼自如。幾有無父之志。則子不子矣。兄友弟恭。順也。自棠之詩廢。而凡隙之愛衰。斗粟之謠興。而支子之念薄。無怨而為有怨。無心而為有心。則失其所以為友悌矣。上衣下裳。順也。自綠衣之詩作。而黃裳之義遠亡。四星之宮興。而太陽之尊几瀆。賤或至於妨貴。邪或至於破義。則失其所以為卑順也。內中國而外四夷。春秋之義也。今邊鄙日侵。兵戎以國則中國憂外患矣。內君子而外小人。交泰之道也。今閫茸奸頑方正側植。則君子反在外矣。右賢左戚。而鮑宣讀直之言未嘗。擅權之王氏。先義後利。而陸贄眘義之說不勝。好畫之延齡。奉臣而抗朝。妖外權而重人主。則重不足以馭輕。外藩而譽朝議。表臣而奉王官。則內不足以制外。或將軍跋扈。不知有天子之尊。或士卒陵遲。未免瀆主將之分。德色訴語之俗日盛。挽冠直樞之風日盛。本末倒置。體統乖離。臣所謂理勢逆者此也。天下以國本為安危也。有以綱維之。則泰山四維大。縣一置而其勢易安。否則累卵其危。邦之杌隉矣。自昔人君。必欲尊宗廟而安社稷。其要不在乎他。而在乎國本。蓋國

本早定。則天下之望有所歸。而蕭牆不敢有睥睨之心。漢唐諸君史制於宮闈。政決於宦寺。奸謀邪說。蠱惑聰明。禍難相仍。如出一轍。此可爲天下萬世之鑒也。陛下春秋四十有四。御極二十有三年矣。前星未曜。弓韣尚虛。天下憂之。縉紳議之。乃若天誘聖衷。親灑宸翰。妙揀岐嶷。昭示意向。千萬載無疆之億兆蒼生社稷之福。寔兆於斯舉矣。然而選擇之意雖定。而父子之名未正。蜜書之命雖頒。而內外之勢尚分。豈妃嬪近習之言有以惑陛下之心乎。抑讒生術播之說有以誤陛下之聽乎。抑二三大臣不以端揆輔鼎之所以事君者事陛下乎。不然。何其遲留而不決。牽制而未定。以至於此也。今天下外患方熾。而內冦益深。國事日非。而私情日盛。失今不圖。後悔奚及。陛下當與二三大臣深思之。審圖之。先正名號。以消倖奸之覬。次擇宮嬪以防意外之虞。又謹擇教諭。以全聖嗣之德。使奸謀不得興於其

間。則一祖十二宗之業。可以傳萬世而無窮。不然。付大事於孱愚。臣恐奸邪側目。睥睨之計得行。則神器轉移。權臣所謂事勢危者此也。此實國家之所以守者也。有以保全之。則首尾聯絡。唇齒相倚。而其勢全。否則日蹙國百里矣。太祖全之盛爲之天下。不幸而分裂於南渡。然都於中書。封守護國。半天下之勢。固自若也。自雜種猖獗之謀不謹於廟堂。而四分五裂之勢。始形於天下。始也宿師於淮。今擁守入於敵而退守淮南之地矣。始也城守於襄漢。今襄漢入於敵而退守荊湖之地矣。始也聚兵於山東。今山東歸於敵而分戍淮水邊之地矣。始也重兵屯三關。今三關入於敵而退守瀘瀆之地矣。始也羈縻宜邕。今宜邕叛於敵而嚴守桂林之地矣。始也重兵屯聚輕兵守江。今淮江震於敵而防扼江陰毗陵之地矣。夫吳蜀連衡。襟帶萬里。中興本天下之業。非有傷弱也。孝考既全而畀之陛下。當全而付之以傳萬世。今不幸而失其半。所存者江浙湖湘閩廣數千里之地耳。已失之境。無復可言。僅存之州。不過如黑子之着面。今遠遷撫臣進屯要地。東盡淮海。西極荊湖。若有意乎日闢之功矣。然廟堂之意向。督府之規模。搢紳之議論。幾若重於守江而輕於守淮矣。守淮乃所以守江也。今一則曰守江。二則曰守江。則是規畫在江面矣。規畫在江面。則雖不止於守江而守江之勢已書。雖不顧於棄淮而守淮之勢已輕。輕重之說亂其中。而蹙之又蹙。是棄淮矣。會稽之棟易見江東之事。或去不返。及乎其殆哉。臣所謂地勢蹙者此也。內患入心之所共憂也。有入焉以消磨之。則癰根拔而痛斯定。大勢遠而心漸紓。否則蕭牆有憂。禍至無日矣。且邊警外也。流民盜賊內也。淮戍新興。雲南新附。使藩籬立則門戶自牢。郊圻盡則封守自固。未易入義堂奧也。惟兩淮流離。分布數郡。且在吾邦域中矣。而殆時而年數遷

則生理安而心志定。今種不入土。糴事荒唐。飢寒之憂迫而其後流離轉徙。就食他郡。亦其勢之必至也。旬日以來。浙閩有自京口而至毗陵者。流轉不已。則自毗陵而蘇湖。自蘇湖而杭秀。駸駸進我畿甸。使爲郡守。能任撫綏之責。則先鹽酒之利。旬可以寬其生理。有聽其自爲經營。則目前可以苟活。不然。則聚而爲寇讐。激而爲剽掠。如巴蜀之冬者有之矣。況淮民專習戰事。步騎器械。皆所自有。其視賊寇扁葉。僅同兒戲之矣。篝舞狎易飛。或叢然而起。其將何以禦之。乃若桂東之寇迫我江西。建昌之寇迫我江東。常山之寇迫我輔郡。長興之寇迫我近畿。雖已搗巢穴。殲渠魁。然猶復餘慮矣。而臣之私憂尚有二說。其一郡縣闕而多貪吏。萬一不知懲創。爭利錐刀。則民不聊生。復出爲亂。腹心之地。又爲所擾矣。其二樞臣分閫。好事要功。萬一挑敵賊。今驚動四 則民憬憬。洩然而爲變。腹心之地。又爲所擾矣。嗚

呼。天下之大。猶人之一身。今邊圉擾其肢體。凡民扼其咽喉。盜賊又
潰其腹心。而欲望其爲全人。難矣。武臣所謂獨勢者當此也。雖然。六
者之失。勢之偏也。猶其偏而使之無六者之失。則在陛下也。然則獨
之將奈何。因不以己德不敢爲威勢。亦不以己私自用爲規摹。固不
以淺謀詭易爲事功。亦不以邪說異論爲付託。惟審擇以一天人之
歸。崇德義以洗平巧之習。立大本以齊上下之綱。肆一舉斷以廣無窮
之基。審廟謨以全中大之業。輸遠慮以謀腹心之患。純一之德必謹
則天人悉和賢哲踏。殖貨之念必除。則功利殊而一德專。尊卑之勢
必嚴。則本末順而大體崇。聖明之斷必果。則國本強而天下定。廟算
之勝必多。則境土闢而舊觀還。撫綏之施必行。則怨悲弭而人心安。
不然。則乘孤主之勢。郡縣小之風。濟偷逸之病。隨先亡之蹤。彙成碎
之蒙晉迫切之患。至于一朝。臣亦未知之何矣。惟陛下孰圖之。

子才爲著作郎。又奏曰。臣竊惟當今弊事不可不去。而弊有不可不
審考之。易鼎之初六曰。鼎顛趾。利出否。夫事物莫甚於鼎。鼎實之巧
以不善敗之也。因其顛仆而出之。然後更以盡數從政新之。利莫弊
不可以不革也。然蠱之繇辭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一日。傳者謂先甲
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後於此。慮其將然也。然則先三日而圖
者所以治蠱。一日二日至癸二日。慮之深。推之遠。然能革前弊而復
患。又而可行。陛下以剛明轉爲化。以名實責二柄。以精白厲百官。
元日所下御書。聞者莫不踴躍忻奮。舉手加額。以爲太平可坐致也。
然臣愚竊有憂焉。昔慶曆中。仁宗既有范仲淹等。更治甚急。一日開
天章閣。給筆劄。使條上所宜。於是抑僥倖。議究實。擇任子。端銷未竟。
而小人不便。譁然攻之。而朋黨之禍作矣。司馬光相元祐。首罷青苗。
卬易役差役之法。而一時易於奉行者蔡京也。亦豈其功哉。元祐

者其實包藏不測。以爲異日報復之地。若是者。臣之所以深憂而今
所當熟慮也。臣敢條其詳爲陛下言之。夫朝廷者。政化之原也。比年
以來。廉不足以律貪。墨不足以表正。頃緣宮府之睽。給而二三執政
反有睽違之形。決治家人之恩意。而端人莊士。反有棄置之跡。爲害
姻戚之情好。而學士儒生。反有厭薄之心。中書之務。率多舛紛。大臣
之體。殊至瑣屑。是朝廷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放飭。因將以革弊
之事。望朝廷也。然史館易擇。責實不貴虛。立政造令。宜率不宜激。謹
思於解弛更張之時。調平於東身輕重之際。使發號施令之地。日融
水泮形之而亡不然。以否濟否。實否愈滋。豈望其朝廷之清明耶。紀
綱者。名分之司也。比年以來。本末或至於逆施。上下或至於陵替。戶
部大農之權歸於他司。而均節出入之柄。大臣不得而專。中書政本
之地。時挽於審夫。而內庭居撤之擇。聚事不得而制。法令或煩。特旨

之數行。獄訟時皆內批之。宣諭殊令。警蹕之官。多墮部閫場務猥瑣
之職。亦就堂除。名曰不用例。而援例者如故。名曰守法。而壞法者
自如。是紀綱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肅清之宰望朝
廷也。然整肅名[illegible]不貴遽嚴。蓋陛下寬容不忘一時。致患於直情
制度之時。加謹於決意挽回之際。使國家懇藉扶持之地。風清弊絕。
分限截然不紊。一否去而一否復生。安保其紀綱不紊耶。名器者。社
稷之具也。比年以來。輕足以賊公。貴足以掩德。諸黨序者貴金餽
至之濫。充節荒待有日進月獻之目。師臣鎮帥。藏以冀遷擢。戎將聲
靈而望超升。貨賂公行。苞苴充斥。是官無大小。無內外。皆以財賂
爲事也。劉權國體。污辱政堂。至此極。是名器之否也。今聖化更新。
宸翰戒飭。固將執清之事。望朝廷也。然肅清官常。亦恐向謹重除
授。先定規模。用審於啟擬之間。精詳於選擇之地。使愛惜名器之心

川流日積。內外翕合。不然憲綱不行。滋長不已。安望其名器之飭重
耶。士習者風俗之樞機也。比年以來。惟其私而不惟其公。志於利而
不志於義。進焉而棄良以自獎。退焉而剛方以自諱。固有游於權貴
之門。專以吻舌爲事。出彼入此。間諜是非。鼓弄異論。扇爲非語。或剌
取外事以効小忠。或指摘陰私以快其意。但皆一己之私。不顧十目
之視。亦有總攬省闥之事。身教胥吏所爲。包藏其心。高下其手。以人
情爲厚薄。以賄賂爲緩急。駸至徒拳。了無愧怍。既撓復用。何有廉隅。
但知排闔之業。不思撻市之辱。又其甚者。敢弄鈞衡。以爲招權納賄
之蠹。囊橐戶部。以是干取于家也。然是士習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寔
鈐戒飭。固將以洗滌之事望朝廷也。然轉移人心。在上不在下。剔磨
習俗。以化不以政。挽回於風俗傷敗之餘。振起於綦靡通表之後。使
國家忠厚之意。晉訓胥効。靡然成風。則士風激昂。志義奮發。不從前
習未除。舊習復滋。安望其風俗至變哉。人心者邦家之根本也。比年
以來。內而安輿營造。既有伐木冢墓科夫田間之苦。外而經閒兵端
復有夫役重與餽運煩擾之害。騷擾於淮襄之境。非特小民也。抑漫
隸於之擾。已偏於衆甸滿湘之鄉。豈大小害也。變生眦睚。保之害已風
於江閩湖湘之地。或起於貪吏之侵漁。或因於急務之深害。牧守監
養小民者也。既以厚祿得之。則安保其無括勉貴償之患。監司按察
所部也。既以勢力取之。則安保其無黨庇淹惡之弊。是人心之否也。
今聖化更新。宸翰戒飭。固將以休息之事望朝廷也。然使民之道。當
用平和。凝民之政。貴行寬大。蓋畏於小民難保之時。撫摩於田里愁
嘆之後。使行蕃忠厚之澤。漸被浹漬。無遠不暨。則人心愛戴。四海一
心。不然其爲害。豈止擾擾而已哉。邊防者藩衛之上經也。比年以來。
不以內修政事爲事。而晏慮於攻覆。不以保國爲　爲務。而悅情於

妖復輕啓邊闢。不待釁至。或類羈制而我經理無要之事。彼其誠不
過以爲固寵保位之計。而不知邊釁一開。兵連禍結。猝未可解。彼其
意又不過以此爲要功補過之計。而不知生靈因之肝腦塗地。此爲
何事。嗚呼。生民殘斃之餘。國力枯竭之後。無故生此釁端。冬晴未暴
春宵當慮。駭機遠出。禍機難測。是邊防之否也。今聖化更新。宸翰戒
飭。固將以鎮撫之事望朝廷也。然經理疆事。不可解緩。保全社稷。所
宜審重。申遵更戒飭之說。以固封疆。絶姦宗表之圖。以懲覬覦。使
國家隆重之意。行於國中。孚於境外。則金湯屹然。敵氣自屈。不虞度
外功名僥倖一擲。天下事去矣。臣又遠天朝。猶有時事。欲爲陛下一
吐之。又安敢因入覲請究。不敢自嘿。條分雖六。一言以蔽之。則在陛
下明理欲之界。嚴義利之辨。以爲端本澄源之地耳。尙慮知聞不廣。
包括靡竟。無以仰稱聖斷。臣復以元祐用人冀其并。而陛下試聽
覽。臣嘗因之熙寧元祐之間。未嘗無君子也。自安石惠卿逐異己者
以快其私。遂能言者以行其私。國家元氣消鑠殆盡。一旦天道好還
更新庶政。元祐之盛卓然。一時人才之盛。不可殫紀。然所謂元祐諸
賢之盛。非借才於異代也。作新觀感之實。見於行事之間。丁寧懇惻
之真。形於言辭之表。所以陰驅而潛率之者。無一事之偽。一念之間
故能數月之間。精采變異。國家三百年之天下。未有如元祐人才之
盛者也。皆嘉紹間。姚了翁嘗以是說爲獻。臣愛學於了翁者也。敢援
此爲陛下言之。欲望陛下下來以言。參稽史冊。明詔大臣。自今除受
之間。必監並觀。一以元祐用人爲法。使才器分量。大小各得其宜。則
乾惕實布中外。善人君子。皆將引類而至。而天下事可以次第
舉行矣。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惟
毋以之才爲嘗。天下幸甚。

子才又奏曰。臣往歲嘗以狂瞽之言告于陛下。同時諸臣亦皆自請
自獻。罔有回隱。凡皆發不恤綿拳拳愛君初無他腸也。而當時言者
周坦陳垓諸人從而媒孽排擯之。所不在綱中者惟臣與徐霖劉夢
炎三人而已。今天啓宸衷。燭照屛邪。於是流落擯斥者一旦悉加收
召。然後知陛下好賢一念本自清明。未嘗以前日浮雲之翳為之空
之累也。然臣在草野得之傳聞。往往謂權倖之臣專以好名一說陷
害君子。殊不知人臣直道事君。以言為獻。亦欲在上者采納而見之
施行。使膏澤下於民。而名豈其所好哉。大使好名而無補猶可也。而
言及衆與尚多受假。事關廟廊悠悠斯形。大則竄則小則抑壓而亦
何利而敢於觸拂之以求所謂名者。即籍史策有好名之言彼此惟
名之好。則凡世之所謂不可好者未必甘心好之。是好名之說適足
以亂君子之實。誤國者亦何若以此名錮之耶。自昔權臣嘗用姪害

善良。率有指名。秦檜之在紹興則立為道學之名。韓侂冑之在慶元
則立為僞學之名。見士大夫稍循深稍有操守。敢以此名罪之。以好
僞為害。以好學為過。相與譏請以鼓其進窺議以搖其居。於是賢士
惕懼。中材解體。相與潛深伏息以避此名。而異時亂朝廷禍國家乃
頑鈍無恥之輩。其得失緊可知已。歐陽脩曰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
黨之說。亦為好名之論者尚以異此。臣願陛下鑑觀此心推原其弊。
使好名之說不得復陳於陛下之前。則善類獲安。宗社幸甚。
子才又奏曰。宰相之體。可重也。亦可輕也。重則國與重。輕則國與輕。
是輕重之勢不在國而在宰相之身也。然則宰相者。其可不求其所
謂重者乎。我朝宰相之賢。頌皆相望列。聖委得號稱得
人。臣嘗考其行事之實。大抵三變。國初風氣肫渾重而不露。則有
若趙普范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李沆王旦向敏中諸臣鎮壓

事機。氣勢光榮。其譯厚質實之風。譬諸蛟龍之宅深淵。虎豹之在林
藪。隱然有不可測識之威。此一變也。中葉以後。人文寶飾。重化清明。
時則有若畢士安寇準王曾呂夷簡韓琦富弼文彥博司馬光呂公
著劉摯范純仁呂大防諸臣。粉飾正作新精神。其聲猷望實之著。
譬諸秋霜烈日之凜凜。泰山喬嶽之巖巖。然有不可媟近之勢。此
一變也。中興以來。元氣分爭。變釁作。時則有若李綱呂頤浩張浚
趙鼎虞允文陳康伯趙汝愚諸臣。康濟時屯。扶持國步。又編綸經濟
之才。如駕蒙衝於駭風怒濤之中。行輦車於太行羊腸之道。卓然有
不可窮詰之用。此又一變也。雖因材致用。隨世就功。而宰相之體皆
不變其所謂重焉。故歷大變故大患難而國家之體不與之俱靡者。
實宰相之體有以鎮壓之也。陛下拔去兇邪。登庸輔弼。天下莫不謂
有德進則朝廷尊矣。本強則精神折衝矣。延頸企踵。克光闡月。始而

棟動。久而玩矣。始而誦詠。久而議矣。但見其氣象詳緩。品光熙熙哉。
而不張事而不動。日趨乎弛矣。然所以經者豈無故哉。乃格君之
正學未展。而本原昧昧。無乃更化之定力未充。而一旬雜然。無乃變
事之大綱未舉。而規置乖敝。無乃用人之實意未明。而流品混殽。臣
敢援春秋責備之義。以為明時規宰相以正君心為事業之大
臣。思舊縷纏焉。格王正事之義。而有遏主予奪之識。然輔台納誨之
學而有違君於愆之請。今當釋其非。而乃近習之迹。聖性高明。易
以理悟。使關陳明白。亦豈不可轉移。而宰相則假望籲勉。有畏威寡
罪苟逃責之心。聖性寬仁。易以心感。使積誠動悟。亦豈不能挽回。
而宰相將順意旨。陰拱熟視。浮沉取容之幾。惟天惟祖宗所以養
陛下欲長之心也。舉動一不與天地相似。行事一不與祖宗相合。則
巧譽善諛以去其不善。使天與祖宗之意頓然不急可也。何所憚而

不為乎。惟天倫惟國本，所以眷陛下孝敬之心也。忘而一與天倫相
挾戾謀讒一與莫子相背違，則納約自牖，引之以當道，使父子兄弟
之際義恩得宜可也。何所憚而不為乎。其事不可行，固無望其繳納
內降積至數十矣。一語執奏，豈至大違觀情乎。某人所當用，尚無望
其補拾衮缺，不憚再三矣。一語數陳，何至違忤旨意乎。豈未能無過
而不能盡救正之規，未能無動而不能致責難之義。大上所玩視者
曰何觀此於君之正學未展，毋惟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新化為
事業也。輩號花卒，然何時豈不能宜令猷而處意都之所以接之
者何未然？不惟懷求圖而興政紀令所以累之者何未覺表奇當
清明，而寅緣請託流弊未除，紀綱當嚴肅，而希承風旨故態猶在。惟
何養被前日之風俗，苟且偷安，猶前日之官，豈名為春康而實託
食名為去邪而貴賴姦，雖括來實才皆為科儀，然敬之心居多其業

與之意常少。雖剝陰宿害，具有餘毒，然整軍之意，銳然志厚之心，終
隱盡言不受，而去留形迹勝之間，未免有前時躊躇之心，設讒言開
而趨今在緣縷之衰。似不改前日發甘之意，積弊將暴，群賊淪惑，此
則更化之定力未充。毋惟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義趣大事為事業
也。今命令雖理體不謹，斜封墨敕，並棄其總，而欲息僥倖之風，則
蔑奏無紀，如是而欲絕覬覦之望，不能禁壽官府之賄賂，而屑屑
於六曹之常務，不能謹擇監司之廉察，而區區於聽訟之末務。外患
甚悍，視為憂虞，忠藏水旱頻仍，何取亮工熙載，措帑頻輕，已覺低昂
之無術，藏籍日甚，未見招剌之有方，降揆不謹，運屢失宜，啟上戒蓉
豈無如鄭適愛者，而徹召之本因聞敷邪反覆，豈無如任守忠閑
謀者，而句追之威未振。大事挨擬，細娛琬惕，精神不彈於謀國，而殫
於聞奢，害而不專於進賢，而專於立黨，各為持祿之計，豈有宏遠之

謨。此則綜事之大綱未舉，毋惟乎相體之輕也。宰相以進退人才為
事業也。今觀拱興容，悅並用意向何在。迂疏與敏銳，並好謀致執優
器諫甚信不用，而所用者躁進淺鶩也。重厚篤實不用，而所用者精
神不純也。頗勤明相者不用，而所用者苞苴彰露之人也。力排權姦
者不用，而所用者刀筆奔勁之輩也。一諫士來二醇儒去，而君子之
實類斷狐。一姦期退二成蕩進，而小人之氣脈不斷，欲進怙嗟，則
衆遺不仕之殊觀，無可不召也。欲退綠，則而反吾門之張，師德何
不抑乎？欲進有德則，亦自晦然之召公者不可不召也。敬退陳壽，則
他日後悔之丁謂，何不黜乎？欲黃乎實則盡心民事之向敏中，不可
不召也。欲無浮，則斷是姦事之挨詢，何不卻乎？欲起事功，則呂頤
國事之張浚，不可不召也。欲退何謀，則巧言令色之賈謀，何不斥去
人才當試也，叅以德人以德之說，亦可行於今乎。人才當識，則呂

誥此求助之意，亦可察於今乎。此用人之意實未明，毋惟乎相體之
輕也。將是四失，遂成四弊。譬如百金之家，啟數所司，虛戰所寶，關閲
一開，數傷立至，壽夭之圖淵疎所輩將脉所伏，威怖不形，為玩外見
輕莫甚焉。死當天時人事方棘之秋，國勢以情交病之際，設有大利
害將不鎮定消弭乎。設有大艱難，將不專力共濟乎。奈何不知所以
矯其輕也。矯其輕，在去其失而已。惟人臣以天下自任，以王佐自許
以群公先正為望，以前言往行為法，必正本源自格君始，必明嚮向
自更化始，必定規模自立政始，必清流品自用人始。仁以行之，和以
濟之，則相業有光，而相體重矣。此幼月未徒循實頃，翊上無以副
聖主責成之意，予無以慰蒼生頓治之心。內無以進君子賁備之義，
外無以閑小人竊笑之口，則斯所行之，不以責安重難危之勢，植明黨
以成乎固不拔之，臣不知其可也。二相時所商，獨在臣，何敢瑕疵

特以古人上下相規儆。致其愛助之拳拳耳。蘇軾在熙豐不阿於熙豐。在元祐不阿於元祐。此君子以為立身之節。臣竊慕之。故不敢阿其所好以欺陛下。若夫旁蹊間而發出入視聽。斷而專左右闊利則有其人。而非陛下之所利賴也。亦非臣之所願效也。惟陛下察之。子才為聖君也。又奏曰。臣執經崇義日。親清光。非無可言之時。而充員柱下。則有直前啟奏。在臣雖至愚極陋。其敢處此。共而無一言乎。竊惟方今中外多故。所謂聖哲龜鑑不足時也。諸宜講求補弼以圖康濟。而日者御筆專任一相。陛下所以責成之意。可謂至矣。或曰前是並相。心不同附。相與牴牾。令政柄獨專。宜可聚也。臣竊以為不然。夫並相猶可分委。獨相則委責愈深矣。並相猶可諉責。獨相則無所逃其責矣。況大夫之餘。亂象非前日比。諸賢之去。而事體異昔日殊。當謂獨相而可聚乎。臣多見其可憂也。憂之如何。亦曰所以圖之可也。宰天下之道亦多矣。而其要有三言焉。曰。起人主之畏心。定天下之大衆。辨人才之忠佞。扶之國大。則李沆韓琦富弼其人也。大臣既已專一身之任。則亦將舉天下之責。奈何以淺近自期。而不知所以舉哉。李沆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有人上害利一切不行。朝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忤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其所以為人主心術慮者如此。今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喜將順而長驕突。必不發甘諛而悍嬌激。為有可喜之事。則必不極意逢迎。惟恐拂人主之意。而人主必無輕視宰相之心。天下必無宰相發要之謂矣。而臣則未之見也。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為憂。韓琦數乘間伏奏乞選宗室子。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仁宗感悟。的以

英宗判宗正寺。琦復啓以事猶豫不決。措諸恩生變。故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不復搖矣。仁宗欣納其所以為國本慮者如此。今日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玩細娛而昧大猷。必不喜近功而忘遠慮。有可言之機。則必不觀望事情。而不敢贊人主之決。有猜嫌之說。則必不願措左右。而不敢破人主之疑。盜賊小人。必無以肆窺覘之謀。宦官宮妾。必無以行蠱惑之計矣。而臣亦未之見也。富弼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則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必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一旦得勝。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所以為世道慮者如此。今日之大臣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必不樂便壁而惡激烈。必不喜平和而疾忠鯁。遇天變當言之時。則必不畢君臺鬱而目為幸災樂禍之徒。遇極言世事之際。則必不咨嗟嘆息而詈為喜功不靜之輩。而時人必無紛紜譁競之說。御筆必無矯激朋比之議矣。而臣亦未之見也。方今之大要。孰有出於此者。而昔蓋之見者何歟。蓋造膝之言隱無得而聞歟。豈有所待而後言歟。抑亦言之而不能扶歟。臣每旦侍立螭陛。但見一二大臣分班合班。立談數刻而已。退而聞之。報日亦不過除呈一二常程細故而已。今何如時。獨如此而可治也。何大臣不以臣沆臣琦臣弼之心而為心也。夫順人主之意而不能救正者。慮得患失為之也。忽天下之大本而不之圖者。死生禍福怵之也。瞻徇邪之辨而昧之。弱者愛憎好惡亂之也。是以一己之私而忘天下大虞。非今之所望於大臣者也。大臣蓋亦念憂責之匪輕。思安危之繫。慨然舉三臣之所為而身任之。三者之本既立。則所謂畢解啟正闢錮。抑倖寬民力。格邦儲。飭邊備等事。皆將舉而措之耳。大臣而以此為

侍則宗社有賴。雖獨相而有光。大臣而不以此自任。則宗社無倚。雖
獨相而何益。惟陛下與大臣實利圖之。臣立朝具有本末。嘗達涉
朋比。歲在丁未。又以觸忤要權。屏退方五載。遇陛下更化之初。召之
使來。正當相臣角立之時。群趨潮倒之日。獨以蘇軾不阿無黨不阿
元祐爲法。實不敢輕於俯仰。苟於附麗。凡所論奏。屢多責備宰相。不
獨今日爲然也。臣區區之心。惟知徇公議。以自受爲君父而論。忠盡計
見嫉於羣人。我益又仰恃睿知。強聒不已。儻蒙採其愚慮。少見施行
臣即乞歸從諸臣於丙谷。有餘幸矣。
了不爲秘書少監兼直舍人院。又轉對曰。臣待罪蓬山。輪當轉對。謹
抒短見。少効樸忠。臣聞。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
以至靜。四海之廣。萬民之衆。爲而治之者。君與相而已。然政事親
之力亦不足矣。故選擇忠賢。以爲輔相。而不分其權者。人主之職也。

本菴集卷六十三　九

爲進人才。布滿中外。而不侵其官者。宰相之職也。堯以不得舜爲己
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既得舜禹皐陶矣。所謂庶政百度。則命
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分任之。未嘗裁之以獨見也。故賡歌之奏。專以
元首叢脞爲戒。蓋君道無爲。才侵臣職。便爲叢脞。此起喜之賡歌之
以叢脞之言。可謂得人君之體矣。後世不知人君一體。固自如此。有
所謂獨運萬機之說。以爲不如是。則權勢下移。太阿倒柄。權非人主
所得操矣。不思得宰相以進退百官。即吾之進退百官也。得宰相以
折衝禦侮。即吾之折衝禦侮也。得宰相以綜理政事。即吾之綜理政
事也。使宰相得人。足以任事。則萬機理而君不勞。君不勞則從容暇
逸。思其關宗社之大者。而所見高矣。不知出此。牽於燕愛欲之根。紛糾
事爲之末。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無所事乎道德也。而智力有時而
不能運。謂權利足以奔走群衆。無所事乎誠信也。而權利有時而不

可强。謂材脈足以興起事功。無所事乎經術也。而材智有時而不足
恃。是獨運萬機之說。非人君之所當事也。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
晏。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說者謂
冉有以事爲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不與事也。夫爲大臣而以
叢事爲務。親而行之。則於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故太宗謂房
杜以廣求賢人。隨才授任。爲宰相之職。而詞訟細務。則以爲當屬之
左右丞。陳平對文帝。以佐天子理陰陽。爲宰相之事。而獄訟錢穀。則
以爲當問廷尉內史。是宰相之體不可輕也。後世不知宰相之體。固
自如此。有所謂下行有司之說。以爲不如是。則事功不舉。精采不揚
政非宰相所宜爲矣。不思中書之屬曰舍人。門下之屬曰給事。尚書
之屬曰尚書侍郎。二十四司莫非事也。使三者之屬各得其人。則庶
事理而相不勞。相不勞則雍門閒暇。思其關國體之大者。而所見遠

本菴集卷六十三　十

矣。不知出此。而簿領之是圖。瑣碎之是務。謂精神可以窮庶務。無
所事乎南面也。而精神有時而不能運。謂智力可以均知衆事。無所
事乎仁義也。而智力有時而不能周。謂權數足以駕馭群情。無所事
乎正大也。而權數有時而不能久。是下行有司之說。非宰相者之所
屑爲也。恭惟陛下天資高明。識見超卓。閱歷久而見理益明。更張屢
而教事浸熟。修然有高天下之心。遂謂天下之事有不足爲。於是運
其獨斷。凡瑣微繁細。悉經睿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以遂成其獨運
之偏。陛下之意不過因叢思舊之相沿。操政柄。吾不得行其志。本思
蓄欲久矣。奮事亡矣。吾亦欲有所爲。以紓積年之憤。自是心一專而陛
下獨運萬機之政。益已十之五六矣。宗親之除授。姻婭之濫屑。外親
之特命。雖即第析求。有非聖心之得已者。而廢分實出於陛下。如廢
法何。天庭之遷吠。臺府之兩遷。市井之細事。雖左右經營。有非聖心

史085-229

也所吾者而裁制實出於陛下。如揔政何。其他如御筆頻煩直政柰
弁之弊事也。而貂使往來。施行為邇。陛下不以為憚。章疏節略與
排臣之安作也。而詞旨峻嚴。覆護彌切。陛下不以為非。甚至論文體
士氣之卑。而除阻敢言之氣。閑御禁僕奴之關。而顯逐蒙蔽之臣。放
逐朋黨同上之黨。而輒啓奸邪復出之機。關啗賂換媒進之失。而增
長附麗匪人之惡。國家機括所在。無出於此數事。而陛下不以警肘
外庭為疑。臣恐行之不已。漢世意料丞相之識慮。家貲行將相之素。
復見於今日。豈不開私謁之門。啓捷出之徑乎。此獨運萬機之說。在
今日不可不察也。一相受旨事權漸專。閱世多而識慮益深藏。用人
而制事。悉曉於是。總而歸之於一己。凡兩省屬官之所掌。悉屬剸裁。
六曹諸宗之所行。總歸割決。以遂成其下行有司之失。大臣之患不
遏口路。相淆亂。貪媢嫉天。盡尸食叢義。缺成市。諸事未見釋積。今吾

句特矣。化鉉史矣。亦欲竄究其頭末。以辨精弁之疑。首是心一起。而
大臣下行有司之事。已十之八九矣。既怨群辯以輔君。於此格非之
大者。而扞格不行。缺植紀綱。以守法度。此體國之大者。而遊離莫逮
簿書之出入。錢穀之盈縮。期會之應報。此何等瑣屑。而以汙丞相之
聰聽。施忠邪以路公道。此知人之大者。而意向未白。操縱抑屈以回
君心。此遠賢之大者。而嗜好未真。部閫之往操。衢道之通塞。其民之
闕毆。此何等煩碎。而以汙丞相之聰聽。其他如李沆報孫中外所陳
利害。以明意向。如王旦推東南民力竭矣。朝廷推剝至多。以規使者。
如韓琦以頭子句往守忠直庭下。數其過。以懲反覆。皆未能有所施。
行而常稽奏稟。謹事勤當。的例指定。則上下拄覆。酬應不急。近者累
月。遠者一二年。未免迂回。而宰相不以爲嫌。大體為疑。甚至分限考
核。迄疑六曹之為欺。剖破拘攣。下行京兆之瑣事。國家根本之務。無

出於此數者。而宰相悉行之。臣恐行之不已。曹參避堂舍蓋之規。丙
吉當春牛喘之問。求服衡慮也。豈不奪大小之倫。治中書之務乎。此
下行有司之說。在今日不可不戒也。或曰。漢宣帝綜核名實。而政事
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未嘗不獨運也。為人君不核名實。不攬威
權。則失所以為君之道。臣應之曰。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以獨御
繁。猶懼不堅。臣臣為臣至尊之勢。以代臣下之勞。則力殫心疲。不免
有斷石量書之誚。百有馬留意於無益之重文。不急之細務。則先後
舛逆。而施其所為也。有給舍以繩其失於未出命之先。有臺諫以救
其失於已施行之後。彼此夾持。庶幾不至於失敗也。昔仁宗嘗曰。天
下事。王不欲自朕出。不若付之大臣公議行之。行之不當。則臺諫得
而斜之。近習或有干事。嗣聽大臣執奏。此可為君天下者之良規也。
以簡御繁。其有大於此者乎。或曰。諸葛亮為相。自二十罰以上皆

不肯親其事為大臣。而不親政事。則失所以為臣之道矣。臣應之曰。
宰相自有體。群臣各有職。以進待勞。尚猶弗濟。若勞思乎如於簿書
期會之間。以為擔威。疲精竭神於錢穀獄訟之事。以為待體。則六曹
曠職。而中台煩勞。而百僚偷安。而大臣多事。臣非謂直付之兩省六曹
而聽其所為也。上有綠守之可遵。下有臺諫之伺察。內外相正。庶幾
其無闕失也。然其初。胡安國建言。請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
曹。仍令六曹官長皆得專達。至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關大體。更
不容問。則宰相之事簡。此可為相天下者之良法也。以逸待勞。其有
大於此乎。嗚呼。領宰而求自壟綱舉而目自張。臣願陛下專責宰相
以進退賢否為官擇人分布庶位。使各得其皆為己任。至於薄物細
故。則勿從問。如是則元首股肱上下喜起。人君之體等明近之事矣。
而闕宗社之大者可以次第舉行矣。若於其者事於大明於小者精

於大臣規摹相遠來六曹長貳精擇三省屬官每使大小各
訖條理為己任至於常行細事勿復留神夫如是則道揆法守未始
參倫中書之務清諸司之事治而關國體之大者可以漸次施行矣
雖然抑又有說獻者立心之本公者立事之基人主以一心立於事
物交來之地若非一主於敬則理欲之界限不明而天與人之辨或
雜突於方寸之中義利之轄畔不嚴而公與私之別或汩沒於事
為之際故臣於囊封之末復諄請於此者正欲以奉盈之說望陛下
也誠使察其端於暗室屋漏之際而持之以不欺定其見於深淵薄
冰之時而守之以無妄克一私焉必窮究其根源制一欲焉必盡滅
其來囊舉天下皆付於公聽並觀之餘豈不能新更其始于未記明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敬誦此為陛下獻大臣以一身立於衆郡
察底之秋若非一本於公則私意餘種妄除乔大事於世變紛擾之

秋陰濁揆流妄飴集大功於人情睽睽之際故臣於奏對之終復參
事於此者正欲以持衡之說望一相也誠使公其見於立政造事之
衡而守之以無私平其心於處己接物之際而行之以無事發一言
焉必以謹守法度為說制一行焉必以裁抑僥倖為要舉天下皆付
之於清明公正之中豈不能光明相業乎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敬誦此以為相臣勸惟君相實圖利之又曰陛下自攷紀以奉御
筆數下或有宣教未錄氣象乃三月壬寅御筆中旨臺臣彈劾盡須
審實毋攜撼細故搖發陰私此陛下禮遇士大夫保全人才之盛心
也或者乃謂沮抑言路莫此為甚且或者之言何為而然也臣嘗反
之無所為而發則斯言誠中今日之病萬一有為或者之議似未為
過臣方舉或者所言之不信書未五日陛下果以御筆遂二臺官矣
由是人心愈疑前日之言未有所為而發也雖陛下輕帷宣諭有云

此言非專為臺諫而設而一時人情終莫之信是御筆之出果不可
以不謹也夫臺官論事失當猶當遇以美官今未有顯過而併與未
供職者遂而去之臣雖至愚亦且皇感鄉衆口諠傳又謂臺官中貴
之僕至有爭閙激而至此耶吁若如是與樵乎外議之紛紛也且威
福陛下之威福也北司反得竊之以遮天子耳目之官威福之柄下
移至此此而可恐脫或無守執作必竊而遂守執矣與侍從給舍作
必竊而遂侍從給舍矣與百執事作亦必竊而遂百執事矣謹諸陰
行善類家害陛下方當人物聊然之時亦何以利於此乎臣待之侍
閣北司之權徒來恣橫其舉動足以回山海其呼吸足以變霜露在
於平時已不可過自遂臺官以來氣勢尤張凡市井之細事臺府之
猥訟一皆總攬包括假宣諭以行之欲自謂手攬王言口含天憲人
不敢抗而不知回挽紀綱賊害賢賢制勢暴奪以貽無涯之禍者至

矣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之乎圖之而不成之知之而不制之又從
而縱抽之邊害長其氣勢而自城其紀綱矣不為中常侍之遠横大
謁者之驕肆者鮮矣臣愿竊謂臺諫當謹擇不當輕逐輕逐則朝廷
之紀綱壞而臺諫之氣沮北司當嚴戒不當稍縱稍縱則天子之威
福去而北司之氣揚二者不可以並立惟陛下權其輕重而扶持之
臣一介么微何敢與北司抗然不敢受而縷縷以告者亦欲聖心細
察悔悟於紀綱之地猶稍有賴焉愚戇之臣何所逃罪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三

治道

宋理宗時右諫議大夫徐清叟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困。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雖令代納，鎔故急至畫催，死私販者不問多寡，禁遺類徙遠，官吏者不恤有無，連株累繫。囹圄充斥，率共千連，詞訟追呼，莫非枉擾。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詐抑者不得伸。怨氣蘊蓄，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遂權禮部尚書。

著作佐郎高斯得輪對曰：臣根以非才，濫竹東觀，每惟尸素，無補秋毫。茲幸登文石之陛，以望清光，敢輸蹇蹇之愚，少殫忠報之分。惟陛下幸毋聽焉。臣嘗靜思當世之故，竊以為關乎宗社之存亡者不一而足。陛下神明之應，既有所遺，而二三大臣徇官視為故常，又有未心血誠身任其責者。是以大化難興，群賢難聚，而天下之勢反日趨於危亡而不可救止也。且今日關乎宗社之存亡者，陛下亦知之乎。姦邪有覆出之變，夷狄有必至之禍，國計有將敗之虞。三者其機已兆，其形已成。大臣分任其責，汲汲以圖之，猶懼弗濟，而可漠然不以恫瘝其身乎。權兇去位以來，所締結者莫不解散，所排斥者莫不收用，攻詆之疏多見施行，朋比之傳意試流竄。或里之與為姻婭者，又奉詔而停。上心若堅，宗國是若昭然。士大夫皆奉手相賀曰：自今其無反覆之憂矣。臣竊以為未也。何則？禹庭之耳目故在，而外邪愈急於窺覘，甜成之業尤未破，而姦朋猶有於依據。惟憸之臣邪正混淆，國有覬覦僥倖之援助，小人暱鄙居中之主張京，諫塞之依忠倖錯揉。國有兇邪，深陰默伺，時變如楊畏之主章厚。百庭百執事出死力以排姦者，嘗無一三。希後福而中立者十蓋八九。甚至陰持異見以力沮羣策之公議，陽附善類而甘為權孽之私人。指目昭然，有不可掩。嗚呼，國之多寡如此，非宰相之責乎。武成周家宰以正百官為職者也，而王之六宮亦統焉。今群臣尾雜甚矣，宰相所當辨也。敢恩為上一分明之。至於宮禁寄豢，請謁外交，人言籍籍，豈可坐視而不之問哉。乃昇包羞容之意，多解邪辨正之慮，淺憂誹謗之心，重且前隨往之志。徵逐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啓覬覦之漸。是侍為知其職分矣乎。餘勝之不舍，幾微之不察。一切以虛心無我之道，待挽猾變詐之人，蹊術既見，羽翼既成，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禍不旋踵，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雖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故姦邪有覆出之憂，宰相之責也。數年以來，敵攻雲南，傳聞日遍，荊蜀廣右，時奏羣固。天生斯今羣議為兵，抗汴禱蜀成棄其說，則兵出奇，遣至其常然也。惟若廟堂之上，聽南敵缺，而有府之臣盡嘗論建，今既任主兵之責矣，則向之所陳，固當力守而速圖之。且其所謂命蜀帥撫結諸蠻，選蕃陣薇，令廣帥選邑宜守控扼險阻者，陛下亦既為從其議矣。今閱數月，蜀之所撫結者何族，廣之所控扼者亦何地。抑募戍卒，就任其事，聯結峒丁，親尸其責，遣使以訪境外之事，終何所聞。易帥以任經理之寄，果何所就。夫古之大臣圖事揆策，不為空言。稽慮出謀，動有成效，不以嚴國護急為作輟，不以人言有無為動息。今既以知軍戎萬里之情，兄推於天下矣。又不諫人之國，任人之事，當存亡關繫之秋，然始終負荷之志，悠悠泄泄，自同衆人。陛下則屬之意，固如是哉。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閣僚以謂大理久已臣屬，而朔論方在疑

信之間可為痛哭嘆痛之書少有自奏不識是說也師閔嘗以白于
廟堂否乎萬一有之而師閔不以告二府不及知則亦誤陛下之任
使矣夫以知兵之臣居本兵之地而又專任主兵之責雖事安危藏
所交繫乃今勍敵謀我而不思所以待之危機將發而不圖所以救
之一旦鐵騎長驅電發猋至江淮之間主傾危解任事之臣寧得不
執其咎乎故慮有必至之禍者主兵大臣之責也國家版圖日蹙財力
日耗用度不給尤甚於近年閒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
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蓋鑿空取辦者過半而後
僅給一歲之用問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稽而已矣嗚呼泉幣以
立國不計其末流則爛糜蔵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猶飲鴆以
止渴也豈有為天下臨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陛下思國計之急分
命大臣顓領其事盡將使之究本末淶源而圖惟變通之術也固當

會出入之大凡察盈虛之至理破苟且之弊習為經久之遠圖今也
不惟理之無術而反耗之日甚大農經用廩廩不繼額外科斂日以
益多大兵之費不詢之有司一日之間而頓增三十餘萬淮蜀制臣
以科降為請則一捐亦各千數百萬其他凡所饋餉視昔愈增天筆
旅之賞識不宜惜然不度其力不慮其終豈不甚乎且理財無他道
亦曰去其蠹財者而已矣蠹財之大者莫若軍屯而宮掖次之今江
淮荊蜀將籍半虛主帥務於貨為囊橐根株盤結未有能窮其弊剔
而一清之者今主財之臣亦嘗以軍旅之費為請乎六宮横賞層
達百出禪奢羽流要索與夫藝種寵術恩賜干日紫外庭不敢聞有司
不得計也今主財之臣亦嘗以省宮掖之用為請乎濫賞之不節宿
蠹之不除乃徒張官置吏日事紛更緣飾美觀雕篆體統使才否之
士不容爲書進之人得售國家用度日以不給豈有如賈誼所謂大

命將淶莫之振救者臣不知何以善其後乎故國計有將斁之憂主
財大臣之責也夫如邪能覆人之國夫富謁臣人之國而財用空竭
猶之氣血涸耗亦足以斃人之國有一于此已可甚懼況三患交至
而無人焉以任之可不為之寒心哉且是三者本皆宰相之所當總
執政之所當與而非可以分任者亦既謀之不臧而分任殽矣則職
分所在可得而辭其責乎雖然臣又竊有疑焉何則二三大臣責任
雖不同而心不可以不同側聞廟堂之上同異淩彰道路傳言抑難
深信然國論未聞羅伺者多纖芥一閒何事不有自前百怪且將興
鑄錯而競於翻覆亂相尋往往出於衆人之所易宗社之憂又豈特
去一位之輕而已哉故以人才言之執政當進其可進而不必望其
為助宰相當用其可用而不必疑其植黨以政事言之宰相所當謀
諸同列毋獨運以妨自用之譏執政所當安諸其長毋專達以取

侵權之誚如同舟而期於濟如共車而主於行夫如是庶幾元祐之
治雖未能以遽致紹聖元符之禍尚庶幾其可紓乎然而臣尚有說
於此請得以終陳之夫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二三大臣信有罪
矣待遇之未誠信任之未篤愚臣妄謂陛下亦有過焉何則嘉祐之
定國本任其責者韓琦也今陛下以為家事而獨謀於左右之嬖倖
元祐之擇儲謀預其議者司馬光也今陛下攬權太過而專決於寵
幸之徒臣伸國法以繩權倖廟堂責也乎壓於威命而中輟內降以
抑僥倖宰相之事也竟屈於宣諭而奉行彼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
方檄然以自其所懷又安能展布四體以忘伊尹周公之事業哉臣
願陛下推誠以待之虛心以任之毋以小謀大毋以內圖外而使大
臣得以粗伸其志焉如此而猶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以負任使
則天下之責固將有所之而不貸矣臣出位有言無所逃罪惟陛下幸

攷。

斯得又奏曰。臣頃者蒙恩兵貳禮闈。竊惟此官。蓋古宗伯之屬。以佐宰邦禮爲務。職分所繫。至爲不輕。故常日夜深思。欲於奮箕捆扇升降周旋之外。求爲有補於國家之大政者而得其說。敢爲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也。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別。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下之人。自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論逾。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爲羅維持。至於數百年之久。用此道也。周室既衰。禮制大壞。秦漢以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諸侯驕橫。而僭踰不得行。外戚顓恣。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恣。而朝廷不得治。漢之宗社。遂以陵夷。此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歎。而數數於述言禮明王制以救之也。

我國家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始原於禮制不立。故創業之初。立經陳紀。爲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稱以爲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光亦以爲大宋受命。太祖太宗銷亂立禮之大節。其以百年之間。教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舊臣閹宦外戚國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紀綱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也。然臣竊自頃以來。祖宗典則之舊。寖以隳廢。壞法亂紀之風。漸不可制。竊爲陛下憂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妄奏人罪。不問也。戚畹葬埋。過於僭侈。以瀾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顧指。氣使群者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橫。則又甚焉。有縱恣其豪橫。奏臣僚。而遷求內批。以免死者矣。有恢使僕卒。代人事末。而強藉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皆禮化義。在崇獎政事之間。而不以爲惰。而陛下乾淨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略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既已決隄壞防。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屬。復無一人敢違逆其橫流。至於都司少有抵捂。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甚於寧德。能不勸賴乎。特恩犯法之徒。雖不豫罹而復贖焉。致和同諫官畫誅之。先上疏請裁抑者。吏胡陡方爲施行。應降御筆手劄。示於豐亨豫大之時。爲五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蔡京。移諸黃門郎。置稅官藏錢入實錄官。作千道帑。以報上恩。自後有吏之橫。示可復制。臣請今日事雖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無以大異。故刑名奏違逆數。無益乎民。甚於數據。夫吏其豪奪。而略無忌憚者。臣願陛下思聖人爲國以禮之訓。而數行之。法三代之所以得。鑒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權幸之私情。毋使燕蔑扶持之。光自縱專恣。以至於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可及救乎。臣以禮爲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思其狂僭。

黃應龍對策曰。臣聞。天下固有將治之時。人主當堅必治之志。時也者。天運之已至。時勢之可爲。而不容不爲者也。志也者。心君之所甚治道之機出。而當先定者也。志定而時未屆。尤當立此志以俟夫機之來。時至而志莫存。時過而悔恨一生。天下無可爲之事矣。是以聖人出而斷一世之宇宙。轉萬化之綱維。圖治必有定謀。致治必有定力。時所事勢。衆中百變。則不變其初心。振張政理。既得要領。則堅持其初意。不以議論紛紜而牽制。不以效驗愚遲而動搖。雖履世道艱難之衝。而此志常明。雖當國勢播蕩之會。而此志常銳。別乘時勢之將治當應事機而立圖。不宜有靠實之規。據爲就實之事業。振士氣而差其行。飭吏治而責其成。外治必嚴。邦制必裕。經理地制之業。蘇被民瘼之方。莫不因時可爲。隨時有定。堅吾志而力行之。天下事可以徐就吾之條理矣。儻因循之不審。或始銳而終懈。把握之不牢。每暫作

而懸磬則景象方四事功愈遐邇欲自登而平以階萬方於太平也
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縱聖敬日躋臨位以來十有八載閱歷多
而世故熟涵養至而天君清以時考之適符古人再登之候以理揆
之正開世道久否之泰政化更新有其時矣方且崇化尊道程能授
官嘆邊圉之尚虞念國力之猶耗儲戰守之備明斂散之權不可謂
無其志也猶登進臣等於庭而策之以當今之務顧臣至愚曷稱明
詔切謂時難得而易失志當立而不移昔武帝集士大夫欲聞至論
之極上嘉古治欲致諸福之祥有臣仲舒以高明在加意告之然臣
考其武功爵之置乃帝即位之十八年也若操持而釋然帝之志不
以是而衰而終逞雄材之略者唐太宗夜讀周禮慨述古制之隆試
興隆理特舉虞朝之盛有臣虔特以顧如貞觀切戒之然攻其遼東
之行太宗在位之十八年也若書功未息而太宗之志不以是而覬

率成致太平之功方今事體固不可以漢唐比時雖綱紀志書不作
允證精厲而弱之脉猶存吾道已慨而泰之基備成所宜當發法爲
振深激昂入參祖回者使日進而日新大體備定者保畚又而愈固
則乘此持治之時可以為必治之世矣書曰時哉不可失正謂是也
雖臨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疑思日孜孜
無勝天之降實命以無羞祖宗之洪烈休德臣有以見陛下不以時
之已至而忘上天眷佑之意列聖付托之隆也臣聞謂元運於殷隸
者若非人力之強為振事勢於因循者尚君心之先定上天生時君
也祖宗休陛下以此時者也時之未至此志果在尚可轉移而為強
時之已至此志不登未免隨強而為弱臣不敢遠考請以藝祖皇帝
之事明之五季不綱亂離斯瘼方將跨九垠以為喧矣藝祖出而汎
掃之淩屯未蒙叔拾破碎之天下曾不數載合為一何成功之速

哉觀其訪大臣於風雪之夜立志如此其勤也收兵權於盃酒之間
用志如此其果也立卒而化吾儔惟有如耳潘僕不為撫眷斷不容
之行其志如此其決也用能為我宋開億萬年之基豈偶然哉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惟我藝祖皇帝為無愧於斯
言此志之堅為之地也陛下果能以藝祖是法則念皇穹所降之
實命則當惕然自勉曰時方助順予弗能受此力以迓續天休寧不
上負皇天之眷佑念寧王所遺之實惡則必凜然自惕曰時尚可
為予而不能事事何以見宗廟寧不負祖宗之付托乎朝夕惟念
念不昔草然而警悟生權然而精神奮則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斷可
以致有用之實效而臣之所獻言者亦不陷於空談矣臣伏讀聖策
曰昔惟修古盛時一載有考績之程三考有黜陟之法至九歲而道
業曰登又九歲而再登曰平由是三登而太平則王德流洽禮樂用

成朕自臨御以來今十有八年蓋再登曰平之候而觀時勢運圖事
揆業未備致平之階今策茂臣冀聞康濟大計輔予于治朕將虛聽而
問焉臣有以見陛下當可為之時而慨然有志於古者登平之治也
臣聞古之為治者不患治之難成而患時之不順不患時之未至而
患志之弗立虞庭雖無怠無荒而有惟幾之心故三考黜陟遂以敷
雍熙之和成周雖無逸無淫而有功崇之志故王德流洽遂以靖豐
成之盛後世之君既新之志先定故六十年之聽教訓可以沼仇人
之國若獲攄之志不立雖四十九年之久而西周之美竟莫克舉陛
下心事固落落於十八年之前而往者不可追來者當再圖今雖未
有再登之實而致平不可謂之無其階矣亡人者雖非有五風十雨
之和而視聽政咸象緯循行不至若前日之入異逆來也在地者雖
未有六府三事允治而海岩奉職鯨波復常不至如前日之潰決四

出也。至人書雖有煌大篇，豈之樂而志慮少爲道理揣摩，不至如前日之掛錯可知也。此正上天開陛下以自治之歲月，而祖宗遺陛下以大有爲之機會也。曩者一國三公，事權渙散，令宰掣肘，遷授率意意章。意外僥倖，濫有叛抑。見已有志於守法度矣。既曰守矣，則當執此之政，堅如金石。曩者威福屠移，賞罰無章。今則技占回邪，豈崇肩使或用威奪，稍以甄別，是有志於公賞罰矣。既曰公矣，則當法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曩者政令多移，朝行夕改。今則上下相與，遵奉號令，令所頒，期於畫一，是有志於信號令矣。既曰信矣，則當行此之令，信如四時。由是而精其士風，由是而淳厚吏習，由是而達虞而整國紀，路也四而備荒政，件件當理，事事作新，不可貳於前日之拂乘覆抑爲更始乎其前。而堅其志，剋屬厲，又益自信，勇往直前，無所畏避，如射者之鵠於的中，如奕者之期於必勝，豈所欲爲何不可者。書者畫祖皇帝常

大開宮門。聖訓有曰。此心如秤。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陛下果能充奉祖此意，而明白洞達，公平廣大，務而行之，則鼎湖天呼自潘陛下之家法在，而禮樂刑政之治，可以駸駸等而上之矣。臣伏讀聖策曰，灑武專經而無百家，顯宗崇雅而井三老，是王季所當崇厲對策之道，庶幾士知嚮方。然而嚮慕者勤說以飾智，矜㫆者浮薄以譁衆，將何以使之遷其行。臣有以見陛下因士知所向之時，而有志於新士習矣。然臣切以爲士習之不美，非一朝之所致，而時患夫在上者未厲之未至。有如三代之盛，則見德之夫不期而自文，三古之用則利口之習雖靡而可致。建武之節，舉百寮畢有規，一變其之功。而平時以跡弛取人，則何仲宗自篤之千數，永平之王座自諸生有觀聽國橋之識。而異日之名節相尚，則曾激於桐江之一絲。世之復行不復言治矣。既今士習何如哉。師道不書而卿無事俗，蒙養弗端而世之貢

士沒身於場屋之技者，剽切詞章而不究本源；疲敝於功名之途者，專勝口說而豈觀理義。平居所論，視富貴於浮雲；迨臨其私，有攫金於白晝。道義甚皆廉恥缺然。皆我藝祖當業，初奏自不暇給，而即位之月，親謁先聖，摛光先儒之像。儒道復振，實自此始。陛下隆師重道，遠遵先獻。適日於伏謁原廟之次，奉行鉅典，頒九室四賢之饗，以明道統，嬉先儒從祀之禮，而黜異端。群士耦風，四方易聽。臣願陛下於用人之際，先加崇正人之實學，而又清心寡欲，以表倡於其上，則又何飾智浮衆者之足慮哉。臣伏讀聖策曰，厘宣綜覈，吏緣成猜。有唐中興，實才是用。是吏治所當亟程能授官，庶事知徽者宜刻峭者深文乃治，而懷者致期視，將何以使之平其政。臣有以見陛下當吏道多端之時，而有志於飭吏治矣。臣竊以爲吏治之未舉，豈貴之所能化，而惟患夫在上者賞罰之未公。有如三載考績之法

明，則後之言循吏之政者，稱先兵第一；治行之表見，則世之稱循吏之實者，舉其文，真其名實之必核。此神爵所以有民業其業之風。循其實才之是用，開元所以有治致中興之美。上有實政而下有實吏，又奚厭。今吏治何如哉。布宣德澤者不一二，而食饕者常稽遠；奉路脩者不多見，而數穫其文者因循心。急於辦事者風塞以遂其自便之私，期於奉法者又懦弱而志其好胥之欲。簿書之奉尊瑞鼠之欲，繁彙愈雖實根本殊獨。昔我藝祖當洪基肇造，庶事草創，而於民一念首關至慮，爵令生臟，除名爲民。此懲贓吏初指揮也。自是廉潔風行於天下。陛下施政行令，動守成憲。往者亦嘗重贓吏之罰矣。然或翻且司一，桂發臺臣之劾奏，因聞見施行，而率欲章復者未聞其必罰，措克之帑者可聞其盡斥。臣願陛下大明黜陟於程能之際，未從求其欲集事而必欲其務盡民治行顯者，書者則增秩

金之父子任罪狀明白者，自請削籍，以等其辠。尚何峭刻切責者
之足憂哉。臣伏讀聖策曰：苻秦侮晉，投鞭斷流；司馬吞吳，造舟流柹。
是豈防所當飾。朕堅遣設候，將以備不虞。然瀧封未縫，虜有覦心。任
軍未修，士寡鬪志。其何以固吾國。陛下之言及此，豈非當遠慮之少
憂而有中微國人之志乎。臣聞今日邊備者，不可以前日論也。向者
戎性憚暑，惟防秋冬。近年虜駐河南，關隴之間，往來倏忽，無一日
而不當備也。向者胡騎窺覦，惟在淮甸。近年蜀壤虜來多出關達旋
點鎮選錯雜，是無一處不當備也。辛未冬以賽明書來警，或謂虜兵
於旱蝗，或謂從訌於內變。理誠有此事，豈信然。上天有禍華之心。其
吾自治之暇者，一月之暇，當為一月之工夫；有一歲之暇，當講一歲
之備。其然，臣不知邊烽撤候幾時矣。邊頭排布阻險，重衡依常如對
壘時否。暮府程司再歲矣，朝中措置意卒謀，果能常如開府時否也。

藩籬門戶，豈不知有提控之衛。求關控扼有何策。舟陸畫不知欲
守把之處，未聞指揮何方。朝廷責之列閫，帥閫畫之偏裨。此曰作急
施行，彼曰畫時遣發。豈廟算之難測，抑兵計之而能。第恐風塵一驚，
未免倉皇四顧。惟是腹心之隱憂矣。如將備而兵驕，蔡關建康初將
士有不用命者，悉置極典，此始嚴驕兵之法也。臣願陛下率藝祖之
志而行之。今全師之屯戍，不容再錯。憲王帳之之才，兩宮預謀，謹周
人綢戶之防，存光武包桑之戒。紀律必嚴，不可因咽而廢食。作難必
謀，不容規避以偷安。率敵去而弃之心為水合復來之備。側聞近者
邊紳抗疏，謂詐偽犒拜巨則聚衆，何各終為搶攘之謀。備衆近邊為
請流民之計。若知所論，良可深憂。然則欲固邊備，非堅自治之志則
不可。臣伏讀聖策曰：漢增錢幣以給軍費，唐推桑鹽以濟中興。是邦
計所當裕。朕理財正辭，將以佐經用。然權禁日密，國課益耗。措注歲

吏民豈宜，其何以阜吾財。陛下之言及此，豈非當事勢若定而有
年還九府之志乎。臣聞今日財用，又非可以平時言也。昔人謂江淮
財用可濟中興。然比年以來，淮漢之地半成渝棄。所取辦者，僅東南
之一隅。自昔立國東南者，兒給於捕山煮海之利。比年以來，經濟之
書法多變，易鑄幣不廣，其百出亦未有歲養五六十萬兵而事力不
屈，未有歲糴米五百萬斛而民力可供，未有歲出十四五千萬楮而
國力可繼者。論財計於今日，是誠窮底之時。然理財正辭，生少有道。
若枝以成劫，力制而求是，是謂擬刃之政。豈謂本源之知。曾不念夫
廩庫乃給之家，帑藏乃權之府。蜀居兵費之後，而有切糴減糴栽糴
之苦。吳居軍費之餘，而有數算勸業奏業之憂。茶鹽之新舊，老鈔貼
換無常；楮幣之新界舊界，變更無定。臣不知陛下所謂正辭而禁民
為非曰義者，果何如也。漏籌經畫之無方，尚有節用之一說。其惟建

隆初用度，最為簡約。宮中雖一物猶不妄用。聖訓且謂一縷欲易一
胡人首。又養兵不過三十萬，而南征北伐，無不如意。所當者破，所擊
者敗。臣願陛下克藝祖之志而推之，節之又節，雖苦節而何傷。為所
當為，勿以為而無益。循孔氏為疾用舒之訓，懷衛文布衣帛冠之圖。
側聞近者近紳進言，猶謂根本撥而為太平之粉飾，財用乏而豐豈
亨之調度。事力微而興不急之土木，盡帑藏而濫宮庭之私恩。若如
所陳，未知遠算。然則欲贍邦計，非嚴自節之志尤不可。臣伏讀聖策
曰：晉開汝潁，蓄聲芍陂，耕屯之效可覩也。朕畫地授田，將為戰守之
備。然遠斷則貴盜粮，近墾則奪民產。其何以為經理之方。臣有以見
陛下念邊戍之未易撤，而留為經久之規也。夫田不井授，國有兵費，
狼以漕運，士不宿飽。今淮沔沃壤，常曰而茅葦荊棘，田荒畢而歟
罪。然講屯田之制，是救患用之方。欲案室遺謀，欲書學肘立論，不警

戎以浮議而易退設心不齊俾少費而遽休不曰官兵不可服田則曰民戶不敢復業臣謂欲興屯田之利先備屯田之憂近邊兵爭之境須為收刈之防昔以遠屯藝之早稔黍餘夏而已兆業難秋而與惡其多作櫓櫓以遊兵既有主謀尤須久任如我藝祖之任郭進在山西吏十餘年陛下肆頒明命使沿江諸閫實御措置必有端緒可續勿為歲月淺圖分孔明以渭上之師至堯閏以全城之守次期後効勿發前功則晉之成領青之方陂又安之壽灵於前代臣伏讀聖策曰漢立常平隋置義倉荒政之制可舉也朕分遣置使為斂散之用無偽指困倉以肆欺不求剗救而立視其何以為賑救臣有以見陛下念民生之不易得而欲為凶荒之防也夫先教分富無民是粒瘍民無痛備具為先今之所謂常平義倉特有其名捐擲留實司其命郡多過糴之恭吏無安富之心使以安撫為號者擅糴而官征官以常平為名者移文而曉揭既畢自若形鵠何知或行擔鬻之令而以販鬻為貨或嚴遏糴之法而坐視鄰國為壑是皆孔孟者明方安此曲防之禁未可以不除也以至未寬糴戶之責先重富家之擾借以上命不無勒詔之行務滅以重權須進難供之數日不計饑之在亡而計田之多寡不問室之虛實而惟戶之高下有擔貸而無者或拘座以徵之紀國未蘇者人先病此虛實之政不可以不審也若此侵欺當先禁戢如我藝祖初立法令應為賑貸待制糾司留此簿籍欲初從擇也自是寬卹之政達於天下陛下郵卹民隱和食布飴指置演錢屢頒詔旨而救荒措置尤切奉行乃有偽指困倉以肆欺小求剗救而立視此之可議方寡甚於漢之常平隋之義倉安能以頌漕吏奸武臣伏讀聖策曰凡是六者在今實為要務朕不敢明來就究悉今天下事勢論夫規模施設如藝祖之肇基高宗之中

興乃見有濟然建隆創業未數載而底定炎興舟師少待久而後成伊欲速為藝祖則深辨精渝若非可以頓革近從高宗則扶顛持危又非可以緩圖說之于今將何道而可臣又有以見陛下既加意於時務之實而又欲因舟登日平之候而追配未創業中興之盛也藝祖之事臣已略陳其梗槩於前矣乃若炎興恢復之意臣安敢略蓋藝祖皇帝以全盛職為收天下若高宗皇帝以參敵至衝收天下其規模雖若大殊而志儒未始不一於今度之苟將以纖毫一釐之人心而教之生意求南北望之基者執難而執易從當以回山倒海之奸謀而比之近日遠夷奪事殺戮之餘者執留而執執陛下處呼將不備風沐雨而收天下乎我高宗能奮身獨理極力支撐立國求存之上躁覺群策廷納英豪挫劫敵之鋒再造中天之業蓋有由也聖訓嘗曰當察此時天作規模又因唐退成雜諸特不可挽僞嘗為務至之陵統復一念既見於綸綍之間罷猶守誠勿替於宮閣靜坐之頃此其自立之志為何如哉既而兼取創業與復之規而身任其責者又有孝宗焉聖訓有言規恢遠略因不在初鐵夫未畜蓋未暇問又謂服此心於天下一日定行一兩道令考其得失六年辟位之十八年也嘗因實罰自是欲當朕守此甚久故以言其士習則謂浮靡非儒學之體說欲與平正之用矣取既嘗則同士習之不靖以言其吏治則命官化贓者必既舉主不自劾者並按與憲既嚴則吏治何不飭因淮西奏諸將分屯關隘則以為兵不可太分須屯大兵於要害之地則備何不修將將帥庫錢毫毀不妄用宮中詩費余加痛節則財力何不裕諸邊庫都續謂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抑宜討度詳悉以聞則屯田無不可行令浙江應論都率均撥不毀軍州以備賑糶則荒政安有不舉陛下而欲六者之務無不

擴事少行。又當以孝宗皇帝爲法。臣區區之愚盡在是矣。惟願陛下守之以堅。行之以果。則何患乎積瑜深弊之難革。扶顚持危之未易以鞏固矣。而陛下又終察之曰。予大夫其博經涯道正言事任執事。朕特親覽焉。臣又有以見陛下好問之誠。有加無已。臣嘗聞之張載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又嘗聞之程顥曰。今將救千古深痼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極聰覽之明。盡邪正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臣亦謂人君之心。要當如是。而臣昧誠於忠事。造閱庭議不能已。敢展盡底蘊。以爲陛下獻。一曰正朝綱以政天下之疑。夫自古國家之興。非一端。而其興也。必由政權之有所主。自古國家之亂。非一塗。而其亂也。莫大於政權之有所分。人主當以天下爲一家。而以家給天下。先賢皆謂三代而下。惟本朝家法最正者。以其近戚亂權綱。莫甚於漢。以宦者專亂天下。莫甚於唐。國朝列聖相承。深鑒前弊。君臣問對。內官不許與聞。外間文字。有不得進。戚里預政事有禁。外家通賓客有禁。陛下聰明天縱。總運乾綱。謹守家法。斷無漢唐之失。然臣來自山林。問諸道路。問諸士大夫之論。皆謂物論謂陽近屬頗玷清華。倖門浸開。冗雜實。天下慮其有外戚之漸。羽求之疑間。通宮闈間入之禁爲之少弛。貂璫之勢。寖乎遂將令難當服縱。其使宦寺。天下疑有宦寺干預之形。以陛下之英。豈此等何足容其奸。人言如此。亦可畏哉。臣願陛下益恭自治。所以制從陴嚴公平正大之道。盡滌暖昧疑似之私。使體統一新。朝廷尊。紀綱正而天下定。臣所謂政天下之疑者此也。二曰基天心以慰天下之望。我朝受祖宗三百年無疆惟休之天命。基依歲而深洪。河卜世卜年未艾也。而全付予有家。于陛下。天之屬望要哉。以累年之天變考之。明當電而起。夕當震而之。曜當甫也。彗依爛而王然。災燕土之矩

可懼也。夏陽淪而秋雨淫。蒙底之害可畏也。郡火復作。雷電繼聞。脊彗方見。淫虹復見。災異接踵。遠邇異心。太白決常。至形事之變。坤載不寧。又動谷永之奏。此天欲扶持全安者爲何如。而陛下之所以祇承奉若者又何如。乃自新元以來。狄小稔而陽若時。天下莫不欣欣然曰。此陛下化裁更張之後。君德有加之所致也。願然翹首顒見太平。臣願陛下正當力行好事之時。日勉一日。益休勿休。致大有聞。不但觀覽於內殿。而必常省於心中之閒。竟書銘。不但警省於輪墨。而必常刻於心中之銘。以不睨屋漏爲無忝。以存心養性爲致效。則不惟有以欽若上天之意。而亦有以吞順列聖在天之靈。不惟有以慰民望之深。而亦有以衍社稷億載無窮之休。此臣所謂慰天下之望者此也。臣書身草茅。不識忌諱。惟知有事君無隱之義。而不計其言之狂瞽。惟陛下裁擇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侍左郎官徐元杰上奏曰。臣竊謂來年方淳祐紀元。崇經筵講說之易益緝聖學緝熙之益。哀恩天之照臨邇月之遷。陛下惟有動息凌兢。堅若刻厲。凡可以勉竭忠衷。抑祥聖德者。臣之職分然也。臣竊惟天下有至難之事。知之而能有爲則難者易。天下有至易之事。怠之而不勉爲則易者難。陛下心契兩儀。道包萬有。其圖事審而識機。其應事周而發用密。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智。其進退大臣也有禮。其待遇群臣也有恩。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仁。其除奸也。技換而決去。其進賢也。技茹而彙征。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勇。怵凝方雍而天日開明。陽和一舒。而萬物吐氣。弊之積者作而新。弛之久者振而起。妙回寂綸布告昕庭。中外聳雷霆之聲。運量合乾坤之造。是陛下居得致之位。而又有能致之資。古今之所謂難能者。皆陛下之所易。不惟人心順說。天意亦和應。皆登文不惟歲旬歌舞。四方萬里亦

相賀矣不惟三衙禁旅歡喜之而邊方將帥士卒亦莫不舉手加額
矣臣日夜感嘆以為此真千載一時之會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然臣
之所喜今日也臣之所慮亦今日也夫人心虛靈孰不具衆理而應
萬事而所具者易以汩所應者易以差則何也蓋事理莫不有當
然之極致當然而然無往而不契天下之心不當然而然毫釐之差
千里以謬所關於家國天下之事其弊可勝救哉是以大學之道其
本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極在各止於至善不可以不察也夫以
前乎十年陛下非不銳然矣明聰精聽斷也非不奮然作新斯民更
始也然明德新民之事俱未能各知其所止是以定靜安慮之工夫
未参而間斷所謂慮而能得之驗竟流於儒者之空言是豈大學之
教無益於人之家國天下哉抑亦始知清明之見本末先後始終之
不審而知及仁守勇以行之者有未切實爾昔傅說之告高宗曰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必終之曰王忱不艱夫人主患不忱爾不忱則說
其便安舒肆者轉移之善念必至於間斷外邪客氣皆得以乘之而
矣任觀望之徒方將窺間抵巇幸其多誅而鮮成覬其敝不來而欲
舞也此忱一念又定靜安慮之在陛下方寸間蓋至要至切至近至
易之地是為長者折枝之類非若回世道於紀綱壞弛之後之為難
也夫惟恕之以為易不勉其所難自沮於其難不反求其所易此中
材庸主之通患而英君誼辟所以憤然常自警者也陛下撫政舉當
謂之倏而不露解振之迹此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之旨也然而
天下之事審其疑似之未咚舉世同以為憂更其果斷之已定識者
獨以為聖慮之方勞也今議者類曰國家以大德王天下丙午陽九
之會適在目前雖屢操捍自速戚亡安保其無他寇之嘯興璧揣望
過尤難遽通或者方料儒生之多潤此不特舉世憂之而愚臣亦憂

之然事關國脉當究病源其用藥也有方其察證也有訣是以明主
銷未形之患為不見之圖悲戚於歡愉之時憂勤於燕息之頃謂荒
怠易肆則儆戒無虞而不敢忽謂耽樂易溺則寅畏自度而不敢寧
患吉逆由康濟乎世數戒然之變識微見遠泊乎人事可恃之來
自古君臣以脩德為福至之基而明良慶歌必曰敕天之命惟時惟
幾也今陛下儲書屢左右弼丞期之以周召之夾輔勉之以丙魏之
同心合之以房杜善謀而能斷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繩愆糾繆而格
其非心自是而合王聖躬清明純一常如對越在天之時自是而夙
夜長戚陟降左右常持祈天永命之敬使朝廷之上實係於心術之
微風化由基實在乎宮庭之密使不有關雎麟趾之意則雖有周官
之法度皆故事皆具文也表裏切實之工夫鮮有不墮於自欺之萌
而錄滯於私小之間斷也何以言之蓋天下之事要無窮見主之志

慮易於感圖治不可以太銳責效不可太早視聽不可以不一取舍不可
以不明情分之塞止者不可以不勇決嫌疑之間隔者不可以不盡
社國是之出於公共者不可以不力維權綱之在所當正者不可以
不申拼以任賢使能為中興之具則不可不合才德而廣搜揚以賞
功罰罪為微權之寓則不可不守信必而不勤懲知君子小人消長
之不常也慮泰道之荒朋亡之日又不可不為城復于隍之慮夫如
是則所謂理內御外是國裕民之政必將日新又新與明德而俱融
陛下與大臣謀之固已靜定安慮然得大鼓舞變通之道必不至輕
於變更而踏往轍之失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之謂也昔先朝
苑鎮有言曰欲備契丹莫若寬天下之民至論淳實之節則曰請自
宮掖始今日君臣上下能即是而推行之將見元氣內實精神外充
本朝尊禪遊衛坐折況乎財賦刪數重在魚鹽今之江淮即古之江

准也。隨材器使，雖理以入。作而興之。惟意氣爾。大學曰生財有大道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又按楚書之詞曰楚國無以為寶
惟善以為寶。為人上者誠能好仁而躬不仁，奉善以為不能者之勸
則天下國家之事皆然，待就吾之條理矣。臣每夜念此，輒於講讀之
次誦經條陳終始以究安處為奏。蓋深信聖賢之書如桑麻穀粟
之不可廢。惟陛下與大臣深思而亟圖之。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埜疏奏頭語大臣相與憂亂而思
治，澤危而圖安，蒙洞警省，修德行政，推抑群陰之氣，護保微陽之
根本。然机牙柱於私隙，官實宏關於正路，使內治明如天日，外治動
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氣昭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
於靖吉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
徐僑遷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忠憤剴切。上制主朗，下逮
群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頃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
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
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
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歛，軍怨於掊克，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
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劉克莊上奏曰：臣聞易曰窮則變，變者猶富家河下之劑，不得已而
用，不可以屢試也。實紹據證極矣。陛下慨然改號端平，一變之功，侔
於元祐。不幸金城難堅，遭丁是時，外患之來，勢如風雨，謂宜堅初志，
修內治以待之。執事者方咎用賢之無益，疑更化之致寇，再變而為
嘉熙，三變而為淳祐，皆求以愈於端平也。然而卒不能有所愈也。於
是四變而為乙巳，五變而為丁未。其間豈無賢揆，率不能久而隨
之而變。此如沉痼之人，今日汗屢下之餘，雖中其馳方矣，犬至易相而

圖任廉能，澂更化而規模不立。此所以屢變而愈下歟。惟丁未轉局
則異於是，以端平之舊相，修復端平之政事，收拾端平之人才，致太
平而起頌聲，宜無難者。而時異事殊，不可槩論。諸老彫喪，齊望一空。
名臣欲盡，來者誰繼。經費秪縣，司農不能給，未見講求生財之說。
人才衰少，士大夫無可使，未見登用專遺之人。諸公貴人急得意而
說取其美官，又全其名而去。一二自好之士，方且栖遲偃仰，予旋雖
遠避而未集，使富饒有之才之歎，館無可延之賢。或若見其如此
遂曰：陛下與大臣改端平之政矣。甚者以為改端平之心矣。自古政
事不能無弊。端平之失，在於施行錯閑防殊，除權勝而已。然則以今
之家端昔之弊，以今之家端昔之弊，以今之久端昔之驟，臣時酌其
扶偏抹失，不得不然。端平之政或可改也。若夫君子救考遷舊弼世
卿杜近習，妾別封閣，言路絀贓吏減斛面，數大節目皆陛下與大臣
端平之初，當天命之眷顧，國祚之靈長，人心之親附，繫焉。自始至今，
執救議其非者，斷斷乎不可改已。臣在田里見元會所下除書作而
曰：請陛下與大臣改端平之心者，誣也。臣聞仁宗以恭儉安靜為治
體，終其身而不變；孝宗以剛明果斷為治體，亦終其身而不變，中間
雖有小因革，要皆不失其初心。故嘉祐淳熙之盛為本朝冠。臣敢誦
二祖之治為陛下獻。昔富弼再相，上謂歐陽脩曰：弼頃為人所讒，今
以顧慮不若堅守初志。臣敢誦富弼之事為大臣勉。詩云實其功之。
臣不勝惓惓。
知安慶府黃幹擬應詔封事曰：臣竊以為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
者為可憂，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植權竊弄兵柄，擾動南
北之生靈，使之肝腦塗地，不知其幾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下相干，
陰陽旱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三尺

董子嘗知以爲深憂。首天誅驕橫，戮臣賊。教諸賢，崇進公道，銷外侮。海內外延頸以觀太平。而歷觀州縣之事。蓋有凜然若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爲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強。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壁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喜事而健訟。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臣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其中雖令之以貪陰挹陽若以爲奉國。以爲本。聽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爲意。今倉吏害之。酷吏害之。豺胥又害之。弓手土兵又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戶之扶又害之。凜然何以自安。而中產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今日饑而明日死也。夫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者是也。蓋嘗深求其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而不達及而正之。則墻壞屋類。靡而不可以拾。前輩以爲視其容救。無以異於常人。而倉公之爲醫。所望而走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何如。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恥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貪而職之不可苟曠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趣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貴幅華言疊語以叙知而已。知有攀緣曲奉。卑詞下氣取容而已。知有苟且蹊路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

治道

宋理宗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尚左郎官兼右司諫陳宗禮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勞蹊曲徑類引貪濁。

右司郎中趙以夫上疏言。陛下英明睿運。斷出於獨。同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工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萊色一相。錯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慮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外。欲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慮其不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起天下之疑乎。觀權臺諫綱言路之用之本。大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自闕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者。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除遷三衙。先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降。一號令之出。雖不必由於閣宦。而人或疑於閣宦。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邪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

監察御史洪咨夔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辟。而詔之者必天子家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

運掌撰揚廷出令賞誠滿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旣明。股肱不容
於自情。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
播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政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是
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密示臣言。俾大臣克
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厲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
右丞相無猶容使董槐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謂害
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
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
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宄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
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弊政也。願顓自上除之
太學博士陽漢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
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
必先殖。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涵泳而優游其樂無極矣
會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爲樂樂極而悲之。吾有朝
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尤至矣
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
文天祥對策曰。臣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
之道。會諸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
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躬逢於陛下之盛而陛下且嘉與之論道。道
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
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歎爲有志勤道。道之疑
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
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
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

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
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判未殊之天。當是時。無極
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
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illegible]之仁義禮智剛柔
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不息。而道亦與之
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
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脩身治人。此一不息也
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
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
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
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
固有號爲稍稍知道者矣。而又詛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
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
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
惟夫敵手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
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
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溥乎天運。富爾神化。此心之天。
況考闕考。且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
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
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
者。尤所不免。欲則行道者。信無驗也耶。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
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遠
雖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為治願力行何如耳。為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也。為迂且遠耶。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驩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賢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才實。安吉慶元之小捷。維揚濬水之偶功。無非陛下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遂以為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耶。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為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為四十年囹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為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為卜世過

曆億萬年致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門八者之事可條敘條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陰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脩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謂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遡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眷眷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

息也。臣請遡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合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陰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

人立不息之體。則斂於脩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須臾息耶。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亶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亶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强行

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做之所以補害宇宙扶植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遠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遊於途者亦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為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為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為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為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祗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細念為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威天

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靖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噴賣貼吏錄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詔周禮寬征緩刑。而蔡挺以盜賊為憂。遣特節明紀律。而戒邊以西北為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至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求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蓋是心

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堯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兢兢乎一日二日之幾。無日而敢息也。儆戒乎惟時惟幾之歌。無時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矣。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豈舜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

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請萬世永賴之惠。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人得以為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遠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為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擬之以寇。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為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己南面之為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

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為逸，而王者之為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僅僅成可與帝王一親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隨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為漢唐世道憂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氣質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為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為欲所役；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為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言，諉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為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為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

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為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居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遇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為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尚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蓋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為道之累者，其大者二，一曰雜伯，一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

也。武帝無得於道，為章六經，絀一陞，貴不足以勝其神僊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為漢代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為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鑒漢唐之跡，必盟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氣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今日

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為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夷狄之警，盜賊困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為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為喜怒者也。曩年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為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月天人之交，間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為今之民生何如耶？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私

於積財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戲劝屢見於豪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問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喫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腸雷斷瘀。發雷愆期。月犯于木。星隕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壞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脩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學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崇經

奏議卷六十四　十

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顥、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耶。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已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待試於鄉校者以是。校藝於科舉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緋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靡。靡靡偷俗。

清芬消歇。濁浮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斤斧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學者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后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封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貧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荊兵以戍襄。則荊湖之兵不足。自腥膻染於漢水。寃血濺於寶峯。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荊。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荊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

奏議卷六十四　十一

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以乏告。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見[illegible]迄。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以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虜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語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饋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偏危也。列寵雲屯。椒蘇後宮。費於兵者幾何。而雲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屢聞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算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耗蠹而益屈矣。如

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節財之道則財計一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夷狄之變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𤫊不能制時偽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公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荊湖平臣聞外之夷狄不能為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夷狄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夷狄者固可畏也然而逼我蜀則蜀師累潰水之熟窺我淮則淮師奔維揚之歎根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士則中國之技未為盡出其下彼亦擠長中國之有人也獨惟舊海左一丈一隅逆雛亢之者數年于茲飄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為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躁於水揚舟唐島之有李寶在焉洞庭之湖煙

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國亟妖華直謂有楊么一之浙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為此寇出沒倏閃往來奄霍駕舟□飛蓬捷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不於金山者以此我之變逆亢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以制我不或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荊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叢聞山東群醜有司貪市權之□□空蘇湖根本以資之逆紳猾謂互易要知無為其鄉道者一夫登□□為事无裂又閩粵村江海稻山三寨水軍與販鹽楊以資逆雛逆□□猾諂是以扞衛之師為商賈之業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以戚此朝食之圖矣然□□海道者非無要控海道者非無將從有王𤫊數年之勞未聞岳飛□日之捷乎大

叔乎荷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為李成閩逆先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逆雛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為而未證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請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未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以持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為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為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而筆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自其不息者為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

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為最久陛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之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逸于游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已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之庭燁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心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也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昕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戢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儒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

誠一補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動乍息。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亦不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蜎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懈。則悠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不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某之始終。復以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殿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盖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常恨無由一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以正臣等露肺肝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謇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耶。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耶。然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意。而姑為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方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為問。帝之求道。真心盖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盖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之。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質。亦為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

得二說焉。以為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扶蘇而疏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息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論大政出大命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者。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戒僥倖。盖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為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宣綿承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義制戚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嘗屢發綸音曰。獨與天下於此。誠服陛下之明。然誠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必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銓格。閑職超遷。亦以宣限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濫說。上旁蹊行而還入通籍。處否適刑。亦以續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閑閑瑣屑之關訟覓。踈根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皆由中降。此何等氣象。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職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樞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聞以廟斷為說。嗚呼。此亦歸咎仁祖之辭也。況固不悼自有變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職是。可監已。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

朝故事。則天下事甚宗社事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頹靡。所以光明而張王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盛觀。朝君子氣節大振。有直敢象政。有鶻擊臺諫。有鐵面御史。管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殉守忠之義。劉摯猶得以折章惇之權。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曾覿。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對。是以直道望近臣也。有面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汚。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己有所未順。於情有

所未孚者。意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動聽而小小事小小廉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亭而小小行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竟涉區遇之幾猜猶使頊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氣象。而陛下以身底之。御史至於乘和章之議。臺臣至於重譴了之。雖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積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意也。弼傾身下士。常以宰相尊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亦何不知弼之意。又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祐間。胥吏首看詳理訴。而一時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表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

如先朝故事。則天下事甚宗社事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慨然疑吾道之迂遠。豈概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遂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夫而志勤道遠。漸焉未有所挾耶。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二說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踏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狂。且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牟濼上奏曰。臣生長西州。叨竊陛下科第者四十年。中更狄難。民俱流。苟延餘生。至于今日。雖嘗兩塵班綴。一玷州麾。竟坐迂踈。動輿物忤。十年不調。自分不復有再覩清光之時。今公朝不忘。終焉錄淮東制幕。擢丞奉常。今又無領銓部。聖恩如天。莫知補報。適當陛對。遂得一吐微忠於玉階尺寸地。此臣千載之一遇也。抑臣聞之。遠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惟臣之蹤跡可謂踈遠。臣之寸心實抱樸忠。惟陛下垂聽焉。臣嘗讀孟子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乃知自古天下未嘗無亂。然一亂則必有人焉出而治之。此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根脈絡未嘗間斷。洪水之後有夷狄。天不生周公則無以爲生民除害。春秋之後有戰國。天不生孟子則無以爲生民立心。爲之後有周公。孔子之後有孟子。亂不終於亂而歸於治。人也亦天也。然人皆知夷狄之爲中國害。而不知人心之害甚於夷狄。蓋夷狄雖能爲害

於一時。而人心天理終不可泯沒。良心頓剝。失其所以爲人。而末流
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臣請先言夷狄。而後及人心。中國之所以異於
夷狄者。以有三綱五常爲之主張。禮義廉恥爲之維持也。而近歲以
來。貪饕成習。欺誕成風。慨習俗之日偸。懷綱常之將墜。而夷狄遂得
以憑陵中國。生靈肝腦塗地。而犬馬之蹄。遂至窺江。不有人焉。以拄
其殘殺之惡。則大事去矣。天佑聖宋。爲生賢佐。以翊玄八千之卷破府
秦百萬之師。使宗社幾危而復安。正統幾絶而復續。功不在禹周公
下矣。臣竊意士大夫更大變故。歷大憂患。以餘幾創悔。去洗心滌慮
以歸於正矣。而陷溺既深。舊染猶在。朋友治史治未離門士習
苟且。至勤聖主丁寧告戒。作之而不應。振之而不起。消磨歎軟賢者
亦不免焉。此臣之所甚懼也。臣不敢復追咎既往。姑以近事明之。陛
下戰貪有詔。蓋歎民生之事。遂而惡貪吏之病民也。謂宜一而百
而貪部之風革矣。今幾何時。凡所彈劾。不過州縣之小吏。而嗜爭任
承頭官尚多有可議者。得無減意於其小。而闊略於其大耶。此非陛
下意也。陛下訓歷有詔。豈知人性之本善。而欲引中人於君子之歸
也。謂宜舉一勸百。而廉恥之維張矣。今幾何時。但聞戕會未聞有以
廉惟用者。羞惡之心。誰獨無之。何至泯暌如是。標非於寒寡貧廉
不能以自見。而大吏之好惡。與人背馳耶。此非陛下意也。陛下爲千
里擇牧守。蓋本以爲民也。而牧民者但知爲富貴之圖。不復爲根本
之慮。託獻羨之名。以盡其貪賂之迹。而失朝廷憂民之初意矣。陛下
買公田以免和糴。蓋將以便民也。而奉行者不能體一分之寬。而行
一切之政。但欲觀了辦之責。不暇爲長遠之謀。而失朝廷便民之初
意矣。貴戚不當任以事。此良法也。陛下四十年間。人不知有貴戚之
至於近日。而好官要職。如取如攜。本必皆貴戚也。而貪緣攀附亦得

以躋承慶郎。豈閑宜不有材。不學焉知爲政矣。陛下赤子之心。寔孫
寒進身之路。而戚者始得以私貴戚議陛下。此陛下所親愛貴陛下
也。閹寺閒名非國之福。此雖論也。陛下四十年間。人不知有閹寺也。
乃至於近日。而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蓋寡廉鮮恥者往往倚之而進。
抬權納賄者揚揚自以爲功。雖傳聞未必盡然。而其實有以自取咸
者。始得以用。閹寺議陛下。此陛下親信者。陛下也。陛下高爵厚祿以
待士大夫。望其盡心體國也。而中外大小之臣。未能體陛下之心。而
各自以其心爲心。人心陷溺。一至于此。陳蕃所謂在朝群臣。如河中
木。汎汎東西。耽祿畏禍。曾謂清明之世。儀鳳論龍。可容有此聵者。神
宗皇帝論富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照。盡志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
御座之前曰。盡心無隱。只臣一身亦無益於事。須是兩府大臣以至
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然後力能成天下之務。弼之言。非今
日士大夫之藥石耶。今民心方危而易搖。士氣雖伸而易沮。雖有衆
多之君子。不無一覗伺之小人。境外之事。非臣所得而知。境內之事。尚
多未厭人意。天下事。變未易測。爲一有出於聖君賢相智慮所不
及者。然後追咎賢者之不言。而使小人得以藉口。曰君子無益於人
之國。則國事愈不堪言矣。此臣所以悽悽爲世道慮。而以正人心爲
扶世道之本。惟陛下不以疎遠而忽之。豈惟微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理宗在位。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舉劉相爲太常寺丞。姚希得以爲外
觀形狀。似若清明。究觀內祭脈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
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言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
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乃
覆危如覆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
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齊斷。大帶君牀而不能無豪謀曲逞之

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此臣之所以披封囊之所
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
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實係
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春。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
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奏準而
下。詔不發定。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
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早定大計。以孤羣茅之惑。人皆知篤於
親愛也。然偏溺者鮮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千壽之徒是也。
亂行於閨闈。而輕戮其僕。曾使始怒而終悔。晉卒以覇。平原君。趙
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强。皆
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爲而不少伸國法。今文廷者。承家所指目
近瑣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所作明作將之所致。豈不有之危
夫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喪。善類餘幾
望諸數消稍。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必於用人。固無權姦弄
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尤紬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
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亦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
慶宗時。黃應龍上奏曰。臣以民事至重。略陳于前。而切於當世急務
非迺境乎。廟謨神運。草茅小臣。何所容喙。惟威明之世。殊及負疏讀
書所載。可得而陳。蓋遠能通其所謂。雖必非一事。而厚德雖任人賞
罰爽率服之根本。天保以上治內。其所謂治固非一端。而嘉賓使臣
兄弟朋友。皆來盛出車之惜序。盡通不能則遠來易柔。內已治則外
不難禦。臣切惟今日之弊。莫甚於風俗奢僞。有以銷磨士大夫之壯
氣。理義猶餘無以洗濯天下之貪習。秦昭王臨朝而歎。聞楚之鐵劒
利而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慮遠。吾恐楚之圖秦也。是以
憂之。宣宜天劉。何事不立。區區戰鬪。豈足爲憂。況今除戎器以戒不
虞。命將帥而授方略。相機周密。孰得而窺。然四方仰瞻自京師始。所
可觀者。鐵劍果利乎。市井等於兒嬉。倡優果拙乎。嫉媚方且角出。古
者奇技淫巧有禁。今非奇纖巧麗則不售也。梵音法鼓。僧俗雜居。環
臂釵頭。男女無別。牌墻緞字。奢僭踰度。高冠修袂。貴賤莫分。管子曰
臺榭相望者。上下相怨。民無餘積者。其禁必不止。適有捐瘠者。其守
必不固。管子而憂人也。則可嘗乎而少知治體。可不寒心。叔向言晉
道殣相望。而女富益尤。歎其以與惛憂。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霍去病
能言之。而萬人悲。舍帳之飲。酬壯士悲。王闇之忌。老兒郎寒吟。誰敢遏
求善惡奏。秦曰。似強敵。脩劍拄頤。有生之樂尚未能親。鼓疲卒安得
殺愛妾以啗將士。提孤壘抗百萬之師者乎。唐魏徵言若君臣之間
動存形迹。天下安危尚未可知。蓋面從後言。常朝深戒。仁行遠望
門不聞。豈有陋習。是非禍情。可否屠龍。圭角利落。風致者。故爲常。若
無是條。然冷秋熱之風。積成委靡順適。不已。流入姦回。西都銷僕實
將令之濫觴前晉風流。賊亂華之禍禍。可不懼乎。臣所謂有以銷磨
士大夫之壯氣者。皆風俗奢僞使然也。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而閭閻民貧自若。又曰。上有仁心仁聞。而民
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今於政施仁。愛若赤子。而民不被其
澤者猶甚。其故何也。千里之害必於太守。百里之命寄於縣令。陛下
字民有訓。戒貪有箴。昭於日星。嚴於斧鉞。近歲列郡選擇精明。退除
偏惡。率多饕戾。除命伊如。抑明在前。條畫既頒。墻壁塵語。倚急符之
前。追痛帶庚之獰虐。剜肉醫瘡。尚云常賦。椎肌剝髓。動及古稾。貪未
嘗不裁。而貪夫多得志。廉未嘗不褒。而廉士或埋光。得非羽王飛金
賤秉之名可釣。欽承食蘗。即墨之毀難封。蓋多貲者多助。林植者孤

危大臣法小臣廉國之肥也今朝廷部貢表府第絶苞苴而簪纓紊
途路遺絡繹闌門亞入如水沃焦郡將賄邑之衣倡不足示儀則賄
今愈肆誅求監司守令城之耳目不能端矩則屬守伺所忌憚上下交
征廉恥道喪民窮至骨誰實務擇古學無傳文辭欺世爲靈臺宮室
費之所識失其本心施訐穢而不羞激怨讟以生從先臣李覯有言
爲貪爲暴爲寒爲飢此而不爲盜賊臣不知其所歸臣所謂無以洗
濯天下之貪習者皆理義論飾之故之然臣聞聖人不能爲時能不
失時陛下春秋鼎盛德澤有加帥臣精神術智慮深遠群公守理
奉法品式具備天下延頸而望太平當乘此時奮發剛斷剗除蠹弊
建紫明白洞達之意祈銷陰邪掩覆之私罷不急之務省無名之費
按行祖宗之令與民間疾苦因歸拜以帝敵而無避假犯之失細民
得以擾攘而上聞衍衛文大帛之規儲糧將以易胡人之首屬櫛戢

卧薪之志榻外豈容他人鼾睡以藝祖之勤儉步而華作坊奉烈院
聿造船場拔庭官女頗賜者加厚賜遣以高皇之儉裁內侍殊褒於
汴水碎螺細精章於通衢館陶民所括田不實使縣令疏之海島史
部郎監納河陽夏税收一斛五升之粟黜奪其官蠹鈔者棄市化法
則有劍一遵建隆之制使中外灼知上意四聰四目罔不明達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若是則法禁嚴而風俗厚賦明而吏治興可以富
民而錯刑可以強兵而服戎虜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宗社幸甚
天下幸甚
牟濬上奏曰臣待罪邇英知補輯誤象觀經傳侍經帷自惟學問
空疏無以仰裨聖德之萬一茲當陛對敢罄愚忠惟陛下垂聽臣聞
傳說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致知力行互相發明而知常
在先則知固未易也而行尤獨以行爲難何哉蓋高宗舊學甘盤知

道之君也傳說惟勉之以行其所知而已臣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由
於天縱聖學得之心傳當時政類治之暇日以紹述事爲念所謂
志者先皇帝有此心而未及行陛下因而行之此繼志之所謂事者
先皇帝已見之施行而未及竟陛下能行之此述事也彼武王之
官者先帝素有此心也陛下體先志而行之而先帝不得已之本心
昭白於天下矣夫內司之積弊先帝之已施行也陛下述往事而行
之而先帝去邪之盛德有光於青史矣信用君子先帝之心也其或
厄於小人而去非先帝之志也容受直言先帝之心也其或錮於姦
邪而去非先帝之志也陛下首収公論之所與者特加召擢登之要
路而天下知陛下有意於開言路矣白身出官特旨賜第先帝之異
恩也謂宜何以上報知遇而乃賦詩狠藉不知自反常懷李林清流
流之情不由儒科捷載二府先帝之殊遇也謂宜何以上答聖知而

乃竄死嶺南先不知迷於蹈聖人患得患失之戒陛下因公論所不
與而屏去之而天下知陛下有意於重名器矣絶貢獻以塞僥倖之
門尚先帝知長沙黄金之遺意之深宸翰以明正邪之辨尚先帝親
君子遠小人之遺訓也先帝所欲行陛下善繼而行之先帝所已行
陛下善述而行之先帝之心惟陛下知之而陛下之心天下亦既知
之矣臣獨謂知之而不行猶不知也行之而不力猶不行也自昔君
子小人勢不兩立舜用十六相先去四凶明四凶不去則十六相不
能盡心以補治臣願陛下充所知而行之知其爲君子則定之措之
有言焉則用之毋使小人得以乘其隙知其爲小人則去之速之自
其根荄而絶之毋使君子或受其禍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當
陰之微也冰陰之著也履霜而知其必至於堅冰猶小人不可使長
而至於盛當自其微而謹之也古今治亂率由乎此今陽明用事而

陰濁無所施其巧衆正彙升而群小無所容其蹊以清明之朝廷行
快活之條貫固世道之幸而蒼生之福然而君子得志小人不願也
紹述之說行則元祐變而紹聖矣變其助之之圖也則建中靖國時
而崇寧矣是則國家之禍也今雖萬萬無是必也聖心清明終始如
一以嘿察陰陽消長之機而辨之於早焉庶幾無時水之虞矣抑臣又
有聞焉治世危明之君子所以異於小人也古人曰以水旱盜賊奏
尚虞虞相與激戢之意者後世所謂天下已太平則細於安害不為
遠慮設以國家必誠言之此君子小人之分也昔唐憲宗留心庶政
謂李絳等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亦須行
之勿空陳而已絳奏曰陛下今日發言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為天
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願陛下每言之則必行之絳之
言而傳說知行之意也惟陛下留神

淡又進政書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迪乃猷詩云猷之未遠
是用大諫昔聖人之為民也使之有備則補實多寒則備暑七月之
詩是也今夫布弁捍敗之以備知旱則貨舟水則貨車夏則儲裘服
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户
貧富必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大亂保邦於未危
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
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
國家閒暇無安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
脩教其政治也大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俊者明主所以固
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
臣聞及閒暇明政刑有國之遠慮憂治世危明主臣子之至情
方天下以為無事之時而不復思久安長治之策此實頡所以

長大息於漢文之世也昔司馬光上仁宗皇帝五規其三曰遠
謀以謂當時有位者狃於升平不為遠慮至論公卿大夫或養
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
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夫仁宗之時
太平極治之時也主聖臣賢相與講明治道未必有闕政而光
言如此以今揆昔為何如時可不深長思耶先皇帝臨御日久
留意人物然而以名取人而名未必副其實也以才用人而才
未必真有用也天下大富貴誰實享之而去而國家大意難則
相視束手至歸過於君父而諉其責於他人先皇帝晚年聞天
下義理之熟更天下事變既多深入理慮取得羣公論者序遷
之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屏退之教求碩賢以遺陛下哉庶又
思慮所不及者獨加意焉舉天下大器付陛下貽謀可謂遠矣

陛下聖明天縱學問日新宣言知布天下鼓舞真不負先皇付
託而大臣可謂不負先皇簡拔矣今天下雖暫安而以為治安
則未也譬諸多士文王以寧而士猶未至於多多事會之來無
窮而人才有與之無窮臣願陛下與大臣精思而熟慮之取才
不嫌乎廣在精擇而用之耳求言不妨乎博在審擇而行之至
將帥當選牧守當擇士卒當練民生當厚庶幾制治于未亂保
邦於未危為國家立無窮之業而君臣之間亦有無窮之聞延
先皇帝所望於陛下與今日之大臣也光前朝元老國之蓍龜
所言真有益於治道臣敢以其所以告仁宗皇帝者推廣之以
告陛下非但曰應故事而已惟陛下垂聽
知主時秘書郎徐宗仁奏乞察恢復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
為當因孰為當革孰為可暫孰為可行則折衷眾論遠近便[illegible]

關係而尚貴行下循身奉法之節而吏得自新出粹倉助貧之令而
民免責羅室甚救之問而無官府點吵之異止輸臺之擾而無疆界
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五

治道

遼興宗重熙四年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天成軍節度使蕭韓家奴對
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
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
牛單轂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
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
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淥江之東戍役大率如
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
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
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
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侮三則棄耕牧

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
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于流沙阻卜望風悉降
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二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
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
亦眾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
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
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
其患有不勝言者況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為益舍不為
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警屯戍遼遠
豈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
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
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

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不素地則損威殊不知彈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爲一有敗損威豈淺哉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邊民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患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塞除之監繼簡譯傳導賦斂減奢侈期以數年則用者可蘇畜積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其不羅則壞輦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又多匱乏既不任役亦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累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難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人之身其能堪勞久之苦故爲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寬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猶

役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群盜間發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盜賊者其人無恩至相亡命山澤嘯聚蓋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爲盜賊者誠如聖慮今欲去其本根願陛下輕徭省賦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肯爲此故化而遷犯法則民難犯義刑罰可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群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爲者由賦斂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遊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今宜從可散戍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古敵烈隗烏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

道宗咸雍間耶律[illegible]上時政其略曰知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

金熙宗時翰林侍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上奏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

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稱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

世宗大定中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戶部郎中李仲略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實倉廩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實倉廩在乎寵力農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廣儲蓄節浮費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

同知西京留守事賈少沖上書論便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潁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蒙蔽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彌息其二論薦舉之法

盧文無實。掌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擧亦皆不
用。或指以爲朋黨罷遷不敢復擧。宜令宰執職擧三品二人。御史大夫
以下內外官於秩擧二人。自此以下以品秩爲差等。於秩不擧者過
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換任俸三月。其擧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
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
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宰執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
士族。今幕職擧主者。七考無贓私罪者。惟朝官三考例敘。吏部每
季關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贓污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愼。
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殆更
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
邊將帥及各邊州縣官。浚剝軍民。擅興力役。宜嚴遣監察御史廉訪
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者出身士

員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定料徵。姦宜聽長
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部宜視
事宜限。邊部饋送駝馬。招討司令宜入戶。或擾野菜以濟。饑會而軍
中害犧馬死。則一村內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貴耕牛以備之。臣恐數
年之後。邊防因弊。臨時賑濟。費財千倍而無益。早爲之所。則財用省而
邊備實矣。官給軍前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
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闕食。給來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貿而去。可
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宣知猛安謀克用土人。一貪陵將
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會弓箭因懷其賦役。以廉吏爲提擧。擧察
總管府以下官。聚陳按問。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興略之制矣。
章宗明昌初。飢患于治平。參知政事徒單鎰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
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戒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

美。君之爲治也。必因稽於衆。舍己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
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
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
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
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愼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愼其
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擧而群目張矣。
泰和二年。太常卿侯摯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
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寫性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
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
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爲
援。稍見小却則棄文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
其三曰。率兵禦寇。罷民運糧。各有所屬。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

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潰。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
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
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矣。其四曰。雖保安蕭諸
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負又所任者皆素儒不武。宜亟選
勇猛才幹者代之。其五曰。岸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
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逃遁。蓋以往來
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弊。應給不前。復遭責罰。被論乃
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
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擧。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
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
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
劉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掌兵

者多用世襲之官。此輩自幼驕惰，未任勞苦，且心膽怯懦，何足以制勝？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宣宗貞祐二年，權監察御史完顏素蘭上書言事略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疎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効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崇出幸，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桑果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懼，覆車之轍，不可引轆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冗軍官，不任委責，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粮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

三年，劉炳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却，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欲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庫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蓋無固志，其仕河北者以爲不幸，遠近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而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皆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禦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義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患人心不在己乎，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吏，黜貪殘，拯貧窮，恤孤獨，勞來還定，則効忠徇義，豈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藏器四求驅使。遠長官者必嘗鎮撫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四示新恩，易民觀聽，隱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

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庶已弊，官吏尚賄，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盜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蕭然，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戚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擢用，益書其能。不肖者懼黜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城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録。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哉？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驕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兼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興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備守禦。自古名將

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兵法曰城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
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
曰備城池以修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其地不守是
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留宗異焉
四年陳媺上章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資當天地否極之運震開言
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
苟為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
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兵起
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績以致神都覆沒宰輔為虜中
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為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怛不已宰
相大臣寄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為陛下憂慮哉每朝奏

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奏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況近都軍
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蔑然不問以為責不在己其於
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
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
而不舉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軍糧文牘即聽樞府
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等事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為大臣者知
有所責而天下可為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
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
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
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閤議事
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然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
迴避或兼他職或為省部所差有終任不覩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

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
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為機密而不關萬一此事之臣專任胥聽咸
稽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
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
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差遣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
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務
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騋牝三千
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下不能具鈞駟乃
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
興以來州縣殘破存者復為土寇所據獨河南稍完然大駕所在其
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者之一路頗不難哉賴陛下恩仁上天眷佑連
歲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或應天者要在以實行儉

者天必降福切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請俸而承
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員不以奢侈相尚服
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當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
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
撙節罷冗食戒奢侈禁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
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
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飢饉行賑濟則倉廩懸之
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賓恩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此役繁
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置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
其害者况縣令之弊無甚于今中軍司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
八九其謀應者非時貪纖冗儒苟推歸縉史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
贓悉其夜熬然代者亦瞀陋選擇前所謂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

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諸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博謀群臣以定大計比者徙河北軍戶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斂不能贍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況兵事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墾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率數百萬衆坐糜廩給餼之則用闕蓋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察於初不計其後故此誤也使初遷時去留從其所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

必強遣哉不至今日措置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是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部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及因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臨時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則枕戈執戟勤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置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官暮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illegible]不可救伏願陛[illegible]少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功實爲統[illegible]之今之散[illegible]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散品八資內量增階[illegible]以多才處理官者不至于太濫而國家恩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繫以安危者也[illegible]敗之命付之一人呼吸

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殁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由士卒懦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異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鼠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裒刻紬其饋獻卞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舍則排門撻屋恐遇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法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控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令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謀克之下有蒲輦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為頭目

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戶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勑大臣精選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五千戶為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仍勑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為衆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常熟閱之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至于五兵鎧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

昔周世宗嘗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朘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往健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太宗出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矣。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耳。

興定二年。平章事英王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幾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况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廢。而暴言如此何邪。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爲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

興定間。中都副留守郭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多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爲侍恣。僭越名位。人人各角勝。以相傾奪。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委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信使。至與各路帥府爲伴偶。恐不相統屬。陝西行省既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圖如。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已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使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命弋剌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勢。共欺朝廷。故使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害。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偏詣諸路。察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勢窮糧竭。人民播棄。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總節制。上下相維。苟會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姦惡不萌矣。

元世祖在潛邸。問李治賢道使君之説。至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爲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見害。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爲幸矣。

世祖遣趙璧召姚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治時之弊。爲條三十九。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頒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寃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奸窳可得而

舉劾。閣徵歛則部族不擾於誅求。罷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勸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每召問。

至元四年。擢為中書左丞。數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樞上言。太祖開創。務勝戰。商古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略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藏粗實。倉廩粗完。紀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侵。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為輟。

元世祖即位。書召經為使。史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天澤即具疏以對。大畧請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

中統元年。郝經上立政議曰。臣經昔歲從扈救圍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為天命曆數在於陛下。聖治可期。於是欲有所言而遷延旋踵。經亦以負薪之憂。遷延間闊。今年三月。始達順天。而陛下應天龍飛。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斯傳聖旨。命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為便宜新政。并仲謙和者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淮入宋。引領北望。顒瞻魏闕。每為自誦。君如此。可謂無言乎。於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諱。且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侔。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己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破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雖壞而得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實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衣。可以積。豈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不見器之殘缺。饕餮指麾。蕩湛放恣。沈湎。始則撓然。然則少荒。既飫而足。

并莫强與其餘舉而棄之。不如誠之猶是也。至於神器之重中處
亡。而天下餘者鬼焉。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
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
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而修之。修完則小康。大壞之。修完則太平。
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爲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導
學派紹。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
禍。至是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
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無論現於無窮。若是
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爲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
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
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
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
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
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雖克
大循據。不每於君人之。知。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之
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爲夷狄。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之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與章文物。不至如大壞
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
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
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斁彝倫。基海內。覆宗社。殞
身以衛生子子以自藏。日爲懦儒者可爲憫笑也。國家先有天下。歸
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于政刑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未遑。
天下之治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知下
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爲此。并西域。滅金源。剽夷國

勢大張。兵力盛是。民物稠夥。大有爲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
度。致元運。隆比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爲。於是法度
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
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
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
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岱之墊。跨渡宇宙之氣。勝擲天地之力。隆隆盛
發。天下事。不惜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移剩費。前爲耗。定稅賦。立
造作。權宜派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割署民。設科舉。擒思肆赦。方有
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而與排擠。百計攻詆。事宮閫
疏遠之際。憋爲始踵。卒使其材擯。以死既而奉通黨與倚聲締結。
援進宵人。爲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莽毒元氣。十有
餘年。生民顛躓。莫不引頸望明君之出。先皇帝知政實任官以爲致
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維新將賢者。翹楚傳邊使四出。究植權
戚以求民瘼。汚吏漫官。糜有遺逸。其勵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畧
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爲須擾。又益劇焉。而致治
之效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緒。英睿恢廓。正名用一。天下之
望。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亡。宜爲儒之
能一舉。若不大爲振沫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授唐宋之故典。
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
不可爲。使天下後世以爲無志於天下。累代綱紀典制。至今而盡。前
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今因
以竊笑而非之。竊惜而嘆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
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爲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
稱爲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爲正。既是可以爲監也。金源氏起東北

小夫部曲數百人。渡鴨綠。敗黄龍。從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設二國名士。置之近密。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眞儒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爲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爲元魏金源之治亦何也。恭惟皇帝陛下。資稟仁厚。天錫智勇。善承祖宗謹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爲治。而爲憂儲兩端。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爲存中無主綱紀以安天下之心。不爲苟且一時之計。當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自鉅帖以來。下明詔。蠲苛煩之新。修各處謹。施延慶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與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二國以合爲東西國。天下安服。莫不思見德化之盛。是治之亦易也。但恐害民

餘集。振附姦邪。更相援引。比效以遂。若不辨之於早。塙矣。爲曰也。以有爲之基。據有爲之位。挾有爲之勢。而不爲有爲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如慨作而不爲。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爲之志。而不辨姦邪於早而卻之。則雖剛以柔。雖明以暗。終不能以有爲。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求之以怡色。脅之以重寶。使戕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墮其計中。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溫公必受其禍。安石得時。宋業以之濁。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中然有爲斷之而已。夫爲人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若爲能用主。則豈

使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猶反手也。又謂萬鍾於我何加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爲大丈夫。則亦伊尹之傳也。故伊尹而下。以天下自任者孟子一人。漢室傾頹。群雄競起。天下之士。莫不激倖功利。反覆於智數詐力。汲汲以爭天下。獨孔明高臥南陽。抱膝長吟。視天下不足爲。躬耕隴畝。若將終身焉。則亦伊尹耕莘之志也。及昭烈三往。知其仁誠。然諾可以有爲。遂起而委質焉。則亦伊尹幡然而改也。既從昭烈。慨然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及未安鼎命。則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繼之以死。則亦伊尹佐太甲之事也。至於內治既修。辨以外攘。以圖報效。臣發上疏。精忠懇盡。謂然以代君。所復見伊訓太甲之書。其擇兵薄伐。出入嚴阻。一以節制。不爲詭戰。申明賞罰。開布公道。不規近利。欲恢建國。秦漢而下。復見王者之師。其駐兵五丈原。雖終不能出。則已定勝。至其臨陣。指授管

樂。亦嘗服以爲天下奇才。則孟子以來。以天下自任者。又祗一人耳。論者乃以爲自比管樂。管爲亞氏。樂非所長。又謂不曾復漢。不可以詐力雜仁義。去中原。入巴蜀。據其地。當如陳平用金間楚君臣。或者又以魏爲正統。而書伐罪之師爲入寇。嗟乎。孔明其可若是誣乎。乃以是期孔明。而又以是立新政。創法制。擇人材。結皇綱。飾王化。伏望陛下。慕馬文盛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爲難而不爲。毋以爲易而不足爲。據舉會此。陛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舉聽偏納。負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陽越。道於事無。故不得并敘。冒瀆神威。無任少卿網紀。雖主雖萬死無恨。

經又奏曰。竊聞天所界與。而無奉承。是謂應天。界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

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穢長無慮萬里。又籍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近歲河南三賊。亦在滴羅。分裂瑣屑。皆猶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而南面以臨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皆為都邑。及周晉分晉。臨諸侯為五伯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亦以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豪傑窺覦。唐氏自晉陽以興。以主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瑣屑。私于國寡。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之度。不獨私諸本族。與親貴共享。亦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一般開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等耳相維。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既次。不亂相尚。絲貫并并。如衣文之呼。以公賦諸人為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為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屬于太子。河東已陷敵。故亦屬五處。以為湯沐最孳。兼小上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差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如白銀十折。則十五折。復舉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則十倍其費。空莊籬之紡績。盡妻女之鍼劄。猶未充數。播揉械繫。米盡苦楚。不敢逃。今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為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鞠為寒煙之淵藪。禮樂之風上。富豪之人。民荒空蕪。蓋為窮山餓水。亦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為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懷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迄。待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之天界此中土之冠。而視去不念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諸王府聚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既明幹濟且有為之總統。俾持其綱紀。一其諸令。輕賦薄斂。少舒民力。簡靜不擾。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興無廢。修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主廉聲。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極可以風一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報。松楸守先世之墳廬。欲歸養之心。民之他。今為游魂。大庭見退。漫無所聽。太行山色。黯然烟靄。引領翹首。望之而已。若任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若曰罪言。千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五

治道

元世祖至元三年。許衡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其一曰。為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

退之。內主甚堅。外行甚易。日漸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國家乃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為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

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斷之磨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遲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則事勢然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遽為河南顧。乃寔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殘。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當時矣。然尾大之勢。[illegible]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惟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為定制。如伊呂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其二曰。中書於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

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梳理。又譬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夫梳與匕焉。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有司直教習技藝。將見日勤日著而日急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蓋止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掌握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illegible]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心豈不欲食也。獨膳夫為能致氣味之美。實不視日月也。獨術者為能步蝕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焉不能。實必借人家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不得法者為耶。古人謂為山必因丘陵。為下必因

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
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讀勤以古爲詬
臧。不知今日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
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遺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本雖
未能還如古昔。然已仕者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實
立條格。俾能敘用。則失職之徒。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奉
吏部考定賢愚。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序任三任。加高擢。下則人才
爵位。略可平矣。若此則雖積弊參差理庶。尚延歲月。責知所期。俸
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吏家世襲。品官任子
驅良抄數之便。直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至庶幾擬古人
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
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人。此

非臣之所能及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
必實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
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乎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
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界至難
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
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
臣不易。則其敷所由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言之。安危豈爲君之難
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歎陳于後。人君不患出言
之難。而患戒言之難。知戒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懷矣。昔劉安世
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
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栝日之
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

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
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
行相顧。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
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設有昔之
所言。而今日不記者。少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
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汩沒
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奸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
之人。疑惑驚眩。且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
以難爲。而以易處之故也。昔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
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
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慮。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
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塞

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
不畏人之容悅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已諫言而
害身。縱欲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
處之哉。此人君發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
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
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衆
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
不智也。用智分也。萬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
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
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府嚴峭。號爲明察。有編民犯
法當杖。脊吏受所與之賂。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
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

史言分耕不已。史人僞筆詞之曰。但受赇杖四去。何用多言也。謂其恃權。梓吏於庭。杖之千之。特寬四罪。止從杖坐以狃吏勢。不知乃爲所賣。華知肅約。臣謂此一宗尹耳。其見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貨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毀之使憎。君子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使君昔讒譖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豈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進者爭進之

〈卷之六十六〉 五

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終與彼防其來。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聞焉。不見收引。爲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足如斷養。而賢者有不肯就者。雖或接之以禮。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翹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功。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貴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輕合者焉。君位處崇高。自受客撫。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知堯舜之正。堯舜之學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奸邪佞媚。匡惡畏肆君

誣罔多方以陷之。間見排斥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婦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君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illegible]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察。[illegible]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公。以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喜怒愛惡。人主故不能無。然有可有者不可有。而奸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受贖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萬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侍太宗。灼見其情而[illegible]不能斥。李林甫知賢嫉能。明皇洞見

〈卷之六十六〉 六

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欺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感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君臣之[illegible]皆有不可以常情論者。[illegible]決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若禹[illegible]無以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政于洛。萬姓怨仇而去之。何可惟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靈合景從。其因秦[illegible]陽也。絕信[illegible]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於君。本於天命。物無不順之之心也。故由其上下[illegible]之不至。然後怨望生焉。堯舜愛下。既如赤子。民之親上。亦[illegible]父子矣。今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民以[illegible]之。是以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寬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以愛憎行誅。又非所以爲寬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民必思之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舉要事。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

而實不無剛遠惑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所厚而薄其有功，宜得不怨於心耶？失望之嗟，不平之怨，鬱而不能解，曰愛之，厲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莫不歡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宜其難得也。因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猶無傳哉？未見其比也。參之

昔天下久安，加以楚漢之戰，生民塗炭，戶口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憫生民之不遑，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變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彗出西方，光燭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貴，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觀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乘災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難之目也。舉其

要則脩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變怪相尋，惡災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焉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殺，堯與舜亦好生而不殺。若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欽授人時，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事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於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義。後溫之，復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盡心極力，垂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胸中廓然無有疑滯，斷知此說爲萬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疏焉，曾不以爲意。察其所至，止如臣在十七八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會，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忘也。至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强，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日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欲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illegible]），徒欲防人之害，不欲養人之始（[illegible]）。法令無可行之地（[illegible]）。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人，歸之南畝，嚴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從事於學，曰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一

者。它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
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
愚區區。竊亦願學。其五曰。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
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
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下僚。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
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
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
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審而後發。發無不當。
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
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其至先
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
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
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僞。賞罰
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搖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
在下奉迎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喜至無喜生喜。無
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議笑怨謗。正
以爲不當理也。最宜深念。失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致使已不可
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
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書奏。帝嘉納焉。
衡又上疏曰。國家自壬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
之宜。參酌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遵揆守成。此有國之先務也。
因習宴安。已爲不可。而其委任又多。病民蠹國之流。至實以瀆民益
困弊。至于乙酉庚戌。民亦困弊極矣。困弊既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
下有愛民之聲。好賢之名。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

帝繼統。民皆欣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以改更弊政。以興天下。
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以天下之民。使之割剝。付天下之勢。使
之侵亂。大爲失望。所賴者。今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
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矣。此皆畏避威名。不敢恣横。
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讒間。將欲不利於陛下。天命人心。皆在於
此。故不得逞其所願。然委付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可不
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
者也。識見若此。未知是否。臣恭惟觀先皇帝聖旨。可嘆息。至其大要
欲事耕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率皆割剝安民。附近集肆爲
致猶竊弛寵。擅天爲知事之所以歸心之所以安寧。自壬寅之後。民
已困苦。至于乙酉庚戌。民困苦極矣。虐政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
渚宮。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唯不見黜逐。且遷徙大權而委用之。於
此見敗。而所命之旨皆曰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辨也。信
邪兵而貴盜殺。不必指其兵曰孰刺孰能。若其爲曰孰新孰陳。伏念
臣草茅寒士。間見恆狀。本非長材。學且迂遠。陛下好賢樂善。曾蒙收陞
然。而未嘗倘以虛名。虛瀆聖聽。蒙陛下擢聘徵延。訪問爲治之方。擢
居祭酒之職。方且慙愧。無由以副陛下眷顧之勤。豈意非常之寵。忽
由天降。擢臣陪列之中。遽升台鼎之高。承命震慄。不知所措。敢論家
關。懇辭再三。而陛下執之愈堅。用是惶惑畏懼。輒以羸病之軀。忘其
闇陋。思進一言以爲報効。敢罄竭愚誠。指陳時政。而駑鈍鄙衰。不能
回互。觸犯事情。幸陛下聖恩弘大。不惟不遽加誅責。且仍使尸居相
位。任大功小。虛負寵光。愈增憂懼。以致向來之病。有加無退。竊自惟
度。於國則殊無寸補。於身則日就危。以可不懼哉。苟不有差。則宸海
致弊。豈可苟叨榮寵。以妨天下之賢。乞復居舊職。以虛陛下待賢

之地。傳選周行以揚陛下敬天之休。則臣某不勝幸甚。

五年。衛輝路總管臣陳祐謹齋沐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今越職言事。事曰三本。昔國家大計。非不知獲罪于時也。然臣起身微賤。臣之先王。謂睿宗也。拔臣於畎畝之中。進臣於陛下。陛下以臣以方面之重。錫臣以虎符之榮。臣叨居陛下之官。食陛下之祿。將踰十年矣。是以朝夕戒懼。每思數陳國計。効死以報陛下。亦所以報先王也。儻蒙陛下察臣愚忠。以臣言萬一有補於時。貰以不死。俾開言路。臣之幸也。若以臣言狂瞽。冒犯時忌。其罪當死。死於國計。臣之義也。伏望陛下賜以燕閒之暇。熟覽臣言。則臣雖萬死之患。山嶽之罪。無所避於聖鑒矣。惟陛下仁聖鑒之。臣聞殷周漢唐之有天下也。天生創業之君。必生守文之主。蓋創業之君。天所以定禍亂也。守文之主。天所以致隆平也。昔我聖朝之興也。太祖皇帝龍飛朔方。雷震雲合。天下響應。統一四海。君臨萬邦。雖暫武之威。未之有也。天眷聖明。篤生陛下。陛下神武聖文。經天緯地。能盡守文之道。暨象賢創業之世。其民懷康。且物咸遂。典章文物。燦然可觀。暨威遠方之□。上古所不服臣者。陛下慕縣臣之。雖高宗之興殷。成康宣王之興周。文景元成之興漢。太宗憲宗之興唐。無以過也。是以海內豪傑之士。翕然一風。咸謂天命陛下啓太平之運者有唱。民望陛下樹太平之本者有三。臣請條列而言之。陛下昔在藩邸之初。奉辭伐罪。西寧大理。勢如摧枯。而還長江。鄰於反掌。此天命陛下撫萬里之邊。定四方之亂。將降大任於陛下。即位之後。內難方殷。藩王之階亂者。在彼逆賊之□。禍者歸來。然天戈一指。俱從平蕩。此天命陛下削藩鎮有餘之權。而唐廣無為之代。特以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臣故曰天命陛下啓太平之本者有二。其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宜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深一身。而後世爭之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謂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蓋謂時運推移。無非天理。聖人能與時消息。合天意。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盖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己故也。伏見聖代。陛下不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昔建藩異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定祖宗創業之弘規也。迨乎中統之初。顧一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之時。賴陛下神武聖哲。無遺策。故能總攬權綱。削平藩鎮之禍。鞏固根本。則朝廷之計定矣。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法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宜洪業安身。四書作底。新勸以扶天下耳目之觀聽。蓋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覆翔於宗社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屢登。一海晏然。其時矣。儻非藏儲侯王向化。此其勢又誠萬世一時也。上天與不受。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副民心。體三代宏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明覲九族。外偽萬邦。建皇儲於春宮。正陛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施覲親之心。當中外之望。則民心不移。邦本自固矣。陛下益謙光之德。嚴不欲以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業。社稷之重。生民之憂戚乎。願陛下熟計而為之。則天下臣民之幸甚矣。其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臣伏見陛下□勵精為治。頃年

以來。建官分職。綱理衆務。可謂備矣。曰中書。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叙品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獄訟。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國用豐備。此制國用之職也。修軍啓。嚴武備。兩陲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銷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貪近遠姦邪。絕臣下之威福。維公室。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丹之承天。斟酌元氣。運行四時。條舉綱維。著明紀律。總百揆平萬機。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外撫四夷。綏之以利。鎮之以靜。涵養人材。變化風俗。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議。致君同知無不爲。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且皇天以億兆之命。懸之於陛下之手。陛下又舉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欽惟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此代所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此今之所以未臻於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外路軍民錢穀之官。宜悉委中書通行。準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當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揖讓之治。同於利則私怨萌生。起忿爭之亂。此必然之數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若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夫輔王室。叶贊聖猷。陛下臨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操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俾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下之事上如使臂之承身。身之導臂。各勤厥職。各盡乃心。夫如是。天下何憂不

理。國勢何憂不振。奈雖西北。諸王未覲天朝。東南一隅。未霑聖化。其未庭之議。瑣屑之奏。可計日而待。未足爲陛下憂也。所可憂者大臣未和。天政未通。群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蠹損國威。摧壯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訐爲忠。以直言爲譏。是皆蠹人賊國之事。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皋夔爲臣。伊周作輔。非不能致治矣。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復有小人基亂之釁。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福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焉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騰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也。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其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其來尚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適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皆取士於當時。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皆生於曩代。而獨不生於當今哉。顧惟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議科舉。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一己之偏見。非古今之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隋唐以上。數千百年之間。明君賢主。所得社稷之臣王霸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奇章妙著。於天下後世之耳目者。迹其從來。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於版築。或獲之於屠釣。或得之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賢舉之著。選除爲僕。不可勝紀。豈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降。逮於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碩輔。間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

及乎退合於君。聚精會神於朝廷之上。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學復有彼像此之間武夫士之庶世。亦猶魚之與水。今欲之在河。然之在治。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當全舉綱領之不同。期於得歸得體則一也。臣竊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用。古今之士。以第進士并歷職官吉年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諸詢衆故。二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取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試科舉。三也。三科之外。嚴以門蔭胥吏。之可謂才德兼舉。繫賢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庶幾野無遺材。多士盈朝。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時雍丕變。政化日新。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歟。抑臣又聞凡人臣建謀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上疏言諸侯勢大。將不利於社稷。嘗猶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甚者云全下之計。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皆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矣。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重斂苛刑之際。一承亡秦之餘弊。性情向虛文而欲求至治。仲舒以爲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鼓。又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爲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至是驗於此矣。向者文帝用賈誼之言。武帝行仲舒之策。其禍亂之極。必不至此。謂之爲漢文。豈止如是而已哉。豎宇昔唐叔寶太宗皇帝謂明君明以知諫爲心。而魏徵之徒能其君不及免哉。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而功載倫僚邁前主矣。臣誠才識駑鈍。不足以比擬前賢。如賈誼董仲舒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識猶懇懇。忘在於忠。其義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且冬之初寒。暑之甚者。以天之變於上者也。在於人事以應之。故初寒則衣之以裘。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寒而好變也。蓋亦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於康寧其身而已矣。或者安於故習。昧於變通。冬之裘且加於夏火鑠金之夏。更之葛首施之堅冰坼地之冬。將見嚴暍鑠。今危在朝夕矣。人焉保其天地之正算養壽於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此。臣愚切謂一本之策。若施之於太祖用武之世。有所未遑。行之於陛下文明之時。誠得其宜矣。此實天下之公論。非臣一人之私意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養福亂之源。可以興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矣。臣猥以林下微淺。不明大體。加以性識愚昧。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二十年。刑部尚書崔鐵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進正人。書上上所以可懷者。然見黨附壅蔽之患。一曰。嘗阿合馬擢用之臣。莫敢論其非。逮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爲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林院亦多阿合馬所傳旨。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刑部權位等雖任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改第。第六曰。實授子弟用即顯官。切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

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學問識人之重事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王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憲曾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徒者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衆議而定成規。十曰。官吏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請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取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以南遷賦役者已上五萬戶。去家就遠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在籍事產。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錢江南不歸者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丞相安童是特良臣。惡為阿合馬所讒疏。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收擢。十三曰。簿錄姦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輕為撲捋。遂致濫用。且以之資給歲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上指建幸宗廟在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位置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并除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污染。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既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敕牒。仍令與御史大夫王晉帖木兒議行之。

至元中集賢學士程鉅夫上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知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

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之丞相。周勃不能對。陳平對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謂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以鉤考錢穀。刻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徼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典。於國為便。謹冒昧以聞。伏取聖旨。

世祖時。劉秉忠上書數千百言。其畧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于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知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嘗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坐而待旦。以臣周室。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為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品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堪。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污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

之職事會書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
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
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
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
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
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助民。
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也。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
若實爲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
陪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
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
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權豪斡脫。以利
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

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煉石。實爲不易。爲一二以經緯繡
飾皮革。屢本石。雖爲借取一時之華麗。費亦重而無補。甚可惜也。宜
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
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產業。宜差勸農官一
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實國之大務。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
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
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已奉合罕皇帝聖旨。因而言
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
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雖顯者有法。縣宰正。民自
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
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移剌中丞拘榷鹽鐵
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雖使從實恢辦。不足亦取於民。

拘榷已不爲輕。奧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
間。科榷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
徵。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
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爲百王師。
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
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
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
亦天地神明陰所祐也。宜訪名儒。循舊禮。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
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遼
曆。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曆。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即位。頒
曆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
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甚有勵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

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
產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差役並免。使自給
養。實國家養才勵人之大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
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
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
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
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常選左右諫臣。使諷
諭於未形。[illegible]盡於事爲也。君子之心。一於正義。擴於忠良。小人之心。
一於利欲。擴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
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

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以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因
中人民必用場冶，仕合路課稅，所以定稱錙，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
古者明王不貴遠物，所貴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
之膺，智賢王之輔成也。古者治世，以民産業自齊井田為阡陌，後世
因之不爭。後今竊之者益獲，富厚者增加。宜禁行利之人，勿侍官勢
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和好交易，不生擾害。雖同之害，其
國家之利也。哲董之制，宜會古酌今，衍為一法，使無散過嚴。禁私置
牢獄，濫民無辜，暇肾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者以戴百官，
分命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
度行於下。是謂天下不勞而治也。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者以為
政本。其餘百司不在負責，惟在得人焉耳。世祖嘉納焉。
王惲上政事書曰：臣近蒙禮部符，承中書省劄，該憲臺欽奉聖旨各

臣惲驗依建國度者，臣惲伏自欽承明命，夙夜兢懼，不知所為。蓋者
憲臺過舉，俾備顧問，庶有所發明。因自忖量國家之事，有萬其非
愚所能識。然臣自中元迄於今日，又叨仕進，區區管窺，不無一見，輒
敢以時務所宜先者數事，昧死上聞。臣聞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必定
制畫法，傳之子孫，俾遵而守之，以為長世不拔之本。欽惟皇帝陛下
聖文神武，以有為之資，膺大一統之運，長算撫馭，區宇民歡，達遠濱
唐。其所渴者，特治道而已。然三十年間，勵精為治，因時制宜，良法美
意，固已周悉。今也有更張振勵，顯明畫一，若懸象而昭布之，使臣民
曉然知事法之所以然，豈不便哉。故臣以立法定制為論治之端。一曰
議憲章以一政體。傳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表
作成憲，吏承於下，遂為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
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遠定議，可而憲

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其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
法，猶有盟而無券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未免有時量准擬之差，
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已定律令，頒為新法，或有不通行未盡
該者，如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
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知所守，民知所避而難犯，天下幸
甚。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夫制度者，明尊卑，別貴賤，法天道而立人
極也。故古者衣服飲食輿馬屋廬，皆有恒制，至於庶人僕妾，其禁尤
嚴。惟在君人者制當崇度，率先化下為表。何則上之動靜，為人勞逸
之本；上之奢儉，為人富貴之源。可不鑒哉。欽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
躬先儉素，思復淳風，如輕紗衣而黄紬綾緞，金飾而朴素，至衣服
等細類織錢研之類，一切禁止，以率行者，遠未無效。今也臣民衣
飲，臨於公侯；婦女衣著，侈於貴戚。以致聘財過於卿相，男女不能婚

姻。正以用之無制，僭越奢侈，有不能供億者，故物價不得不踊而貴，
錢幣不得不虛而輕，上下困弊，日甚一日。假若臣室之家，視為奴隸
衣飲，一切自有等差。若例而一之，事不困乏。臣愚以謂宜一切定奢
大行禁止，使民志定而不少僭越，用既有度，物自豐饒。然亦實楮幣
穀物價之一端也。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夫一世之財，足周一世之
用，不必專豐其財，去其害財者可也。今國家財賦，方之中統初年，歲
入何啻倍蓰，而每歲經費終不卒贍者，豈以事勝於財，過有所費故
也。為今之計，正當量入為出，以過有舉作為戒。除營宗廟、供乘輿、給
邊備、賞戰功、救荒歲外，如冗兵妄求、浮食冗費及不在常例者，宜截
括一切省減，以豐其財。財豐事勝，益足為充，以攻則取，以戰則勝，以
業則成，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
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四之謂也。且

財非天降。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能久乎。但力足財豐。所以養民而強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故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誦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祿不輕以付人。曰賢曰材。迺能得之。所以為礪世磨鈍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近。此必然理也。惟其君礪磨馭之權。世主操於上。不輕授人。與當其材。何患氣之不振。力之不竭。事之不成者哉。今四海一家。權宜假借之際日漸弃闕。正國家收攬威權之時。如近年委任猶重者。因考其素。御敵禦寇之建功立事。固是駕馭英雄大權。苟非其人。不無可慮不重之權。今中外無事。朝廷宜重而惜之。昔有唐使職或帶相銜。然

止行見職。合無分名實權。五曰議廉司以勵庶官。臣聞古之善為國者。不使人有怠惰不振之氣。若作於心而害於政。苟非以德勸之。必須度時宜本人情。舉之以法。故得小大畢力。上不勞而皇事舉。今州郡之官。三歲數轉。既無選限。就列。正循官資。紛紛奔競於吏部。例得一官。雖不因循苟且以歲月養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革有裕新之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取吏也。能者增秩賜金。公卿缺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斥田里而不事事。唐制。名之二以上官。累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為勸。爵祿愈隆則意滿。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特舉直指採訪黜陟等使。歲知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斂畏懾而不自安。唐人稽考得中而有所主。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切揄之

氣不怠而自斂戢。從者好弊之萌潛滋而復持。姦猾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大刑罰案書。國是國家要政。然必別善惡以示勸懲。皇得專務寬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官伯時受贓不枉法。時制。當削官解職。世宗曰。受財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為奸狡。習與性成。復使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止於追官。並奉特旨無復祿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遍有所犯。苟吏無恥。自恐為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兼行。精擇官僚。優加吏祿。寬網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慶。哉之氣既使。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徇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彩百倍。有登積澄清之望矣。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吏。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為重。縣令乃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宜。參佐為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選。率取殊績。臣

愚以為若行三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其法二。一曰舉主與所保者貫歷相應。求中而可復精加考勘。無挾妄私意。然後許令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如君制替替日三百日舍元謹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懼相累。如此庶立功而寡過矣。其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比至平宋。謀為不易。凡所隸附。秋毫無犯。可為仁義之師。只以前有調官賄而滿放行者。注擬尤為濫雜。侵漁枯竭。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為名。仰賴天威。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公揀以行此法。其得第人身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邊遠見職。委有聲迹者。使之內遷。亦激勸一法。蓋自漢唐五代迄於亡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內設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洪儒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府鄉縣

雖立教官講書會課秋比虛名畧無實效以致非常之材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若無可稱明揚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舉歷代號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當比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貢舉開者見行登沛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之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數實學而取多士壻仕途而急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國論治進備大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河濟而無所成哉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除目甚嚴如宰相子弟舉令取充省掾諸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員班秩閣門等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大令書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書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勢須及此而習既久聞見或寡故望明刑遼識大體務清譬畫

難矣臣愚以謂為今之計莫若將合歲貢吏人令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蹟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提無司以校法試驗庶然激勸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添使得飽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今無可專抑吏權業非應少有貪鄙者計算應即按而治之是猶之窮而責以何盜之為豈理也哉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近命新者登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靜可謂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熙熙翕然有試日太平之望此蓋皇帝陛下屏去奸邪保合太和嘉靖邦泰專任責成之効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為治之道此貴均一未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國家且自攻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着中物力等戶盡充軍站中間拙下上戶其餘者或皆貧難下戶而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江南甫下邊陲爺省和糴和易恐徵發斂使論不諒又將軍站閃下差稅不

間多寡止服四兩餘者分酒見戶其逃亡並在稅又行無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是貧損其小戶困苦不敢可知臣以時量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踏驗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徵求易為責辦其軍站戶富者有田畝連阡陌家貲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既不曰無置雖者今也不分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十年簽充到半役者多是近下戶計當時起遣已是生受臣愚謂很合分揀定等其不致困乏逃竄有誤臨時調遣均之實莫此為重十曰復常平以備凶荒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栗約八十餘萬石今倉粟具存虛名久空甚非朝廷採荒救民本意夫常平之法歲豐糧價以糴之則農重於而得收穀兵則減價以糶之故民得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責不克行殊不若常平之有實也蓋低昂權在有司豪併利無專擅故也若復以實常平偶遇凶歲出糶

三二千石數價白米猶勝於夜加重此光顯濟民破用軍國正儲實為古今良法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聞遠饋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貴對贖罪引種和糴和雜皆未免弊所以多不能行惟求者留兵屯田為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故事言之憲宗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今豐州等處左右良田約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近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南傍陰營帳百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七秋而已其所收必畢又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物地土時暫借給耕屯亦是一法書及撿括首占仍根究頑戶者聽外逃亡已置後名者去處亦宜量撥累為國盡心有為縣官與繳勸其間一切可行未兼者已行不盡者極人為而盡地名仍稱患南一切置心見開戶數併從遠防以救一時

急於治外之意也。十二曰。息邊釁以撫已有。臣常聞老子以恬淡爲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以天理當然爲言。非徒設也。欽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玉天之功。接千歲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太祖聖武皇帝創剏之業。時謂大業廣成。然有其有者安。務廣德者強。審今之勢。譬猶畜牧大家。川量谷討數已嚴置。正在牧圉擇人。務養得所而已。如此。則牛羊蕃牡日蕃而無耗。不然。困悔見有。又務多得。時見復求者來。獲則已有者瘠而耗之。可不惜哉。伏願陛下息邊釁撫已有。以恬淡爲心。戒在得爲戒。頤養聖壽。配天無極。此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四時行萬物生。亦自地而升。及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實圜不出二十萬里之內。餘則晦冥昏暗。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陛下富天體道。財成輔相。功已不能彈紀。尚何言而何慮哉。十三曰。

戒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雅勝爲上。我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沒。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醜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戰。如征大理雲南。渡那喀。平內難。討賊壇。取江南。破宋漢。鷹評海外占城。交高麗。南平交州。歸順遠甸。皆作暴闇有疾動。此應不得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見傷暴露。其邦困苦。中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雪屢作。山崩地震。變出非常。竊臣猶謂盜賊竊發。百姓聲嗸。日趨於困。臣常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爲念。兼拘細故。傷信傷睦。以用兵爲專。此堯舜好生之德。商湯克寬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躬體玄默。頤養聖壽。與天無極。以初元之心爲心。以恬淡之慮爲慮。爲民祈天

請令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眷眷。易乖戾而爲和平。變荒歉而爲豐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尚禮義所生。今也禮義既衰。故日趨於薄。一法出。則百奸作。一令下。則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蔑不加益。我惡爲之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爲務。如孝行復役。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徽處思。臣義士。歲有賞錢之類。非不家至戶曉。然於興分寸之功者。徒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爲風化之行。自國家。首先以四教爲本。曰仁以養之。義以教之。禮以安之。信以行之。何爲仁。父愛子。責。懷生樂業。溫飫以養其心。何爲義。輕徭薄賦。哀矜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爲禮。上下有分。毋爽僭侈。譲

責以當其功罪。何爲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悅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前政者謂棄爲也。嘗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嘗責爲令。取辦一時。夙夕四海。不知度德倫理。有不可救藥。至于今爲儒者。如遺貢差徭有已歸未歸者。貸欠軍人。有已到未到者。民出抵備。不暴養。降反覆償其不應。民辦知無。雖累官逐責。何數其元償。杖刑重責。木上大夫。宗界之守。曾不少間。忠秘其賤辱。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要風俗之淳粹者哉。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恰然有忠孝廉恥之心。而復教之以禮讓。遵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教之以冠婚喪祭。民將日擧而心喻。安行而有得。二三大臣匡直輔翼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違其親。臣叛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回風俗美。將安歸耶。十五曰。減行院以[illegible]。伏見近者立行院四處。蓋欲養兵力。省權而免擾役。然不可多設。多設則一旦遇有調遣。號令不

相統一。至今而稱蜀道沙險難未嘗併力一向以趍成功。此江嶺且
陽動輒數百里。賊去此而盜彼。即欲加兵。則曰我已降於彼。比緣知
會已聚掠而去。如向者鍾賊是也。其在江西者。逸而出境。即閉而不
從。莫有福建復逸而出境。亦坐而不問。已至朝廷專委重臣會三道
之兵總統於上。才方勦絶。臣故曰。不可多立帥。依此亦若止從一路
於四州地既畔屯。號令四出。復命皇子震統於上。使路有江淮節制
兵勢將何歸而不折。何今之不一哉。誠爲簡便。十六日。總文貢以示
寶度。夫海方小國。外示臣屬。內實叛逆。哉以誠桂彼。輒講奏何則待
其險僻昧未天理。而懷萄且假息之念故也。乞翻書文以來。易以計破
難以兵降也。今交趾讓數郡之地。且數年之間餘奉貢。伴來於未稍
類國下。敎論識者。今年亞一畢象於年獻羣且若干。是皆我御器爲
已有。詞書詞是歲月而已。此最不可信者。實慣文書卻千里馬語郡

國母今來歸。而越王封他曾未幾何。盜叟自新。妄號其面終其身而
爲正以德禮懷柔然後。臣愚以謂彼之交貢自今宜辭而無受。因我
之所得者有二。不貴遠物。示以曉度一也。顯今之爲臣測淺深不知
我之虛實。按用自總使叙計內壽二也。又使敵夫天子明見萬里
之外。畏天事大之心。慕有以自省其曲直所在三也。刺竹棗賓顧則
肆行奸詐。急則面盡服從。伏乞下公卿集議。以付有司。臣之所言。雖
至淺近。然當陛下無忌諱之時。適被寵召。無一言抽報。誠默然退。豈
惟自棄。大負朝廷虛求之心。顧臣庸愚。倚是重時。爲一片書。倘有可
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訖訖而來。皆
爲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懼之至。臣惟昧死再拜謹言。
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由文而能生。地因文而能成。人以文而愈靈。
王者守文而爲天下正。日月有度。星辰有躔。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

雨。千變萬化。不失其常者。天之文也。積而山岳。流而河海。五土之高
下。百穀之蕃殖。允執厥中。黃裳元吉者。地之文也。君臣父子。禮樂詩
書。大理達乎聖賢。炳粹宣於翰墨。粲然相接。曲盡諸宜者。人之文也
經天緯地。統制下民。撫善政以勸行。彰皇猷而博施。無私無慾。克長
克君。鼓之舞之以盡其神。煥乎郁乎。以昭其德者。王者之文也。欽惟
陛下方承景運。蕆紹鴻猷。臣謂文者質之華也。質者文之骨也。有其
質則既以成泰元化之鴻基。備其華則可以擢乘一家之偉績。見以
質文之理並進。磨而同歸。文質之情。克躋微而撰同。昔者觀新擢遷
光武中興。正火龍賊。首之秋。方笑郡回鋒之際。猶且投戈講藝。息馬
論道。以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可不以文爲務哉。故夏之忠。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下車泣罪。設虞待賢者。寔惟文命
周之德。顯于西土。道被於南國。與二老盡歸之念。以康邦惟正之供

者。寔惟文王。讓之天。獲萬民。子受其姓。前半夜之席而訪寒士。修尹
女之意而除肉刑者。寔惟文帝。唐之英主。動鑑自仁義。致乎庠學舍之
千區。委名臣之十在者。寔惟文皇。維此四君。咸有一德。民庶倚賴當時
之播史。編傳後世之為策。而言之要。亦可述矣。今國家省臺院部。施于
內。路府州縣。政于外。職無不具。事有所司。心安而政體。咸宜領挈而
襟裾。就登臨之以天威。懷之以天度。宜乎道撫三才。功齊四代矣。然
而僅能致治。未洽泰和。夷荒之小國相持。中土之獄囚常滿。陳言納
疏者無救弊之方。在位食祿者但用法而已。豈官非其人。而未能盡
列聖意。顧將賢材疏遠。而有術未得盡行耶。抑且民或下屈不移而
不循免乎之化。須除惡務本。然後爲邪。嘗切思之。良有以也。九重深
邃。四海懸遠。下情不得上通。上意不得下達。振擧頹闕。貢成群下。豢
民之道。實未周用人之方。或未[illegible]事者以籌書期會爲急務。進言

書以法令未嘗爲大本此其所以雖能致治未洽泰和也伏望陛下
於聖心而思之究至理以明之細推今日之施爲詳擇群下之得失
觀天文以法陰陽察地文以御剛柔人文以化四海守聖文以熙
無窮同夏之大令比周之文王超漢之文帝越唐之文皇治教興隆
可得而議愚臣竊此蓋有難焉蓋古天下今天下易地則皆然前聖
今後聖合有爲者亦若是故也
天縱又上業以臣聞人以藐然百歲之壽位天地育萬物而獨靈人
以眇然七尺之軀周事變與衆理而咸備者斯道者其惟心乎及乎
青黃白黑之文間錯而眸子不眩睛矣淫哇正雅之聲交雜而耳官
不昧聾矣視聽不壅不靈而心神蔽不啓矣自中人以下豈有心神
聰明而無凝滯者哉是知無凝滯者惟聖人而已何以言之蓋聖人
之知既已特明而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以吾特明之知決彼有理之
事雖爲播義于前吾爲繼於後豈復有留心者哉今國家樹后王君
公夫以大夫師長爲恐內外官吏有壅滯之所不安而累民逮者受
可不立法以定之哉夫財有可以取可以無取而介乎兩間者爲民
父母之心但欲益下而已奈何瞞昧之地人共窺覬天下之逃者當
出不違者常爲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或始取之而後復議或每取之
而偶廢從可勝言哉使事有可以行可以無行而介乎兩間者方其
議之也以爲不急而稽延歲月費之既定焉及其行之也有司應奉
而急慢而簡略之試譬焉況事有至微而關利害之至大言有至細
而有風化之至深者豈宜輕哉夫刑有可以輕可以重而介乎兩間
者夙又方今弊之尤大者也伏覩郡縣之間一夫繫獄凡娶樹慈產
業以之而傾田宅以之而蕩者衆矣國家未有科令有司恣行決罰
竊恐貧者犯刑未嘗不負富者犯刑未嘗不輕且觀宮之下何求不

獲故有家貧者行賂於官室之人而委曲以成其覆犯之文矣彼寒
素之徒室如懸磬故所求不應激怒於無告之人而快氣以溢其
刑抵之罪矣貧民豈知如是雖無罪而與官吏有相干者或貨什器
以供飲饌土丈約以償備輸於官吏竭橐典賣如此則不疑之禁欲
難則輕錢重則無所不疑獄矣乃欲化洽政治豈可得哉若其罪疑
之者遷延纏綿有就桎梏之中而死者有及十餘年而不決者犯罪
之家竟致破產所費不貲犯罪之人長拘囹圄所害無極漢詔有之
民命也爲獄議不令舛虞錯也今雖未至乎此亦宜立法防之伏望
陛下溥頒明詔更示有司凡資財可以取可以無取者明開其義誠
害而取之凡資財可以與可以無與者明開其義誠害而與之凡事
可以行可以無行者明開其義以便民從事凡獄可以輕可以重
者明開其義從輕而決之凡常獄易滯而罷有踰汙者法宜丞臣
先所謂慎名器杜利門之法而行之則自當絶矣皆夫愚昧不慎則
有寒賤在焉如是而冀天下之道自成因咸示愚之理宜採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六

治道

元成宗大德七年。鄭介夫上奏曰。欽惟聖朝布威敷德。臨簡御寬。極地際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曠古所無。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間。得大一統者。惟秦漢晉隋唐而已。秦隋晉以貽謀不遠。旋踵敗亡。漢唐雖傳數十世。其間又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統。其難如此。而欲保於長且久者。又難如此。毋謂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泰相因。離合相仍。尤有可憂可慮者存也。昔賈誼當漢文宴安之時。猶為之痛哭。為之流涕。為之長太息。方今之勢。恐更甚焉。安得如誼者復生。為朝廷畫久安長治之策。今觀朝廷之上。大臣則嬰懸然持祿而顧望。小臣則偏偏然畏懼而偷生。念胡苟且以求自全之計。玩歲愒月。以希遷轉之階。誰肯奮不顧身。出為百姓分

憂者。然或有之。又招疑速謗。不能自容於時矣。都堂總朝廷之柄。謂宜主經陳紀。為萬世法程。進賢退不肖。殖邦家根本。制禮作樂。以黼黻皇猷。崇文興義。以變移風俗。當今之急務也。卽聚羣臣。因循度日。臺牘山積。剖決不暇。間或奉行一二。俱有司文皆不急之細事。殊失經遠之宏規。臺察乃朝廷之耳目。振刷風采。條立紀綱。糾舉枉直。扶弱抑強。職分之宜然也。民冤載路。十詢九違。精賂克彰。掩耳不聞。縱豺狼之肆暴。示孤鳳以塞責。護庸搏擊之名。殊乏風憲之體。六部乃朝廷之手足。宜各官盡其職。職盡其事可也。言乎吏則銓衡之無法。言乎禮則文選之不興。言乎刑則奸慝之滋甚。言乎戶則賦役之未均。言乎兵則選練之無方。言乎工則規畫之不一。使賈生身今之時。目今之事。不知何如其痛哭流涕。又何如其長太息也。夫高見遠識之士。雖以才識在前。方諾在後。其欲自己於言乎。數年以來。固有

指陳事實。傾吐忠蘊者矣。雖指斥不無紕繆。言事各有鑿鑿。中間豈無一事可行。一語可採者。往往堆案盈几。略不省察。類皆送都堂架閣庫而已。間者托腕雖肯為言。指是忠直。逞辯投興。或陳說田土。以覬利。或進獻珍奇以希賞。或賦述大都。頌稱一統。而得官陞職。是皆無益於理亂。所當類入架閣者也。而迺擢嘉賓。優容之厚。如張齊賢以洛陽布衣。太祖引見賜食。請不如是。則上無以推納諫之誠。下無以作敢言之氣也。今朝廷合奏之事。垂積滿前。動是決句。千載不得聞奏。而得奏者。又僅止二三大臣。及近幸數人而已。言官論事。其得一覲清光。所陳無問可否者。抑而不奏。則亦爲虛紙。或事有緊切合從便宜者。必待送擬。究議究轉。遷延久而不決。則遂至乾將上意不得下達。下情不得上通。萬幾之來。何由盡知。此古今之通患。有國之大戒也。介夫幼勤于學。長習于吏。備員儒流。偃蹇無成。傳直禁垣

有年于此。田野之疾瘼。朝廷之利害。嘗歷既多。靡不熟知。胷中抱負頗異凡庸。雖迹近權門。不善逢迎請。故碌碌無聞。少有知者。欲緘默無言。則上負明時。下負所學。縱明目張膽。雖自陳則不免束之高閣。否為刀筆吏。塵瀆聰聽而已。古語有曰。樵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或冀一言見聽。可為涓埃之助云爾。如言而是耶。則施之時政。必有所補。言無可采。亦宜恕其狂僭。以來諫諍之路。輒以所見列為一綱二十目。條陳于後。謹投中書省御史臺。以聞。伸于宸聽。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一儲嗣。儲嗣一事。寔為當今急務。自三代越周。以秦人君即位之初。必先定儲嗣。所以示根本之固。杜覬覦之心也。昔漢高帝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漢文帝即位三月。他事未暇。議者司請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

廟社稷未忘天下也。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方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今四海無虞。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可謂明治亂之原。知國家之體矣。欽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德業方隆。億萬斯年。正當莅朝之初。而拳拳懇懇。於陳儲建。則似乎不急不切。然稽古慶今。未有如斯事之急且切也。朝廷之上。不知為古今常行之故實。往往視為希世之曠典。雖心知其事之亟。不可緩。相與鉗口結舌。莫敢發言。此愛君憂國者。重為之寒心也。今皇太子天挺聰明。嫡而居長。神人協贊。朝野屬心。宜早建儲宮。正名定號。所以尊崇宗社。所以培植國本。所以鎮安天下。聖朝萬世不拔之基。實係於此。昔齊桓五子爭立。而霸業遂微。晉獻讒廢申生。至國亂數十年。始皇以扶蘇不安。致使滅宗。惠帝以繼子不明。幾至易姓。自後由此而敗亡者。未可縷計。草茅之士猶不能忘情。而秉鈞當軸之臣。㝡不及此。何耶。賈誼曰。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皇太子嗜欲未開。思術未定。宜選擇端人正士以傅翼之。與之居處出入。教以漢兒文書。使通古今治亂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偽。所謂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今民家有千産之貲。使欲延師訓子。為持盈守成之計。孰謂善謀國家者。未如一家之謀耶。古者建東宮立太子。待以殊異。示尊定民志。非徒然之美稱也。今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親疎。略無差別。昔晉申胤曰。太子統天下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遵非所以辨貴賤也。同衣衣猶以為不可。況可同名號哉。杜漸防微。尤宜禁絕。上下二三十年。國家之興廢安危。未有不因儲嗣一事。鑒前代已然之失。為今日庶政之先。建定大計。使天下曉然知之。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綱既舉。其餘事務。次第舉行。則宗社幸甚。

一。任官。古者任官之法。由儒而吏。自外而內。循次而進。無有躐踰。今中外百官。悉出於吏。觀其進身之初。不辨賢愚。不問德貫。緣勢攀援。相携引。有力者超前。無力者居後。口方脫乳。已入公門。目不識丁。即叨胥牘。區區簿書期會之末。而不通習。其視內聖外王之學。為何物。治國平天下之道。為何事。苟圖僥倖。考第充品級。以之臨政。情無所知。傳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不知為學。豈知為仕。心術既差。氣節何在。今隨朝吏員。通儒明吏者。十無二三。天下奸宄。盡使此輩為之。甚可為朝廷名器惜也。夫吏之與儒。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儒不通吏。則為腐儒。吏不通儒。則為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後可以蒞政臨民。漢書稱儒術飾吏治。正謂此也。今於一篇詩習手行字。即名為儒。待官選寧書之綴與檢法式。例會計出入。即名為吏。何嘗知國之大體。吏則指儒為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指吏為不通古今之俗子。儒自儒。吏自吏。本出一途。判為二塗。遂致人物之冗。莫甚於此時也。今隨朝省部典吏。由典吏。又轉而部令史。部陞之院。院陞之省。通理俸月。不十年。已受六品之官。而各處州縣。以吏進者年二十。即從仕。平年得補路吏。又十年得吏目。又十年可得從九。中間往復。給由待闕。四十餘年。才登仕版。計其年已逾六十矣。或有病患事故。曠度月日。七十之翁。未可得一官也。以儒進者。自縣教諭陞為路學錄。又陞為學正。為山長。非二十年不得到部。既入部。猶隨在選坑之中。又非二十餘年不得銓注。往往待選至於老死。不獲一命者有之。幸而不死。得除一教授。耄矣

及之矣望為少年揩黑頭公。亦不可得也。今內任以三十箇月為一考。滿即陞一等。又多异任遷轉。外任以三周為一考。三考得一資。又有始由入選補注守闕之歲月。六年才歷一任。十八年得陞一等。淹滯莫此為甚也。且即所見言之。如前總興縣邢主簿趙職奉公。政聲頗著。去官之日。不辦紅貲。亦可謂能吏矣。無力求陞。止淹常調。且累以困於錢穀。官今天下之公勤廉幹。淹於州考甚不為少。當路者俱未嘗及之。如前禮部高顯卿乃侯司卿根前提胡床小廝。既無學識。又乏德行。不知緣藉。不習刑名。僅十五六年。已致身於四品。今鵷行間出於徒夫賤隸若高之輩者。不堪縷數。雖知之莫有指斥之者。懷能抱德沉淪下僚。駑才妄處遽登極要。似此不公。可為一慨。昔賢常以太守為吏民之本。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惟良二千石乎。太宗謂養民惟在郡督刺史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如路府州縣之官。實責任要危之所係。若以內為重。以外為輕。是不知為政之根本也。久任於內者。但求速化。不歷田野之艱難。久任於外者。雖務苟擇。不諳中朝之體面。今朝廷既未立取人之科。當思所以救弊之策。在朝宜少加裁抑。在外宜量與優遷可也。今後州縣吏員盡取之儒學子弟。每歲令風憲官選其行止無過。廉能可稱者。貢補省部典吏。縣則補於部。州則補於省。滿考則部典吏叢充外路司吏。省典吏發充宣慰司令史。又每歲擇其上名貢補六部寺監令史。滿考則發充各省令史。並令依例入流。其臺院令史從外任八品官選取。其省掾從外任七品官選取。通理內外俸月。以定陞縣尹敘補。與路司入同貫路事正與宣慰司令史同

貴各從所長而委用之。百官自三品以下。六品以上。並內外互相注擬。歷外一任。則陞之朝。朝一任。則補之外。凡仕於外者必由內薦。仕於內者必從外取。庶使儒通於吏。吏出於儒。儒吏不致扞格。內外無分於重輕。雖不能盡復選舉之規。亦足以救一時之弊也。

一選法實乃治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之地。至甚不輕。選考選擇之義也。名之選法。選其能者歟。不能者去之。今之選法但考俸月之多寡。定品秩之高下。如是而已。有歷二載考滿三考然後納明成周之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不聞三年又轉一資。三考必陞一級也。選法等壞其於此時矣。夫貪汙無行者曾行險僥倖之小人也。同赤令陞。而譽翕歸之。廉介自守者多其怨寡諧之烈士也。疾惡過甚而毀謗歸之。惟在上之人有以辨明黑白之耳。今必待被告經斷方指為貪汙。則人之憤貪汙而能委曲周旋以幸免於告訐者比比皆是。如平章總管李某見亦剗幹勤之稱。歷任之初。曾無儋石之儲。身有餘貺之積。今皆田連阡陌。群庫鋪席。遍處有之。非取於民。何從而得。凡此者皆貪汙而未嘗經告者也。若其淆替貪廉無別。一體由來仕。故貪汙者家計既富。行囊亦充。赴都鑽營無所不至。每每先得美除。然廉介者衣食所需且不暇給。至二三年閑廢於家。雖已給由。無力投放。及文書到部。復吹毛求疵。百端刁蹬。幸而入選。在部侍除。奄困淹年。飢寒不免。則急進者可以速化。恬退者反有積滯。係勸之機。是朝廷誘人以奔競也。今大小官正七以上者皆除從七以下者部注。然解由到省。從部擬注。部由此得開賄門。如散官職事名有高低。有力有援。則驟從其高。力孤援寡。則抑從

其低雖以上木偶人及考亦得陞階更不問爲人之賢愚若官
之能否何如也既以入選公然貴關以關之美惡爲賄之高下
各官詠吏相爲通融私門筭下分擬名闕無力之士甘心於選
遠錢谷之除選致苟閑偪偪及有才爲有財以前賞爲錢貨之
戲每於注選時莫不爭求美地之近闕之美而遠遠積遠每庳
去處有十餘年不得代之官民間有云使錢不慳使得好官無
錢可幹空微奸謾開此名器爲利肥家以爲榮進之計罪有惡
苦吞飢自貽跋遠之弃亦免相胥爲不廉矣是朝廷導人以貪
汙也選法不公雖以條舉且即所見言之如丘俊丘總管之子
父存日已投宗安縣尹丙好四婦斷蘇不敘居閑八年竟又授之
稅錢名丘默自稱白身不蔭弃授寧都州同知聞者莫不駭笑
一如孔文昇係浙西廉訪司書吏延授常州路作支祭庄攝歷任

學正滿考自行縣審程合入庸州選又以宣聖子孫即陞太平
路教授陞令已下猶在遠司紂當如此詐偽而省部吏不究問
實爲孔門之玷風憲之羞又如年應後輕薄無行縱恨不才初
歷下州學正厚賂閑乎有保稱亡宋故官之子使得積陞路選
自是援例者但屬緣翰林集賢院求一保闕不問人物根脚即
加歷模過迴闕鄙既到隨堆所役小有不宜必遠疎屏群才者
陞遷員缺者淹屈欲望選法之清人材之盛不可得也古者自
州縣官以上皆天子自選故銓曹每擬一官必先稟命於天子天
子欲用一人亦詢其可否於執政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爲常
選以天子委用之人指爲別里哥選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
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爲兩途邪緣常選所除非出天子之
意而別里哥所用又非中外推許之人所以不能帰一若盡以

別里哥不得預常選之列則是天子之寄得制於省部之手太
阿之柄我於例持矣漢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
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唐太宗嘗列刺史之名於屏風坐臥
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注於名下以備黜陟古者選官如此
其精且嚴猶不能盡得其人今之所謂常選法者常選少一月
一日必不許陞屋任雖多而根脚淺者通理必降別里哥盡指
爲無體例難以定奪殊不知常選中太半非才僅可涉吝而別
里哥選中豈無一二可用之人才邪不嚴其選而嚴其格不清其
源而欲其流是不識古人選法之意也今宜先擇風憲官委令
常加體察除贓濫正犯之外有雖數不勝任者行止不廉者推
薦不稱者依阿取容而無所成立者並許彈奏有能行可以座頑
主懦才幹足以剸繁治劇任一事可稱行可取者並許摘實

爲殿依古法分爲上中下三考書上考者陞中考者平遷下考
者降不入考者黜從宮司上下半年或每季終造開呈都省
如各官根脚年甲籍貫三代已截元除在任實跡已見考書解
由之內不必贅寫止稱歷過俸月足矣至今選家總陞不許覩
貴赴都省者逐月類咨差官馳驛入選令選曹自許考書之上
中下以定黜陟誅賞纖悉開銓注將合授宣敕發付各省於
元籍標籍賢能者不待致力而自陞謬不知勸懲不肯無所容
私而被停謀不知懼賞罰既公衆心自服矣如民生休戚官吏
賢否既已責任憲司又有監察御史不時差出問塞何須重復
遣使越行都邑任每歲委濟幹官處按各道專一體問風憲係
屬有政事無取衆勸不公者比之有司罪加二等如此行之一
年選曹不得而貴僻仕入不得而冒置臺察不得而徇私減公

此絕弊偉之要道也。
一鈔法自漢以来止用銅錢。亦用鐵錢。至前宋祥符年始置交子。續蔡京又請倉會子。今之鈔法乃襲前宋交子會子之舊耳。并古法也。不必究其法始何代。但可以利國濟民者通古今可行也。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孟貴。是時民間貨無置錐者亦有銅錢官會之蹟。無他子母相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在民間者甚少。小民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法立一時。而弊出他日。非法之不善也。乃久而自不能無弊耳。事極則變。變極則反。故因弊更新。然後可傳之不朽。鈔法之弊已甚矣。天下之物重者為母輕者為子前出者為母後出者為子。若前後倒置。輕重失當。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為母。銅錢為子。宋以銅錢而權交

會之重。交會為母。銅錢為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為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為母。中統為子。既而銀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為母。小鈔為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抑弊亦非吉兆美識也。今物價日貴。鈔價日賤。往年物直中統一錢者本直中統一貫如至元鈔五厘與一分買不成物。街市之間無所用焉久而不善。則至元一貫僅直中統一錢。物直錢而鈔不直錢。將見日賤一日。而鈔法愈見澁滯。此弊之一。所宜急救也。每歲發出鈔本倒換昏鈔。止收三分工墨。可謂巧於利國。廉於取民矣。殊不知一貫出。二貫入。鈔行民間。僅有三分。而民間之鈔反損三分也。且鈔在天下昏爛則已。何必倒換。於古亦無倒換之法。兼倒鈔之便。止是城市間一簇人烟得濟。若各縣百姓散居村落僻遠之地。去城數百里。得往倒換者絕少。未嘗便於小民也。且所倒昏鈔既皆付之丙丁。即鈔本盡成虛捨矣。况外路倒換到合燒之鈔。貫伯分明。沿角無缺。京都之下。難為料鈔。一歸煨燼誠為可惜。今但知可得工墨三分之利。不悟虛捨本鈔九錢七分之害。於國於民兩有所損。將見日少一日。而民間愈無鈔可用。此弊之二。所宜急救也。古者藏富於民。民富則國自富。唐太宗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此之謂也。當今救弊之策。宜增造大德新鈔與至元鈔兼行。大德五貫或二貫准作至元一貫。明以大德易中統不過救至元之輕。以濟一時之弊。鈔母既起。則物價自平矣。每歲發出各省勿令倒換。就支作官吏俸錢和買絲料等用知以民間所出夏稅折糧課程贓罰諸名項錢起解大都以供

支持賞賜及隨朝俸給。庶國家鈔本俱為實用。而鈔散天下民亦無損。行之數年。民間之鈔不可勝用矣。鈔法既正。更鑄銅錢法。使輔鈔而行。則國家日富。百姓日殷。隆古至治將復見之若造新鈔而不行銅錢。則鈔易壞爛損之多而益之少。必需經久。造銅錢而不行新鈔。則至元太過。恐一旦行之。輕重相懸。未以為便。二者不可偏廢也。夫鑄銅為錢。乃古今不易之法。雖賤難以壞。行水火不能銷滅。世世因之以為通寶。使法不可行則上下二三千年間。咸棄不用久矣。何待今日始知之。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即國家無窮之利也。先賢嘗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實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偽造者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

今天下真偽之鈔幾若相半。如不之信但以中統鈔通而計之
自初造至住造該若干。倒換已燒該若干便可知矣。若以鑄錢
不償所費則造鈔所得工墨三分必不了鈔局俸給一切物料之
費也。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為愚昧。夫國家輸運則鈔為
輕賫。百姓貿易則錢為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相背。即子母相權
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究其異議之原皆由內外官吏以利
國為重利民為輕。以至於誤天下國家也。今有陳言謂何地產
玉出金何處人家有奇珍異寶。則朝廷忻然從之更見施行謂其
有以利吾國也。有陳言謂損朝廷一分之鈔可為民間十分之
利。夫無損於國而有益於民之事則一切視同故紙抑而不行
謂其無以利吾國也。上下相蒙已成膏肓。民生日蹙交害日殊。國
家雖富將焉用之。愚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

將以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然
之為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
五百萬錠畢竟為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錠而已。如一歲
造銅錢一百萬錠散在天下並無消燬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
千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為一時之權宜錢為萬世之長計也。
今鈔中明具錢文即是銅錢之樣。古者像十文銅而出可以辟
絕而增民安得而不富。今之像十文鈔而出雖貫米救濟亦不
服散。民安得而不貧。即此已為明驗不必旁引曲喻以論其利
害也。但比來言事者非指所原利病以冀動朝廷之聽。昔右
丞葉李請造至元鈔謂中統一張準可一張之用若以至元一
張抵中統五張一歲造鈔之費無所增減自可獲五倍之利。以
此唱國遂行其議。豈知遣禍至于今日。鈔價既賤而偽造更廣。

數年之後至元一張止可當中統一張。國家未見其利民間不
勝其害實為誤國之謀。而當時遂以為信迄今不覺其非。亦可
惜也。已聞言者請以大德鈔一貫准至元鈔十貫。即葉李之策
也。若如所言則他日至元之弊尤甚於中統矣。亡宋自十六界
加至十八界又加為官會以至于國亡不救。此覆轍可鑒也。彼
知造至元之利可以五倍不知鑄銅錢之利又可以百倍。夫鈔
云一伯者乃百銅錢。今民間稱為一錢。一貫文乃千銅錢。今民
間稱為一兩。是一錢准為百錢千錢准為千錢也。若以銅錢一錢
自作一錢之用則物直鈔一伯文者可以一銅錢買之。各處月
中時估云物一斤該鈔二錢者今得以本色銅錢一錢則二伯
文鈔可得物一百斤。以元估計之省鈔一十九貫八伯文。是錢
有百倍之利矣。既利於國又便於民獨復議擬久而不決甚可

為國之謀臣之罪也。如惟所陳造新鈔以救至元之輕截倒換
以全國家之利鑄銅錢以通鈔法之滯。富國惠民之道無以加
此。矜夫前任湖湘司任採役下僚區區忠愛無由自達。欽覩累
朝詔書節該諸人陳言在內者呈省聞奏。在外者經由有司投
遞送於前陳已惟太平策內言有不能盡者摘出鈔法抑強戶
計僧道四事屢瀆威嚴赴湖南廉訪司及宣慰司投進雖蒙稱
善黜於時違剖明切當。今故紙全附錄于各項之後。擬不求
遇於一時必待見知於異日。有居樞要達宮大臣能以致君澤
民為心者當有取於所言而謂國之與民實同一體。民富則國自
富國富則天下自平。用銅錢雖未覩近利且以富民為先。欽覩
先皇帝至尚書省詔文內一款節該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
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

毋相貿信而有諸錢與銅錢初行民間得便敝邪之弊法于前
里便得通年遠行改法尺鈔觀諸旨罷用銅錢節該欽奉時本便
用便於細民然有害鈔法深妨國計欽此切詳詔意未嘗不以
用錢為便。何為於國有妨與此一語可見奸臣之誤國矣古昔
足君孰與不足。若使於民即利於國國與民相依而立者使
民而反妨國耶。為今之計未必取民之貨以富其國但因國之
貨以富其民足矣所謂富民之術無他道也。嘗思古者民何為
而富今者民何為而貧富貧相懸係乎銅錢之興廢耳農家終
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苧蔬麻畜產
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時零賣易不
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民安得而不富
今雖山澤壞鈔既難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撲不用若有物遺鈔

則來不肯貼。欲盡鈔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數番虛費工夫農
婦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藏貨物賤價求售實不直錢所得
盡歸於商賈之囊民安得而不貧耶。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
代舊錢散在民間如江浙一處者官庫山積取資國用可過天下兩
年之耗。非為小補。二則市井交易不煩貼換鈔三尺孩童亦可
入市。免有挑偽爭疑鬧之憂。三則國之所出者鈔也民之所
出者貨也。鈔以館萬計尚不可以得民貨貨以時零尚民不可
以得國鈔。若使時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館萬之鈔自然流通此
國與民之兩便也。禁錢之不便亦有三。一則見有廢錢日漸消
毀隨處變賣銷化為器。賊爽有司之貨滑為無用之銅深為可
惜。二則市井懸遠難以貼鈔店鋪多用塩包紙標酒庫則用油
塗木牌。所在風俗皆然。陰撲鈔法莫此為甚。三則商賈往來遠

難宿食無得小錢或留無以營成以准折村落細民出市買物或
有負穀粟或抽取土貨一錢之貨不得五錢之物。或欲買一錢
之物只得虛貨對換。此則農商工賈之道不便者也。以三者之
便無以一。若必不便則銅錢誠不可廢也。即今民間所在私用
舊錢權作廢銅行使。然於半江南矣福建八路絕使舊錢交易
如江東之饒信浙東之衢處江西之撫建湖南之潭衡。街市通
行頗是利便。愚嘗參酌古今若以銅錢一伯當唯中統鈔一貫
一分一錢權為的中。亦與鈔文內貫形相符。今銅價一斤該至
統鈔一貫五伯每一斤銅可鑄錢一百六十箇則錢與銅價正
相等自無偽鑄之弊矣。然各處鐵冶器皿舊有禁者弊錢法
見官收傷銀官錢造廢器民間擅鑄銅器。見存之銅立可使用
銅坑所出更無盡藏。將見國家日富當以日數及年歲計何以

加此。此特言用錢之利而已。鈔法之弊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為
國課也。朝廷之所用也。而與民間共之守為長久惡可為君罪
今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偽鈔耳。偽鈔通滿天下。而朝廷略不
動念。未知謀國之臣何如其用心也。且如一年造鈔二百萬錠
散在各省倒換舉化為灰。止存工墨鈔二十萬錠而已。今民間
富家巨室庫藏得鈔通計萬錠者一家所藏有不啻二十萬錠者
合而言之積蓄者幾何上百千萬億計。非偽鈔而何。善為偽者
與真無異雖識者莫能辨。或有敗露到官乃造之者善者不推使
用者耳。愚嘗留抗見買賣者乾庫倒出料鈔共店戶使用反疑
視之。四此偽鈔也。試代以偽反析歸而受之。故人習于市甚為
不敢。雖況乎鄉落小民哉。昔在任逮嘗推問偽鈔公事死者甚罪
一定工本可以造鈔數不定獲利如此今民得不樂為之□□

蹈湯火而所不辭。如不以為然，但更改鈔法，悉令堅韌楮密
換新，然必數百萬倍遠出於元朝鈔本矣。又嘗考之，自周漢以
來，皆用錢幣，乃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武帝用
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後漢光武乃帑錢，用布帛金粟。
章帝時，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至唐則全用銅錢。
歲間，以幣帛不周用，鈔也。至宋創為楮，刺為劑，置交子以權一
時之宜，因而行於中國。錢者，譬如錢乃鬼神所用，非人世所宜，
以人用鬼道，知宋作之不長矣。不頌聖朝立法不求于古，而循
襲亡宋之舊。誠為可惜。然於讀書之暇，反覆細繹，頗得其要。既
之權狂。雖有其策，志不得伸，言不得達，惟有撫巵擲杯而已。以
鈔為錢，決難久長。如欲用鈔，必須改法。宜倣古用帛之遺，以綿
為之，國家立局置匠，起織，依鈔樣織成方帕，每貫白畫一再為以

尺二長七寸，闊四圍邊幅，以金其貫文並樣織成。都以五方正色
關防之。取青於東，取紅於南，取白於西，取黑於北，取黃
於中。七五色備具，非民間所可得之物，雖欲偽為，將焉用之。然織者
可作大卷，難製小幅，零用日有銅錢，不必小鈔，若朝廷出紬則代
以輕賫，此即子母相權之術也。一則可以數十年不壞，二則偽造者
不得為之，三則免倒換燒燬之弊，行之數年，成多積少，其鈔白
不可勝用矣。立法之善，無出於此，故曰錢決不可用，鈔決不可
改。此事有關國計，非泛泛執律常例之比，可以富民，可以強國，
可以解歲饑，可以弭外患，可以萬世開太平，真久安長治之策
也。雖是羣言嘈沓，難適為謀，築舍道傍，歲不我與，因循苟且，唯
恐悠悠寂為文之大患也。漂應虞錢日銷，偽鈔日廣，國計日削，
大柄日移，其流禍豈淺淺哉。伏願賢相名僧其疾圖之，天下幸

甚。
一鹽法。富國惠民，無出於鑄山煮海二事而已。鑄銅為錢，固乃國
家之大欠。煮鹹為鹽，雖知為重，而未得規畫之方。今隨處立運
司，各場置令丞、管以課程，浩大必須另設衙門以專管領。不知
為害民間甚不小也。設官百端，何可勝言，其於國家實無所益。
如福建一道，僅於瀕海一場，周歲辦鹽七萬引，亦設運司正官
首領官吏人等所轄一十場，批引入所鹽倉二處，官攢人吏游
食之徒，不計其數，惟奉承鹽戶而已。今各處運司官吏多承輪
委分司，給散工本，雖曰無害，其實陽散陰收，繞係關無所以守
催鹽業，開寬起火，住火，附寫報封堤，巧立名色，百計科擾，場
官因而借取鹽戶，必須無隱，付之有總司差人催辦，取數什伍為
群。不時下場追擾，若不取之鹽，戶從何而出。上下交征，通同隱

竈戶之富者，尚堪支延，貧者無措，必致私煎私賣之弊。官司追
捉，如捕重寇。只得舉家逃竄，即日逃戶已多，不數中明，止令同
竈鹽丁代辦數年以後，必盡逃矣。此鹽司之設不便於鹽戶也。
商旅販賣，所以流通鹽法，倍助辦官課。今運司賣引，盤倉支鹽，則
有照引數，帖首種需求，方得支發。箕節去處，支發如引，官吏需
求無厭，也行刁蹬，至隨飢付賣文墨，拘收引查，稽挨多般需索
損客人而已。若鹽價高，運司官吏既多先行積買，或立價低，則
勾鹽商將賣，或有上司官員，與權要之家挾勢者，買出須先儘數
與而鹽商有守事年年一年不能得者，又圖其引數，高者各頭
賤，以客旅與官府交易，又日疑畏，可更如枝持，此鹽司之設
不便於商旅也。運司關防，私鹽侍運場，路遠害，立團顧者，卻立
買置邏緝，為法可謂嚴矣。不但買軍數一更易偏所部籍所屬數

十里。雖大不得寧甚至持人殺牛操刃居積無所不爲其能保
私鹽之不偏乎。又有鹽司差人及官軍頭目巡鹽。絡繹鄉村。阿
通見有鹽米審虛實使指爲私。從而詐騙。自充公用。少不依隨
遂成實禍。及有止佗到官者設無誣賴鹽禁經年。轉指平民連
逮無已。漢經飢饉盡皆撤放或罪止斷者無非窮民。所破家財
半多不過五七貫而已。有積者或持情賄無力者必至於罪。
此鹽司之弊不便於百姓也。運司法。凡有私鹽生發。並及州
縣正官。鹽出於倉場而罪歸於州縣。似此無辜得罪。死亡之狀。
無鹽戶不屬有司。無相統攝。縱有一等積當私鹽無根之徒。結
構鹽司上下。容情縱舍不執。無所畏懼。更與附場民戶交來往生
理作富戶貧戶等名色。衆同影占。又有民戶收販。寄放逃盡經兩遇
有司追會。捐輸疏藉鹽戶。託從官府。不得施行。有此合約同之事。

即以辦課推辦勘經歲月。未得杜絕。此鹽司之弊不便於官府也。
煮鹽權課所以資助國用。今言者但知爲國興利。不知爲國省力。
與其所入爲數雖多。而其所出之費亦不少。何異以手易牛。雞謂之
得賴耶。且以一引鹽論之。歲給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鹽司官吏
月支俸給。數運水腳之費。通以價錢推除折算。而官司月過本錢
特及一半矣。此則大不足於國家者也。夫蓄貓防鼠。不知饑貓竊
食之害愈甚。養犬禦盜。不知惡犬傷人之害尤急。今鹽司官吏猶
饑貓惡犬之爲害也。宜先去之。則況穴盜亦屏迹矣。唐劉晏
善用權鹽以充軍國之用。觀其行事一時莫及。後世亦無有以繼
其軌者。其言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理財常以養民爲先。又謂
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
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絶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

常平鹽。其始以鹽利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
用充足。民不乏鹽。此良法也。今不能易也。爲今之計。宜
立奇求其但祖述劉晏之遺規。則鹽法善矣。宜將鹽運司衙門及
各場所設官吏。併省冗濫。行革罷。併入有司。管領。提省部内
才幹官一員。充提舉鹽使。於各州縣摘差貳官一員提調鹽事。於
出鹽去處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出於取本處有抵業富家應
當亭戶。分煎照歲額。令亭戶自行收拾。竈戶任便煎煮。隨處
立倉收納。亭戶不致於逃亡。竈戶可免於追剝。民戶亦免於國犯
興建之擾。既無所措。自皆樂於應辦。夫若非亭戶竈戶而自煎
煮者。方爲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條治罪。事既歸一。誰敢輕犯。如
工本實爲鹽司所有。而鹽戶虛受其名。得免額外苛虐已云幸
矣。雖不支工本亦無怨也。終歲額辦。並引種於春季作一次散

下諸路總數。各鄉官收管。令客人往於收鹽去處支買。依時價
兩平交易。聽從使廣發賣。隨所在繳納引目。可革去買引攬引
支鹽分例批引過關一應之弊。商人益收利既厚。則販者必衆。而
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也。古今鹽法。不過爲辦課耳。使課而無
虧。何必廣布網罟自取多事。今鹽有定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
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於亭戶。既省僱綉工本。又可全收課程
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至於戶日益而賦鹽廣。鹽日多而利
益博。他日之增羨。未可以限量計也。此富國惠民之道。已盡於此
一。厚俗切自三代漢唐以來。歷數延長。其中雖禍亂並於臨危而
義安。垂絶而復續者。皆由風俗淳厚。人心固結。有以維持扶植
之也。貫經曰。化行俗定。則皆顧行而一心。利守節而伏義。聖哉言
乎。棟義不著。廉恥不興。風俗日漓。人心日偶。如人之一身。已無

元氣安能長久。風俗乃國之元氣。國祚脩短係乎風俗之厚薄。
所關甚不輕也。知爲政之要者。當以移風易俗爲第一義。夫移
風易俗莫大於禮樂敎化。昔魯兩生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有開闢以來。今且百年矣。周書曰。既歷三紀。世變風
移。有泥一以來。今將三紀矣。以時考之。則可興禮樂崇敎化。變
風俗。不可謂之太早計。而朝廷上下。慕不及此。苟且一時之謀。
不思萬世之策。甚可謂長太息也。夫治國猶治身。既未能補養
元氣。使之壯實。宜先去其蠹賊。不致於損傷則可矣。且即數端
大壞風俗者言之。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
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王化之基也。今街市之間。設肆賣酒。
縱妻求淫。暗爲娼妓。明收鈔物。名曰嫁漢。又有良家私置妻夫。
與之對飮。會同寢處。略無主客內外之別。名曰把手合活。又有

典買良婦。養爲義女。三四歲衆肩誘。客官日飮夜宿。自異娼戶。
名曰坐子人家。都城之下。十室而九。各路郡邑。爭相倣效。此風
甚爲不美。且抑良爲賤者。待告而禁。終不能絕。若令有司覺察。
或許諸人陳首。但有此等。盡遣從良。有夫縱其妻者。並同姦從
夫捕之條。所以爲之無忌。若許四隣察覺。便同姦斷。或因事發
露。則罪均四鄰。自然知畏。不敢輕犯。此可以厚俗之一也。古者
娣姒不通問。所以別嫌疑。難同異。今有兄死未寒。弟即收嫂。或
弟死而小弟復收。甚而四十之婦。而歸未冠之兒。一家宿內。有
同聚麀。兄方娶妻。而弟已有垂涎其嫂之想。嫂亦有顧盼乃與
之意。妻則以死期其夫。弟則以死期其兄。閨門之醜。所不忍言。
舊例止由軍站。續又令漢兒不得收。今天下盡化爲俗矣。若弟
可收嫂。則姪可收嬸。甥可收妗。子可收姨。伯可收弟婦。但有男

女之具者。皆可爲雜糅之地。縱意所爲。何所不至。此風甚爲不
美。除蒙古人外。所宜截日禁斷。有見亡而妓願改志及守寡者。
并聽。如收以爲妻。則比同姦罪。更加一等。此可以厚風俗之二
也。夫紀綱名分。禮之大經。賤以承貴。下以事上。明君子小人尊
卑之分限也。今有人家年深奴婢。或需求不獲。或衰老不能歡
役。傲慢不聽驅使。才加捶楚。便成讎恨。未免乃撰非違以誣其
主。官府未明其虛實。主奴並訊。同跪于庭。或擧指閨門婦女。貴
賤不分。污言無忌。縱得解釋。何面同處。況南北之風俗不同。北
方以買來者謂之軀口。南方以受役者即爲奴婢。各因其俗之
舊則化易行也。故唐法。奴告主者皆處死。若縱奴告主。名分不
立。此風甚爲不美。除謀反大逆謀故殺人。許令陳首。其餘一切
事務。並不得告。有司亦不得受。此可以厚俗之三也。夫孝始於

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之能易。今有
父母俱存。而諸子便已分居析產。又有職官歷任。棄父母而携
妻子。昔人三釜之祿爲養親也。不顧其親之養。大行己欲妻餘。
治民。又有父母祖父母訃音入耳。略無哀容。或騎俗奔喪而居
官自若。又有親者喪終。不事津送。且取妓婦聘妻。爲酬歌。又有
爲從之親。在堂而牽於求名營利。至十數年。于外而書櫃罔知。
甚不動劬勞之念。此皆絶滅大倫。去禽獸者幾希。夫三年之喪。
天下通喪也。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其親而能
忠於君者。又云。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未有薄待其親而能厚
於他人者。此風甚爲不美。古者明王以孝理天下。由身先之也。
又聞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祀。禘嘗皆天子親享。不敢使有司攝
也。伏望檢討舊典。親行事廟之儀。此禮一進而民德歸厚矣。仍

今天下無論官府之大者親存而諸子忍於分析及居官客外
而違於生事死葬者並坐以不孝之罪凡遇父母祖父母之喪
並令守制終服如有告開養親或棄官廬墓者各從所棣俟其
孝行顯然則優加褒典此可以厚俗之四也父子夫婦乃三綱
五常之大者今世不能以損益也今驅子休妻視同犬豕賤貴
賣買略無懼忌雖有抑良買休之條例而轉賣者則易其名曰
過房賣為躯口賣妻者則易其名曰聘禮賓為價錢今大都上
都有馬市羊市牛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極為可憐是朝廷
店視其禁而明開其門也夫民之安於田里而不好作亂者以
妻子可戀生理是惜耳若父不以子為子夫不以妻為妻朝為
骨肉暮即歧路六親不保恩情已絕推是心以往則子棄其父
妻棄其夫棄其凡為下者孰視其長上綱常之道蕩然不存

此風甚為不美所宜嚴行禁絕無分買者賣者引至者並令一體
科治并坐本貫官吏以斷失戶口之罪使各相保守無棄天倫
此可以厚俗之五也古者定服色所以明貴賤隆卑高今衣冠
一體貴賤不分服色混殽尊卑無別如綿金龍鳳本服也而百
官庶人皆得服之明珠碧細石飾也而閭閻下賤皆能致之君
騶徒廝役囊有一金者便可以乘肥衣輕雖德行道藝兼備
案者亦甘於徒步敝縕如至如同出先與後之分甚或聯行並
轡不辨誰主誰奴官吏雖屬坐與立之殊耳或同居促席不如
執官執吏上下無尊卑倒置此風甚為不美宜以九品之官
定為九等士農工商僧道定為六等下而賤隸定為一等使服
飾各安於分限貴富不得而僭踰此可以厚俗之六也凡此數
者皆時政之急先務邦國基本實維於斯願在朝廷力行何如

耳德風所加捷如草偃令行禁止雖欲不從所謂道以德齊以
刑民知遠罪而未至革心化行俗變之餘所謂道以德齊以禮
民日遷善而不自知風俗既淳人心自固各遵德義視法如讎
欲挽回唐虞三代之風不難矣

一備荒凶年飢歲古不能免每每亂亡由此名之是以牧民之官
常切究心備荒之策至甚詳密古者無二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也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食故先有九年水湯有七
年旱天下不至於亂民生不至於死者以備之有素也國家混
一以來年谷屢登民無菜色間有不稔未見深害所以上下偷
安不為經久之慮萬一遇大水旱大兵燹饑饉相因倉廩不備
戶口星散盜賊蜂起將何策以救之今民間一年耕僅了一年
食雖有餘粮亦不愛惜如近年河南小荒江淮一水便已蕩析

流離無所依歸今年山東八路被災闕食朝廷推降鈔三萬錠
委官計戶見數大口二斗小口一斗賑濟兩月續據報到闕食
戶四十六萬四百餘戶大小口一百九十萬四千有零該米六
十七萬三千九百八十石折支鈔二十二萬四千八百餘錠亦
可謂善政矣然民生不可一日無食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飢
以需賑濟若待所在官司申明聞奏往復議擬之後展轉遷誤
往往流亡過半此不可一也災荒之地自冬而春春而夏直至
秋成方可再生縱得兩月之糧豈能延一年之命此不可二也
天雖雨玉不可為粟家累千金非食不飽若捨以見粮猶能濟急今
散以鈔物非可充飢縱有錢鈔懷而無米可糴亦惟拱手就死
而已官雖多費而惠不及民此不可三也無預備之先臨事
危以立策雖有上智無如之何今京都之下達官大家亦無儲

商。百工庶民皆是旋糴以給爨，不謀久。只今米多價平，而且不給。設使價起，更值山荒，亦無爲填溝壑之餓莩矣。此皆可爲寒心者。而執政恬然不以加意，識者爲之寒心。伏覩至元新格諸義倉本使百姓豐年儲蓄，歉年食用，此已驗良法。其社長照依元行。當復修舉，文非不明，而竟非不嘉也。迨十三載，未見舉行。朝廷莫肯言之，百官亦徒知聽之，不過虛文而已。漢立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民以爲便。二千年間皆則而效之。朱文公嘗行之浙東，取爲佳法。每歲秋成，官司給鈔依時價收糴入倉。歉年饑時，依元價出糶。錢復歸官，官無所損而民有所濟。備荒之實，無出此者。然此法不可行於今矣。何也。貪官污吏並緣爲奸。若一旦入官，出民間未沾賑濟之利，且先被打并計點之擾，及出入之時，又有鈔錢百端之弊，適以重困百姓也。宜於各處驗戶多寡，或一鄉一都於官地內設立義倉一所。以本姓各輸已業自□出入之數，不費官錢，可免害於民。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價，不費於公，亦無損於私，雖不免官吏價錢之為，使姓爲做古，附今之良法也。然處風俗不古，無義者少，豪家巨室爲富不仁，但想望飢年可以閉糶要價，誰肯以陰德濟人爲心。若今自願，必無應者，亦須官爲立式，有地百畝之家限以一歲出粟一石，如有好義願多出者聽。今出等甲戶數其網相擇鄉里強幹者效其驅馳，歲添新粟，則於庫倉廩每遇闕乏，如取諸寄而已。夫收支出入，既無預於有司，若其規畫未至，必須助以官府之力。或有事任勞之人，令自有役數，立令司縣官緣竊盜例升遷理。或司縣官因而挾勢借貸，宜令廉按官依枉法贓例定罪，徵還本色。若所在官司有能勸率成效，令合屬上司開具保舉。優加陞賞，誠爲安民之長策。雖郡縣謀之要道，雖言近迂緩，而事實急切。如今年之荒，特其庶耳。所可憂者正在他日，毋謂不及於目前而蔑然置之度外也。然此事非一二年未能有成，而目前之急必思先有以救之。廟堂之上皆知爲今日急務，不過坐待其斃，未聞處置之方。異雖官司賤價糶糶，以有限之米，應未已之荒。長計將安出？若勸今各處富家平糶，且流害滋甚。大戶願賄而求免，小戶方窘以無從貧官吏之罰賞，物無濟閭里之危急。言者請給鈔引和糴也。往年嘗欲於江南行矣，而至今兆民皆嗟身虐以求引兩綠今價，計數倍，亦所不欲也。今不被災之處雖多，而江淮湖廣亦皆稔熟。及此收成之餘，急爲立法，收米四百餘萬石，羊運赴都平留隨處，以備明年之荒可也。宜倣漢時輸粟爲郎之例，設下項七品正從八品虛名勅牒四千道，賞授散官，遇授職事，分給行省填名，粗枚從七一千道，每名米六百石；正八一千道，每名米四百石；從八二千道，每名米三百石，可得米一百六十萬石。天下之富而好名者皆爭趨之，既非常譚，亦無礙選法也。又做宋時官賣度牒之例，除西番僧外，發下度牒三十萬，分散各路允爲僧道者，今例給自至元十四年始截日終。此家若每名入米十石，可得米三百萬石。歸附以來，僧道豐無應掘，猶不輸官儲積寂廣，使少出所餘以濟饑歉，亦無損於教門也。二者但費朝廷之一紙，不動聲色而數百萬粮可立而致矣。舍此不行，他未見其策也。夫濟時雖非令典，稽之古事，亦匪創行，然可權不可常也。度牒之法，今後出家者每人納米四十石，永著爲令，實以一年義倉既成，儲畜自富，可高枕而無憂矣。

一定律。律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皐陶作士明于
五刑，穆王制書罰属三千，綱舉目張，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
知所守而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國
家立政，必以刑書為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一朝居也。今
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為欺。
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
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莫
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
欲望其無犯得乎？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
事有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
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條令，雜抹類編，刊行成帙，
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為準繩。試閱二十
年間之例，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較之
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
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
謡。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問如是，可以為國者哉？京都為四方取
則之地，尚且不行，況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
有之，酒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息氣嘗當
之下十家而八。又如貯鹽數人，必不可赦，而每歲赦者屢廢以
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定高下折鈔之例，而
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錠一百錠，市庶之
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表裏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賣驅口無異。
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鄰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鄰親

典郡，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辯，業在豪家，終為所有。推此
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相例名為重，而婚田錢債畧不
加意，殊不知民間爭競之端，無不始於婚田錢債，而因之以至
於奸盜殺人者也。憲司雖樓吾以贓罰為重，而一切民訟畧不
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賊之路也。當因
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未斷一二，便為盡職，不知
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鞫其獄，每聞上司
官書，則將囚徒保候寄録，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
繁衙門紛雜，事不歸一，言十羊九牧，莫知適從。普天率土皆為王
民，豈可家自為政，人自為國。今王官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
為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
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通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
都護府、白雲宗所、官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自管領，不相
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夫
糧不得一會，或指日對問，則各私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
事無杜絕，遂至於強陵弱，衆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為甚
也。昔先帝時，書令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訖
無成。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
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抹以南北風土
之宜，為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民知所避，國有常
刑，更無敢侮，永為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
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須約會者，並令有司歸
問。似望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太平之要道矣。
一刑賞。夫賞刑者國之大柄，刑威不加，則人無所畏，慶賞不頒，

則入無所寘。二者不可偏廢也。古者立刑，必先嚴於贓吏，蓋贓吏為惡甚於酷吏之肆虐。酷吏雖為少德，人猶得而避之；贓吏徇私賊公，人之受害尤甚。國法之不得行，民冤之不得伸，上情之不得下達，善政之不得及民，皆由贓吏有以壅之。先去贓吏，猶除草必先去其根也。贓既不行，則刑自少矣。昔國家定為枉法不枉法之例，今則枉法者除名不敍，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未已。終莫能禁其萬一也。賈誼曰：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既不能革其心，使自無所犯；又未能使之畏法而不敢犯，是為兩失之矣。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八品，間終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府，終老無受敕之期。凡人之自愛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可速也。既無所畏，又無所慕，則枉而為貪耳。復何所惜，欲責以無貪，未可得也。若其家業已成，貲富已富，雖除名，雖殿二年，未足介意。近見江西有路司吏因贓情事受鈔五百錠、金銀一箱，一夕之富家而去，不知所之。意謂一路吏月日老死不得一官，不若多得錢物，可謂富家翁也。又見各處有州縣官不顧名節，縱意役使大小民，詐商賈，納賄不分，而因小贓告發，罷職，停罷本在閭居，已成巨室，殊不介意，可以終生之計也。似此之類，何可勝數。在昔有剥配籍沒之法，又其子孫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實則全家不免於飢寒。治贓吏無如此法之善也。然朝廷未嘗無剥籍之法，如累朝宰執近臣，多已被罪籍沒，皆與法獨行之；隨朝而不可行之外任。又兼有強盜刺類、竊盜刺臂之法，矣其贓吏之害，反有甚於強竊盜之害，止於一家一人而已，豈此法獨施之強竊盜，而不可施之贓吏？彼之受贓不顧者，將以肥其身，剥其家，累其妻子耳。若使身陷刑戮，田宅為害，妻子不保，雖不除名，不殿三年，亦不敢輕於干禁也。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吏，但是贓狀明白者，吏則刺面配役，官則免刺流配，所有家財田宅、奴婢，並令盡數沒官，無贓吏知憚而犯者鮮矣。夫法為小人而設，非為君子也。君子之人，必不自同於贓吏，而贓吏之汙，必不及於君子。立法非過於嚴也，治小人之法，當如是耳。然今日之政，不患罰之不重，而患賞罰之不公；不患貪者之難制，而病於貪廉之無別。贓吏固嚴其罪，善而廉吏則未見其賞也。今前部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贓罰，而不聞有廉能聞。夫人性不大相遠，利欲人之所易動，善亦人之所難能。苟以功績廉能為不足貴，孰謂暴無傷，謂善不足為也。若為善而無以勸，則皆相習為不善矣。舜去四凶，舉十六相，而天下大

治。非罰之少而賞之多，使善者益進，而惡者自化也。明王施澤，猶天地之於萬物，雨露以滋養之，而後雪霜以肅殺之。有雪霜而無雨露，非所以化育；有刑罰而無恩賞，非所以為政也。朝廷昔有封贈之條，該與罷而無行，未見。今後無分內外大小官員，若一廉如冰蘖、撫民者，令風憲官從公保舉，申臺呈省，仰同實跡優陞一等，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再歷一考，則封贈其妻妾。但才德公勤有一二可稱者，亦如之。不過費朝廷一紙之虛名，而可以收激勸人材之實效。使居官執役者，明見贓吏之被禍，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孥，盡不免於戮等；又見廉吏之家福及其身，及其父母妻妾，俱得享於榮華。雖至頑極愚，而[illegible]貪而從廉，不待表注而不敢犯贓，而自無所犯矣。

一俸祿。孟子曰：祿足以代其耕也。在官者不耕而食，故制祿以代

之祿有不及，何以養廉。漢宣帝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近來外官污吏習以成風。祿之有餘者則視為儻來，略無撙節之心；祿之不足者則借曰無可養廉，恣為侵漁之地。上下交征，相承為例，廉恥道喪不覺其然。宜因時以整救之可也。時務所急雖未專在此，而祿之不均自是朝廷一大缺政。今觀民之官，請俸十兩者給職田二頃。獨江南半之。南北非肥，北土非瘠也。況江北少囂訟之風，江南多豪猾之俗，而給田乃有重輕，此祿之不均一也。腹裏中外管軍管民稅站各色官，均為任君事也，均為食天祿也，而職田獨與路府州縣及廉訪司官，而餘弗之及，於此何薄，於彼何厚。此祿之不均二也。今各處職田，元有官田則有之，元無官田則無之。又雖有官田而不給為職田者，有職田處除絲麻豆麥外所收子粒，路之正官不下八百石，微如照磨亦收一百餘石。無職田處虛得職官之名，不沾顆粒之惠。而况外任俸鈔最重五品止三十兩，從六品不滿二十兩，如九品止十二兩。以俸鈔買物，能得幾何。十口之家，除歲衣外，日費飲膳薪鈔二兩不可，九品一月之俸，僅了六日之食。而合得俸鈔又多為公用指除，若吏無職田者，將何以仰給。又如小吏，俱已添俸添米，除請俸鈔六兩者增作八兩，每鈔一兩月加米一斗。以此比之，則六品以下之無職田者反不如一小吏也。飢寒切身，欲律以廉，得乎。此祿之不均三也。今內任俸鈔倍於外任，而京城之間尋常米價亦是本定一石。飲食衣帛件件皆貴，以鈔數計之，動多一倍。以日用對之，實無外任一半所得。況無職田可以供贍。如外任三品官月得俸鈔八十兩，職田米八百石，一月該米六十餘石，並

如九品亦收職田米一百以上石，一月得米已近九石之數。內朝三品官月請俸鈔三錠一十五兩，既無職田，又不添俸米，而四品官除俸鈔外，月增米一石九斗五升。由此言之，則隨朝三品四品之官反不如外任九品簿尉之俸。此祿之不均四也。制祿不均則人心不一。故群邪多無不為己，其流弊可勝言哉。且俸祿一事自歸附以來，言者不知其幾矣，而所言俱不得其要，朝廷舉行亦不知其幾矣，而所行皆未底于平。一者害要。又是一奏案行移無益於缺政之萬一也。中間究職田雖救舉。如各處提舉各路提控案牘歲收職米尤為虛費，隨路置尉司簽弓手以導盜賊。又有行鎮軍官以助之。何須贅設捉檢司官，而一縣之內有設三四處巡檢，盡民間無清官府，隨路亦可經歷知事兼任案牘。今行省宣差一員從官齊委蠶民照磨顯有合汰去。既可省俸，又可以清選法也。如潮州、處州等路總管無職田，可將額今每月增米一石五斗五升，而吏割人員一月反得米八石有零。似此不平，朝廷何嘗知之。當今之弊，不在俸祿之薄，而在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不裹，而患設官之太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而官有所利矣。議事之臣日在請求俸米之說，議不能給終莫竊見俱其有俸鈔有職田則過於厚，無俸鈔又無職田則過於薄。入仕求食者坐自廩廩粟之譏，服勤輸力者乃有歉不足之歎。若餘冗多宂，截長補短，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有額外多費一十八萬餘石糧，徒於國儲大有所損，於官吏未見其益。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奇，一日之俸不滿十四兩。若比晉之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箸處，雖竭私帑亦不能

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俾身有宜戒奢而從
儉宜可先廢姑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
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也又如隨朝大小官
及各處行者宣慰司皆是整要重任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
可救擬添些少俸米何足爲養廉之計君子猶良驥也欲責之日
行千里又不飽以芻豆世無是理也宜量取元撥職田合收子
粒錢糧官爲收貯將中外合設人員分別差等而普及之隨朝
官吏俸給雖厚米價則寡凡俸五兩月給米一石外任官吏俸
給既薄米不直錢凡俸五兩月給米二石五兩以上隨俸加之
不願支米者照依時價准之以鈔內外臺察院廉訪司事煩而
形神勞宜清而交往絶比之有司更加優添所以重風憲也和
林上都山後河西諸州城不係出米去處照依本處時估折價
不當拘以二十五兩所以重邊郡也無分軍民各色官吏仕諸
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秩依例
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支給其餘剩者盡令起運赴
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估多寡前又可無虧乏太倉之患
此所謂利國利官之要道也其祿既均其政自平矣設飢寒之
憂自存廉恥之節然後律之以贓貪之法彼亦不得而辭矣

一 求賢治天下無他道得人而已矣詩曰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
平之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自古及今國家之興廢世祚
之長短係乎君子小人之分用君子必治用小人必亂不待建
數詳陳雖三尺之童亦知此也欽觀明詔有德行才能不次
闡達者具以名聞上意非不勤也求者亦一山澤之賢布衣之士
得進於朝廷者豈四海之廣眞無其人耶天之生才代不乏絶

何嘗借才於異代不患無才所患求之之道未至耳待其自求
而後用之求進者必非佳士其有異才者必不肯自衒其身也
況一以奏章外爲寒緣奏進章而取媚人者使援蹤交譽類皆
相矯誣獻之黨次則庸醫卜及術符水售妖術之流耳亦見
得一眞好人也古語有云達觀其所舉又云惟賢知賢爲引者已
非好人又安能進一眞好人耶況賢才之生散在四方古今大賢
多產於巖隙僻壤之地出於閭閻寒素之家雖明君哲輔不能
周知豈宮廟之內跬步之間所能盡天下之賢今朝廷選人者
部臺院互相推擧見任者既猥前廣者復趍往來除授不出眼
前數輩而已使皆賢也尚不足以一举政况未必皆賢耶既不取
人於寒微又不嘗試其能否數年之後舊人已死來者又皆不
經事之少年無人賢則國家虛竭者之所甚憂也唐太宗謂高
履得無仁賢謂曰諸將皆老恐得新進用之不善得進者得御
也蓋天下之才猶水焉浚導其源而疏通其流則取之不竭矣
見其窮也三代以後唐以來有鄉舉里選有孝廉科賢良方正科進
士科武士科又有征于軍功之級進取之塗非一端也廣以取之而
復精以擇之則賢否判然矣故賢者於此時不求而自至非襲
於求進也方取於明時不見用也當今既無廣取之科又無精
選之法取人於吏他無進身之階海宇之中山林之下懷瑾握
瑜怠隱自晦者豈不少也如郡縣之吏或以市井小輩或以僕
御賤人昔皆頑固無恥之徒耳技止於刀筆力困於期程彼森落
之吏亦不肯屑就卿矣如翰中小吏若非達官之爪牙即是見
役之梯引第附從門曰同與者皆博諸無知者之耳或有生脚
而至者以文學贍寄夫雖投合非經物貴是何足動人又豈賞

者之所能辦。彼有志之士必不肯苟合亦明矣。昔田千秋一言
寤主。即登侯相。鄭然明一言見知。使之實識古今歷塲。往往皆
然。若必待肥羊美酒以為儀容。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千載
老死於郎官。然明終浚於堂下而已。仲弓問政。孔子荅以舉
賢才。又問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盖四方之賢。有得於所見。有得於所聞。有得於人之所見所聞。
其所知者有限。所不知者無窮。取在取人之知以為己知。非為
平生識面知雅而後謂之所知也。今朝廷上下。不問何人為賢
不知賢為何物。但以巧令迎合。即為精細。以勤奔走喜技梧即
為了得。以久出門下。親暱更往。即為知識好人。所知者止此。所
舉者亦止此。而使此流皆得以居官。而民祇見人才日少。政事
日乖。紀綱日壞。不可得而改整矣。使一路一縣之一衙門之內。止

得一真賢委而用之。何政不舉。何事不辦。不浚其源而澄其流
不端其表而正其影。雖日夜孜孜。法方無益也。宜令各道廉訪
司隨路文資官。採訪遺逸。集問已仕未仕。見任在閑。但德行可
取。才能足稱。卑賤為鄉里所敬。及郡邑有聲者。不限員數。具以
名聞。待以不次之擢。任以繁要之職。然內外臺擬御史上
十餘員。各令歲舉一人。重責執結。以大夫舉丹當罷職不叙。必
然不肯徇情容私以自貽身禍也。賢者遭時善於自効。朝廷得
人足以分憂。古者明良相遭之盛。復見於今日矣。
一養士。自唐虞三代。春秋戰國以來。至今國都下及閭巷。莫不有
學。由閭塾而升之黨庠。遂序。鄉校。國學。自序書學設。以至三年
大比。興賢能而爵之祿之。漢唐以緣。宋而益加。建太學。贍生徒
盖德為先。如大朝之盛。後為世之盛者。亦未嘗一日廢學而公

卿大夫有不出於學校中者。雖處身為郡。是以古今周
人並從學校。捨此他無取焉。欽覩明詔學校之設。所以作成人
才。仰各處正官教官主領教勸。嚴加訓誨。務要成材。以備擢用。
仰中書省議行貢舉之法。令內而京畿。外而郡邑。並無學之不
遍。其應名耳。京都立國子監。設生員。然非貴遊子弟群居終日
句讀未通。已登仕版。欲望成材。實不可得。若真欲取材於監中
皇二三十輩乳臭無知之子。所錄盡之耶。在學諸生。既無出身
之定例。宜乎來者之不多。所設伴讀又不擇人。童昏盲瞽廣出
階資。使得入名。吏不知所伴所讀者何事。惟想望部吏儒學
教授而已。朝廷養士為國家深長計。乃令歲月循例出陪堂錢
一十五兩。勢家官族。視此為輕。貧儒寒士。何從出。今朝廷每
歲端內府太倉以贍仕藉以鍚。僅通至以十五兩錄而斷於樂

育人材耶。朔望奠謁。已為簡慢。春秋二丁。但為碑刻宣聖一本
致官錢。歸祭物。略無禮儀之可觀。以杯酒腐肉為德色。齒斧職
製。更此為甚。隨路立學。例設教授。凡添文廟錢糧。獨不考勘。對
照之。月朝廷待士亦云厚矣。何乃不體上意。務為苟且。或偷盜
役收為能事。以積日滿考為直職。書筆作幸。破食甚氣。生徒習
讀不見一人。每歲祖令但以供給教授。正錄直學。吏胥數家而
已。生員子弟至不沾外合之志。學校以為虛設。又立一儒學提
舉司。上不能承流宣化。下不足儀表後進。尤為冗濫者也。且今
之為教授者。失於遴選。叢猥並進者。犯贓十惡之徒。有市井無
賴之輩。亦有江湖閒散。相談命技術之流。及有新進少年。假儒
之名。全不通文理者。主領不得其人。安能責成其効。夫學官與
有司官不同。儒者以行為先。若於十行精實。庶幾不負使雖居

以師儒之職，倚付欽告取招。然後明其非儒也。[illegible]憲上司特以
儒官之故，尋加優容，誠為過矣。則郡文龍乃黃坦[illegible]之賊黨，廷
言徽賊，而近獄失不執之，得鄉里不容，因紆易書言文意，告[illegible]
閬之驛路，人皆知。初任其慶等任平江，皆多士之辱，為諸郡之
甲，而使此等居之，豈不為明教之[illegible]士識之辱。又如方子圓，尚
人奴久留都下，資緣計買，而附於[illegible]，投遞不到任，在都以結[illegible]公
事為活，每日宿於生子人家，童僕捕賊，呼之曰方大頭，其父
母妻子於不顧，僕以冰飯而死，[illegible]不到，郡正飲娼門，[illegible]不服衰
亦不奔赴。至今父母喪三喪不葬，[illegible]有詩書論堪傳[illegible]
都下，言之可醜。他郡學官似此甚不少也。又有待選未除五百
餘名，誰為才學明教？誰為教養精勤？出於選用，盡合相應，人數
其有虛偽，捏合濫名，選中者又且十居四五。豈異作[illegible]人材，豈

可得哉？作成者固不用心，而人材亦不肯就學。今之[illegible]儒輩
者不知此行本於幼學，而謂儒往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苦業？
後富貴既仕路，非出於儒，不須用力，但憑賄賂，[illegible]集賢院
求一孫丈，或稱茂異，或稱故官，妄攀先賢子孫，[illegible]身人御保說
按才入州選，便求陞路。才歷一任，便幹提舉，但求陞遷之速，何
問教養之事？因此學校漸成蕪廢，百者皆歸咎於其後所致。不
思唐宋盛時，儒人亦嘗免差，亦云風甚盛，人材甚廣，衆他學者
講之於前，利祿引之於後也，使[illegible]數年不[illegible]差役，亦未見有一
人成材者，若業儒而獲用，則人自[illegible]，亦尚雖當役，亦之以知之矣。
業儒而無所用，則人皆厭棄，雖免役，亦不趨。以儒之大，士列四
民之一，為國致役，乃分之宜，而治國平天下，必須取才於士。故
士農商之[illegible]，在朝廷自當有以優異之。故除役以遂其專存[illegible]

以養其心，勸以厲其材，信任以行其志，必如是，可以盡學育
之道也。僅優異之虛文，無激勸之良法，終何補於世用？近該
累朝二三孔氏，蹈尊崇聖道之[illegible]，於此比年以諸不明位號
者俱獲聖裔，齊然無學，即乞路教，[illegible]歷初階，即陞入品，有實能
繼聖學明聖道者，反不得援例，夫才之遺棄，[illegible]萬世，尤天下之
路仁權義者，皆天子之臣也，豈若在一家一姓之守。[illegible]若朝廷
尊是儒者孔道，入行則生民其[illegible]矣，非謂私其子孫，以示尊
崇之至，今後宜以教養官，教育一教授，並令風憲官及[illegible]路
之[illegible]三[illegible]行[illegible]行有聲[illegible]之師，舉者即便[illegible]
行文[illegible]加勉為，[illegible]於朝廷優給[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二百[illegible]三百[illegible]於[illegible]錄用，[illegible]學
教不為虛[illegible]人人各知自書數年之間，[illegible]多士之詩矣

一、省臺綱紀之風憲不可不[illegible]之人，急慮之不精，學之不[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已知。其用行舍藏，一要代命，仕止久速，各隨其時，何
言議有[illegible]之事？[illegible]混一之初，乃[illegible]虛偽，選任實才，此亦
近者，十人心肅有古意。近年以來，[illegible]門大開，[illegible]妄縱進，上[illegible]
[illegible]舉之[illegible]，[illegible]辨[illegible]識[illegible]實之事，[illegible]所不為。其有舉此
[illegible]即施陞進者，則衆口播之，[illegible]之以為能。若安分自守，[illegible]
干謁者則衆口嗤之，笑之以為不[illegible]，[illegible]以成風，實不可解[illegible]
[illegible]以前進者有[illegible]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如前[illegible]作[illegible]門下[illegible]大一[illegible]
[illegible]選用[illegible]二十名，[illegible]人，[illegible]例[illegible]仕陞[illegible]，[illegible]白身人

即入流品。月支食錢。公給筆札。儒者鼓舞。莫不爭赴。於是趙
作之。户外履錫交馳。願求一條。如登天府。况出其頭指乎。如
定其一言。至今談者莫不爲笑。又如去歲上命寫金字經。役
部與翰林院官選擇字樣。時參號喧閙京師。合於門下者
經營侍郎高驪卿學士孫與通至下如應奉鄭善之參覺飛士
開數家之門。賄賂公行。各出林了。分占名數。不以字樣定去取
有計置。即中程式。論價買名。如同商賈。者不由禮部。兼者則
經局投門下。動至數千百人。禮部經局互相詆毁。即此二事而
觀可爲風俗一概。本號日盛。氣習日下。自益以往。尤恐日甚一
日。且編一號志前後兩見。其初也監中求人而入。不肯就本則
入事求之而推恐不得。焉。金字經前後二見。其初也各省取人
莫不力辭。求負官府以勢。迫其來。此則人雖擊探猶恥於求也。

今則趨者如市。競進爭先。惟恐居後。是人心士習。一日不如一
日。亦可見矣。此事所關。甚非細故。執風化之柄者。最不屬及何
耶。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凡此者皆
不知禮義廉恥之所致也。惟在上之人有以純使之。門則此
風自息耳。夫尺寸之名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人安得而不爭。錙
分之利趨。前則有居後則無。人安得而不逐。俗既相因。恬不知
流。而能不求不趨。卓然自立於名利之外者。千萬中無一人也。
風憲之官。尤爲禮義廉恥之所自出。往往亦可求而得之。又何
怪世俗之官然耶。昔人云。天下有道。公論在朝。天下無道。公論
在野。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公論也。公論者何。如嘉衡平織
毫不能以容其偽。雖無事於本號可也。自公論不明之後。美惡
姸醜無定價。愛憎取舍。一出私情。人并藝於本號也。其弊不

稱求出一二於批試而主事操爲金字。非有趨爭操司之所可右詣
今之難。雖以忘天下所謂能繕書者皆可與選。拾金貨缺是酬
其勞。又與之陞職。此實是朝廷開天下以奔競之路也。當今之
小節達之士。有能寫宦桂亦心報國而未獲一階半級之陞者
何可勝計。使能點綴之書。便可以拾取朝廷之官爵。豈不眩學
者。天下後世恥而矜之。聞。莫不欣羨。得寫者之遷擢。有踰又然
等。不得寫書之榮。斯足而得寫者皆忘高貴。漏不得寫者亦
傍自悔恨。民習浮偽之判於如此。夫一一不禁則流弊未知所
終也。若遂諉及其流弊。其心術。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且先自
志書合經二事始。宜將前代之已行者追理。罰資晝行。
正今後之求陞者。嚴日行禁。於其安。想使天下之人。明知上
意之所向。自絕各職遍遷。杜絕之實。並當行職之正。雖未能盡

化天下之俗。而本號之風亦往十去七八矣。其於世教實非小
補。

一。核實虛文無實。壞政尤甚。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
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其時猶有王成虛增户口。黄霸妄指神
爵。議者以有名無實。譏之。况下此者不言可知。今朝廷布政頒
令。出於一時儒侯之言。百司不知所守。百姓不以爲信。習爲文
具。徒美外觀。雖無人不經以理其家。况可以治天下乎。且即所
見而言之。明詔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府政廉訪司
體覆相同。以備擢用。年來中外所舉不爲少矣。未見擢一才。拔
一士。豈非虛文求人乎。若屬状明白。必須録用。如人不當保則及
與保官同罪。斯爲用人之實也。明詔政事之未便。人情之未達。
朝廷得失。軍民利害。有上書陳言者。皆擇實封呈獻。年來官庶

所陳不爲少矣。未聞納一諫、從一計、實非虛文求言乎。宜選者
臺中當歷外任文資官者一拔擢其可取者、不必議撰。即見
施行。前后用言之實也。沿例該諸縣尹、以五事備者爲上選、三
事成者爲中選、五事俱不擧者必黜。今各官解由之內、無有不
備五事者。向來兩等之後、巧裝飾詞、私家唯寫上司、更不推問
但錯寫而爲、月無差使、始半叩、依本枇、違到選之日、眞僞無
别、實借五者而無一者、正於常調、虛稱五事而有力者則引例
陞等。此乃虛文考績之弊也。宜從各官所屬上司考察其在任
有無五事實跡、另行開申、付部以定陞黜、斯爲責效之實也。國
家立御史臺、立肅政廉訪司、以糾察百官善惡、今糾彈化有取
問公事、諸人無得沮壞。今所糾劾者、僅可施之小官下吏。若權
要注意、城社有其敢誰何。縱今言之、亦不聽之。所屬未肯違者

到部、俾同故紙。雖有異才、終不見用。言既不行、自以爲欺、而外
任遷移、書吏人等反有借風憲之威、狗私納賄、無所畏忌、甚爲
民害。過於有司。今臺選中所用人物、冗雜淆濫、善惡虛文、實臺
察之弊乎。責任既專、門無可否、必合從若所言。不公則罪
加誅罰。斯爲任風憲之實也。元新格該、常事五日程、中事七
日程、大事十日程、違者量事大小、計日遠近、隨
時決罰。今小事動是半年、大事動是數歲。婚田錢債、有十年十
五年不決之事。訟婚則男娶者目爲夫婦、並見女嫁前而終無
結絕。訟田宅則先成交者且主業、至財力俱弊而兩詞自息。訟
錢債則負錢者永而違、而書欠者困於執躁。此刑名之事最
獄因難立決。其對詞明白者、亦析以片言也。有司徒以人命爲
重、每連歲月、于犯人等、長年禁死、但知一已死者當更、不知因

禁以至死者、十倍其數。允爲不能如更無一事依程叢遣而違
者亦無一人依格決罰、此豈非虛文議獄乎。若事有踰限不歸結
者、坐以不稱職之罪。比同藏濫、以定責罰。斯爲聽訟之實也。詔
書累降、停罷勞民不急之役、存恤鰥寡孤獨之人。愛民之念、可
謂至矣。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未行先王之政
也。古者發政施仁、必先於四者、非謂官司專養之也。但化行政
成、四者不至於失所足矣。今鰥寡之食、賜之斂而回愛民
之道、止此是猶與梁徒杠以濟人也。且鰥寡孤獨、多在村落萬
山之間、無抒氣色、會之所、渠爲可憐。今之錄名官籍者、皆坊正
巷長、略於市間所知、以應故事而已。實爲窮民無告者、未嘗登
籍沾惠也。聞吉州有王清甫、一戶家富百金、勢蔭官府、而每歲
齊諸不推、食賜假此、害不少也。廉實康甚於民間、實無盛意

之補、豈非虛文愛民乎。使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則鰥寡孤獨自
有所依。斯爲仁愛之實也。國家立司農司以興農政、每縣正官爲
勸農、加以無勤農事、每歲仲春令親行勸農。重農之意、可謂至矣。
夫農桑之事、民所恃以爲命者。一日不作、則終歲飢寒。謂百情
農自安必貽伊戚、惟在上之人養之愛之、使之無失其時、無奪
各安生理、不廢農業。若使親民官吏、縱其侵漁、日來叫囂、雖大
不得寧息、雖家置一勸農之官、何益於事。如每歲出郊勸農、多
官借此爲遊宴之地、常行不下數十百人、里正社長、科斂供給
有與吏數倍、以懸命者、無擾民、識爲不小、所謂以無益害有
益。豈非虛文務農乎。若繁罷遊宴之使、嚴治勸農之害、則力新
者、家田自闢。斯爲重農之實也。國家做古立翰林院、集賢院、
秘書監、太常寺、司諸搜之物之職、知今翰林多不識字之類

夫集賢為擧不肖之淵藪，然僧[illegible]闍嘛啼於門館富兒。秘監丞
著太半是庸醫繆卜。職奉常者誰明乎五禮六律。居成均者誰
通乎詩書六藝。且為公家今任一日事則酬以一日俸。今十日
之間僅聚三日。一月二十一日閑居私家虛給俸祿。受者直而
怠若市可乎。況九日完坐又不過行故事同杯酌而已。若云無
事可幹不必濫此職名。以示美觀也。如醫學儒學蒙古學各道
提舉司尤為無益於國政。若此者衆不可枚舉。宜於虛文盈官
季無闕內外衙門凡新所添提舉行汝大害者必省減加兼併。
則官無曠職。人無廢事。既為命官之實。國家設立太史司天
以明占測。崇奉國師宗師以嚴祈禱。可謂盡事天之誠矣。今日
月薄蝕則朝集鼓奏以彰信。雖曆未嘗越定其度驗星象失躔
但執辭模度以分受官物。求官指稱其變故。歷竭公帑以供西
番好事徒資妄傳之誦色。陳金帛以到黃冠醜媼但充貪逞
之口體。比來抑損俯察災異其示儆戒亦云至矣。而恬無
畏懼之心。蔑爾修禳之實。並非虛文對越乎。吾意存上監不
豈具文將教所能感通。上以彰爵德則妖沴自消悔過作善而
休祥自降。斯為昭事上帝之實也。凡此數端特其甚者。其餘事
務往往皆然。近朝廷庶政更新禁除前弊。如裁減官吏分揀怯
薛冗禁絕別里哥一時雖令雷厲風飛。衆聽聳心為之警擢。譏
德化之成指日可待。但日數月皆已釋然無聞。是朝廷虛言以
戲人耳。欲民之無疑其可得也。凡布一政須一令務要必行。設
一官分一職責以必效。上無苟且之謀。下無僥倖之心。上下一
意名實相與。所謂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
此之公無私如天地。將何事之不可成哉。

一戶封國家設立諸色戶計宗為得法。古今不能易。然法久弊
生。若能因弊修理使久而不壞。即是良法。如軍站乃法之尤善
者。而弊在乎消乏。且軍戶並困於供給軍期。站戶雖疲於迎船
買馬。亦多是人家子弟不肯自行。破蕩未可全歸咎於軍站之
非宜也。然當站必須見鈔。可無丁。不可無產。當軍必須親身。可
無產不可無丁。實則丁產相當。皆不可無之也。如站九戶當一馬。四
戶當一船。消乏者雖多而富強進者亦不少。但照戶稅新收舊額
使各相糾覈。若一戶消乏則以他戶餘剩者補之。如軍有貼戶同
當亦有獨戶當者。多因單丁無人當官以致逃亡。其戶雖無丁而
遺產尚存。或丁有消乏則將貼戶助之。產有消乏則以逃亡遠
產補之。自然供不至於消乏矣。然軍站二戶出力最多無故受苦
生受。若又令與民一體和雇和買。則消乏愈甚矣。今軍站
戶站。一則以為當差使。一則以為不便。殊不知南北不同殺糧
一律。北方站戶多富裕殷實。一生僅丁應辦。南方站戶皆已富者
輸糧百石之家。止以四石當一水站。其餘則安享其利兼積貲產
北方軍戶皆元簽有丁產大戶。一家額配至四五十石限地之
外餘剩亦多。南方止是新附軍人。間有一二出等大戶乃軍官
之家。餘皆亡宋時無頼之徒投雇當軍。歸附後籍為軍戶。僅有
妻子而無抵業。以此北站南軍尋當差發。豈是貧不聊生。北軍
南站餘重樣當差未為大損也。如照依元簽聽數糧石以定則
額。仍舊除免外有餘剩者。却令與民一體當差。庶南北無偏負
之失。徭役免重併之患矣。淘金戶一項。舊簽戶計散在諸路。而
淘金之地最在數處。雖令金戶自行淘採。其實月分買金以供
官課耳。既無[illegible]之免。免[illegible]役。淘徒之費為買金之費。亦無損於

民也。在先立兩金淘運司，金戶不能自存，草竊之徒皆得捎索
然猶不免。金場各官頭目若撫令金有定額，戶有定數，不必設
官。計戶照名，亦不必拘以正月下場十月閉場之程限，但責任
有司官用心提調，依各處里正例立排子頭催辦，保各處徵糧
例照元額徵納，則自安生計，不致失所矣。如匠戶一項，隨朝所
取匠人與外路管工者不同。在京都者月給家口米糧鹽菜等
錢，又蠲除差發，貴應役之暇，自可還家工作，皆是本色匠人，
供應本役，雖無事產可也。外路所簽匠者盡是貧民，併無恒產。
元居城市者與局院附近，依靠家生，尚堪存活，然不多戶也。其
散在各縣村落間者，十中八九，與局院相隔數十百里，前迫工
程，後顧妻子，往來奔赴，實為狼狽，所得衣糧，又多為官司指除。
隨處濫設局官，三五員史司吏、庫子、祇候人等，各官更又有老
小及學行人，一局之內，不下一二百人，並無俸給，止是指風捉
影，蠶食匠戶，以供衣糧。入匠既無寸田尺土，全藉工作營生，親
身當役之際，老幼何所仰給？如打紙、梳頭、作衣、雜色匠，令何當
知會絡絲打綫等事，非係本色，只得顧工，每月顧錢之外，又有
支持送往之費，合得口糧，已供公用，工作所獲，不了官府，無
所出，至逃亡，今已十亡二三，足之數年，逃亡殆盡，失本。徵除
隨朝匠戶外，各路局院宜盡令有司管領，量設局官一員，支給
俸祿，其餘職名盡行革去。照依水馬站例，於有稅戶內簽取入
匠，除其稅糧，令顧匠當工。如本戶自能當匠，或顧匠頂入局交
顧者，聽。富貴雖下戶可免顧工，又得顧錢以贍其家，自然入匠
不至逃亡，工程易以辦集。凡此所言，皆在民間得之，目睹田野
利害甚因上達，而朝廷清問不及下，豈似此弊端何由知之。所
宜早加整飭，使民得安心而奉公，官不勞力而辦事，於國於民
兩得其便云爾。續在湖南每以戶計未盡底蘊，赴有司投進，附
錄于此。聖朝定奪諸色戶計，實為得法，或有未盡善處，非朝廷
之失也，不得周知民間之疾苦故耳。若使知之，安得不從而改
之。聖朝以仁慈為政，何嘗一毫損民之事。如水馬站戶與之除
糧免差，糧資足以補辦祗應，可抵里役。如金戶辦金，則就准本戶
合納之稅。如匠戶當工，則官支口糧以贍養之。如窯戶燒造，則給
以工本。銀場煉鐵，既給工本，又與口糧，計所入之課程，足與實
價無異。朝廷不以肩較者，將以優恤百姓耳。寧虧貲於公儲，不
以重困於民力。重民之厚，於此可見。今各處巡尉司設弓手，少
不下三十名，多者至百名。各路縣獄司設禁子，牧民官各衙設
祇候、曳剌，率土皆為王民，差佔挨令內事，蔽免糧以優之，而有

司不與開除，乃令款戶分任句納，於合輸糧額之外，別立名項
曰包糸。考古證今，所未嘗見者。以別色戶計推之，朝廷豈錙銖
此數百石之米。但承流宣化者不得其人，尸祿苟祿，求以特達
耳。若朝者知有此弊，決不肯作此害民之舉也。務就免之糧而
加於庶姓之家，何分厚薄於彼，夫而受此逃氣之狀。部且弓手、
祇候、曳剌、禁子戶計，站匠、金、窯等戶，又有勞逸之相懸。站有
消乏，金須本色，窯欲辦課，匠不離局，設有不及，許責甚至。所僉
執糧，豈了供給。而弓手、祇候、曳剌、禁子等戶，役甚優閒，無費於
己，又可肥家，不知何名而與之免糧。試當今四方無虞，盜賊潛
銷，巡尉之名，有若虛設，遇有煙火逃亡詐偽諸項公事，巡尉司
一番買賣，弓手遍擾鄉落，挨門受攤指之害，愁冤叫屈無大不
得寧處。閭閻蒸黎無所告訴。如祇候、曳剌分入各官門下，親同

私人任以腹心，公行關節，倚借氣勢，驕暴吏民，凡有公訟，必先
達於祇候，而後得通於官長。每日根隨到公廨，侍立聞事。有街
番錄號喚錄行狀錢等色名色，所費不少。番在獄囚也，則有
直監錢、燈紙錢、好看錢、遞飯錢，百端需索，因人緣首罪。其狀
詞何以數者少出倍令利，多寄囊，更得免杖識者之嘆矣。既與免
稱入，於我戶與之分欵，以對補關閉之寡，而與小夫賤隷代輸
戶稅，出於無辜，甚拖不息。如家畜諸將包納之者，仍令各戶自
認輸官，正供使令之事，初無重難，雖不免糧，亦可也。如我不然
照各色戶之條例開除，庶不致偏負累及於我家吏，或不然往
命包糧，我家自行應當，前後雖不除糧，亦所甘心。此事甚易致
正措手，未有言之者，惟明良採納焉。

●一怯薛舊否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可以今傚古
而古者爲數甚多，立有其繁，今之名數，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
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饔，曰外饔，曰獸人，曰亨人，曰鼈人，今之
博兒赤也。曰幕人，曰司服，曰司裘，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
掌舍，曰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閽人，今之八剌哈赤也。曰烏合
曰膳人，曰典婦功，今之玉列赤也。曰宮人，今之苑利赤也。古者
分以職，役之以等差，用當其人，人當其任，是以人無覬覦，各守
分義。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勢，有梯援，投門下
便可報名字，請糧草、衣糧、賞賜，皆名曰怯薛歹，以此紛紛，爭
先競進，求閒買屬，不分階級，不擇人品，如屠沽、下隷、市井小人
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
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陞
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何有窮已。夫怯薛之名，將以

侍君側，直禁扃也。今乃出入私門，效奔走於宰臣之下，實
當怯薛者十無二三，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薛
也。冒本上之名，以供私家之役，此爲欺罔之甚者，安而行之，不
以爲意。令各官怯薛除近行人外，其餘投入者，但知怯薛官掛
子頭，爲使喚，歲時饋遺，朝夕根隨，給假還家，去來原歸，何請糧
草，分作兩半。四怯薛，每番當三日，周制九日，而三日之內，亦宮執
役，但早晚詣合門下，日入而罷身而已。當者財力一劑，使可辦別
用，可得單名分番者，恐爲快事，以叨竊恩賞，誰上搜下蒙其
此。今一人歲支糧十七石，衣裝馬匹草料，每三年四年，數無
一百三十錠，以有用之財，養此無用之人，賞於朝廷亦損無益。

●諸王公主，例皆如此，此一身既易爲弊滋多。愚臣不肖，在正宮
位下，具知亦身後三千子孫，悉知其弊。宮切自勞，每歲朝廷支
糧給者，以養我等，何利於國？於今江北江南富家巨室，實錢粟
至者，不計其數，縱賭博，爭不事，轉爲騎從者，似責遣，或以
生子爲家，或取樂人爲妾，似此之流，大傷風化。究其所因，皆緣
先甫以錢賂出入於風大怕之門，不及半年，便除州府判人
事。長爲書投當怯薛，有即可得六部官民官。有勢者家一馬妾
生者競之，皆其有以名之也。近觀刑者有藉行分揀之令，私
竊自己遣送聖朝行此善政，雖被斥逐，實所甘心。宜韶各官頭
目，觔爲私謀，不恤大體，則其勢必不可行矣。若去一人，雖國家積
者一名，或虛費，而各官自未免失一戶之供給，取辦於公，而歸利
於私，宜其百端阻當也。今建昧羸令怯薛分揀，用良聖德之寬
容，照以爲不當分揀，而判宜拒絕於閭奏之視，如以爲必合分揀，
宜直要易於也。特之從王言，如綸涣，號猶汗使，既出而可以復

反百姓觀聽不可拂也為世宗實錄之大何哉如速古兒赤博兒
赤怯里馬赤割赤昔寶赤玉典赤闊端赤察赤火兒赤禿赤等職貴
皆君側必用之人所不可缺者今宜限以名數擇其人而又
以所職書號為下定其出身之例必有名闕方許選補則人心
自無冒濫而國家不至濫恩矣如必闍赤一項今省部臺院諸
司庶府所用掾史吏點無非大夫子弟小闍赤各執所役已有定
員不必又發此虛名也如怯薛口糧冒濫古人外若濮兒皆是有
戶百姓今既民間當差是矣普天之下莫是皇帝之怯薛口何
為更分彼我今正宮位下怯薛皇后總管府所管戶計又有四
怯薛宮所官身役球不知在怯薛中者乃百姓避役投充以奉
皇糧草賞賜耳若將見在數目收作投下戶計各令選官廩餉
通錄位下總管府管領既免朝廷供給之虛費又可為正宮增
翔之實利也如鷹刺赤一項各府鐵局已設府官六員又有鷹
子司吏人等即是與刺赤之名豈可任出入收支之責何須重
復濫設更有皇太后位下各色怯薛令已經差撥臺壇福例
供給皆被不資籍之古典實出無名所宜盡行取發使之各務
本業如准所陳行之自可免分布之多事也每歲國家省粮數
十萬石歲予數千萬定歲收草料三中之一足了支持而百姓
亦免盡折草之料官省其費民受其利誠為兩得矣既有職役
定員則挾資投入者無所容力既有出身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
自無此國家無種之佈子孫萬世之利也
一僧道功自唐虞三代以來詩佛老長生虛教不聞有釋老也
三國六朝以後僧尼道士婦布滿天下求福田利益者未之老
則之釋氏君好尚往往過之武如梁帝今實可求而取之

物也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
海皆躋於仁壽之域民生安樂便是好事獄訟無冤便是布施
何必銀錢資事禁又況金玉而謂之捨身無也一僧一道之
祝延不若百姓羣歡之同聲一寺一觀之祈禱不若千門萬戶
之焚香諸求福從貧數生正此謂也西方乃佛生之地偉聖
人也其言作威福以要人之殺奉佛教人以不貪不妬不傷生
不害物為好事故云即心是佛也何嘗以陳玉帛焚香燭為是
誦經禮拜至於紛人故發縱因示惡而名曰修好事哉今國家
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使公然出入宮禁棗翻而奏不
願費以奉之此皆唐僧作此妖妄非佛之真心本旨也道家以
老子為宗惟在清淨無為祖師係赤松子的孫推為碑錄棗人
間事今張天師縱情姬妾廣置田莊招權撓法恢官府乃在
南一大豪霸也其祖風法門正不知此誰佛三清在天之靈果
可誣也往往嗣法者失其初意耳為俗子不知所以為佛所
以為天師者云何但見結其顯即指為佛貴其寵即指為天師
難百喙不能解其惑其可為世道一慨朝廷特加寵異另立宣
政院崇教所以其素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統攝也而乃恃寵作
威賄賂公行以曲為直以是為非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奸盜
殺人略縱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學釋老者雖當輕去貪嗔異
乎常情者也而觀其懷妻挾妓不務舉利爭名奔競無已雖俗
入所不肯為是非僧道也哉然也僧道之盛莫甚今日而僧道
之弊亦莫甚今日朝廷若以稍加抑損節適兩均重其他日之禍
禍也能律以禮法制以分義使不至於驕奢無度敗壞宗風乃
為敬奉之至矣今各寺既有耕主下老各觀既有知觀提舉是

任管領之責假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司各縣皆置僧綱威儀及爲僧道之蠹將宜革去此且僧道另設衙門三代以下前所未聞亡金崇人尚鬼故立此司與民官鼎立三置綱紀總攝聖朝京師去聖王之常法而蹈殘金之弊政耶况爲僧錄道錄者皆無理之徒立錢遺湯庵投此職便與三品正官平擺往來以白身之人一日居此榮貴得之既易視之亦輕實乃侵私妄作而無復顧藉也近命憲司糾刷文卷僧官踏階知[illegible]皆入省豈得安然明驗也所以道家猶未一體刷卷耳若僧[illegible]稜心窮減息念慮宗者必不自甘惡劾辭卸假官虛名可也右行止不捨身臨刑獄亦佛法道教之所不容宜令有司嚴行究治罪狀明白比之常人更加一等斷遣還俗役亦甘心今僧道不蠶而衣不耕而食皆得全免雜役而爲民者以財產托名於寺觀以捨入常住以求隱蔽差役臨國家之實利妨公用之室門視民間輸稅之外又當里正主首又當和顧和買非待盡本逐奉實是勞逸不均今後寺觀當住稅粮宜准古法量令輸官後果有佛法高妙道行絕倫者得衆推舉然後編冀免役隨其稅粮庶可養成清淨之風亦又激勵澆薄之俗也外有白雲宗一派尤爲妖妄其初未嘗有法門止是在家念佛不茹葷不飲酒不廢耕桑不缺賦稅前宋時謂其夜聚曉散恐生不虞猶加禁遏亦不過數家而已今皆不守戒律狼藉葷酒但假名以規避差役動至萬計均爲編氓輕斜也既自別於俗人又自異於僧道朝廷不察其偽特爲另立衙門又[illegible]撥錢如鐘落行不法甚於僧司道所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寬民力可也

治道

元成宗時鄭介夫上奏曰切謂釋道之教與夫子之道並立爲三不知釋道之所謂教者何事背棄君親殘滅綱常捨本逐末以此教人可乎明知其非而趨從愈底黜闢之者不針其病彼得以有辭謂世間無佛無仙不可也誠有之一言以蔽之曰無用耳於國無補於人無濟雖宗而事之特爲用之夫聖人之道不可一日無三綱五常之理不可一日缺百姓恃此以自存無此則不能以一朝居雖無佛可也無仙亦可也况彼二者之說不過竊聖道之緒餘耳夫子之所不屑爲彼方執此以自高夫子豈不知佛之爲佛仙之爲仙以其不切於日用常行故未始言之昧者反謂佛能超世夫子不能免於世佛爲上一截事夫子爲下一截事故夫子之不及佛也噫爲是說者甚不喜矣殊不知夫子正是上截事佛乃下截事耳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謂佛超世者以其入聖而不淪於鬼趣長生而不老俗同腐也謂聖人不免於世者以其猶未能脫然於鬼與死也其言固高矣不思天下百萬億眷生豈能盡爲佛盡爲仙人曾超世者寧幾何人溯古及今或得一於千百中或聞教世而不得一焉正自不能免於世也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紀綱隳人之類滅久矣安得有所謂佛與仙邪夫子所以不言者蓋爲世道深長慮也君臣父子夫婦人之大倫人稟天地之靈以生幼學壯行期爲世用於人之道未能了何暇問鬼於生之理未能知何暇問死能無忝於爲人能無負於此生然後反而求之可以免輪迴致不死耳非佛與仙爲下截事乎况今之奉佛求仙者逐風吹影惜不知佛與仙謂何祖風

法門云何。如達磨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福福於人。亦未嘗要人之敬奉。後人爲之莊嚴儀飾，詭惑愚民，非佛之眞性也。張道陵遠遁深山，薩眞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何嘗妄有希求於人。人亦不敢輕有所與。後來設立符籙醮禳，誑取錢物，非祖師之初意也。今見披釋衣者便拜爲佛，見戴黃冠者即指爲[illegible]。彼[illegible]自身尚不克保，何能及人。乃欲賴之以祈聖躬之壽考，祈國祚之[illegible]長[illegible]庶之安樂，非大愚而何。往年留都下，見帝師之死，馳驛報[illegible]師來代。不過一番僧虜廷耳。尊朝上下傾城老弱，郊迎望風，俯禮羅拜道旁，不知正欲看何所纂者，何其愚一至於此哉。尤可排其非，反指誕怒，指爲毀佛謗道，殺若滌沐不可解者。今以小狀祖師之口實附之，可釋然矣。昔達磨自南天竺來，梁武帝詔至金陵，問曰：朕造寺寫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辟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陳摶隱華山，宋太宗召至闕下，延入宮中與語。使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對曰：縱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是君臣合德致治之時，勤行脩煉，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語，上喜。又斷言可爲求神仙者之鑒，惑其之徒，不知取法於此，輒取其無稽之論，公卿士庶，合情動衆，稱有息災禳禍目前。隨所愛欲，無不聽從。詢不思此輩妖妄，上不足以裨國，下不足以興群生，中不足以潤身屋。竭有用之財，事此無用之物，吾不知其何心。而論其祖風法門，數椽以庇風雨，猶外視猶傳舍，何假乎廣廈千間，琉璃萬瓦。一鉢以供晨夕，身外皆爲長物，何貸乎千倉萬箱，前驅後從。今天下大寺觀，相入鉅萬，徒衆千百，費用過於官禁，積蓄侔於邦賦。爲長老觀主者，營求而得之，旣題蓄麗珍，具畢陳，擁妓宴

飲，逆宵決旦。佃客丈工，男女雜襲，盡致僕從，無所不至。經理營運，錙納官府，不異於庶姓人家。教門至此，掃地盡矣。若不少抑，爲禍滋[illegible]，殆有不可勝言者。唐會昌間，爲僧尼耗蠹天下，命併省佛寺。上都東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並廢，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通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眞是快活。今當體此意，先將西番大師留京都者，以禮教遣還本國。外而天下寺觀錢糧，爲使輸官，其游手惰農之夫，竊食常住，無異俗人者，令歸農務本。如果有德行眞修，苦節純德之士，雖無補於世用，然息念離塵，亦有可取。但官給日米二升，料錢二貫，歲絹五疋，許置從二名以供使令。每名日米二升，歲布二疋。如此待之，亦已足矣。設或果有眞佛出現，當如韓文公所云，容而接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果令惑衆也。若夫神仙，借形遁跡，不經於塵囂風人，亦不得而見之。後可見可接，則非仙矣。然奉此者，惑此者塞知之者衆，卒不可破。非有高明特達之見，洞察其理，深明其害，不足以語此，惟聖朝其採擇焉。

介夫又論邊達狀曰：邊達之任，甚不輕。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故遣將咸得以便宜從事，朝廷不得而專之，無他，謂其諳於風土，習於形勢，又知其人之可用與否，以之臨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順意。若待朝廷遣官分任，無非紈袴書呆之子，刀筆詮儒之吏，不習兵事，不歷艱難，到彼無所用焉。故昔者邊鄙用人，每歲給降空頭宣敕，令帥臣就便補擬，類名申奏而已。以其所用之人，出乎常調之外，非待文墨議論者所可例其短長之命也。且就安避危，人之常情。萬里之遠，煙瘴之區，往常

選中者必不肯往。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使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若非至貪與至愚。誰肯離妻子去墳墓。置身於必死之地。其有輕生好名之人。激節赴義之士。不顧父母之遺體。求陞散秩之資品。朝廷亦何吝一紙虛名。以勉勵之。然今日未嘗無遠遣遠官者。准保定奪者矣。但保舉之初。只於立法防姦。關防之後。失於詰功覈實耳。如雲南甘肅八番兩江等處統帥藩臣。一赴闕下。便行保人。就於京都挨捏虛實。以所保之品級定價例之重輕。多者百錠。少者亦三之二。或盡數納足。或先與一半。或立約錢文書。呈解到省。即可立得。以此海內任人。街市富子。每聞一帥臣至。則爭先求之。至未嘗涉歷塞庭。緣冒邊事之庶於多產者。不吝貨財。苟圖根腳。又為改仕之謀。出於微賤者。僥倖榮名於然易往。何濟緩急之用。近而江元帥黃首判不花累保得除者數又百數。續明里馬合麻元帥臨其故職。公然賣保。聲跡頗張。甚為不雅。今有劉八都兒平章在都。而扣門下求保奉者。又紛紛而至矣。邊致遠部失待才之實。朝廷資濫爵之名。皆諸帥不忠誤國之過也。更有甚於此者。今八方捷堵。烽燧不驚。正無事於窮征遠討。但務安集故地。足可矣。往者劉鄭一帥妄開雲南之役。以致雲南小夷不寧久矣。地皆祖宗之遺意。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婦之國。素不沾化。縱令盡有其土地人民。初無益於聖朝之萬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賞。不知有損於國家甚大也。且外夷小醜。何足芥蒂。服不能為國之榮。叛不能為國之辱。得之不足以加國之富。失之不足以致國之貧。故古聖人以不治治之。不計其去就也。昔傅介子以偏使斬樓蘭王。鄭吉以騎都尉發諸國兵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馮奉世因使大宛。矯制擊莎車。車諸國。凡此者。曾未嘗出於朝

廷之命也。不假乎遣將調兵。輾轉於道。輸供給用。得其人。則自能集事。若待稟命而行。雖堂堂之陣。必師數萬里之遠。驅不安水土之弱兵。應平而救之。不毛之地。虎狼之口。止其行亡兵。豈外擾國體。內傷國用。並必致之理也。今後遠方之事。一切委任邊將。借以爭奪感隣之權貴。以內守外攻之效。聽其擇人而使。伺隙而動。可以進則進。不可以進則守。其有赴闕剏現者。乃臣子之棄捐辭勸。遂歸窮爵級足矣。不許在都以自呈遞保。凡有合用之人。並從本處公牢完實將中移咨都省。隨其所擬職名。即與推銓宣敕。若不由各省咨呈者。則無定奪。則帥臣不得以容其奸矣。既除之後。考覈真偽。有已定不而措注他求。或已在不滿而妄說事。並須罪及本人。召罰及保官。則求仕者。技已無能。自不必求。保奉者。責才無取。必不輕保。而邊境真真才之用矣。果能如傅介子輩者。有所立。不貴朝廷遠取之實。而逮拓疆土之廣。則優加旌賞。以示激勸。此用人之機。杜安邊之要道。善謀國者之長策也。

介夫又論抑強狀曰。漢書所稱游俠。即今之豪霸也。其時貴臣如竇嬰田蚡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如劇孟郭解之徒。馳鶩於閭閻。負氣勢。作威福。結私交。立黨與。權行州域。力折公卿。凡此者。皆亂之所由生也。豪俠之輩。代不能絕。世降俗末。流弊滋甚。古之豪霸。猶能賑窮周急。謙退不伐。色取仁以含時好。立虛譽以要權利。今之豪霸。所謂禦人於國門之外者。真生民之蠹。國家之賊也。然有席祖父之勢者。有挾富強之資者。其下則有經斷官吏。閑廢於家。務為潑皮無賴者。人雖不等。其之為蠹為賊耳。每遇事主之發。執予奪之柄。死可使之生。可使殺。富可使貧。賤可使貴。此在朝之豪霸也。亂縣同官吞蠹莫禁。威凌府寺。本令惟諾。借公道以營斷家。營私財以奪民利。此在官之

豪霸也。布置爪牙。把握官府。小民畏恭。饋遺填門。其孳產視為己物。其妻子俾同奴婢。此在鄉之豪霸也。地雖不同。亦均之為盜為賊耳。然在鄉者雖為豪霸之么麼。而猶及於百姓。則甚大也。且即在下而小者言之。凡有詞訟。必須經手。若不稟白而徑陳之。有司者則敲穿尋隙。陷之於刑。所已歸命於己。而官吏有不順從者。則別生事端。累賊誣告。其羞紛可立而待也。或暫既磨勘。甘如蔥村落。居該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郡縣守宰。頗指氣使。俯首聽命而已。間有一二剛方自立。奮然出為究民。施一援手。憧能抑之。一時被罪。逐家之後。被然依然。其是法制所不能及。禮義所不能禁。朝廷使民之事。吞害不少。徵有一制。悉入豪家。而細民何嘗得沾滴沫之惠。使吏賊不能下逮者。盡此輩有以阻之也。由此推其大者。為患何可勝言。如秦強二家一睒死之盜賊耳。以言豪霸則其惡也。皆向來朝廷寬貸之太過

所以養成今日之餘孽。原其始。終抑之不早。遂至身遭顯戮。禍及宰臣。此眼前之蹤跡也。昔漢主父偃說武帝曰。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害除。武帝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誠抑強扶弱之良法也。今後若有醜惡聞於鄉邑。聲亦播於中外者。不必加以刑戮。但限以家射若干日。遷之他郡。或徙之荒壤。視所犯之重輕。以定地之遠邇者。書不及者。則移於附近。以五百里為限。旅帶既釋。黨自散。使良善咸獲安存。官府亦易振立。彼得以全軀保家。朝廷亦不至於多戮。少息失豪霸之寡。無以加此矣。又曰。隆古無豪霸之名。自秦廢井田而兼并起。於是強者日富。弱者日貧。豪霸日興。殆不可遏。蓋強必陵弱。富必吞貧。貧弱不能與競。遂歸心服命於富強之家。理勢然耳。聖朝開國以來。郡邑屢發治豪霸。制令甚嚴。終莫能少戢其風。今上而府縣。下而鄉黨。隨處有之。小大不侔。而害民則一。蜂起水湧。誅之不可勝誅。雖有舊章。其如之何。愚嘗日夜思之。不究其源。徒塞其流。未易以制也。制之之道。惟有井田一法。今不可得而行矣。蓋自古天下之田。皆不屬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強者力多。能兼衆人之利以為富。而無力者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於轉徙流離。先王設田。使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為井。八家五頃。二畝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為其堤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雖欲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壞則廢地。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許阡陌買鬻。乃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錐之地。無猶不喪競。田在人也。官不得而治。而民得自為為業耳。迄于漢亡。三國至晉。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

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損益之。為法纖悉。令民得受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為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并。而井田永不可復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群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此時去古未遠。井田之法。尚可追也。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克行。至哀帝時。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於己。遂寢其行矣。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以求追變。為今之計。雖難奪難禁。唯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為定制。每一家無論門閥貴賤。八口多

寡。並以四十頃爲則。若十頃以上至于千頃者。聽令分給與兄弟子姪姻黨。或立契與賣外人。但存十頃而止。或數已而所存不及十頃者。亦聽。十頃以下至于一畝者。許令增買。亦至十頃而止。買以五年爲限。如過限不依制而田畓如故者。除十頃外。並沒入官。然官不歸於公。仍將沒官田。名賣與貧民。所得田價。二年輸官。三年給主。彼富者亦甘心而無辭。不出十數年。而豪強不治而自然矣。此法不爲只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使司公儀生。亦何以易此哉。然寺觀布滿天下。田業過於巨室。率未蔭如會昌之併省寺墅。而僧道特無差發。因而審買田宅。使著民役。爲稱不小。亦宜立限。寺爲三等。大寺觀不得過十頃。中止五頃。下存二頃。有過制者。依上沒官。蓋是以少抑僧道之猶論也。良法美意。無加於此。以數十年未舍之規。一旦復見於今日。豈非超古之事業。太平之盛觀歟。惟君左右之

臣如丁傅等恐妨於己。百端阻當。有不得行焉。陛下斷以決之。不問於讒說而守之。克底于終。而後有所成也。惟聖朝其嘉納焉。

介夫又論閱武狀曰。兵於民最爲近古。計戶簽軍。乃國家之良法。亡宋既於王復用錢雇軍。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欲。殆亦至于盡國亡而不可救。此可鑒之甚轍也。國家自事書大同之後。減損武備文之時。既未爲文人。不事武。亦武而參非計之得也。未治不可忘妄不可偷。天命靡常。雖承其長如一日。廟堂之上。習於宴娛。轅門之中恬於豢養。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國不知將。一旦走投傳警。以弱將冗兵敎之敵前。小出則小挫。大舉則大北。柯其驅市人而置之兵地耶。昔之爲元帥爲萬戶。爲千戶鎭撫者。皆是披荊棘冒矢石。身經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報之以此職名也。今子弟承襲。不爲降寶。是不思其[illegible]初毒負其子。因是朝廷之厚德。然承襲者。則皆稱冠乳臭之子。看

文敎之外。他無能焉。忝竊世賞。虛其稱名。雖有軍功。則以何爵賞之。夫兵凶器也。戰危地也。豈可使不歷事之小兒。以當一面之重任哉。況而出於海放者。今皆無軍可管。虛擔空銜。解面子弟亦復承襲。尤爲冗濫。可盡減併也。軍人自亂以來。久不知兵。習之書戰者壯而老。老而死。所餘今無幾矣。郡縣之下。不稱軍兵無盛。征督應役後來雖壯。是換代名者。諳兵事又後還家。盡皆游惰之人。未識戰爲何事。外路鎭守者。亦閑兵事。不習騎射升斗之種。不了撥搶。況及爲貝貴謀生。爲糊口贍家之計。況各處軍官。頭目不思分鎭。乃圖家之士卒。而以護管軍人爲挪己之。丁夫以令報役私門。或賣營運漂方上表。傭雲之謀。下奪農夫之利。冒名爲軍。與百姓等耳。似此之徒。漢之時敵制。勝旌有未。予對搶攘千百不足以當一二也。昔唐太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庭。論之曰。邊境少寧。則逸遊忘戰。是以寇

來貴之能禦。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寇來則爲汝將。於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夫穿築之事。自有民役。唐立租庸調法。每丁歲役二旬者。謂此耳。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膽識才力者。比民官承蔭之例。精選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驗立軍功。然後復之以初叙之職。軍戶宜點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交替。謝少執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夫將不在多。兵不在衆。若訓練之精。竟閱之勤。將勇兵強。皆勝兵。孰有當其鋒者。此事似緩而實甚長。計遠慮者所宜究心也。

介夫又論爲政狀曰。古今立國。未嘗不急於馬政。蓋以邊庭守戰之備爲不可缺。而車箱也。今百官擁從。大一権書交馳。郵傳迭騎。尤不可一日無也。國朝開基以來。以牧放爲務。事馬之群。遍滿林野。生長草地。不假豢飼之勞。隨其所用。如取廐中。是以出兵行師所向無前。皆賞

馬之力也。近年偃武之餘，用為日少，故於馬政，不復介心。古者給償揀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為弊政。且南北之風土不同，它良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狂長於北者，則不耐其熱。隨其土產之宜而用之可也。若制東南之馬，以供西北之用，則立見其死亡耳。又養牧於野者，每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散策。畜於私家者，飽以芻豆，勤於翦拂，一旦置之荒郊，使已疲的無力，況當矢石之衝，何濟於用？朝廷失於計畫，苟且目前，不能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曰和買，何異白奪？且刷馬之政，出於亡金，其時降敵交攻，疆土淪割，未免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耳。堂堂天朝，不宜蹈襲亡國之遺轍也。□刷至之馬，貪無所用，而民間之馬，皆歸於國，舊時經久之計，今民間皆畏懼，不敢養馬。延以歲月，民馬已歸，萬一國家急欲用馬，何從而得？宜及閑暇，早為之謀可也。唐初得既馬三千匹，徙之隴右，令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玄宗以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秦劉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效也。今國家之地，數倍於唐，水草美好，盡在版圖之中，擇宜牧之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遷用能吏，使專牧馬之職，董之以歲課，責之以孳息，賞之以成效。不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而朱家自為政，衣食之資，皆仰於此，求其餘而用之，猶且不媿，況今以全盛之國，又助之以官府之力，因其舊俗而行之，亦甚易事，何必以刷馬為政，徙結怨於民間也。

介夫又上疏曰：近觀朝廷庶政更新，屢開言路，思嘗條陳二十餘事陳之，省董自謂言當乎理，事當乎情，可以少裨聖政之萬一，而乃視為迂疏不切之論，為從常虛閑之行，外示容納，內懷猜疑，展轉數月，元成文具。古人謂忠言逆耳，長見猜御，良有以也。苟緣書聚，固可冢

韈，皇天后土，豈堪厚誣。本年八月初六日夕，京師地震者三，而欒卿各物莫知所為，越信宿而衛輝、太原、平陽等處馳驛報聞者接踵，靡震有輕重，而同出一時，人民房舍千頃八九，震而且陷，前所罕聞，迄今動搖，勢猶未止，亦可謂大異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變迭出，而地震者纔五，國家自十數年來，凡三見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數數也。漢哀帝初，水出地震，李尋對曰：四方中大遠國歷有地動，猶其異最大，關東數震，未為大異，近者之震，連亘（■）北數千百里，而東南亦皆搖蕩，以古證今，未見若此之廣且甚也。安得不謂之大異哉？廟堂之上，謂宜朝不暇食，夕不安寢，思所以更弦易轍，為修攘之變之策，方且恬然自安，不以經意，何異于休危嘗而不知懼？展亦安而不自覺，世無是理也。必明其致震之因，而求其安震之道，則庶乎其可矣。夫地道柔而靜，無故而動，以為地之變，殊不知地無附麗，實依於天之中，地亦氣中之一物耳。先賢謂天形如雞子，天在地之表，黃也。日月星辰，實外之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固而獨運於兩間，二氣周流，循環無已，則地得以遂其實，生之此，若天運有一息之間斷，而地不能自存矣。故其變也，為震為裂，為崩為陷，為水涌，為草木枯傷，皆由此也。如人之一身，一日一萬三千五百息周而復始，若一息不順，則肉瞤膚顫，牽而為痿痺，遂而為癥瘕，是曰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精積則形傷，蓋必然之理。天為乾，為陽，君道也；地為坤，為陰，臣道也。天運德感，故地道失常，驗之於人，則如臣職之不舉，亦由乎君德運量之未至也。傳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而成泰；一有不交，則變而為否。竊聞古者人君，每日視朝，不違寧處，故欲上意下達，下情上通，故能致天下於泰和之域。又聞古者九通史舞，心諭求直言極諫，蓋有以輔時政之不逮，達民隱之未知。故諫者無

格天地轉禍爲祥。今得奏之臣有限，而奏事之日甚稀，更張之志雖堅，而九重之邃不聞。君臣隔塞，情情莫孚，是猶天地之氣不交，安得不反泰而爲否乎。然則胡爲天不示變，而獨見之地震者？良由群臣不能順承天地，下逮萬物之情，故使見乎地，以深儆之。固已明矣。何以言之？嘗觀漢史翼奉之言曰：地變爲陰氣太盛，宜退右[illegible]而[illegible]出後宮，損陰氣。李尋之言曰：地震有上中下，上位應君，中位應大臣，下位應民。民宜弱外戚，抑本剛，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或以言將吏，土木或以言宦臣嬖倖，或以言小人盛戚，各因其時辨而措之耳。以今日之人事觀之，閫儀嚴肅，女謁不行，如呂常之[illegible]無有也。後宮列隸名不盈數，如三千一萬之充滿無有也。秉國[illegible]豈曰漢光。未嘗一官任[illegible]如呂[illegible]官之[illegible]鈞，非甫叢不得與聞，未嘗一事出閹官之口，如恭顯[illegible]之專權，無

有也。春秋出吹，循行故典。宮[illegible]字。一費[illegible]，如阿房[illegible]之[illegible]鉛錦緩之條無有也。然則致是變也，既皆非此之故，則當歸之[illegible]大臣矣。今大小政事，總於都省，期會簿書，不行[illegible]，從其若此。意欲如彼，若亦從其如彼。不問天子以已意強用一官，行一事，則官之不職，事之不舉，是誰之過歟？不問天子以[illegible]不義殺一不辜，則仁心之未被，德政之未敷，是誰之過歟？爲大臣者，烏得以辭其咎哉？既得君又得[illegible]，又得可爲之權，亦可以有爲矣。使不可爲，則諉曰非我之過，使得爲之，而官不稱職，不肯爲應，不如其何心？且近來朝廷所行，其[illegible]天意，[illegible]人心，[illegible]一[illegible]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使能取[illegible]政一整而新之，民心既[illegible]安，知天意之不回乎？如直言所當求也，近雖容受，[illegible]言可即行之，否即舍之，而乃[illegible]罪[illegible]歸經旬月，議以爲非，已同故紙，議以爲是，亦咸[illegible]之[illegible]時[illegible]之弊乎。

賢才所當進也。未聞朝廷因一言而知一人，由一能而擢一職。若學書只[illegible]，遂必[illegible]勢，援[illegible]引，次則[illegible]權先[illegible]，[illegible]賂取悅，舍此之外，[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因而至前也。近聞廉察官吏，以爲[illegible]者不少，使果實之，既不任之，風憲宜[illegible]之民職[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者亦多，使果有治效也，既不加以賞品，[illegible]宜賜之[illegible]。今[illegible]者已成乎虛。[illegible]到當[illegible]化爲非時政之弊乎？選法所當清也，[illegible]史曾[illegible]私途甚[illegible]，僥倖之路多，[illegible]得除求進之人，接迹摩肩，[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甚一[illegible]。非時政之弊乎？官元吏[illegible]所當減汰也，近聞置[illegible]猶張[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爲民增一害[illegible]則爲民去一害。此理甚明，其事甚易，[illegible]可[illegible]不用，如此以賤也，非近事之失乎？刑賞所[illegible]明也，近聞[illegible]使延行各[illegible]所[illegible]官吏[illegible]如識失計，置之[illegible]使，若[illegible]有智力者，[illegible]已望風先爲逃罪之[illegible]

矣。[illegible]形[illegible]無遯理，是故求[illegible]雖不[illegible]中，以私情[illegible]僥倖苟免者，何可勝數？大抵臣[illegible]未嘗少[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類拔萃者，亦不聞[illegible]一賢爲國家深長計。以言乎刑則未公，以言乎賞則不見，非近事之失乎？俸[illegible]所當均也，[illegible]增官吏，[illegible]十八萬餘石，外[illegible]給公田[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王事，不免乎[illegible]請，其[illegible]內任[illegible]，[illegible]分，[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能禁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太倉之[illegible]實，求[illegible]之道，非近事之失乎？[illegible]所當[illegible]也，近[illegible]分[illegible]中外[illegible]，而[illegible]官[illegible]易疲其[illegible]，[illegible]有才[illegible]力之士反不見取，[illegible]雜色無[illegible]之流，則當直自[illegible]非近事之失乎？奔競所當息也，今求仕必須親身[illegible]等，必待[illegible]朝市之近，山林之遠，有門戶請書[illegible]門者[illegible]無[illegible]之理，又非時政之弊乎？律所當定也，竊聞都城內外近[illegible]

有強盜夜劫之風。且閭閻清以由河田以地租駐扎仲擾獄官遣亂
視官府若無所禁。輦轂下正自不容外路乎，亦可知。夫人心全無忌
憚也。又非時政之弊乎。風俗所當正也。京闕之地，教化所先。淫風大
行，城裏處恥南北之民相習為俗。鬻婦賣子，絕忌離情。今天下皆急
私而慢公，先利而後義，所關甚不小也。又非時政之弊乎。物價所當
平也。近來鈔價壞，物價踊者，皆一錠當今直一貫，物直錢而錢不直
錢。若不改易鈔法，增造銅錢，則民生之困，豈有已也。又非時政之
弊乎。學校所當興也。而紀綱不立之故，往往求進者因銅錢不以為
重。名不擇己而妄求，而朝廷亦以為輕，故不擇人而唯保舉主頭
者。以學校虛設，而選法之壞，士風之薄，亦職此之故，又非時政之弊
乎。備荒所當急也。近數年諸路饑饉，流民戶帖，多為大（當）任個救
賑。官書每石一十六貫。百姓均為皇帝之赤子，而限以有無戶帖之

分。米糧均為皇家之公儲，而自為高下價鈔之異，如今年關會上數
取耳。不足以言荒也。或有舊於此，又有迭減之，欲出有限之見留
未已之處，飢將何以救之。發餘賑濟遣，道運接華頓供休，安然得濟，豈無
不測之風濤，一歲所俟。漫為此說，將何以繼之。講求儲蓄之條，豈在
義倉之便，執政者何不究心之。官道所當抑也。而紅帽黃衣開巷
陌。二司頭自分布郡縣，朝廷上下倚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而官府
士民嫉之如仇讎，惡之如蟊賊，任依衙譜而獲福，據度而免禍，必無
地震之變矣。其為虛妄，顯然可知。今一番災異，則一番好事。災異愈
甚而好事愈勝，豈天地不厭之，至尊為信道而施之，階執政者何不
深省乎。貢舉所當行也。雖曾……以相書……付之理法，今合朗官職
盡屬吏員，其進身也，既不出……又舉亦不由於選舉，致其……則不知
民間疾苦，聞其儒則不通之理。……讀十數年條儲之……，欲求盡一

丁字者所禁之矣。雖未盡如書坑儒，而不焚之焚，不坑之坑，其禍尤
烈於昔。凡事大有關於一經亂之故，執政者何不垂鑒乎。武備所當修
也。今將帥重臣，皆承襲，任子弟下輕兵事之少年，筆舉戰士乃互換者
名。不習騎射之情矣。一二擧生意外，驅將從矣。將之敵前，其為國
家大計，豈可憂也。執政者何從從廣乎。或役所當平也。如軍站既已
出力當官，每歲租入……又持而匠戶之費，奠正甚望塲重役當差
徵收，每擧青……苦莫甚如……儒戶畢世如秀實，照國體傳曰：士之美者善
發未為之明者善舉也。今……儒人之二號，既輸初無預於公上，但與除
免，雖泥居役少，足其心。……見朝廷舉有人材之盡，何也。如僧道戶計
隱占過多，仍復全免，深為不均，此事之切於民，執政者何不勸念乎。
民瘼所當求也。近年以來，存恤之詔屢頒，而舉目之雍熙之和者鮮
之政，事有而此屋……之變，亦當思其所以然之故矣。今閭閻之

下。田里之中，冤民抑鬱，無如此也。雖云南山之竹，莫能數舉，而係陳
於疏遠瑣碎之務，安得一一上煩朝廷。而朝廷亦無以盡知之，故濮
相千動浚決獄讞案事，一門之隔而謝曰不知。蜀相亮罰二十以上，皆
親之。失於太察，豈謂今之有司存也。使路府州縣牧民之官，任得
其人，不盡所聽，則也可以登於民間耆舊之陳，君任非其人，雖其
殘暴，雖日黥……之而至而……亦無救於百姓也。故曰安民無
他道，在乎知人而已。任四其主耶。一事尤為廟堂之急先務，執政者豈
可以付之悠悠乎。凡此十事皆數定之因也。究其所因，而求異安變之
道，亦無出於此。朝廷一舉乎一切之間，聊明……皆不可數。假書目前
當行之事則無遠不通，無幽不燭，字昔……儒謂禹惜寸陰，常人當惜
分陰。今觀大臣群僚，皆以……相與依違，飽食既升之，日又手務
為不可近者，不敢造……遠者大書……，暖衣飽食，以慮……不慮在下之窮

入亂寔所迫。度日如年。此豈非易處也。近朝廷究議一事。至數月不得
施行。於歲之間。寧堪幾議。雖以司錄不能為理。而謂負天下之寄。可
如是乎。萬幾之繁。淩如小之幾濛焉。臣川三百。支流三千。券地維沓
莫之能禦。日夜繼之。以是閔摍惶不蘇。乃欲持瓠抱甕。逞臣以升斗
計之。其不紀濫於中土者幾希。休運難遭。良辰費棄。至不庶矣。將
遺之失。今不圖則後禍未可知也。常人之言曰。地變因於天運。天子
宜咸聽納。然今吾君之服御。亦務從儉朴。雖天而之惡。哉非食不
是遇。榮人如林。非大朝無而音律不入於耳。惡以為勝。不以歲之樂
不必徹也。但使通下情。責己貴改。內脩己德。上應一心。則天地亂突而
萬物咸遂矣。常人之言。以地變慮乎中位。大臣宜疏陳辭職。求郡臺
一新陰育兼任。王是暢揚。故見扶危輔弱。致命之時。當思體群以承乾職
由而致言。惡以為仕。不必避也。祿不必辭也。但使庶事畢擧。欸政咸

集晉司壹歲萬姓全生。此可以為臣道之當為者。無所不至。則跂除
自痛休群自降。德合無疆。乃於有慶矣。常人之言又曰。凡變異之來
宜布新體。發減稅薄租。以安人心。以答天譴。斷言無稽。必不可信。傳
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諸葛孔明之治蜀。終口不言赦。而蜀以大
治。若屢赦之類。從以長奸。今嘗五赦。初無利於君子也。什含濫贖於
覆載之所不容。國變而復赦之。寧不重於仁人之怨乎。書曰。惟保小民
又曰。以小民受天永命。蓋天意所屬。惟在小民。若減放之多。彼以虛
富。初無利於小民也。彼務歲勤勤。僅食其力。戶無稅而官無租賦。除
免天下十年之糧。而小民亦不沾分毫之賜。富豪獨襲。乃幽明之所
同怨。因變而附益之。又非以重仁人之怨乎。為此說者。實無補於時
政之闕失。是猶田舍翁遭遇盜掠。不知自反。還借因果以為禳
灾徼福之計。其為甚矣。伏惟聖君留神其指之說之。个人久道茲其。

既乏才資。則名學實粗。償書債而已。今擧愚衷。不忍目中之無人。遂吐
平生之耿耿。者既發情。無所覬望。故出辭不避。捃摭比見。陳言者爲
少矣。古者則不知時務。希賞者則尚資技。取合者則與利以增國
欺。求其議論正大。識見高明。達變通時之士。蓋十無一二也。昔人有
言。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苟合而偷生。忠雖未能自附於忠臣
烈士之高風。昔所期不肯苟讓。自度所言。誠有足采。不揮芹獻。伏乞
天鑒。如以爲可。則見之施行。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八

法祖

東漢章帝時校書郎楊終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左丞相陸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殃從今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以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

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群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君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御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擇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眾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

先帝末年。雖有召壹錢欲每曾以謝百姓。令積張立枚會。粧史
言事。是不違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歲久於其任。然後考績黜
陟。今刑部職司。或旋改無狀。但居惡制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
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違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究解之勢。帝留心推
擇。克以靜與寬。因。死者亦齊。令則進之。是不違先帝二十也。君臣言
可錄議之豐存如其屬意治臣之貲順則下留意。
以錢厚時帝持河陰令高德之上過月已以與膺豫宗柳邑賓思希
治不據條君官及酬朝往與贊之所以盡人臣守器之郎但豪家支屬
武界擬擇繇柚出及舉自多是皆有怨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漸令
輕動。何答克將。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其德。臣亡又先臣從之爲
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親貫。然年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或輒遠
寢敬使。仲宰處輕。下情不達。令二十二違也。違先帝意。章高祖。還臣賢策

其驚寡少立功名。乞新舊典吏。明經制。庶無豪知。幸頗自尋心。詔曰。
此語深會朕意。

宋仁宗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龐籍上奏曰。臣近因上殿而奏塵旨
令有事具實封進來者。臣退量度。於閣通政體。謀曆約次。若有惡見。
致不驕隱。恭惟三聖垂統。紀律大日成。陛下文明恭儉。紹隆寶圖。祇守
先訓。克臻至治。臣竊見朝廷政令。有漸異祖宗之制。而宜改復舊貫
者多矣。略舉數事。條之如左。

○進退輔臣最爲大事。非止一時褒貶。蓋欲垂戒後來。祖宗舊制
輔佐近臣罷免之例甚衆。有因求退得請者。有均以勞逸爲名
者。有暴其顯過者。有隱其罪者。然所授官秩。輕重皆有區別。
以見去年執政之臣最喧物議。內有廢弄典法。公營私寵。皆此
昊昭昭於天下。中臣於去冬今年正月七日。兩上書疏及劄

子。言之已詳。雖若外間鎖院界賴恐獲罪而遽泊制命宣行天
者得律相。次若爭亦違秩。況使相請俸月踰千緡。中常州郡一
年之賦。未足充其歲給。自非有功有德。何以克堪。且發用未及
一考而進之者。是以請罷也。今以便相及遷秩旋之以爲戒
臣恐來者不懼矣。必曰當權之日。雖據國法營私。恩亦不失作
使相及遷秩矣。臣欲望今史臣以來進退輔臣
體例著爲著那以備聖覽。此後用爲準。如此則忠下者持衡
之時務盡公理。忘身之日。得以禮退。私曲者使之當權亦懷
懼。苟免後罪永爲懲戒。此事體大。乞留意。

○前代職官之制。皆有定員。使上下不得踰越而進也。國朝建官
雖異於古。然於員數未開遴選。近年以來。漸異於此。蓋是好進
者務干求寵名。執政者不能守舊制。故也。今後政欲論薦者請

學士員數過多。恐增之不已。更無限局。欲望準約舊典以立定
員。員既有限。求者自息矣。

○金紫者。文臣之貴服也。祖宗以來。非甚勳賢。無自前或因登遐上
殿特恩賜之。然多是已在外陟極使。籍近年以見者。差遣未出
京朝官。秩是知縣之類。因公事上殿亦得改賜。遂使三品之服
漸成輕易。臣欲乞愛重服章。無及僥倖。

○竊知向來每因南郊大禮諸出諸般差遣名目。多於舊日踰一
差遣。則增一分賜。所以費用太廣。實傷財力。臣欲望將來郊禮
令有司檢尋祖宗以來則例爲定。免至積添名件。廣耗官物。

臣智識甚下。無所補益。德實欲朝廷凡百政令。率由舊章。誼翰克明。俊
倖咸塞。伏望聖慈特留心采擇。

英宗治平元年。召唐介爲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

用御非踰左右言也。介曰。臣無路陛下過聽頗猷愚忠。自古欲治之
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
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
神宗從容問張方平上以臣蒙恩時對今已奉辭。臨帷於陛之
曾爲偶學神之會。上曆春出有異常論。今承特召而來。安敢緘默而
去。輒獻愚忠。上御天職常聞人以惟見忠生所怨。動危甚易。安之實
難。禁衛六軍邊防三路撫御之術。善制其本。民心戎事爲之大本。動
靜之機。安危所繫。若民心危。雖戎事與動。莫慮一來。雖稱非屬祖宗
謨烈國家大計。甚所慎重。惟此二者。不同小事。隨宜改易。雖有利害
容得更張。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以覆舟。兵猶火也。可以變物。亦以
自焚。焚溺之害。當在吾之先見。逆形而悟。已是後時。害成乃懼。何嗟
及矣。此人臣之分。出處。是當家國大事。天下重器。譬之輪重。豈可輕

宋鑑卷之三十九　五

難。願陛下思所以置器於安。若所以護身之固。廣聽於存國之先。
採公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爲社稷之慮。使人安其業。上
下樂從。澤天之下。使載盛德高拱巖廊之上。保此泰山之安。斯天下
而國體要須氣體而嘉生遂。不亦休哉。臣雖外在。猶未識忌諱。以此
愚言。吾忠者。退顧爲愚。實出甘心。
神宗稱司馬光爲翰林侍讀學士。會安石草詔引常表事。責而府司
府不敢獲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進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
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
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
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
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
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

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
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
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
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
哲宗即位。初。守門下侍郎司馬光。請更張新法。上奏曰。臣聞詩云。毋
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遵爲湯與周。守文武之法。漢稱高祖
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孫享其天祿。歷數百年。國家受天明命。太祖
太宗撥亂反正。混一區夏。規摹宏遠。子孫承之。百有餘年。四海治安。
風俗安樂。自生民以來。罕有其比。其法可謂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
切於求治。而王安石不達政體。專用私見。變亂舊章。誤先帝任使。遂
致民多失業。閭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卽政之初。變其一二。歡呼之
聲。已洋溢於四表。則人情所苦。所願灼然可知。陛下何憚而不行其

宋鑑卷之三十九　六

所志。更張哉。譬如有人誤飮毒藥。致成大疾。苟知其毒。斯勿飮而已
矣。豈可云姑少少減之。俟積以歲月。然後盡捨之哉。臣竊嘗上言。教
閱保甲。公私勞費而無所用之。免役錢害富而困貧。以養浮浪之
人。保甲使民失業。窮愁無告。將官專制軍政。州縣無權。又以廣備倉儲。籠
一鐵錢鹽賦。群利國家。可憂。此皆所害者大。病及者衆。先宜罷去。借
令皇帝陛下獨攬權綱。猶當早發號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國家之危。
收萬國之散心。復祖宗之令典。況太皇太后陛下同斷國事。捨非而
取是。去害而就利。於體甚順。何爲而不可哉。
元祐元年。哲宗御邇英閣。呂公著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
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
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尚書
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

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擧其略。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
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
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
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
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
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
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
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
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
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
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

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田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
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
下。哲宗甚然之。
二年正月。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奏曰。臣近以試館職策問
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辨。蓋以自料而求去。是不敢爭也。今者竊
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己有。詞窮理
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
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
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
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
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
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

於此也。文理甚明　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以譏及先朝。非獨朝廷
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
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
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
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
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
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
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
効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
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尙忌諱。畏避形跡。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
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
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

治天下也。寬猛相濟。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
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
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
宗朝擧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
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
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污。屈己以從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
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
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
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
之政。漸致廢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
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
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

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諷諭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臣。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早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甘罪之辭。其甘如薺。今乃以為譏諷先朝。則亦疏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順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未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為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為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耳。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為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迨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為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太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為不可。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為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為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將衙前一役。可即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覆。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

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為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為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許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為戒。文案具在。皆可覆按。由此觀之。臣豈譏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縷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汎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辭。臣

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
右正言丁騭上奏曰。臣伏見本朝祖宗之德。具在方冊。威明仁厚。本惟有盡於當時。皆可為法於後世。竊惟陛下即位以來。首延儒臣。侍講禁中。如論語孝經皆聖賢之言。行固足以啓沃上心。專明睿性。臣愚欲乞既講罷經義。更以祖宗故事一二端。為陛下開陳。仍乞曉諭侍講臣僚。豫先編報六聖典故。可以取法於後來者。以備講筵聽納。庶幾前聖後聖。其為所行。如合符節。威明仁厚之德。傳之無窮。天下幸甚。
士學翰林侍講學士范祖禹敬帝法仁宗五事上奏曰。臣學國史。伏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不可得名言。其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能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陛下嗣位于今八年。昧爽而聽朝。旦晝而講學。威而不易。未

嘗不侵寸精勤於進德矣。然而天稟淵然。聖度高遠。中外之人。未知陛下睿意所好。如仁宗之五者。見於天下。群臣雖欲少將萬一。亦無所自而入。方今四海顒顒想望太平。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日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蒼群生之望。則天下幸甚。
祖禹又上奏曰。臣伏覩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雪止風和。景氣清霽。神祇饗答福應。克盛侍祀之臣。以為前後未有。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歡呼婦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之福也。然臣愚竊以聖人福至而益戒。則能長享其福。譽來而副之以實。則能永保其譽。唯兢兢業業。不自暇逸。乃可以荅天休。眾之所歸。因而從之。乃可以副民望。若一有滿假之意。則今日之福。乃他日危亂之基也。不能副之以實。則今日之譽。乃他日怨謗之端也。故臣願陛下既受大福。又獲民譽。益思戒慎。唯勤修德。修德之實。唯法祖宗。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惟是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之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採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若合舉而行。以副群生之所望。則天下幸甚。
祖禹又上奏曰。臣竊惟太祖受天眷命。削平五代之亂。櫛風沐雨。為子孫立萬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內。守之以文。由真宗至于神宗。皆致太平。海內晏安百三十有四年。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創業之君。起於細微。身歷艱難。親冒勞苦。克有功及民。然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宮。不歷艱難。不知勞苦。無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創業非難。守成為難。蓋先王恐起於治安。禍亂或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聖之

遺烈。守百三十四年之大業。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飭聖心。一言一動。如祖宗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厄。先帝晏棄天下。陛下嗣位。幸賴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邊吏。守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元年之間。天下安靜無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之。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願陛下守之以靜虛最無所改為。恭己以臨天下。虛心以處之。聽左右大臣。動必循守祖宗法度。陛

下敢覬於上。諂諛善道學納禮言。群臣邪正萬事是非悉皆了然
於聖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髮而無所隱其形者至平也。鏡所以
能鑒妍醜而人無所逃其迹者至明也。水所以能平鏡所以能明者
至靜也。使水鏡自動則雖山岳不能見也。人心亦然。唯至公可以見
天下之私。唯至正可以見天下之邪。唯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荀卿
曰。虛一而靜謂之淸明。聖人淸明在躬理至於心之虛一也。陛下何不
觀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時不出房闥未嘗知天下之事。一旦臨
朝而行之殊。上當天意合人心。其故何哉。唯至公至正至靜而已。
夫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
便於靜。唯欲人君多所作爲輔迹多所變動則已有所希冀於其間
矣。若朝政守靜上下各安其業則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觀萬機
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
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刺骨之戒。守元祐
之事。嘗堅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可移學政不可改也。金石可毀聖
心不可變也。使讒邪者不能進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
廷淸明必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陛下知以臣言爲然乞因大臣奏
事之時明示以聖意所向。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臣久
侍帷幄不敢自同於衆人。恐有姦邪說惑誤天聽。故進與蘇軾先
事上奏。悉索者陛下雍學稽古必遠師前世之事。唯是儀刑仁
祖法則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蟲草木各安其生。則臣之志願
也。不勝區區之意。

哲宗時殿中侍御史豐稷上疏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變而不可
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
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決策爲先祖訓爲實鑑。一動一言思所
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
秘書省校書郎陳瓘上奏曰。堯舜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
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
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閱書處。
徽宗時任事者多乘異不同。御史中丞王覩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
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
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
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損益
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
著作郎楊時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
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
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
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
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
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紹聖
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
欽宗靖康元年。河東北宣撫使李綱乞深考祖宗之法。荀子曰。臣聽
師道出章諮呈拜陵寢淸懇涕泣。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
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
膺思奮勵精求治之日。伏望聖慮深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
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諂言爲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
爲足使。益固邦本以固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爲億兆蒼生
之所依賴。天下不勝幸甚。臣忘生觸死冒進狂言。不勝戰越待罪
之至。

欽宗時李光乞討論祖宗故事劄子曰臣恭聞仁宗皇帝嘗言曰朕之先民孰若率禮循之為重大哉王言臣嘗謂自生民以來言守成之君者莫盛於高宗書稱其德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然則治天下者曷可不以祖宗為法哉恭惟聖宋之興太祖太宗以英文烈武戡定禍亂創業垂統規摹宏遠矣五宗守成以至道君上皇繼述之美天下治安幾二百年明禮樂修政刑內則躬節儉以撫育生靈外則謹邊防以制御夷狄州郡之政總之監司監司之權歸之朝廷上下相維內外相統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不順者陛下天縱神聖潛養既久更事亦多伏自踐祚以來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故王業之艱難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延見群臣勸請求言首以紹復祖宗故事為言此誠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然祖宗成法具載典冊條目非一未易悉舉伏望聖慈明詔三省樞密院大臣遴選儒臣稍加討論可因者舉而行之以年紀損益更張務合于中庶幾年歲之間漸復祖宗之盛天下幸甚

高宗建炎三年趙元鎮上奏曰臣竊惟國家之有天下也如以太祖之聖建創業垂統之功繼以仁宗之仁得持盈守成之道要治之術先後相成垂裕後昆為法萬世哲宗時諫官顧臨進言曰今不去遠引堯舜三代之法如祖宗之法則陛下之家法也宰相呂大防因舉祖宗之法切於時政者十數事當時以為美談恭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後履茲厄運撥亂圖治亦如有所措法哉近降赦文遵用嘉祐敕令是將法乎仁宗之仁矣至於臨部伍申號令親戎旅之事推腹心同甘苦協將士之情赫斯一怒旋乾轉坤又以法乎太祖之盛則中興之治誠不難致是皆陛下之家法也舉而措之事業之間復何加焉尚願持之以不倦之誠而期於必成之効則天下幸甚

高宗時吏部侍郎綦崇禮上奏曰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官司案牘例皆不存而吏部所掌官簿尤難稽考故遂急申明以為約束其日非一士大夫到部凡磨勘注擬賞功任子之類皆粗有條理其後亦稍稍尋訪舊法在部見今遵用然風俗之薄久矣吏部隨事申明有所便寬以便人情士既習見其事則雖有舊法而於己不便者則必辭詠眾起千端百緒必欲有司申明以破舊法如是者多矣臣竊患之士農工商之四者皆陛下之民也亂離以來士之失職者固可憫矣聖訓致使未嘗不以是為言而今之在官者亦所同恤而無異詞也獨不念今之農者之野百工之肆商旅往來之塗亦能無失其業而官之為法曾少優於承平時否然則吏部所以待天下之士恐不可以廢舊法而事徇一時之人情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吏部自渡江以來凡所申明與舊法相戾者並從舊法其因去失無籍稽置指揮令逐一類聚看詳若舊法已有該載不妨遵用者取旨別行判定仍降指揮應吏部條目已有舊法者今後不許申明權宜改易庶幾士安分守而有司不至廢虛亦中興之政所先務也

崇禮又上奏曰臣竊見近者楊惟忠邢煥皆以節度使致仕即不曾辭除落職伏緣節度使除拜移改若恩加之類並須宣制豈有見帶節鉞致仕而獨不然此一時之闕典也臣嘗記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如仁宗朝張耆自使相檢太子太師楊崇勳授太子太保神宗朝李端愿自節度使授太子少保致仕皆武臣也惟熙寧間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特稍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耶近歲以來致仕者不問何人不復納節換官亦恐有違舊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舊典施行

起居郎周[?]之上奏曰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亦言
勵先祖之道以養天下然則前聖典謨布在方冊後代纂之實爲大
訓顧可後哉昔唐史臣吳兢嘗采太宗與群臣對問之語爲貞觀政
要三百年治亂之龜鑑舉不出乎此洪惟國朝以聖繼聖傳衆一道
故亦有寶訓之書追攷前制發揚先烈陛下紹隆丕緒祗遹燕謨立
政立事未嘗不以祖宗爲法臣職在東觀修纂日曆之職竊觀祖宗
寶訓自太祖皇帝至英宗皇帝五朝並已成書惟神宗皇帝以後
纂未備欲乞以累聖本末存稽何以昭示萬世自陛下中興履極
旨委官纂修因循迄今未及明詔憲章祖訓膺有闕焉臣愚欲望聖
慈申令史館速加研考以次條類續爲成書庶以章累朝重規疊矩
之懿明陛下繼志述事之美
左正言鄧肅上奏曰臣於今月初八日以本職上殿因奏論次邊言

奏議卷之[?]　十七

夷狄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今日事要
豈可遲也而奉聖訓曰正此討論欲併二省畫依祖宗法臣初欣幸
以爲太平興國之治可以指日而望矣恭惟太祖太宗之時盡萬而
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考校曲引而稽賞罰故能以十萬兵分布
四海以取嶺蜀平江南來吳越下河東紛紛萬國莫不稱臣混一六合
如指諸掌此一時事簡所以速也成康而豊功偉績又有以稱之也
自時厥後日趨太平群臣無可論者令日獻一舊明日獻一言簡要
數未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日益煩而政事所以日益緩也厥今天
下如何哉兵戈未息遠郡未寧諸道指置當如救焚如拯溺豈可循
遲進退而循無事之時乎臣以謂夷狄累勝非太祖太宗之速不可
勝也比嘗有討論祖宗官制之令或今越兩月未聞所正者何事豈
以爲用兵之際未暇及之乎臣謂不如用兵之道正以此爲要務耳蓋

法祖宗以考官制略倣文以稽實勤者用兵之本也不務其本而欲
齊其末臣所未聞臣愚欲乞專委宰執辟禮官數人限以旬日類於
上前裁決庶事而出一人賞罰之權不至濡滯將使天下莫曰
太祖皇帝今復起矣豈比區區小康偏足道哉昔高宗君有商中興之主
然之身惟擢揚傳說一人而已其言則不過曰事不師古匪說攸
聞蓋中興之道未有不以古先爲念者惟陛下斷之
尊宗定得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舜受堯之天下所言者堯之
以重華協于帝武王纘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識者謂堯之所爲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文王
之所爲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其行事乃不容無
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堯不能舉至舜乃舉而用之號
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

奏議卷之[?]　十八

去至舜乃流放竄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其
二而終身執臣禮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百諸侯與仁義
之師以伐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
如斯而已矣臣嘗深求其行事之迹哉然堯所以得知人之明而武王
爲速者也與哉惟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內不諱之宮闈外不諱之師
七前自家衰而天下大器付之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臣獨謂堯舜
之遜周矣然出於耄期倦勤豈若太上皇春秋鼎盛而處爲是睠
此絕無之舉哉真可謂賢於堯舜遠矣陛下思所以仰副太上皇之
付託者當如何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
廷之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拂而更張
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議聖聽者陛下於以有
名稱於君焉臣謂太上皇之與陛下可謂如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

推誠無間豈區區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既
以不疑而待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可遵而
行之者非一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更張宜若舜之所以
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以彰太上皇知子之明以盡陛
下繼述之道毋若魯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淳熙七年四月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周必大上奏曰臣伏覩玉牒
所修仁宗皇帝寶元慶曆十年事迹成書嘗以期告于祖宗至日陛下
御前殿而受之事體加重如此臣知陛下非專以纂述實錄而發也
正欲考前規而尤蹈之也當是時仁宗在位已二十年西夏寒盟中
國要事方且來龍圖天章閣手詔輔臣歷言時政其大略詢以私匱
委任進多門政宰罕聞奏議時帥數於獫狁制夏未寧何以推摩勝驕
態群臣獻言多實各擇條對實用備不虞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御史

中丞知開封府陳上躬之闕失左右之朋邪中外險詐州縣暴虐政
至法令之未便朝廷之艱事皆附于篇以備采擇又命近陽門召知
制誥待制至臺諫官等詢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遠防情偽將帥材否
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防微杜漸之策悉
對于篇夫以光明盛大之朝而慄慄然常若危亂在朝夕者何也蓋
以自古人主在位既久則怠惰或生天下已安則侈驕易至故以唐
太宗身履百戰肇基王業馬周猶告之曰陛下當欲為久長之謀不
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而太宗亦自謂魏徵曰朕政
事何如往年徵猶有十漸之疏夫太宗既聖豪猶待臣下隨事正救
乃克無悔豈若吾仁宗德盛而愈謙世治而愈畏故舉政要備詢近
臣此慶曆之盛所以遠邁貞觀而無極萬年所以遠過有唐也欽臣
仰惟陛下聰明文武本乎天縱克勤于邦則分陰在所惜克儉于家

則一毫無妄費獲致賢能不間幽遠所用規謀要密峻直上畏天命
下恤民隱凡帝王有一于此足以致治况陛下兼而有之乎雖然行
健不已者天之道也不息則久者人之誠也陛下日謹一日持二十
年仁宗慶曆雖其時矣臣願因玉牒之書以遠紹祖武考初元之蹟
而益新盛德使為周魏徵無以伸其喙而貞觀事業不足進於今則
四海何患不一納太平何患不立致陛下留神而已臣不勝拳拳
孝宗時權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漢書魏相傳相明易經有師
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
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
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諸書凡二十三事上施行其策
臣觀相所言可謂深達時變而知濟時之要也蓋一代之治必有一代
之宜所以斟酌損益以為子孫萬世之規持守而勿失也昔者三代之

盛莫如周而周之為治亦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用而已豈必遠慕古
哉堅為不可及哉宣帝之入繼大統也號稱中興號得相為之輔如無
甚高難行之說非常可喜之論但欲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者非他高
文景武已行之善名卿賢大夫未用之謀吾志畢而措之天下國家則
是高文景武之治復見於今名卿賢大夫復生於時矣故其策不過
於憂水旱之災本於農而務積聚與夫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固師
旅而備西羌者僅十數條歷世良醫之論常未嘗求奇方異品取
之目前尚新然皆可已疾而去病用能數十年間家年既寡而水旱
無虞備吏既多而郡縣咸理使于定國之徒治獄而民自以為不冤
任趙充國之徒治邊而四夷罔不慕義功烈乾乾光于祖宗其効為
何如哉逮夫元成以後徒知用儒之名而不知用儒之實而當時所謂
儒者亦往往不習時事不達治體其引詩書及創作禮樂更易郊廟為

務尚經國大體邊不加省孝宣之業衰焉故臣以謂若稽若眞讀
時知變者也
直集賢院王師愈上奏曰。臣聞自古言無爲而治者必稱有虞。及以
書攷舜之所以舉元凱、明四目以廣覽。達四聰以兼聽。一日萬機兢兢
焉業業焉有虞之君未嘗敢自暇自逸也。百僚師師庶官無曠大禹
宅揆而亮采。次焉有德而載采。其或靜言庸違者則投之遠裔而不
貸懲戒之辭誡戒切至。有虞之臣亦未嘗以不事事爲賢也。然後以
觀有虞之所。后克艱厥后盡道於其上。臣克艱厥臣勤職於其下。故
欲自有爲底無爲。後世之君臣乃慕無爲之名昧有爲之實苟偷
惰息荒嬉因。陳力就列高談廢務欲求治功比有虞之隆豈不遠之
恭惟眞宗皇帝以濬哲之資撫盈成之運。克自寅畏欲保治安
法宮之暇肆筆成書著勤政論俗吏辨以示近臣。煥然之言昭回雲

漢。大哉之言。表裏六經勤政論所以自警也。俗吏辨所以勵羣工也。
終能措當時於泰和雍熙之域。其與有虞之盛異世而同符。式以垂
規於後。足者顧不休哉。陛下紹復大業適遭艱難日新之德如天行
健。厲精研幾以圖天下之務。宵旰焦勞。如恐弗及。於是乎正邪靖
明白。度仰視眞宗皇帝勤政論可謂允蹈之矣。廉恥勵一明。讜敢臣
之柄。循名責實信賞必罰。中外小大之臣觀感而化。罔不振作竭力
赴事。趨功成績。共匪懈之風。革苟且怠惰之習。仰觀眞宗皇帝俗吏
辨。亦可以無愧矣。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切惟陛下爲然
臣抑嘗聞之。人君固欲勤於政矣。或失之叢脞。叢脞之流而爲察察。又不
可以不戒。人臣固欲敏於事功矣。或邀功而生事。或作聰明而亂舊
章。又不可以不察。要惟陛下留神
師愈又上奏曰。臣謂善圖治之君。凡有所爲必遵祖宗之法度。恭其

材器不可以大有爲也。蓋舍祖宗更事之歷防患之深。其爲子孫之
計也遠。其熟慮周密。俾子孫可以世守維久而無弊。然後立爲法度
曾有深意存焉。而不至於拯救大壞焉之子孫者未易以變更也。詩
人稱武王則曰繩其祖武。稱成王則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以武王
成王之德。詩人猶以此稱之。凡欲圖治之君宜如何哉。惟我國家太
祖皇帝開創大業。太宗皇帝纘一區夏。眞宗皇帝撫盈成之運。聖聖
相承重規疊矩。昭若日月之麗天。可謂盡善盡美矣。逮夫仁宗皇帝
嗣服膺圖。載恭寅畏。慶曆間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以示輔
讀宮丁度等。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眞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
墮。四曰眞考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
藝。九曰謹言語。十曰待耆老。終之以進諫遠求忠吾。責極條勇特
而儒雅讀擇者重良臣廣視聽功無遺。哉書卷文繼之以明巧循分

希有從民欲豐盛亞傳異嘉擇寡民。防屬鉤臣。論速團衛辨廟
此存端極。興未察小忠豐理會罪己爲民揖躬撫軍。善可表而宣
不遵抑又其次也。臣竊惟仁宗皇帝之時太平極治之功比隆三代
下規模之定。蓋亦由於此。三十五事非徒言之。實允蹈之也。陛下光
踐中興。奉先思孝。酌以時令。呈政立事。其於祖宗之法度當覽焉。惟
謹。盛得仁宗皇帝之用心矣。更願陛下恪守。奉爲行之。將見慶曆之
盛。復見於今日。往牒之言。顧讀天聽。措躬無以。
趙汝愚上奏曰。臣一介疎愚。所者誤蒙聖恩。令權給事中職事。臣伏
覩祖宗之制。凡天下事無巨細。未有不經由門下省者。其間事體重
大。而或者施行未當。有司自宜隨事論奏。然亦有事体不至重大。朝
廷視之。雖若甚小。而於一州一縣。乃至一家利害。係感爲甚重者。有
司往往視爲細微。不敢煩瀆天聽。故雖心知其不可。然亦黽勉書讀

行下日積月累，所損多矣。臣竊讀國朝會要，伏見元豐五年，更定官制之初，詔門下省凡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駁奏者，若事体稍大，入狀論列；事小，即於繳狀內改正行下。若事不至大，雖不足論列，其間曲折難於繳狀內改正者，即具進呈，以雁改正事送中書樞密院取旨。今三省既合而爲一，門下省不除侍中侍郎，惟給事中掌行封駁，其權視前日爲輕。凡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既不得具奏進呈，又不得從而改正，頗失神祖建官之意。臣愚伏望聖慈依做元豐詔書，今降睿旨，令後中書省樞密院文字應駁奏者，若事体稍大，依舊入狀論列外，事小許具事因申中書省樞密院取旨改正。庶幾大綱小紀無不具舉，亦不至頻瀆天聽。又臣伏見至道元年詔書，樞密院自今除鈇機密外，凡行宣命，並付封駁司看詳發遣。其後累聖二百餘年遵守，斯制未嘗改易。始因乾道九年張說在樞庭日，凡所施行政令，及

揀遷差遣多用私意，不能遵守條制，深懼有司舉正其失，故欲肆陳隱諱，以便其私。初畫降旨揮，除宣命不送門下省熏勘外，餘係大犯樞密院條令施行，其機要文字更不關録。繼又畫降指揮，今後除轉官差遣合給降告勅及事干財賦，並依舊關録外，其餘係邊機及軍政，可依舊制更不關録。緣此樞密院文字闕送門下省者，百無一二。盡喪失祖宗所以建官立法本意。臣兩曾具奏乞遵依累朝之法，特降指揮。今後樞密院文字除事干機密不關送中書門下省外，其餘並遵依大觀樞密條令施行，經今累月，未蒙頒降。臣竊惟國家法制上下相維，非惟取便於一時，正欲貽謀於萬世。今陛下聖明在上，洞見微隱，固若無甚害者，然當念祖宗憂勤立法之意，與夫後世子孫循守之計，安得不爲之深思長慮也。臣蒙被大恩，義當圖報，既知此事系關利害，不敢默避，譬瀆復有奏陳，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蚤賜旨揮施行，天下幸甚。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上奏曰：臣恭聞近者特降睿旨，令三省議設官寮，恭建炎紹興以來所下詔旨，條列以聞，恪意奉承，以對揚慈訓。臣伏讀感歎，繼以欷歔，不惟仰見陛下恢洪孝治，兢兢嗣服之心；又喜太上皇帝創業之隆，盡以光明誠致之功，將承厥志，甚盛舉也。臣竊惟太上皇帝身濟大業，號開中興，三紀之間，憂精爲理，其發號出令，所以計安元元，若丁寧訓敕，至詳至厚，蓋載之書史不絕書，與天地一人，德祖宗之傳，以相爲表裏，是以仁術之功，充被民物，躋于壽域。然而太上皇帝未明求衣，宵旰遐想，猶以承治而帝及者，豈非德意志慮已極其誠，而發諸朝廷，編於郡國，有司奉行之不虔，文史序循之未至，因循苟且，莫之訓飭，故尚煩聖勞之勤，至于今日，此風固存，不可以不察。臣願陛下申飭中外，凡大小之臣，使皆明知陛下聖

孝純至，體宋家法，一出言，一舉足，不敢忘太上皇帝之訓，庶幾盡革偷習，肅恭舊章，精白承休，共循先道，以稱慶陛下重華協帝之治，天下幸甚。

光宗紹熙元年，吏部員外郎陳傅良上奏曰：臣頃蒙恩賜對，嘗奏三劄。上陳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竊以爲推行藝祖在人未試之實，在今日。誠不自意，一介僭論，偶契聖聰，獎予備至。以臣區區之愚，猶以前說未畢，復爲陛下詳之。蓋藝祖之德，天命復集於壽皇聖帝，受鑒陛下。恭惟陛下以藝祖之子孫，而備藝祖之故事，此天意也。不識陛下自信足以濟此歟，抑自視過謙而尚憚其難歟？以臣考見，肇造之業，其道甚易知，甚易行，何者？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任遠而不任邇。大抵懲五代叢脞之弊，并立朝廷，以遠君道，得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理。願陛下勿疑其難也。臣請條一二切於當今之務者，以

備來擬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此建隆二年十月詔書也以吹對章奏下兩省看參詳可施行者以聞此建隆三年九月詔書也且夫中外論建非近臣面對則遠臣封事皆所以通下情裨治道也而其患不在於壅蔽而在於讒嫉今也以遠臣封事之言付知制誥則有舍人院任其責矣以近臣面對之言付兩省則有兩省兩任其責矣以為可聽者斯聽之不可聽者勿聽則聽者無特異於衆之嫌不見聽者無見遺於上之恨豈謂不以主斷嚴辭讒而無壅蔽讒嫉之患人主所自得毋過臺省長官耳此道豈不甚易知甚易行哉伏覩陛下踐祚以來不信近習而信外廷不聽時言而聽公論本既深得藝祖之意矣然聞者上自侍從臺諫下至百執事或歸遣郡國之臣對抄數奏多見嘉納人人自以為得上意且扞其言而事往往不下也此指揮動亦留滯近臣或焉且陛下不信近習不聽時言必無壅蔽必無讒嫉哉以為方崇清淨之化厭於事事而不加省哉以為陛下自去冬違豫以來聖意常有不樂然若於是務自寬大而不暇省二者皆妄窺測也臣獨自思念來有以藝祖故事上假覽觀之聽者陛下其始自今凡中外論建二以建隆詔書從事不惟君道得而朝廷亦足以辟遠臣之忿不亦美乎由此言之若法藝祖但見其易未見其難則臣所陳推行藝祖立人未識之深旨非偶然實說之說可以次第舉矣臣不勝至願

傅良又上奏曰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為鑒臣切以為是論也唯壽皇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太上皇徒以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且汎施經誠參酌兩朝之與擇其為天下後世使者奉行之則可

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能盡識兩朝之意無以實見證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恢復恥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出代而追懷陵廟閔念中原之志撫戈有膽日不遑暇訓練騎射常若臨敵此一可法也早朝無避寒暑不間引見臣下有聞章奏日了一日勿閣休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直置遇顯所言不酬始嘗過之衆皆以為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意此三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非是振兵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以諸己此四可法也監司郡守見辭之際必訪其處民間利病者以便民為請即施行蠲除賞賚無留難未嘗稍懸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為孝宗之事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帝事待之外庭來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錯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一可法也入嗣羅事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動群臣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衙須為患以士人為之不以文辭不以從襲此三可法也嘗用臣僚及監司郡守不以為御筆差遣皆從三省降給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臺諫論列雖累上進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恭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蓋舉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宜分取捨以亂聖聽敢昧死一言唯致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

法祖

宋光宗時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劉光祖上聖範劄子曰臣猥以虛庸待罪冊府伏見陛下引見群臣若內若外各極所對不倦聽納臣於此時獲望清光雖欲竭其愚衷補報萬一而智慮疏短自度無以動悟淵聽使之收拾細瑣瑣瑣條列又非臣事君之本心臣切惟朝廷法度無出祖宗太祖創業垂統太宗一守成規模深遠成憲具存臣嘗一二綴其故事伏而思之皆國家之宏圖天下之大慮臣謹隨事類次分為十節名曰兩朝聖範首之以治兵之法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存亡之地不可以不慮也國家二百餘年而將才絕少故次之以任將之道宰相者無所不統任社稷之憂者也於是以祖宗選任大臣次之選任大臣莫先於簡擇侍從於是以祖宗除用侍從次之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各有其宜祖宗之時兩盡其用故又次之以才能之任人才之在天下初不乏也賴所以采擇之之道用之為如何耳故又次之以取人之方若夫愛惜名器嚴別流品祖宗所以垂法度者如此賞不輕用罰不苟貸祖宗所以示勸懲者如此過則使諫事必先議祖宗所以達下情者如此是三者各為一條至於防微杜漸鑒前代之失審禍亂之原凡祖宗之為萬世慮者臣則以是而終其說臣仰惟陛下臨御已二十年惟敬德故能孝惟不息故能勤惟寡欲故能儉惟無私故能斷是以天人和同朝野少事陛下脩身於九重之中湯之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也然傅說之告高宗必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願陛下念之今陛下之學基於進修之久其心日純之其進不已可謂至矣竊為治者有所憑祖宗垂範近而易見創守之際思之甚精傅說監于先王之言誠當今之要務也臣愚不佞勸學一念之一得可以仰裨聰明所有兩朝聖範謹繕寫上進致臣惓惓之忠

聖範一　臣觀國家保天下不以兵而守天下以兵立其亂見五代之禍皆生於兵建都大梁非有四塞之固則其勢不得不恃兵以為守太祖皇帝聰明聖武未嘗以殺戮一人至於御兵紀律最嚴賞不少假建隆元年削軍[illegible]與北漢戰于京上屢軍儒戰沒太祖戮當時之不用命者龍捷將新某部下大校二十九人二年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汰之於是加置剩員以處退卒又詔釋周朝鎮州諸縣弓箭手千四百人以為徒費[illegible]給實不足賴此非身親戎行深曉軍事不能如此決擇之明也三年令揀閱諸軍上類不逮者悉配海島盜猾欲沒是歲大閱于西郊因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去其冗弱又親校其藝射騎射七藝令悉為精銳之兵向之祖之於身其簡練至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鄴進麾下與北漢接戰進以其退怯斬十餘人以聞太祖潛遣中使諭進曰此其宿衛親近驕倨不肅令戮之是也乾德三年雄武卒於都下掠人子女即命捕斬百餘人示衆以安四年親閱殿前諸軍於六藝不中選者三百餘人悉補外職五年索殿前承旨不選者二十六人分配河東諸州開寶四年川班殿直擊鼓訴郊賞不得比御馬直太祖怒使人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斬四十餘人餘悉配他軍遂廢其班將內臣李承進嘗言唐莊宗時太祖因問以莊宗英武何享國不久也承進對以御軍無法威令不行賞賚無節所致太祖為之撫髀而嘆曰以紀綱[illegible]誠為兒戲也求太祖

豈獨於此少息哉竭民以養兵恃兵以爲國而軍政不立甚以
召亂臣嘗觀開寶末年太祖征太原諸班衛士扣頭爭奮願出死
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
也我寧不得太原詎忍驅汝曹蹈必死之地乎皆感泣再拜然
則太祖豈無故而戕人者哉後之言兵必以太祖爲法則其明
識深計不可以不察也

聖範云　臣觀本朝名臣不少而將才最乏德業之任過於漢唐
承平之上不及前代雖以太祖創業之功其將帥之可稱者蓋
無幾也然而任將之道則無加於太祖何以言之方太祖之得
天下也內之禁旅則以太宗爲殿前都虞候以掌之建隆二年
太宗行開封尹太祖謂殿前衛士如虎狼者不下萬人非張瓊
不能統制於是始自都頭擢瓊爲殿前都虞候乾德元年瓊死
以楊義爲之一日義暴疾失音太祖聞其事賜錢二百萬令義
掌軍如故義雖不能言指顧之間衆皆稟令軍政肅然則太
祖之知人也亦異矣然自韓重贇罷而殿前都指揮使闕者凡
六年乃以命義義特爲殿前都虞候十一年尖擢侍衛步軍司
事王繼勳恃貴驕恣奪其軍職命杜審瓊代之審瓊死究進代
之其不輕於委任蓋如此也外之守邊則李漢超在關南馬仁
瑀在瀛州韓令坤在常山賀惟忠在易州何繼筠在　州以拒
北虜郭進守西山武守琪守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守昭
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
升屯原州馮繼業屯靈武以備西戎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
餘年以至二十年不易也其專兵伐國則獨得曹彬一人以巨
節授彬而潘美等不敢仰視故彬之伐江南也許以使相爲賞
及還則曰汝爲使相品已極肯復力戰耶且徐之爲朕取
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王全斌伐蜀之後先黜其功既克金陵
而後語之以朕頃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恃紀律故抑卿
數年爲朕立法令以克金陵還卿節鉞其爲駕馭之略非英主
不能也至於得將帥之死力則如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以賜董
遵誨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爲嫌也爲郭進治第視親王公
主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
耶二人聞之感極涕下夫太祖之任用將帥其略如此其所
以削平僭叛折衝禦侮而無安得顧救之虞也哉

聖範云　臣觀自古興王之君必有輔弼之臣起而爲之謀太祖
皇帝神武英略運天下有餘智既受周禪即其舊相范質等而
用之不少疑焉蓋前古未之有也質等練習朝廷故事況厚精
審太祖初得大寶則與之共持而守之人心不驚天下自定質
相逾年奏疏曰宰相者以舉賢爲本職以掩善爲不忠已能處
趙普當有特才精通治道每因款接備見公忠是宜受以台司
俾中才用太祖嘉納其言後二年質等罷遂相趙普於是大
謀大慮普得參之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每勸以讀書普
由是手不釋卷君臣之間講學求治汲汲如此普獨相凡十年
沉毅果斷以天下爲己任故太祖嘗叱雷德驤曰鼎而有耳爾
普吾之社稷臣也其後凡再相太宗一日奏疏薦張齊賢曰防
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才支鄭扶危先宜退諂諛之輩即令同條共
事亦謹畏清廉唯於獻替之時盡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窮
濟急須張齊賢頃年特受聖知升於密地公私識者咸謂當才
就月未易出爲外任向來微有傳聞亦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

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群臣知寵重者必立殊功。於是太宗復召齊賢爲樞密副使。昔之識慮淺切蓋如此也。當昔之再相也。與呂蒙正並命。而蒙正質厚寬簡。不爲苛察。遇事敢言。皆書推許之。蒙正亦凡再相太宗。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復不許。他日又問。蒙正終不肯易其人。太宗怒。投其奏於地曰。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堅。陛下未諒耳。臣不欲用媚道以隨人主意以害國事。乃指前後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太宗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已而卒用其人。號爲稱職。方是時也。太宗可謂得任相之道矣。蒙正後罷。還相呂端。端持重識大體。方奏事時。同列多異議。太宗一日內出手札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其後真宗之言不爲王繼恩等所變。則端之力也。夫祖宗待宰相之任遇如此。累趙普自樞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其親屬求恩澤。蒙正與端清淨寡欲。號稱賢相。當時榮褒。後世不議。君臣之美兩盡其極。此之以爲法也。

聖覽四　臣嘗論國家欲宰輔得其人。必自擇侍從始。左右皆正人也。就而選焉。其得之必多。左右皆非正人也。就而選焉。其所獲可知也已。臣觀太祖一日謂宰輔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者處之。范質以爲清介謹厚無若竇儀者。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勉再赴職。劉溫叟爲中丞者十二年。太祖難其代。溫叟卒於官。太祖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也。先是有張去華者。自謂久次。欲與知制誥張澹較其詞文之優劣。澹雖勝而去華自是凡十六年不遷。梁周翰頗有文辭。太祖欲用爲

知制誥。周翰稍聞之。遽上奏辭。太祖復得其人不與也。至於太宗擇用侍從。得人最多。竇偁爲開封府判官。面折賈琰之誑。太宗爲之不樂而罷酒。及即位。思偁。召爲樞密直學士。已而大用之。曰。以卿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也。一日用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張齊賢簽書樞密院事。穆等入謝。太宗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士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削。故並擢任。蓋推公也。當是時也。左拾遺王化基抗疏自薦。太宗覽之。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因曰。李沆宋湜皆佳士。即命中書俱召化基沆湜。並以爲知制誥。又嘗謂左右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每命一詞臣。必咨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嘗語諸王府僚各獻所爲文。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哉。以畢士安對。曰。正合朕心。遂命掌制誥。范杲屢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爲學士。太宗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職。出知濠州。而以畢士安爲之。執政言張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太宗曰。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進。後又嘗欲召和峴爲之。已而曰。峴許子晚暮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後乃使錢若水爲之。寇準嘗以直史館承詔極言北邊利害。太宗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府推官。太宗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耶。復請用爲樞密直學士。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可也。準將大用。呂端自以前事秦王。又事許王。皆有罪當黜。太宗曰。朕自知卿已。而亦用爲樞密直學士。端將復大用。又召向敏中於廣南。一日御飛白書敏中及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以爲樞密直學士。然則祖宗選用侍臣。可爲後法

而太宗之際盛矣。蓋至於眞宗仁宗時。宰輔多有拔擢之餘也。
聖範五。臣又嘗論人才不可以一偏取。優於德行則爲賢。優於
才智則爲能。國家每改而並蓄之。無遺才。無廢事。然後爲御之
得其術也。臣觀太祖器使才能之士。皆足以鼓舞而興起之。侯
陟爲寬句令。以清幹聞。即擢左拾遺知縣事。其後又命陟臨本
縣屯兵。未決日。又命爲淮南轉運使。周渭者爲白馬縣主簿。縣
大吏犯法。渭即斬之。太祖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知永濟縣。而
符彥卿憚之。初下興州。渭適判州事。新一軍擁成卒不復肄。太
祖壯之。詔嘉獎焉。方是時也。蜀平未幾。太祖命奉守忠者撫和
漢中。復自漢中命爲廣漢判史。太祖每遣使。必戒之曰。要守忠
在蜀。能自律己。此見嘗教其爲人。又命辛仲甫權知彭州。謂之
曰。蜀土始定。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也。後將用其於藩閫以

王明爲荊湖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廣南轉運事。稱道險絶。兵
食給足。每下郡邑。改其版籍。固守帑廩。奉預軍畫。歸以有功。太
祖嘉之。自右補闕擢爲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其後問宰相趙
普曰。儒臣中有武幹者何人。普以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爲西川
兵馬都監。召見謂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爲刺史。汝能宣力若
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爲牧也。因謂普曰。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
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先是考功郎中段
思恭嘗有功眉州。太祖召思恭赴闕。乃詔之曰。爲繼業言靈州
未審帥主之。我人不服。意謂非我它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
思恭曰。謹奉詔。太祖壯之。復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者。立
大功。豈於我朝獨無人耶。思恭既視事。悉心撫綏。羌落安靜。同
助利病多有條奏。嘗得吏民之情。以是觀之。太祖可謂明於知

人善於任使矣。有李符者知歸州。見轉運司置制有不合理者。
符即上言。太祖嘉之。秩滿歸闕。即命符知京西轉運事。且書李
符到處如朕親行八字以賜之。命揭於大旗以自隨。符前後條
奏便宜凡百餘事。其四十八事皆施行之。復著于令。又有梁夢
昇者知德州。繩刺史以法。刺史以事告太祖。親信吏陸著適去
之。陸嘉紀于紙。伺便而書。太祖一日從容詢來中外所任皆
得其人。陸遽曰。今之文臣亦不必皆善。因探囊中所記以進曰。
祇知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太祖曰。此必
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眞清强吏也。乘所記紙召一黃門令齎付
中書曰。即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與左贊善大夫
仍知德州。而陸乃不敢言。范質之子旻先知果州。善有治効。其
復太祖令管當淮南諸州。并淮北徐海泗等州水陸計度轉運

公事。謂旻曰。朕委卿以方面。凡除去民隱。請贍軍儲。悉許便宜
從事。不用一一中覆也。許仲宣亦太祖時所用者也。至太宗時
王師征交州。周渭仲宣並爲轉運使。有敗卒奔還。掠民財物。渭
捕而殺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而仲宣便宜班師不俟報詔
嘉獎之。凡太宗之委用能臣。悉本太祖用范旻知兩浙諸州以
李符知開封府。以辛仲甫知益州。當是時也。陳恕奏三司無帑
即擢恕與侯陟王明同判三司。則太宗之所用多太祖之人也。
又有如李雄清者王濟者任中正者。皆公平辦職。而柳開等以
文臣知兵換秩赴功。夫祖宗之用人如此。率皆精强幹治。忠實
不敢。蓋非險巧之徒行險而僥倖。是以事立而民安也。
聖範六。臣嘗伏思天下之事變無窮。而人才爲有限。每不足以
給天下無窮之事變。此古今之所通患也。然而藏爲之法。不君

廉爲之途。譬之水焉。壅則潰敗。決則疏達。臣觀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者。各舉堪爲賓佐令錄一人。聽其內舉而坐以失舉之罪。乾德二年。又詔制舉三科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許直詣閤門。聽其自爲。是歲。又詔吏部南曹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取其曆任有課績無闕失而其人才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量才甄獎。蓋太祖憲失銓衡之職。止憑資歷而英俊或沉於下僚故也。五年。又詔諸道節度使留後觀察使各舉部內才識優長德行尤異者二人。防禦團練刺史各舉一人。當是時也。太祖親試取士。抑權貴之僥倖。闢孤平之進。是以太宗即位之始。思欲廣振淹滯。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於是進士得呂蒙正

以下一百九人。而甲乙之科悉爲監郡。宰相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而太宗不之進也。蒙正等辭。又特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兩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由此觀之。祖宗創守之初。悉待多士布列中外。其選拔蓋如此也。其後太宗或詔從臣。或詔監司。或詔州牧。或詔四品。或詔五品。各令舉人。嘗謂宰相曰。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倚由偏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嘗詔李昉楊徽之等十一人。舉三司判官及轉運使各一人。又詔蘇易簡陳恕魏庠寇準趙昌言等各舉堪任京官二人。又詔左司諫呂文仲等九十七人。各舉五千戶以上縣令二人。當是時民務豐庶。天下少事。太宗聽政之暇。悉求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閱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他日又謂呂蒙正等曰。求賢之要。莫若責之舉主。因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他日有司奏諸州闕官五十餘員。又詔尚書左丞李至等八十四人舉廉恪有吏幹者各一人補之。則謂宰相曰。卿等職在掄才。令今朝臣舉官已爲遂武蕩吏不擇舉官以得人。至哉斯言。可謂得取人之要矣。王禹偁羅處約所求南一縣令耳。聞其名並召而試之。擢爲直史館。錢若水同州推官耳。聞其事亦召而試之。又擢爲直史館。夫太宗之選用庶僚也。皆引對而觀之。時加選擢焉。然又慮其矯飾冒進也。則復浹中書門下考其履歷而進退之。故嘗與呂蒙正言曰。治世無遺人。才難知。蒙正對曰。從試事任則能否洞分。人之善惡終不能掩。久則彌著。爲暫聞善惡。或涉愛憎。恐誤任使。故必久而察之。則賞罰無濫。太宗善之。以是而觀。則當時羅網天下之士。取之若易。而試之則精矣。

太宗之作人。非特爲一時之用也。自是皆砥礪淬濯。彬彬輩出矣。

惜器七。臣聞名器不可以妄假。而流品不可以私徇。毋爲之濫。其勢將長。毋爲之基。其事將成。是以祖宗於紀綱法度維持之嚴。不敢少壞其隄防者。所以爲後世慮也。臣觀太祖皇帝開寶中。詔流外選人經十考者。入令錄者必引對乃得注擬。至於驅使散官技術之流。資考雖多。不在注擬之限。其後教坊使衛德仁以老請外官。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爲刺史。此莊宗失政之由。可効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太祖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太祖一言而世守以爲法。太宗皇帝時有陳舜封者。父爲伶官。以罪竄流。後舜封舉進士及第。爲縣主簿。轉運使言其通習法律。宰相以

達許授之。因奏事言辭穎給，舉止類俳優。太宗問誰之子也，舜封自言其父。太宗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於是遂以為殿直也。先是中書吏有以舉學究及第者。已而太宗知之，令進奏所授物牒，勒歸本局，謂侍臣曰：科第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胥吏冒進。因下詔禁絶之。至道二年，中外官以郊祀當進秩，有白州刺史錢昱者，始自吳越歸朝，自陳嘗習文藝，求改秩，除秘書監，後遷工部侍郎。已而連試禁中吾政。至是太宗謂宰相曰：錢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乃以為鄭州團練使。於是宰臣奏言章慶推恩蔭子者及京官，不可以它官循資遷授，惟登進士第有文學者可聽是選也。又詔伎術官見任京官者，自今遇慶澤，但加勲階，不得擬常參官，而諸科登第者所遷官亦不得與進士比。其嚴如此。初五品以上官

任子皆循太祖、太宗朝宰相樞密之子孫任者多至四五人。而章慶之際，中書又皆援以擬官。未幾，即補正員，不下數年，遂通朝籍。此其弊殊至宜一年之。詔自令止賜同學究出身，令法選集。當是時也，國家甚張，中外和樂，僅思汰除冗員，蓋有害而去宗聰明，守太祖之遺意。君臣之間，講求裁節，不以天下之私情雜壞國家之公器。然則朝廷之上，尤宜推此類以行之，塞僥倖之門，開公正之路，而誰敢不聽也。

聖范八。臣嘗論人臣食君之祿，任君之事，因事而有分，則人臣所當然之分也。食君之祿，任君之事，因事而有罪，則所不當然之分也。分之所當然，何賞之可幸；分之所不當然，何罰之可從。臣觀祖宗之用賞罰也，非可勸之功則不賞，非可識之罪則不貸。臣嘗攷之，建隆二年，導閔水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

壽春以通淮右。命右領軍衛上將軍陳承昭督丁夫數萬以治之。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命給事中劉載督丁夫三萬以治之。又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絶流于汴，東匯于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此三役者，史不書其賞也。後數月，又命承昭塞滑州決河，役成，賜錢三十萬，不聞賞其官也。乾德元年，又命承昭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樓船百艘，以習水戰。二年，又命承昭鑿渠自長社引潩水至京，合閔河，閔河之漕益通。四年，河決滑州，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為步軍都頭王廷乂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明年，營修京城，又詔王廷乂董其役。凡此數役者，史不書其賞也。是歲，大內營繕俱畢，亦不書其賞也。五年，河大決澶州，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塞之。

令潁州團練使曹翰往督其事。未幾，河所決皆塞，亦不書其賞也。太祖時，征伐諸國兵器精甚，後世莫及也。當是時，獨委一魏丕掌之，自初即位，授丕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始遷正使。至開寶末，仍典作坊，而始以丕領代州刺史也。然則太祖待人臣，盡瘁事功如此，而賞不可妄得，非太祖寡恩也。人臣分之所當然，而一一賞之，則人心惟有幸賞耳，將皆以希覬得之，而賞不足以勸矣。至其用罰也，臣又嘗考之，建隆二年，内酒坊大工徒突入三司。太祖怒，以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岩縱其下為盜，並棄市。館陶民訴括田不實，本縣令程迪決杖流海島。而給事中常準括田使也，奪兩官免之，謫本縣令。喜瑤以括田不實，而右贊善大夫申文緯受詔按田，不之察，瑤杖死，文緯除籍為民也。三年，右衛率府率薛勲等嘗受民租，縣量重，詔

免勳官流徙之。當是時也。在官犯贓者雖去官已久。而事實猶
坐。緣太祖深於用法也。人臣分之所不當然。而一一責之。則人
心惟有幸免耳。將皆貪暴殘民。而罰不足以懲矣。在太宗時。其
用賞罰也亦然。淳化元年。採訪使言知白州蔣元振清苦勵節
民便其政。秩滿遇轉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太宗嘉嘆久
之。詔賜元振絹二十匹。米五十石而已。又言知循城縣姚益恭
不施鞭扑。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詣轉運使乞留。惟恐其去。亦
賜絹三十匹。粟二十石耳。當是時。以勞增秩者鮮矣。至殿直李
誇坐監牧許州監官栽一百五十石。馬死者千五百疋。則棄道
闕下。并內侍保守忠及主吏三人。悉斬于市。太宗之懲贓吏也
未嘗少貸。少府監請配役人。郭晁等九輩。皆任京朝官。會赦當
敘。太宗曰。晁等贓吏。不可使出仕。特止令釋逮之。吏部選人。以
郊赦免選。悉集京師。太宗曰。並放選。則負罪者幸矣。其罪者。何
以旌勸。乃命經傳殿之官守常選也。夫太祖太宗。以賞功罰罪
為政令之紀綱。是以賞行而人知勸。罰行而人知懼。雖責役累
聖相承。率本忠厚。然而賞必加有功。罰不失有罪。雖重輕不同。
而其歸一也。

聖範九。 臣聞天子者當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
之口使言。以天下之心使思。然後利害畢達。休戚畢陳。善善惡
惡。是是非非。然後可以不亂。太祖皇帝神聖聰達。不自擅為。初
詔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
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許采訪以聞。仍須直言其事。不在
廣有牽引。或事關急切。則許非時詣閤上章。此建隆三年詔也。
乾德四年。又詔曰。國家選用時才。參考郡計。皆求所聞。職任尤
繁。所冀得人。俾各陳力。雖思不出位。勿侵官局之權。而知無不
為。共濟公家之務。或綱條有所未正。利害有所未明。正期開告
以相規。安可不言而自惰。自今三司使所行事。或未當。本判官
並應執據所執理明而三司使不從。則許面奏。或事有已經裁
奏。後旨施行而未通便。亦許指陳。若本判官避事不言。許佗部
判官及逐路轉運使直具利害聞奏。其或因而更改。頗協便宜。
並充課績。若明知利害。隱默不言。則必罰隨之。由是觀之。太祖
皇帝時直言得失。不為訕上。明矣。是莫不為侵官。所以盡事理
而究下情也。至太宗皇帝在位。田錫以進諫為己任。太宗以納
諫為盛德。方錫為盡多。雖所不悅。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也。
因入辭。進封事。論軍國要務者一。朝廷大体者四。太宗嘉錫
之直。云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替。其後復自相州上疏言。方令

堯權貨財。綱利太繁。躬親操務。給百精頗復。有未合聖意之事
三。奏請可行之事二。其後又自睦州上疏曰。近陛下有朝令夕
改之事。由制敕初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
陛下有拾近誅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而無人敢諫諍
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又曰。加以時久升平。天下限一。致
陛下謂升平自得。貴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漸成盛世。左
取右奏。無非磨諫。又曰。臣下言之則謂之封章。陛下行之則出
為法令。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久而不可屢變。變易不
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其後入為知
制誥。復奏疏論邊事曰。今之樂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
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又曰。前年出師。命曹
彬以下。欲取幽州。是疾利用貿令圖之業。咸候聖聰陳畫謀策

而宰臣昉等不知。去年招致義軍，劃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
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預聞。令宰臣普三人中書籌
出諸鎮。人所具瞻，事無不歷究。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
與壽董盡其機畫。此乃國家大体。君父至公。又曰。以臣所見，以
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
則在乎擇大臣，其次則輔弼得人之大體也。錫前後所陳深切載
在史冊。然以激太宗受言之義，方是時也。太宗以補闕拾遺時
多循默，失建官之意，於是改為左右司諫、左右正言，俾職業之
是循期名實之相副。其後右正言謝泌數奏章論時政得失。太
宗嘉其忠蓋，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
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竭誠。昔唐太宗有直
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懼。太宗動容

久之。夫祖宗聖德，豈屑群臣之敢諫，而其樂受忠諫，無一善之不
錄。然則舍己從人，合同天下所以為大也。

聖覽十一。臣嘗謂自古禍亂之萌有三，而宗社之本有一。強臣擅
兵，外戚預政，中常侍用事，三者皆前古禍亂之萌也。付託神器
厚重而深固，一者宗社之本也。祖宗時豈其然而增其奉，臣請
得歷言之。太祖皇帝既誅李筠等，一日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
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鬪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
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
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
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太祖故人，各典禁衛。普承間數
言之，請授以它職。太祖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
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
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亂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
太祖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喻以安危禍福之理。明日皆稱
疾請罷。於是乃漸消藩方之權，收其精兵聚之京師。國家二百
餘年無強臣擅兵之禍者，由制之得其道故也。杜太后聰明有
智度，每與太祖參決大政。杜審瓊，太后之兄也。與其弟審肇、審
進家于常山。太后寢恙時，審瓊嘗入見，置酒萬歲殿上。太祖與
太宗以元舅故，皆拜驪列，拜稱壽其尊，禮不過如此而已。昭憲
升祔凡一年，始悉召赴闕，皆命為大將軍，然並致仕，賜第京師。
其後特命審瓊代王繼勳軍職耳，未嘗及以政也。國家二百餘
年無外戚預政之禍者，亦由制之得其道故也。太祖時左右內
臣不過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中事，或不得已時命而出，止令

幹一事，不得妄採他事奏陳。又詔年三十以上，聽養一子。所
以教之者至矣。至太宗時，王繼恩以平賊之功，中書議欲以為
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
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懇言繼恩功大，非此不
足以賞。太宗怒，深責宰相，因別建宣政使名以授之。先是通進
銀臺司隸樞密院，凡內外覆奏文字，必關二司然後奏御。外則
內官及樞密吏掌之，內則尚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
否，莫得而糾察也。太宗始詔宣徽北院聽事為通進銀臺司，命
向敏中、張詠同知二司公事。然則祖宗之良法美意，所以杜中
常侍用事之漸又如此也。三者皆自古禍亂之萌，而太祖太宗
深思遠慮，逆塞其原，至於付託神器，厚重而深固，又足為萬世
之法。且太祖藏誓書於金匱之事，非漢唐之君所能及也。至於

太宗初置皇子侍讀其後又爲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
侍講等官以王適姚坦邢昺等十人爲之嘗謂宰相曰近有人
上章言及儲貳者國家宗祀豈不在心朕於諸子常加訓勵今
蒙屬選擇良善之士至於輿臺皂隸之輩亦朕親選不欲令奸
憸佞人在左右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朕於庶事必使得宜
也其後以壽王爲皇太子喬維嶽楊礪爲諭德楊徽之畢士安
爲庶子李至李沆爲賓客嘗命皇太子見李至李沆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
先拜動皆諮詢焉京師之人見太子者皆喜躍曰真社稷之主
也夫祖宗知天下之本在此繫天下之禍在彼是以防微杜漸
深計而極慮之也

孝哉上奏曰臣聞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皆曰允執厥中書稱舜曰重
華協于帝費爲亦曰祗承于帝堯舜之所傳舜禹之所承實在一道

故堯舜爲五帝之盛禹爲三王之顯王後聖有作不可企及恭
惟高宗皇帝光建中興勤勞二紀親以天下授之壽皇聖帝壽皇嗣
守丕基勵精二十有七年親以天下傳之陛下陛下父子相繼推遜
相承又非堯舜禹所能比擬且古來自可謂盛矣此數者一揆之
傳之妙愚臣不可得而聞竊睹隆興詔書有曰凡今日宗社施仁之
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乃知壽皇勤以高宗爲治然則壽皇之治
又陛下之所當取法也壽皇誠心愛民出於慈惻凡有水旱必軫聖
懷如救焚拯溺唯恐或後不吝倉廩府庫以賑濟之勤卹民隱視之
如傷此壽皇之仁也壽皇奉事北宮孝敬曲盡朔以五日歲時朝舉
百壽親奉玉卮上千萬壽以修大慶自奉甚薄極天下以爲養猶惟
不至此壽皇之孝也壽皇勵精爲治每日視朝未嘗暫廢親覽章牘
奏夕報不特宣召儒臣講論經理討論治道此壽皇之勤也壽皇

以儉約先天下在位日久宮室苑囿無所增益飲膳服御悉從裁損
知天下之賦租乃生民之膏血未嘗妄費纖芥此壽皇之儉也壽皇
選擇將帥分任邊閫講明軍政簡練師徒蜀道地最重去朝廷最遠
尤切西顧叢當閫帥亟命大臣鎮撫之置以近蜀星馳而往所以修
武備重邊寄者如此壽皇待遇臣鄰黜陟有序進退有禮經有勸懲
必待人言遊至然後譴何與衆共之示天下以至公所以勸臣下勵
風節者如此壽皇獎借言者導之使諫其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
是壽皇不惜舍己而從之所以廣言路振紀綱者如此壽皇愛惜名
器不以假人凡有除授未合公論給舍繳駁無不聽從所以吝爵賞
抑僥倖者如此壽皇聖謨盛烈之間隨指之天下不可具舉此數者其
大略也臣願陛下深念壽皇付託之重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一以
壽皇爲法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於舜爲有光

矣實惟宗社無疆之休天下幸甚
哉又上奏曰臣聞事有見於載籍者不若傳聞之詳得於傳聞者不
若親見之審祖宗之政布在國史班班可考然未若孝宗之治陛下
之所親見也孝宗聖政天下能頌之難以悉舉凡事親修身立政用人
皆可爲萬世子孫家法陛下嗣守丕基尊遵成憲罔敢隳失孝宗所
以貽厥孫謀陛下所以繩其祖武者可謂兩得之矣太上皇帝在位
未久率循舊章然高世之行有二自古甚盛德之事雖能及之太上
馭下以嚴未嘗假以詞色凡有小過必加譴逐人人重足而立不敢
撓法干政紀綱整肅中外清明此太上之義德也太上聖度包容
受直諫雖犯顏逆指自敵己以下不能堪者太上怡然受之不以爲
忤未嘗罪一言者此太上之容德也二者可爲法於萬世抑又陛下
之所親見臣願陛下動法孝宗皇帝如太上皇帝馭下納諫之美尤當

守而勿失則三聖之治。如出一轍。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於祖宗有光
矣。實惟宗社無疆之休。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繩祖武以受天祜者。武王之繼於文
也。蓋三王以施四事者。公旦之忠於周也。高宗之命傅說曰。迪我高
后。以康兆民。仲尼告之曾子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何祖宗之皆可
法。而子孫之不敢忘哉。盖祖宗所以立業。子孫所以守成。立業者須
備於三理四維。守成者亦須於三理四維故也。未道不足以御天下
之衆。豈能得天下哉。德不足以一天下之心。豈能服天下哉。仁不足
以博天下之施。豈能安天下哉。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此之謂三理。
然後行之以乾健。柔之以坤順。毅之以果勇。和之以咸嘉。此之謂四
維。理以理之。維以維之。乃能存萬世子孫帝王之業也。或者以平亂
右武。持危[illegible]文。攻守非一途。動靜有萬變。執陳迹以調政者。猶膠柱
而調鼓。拘隱章而求治者。如刻舟而求劍。將致鼓不可調。劍不可求。
而勞心無益也。臣竊以爲不然。臣之所言者理也。彼之所知者事也。
自萬事之殊。而歸乎一理之同。豈有不合者哉。我聖朝太祖之立業
也。英雄入轂。俊乂圖功。駕祥氣以長驅。爆天光而下照。諸樂之于嘌
氣。吞聲悖逆之徒。摩驕辟貢禮以定慶賞。義以制刑罰。慶賞以勵功
能。刑罰以加非辟。上順天時。下協人欲。凡此皆志於道也。今行野澤
求運方來。冠一家天子之先。奄應四海人民之主。會風塵未息。宗露
常濡。已服者返舊業而安居。未服者不得已而致討。凡此皆據於德
也。袖携三尺。力拯群生。奮迅方沙漠之龍庭。居歷世帝王之封域。雖
未暇丑縣其禮樂。然莫非賠運於權衡。賠廢株謀。而稽天若。凡此皆
依於仁也。而又不遑居居。嘗戒飭。揮乾符而大有。總師衆以同人。
翼翼兢兢。戰戰。豈非健乎。達宜處事。捨己從人。不先事以啓後

悔之門。不後時以蔚先見之哲。豈非順乎。果於濟世。信於立言。符契
有結繩之淳風。戈甲有供斂之利用。豈非勇乎。恩波旁浹。化日高明。
方其道行也。聖心開江北之疆。及作威也。神孫定江南之地。七八九
六。無思不服。億兆三千。惟時否逆。豈非威乎。伏望陛下承言考譽孝
思維則。保太中之慶。繼照聖祖之宏規。布于方維。宣明令典。類諸史
館。廣播皇風。務向特平亂之端。爲今日守成之具。以撫天下之望。以
盡陛下之孝。不亦可乎。道以修身。德以御世。仁以撫民。健以還素。順
以理性。勇以改過。咸以結人。三理理乎內。四維維乎外。宗廟享其
祭。陛下常奉其祀。卿士常守其職。小民常樂其所。非但通達今書。亦
所以垂裕後昆也。

仁宗皇慶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劉敏中上奏曰。臣等等言。盖聞人主
以報國爲忠。効忠以建言爲先。况臣等以衰暮之年。遭逢聖運。書膺
寵名。逾於德患。不有一言。將何以報。竊惟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付之
天子。天子理萬物。不能獨爲。付之中書。中書所以行天子之令。而義
理萬物者也。其事權不可不專。摘歷有缺焉。於是置御史臺執憲以
紀之。紀之者。所以成之也。其紀綱不可不振。苟中書之事權不分。憲
臺之紀綱不沮。天下無難事矣。故聖王無爲。無爲者。務其要之甚要
者。何省臺是已。臣等前陳八事。既嘗言之矣。欽惟皇帝陛下。聰明知
睿出于生知。寬仁慈愛發乎至性。爰自潛邸。至踐東闈。無有巨無一
匪宗社。其規摹注措。固已有在矣。即位之日。遵述世祖皇帝成憲。頒
降明詔。播告天下。下窮巷。至閭者咸動。其於利民去弊之道至矣盡
矣。至罷除樞密院。御史臺。徽政院。宣政院。各依舊制。其餘諸衙門及
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啓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已
來。諸衙門改陞創設。并多餘員數。非世祖皇帝之制者。從省事分揀

威侍降罷。詳此二條。聖意之所以假權中書。昇寵憲臺者。昭然可見何考急於圖治耳。是以中外拭目。欣覩太平。然臣等愚謬過計。猶有不得不冒罪為陛下言者。夫欲得而患失。與喜而奪意。人情之所同也。今當分擇威降之始。其患失而患奪者為不少矣。慮或萋斐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詭師者臺儀之尊。擾政本。搖邦本。以至上煩聖慮。下紊諸司。在於遠圖。所繫甚大。伏願陛下弘乾坤之量。廓日月之明。謹更始之方。守已頒之制。提綱挈領。然不移。使微漸之萌。害遏滑輒。如此事紳自一新。綱目自振。庶政萬幾。不勞而理。陛下斂容高拱。坐攝至治。享萬斯年無為之樂。臣等之願也。干冒天威。不勝恐懼。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一

儲嗣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趙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命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孫。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

冠其帶黃金印比以傳王子。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
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
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
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
絕則擾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
漢高祖十二年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
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
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
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
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
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

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
文帝二年正月有司言曰豫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
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
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
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
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
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
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是社
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
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
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
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

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
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
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時晁錯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
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
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
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
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
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
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
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

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
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武帝時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
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
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
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
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
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
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
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絕而不通太子進不得上見退則困
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
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宣帝時，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元帝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駙馬都尉侍中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

為太子有　之。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
死以示群　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
息曰：吾日　幼少，意中戀戀，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
皇后謹慎　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
卻頓首曰　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
善輔道太　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
哀帝時　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請事窮竟。議郎

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廣立支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東漢光武建武中，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司徒掾班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

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顚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
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曉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
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曰，詒厥孫謀，以宴翼子。
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晁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
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
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太子諸王，雖結髮學
問，講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
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
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
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
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
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
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爲
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觀明帝時，司徒王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
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
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晩，所産
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
莪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喩，雖未
爲晩。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
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
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
懷懷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

少小常若被袴泰温，泰温則不能使汞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
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
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
順之，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吳大帝赤烏五年，章寢疾，貽祠祭於廟，和妃父張休居廟邊，和過
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而和寵
稍損，懼逐幽閉，尚書僕射屈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
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
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
明帝子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睦之聲聞
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
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
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駭，
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
今三年，德行內著，義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
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既未垂意
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
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
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
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加以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
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
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
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一一萬

國事甚矣。
七年太子有不安之議上大將軍右都護陸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正得失
九年朱據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曰臣聞太子國之根本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寃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晉惠帝時江統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惠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

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言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搜揚德音想詢保傅訪逮侍臣觀見賓客得令接盡聖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備之者皆傳以恭儉節用參列雅頌紛胄以華路益縲用張楚國大夫備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脈裘不補亦能匡君靖俗興國隆家庶人備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至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鏤璣百乘大夫有琪弁玉饌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誥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功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

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藉而衣稅公卿大夫受奉而資禄爰有不踰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禄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染相放莫以爲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其五曰竊見禁書令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

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

愍懷太子廢。尹黝鄉侯閻纘輿棺詣闕上書。曰理太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

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遹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傅。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盡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勒使但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徙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當擁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閽豎。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奏。乃爲臣卜卦云。當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登爲近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

誅。書御不省。及太孫立。纘復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即納臣言。未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悼惜。追崇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思懷冤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遠惟亂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懷憤。發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摒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慶。發以爲永制。禮置太孫。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明及未爲親臣。既使上厥至孫。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

昔漢武既信姦讒危害太子。又用望氣之言。欲盡誅郡獄中囚。邴吉
以皇孫在焉。閉門拒命。後遂擁護皇孫。督劉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
宣皇帝。邴吉志於忠。無往不可。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
節。吉雖拒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昔興巳來。用法大嚴。遠述
之間。輒加誅斬。身伏法獄。可謂爲今世之誅。動輒賊門。昔呂后臨
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
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
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趙使奇使權達。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
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隨
王。陛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王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
護太子。得如邴吉蹈詔不坐。以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
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十一。右眘奸嬖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

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以閑願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
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爲以謀。臣有以也。又本置二率。統其兵馬。
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來至。曾有警嚴。覆請害者。此由恐畏滅族。今
皇孫沖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權臣專制。姦邪僭詐。難有扣保訓。
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遠所使不儻安全。宜聽東宮臣。得著于今。自
今已後。諸有廢興。命群臣皆得執嚴請。證敢前面受口詔。然後
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庶臣子。德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
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啓
事。業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戴上書陳諫。而實情贈以九列。搆有忠
意。獨不蒙賞。謂宜依情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戴等。有司議
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加稱揚。使微與於榮。以勸爲善。以獎將
來也。纘又陳今祖廟雖已保擁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導

出入動靜勤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
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
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大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
念脩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
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群臣。可輕其禮
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
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床帳。
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
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
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魯以爲善。古之
聖考慈父皆不偏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禍相罪責。不亦誤
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

敬殊簡於是。亦宜易致擇問。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甚
違高祖。身爲天子。父攝庶人。萬機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既朝。太
子無事。事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
亦再飯。安有遠隔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今迎太子。神極孫晃獨行。太
孫幼沖。不可涉遠。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衛隨行。衛護皇太子
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祜。以世假貌。見喜事皆以家觀國。國知太子有
賢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遠來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
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賁輕微。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
退難。居有必死。而愚臣獨以爲苟全。雖君賈氏所誅。吾心所願。今監國
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孫
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
尹向雄昔殺把鄲楚故侍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

治弊如聞之事，豈得向雄之比。則宜可醜哉。此二使者，但為忠愫，亦非興議，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傲、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慢罵。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辭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恨。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加禁錮，但臣微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

沖太孫亮，秦王因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而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虛事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志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眾孫之中，於今為嫡，昔淳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當其奉宗廟之重，繼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群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遠為所擬，不替其嗣。詔大將軍、諸侯及群公卿士，咸同大鈞，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為太子。

成帝時，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疏，將為外物所攻，乃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中書令散騎常侍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慚色。

宋太帝元嘉末，帝頗以後事為念，以侍中王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召僧綽具言之，又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所謂惟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人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

後魏明元帝，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白馬公崔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在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

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脩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周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鮮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冊告宗廟命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

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己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矣

孝文帝延興中顯祖集群寮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任城王雲進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父子相傳其來久矣皇魏之興未之有革皇儲正統聖德夙章陛下必欲割捐塵務頤神清曠者冢副之寄宜紹寶歷若欲捨儲輕移宸極恐非先聖之意駭動人情又天下是祖宗之天下而陛下輒改神器上乖七廟之靈下長姦亂之道此是禍福所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于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係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為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

宣武帝延昌三年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帶詹事丞楊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群寮陪侍之式非所以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

咸知為後世法

後周武帝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既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實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斂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

唐高祖武德初法曹孫伏伽上言三事其一曰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遊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

友之選耳帝大悅
太宗貞觀五年李百藥爲太子右庶子時太子承乾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遊無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其詞曰下臣則聞先聖之格言嘗覽載籍之遺則伊天地之玄造洎皇王之建國曰人紀與人綱貴立言與立德履之則率性成道違之則罔念作惑興廢如從鈞視吉凶於糾纆至乃受圖膺籙握鏡君臨因萬物之思化以百姓而爲心傷大儀之潛運閱往古以來今盡爲善於乙夜惜勤勞於寸陰故能釋層冰於瀚海變寒谷於蹛林總人靈以胥悅極穹壤而懷音赫矣盛唐大哉靈命時惟太始運鍾上聖天縱皇儲固本居正機悟宏遠神姿凝睟顧三善而必弘祗四德而爲行每趨庭而聞禮常問寢而資敬奉聖訓以周旋誕天文之明命邁觀[illegible]而望韓即元龜與明鏡自大道云革禮教斯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君臣之禮父

子之親盡情義以兼極諫弘道而在人豈夏啓而周誦亦丹朱以商均既彫且琢溫故知新惟忠與敬曰孝與仁則可以下光四海上燭三辰昔二王之教子兼四時以齒胄將交發於中外乃先之以禮樂樂以移風易俗禮以安上化人非有悅於鍾鼓將宣志以和神寧有懷於玉帛將克己而庇身生於深宮之中處於群后之上未深思於王業不自珍於匹庶謂富貴之自然恃崇高以矜尚必恣驕狠動塞禮讓輕師傅而慢禮儀狎姦諂而暱淫放前望之福遂隱多陽之道斯諒雖天下之爲家蹈夷險之非一或以才而見升或見讒而受黜足可以自省厥休咎觀其得失請粗略而陳之顯披文以相質在宗周之積德乃執契而膺期賴昌發而作貳啓七百之鴻基逮扶蘇之副秦非有虧於聞望以長嫡之隆重監偏師於亭障始禍則金以寒離厥妖則火不炎上既樹置之違道見宗祀之遄喪伊漢氏之長世

固明兩之遞作高惑戚而寵趙以天下而爲賞藉結皓而因良致羽翼於東序有慚於鄧子成從理之淫昏終生患於強吳由發怒於奕棋居儲兩時猶幼沖防衰年之絕議識亞夫之矜功故能恢弘業紹三代之遺風掾開博望其名未融哀時命之奇舛遇讒賊於江充雖備兵以誅亂竟背義而凶終宣副好儒大猷行闡嗟被尤於德教義發言於忠謇始聞道於匡遠終獲戾於恭顯太孫[illegible]雖定陶貺道不絕於俳乎壽猶見重於通人嘗傳芳於前典中興上嗣明章濟美俱達時敏咸通經禮極天性於愛敬博友于於兄弟是以固東海之遺堂列西周之繼體五官在魏無聞德音或受譏於姐巳且自悅於從禽雖才高而學富竟取累於荒淫暨貽厭於明皇撫崇基於三世得泰常之奢侈逞謨武之才藝遂既役於群臣亦無救於[illegible]夢中撫實愛相來多奇重桃符而致惑納鉛庵之明規竟能搆江

充之象稔舉遂冤而見羈思惠愧來朝冀其遺跡在聖德其如初賞御床之可惜悼聰慎之云廢遇烈風之吹沙盡性靈之狎愛亦自敗於凶邪安能奉其業盛承此邦家況聖上之慈愛訓義方於至道同論政於漢儲皓政戒於京鄗蹈韓子之所賜重經術以爲實容政理之美聽亦文身之斧藻思有擇於愚夫愆乞言於遺老致庶績之咸寧先擇人而爲盛帝堯以則哲垂則文王以多士興既取之於正人若之於盛鏡曾其器能審其拾和必質樸而分職不可違方以從政若其盡求駐受賂於知人則有道者咸屆無用者必伸諮詳競進以求媚玩好不召而自臻直言正諫以忠信而獲罪賣官鬻獄以貨賄而見親於是虧我王度斁我彝倫允非遇好四而遠術萬舉重我而歸仁蓋造化之至育惟人靈之爲貴獄訟不理有死生之異途冤結不申感陰陽之和氣士之寡屬之以深文命之慎短惡之於

酷吏。是故帝堯僕陳卹隱之言。夏禹泣辜盡哀矜之志。因畀象於
大壯。乃峻宇而雕墻。將瑤臺以瓊室。豈畫棟以虹梁。或凌雲以遐物
或通天而納涼。極醉飽而刑人力。命疲瘵而受身殃。是故書惜十家
之產。漢帝以昭儉而垂裕。雖成百里之國。周文以子來而克為依嘉
會而禮通。重旨酒之為德。至忘歸而受祉。在齊聖而溫克。若其酗醟
以致昏。況兩以戒成。痛殷受與夏夫。亦亡家而喪國。是以伊尹以酣
室而作戒。周公以亂邦而貽則。宮闈之令淑。好逑於君子。辭王
輦而割愛。固班姬之所恥。脫簪珥而思愆。求宣姜之為美。乃有禍晉
之驪姬。喪周之褒姒。盡蛾妍於圖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
示於後王。靡質冶容。宜永鑒於前史。復有蒐狩之禮。馳射之場。不節
之以禮義。必自致於禽荒。匪外形之疲極。亦中心而發狂。夫高深不
懼。胥靡之徒。犧縲為娛。小豎之心。以宗社之崇重。持先王之名器。與
鷹犬之並驅。凌艱險而逸豫。焉有銜橛之理。致馭不存之地。猶有覆
於蓄多。獨無情而內愧。以小人之惡邪。奉不貲之甚禁。損無厲於華
譚。齒隨質於簪纓。遇大道行而兩儀泰。蓋元良盛而萬國貞。以監府
之多暇。每講論而書成。仰惟紬之嚴。達數將聖之聰明。旨稽實於敬
賓。是歸逕於春御。芳年淑景。時和氣清。華殿邃兮簾幃靜。灌木森兮
風雲輕。花飄香兮翠以曰驕。鳴禽轉兮相哀鳴。以物華之賞翫。尚絕思
於符近。猶暗適而不倦。極耽翫以研精。命庸才以載筆。謝摛藻於天
庭。異洞簫之娛侍。殊飛蓋之緩情。閑雅言以贊德。異鄭息以輕生。致
下拜而稽首。願永樹於風聲。奉皇儲之邈書。冠振古於鳴名。太宗見
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作賦。述古來儲貳事。戒太
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為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
耳。因賜綵馬一匹。綵物三百段。

七年。太子監國。詔杜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
吾兒幼未有識。使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
卿於朝以佐太子。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
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
不及知耶。且人主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獻
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語太子。冀稍益之。擢中書
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出入兩宮。與機密。以辯治
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親私小人。卿可審諭之。教而
不從。其語我來。故正倫頗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嘗切
太子即奏聞。帝責曰。何泄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
怖之。冀幸反善。
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太子保傅古難其選。成王幼小。以周召為
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理太平。稱為聖主。及秦之胡亥。始
皇所愛。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
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弱冠交遊。惟柴
紹竇誕等。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茲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
舜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而言。復不由染。何也。魏徵
曰。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
自天。平定寇亂。救萬民之命。理致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
但經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曰善。
十三年。太子右庶子張玄素以承乾頗以遊畋廢學。上書諫曰。臣聞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
為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
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弘道在於學

古學古必資師訓。既奉恩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仍博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侍覽。聖人之遺教。察既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為人上者未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既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為。故知禍福之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承乾不納。玄素又上書諫曰。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冑者。欲令太子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騎射畋遊。酣歌妓玩。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既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即亂。恐殿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承乾覽書愈怒。謂玄素曰。庶子患風狂耶。十四年。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時承乾嘗於宮中擊鼓。聲聞于外。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毀之。遣戶奴伺玄素早朝。陰以馬檛擊之。殆至於死。是時承乾好營造亭觀。窮極奢侈。費用日廣。玄素上書諫曰。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伏惟儲君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豎之禮。語恭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

戮之罪。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群邪淫巧日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宜徹禁門不與闌闠。朝入暮出。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旨反有嫌猜。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望居安思危。日慎一日。書入。承乾大怒。遣刺客將加屠害。俄屬宮廢。

十四年。太子詹事于志寧以太子承乾廣造宮室。奢侈過度。耽好聲樂。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陵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匡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用。或諫之以厚斂。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使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於物聽。咸著簡冊。用為美談。且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睹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甚華。何容於此中更有修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役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無復監門。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羅王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既自不見。直長無由得知。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夾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為非。通賢將以為失。頃聞宮內。往往取太常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股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勑。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驅馳宮闕。已積歲時。犬馬識恩。木石知感。臣所有管見。敢不盡言。但悅意取容。臧孫方以疢疾。犯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停工巧之作。罷久役之人。絕鄭衛之音。棄群小之輩。則三善允備。萬國作貞矣。承乾覽書不悅。十五年。承乾以務農之時。召駕士等

役。丁許分番。人懷怨苦。又私引突厥群豎入宮。志寧上書諫曰。上天蓋高。日月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贊其功。是以周誦升儲。見匡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於文帝。咸殷勤於端士。皆懇切於正人。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膺上嗣。位處儲君。善則率土沾其恩。惡則海內罹其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晚。恒居內役。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闕於溫凊。或室有幼弱。絕於撫養。春既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殖。事乖存育。恐致怨嗟。儻聞天聽。後悔何及。又突厥達哥支等。咸是人面獸心。近之有損於英聲。暱之無益於盛德。引之入閤。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殿下必須上副至尊聖情。下允黎元本望。不可輕微惡而不避。無容略小善而不爲。理敦杜漸之方。須有防萌之術。屏退不肖。狎近賢良。如此。則善道日隆。德音自遠。承乾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就舍殺之。志寧是時丁母憂。起復爲詹事。二人潛入其第。見正寢處苫廬。竟不忍而止。及承乾敗。太宗知其事。深勉勞之。

貞觀中。太子承乾數虧禮度。侈縱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是時太子右庶子孔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穎達曰。太子長成。何宜屢得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爭愈切。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又因文見意。愈廣規諫之道。太宗並嘉納之。二人各賜帛五百匹。黃金一斤。以勵承乾之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二

儲嗣

唐太宗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日聞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屢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爲詹事。以母喪免。尋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強起。爲我身輔導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聲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靡。豈容襲蹤。事磨礱彫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鎚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十八年。晉王初立爲皇太子。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居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郊迎四皓。盡信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允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禮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嘗問旁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咸爲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嘗識憂懼。無由曉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匡太宗彼千齡鑑古。誕頌何以辨章庶類。發揚彝倫。歷考聖賢。咸資琢玉。是故周儲上達。師望奭而加裕。漢儲兩人。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寄。普天

之際。與亡斯在。不勤於始。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獻策。務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玉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表。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資。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詠希風矣。然則寢門侍膳。已表於三朝。鶴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勤躬有漸。寒恐歲月易往。陛下興讓。取適安言。從此始以臣愚。方宗侍從愚庸。儲明輕頗。聞微才。致曲隙。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以陛下誕膺圖錄。登庸歷試。多才多藝。清暑於聿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紀。萬方即叙。九圍清晏。尚曰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秘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王。陛下自勵如此。而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論一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付睿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播玉華於仁札。則流霞成彩。固以銘鉥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論二也。陛下備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聰。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群官。降以温顏。詢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閭里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聞聽。陛下自行如此。令太子久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論三也。陛下若謂益盈。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黃而乙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屠蹟及儲君。推以良書。娛之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討論適蒼生之福也。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典內。冀防微慎遠。慮群下所知。豎乎微簡人物。則與躬納相違。監撫二周。未近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傅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闕。暫還東朝。拜謁既疏。且事諭伸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案無因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微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溫良恭儉。聰明睿哲。令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欲罄愚忠者。願蒼溟益潤。日月增華也。太宗乃令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來東宮與皇太子談論。

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不知。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對曰。不知。曰。能代人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不知。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說所言。可以自鑒。

太宗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褚遂良諫以為朋友淫交者。易染父子濡愛者多遊。宜許太子問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德音。從其言。

太宗寵愛魏王泰。月賜過於太子遠甚。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聖人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故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不得為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先王法制。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入私恩害公。惑亂國本。魏王泉料過東宮。議者以為非是。昔漢竇太后愛梁王。封四十餘城。王苑方三百里。治宮室為複道。費財鉅萬。出警入蹕。一不得意。遂發病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乃得免。今魏王新出閤

且當示以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宜擇師傅。敎以謙儉。勉以文
學。說成德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又敕泰入居武德殿。
侍中魏徵亦言王為陛下愛子。欲安全之。則不當使居嫌疑之地。今
武德殿在東宮之西。昔海陵居之。以論者為不可。雖時與事異。又人之
多言。尚或可畏。又王之心亦弗遑寧。能避之。成王以寵為懼之美。帝
悟乃止。

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群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
岑文本泥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illegible]。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敢為
非。若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
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之。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
公等為我求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
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

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
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
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起居郎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
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
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
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齡
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
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因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
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
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
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高宗時。王皇后無子。以燕王忠為太子。及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
后旨。請立正嫡。請太子忠宜同漢劉彊故事。帝問立嫡若何。對曰。正
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且東宮所出微。今知有正嫡。不自安。竊位
而不自安。非社稷計。帝曰。忠已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
降封忠梁王。

武后時。姚班為太子詹事。[illegible]左庶子時。斯懿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
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
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
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
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
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衣弋綈。足革舄。高帝廟[illegible]用銅者。皆易以
臧。經從帶玉具劍環佩以觀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使曰。魏國亦有寶
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使慙。解佩去。柱門不出。夫聖賢以
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抄好。以訓天下。
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往不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
姦偽乘之。因緣增損。近日以來。乃代署宣敕。賴殿下斜覆其姦。以後
望令覆事並請內印畫。冀其免詐僞。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
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於奉無侍讀。宜視膳暇。妙簡其人。俾舉講
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譜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釋甚。不
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

時洛陽人王慶之率險徒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后不許。固
請。后遣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李昭德詰其故。昭德智殺慶
之。訴黨敗。因奏曰。自古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

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承天皇
顧託而有天下又立承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后乃止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時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
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
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
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旬輒五萬今欲
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
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
者以警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
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
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
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

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
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
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
中外大悅
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冀州武邑
人蘇安恒投匭上書曰陛下履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
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
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
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長計宜
退就公侯任以閒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
鄰督府要州分而王之雖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成德器俾皇家
爲磐石維城制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群雄底駭唐家撫寧天下以平
海縣指何爲幸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
前日太子在籍聞諸王非長嗣唐祚中給披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
年德已盛高貴有大寶志舜子之心敢其元良以擇神器何施顏面
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武后謂天下人事遠歸李氏萬歲則復器識
則厲宮極不斷將天其亂誠能高揖萬機撫自怡聖心定遷書之樂府
歎之將盛事也臣所見過不諫非忠畏事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狂
則深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中宗初爲太子時生懿德太子重潤高宗喜甚爲皇太孫開府
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
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
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

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可以爲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
本支千億之慶帝悅
睿宗初以子憲爲太子後復以楚王有功將建東宮未定憲辭曰儲
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
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帝嘉憲讓遂許之
玄宗時張九齡奏曰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爲國之貳今則廊
賀衛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
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若此雖在孺子先之以教必使書籍碩德爲
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爲之太師教之順也
周公爲之太傅傅其德義召公爲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王能聖
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傅其太子胡亥因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
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即位二世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

習。若近正人聞正事。縱習爲惡亦已不忍。若親近細人。承閒教誘。時
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所謂近之人。生則齊同。長則語異。孟軻
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
慎。臣伏願詳擇典故。選用名賢。執經勸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
所習。天下幸甚。

玄宗寵倖惠妃。妃譖太子瑛。帝大怒。欲廢之。中書令張九齡諫
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奈何一日
棄三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讒。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
巫蠱。禍及太子。京師流血。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
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三子無過。三王賢。父子之道。天性
也。雖有失。尚宜掩之。惟陛下裁。帝默然。太子得不廢。

德宗時。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以蠱媚惑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
不知所對。中書侍郎李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
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
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
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
顧家族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
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
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
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
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郜國爲其女妬忌
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爭數十。意益堅。帝悟。太子乃得
安。

肅宗時。軍中議帥。皆屬建寧王。廣平王行軍司馬李泌密白帝曰。建寧王
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
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乎。太子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憲宗元和元年。左拾遺元稹奏曰。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
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
萬萬急於此者。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
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中人之才也。近管蔡則讒入。
有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
耶。始成王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
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目不得閱淫艷妖誘
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
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戲獸之樂。玩不得有遊宴僻絕之娛。
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而爲之矣。及其長
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己之事日陳於前。固不
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
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
焉。人之情莫不欲揚其所能而售其所適。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
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
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
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所蘊則興禮樂
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
然。滅先王之道。謂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
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刑餘之賤人也。而傅之以殘
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貴以天下

之人未盡學而胡亥國已亡不能分獸書契趙高之毒傾天下而胡亥
已自幽於深宮矣李斯者秦之寵臣也因讒冤死無以自明而況
於疏遠之臣庶乎。若此則秦二世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漢
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人劃定以景武昭宣其賞甚異幾可以
免偶亂。至平之間則不能廣於載矣然而患常展日之隙猶賴羽翼以
勝其昏心況復有幽之君益教化者莫不以興廢舉孝設學崇儒爲
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皆有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緩乃禍於閨
置乎。迫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之時知道德者十
八人與之遊習所住之後雖寢息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側
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一日二日而致
是乎。遊習之漸也貞觀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亦
甚重焉周以宮高恨不得爲可謂鑑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或戚之

至若武后臨朝讒毒王族宮中睿二聖危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
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於下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逆胡安金
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其興以來姦弊尤甚師傅保傅之官非
衰廢既積不任事者爲之即係致罷帥不知書者爲之至於東宮賓
議之徒疏冗散賤之甚者猶神恥由之矣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
明哲慧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
以衰廢既積不知書者爲之師疏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
足反居上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沉滯衰老之儒充侍書侍
讀之選而又疏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德
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聖
繼聖以光繼光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
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傳

後嗣則不可。收成萬代之德者若周成王中才者而又生於深宮傳
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則將不知書怨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
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資變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目之日
也。特節陛下思成己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遴選重師保愼簡宮
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爲之更進迭見日就月將
回令皇太子自諸王之中學講書之儀行嚴師問道之禮至德要言
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氣未定則輟畋色之娛以就學。聖質
備則資於習之要以弘德業所謂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之化豈直
崇教學選司成而足論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仰同守我唐國
御識君道之書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諸爲藩屏。出則
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盍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
之勢。又豈與夫魏晉以降因賊其兄弟而自剪其本枝者同年而語

乎。微臣竊不自揆思爲陛下建本永無窮之長策輒敢冒昧死而
言之。
五年。學士李靖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
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己。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
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未
而儲闈未立典業不行。是開窺覦之端。承重慎之義。非所謂承宗廟
重社稷也。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雖諸目月翦爲說。伏望陛下抑
揮謙之志。即行孟冬之大典。用與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先
於嫡長而安侍疾猶於諸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更懸未
通於天道。孝誠未至於宗[illegible]而遠示天下私先及于子耕。朕甚懼爲
然以御忠誠。罪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懇辭重禮。宗
社增暢。宜体所請。遂下制冊日擇禮冊命鄒昭太子之。

宣宗時御史中丞魏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謩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
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陛下帝高盛勿自致宗
後罷一偏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奏輒致白疑
其疏數嗟重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張昭遠為都官員外郎時皇子竟尚奢侈昭遠陳曰帝
王之子長於深宮妾共逸豫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儒學
而驕自生偶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此蕩心鮮能無惑茍不豫為教道
何以置之盤石臣見先帝時皇子皇弟盛喜興稽玩物之言獻閑飲酒紈
邦之論入則務飾姬姜出則盛修僕馬封殖滿家嘉門叢規若此
鮮者多以此而致亂以至喪亡亦難乎臣請諸皇子各置師傅陛下令皇
子屈身師事之講論道德使一日之中止記一事一歲之內所記頗多每
月終令師傅具錄聞奏或皇子上謁之時陛下更令侍臣面問之中得王

為益良多傳識安危之理深知成敗之由臣又聞古之人君即位而封太
子拜諸王究其所由蓋有深意使庶不亂嫡疏不間親禮秩有等邪匿不
作近代人君失於此道以至邦家構患覆嗣生皆隋祖聰明煬帝亦傾
覆勇太宗睿聖魏王終覆承乾臣每讀古書深惡其事願於聖代杜此厲
階其於皇子封宗在臣未敢妄議臣請諸皇子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嘗
秩之際使嫡庶有禮秩殊親疏而定節文所以尊盛絕其覦幸保宗之
道莫大於斯明宗覽疏而不能用

宋太宗時寇準出知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
何緩耶準對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
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
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
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襄王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皇太子

宋真宗咸平元年侍御史知雜事田錫上書曰臣竊覩唐憲宗即位改元
元和四年冬十月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又按李絳論事集元和三年翰林
學士李絳等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
不可以無本故立太子以副己位以司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
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茲矣而儲闈未建典冊不
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憲宗依所奏十
詔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今陛下自臨御大位改元以來五年于茲矣儲副
未定典冊不行豈不廣窺覦之端望不思重慎之義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國地
天禧元年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彭年上奏曰伏見皇太子元良承華毓德
臨方內居宮承累上德於青宮而和鈴鳴鑾於清禁宮室之是必擇
師傅之間如丑夫師者師法其規以傅者保安於德善故輟廊仁義協書
經臣是以展轉二思摭摭群籍冀有裨論上贊昌朝昔自五帝逮暨三王

教子雖異揚之道異存訓導以後四代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典周之典則
曰延冲人若于格言昊帝尊教雖服冕表涿國遊戲可以益禮審於外
也至若就道篤教孝於是可以發明理於內也伏願陛下隆邦家之本考
紹襄之文述拱公合先備師傅體二聖之慕據歷之寶之宅心人君大學
知有尊於詞設神器或屬亦共貴於守成又惟陛下領判藩府頗明至道
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宮掖端正班讌嫌勿以居路已專總而合然其太
宗皇帝英心書斷又啟御權謂六位而可處俾庶務而經簡今皇太子適
唐儲修方在妙齡是宜設彼師保貴乎其禮數以數以興之德義蘊五行
理下之聽明睿詢夏諮偏遍行於此事左輔右弼並永賴於正人臣謹案
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
帝王之事通保傅傳者是知保傅之教不可不備也又伏覩唐貞觀十七年
敕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

有司章。然而師傅之名未聞紹華之例。臣學識寡陋，僻側伏乞陛下選載華之殊儒，俾其檢討名東鈞之尤翰討之久長，使左右周備輔弼夷之者，極明異議，崇顯國緒之高蹤，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建嘗慕商詣周，打詣老佛，用資禮經，而視晚封章，言事者臣節之有統論奏皇宗四維明增輝，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仁宗皇祐五年，太常博士張述上奏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嘆；臣位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發為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竊憂之。有生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由子孫，況有天下者哉。是以乾德之臣子，識不敏太祖皇帝享年僅患者，而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昃，陰陽之數有微有彰，氣至而四極而變，理之必至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

承三聖之重，傳之子孫為萬世，斯義彰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疑為不決，非孝也；群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急；有天下之富，而不自傳。倘成康又景達矣，謂宜慎祈天地嶽瀆，分寵六宮，用均愛於戚宋之族，則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

嘉祐五年，述又上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繼嗣者，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竊疑之。夫國不豫建，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猝，則奸宦聞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搖亂，不為社稷不危哉。

六年，述為職方員外郎、提點淮南銅場，又上奏曰：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知官州縣，唯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遠，伏慮篤石經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慮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所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陛下曾不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絕矣。若未子細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一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絕，則陛下方為孝矣。臣竊觀昭憲杜太后之言，庶幾以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謂非長君，所以藝祖傳之。藝祖承杜太后之言，所以不忍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位，豈祖宗得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思之。陛下昔誕育豫王，若天意與

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可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矣。上天之意如是，陛下亦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為嗣計，宜當擇藝祖、太宗賢子孫，且立為皇子，但且與其爵位，試之官政，習天下之事，陛下詳察有賢德可以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傳其主矣。而況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萬一有不可諱，蒼皇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宦官、兩府遽相觀望，而一言議之，豈陛下之心輕祖宗之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擇而為之，欲至倉皇之際，獨令左右取次議之，此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業，同尋常之事耳。夫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宗廟社稷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歲久，萬機之政務閣職見，欲凝神調養，亦從仰成，而摘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卻陛下不

專於已，賞罰不專於已，而威福之柄移於下。臣愚竊憂之。書曰：惟辟作
福。漸之時義大矣哉。發竊畫冰之主，孟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漸
復見於今矣。臣愚生不能一益於世，所以吐肝瀝膽，編記愚誠，狂言
備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以感悟而能彈壓糾結，宗廟社稷
得世世奉享不絕，臣雖赴鼎鑊而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於
忠義之列，所求遂矣。

至和二年，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
之難事，未可失機會。至於安禍以時，轉禍亂以為治，救亡以圖存，
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也。以者伏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四方
人心莫不動搖，賴宗廟社稷之靈，天地神明之祐，四海蒙福，復
宸體康寧，猶未有聞見之，下有妖言之極，至于再三，天
其戒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育，人心未有所係，豈不明白。

戒陛下。臣愚欲陛下深思遠圖，以目前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
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欲保遠
以謂天下之本，奈何以天下為憂？臣竊意陛下前定可以安此，不亦宜
則鼎立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以此所以奢觀見妖言之奏，試思所以
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宗廟社稷之長，思所以攻姦雄陰
賊之窺覦，斷宸衷，奮天意，擇用賢妻子，教書
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雖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
下示天下以至公，而財擇焉。伏乞陛下春秋富盛，福壽延洪。一旦皇
子爽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
危亡將然之殃，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有
言責，若無愛為戴，陛下之恩極丘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
一畫有益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千冒旒扆，臣無任懇悃屏營之至。

罪激切屏營之至。

三年，通判并州司馬光請建儲副狀：臣竊以人臣之進言者，皆擇其急
而議其緩，則言益簡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
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
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危安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
見陛下自去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
恟恟憂懼，若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驚
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而心愈惶惶，何所不慮耶？臣下
明不敢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宮未建，天下之根本未定，而
眾心不安也？賈誼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太子，又
無私富盛，誼猶有是言，使誼復生於今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

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事驗之。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得
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之理，皎
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之上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
下晏然不以為憂，群臣受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泣血而
其身之殘毀而不顧鼎鑊之四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民
之家有百金之資，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寶，三
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保其尊之祿者，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信元勳
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則疏者何所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挺
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謹，身若體小心翼翼
以奉承之，況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業，其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
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常
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慎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臣

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敎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
而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
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
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然而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策
則鄕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益矣此天下所共爲陛下重惜非特爲
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蓋爲
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行喪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
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
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關系神器之大實蒼生之重望勿爲
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意以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
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君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
盡柔敬聽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夾宿衛或主京邑亦足以撫安天下

之心如此則天神地祇宗廟社稷莫不共頼陛下聖明之德況群臣乎
哉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倚柱而嘯也
猶知魯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況臣食陛下之
祿在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於府況於漆室之女斯亦甚矣誠不
忍坐視國家之大計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
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亦知其
斷而爲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
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猾而忽之哉以臣言自爲聖意而問大臣
忠於社稷者倘以爲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倘以爲是願陛下決意而
速行之英臣此奏勿以示外是以明臣亦欲效異眞之事也書
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爲安變亂爲治易於反
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

報事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冕旒伏地待
罪
嘉靖元年冬又上書曰臣先於六月十九日擬以瞽言干犯聖聰伏
地傾耳以俟明詔于今月餘亡無所聞陛下寬仁未加誅於狂愚之
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低微言語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
危大計致陛下輕而棄之此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識愚淺誠而
意誠忠語誠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於
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爲國家者或有小大事各有
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本民
饉是大不然彼水災河傷不過河下五六濱河之民若賑而救之有司
少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爲國家之甚患哉又曰寇則在於禦寇
盜之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久君臣之有道用之有常賊

豈有司治之一教常不可勝用也豈能爲國家之患哉又曰儀則在於
戎狄侵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侵掠邊鄙之民若責之有
司備之有術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爲國家之患哉以臣之愚竊以爲
大業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擇此不要而顧憂彼三者是
捨其腹腦而救其四肢也不亦大乎假令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隨
備九年之食開千里之疆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況復細於此一事
者爲足治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
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君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
以鎭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虞
然亦豈可不過爲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業慮已
定而尙審之未決宜示於外當或如此亦恐不可何則今天下之人
企踵而立拭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定又何待而審哉

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帥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遏禍難之原絶中外之意今之安之幾間不容髮日失一日責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爲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雖多此臣所以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懇款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此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之言之罪不敢辭也。

光又上言曰臣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建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錄臣識慮昧不達國家高遠之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當垂聽不宜棄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取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

書然莫知其所之。豈臣疏遠所望哉。臣一不勝憤懣覆剌新所屢陳者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一言之建乃戡時容猶之未遂天卑大謀。凡國家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爲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前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以謙讓未暇則有司論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而不聞人主以爲諱惡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忌聞立嗣者群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枝葉茂本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皆有知識者於國家書。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之爲大無此爲急微而名畏所言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大禹之誅而陛下當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熟察之耶。臣嘗歷觀本朝以以來自建國初續一十六百餘年

其間天下統一。內外無事兵革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若如聖朝莫爽偕聖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安下和使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粮尺帛未嘗不嚴關防謹擇人而守之況如祖宗開茂之業豈十、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由陛下守之乎。此則賢哉之人所共爲陛下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頓稽如意不早決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猶不念太祖太宗艱難山川經營天下蒐集貴寶所食以致太平之蹤跡乎。退自祈以朝夜逮逮趣則思之。所謂寒之感嘆涕泗不能自已。不避僭瀆之誅而一一進言者也。或者謂臣身既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賤隸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

下情塞而不通。非是明國家雖有迫切之事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哉。況臣食陛下之祿於今三世矣先臣甚以廉直稍退特爲陛下所知擢于孤微之時經歷甚之要重子子孫孫何時報恩。而又陛下爲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詢求得失臣獨何人身未成此人動感而不言其隸請所重責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至父也。安有爲人之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不爲私其一身不惜少須之間察臣前後所奏略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滌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靈悅於上而天異伏衆庶喜於下而歡光消亡於草木昆蟲靡不蒙其福其爲功豈豈不盛哉。夫時者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六年。光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光連上劄子曰。臣光於至和三年

通判并州事。臣三曾上言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之時臣跡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以辜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備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無先於此。若捨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廢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誅戮。伏望陛下取臣前所進三狀。少加省察。或有可取。乞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盡受其福。在陛下一言而已。

光又乞建儲上劄子曰。臣近於前月二十六日上殿敷奏。乞檢會臣在并州所奏三狀。早定繼嗣事。陛下聖意昭然。即垂聽納。無所疑論。皆非愚臣所能及。此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謂陛下朝夕當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將逾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慎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使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人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昔有明文。漢孝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況今亦未使之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之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眾。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俟他日皇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決意而速行之。

七年。光又請早令皇子入內劄子曰。臣等伏聞擇今月二十五日差內臣宣皇子入內。而皇子猶稱病未入。臣等竊以臣子有君命召不俟駕之禮。使者有受命不受辭之義。今皇子但以恐懼不敢。便當陛下非常恩寵。而所差內臣亦合以臣子事君父之禮曉諭。切責使即入。命當備禮致命。然欲俟復殊不副陛下聖意。其今月二十五日

宣曜內臣。伏乞特行責降以懲不恭之罪。況皇子之名本非官職。無容遜讓。今詔命已下二十餘日而猶稱疾。為陛下之子。禮當朝夕定省。備人子之職。不宜久處外宅。伏望陛下早賜選差都知御藥諭以君父之命不可違。臣子之職不可闕。切責使即時入內。并下大宗正司及本宮亦仰以禮敦遣。不得一人容遲延。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為開封府推官。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太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一

儲嗣

宋仁宗嘉祐元年知制誥吳奎上奏曰臣聞王者以社稷爲本宗廟爲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今陛下在位三十四年而嗣續未立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故陛下無大過翻然疾甚失辭降如此之災異乎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漢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繫四海之心者也陛下春秋猶盛嗣有皇子則退所爲後者顧優其禮於宗室臣子之心誰曰不安陛下勿聽陰邪巧計以誤大事假如倉卒之際柄有所歸覆社稷宗廟不血食書之史冊甚爲世憤臣不願陛下以聖明之資蒙危亡之比也以事不宜優游而速裁定定之不速姦言盡人陰賊其間然亦不獨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祀無本書結舉中處居於忝委於天下所宜深謀推之咎罰無大于此

松閣校理李大臨上奏曰臣竊以比來大雨入都門壞廬舍溺人民祖宗以來未之有也謹按漢書五行志曰簡宗祀不禱祠則水不潤下今朝廷祭祀非不恭時享非不至而反謂簡慢者何皇嗣未定主鬯有闕故也夫水萬物之本太子天下之本今天下之根本未立上天譴示災變伏望陛下鑒天之戒早擇儲嗣以屬定天下之心古者天子即位必有儲副以安宗廟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又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是太子必有儲副而天下獲安今儲副未定奈何盡廢試天之變示深切者明也伏乞陛下無逆天時爲社稷蒼生留意區區臣之忠憂國大計昧死以聞

觀文殿學士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上奏曰臣伏以中外之任本有分局職外陳事皆爲出位在臣則不然早自寒儒備升朝序荷陛下千世之遇寘于行從付之權後遂登樞府遂忝台司臣之推薦進無他路凡在恩擢莫非帝力今身已衰德猶居一方上將之位則國家大事敢以守藩在外忍默不言上負大恩瀾責重矣恭惟陛下至聖臨御三紀日謹一日德全萬方盡物識優游芳風良今春之初偶嬰微疾萬方臣庶心如焚灼祈禱冥冀莫惜其身天地降休廟社垂慶藥劑有喜尋時平復壽康如初人神交錯然臣今昧萬死而思有所陳者蓋以陛下儲嗣未立宮坊虛位竊願陛下深思祖宗統緒之重下察臣民來望之心早發日之明親加精慮歷選宗室宜爲嗣者揀其賢聖斷制令一出而海擂抃天序既定羣心大安如此則陛下積累之國本宗廟之安無大於此也至如天禧之時先帝違豫專之誠雖懷憂感而中外帖然安心者以陛下在東宮故也此理昭昭於耳目矣伏覩唐世有功鎮之臣上儲宮者數人當時不以爲非而並蒙采用遂得福歸王室況臣忠主之深愛君之切苟以益國而死愈於負恩而生所以冒昧瀆而不疑不悔也且臣年垂七十逼於休退固無他希冀惟陛下係萬世之業無疆無窮之幸乃臣之大願矣瀝血上陳斷腸執筆不勝懇誠待罪之至

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奏曰伏准以下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于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藉藉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爲宗廟社稷計以廣孝道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宗廟社稷計而憂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爲而陛下方以宗廟社稷爲念是陛下之心前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

政頗推向者之言而欲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伏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方今祖宗後裔，著衍盛大，信厚為首。伏惟陛下擇其充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柔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足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生計也。伏惟陛下覽太祖皇帝之公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斷于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至願，稽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牘。踧踖成而累月不上者，犬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累陛下之明。伏惟赦白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不勝區區之忠。

鎮又奏曰：臣聞傳曰：決者智之君，需者事之賊。蓋言有所需待而不

決，則害智而賊於事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曰：再斯可矣。何則？再思則是非定，至于三則惑。況過于三者乎。然則是非已定而復思之，為惑也。孔子之所不與也。臣近奏乞考祖宗故事，選宗室子，優其禮數，以係天下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此是非之至辨而無可惑者。及今月餘不決，故天雨而不止，曇陰而不罷，此甚慮也。陛下方不豫時，尚不忘宗廟社稷之計，而形於言。今已平復，其肯忘宗廟社稷之計而不行之耶？必不然也。臣恐大臣不為陛下將明之[illegible]。陛下恭事宗廟，仁覆海內，上天之報，必生聖嗣。臣今所請，乃祖宗時故事，以權係天下人心者，尚惑而不為之乎。伏惟上觀天意久雨之變，速加審定，亦中外臣不勝大願。

鎮又奏曰：臣伏見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所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陛下恭事天地神祇，肅祇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秩，至於號令必順天時，非逆天時也，非廢祭祀也，非不禱祠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蓋謂陛下以簡宗廟乎。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二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以繫天下人心，俟有皇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日不行，是謂簡宗廟也。此大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所上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以塞天變。

鎮又奏曰：臣前後六奏宗廟社稷大計，四奏進入，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而中書大臣遞相設辭以拒臣。以此觀之，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為也。為大臣而不欲為宗廟社稷計，非所謂為大臣也。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

之計也。今星變主急兵，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不保，其為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

鎮又奏曰：臣伏見天禧三年六月，彗星見，未幾而冊陛下為皇太子。方是時，真宗皇帝只有陛下一人，天下人心已有所係，然真宗皇帝遽立陛下為皇太子者，欲預正名分，以塞覬覦之路也。非私於陛下也，為宗廟社稷之計，與應天譴之變，皆當然也。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無有所係，故天初見流星，繼以大水，告陛下以簡宗廟之罰。陛下君臣不知覺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晏然復如前時，此臣晝夜所以恐懼而待罪也。初流星示變時，大臣豈意必有大水乎。及大水入都城，大臣親領徒役以捍水患。今大水已定，而不知致大水之本，本由簡宗廟而不為宗廟計，故天又出彗也。豈

之變主憂兵火臣又不知先定大計以備倉卒之變及兵如水之至而後親擇之。雖勤勞如擇水之時亦無益矣。陛下為民父母已視民有墊溺之患。又忍使遺幾尊之禍而不為宗廟社稷計。以荅天譴乎。

鎮又奏曰。近除臣侍御史知雜事。本臺也以時嘗奉聖旨令安救告達赴臺供職者。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消而光為變非常。故乞建定大計以荅天譴。閤門待罪祈以死請臣人微言輕。固不足以動聖聽。累所陳者乃天之戒。陛下縱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彗星而來朝廷不知警懼。彗星既滅。則天不復有所告戒。後雖欲言亦無以為辭。此臣所以懼恐而必以死請也。今除臣侍御史知雜事。則臣之言責益重於前。所有告勅未敢祇受。

鎮又奏曰。臣伏見古之人有以死諫。忘其身之計。唯宗廟之是憂者。蓋有官守與忠義之所發也。臣今日之為。亦猶古之人也。有官守也

忠義之所發也。肯愛其身而忘宗廟之憂。以自愧古人乎。所以前後奏議者凡十一上矣。是皆陳天地之大變。與達天下之人之心也。伏乞陛下以臣前所奏議。盡付執政大臣。速為處決以居大變以慰人心以為宗廟社稷之計。臣之區區不勝大願。

鎮又奏曰。臣前後三准中書劄子聖旨指揮。令臣疾速赴臺供職。臣未敢從命者。非慢陛下之命也。欲陛下行臣之言而為宗廟社稷計也。夫君命有固不可違者。亦有固可違者。若命是而臣執之非者固不可違者也。違之誅也可也。君命非而臣執之是者固可違者也。違之寬之可也。伏乞陛下問大臣。臣言是邪非邪。如以臣言為是。伏乞寬臣之罪。因以大體擇定嗣貳。誕告中外。以為宗廟社稷計。以臣言為非。伏乞誅臣以為妄言之戒。所有知雜御史之職臣未敢祇受。

鎮又奏曰。臣前後三准中書劄子聖旨指揮令臣疾速赴臺供職者以畀陛下處臣之深也。初臣待罪陛下不以罪而又遷擢之。臣未即赴職而陛下又三降聖旨敦趣之。是陛下之恩意於臣篤且至也。而臣終不敢輒就職者。昔陛下擢臣為諫官。臣已將身許陛下也。今日之事乃是臣致命之秋。陛下不用臣之言。而賜臣之死。則臣一身之輕何足卹也。陛下感悟臣言而為宗廟社稷計。則臣之言甚可重也。不以一身之輕而廢甚可重之言者。臣之職也。臣之身。一人之私也。臣之言衆人之公也。公也宗廟社稷之計也。陛下與其卹一人之私。孰若行衆人之公以為宗廟社稷計。誠能因大權定大議。決衆大告於庭。則陛下收納諫之名。以慰天下之心。豈不美哉。如是而臣雖死無所憾也。生而進之可也。退之亦可也。於陛下職事無所負也。於臣之初心亦無所負也。

鎮又上奏曰。臣待罪中蒙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臣雖甚愚。知陛下

必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知決者。竊恐左右近習以為陛下已壽不用為此以惑陛下。是皆挾邪無識之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謂小人憂人以姑息者。正謂此輩。臣愚請陛下既審其當為之。以荅天意。天意報既必從子孫無窮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勿恥小人姑息之淺見。察臣之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盡力補佐陛下以為宗廟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恐留中。大臣不盡得見。今具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有異議者。乞與臣廷辨。詰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辟臣言責。臣之至願盡在於此。

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

聽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忌欲身諱狂瞽而未知所以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陛下聊雖未有皇嗣而有公主之愛上懌聖顏。今既出降。御踈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承顏色。臣是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樹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宮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無事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與宗室子弟權歡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

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庭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訐。悉伏俟斧鉞。

仁宗春秋高。未有嗣。集賢校理韓宗彥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臣考尋世次。章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胄。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孫子矣。

二年。吳及改右正言。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尊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亦欲為後。使中外之人昧然瞻望曰。宮中有一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俾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為順。且觀覦之心為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業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內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為嗣。弁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八年此禁益弛。天地之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祉。

四年。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包拯上疏曰。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

御天下也。知基大事。而建儲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絕中外覬覦之望。乃有國之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陛下紹隆丕緒。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致徵求治。未嘗一日少怠。蓋固群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多矣。卒不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者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今既皇嗣未降。亦當采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臣願陛下特出宸斷。審與執政大臣曲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眾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勗。仍與增補傳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現親賢。抑亦夾固王室。可以杜姦雄覬覦之意也。候皇嗣誕育。則以優禮而遣退之。此亦古今之通義。陛下何憚而不為哉。況藝祖以艱難得天下。

以聖繼聖傳於陛下垂八百年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
窮若乃徇目前之過慮忽久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
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之臣以疏外之迹冒當言責之任今陛下以
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孤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爲惟
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拯嘗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
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
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
之
時群牧使宋祁卒上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
人心未安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才進爵親王爲匕鬯之主若
六宮有娠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

防禍患之大計也
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表曰臣被旨令爲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儲
嗣臣聞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豫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
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爲不豫哉太祖皇帝感昭
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太宗自開闢以來神武英斷未有如太祖
皇帝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議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敦厚慈
仁可以爲嗣君者立之則儲貳之位定天下之心安矣伏望聖慈特
賜睿斷臣不勝區區之情
首相韓琦上奏曰臣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以陛下臨御四
海已四十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
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撫而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今古天監至明
若嬪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擇爲嗣者優加職
秩使之退就宮邸誠愚識也臣愚竊惟陛下何疑而不行之蓋事
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
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係中外之意若謂
賢愚難審宜選擇當謹則臣前日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
於爲學者置于內學陛下去於聽斷之暇或休假之日親幸學舍觀
其道業進退應對及規不年察陛下必盡知其能否然後聖慮取
其可屬者擇而命之則無天下當疑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
惟有以報上而事無重於此者敢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
甚
琦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
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
五六年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

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
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
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
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
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
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
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
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其議乃定英宗居
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
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
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
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臥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

知汝為室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為皇子。

呂誨上奏曰。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精擇旁親。指斥祖宗分别裔緒。臣子之心。誼當如是。蓋憂懼隕穫。發於忠誠。而深虞機會之失也。雖然。宗室有親疏。天資有賢愚。委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冀。惟陛下思忠言書。則斷遏未然之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近奏書星躔心宿。侵西北星。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曰明堂。前為太子。後為庶子。星直則天王失勢。明則見祥。贊之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妖星所犯。變異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秋京師淫雨。諸路水潦。冀州地震。江河泛溢。民戶墊溺。斯陰盛之診。固有實。昔唐神龍初洛水暴溢。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建元良。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業。萬物之間。咸窺所集。積疑成災。象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戒。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密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亦陰沴之應。窺覦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擇會前後臣僚奏請延對大臣。周爰忠謀。審擇宮邸。以親賢稽合天意。既定儲副。早建嫡賢德。上副聖念。既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安。萬一姦臣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則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儻或帝感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李安之除琰。與元諶舊賢。漢章帝幼而貴。清河廢。明年至於亂。苟有正人讜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念祖宗造宋之艱難。鑒成安陵漢之基。非。窒奸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覦之患。早為定斷。將安人心。天下大幸。

同知諫院呂誨又上奏曰。臣伏覩淮陽郡王宮置翊善侍講等官。更別翊善王獨事請郡王嘗拜禮者。臣竊思之。蓋名有不正。禮固失宜。數不論列。上稗宸聽。今王出閤儀非開府。當且設師友。未宜遽令僚屬。國朝至道元年。中書奏案唐文宗朝李石言。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陸經之稱。請改為奉諸王講讀皇孫。是環衛之職。諸以教授為名稱之。先帝為壽春郡王。命張士遜崔遵度為友。至天禧中。士遜為諫議大夫兼太子庶子。諸會善堂參見。猶令升階列拜。自是始有親愛之禮。事體甚明。臣欲乞朝廷先正陶事。寵任名位既著甘分自此。又況郡王年已長。宜當早出閤以奉朝請。如此。則開府建官翊善侍講。皆為寮屬。於禮宜矣。

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上奏曰。臣聞孟子之言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可也。臣官為御史。身有言責。當世之事繫安危興亡之本原者。計身而不言。則失事君之大義。切言而不避。則蹈死亡之顯誅。臣敢捨生取義。據經所體。仰圖於陛下。孫之家之惟君父命。伏以陛下仁侔帝堯。孝同周武。居元居正已四十年。恩澤浹洽。民淪肌骨。陛下視億兆之人如赤子。億兆之人視陛下如慈父。未有為人之子而不憂其父之憂者也。天下之本未立。吾君之子未育。此天下所以皇皇而同憂也。臣輒採天下之公議。天下之論而開陳之。方今皇嗣未降。人心未安。公卿大臣無敢言者。朝廷安危。莫大於是。歷代治亂之事。甚明。臣不復條舉。姑借東漢之事言之。順沖質之際。漢祚幾絕。清河王蒜最親賢而不得立。奸臣梁冀立蠡吾侯志。是為桓帝。忠臣杜喬李固雖力爭就死。曾何益於漢哉。桓帝既立。政移五侯。刑濫三獄。而宗社自此危矣。迹其所以然。蓋辨之不早。辨之後時也。儻使李杜之策行於前。梁冀之謀不得用。則漢曆長久。其可量乎。思東漢之事。則知奸邪之臣幸時失制。蔓明立孫。棄長扶幼。以危亡其邦家。皆可畏也。由是則可不預為久安之策哉。臣

愚伏願陛下決自淵衷，發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立爲皇子，冀之左右，使日聞陛下之訓言，日觀陛下之德政，則天下之憂去而奸臣之謀戢矣。皇天輔德，其應如響。陛下至仁至慈至德，孝行格天，錫聖嗣，繼照四海，復俾宗室退還藩邸，九州四海之人孰曰不然。夫先機而謀，則事易濟；失時而慮，則禍已萌。臣今不言，而異時有辭言之，不過飲效李杜之死耳，曾何益於朝廷哉。陛下如不見臣愚意，以臣爲僭，異日之圖莫若使殺臣之身而用臣之言。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聖慈盡示臣章，付執政大臣而行之。天下大幸。

六年，右正言王陶上奏曰：臣伏覩自至和中違豫不康之後，天下之人顒顒惴惴，無所寄命，日望上穹眷命，降生聖嗣，內承九廟祀事之重，外安四海億兆之心。天既莫測，未如民命，而朝廷百

執事州郡之吏，下至韋布草萊之士，執經文，章引古今，陳災異，請擇宗室親賢，早建儲嗣，先言切體，感動天聽者，以數百。夫爲是議者，豈皆懷不忠不孝爲姦利託附之人哉？蓋欲求聖嗣，爲宗廟社稷無窮大計，他日四海生靈死亡之命，聚而安全，深思遠慮而已。陛下納諫從善，博通古今治亂之要，知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道，在乎順民欲而安衆心也。故欲望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後天心，導迎景貺，而俟奕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欲重祭享，而備主鬯之屬；下以順悅人情，表明聖意，而示強宗之勢。中外聞之，咸頌此舉，誠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而定。他日聖嗣降育，則特遣其秩，使歸本邸，進退之命無傷國體，莫不稱慶。陛下有堯之至仁，舜之大孝，漢文之恭儉，而審謀獨斷，非近代中常

之主所可致及。廣後宮閑稽緘，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或罪宗實以爲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爲辭避。或者流言太事白宮中嬪御宦臣始思之言，聖恩因而微感，且婦人近幸，不識國家大計，苟務一時樹恩，陛下而不知返，非獨失政，眩惑英斷，爲害甚大也。風聞宗實自有此命而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非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歎息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讒近中外奸邪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自古天下禍亂之始，未有不由繼嗣不早，付屬之心不豫定，而遂致後世爭奪危亡，使天下赤子糜爛塗地而受弊者也。況盡歲以來災異頻數，不可勝紀。今春徐、陳、許、蔡近京饑饉之民，或言相傳擁

土而食道，又飛闕於南京之嘉興，武成火王，金當消，又太白芒角盛大，侵犯熒惑，又太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爲兵、爲凶、爲人心不安，爲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爲陛下言之者。陛下於此時豈可而復優游不斷，恐懼脩省忽忘天意哉。夫天下者，聖祖神宗之天下，傳至陛下，使陛下求置生民於安全之地。陛下當思先帝付託之重，使宗廟社稷生民有所依賴，天下忠臣義士有所取正，無令漢成帝獨有美名也。前日未命宗實，人人言早建儲嗣，今日乃無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人不忠於前日。未有主名，泛爲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稱一宗正官，雖非繼嗣，似有主名，又陛下猶豫遲疑，自春徂秋十月矣。中外之人無貴賤賢愚，人人自顧私計，懼陛下見疑獲罪，不敢出一言，但日聽朝廷所爲，以卜治亂而已。臣職爲諫官，儻

又不言則誰爲陛下言者。故臣區區愛國之心。𢖍沛彷徨而不
能自已也。
仁宗春秋高。皇嗣未立。監察御史傅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繫
天下望。及英宗爲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
以宗社之重建皇嗣。且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通
慈孝之義。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其是否有司
供具甚庳
英宗初即位。同知諫院呂誨上奏曰。臣竊以事之慮善者莫若思
於中。矩心之初者。言何假於文。竊况任居言責。世有危亡焉。敢
怒然自持爲全身之計哉。臣以謂王者所以尊高於人上。懷綏
萬天下。以賞罰之柄。二事其有也。故威福不可移於下。權重不可
而已。恭惟陛下踐祚以來。聖體違豫。天光臨下而德音鬱閼

萬機之事。未嘗可否。悉付中書密院。然皇太后聽政於中。自臣
輔臣雖承旨兩制近侍。亦不得造簾請之下。况疏遠之臣耶。如
是爵賞刑威。一歸於政府。盡公則已。脫或差謬。何由事達下情
不無於敵壅。所以中外憚然未安者此也。尚賴忠良一意上下
無間爲一。奈邪得進盜弄威福。勢不可不防其漸也。爲此之計
者莫若早建元良。自輔歸令威福自中而出。人知所歸則下無
異心。以當今之遠救也。漢文帝即位之初。有司請蚤建太子。所
英睿之君。量帝賢明之嗣。尚以不豫爲憂。誠有斯也。况淮陽王大
資敏悟。位當冢嫡。速宜建立以固本根。事絕覬覦。安人心。斯萬
世之慮也。伏望陛下大開聰聽。俯納愚忠。審擇於不可移於下。恩
機會不可失於時。法漢文豫建之策。爲廟社長久之計。上副聖后之
頒輔。下符元良之倚賴。陛下高拱嚴廊。仰成庶政。臣知翊戴泰山之

安。真安於此也。清靜不言而化人。神交悅。天意昭彰。福祚之遠。計日
可期。天下幸甚。
誨又上慈聖皇后乞歸政聖躬建立儲副。奏曰。臣竊以兩漢而後。諸
侯王入繼皇統者甚眾。或以功。或以賢。或以親。或以貴。四者之繼隆
替之所係。以功與親。賢者何嘗不興隆於寶緒。繼業門而至者。未有
不基于禍亂。底平成靈之類是也。千百載之下爲之監戒。今吾生而
啟睿天資英哲。先帝知其曆數在躬。又嘗近侍以觀而賢授之寶
器。及詔告于外。誰敢竊然。殿下以積數之後。配德仁宗。主室陰教天
下。當福上。自諧德之初。殿下躬育保護者三十年矣。先皇厭代。豈導
遺音。掌撫機柄。佐佑聖嗣。克安天下。求我帝事。不功茂實。固不待愚
臣一二而談矣。上適疏而未生。煩聽斷盛務。充轉中外。賴焉。此固殊
議重傳上。疾未聞言。或未感承顏之禮。時有所闕。殿下豈至不察哉

蓋外臣罔測。謂之疾矣。臣竊慮小人乘間。兩宮如是。終爲交鬬。以
生他事。殿下察其素發。知其有疾。故當責忠臣之輔助。大[illegible]之調
理。又聞上意自候服藥。以致醫工久無效驗。然病者書[illegible]庤
當情誠恐奉御之人。但能備禮。不徵強以服餌。猶日之[illegible]不細
惟殿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情慢之禮。親閱湯劑。力爲[illegible]之以
嚴威。繼之以恩愛。如此。人神和悅。得不降休。上之起居。[illegible]適。不
然。恩禮中闕。慈孝兩失。人言不已。其如天下何。其如宗廟[illegible]如先
帝何。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爲殿下惜之。臣更慈諮之
諺卽如是。豈萬世之計。敢不爲殿下陳論。漢馬皇后輔明帝。世見全
美稱。以至矜養章帝。勞猶逮於所生。毋乎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隙。章
帝終爲賢聖之主。其係[illegible]而亦已明矣。史冊書之。美世逮孟光。臣伏願殿
下循脩以爲法。度念先帝之顧託。聖躬之豈憂。宮中閒言不可不察

方四海顒顒。日期振治。爲機取決。不可持疑。雖神守皆勞。而宗祊與
矣。伏乞翫平和遠居清呼。愉怡壽考。無一不休哉。況淮陽王及諸孫天
資淳篤。宜均撫育。以盡愛慈。繼繼承承。本根爲重。翳馴之德。安可忽
虛。殿下宜上承天意。下順人心。臣等乃輔臣。助成君德。早議建立。夢紀
綱。綱則廟社之福。天下之幸。
知諫院司馬光上劄子曰。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
經閣校理孫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
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至於左右前
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
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德成。心怡而體安。福被兆民。功高萬世。
此教之所以爲益也。今陶等雖爲皇子官屬。若不日日得見。或見而
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求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

[illegible][illegible]益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禮。而左
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佞邪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
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雖皇子實性
聰明。端愨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僞易惑。如此則
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殊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
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也。
臣愚伏望陛下。更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
日在皇子側。與皇子而處燕遊。講論道義。其舊者押班輔成[illegible]。其左
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愨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
後得入。仍專委伴讀[illegible]提舉覺察。若有佞邪讒巧之人。發導皇子爲
非禮之事者。委伴讀[illegible]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

過失。各舉三規。諫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矣。
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君考孝友溫良。謹慎
正固。侍閣兼說書。進易遂國子監直講孫寔好學有文。修身慎行。秘
閣校理王陶清純謹愨。始終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
人。更廣求其充。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至忠。不敢形迹。僭越妄言。伏
俟譴黜。
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竊嘗請傅說謀國家之要務。見皇人
之教其子也。未有不思所以擇其輔而養其全。是以事作戒儀物爲
防檢。蓋大忌惟父子義。則君臣必恩義之兩行。實古今之通道。天下
之本。係於易子。故帝世生尊。異其規儀。異其官而崇用就謹嚴。臣雖至
愚。嘗有深慮。竊見淮陽郡王。嘗分茅社。位列鼎司。雖何但於庸衣年
已踰於志學。雖即外傅。而居中禁。臣謂非所以養其德望而廣其處

養者也。伏願陛下稍抑私情。務存大體。俾之出外居則宮。精選端謹之
人。問安內寢。著爲定規。然後飲食起居。必有常度。左右前後。皆屬正人。
上以隆父子之恩。下以著君臣之義。幸全教養之義。其[illegible]
治平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上奏曰。臣伏覩皇子顏王。以元子
之重。幼年成德。出閣開府。二年于茲。雖陛下聖心鍾愛。未重正位東
宮。而社稷之本。天下之望。實有繫焉。至于師友參寮。宜用道德之儒。
一時之賢。或以方嚴見憚。或以行義可法。庶可以行輔道之職。發揮
皇子聰明仁義之姿。臣觀前古。未嘗不謹於此。故在虞則有夔。周有
周召史佚太顛散宜生閎夭。漢則有留侯四皓二疏。石奮丙吉韋玄
成鄭爲桓榮。晉則有山濤張華。王導庾亮。皆以元臣巨儒輔正儲貳。
故宜廣言於宣帝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得侯伏言於元
帝曰。爲天下立太子。則宜用天下賢才。以可見其遠慮之意。所以宣

國本而尊宗廟也竊見近除顥王府記室陳薦侍講猶風道義兼聞
學問至誠。初薦之被選已為時論所非而國之獲進重取識者之笑
皆以為諂事公卿致身於此。又安能儀刑諸邸輔翼元良也哉臣愚
以為宜飭輔臣更選經行修明者為師範者以備王府官屬薦國之
才量其所堪改授別職。又乞依祖宗令置王傅友官擇兩制之臣有道
德學問者充其任。則朝廷尊崇天下幸甚
二年。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奏曰臣竊惟顥王地居嫡長春秋鼎盛。方
當稽古向學。脩誠進德若其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所以朝夕納誨告
皆法度。出入起居罔有不欲一人元良萬國以正。社稷之本也。今道
選官寮進用時俊歲年之間即復遷易於此假途以陞要近。乃令縉
紳之列指為仕宦捷徑。非所以賓王之重也。顯留重膺中秘執政王
府記室頗當兼用詞翰之選。至于翊善保傅之素推望者為屬如上

推擇老成舊望行安而節和者得以久處其職俾與觀宮中之政事
于侍御僕從俾側媚以非正之事云為者察而聞於王。小者懲戒
大者上聞而斥之。亦可檢人得在王門以著王之令聞甚盛美無疆
之休。惟陛下留神幸察。
英宗不豫儲嗣未正。劉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為
與家計顥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於禁中聞四方章奏帝皆行之。
神宗熙寧九年。宣徽使張方平上言曰。臣聞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君
國當先正其統本也。二代遠矣。漢唐之盛。君即位太后太子多同時
建立。立太子不以長幼。其後者不一二三年。不然則必有故。史策具
存矣。本朝太祖開國。始天命屬有宗故不與子。然以儲位寓於京
尹。入宗自京尹踐祚。真宗自京尹正儲位。仁宗未嘗出閤即登儲位
升。而入纂大統尊登尊位。尹京故事蓋未有。陛下即位及今九年。更

天之祐卑有前星之慶正統大本所明宜時定上以尊宗廟下以係天
下之心。國之大事偕謀罪也。然陛下特以恩意留臣在朝爲處所及
敢有不盡。故不避嚴憲輒陳忠悃
神宗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下。無慮
數十萬計。眾恟懼。知開封府王安　禮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
裕鄙。理微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憫然而罷
元豐六年。禮部尚書黃履上奏曰。臣聞古之至治之時。太子雖在襁
褓。有識之間。必選天下孝悌博聞之士以衛翊之。蓋欲其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也。恭惟皇太子妙齡。收加保傅未立。雖其神靈稟得
於天縱。而樂以修內禮以修外。至於其成也。澤而泰教益。孝如天
子君臣之道。則亦有所教也。伏惟皇帝陛下慕宗周度莫不中禮使
之觀之。固有默然而喻者。聖學高遠。畢口所言皆可爲法使之聞學

固有曉然而從者然而主之以恩不責以善。必立傅以養之。當道以
示之觀德以諭之。蓋二帝三王之家亦莫不然也。臣愚不肖未足以
明當世要務與夫先王立治之本徒守愚學綴傳經以言臣不勝惓
惓犬馬之情
徽宗時。劉元承論選擇皇子官屬疏曰。臣聞天下之本有三。法度人
材皇子是也。而法度人材又以皇子爲之本。皇帝陛下肆廷後良期
于爲位。恢張綱目。細大畢舉。賓社稷無疆之業。遴者皇子許傳選置
官屬爲之輔導。獨出宸鑒之所甄擢。可謂急所本矣。臣聞賈誼言曰
天下之本繫之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翊善侍
講記室之職。實掌教諭。前日慎重既已精矣。而左右者亦不可不慎
蓋教諭之官。趨見有時。左右之臣。朝夕于側。所以服習積貫者爲較
已多。必得其人乃克有補。方今之侍之臣其賢與否固已不逃陛下

之熟察矣。臣願愼擇莊恪純厚而博學者以充左右之選。左右罔非正人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行以充良正。而天下定矣。苟雜枉雜進則治忽以分可不畏哉可不愼哉

欽宗時御史胡舜陟奏向者罷講孔子之書皇太子讀孝經論語問日講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稽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諸陵薦獻定受易於都雍究經義數通知人事洞曉諸舊先入帖法宜厚禮招之。

高宗時知漳州廖剛奏曰淮南書日禮部符備奉手詔節文太陽有異氣氛四合中外侍從之臣具遵言所陳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以寫詳臣子廷論以逼失吹第施行用承天意者右臣奉詔旨歷思平生所知識之士。觀有以仰承德雖學問文采不然其人求所謂賢良方正眞能直言極諫而文詞敏贍足以應科目者近來有得見

者義奏臣誠惶誠懼不知所裁伏惟不住更按訪外廷復思念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爲職顧厄未齊亦恐仍數。陛下側身省謫圖籍其之方。此正專所當披露心腹罄竭所見聞庶幾仰禰聖政之萬一。亦何暇精索之於疏遠草茅之士而望其能言者哉。臣誠不自揆輒欲以區區愚見仰塵明詔。伏望陛下而天地之度審當變之咸少垂聽使狂言獲與聖聽雖非賤臣所能僥冀。惟陛下禮奉責己勤恤宜民聲色不邇問學是好實勝文元之默亟席仁賢之求臣實未見聖德之或缺。然則變見之異曷爲其然。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自靖康已來天之譴怒甚矣不必日蝕地震之爲異也。陛下當武陵之於變應天之誠其亦有未至耶。臣願有說於此。陛下昨者低思念社稷之或非懼天譴之有在於是有建國公之封蓋將以承天意而示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爲予者豈尚有所待邪有所待則是

應天之誠未至也。人君之舉事惟上有以當天心。下有以合天下之公議而幽無負於神明則在誠以行之而已。倘非發於誠心而曰姑若是云耳則有始而無卒者有矣當不足以服匹夫匹婦之心而況可以動天乎。臣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錫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使四方萬里乃至九夷八蠻皆知陛下此舉出於誠心而志先定矣。異時雖有百斯男不復變易此於聖德豈不光哉豈不大哉。是誠足以答天意而轉禍爲福感人心而變逆爲順彼夷虜聞之亦將慕義而率服者矣。此所謂行小善而切不失其大者陛下亦何吝而不爲乎。臣竊以爲陛下之得天獨在於此置此之大而飾小善行小惠以銷天變非臣所敢知也。且作善降祥天鑒甚邇自古命以義者後世子孫往往復受天命。如仲雍避季而吳有其豈公之和而與夫有宋之類是也。臣非敢以此爲說辭欲陛下如天理

之臨臣如此。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謂吾君不能謂之賊。陛下方求直言極諫臣故敢以堯舜之所爲望陛下伏幸聖慈未賜狂替之誅而加采納焉實宗社生靈無窮之福。臣不勝惶恐激切待罪之至。

建炎四年至題上虞丞婁寅亮上疏曰先王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藝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
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并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
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曰。陛下撫迹所環
六千里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
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奸邪誤國
而繼之。將使嗣聖念祖悉見而後獲之。乃所以中其永命也。臣誠狂
妄。甞識上書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繫
天聽。徹而不誅。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
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他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燕。不過增一節
度使耳。陛下以太祖之心。行舜聖之德。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鑾
永萬世
紹興元年。張浚上言曰。臣荷陛下恩遇之厚。有所委倫。顧事有干於

宗社大計。臣知而不言。雖爲陛下言之。惟陛下察其用心。宣甚爲死
臣恭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之重。夙夜憂勤。不近聲色。不
事玩好。雖古賢王之用心。持身無以加此。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祐
受福無窮。恢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使日月之末光獲保餘年。多
稱報。臣竊見兩漢之制。人君即位。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繫人心。臣
願陛下特詔大臣講明故事。仍乞參擇宗室之賢者。使種厚養以爲
藩屏。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孝宗時。張浚上言曰。臣竊惟人君即位。必蚤建太子。所以承祖宗廟
奉宗廟。固根本。讀萬方也。漢高帝初定關中。付蕭何以居守之任。首建
太子。文帝自代邸繼大統。即位未數月。有司請蚤建太子。以尊宗廟
其爲天下國家之計甚厚也。仰惟太上皇帝以帝堯之心付受陛下。
克成萬古盛不可及。爲陛下計。所當立萬世之基。拯生民之難。揚祖

宗之烈。用以仰副太上皇帝之心。而漢故事其在今日不可不舉。伏
望陛下蚤賜睿斷。不勝幸甚。
信州守王師愈奏曰。臣恭惟陛下長慮遠識。早建儲宮。立天下大本
以爲社稷宗廟永永無疆之休。甚盛舉也。至乃參用至道故事。命皇
太子領臨安府。君外間未佳深諭。竊惟皇太子副貳宸極。繫四海之
望。以紹承繼業。當居春宮。日親師傅。講論治道。尋繹經義。臨安府君
一州長吏耳。非所以演皇太子之尊而示天下廣大也。雖有至道故
事。臣猶以爲不然。何者。藝祖太宗同起軍旅。素習勞事。煩劇事善
祖然登極。命太宗尹京以彈壓鎮撫。當時太宗亦藩臣耳。於願天府
事體爲宜。三代時諸侯入爲王官者因多。若已正儲貳則與列國諸
侯州郡長吏不同矣。自藝祖以來。入府多用藩王。無領遂爲故事。
建隆初。太宗皇帝以使相尹京。進封晉王。太宗即位。則秦王尹京。秦

王得罷則許王尹京。許王既卒。眞宗由壽王乃以襄王尹京。進封壽王
尹京八年始升儲。升儲之後。自合解府事入處東宮。以全儲貳之重
當時因循不曾釐正。止稍加崇重。已是大臣失於討論。雖有故事。豈
可據爲。眞宗既即位。即藩王不復尹京矣。蓋親王尹京所以繫人望
將以正儲。未聞已升儲乃始尹京者。惟欽宗皇帝以皇太子出牧開
封二日而即位。事出倉卒。非可爲法。眞宗皇帝以至道元年九月升
儲。至三年三月即位。自升儲至即位止一年半。唐勝郡政租仍未冬
故未見有不便。今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宵衣旰食。以濟大業。未至倦勤
若以皇太子監國撫軍。無所不可。若但以一州吏事誠非所宜也。眞
宗皇帝在東宮。講讀勸諭之官汩沒州郡吏事。勢必不能專心致志
以輔道春宮。講議論。惟日困於錢穀刑獄簿書期會。無乃失職乎。恭惟皇太
子英氣異常。天性夙成。而日不忘不恭臨決民事。在臣養德尊新

又欲比踵堯舜之盛而已。恐領臨安府尹兼所以晚儲貳也且太上
南渡以來臨安止暫爲駐蹕之地所以不爲建都立邑之制者蓋以
繫中原之望兼今日臨安府事與舊日京尹大段不同今陛下方以
恢復神京自任建儲之際乃首兼尹京故事於臨安四方安知聖意
所在。皆曰臨安已作京師矣恢復意其不絕中原之望疑四海之
心臣竊違恐皆不知朝廷故事者附越狂妄罪死不赦伏惟陛下少加
思慮寬假殊恩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太子參事王十朋上疏曰。臣恭聞陛下斷自宸衷首建國本天下相
賀以爲社稷無疆之福臣初至闕下聞太子有尹京之議臣竊以爲
未然臣聞三王之教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禮以治內樂以治外
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爲太子也召公爲保周公爲傅太
公爲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

雖有眞宗故事。至仁宗爲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罔匪正人養
成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雖堯舜無以加。初不由尹京然也。況今
天府事繁其所委任之臣未必有如畢士安者。使太子親家事多暗
蓋亦不足以爲太子之聰明增太子之盛德。萬一少有過差千乎所
損不小人易得群議傳聞四方所損非細。非所以愛太子也。大抵太子
之職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陛下但與
之選擇師友儀爲伴日與端人正士游養成德性相與講論古今治
亂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議之罷尹
京之議以安國本。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孝宗嘗有旨令皇子慶王愷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
益也。田員外郎兼直講林栗以爲不可。乃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
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
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
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
光宗時。嘉王嬴疾左丞相留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
乃令兼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
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
居藩邸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藩邸出閣已久宜早
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援漢文帝紀及本朝眞宗立仁宗典
故并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以奏
寧宗時衛涇奏曰。臣等恭覩上奏事間恭奉玉音皇太子參決事朕有
此意甚久昨日趙彥逾經筵求去奏及此。此事斷自朕意不欲因人
言拋出。御筆可商量施行當時批出臣等仰見陛下聖明獨斷爲
宗社大計。不繇臣下奏請不勝慶抃臣衆祖奏陛下欲得皇太子習

知朝廷政事。此宗社大計。非臣下所敢奏陳出自英斷尤見陛下聖
明臣猶遠奏此事當出自陛下宸斷臣經奏陛下適所宣諭或出獨
斷然今日與眞宗天禧間故事不同亦與壽皇淳熙末年故事不同
天禧間眞宗聖體不豫所以有此淳熙間壽皇已有倦勤之意。今陛
下春秋鼎盛。正當躬親聽斷之時。聖意不過以皇太子年齒長欲
得習知政事。今與宰執聚議廣益者衆。天下事體他時付託得人。日
逐於侍膳問安。初無相妨。臣所慮者恐外人不知妄有傳播撰造語
言。陛下聖明必能洞照。臣衆相等惟朔殿奏事得侍清光。退後尤有
事件未足繳今非時無緣可得通達內外之意。所以向來韓侂胄因
此得以竊弄威福稔成姦惡幾危國家。今得皇太子會議臣等奏事
既退。或陛下有所宣諭或臣等有敷陳未盡之意。皇太子於侍膳問
安之際皆可以從容奏禀內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間別有

人出入禁闥干預朝政豈非宗社大幸參事畢臣等又參酌衆所聞
王旨聖意已定容臣等退而商議以聖意擬定御筆進入今謹用別
幅擬進更乞睿覽如合聖意即乞御筆批降施行
理宗時。參知政事李鳴復奏曰。臣嘗讀國史見真宗皇帝以綠車旄
節迎養權子于禁中至仁宗生用蕭貂郡遣送還邸其後設防禦使
累拜節度使封汝南郡王而與大宗正寺人人莫不畏愛而心服當
時更之後世頌之皆禁中教養之力也皇嗣未定而養之於內皇嗣
既生而送之於邸先朝典禮具在可行伏乞睿照。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司徒兼樞密使徒單克寧表請立
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係天下之望其略曰。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
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豈
累嗣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

參議卷之七十三　二十七

無疑得乎。蓋事深可畏天可悔而不畏不懷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
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
太孫以釋天下之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
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
宣宗即位改元貞祐。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以皇嗣未立無以係天下
之望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必立太子以為儲副必下詔以告中外。
竊見皇長子每遇趨朝用東宮儀衛及至丹墀還列諸王班既已除
侍臣而今未定其稱可謂名不正言不順矣昔漢文帝元年首立子
啓為太子者所以尊祖廟重社稷也願與大臣群議明前代故事蚤
下明詔以定其位慎選宮僚輔成德器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四年。襄宗為皇太子春宮所設師保皆論之官多非其人預是監察
御史完顏素蘭上章言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

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于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
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
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
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于天資。然
制稱務尚已綽然有餘備吏選賢如周召之傳者使之夾輔則成周
之治不足侔矣。
知大原府事烏古論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
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
生民之大慶也。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會立詹事院中書省掾劉容上言曰。太子天下
本。苟不得端人正士左右輔翼之。使傾邪側媚之徒進必有損令德
聞者是之俄命為太子司議。

參議卷之七十三　二十八

時東平趙天麟上策曰。臣聞未宜輕衆者四海之宗。不可常[illegible][illegible]
台之位。是以貞臣守禮。虞人適祈明之招。明主防微。漢帝拒郎官之
請。斯皆小節而貫大經。矧此國基係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嚮學而
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而行孝。奚暇乎他事哉。今國家號恭治息
整頓條綱。內焉三公九卿。外焉而庶職諸尹。例皆舉賢推德。居寵高
下之員。授務分司。嚴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物不安。奏摘側
隱之心。追續文明之治。至於中書一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宮領之。逮
司罪月望儲闈銅筆之未臨。重衛空帷。設銀祭金爐之太坐。寶身歸
于副相。政並決於同僚。臣以為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之鎖鑰。掌
四海蒼生之命。寔為春皇闕之家。任之而當則眞枕盤石。任之未當
則癫官病政。此實國家股肱心膂之臣也。樞密者疆場之守衛熊虎
之維綱。式臣致力而有所恃依據寵寒心而潛消變故。良才司命則

坐撫塵清昧者特衛則多生辯事以蕪國家不守紀綱之臣也由此觀之軍民二柄治亂所關具其貴在非其才而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負去何可治臣太子正名之後親王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二少之徒立詹事爲言之院凡在臣民而皆仰但惟父母之當尊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爲人子之元子其貴無以尚矣任天下之副君其盛莫以加矣又何須鎮章王帶權一品之華賤宥府都堂宰相大臣之工位名爲重之適所以輕之也東宮之領此職非臣之所獲知若謂藉其重以鎮之邪則朝臣政事無不奏聞是天威已鎮之矣何煩太子鎮之哉若爲他人不可爲此職邪則太師太保國王暨劉公爲之矣太傅司徒亦有爲之者矣觀彼四職不下於此昔命異姓爲之何獨人不敢爲此職哉明耶律公已嘗作中書令矣太子之賢春誦夏絃秋習禮冬讀書研窮往古之故行是曾當今之可爲

詢撫問寢膳慰懇於內豎之前甲觀春師懇惻於春官之側以廣承爲本以仁孝爲先及其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敢諫之鼓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所以長久者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教得而左右正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所以周公示法於成王賈子忠告於漢文也以陛下之聖猶立保傅在太子以裏疑狀望陛下愼選碩人輔導太子無令降居臣職以輕其身當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如此則乾符永撲黎知大本之安震德惟新天地有長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擇宗室旁及岩穴舉大賢充令使之官即聖主錫軍民之福也愚臣妄議實係亂言但以詔文許陳朝廷得失敢冒死以言之耳

世祖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眞公輔器帝嘉之命雄

召雄飛至闕以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閒關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臥聞蹶然起稱善者久之

內治

周襄王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illegible]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illegible]杞繒由大姒。[illegible]齊許申呂由大姜。[illegible]陳由大姬。[illegible]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illegible]密須由伯姞。[illegible]聃由鄭姬。[illegible]息由陳媯。[illegible]鄧由楚曼。[illegible]羅由季姬。[illegible]盧由荊媯。[illegible]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illegible]愛親禮新親舊。[illegible]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illegible]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illegible]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illegible]翟隗姓也。[illegible]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

漢孝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中郎將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宣帝神爵元年。王太后數出遊獵。京兆尹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今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

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班倢伃同輦。班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

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

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諫大夫劉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

人之所不乎。必有稱而無稱。帝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東漢光武時。郭皇后廢。郅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致令猶豫。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

桓帝延熹中。應奉爲司隷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寵。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

魏文帝黃初三年。欲立郭貴嬪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愼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内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宋人夢重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

晉武帝寧康三年。將納后。訪于公卿。時王蘊女容德淑令。舉以應選。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通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致隆。然後品物流行。彝倫攸叙。靈根長固。本枝百世。天人同契。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興。姒氏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德先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

唐太宗貞觀中。城陽公主下嫁薛瓘。初主之婚。帝擇卜之。錄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監察御史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暮。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爲也。天下所以決疑。若黷禮慢經。先聖人所不用。帝乃止。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並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欲少加之。何爲不得。請倍永嘉長公主。魏徵曰。不可。昔漢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旣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宣令謂徵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得見。今論長公主禮事。不許有加。始悟從來所聞信非虛言。願公常保此心。莫移。

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相賞。公有事即須別為形迹之上。嘗罷
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
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
乃悅。

太宗時。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絕姝。當時莫及。文
德皇后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華。詔書已出。策使未
發。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
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
臺榭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則
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
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義乎。臣傳聞雖或
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
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左僕射房
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
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其父康在日
與鄭家往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知。
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曰。群臣或順旨。
陸氏何為過爾分疏。徵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
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
愛。處儉時為太子舍人。太上皇聞之不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每
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陸爽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謫。
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
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敕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
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

授充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上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
隋氏末年。求採無已。至於離宮別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宮人。此皆竭人
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省
費。息人亦各得遂其情性。於是後宮及掖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義。
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
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
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
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
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遺詔。若不
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
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
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
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
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
下笏。丐歸田里。

高宗時。王后之廢。侍中韓瑗涕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
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
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未嘗不
掩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矣。

高宗將以武氏為后。中書令來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
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化。
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絕。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

上元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於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成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事遂沮

中宗復位以桓彥範為侍中上書諫帝曰不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喜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

景龍中武平一遷考功員外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詆毀親貴離間帝患之欲令敦和以勅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踈分而易遂居心腹者候遠而難治刑政乖舛四支疾也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為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內離怨結姻婭殺生骨肉遂榮之徒競獻忠款青蠅之任易輸讒計昏者部峯之中嘗頃姻宦之例故遠從絕猜嫌構親愛衆釁與集積寵成殊禍不可既顯君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吾以輯睦申以恩勸拜奉令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慕示嚴惟陛下之令帝美其忠切

玄宗欲立武惠妃為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陰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為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無以妾為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今人間盛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

憲宗時學士李絳奏伏以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感天意以致和從古以來其道由此陛下勵精求理損己推誠感動四方事有已度伏睹末代撫美前王後宮之中人數不少雖則之者頗感人心怨曠之思有干和氣伏冀商量所要務放其餘使其親戚知復得宮掖省費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下以成群生遂性之樂道缺青史化洽皇風敦瑪讀摩庶稗萬一如蒙聖恩允許便請入德音

懷亦更請減放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曰右伏見大曆已來四十餘載宮中人數積久漸多伏慮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上則屢給衣食有供億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事宜省費物有遂情頃者已蒙聖恩普有揀放聞諸道路所出不多臣伏見自太宗玄宗以來每遇災旱多有揀放書在國史天下稱之伏望聖慈再加處分則盛明之德可動天心感悅之情必致和氣光垂史冊美繼祖宗貞觀開元之風復見於今日矣

武宗會昌中李德裕上言臣等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者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亦要別嫌因循舊事恐未為得臣等商量今日以後公主上表從大長公主以下並望令稱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仍不令稱妾所冀臣子之道因此正名郡主縣主亦望准此

宋仁宗天聖中太后崩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右司諫范仲淹奏以
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
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
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
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

慶曆中仲淹爲參知政事上奏曰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
曰顧省宮掖其數寔多幽閟之深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娉自
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貞觀二年七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
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
不取洒掃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
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若供使有餘宜降詔
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明道二年將作監丞富弼上奏曰臣聞右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以
上章諫廢后事貶睦州通判仍差人押出門臣不勝驚駭伏恐陛下
行於倉卒未熟思慮輒敢冒天威犯斧鉞一陳愚懇惟陛下裁察之
皇后自居中宮未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踴自太祖太宗真
宗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爲人子孫不能遵祖考之訓而遂
有廢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仲淹爲諫官所以極諫者
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
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陛下又輕私忿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
爲陛下不取也昔莊憲臨朝陛下受制事體大矣而莊憲不敢行武
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使莊憲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
德實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聽斷遽忘舊日忠臣雖識其罪而譴
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誤廢一婦人甚爲小事然所損之體則極大

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唐太臣許敬宗李世勣語佞
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矣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
己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今陛下
貴爲天子莊憲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喜欲之心廢黜后氏而不
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蹈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
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莊憲
太后臨朝以劉從德元昊與太重臺諫書牓古等四人違名上章極
諫莊憲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憲纔往陛
下卽行召命優與恩獎復處憲省稍古雖升序加擢異如此者蓋陛
下憐其忠鯁不避夫禍難爾今仲淹所諫又甚於稍古等所陳備古
事遠用而仲淹黜棄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況仲淹以忠直不撓
莊憲時論奏伏事天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旣居諫列或

聞累旨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
聖哲之君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遽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
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
淹爲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事所爲皆一司
一句雖常才者皆能幹之是易爲也如仲淹者乃爲臣之難能者也
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在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爲陛下
論事而遠徙外郡臣恐百辟以此皆務爲易者而不爲難者也陛下
一旦有難爲之事不知何人爲陛下爲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
稱職依違者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
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卽循默者可黜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
今天下山峽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姦雄覬覦已有窺覦之
心陛下當兢兢惕惕旰食日與臣寮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

及面乃自作弗靖廢嫡后逐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
諫臣朝政不舉則姦雄益喜以謂中外皆亂事勢相符必有變矣臣
一念至此心寒骨顫此自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下審思之
明察之廢后已行雖能悔過臣願陛下亟且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
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以社
稷之慶也
殿中侍御史段少連等奏曰臣以義激心以職獲諫天地容蓋幸
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實抱之志敢不盡陳之切聞前時
召兩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內都下喧然以為皇后母儀天下
固無入道之理明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為淨妃臣與孔道輔范
仲淹等懇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群詣殿閤上疏面雖致逆龍伏
臣等不獲面對止令就中書商量事體雖知其誤然猶責臣輒叩章

易故道輔仲淹序守外郡臣等例皆罰伏以陛下親政以來進用
直臣開闢言路天下莫不懽忻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閤進行黜責中
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黜道輔仲淹而斷言者
之說也望陛下熟思其事使讒想不行忠邪有別則天下幸甚又伏念太
論自今有封章宜如故事審上毋得群詣殿門對且伏閤上疏非
故事今遂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抗進而言者况道輔仲淹等
正敢言素為姦邪所忌以言事而黜之恐姦邪得志而翱翔方壅風
而寬伏矣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以雪陸贄之罪崔元亮叩殿陳理
宋申錫之冤當時稱之今陛下未忍廢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請降為
妃諫官御史救嚴伏閤之事而默默乎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附
黨乎忠亮乎幸裁之
少連又奏曰臣聞高明粹精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氣稜蔽[illegible]

明偶孝乃陰陽之沴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泊陰陽者臣之職也陛
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從涵德澤而氣稜蔽翳偏差晦明
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顧何人敢貢
狂瞽淺識以秉愛君之心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秉清毅之良龍
因成不忍之恐又稽不違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為陛下歷陳
氣稜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詩云刑
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備化本者必自內而刑外也所
者二府大臣忽然既出民間宣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為妃
而離宮遠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母儀萬方奉有大過
而動據則屏教陵遲况閣入道降妃之議止自臣下且廢后有罪當
則告宗廟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陛下輕行
臣下之議者哉且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妻有小過亦當降

為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間陛下耶臣等建
中書時執政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然降為妃又云
有上封者慮皇后不利於聖躬故累修高垣室在別館臣等據言中
外之議以為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豈曰詔出乃
云中宮有過放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置之別館俾自省循揆
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為后乎為妃乎詔書不言安所
取信伏以陛下主后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敢於宸衷
搢紳循默無敢為陛下言者臣所謂氣稜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
曠矣夫皇后動植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且內外臣寮
以至戚里皆萌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納或巧事寵愛以結內
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廢

事爲萬世法。苟因旅進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況
祖宗已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斯大不可者
二也。臣竊恐奸佞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陷惑陛下。且漢武
驕奢淫佚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爲人臣者當致君堯舜。豈當致
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在別館。必恐懼脩省。且陛下仁恕之德。施於
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古人言曰。一人向隅。滿堂爲之不樂。今四
方凶年。民有愁嘆。又聞中宮幽廢。何啻喘雲不寧乎。願詔皇后歸宮
復其位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歡。豈不
美哉。陛下苟爲邪臣所誤。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
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
景祐元年。開封判官龐籍上奏曰。臣前月十一日嘗上封奏。爲內侍
韓從禮等傳美人尙氏教旨。令開封府放免工匠單慶等六人本行

差遣。將參差聽斷。韓從禮等及敕下諸司。今後宮闈教旨並不得
施行。中外聞之。莫不懽抃。有以見陛下英斷。實九廟無疆之休。四海
永安之福也。臣愚更願陛下使宮掖之間。上下有序。不以恩寵陵僭
禍階。靡耗金珍。漸困國力。通私謁以亂政。縱外親而干法。上損聖德
次紊朝綱。實天下幸甚。
秘書丞余靖上奏曰。臣伏覩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敕。順以中閣
有辭善道。降瓊妃之位。仍從別館之居。郭氏宜令於外宅居止。更
不入內。美人尙氏令於洞真宮披戴。永不入內。美人楊氏於別宅安
置者。此蓋皇帝陛下廣示憂勤。摘去聲色。割情斷愛。以從典禮。雖堯
舜無以加之。天下幸甚。以又云。臣聞之。重陰教是寄。願位以難
其人。必惟賢而是擇。將行冊納。式助徽音。臣謹按春秋。君娶必書。以示
之。嗣固當謹。用存規法。切以莊獻明肅皇太后預聞朝政。訖在

儀保佑聖躬安固宗社。欽奉慈旨備盡孝敬。先太后登遐。方踰祥禫
陛下雖行易月之制。而心喪未除。古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
其禮一也。所有納后之禮乞俟先太后服紀闋日。然後審選世閥盛
德賢淑。與理內教。統領六宮。必先康寧始議冢主。不宜頻有改易以
駭四方。乃陛下孝治天下之本也。昔者魯文公居喪納幣以娶夫人
春秋非之。公羊傳曰。娶在三年之外。此何譏爾。曰。三年之內。不圖婚
也。是宜孔子書之以爲世法。伏望陛下謹遵舉措以示後代。稍慰其
期則臣縻縁之願也。
慶曆元年。孫沔上奏曰。臣聞虞舜治家而國治。文王刑家而邦周
南歌關雎之德。仲尼刪詩著爲三百篇之首。左丘明經以紀元妃之
明。且書爲十二公之始。易以風火出爲家人之象。書觀今之行乎外
由中正而明乎內。非嚴風火之象則難以正乎家矣。禮云。身脩而家

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王政之本。莫大乎此。是以先聖懷既
惜之爲慮而立法於將來者也。恭以皇帝陛下。仁深澤博。明達照臨
好善無厭。從諫弗咈。紹三朝之謨訓。躬萬幾之憂勤。旰食在念。將二
十年。雖古之聖帝明王致志行事。無以過也。今朝無專權之臣。上無
失道之事。然而陰陽未和。災變未息。法令不行。恩威不著。意豈治內
之道有所未至歟。臣不敢泛引前古。願以聞見五事而陳之。若
以言獲罪。臣之職也。伏以中宮正位。德配至尊。治陰教爲天下母。三
妃九嬪。世婦御妻。上下分統。無使僭差。百世不易之論也。伏自景祐
以來。三黜寵閫。兩犯宸衷。置所起幽微。不勝恩遇。身貴則性慢。福極
則患生。退屏纖邪。踰僭如舊。苟不建立嚴制。竊恐漸生厲階。昨見上
元嘉節。內庭出遊。美人才人多不隨從。飛蓋敞景。流車激塵。各崇華
衛。分道爭行。衆目所覩。此非所以示外而齊亂者也。臣乞今後貴品

嬪御寺監今脩備禮節。或納書傳常隨皇后出入。不得各排儀衛喧
自矜趨仍乞選擇端嚴近上夫人一兩員立為宮師以佐內則所異
上下有別而中外不惑矣竊以宮政之設內職是先。尚書侍御司記
典言一百二十人則為大備故先朝之數侍史不過五百人俸給止
于千二十貫皆有紀律不甚奢盈。今聞十倍增人已踰二千七十倍
添俸歲至二十萬。私身養女數復過之。百司供億。簿書可知。一歲之
內所用何極。非所以示節儉之至。乞取索宮中諸院宮人及私身養
女都大數目呈取進止。若非選擇之所宜。分撥勤各用人量留外並
放歸本家任從其便。請給之數見在者賞節減其半。此所以消此眇
之氣而省財廩之費也。竊以內侍之職最為親近。宣傳國命出納王
言。常行抑制。尚或驕陵。今選秩不踰年。貴盛無虛日。甲第連坊。名園
接畛。五常盈於後庭。聯竹開於別院。官事繁庫藏寶貝多者不立之

儀式必恐亢於寵榮。臣欲乞御藥供奉只留二員。御藥押班都知並
乞選擇謹重公嚴勤畏舊有心力者事三十一選。官不許非次陞遷。
未有詞者令養一子。則上無欠責之人。下有進身之路。亦一代之
永制也。竊以句陳九重。華蓋萬乘。端直太微。嚴庭儀。雲龍非將。履不為
尊。森禁戒不為備。闌入則抵罪。擬坐則伏誅。使內言不出於閫。外言
不入於閫。所以防未然而限中外也。今上之起居言語。衆無不知。雖
消宴遊。外無不傳。內降斜封。坦若道途。見利眾營。萬歷如稽。皆由左
右之人。出入為地。通臣頰。邪能伺動靜。迎合巧中。率用斯道。若不早
辨。以防微竊。恐長奢而忽慼。臣欲乞應合入內及聽喚中人並用五
十以上十五以下者。諸宮院子弟須限七十以上。令分定書坊。上下不得
參雜出入。仍令內東門司專一照檢。其睹枝條非便人及公主院提
子官各放歸本營。若有內遣。奏乞今後斷絕。此則整肅於家庭之以

輝光於史牒。竊以王者所須雖終不會。此天下之財。天子用之。有司
不得而吝也。其或出納不謹。支費不節。豈可容姦。未詰其敝。今御寶
憑由司內東門劄子取諸庫庫至金銀錢帛一歲僅三百餘萬貫。但
有入內之名。不知所用之處。此數既多。不可悉記。昨聞胥吏偽取庫
金三十兩。抵法。況御寶是中禁所掌。外人何計而詐得之。竊恐前後
妄用。非此一吏也。乞差不干礙公幹有心力臣僚置司。將寶元後來
奏御寶憑由及內東門劄子取左藏庫等金銀庫並錢帛大數封薄
帳及謝恩表狀進作文曆并內藏庫亦自寶元後來內中支使金寶
錢帛都數逐件磨勘。即見無濫費用精支欺弊。仍乞今後諸宮闈凡
有取索出到憑由劄先下內侍省都知入內覆奏然後置薄抄上
看換通答正牌下諸庫藏方得支官物。不得直行取索。或吏判詐闕
防節減用度。亦經久之利也。此五事者皆政教之本源。身手之基業

也。中宮正則內事之制行于六宮而寵嬖不犯於上矣。宮禁嚴則中
閫之事絕于衆口。而朋黨不結于外矣。宮人不減則用度不能節。
以感陰陽之沴矣。內侍不禁則威柄不一。引薦以來邪佞之類矣。御
寶不嚴。財貨不計則奸詐公取而無蹤矣。憂患餘勝。威既可為正。甘
言令色。進于忠先。為希旨會其事。仁愛及於患情。雖然非至聖至明
不可免也。伏望聖意陛下以公道制私情。大日月之輝。發雷霆之斷。
柔媚不干于聰明。愛倖盡決于道義。則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書曰。咸
克厥愛。允濟。易曰。揚于王庭。剛決柔也。傳曰。振也。謹為得剛。非用大
之剛。健中正。則於斷也難矣。今昊賊侵軼。西鄙攻守。臣未敢進一策
蓋儒者不知兵。不可預言也。若大臣盡心。諸將用命。恐亦未為大患
也。夫手足之疾。使於皮膚。積為瘡痍。發于指掌。未有所損也。心腹之
疾。近於膏肓。潰為癰疽。發于頭目。不可不救也。此五事皆置得宜。則

有無窮之禍此五事因循弗察忽為不測之虞履霜至于堅冰然大
在於積漸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惟斷之在不疑行之恐不及動無失
機間不容髮則百世之利萬方之幸此皆陛下家事非人臣所得及
也至於政教之綱紀未舉輔相之心德未同朋黨之邪正未分善佞
之材愚未辨進賢難於起廢去佞過於拔山使令擁於親恩賞及於
濫豈不謂根蘖於內而斧斤不施皆牟若望人一履及時則歷事自
正其條例悉數之名使聰明聽然莫敢專日為陛下言之也臣素非
博識惟盡愚誠不歷詆於羣公亦奇攻於上德但處切事違然負犖
不能保身期愛老母至於事君之心則無所愧矣伏望乙夜之餘每
賜詳覽幸甚
沔又奏曰臣伏見芳林園南宮見安故豫王靈輿至三月初三日方
行攢殯諸宮真酹慰懽已畢今見大內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全哀

慼之情頗涉朋遊之便道途窺覘儀御喧譁禁士緊缺嚴呵宮人雖
於撿察識為穩踏亦合防微伏恐姦細乘時窺機竊發人之所為事
不可知伏請陛下以害切在中闈思未及臣叨司視聽預至建聞欲
乞指揮故豫王本宮人在彼祇候朝夕茶奠餘並止節局以嚴出禁
為利便
二年知諫院歐陽脩上疏曰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五嶽廟
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
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憂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
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
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誤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
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者能謹儉柔善不求恩澤則
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

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
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禍萌今皆何在況聞張氏
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進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
保寵最久今日一旦宮中取索頻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
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喪之若欲保
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匹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
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與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
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illegible]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姊妹親戚望求
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姊妹達皆可謝罷
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姊妹親戚名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
今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者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

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防損聖德之事禁
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
皇祐二年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竊聞舊開碧鋪進納故官人李緩
男與故中王宮承俊為親將就婚娶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撿會御史
臺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官審驗的
是衣冠之後非閭閻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若涉不實許不原
其罪仍仰擇婿之官常加采聽許為郎其李緩男正礙禁制竊以伉
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素在名勝蓋禮教之重所宜謹恭人之地
之華必資象擇按李緩閭冗之餘軒冕所絕鄙緣進納已濫寵恩豈
可更玷清國婚盡廓公族使天文之貴下偶非類滔濫無制斷損朝
美臣請罷其婚姻則衆德聞何乞申命有司今後國親並須依敕選定
四年知諫院范師道上奏曰臣聞禮以制情義以奪恩常人之所難

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
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經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
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數
輩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若
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闈給侍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
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
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
過則漸生驕慢之心，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
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
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
今日矣。

張方平上論曰：臣聞禮始乎大婚，詩首於關雎，易曰：正家而天下定。

故帝嚳之立四妃，虞舜之嬪二女，塗山配禹，有娀啓商，周自古公王
季妻妊太姒，世德相載，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夫三代之興，
后妃嬪御皆所以助贊陰教，成內治。閫外之事，非所預聞。自秦羋
后始攝朝事，以弟魏冉當國作威，故范雎以為秦獨有穰侯，天下不
知有王也。及漢呂后因惠帝之早世，乘間挺起，干據帝祚，陰陽錯僭，
根幹傾頹，末塗陰續，幾遷運傳。孝成即阼，委政王氏，皇結中樞，正統
三絕。外家昌大，竊擅四世，而東朝壽考，為之宗主，至于新莽遂竊神
器。逮乎東京孝安之後，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地謀帷幄，權間外
戚，莫不衡柄歸於父兄，詔令專於閫壼，於是宦竪乘幼之辛，忌賢之難，
邪謀陰塞，以國自圖，姦人乘間，又牽牛而蹊田，正士痛心，忠投鼠而
忌器，害家凶國，濫觴有漸，迨如唐時太帝孝和武韋之亂，廟社危絕，
僅續如綫。春秋之義，君子大居正。雖嗣王纘曆幼沖，續服而猶朝政
總聽乎簾幃，師傅保乂乎上躬，則阿衡專美於有商，周公勤勞乎王
家，其人也。故三代之道，無后妃預政之理。漢自諸呂之亂，大臣議所
立，而先擇外家之賢者，以定大計。故孝文之入繼，亦由薄氏仁良之
故。及武帝標識超遠，深謀獨斷，顧命令胥，隆基圖讖，雄傑英主哉。
魏文帝鑒東京之覆轍，立後世之長緒，亦皆以為戒，其事可法。夫
六宮之位，稽諸昏義，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之
數。其在周禮，則世婦、女御職存，而數闕，蓋明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
則擇以充位，無則闕之矣。自姬室衰陵，諸侯僭縱，秦併六國，遂其後
宮。秦用汰心，益崇爵號。漢自文、景務循儉德，奕世累盛，而至武、元遷
納益廣，變事用煩，重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是以人君能觀佚之機，
起驕忌之萌，倖動寢致亂，是用長唐景龍之禍，天寶之敗，是皆始於
女德也。夫其初，皆恃當世之平，寧內天下之全盛，罔思生民作書之

勞，不念四方惟正之供。況禍習漸至，盡使女謁干乎主度，妾教奪
乎事權，寵蔑以詒貴而純盡賞，刑以私昵而謬濫，名稱富日，盛鑒禍
人，良可哀也。是故考歷代治亂之迹，觀彤史得失之論，擇善達奏，可
舉而言若大戒，慎夫政之方，保全外戚之道，則莫若賦之祿而俾就
第，教之學而使循禮，傅之以儒雅簡侍之士，而絕其便佞險偽之交，
示之以恭讓倫德之實，而懲其慢游僭汰之失，以義節之，是謂寵之；
以恩驕之，是謂禍之。梁竇興衰類於漢，武韋遺育於唐，是可戒矣。
若夫體乾坤之法，正閨闈之治，則莫若登選良姓之穠秀，紳冠之
緒，屏卑賤之妖色，斥猥媟之淫哇，叙進婉順之德，崇近清閑之性，兩
寢宮均施，臨無頗，以實夏天祭久之典禮，以樂文王百斯之善慶。若
夫保邦服理之法，即用安人之義，則莫若省其品號，薄其授之廩祿，
放其游冗，節使賚之恩賜，裁用度以寬民力，息贈怨以除沴氣。是故

治世賢王之脩身正家愛經國之道莫先於此也謹論

六年翰林學士胡宿上奏曰臣今月二十一日草福康公主特進封兗國公主制竊聞議行冊禮臣於事體頗有未便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未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嘉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以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逾越太宗然其言入告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嘗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冊禮今施於兗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無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遂給告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冊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秉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嘗行此禮行之粗且無嫌如其不嘗則宜且寢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

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內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臣與楊畋龔鼎臣同有論列以為非宜未蒙允納臣聞父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公主生於深宮年齒幼稚不更傅姆之嚴未知失得之理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約之以禮擇附慎長年之人使侍左右朝夕教諭納諸善道其有恃恩任意非法邀求當少加裁抑不可盡從然後慈愛之道於斯盡矣此一人獨在主第罪惡山積曾伏重誅陛下寬赦斥之外方中外之人議論方息今僅數月復命召還道路籍籍口語可畏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彰陛下義方之訓也臣實憤悒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察臣愚忠追正前命無使四方指目以為過舉虧損盛德非細故也

七年光又奏曰臣先曾上言為前管句兗國公主宅內臣梁懷吉過惡至大乞不召還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依舊句當外議諠譁無不駭異臣聞太宗皇帝時姚坦為兗王宮翊善王有過失坦輒盡言諫正王及左右皆惡之左右教王詐疾踰月不朝太宗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但以姚坦檢束太嚴王不得自由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朕選端士為王僚屬固欲其輔王為善今既不能納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求自便其可得乎且王年少不知出此皆汝輩教之耳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勉之太宗非不愛其子也誠以愛子則莫若納之於善若縱其所欲不忍譴訶適所以害之也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皇帝之子真宗皇帝之妹陛下之姑於天下可謂貴矣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有如寒族奉李氏宗親備盡婦道愛重其夫無妬忌之行至今天下稱婦德者以獻穆公主為首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誠以貴而不驕然後能保其福祿全其令名故也臣謂陛下教子以義宜以太宗皇帝為法公主事夫以禮宜以獻穆公主為法則風化流於四方聲譽施於後世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不復裁以禮法使之無所畏憚陷入於惡肆情任性以遂君父輕賤其夫不執婦道將何以形四方之風垂來世之則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此言家道尚嚴不可專用恩治也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從歸前來貶竄之處其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皆教導公主為不善之人也亦宜治其罪而逐之別擇柔和謹愨者以補其缺仍戒敕公主以法者天下之公器若屢違詔令不遵規矩雖天子之子亦不可得而私庶幾有所戒懼

率循善道。可以永保福祿。不失令名。不然衆人所云甚可畏也。
英宗即位。初侍御史司馬光乞放宮人劄子曰。臣伏見前代帝王
昇遐之後。後宮下陳者皆放之出宮。遂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
省浮費遠嫌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淸約執禮。後宮侍左右承寵
遇者至少。而饗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間。冗食頗衆。陛下以哀恤
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臣愚謂宜參前代故事。應先
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并職事文書之人。其餘皆給與粧
奩放遣出外。各令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
事也。
光又奏曰。臣聞王化之興。始於閨門。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前世皆
擇良家子以充後宮。位號等級。各有員數。祖宗之時。猶有公卿大夫
之女在宮掖者。其始入宮。皆須年十二三以下。嘗工詩禮。防禁甚嚴。

延歲以來。頗隳舊制。內中下陳之人。競置私身。等級寖多。無復限極。
監勒牙人使之雇買。前後相繼。無時暫絕。致有軍營井市下俚婦女
雜處其間。不可辨識。此等置之宮掖。豈得爲便。臣常念此。不勝憤惋。
今陛下即位之初。百度惟新。嬪嬙之官。皆闕而未備。臣謂宜當此之
時。寘立制度。依約古禮。使後宮之人共爲幾等。等有幾人。若未足之
時。且虛其員數。旣足之後。不可更增。凡初入宮者。皆須幼年未適人者。
若求乳母。亦須選擇良家性行和謹者。方得入宮。傳之子孫。爲萬世
法。此誠治亂之本。禍福之原。不可以爲細事而忽之。
光又上皇太后疏曰。臣聞聖人之仁。使四海之外編戶之民皆懷
而歸之。如孝子之奉父母。其故何哉。推仁愛惻怛之誠以加之也。故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四海至遠也。編戶至微也。誠之至也。猶
可以爲之父母。況閨門之內血氣之親乎。昔漢明德馬皇后無子。明

帝使養賈貴人之子炟。以爲太子。且謂之曰。人不必自生子。但患愛
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及明帝崩。太子即位。是
爲章帝。章帝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前
史載之。以爲美談。恭惟仁宗皇帝。憂繼嗣之不定。念宗廟之至重。以
皇帝仁孝聰明。選擇於宗室之中。俾承大統。不幸踐祚數日。遽嬰疾
疹。雖殿下撫視之慈。無所不至。然而小精藥石未效。竊聞日疾
勢稍增。舉措語言。不能自擇。左右之人。一一上聞。致殿下以此之故。
不能堪忍。兩宮之間。微相責望。羣心憂駭。不寒而慄。方今仁宗皇帝
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
安。如天覆而地載也。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使有纖毫之隙。
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臣是用日夜焦心。隕涕側足。累息寧前死而
盡言。不敢幸生而寒噤也。伏以皇帝內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

下之外甥。自童幼之歲。殿下拊育於宮中。天下至親。何以過此。又
仁宗立以爲皇子。殿下豈可不以仁宗之故。特加愛念。包容其過失
耶。況皇帝在藩邸之時。以至踐祚之初。孝謹溫仁。動由禮法。況殿下
所親見而明知也。苟非疾疹亂其本性。安得有此過失哉。夫心者神
明之主也。若其有疾。則精爽迷亂無知。言語動作。不自省記。不
識親疎。不擇善惡。此乃有疾者之常。不足怪也。殿下聰明睿智。天下
之理。無所不通。豈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邪。今殿下雖日夕憂
勞。徒自困苦。終何所益。以臣愚見。莫若精擇醫工一二人以治皇帝
之疾。旬月之間。察其進退。有效則加之以重賞。無效則威之以嚴刑。
未愈之間。但宜深戒左右。謹於侍衞。其舉措語言有不合常度者。皆
不得以聞。庶幾不增殿下之憂憤。殿下惟寬釋聖慮。和神養氣。以安
靖國家。綱紀海內。俟天地垂祐。聖躬痊復。然後舉治平之業以授之

不亦美乎。古之慈母有不孝之子。猶能以至誠惻怛撫育愛養。使之
內隱知非。革心爲善。況皇帝至孝之性。禀之於天。一旦疾愈。清明復
初。其所以報答盛德。豈云細哉。臣之愚慮。若言盡此而已。乞殿下更
賜裁擇。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治平元年。光又上皇太后疏曰。去歲仁宗皇帝捐棄萬方。皇帝嗣統
之初。憂哀疚。殿下念社稷之重。同聽庶政。以安群情。今聖體復初
四方無事。殿下推而不居。自處安逸。動靜之節。無不合宜。率土臣民
孰不歸頌。臣不自量度。欲成殿下之全美。猶以螢燭之微明。仰裨日
月之盛光。伏惟殿下稍寬其罪而終聽其辭。臣竊以治家之道。貴賤
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群居。長者或思慮不備
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辭言不遜。苟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
惠而不責。則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則上

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甚微。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人
間之。於是乎有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亡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
門之內。子婦有以孝恭之心至者。則尊親當歡欣以慈愛一心接之。
若其有過。則當以忠厚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則雖責之可
也。罪之可也。及其既改。則又當復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時顔色而
終身惡之。遂不可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
無猜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下
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富貴。孰云非殿下
之力。臣謂殿下固宜撫存愛念。猶同所生。周旋保護。以終大恩。不可
偶以纖芥之失。遂蓄久長之怒。棄生成之厚恩。取殊絶之深怨。愚智
所同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禮貌言辭。誠有可疑得罪於殿下者
臣固已常言於殿下。云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凡醉而有

過。醒猶可赦。況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
爲罪咎耶。皇后自童孺之歲。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嚼果。拊循
煦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膝蓋。盡悦以事殿下。其意恃
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所求須。不時
滿意。則悵然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禮。殿下難恕之責者。固其
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棄之。不復收恤。憎疾如仇讎
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庭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
審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之禮甚於往時。而
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疏客。語言
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
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戰戒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臣竊惟
殿下母儀天下。逾三十年。聖明之譽。洽于中外。皇帝龍潛藩邸。進德

修業。仁聖之望。光于遐邇。先帝以至公大義選賢建嗣。海內之人皆
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豈意閒者。乃忽有今日。其
端。推其本原。盡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
言。互相間搆。一則欲詐效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祿利。二則因知
過失。素孝表嗣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恣其姦謀。使
已不得自安。是以日夜闚覘。拾掇毫毛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
下雖至聰睿。不能無惑。雖至仁慈。不能無慍。皇帝以剛健之性。居於
衆口無以自伸。餘不獲已。遂使兩宮之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
于外。致朝野之士有識者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
豫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
福。然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身
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

其人。勿置左右。呂誨皇帝。以獨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伏感激。推謝。然後兩宮之歡。皆如舊。凡皇帝皇后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顔。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絶。或置酒語笑。與之欣啓。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如此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之害。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其信任讒邪。猜防百端。終日感感。憂悄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横生。讒謗之言。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而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怨其故。何哉。方今宮闈之中。殿下骨肉至親。止於皇帝皇后長公主及皇子公主數人而已。其餘皆行路之人。於殿下何有。若親者尚不可結以恩信。猜而遠之。則疎者孰肯愛殿下。願盡其死力。終始無貳乎。夫貴莫貴於爲天子之母。富莫富於受四海之養。今殿下有此富貴。而不能自與。親其所可疎。疎其所可親。使處是之子婦。彷徨而不自安。蹴踖而不敢進。雖內懷反哺之心。而無以施展。臣竊爲殿下惜之。臣父子皆蒙先帝大恩。擢於常調之中。置之侍從之列。心非木石。豈能暫忘。今先帝晏駕之後。臣苟不避死亡。以進忠直之言。庶幾殿下母子和悅。國家安寧。是臣所以爲報効也。不勝區區激切之誠。展布以聞。惟留神幸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侍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聞志於大者必遺其細。善於始者圖其終。夫惟識小大之宜。適不惑於衆人之論。全始終之分。故能成高世之德。恭惟殿下佐佑先帝。母儀萬方。世謂雖明德長孫不可踰。譽盛毀。可謂善其始矣。當先帝晚歲。國本未定。殿下竭誠贊翊。皇帝於藩邸以繼大統。是擧四海而予之。其功力可勝道哉。及垂降詔書。權同機務。內則調護聖躬。有勿藥之喜。外則撫鎮夷夏。有泰山之安。若少留意。以圖其全。則高世之德。具美。定策安宗廟。爲國家建不拔之基。而收之以靜退。成就其盛德。以取高於萬世者。大業之拾以昏。項末細微。尚可以脫然遺之矣。伏望以四月九日元降旨揮。紅遂還政。暫無濫請禁。從容以就天下之養。身受無前之寵。名家享不貲之盛福。全其衆美。纔一言之易耳。況始論外廷。候皇帝康復日。今天體清豫。漸親萬機。不能知殿下之深者。安得無惑。惟殿下積行累功於數十年間。其勤已甚。僅始終之際。微有不全。他日雖復痛惜。何所及哉。今日寄殿下何惜於此。而惜一言之易。以全大德。而釋群疑也。如前世善惡是非。殿下宜講磨已熟。臣所以懇懇爲言者。顧本朝廷之體。非便面無益於殿下。且慮左右之人。不深惟大體。務爲姑息之愛。因循淹歲。將累盛德。臣輩不言。實負殿下。至於恢者。肆進異端。謬釋疑似。不可不察。伏惟亮臣悃愊。斷之於中。則天下幸甚。

三年。殿中侍御史范純仁奏曰。臣伏聞皇太后手書。追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陛下已降敕命施行。竊以追崇濮王之事。始因中書不原之謀。陛下謙慎未行之間。聞皇太后曾降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今皇太后復降命令。追崇爲皇。始末不同。天下將何取信。况皇太后自徹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令。有所建置。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源耳。且三代已來。嘗有母后詔令施於朝廷者。皆秦漢已後。母后方預幼主之政。自此權臣欲爲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以行其志。往往出於逼脅。而天下之心。卒知事由權臣。今陛下以長君臨御。于茲四年。萬機之務。當出宸斷。內奉慈闈。惟宜竭仁孝之誠。盡四海之養而已。豈須更煩東闈之命。參柔國章。一聞其端。流聲播大。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始。甚非人主自安之計也。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寢前詔。凡奉濮王典禮

陛下自可采擇公議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於長君之朝也臣方待罪于家自伏誅竄而區區之誠不能自已者尚冀一悟明主之聰以安宗社臣雖萬死亦復何恨

四年知諫院楊繪上奏曰臣竊聞內人苖氏者曾在仁宗朝爲御侍後出嫁許宗質近已聽離却召入內者臣竊以文武之路台於枉屈家人之道脩於近小而況已經從良豈可復塵於禁掖考伏乞放之於外以清物議

治平間右庶子韓維上言曰臣累日以來傳聞禁中選立諸臣之家爲顯王擇妃審如此者臣竊以爲非便臣聞夫婦者居室之大倫將以正家則承宗事以繼萬世之嗣故禮之用惟婚姻爲兢兢競競者慎之至也坊記曰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此言諸侯不得自於其國網取容色若捕漁然所以推遠女德爲民之紀法也

伏以皇子顯吾孝友聰明勤嚴法度方稽經學以觀成德今下旅掖室其纂先重臣愚以爲宜世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嬪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近世問棄禮教不以爲務婚娶之法自朝廷以及民庶蕩然無制故風俗陵靡犯禮者衆賢士大夫未嘗不發憤嘆息竊意國家有以振之今陛下始初清明爲天子求婦而事出苟簡殆非所以矯世厲俗反之雅正且無以示顯王使知室家之道在德而不在色也傳稱尤物足以移人詩詠淑女樂以配上此誠智士仁人見微知幾遠覺禍福之原爲後世戒也陛下不可不加聖慮焉臣幾侍宸陛且官王府苟蓋萬一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憧懼激切之至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五

內治

宋神宗熙寧元年殿中侍御史裏行錢顗上奏曰臣伏以歷代聖明之君臨御四海之初必有甚美之事以順人情以揚至誠之心以感天意陛下紹膺大寶憂勤庶政有弊必去聞善必行然猶陰陽未和災異數見豈聖化有所不洽者耶臣竊伏思其一端臣嘗聞仁宗及英廟兩朝之間見在宮人尚多幽閉掖庭豈無怨隔之思以泪和氣臣伏乞陛下特輸宸衷詳然下詔法祖宗開寶祥符之制量數放出務令從便無曠怨之苦有遂性之樂上足以感天意下足以順人情於王鑄冠冕過於此也

侍御史知雜事劉述上奏曰臣竊以方今之患在乎官冗官冗由乎入流之衆所以賢不肖混淆耗蠹帑庫而困苦生靈者也今不早爲裁抑日引月長將如之何伏見皇族郡縣主出嫁其夫至白身授殿直內有闒闐之人但富於財者往往冒託他人三代有官職者買爲婚姻紊亂國經塵穢天屬冀其漸爲甚近制亦許就文資恩澤奏以士人漸復唐制亦救弊之一端也以臣愚管見本後欲乞嚴於舉任文武官條中元非進納出身者選擇爲郡內京朝官武臣與不隔磨勘爲特一官幕職官三考以上於銓格不妨磨勘者與轉京官州縣官令錄資序與兩使職官列官傳尉齋部監簿之類與初等職官諒減不盡者已從朝廷比類相度旨揮所貴稍塞僥倖漸清仕路

三年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聞去年下京東賈貴金數萬兩本路科率太暴民頗怨之又廣南新鈔監許買真珠上京傳說將備宮中十閣用度至愚者無知因其民言遂爲端意謂陛下春秋富盛擇操既除將過聲色漸入嚴邃此其盛也臣有以知聰明

睿智以天下為心。必不留神於此曲。然重思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明盛之朝。不當使民如是而議。似亦啓之有因。不可不卹也。臣職在言責。敢不為陛下一一而陳之。臣聞宮禁職位自有班序。干閣創置非古儀也。或云。仁廟晚年欲廣繼嗣。詔言聞閒遂成其事。英宗踐祚因循舊制。真作無益害有益之何。則既名閤分則異嬪御。供具之外仍置官資。幹增長事務。勤有踰僭。且禮之所設。本防其漸。作法於儉其敝猶奢。今日之為。費繁屋廣。而況陛下尊奉而宮貴。仁宗事體不同。且廣傳遠之臣漸陳無益之計。臣恐欲色陛下。況欲慮始臨事制宜。備罪二年之哀。首罷十閤之創。德音遠發。人心自慊。盡復舉動之間。使人窺伺莫及。豈止成一時之盛美。將見垂為世之休光。臣區區之誠。所願至矣。

哲宗元祐間。御史中丞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見近除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繳又以其弟嘉彥尚主。物議籍籍。以為未當。臣不敢不屢瀆度。其是非。臣切謂李德裕實居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詔書尤切。今乃公主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直復遍禁塞。交通中外耳。請自事宰相者。臨至中書無斯語事。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於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況若畢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陛下自臨御以來。勵精政事。未有過舉。而首開此塗。異日援以為比。其弊將深。且書於史冊云。始於陛下。使後世指為盛議。豈不惜哉。願陛下深思之。陛下用臣筆為聰明。臣苟知而不言。負陛下之罪。不容誅矣。

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命似便。然為是庶出。遂旁事須評議。摇審。直學士王巖叟進曰。狄禮經問名篇。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氏官諱。不識今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illegible]

后既定。太皇太后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呆是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

中書舍人彭汝礪奏曰。臣竊以古者能治其國。非獨修諸己者。備內亦有助焉。后妃夫人能輔佐君子。非獨天性然也。教亦有素焉。后妃人君之配也。天下國家安危治亂。宗廟社稷之禍福。子孫之賢不肖是係。豈特其身哉。此可謂甚重。以天下之責。以聖人之事。望于一未笄之女子。此可謂甚難。然則擇可不慎耶。擇之必知所以教之。自寒而葉非一日之積也。則教之所以成物。亦必有漸矣。禮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詩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古之人其教之也如此。故其成也。毛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奉祭祀。婦事齊母道習其切。婦事母道習其教之素焉。故興於此。周南之治盛矣。其志為管耳。其效為挽天。其化為光。望為漢廣觀原反本。固有所在。臣以謂皇帝陛下春秋富。宜妙擇淑德之女。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天之至願。休命。宜師傅保姆。擇姬嬪嚴宮室車服制度珮玩之節。求觀史之戒。行正之學。皆類已便。不得亂其視聽。非正之玩好。使不得致。具所以交其際也。凡所欲皆其所當閑之者也。凡所享皆其所當安之者也。凡所惡皆其所戒焉者也。此可謂善矣。以陛下之神明。博大。得賢妃之助。其治天下國家何有。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周既受命。聖配立。而後言固。則人主所以待內助如此也。然則擇之豈可不慎。教之豈可不早。夫教之非豫也。使得其本善

而已矣。章非可以為法也，蓋非其人。禍莫甚焉。凡臣之言，其類斯小，
稽其事則甚大。其事若纖，察其微則甚切。惟太皇太后陛下留意毋忽。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論立后上太皇太后疏曰：臣伏奉詔旨，皇帝納
后六禮。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
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
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
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
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之後，德義
賢之裔，不世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必及天子
孫。昔者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其子
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
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

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
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
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
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黃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
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
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
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
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盡由

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
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
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
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
者也。秦漢以後，婚姻多不吾慕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
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勳賢之家。其餘致亂
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
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睿，
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
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高族，以母儀萬國，
秉正六宮。非有德義可以當之，則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
觀其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

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
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
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
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
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
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
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
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
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
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孔子遂言

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
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其可以
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
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亦爲過隆願陛下勿以爲疑進言者
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
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與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
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
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爲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
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親而
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恩之禮或雜戎狄
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下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
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

天子娉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此春秋書祭公來逆王后于紀大
國有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古者慮聖克敬之主也呂夷簡定其議
故其話曰覽上寧之數言冀册曰宗公鼎臣議言于朝先是恭肅陳
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爲言大臣雖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
所以爲聖者非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
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爲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
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
必欲協天下人望况立皇后以母天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立
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者
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意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
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奉
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展其所聞臣之愚議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

之內事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
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七年祖禹又奏曰臣近以權住經筵久不進講陛下今月一日已御
邇英又先降聖旨過端午未住講筵臣見陛下好學之至也而臣自
五日以後乞郊廟祠祭獲入侍伏覩中宮初建將行嘉禮實爲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恭惟本朝祖宗家法自三代以還未之有固漢以
下皆不及也今陛下納后以承天地以奉祖宗內盡孝養外美風化
將以爲萬世法臣愚竊爲陛下重之謹按周易家人之卦乃聖人所
以定天下之端本臣輒不自揆敢撮集所聞先聖先賢之言爲解義
一篇謹錄上進以代奏事伏望聖慈少賜省覽臣無任惶懇切之
至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內爲主女正則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謂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九五也六二以柔

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剛得位而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男不言內
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於此此天地之義陰陽之分也禮曰天子
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
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
諸侯者一國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嚴天子則天
下之所嚴也諸侯則一國之所嚴也父母則一家之所嚴也故家人
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得父之道則慈子得子之道則孝兄得兄
之道則友弟得弟之道則恭夫得夫之道則婦得婦之道則聽如
此然後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
也舜事父母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而天下之爲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而天下之爲夫婦

者定。文王孝於王季，太任刑於太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象曰：風自火出，家人。何謂也？離，火也；巽，風也。火在內而風在外，家人之道由內以相成熾。文中子曰：明內而齊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何謂也？處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閑其然，後悔可亡也。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當治之於未變、嚴之於未瀆也。既變而後治之，既瀆而後嚴之，則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無僻言，無淫好，所以正家也。昔者桀惑於末喜，故夏亡；紂惑於妲己，故商亡；幽王惑於褒姒，故

周亡。晉獻公惑於驪姬，三世大亂。唐高宗制於武后，唐幾中絕。中宗制於韋后，身陷大禍。皆不能閑之於初也。閑之在於人心未變之時，故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何謂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陰不為倡，陽不為和，故坤道柔順，承天而時行。妻道無攸遂，在中饋則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故關雎美后妃之德，其職在於供荇菜，備庶物，以奉宗廟。又當輔佐君子，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關雎之化行，則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筐筥，湘之錡釜，以供祭祀之用。皆無攸遂，在中饋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嬖女亂政，不修其

職而預外事。故武王數紂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詩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何謂也？以陽處陽，居下卦之上，為家人之長，剛嚴者也。王弼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故家人嗃嗃，至於有悔，雖危猶不失吉；婦子嘻嘻，言笑無節，終必有吝。凡家之道主於嚴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謂也？以陰處陰，體柔居巽，履正有權，各得長于以聽於上，故象曰：順在位也。富者非富於財而已，家之富在人之肥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謂也？陽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故視天下如家，視百姓如身。愛人如愛身，治天下如治家

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內莫不交相愛也。詩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是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何謂也？以陽居上，處家之終，誠發於中而著於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則閑之，終則嚴之，故曰威如。閑之者，制於未變也；嚴之者，所以常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傳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揚雄曰：貌重則有威。又曰：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之。君子之道本

謂身故治家者始於脩身然則反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身
嚴威敎人亦畏敬之夫如是豈有不終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
身之謂也

元祐六年太常丞呂希純上奏曰臣竊以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
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是以自古聖王有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參
求有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昏禮其敬謹重正如此詩人推原周家
受命之本上陳姜嫄周姜太任太姒之賢皆聖賢之後大邦之子其
盛德不回其徽音可繼故輔其君子世世脩德昭受天命歷年長久
未聞以聘納之際參以陰陽數術者也三代禮文雖不盡見然禮記
及周禮儀禮述大昏之義列媒妁之職載六禮之儀稍爲詳備咏然
男女年命勘婚文以至漢唐而下史策所載亦無此制本朝制司天
之官雖有婚書然自祖宗以來册建中壼皆未用然關不專以勘選

爲事且宜祖皇帝方在側微天作之合固未嘗集太史而議年命也
然而昭憲太后實生太祖太宗爲萬世福是豈勘婚之力哉其婚書
詞義鄙淺及日官元不自信臣所屬者自降還后指揮已是譎誕
聖年月其謂不知除日前供到家狀猶或可信外若今日以後更令
餘家供析安知不改易女命以求附會雖畫合書法豈復可憑則恐
論議謹護徒爲過謹臨日持久無益而已皇帝於后妃之際方當謙
抑不言太皇太后推慈愛之念固欲盡衆美以副宸心然則股肱大
臣亦宜以身任其責況即今公卿士大夫之家例不勘婚人雖有貴
賤之殊其於親愛蓋亦同爾乃敢斷然不用者豈非以勘合年命爲
難信羣去拘忌爲安便耶爲人臣者固當推己之所安以事君上不
可如卜祝之論姑以逃責而已故臣敢因緣職事輒貢瞽言伏惟聖
慈少賜裁擇

元符元年翰林學士鄒浩上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
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謹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
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
用之耳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尙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
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
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
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
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
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
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宗故事存焉二
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

妃之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嗟歎以廢后
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詰
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
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册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
德可不惜哉且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曰無
以妾爲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者爲萬一自此以後
士大夫有以妾爲妻臣寮將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
俗無以爲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
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錯手足其爲害可勝
道哉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追奉休烈惟恐一毫不
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爲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

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爲五伯之所不爲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論
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光公議之所未喻也。臣觀白麻內
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爲所宜之
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
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
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奉當
馬援之女。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迥然異矣。若曰
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不於孟氏罪廢
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
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之耶。兼臣聞頃年未享事當言賢妃實陛
篤以後。是日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天雨翳日。已而飛雪。又
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雲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之意蓋可見

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動天而致災者。考之人事
旣如彼。參之天意又如此。安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
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舍以從諫而舍以
從諫則聖。臣雖至愚。亦足以方古諫者。嘗念唐太宗猶有取君不及
堯舜之臣。况直可以爲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
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天恩之萬一。而區區知識。竟
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爲吝。則萬世之下。所以稱陛下之
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照納。不以
一改命爲甚難。而以高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
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
哲宗時。右諫議大夫范純仁論太皇太后冊禮。旣曰臣近聞將來太
皇太后冊禮。並依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冊。緣自太皇太后同

政以來。至仁盛德。高掩前古。所行典禮。爲萬世尊仰。不必專稽明肅
伏望特自太皇太后聖意指揮。更命禮官子細詳定。務合中制。以副
聖意。臣以受恩殊常。固當知無不言。以伸補報。固避僭易之罪。伏望
聖慈矜察。易云謙卦稱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益從之。又曰謙尊而光。尚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此皆經典之法言。在聖明所當務。臣不勝區區犬
馬之誠。乞賜采錄。
陳次升奏曰。臣伏覩詔書以皇后孟氏旁藏邪言。陰挾媚道。迹從究
驗。證左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兩宮慈訓。廢皇后孟
氏爲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
罪。而陛下廢之。咸相與爲之咨嗟彈指。良可歎也。蓋以所治之獄。不
經有司。雖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秘密。朝臣猶不預聞。士庶惶惑固無

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若臣下一言一責廢之速乎。不足
深怪。自古推鞫獄訟。皆付外庭。未有宮禁自治。高下付閹官之手。陛
下但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焉。一冤濫爲天下後世譏笑
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庭侍從或臺諫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
院。別行推勘。庶得盡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
不經有司。獄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特降廢旨
施行。
徽宗時。任伯雨上言曰。臣近具封章論瑤華事。前日得對。嘗面奉
聖訓。知宸衷之所慮。合天下之公心。事可施行。理當恬順。然而臣竊
以謂天下大事無過此者。前日之廢。旣出於率易。今日之復。安可以
怱遽。以母儀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此前日之所以爲率易也。古
人有言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箠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奏牘一成。雖使皋陶聽之。皆以爲死有餘罪。何則。鍛
鍊者乘文致之罪明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
莫甚於治獄之吏。又况掖庭秘獄。治世所無。婦人柔弱。皆勝簪笄。逮
以文致之罪。因動搖儷極之尊。此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崇世陛也。然以
訓出兩宮。則先帝當行不得不從事。千秋陵則陛下今日豈可輕改
若言近經大赦恩霈。一皆寬貸。豈唯瑤華獨不服。宮臣尤以此論爲不然
也。蓋朝廷赦宥。爲罪人而設。今若以爲有罪。斷之於獄。辭令以爲無
過。特之以赦宥。則是無與動靜與衆同科。使而不屬於禮。未順臣故
以爲不然也。瑤華得罪於先帝。見棄於兩宮。此前日詔令之本旨也。
而外議藉藉。皆以爲先帝有悔之意。而宮無堅確之命。若當如此
則皇太后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乘付外廷。使議其禮。庶令遠邇之
人。就於繼述。曰謹其始。又安敢以先帝當悔之言爲不然。未雖然。始

書之。其當有禮要。必先議而後可發。廢者之復。當考故事。必如禮而
後可動。如是則事正而體嚴。始終無礙。臣故曰不可以忽遽也。且五年
安於廢黜。豈有數月而不能待。未事之大者。尤當以欲速爲戒。伏望
聖慈上稟慈闈。詳擇施行。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張浚奏曰。臣恭覩進奏院報。已降制書。命有司
涓日冊賢妃爲皇后。欽遂當陽坤儀配極。神人協慶。海寓同歡。竊謂
易家人彖辭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是知致治之道。必自內始。臣復考其象辭。風自火出。爲家人。
風之聲則化也。火之聲則禮也。禮修於身。化行於外。是爲風自火出
御惟皇帝陛下。聖學高明。而事親以孝。撫下以仁。御事以斷。凡有所
爲。無一不合於禮。方將正身以刑家。刑家以齊國。克謹細微。以先天
下。治化之隆。指日可俟。四海聿甚。臣欲聞詔命兼任欣躍。故敢[illegible]

光宗時。李皇后頗預政。俛思進請黃氏會稽侯于廢。因奏人主治國
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
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
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怵然。
起居舍人彭龜年上奏曰。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之
哲王出而照臨萬國。必有紀綱大紀。以貽厥孫謀。其道不過自內
以刑外。正本以及末。而所謂刑名度數政事法制。有不知察察然也。
自秦以來。專務以法制下。凡治人之具。未之已詳而務內之事。所謂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特謀詳甚。蓋有不足道者也。三
代以後。唯漢唐號爲小康。其間賢君猶恍於此。然則治道之不如古
無責耳矣。帝我祖宗受天明命。撥亂循正。其有本末。蓋言古不止一
事。而先民推其所以致此大之業者。必以家法言之。究而嘉曰。自三

代以後。未有若本朝家法者也。其一。內官不預。前代常侍。黃門因
造亂。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宮闈多不
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
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
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皆尚華侈。本朝宮室止用素白。
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闈。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
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
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至
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止用羊
肉。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臣嘗因二臣之言。采摭祖宗家
法。類爲一書。而涉方既。更若見國史。傳聞小說未敢盡信。抱此志所
事世矣。使非家陛下官之。其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又李燾續資治

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於是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有可以略見一
二遂妄編次以成一書取監于先王成憲之義名曰由治聖鑒其目
則畧循會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一時名臣奏議有足裨補
聖治者亦復採錄間有愚見輒復論著逍遙差解不敢謂無然而區
區之臣憂國愛君之心竊庶幾焉謹繕寫成編投進以備乙夜之覽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奏曰虞舜不告而娶二妃
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遂求淑媛
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壽良恐人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亦可
不知而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
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徒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可止亦踰限而無
罰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若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
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五

宗室

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
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
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
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
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
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
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
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
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
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
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
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
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
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
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
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
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

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衛莊公娶于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
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
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
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
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
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漢文帝時御史大夫晁錯數言吳過可削帝不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
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帝猶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

驕謗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
禍大三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恣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
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至
因遷之蜀檻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
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
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
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
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
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

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向讓天子位者三
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
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
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
景帝時梁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
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
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
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去
感咸兄屢冀遠具聞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
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

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
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
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
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
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劉向遷光祿大夫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
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
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
東漢明帝時廣陵王荊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樊儵與羽林監南
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荊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

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儀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儀益以此知名。

章帝建初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踧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率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

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

恩寵。及諸兄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尚書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兄弟。特蒙禮寵。聖情懇惻。不忍遠離。比年朝見。又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殊寵。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躬除前過。遂所削黜。衍食他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章帝時。劉愷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和帝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跡。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北軍中候史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

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縱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悖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尊。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癭陶王。

獻帝時。劉備上表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

外不能掃除冦難靖臣王室又使陛下蒙塵曠遠六合之內否而未
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袁紹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
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志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
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
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
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
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
寮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
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
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簒盜已顯既
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
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

重罪謗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冦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
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
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輙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
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効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
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
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魏文帝黃初四年陳思王曹植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
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罔不
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
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
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
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

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
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
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踴躍之懷瞻
望反側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
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
踪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萬
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
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
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屛先軌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
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
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
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

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
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
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
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
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
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
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
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
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
邑匪遊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
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
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

雄俊乘抗旌輸不暇運籌無廢贊叟暨亞寒裁此西域嘉話未聞朝
覲莫從仰瞻城闕惟闕違長懷永慕丹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韶
答勉之。
文帝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
在者無幾而復被取又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
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雷霆喜如時雨恩不中絕教
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
授官必己之所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
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何以
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
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
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

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
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
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
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
不足以自救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
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
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
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
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
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
耆臥在床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
靡疾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

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惟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
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
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
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
並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齊臣百寮之右居藩
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於凡
庶若栢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
瓢顏子之居也臣生不見效用當世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
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
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
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紲於世網繫
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慮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

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
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明帝太和五年植又求通親親上表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
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
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
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
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
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
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

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者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

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吳大帝赤烏中與譚拜太常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席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晉惠帝時齊王冏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固沉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

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眾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杖嚴列不錢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以其妻喪葬名號比之中宮沉湎酒色不恤群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惚恫擁停詔可葛旟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群奸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忠良伺窺神器臣受任藩衛方岳是司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強兵樹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令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

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穎表既奏，冏大懼。

武帝時，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博士庾旉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懿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錫惟善，所在親賢，一也。大晉龍興，蹱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任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又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岳，當遂撫其國家，時準古典，以盡其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

氏諸侯王位等轉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今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府，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親在外，羈寄在內，若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

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曹志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甘棠，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強，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

東晉簡文帝時，會稽王道子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惟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

宋少帝時，司空徐羨之等以廬陵王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密謀廢之。奏曰：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未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況共叔不諧，鐵幡鄭國；劉英容蓄，漢難謀。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按車騎將軍義真，凶忌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敗，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

少加矜憝至言苦厲指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
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輕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
事猶昧。遂發遺旨顧遠或以輕棹浮舟以不歸志肆心遂已無復
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量遣中使苦相敦獎。而親對散騎侍郎邢
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其侮罵訕主詆朝播于遐邇暴於人聽臣
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況萋源悉著杜漸宜切
請一遵晉朝武陵舊準使頑慢之徒不陷於戮全宥之德獲申於
今理。仰尋感慟臨紙悲咽乃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
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機
萬物故不擇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警於及泉臺闕種實理於開邑
當斯之時豈無事卿貴納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理論屈何嘗不顧
問善於輿隸樂聞於武臣雖卑不備免險貴不量力顧高行義

之風。謂謂書於朝聞食競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款丹愚伏惟
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象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
則侔功大夏故慶順天人業有萬國雖靈祚告長悠惋永慕陛下繼
明紹聖遐通一心諸王聖哲四維誕獻子庶哉私企蹤外平之
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忌故在心必
言所懷必亮蓋托臣子之首或招驕恣之所實有是
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引盡義方進以猶加剝辱幽徙
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悵然失圖臣庶杜口人為身計
臣伏思大宗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關基崇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
敦睦以道使之美揮惠澍遠蔚皆同斯七百豈不昌哉陛
下富於春秋德聽未垂宜死之速舜不忍於一朝特願聖神九
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願

瞻之望時關乞省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誨情
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中賢
之人未能無過過而自改靡頼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
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陛下一經天
聽退就斧鑕無恨也上大
文帝元嘉六年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弘上表曰臣聞異姓為藩
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曹長勝君春秋所重楚出盍
疾前史貴識別乃愛親明德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帝文而以虛
於廣陵傳華之近中積豈所以慮章古式緝熙治道
驃騎將軍理義宣明德彌劭敦政以化族靡龜錯紳屬
情想榮務因日詢分難重比此輕臣實空闕暗
思騎越僑積素蔽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來進德

免強恐事在下職史職猶遂陰地既義無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
役貧乘竊任萬物謂曰厚顏無寧以蕨斷亡之愧覺寂其心乞
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鑒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
賢豈唯下臣獲免大眾談孰不慶幸若天恩罔已脫復遲回
請出臣表遠聞外內詢訪眾論或可擇
元嘉中彭城王義康未能眾事已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蓋聞
哲王不違切直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忘懺惠之罰以盡言為忠
是故周昌極諫漢廣而折孝惠所以克固儲貳而所以復任
彼二臣豈好違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書曰之陳孝文曰
若適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
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
思命信謹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
新

化成遵三才必理闡大人之謀開大道之門援殊逆于嚴究拓奇英
於側陋窮谷無幽駒之僞崙岳無遺賞之嘆豈特羅飛翮于豐林網
沈鱗於溟海況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與
削遠送南垂恩絕于內形隔於外雖陛下致聖世華業茲晉皆
為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之際義康危殆三公既以興廢之策
密懷不臣之計合輔同時廣州同成楚謀措於上流或勸遠而後壽
自生之所擋禦神祇之所共憤赤社重長薦罪深遠灑藏危城
濯鐵醜類氣露行塊而門業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白燕陶此
休否哉且陛下家以稱僚舟躬自悉之以撫蔚之歸兵以寧夏之患
撫政南邵燃燒公宣擋皇家之澤以播幽荒陛下之剛政九有豈直
南刺之民泊澤而已焉遵古之以寧宗又宥之以和味固是二霸又
救探傷所以翼翦者數人神同之其亡吉陛下使之高揖義康受之

為是也今如何信疑親之似開兄弟之惡乎若有迹嫌之際所責之
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
下前車之殷鑒後來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容忠臣之高譬三吉而
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于
康親也南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
可棄矣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興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瞻陵
王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羽疑怨於宋京豈徒皇代之令之計
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諸讒邪兒構禍始禍先口人所咎
故愛身之士自為己計莫不結舌杜口既皆畏忌于已哉臣以頑昧
獨獻微管可以動動懇懇必斯丹誠有實恐義康年如蠢無怨于
南荒今陛下有棄兄之責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昔吉記事史
豈能應典謨而諱截臣如臣廬陵下恨之何益揚予天下後溫之大

矣況於私務遠禍之所奧居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為警戒此今親
室大事豈得能事默然而已哉臣竊恐天下風靡非間是僭逆命宇
內遂觀民無平心欲致康哉實為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實悟
伐柯之傷本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詳此
情情乖訊易惑之讒由參狂替之辭一發非意之誣遠訪博古之士
遠召義康還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穆息宇內之議絕多言之路
如是則四海之望塞違之論請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
安彭城王哉若爾然漢處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然後分封
外鎮者體宜能始顯所日豈不幸甚
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懼心次
上結朋樹黨危亂邦甚貫彰著事合明罰特遣陛下仁愛昭於至戚
惜同親封社不削爵寵無私四海之人朝野之議咸謂皇統雖崖實

親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讒飾情貌外示知罪
內實不悛窮好狂佞于諸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析舊孫權廉加恩時
己信而陰教行書方啓交通之謀潛賞左右以要死士之命時延伺
隙不忘窺窬聘備陰恐司止僕付狂疾之性永不懲革究心逆成悖
叛仍構遠接群醜希世之甜結邪議宗社重關祭祚難陛下至誠感神
宋將吉永成無事昭露人斯得同公上或不辭同氣之刑頃又
明無隱徒兄之惡況義康實隙二叔謀過往旬皆親反道罪畢天地
臣等永懷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戮
隙千削讓世前吳平令奉得等誅矣欲奉義康與表太尉錄尚書江夏
王義恭等奏曰按罪之言義著邪萬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
負豐深重罪不容誅曲仁不忍屢加遵同當其大辟賜還近甸冀乃
今愛從天恩邀終古思不遠懲甘引希讒言同衆狠悖微意每形辭

色內實家人外動民時不遑之漿因以生心朋誕世假寵名號擄戎
山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雖殊孰可忍乎臣等參議宜從
州遠郡放之邊裔庶有防絕
孝武帝時南郡王義宣反帝以義宣亂逆由於强盛至是欲削弱王
侯江夏王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錄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
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是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
之設寔調陰陽元凱之置寔總百揆所以樂鍼失序侯官是滅陳平
抗辭兩職同否漢承秦後庶位精改錄因時變往與世移總錄之制
本非舊體列代相沿遂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遵章先代
體文古則傳有保錄以依昔典度物雜思存人懷動愛則名實靡窮
度節必紀自懷典國重虛荷崇任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
江夏王義恭常慮為武帝所疑又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

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室諸侯安靈亦賴永固邦家至
有晉藩屏暴致禍周深上求顯秩之處下亡血食之憂夫委積豪富
宜專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此弊豈異姓皆賢公室悉不肖由生於
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明義富貴驕奢自然而生遂無新節
疑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猶不得禁遂亡國連謀寔由強盛晉
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
救日者庶人將親始偭王業去歲西寇藉雖戚殿皇基不圖襄楚復
生今釁良以地勝兵衆險成凶慝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戒陛下大
明紹繼云法萬葉臣等衰意塞無所知解嗟皇旅書表懇懷內傳忽
表嘗見神帝爲一藩緒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
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
將佐大將之情選中處不宜過以戎事若稽古必武允宜禁塞僚佐

文學足充話言遊行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
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
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蕃王器甲於私為用其寡自今銀裝刀劍
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
止義
後魏孝明帝時右光祿大夫元遙上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
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
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
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
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
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虛損在私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
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

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
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眾臣誠不欲
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
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
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疎矣臣
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
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親此本食者欲以別外內限同異也
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
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
安
後周武帝時冢宰宇文護既誅帝召柱國于翼往河東取護子中
山公訓翼問冢宰世子自蒲陽上什承諫晃元慈 餘華宜珍然皆

陛下骨肉。猜謂疑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其姓非直。物有
橫議。恐臣亦所未安。帝然其言。乃遣趙王盛代冥。
宣帝卽位。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司衛上大夫宇文孝伯曰。公能
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
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
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
齊王旣誅。帝謂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
齊王忠於社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
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
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
唐太宗卽位。霍王元軌爲壽州刺史。屬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
常服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嘗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

曰。臣愚暗不能盡知其能。惟吳王恪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曰。
卿以爲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河間東平。至如孝行。乃古
之曾閔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徵女聘焉。
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爲太宗所重。特詔泰移
居武德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旣是陛下愛子。陛下須使知定分。
常得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
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
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旣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幾不
思量。朕甚大錯。遂遣泰歸于本第。
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
好尙驕逸。多不解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
往行。冀其以爲規範。因命徵錄古來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爲自古

諸侯王善惡錄。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其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
懿親。藩屛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擧十六
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或保乂王家。與
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其興滅。功成名立。
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
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
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
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暨夫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
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爲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
小人。疏遠君子。綢繆哲婦。傲狠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
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
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姦宄之迷塗。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

梁孝齊冏之勳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擢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
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爲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
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
荒。親睦九族。念華萼於棠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
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誠。稽諸前訓。
凡爲藩爲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
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
吉凶由己。惟人所召。豈徒言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
惡。各爲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
惡能改。庶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係。可不勉
歟。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坐右。用爲立身之本。
魏王泰。長孫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敏絶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

已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譖侍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以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公等所容易過，豈得共相輕蔑？我若縱之，豈不能躓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諫曰：當今羣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子，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群臣

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魏徵所道，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以其直言。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不下馬，今皆失於儀准。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崇，卑下我子。此為非誅戮不能行。魏徵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貞班次三公，吏部尚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為王下馬，王所不宜當。求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又乖國法。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欲百年之後以為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即立諸子。以此而言，自須崇敬，比隨於我，不亦近乎？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家所宜深慎。陛下何責王珪？乃為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然乃解。

吳王恪奏見，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但家國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必又絕其覬覦。朕今供奉太上皇與私一異，以儲兩不時太上皇遺教孝，則天子之孝也。魏徵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者事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書有天下，尊貴安養，此實大孝，豈可更論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孝，豈比庶人養與子孫同在一家，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

嗣王從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又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十二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月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

方之謂曰漢之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尚書右僕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

參撰卷十六　二十四

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其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高前烈臣愚見小有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人闔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以人興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取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惟二王稍惡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察太宗嘉納其言

荊王元景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以來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眾惟東平及河間王最有令名得保其祿位如楚王瑋之徒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等鑒戒宜思之簡擇賢才以為師友須受其諫爭勿得自專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吾夢中見一人云虞世南覺寤驚異豈不為所思也何若夢見舜封必應所之聞封雖是天子今若相與作禁封八公大惡類田間子寡郭林宗貴財庫雖是帝本善相傳皆道頒此四賓必當大義然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何必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修德行豈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克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又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成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荊

本撰卷十六　二十五

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豈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翰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爾又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既崩昭帝嗣位燕王旦素驕縱譸張不服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夫為臣子不得不慎太宗又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至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時議善之

太宗嘗以光祿大夫陳州達為禮部尚書謂曰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明朕有克定之功不可黜退云朕性本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

憤以致疾斃之。貞公忠謇有此。遺挾材連對曰。臣以情戒父子自相
誅戮以至喪亡。豈若同氣憂患未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
公非獨爲朕一人。實欲爲社稷之計。蕭瑀爲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
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
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
也。乃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誡訓。許臣以
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中宗神龍中。吳兢爲右補闕。聞太子兵敗。姦臣構安國相王與謀。兢足
大疏上言。文明以後。皇運不絕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
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本春哀泣。
陛下爲命而自翦。不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翦
刈肢膂。獨任胥[illegible]。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
趙高。漢任王莽。曹魏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崩潰之後。晉室
重蹤。且根拔者幹必悴。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苟使枯竭。其家社稷實
莫將存。陛下即位四年。三子弄兵被誅。二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
尋之剝喪。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念之。書奏。相王之心。天下幸甚。
肅宗上元初。帝觀諸王親閱。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
主東周王顯主西。則以角勝。中書侍郎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
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競。非所
使。子言辭無度。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
俊遠識。非衆臣所及。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
宋仁宗天聖五年。右司諫劉隨上奏曰。臣聞宗子維城。用關盤
石之固。異姓爲後。遠殘本支之淺。宗周則建親。賢漢乃分
王。善地。有虞[illegible]。而重親賢。嗣王封二擬。善衆。皆所以強大
宗室爲謀久長。豈比大秦惟封建之數。宗無子弟之援也。伏自
皇家御極以來。推至公。尊禮勳臣。疏抑宗族。親王之子。不封郡王。
親王既沒。不立嗣王。關此未行。尚在繼聖。今者臣僚建議。多至
尊宗。自族緣卿未登顯位。雖天地之道。義在無私。而東平之賢
且推其數。臣以親。每遇聖節。寬於陽慶。嘗見皇親數人坐於駙
馬都尉之下。臣以此御儀。於禮使在逢顧。猶不及耶。所以
拉親此未成。以達人之道也。方今每當明聖。四海會同。必親
親人使宗子蕃枝。序商議使銀賞分秩。將爲血以異
濟天枝。推秀傑榜而殊等。臣所以言重難避僭踰親睦之意
也。實聖懷。
慶曆四年。祕閣家使富弼奏疏曰。臣觀三代已後。興王者今日擇
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子孫之分。而皆爲侯爲王。分國土
自成邦國。以分布枝葉。庇蔭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下。使異
姓無間隙。無有爲四海之內。盡是一姓。雖有凶謀變計。未敢
妄動。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長久之策也。布在前蹤。驗之可信。
今則理之。柳廢任同。豢養縱其非僻。殊不教訓。雖有詩書之官。
又曾虛設。是虛設爲也。而不令知善道爲善人。甚非常江春宗
室之義也。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教教。誨誘使之
成器。蓋詩門戶子孫。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落。有辱負之
大。微子微者。以求升合之業。以備家兒。尚自曰。那一二錢。令厭
子入市。賢請一學求。亦欲朕子請書識字。方得進益。而嗣其家。
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盛。實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
承不絕。爲萬世之計。豈可宗室而陛下都不教導。任爲過
惡。中外臣輕笑。是陛下自去枝葉。而取孫根易拔之患。臣竊憂之。臣

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爲殿前副指揮使，曹琮爲馬軍副都指揮使，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信之，則宗室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過謂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惟朝會時群行旅進，青蓋觸道，士大夫見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門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無。況天下乎。況四夷乎。上古直至周世，守其間所歷何啻萬代，而宗室不教不試，不用微弱之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極者也。宜乎爲識者之所羞，而北虜之所輕也。且如北虜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魯王、惕隱、楚王、夷離畢，是其近親者甚衆。臣前歲奉使，盡與之接，又詢其國人，未必實皆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蓋謂其分而務其有實異。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聲名漸著，聞於北虜，亦將向謂宗室有人，根本非異，藩屏固矣。欲謀則息，欲動則止。古者有以實敵爲務者，亦有虛聲攝敵者，兵尤重先聲而後實。況臣之所說，豈然虛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疑。

獨又上奏曰：臣近上河北事宜，以匈奴強盛，朝廷爲藩屏之固，處爲先狀所稱。乞陛下親擇宗室中堪任外處差遣者，先近京千里內知州、鈐轄及發司、知州縣，以壯觀王宗。議下兩府，至今未上，必謂體大無例，難以施行。此議事干皇親，必涉嫌疑，然尚利於國家，可避免臣前奏或未決行，欲望且令幹當在京諸司，如皇城司、軍頭引見、在京百司、省中兩司、群牧司、儀鸞司、翰林司、御廚、庫院、府界提點之類，使之稍接人事，亦教育之階也。俟其間得才數有可外補者，然後用臣前議漸次差出。

至和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方今宗子衆多，睦親、廣親二宅狹隘，居處不便，又皆賦以重祿，而無職業使展其效。祖宗德齒昔

無賢才，而一槩廢而不用，誠可惜也。臣欲乞擇屬籍賢者，以次補外使，無廢才，以副陛下睦親之意。如允臣所乞，其入官資序及諸約束，乞委大臣裁酌施行。

二年，侍御史趙抃論宗室監當疏曰：臣等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祿者三十人，道途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欲望陛下稽考祖宗故事，杜絕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監當之名。亦詩所謂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義也。

殿中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竊觀近日宗室中屢有除授，已是頻煩，復聞更有援據體例，希望恩澤者，並干宸聰，相繼未已。國家扶親睦至於宗枝，極爲優厚，但祖宗舊制，循守施行，垂之經久，不宜遽有移假，以爲後法。伏乞聖斷，許寢特賜旨揮。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乞召皇姪就職奏曰：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召令受勅，中外之人無不欣抃，以爲非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爲仁，安固基本爲孝。仁孝之道，莫大於此。今陛下一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孰不喜甚？夫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較量錙銖毫釐，爭訟不顧廉恥。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爲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允喜也。然宗室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更遣近上內臣，齎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來。來則陛下面加教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亦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

此皆陛下卽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七

宗室

宋仁宗時張方平上論曰。臣聞昔在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為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其敦敘世族之義。則有飲食之禮。親睦伯叔之國則有賑賵之賜。及其衰也。雖王不能禁。擧同姓骨肉相怨而頍弁角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誅起焉。然維城毗輔翼戴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孤秦。郡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東寇起。孑立無救。四方瓦解。遂至顛覆。一漢之創。屏翰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疎雜用。輕重相權。故基作而更要。國命絕而復續。劉氏簡漢見屬遠族入衛。諸藩王不許剝親。文如鄧城。武若任圜。閑於禁圍。才不試戚而力

思亢。侍賊乾擅寄命。本根淺弱。寓鼎遂遷。司馬氏近鑒曹魏謀安後世。亂兵諸子分據要地。永嘉之後。禍變九作。自相屠剗。遂於血戰。雖石嘯亂臣賊大權委。胡紛起。室制剝盡。猶賴藩戚權臨方面。故大命重集于江左焉。中興之傳數十載。皆自上流壘逼京邑。故自晉世逮于宋齊陰害都會。必命王室子弟鎮督之。于後劉蕭二明。昏睦特亂。民同好異。疑其寡弱。枝幹都盡。無拄凡戚。股肱患除。但存冑顯隆惡之人。以為利。姦猾之臣以為福。故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反人道。汨禮義。傷風教。喪德之大。其惟內自誅夷。若垂近者。唐氏創業。亦多宗室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齊誠往討。器廊謀謨。古勳是折。流於史牒者同。如近屬貴於有從。臣聞救莫大於親。親莫大於仁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疎閒親。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家德厚流光。慶基迪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

和睦而且殺孫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禮宜乎德教自家而刑國孝悌
達于四方者矣。至于齊德官才教勸長善之道。臣爲之竊惟疑者有未
盡至者。特其大要敢僭論焉
方平又論曰。臣聞。周之五等分土繼世。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
不以長。無嫡選庶。兄亡弟及。啟子孫傳祚與王家始終。其支子爲群
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逮乎世代已遠。服屬且疏。則名以其祖之所
居官。或封邑。或字。或謚。因以爲氏。以紹親疏本而各仕其國爲卿大
夫士焉。漢之封爵。皇子則爲王。王子則侯。王侯世及。無嫡則絶。後武帝
復使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爲列侯。而王國之嗣無不侯矣。其宗室同
姓肺腑之親。入居卿相。出爲牧守。中外通顯。惟才是用。故諸劉豐衍
彌漫乎天下。晉氏裁制藩戚。最爲無道。至于隔其兄弟吉凶之問。禁
其婚嫁慶弔之禮。上不得預朝覲。下不得交人事。雖恩紀義斷。甚天

常能者被豹才者不試。故晉祚自此國牢之養。幽求一哉。死之地而
不得氣類乘隙。公族翦弱。故司馬氏衆間而起。如襲虚邑。爲高比之
險。晉宋之事。尹正王府。皆領藩鎮。兵戎之地。陰要之郡。必命宗枝分
居岳牧。爰及隋唐。末之替也。我國家群符之前。皇親尚出臨郡。後絶
外授。初無他慮。宜天下一統。承平治穿。藩郡之勢。制如臂指。不比江
左隋唐都督。知寄嫁千里。百城事權之大也。又何忌焉。豈以其臨貴
族。慮鮮達軌度。或自抑畏。不知小人之依。故朝廷推示大公。爲百姓
計。上全親親之義。下爲元元之福。用且國家基圖安固。源流孫長。古
者族食世降一等。親必有盡。屬必益遠。及本支百世。衍大蕃昌。有藝
文如向歆。材略如鼻鬯。又可以習用乎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
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上下尊卑。莫不用其宗戚以自佐佑。春秋秦
伯之弟鍼出奔晉。秦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至使出仕于

晉。故謂之出奔。方今天下之大。郡國之廣。百官衆職。文武參布。宗室
子弟豈無智可以效一官。才可以帥一校者歟。彼夫執事內外之臣
統理軍民之長。規約條教。又豈生而知之。蓋習之則至矣。臣愚以謂
諸皇宗天戚。有能修整端良者。宜精試其材。出領郡職。入參環衛。異
同虽進。親疏約用。輕重相制。等級相權。唐之諸王。率爲州郡別駕。漢
之藩國。衆務由於內史。誠約漢唐之制。漸用而叙進之。選量上下。律
之以法。任其才用。能否志行。偏正可得而著見矣。則又察其謹良。莊
推者。以衛王室。不昇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兄弟。誠使磐維之固
豈非廟社之休哉。
方平又論曰。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
建左右之學。周則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
群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

弟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
倫。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商刑名之言。不復
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而國子遂廢。齒學之禮。今諸
宮院講說教授之官。實古師友之地。且天禧帝胄。習見貴驕。生於深
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而出就傅性習之治。朝廷當爲慎擇道德之
老。經術之儒。莊令整質之人。純重規矩之士。俾正言日入於其耳。善
道薰蒸於其心。使知恭儉之爲令名。嚴畏之爲吉德。獎勵之以樂善
則有勸賞福祚之事。誠懼之以飾惡則有刑罪禍敗之言。善惡之端
實由師友。今乃使自爲請。即爲除授。凡選人乞職 歲乃得改官。至
有爲駁初仕。持薄少年。率倚倖以自媒爲進官之捷徑。以備傳弄之
具。曾何誨導之爲。夫食荼蓼者。未知薺甘。居齱博者必爲齊言。紺緅
必染。薰蕕易器。況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之情。書曰。狂不

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期，而驕侈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不入於邪，動必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慎所與朋，戒者也。孟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睦親之宅，制度周大，前拱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邸，纔備乎朝宿，皆建諸王之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以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說可以為綱維備矣。至于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焉。其諸院講說教授之官，臣謂宜擇其耆舊，問精博、志行端修之士，定其員數，中開廣宇，以為之學館，凡宮族子孫尊卑，咸會而以齒敘焉，限以課程，責以學文，學官分掌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總領焉。其勤於雜業、恭敬莊儉、學藝特優者，使之上聞，遷其秩祿，加之賜賚以獎之，則其不率教者不待罰而憤悱知勸矣。然如羅綱，雖居象魏之間，俾然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亦美哉。故為國以禮，動人以行，王化之大者，實始於公卿之子，而州鄉庠塾之亡人，莫不上靡德音，下修志業，四方風動，其教不肅而成矣。振振公族，咸如麟趾之時，綠綠萬葉，更茂本根之庇，可為德化之徽，邦家之光也。

英宗治平二年，侍御史趙瞻上奏曰：臣伏聞別嫌明微者，禮之大經；垂后匹嫡者，書之深戒。商周厲於外為藩屏，漢親諸王出就封國，此所以尊儲貳之定分，著宗室之大法，不使窺覦之私，鎮圖之計，得以萌心也。竊見皇子三位，興造大備，崇然夏屋，作已為識，況宮制院名居於其所殊人，于性行自隆，友悌而國家禮法，貞宗降差，列朱宮然亦有典。昔唐太宗移太子承乾之第，魏王泰居于武德殿，魏文正爭之，以為太逼東宮。太宗遽然省悟，遣遷外第。然以一存此意，終致後患，故爭常起於所亂，而禍常生於所忽。歷觀前代聖君賢父，率亦不能盡斯亂原，惟陛下精察而深慮，使安其所，下此議于儒臣，俾援經于典禮，底乎朝廷，陵僭之疑，一定而於骨肉孝悌之意，愈深焉。至如官邸之制，過愚則傷心，生土徒之役，違時則乖氣應。因茲無窮之一切斷罷，實為天下之幸。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臣伏聞以疏而諫親者，患欺於慈愛；緣始而圖遠者，言近乎迂闊。惟推心於大公，則愛不能惑；鑒古而深念，則迂有可察。臣所以自忘其身疏而長慮於事始者也。竊謂則在理雖愚，慮深則於事非便。輒陳擬懇，惟陛下思之。臣竊念古先哲王總覽天下，其欲斷萬務，則固或不周，及於父子之間，鮮克無悔，豈非愛奪於內，而義不勝情者哉。伏見皇帝二子，開國東陽、樓與穎王相去纔一階耳，起居出入，事頗均齊，雖出閣封王，其存敬事之其天資信厚，又多聖訓，友于雍睦，固異於人，臣猶恐異時年各長成，

左右使令之生毀譽，歲月浸久，或有可念。夫有始卒者，蓋聖人難之，陛下學通古今，當為萬世垂法，臣謂宜及顥等幼少，使為節制，待顥以下恩意禮秩，常與諸王差遠，使有限隔，無可陵之勢，則杜覆無狎之積，昔者課告外廷臣不敢遽獻，愚昔今輒復陳露者，冀陛下數留聖意。

堯俞又奏曰：臣伏聞應天以實而懷人以德，故天不必祥瑞之自至，人不必金帛之戶及。是以昔者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必本誠意推仁術以感會天人之心，然後身享無窮之休，而地有不拔之固。臣竊思賤昧死有言，惟陛下寬其妄狂，憐其悃愊，則不勝幸甚。恭惟大行皇帝舉天下而付之陛下，願念恩德，豈有既乎。其所以累陛下者獨數女耳，今大行梓宮在殯，越國公主出居外邸，撫存思得未有隆厚，雖遷之事關於人，而陛下察圖報答大行，發饗王婚葬禮例務用

鎮實懇識者以為歎然伏料陛下以固山有朝而未逞順然厖騙之
澤漸霑皇族此臣所以妄狂以進其悃愊者也望陛下念先帝業秀
所向之深者務為周旋顧遇內盡陛下懇懇之懷飾以恩意寵秩外
副海內顒顒之望則天必降監顧誤盡慶要累星未足以為陛下之
福人必悲傷以歎然照膺胃髓不足以藏陛下之仁臣雖冊下罔上
者不敢與李瑋為地孟舉一端與陛下分察耳亡無出臣章惟陛下
留神采擇

翰林學士王珪等奏今月某日中書批送到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
同門下平章事歐陽修大學士監修國史韓琦等狀奏伏以出於天
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疏之主於恩
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
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

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躬
承聖統頓以大義後其私恩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
聞國論謂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
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
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謹具
狀奏聞伏候勅旨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進呈奉聖旨候過仁宗
皇帝大祥別取旨治平二年四月九日再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
與兩制待制已上同共詳定聞奏臣等謹案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
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祖父母妻妻之父
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
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

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謂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
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能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
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
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
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
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
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
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
先帝之德也臣等參議不違古今竊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
典禮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
人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臣等謹議

殿中侍御史范純仁論濮王稱親未當狀曰臣伏聞手詔節文稱親
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聞已見陛下守義拘公慎重之
至也然稱親之禮殊未為安衆口紛紜不勝嗟憤臣等竊謂皇太后
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
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為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母后
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敢為交構成就其謀欲自掩其
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竊觀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宣帝
之時尚為有司所奏為人後者為之子請謚親孝稱所為未有知今
大宗正統之典追稱小宗所生爲親由錯亂禮法失其本意若欲以
濮王為親則兼國已降自當為伯於皇太后豈得妄議若推陛下親
受仁宗詔而為之子故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為皇子即皇
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為親則先帝詔命之語不

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況太后與政府大臣共受先帝顧託言猶
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近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宮於有
過之地。使四方夷狄感先帝之遺詔。訝陛下之過舉。移謳歌欣戴之
心。為忿懟不正之氣。可不痛哉。萬一姦憯有以先帝遺詔為問
則執政之臣。其將何辭以對。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臣等待罪于
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臥猶未敢承命者。以此之故也。若必使臣
等就職。則當令赴朝廷事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為天下所
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深思。罪甚重矣。豈可復居言路。預耳目
之臣哉。臣等之心。有死無二。伏惟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
純仁又乞定濮安懿王稱號狀曰。臣近對闕下。伏聞兩制等已依典
禮議定濮安懿王稱號封爵。卻因政府議論不同。且令權罷。中外人
心疑惑未已。伏緣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為仁宗之子。至於建官

封爵。悉用皇子故事。問安侍膳。孝德已彰。以至纂承大器。天下以陛
下為仁宗之子。故億兆欣戴。一無間言。子子孫孫。長享天命。此則與
前代出繼之君事體不同。故於本宗雖加殊禮。況濮王自有封國。繼
嗣蕃昌。今若止封大邦。世世傳襲。夫輔帝室。永為藩屏。則於濮王之
尊不為不嚴。於陛下之報不為不深。伏望睿慈斷以大公。特降詔旨。
恭依兩制所議。如此。則上合天心。下服民心。社稷諸侯合之。永為萬
世不易之法。
純仁又上狀曰。臣近曾上殿。進對于言。乞依兩制議定濮王封爵稱
號。早降詔旨。及面有奏陳。皆蒙聖慈開納。今來已踰旬日。未蒙別
降指揮。竊聞有臣僚建議。欲尊濮王以殊號。者朝論相傳。未知實
有。臣夙夕思念。萬一有執政大臣。遂作此議。致陛下聖慮疑於可否。
故臣不避再三之瀆。須至奏陳。伏望陛下留神聽納。則天下幸甚。伏

以仁宗皇帝當保成之業。與陛下為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嫌。力贊
先帝保育陛下。凡此皆是欲陛下繼體承祧。一意大統。報德述事。傳於
無窮。陛下自為皇子。則問安侍膳。純孝已彰。即位以來。奉表泰不息。謳
歌欣戴。莫有異辭。然但臣下不明陛下之心。故妄然建為此議。殊不思
若加濮王以殊號。則致天下疑陛下以據報私親為重。以傳授大統
為輕。事不兩尊。理之然矣。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皇太后之心。下
則失天下之望。當聖政惟新之際。豈宜失天下之心如此。況今二三
宰執。皆是先帝舊臣。討其贊先帝立陛下之時。豈不以今日之議
但以有保身之計。故不暇深慮事機。阿旨遂非。至于此。豈顧垂行
之後。徽損聖猷。始議今古。悔何逮。臣竊見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書
其事甚明。陛下神聖博學。必亦覽之詳矣。是以慶先帝皇太后期望
陛下之心。雖有聖德廣大。非親王之可同。在其愛子之心。亦相

違。如陛下以宗廟重事。議論未同。宜震衷雖於獨斷。則當降臣此奏付
中書門下。令兩府大臣及未曾預議兩制臣寮同定奏聞。如此則自
然公理可見。是非可決。使天下知陛下以至公大議。如示今古。不以
邪說謗論俊奪典禮。
純仁又上狀曰。臣近曾累上封章。乞早依兩制所議。加濮王封爵典
禮。以安中外之心。未蒙聖慈開允。蓋以臣愚見。兩制所議已合至公
今若尚更遷留。不惟濮王違宗之典有闕。亦恐增長覬望寄全之意
導成聖聽。動損大猷。臣不敢遠引古義。止以漢事言之。如宣帝因霍
氏所立。又是昭帝孫。昭穆之間。自當有考。而以其為人後之義。
終為親諡所非。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事體與宣帝又然不同。雖承
而行理亦明矣。一近臣各有邪害不正之言。將致聖明之朝。亦有衰
亡之失。故臣雖恐事不為陛下惜之。陛下若以臣言為可采。即當

更令兩府大臣及未曾經議兩制臣僚同定奏聞施行。若以臣言爲妄謬不足取聽，欲乞下臣前奏付有司議罪重行貶竄，亦使臣引罪知非，雖死無恨。臣無任憂君激切之至。

神宗熙寧二年，知制誥楊繪上奏曰：臣竊以帝之盛者莫如堯，今考諸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之親，不爲少矣，而堯所親睦止於九族云者，以服紀之異也。服紀者，喪禮之用。喪恩生於情者也，而之以盡窮之情，節之以有限之禮。蓋明乎親之不可以無盡也。族盡於九，法陰陽之極數也。服盡於五，法五行之成數也。然則服之紀雖盡，則同其所自出者爲傳於路人乎？知是復爲大宗小宗之法以維之。爲大宗者百世不遷也，爲小宗者五世則遷也。故雅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是由帝堯以奉篤于周親睦九族之制，由此矣。有天下者曷不欲遠事其祖，並而親之？以太祖之廟而不毀，外至於六世之上則去廟而爲祧，去祧而爲壇，去壇而爲墠，去墠而爲鬼。蓋亦明乎親之不可以爲無盡也。臣竊堅春秋書咸僖宮災，孔子在陳聞之，曰其咸僖乎？蓋以咸僖之廟宜毀而不毀，故天以大災戒之也。伏覩睦親宅被大災者二，廣親宅被大災者亦二，旬月之間。竊知此之災，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紀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天以大災戒之乎？竊以爲上世尊親，或封以郡國，或官而任以職，而自唐明皇而後，世學於宮宅而不任以職，故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十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環衛之官，今則皆於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眾多者，親疏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議其事哉？欲乞陛下酌古今之宜，限以服紀之禮，廣宋親議。殺其蔭子之數，立其出官之制，設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統，其餘支庶之服紀盡者，並許出居於外，以合於帝堯親睦九族之道。

六年，知太常禮院黃履乞特與宗室以齒奏議曰：臣聞常棣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蓋言安寧之時，有禮有儀以燕，能不失親族之心也。伐木之詩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蓋言以禮者親疏有隆而無殺也。司儀曰：王燕則諸侯毛。中庸曰：燕毛所以序齒也。蓋言燕之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臣伏觀陛下之於宗室，以爵命之，以祿富之，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忠孝仁義成之，所謂得親親之道矣。至於與群臣同威休，而有嚴乎飲食燕樂，則亦未嘗不使之與也。然而特燕以齒，猶未之講，若惟斷擇之睿斷，一行之，以爲太平盛事，蓋亦美矣。

元豐元年，知宗正丞趙彥若上奏曰：臣伏見本朝宗室舊有召試出身之令，又熙寧初始命宗子出補外官，分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誠天下至公盛德之事，祖宗所未嘗有，至陛下已自得之，加以聖澤涵育宗英，數多膺此之際，有司不能宣德明恩，建白所宜，請廣選舉之路，協臨時之義，少佐當守勤末之務，而牽常拘俗，取通目前，則素少講任於何者，晉議之，取人不限疏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宗室高才，通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選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麟皆爲舉首，繼踵而下者已久矣，不可以論邑世然，取其精近可以資者，可施於今。宗正寺伺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務爲士，於於科舉，總此其之本職，有所未稱。謂宜具爲條貫，令銓依附了監外官學例爲課試，治每遇秋賦，許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別立人數，解額亦優，其著爲格令，俾其競勸，每歲再周趙經四書，何獨於此之事，凡天下事皆如權衡，重於此則輕於彼。

宗室之間。自有秀拔賢者。豈得不有者進抑。苟當裁損。亦無嫌望。夫親賢並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爲磐石之固。與愚智混淆。聚於一處。使彌祿廩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

哲宗元祐元年。左司諫王巖叟上奏。曰臣竊聞近宗室大災。延及王廣。頗沸舍皇。不知所以。寓於佛寺。恭露旌應。無壁藏。都人觀望。竊損事體。極不爲便。於聖恩已加存撫。不待臣言。然臣聞聽所得。思慮所及。不敢遂默。以誠陛下所當留念。伏望聖慈。嚴勅有司。速尋可居之宅。早令安處。以昭陛下救災恤難。篤於宗族之仁。心以示陛下崇於防邪。護惜國家之大體。

巖叟又奏曰。臣前日伏聽德音。以旱暵爲災。憂勞側惕。發於至誠。引咎自責。惟恐有所不及。令臣等講求闕失。以應天變。臣職不敢盡思慮。冀補萬分。惟陛下察其愚而擇其要焉。

一。王者之道。以篤親親。陛仁恩爲先也。臣聞宗室不許賜名授官孫道之家。二十餘位。六十餘人。全無祿食。朝夕不能自存。將有流落於京師士民與不測之。皆言雖爲疏遠。然是祖宗苗裔。國家於事體合有處置。不可使若路人視而不恤。聞昨因人言已送禮部立法。今將半年。不見了當。憫惻困窮。勢何可待。臣謂此事宜執政大臣留意。須臾之間。可以裁定。伏望陛下批降指揮。更不下禮部。只令執政立議可行之法。早使宗支霑被聖澤。以成王室之美。

一。昔者世居不道。自取誅滅。無足哀。然世之仁人君子。亦欲陛下有以施厚恩。崇盛德。臣不敢不言。按漢景帝二年。吳楚七國宗室。逆除其籍。至武帝元光三年。復七國宗室絕屬者。歷代以爲漢武之美。今天下皆曰。世居之屬非若七國。武帝之仁非及陛下。猶能復七國之籍。使上屬於宗室。臣以謂緣世居絕屬者。願陛下亦許復之。庶幾一開幽鬱。有感至和。臣不勝愚忠。

三年。起居舍人彭汝礪奏曰。臣十二月論右宗室議婚事。復所聞蓋衆。乃知上下安於此久矣。而臣亦惑之。不敢復致論。竊聞宗正司條制。聯言袒免親。不得與非士族之家爲婚。然不知如何遂爲士族。又不得與諸司出職。工商雜類進納惡逆爲婚之家。止絕於緦麻親以上。則皆容袒免親與工商進納雜類爲婚矣。以進納者爲其疑。則雜惡逆者亦可也。臣伏思積厚者流長。源遠者澤厚。蓋以其有所自也。天子之所親。雖而上之至於七世。而不忘。則推而下至於所遠。亦不可以小稱也。今宗室雖係袒免。然皆出祖宗。而同譽於國。豈而使汙穢荒遠。皆得以貨取。似非所以爲祖宗光榮也。今士大夫之族議親。非以德業。則猶以門閥。或匪其稱。則一族以爲羞焉。況於人君哉。夫豪商大賈。以財雖於緦今。輸金至三千及五千。錄入爲改監讓而竊士族之名。又指數千緡求爲官親。而遂得列於官。臣竊觀晉國依成陵弱。豈止爲國辱哉。臣今欲乞詳定袒免婚姻條貫。惟陛下念之。

七年。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蘇軾上奏。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令。邦家之先。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父子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徒。歆向之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最如道宗。李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祖宗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始增立試藝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未見有卓然顯聞。謂先帝意者。夫豈其

人。蓋朝廷未有以大四年動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時事觀篤學內
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更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
發。體無衆罷，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學貫子史，至請
廟之翊，建明堂之祀，拊中，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託肺腑
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進以實
業，以風動宗室，觀正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哲宗時，同知太常禮院劉攽奏曰：臣伏見手詔，推原太祖皇帝諸孫
屬近行尊者立以為王，以光大成功信業。此誠陛下追孝祖廟聖恩
兼已集百王之所未嘗用而行之，則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也。然竊觀詔旨所稟，猶有未諭。蓋以太祖皇帝傳國太宗，舜為
兄弟，用後嗣猶商及王。大統所在，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也。盛德之
祀，譯厚既光，衆在是矣。何待復求諸孫而王之，如是則祖廟有功不
毀之。稱列聖繼統丕承之美，反不及置一國乎。古者惟列國之君奉
祠，則有求其子孫而紹封之者。祖宗之重，不可與比。同議之諸侯，不
得祖天子。今封王當日為其國之祖，終不敢上承太祖，明矣。臣以謂
陛下欲褒揚藝祖，豈無其說。按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
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文王追周為太祖，子孫封國最多，後世不
敢與並。漢明帝亦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故世祖諸子皆封大國，
而明帝子才半之也。然則帝者世世崇厚始祖之子，當必異於繼體
矣。太祖皇帝之子惟德昭、德芳二人，陛下何不崇此二國之後，世世
不降其爵，與周漢等，咸崇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藝祖積慶之廢。陛下
丕丕之孝，無不休顯著明矣。臣以愚贛待罪禮官，知陛下推崇藝祖，
顧聖慮超越非群臣所及，猶類考合典禮，使其大義可以論說，為萬
世法。故敢冒進瞽言，伏望少加采擇。臣無任惓惓眾之至。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論宗景以妾為妻，上奏曰：臣風聞有旨判宗司
濟陽郡王宗景妻亡，以侍婢楊氏為正室者。竊以宗景身居尊屬，職
在判宗。一有動作，皇族取則。今若以楊氏逞妻，社卑者必以為尊，在
動者必以為是。豈惟名分紊亂，不足以表儀宗室，其存人情亦有未
安。舊宗室嫁娶於條必須一代有官，其進納伎術工商雜類之家皆
不許為親。楊氏起於卑微，若為正室，乘雷果不戾於上條乎。求之禮
經，考之條法，皆未為允。昔齊桓公猶著明葵丘之會，盟誓之言猶曰
毋以妾為妻。況明天子在上，禮義法度之所自出，而宗藩大臣違闕
請之天下書之典謨，其於聖朝寧不為累。伏望出自旨降，赴有司考求
祖法，如有違戾，即乞改正施行。不勝幸甚。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司諫江公望上言曰：臣聞天下之理，有隙則
物皆可入，故聖人塗隙於未開之前；有瑕則瑕皆可指，故聖人瑕玭
於未形之際。物皆可入，則覲者雖矣瑕皆可指，則疑者實矣。在物之
理，疏遠者尚且如此，矧閨門之內，骨肉之間，其可不容邪。臣訪
聞蔡王指使列呪告鄭鍾者，有不順之語，浸淫恐行，及蔡王矣。開封
府已行根治，臣聞之，驍恍涕墮，悸不自持，豈有孝治之世，太平之
時，遽容小人狗私怨，造不軌謀，離間陛下骨肉之親者乎。象之於舜，
英庫設其異逆心，已明矣。據二女坐床鼓琴，其逆謀已成矣。舜未嘗
藏怒宿怨，舉封之有庳而富貴之，惟恐不得身之心也。至魏文帝禍
忿疑忌，一陳思王且不能容，故有萁豆燃萁相煎何太急之語，為天
下後世笑，豈不思兄弟天之大倫也，有手足相捍之親，有首尾相應
之義，有骨肉之私，有友于之樂。故孔子有以不間父母昆弟之言為
孝，蓋親疏不可間，情閒則言可離，貳疑逮可窮，迹羅前事，有屠城
陛下撫天下矣，人之歸也，章惇嘗廢前侍無越已有懷惡，蔡王出於

無心年尚少未達禍亂之萌故恬不爲怪陛下一切包容已開之隙復塗矣已顯之迹復泯矣愚意遷移親陛下之情已不失兄弟之歡矣與夫區區未能忘大□□以自狀者不啻相十百矣伏望陛下勿以曖昧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骨肉之間俾陛下有魏文相煎太急之嫌而忘人倫親愛之道望治世之美事也伏望陛下密詔所司凡無根之言切於宗室讒毀之下何求弗得一在浸潤膚受及秦王之語不誣陛下將如何處之莫若恭治所告之人□兄嫌怨情狀並流之嶺表以示天下神器非人心天命弗得非口舌強力可爭也以示天倫之愛無天下莫之尊也雖善爲間言莫之離也情形□□□□用指一入胸懷終身不忘論父子之間尚未能磨滅况兄弟乎遠不可跟隙不可塗則骨肉離矣陛下將何道以治天下也秦王萬一哀號泣盡之衷神考在天之靈曾不知之陛下將何面目見神考於太廟乎

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王德要道足以感動天下未有不自親始者也伏望陛下勤而勉之

宣和二年知大宗正寺丞仲諒上奏曰臣伏覩方今宗室蕃衍陛下親叙族屬最蕃作成子孫有年才能兼濟威猷日以孳千萬之選臣混於常例格於銓選省志於事業者亦多若不特加推列無以昭示激勸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子有文行才術名節顯著者許本司具以名聞漸自甄錄不次擢用庶使人人奮勵以副陛下敦育之意

高宗時右正言陳淵論用宗子奏曰臣聞夫角力於壯羸不等則壯者必勝決一搏而富一時則勝負未可知也又况於羸者之未弱乎故閭閻細民以父子昆弟之多寡爲強弱急難之際豈無他人不若親戚爲

可恃也豈獨閭閻之民爲然雖大而天下亦莫不然武王克商周時而封者五十三國而異姓不在是焉當時不以爲嫌後世不以爲過豈其才智皆足以過人而德業皆可以服天下乎所以布枝葉而芘本根強手足而衛頭目不得不然也周之所以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者其以此耳今夷狄之強既與吾爲敵國而吾之親族衰替未有甚於此時不因所以分集而簡拔之使居腹心之地以爲吾援壯氣異勢其何以待此夷狄所以輕視中國易發而難制也頃者虜騎憑陵二帝北狩戚屬之在京都者席卷而從之獨陛下一人適居於外天實留之以興我宋其餘宗室散處四方下國又皆跡爲羈旅方□□匄食而獲身已寡矣謂宜旁搜遠訪使各陳族系圖而上之引進近地親加試擇焉其有爲事而官高聞望素著者使領方面或總監郡之任其次委以州縣掌兵之職若已嘗出仕而貪墨殘忍不才無能者姑仍其舊後生可教者教之俟其成就然後用焉如此則數年之後聲績傳播時有如漢之河間東平晉之□□夷狄聞之必謂中國親族多賢足以自輔自然畏威而不敢輕矣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事宜先書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以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以搖動此誠宜爲夷狄之所窺測也此當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矣本朝以來未嘗大用然稱輔功名震耀海內而亦不得爲無人矣不幸遭值危極往往罹害流離辨那間喪殆盡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言之懇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臣臣嘗見

惟陛下深念之。

章誼上奏曰：臣竊謂宗室子弟，方此艱難之時，其恤之不可以不厚，然率之亦不可以無法。今宗室有官無官之衆，自渡江以來，散處州郡，其寓居越州者爲尤多，目今已及一千二百餘人，而來者猶未已也。頗聞所隸無宗屬而仰給於州縣，所居無室廬，雜處於民伍。其狡猾不自愛者，往往無容庶姓，而留一特之饋遺，咸不相知，官府不敢詰，殆非陛下惇敘之意也。今朝廷宗正職事皆領於太常寺，若置一丞以領宗司之事，擇一官府寺觀以爲宗子居止之地，於宗子之間推一嚴能序者主之，以糾正僞冒之弊。然後將其請給使無流落之歎，籍其長幼，使有本支之辨，事從簡易，無大費於現南外西外兩處宗司，皆以不廢。樹此輦轂之下，又有司專總臨之人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措置施行。

知紹興府張守乞安養宗室奏曰：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恤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類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欲情關防，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雖寓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倣兩京舊例，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撥裁，以充每院，差置有年德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每所添差監門官一員，取會諸州，以見今應養宗子錢米盡數發赴，所每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並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即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辟官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爲非，仰稱陛下惇敘之意。臣恭侍帷幄，假守近藩，目觀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

孝宗淳熙七年，禮部尚書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謂事有所類者，廣而初於簿書期會，則雖良法美意，未免以吏姦而生弊。如措置宗室同名是也。蓋吏志於利而已，承文書浩繁，取會不一，必爲害於其間。以去歲正月臺劄大宗正司人吏劉寶及進奏官高忠信乞覓善儲錢物觀之，槩可見矣。大抵祖宗時，宗室既少，又皆聚居宮院，自然立名各殊。神宗熙寧以來，自蓋著衍乃是，稍許其補外，至哲宗始閔宗正寺丞宋景年之請，凡到祖無服親者，非賜名，許用本宗，替使之然，非國略也。至于今又八十餘年矣，宗支愈盛，糾徙散居四方，必欲驗改，宜憂乎其難也。故淳熙元年，初令川廣限一年，餘路半年之限，滿無立名，以續有官人不許參選，無官人住支請給。至二年八月，則展一年矣。三年六月，又展半年矣。四年四月，又展半年，且有更不再展之文矣。其勢終不能行，五年正月，遂降更不立限指揮，而所謂不許參部者，轉而爲先次參部；不許赴任者，轉而爲未放請給。今又歲

餘，遷延如故。祗如臨安近在輦轂，爲通判者善仁也，爲轉運司幹官者亦善仁也，而未嘗改焉。況遠外者乎。臣謂宗室一有官者，合勘印紙一一可驗，名雖偶同，三代未嘗同也。今檢其平生付身，而憑宗正吏一紙之公據，輕重豈相遠矣。至又見外路保明乞改名之人，例其三二十字，大宗正司或以爲可用，而宗正寺則以爲不可。其說但云依舊重疊，而不肯明言與某王宮何人位何人同名，以此難不重疊，而謂之重疊，豈易察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應合改名之人，不候立名公據，且依舊法，卻一面行移取會其諸路定到所改未嘗之字，須令大宗正司宗正寺分明檢照，於某祖下某王宮某人位某人同名，即不得泛言重疊，庶幾稍抑吏姦，仰副陛下睦族之本意。

光宗時，粟茂上奏曰：臣聞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之國五十有三，文昭武穆皆爲顯諸侯；周召毛原皆爲名卿，才大夫之者制權作

興盛時太平小者勳在王室藏之盟府周之卜年八百卜世三十實有以也在漢則有朱虛之忠河間之賢而獻之謹東平之好善在唐則有孝恭却敵之功道宗方略之器勉石之事業旨賀之文章[illegible]顯為世豪英者不可悉數由周以來漢唐最為長久豈非得周家強本支之道而然歟暨我國家源流長千枝萬衍盛大乃建睦親廣親二宅聚之京師其任叙之道發育之法莫不備至然而不過高爵重祿以養其身而已雖有懷才抱藝卓爾不群者不得施用終亦泯沒而無聞熙寧二年始詔易以外官許之應舉故人人自奮事故所長百年之間外而為監司守臣內而為侍從臺諫豈不乏人然亦未聞傑然文章建功垂於不朽追配古人者其故何也夫宗室之進身有三曰進士曰任子曰特恩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纔以貢外之任故已置之不用之域矣任子之法既與庶姓同進士之科特與庶

姓異蓋雖進士而進者取之太優用之有限故也取之太優則無能者或濫進用之有限則有才者或見遺雖朝廷所以優異宗室亦何益然而於搜羅人才有所未盡也今之宗室與祖宗之時異當熙寧法行之初宗室子弟生宮掖而親州縣之勞擯青紫而為文墨之習蓋有非所願者欲誘而進之則取之不得不優取之既優則用之不得不限其所到之地亦其宜也自衣冠南渡以來流落異方或苦食貧無業之士角其間種學績文砥節礪行者不為無人然而人情易怠曰如是而可以應舉得官蓋亦足矣故所學者不過如是雖有文章足以代王言終不得一登詞掖雖有才學足以斷國論終不能一履政途唯人懷自棄之心蓋有必棄之理存焉臣竊謂祖宗之成法宗室之異恩固不可棄不若設為兩科而並行之願與庶姓混考者許其自陳試於漕司則遵任子之例春試禮闈則用庶姓之法在選中者為師

儒之職優之取之既與庶姓同用之不可與進士異革國之文[illegible]使居臺閣之職有經世之才則使膺廟堂之選不必限其所到之地庶幾真賢實能不致棄遺中人常材不失仕進豈特親親用賢之道一舉而兩得抑亦成周強本支崇屏翰之意也

理宗時兵部侍郎曹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者以宗子長樂閑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姦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為宗法者人主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猷危社稷張蒼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君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訪聞宗室所生之母不[illegible]法不得祔葬

凡有亡歿權殯僧舍遠或十餘載近亦五七年其子雖享高位重祿止為無歸祔之法往往遂忘其親不舉以葬於母子之恩義則衰蕩在朝廷之風化則虧損夫禮緣情而制法因禮而成素育物帶理當報德尊卑輕重事亦從宜伏望聖慈特詔有司詳議本朝著其制度務從降殺以辨嫡庶之分如此則幽明之際皆得申孝治之風所勸尤廣

元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時睿宗為太宗[illegible]秉政左右司負外郎耶律楚材言於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illegible]睿宗曰事猶未集別擇日可乎楚材曰過是無吉日矣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illegible]臣也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

世祖時趙天麟上箚曰臣聞自非上聖須待學而知之巳居至貴寧以名而廢之。夫學者規矩之至也。猶卜居於莊嶽之間易效於齊言猶招背於丘壟之上躁倚而速見故究公之始於虛與名語之而不精秦伯之窺其良士後悔而噬臍也。夫名者俘身極也雖身執蜀郊未之以為其露雖芝蘭玉樹不足以錫其香故二三許者賞賜之夫獨六合而緒擧楪龍者漢禍之塞抑繼小人而亦憎也是知源波不息寸鼓於大洋之中猶菩舂多人勝於其方之載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之謂也方今宗室貴人幸生聖世有好學而不厭者亦有輕學而弗喜者臣固知虎舜受天下以仁而返服尚且從之況於金枝玉葉親踰常然之音感聞龍樓寶殿擁熙之化。觀風從教如瑤環瑜珥。但以宗族止當於崇觀非有師友輔成乎德業也。今國家既立宗正府。又立國子學名於中

部遠以公滅私崇德化以文飾質然其宗室罕爲於學歲月荷而年閑哉。春秋而教散以馳馬我御爲主樂以投弓射獵爲當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能有生者矣。雨露息之斧斤伐之未有能萌者矣臣但惜其己貴而不慕榮名則感之甚焉。且宗室之右族非東門之同例誠而質度有易有難號居移氣養移體而論之如亦或寒飢貧無慈寵餘爲則論之富者是易所以易者專於道義而無飢寒之憂行未乎於寒士而應貧窮之苦故也古人有言曰千里之程始於足下。九仞之山起於一簣方今在乎爲之與不爲而已矣迹其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大君持柄為之食御局鍾師為之衣左庫之錢供其費用下民之力給其役使冥不知寒冬不知寒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頤指氣使而左右趨風叱咤揮訶而鬼神震懾視公侯之齒若強擎備位重之贊時出巳下。有酒如澠有肉如陵。目厭於嫁妻之色耳喧於絲竹之聲。真兜率之天人蓬萊之仙子履貴而不自知其貴富騙而不自與其驕自中人以下鮮有弗移其性者也。若以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聖躬居萬乘之尊宗戚頒旄茅之位俾居藩鎮俾享遊樂設有微行盜八千國與陛下將如之何哉寘于法則傷恩原其罪則廢法故不如自其年之幼也擇師以訓之及其過之未也矯情而學之乃可復本然之性夫與騁名於後世實不本名而名自隨之者是也。知名之教而學以求之者亦也勸之以次而建之於上者法令之通理也伏望陛下導宗室以學問教宗室以榮名。嚴宗室之師重宗室之友使貴人之志各德而聖之明心無今博士之流雖作在公之席誠為教師東平爲樂免貽于今河間通術不勝幸甚矣

天麟又上箚曰臣聞聖神以公天下以爲心宗室奉時畏事而

守正。大安小帳道順巨嬉非唯法下之誠服盡亦守邦之常理。故爵祿之設所以加於賢能非但用及於其親以榮之也。刑罰之立所以施於有罪非可我私於其親以釋之也。昔舜誅四凶而封象於有庳之國天下不以爲偏蓋舜者去四凶之害已及於天下而象未嘗害天下。故遐惡之心愛弟之道兩盡而無失也。周公誅管蔡而敦常於兄弟之親天下不以爲損德者蓋管蔡與親國危於社稷而於族莫不踰道故發公亡理縱私之情並行而不悖也。是以賞罰明而令行令行而事理事理而民安民安而國安國安而宗室亦獲安矣。今國家內族星布外戚雲分擁便何而不願大權管仰皇猷而各安富分。漢唐以來未有之也。猶閑防之之道焉宗正府中已備其員之等卑祥中府意之輕重綠檍輕獲則似虧大正之猷。亦違常倫則又失議親之道向不爲之立法其何以行之哉。夫人之生也戴天履地呼

陰呼陽自非智慮之不務中人之上下大抵相似處富貴之勢者即有昂昂之風在貧賤之困者咸象謙謙之志果其性有異乎非也其居使之然也况乎以天潢之派挾象闕之尊擁步武於烟霄聯芳馨於桂籍者哉其或釋褐下方之末窮閻陋巷之人合睢趾之間承稽之際偶相于促獘以為敵有苦而已矣有死而已矣下民冤怨上達乎天寧可不懼之哉此皆非國家之所從但宗室挾貴而然也萬一天聽則閉目捨然其下紀害常而加之以峻罰矣或流於遠方或貶於重後能不失親親之恩哉故與其有罪而加之刑不若先禁之之為愈也與其厚罰以禁之不若申明典憲以絶其萌兆之心而全令德之為愈也方今貴族上畏天威各循繩墨無敢妄行然但恐僥倖此事有蹟皇明故云然也漢世祖時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還宮訴帝帝賜宣錢三十萬且光武寧不知主之貴而令之殺哉所以然者為天下計也伏以皇陛下大臨雖日不出綸言凡宗室府內所設官員選宗族之有德望者而為之不得已則銓擇朝野之賢能以充之不宜但拘宗族之內以備員也凡貴戚之在京城者有罪則宗正府治之自有常典凡貴戚之在外方者有罪則郡縣達之于宗正府宗正府差官治之凡貴戚之罪據周禮八議比庶人宜降幾等宜降所以明示天下凡貴戚之有罪者不宜令奔走廝役得以受辱之凡諸王公主陵下人若侍奉人之類自有常制委而在臨民官治之可也若又從臣先所一謂訓宗室之說則教行而知禮法明而民罪亦永維清矣

顯帝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廢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文皇獲不軌之德已撤廟祀叔母有階抑之罪亦削洪名盡考正名號示之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稚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疏以陛下之心為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近倫論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為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遠之貽笑遐邇家居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尚宜知叟瀾傒非輕與言聖母良為寒心巧誣殺身以竊太子之罪聖陛下遠近臣迎歸太廟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四人心悅則宗社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七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八

經國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楚之險也。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

患秦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安成出入

賦也。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以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
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
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
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蘇秦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
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
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
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
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
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
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
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

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
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
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
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沱，
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
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
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
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
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
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
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

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
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
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
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
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
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
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內，韓弱則效宜
陽，宜陽效則上黨絕，河內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
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銷鑠；據衛取淇，則

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
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
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
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
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
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
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
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
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
中矣，豈揜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

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齊楚韓魏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

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

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以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

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
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
詔詔之敬以國從。乃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
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
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
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
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氣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
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
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

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
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
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
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
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
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
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
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
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
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
而朝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

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
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
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
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
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
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
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
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
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
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
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
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

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
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
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
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
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
蘇秦說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
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
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
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
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
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
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

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
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
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
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
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
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
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眾怨事敗而好鞠之兵
弱而憎下人也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伯則遠
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
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
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
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齊燕
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
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
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
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籍與
多而兵勁則事以眾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
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
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
賣內不反則檳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
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
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強襲郢而棲越身從諸
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
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

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
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
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
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
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
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眾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
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
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
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
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
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
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
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
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
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
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
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
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
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
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
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
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
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

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曰者
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
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
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
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
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
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
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
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
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
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

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
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
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為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
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
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
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
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
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
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
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
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
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

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
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
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
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
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
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
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
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
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
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
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
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

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以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
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
衝席上者也。

秦惠王欲伐齊，患其與楚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
臣閉關絕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
楚王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
重王者，以其有齊也。今絕齊而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
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
至矣。王不聽，曰：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賂張儀而閉關絕
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受地。張儀至秦，佯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
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之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
折節而事秦，秦齊交合。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

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
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
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
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將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
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而得事幸姬鄭袖，袖所
言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因得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
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言
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
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
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

矣。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
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秦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矣。
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
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
重出地，乃許之。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
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
徒裼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宜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
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
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眾，兵彊士勇，雖有百
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韓獻宜陽，梁
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

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
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
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
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
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
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
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塞
午道，軍成皐、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
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
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
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約而復合

從。
楚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王聞，召
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
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
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
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
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
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
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
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
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
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䎉，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眾，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二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

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越王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秦昭王時，客卿范睢說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

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不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三十六年，穰侯為秦將，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以廣其陶封。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覆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縣藜，

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

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沉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元年高帝為沛公時至高陽傳舍酈生食其入謁因言六國從橫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

秦漢卷之七　十七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食其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

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

項羽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

漢王拜韓信為大將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為

秦漢卷之七　十八

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天下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

撫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illegible]酈
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
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
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
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
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
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
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
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倒載干
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史纂卷之七　十九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illegible]去
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唯無復立者。[illegible]
[illegible]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
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四年。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羽歸呂后太公。解而東歸。漢王欲
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
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

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
不從奈何。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
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
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
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
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令各自為戰。則楚易
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
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韓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十二月會
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
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
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
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

史纂卷之七　二十

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
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
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
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
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
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
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
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
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
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高后崩。諸呂謀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

謀立代王。遂使人迎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
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
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
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
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
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煩
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
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
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
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瑯邪齊代
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
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卷之三十八

東漢光武初起兵。是時馮異因閒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
今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
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
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
鄧禹聞光武起兵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
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
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
耳。光武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
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
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
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
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
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
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
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
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
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
大小。光武悅之。
光武北至薊。會王郎兵起。和成太守邳彤與帝會信都。帝以兵衆
未合。議欲因信都兵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
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
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
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

卷之三十八

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
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
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
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
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帝善其言而止。
光武爲蕭王時。諸將上尊號。不許。至南平棘。固請。又不許。諸將且
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
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
位號。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
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
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
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

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請乃卽位于鄗南
光武朝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
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
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
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令歙使於囂
蜀漢先主也新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亮屛
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
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
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强者非惟天時抑
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
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

人鑑卷之二十八　卅三

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
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
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
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
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
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
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諸葛亮留鎭荊州龐統隨先主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
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
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

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素無預備
大軍卒至一擧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强兵據守
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
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
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
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
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
先主以龐統爲軍師中郎將統說先主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
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
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先主曰今指
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
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

人鑑卷之二十八　卅四

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
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
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擧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
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
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擧衆往討則必可克之
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
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
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
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代魏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曰先
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
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
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

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又上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

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靑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七年吳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上言曰權有僭逆之

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

魏明帝時，太尉華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

吳孫權時，蜀先主往見之，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

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曹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下書責孫權質任子。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周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吳之群臣步騭、朱然等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周瑜薦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眾賓罷退，獨引肅還

合稱對飲曰審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
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
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
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
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
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
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
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會劉表死肅進說曰
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
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
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

參政卷之三十八　二十九

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
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
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
陸遜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
方今英雄碁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
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
嘉禾二年太子登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疾沈篤自省微劣懼卒
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胸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
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為哽結耳且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
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
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
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修

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以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
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
望諸葛恪才略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入宜
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
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裴欽博記翰采之用蔣脩虞翻志節
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
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備知情素
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
以人為眾眾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
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
大臣詳擇時宜博采眾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
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

參政卷之三十八　三十

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
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
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
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烏程侯皓甘露元年孫陵亭侯華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
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
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
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
抱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
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去復教爭聞諸王
方剛漢之傳稱矯疾罷歸謂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見

州之地有太平之來當攻戰之餘術兵伐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戮力皆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強臣專政上讀天時下違眾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眾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禦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眾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顯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挾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

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舉大事必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眾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眾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眾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不納

建衡二年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

遼國之擾陷北而趙之强庶改變唯極八未合而議者所恃欲以長
川峻山限塞封域此乃湯將之未事非昔者之所先也臣無遠推戰
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蒙考之北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
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第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
世荷光寵身名西秦與國同慼死生契闊義無前日夙夜夢想徐至
惶悚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九

經國

晉武帝時議郎段灼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割符
守境。試用無績。況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
狂夫之言。原臣受官之罪。不同千仵之従。天地恩厚。褒臣足矣。臣聞
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
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先君。華觀憎時。不能自已者
也。臣伏句中稍深至根坐長就篇。而久在外任。自還把疾。未嘗覲見
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遇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
能立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遭事聖明之君。而枉擁蠢芳豫力
又不能營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陪見弟主祠。
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春
人生百歲爲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懸日月之所
養悦異者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叢恩臨路。而自悼者也。
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
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瑞芮未生。麒麟未游乎蒼翁之圃。鳳凰未來
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
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周同。而欲比隆
成周。臣竊以爲不可。於是漢祖感悟。躬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
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叙
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進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
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賓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
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竊有勸焉。且百
王無刺聖賢之言。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一天下興舜則舜

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蓋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二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乘萬乘之衆受禪於摩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荀卿未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義，欲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冀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焉。然觀文帝之禪，堯舜之名雖新，莽之跡欲以同於唐虞之事，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況一王之化於時，庸臣猶有據者不與通矣。故荀卿曰：堯舜擅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荀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衆

甫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蔽日，亦應天順人，同符唐虞，雖法虞禪，奄創亦不異於昔魏文矣。設宜賓三臺以豫制之，而今諸王有兵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奸雄之所闚覦窺竊之所設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宜深思遠慮，早爲防閑者，是蓋其文帝稷已成之業，共合同風，天下一家，而實蹈上跡，保當時之勢猶以爲讎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者也。然臣之愚惓亦竊願居安思危，爲日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戒，不忘履冰之懼，盡除弊世之習，務以新政之大化，使尚所依，俗皆成，北患罷，蠢蠢草木咸蒙恩澤，朝廷永康，式之堅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顒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雖然寵異拜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悉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禪瑞亦焉由來哉。臣某陳生之書不在

禁闥之地，盡聞土聖臣在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來信而言敢居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文博陳舉賢之路，廣開言諫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誹謗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在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辟異端也。辭義膚淺，不足採納，然臣狂心，竊謂有可發起覺悟，貴言補陛下，察臣愚忠，恕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佞增焉，退念秦梓之詩，惟狐死丘義，輒取長於晦近猶累徧晦，寮闕覬情望極，不勝拜款。其一曰：臣聞善有事也，書在經典，忠自朔也，識在刑書。近代遠古，自秦漢其間，王霸並及亡國君，故何得而稱，至於忠賢相及，使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忠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猶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

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天平地寧，四門穆穆，積其功因在舜華之爲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斃於牧野，此俱亡亲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放寧，作瓊屋之豐，長夜之飲，於是營糟丘，臨酒池，觀牛飲，室宥寵逆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焉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復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復道徹而復照，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從陵遲。齊桓公遭亂之主，再藉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實管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刁之過歟。同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刁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慎哉。秦太伯翳之後，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

心待賢遂求罷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
蹇叔於宋。由是四方俊傑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
有天下。雖稱皇帝由羣臣之助也。道化未浹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
詐自恃不能弘尊號，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肆行殺戮首啟陳勝
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
殺。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
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
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誅沛公於
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背韓生之忠諫背范
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以書被文繡歸蓋世
俗兒女之情耳。而羽矜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而不知覺悟乃
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降仁德猶水之歸下獸之走

壙。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鸇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
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國之資無唐虞之
禪直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矣。本由劉氏為庶人也
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加於安昌侯張禹著
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
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除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篡
王莽無緣乘勢使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而禹諂不忠
挾懷私計徒低仰於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秉而
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悟乃以為
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
檻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帝不解則雲已摧碎矣
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是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

由世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
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
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其功德遺還
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擅乎而
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
術崇道德務仁義廣信賢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息民以威百
世義足以結英作人懷其德賢然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
武雖復賢才大略可與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
廣二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命誣罔暴殄窮凶極
惡人怨神怒冬雷以驚人耳目夏地動以搖其心而莽猶不知
覺悟力復重行不順時之令賞違五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

由是天下怨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
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戮
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能命子承之而獲厥公孫述又稱帝於
蜀漢。如此數十國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是天
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
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
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
川無舟楫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陰恩德敍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
著乎宮墻弘化洽乎兆庶為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譽布林房外
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繫未聽其姑息之辭四
門穆穆闢而不閉待諫者而無忌恨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
終天祿以為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

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枝百世長保榮祚，名
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東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
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端。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
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
騫，誠孝子也，不能夙夕離其親，豈肯出身效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
晉應期運之所[illegible]，會聖莫於有虞而異人，不臣稱帝私附，亦國之
蠹也。陛下誠欲致然，羅之者不一心之保，使會威淮浦，震服荆者
致宜皆答博矣。嘗聞貞士之路，篤嚴宜舉賢才，徵命考試，庸役莫用。
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
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篳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
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愍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
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

必皆賢，不可恣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兄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
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安，而華山之陽無
放馬之處，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飢
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
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
罰，是天下信者。人有言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息使人以
義，亦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
道[illegible]，非但募取衆行，不樂勿歸。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
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背人自可差簡，了強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
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度，可未嘗有變故。
刺史郎中有方募加督，要許事畢，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
功效，欲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辛或佚，不蒙論

叙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
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同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
器喪於董卓，潰於他人。故處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
氏也。於今國家大封，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
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弓，猶尚未
為亡其乃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亦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傳九小改
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三世國皆
小，則漢初也。夫侯然之七地，況有國者，務持精太事，世世實害
而諸侯之鼠常不育，邪則教勒欽明，而有奇秦晉變頑凶而有虞宄。
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
也。臣以為可如前秦諸吾宜大其國，益其兵，以遠守諸侯形勢，是
以相維，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

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
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
秦鑒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表示無窮，以遠萬代，興
衰深為嚴防，使若事崇其[illegible]，紀高帝伊尹與其君不為異，竊故臣
所以於懷陳風自[illegible]以為福，為朗威將軍魏
興太守乎[illegible]
帥所行城兵以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祜以伐吳必
藉上流之勢，潛令益州刺史王濬為大司農，祜因表留濬監益州事，
加龍驤將軍，祜所謂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
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
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
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息，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

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
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
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道先強，此乃謂侯
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
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
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
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人荷戟，
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
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
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
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
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

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
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
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
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
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
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
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
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
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
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
惠帝時淮南相劉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

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答，以為愧。臣受詔之
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
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
不經國，言淺多謬，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
案。如有足採，與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
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
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隆，三五之君殆
有慚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此承亂絕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
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
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
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
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湮替，同於

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
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
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乂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
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
以從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
交得良吏，共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
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惜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盡忠
之臣也；垂聽逆耳之諫而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
朝，雖當抗疏陳辭，已踰政體，猶未盡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
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
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
年也；若不當，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

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艱難何則漢
末陵遅閹豎用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拿
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然而文教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
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二明二帝務在論道經綸之方所以緝治之主也然內崇
樹聲色之娛外當三方之敵興造軍旅少有恤民之業何也實
頼前緒以濟動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皆始基
遠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剪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遣
時之恩未執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嗣
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因時遇叔世當此
之秋天地之位始定而無先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
法寬有中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屈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
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

奏議卷之七十九　十

威日遠就爲偏行舟雖不横截迅流猶傍向所趣漸靡而往則
將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
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未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
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累聖心夫
福作爲載之常理在二端天下大勢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
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
屏深根固蔕則祀祚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致雷同之政遺風餘烈
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
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
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出後嗣不必賢
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
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

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
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
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
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
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
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
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强弱不
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
强盛昔呂氏作亂幸頼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扞之卒
弭其難自是之後遂削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
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
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

奏議卷之七十九　十一

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
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
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隆
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
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
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
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來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
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
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
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
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此而已

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鈞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強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事后既建雖体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而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而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合其力

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立無覆其家之禍未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迴眾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

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遷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眾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患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眾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

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名王於慶賞刑斷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眾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為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臣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迹國以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

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續。豈予無以繼其繞。然後建國無承
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疏。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
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書。藏之金匱。置諸宗廟。
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
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慮
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
閥閱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
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
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
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語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盡其
求。遣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
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

者當貴之徒也。爲無私者能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
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
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
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不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
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仿。不可頓肅。甚殊然陵
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惡。同修之中。猶有甚者。使夫昧適情之樂
者。損其顯榮之貴。儀在不解之地。約己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
官之上。一舉一石合各有譽。樊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
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不必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
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
既定。無所與焉。非惲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
執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

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
恆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
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此政功所以
未善也。今人主能恆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
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
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意在盡善。懼政
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常居日昃
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考終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
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著敗可
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闒劣不得以尸祿
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尊司偏得其人矣。此校
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

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
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貪闒
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
間之舉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
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故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
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
陛下經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
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
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
今未能省。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
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
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閱。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

事始斷而行之。而書書主賞罰綱之其勢必愈考試司牌而已。於今覲事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亦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罰劾官吏勸盡責吏據辭守文夫獄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決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吏料以去。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綱疏。網與目所羅者廣綱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纖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衡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擴肆豪強擴肆則百姓失職。夫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書碎密之素必責犯權罪先之奉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衰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

者類由富強。而豪富者其力之畢其貨足寧是以官長顧忌而姑畫下吏畏威懼所司之不舉則護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作盡公而撓法不亮。因已在目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姦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決殊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以反身為事。不善者必羨我以警眾此為政殊赦之舉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者為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錄以知其悔過。於所得則雖有所犯犯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得不責不罔而名不異者殺不赦之律。行引名自方以惑眾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以情緣益傷也。凡舉此彈事。得以嚴風論而慝世教。今舉小過情議益績。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政体。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

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于一人。故寬而有禮。先難塞耳。塞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大。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密法在犯小而護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欲誠不閑而乃鋸曰身木可以為路。此言大事。縱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之大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乘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惡望不遑安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事。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蹔事勢所須。自意有由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遂從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難身丁。其因而私怨不生。誠以二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淪若夷。全於其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郡兵將並在武

守江表。義猶京邑運漕。又南守北塞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天下之望。民餘役亦應改損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歌樂生五十借其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並矣。大命還并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故未可以希遠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埓實在可為。服役不得息。然為之而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宜已不少矣。政務多世事之未盡理者雖備以蹤舉據須總緒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籍。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連其班級。自非才能。未得傳移。以終其課。則事善矣。雖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之。則穀積而無匱使

却功作之勤抑但益而損之利如其斯而已則天下靜矣三者既
衆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
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損於此事職有功蓋有秖妨農皆務所息此患
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求得止已或用功甚少
而所寄至重因下為之難少有廢而終已大益農官有千百之利
及其妨害有如作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何許捋
合況業至重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至一塊爰榷暑
輕重自宜近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雖善
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未聆此談
天創業之美勢在無既使夫後世象賴以安其為安也雖在猶明幾
患其智濟世功者實在養化之為業在靜國至夫備飭宮署尼務
役務為恒情過來未患不衆此特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

然仰尋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舊人心餘恐臣切為其有可
不須以傳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時宜則
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宣臣以為聖德隆殊存在于往
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勳矣神武應天為
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悌之德冠
于百王又有之矣修宜無細勤成執度又有之矣若喜當才之政建
業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撫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
孝文宣之臣之此書雖陋下衰上虛美常酹其事實非若所以資為
安之理義未盡善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弘基甚可惜也然不可
使夫知政之士得兼聖應絲年小久終必有成顧陛下少一察臣言○
東晉元帝為琅琊王在江南并州刺史劉琨冀州刺史邵續上書
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

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
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
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
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
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
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
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
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
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更辱荒逆臣每覽史
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

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
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
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
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
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
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
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嚻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遭夷羿宗姬之離犬
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
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
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顒

然莫不欣戴聖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
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
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惟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
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
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
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
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
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又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
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
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
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
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
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
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
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覩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

元帝初作相引熊遠為上佐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
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
吊問答之宜當有所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
哀即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
衣冠把阻於邇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
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

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
以為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逆之甚重於往
山夫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命順天下之心命銳旅
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
情下允海内延頸之望矣。

元帝使人齎印板進張駿為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絶後駿遣參
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凡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
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貢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
褒崇輝渥即以臣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
里懷戴嘉命願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播晉室遭家不
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
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
謂季龍李期之命不崇朝而皆集徒以遠隔有年未遑懷附
損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
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殷勤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
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
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
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肆縱横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
有尚義之士懷西晉領衰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
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荊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
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勑司空鑒征西亮等汎
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哀帝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溫使
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

胡運成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未充是以王略復使
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惋痛心於既
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
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
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
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天休
人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途故向義之徒履亡相尋而建節之
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回眾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泒自還則晉之
餘黎欣皇德之攸憑逆類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
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
砥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遲迴既積而機莫不舉水陸根於角悉發
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揮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之實為

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
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從胡陵蔡中華蕩覆狼狽相失據權寄揚越蠻居
以待龍中之會譬猶以俟風雲之期蓋也非所謂非理勝而然也而
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白輕音蒙習成俗遂望
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
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量力先鋒翦除荊棘驅逐豺狼自永
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
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
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鑾
朝服濟江日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
眾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
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

詠復興焉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鎮其甘如薺
穆帝升平四年慕容暐僭位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車不息內
則暐政亂政慕容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下切齒尚書左
丞申紹上疏曰往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
獸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
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於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
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逃乃
相招為賊盜風知化慕相緣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
戶不過漢之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
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駢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吳
二虜僭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偽部况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

海而可矣攻或虧取陵奸逃或隣之有善眾之所望義之不恤彼之
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豈
戶蕭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
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常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
際無不舍越殷強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
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業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
務先饒復習以數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
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順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
華敦朴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齊州為本漢文以皁幃變俗孝
景宮人弗過千餘貌式龍館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
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號崇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
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

盡竭掌士無桑榆之實掌細侠王逆以修麗相尚風靡之流積習成俗剖薪之論未足甚焉宜嚴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絶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整者溫猛之首可以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樸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軼之豈詠又知宇兼年不在一域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令潯陽上鄰重山之外雲陰之北西百有餘而未可以窮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弘危託落命善附內駐宜搆就弁豫以臨二河通接滑穀擬之丘墟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衛以千金之餉畫力待時可一舉而戚如其處劉逆死後之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但絶二賊闚覦乃是戰𢾺之要惟陛下覽焉疏不納。

宋少帝在位多諐失范泰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手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且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義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聽卑無微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為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今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十九

經國

後魏道武帝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長史張袞
上言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
越將為後患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逸可遣使告
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
千載一時不可失也
明元帝永興二年袞又上疏諫曰廣人志與殊操僑之太祖延胄朔漠
天地始開參我亂離之初馳驛革命之會翼鄙林可觀屢蒙殊遇
恩寵榮燕出內陛下龍飛九五仍參顧問書無微誠山寄今
疾猶留義力盡補天聞有匪懈犬馬戀主之誠不盡寸今
中夏雖平兄域未一而有不賓之虎尚有逆命之虜蜀殊遠

陛下誕天縱明睿撥亂乘時而因機撫會運須經略今馬易春功在
人謀伏願恢崇廣遠克廣德心使構縱與干戈並陳文德與武功俱
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於今不獨前世今子書將發寄書哉
邪鄙情辭雪遵恨在脩臣雖闇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
泰常元年晉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入河欲泝河西上假道於魏
群臣咸以為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明元將從之博
士祭酒崔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已久
今興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
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
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
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卞
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

失救鄰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
兵馬坐觀成敗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而
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
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居然可知也
二年晉齊郡太守王懿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魏以軍絕其
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帝善之問博士祭酒崔浩曰劉裕西
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否浩對曰昔姚興好
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眾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
之克之必矣帝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帝曰試言其狀
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
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
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

裕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
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
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眾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
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
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為國有可坐而守也
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為
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眾雖盛而將無韓白
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
曰卿量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
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
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世祖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帝帝皆

不聽唯太常卿崔鴻贊成其略。尚書令劉濬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
門侍郎仇齊推揚遂言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已巳三陰之
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
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
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
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
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
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
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
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
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
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

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
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
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
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
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
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
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
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與
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
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
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
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

連昌在庫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
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於
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服卿曉之令悟既罷朝或
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
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
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
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
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
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
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
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

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
向溫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
奔走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
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
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
時南鎮諸將表宋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
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以挫其鋒令不敢深入詔公卿
議之咸言宜許光祿大夫崔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
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
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
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聲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
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

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

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招合輕俠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

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眾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琊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

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太武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初無失矣

孝明帝時靈太后臨朝司徒侍中尚書令任城王澄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授旗隨陸啟顙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用寧四表清六合是故撥亂脩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晏安於玄默取外之理要由內強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虐使其眾而窺覦不已若遇我虛疾上民但窮賊衍年老志張思播惡毒此之弗圖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夕惕若留意於篤尚遠圖吉之未一日選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據實忠清核養人之器備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節財輕寶重穀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膂力未衰愚臣猶堪戒

保荷戈帶甲之衆蓋亂於今燕弘冀甸之亂亮和在黃又賊初愈積
禍爲勢不能各子弟附恃羣逆已彰亂亡之形然可見羣弱有僚
天與不遠大同之機且須嵩俟晉漢帝力疾討逆異布萬里咋病親
險難遠矣以萬衆之豈豈亡宜當賁以便名亂也詩不得已今宜募
二帝之後富以爲守爲大任然須年以東南山戴寇雖漢之興有庭
連接難尋得前除亦大損財力民力飢饉之後散亡莫備故入之賊不
寧出用之費稱聚不發力以從民聚豐資以行誅窮臣所以夙夜憂
憂餘息不亭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信何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
天下之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是聚之由知此其難慕人寧
役若以之一重與替之事爲可不慮也今若使民出不過一日食於者
之輕任老者之事此雖太平之法難行而偶然然民亦困不亦宜哉
今增雜泰備庶庫崇利雖府寺腰繫少有未周大抵當府稍存庇癘

理務請寺靈塔俱足致虔請道場明堂辟雍國禮之大者本司提兵
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務令甲就其廣濟敎造之財剝削屯市之
勢凡所營造爲非佛御切須裁使急要亦宜徹去以赭阜積屋府無
損於民有全力矣食上置而娩德昭乎寢室而二功成寺宇麗而從
力衰阿宮壯而秦財竭存亡之由豹然可覩竊思前古一同之旨
力聚財以待時餘
復周武官行將國東討部遼城鎮並請備加或年專隊一國聞之
亦增備守禦柱國子翼謀曰夫謀必制之曰興兵至戰而聚
所從官衆數十年食積則事較非爲議無制勝之策亦由故人之
有備也且疆場相侵各有情況使信不備其業之上者不易解遷還
減戍防經好息民養待來者後必其於通知備而少備然後出其不
意豈舉而山東可圖羣猶習前難況非蕩定之以節約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敵兵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
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
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武后時稱蒿江守將于昇上軍國機要疏曰臣竊聞宗楚客等軍失律
後乃喪師城屯邑當要之所諸將徼倖聞國家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北
東蕃因知我兵少以行兵寇掠則陷隴國家若無私坦與安東扶東臣恐山
賊多據勢偏僻俱爲一旅只恐命更益其圖乃是資長賊聲援潤唐
國有天恩之應先有默分臣恐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膚源
恐關隴安軍以日今討若安東被圍單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
早爲圖之臣聞天子興兵不可以無辭故撫劃倚恃思則人懷列戰將妻孥
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籌量以服安天長常存夫無然懼臣伏見詔例
免天下罪合及募諸色奴充兵附擊者是救急之計非天子大兵正也未

刑獄丈夫有罪人今若奴身徒役非積征行雖其事急未足可用況當今天
下處臣勇言萬全果用其可契丹小醜假命待誅倚勞見罷惟國大
長且陛下富有四海二戰未曾遣即見罷暴發若更有他虞複何應臣
恐此不可試不大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無不敵謀賊不得逞
臣聞比籌從日待兵偏有利數日即退盛去此賊遇之慎是窺然本意止導
敵以叫兵遲之臣懼未信然惟國家已未能救者與此兩番至於姓丹必
醜未之比觀今國家爲契丹大發河東遣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
精兵悉赴營州以綠塞空虛彌更獨令永生河會早秋馬肥秦中苑牧
苗者關東隨當以窮蠡誠知此隋醜其醜類大猛秦闕隴右馬歸是
國所實安情遽業良宜預圖之不可輕塞上之兵使山西無虞詩伏願詳審臣
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國家必撫在國必有恐嗣君不當無用之臣
處父不當無益之子今朝廷五品三品受國寵榮人恩嘗賜厚祿產舍食

人之將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遭有小蹶則去無人肯使又營
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則國之所養者揔無
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學養無用欲令忠賢効力
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遣軍張玄遇等從徒實由內外不同
心宰相或賣國樹黨近臣或附勢私竊祿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
巧為賢肇居雷同以狗私為能媚婁保身以奉國為愚陛下又寬刑濫網
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姦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精覽兵數山南
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今
水雨如此又旋符到披未及當日辦發猶不及期況未辦發月日行不可
百里違限者軍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生一患縱得赴
赴期亦恐不及右違不赴則軍不可繼若違必誅則令衆皆懼況兵疲不
堪用矣廣康勝為益由此切急切急即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

至筆路計有百餘萬所司使勒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
遊手墮業無賴雖已令發運去時惟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
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糧國家更無
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行綱承前多欺勾盜都
余納今懷有此類而向諸處余納則山東來未必二百已上百姓必擾
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撿點勾當知租來見在虛實更未
宣恩旨慰勞兵夫惟以勒赴限懷在道逃亡此輩有萬一非意損失則
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為賊所圖切急切急昔楊玄感以此為亂實軍
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務不暇務道因來軍失利山東人驕
慢乃謂國家怕其強豪未敢徵發多術誅放遺多信為且之心倘國殺
隙頗搖風俗圖家大政顧人無盛心暑縱懷盛亂必漸臣伏思即日
山東思人有亡命不事產業者有遊俠為盜者有豪強宗者有吏通

州縣逃罪過者如此等色皆是姦猾國家又不以法制收之臣恐無
賴子弟囂競日廣上不為國法所制下不為州縣所羈又不從軍又
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姦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勅
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麤豪遊俠亡命姦盜失業喪食宗族
強宗者並稍優與賜物召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
則山東浮人安於太山一者以相姦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煩
寬罪搖擾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子弟自不敢為過昔漢祖任山東
使蕭何鎮關中淮陰敗滿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
亂之患唐軍有殺掘之獸蓋以此道也夫亂常賊衆者唯在姦雄盜
雄既羈亂難自白伏乞皇恩早而之特云無欺說隋武臺亂虎豹袍
錦袍緋袍金帶等及告身金銀器物等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
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勸

奮使賞伏望天恩賜緋紫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卒
未敢濫用此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五萬衆是甲
兵餉日費萬金未早勦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勞特
乞天恩允臣所請

肅宗為太子安祿山亂建寧王倓典親兵扈車駕度渭百姓遮道留
太子太子使諭曰至尊播遷豈可以違左右當侍從觀回遑明亂當
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從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
矣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趨河西收牧馬令防邊屯士不
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此上者廣平王亦贊
之於是議定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論關中事宜奏曰臣聞覽載籍每至理亂廢
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

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亦時之變也。王於君人有大
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强。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
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
與重不可倒持也。蓋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
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於己。啓禍之門也。陛下天
錫勇智。志期削平。定亂除兇。遠慧神斷。代揚海內。宗(?)事居此誠英
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類蕃夷。兩可競競保惜
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累於威武。悉於應機。竭
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相為。臣是以夜而如狂。不覺
妄發。仰踰聰問之旨。深測安危之端。以臣之愚。於自尊而盡於事主
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
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
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即不悖。悖則不
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
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
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
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
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
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
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
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猶在。强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
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

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
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
內寇則崤函失險。外侵則汧隴為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虞。
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
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已是全宮
廟焉。蓋此又非常之事。孫吉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
深矣。故亦大懲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天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
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
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達。竊所憂焉。先皇帝還自陝郡。懲
艾往事。稍益禁衛。漸備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
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
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曩時戎

虜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蓋舊[illegible]猶肆毒。率因來
寇。志吞噬。會胥既深。陰懷亡羨。盡遏來通。誠冀少息交侵。孟城馬長兵
疲。務以討誅相繼。內非長威懷德。欲守約始知。所以居年僅半竟
未堅。安要約。忽兵禍。又青馬[illegible]。為必假小寸忽年。同禮夫肆侵擾
先歲。又於後武。號啟卑謝。自開已來。既無虞人。使其為謀。志是可隔
備如此。為實細四。既無嫌戎狄。會詐乃其常情。為有便利。可窺寧肯
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眾。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
有賊臣。一嘯兇徒。構應遠倚蕃戎。乘虛犯禁。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
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
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
料兵連禍挐。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
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

危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者不畏而重之乎近
事甚明是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
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
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
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
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
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
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
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竭難贍之欲其於為
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曏將帥征
討又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
廄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畜之富以增騎備且

未殄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傭司府之蓄錢鞭捶之
殘開輜之間撤發已甚當施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
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
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能
者之意言此宗言倘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辭中主不行若備
之已豪亦無何事也而未備又如何勿言臣是以屢陳狂愚無
所辭避故以此上私行之事有實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臣聞
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
用之以傾諸侯漢嘗用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
上腴利則內作[illegible]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窮則外制東夏
據域中之大可以當威昭德也蓄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
眾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廊廡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

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馭輕所謂倒持
太阿授人以柄奪鎮制寡則殭幹弱枝之術反語躁擾則悅近來遠之
道乖求諸邊方無適而可頃者庸懷猶為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
者猶可補臣不勝狠狠愚悃之至輒敢効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
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晟擇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
勢必退縮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
可追還以此數有馬燧抱真同泊李晟等求令旋師完復禁軍明
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
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邸
勸懷遠理合優寬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
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稱悉免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
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從

自我何有不得攄本懇勞無易於此。
贄又請撫循李楚琳狀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輩所惡頃
被材事論奏者其心狹兩端若不隄防恐生變難伺請宜斥絕用杜
姦邪近者屢有使來絕不敢思召恩帶留難暨未放還伏恐陛下
亦思疑心如往擬議以臣愚慮竊謂非宜當楚琳乘時艱危假擁戎
丁晚[illegible]結[illegible]奉天之圍邇亦有[illegible]其於叛亂海內影附論
眷今始[illegible]則[illegible]見[illegible]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天意猶存勤王之師
尚在[illegible]寓[illegible]商嶺則道迂且遥雖谷復為盗所扼
倚惟命[illegible]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将夐絶以諸鎮危疑之
勢[illegible]情各懷向背根勝則往我勝則来其閒
事機不容蹉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
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惟唯惡是務今雖

兩端顧望力是天誘其衷故通賂建特除大蕃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謝師今若拘攝致之謹露猜阻之迹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驕驁馴擾唯在所馭朝攄先悖夕則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於漢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所迫從全亡處以積恨未賞此讓相所以恢帝業也寬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袪之怨以免於難此相之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需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瑕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瑕疵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與命之叢脅從之徒自知負恩豈敢歸化斯蓋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善以謝撓興復之業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

貼黃又論從賊中赴行在官狀曰欲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朝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者一那是論說賊中体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畱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根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耀白授者與一職之守不同當有萬國者與百揆之体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亂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從建庶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通而群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慮智兼納識廉遑覆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

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害雖微而禍重蓋遺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為之心而觀物之自為也知億兆之衆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德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荊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

亦忠附任雖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慝有矣臣故曰蓋遺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動修行高百王越稽代未大同俗不至理者臣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猶馭亂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藎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遭殷憂之期夫豈或者欲大啓睿心激小失而答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必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鬱流誠若未悔禍則內難未弭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天

肅歛指隴廓稗關遍狩歲初普師旅征不庭民怨之後人思自効
捨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謀失者爭詣于軍門陛下能於此時
奮軍氣之方殷因人心之願盡輸味吐情虛襟以懷納諷行不疑
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賞之才者任之要或有志而無猜於
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皆優容以植進退
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義聲山靡曾何足
平臣固知夫已理安必乘天之幸矣其所以守禍胎而衷義氣者
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竊覦輸誠者猜其進說官
軍撓敗者猜其挾兩端殿洪陳先黨羅按考疑其爲賊覘候察計者防
其飾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風使拘留謂之要重
或詰責而實於客者或勞慰而迄於裝斥雖可嬰頗異其辭難於因
闕一如既杜出入勢同牲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字謹且皆豪私不

逼二逋寇雖勤居年歲經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降化漸稀而上封
殆絶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貪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
風旨競騁邪佞唯揣崇闕末夏失實盛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盜
狂危殲亡無日陛下急於誅夷謂其事信然則兵賜財費待年一旦
人心轉情寇亂愈滋遂至鑾輿下生戎虜闚不寧微陛下能於此際遽
敷大號謝過萬方叙忠寬免之寬而舉其尤能亮者加之厚秩斜
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拋蠹增惡之人刑賞既明忘邪罪罰以
此焉又雖頗不識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防亂亦安臣固知
晷猶京附心歎之遊矣陛下既開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
隅食在旦夕可復使一辛糾繆之言遏盡哉今賊此未平懷兇蛙
抵都邑城開緣偷逃居關輔鄭崇狼郁歷朝廷偷介放遠郡道路
縁歷於邅山杖策從君皆能有柴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精禄不纏爲國

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勤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
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鱗鳳方至蘢威毫龜龍乃在
夢悅近者來遠之實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鄉建等其所在非助逆
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恩特体屈法給人辭並黄名籍
隨事甄賞或有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東司尺則投以職資各但
優其選序必有須輔行在難處親軍則武陰諸道一官或妻諸使錄
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歎乃歸昧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簡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
繼往況今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理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
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懾亦不可以小善
爲無益而不行小猜慎之翊又命小顧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
之機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贄又論叙遷幸之由狀曰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
犯宮闈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
誠克舜禹之言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
下又曰卿以爲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
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臣又對詳之
聞陛下無言臣之細究交集聖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
嗚咽旋屬哀深請對臣言未竟軍聲今諭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
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讓詞苟寬聖懷事有由言屆
于自明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隱其事多借越權開會
聞陛下神武獨天特一臣守乃命將帥四征不庭梁稽誅逆將雄
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
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饋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

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便催徒限，境畢復
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推算之科，歛率貸之法
興。禁防濫牽，脩目煩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叢恭廢，供徵呼音血竭
於營操者，并執異堂，家戚容兆，無數，然而郡邑不寧矣。量陰之戍，用
係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民心國之大防，莫重於
此。陛下急於請難，徵還東征，邊備空虛，觀軍寡弱，尊又被閑，私牧以
取馬，豪貴持家，以此兵民有私牧者，倒元歎貴，威之門，求請持家者
皆是，帥臣救之後，遂乃富家挽素，及者悉勞，復除征隊，因有常，無母
怨，等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管家，有破產以當年，寒道路，使
闕。邦由感傷，責任紫熱，執不解，體加以累，破之弊，鬢下走，窮畢孽侯
王。成輸屋，稅稗，販夫婦，卑算，婚嫁，貴而不得傳，遂而不見，異其為積
牽。又甚諸，支株，永絆繁，為損，恐懼與發，無已，罪情動，福，務野，審而

京邑閭閻不寧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兼行，將有以推明張
以成理，神斷失於大速，審察傷於太精。斷決則事無定人，而其作之
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聽度之際，不必盡善，則重臣
擢陶反，側屬易生，猜則群下防嫌，畏且之風，漸熾，是以疑亂生
起，怨讟益興，非宮之憂，傳非常之憂，陛下務於喜怒不形，開誠使
兇等鼓行，白晝於闕門，無結草之防，環衛無禁何之人，自古禍變
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事我閒防而人禍亂，我陛下有厥蹤之
臣。有耳目之任者，詩詩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衰，難不
能效其死，所謂致命曰之。慝是群臣之罪者，量徒言哉。聖旨又以象
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令方學識膚淺
允堯占算術，都不涉其源，今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惟德動天，不吉，禍二三，動罔

不由。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是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
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紂伊貴紂之辭曰，我生不
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是又舍人事而
惟天命，而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
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
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
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安危理
亂之故，一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為，以乃天命由人，其義明
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詩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
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別書而釋之曰，康誥
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言，經傳之
旨，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盡人事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
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隨，書已後史，傳相承理
亂廢興，灼然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
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而恐其中
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向須征討，畋獵網羅，寄物力竭，民
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逮蒸黎，日夕疑懼，聚族
咸憂其有變，故姦屬狸原，叛率衆，如聚麻所，瞥象師之人，動遣儀鼓
固非意知算術，臼曉占書，則明數歷之由，未嘗閱天命。伏惟陛下

鑒既往之所失，達將來之令圖，撫宗社阽危，刷僨恥，在於審時變，博詢人謀。至化事備，天祐自至，悠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進爲之議，通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備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懼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爲違欲以遵道，爲遠險佞而親忠直，爲推至誠而去逆詐，爲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爲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爲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爲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爲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夫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要得捨而不爲哉。斯道也，要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施之於事，則可以厎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公以湮伏而興周，文王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偏小而闢丕圖。况陛下稟英姿，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爲雖增損或有不齊，至如東北羣醜，竄陸薦逋誅，陸原亂兵，營客犯禁，蓋上天保祐陛下，悉陛下神武果斷，有軫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懲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勵不息之誠，界異豈止蕩滌妖氣，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誠，有所切雜，不覺煩瀆，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幸賜一得，甚有取焉。

贄又論河中後請罷兵狀

右昨日欽漵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畢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漵奏來者。竟梗職勢闢，叛源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漵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爲其因陳。陛下少留睿爲。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克勾越，夫差啟殃。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不可以常覬。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惟論決希有之徒，險慘生事之輩，章兇覆亡之會，端委天主，別乎之守，必將疑勁甘言，誘啁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敢誘餘孽，指顧可平，諸廷藩鎮之足，獲說於小之役，斯識一勝，必有亂階。微臣始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論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善議而陛於斧客哉，以必勝而輕於後，故文善之討，驕上之疾痛未平，蜀囊之征，淮南之寇，賊甚陛令之，即非不誅也；伐抗之師，非不多也；今爲之斬，亦不堅也；猶斯之勢，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執是閉者卒舉事未敢自保，是以抱疑反側者，懷妖懟之心加甚；拘危疑者，懷猜嫌之笑。及逆乃搆結以相討，狼顧以背恩，弥西河而至維奉天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內外疏忽，情義乖天，命其保於寸晷，至成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甚也，綿綿聯聯，不絕纏綿中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而實足寒心，亦有蒙時熊羆徐旧之師，尚遲旨衆之勁武，庫韌賊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事人，取威定亂，已於建中之始，皆不至微且鮮哉。然而陛下懷悔悟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誅渝竊或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竭財，知使人殊欲之取危，知違衆專心之穢惡，知黍廉因操之興怨，知上下壅塞之失情，德音渙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款之際，聞者莫不感泣，雖元兇猶匪人，亦必爲之感格。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衆感以好音，濟投李以而收此，一定無西易應聚春歸心。假王叛涣之夫，制偽號以

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審其偪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
失。備述以來。速撿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此其誼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略。不徵教化之未善。不議威嚴
之未孚。惟收攻是臨。悍然心逆。辟視人如禽獸而嚙之。原野戮人如
草芥而勤之鉏荑。號旨不承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illegible]刑。是使負
罪者懼其[illegible]死[illegible]誅[illegible]奉[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編。以因於杼軸而思變。士
卒以憚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情相攻。亂萌有定。夫不矜闔境罹殃。一
境不寧。蓋[illegible]結釁。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
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是以為
明鑑元龜。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將無怪乎矣。理有必然。則
殊途歸於同轍。苟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近以東北[illegible]稽戮責瀋
明。陛下怒其違命。大舉甲兵。臺岸淮此誘姦寡而動。所備之甚猶
遠。今於河山。不虞之變已竊發於都轂萬端之憂。不其信歟。前英
諷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叔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爾
致思以絀之。亦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從莫大之事。咸寬約之。以
責賊臣之以良兵。由是傳兆于人。四三班師。盛陛下自新之旨。悅陛
下盛德之言。而易辭負備臣。摘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然而
當衆議而謀備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發之言。若言與
事符。則遠方之心漸同。儻事與言背。則禍亂之態復興。自京邑底豐
秦隴旋進。屬懷元戎。無天討。又行其兵之責。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
以來款歸順者。蓋為河中之地密邇王畿。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貢
猶之。亦今者收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抵虧其同惡之

請罪。觀望首鼠之將。豈純誠以効勤。誠亡味餘者。希係於室家。也民
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濡。君臣已絕而更求。天下之情
會然一變。震討之而愈熾。今撫之而罪未暴。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
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教理。遵服暴人懷德而不任兵。明
矣。羣帥之情臣禮。抑天誅。圖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
之略而未諭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構
逆擾易代不庭。陛下耻王化之未同。愍蒸黎之靡樂。是發六軍
於[illegible]陽。河東澤潞朔方之將。吉以推扛于北。命永平昨來幽應江
山闕嶺之將。壽以書伐于南。屬國家屢帶以贍軍。患公私虛耗以張
武寧。斂同於萬數。從板疾入荒。啓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嬰曰鼓暴
老師費財。兩河之冤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治運事實見疵
哉。構異株根。豈居於禁闈。撲翰撓內。於馳遷河朔問罪之。衆希西而
歸罪。邪伏順之師。手豈不暇。乎斯之亂。海內論騰。僅有兩粵之寧。閩
咸天之巨觸。畢突乘間。何所不為。既而從鈇之續。咸自欽綏。內奉來
望之議。外無狹境之侵。及聞天澤潛瑕。詞書復蓄。不替奉望風款
降。爭馳表章。爭恐居後。跡其書奏。於此可知。是皆懷兵救危之深誠
土偷安之量。懷生畏死。養動之大情。屈危求安。生物之常性。有天下
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
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爾寧矣。國亦同焉。人苟
遂矣。君亦泰焉。是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
自安之術。請彼畏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為。指拔
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
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讓之。致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心。得矣。聖
王知安者。人之所同而已。亦讓之。致與人共其樂。則公私之利必全

樣間號於新附之邱鐸之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寇患而自朝廷精
要必復誅伐是以未洗滅而懷先我懼先我而爲烈征爲彼備矣。懈
時次及。則夜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益
其蔑身覆族之憂愛既盈則應以脣亡齒寒之禍矣病同者雖胡越而
相恤。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閫當嚮應逆中之禍勢必連
興。以國家存遂之切當舉尊息兵之權。達來鳴吠哉賊發偷討之則
我力未逮縱之乃寇患斯甚臣竊以爲姻非如柔害陛下何方以
待之。若有其可憚之可也。如其不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持國然必
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鉅敵之所宜。唯聖主當
擇焉。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
懼。威而罔惠則不懷。苟如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要則所設之
恩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如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

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亂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當惠以
養威。蓄威以導惠。威而能養則不撓。惠而見導則有恩。是以惠與威
交相濟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能强暴。宗明斯術
之要矣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柄持梅。以運洪之倫居上國以懷元
之禍。保中興。歲未再周。相次梟殄。雲聚應驚心之日。寧無改轍之時
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
未寂賊之威以行惠。當河中淮汀之黨。思無所間。赦誰與僭逆之罪
咸與惟新。錫旌賊。所保羅戰士。轉柱咸息兵之令以彰信。王夫君舍
瑕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
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無時回神如
悟逆之罪。罔赦矣。未屬何惠焉。凡在負經罔惡者。必將回河中誅罰
之審。且有賞。善屬何赦焉。凡在信思安者。必將回吾君有戴勝之

師抑而不驕。信乎其罪枉矣。凡在洞識理者。必將回吾君有撫亂
之憤。恩而不撓。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
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雖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
從也。想其潛虞。計不追悔也。但以竊在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
宥之恩。然不能不自愧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
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
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狂狩之
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無營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能於所
禍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靈。復興戎
役。殘威而屢應。持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欲赦罪而宥禍福
家者不暇恤。皆不保居肉之害。免危未可保。以存成敗理亂之所
係。願陛下難之。慎之。臣區區上干。憂懼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避所行

諱當草具撫諭之辭。許陳滑宗之書。使使宣揚。芳救以聞
諮貴事已已冀帝武數萬敵。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意其謀未能
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杞嫉其論已。誣陸下不如因
遣使。暫其軍以所敵銳。場將主君且已舉兵。詰書是陸下恩於古今
者。不用。後自欲總軍且亂。又使詰藩不以朝廷爲重。乃聞回鶻其已
懈朗。

憲宗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年十一。軍中扶
賢嚴其後事。由是上欲事討伐以懲宿亂。群臣上言卿。議宜誅翦
時數。不可勢必不同。往慮之。不必動眾。吉甫運進用兵之策。且固
書入兵。通路成討。利病異載。河北五田平易決。壞柔析物。產紫富之
拔其不封。便必無變。動復從矣。自上又問魏博之事如何。御曰。人所
見各異。何者爲良。吉甫言須興師攻取以示國威。上曰。此如所慮如

此不討伐無復有得理。絳奏曰。以臣愚慮量事勢必不須興師動
衆。總侍當須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曰。凡河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雖
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攜怨得使圖已。各合均兵馬。不令偏在一人。
使力敵權均為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則必謀議不同。而一將為
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動不得。此是賊中之制置。於事為便。
加以誅戮重賊。故無敢萌意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須事不得。事須假
人攝攝。託人性命。即所託者其權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
不同。怨怒必起。尚者權均力敵。遂至生患。搆其相也。何者。以兵力奉
等。不相伏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伏從。主帥不能制。則即必叫
一寬厚簡易。軍中盡所愛者。兵權既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忌不難
當置節須遣入朝廷。部將思相一方之權。而與兩河事勢。不異賊中
所慮唯此是已。懼其部下倣之。以受國家之利。總侍將來有此變既

懷諫部攻伐。必須懸歸朝廷。若不倚朝廷。即有主不得。此必然之理
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所要在應接
速。無遲其機會。而今但要日嚴勅諸將。簡練排兵。蓄為此也。上曰。卿
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要。詳此事勢。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吾當又盛
陳用兵之討。言糧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絳所奏如前
曰。此事理分明。不合疑惑。且兵不可輕易而動。前者討伐鎮州之時
四面興師近二十萬衆。而神策遠赴河北。道路艱難。糜費七百
餘萬貫。訖無成功。取笑天下。天下之恥。傳之至今。瘡痍未平。休息未
定。立功者未録。戰死者未收。傷殘之人。懼於戰鬪。若勅命徵發。臨之
使戰。臣恐不勝之患。不止無功。散亂之兵。別有所慮。況總侍事勢不
要用兵。伏惟陛下斷於聖心。不惑浮論。上乃書手掌中曰。朕不用兵定
矣。絳因激上意曰。雖聖斷不用兵。臣恐退朝後。更有人上惑聖聽者。

上色莊厲聲曰。朕意不用兵定。向人或得。卿不用憂。季冬十。逆魏拜賀
曰。聖恩為萬姓屈已抑威。社稷之大計也。後十餘日。果聞總侍使奏
軍中已歸都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使屬本時居軍總制。上曰。卿所
揣總侍事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使宣慰以觀其變。絳言不可動使
到。僥為一妄逆朝廷。事有一蹉跌。即難處置。疑撓之間。機宜已參。即
進不及矣。今田興為衆所歸。坐待朝命。不於此際。使有異懷。他日動
使把三軍表來。請與田興節制。在於朝廷。此既不得已而與。降本出聖
心。是依軍中所請。威與將帥量曰。且示推誠。不堅。是以應於合衆
撫納其勢。然後獲其心。平定兩河。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吉甫奏與知樞
密梁守謙。交結為援。助吉甫論。令中使宣慰不可。此維獨奏。上遂
令中使張忠順往宣慰。待迴報。置。絳又奏。今田興投誠降附三軍
歸伏聖意。不當待廉置。赴其機宜。待勅使將三軍表來請授一職。則

威福不由於朝廷。恩澤不出於聖意。此機可惜。奈何失之。復辯進德
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行程。纔過陜州。伏望明日便降白麻。授田
興節度使。即恩澤出於君上。感結歸於朝廷。料官得參明日見
伏乞聖意不疑。勅使被宣曰。立夫自從何如。待其歸成。即與王陵
絳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立足。朝廷盡力坐制。總侍得否。因此機會與
其誠節。進出不次。威亦殊常。賞典留後恩。不受命。却感忠侍。又須
然思輿舊曰。何殊也。伏望六於聖斷。特賜審分明。日遲出白麻除田
興為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張忠順到。已到田興。感絳立軍衆
叟鼓舞。李絳又奏。魏博自五十餘年。不知朝化。賞罰法令。都不及之。一
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割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大賞賜
無以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五十萬錢帛。制書上以
內庫為急。兌三軍賞給。中人有謂其所請者。上言曰。所賜太多。罪得

及此。復若更有即又如何。緯奏曰。若實取當先取則平天下。河西是
未討之間。慮後代之誚為避禍之計。而此崇尊稱留子孫田興習苗。
無即日之憂。不順得鄰道之助。而天生忠義。忠順書實舉六州之地
兩河之膊情一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盡棄用了更未
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衆攻取六州。一年而勉。皇不續實。而
計費三百萬貫。事畢當賞。賞又在此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年而緜去
小費失於大計。誠可惜也。上覽事情。欣然曰。朕所以身服勤躍之
家每事節約不用者。秖為大段要切時用不辦。乃嚴收貯。何為遽乞
兩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出。而三軍中歸躍。以問那始時曰田興初
受節旄。詰道奔從數十人在魏州。盛傳見那使。謂下始實見制書賜
帛到。皆益手失色。驚歎曰自艱難已來未曾聞以重賞賜一軍聯試之
學及。雖有何益。可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

僖宗乾符六年。鄭畋遷門下侍郎。時黃巢欲得廣州。畋議書求天
平節度使。帝命群臣議。畋請假節以紓難。攜欲以嶺南節度使而
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之下勁兵又猶道之
畋曰。方今盜賊奈何捨之。今四方解體。邦畋曰。巢之衆未有
異衆。以利合。故能與江淮根受天下。國家久平。巢所在四面不
兼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即机上肉耳。此所謂
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戍以謀而恃以力。恐天下憂未艾也
昭宗時。張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朱全忠欲振關東而未居受
黜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遣潞州李匡威。薦州鎮上言
先帝幸梁。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康兵殊之。臣帥兵為犄角。唯
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難得太原。猶非所有。請因李克
用身撓也。亂宜先用。全忠不如丁也。請因其弱討之。兩雄勢甲
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濬言
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耳。臣見師度河賊必敗。今軍中費兩足
支數年。帝聽初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

經國

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左拾遺田錫論軍國要機朝廷大體曰臣伏念自忝諫垣今已周歲無一言可裨時政無一善報君恩蓋以陛下文明無事可諫朝廷公正無事可言然尸祿曠官憂懼蓋切重忠補過夙夜寧忘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而思之審而用之臣所書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為陛下引諭而言之臣聞古先聖人守禦天下如張弓者舒卷人心使萬人之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有若馭馬又如鑄金者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焉矣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則先與亂節未萌而不得不慮機與時節未失而不得不謹哉古人云居安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取蜀如破竹唯河東遺孽尚不能平而陛下一舉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聖駕四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佇瞻恩澤願陛下未賚賞捷之恩未行策勳之禮今二載可謂淹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疆臣以國家兵力之強胡物力之盛戎人甚易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夷狄位在示之以威德示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之如犬羊豢之若天地戎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戎背叛亦不恐其侵軼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戎賊未平一旦又來侵擾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爭展雄圖攀龍將帥亦冀功勳亦望賞賚臣竊恐下或取郊燕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以賞河東之功因以示幽燕之[illegible]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帶澤逮於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能鑄其心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焉不以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日之諫也以前一事國之要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頓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收之必君聖德日新皇風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賓爾不來降又不入貢彼國自有災沴人自罹凶荒而書曰稀德動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況四夷乎臣審諳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以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三年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昔太宗征遼魏徵書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邑田盲成志在外荒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況大國取交州謂之積海地者不習風土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南役暫息南征交州未平未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為可憂頓兵挫銳為可惜蓋征討之際費用非輕皆生民力之財若諸國所供之賦也陛下惜輕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見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嘗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請封還詔書而不行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墀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illegible]無彈劾使詔書有所未當制敕有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

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責其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人得立於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御史不敢彈奏。左右巷令而兩省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令。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退。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嘗聞陛下詔之以事。任之處其事。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有所陳啟因便而方奏。又至陛下或詢訪以書裁官名。與言某否某某不心。未得觀其雲事。又今二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伏請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降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又畫寫司中舉此則陛下召復舊選天據朝綱。臣雖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舉者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也。百官不禁為。何忌於政。不先庶

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起居郎起居舍人得以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職備闕。中書舍人得備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肅條。一人尊嚴。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左右。則盛事無遺。而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敕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奏。輦下所聞。萬貨所歸。京師富盛。實當為蔚焉。不高嚴佛寺宮志。伏覩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花君果之品。明聞若有之靈囿。意以為陛下宴遊之所。足以為聖朝書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宇假借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曲書無本廳。諸郎官無廨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加以禮部無貢院。試舉則借舉年試。舉人借院武成王廟。中太平職司之制度亦增新。文物之規儀已陛下伏西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際。見有鐵鋼之囚儆以鐵枷。不覺自驚。不知其人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因獲是何人。臣諳按刑統。唯徵官令。初祖各有短長錯。錄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有刑書。未見以鐵為枷者也。凡今州縣欲害一小罪。嘗一經因奏。許格文。義休與諸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為枷。事出於將。伏乞陛下履祥以德光昌皇風。昔唐太宗因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意惻隱。見人從刑。况太平之時。特措而不用。棄於之言。宜欽恤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臣所言者要務。今陛下書而察之。所舉者大體。已陛下擇而用之。

真宗景德二年。知揚州王禹偁論軍國小政疏曰。臣伏覩陛下有郊位敕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採芻蕘之村。又本御史臺各報。唯掌歸令內

外文武臣寮。上封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興彰聖德。廣達民情。誠致時雍。追用古道之際也。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萬民莫大之幸也。臣雖無聞諫。則有臺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御戎十策。蒙先朝深納。擢陞論職。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冤執法。當得罪之。黜官商山。答實因此。尋復召用。叨塵祿秩。又上李繼遷使宜發而不報。繼而內庭繁殿正。亦當改更宣令。對掌敕書。辭無輕分。制從異銀中外。職業。伏遇陛下欽承聖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故覆然知彼聽政一揆。令又如此。臣尚有所見隱而不言。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諫之意也。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矣。邊鄙未甚寧。人心未甚泰。承制不已。穀價太多。今陛下始初。唯新。敕之在書。臣伏膺書中。敕言有奏於陛下。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如古今異制。家國殊途者也。假如帝先既祖奉事。舜在後

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誅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
毋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惟陛下遇老生之常談負其主
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錄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僥倖動於聖心廣大
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蕃漢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
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而兵豈能減則繼遷既未降命饋餉
困弊疲停轉輸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初當順人心
宜赦繼遷史致書唐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
臺臣更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來拓拔氏祭祀先
帝雖有此言未與鄜州節度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來歸國
所以詔令不行今陛下嗣位大振皇威未恐繼遷合人進奉肉學有
事彼必感恩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昔有
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為人也或曰當國強兵未可示
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
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
得浙江漳泉南未得荊湖交廣蜀之財賦可謂未豐然而吳江表備
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冗所用之將
專而不疑故也自從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
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
疑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專之以擇將帥恩威德
令以駕馭之資以天下財賦而四兵不[illegible]甯不當來之有也臣愚以
為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
三代者皆為空言臣所不敢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
本魯人舊籍齊土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
一員參司門員外郎孫貴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

聞事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
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贍副使閻彥遠判官李昇
推官柳宜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等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置司
理問其租稅于舊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
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
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
今可謂盡矣何以知之又如茶法使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
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緡比以濟今
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
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擇令才
君子行備于家學推于衆然後為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
而民泰自三代洎兩漢雖有以事未嘗有違去與道者也隋唐以來
始有科試擇人之路與古為倖然自唐初暨太祖之世科舉未嘗不
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
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
官者先皇帝聽德王莅視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
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士亦有容
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
之以泛取二十載之繁冗陛下宜斟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
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他來五品已下謂
之京官今則皆職判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
便殿引見用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表奏訟瀆
便獲超資或以捷給山呼使陛下收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取格之
風喻多開其之吏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注擬其四曰沙

恐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於農工
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關井田之法
農即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以來。以强兵定天下。故戰士不
復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覆益因。然而執干
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時
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
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
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
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
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舜禹皆壽百餘歲。當時
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亦排佛以救民。假使
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斛一萬。是其常也。而月有三千

斛之費。歲有一萬緡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與寺觀紛口
腹之奉。奢之食。衣之衣。帑民百家。未能供給。此輩以不耕游民。又不能
力蠶。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重衣飽食而已。不四民尤爲
可得。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尤
翦不稼穡。又多。佛若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陛下深
鑒前古。精求理本。宜沙汰以厚生民。委以所任之初。未敢驚駭。此
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衰而盡之。亦救弊
之一端也。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見
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
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今天下者帝王之器。有道不守。竟舜之道
其在方冊。堯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乃命司徒敬敷五教。舜以
恩賊無宄。命咎繇作士。明五刑。俾契典禮。居稷與業。禹平水土。益作虞

官。夫以堯之爲君。可謂至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
德耶。臣以爲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欲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
以近事言之。惟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謹按元和實錄。裴垍傳
憲宗嘗命垍銓品庶官。垍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
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宰相數人。猶
時有其人。況臣之不佞。擇數十人。諸司長豈不違。若更令
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垍爲知大體。伏望陛下遠取帝
堯。近從唐憲。既得宰相。而又列使宰相擇諸司長官。由之寮屬。則
無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者也。臣一聞古者用人不在
卑例。拔四。故卽舉遂佳人。又曰。擾綱之徒。貪吏之黨。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職者。言皆賢智矣。小人之徒。巧言
令色。先意承旨。事無當道。惟恐實。昔至帝明三不能變。臣又

舊制。而樅三二而書方得全歷三雄來哀平哉。可知矣。四速使才得
陞殿。家風天臨。蒙讀上尊。善子此。伏望陛下。取東光同等應格推
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貪婪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等以爲今日
之所急。在先識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識吏。使諸衙殊
途。不須不推。然後選舉以審其原。崇儒尼以去其耗。白宮圖用足
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併冗吏。不難選舉。求崇儒尼。難成人
民之賊。見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奉二帝之聖謨。鑒千古之
治亂。以日識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矣。斯所及也。于百王
而又三事大臣。受滴輔。豈容郎吏之議。國政蓋以臣素被寵光。常
思報効。有所聞當。不敢隱藏。臣又念詔書云云之而不閑罪在朕躬
求之。而不言。將誰執。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
下賤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

仁宗時歐陽脩上奏曰臣近准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眾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則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強并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畏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

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繁多枝括不暇從前所陳眾議紛紜至若臨事鮮果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而能南取荊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眾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

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高昌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一夷則常患無策欲任賢

使材則常患無人是有其具不得其欲當不知患其故奈何哉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廷無權臣之專無小人偏任之惑外臣恣專陛下上其憂陛下如父惰耳從善陛下之所為欲何所憚而不為王君一日執業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中興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迎送疲於供億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何

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略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絶。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嗟咨。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數兵之虛名。而無制兵之實數也。諸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勞民費財。輦運般送。若遠若近。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不責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悉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當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勵諸將。精加練選。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兵。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用龍鍾疏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近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

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亦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復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未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勤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欲興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而來攻鎮戎。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聲。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亂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持重。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頃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衰。此可攻之勢也。

而失其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當責宰相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爲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才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爾。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是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爾。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弊。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留意。

寶元元年天章閣待制龐籍論先正內而後正外疏曰臣伏自去歲
背恩僭竊先謀已露陛下憂勤邊事博採群議選將遣師勤恤瘡
痍聞賊息宴樂專精思慮此乃宗廟之福天下之幸也陛下憂勞不
已則羌戎小醜不足平也誠不可輕之易之耳當平静無事之時責
事之臣而賴陛下戒謹備禦況達虜已畔兵戎方興此臣下憂責竭
謀慮忘忌諱之秋也才臣孤寒之跡上賴陛下明照獎擢升近侍
恨無才略仰報大恩而有管穴之見敢不陳露夫欲建事功者在先
正其內而後制其外也先正其內者在陛下專意而力行之臣願陛
下執恭儉嚴紀綱也荀子曰恭儉者偋五兵又曰強本而節用則天
下不能貧故當今之急無先於恭儉也陛下試命有司計財賦之入
如日耗於先朝之時也計費用之數如何廣於先朝之時也財賦日
耗而費用日廣則安能使府庫豐積兵備足用也故願陛下節之又
節以備用兵之急應不急之務一皆止罷專以備邊為念則功可立
矣至於綱紀者其要在賞罰恩賞貴乎當法令貴乎行伏見近
年恩及僥倖而與賞稍濫夫賞所以勸功也僥倖無功之人亦獲殊
寵使有臨敵效命立勳行陣者將何賞以先之其要在陛下愛惜賞
權無及僥倖以待立功之臣申嚴憲法無使縱弛以威不恪之臣此
又最切務也而國富兵強綱紀嚴肅則四夷畏服之不暇又何僭亂
之敢為寇在陛下正之於上大臣持之於下則雖敵不足患矣所稱後
制其外者方今夏賊與元昊接境者廣矣昨遣二帥臣以分制之固
當以防備為急未得其要則費而功未可期向元昊僭逆以來
調發兵馬已眾多矣轉運器械紛紜道路諸所營繕率及民力兵戎
既集糧餉所費不知幾倍於常時矣加以不散文用無極臣恐羌戎
未擒而公私先困矣安知非賊羌狡辭而困我哉前代時及平定則

休兵罷戍養民畜備以防不虞故事至而其用有餘國家自和戎之
後邊戍士卒休息文用未嘗減節一日兵興則其力易困夫兵冗而
不精雖眾不可用也竊聞所教之兵皆不選練而遣之疲弱預行者
亦多與徒有其數而可用者鮮矣臣謂兵卒壯勇者一可勝疲弱者
五況饋運邊儲常為難皆此尤宜重惜也欲望今請選之臣與邊將
選擇壯勇可用者留之於邊疲弱者盡命還本營益置於近內多報
之地則邊鄙兵精而費少矣晁錯有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是知兵械者利器械以士卒最先急也臣
聞在京並兵甲之所近年以來多不擇監掌之官率皆勢要之人為
之以自便其私也亦聞向來所造器甲多不精堅欲望朝廷擇勤幹
之官為知製作兵甲利鈍巧拙者令監督工匠精心製造令精堅
可用仍加覆驗明示賞罰則兵甲堅利矣其外方造作兵甲亦乞委
戒國家務兵各去卒漸備加之邦將威輕軍眾難制若一旦賊犯
可據要塞設之當試二帥臣令精書訓練之法統馭之術使將校知應
變之道士卒有東擊之長然後時加訓令未使知主恩而勵臣節則
以事可用而功可期也
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論建立基本以鎮未萌之患疏曰臣竊觀朝
廷鎮制天下令建立基本以銷息於未萌者政令循綱紀肅財用富
恩信洽而賞罰明士卒精將帥練則四夷望風自無異志一有未備則
權實失於所用生心方今天下少安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當有識
及政令綱紀苟防微杜漸則銷之未萌之事有變故則必至急遽而莫知
所為若稍且安靜又無人敢輒言且夏州又有人往來中國熟見朝
廷因循之勢遂敢內懷姦謀若以一時之虞而目為大詐誠巫爛頭徹
獲陽湯止亦覆傾前古屢錯甚明伏望陛下採容延對左右大臣宜

論開政博訪羣議備邊用愛民之實求訓兵練將之策則四方小警不足慮也。

慶曆三年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宋祁上疏曰臣聞病者療之於未危。大者防之於未然。若已危已然。雖有扁鵲力士。猶不能振疾綱之者。是以思患豫防。其要一焉。臣伏見河北河東陝西比年驛圍與邦怙恃犬羊。規掠塞下民實貽遺虜寧息。陛下以天下為心。屈己息忿。與之通好。以紓倉卒之急。是以兩利生靈暴然暫寧。然陛下權時之宜也。夏賊違命。驅率雜種。襲金明。殘麟府。破任福。壓堆多殺吏卒數十萬。轉食也。每于今九年矣。氣衰沮。每聞金鼓之音。皆厭戰旗鎗。有百走退生之心。無一前闘死之意。部署鈐轄。位均勢併。不相統。可實避而不當。氣抑而不行。上下相蒙。微一切之事。臣料二隂之憂比病與泰可謂將危而且然也。中外有議。無不寒心。臣愚以謂不速與而救之。事一差跌。悔無及已。伏見中書門下樞密院四入奏事。進承常體。但以官吏差遣。使臣遷轉。比例高下。計較錙銖。至百司冗屑中請。無不關白聖聰。支宣勅行下。竊曰聖意至於邊事。措置安危大計。反不暇及之。臣愚無知。竊以為過矣。不當行而行。是為徒行。當憂而不憂。是為深憂。今即律君臣包禍就毒。放為陰山之下。待隙而動。援其旋坑可捌。如股掌之上。責貨不已。又將責地。禍根實萌章章如此。朝廷忽而不防。未知何謂耶。方今河北河東。不澄濫官。不閑冗兵。帥之才不去。未嘗擇械之可用不可用。未嘗選自戎使。結善使為信誓可恃。謀臣高枕。了不為備。可謂寢薪以待寇攘。今陛下盛德清明。天臣方正。叶力厥可。為遠謀。無間言。不於此時。倒席膺患所以禦之之術。急除弊政。痛剔大恥。乃欲優游自暇。日安一日。待病之危。待火之燃。殺不晚矣。表碎目雜。務非常司職事。假令此等。一皆

不問委之有司。尚無暇於煩亂。若二虜挺變。更相影響。一出於北。一擾於西。關旅于轉輸。一夫號呼。轉為盜賊。憑高呼嘯。聚數百。累則天下安危。決於一日之間。雖是無言。臣所謂不當行而行。當憂而不憂果何信也。劉平石元孫輕脫寡謀。與賊鬭。師敗身死。損辱國威。今之為帥。不鑒前失。尚守舊僧無可。更其出師也。無鼓旗。無鉦鐸。則號令不行。是其戰也。無行陣。無行陣則敗走不救。是其止。無營壘。自守其行。無輜重自隨。不明間諜。不設不量人事。不察地形。將不撫吉士。不識將還代。錄給未給。輒會而有司據例撥給。習不為怪。是以賊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未嘗聞朝廷求所以敗所以勝之端。彼所長。我所短之變何者。有勇何者有謀。而可以相輔。若何則守若何則戰而攻之。成算其兵者久而不解。何策以支食。若有時而守。何術以齊令。陛下未以為念。大臣未以為言。天下安危。誰任其責。臣聞見臨陣不足與權大事。竊謂當今之急者有七。一曰擇將。二曰養牧馬。三曰精器械。四曰力耕農。五曰擇官人。六曰重賊法。七曰募蕃兵。臣既愚昧。知其大而不得其詳。又不敢擅衆謀中獨異。伏願陛下試以問曰。詔一二近臣。出此七事。令共力探討。使引古驗今。執與其要。陛下與大臣擇而行之。既行又執而不遷。淳賴撮擇。甘勿懈怠須近者二年有成。遠者五七年十數年而成功。陛下安心。頓處懲其術。動天治國。君種材。非謂朝種而暮可施也。假以日月。則根抵深固坐獲其陰。昔孟明再敗。秦穆歸修國政。晉避其德。終霸西戎。今君力處積兵。日夜中儆。張吾百度。振吾六師。其居有備。其行有法。彼二虜聞之。必且披謀。潰於北寶降削於先勝矣。臣又願陛下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以往。取百司中請。不干大事者。許依唐時堂帖一比直令史判院付之。有司可除已。有定例便行。不奏。其可以為除有司者

定爲永制。俾之奉行。若其大事。非臣下可得專者。然後奏請。自餘細
提領措事。亦希簡便。使大臣得專邊境。盡處金革。夫諸路部署以下。出
兵之日。臣願依軍法。以一階一級。更相統制。令一則易行。官專則有
成。無令貴臣監軍。牽制其內。將之與士。既相習熟。則不可數易。若既
使得恩結其心。威統其違。緩急與之生死。方可爲用。此其略也。昔楚
莊王匹臣之諸侯。據平濮之地。無日不討軍實而數告其戒於國中
曰。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用能服鄭。宋抗強晉。處霸中原。況陛下
擁四海之富。撫天下。使人與之圖事。非無時哉。時哉不可緩也。臣恐
難。不識禁忌。惟陛下裁擇。取納

四年。知諫院余靖上奏曰。臣竊聞大臣建議。以有備京城置府兵二
事者。伏以廟堂謀議。天下具瞻。若王言動。萬世爲法。安危所繫。舉措
非輕。事之幾微。不可不謹。難與慮始。人之常情。臣願陛下深思遠圖

以安民爲本。臣請縷陳二事。望陛下擇其可否。臣聞西戎僭叛之初
宋庠請脩西答。此時關中動搖。請朝廷弃關西而自守。今無故而備
京城。是示天下之大。而爲堅城自守之計。四方聞之。豈不窺於強
弱之勢。正在此矣。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
以邊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之刺。未集而先致其害也。況今
北胡之路。既厚西戎之好。既講雖知信誓不可深保。然黔首生處望
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擾之。根本不寧。四方何望哉。昔魏侯恃險。吳
起以爲失。周宣王料民。仲山甫諫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重而
安危之所起也。陛下捨此二策。以議建國之指。
嘉祐間。蘇洵上書。其略曰。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
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
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

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
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
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
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
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
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
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
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
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
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
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
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

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
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
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
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
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
可悼也。譬之一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
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
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
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
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
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
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

吳權抑伸絀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雖少其成康在上而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勢之弱未見於外也其後世失德而諸侯貪欲無厭國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

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黜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橫費力食實而無恃姑息之恩不敢御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

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耳有欲為焉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

之勢可以復強臣故曰乘弱之急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以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惟用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一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害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眾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由

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法皆任刑又公其
者其佐孤趙步聽皆不說以刑法其始亦未嘗以刑為本而戢害為
霸而謂善非王而文非霸也得矣故用刑不出霸而用德不出王本
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
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奉手詔五事疏曰臣等各以變用侍罪二府不
能燮理調變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為憂下以生
靈為念臣等不任慙恐戰汗死罪謹言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
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闕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足可擇宜如歸覆
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循舊鎮撫之才雖庶邊隱以
防未虞見選人數名聞奏又詔旨謂民之困弊則賦未減臣等謹之
國家承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也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歲月

既得賦斂日重運事一變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開求平無備
稅賦不量減放之數勸諭百萬今方選擇良吏務本安民興水旱之
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
於稼穡數年之間天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無變其
法陳取於人商貨不通財用向困今須勸遷集諸役良民使天下
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有望矣詔旨
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聞臣等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內看河北五
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
次詔旨謂將臣不知如何勸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
揮戒勵鈐轄佐之中性情不顧憂怨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運隨才
任用使各得其方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
賄進之徒宜寡奔競臣等謂賄進懷會之人何代無之而欲其辨明

而進退之如貴人實效在人靜而會言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
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矣。
張方平論藩鎮疏曰臣聞議者謂唐失御於藩帥至于一道百城跨
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秩二千石而不請尊地縱世權如藩國
自安史起亂燕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冠擁韋武勤勞夙夜拔
材練謀挺力十年相表險阻襟帶之塞撒盜削朱氏墨領千鎮遂
行篡逆而受終矣五代紀壞顛危相續皆由強諸侯肆其兵而奪取
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誅神撫風雷變動剷更前弊擺見長策廢
是不變乎節鉞多命書門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乎復諸
侯入覲承綸不遑易而郡府牧伯之任吏除士大夫而掾史掾佐悉
天官選補寖誤旦之路陂寶對亂之巢穴故四聖累基六紀于茲寰
海人寧未嘗不橫門無關鍵空其險爭析之賁書無為鑄黃容腔置之

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事之深遠也。臣聞而論之曰唐自
天寶之亂天下割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鋹元昇分而天下始
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爲高三王
之基創業數無救百世之長執難以返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
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而屬事文武之因權重難高
先之法素舞敗興服邪遂五聞漢宮廟稱成泰嚴矣居世始王劍基
秦裕莫不鑒前之敗謀忠經久。其為秦謀者益見三代之亡皆由諸
侯。其是有虞五等之盡為漢計者益見秦無維翰之固而易危於
見有郡國難建之策。魏晉之議者益見陳項之肯蒞中之據其州邑
之無備遂積漸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試權維邊亂
略壁壘契以抵欲據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攜遂勢奏有督
則又不常本末籍世軍無宅縣守者與城關在成卒據疆以亡秦族

泗水亭長提劍而啓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去燕司馬
氏無擾徐之衆宋高祖之敵溫之勢歛梁出偏裨之微隋文因戚里
之重及其乘隙定業勢歸事備物九錫建國立業比夫西伯以二
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歡斯罷侯置守之算
徒見其輻轂運動之勢錙錙強幹弱枝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
至于天乙之後王室數衰毒及賢王九廟復會周厲之亂宣王中興
秦天下一家二世遽係組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曆數三百年
內難四興外寇三作太帝孝和禍總帷薄憲宗昭懿毒由宦臣其荒
陽之亂奉天之遁雖姦泚爲之哉首而盧杞實其禍胎泰邁不君紀
律衛替私脈執鈞衡之柄閹寺專帷幄之謀於是悉結姦南兵連結
吾發邛蜀之役毒害代之實暴定謚吾王綱已解率天之下爭攘之
所塗炭自陝以東惟儒之所賤食祭據爲藩人所熾所叫以裏土儲

命原其禍孽都由今致是故唐之使者不自達鎮皆自藩墻之內也
向使明皇勤恤無怠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始德皇翩懂
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逕師乘何隙而犯頗蹶泰彭門因何隙而寇
聚唐之亂本盡由中生靡之累基勢從上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與
亡繫乎時君御得詰道遠可以寘紀德攝乎方近不能保宮掖
方州者關捩動靜賴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
睿武撫天下則有經紛振之略寫馭威懷之術我太宗之以英文
纘大業則有緝熙撫寧之道義節畫一之制我真宗之以至仁纘丕
圖則有寬冲恭睦之德持盈保成之方維其撥亂守文理政少累衆
皆生成獨運國命自制政不容於姑息恩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
南面子孫無疆之洪也主上纘震耀之精體乾剛之德攬威福二柄
以照臨四表專制庶事憂勤之繁采拔隱遠之隔廣謀以明聽受獨
斷而施設消息其上所以建皇極下所以綏天下者極郡縣之制者
曰不廣宣朝廷之所恃者矣。祥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一

經國

宋徽宗宣和七年太常少卿李綱上言曰臣伏覩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邊求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朔淵衷震悼深悔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編警苛之令降指身之詔招保忠讜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懇安人心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興萬方無以過也然臣以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勢無可和之理長蛇封豕素蓄貪昧待時而發其意不淺而自河以北守禦藩籬無藩籬之固矣知何以禦之今日之策在謀得則宗社安謀失則宗社危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臣願陛下審料事勢斷以聖心之所能行者深計利害而明白行之無為苟且僥倖覆藏隱諱以蹈禍

亂庶幾可以轉危而為安則天下蒼生無所肝腦塗地之患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要在決於陛下方寸間耳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上策莫如親征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遣將勵兵躬臨訓練陣部問罪諸日啓行以倡戎心以鼓士氣雖違避屬保完至稷亦上策也中策莫如堅守京師天下之根本也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百官之所聚實適陵寢中四海而臨萬邦高城深池有金湯之險嚴營環衛有虎貔之師漕東南以足財用控制西北以威夷狄天下無二今此安歸是堅守之計勵士民之心致死為朝廷無貳敢去之意然後鎮靜之旅擇將選則水師分屯勞近要害之地翼衛帝室截使犬羊之衆散歸懲陳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堅壁勿戰以挫其鋒待其糧竭氣衰邀其歸路多設方略一鼓破之此中策也下策為避狄之衝如太王去邠而居岐臣有所不忍言然道塗閭巷之人戶

知之臣亦疑聖慮或出於此何哉比者不識河北守臣而先議東南守臣一也遣使分起諸路兵而不趣出斷兵二也拘攔公私舟船三也建牧四也為此策者雖足以紓一時之急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也臣竊痛當不深計而熟念之也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遠遁必虜是以中原畀之賊徒也事勢一去不可復振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其禍故可勝言哉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何補於事是不若偕行之愈也必不得已臣有愚計顧恐陛下不能行之臣今日言之僅不免重責必死於斧鉞不言之異日禍賊必死於亂兵與其死於亂不若死於國臣敢冒萬死為陛下試陳其說陛下欲行避狄之計而命皇太子留守以係人心以擇大臣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而建以為牧非也本朝及唐故事皇帝行幸鄰國則皇太子監國此於國家閑暇之時典禮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

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宗命則不威尊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與之以死抗敵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而入蜀父老擁馬乞留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勢不得不然當時之識者不罪也後世惜之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揆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國守而勿去可也度不能守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臣竊觀皇太子仁孝夙成恭儉好學四海屬心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舉矣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況今日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豈臣素患真感大恩所以不能重誅為陛下言此者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中交遜之際殆非白而使宗廟社稷有所依歸四海蒼生有所依屬陛下如釋重負安逸於無窮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豈不美哉敵情

難測哉。然有患然後議之，則無及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聖德高妙，臣固知黃屋不足以嬰拂帝堯之心。所以敢言者，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而巫蠱之禍息。臣頃以論水災去國七年，今日之事適在朝，則以上封事，朝奏暮召，以塡塡之微，敢言大計，豈非祖宗神靈啓悟臣心，使之如此。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謹刺血親書，干冒天威，無任戰慄俟死之至。

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兵部侍郎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疏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

欽宗時，既與金和，金人需求不已。尚書右丞李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必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如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饟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

時范沖之上書陳論重地，曰：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安。有人焉雖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賤不書，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茲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為重。所以重其祿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愛民也，正天下國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節頭女真猖狂，京師城下，執政大臣遣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鎮賂之，議者非春秋之旨也。兩國構兵，如火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為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為疆場之野、尺寸之地哉。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殺人盈野，非王者之本心，乎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鎮，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竊惟中國之形勝，則關搖之幾者不可勝言者。中國以此控制夷狄者也，乃委此地於夷狄，使以控制中國者。契丹因石晉而有燕，一飛狐嶺之險，議者亦不勝其憤，為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豈其禍不特有如石晉紀之侵唐，將有割膩石勒之餘者乎。請以二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浪戰於中原，則必有吞併滅亡不支者矣。前曰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紹之戰亡是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曹白帝荊州之所隸也。

嗚呼。荊州實始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於得關中而急於得荊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而關中非我有而誰有哉。荊州雖暫為劉璋之物。而亦未必不為我物也。陸遜則遠求攻則險拒殊難劉備其逆得之乎。無幾何。孫權曾以得荊州。自以居京口而遠不所不給。則以資劉備。備得荊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曾據於荊州。而保江東之三分之勢。定於此一州矣。曹操於守備間。有難權之威而何所懼者。及關羽傳荊州則大潰矣。方作書不覺墜筆於地也。唯曹操能懼其可懼者也。曹之一荊州。今之襄定荊州之。三荊州也。又可不大懼乎。曹操其復四軍靡潰。逃江濱郡縣為權所據。乃徙其民內徙。以業南方而不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懼。渡江而南。廬江九江蘄春廣陵諸郡皆無民矣。此人乃得居其室。廬耕其田野。江濱之都。非是平有民為魏死守矣。如曹公之意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

地棄民患毒之也。古今識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之於三叛不知唐失河北於叛臣之後額失秦隴河湟於吐蕃。鳳翔西門之外即為吐蕃之境。顧欲自西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之猶門之外權唐長安之視秦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遠乎。秦唐失隴右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而事兼西師之憂乎。又將何以制之。言及此則三鎮之利害。又急於唐之荊州也。且唐之失河北為害也。顧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失河北為害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遠近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以明矣。今之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不可同。何則。商漢之都。雖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晏殊建言於前。賈誼畫陳於後。實因一國而為都也。東漢之都洛謂先朝之未盡善。乃諫擇周公之意。以洛陽者天下之凑也。因天下而為都也。隋則初盛。而勢雍其進襄而都。今唐則以雍為京都。以洛

為別都。然其才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而為都。又平四顧。蓋於洛陽之都也。其諸帝王之舊。則夏都陽翟。商都亳。我今於二者之間也。其引冀州海岱臨於杭帝之上。而走山谷驟駐於組豈之據。後夷狄萬國環管於郊坻之途者。貢以冀括魏晉之重為天下四方之樞也。今冀趙分而總晉。盟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顧執事可不念之者。中山之地。則保塞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莫雄霸恩乘滄永靜保寧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八人。太原則忻代二事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稱實靜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大山保德一軍。阻河拒夏國之綏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四處州者有瀛海之富。蓋其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并州者可以并兼天下也。名不虛

得也。未可忽也。若不得保此之重鎮而棄之。雖退江今之民。無城之俗先叛而後服者之在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棄明起而必行。退則是之我棄也。以四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陛下特於下明詔。俾三鎮兵專其守如故。宜令四擊在實天下萃甚吉兵法有之示弱者開勝。示怯者勇勝。示緩者速勝。披深入者我以主勝。披兵老者我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急勝。縱敵於師踈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苗頭安息皆千斗之者。乃誅之。頤諾急擊之無急。且今日狂虜之未進。與契丹實同之此事。休不同。重聖皇帝不以殺為武者也。今皇帝陛下必行天誅。戶武矣。

歐陽脩上書曰。臣聞大賢之尊位而能從諫如流。觀取於人以為善者。人君之德也。遭國家危急之際而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人臣之義也。忠而不視不忌而盡也。竭節以干眷戴之誅。豈知死有輕

於鴟也臣伏覩太上皇禪位之初金賊渝盟犯我京城太學諸生
忠義奮發伏闕上書首建誅大賊之議宰臣怙勢嫉賢欲盡害
路以寘之死諸生惶懼股慄性命懸於虎口賴陛下聖明果斷遂降
詔旨嚴行止絕遂中使宣諭脫諸生於死地尋復諸生數人朝廷得
參黨上用賢之請伏闕上書于再于三陛下俯加容察斷知外侮屈
陳元元被害是師敗績國勢不振皆緣六賊姦謀誤我上皇於是
患臣典刑以謝天下黜白時中等而不用擇宰相而相之臣以是知
陛下非特能聽又能行是所謂從諫如流聽取於人以為善而備人
君之德者也臣伏讀正月一日聖語許士庶實封直言得失臣又知
陛下卑躬以兌奔為己任欲開言者之路以來天下之箴規知美
狄之侮以安中國之勢已定臣義士亦心喜上之發凡紀綱法度有
不利於時未便於民者惟不知耳知而不言豈不負明天子勤求之
意哉臣叱者恭讀聖詔曰賊勢不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土地殘我
人民覆我宗社惡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為戰臣誦至此不覺
涕泗交頤重念我宋隆興四方無虞人物繁富自古未有倫擬一旦
為金賊侵侮攻陷井邑虐害良民凡厥士庶豈不寒心臣作痛無由
之秀鼓行而前唱天下慕義之徒使戎虜將一洗戎穢操一氣覆其
巢穴復其河北措京城於泰枕之安也臣既復以忠家被國家教育
為日滋久雖不能奮臂肢之力而徒事於鉛槧之下然謀猷籌畫或
有可採未必不能立尺寸功以報國家平昔之恩於是博採于古募
而方今利害之大者條陳十策以獻號曰保邦御侮之方安邊禦
戎之術急者十居其一得從此之言惟其人擇為將雖非紆紫亦上以
應天子求言之詔下以攄臣上報國之誠非敢自衒其策之可用亦
庶幾所謂當國家危急之際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也臣生三

十年矣盼失所怙猥貽某氏之業竊以忠孝自立而臣有子可繼先
人嗣故臣每懷前哲見忠臣義士奮身報國者未嘗不掩卷浩歎恨
不能躡其蹤臣今日適丁國家多難敢以草茅書生妄議朝廷得失
臣故知平犯天威罪必無赦然臣所以甘心於此者實願以身而
安天下也臣故曰知死有輕於鴻毛者此也臣以芻蕘之言上瀆聖
聰之聽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無以萬乘之尊而鄙芻蕘之言無以一介之微
而忽之則天下幸甚臣聞三代而下祚緒遠莫如漢唐然當其內
外之患未免侵也蜂聚攻城破邑兵端四起降出無功則為之君者
為當坐視其閫威福亦躬行之矣天錫勇智純粹雄偉神文一統區
不復煩蠻夷猖獗以為慮究固持積塊破膽豈風帽旅若漢高祖伐
陳豨于邯鄲唐太宗取建德于虎牢以至高麗賊亂親駕六師之來
而定東平凡此之類皆欲出於塗炭故決策親征者張天威運神
武遂得出師仗義問罪所至克捷而植我心源豈漢唐遠過之也恭丹
自昔天祖以來太祖誅幽薊北都之境始無寧歲至真宗元年奉國來
寇遂陷德清四犯天神當是時京師之地危於累卵真宗皇帝憂勤
日加夜分不寐蓋以無所從判朝廷大臣持祿保位勸為身謀居于
江南者勸上幸金陵居于西蜀者勸上幸成都寇萊為社稷計者惟
宰相寇準鯁峭不回奮忠義心以破群議獨以親征為嚴天子可其
奏於是銳然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虜既震動殲其驍將撻國
王撻覽告哀如一諾如了時為一非天子乾剛決斷用寇準討也不能
成其功而終行之曰孤雛獨樣後如有悔辭而敢行危神憚之臣此
之謂也臣嘗以竊計其以虎終也天下之兵而決策親征識
免鵬虜能民根本使之遁歸開國改復振而後患不作矣臣竊觀陛
下即位之初金賊犯順侵中國朕勢可禦遂亦當時大臣亦有勸

上他章者然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下詔親征旣虜聞風而心破兵戈未接蔽已退師深自悔過此雖宗廟之靈社稷之福然親征之詔不下未必回也澶淵之役旣驗之於前而此尤可以為近證臣區區所以不避罪責敢以親征為獻伏願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命將帥進兵從而必行之天下幸甚然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算而後發發必中矣萬一陛下聽臣之言則親征未可輕動必也以富國為先而選擇練兵次之蓋兵家之要書先為不可勝以俟其必勝要之得人為用則何施不可借使富國强兵內無動搖民安如故有如大夫種之轉輸供饋外無勞民擾擾之役有如光武之寄臨機果斷折衝千里有如周瑜之勇虎長驅連敵功於瓜底有如趙充國之策屯細柳之軍有如周亞夫楚奔項羽之營者有如吳章吾敢殺秦國知無不為有如房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有如李靖者

則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可以必勝矣方今朝廷之上臣庶之間不乏其人在陛下擇而用之夫以中國全盛之富甲兵之衆加之得人以任將帥之職親征以挫犬羌之威則掃蕩絕域可指日而待也此臣願獻陛下一策也臣又聞禦敵之術以戰為上割地講和皆其下策臣聞朝廷為金賊所逼有議割地講和者臣深為陛下不取也以臣管見為今日計莫若遣詞命之使陽與之講和陰為之割地使其有怠心乃掩其不備會諸道精兵以殲殄之此萬全之策昔田横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七萬之衆軍於歷城若非酈生先說齊王使為漢而轉藩乃罷歷下兵守戰備則與之縱酒則韓信雖有百萬之師未能以歲月破也頡利之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寬若以萬騎齎糧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請上旨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

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亦何足惜哉督兵疾進破是論之當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惜唐儉之死亦有所不忍則必不能成大功也臣今日之計正合於此伏願陛下無為猶豫而不決也臣復為陳祖宗守土之難使陛下惜之寸心則尺寸之地不可與人今群臣以割地為請陛下必不輕允也臣聞昔者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嚴兵遼境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中聚重兵壓境遣其臣蕭英等來時仁宗皇帝命富弼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富弼而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弼為接伴英等入境弼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感不復隱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使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

而許歲增幣且命弼報聘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從及見虜主抗辭不屈就陳利害而說之復宣皇帝之命以威之虜人感悟遂欲求婚然亦終為弼善詞以卻之不過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復其後累年契丹君臣守其約而不敢敗者雖本於祖宗德化之所感然亦富弼之功也嗚呼使地而可割則祖宗之割已割之矣如其不可割而庸臣勸陛下為此計者得無愧於富弼乎又況割地之根本在於河北河北之要害又在於三關四鎮三關四鎮而與之則自河以北皆非我有河北之地陛下既不得而有矣其能久都大梁乎本朝懲五季之弊聚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稱於籍者號八百萬而衣食之給毫皆取足於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於農也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聚天下之兵所以都大梁以據天下之衝要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且不贍今若割河北之地則陛下

不免遷都長安之地若散而若隴蜀總給南太華之山崇亭涇渭
洪河之北其地利守而不利於運漕將何以給天下之兵哉然太
原一都控扼二虜之衝惟今棄太原則下臨長安纔數百里陛下其
能又都長安乎大梁長安既不可都又將避之金陵則由北而南非
帝者所居而又遠患未寧國本動搖安知無桑雉窺伺金陵者哉臣
以是知割地之請特可紓目前之患非萬世長久之策陛下宜介如
石之不變也臣又聞昔之所是今或為非前之所用後或棄之方所
以趨時而應變哉孟子亦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在漢文帝之時因
當無單于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之民而議和親是至為國家遠謀
之策醜虜請和諸將皆欲以精兵會界河上而殲之虜懼求哀既切
真宗皇帝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虜自是通好守約累復盡遣
者累年則講和之術非不善臣愚欲以為不可者時不同故也何則

戎狄服叛無常借臣作驕倨視中國之勢強弱如何而已在祖宗之
朝國威素震醜虜借服而不敢猖獗故與之講和則守約而不違前
日國勢委靡邊隙創開武久不講士氣隋怯醜虜所以猖獗入寇而與
之請和徒費金帛儘萬邇以實寇歸曾未踰數月兵端又復再起臣
以是知講和反墮虜計中也且如前日金賊敗盟种師道請以精兵
臨河殲其餘黨儒臣乃倡堅執祖宗故事而不許殲戮故有今日之
禍惜乎种師道飲恨而死也國家若實與之講和則外示怯弱而實
金實盟血未乾臣必知醜虜又乘勢而攻矣孰若用臣之策使虜反
墮我計中也伏願陛下採孟子用權之說言破金人反間之機將下
令名四方之兵使奉詞伐罪揚成絕說盡殺而後已傳曰為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者此也
若謂用臣之計則失夫國之信者又未足以語權變也昔者孔子許

陽城任而留不往與縮入盟不適欄而終違楊則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變所適彼敗渝盟而犯我京闕邊也史亡挾切齒旨
欲擊其庭而掃其閭我以撲而殲之因其宜也況以小事大畏天者
也以大事小樂天者也彼不能畏天而事我反貪暴殘滅而自干誅
夷則天亦討其有罪矣復何疑哉臣願獻陛下二策也臣又聞西
戎之患大於金賊祖宗之朝羌人入寇閭嘗彌年而不能解方今金
賊入寇殘害滋甚而戎雖安堵未動然夷狄犬羊之性敢肆凌侮者
有以挫其威則患時伸尾矣不復觀使有遠致之聲終無噬人之虞
倘二以挫之則羣起而為人害矣臣以是知西戎雖未動而當預為
之防無使二虜合從為患則難於支梧也臣如今年春翰天之靈俾
亂梅過而敵賴利方興虜天下同慶其復朝廷於臨倉無要地接歷
遇陛下張國威以震群則禍不願於今日矣楊雄曰大寒而復索

衣裘不亦晚乎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夫安於山者不能害棄以防
猛獸之為害也處於都者必峻墻垣以防穿窬之為盜此雖夫野人之
所共知也況西戎自興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然河藏書轉輸
饑饉之費歲至四百餘萬則其費可謂廣矣帶甲之衛者不可以
數計朝夕引領踵伺中國之便以逞其殘暴肆其猛毒者殆有甚
於猛獸穿窬也太平之時尚當為之備況金人已為患於中國安可
不早為之計無使遠萬重難圖也夏革猶不可圖況於夷狄豈貴言
之不戒曾子之不抗譬雖之不聞勢雖有必之夏復性易小大之勢不
同非蚤正以待之猶且不能勝況二虜動欲與中國抗衡罷為令之
計者莫若明詔守土之臣使嚴為之備而又專委兵為帥使備禦焉
將得機以國患於未然則西戎不能入寇矣此臣願獻陛下三策也
臣又聞天下之大猶人身夷狄者股肱也中國者腹心也股肱之疾

亂作於外腹心之疾發於內則不聞人之能禁其亡也可強爭而
待。昔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卻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於是遣將守藩籬築萬里長城以防
胡自謂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不知禍起於蕭墻之內。一
旦陳涉以甕牖繩樞之子氓隸遷徙之土之大身非王公大臣
名族之後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躡足
行伍之間崛起阡陌之內。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山東豪傑於是並起
而亡秦矣。臣以是知腹心之疾尤甚於夷狄也。國家治平日久冗食
游手之民亂處有之敗軍一[illegible]流離散徙者如如也。日則傳食飲酒
于市夜則結而為盜賊相牛盜掠於盜藪之間非禮非義無不為也
萬一有事從者為之嘯聚山林劫掠閭里驅脅良民以舉大事名號
攻城邑殺守兵揮死罪蜂擁自肆而不可制則為腹心之患亦不淺

矣。守者方寇竊發盜賊通攔以掠斬升邑多為根窟其事不聞於責臣
萬一能鼓其頑於闕下誠可為後來鑑也。況今兵戈四起安知無方
寇之強欲乘隙而作亂者耶。以臣觀之守令得人。此誠之急。州得
一賢刺史則千里蒙其庇縣得一賢令尹則百里受其賜德化是以
移人心成風是以挫强寇鋤姦猾銷寇盜則頑民悍俗亦具懽
懼恐伏。遠近銷縮而莫敢動矣。自開[illegible]以來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
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化下今郡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二千
石能自重其威權以使下。則[illegible]有[illegible]中才[illegible]無不盡之民也。故尹賞之治
長安使吏民雜舉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衣服擁兵刃者悉籍記之。一
旦收捕禍之虎穴中百無遺賊頓止。張敞之治膠東明設購賞開群
盜令相斬捕除罪。吏追捕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
是盜賊解散趙廣漢之治[illegible]犯精於吏職見事為鉤距以得事情郡

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錄兩之罪皆不能逃。朱博之治
琅琊督令屬縣各用豪傑為大吏。一旦有發賊則移書譴責取辦其
人盡力有效必加厚賞以是豪强懾服韓延壽之治潁川置正五長
相率以孝悌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姦人莫敢入界而吏無追捕
之苦。龔遂之治渤海移書勅屬縣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
於是盜賊悉平。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群盜者矣。然方今之時其術亦
有可用亦有可去者。蓋彼時此時故也。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明詔
督責監司郡守使勤於王事專行察舉無以酒色昏其精神無以賄
賂易其心。夙興夜寐當伏節死義以盡忠犯難以報國恩仍乞明
詔郡縣有敢以貪窮困亡命者。有累有重罪常赦不原者有閭巷
惡少不齒於人者。有盜竊追歛劫奪衣食者並許自陳。竦舉過惡。斷不
命舊為仍御州縣給賞。尋有願奮力勸事捕寇立功者集宵諸射

圖試閱撥有殺賊勇力之人。故錄廣下奮行其所應副軍期差使。或
如是引舊強巧俗成與[illegible]新人人自奮願以身報國。況以此寵給天
下之豪傑皆為我所用則羣衆為盜者無有也。臣竊見近者盡起天下
之兵臣知州縣之兵本不足以禦寇今又[illegible]一世見其事亦難矣
若不早用臣計一旦有豪傑書發而起為之應者蠢猖影從蟻集矣
令兵減犯邑則守令不過提携妻孥遁藏草莽為自全計而已。豈有
為陛下守土者。不若用臣之計則盜賊不作而國安不亡守土者又
得以安其身而盡忠竭節矣。此臣願陛下[illegible]也。臣又聞富一方
之重寄百里之命所以保守[illegible]也。全活生靈飢之治亂民之存亡實
有賴焉。苟其才不足[illegible]之震[illegible]伐之役。專高爵厚祿則
華服衣則錦繡蹀躞為和顏紅頰坐重茵而食列鼎高談闊視手揮
指頤諛令吏民則庸人儒夫亦可勝其任治其邑有變故向惶失措

不過嬰城拱手坐待其斃甚者望風而竄伏矣曾不聞有高城深池
堅甲利兵與之効敵効死而不去者。夫如是則生民何賴焉。然則忠
義之士卓然名節與秋霜烈日爭嚴使之當公家之任而能提孤軍
守偏城臨大難而不奪其守者信難其人。臣觀唐明皇勵精政事開
元之際幾致太平得人不為不盛。一旦祿山叛逆嘯聚燕薊河北二
十四州之吏為賊誘引妻孥從順者幾半連為之計未陷於賊者獨
顏真卿一人而已。故玄宗嘗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
若此。使天下有進征之後者平原之守也。雖而張巡許遠與城父令
姚誾以數千疲卒之兵抗百萬難制之虜孤守一隅自戰數十[illegible]
賊之鋒銳其[illegible]使不得進而持食江淮之地轉輸不絕其民不為
塗炭者良以淮陽未下也。然在當時亦未至於揚芳飛[illegible]角立[illegible]
然一以忠[illegible]乃能忠義奮發激昂天下之忠[illegible]難以[illegible]矢石而有

不可屈之大節載在方冊章章不可掩使後世為臣賊子[illegible]羞愧
考聞其風莫不懸汗股栗太守縣令人人皆顏真卿張巡許遠姚誾
[illegible]則國勢何患乎不振也。夫以方今人材之盛而臣乃敢昌言謂[illegible]
其人者[illegible]曩者靖康寇起郡縣之吏[illegible]懷印綬挈妻子而先去者
比比皆是當時士庶咸謂不能守土之臣必速誅戮以激人心而
交結權貴第相汲引巧為詞說文過飾非[illegible]不正典刑又[illegible]忠與
叛[illegible]復忠義之風不震而臣子無所矜式。[illegible]使[illegible]伏文侵及社稷
而河北守令罕與為敵者[illegible]棄弊而已。[illegible]使當時方寇既[illegible]不能守
上者[illegible]與誅戮則[illegible]夫[illegible]至[illegible]未必能深入。若[illegible]無人
之境也。臣為今日[illegible]郡縣[illegible]而預防
之遇此[illegible]城[illegible]而能捍寇自全者[illegible]擢用於
朝而[illegible]思於子[illegible]忠風節[illegible]以[illegible]仍

流竄其子孫然遠惡之地[illegible]不許原[illegible]則人人思効死。而其
背為逃遁自安之計矣。此臣願陛下[illegible]也。臣又聞有常產者有
常心。無常產者無常心。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
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為矣。臣伏覩聖詔許餘路忠
義之士率衆勤王甚盛舉也。然天下之民不能[illegible]其常心。以臣觀之
河北河東[illegible]業不幸為虜[illegible]伏侵陵自當[illegible]國念[illegible]家人自為戰。聖詔許
其聚徒[illegible]立功可也。若施之於餘路則不可也。何則。民無常
情。[illegible]之以法[illegible]之以威則規[illegible]然不敢自肆。無以制之則若置[illegible]於
林[illegible]能保其不恣哉。臣[illegible]今日[illegible]而起者多[illegible]之民
浮[illegible]而無所歸[illegible]雲集則號令有[illegible]統御[illegible]有法[illegible]
右前後不[illegible]其常[illegible]行伍不[illegible]其[illegible]攻擊之無[illegible]之不亂而
可以立武功也。如使[illegible]不得其人。則[illegible]心生而[illegible]本以治亂

反以致亂。本以禦寇反以助寇。安知無姦雄挾[illegible]動王之名為亂
逆之賊哉。此無他。餘路安堵如故人物[illegible]富倉廩實而府庫充盈[illegible]
之人制之不得其術則見所可欲而爭端起矣。臣近覩福建路[illegible]
兵經由臨川[illegible]無術遂[illegible]作亂強劫婦女虜奪衣物破人家產而
人莫敢誰何。不過吞聲飲恨無所[illegible]訴。臣始聞之。不勝太息[illegible]
其不已則遂為大患也。幸而州府[illegible]聞即嚴行禁約使後來者少[illegible]
其氣而不復肆侮。臣為陛下今日[illegible]若速降[illegible]止絕餘路不許[illegible]
徒結衆所有已[illegible]者[illegible]同心協力共立邊功當有厚賞。如復[illegible]召
驍勇敢之人即仰州縣[illegible]閱試[illegible]其堪用者[illegible]仍即[illegible]之
以軍法無使復聚前[illegible]臣[illegible]一[illegible]而左右前後[illegible]
皆中規矩[illegible]約束之不明申令之不熟也。若以為天子已下
之令而不可中[illegible]則又非所以[illegible]也。臣[illegible]兩漢[illegible]之[illegible]無出[illegible]

稍酈生謀撓楚權欲復立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大
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然其
計足以安社稷無傷乎高祖知人之明也此臣願歡陛下六策也臣
又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然以臣觀之今則天下之危將相
皆在所注意惟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
權不分乃所以為社稷計也是以宣王承厲衰之後四夷交侵中國
微矣當時北有玁狁之難伐之不可後將必有嚴翼之人以伐之服
然後能勝雖有嚴翼之人無將以帥之則勝亦未可必也故必有文
武吉甫以為之將然後勝可必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是也吉
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委
則妒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保
何暇議勝敵哉故必有張仲孝友者在內然後吉甫得以盡力於外

以有功然則宣王所恃以成功者張仲孝友而已詩曰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是也爲今日金賊之為寇有過於宣王之時陛下撥亂中
興之人業明伐之元不可後時朝廷大臣如張仲孝友者恐不之今
然未識宣成渺謨以弼王師者有文武之吉甫耶借使有之則為孝
相不識同心同德以輔王耳目而迪其心亦有如宣王之時耶臣觀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丞相陳平患之陸賈為平畫
計曰社稷安危在兩君掌握之間而君何不交驩太尉陳平於是與
絳侯深相交結卒誅諸呂而漢祚不絕者陳平能用陸賈之計故也
臣為陛下今日之計莫若選將擇相無輕付此柄而使之內外相知
以濟國難則醜虜無足慮以臣觀之如李綱者初無大過恐不宜置
之閒散之地況綱之功業出於忠義奮發身任社稷之臣天下之所稱
使海內之所推稱者也聞其雖謫雖閭里庸夫野老莫不咨嗟歎憤

以為國家不能用人也夫興之以任相之任則當取其大功而略其
小過臣聞綱在上皇朝京師暴水之漲走武臣寮皆倚船筏為避水
計獨綱奮然為上皇數陳災異恣言若干乃被竄謫而甘心無怨
既而後世果符其語陛下明斷擢綱於鄉黨之中而聽其以輔臺之
職天下知朝廷得人矣既而金賊勢迫群臣有他年之議獨綱毅然
斷其不可乎時朝廷大臣姻屬皆散而之四方甚若蔡京父子家族
猥思早與北陵一旦變起舉族遁遁無異逃為社稷計者惟綱全室
不動仍肯以身當戰之先鼓天下皆知此時微綱為之牽制則京師
已為丘墟生民皆為魚肉矣其功豈小補哉今日豈可以閒軍之小
過而疏之於外是失天下之望也臣聞漢高祖當布衣提三尺劍起
於豐沛六年而成帝業者蓋以其能知人而善用爾故嘗告于群臣
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以其能用三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吾不如子

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項羽有
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臣以是知人各有所長用人
者當量能授職使蕭何而為戰勝攻取之事必不能矣晉房瑄自負
天下為己任然一舉民師遂不復振原瑄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以
取宰相必有大過人者用違所長卒無成功後世所以惜之臣竊者
綱者可鎮國家撫百姓安四夷者也至於用兵恐非所長然則今日
之失非綱之罪也用綱者之罪也陛下論之於微籍是棄蕭何房瑄
也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得無為金賊快其私忿耶臣又聞明皇
之上六賊元黨尚有存者不然則白時中李邦彥之姻屬為有太用
者故陰為之陰奪大臣排斥蒙蔽中含沙之射影而陛下未之
察也使無是事則本莫既或有之是今日之所急去也臣聞唐太
見唐太宗有美人在側未嘗不遇王珪帝指之問珪不道賊其夫而

納其室僞有不亡者豈因以郭公善善惡惡之事和之曰知廬
江之亡而姬尚在。正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臣即此以見陛下知朋
而不能用。是亦郭公之善善也。知六賊之朋當而不能去。是亦太宗
納廬江王姬也。朝廷進見之臣。不過有能知王珪之諷諫者耶。臣恐
今日討莫若速降詔音復綱舊職。則朝野同歡矣。此臣願陛下之
筭也。臣又聞安邊禦戎之術在於擇良將選精兵。求辨士專謀主而
者並用而不偏廢。然後可以與大事也。穰苴斬莊賈而晉師罷去。燕
師度水而解。韓信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泜水上者。得其
將也。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李靖將
兵至丹陽。而輔公祏擒者。得精兵也。陸賈使南越。尉佗稽首稱臣。使
去黃屋而稱臣。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請圍而去。王廷湊不進者。得
辨士也。釋李左車之縛而師咨之。故燕齊用。侯君集之策而攻高昌
降智盛者。得謀主也。臣常患世之論兵者。徒知重將帥之選。忽士卒
之練。儲藉械。觀形勢。推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法而已。至於辨士謀
主。則略而不論。正所謂知用兵。而未知所以用之之術者。臣伏覩臣
寮上言。請令日邊患方滋殊之虞。臣天下之大。未必無其人。欲乞明
詔州縣。有奇勇股肱之名傑出於衆者。及有兵謀武藝堪爲將者。
俾以名聞。擇而用之。甚盛舉也。然以臣觀之。未甚盡善。何則。自將而
言之。固不以一槩論。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又豈特
有奇勇股肱之力。兵家之合。然後可以爲將哉。斬蛟長鯨。刺虎而出
走。有追風之速。射有貫虱之妙。拔堅執銳。所向無前。攻城破陣。所至
先服者。特可以將一軍而已。千變萬化。神出鬼沒。氣耗之而後擒哉。
以角而爲勝。喻之而緩。深遠之而無勞。君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若
泥在鈞。惟陶者之所埴。所攻無破。所擊輒取。無往而不利者。一國之

將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拯民於水火之中。躋民於仁壽之域
款壺漿以迎王師。而入惟恐居後者。天下之將也。又豈特恃其股肱
之力。武藝之精而然哉。古人固有不持尺刃。不操寸戈。而卻百萬
之師。以至談笑而折衝。睢息而銷寇者。在於臨機料敵。明運以籌
策而已。又況用人以安天下。求奇以文辭取。未可以家世論。當考其
行實。究其才能如何耳。故季布遺鬼鈕而有名時之稱。霍光觀錯
而達。令狐之圖羔書起於刀筆之吏。吳衛起於罪亡之餘。廝養其乃
監門狂生。樊噲特鼓刀僕御。班超一傭儒耳。薛仁貴特田家子耳。一
世依日月之末光。皆能勒功帝籍。振名後世。使漢唐之君不能用
之。則數子者亦埋沒於無聞矣。軍法同使智使勇。使貪使愚。蓋智者樂
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要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使人能盡其
長而棄其短。則將帥何患乎乏人也。以臣觀今日募兵之法。則精兵

不息之人。然臣竊疑良將辨士謀主未必多出。辨也。且仁宗皇
帝時。富弼卻契丹割地之請。是亦辨士之功也。臣竊意今成事畢得
如此。然爲之主者。又豈木偶人哉。亦必知世道之安危。識人理之盛
衰焉。一得一辨士。如儀秦之說。國擇不遜。能掉寸舌。鋒辨論俾播
馳一介之傳。喻之以禍福之機。陳之以利害之大。諭鄰國之好。而啓
之。擇信吏之賢而諭之。使之動心駭聽。彼未必不一言悔悟。復守舊
約。而不敢侵我疆土也。臣爲陛下討。莫若廣詔京畿諸路。士庶有學
足以該古今。識足以通天人。才足以供將帥之不辨之以破傾河之
論。壘之以成而益振。懲之以死而愈奮。二人而果得斯數者。仰州縣
審實保明。解發於朝。又乞詔天下有雄材大略。能畫安邊之策。能知
用兵之權。奇謀可以贊於良將。議勝可謂國士無雙者。亦仰州縣審
實解發。陛下親策於廷。量才授職。試其所長。則良將辨士謀主一舉

而議得之。何殊乎虎臣之色也。方今遠患日漸，正廣救人物以備緊
業之時，無以臣言爲狂妄也。此臣願殿陛下入象也。臣又聞孟子曰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
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臣以是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此之所以廢
興存亡，特在於得民與不得民之間耳。傳所以言桀紂以不仁失天
下，湯武以積德有天下者是也。臣竊觀天下之民，似有離心，蓋自太
上皇臨御之日，姦臣擅權，盜賊滋甚，假奉上之名，而剝民之脂膏，或
崇道之勢，而奪民之産業，内花石之徵，而驅民於困厄之地，據名字
之錄，而錄民於羅七之餘。天下士庶，陰懷怨恨之氣，抑鬱而不敢吐。
上違天心，下失民和，故頃者方寇竊發，民樂其禍而有何相從之
嘆，則民心之離也，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幸賴
宗遺德餘烈，尚有存者，故紀綱未至於大壞。去年秦金賊入寇，國勢
幾危，若非上皇明斷，禪位陛下，使人心懷，則天下已非國家有矣。何
則黎元赤子，皆知陛下在儲宮時，恭儉仁孝之名，聞于遠近，故即位
之初，閭里相賀，知天下可指日安也。既而患誅大賊，天下又復相慶，
謂陛下能除民之害，最安邦定國之主，是知民心固繫陛下也。比者聖
詔敕，以國家太平日久，頃臣之老，未聞金鼓之聲，一旦干戈擾攘，蔡
元固已動心而駭目，加之秦諜，責使簽鼓不根之語，謂國家敗矣，既
離將下詔民間，一丁選一以爲用，臣知其流言，陛下必不爲此，第恐
頑俗易於狂惑，非家置頂喻人爲說，然亦未能決其疑，臣恐此語一
煽，民心又復搖動，甚者相爲生靈之憂，則求其安堵不動不可得矣。
此喜流言者之罪，然亦國家兵有以致其疑也。臣愚欲乞陛下速
降詔書，安撫天下，明斷流言，使解其惑，以結民心。廣施德化，使思有
餘地爲子孫萬世無疆之休。仍乞天下所散遣兵民，見在京畿諸路
也衆，搜捕者，俟金賊掃蕩之日，令將帥出厚賞以募有願住者乞留
守本處，以防侵患，仍刻以歸期，其不願留者，悉遣之。若抑而留之，久
致變矣。陛下如其春首給糧，供饋不招軍以控遣，陸則臣心知遠
埋探援無時而已。異時復下詔募兵，則東南之民，其力疲矣，其財耗
矣。豈能保其必勝哉。仍天下所發至募兵所以忘身而犯難者，不過
希賞賜而已。借使金兵已軍而遣之歸，有功者固當厚賞，無功者亦
乞給賞以勞其來，一則使之使無異心，二則務之可以再用，實良策
也。蓋斂者皆欲陛下結民心以長有天下而已。此臣願殿陛下九蒙
也。臣又聞先王之理財也，蓋持衡然，不使之偏歸於公家，亦不使之
偏入於私室，惟其適平而已。省賦斂輕徭役者，雖先王之善政，然國
家有戎狄之難，將欲養兵而禦戎，則其實不過以安百姓而已。雖欽
財於民爲募兵之費，亦無害也。第不可以取媚權而已。臣近觀
詔下募兵，恐多科於民，使百姓所費不貲，而烏合之衆，又不足
以亡市井烏忠義之士，雖非強勇之人，以衛國家之急，咸官出無近
以給衣飾，散而復散者有之。以臣愚見，竊謂萬一遠患未寧，若募兵
則不若以抑豪右情均科財以助國用。應有官之家，並不豫免，所
斂薄而均，百姓皆樂而從之，取之雖微，而衆之即多。州縣預發官錢
募勇敢之人以勤王事，則武足以禦寇矣，所斂之錢存其三之一以
募兵而守城，餘者悉爲起兵之費，悉書其數也。臣嘗以是徧詢於卿者，
皆喜其財以足知民情之樂從也。臣又慮其餽不給，則臣有策於此，
可使不損於民，不害於公。今下之曰，諸路軍儲靡缺乏，謝矣。所謂策
者何也。臣竊天下所納米，以運濟者不爲欲市利而已。爲今日計者，
莫若速降把奇羅青官徧諸州縣之民，投狀各保均分認課，任自運

責仍委局務者日討其利。無使敵擄掠諸路所入，本處以充兵餉，則
糧餉不勞而軍儲可給矣。其策豈不良哉。此臣願獻陛下十策也。臣
於十策之外，又有二事，亦今日之不可緩者。試昧死為陛下陳之。臣
聞之曰：左不攻於左，汝不共命；右不攻於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
正，汝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臣以是知古
者王師之出，有不用命而勝敵必戮而不赦。況望風降伏者，其罪宜
如何哉。臣竊聞比者三軍臨陣，將士或不用命，甚或降敵，臣愚欲乞
陛下明詔撫諭軍情，使各奮其勇。仍有降敵者悉誅之，則軍勢振矣。
此其一說也。臣又聞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用間。
術故兵家之策，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
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故三軍之事，情莫親於間，
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

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臣竊見今金賊狂悖，儻或
未可以力勝，臣以為若用死間之術而成之。臣身雖不及六尺，而智辯
萬夫，辯雖未足以方儀秦，亦不可謂闒茸而不足取者也。臣以忠義自
奮，何惜一死，為陛下用此術，以掃蕩醜虜而安我社稷耶。方其擇帥
如其已有良策成之，則生民之幸也。萬一未有討賊之策，伏願朝廷借臣
一介之使，遣臣見虜主而說之。臣自有策，能使醜虜倒戈卷甲，不復
侵侮陛下。如欲絕其種類，則臣亦願以死間，伏望朝廷俟其有弛心
而無備，則遣良將領精兵而殲之。臣雖遭鼎鑊，能以一身破強悍之
虜，而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使萬世之下亂臣賊子，謂臣之名冀不
掩卷而歎慕，則臣雖死猶生也。伏願陛下明斷而決行之，無謂臣布
衣之賤，不能立此功也。古語有之，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
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取其能必行之。臣亦所謂使韓信李

靖惜將之身，借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不能成大功者。臣謂此
也。此臣所欲言者一也。臣又聞陰陽家流有三奇八門之術，天子庶
人之式，是以自利，是以應合揚兵九天之上，伏藏千里之遠，天神地
示皆為我用，則取勝之大要也。今何憚而不用哉。藉此術者蓋有其
人，今陛下求之未切耳。臣願下明詔，如求賢之急，必得此輩以請大事，
天下幸甚。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聞馬周以草茅一介之士，為唐條
陳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是宗愛而擢用，以明佐王業，厚遇而圖報，
相得之懽。王佐材傑能及此。蕭銑擾江陵，唐戰不克，李靖遂陳圖銑
十策，請部署軍從官軍政令，高祖叩觀，蕭銑遂降。臣以一介之生，
恭誦聖詔，曰每聞邊報，痛切深之。臣於是感激自奮，願以身報國，敢
昧死獻十策。臣無王佐之材，所敢望者馬周之擢用，特願用臣狂斷，
以擒金賊之渠魁，掃蕩邊虜，復祖宗之境土，豈不愧李靖之策也。

圖蕭銑，則臣雖以身言犯逆鱗，自取誅戮，亦死而無憾。抑臣所深特
今日之急務，至於朝廷失職，失政令之理，遠甚有可言者。臣以陛下
方今有北顧之憂，故且置而勿論。臣又竊聞學古入官，挾策登第者，
平居食位慕祿，惟恐居後，切切然常有不滿意。一旦國家有變，雖指
躬以報，尚何所惜。奈何風俗衰薄，忠義陵遲，故有首君子方且酣暢
自適，恬不以社稷為念，甚至赴闕往謁，看續聞變，甚至不恭郡而隱君
有之。又京畿而反者有之。其間有能奮身為國者，其何人哉。間或有
之，則羣聚而咨指，以為狂生。臣聞其語，忠氣拂膺，恨無上方斬馬
以斬兵臣將臣，以此風俗，天下靡靡入於衰弊。故願以死間之術
為陛下安天下之衆，庶歎少立忠節，以振頹風，功不避斧鉞之誅，欲
獻此書于朝廷也。伏願陛下函容之德，天高地厚，以臣愚忠，恕臣狂
瞽，以來忠直之言，以激衰敗之俗，則萬世之幸。豈惟或以臣言為無

之務而又以草茅之賤上玷聖聰下觸權臣必欲置之死則臣亦甘心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二

經國

宋欽宗靖康初歐陽澈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言得失辭旨切至上善之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臣以是知太宗除隋之亂致治之美貞觀之風高邁唐室者以其能聽藥石之言故也臣伏讀聖詔曰惟藥石是嘉竊知陛下盛德而容覆求諫諍直欲明四目達四聰與虞舜異世而同轍天下忠臣義士能以骨鯁之言上干天聽必盡其藥石之報矣臣以是狂妄昧死忘其微賤於聖詔起兵之日條陳安邊禦戎十策撰成萬言書一封陳乞所部為奏朝廷臣之本意非有它望賞欲奮身報國願效馬革裹尸以立忠誼之名於天下庶使得任持祿苟聞風而慙汙適丁違角不遇州府未許發奮臣於是退處逆旅棲遲無聊自恨曾

中非有忠誼之氣抑鬱而不達一旦餓死溝壑而名不聞則與草木俱腐與其飲恨而死於蓬蒿之間孰若抗直節而死於斧鉞之下臣於是復採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可以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共十事奏撰一書乞併為奏達臣言狂妄罪當世切要倘得於與議非特一己之私見伏願陛下明斷而力行則天下風俗尚可追復祖宗之時儻或以臣為無補於世則臣甘心就誅戮第恐天下衰敗而不復振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則生民之幸也臣聞為天子者貴乎聰明神武決於聽斷見善明用心剛不牽制於權臣則天下雖大四海雖遠可運用於股掌之上矣臣伏觀陛下不崇飾恩倖不聽佞諂之輕薦祿不濫賜予不奪民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民力以奉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務竄忠戮之臣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來易其之人賤難得之貨則聖德高妙前古生民以

未未有倫擬觀其初即位慨然嘗斷選用忠良志乎撥亂誅六賊
以謝天下則太平之治似可指日而待豈意金賊復用猶撥使燕元
祐宮闈本勤操厚莫甚於今日臣竊知其所自矣臣聞陛下自誅六
賊之後英斷不及前日既而朝臣擅權言路復塞忠言嘉謀不聞于
上故朔方初寧恬不為備既失信於夷虜知其必為患於中國而不
能為防禦之術宜乎兵端一起泯然失措始募天下之兵以禦之則
後時矣陛下若欲大有為於天下以成中興之業則當效漢武帝以
雄才大略自任晞宣帝勵精於其後陵共國治功又當效漢宣帝信賞
必罰綜核名實使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則功業顯著帝祚無窮矣今
也使能為文景之恭儉難可以為天下先然服三皇之衣不能卻百
萬之虜可為持盈守成之君非興衰撥亂之主臣願陛下以古為鑑
乾剛果斷與天下之大材共天下之大害庶使祖宗社稷不危於民

八 奏議卷之八十三 二

虜之事則萬世之幸也此臣所欲言者一也臣又聞王者用人非難
盡其材之為難觀唐太宗責任大臣謀斯從言斯聽才斯盡用不
疑故人未始違力矣乎高拱揆成功致太平矣下逮開元之間明皇
勵精求治先老甦勤所畀俾致姚崇宋璟亦言聽計行力不難而
功已成則將大有為之君必委任股肱之臣然後能固四天下之疏
臣竊見陛下擢用大臣任之雖專而委之不專故腹心之寄耳目之
讒易於動搖難以成功語言一使其肆雖社稷之臣亦急大功而搖
小過則天下失望而國威不立矣臣愚欲乞陛下選用近侍必精擇
而詳擇之知其可大用則任之勿貳若成湯之於伊尹委之阿衡而
無疑若高宗之於傅說擢於版築而燕間言必從諫必聽都俞賡歌
於一堂之上使風化行乎萬里之遠則臣將見帝堯在上夔龍為輔
煥然與三代同風矣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聞諸葛亮之為相也

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善無
微而不取惡無纖而不貶則天下平矣臣竊見朝廷大臣薦人材
皆不取天下之公議用之不過酬私恩論之不過快私忿非所謂爵
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如是則賞不以德罰不以
罪殆有甚於上皇之時將何以厭民望哉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
革絕此弊凡大臣有所升黜必詢于臺諫之臣使其可否章相曰可
臺諫曰不可章相曰是臺諫曰非則召館閣之臣而問之僉曰可然
後用僉曰否然後去庶幾用舍合天下之公議則忠言日聞于朝民情
不屈於下矣昔大寶之季變律傾國專以情賞以寵而綱紀於是
大壞可不戒哉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又聞黃霸之材長於治郡及
其為丞相則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蓋
顧拙於用長而工於用短則人之才皆各有所宜古之用人者論

八 奏議卷之八十三 三

德而世信其能而授職焉若蕭造簿籍蒼張成施直轉饗者司穀者司
聘雖小有所用而且不遂其所長矣夫欲任之以經營天下者耶臣
竊聞耿南仲特能作章句儒者綜理典籍為書疏經解而已至於臨機
應變則智不足與有明識不足與有斷其道德雖可尊而謀猷不足
採必不能度長遠以立大功其於謀王體斷國論決非所長臣聞
其始賢妹能權人之親已則已非社稷之臣者也陛下不忘其所傳
之恩則富貴之可也尊寵之可也使之擅天下之權而與國家之大
計則不可也臣愚欲乞陛下處之以講讀之職使論道經邦逸王耳
目而已無以儆官之私恩而壞祖宗之社稷臣嘗觀蕭望之受業折
而不撓身為儒宗真社稷臣也稱師傅之恩而屢任相權既無聞
及其謀泄降謫貶還未幾為石顯所譖竟飲鴆自殺況耿南仲智謀
不及望之遠甚徒以文墨而位群臣之上臣恐陛下本以報之反所

以害之也。此臣所欲言者四也。臣又聞忠者社稷之衛，故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賢在朝而難南寢謀于木處鄰而諸侯息兵，則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一賢而制千里之難，在古固有之。方今朝廷之上，亦不乏其人。陛下尤不可輕用，遠失生民之望也。竊觀夫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則輕用大臣，是中其反間也，是速我後患也。臣竊聞李綱首建征伐之議，爲呂多秉惟懼之機，則二人者，元勳碩德，文武兼備，使當宗廟之機，必能使醜虜畏威而銷伏。然則社稷安危，實在二人之掌握，萬人視之，不啻師帥，觀其用心，亦不過欲與民共休戚，與國同榮辱而已。其去就，豈不係天下之輕重哉。今也綱以小過而謫之，散處呂以無使而宴之，方摩是扶金賊私忿也，是墜金賊計中也。臣恐鄰國得以此窺陛下矣。臣聞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任冉子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賢，不能自免於讒謗，而二國以危。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信有是理。臣以是知李綱之黜，朝廷大臣必有陰爲之譖者。不然，何遽至於是耶。陛下宜熟察之。臣前書固嘗縷陳其詳於此，又申言之。誠爲國家惜此人故也。臣願陛下過此以往，無輕用大臣。方今講論多士，咸謂師帥豈無一人德望之重智謀之多，堪任遣使者，何嘗以肩同爲北行哉。尤爲陛下惜也。昔裴度達時難，先而能奮命，出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皆銷聲氣，憚度之威，雖時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齒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遠俗爲華夏畏服也。如是，由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爲國之輕重者二十年。元稹柏耆皆不肖，皆推度爲首臣，謂若得者正今日之裴度也。其出處繫國之安危，則醜虜聞風而懾服。陛下當引置帷幄，使親議左右，震威華夏以

定中國可也。豈宜遣之於外哉。此臣所欲言者五也。臣又聞蕭銑據江陵，李靖爲行軍總管，軍政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舟旅嶮，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掩耳。豈能倉卒召兵以禦我？此必擒也。臣以是三軍之出，能掩其不備，則萬全之策。臣聞金賊懼曖，是師而請和。臣願於此時乘其有悉心備朝廷，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往見虜主而諭和親，臣必能口伐醜虜使之魂奪而不爲備，伏願朝廷簡卒練兵，遣良將統制，乘其隙而復城之，必得所欲與，謂爲王爲賀張邦昌未還，遽稱據而不行，小不忍則必致大亂。無謂臣布衣之賤，不能立此功。昔毛遂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定經於楚而使趙重於九鼎。當其未用，亦若囊中之錐。及其既用，則穎脫而出矣。萬一用兵征討，必能卻夷狄而安中國，則臣與邦昌固不惜一死以報國恩，雖爲王亦何足惜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歟。此臣所欲言者六也。臣又聞古語有之曰：熒熒者易滅，熾然者可撲，故涓涓不塞，將成江河；一葉不除，將尋斧柯。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則無水難；丈人之謹火也，塗其隙，則無火患。皆貴其防之微，而杜之漸也。古語又曰：欲斷不斷，反受其亂。蓋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儲者，無卿相之信。則計誠知之，而弗敢決行者，百事之禍也。臣竊觀六賊既誅，其子孫雖以罪謫，而竄之四方，然實爲大患也。臣聞比者金賊入寇，童貫下當持勝捷，其反乘勢作亂者數矣。此亦將帥非人，不能撫御使之撓畏，故至此禍。然非童貫之黨類，未見威而爲亂之招也。豈六賊門人，羞布置列於天下，實猜狠。若擇將練兵，利恩而視國爲仇讎者有之，章

奚雜揉而欲快私忿者有之。反為內應而與賊同謀者有之。甚者陰
懷跋扈欲與子孫建觸而起以刷乃祖乃父之耻者有之。嗚呼當時
六賊黨與之齊祿者皆國家之賜也。今日反歸恩於私室而忘君父
之大義。臣子之心果安在哉。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
君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殺之猶鼠可也。尚何所惜若不正
典刑以行誅戮則國勢存亡未可保也。臣愚欲乞陛下專斷應六賊
子孫悉與殲滅。仍令籍記其當時死黨如鄧珣范致虛薛昂之流不
許與名籍掌兵權兼職事不生也。其累惡已章如前日蔡州之停留
者人入城者即與斬首以謝天下。仍乞族誅以絕後患。臣竊聞者張
懷素由兵術薦譽及為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等供言蔡京亦
嘗與謀。是時開封尹林攄并御史中丞余深實主其事。二人乃京
死黨。方為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盡焚毀。京遂幸免。其後京擢攄深

於宰執者皆報其恩也。臣謂若攄深之流亦國之賊懷私恩而背君
父其罪莫大焉。况不發京之惡則是與之同謀也。今日亦當明舉其
惡梟首于市庶使姦臣賊子望風畏懼潛銷於冥冥之中也。臣又聞
崇寧間蔡京專權跋扈壞亂綱紀而人莫敢誰何。于時臺諫之官如
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乃能抗章數十論列其罪惡。瓘等即
被罪譴飲恨而死者多矣。所存者惟何昌言一人也。今日陛下雖能
用之。不過處之工部而已。非所以旌忠直之言而為臺諫之表也。臣
愚欲乞陛下擢之近侍以賞其直。庶使剛毅忠諒之臣肯抗章鯁切
指摘權臣之失也。今夫聖人有先見之明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能圖患於未然。臺諫之章有議權臣之失者從必熟思審察然後
開天聽其言必有益於國家非為身謀也。臣願陛下毋忽奏章而加
省察焉。以臺諫之言為輕也。臣竊聞[illegible]昌頃時亦嘗疏蔡京之失。如

異必致大亂。上皇不加審詳使行竄謫。及御制鳴鑾堂記。反指昌為
小人。意其離間君臣之義。既而京罪惡暴露覬覦神器動搖國本。上
皇悔悟。擢昌於謫籍者豈非思其言之當耶。借使上皇英斷早從昌
言竄謫京於散地。委昌以安之職。使振領綱紀勵精威制寇敢邊
備廣蓄將帥之士以振虎賁之旅則國必不辱於醜虜矣。臣言輕不
足以取信於陛下。然仍乞職之六賊之徒及乞誅蔡氏死黨林攄
余深常若蓋仍竊意然[illegible]蔡京童貫朱勔當時勢傾天
下。陰結死黨與之誓生死不相背。[illegible]其子孫則死黨尚有異謀。死黨
既有異謀則朝廷不能無憂。[illegible]為生民憂噬臍何
足惜。若不速誅戮則[illegible]雖肯為陛下奮身者即韓育
赤心以國家之大事聽臣所謂忠誠者可防其指此也。又所謂
斷不斷反受其亂亦指此也。臣願陛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且擢保

而不決。焉濡滯而不行。禍如已迫。悔之何及。然臣書既達天聽必有
大臣為六賊子孫鑽皮出羽而為之掩覆者。并短取長而為之引援
者。陛下亦必狐疑猶豫以臣之言為狂妄以大臣之計為可信。臣知
此而必欲獻其說者。忠誠之氣不可遏也。陛下能用臣計。悉與殲滅
則祖宗有靈而社稷有福矣。大臣設不用臣言則臣恐他日禍甚。陛
下思臣之言。又復若思計時遣勸賊金賊餘黨而不得其計矣。然不
可失。願陛下裁之。臣聞夫蝮之螫人也。螫指則斷指。螫臂則斷臂。所以
去小而全大也。陛下若欲長有天下。宜取法於此。此臣所欲言者七
也。臣又聞[illegible]本以澄清天下之責而為天子耳目之官。其實
欲帶食盡而進明良委為雄而取忠義。奈何擇用非人。今以奉委
賊狗竊自不廉。擢書無有之。凡所推擧。國縣為意。賄賂公行。以白
為專徒有舉薦之名遂使擯棄之患甚至其所舉京所闢陛之聽聞

廷法意本欲選用賢能分職任屬縣事令綱紀法義意本不善也柰
何積弊既久習以成風或以諂進或以勢取挾親姻者有之恣爲倖
者有之故其所舉多不稱職其賢實能反沉沒下僚不與攷課臣愚
欲乞應選諸路監司牽相不得自專奏辟之綠許辨論其當否得
剛明果斷之士以齊厥職則天下無患乎不平也應監司受職之日
願陛下召而面遣丁寧告戒使無曠厥官則人人思效死以報國矣
仍乞立法禁絕其出按州縣以游時受官吏饋聚會飲宴出郭迎接
先次交與請之事例所有薦舉之官亦乞嚴行賞罰令審實其才能
因其所長而舉之一不稱職則既其所舉之罪而不恕如是則內舉
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以公識取人而當舉狀者無有也臣聞之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詩曰命我皇祖陟降庭止言之實君其用
人也所降有法功罪各得其實故爲人所保爲人所保故帝昇能遠

也今陛下選舉之法非不善臣竊以爲不公舉行者非其人也陛下
若誠大明賞罰以懲勸斯弊則天下幸甚今監司按知舉官而已未聞
某人因某罪而黜之縱有因而發摘者不過交結權貴致一言之助
則又復遷擢而不行故使州縣之官不遑寢誠肆意貪墨恬不知恥
者爲其無黜責之罪故也臣愚欲乞陛下嚴勅諸路監司歲限發摘
部下贓吏者幾員仍具事跡奏白令該允當然後許奏若因循隱而
擁蔽者反坐其罪仍乞遴選賢廉公直之官埋輪如張綱者每路以
一人爲觀察使歲令兩行巡察監司守令有受賄挾私而舉官者有
貪贓罔民而枉法者有縱濫而不修身檢者有怠惰而不勤王事者
悉令密奏朝廷嚴行竄黜應民有大冤抑許實封投狀於觀察使附
遞以聞仍禁約使臣所歷州縣除飲食之外不許受饋不許買物未
許私謁兵連禁令及挾勢而殘民若須時廉訪之出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則許監司糾舉申奏亦當黜譴仍乞諸路歲擇一人慮其久則
姦生許起有功而無過者別與推賞如是則有官君子莫不砥節廉
行自新自揀擇以振流俗矣此臣所欲言者八也臣竊觀守令非人民
受荼苦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孱懦少斷無幹局之譽貪饕不廉賊民
之膏者易地皆然甚者往謁京闕遊爲部下富商巨賈稱貸金以
爲贄使到任而償者有之姦使客於門以諷義方爲名陰令搜求賄
賂於外者有之故或下車未逾數月收拾金帛製造器皿已擬囊橐
附細情者以縱目唯恨腹隘而不能恣口於餘力進而不能肆情
於色至於聽訟理民則但應塞而不暇故民有屈抑無所從訴或本欲
訴冤反受罪責者多矣良民士子周身術淺不幸羅於憲網佐敵者
又從而賄賂有司下石相擠或陰殺于獄或以枉爲直者比比皆是
東南之民痛入骨髓遣怨無窮者良由守令不得其人也嗚呼膚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矣今日貪賊之禍未必不
原於此以臣觀之守令雖多求其能盡忠竭節宣布詔令求民之瘼
以聞于上推君之澤以被于下者千百無一焉如是而欲郡縣之治
不亦難乎陛下久處東宮知民事之艱難守令之弊必稔聞而熟講
之自即位之日天下欣戴自謂前弊可以頓革夫何日甚一日守令
貪贓殆有過於頃時此亦陛下不能明於聽斷以發擿伏姦故也臣
愚欲乞陛下勵精爲治躬覽萬機專委監司發擿諸路州縣之官有
貪贓汚辱之甚者考覈其實誅戮數人以激貪懦所謂戮一以戒百
者此也又乞戒勅吏部注差縣令未以資格必審實其才能長於作
邑者擬授之痛懲銓選受賂之弊蓋比年吏部注差無非賄賂其
原既不清則其流必濁矣仍許臺閣之臣歲舉堪試縣令者幾人則
令尹無患乎乏人矣[illegible]則許臺閣連章薦擢亦不論資格若

欲得廉潔明斷，公直無私者，以表率一州而已。仍乞陛下每授千里之寄，並召見試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副者罷之，則太守可以得人矣。昔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太守之職，尤不可輕。臣愚又欲乞陛下審察太守功勤既著、治聲卓偉者，宜加旌賞，或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以封侯，公卿有闕，則擇而用之。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則有之國有人矣。觀夫第五倫擢自蜀郡而為司空，虞延自南陽太守入而為太尉，劉寵自會稽太守徵拜，入居九列，四登三事，則郡守入而為三公者有之。朱邑守北海，以治行第一入而為大司農，召信臣守河南，數增秩賜金，召為少府，列於九卿，韓稜守南陽，政號嚴平，入而為太僕，則郡守入而為九卿者有之。陛下舉而用之，其效豈不良哉。既得

人，則屬邑之佐，無患乎不公也。太守既得令，則屬郡之倅，無患乎不明也。郡縣之治，可跂而待矣。此臣所欲言者九也。臣竊觀入仕之源太濫，故天下冗官數猥，紛紛藉藉，盡國賦祿，莫此為甚。陛下若欲立太平之基，以復祖宗之治，則當惜名器而清品流。如任子則世祿以賞有功，富室則輸財以濟國用，二者皆欲罷而不能全。弘祿外奏名，權局三者，皆非國家長久之策，何若而不罷耶？今未能普皆更革，又玩法竊弄威權，擬通良民，當其平居，運籌籌算，不過欲枉尋直尺以竊財利而已。及其晚節，反援之以賄，使沾官臨民，則貪暴殘賊，有過於平時矣，豈能為民之利哉？流外胡為而不罷也。布帛之才，嘗妙年取高第，則欲致身澤民，立功名於當世，故能向盡其誠，推然一有所濁，尚且不惜名節而肆為不撿，矧夫桑榆晚景，得攝祿仕，官其志豈有遠大之望哉？不過問舍求田，規規為子孫計而已。志不出乎此，則

苟可以趣利者，無不為也。故凡奏名之官，歷任未嘗建能效實者，不可勝數。臣愚欲乞應奏名者，例與文學之職，以報稽古之勤，不許注官以長其害民之害。見在任者，並放罷。及諸路官司有闕，監司得援權局，尤不利於國家。蓋一官總闕，紛然交爭，或需貴而未補官者，或授差而未交代，其於世祿而閑居者，延頸攀援，伺有闕則擇門求見，屢靡拜拜而乞之，卻居自之，特金以賂監司而求者有之，書權門而求書請之。如是則所責已不貲矣，放心措意宜如何哉？殊不志於為國而理民，其實欲借勢而殘賊耳。臣愚欲乞陛下嚴行止絕，諸路增添廳有官闕，即急申部注差以補之。如補官未到，則許監司選差廣有備而有德，誠以體乃官可委任，路可清貪贓之風，亦禁掠奪，如臣所欲下者十也。臣又觀比者屢頒諸書，傳羅諸穀科需，帳是見陛下矜恤編氓，日論祠察，息至渥也。然近自軍興而生擾疑劇，

司農責辦於州，州責辦於縣，不得不然。故或以金銀，或紬絹，或錢米，或夫馬，或起發應副，或存留準備，不一端而足。竊見諸州縣多以五等簿籍按之，又頗責於上三等人戶，胥吏追呼，動以軍期急速為言，甚者率夜打門，左手示引，右手索物，曾不肯旋踵也。借使上三等中皆富足豐裕之家，則猶云可也。其間固有供輸者富而今貧，求得既去等第者，無慮三之一。故方是時，雖欲賣妻鬻子以應之，而迫於程限不逮也。況料目既繁，直源源而不絕，計無所出，遂委去屋廬，逃亡離散，可為流涕。如東南上諸觀他路為多，貧者愈為甚，遂賊兵初不能撫，而民已不見安堵者。語有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此類是也。臣深究其弊，蓋緣產去而稅存者多故也。或居城邑，則有產業曾盡，戶名猶錄，隨以除矣。其所以不得脫去於等第者，三歲推排營運錢之法，行之者非其人故也。臣惟排本法，蓋三歲會人戶之州，俾

共指證之曰：今某家富，某家貧，計其升降而增損之，各不許過今處。奈何比年奉行之官，徒憚賦失和買綢額，於是欲增可也，欲損不可也。觀夫甲實貧而無所營運矣，猶未往銷退，姑待乙之富者繼與之承替而後可銷注，意初不爾。今一州萬戶，可增者百人，而可損者或倍之，則半是虛存之人矣。其政害之尤者，直指一家民而擬之，則彼特賄賂公行，請託幾鬻，果可與為敵邪。以往又遷一歲矣，一歲之間，其材需不知其幾，端而三歲之後，又安保其不損如是耶。以是鄰均謂之上三等戶，無其實者多矣，至於四等五等有舊則陷實益無產役耕細者，乃終不知處使親見者不平之氣焉之撫膺。臣伏願陛下速降詔旨，俾四更今凡產役耕需不得拘守舊籍，因其均集遂鄉坊五等人戶，于時係以衆議，供析本界有實富實貧者，而錄之以俟產村，不限見存等第，以幾得其富，而屈抑淪適之民，得為類集旅還之著

矣。特其推排之日，有可銷退者，即與降等，未必須有承替之人。雖減少舊額，過分言吏，無罪。夫惟銷退甚難，則承受者亦不輝矣。臣伏聞天下之事，利少害多，相去霄壤，見者譏。臣言事多以利國為主，而有害民者則略而不論，臣獨以為非是。大抵無利於國，而亦未有害，至於有害於民，則非徒無利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今横目黔首，乃可瘵節餘，訖吁膽踣突為邦國，何以謂與其失人心，孰若夫和買之為少也。此臣所欲言者十一也。臣聞之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臣今日所論之事，其言雖荒唐繆悠，不足以取重於世，然撥雜天下利病，幾過半矣，可以殘朝廷一昏盲，果國家之從容，以全活生靈，由陛下啓不從而不察，則臣徒勞謝，敢耳徒費紙札，自新於緘口結舌，以全身遠害哉。臣非不知忠言者觸忤犯天威，罪不容誅，然臣所以甘心而為此者，誠

恐朝廷之官，持祿保位，畏憚推排，臣而不敢言耳。陛下若能用臣狂計以安天下，則臣雖受甫朝誅戮，亦所願也。干凟宸聰，惶恐無地，伏惟陛下矜憐之。

徽人上書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當盡其忠，有官守者當修其職。臣布衣之賤，身在畎畝，無言責之寄，無尺寸之責，然惓惓不忘君父之義，願盡忠竭節，以報國恩者。臣竊見朝廷肆赦，言及天下，陛下北顧無窮，招也兵，詞旨懇切，讀之者莫不興感，以正宣忠，直義士感激自奮，指邦邦國之時，而州縣之官，尚且酣暢自適，殊不以國家為念。臣以是知有言責者未必肯輸忠而陳謀，有官守者未必能脩職而動事。布衣者若復緘默，則民之困苦無由聞於天聽矣。臣於是忘其上干鈇鉞之誅，摘當世之利害，撰成萬言書，兩封條陳一十餘事，實可以保邦御俗，安邊禦戎。一以救州府，而通丁道舍之難，一欲救

銓劄而處有浮沉之失。臣恐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臣身寄萬里之外，雖有忠義之氣，鍛錄之節，可以扶翼聖曆之國勢，可以據旌懸歇之慕元，然奏陳者忌其近，權貴者嫉其身，則臣言何由聞於上哉。若佛衣而別試鄉擧，擢而于帝里，併擇二書投于闕下，則朝廷而冀達矣，何若規規求人之保奏哉。于是竊隸事跡而來，願以所陳干瀆天聽。臣恐其間皆國家急務，不可稍時，遂先投于典樞司，已為達于朝廷，伏願陛下俯加察察，則天下幸甚。然臣聞之，昔者齊萬年辱朝，臣畏恐周處強直，乃使西征，惟處知其將死。或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臣以是知不陽欲為孝子，則不能全於忠；王事欲為忠臣，則必不能於孝。今以失所恃，老母無向。今既剖意忠勞，而與母永訣，則孝道無復全矣。臣若復忌憚禍臣而不敢言，人之所謂可虛名耳，是謂畏死耳，非推赤心以報國也。

不君被所遏勝患晝處難數奏利害而疾隱情使陛下聞之感動則
生民受賜不淺臣所以冒昧自前復敢以十事條陳此書上瀆宸聰
臣前後所進三書言雖訐直似失臣子之禮然法度可行而未行紀
綱可羅而未羅者臣恭深之矣陛下若恕其狂直而少加睿斷則社
稷可以復存生民可以全濟古語有之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良藥
苦口而利於病者其斯之謂歟臣聞之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所可稱者三宗太宗
憲宗皆不克其終惟太宗以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躬英武攬綱羅俊
彥戡能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
也玄宗以功成治定而自侈難保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
滿而受而亦可恣至於喪身失國而不悔憲宗晚節信用非人於
防微不終其身而變生肘腋悲夫臣嘗即是而知人君之憂勤恭儉

未足以為難惟終始不變所守至於持盈守成及就業書曰慎一
日者為尤難臣竊聞陛下即位之初減聲色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
玩好務以恭儉為天下先及至減冗官澄濫進實汰貪吏除民害講舉
法度雖周家舊典古先哲王未易過此臣固知去年春金賊犯邊而
致之者實以天人之心歸于陛下故威於如此既而金賊復爾深入
觀時使傳無所不至於是天下惟恐莫知所自矣乃稍稍既久遠陵
創開而難於支持歟抑亦將帥非人不能預為之防歟不然則天意
以此警陛下使不變其初心歟三者必居一於此矣臣觀陛下比來
所祈于皇天衆語而告于郊廟從分不獲日惟蔬食則非不憂勤也
非不恭儉也非不以生靈為念也金賊犯分有何耶臣遠方賤吏安
意國家法度紀綱必一有未當天意者政事號令必有未厭民望者百
姓困苦必有未聞于上者官吏貪暴必有愈甚於前者故皇天以此

警陛下使明蟲而戰兢之不然何遽至於是耶臣願陛下奮乾剛之
睿斷欽惟明聖之德而益憂勤之心飲食起居顛沛造次為以天下
為念法度廢而未修者舉之使得於民政事久而已弊者革之使便
於俗撫百姓之困苦而遲降之撫官吏之貪暴而亟誅之如天之運
無所牽制庶使上當天意下合民情則胡賊無足慮而天下可從安
矣臣觀陛下即位以來有志須紹神不善也然何州縣之吏尚襲奢
靡不克奉行者多矣可不哀哉且古之為臣者視儀而動聽旨而應
文王勤勞則在位相率而為勤勞文王節儉則在位相率而為節儉
是則是倣皆得於觀感之間而已况其詔令頒告每有所不奉行耶
且如陛下節儉之事成可為天下先矣宜乎百官士庶莫不仰法於
此今乃上自朝廷下及衆庶侈靡之風過於前日故州縣之官有請
二月之俸不足以償一會之費者庶人之家有鬻二頃之田不足以

充一女之聘者胥吏之投僕役公卿侍從之飾擬於妃后豪從與士
子無間倡優人與良民混雜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衆而
食者不啻十人如是而欲天下不飢不寒可得乎飢寒既切盜賊靡
然矣不為盜賊可得乎亡等僭上之風愈熾奢侈之禍莫不基於此
嘗謂所謂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
領而庶人嬖妾以緣其履者復見於今日亦為陛下長太息者屢矣
昔楊綰為性儉約未嘗問生事俸祿分給親族之貧者唐謂綰已而略
不及名利欲于以私者必內媿止其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撤南別
墅觀堂第一即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者損留十餘
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
風者自化者不可勝紀時特為唐名臣躬行儉約且輔啓尚
能風化於當時而使之畏憚莫敢僭侈則夫挂一人之本於天下

之風者實在於陛下。今也恭儉如此，天下臣子反僭侈而不從其化，則是欲使我宋天子求及唐一名臣耳。臣以是知爲君者能盡君道如堯之所以治民，爲臣者反不能盡臣道若舜之所以事堯矣。陛下萬一不能，臣竊試察在朝之臣，有儉約守節如楊綰者耶？朝廷既難其人，則州縣之官不足道矣。臣愚願陛下憂勤日加而無已，恭儉有隆而無替，庶使四方萬里日以變化，而不見其迹，則風俗無患乎不革也。臣又乞金賊掃蕩之後，明詔頒告天下，宜以儉約爲尚，應有官之家，及士庶胥吏倡優，服飾貴用，乞委所司立爲定制，各有差等，若容僭侈有不遵令者，並依違制論，庶似上皇時，杜爲虛文而不能必行，則貪戢有所而覬擬僭上者無有也。蓋今日風俗之甚惡，非繩之以法，則不能丕變天下之奢侈，此臣所願陳者一也。臣又謂唐有天下，絕而復續者屢矣，繼宗積世之弊，惟王室之卑而之極，

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慮閎深，賞罰精審，親信多非其人，豈肯不由其道哉。闕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幽府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于賊廷，鋒鏑集于黃屋，而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陳誠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還奉宗祐，不失舊物。至於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贄晟，帝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蠢亂，致唐之宗社遂不復振。臣以是知國家阽危之際，君得將相以爲內外之助，則社稷尚可復保。若將相之非人，則雖有欲治之君，而無輔翼之臣，安成其亂，而至於不可支持矣。方今邊寇遠起，致危社稷，禍有過於奉天之難，裒聚群兇，未播遷然，生民塗炭，禍患並作，幾不可救。陛下覺勤修念，元元可謂至矣。然臣竊意朝廷大臣，未必人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勝敵，而可使之出將入相也。臣何以知其然耶？臣竊聞金賊退師之時，朝廷大臣有祈其割三關地

撓之，動以材半爲期，當時可使從之者，可則知其至期無報，必爲我患。盍預起天下精兵，以機而覆滅之，宋亦未盡預爲之防也，及治相自如，恬不爲慮，朝夕數奏，請論不過互相詆訾，爭推恬執詩賦經義之得失，較王氏元祐之學術，設春秋之科，崇講讀之職，此皆太平之事，非國家之急務。當時執若思患預防，運籌決策，殲滅醜虜，以振國威，則無今日之禍矣。遽其秋高馬肥，金賊復入，乃始爲備，則不若用智於未奔潰之先。即此知劉懷禪相智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徒能脂韋苟容，排逆譏謗以保爵位，可以爲太平之臣，不知當務之爲急也。詢其變起，不識所謂締章繪句者可施於此耶？無諱虜無者能畫安邊之策耶？學春秋作讀者，能奮身而北，爲國家之難耶？臣知其必無有也。臣願陛下以德宗得人爲戒，以昭宗失人爲鑑，知其所以亂，則我斯治矣；知其所以危，則我斯安矣；知其所以亡，則我斯

存矣。陛下過此以往，若能常以勵兵討賊爲念，無忘今日之恥，無踰復卑之檄，接羅俊彥，延納虎臣，使才業兼茂，置之宥密，則天下豪傑皆爲我用，得相豈難其人哉。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之不以次，將相之才出矣。故伊尹耕于有莘，高宗夢之以爲友。太公釣於渭水，文王立之以爲師。[illegible]蜀用龐統而霸，臣願望陛下特求之，不拘於常，擇之表厚，毋謂天下無其人也。脫或今日朝廷之上，有曹參、蕭何、陳平、周勃、王陵、魏相治於內，有韓信、張良、周亞夫、樊噲、陸賈、董振威於外，則醜虜剗風而逃，退朝廷安枕而無虞，陛下可無北顧之憂矣。雖然，萬一得人如漢之盛，臣又恐陛下未能若高祖之用三傑也。臣觀謫李綱於散籍，進趙鼎呂於廣庭，則知陛下知求得相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矣。此臣所願陳者二也。臣又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所謂道者何。孫武謂人和。謂道是也。孟子亦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黃石公亦曰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臣觀湯以七十、武王以鄗皆百里為一。諸侯為臣。遠邇之屬莫不服從者。得道故也。況方今天下之大。四海之遠。星分之衆。尚為醜虜殘賊。使海不能晏如者。臣原其所自來矣。蓋失夫人和一道。寡助之至故也。何以驗之。往者七師之出。三軍多不同心。而醜虜反能死敵。先鋒一挫。則後將解散而不肯鬭。故所戰多不克。所攻多不破。使其同心協力。化離為合。効虜人之死敵。則彼未必敢深入也。雖然。三軍之不同心者。失人和也。人和所以失者。不能明賞罰也。臣願陛下於王師征(?)討之臣有功當封者。亟封之。有勞當賞者。厚賞之。仍於將帥之中。擇其才技冠者。仿唐之制。為凌煙閣。命畫史圖形於其上。書其功之高下而次之。又命詞臣贊其之。仍乞陛下親灑宸翰。寵加褒美。恩及其子孫。旌表其門閭。使見稱於世。以為榮觀。如是則群臣皆知陛下明於有功者。見知而誅(?)而又不吝惜賞以酬勳績。其時或有臨難。則人人思竭節以報矣。臣愚又欲乞陛下專委監司郡守多方計會金穀於所部州縣。出厚賞廣募強勇果敢之人。以足軍數。預備不虞。雖備也。營設安其居處。出給衣糧以衆(?)其飢寒。備申馬、儲器械。訓練於無事之時。以防倉卒之警。蓋諸路屯軍名存實亡。較之祖宗之朝。十無四五。今又起而禦敵州縣為之一空。共在(?)戰禁(?)逃歸所屬。則死亡散從又不知數矣。臣故願陛下以招軍為先務。況所有禁軍元係保護王室。為虜所敗。其數亦差減。若不速募精兵以補所闕。則臣恐鄰國得以窺其隙矣。臣愚又欲乞陛下滅(?)賊之後。量度降於西北之鄙。擇(?)施(?)當人。依仿做唐舊制開軍府以捍衛要害。除地而置營田。或募民田而為之。擇募其土著之民強勇有力者使之屯聚。授予(?)田而寓焉。析其田而耕之。每屯募兵百人。與田五十頃。又給粟食以為耕種之資。耕牧之暇。悉令與之仍不廢其每月廩支。每屯以一名職掌之。因農隙而使之講武。則人無不盡力矣。與其縣籍(?)於虜人之鄉。孰若與之民為耕食之地。虜人知其為農。而不知其為兵。知其能耕。而不知其能戰。則為有事。起屯田之兵。必能奮勇自戰。人自為敵。以護其營田。而力加強悍矣。又乞依法屯兵以為邊備。則醜虜必不敢入寇也。此臣所願陳者三也。臣又聞馬者兵之強。而國之富。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廣(?)徙之隴右。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匹。置八坊。八坊之田千一百二十三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議者謂漢唐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北藩。臣聞祖宗之朝

亦於秦鳳諸處置坊以市馬。具書於之法。撫御之方。亦盡善矣。其後蔡京柄政。既弃綱紀。復累興(?)安濟居養之虛名。而罷監牧。軍買馬之急務。義耗國用。虛不能給。反以市馬之貨為易珍寶玩好之物。承平既久。士不知戰。馬不堪用。一旦邊隙創開。無以支梧。中國素號甲兵之盛。反不能拒夷虜鐵騎之衆。其禍實原於蔡京。三尺童子知京之名者。皆切齒怒之。雖梟首藁街以謝天下。然猶則(?)跡以快人意。猶恐其不足也。臣愚欲乞職方(?)。令戰(?)安撫使(?)。乞(?)命下招集河北河東監司。選擇近西北鄙田野。下兩(?)可以興作牧養之地。遵唐舊制。創為八坊。每坊以右職兩員為監牧。於諸(?)路漕司(?)茶貨(?)收斂鹽酒課利。以充市馬之資。仰監牧官多方收買西北良馬。以多為貴。蓋馬生其地。則習山川之險阻而可用。仍乞嚴立賞罰。禁止人私乾買馬。應馬經入境。即要守官吏具數申樞密院。又命諸坊季(?)終申奏所買到馬數

復以違失所坐之數驗其多少則知其馬不耗散於人間矣或監牧吏構貴之私以駑駘之馬而易之則許人陳首支於其坊左右前後以官田易民田一日皆為牧放之地又依府兵之制寓兵於農而募民耕之知是則馬政而兵不虛矣或民皆官田連而不願售者給付價償之無奪民田也仍宣以上意諭其民田國家以所養田而養馬非奪民食也特欲擇使分屋吏於稷之封使以一堂生樂業無擾擾之患耳則民心忻然而從無復嗟怨矣監牧官歲令一換使無怠心當遇之權優於他職功勤既著當有加賞則滅施酬如是則臣將見馬盛於唐而北之敵無足不弱也此臣所願陳者四也臣又聞唐太宗斬張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又之謂覆臣曰今者十可復生矣因雖三覆奏而須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一日五覆奏其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

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臣以是知司獄者生民性命之所係常刑雖不可廢然施民之禁而致亂然刑期于無刑則用刑者亦宜以寬平為尚治獄者亦當以鑑察為先雖罪至於死而當更審覆奏如隱其有失則夫猶隔非辜而必寘之死則天氣不知是氣鬱結明為人非幽致神怨毒流天下貽禍邦家矣臣竊見比年承獄之官贓污不肯受人之私而誣殺良民者不可勝數亦有獨去後而挾勢肆為舊毒者又不知也或受賂而欲脫死囚則羅拷連累之人而深文周其奏成以毒藥者有之或狃強盜偽印之類獄吏即曲取良之姓貪黷之報以為罪事而羅織數百人入獄者有一家被代而喧擾若者有之歲修酒肆根而暴虐者有之或為人陷害吏復賂而輸出者有之故一富人入獄則獄吏所得多者數百少者亦不止四五十輕者重因反輕重者輕因反重其或

或人才士身在貧賤不幸罹於寃網縛手無拿雖以求活則難掾伊管之術爆儀秦之辯亦無以伸其冤不過坐待其斃而已嗚呼天下司獄易地皆然聽訟者本以理民之冤為人構陷反受困辱抽腸擢骨於叶吟之間不至於死者幸免而已昔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史稱其仁唐太宗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臣以是知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俗而使德澤流於無窮也今之獄吏暴虐太甚月之間死者十數而未止比年以來東南獄死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父子兄弟呼號離散怨嗟盈於國家所謂不能召賢蒞官故羅此禍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日之冤豈不原於怨氣所致歟臣愚以為陛下嚴

降詔旨章監司郡守審察使痛懲獄吏應州縣治獄之官有受賕枉法而陷殺良民者並乞嚴斷應獄吏挾私而陷致人死受賕一錢以上者亦乞嚴斷民受其屠而冤使不為枉者考許實封投狀于觀察使仰附遞以聞蓋自古致治之君以德化而輔民以刑法而戒吏然後能收威柄而立治功況今衰亂之後蒼生萌起其風滋甚若非嚴刑峻法以懲獄吏則其弊未易頓革臣觀陛下詔旨周視民如傷惟恐其失所獄吏之弊恐未知耳伏願陛下俯察臣言憫然矜惻大加悉慮遣與華絕獄使無辜之民不死於獄卒之手則天下幸甚臣竊唐玄宗勵精政事常自選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臣以此知獄吏所以殺良民者守令不稱無行其上之詔令也守令所以能者吏部受賂多以庸猥之人而

爲之故也。然則欲革其害，實在陛下。若能致意於親選守令，因布州
縣，則民不罹此害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臣所願陳者五也。臣又嘗觀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近
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
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臣以是知明君賢主
以仁化天下，作爲刑書者，俾民知所避而已。不幸而犯於此，則無可
奈何。又豈切切然擠民於死地哉？今天下有犯至輕之刑，而不免於
死者多矣。試舉其一二，陛下嘗以生靈爲念，因類而推，則天下之幸
也。臣竊見天下租稅不均，富者以兼并而致豪橫，貧者以賣產而受
困。蓋皆緣於京在實刑律無虞，而州縣之官又得因此而斂財於民。
故庶民傾囊倒廩，未足以充官府之斂，又復鞭撻而棄業，奉其無厭。
繼累親契，行賄賣者轉賣而不減，遂其爲人借貸漢減，租從而來。

書固有買一頃之田，未能承二十畝之稅者，以無富者貪於省費者。
貧發產去稅存者，皆租無由而歸。有訴于官，乞爲退割，則吏護要賂，
不爲施行。縱或退割，未實又爲官民計議，賄賂要之。治其二稅不輸，
官吏催捕，私爲囚繫，編其衣食，尚不如欲，則爲僕繼，細縣者爲狀盛。
時丁酷暑，囚繫程督，以成疾病，是死者相枕，不可以毀斟酌。臣因
覽之也。有司雖知而恬不憫察，憲書雖或行察，少覺察而無能乞
其害。嗚呼！與乃產去稅存而致死也，初未嘗有犯於國法也。臣愚欲
乞陛下選差臺諫之臣，每路遣一人，巡歷州縣，爲借僧寺爲抄詳，以
許百姓陳訴產去稅存者，悉爲均攤。得產戶或有薄產而稅多者，亦
有量出外餘者均之。及天下富民多寄稅於有官之家，以免差役，而
乞立限許自陳，峰立限外不自陳而爲人告首者，除免實外，並沒入
官。隱其官之家及無數量出外餘者，並同編戶法。又臣前書所論禁

遣錢，而乞重均稅利，爲齊人戶，依實相讎，並爲推排。如後有科需，仰
自推排，蓋曰爲始。庶幾民無怨苦之聲。或吏受賄而均視不當者，亦
許人陳訴。仍均稅之後，有過割稅租者，要州縣見入，認狀無免暗坐
之弊。如是，則租稅均而貧無寄稅之冤矣。此臣所願陳者無尤矣。臣又嘗念天
下之民爲姻嫌之惡，鼠竊狗盜，小小乃爲强劫，或失火而焚
其廬舍，則挾仇致而欲人以爲放火，官吏休告即行根捉，迎捕
官吏觀望貪賞，不究虛實，捕無辜因于獄，則夕委獄吏痛加鞭箠，勸
其分承，於是而死于獄者多矣。或以其成慮有後害，貪其實而欲蓋
以殺者有之。或不與之食，而餓死者有之。故州縣巡捕之官，殺良民
而取賞，寧若惜不如歸，至有監司郡守因民陳訴而發摘者，又受巡
捕官賄賂而罷讞。此亦臣親覩之也。臣愚欲乞陛下嘗責憲使常切
覺察巡捕官，復有貪功殺良民、妄冒功賞者，即與先斬後奏。蓋今日

之弊，當以嚴致平，而不可以寬宥之也。臣所論一事，皆民間屈抑之
大者，雖斷妄冒之人首領，未足以償天下之積冤。有仁君在上，而肯
赦無罪之民耶？況禹湯恐爲此耶？臣知此而不告，則不識待陛
下作何主耶？此臣所陳者六也。臣又聞漢高祖初定天下，躬神武
之材，行寬仁之政，然覽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聘
陸酈之辯，明然猶選立儀文武相配，兼收並蓄，所以長有社稷也。臣
竊聞比者朝廷以今士之脩飾能雖之士，除爲通廣，捷者屢敕于天
闕。臣於是喜而不寐。然臣伏願陛下明鑒高祖之用人，使文武相配，
共圖治功，則萬世永賴。臣願欲乞國家傚於武學，廣收虎臣，其法與
太學等，無似上皇時以爲文備，下乃實效。伏乞陛下明詔諸路，有知
兵書、習武藝、有謀略、通達古今、縱橫辯論者，並許自陳所屬，發
遣詣武學補試。仍乞立法，各因其長而收之，無拘一律也。又乞依三

舍之法而升黜之。若月書季考，推其學能者而官之，臣將見猥濫將障
而稱智囊者多矣。蓋獨奚臣又聞以蝸蝸之餌而垂海者，不足以得
吞舟之魚，則道是以擬儒林，德是以拔流俗，廣覽彊記而事為章句
儒雅，材大略而不就科目選者有之。臣愚又欲乞國家設德望科，仰
詔路有鄉閭孝友信義廉恥通經史有智謀者，許縣薦之州，州試其
所通之學而薦于省，每三年令一州舉一人，仍乞重立保舉連坐，被貢
交結私衆之弊。無以逐時舉人行之人，者虛基而生子者亦有不徒
父母之命者如是，則挂以德望之科為仕路捷徑，而人材無益於國
家。且有州縣所舉至之人，伏乞陛下親策于庭，問以古今，考以時務，
試以策論，有卓然不羣者擢而用之，則有德有行多聞廣見者猶然
出矣。臣又竊觀豪傑之士，亦多結髮憎俗，為飢讀書，若九經、羣書五
總角千吏，秋筆而待，于書占口而成者有之，然不稱之才，萬世之傳

非以大科不足以網羅天下英賢，臣又欲乞依祖宗舊法，設賢良方
正科，許有官君子及布衣之士同試其藝，隨問有成，請陛下但舉而
行之，臣將見豪傑之士乎乎然而來矣。臣又嘗議詩賦經義二者皆
有弊。所謂詞章組繪，以侈為以誇世而取寵，不適於實用者，詩賦之
弊也。幼童而守一經，白首而後能言，說先儒二字而有十餘萬言，覺
虛靡無不務根本者，經義之弊也。以臣觀今日文章之弊，而不足以
得人。今則與若夫經義而取詩賦，益自舍法之行，學者專守一經，而不
該古今，務為貴老之學，不究經史之實，錄走於歷世興亡治亂，例
以為發爭之勢，得而行之士，能而略不經意，其所以釣爵位而取榮
耀者，未過茲竊古人緒餘，置齒牙間，拾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較一
日之長，以欺雖有耳目而已，故平昔無好尚之譽，一日有光注之
巧者，皆如此。門之以前世與亡，則茫然失措，而面頸發赤，甚至者處

班列，而朝廷擇事不能知者，孟彼其所謂就不厚，則最為文章必示
正博所識既不廣，則處之事變必無持操，故自革科以來，朝廷大臣
抗節不回，忠言讜論，然汲汲有烈日爭嚴者，親者稱學嚴茂使權
進仰之猶泰山北斗者，孰希舊不顧身背死國難者，寥寥。近沾小人
奴顏婢膝，爰于權門以求遷達者，比比皆是。自去年春金賊入寇，朝
廷之上，背脅而與國同難者，惟李綱、許翰兩人而已。其吹毛洗垢
而已，至於顏師仲、孫李邦彥之流，建議敗於兩事，皆終何足取哉。
今賊有犯聖語，悉以投於忠義，臣以布帛之賤，不食國家寸祿，
而恥恨之，嘗欲勤王，乞天子一節，得入書庭，抒舌下之疑數月，
以安社稷，用舍未能發春，故使臣忠義之氣無由一吐，至於以
經義取高第，和享爵祿者，及視國家之難，如越人視秦人肥瘠，而不
加喜戚於其心。甚者至以遷避為且要，揮而不顧，視為全身計。況

肯當鑄錯，以主忠直耶？臣以是知觀當為藝，而未能風馳雲播者，雖
本於朋書蓋不足以主大事，抑亦經義科非所以得豪傑之才故也。
臣觀祖宗朝以詩賦而取士，則士無一經之專，貫綜墳典諸子百家
之書，靡不周覽，往古之存亡，前代之得失，行事之成敗，雖舊案亦能
記錄，況其熟籍死，傳則英風鋭氣，無施不可，故鎮撫國家，則有司馬
光、呂公著、丁謂、韓琦、富弼，請遷撫，則有王韶、种諤、狄青、种師道，
辭則范仲淹、呂惠卿之嘯呈也，抗章直諫，則唐介、包拯、董
敦逸、鄒浩之流是也，楊億、王安石父子則蘇軾、蘇轍，長於經術者也，石曼卿、梅堯臣之
忠，則時高于天下，黃庭堅、蘇軾則文冠于古今，得人之盛，未易縷數。
然其間又已以拔其雄而驚稱，從此成是以奉王命而撫膺咸持鐃鐲
之節，而盡言宣忠直之志，而犯難冒不可掩者，亦不下數百輩。未

其所以致之者特詩賦之材而已豈學詩賦者可以爲經義而得之
至其專於經義則其所學必不遺矣今之學者必曰我能窮理盡性
觀祖宗時文章理何嘗而不窮性何嘗而不盡旣此特可爲畫餠之
虛名而不可以爲經邦之實用則二者優劣較然明矣臣竊聞朝臣
有好爲虛無之言者曰唐以詩賦取士而明皇幸蜀者何也臣以是
知其特欲明一己之私見而外天下之公議不過乎摭拾以相詆
毀不爲社稷計也殊不知明皇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幾致太平海內
富庶四夷咸賓遑遑觀之風者豈以詩賦而得人耳逮其志欲旣
滿侈心乃生忠臣遠跡讒諛並進溺於逸樂耽於酒色以李林甫楊
國忠爲輔佐以安祿山哥舒翰爲爪牙禍生於心腹而不知禍起於
蕭墻而圖之且慾根爲基而且心肆宜乎有播遷之難然則明皇
幸蜀者乃以其不能用剛正之人而近讒諛之臣故罹此禍豈詩賦

之罪哉臣知爲此語者特唐儒不達變耳特背公而營私耳臣甚歎
乞陛下速降誥旨幷經義科許天下之士習詩賦以應選則所問之
業雖極虛無惟於古今成敗可以爲後世鑑者及通於時務而有策
斷者則臣將見得人之盛又復如祖宗之朝而致治之美高邁於前
事之初矣陛下若能奮發睿斷用臣之策則武學足以得虎臣偉望
之以搜遺逸制科設而不世之才出矣經義革而博學之士至矣朝
廷之人臣未之信也陛下今日雖爲權臣蔽塞而不用其策然他時
經義不足以得儁才亦未免用臣計也與其後用於已事孰若快行
於未然幸願陛下裁之於科擧之法又有大不公者臣亦爲陛下縷
陳之蓋比年科擧多爲富豪貴族於詔旨未下之日預以金帛交結
出身之官又憑賂監司必差此官以充本州考試官者得問目宗旨
以倩筆文士而預爲之者有得成篇以歸使入場而寫之者有得一

古字三場通用爲點記者有與主文故舊以平昔所講之題而問之
者有主文受其賂而斷決得獲路才能之人而成其本庸使不厚於
選者有考官之乘所求見於道同旅邸者有受囑於擧子之家者
有借使客而來陰求賄賂者其所差封彌謄錄之人又多受豪强之
賂預錄才能之士姓名與之臨其試已於封彌處陰爲之記識使每
而嫌者有之或改其名者有之或節其文詞使讀之無疑者有之封彌
謄錄官又使備自而不覺察致容擁措陰之嚴有司以歌酒自適殊不
以考校爲急詎其及期則除私取之外不過收拾文理合己意者已甚
難而已故所期日而其名已達於外者有之有自書求中程試之文而
請之其間未必皆無病也或於於古今而以漢爲宋者或不通經旨而
採引錯者或全錄前年時文者或使故事而誤其姓名者或以神祖而
爲祖考者繼續不根之語而不答所問者色色有之數有士人指考官

受賂之巧偷擧子程中之失而私于有司則上下互相掩覆不爲住
究鼓與其選者人不以爲怪識者不知經爲識字者數者有之試
論時文而不知經史者有之或摩坊顏說而言語無本者有之或歷
詰傳奕等而誤巫爲巫者有之此皆由賄賂不公考校無術故之也
乎祖宗科擧之法本欲網羅俊彥其弊至此不識得若輩可與圖治
耶至於孤寒之士權進乎道數之域保息乎編籍之圖博覽強記詳
古有今足以產帝王宰輔於有神者反以空囊敗索無爲先者
遂爾積所春紛紛藉藉至有知其必不與選不能與屬草較短量
長者矣頗擧所試者有以此非科擧之法不公者有司受
賂之弊也以紛義多其麼之語而能爲空文者一人而或數人放
也故凡士人雖就試則預採時文暗受人口者以經書分排門類尋
一門採義數道使其入場即以所問之題爲本肆意相類者依本

騰錄謂之迎題或預料有司所問之題而撰成全篇至有五篇甘篇
者不措意者况此事科以來每一義題尚乎前揭傳寫不啻數十篇
者有之其默意不出乎此有識之士不欲能踰其逆式寄書而為由
說復進與識者或全錄而不更一字有司亦不能悉究至於揭名一
判則犯進者為皆與持信乎經義不足以得人也若選以詩賦則前
辨皆可事蓋詩賦不可預成雖可料題而為之亦不過得其事實而
已其體律運類非數首也如是則彼方為已備且不暇行暇及他人
哉臣愚欲乞陛下察臣所陳無惘孤寒之士集其措古之勤嚴降
詔旨痛懲此弊應今後科舉有考試官受賂挾勢而私取人者許士
人陳訴當司考察得實者悉同受枉法贓坐罪仍禮闈取士一切法
度乞行嚴察舉振前弊如是則孤寒者得以進身矣臣所謂陳者
也臣竊觀天下所以入於衰亂者皆緣冗食之民衆而無補之費

多且國用之而軍儲不給也臣愚欲乞陛下明詔一切冗食而無補
者悉行罷廢以充軍餉則養兵有糧而無餽之之患矣臣竊見上皇
為姦臣所壞亂綱紀浙大陵遲欲去前非而賴陛下撥而起之革
而新之則功業昭著而規模宏遠矣若規規於仍舊貫而不能因事
推善則天下何望於陛下上皇何急於禪位也蓋上皇所以下罪己
之詔而禪大寶於陛下者亦知其為姦臣誤變法度蠹壞以支持
識欲陛下為振其頽綱而已哉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亦須為考者
此乃儒臣不知權變之言也臣謂方今法度有不便於民不利於國
者當一切更張之正孟子所謂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是
也臣所謂冗食而無補者何也臣觀天下神霄宮實國之大蠹也亦
蔡京王黼諸姦黨以奴術欺君罔上故創此宮備飾華麗所費
不貲四時營繕又虛國用竊之知宮者未遇挨撥點照現財營婦較

酒茹葷不修身於修崇道之勢而勸與士大夫為等傳辟為姦璧階
於寵綱者有之衆其精度祝壽者幾如也謂之冗食而無補信其然
矣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之歸者本一也今立兩君於宮中者
其意安在哉此蔡京欲為王莽之奸故陰令林靈素以妖言惑上皇
而分之其意欲為分天下之機也又况天子所都者大梁而每九州
莫不有焉於此今遍而中外州縣皆立王宮是亦蔡京欲兆各據有
一方之機也祖宗朝嘗為此乎祖宗之臣肯勸勉君父而為此乎
然則今日所以亂者未必不兆於此也臣願陛下速降詔旨悉與罷
去將有如宮道觀各令還原觀仍給還其宮觀原住僧徒立寺額所
有儀像乞移於王宮殿配享與亦臣慮陛下不欲毀壽恐傷父子之
仁故也然上皇英斷能以理推今日之難如此欲安我二百年之社
稷則豈宜以一己而妨天下之大計哉此特土偶人耳毀之無傷乎

上皇之盛德而足以成陛下之大功則毀之亦無害也所有神霄宮
田多者五十頃少者不下十頃所養之衆不過十數人而已况不能
興國家之經患徒使之斂財於己以為私計臣愚欲乞陛下悉委守
令拘收其田並隸見民承佃所納税租及宮中見存蓄之糧悉充兵
備又籍凌天下宮中供器亦可以為養軍之用實為便也臣又觀天
下應僧寺多田者或至百頃而養僧不逾百員者有之故凡諸路大
禪剎多者為與猾之僧所賂監司郡守而求住持酣酒嗜肉而不為
其徒備者有之私飢餒而不養僧衆者有之狂辯偏僻而不循戒行
者有之故每住一剎則於國家之常住以為親戚之私藏者比比皆
是也臣愚欲乞陛下詔諸路專委守令應住寺則與勘見存僧行數目
據剎則與勘逐年所養僧行數目並與量數支給口食田外餘者並
令入官所有税租卻量坐之其田亦募民耕以所納租為軍餉與其

為稽僧計會之餘則執弟為養兵供饋之費所有道觀亦乞依此法
仍天下諸州園惡藉錢穀乞罷之園惡日令擇刺由借奪則計天
下一歲之所省亦不輕矣願陛下無猶豫也臣又聞祿者所以代其
耕也方今有官者子養之既有常祿其所任之處又或有職田之條
君人者一視而同仁則均有之可也今又或有或無而不均或多或
寡而不一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下詔應有職田處悉皆罷去所納
租米乞充軍儲陛下能用臣五計則倉廩實府庫充將軍卒衆姦息
爭之禮矣此臣所願陳者八也臣又聞君以從諫為聖臣以犯顏
可替否為忠事已為殆拒諫者塞賢之路亡國之風是故主欲諫
之鼓實排謗之木開言者之路來天下之策此堯舜禹湯所以昌也
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此桀紂幽厲所以亡
也春諫雖厚責可與容等何則風霜之枝彈斜不務發植有過害

倫震恐其敢為一議者實有賴於此蓋御史臺為朝廷之紀綱臺綱
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矣臣聞頃者蔡京當權僧人識己之
失欲掩上皇之聰於是所舉擢而進者多其死黨阿諛順旨英氣盡
惡以為容曲從為賢必擇貽尸祿為智諫官又盡而不除臺官取屬
以充位故討史疏役民失農桑之時徵官深刻民受誅求之害守令
奸贓殘民害民蠶食而朝廷大臣方且慫弄姻妮有同兄弟陰謀叛
逆欲分天下而有之無諫於上皇言者是以日久遂致大亂本朝祖
宗之靈天誘其衷計屢敗未至喪國而已嗚呼臣輩去年春金賊初犯
皇臣告急蒙望塞京又有臣而不達乃敢於食實帶自為倫在
朝夫宮亦皆從去討賊哉一分擇禦之恩直至虜冠渡河乃如舞閑
此臣得之於傳聞當此臣位猶讀之不覺掩卷淪歎國家何負於大臣
乃亦耶痰風知勤王族萬識讞臣直書言哉既而含氣鬱懣恨不能

使御患剝諸大臣肝腸而食之未足以快臣心也臣亦知其所自來
矣蓋本於不能擇臺諫之臣使常言天下之得失故至此耳辛使富
聞陛下優選忠諫之士以任臺諫之職臣知黎民赤子之幸也於是
說也傾耳以俟其言天下之大利害試以觀國家之得人想望風采
為日久矣今得其言不過纖細瑣碎未有大過人者使當太平而全
無可言耶抑亦持祿保位而不肯言耶畏罪諱而不敢言為權臣抑
塞而不得言耶以謂太平而無可言則干戈正興紛紜擾攘而未寧
於政事風俗凌遲已不振祖宗法度廢而未舉四海俱蒙蠹弊萬民忌
有憂色天子未必皆善是臣豈能無過非可謂之太平也若欲保位
持祿而不肯言則未得任者當修其辭既居其位者當死其官如其
為身謀盡亦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豈可為一己之私而妨天
下之大計耶若謂畏罪諱而不敢言則明主不惡切直以得諫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折檻而呼韶得從龍逢比干於地下遊者果何人
哉身在諫職則白刃交於前而視死若生矣豈畏罪諱而緘口耶若
謂權臣抑塞而不得言則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宜動於此而未見有能使上欲容而謝者其權勢言路既
塞則高飛遠舉為赤松遊可也不然則畏避緘默而干祿之誅可也
何昔畏權臣不敢直諫哉當諫之臣知此而不言則是負陛下也不
識今日之所謂諫臣者未有面折廷諍如王陵者乎當時節死義如
汲黯者乎有引血汗車輪者乎有出行遮路馬者乎一知其無有
也蓋天下之士多能議於空言而不能見於行事往往在布衣時則能
忠言直陳犯主之顏色而不辭及其處之以諫諍之職則保位持
祿猶有過於阿諛者矣嗚呼此輩何足算哉使臣見之當誅其面而
大辱之臣願陛下優選直臣以任此職令朝廷之上縉紳之中布衣

之列豈無其人耶陛下第明鑑而博採之又乞立法以擇臺諫官歸宰相選遴陛下必親策于庭試以十事五事雜往古之成敗予以觀其所學五事問權臣之得失予以審其敢言如是則可以得人矣若復以柔懦軟語妾婦相者為賢則臣將見大臣擅權綱紀大壞又甚於前日矣臣聞呂元膺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德宗問其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正氣宜留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謂如何宰相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超越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請留元膺給事左右臣以是知德宗所以能擅文奉天之難而復治者素能容不諱諍之臣而已雖一人之直而不遺棄必置之左右而不使外任茲悉欲乞陛下每用諫臣悉以古為法夫臣劉見議政事暈議當得隨進異聞仍許臺官選而辨論可否以陳己見三月而不進諫者罷之又乞陛下親選宸翰榜于朝堂臨告臺諫各

宜以忠鯁自立應天下之利害朝臣之善惡政令之僻違紀綱之當否敢陳諫者不宜隱情庶使嚴邃遠之士知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美於是咸感動其心幾幾然翹首而來游于闕下願進其讜謀以致君於堯舜納俗於康阜矣此臣所願陳者九也臣又聞上言之以為令下稟之以為令故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者皆欲其盡臣子之禮而無敢怠慢也嗚呼古之重身而為臣者雖遭之斧鉞矢石亦犯難而竭節況夫宣布詔令以告于天下用心不勞而用力不多者其忍違上之命聽臣竊見比年以來外臺之官施為不法以覺驕侈私為良善以奉詔令民勢彊家剝剝所以念念不過無避而已酒色而已時常而已為了徐刻不止猶貴以經民為務哉至於國家猶詔本欲使天下士無遺德聖意以示德化矣何守令非人藐不奉行者有之甚至其言徵有忠及於州縣之官則漠而不予甚使天下德意

無由下達啟人心傷咸事所難者又婦愁於上蓋類民俘俗不知天子本有恤民之深意而守令不能奉行徒為殘賊耳欺君罔上莫此為甚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寬大之詔屢下然州縣官吏貴縣未盡亦不遵措之遲辟徒為文具而已始未嘗見其遵行也今夫周官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掛于象魏蓋將以禁令則宜使之皆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刑之則是罔民矣然則先王號令必使家至而戶曉之者因鼓鐸萬物以喜風聲鼓舞萬民者號令是臣竊觀方今郡縣之下則所知者州官吏而已或詔下至守而民未及見者何其風俗衰薄不足以宣布所以為之罪郡縣無良吏致然也臣又觀之抗勅命者多矣特上下相蔽而無肯發摘耳臣愚欲乞陛下編責守令應詔書之日節摘于庭以示百姓仍存問緩急意令於要閙之地書諭曉諭使行旅者皆得以仰觀聖詔之懇切而知天

子有於念之勤則人人思奮忠臣矣仍乞督責守令應朝廷有賑濟寬禁絕民官所給施行無致稽緩或為猶豫抑阻者違御筆者即與除名勒停如是則詔旨無愚于不宣布民情無由而不致服矣此臣所願陳者十也臣所恨書條陳當世利害十餘事實孟切要然其間觸犯權臣者有之悖天聽者有之或結怨於富貴之門或貽怒于臺諫之官臣非不知事畫以草茅之士露布上聞者之罪誅死臣臣亦不避於此而敢抗直言者實欲以身而安天下也臣初則欲乞朝廷以一介之使遣臣來臨尺寸之土而使之內附臣當時君有此行亦無慮於鼎鑊而此志不遂猶敢以三書干瀆宸聰者臣知天下大計實情哉于此而然少遣使其言得達于陛下而為民受賜則臣雖死于朝不辭也臣願陛下明鑑必用臣計則非徒朝廷審天下之民孰安萬一擢臣以猶擢臣為狂生則乞陛下集朝臣而問孰義

臨御，博訪行道之人問之，如京城耆老而問之，並詢臣之計為可行，而大臣之言為忠進也。昔蘇世長進諫至切，唐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臣今日亦竊以此語為陛下獻。陛下用臣之計而賜臣以死，則臣死有光，雖含笑入地無恨也。若不用臣之計而免其罪，則臣非所願，蓋臣以寡援之身，妄死於他人之手矣。史有之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雖微賤，雖鍛峭而敢言，朝廷有直臣，則天下太平矣。惟陛下恕其狂妄，則臣尚有骨鯁之言當進天聽，豈不能裨補國家萬一。惟陛下裁之。

經國

宋欽宗時，許翰上言：臣昨恩伏准詔旨，除已具劄子陳衰疾不勝事任外，方此國步艱難，臣寤寐欲有陳，而事有機要，須朝夕上達，少緩則已後時，不暇為黃，臣輒先具畫一以聞。

一、自崇寧以來，天下之士，以請并教倖貪繪不進，非執熱都知不容援之，為時所崇獎，至大吏者，鮮有可用之才。今不得已，則當擇小吏而用之，宜使廉能之吏，假以官資，使攝郡府，旌有功效而正除之，則人人磨礪，思自奮起，與賢於前日全軀保妻子之臣，蓋相去已遠，而能由之，業不復營營者，又翅百倍矣。

一、今軍政大壞，[illegible]臣愚，特宜使郡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使自保禦盜賊，急亦可調發以赴難。河東、河北，與頻大河師，臣皆使得擅一方之賦，使冠得事以足之兵食。昔唐李抱真節制澤潞，以賞罰激勵其民，得二萬，號雄山東，是時稱昭義兵為諸道冠。今使諸帥各效其法，則天下皆昭義兵矣。然昭義法計丁擇人，謂其稍稼農隙習射，戒終大技，此可持久而難以應卒。今寇難乃在數月之內，必欲於下而聚集事蹟者，則諸縣皆有一鄉之豪傑，使守令躬親訪問，召見，命以忠義，寵錫之榮，示以寇攘屠戮之害，借一從武義副尉等官，使各募少壯，樂為用者，待分總之，數得三四豪傑，則一州內勁兵忠因有用之人，可畫出矣。此其取効易且速，蓋一時之利也。如昭義之政，備則効亦不過二三歲間，可以兼行而補，各縣至平世不可易也。臣嘗為獨要言，樂寇之移處在一，所使邊境不禦而寇入腹心，則人情震擾，士氣消沮，驅而與[illegible]，不當一。祖宗以來，行邊備不恃都城，又聞

祖宗之時。邊將如郭進李漢超等皆數十年不易委任而責成
功。而去年諸州至有三易守者。邊帥無不紛紛變更。臣數爭之
而不能得。今宜令帥臣宜於民兵者顧請寬令勿復動移。增秩賜
金以厲勸績。而後民兵可用。疆埸可保。邊境可強也。
一臣去歲適過邢上。見歸朝官張全壽言頗得燕人三百餘。其家
屬給馬資金帛。豐業海道。諸入燕。諸琥召鄉黨與親舊無有
大功。亦聞已嘗有人以其策告本朝相唐恪。恪付之笑之。比有燕人
自拱偷賊脫歸。而陰得契丹燕人之情。見其怨憤金賊。欲食其
肉。臣以是知事之可辦也。契丹燕雲之地。本非國家所有。若使
燕人遂得其地。因以封其人。過時因以責其士。則金賊支解矣。
入腹背必不能久為中國患矣。
一臣考秦漢以來用兵之變。能獲堅敵者皆合眾俾以為強。如燕

昭之破齊。漢高之取楚是也。今金賊既取契丹。遂亂中國。其勢
必特加兵鄰壤。如西夏高麗大小胡虜等皆有懷懼依觀之意。
臣嘗建議出兵陝西。進築無用之地。以撼山東。增其歲賜貢之辭
怨。中結舊恩。從遣辯士說之。可使出兵以攻雲中。又使人結高
麗大小胡虜諸小國等。與之立契丹後。則金賊坐見分裂。中國
將得休息矣。據唐遭祿山之變。肅宗起靈武。引回紇之兵以復
兩京。今但使之擾賊巢穴。牽制而後於虜也。
一河朔山東近甸郡縣皆易野用車之地。可以教民車戰。昔者元
魏謂劉裕兵弱。其鐵騎衝突。以鐵鎖連車為函陣。又趙元昊反
時。國家亦嘗用車有功。今金賊無他長技。所恃惟鐵騎耳。然斷
用車古今所同。而我師每憚其重遲勞費。遂莫肯用。宜詔有司
講明其法而教之。

一邊郡有號父之制。行車有促粹之功。二者異宜。今若遣責歲月
之利。責令金陵帥臣集海船教水戰。儲積廪庾。待或行幸而已。
其也。一切營繕力役。皆宜且止。存撫休息。以固民心。以建國本。
此大務也。今雖已有詔旨戒告。勿使勞民。然者非一切罷去。恐
則恐勞民之戒。皆為虛文。昔唐太宗將幸洛陽。乾陽殿以待巡幸。
張元素諫之。以為勞民不可。即罷其役。曰使後世待難需坐庸
何傷。況如今之艱虞。正宜睠損過中。方斂下感人心。上格天意。
乃是痌瘝寺知飭心願。則旨可以息變。萬而能翻康使達人
自知陛下承祖宗以仰象陶唐茅茨土階之意。天下幸甚。右臣
應金賊侵邊之勢。不過旬月。若使小失支吾。必至又復播遷。伏
望聖慈下臣之言於大臣。或有可採擇。則願詔速施行。庶幾及
事。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高宗即位。唐重應詔上疏曰。臣於今月十七日恭奉初一日皇帝登
寶位赦書。竊觀宗諸人人感慨流涕。嘗國步多難之際。恭聞詔書以
忠。神器宗廟社稷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德。誠千萬世之寄。荷
日祇肅紬繹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本
章云。伺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臣注而銘。以推
原德意而施行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章新政。若夫神霄朝拜。罷
帶甲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橫放道傳違俗者。給椎務貫級。販者免稅。
如此等事。在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國体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
戚也。陛下詔之意。欲紹祖宗無剏之基。以京師為根本。以兩河為
股肱。今人有犯京師。則根本搖矣。長驅以河。則股肱病矣。所以為興
復之業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為父。以淵聖皇帝為兄。今人一舉
而兩宮皆被擄。緩緩而往救之矣。所為患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

夷狄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猖獗其吞噬之欲尚未厭足其為陛下之
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嘗通知之乎今日禦敵之術陛下
亦熟計之乎既不知己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强而又不能弱
者必危陛下度彼己之術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强弱之理則知所以
當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與大臣謀天下者固以素定非臣
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
禍不可勝言臣為陛下條其略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
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僭分之漸也建牧大藩帥分守要害城之封
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先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舊疆所以
睦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千
萬世之大利也雖千萬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者乎大患有
五而救患者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欲救此患者莫先於守

祖宗成憲綱紀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誕謾欲救此者莫先
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而不舉故將兵相庇而弁懦欲救此者莫先
於大正賞刑國用竭矣而利原又失欲救此者莫先於選將練之臣
民心離矣而謀叛方興欲救此者莫先於擇循良之吏此五者肆天
下之通患也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
勝言皆詔旨之所未及臣愚不忍緘默以為容故冒職而妄有陳焉
天下之大計識不旋踵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陛下獨斷而早圖
之以赴中興之運而成再造之功則祖宗創業之基於此可紹而兩
宮播遷之難於此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累叨諫官陳於
寇之時坐無所逐承乏守土累上禦戎之時言皆有指陳者聞陛
以大元帥之節鎮安國難臣實與荊于陳述三策乞移蹕關中以符
衆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槩矣務者恭承詔旨許臣庶條具利害

陳述雖皆言者狂妄不加罪戾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者開果實
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愚戇狷陋不識忌諱敢肆危言以塞明
詔進退存亡之幾及於此十為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許赴行在得方
寸地以披露肝膽竭盡輔於經綸之萬一臣之願也臣非為身謀也
實為天下國家計也惟陛下裁幸
建炎不守而為書右僕射事緣媒國是明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
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
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
之説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真宗
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帛二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
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增
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切寒之姻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

其冬金人再寇欲向廷臣以春初固守為非而不知時事之異撫挂
鼓琴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扞賊外之不能通達
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先請降和議已定之詔以致四方勤王
之師使虜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
藝悉索取之以歸遂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遷幸沙漠宗室親香六
宮戚屬皆室之姦盡驅以行因通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
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拼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
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
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
朝廷所以稗惠傑傑救軍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愚
雖不足以知朝廷圖論大体然竊恐猶以和議為不然也何哉二聖
播遷陛下父兄沈于虜廷議者必以謂非和則將速一聖之患而虧

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知。臣竊以謂不能未爲天下者。不顧其親
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
于滎陽成皐間太公爲羽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
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
公爲秦所執呂郤謀了國以靖國人合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
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
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於此劫質主
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甲驛求之則所需索多往往有不
可測之理。何則彼爲利謀後慮設備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
之在虜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迂折其意
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遣我得金帛若干
則可。不然二聖之拘且將不測。不予之言是陛下之忿兵見也。予之則
所求無厭雖曰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
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其命
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一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請和既和則又求
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欺中國至於破都城宗社幾易姓建
誠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爲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
已。臣愚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
戰議姑俟於可爲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
聖在其國中未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失城邑俟議收
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
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
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能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
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

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使知中國能自强
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
可返之理。倘捨此策而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
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向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
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强弱有常勢弱者不可
不服於强。昔越王句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
勢弱矣。盍以句踐爲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
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
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句踐得以卑身厚
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
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
在河北遣使降僞詔以宣召求者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
雖卑身至於稱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爲
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
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
也。然則今日爲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
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俟之。練兵選
將。一新軍律使吾兵勢既强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式。以俟將
來此策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
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
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
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敢陳和守戰之說以
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爲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
取進止。

綱復上言曰。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藩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乎。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其於兵皆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尚儉。其兵勁悍。祖宗得天下削平僭亂。自不臣服。惟河東最後。篤而後得之。其勢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畢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割二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保全。而賊盡力以圍太原。未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戰半年而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誘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犯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執。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款我。既陷京師。挾二聖以北。猶有遣臣竊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一郡而已。其餘至今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倚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保鄉井。名號者已數十處。以蠟書結納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撫之。為吾之用。數十萬眾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害。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齊制吾民。勢撒為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為內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定也。三郡既復。則真定可圍。而中山之

圍可解。河北復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安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易於此者。臣竊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激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其乏絕。許其堅壁持久。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恐大患於決遏之。則下流無浚瀹之度。豈容賊於門牆之外。則必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將悉為朝廷強壯狡猾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國家都汴。據中以臨四方。垂二百年。論者有變議。蓋特仁德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未可定都。以權時之宜而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傾而不起之患。中原搖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以思。欲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周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興備。時積糧儲金帛以備巡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駕動。以天臨之。覽觀山河之形勢。擇其要地以守之。勉志撫士民。問風俗。使遠僥倖之用。以積我銷復境土。然後徙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開臣此策其利有三。蓋巡幸也。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

使夷狄無所窺伺。一也。四方甘心。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
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之江淮閩浙。深戒
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異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擾擾者。實乎
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
原之心。或謂當幸建康。以爲一時之慮。臣皆以爲不然。夫汴京宗
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其
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
四郊畿邑之民。人安益招可禦之具。爲根本不拔之計哉。天下形勢
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冝
先期降勅。播告諸路。以及以備巡幸爲名。擇日聽幸。便會之地
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
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輔。初對之日。嘗以迎奉之
議冒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
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鑾輿順動。法古巡狩之禮。以行四方。西
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
次之。建康爲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但促修城。抵修
諸路宗廟。而永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巡幸之宜。臣累留
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繫之大者。未嘗不以此爲言。昨蒙宣
諭。且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還六宮如建康。扞禦禁衛家屬願遷徙者
亦聽其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練兵以衛行在。雖關中可往。雖
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資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
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無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欲
欲爲大王避狄之計。巡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乘舂

還關陝。猶足爲守禦攻討之計。命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
讀所降。未喻聖意。不知天意與前不同。豈以爲當如此耶。將左右大
臣有以此說誑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爲當如此。臣竊以爲未然。若
左右大臣有以此說。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
而不知禍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理當一到。
徒以城池之備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者。臣固不敢力
請。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駕果將安之耶。若欲由於下
襄而往建康。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爲我有矣。請爲陛下
詳言之。夫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
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川廣。皆中國
之支體也。今與鄰國爭戰之地。未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
之戰。遂而欲自棄於支體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胡騎乘今

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捽於賊手。雖欲以精兵健馬扞京畿
乘輿。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屯兵聚糧。爲攻守計以迎二聖
哉。王命不通。盜賊蜂起。殘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
金人然後爲害。自江以南。皆當擾動。未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
乎。夫江之廣不如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
不能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軟脆。非北人之比。賊至則潰。南方之城
壁。非北方之比。賊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臣愚竊以爲過矣。夫
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世之後。非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棄舟楫
而來其安便。比於鞍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濱。其間適比於
兵革之際。何啻相萬。然徇取一時之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獻說者如
此。臣愚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莫
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爲重。寺恐所擇非已。漬戰恐或飛戰

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昔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
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
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為
淳固，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
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車
駕遣使者以督其事，俟來秋高大飛，啓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
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忘舊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
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定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
解體之患。是一舉南陽則三者皆得，一舉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
危之幾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
臣之言，易建康入之議，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前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事，所城建康未可保守留當
來。倚當指時之寡，雖率南陽據天下之重，未就今四方未寧來春盡
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望聖慈令大臣熟議而既奏盡
區區之意，義昧死再陳之。臣聞自古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英豪
鋒角逐鹿，為夷狄兩偶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
者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
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觀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皋間，相持
累年，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
之亡。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紹輜重，
紹引而歸，遂有河北。由此觀之，與勁敵爭勝負，豈可不據天下之勢
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
里。太宗以七騎臨渭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
光彩耀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
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撻攬者，虜主懼，遂亦請和而去，兩
朝盟好已百餘年。由此觀之，夷狄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
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新興，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耳。其兵之
彊盛，實始通好，藉來紹其欲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哉？吾方其未至
之時，已相與震懼，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
奪天下之氣，不知虜騎甲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
控扼淮泗，而生命為之阻，盜賊蠭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
置，將何以待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
日加訓練，使其精銳，征戰堪壯矣。既遷建康，未知此兵持何所用？夫建
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未產羣馬蒸溽之氣
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
物故者十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
康，猶資寇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賴天之休，陛下
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使賊敢深入，無藏掩襲，
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詔征之，詔率天下之
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則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功，以陛下自
強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
報萬一，天下之責，安所歸據？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
衷，毋臣孤忠，易為群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時上遣使于金，綱奏以為：先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
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
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
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
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

之。

紹興五年。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臣伏奉詔書。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條畫熟議。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蹤。曾備位於近司。察臣迂疏。有千慮之一得。雖以退廢。猶伏海濱。當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採復大計博詢清問。顧臣學術闕疏。智識淺短。何足以釋詔旨。而聖慮所及之萬一。竊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采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犯。假據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踵前日奔避之轍。將以乘間渡江。窺陸東南。天威六飛。親臨江上。號令風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諸師遁跡。此皆陛下睿謨宏遠。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大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陷於腥羶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強敵得以潛逆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事。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入攻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蓋如弈棋然。當自生方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歸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儻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絲毫為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為自守之計。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弈棋。據局心而就邊隅。據小邊以寢險。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以為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謂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荊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眾。宇文之盛。拔之旋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唯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荊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築城壘。分畫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荊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除議營田。使自贍養。進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措畫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州郡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使及此而已。或謂三大帥屯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守備既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

路大帥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
以收復京西路荊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
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諸路亂撓因利乘便拔京畿復故郡以戰
大勢與雖若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
蓋無不可為之理至於擇將之術亦兵之政事馬器械之制號令賞
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
者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稱以為敵者在勿失機會而已
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
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上言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謀
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從淮南荊襄以為國[illegible]將練兵秣馬
聚財積穀伺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俯逼之臣

可正發衝之路強悍之虜畏懾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
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至萬乘
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渾因循
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之宅以其江山
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
若權宜且以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漕運財貨無不便利臣
昨於建炎初建議迎奉鑾輿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蓋以天下形
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為便蓋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
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一二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
康守臣治城壁備宮闕量行創營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
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過
于儉約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宮府然

後政事可備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備
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強
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祖宗涵養之德其意蓋冒昔一日
忘宋然拘制於強虜之勢為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於二百年之本朝
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護之故數路之
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嚴刑而不能以自歸惟南荊襄既承壤
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疊有結約來歸如宿還之民者亦有願
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
等齎賞夫將士授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
察軍皆不殺而優卹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祿可謂得綏懷之
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
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

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概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
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實將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
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諫充實哉雖未信
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疏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
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
孤危特甚敢盡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盡言之則嫌
有犯顏逆鱗之怒慚懼交中進退維穀雖然陛下當觀危多故之秋
招臣以丁寧惻怛之意誠然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
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胃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
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
蹙事不立而日壞驕而難御卒情而未練國用匱乏無贏餘之蓄
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見以成中興之業者則

庸臣竊觀陛下之政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取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矣。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之臨時之大，忽有擾攘之時，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事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持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要務，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一詞，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遣使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誘宸衷，惟能遽覺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悔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江，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逆壘，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慴，不敢南渡，將帥實奮，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弈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弈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陳其說焉。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躬行陣而後可哉？蓋以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效。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

勸當務於進禦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有一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故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也。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誓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卻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卻之，況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國，而自取辱哉？稍於事體，傷國體，令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殆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大矣。謀於禮物所當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墮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則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紛紛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也。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使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賴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

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諧力協力。得士用命。雖强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推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曾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眾以圖任。遂能拜衆大欲。可謂得人矣。然臣竊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交。委任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

任。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蓋者獨任以成。而况於私恨覆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此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雖未必有為喪。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倫。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任大有為之事。參明佐治。以成大業。古今通道。豈可忽哉。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

忌嫉。或中之以疑間。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緣此謗毀。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蓋亦少留聖意。熟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

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深嘉嘆。夫人主豈能無愛憎哉。要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實惜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桓公而用。雍齒雖讎。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畢集。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蜂起。而有五胡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拘私。邪說和同。是以啟人主之驕。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類。皆持正論。為朝廷長

應卻顧國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禁小者可誅積國家寬仁稍從寬遂其士風遂相倣傚馴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距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惜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爲若平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而受其利豈不美哉臣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知進身不知事實惟欲傷人大者則大害小者則小害讒謗既成風俗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宣撫於關陝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衆過言者痛毀誣讒以大罪豈不太甚歟處有他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該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辯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臺諫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使讒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徙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容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廈堂室奧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

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蓋事難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悍之虜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品上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遲以致稽緩勿太速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焫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無以為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沈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為無不成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吉度其衆天實佑之譬之農夫盡其耕穫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穰穰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通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摧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之卻遂

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蓋其
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而主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
可得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
土宇。翦屠鯨鯢。速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
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
不難致矣。何謂實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甚則
所以爲之戒者亦甚。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
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
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實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
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實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
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災異數見。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

久雨不雪。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
下。丁寧反覆以警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循厥職。以答天
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且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
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
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
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最責上。愚臣忘生之篤。死爲陛下拜
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蓋多難以固其國。啓其聖
王。故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觀
陛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荊湖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
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
徽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常

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
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
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唐稱盛德。而大
功可成。豈獨竊然畏人之議己哉。陛下自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
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
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以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
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
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足以慰祖宗在天之靈
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際。復古接下
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元老之方叔。召虎爲之將帥。有孝
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
則陛下所當注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

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擢處之初。蒞庠
以待春選之禮。處於善倫。特以志廣材疎。自慮不足以任天下之
責。方弓冒政。每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先更寒暑。又焉之言
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斥。不敢復與世故多議之言。又
不上達。近者還報警急。戎俗擾。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敢冒昧
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有諭令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
之務。而臣不量荒陋。盲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
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
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之敢言。則服膺底蘊。亦思盡之極也。良藥
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
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自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報
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所懷。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乞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事事之善否貝天下之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五

經國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上疏曰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于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皇唐肅宗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故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下所歸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克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垂無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涵濡萬物民之戴宋於今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系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纘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挽天當磨戲大勢逆還內宮綏安區宇國未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目閱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理雖強而有必敗之形。顧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脈之語否與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強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陸賈酈生諸侯多從歸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僭竊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者也。是以王常異漢敗亡之嗟二時其後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則強弱成敗之理槩可觀矣。金寇不道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詐力恣暴虐肆神怒人懷其亡必暴而雖強而如有敗之兆者也。陛下時屯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宇應天而發蓄銳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策者也。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食上之毛皆吾民也。枕壁執銳爲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無神播笏爲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戴國家之力未能

後饑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而免於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
為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節
義克復宜威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討
先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仁賢，以為腹心，篤御其僚，以為
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親練士卒，備除戎器，理財
以養銳，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常如彼
知已。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鴟舉雲集，沛然
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綱復論車駕不宜輕動疏曰：臣近因上殿論淮西事，嘗畧及江寇，
謂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
害，益為自固之計。豪意及此，其說略而未詳。今聞朝廷以□□為如
平江預蓋營屋，為餘閒及召張俊擁所中全軍還駐建康，則是

移蹕之謀，揭四軍馬之討，皆審如所聞，宗社安危，至休戚，實此一
舉。稍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
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
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
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
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併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
之故，望風怯懼，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天情動搖，莫有
固志，士氣銷鑠，莫有鬪心。虜偽乘之，雖欲陛下堅守吾戰以禦大敵，
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使虜疾
馳，數日可至，往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
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過，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閩粵，猶
曳哉。退彼進，使賊為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

路則守一路。羣臣賊子，無更安根據而附之，虎豹咆哮，欲如前日
進駕還轄，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倘謂日前之舉未
成，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
猶為有說。今幸驛揚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
懲往事，備軍政，當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於
後害，以自趣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
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淮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
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苻堅石勒守文拓跋之盛，
不能陵踐者，以強藩巨鎮素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
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畢。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去，
遂棄屯戍，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盧壽，李
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扶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歸遠之際

屢守倉庫置而不發，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肥，則舒蘄光黃一帶無
兵可禦矣。須退保是賊無亡矣，遺鏃之費，以該定而下淮西之一失。
淮西既失之，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虞。吾州縣無備，人情震驚，一患
也。豐貨不通，糧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
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蠲結嘯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
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虛理
為患，淮西者今之腰理也。賊馬入寇，必趣西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
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為背脇痼擇豈
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
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宜之故，將士擁擄我婦穀非
細故矣。萬一因此羣華移蹕，將士狃退，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
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輕，思輒喜，言謀誤不可數也。

臣竊觀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恐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体慎相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為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二三四大臣。益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建康。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雅飭。令韓世忠與俱保盱眙。而留揚州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州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粗安定矣。前日所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切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郡。如太平江州等州無為湖口等處措治。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令敵無故上達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船雖多。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寧。內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古曰。況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臣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實。然後衆心歸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追之急。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蜀之主。猶如此。而况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事為先。則雖弱必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嘉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難之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使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畫。必有功於漢。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與榮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愚瞽。仰裨廟謨而廣采於衆。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臣又論和戰劄子曰。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橫。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臨其說。橫人遊說。結馳說以合從之說則曰。韓秦社稷以從。橫人遊說。結馳說以連橫之說則又曰。韓秦社稷以從。其人皆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為羣言之所眩惑。寡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協謀併力以抗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橫人游說以散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說是也。橫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來休息。至其失患相仍。慶賀相捷。夫是謂和。今人則不然。假和議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郭君而困中國。中國為和所誤者多矣。中興年來。持和議之說。一切而且希冀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建康之圍。彼以敵兩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來。見其文檄。彼其待我者為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為苟安之計。其可乎。况仇讎之邦。不共戴天。辟重辟。試自取厚待盡少事。惟當修政刑。明賞罰。選將帥。治軍旅。備器械。利干兵。時積粮。積財用。至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實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辯謀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豐羨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繫甚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

既爲發議明役定當慮始應卒援圖善後之策得所此當也若兵用
其人可守其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
擾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
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雖無以知故動搖益務自治自
强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漢或日戰且和如大國之類投而奉
捷臣恐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八年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中興之功奏曰臣伏覩陛下爲以仲
春今辰發勒兵門迎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然者以復土宇
招者中原之情丞攝戰定禍亂光闡大猷剛毅復仇之志天下臣子
莫不望風跂踵拊心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業盛之
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中

包胥固任負者復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
其志張巡之報韓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毫
含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其高祖之志見於不肯
留霸上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
於信都咸權古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無
纍纍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也大書功施於三年名垂於後世
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遭屬艱難遵養時晦
之久應機立斷憤發圖强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發號施
六師以臨江表擒去其指而卒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
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勵而充之使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小
勝而自息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寬則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
爲之可以言中興之功者無不爲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
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

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
愛惜民力順得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蓄積充
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
强梁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劫制天下神怒人怨實天亡之兆自古
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已如陰冬固陰冱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
冰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成持盈者
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用其謀以當强吳又必以人事
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謂國家去歲諸路嘗稔
今春雨晹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
以我之無罪伐彼之有罪則戰亂定功復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
內外自請虜以來聞國論猶持戰守之策未敢以和議爲然今十
有二年矣孫定亦以愚屢遺請說佛數聖明出加照察脫身九死之譽

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按閱戎器臨駐江干特大有爲或定戰定之形
欣幸之情倍萬常品懷雖羅疾病然未敢舒堅閉獲觀陛下恢復
中原之攄憤千古志願畢矣孫叛狂瞽干冒天威
綱又論使事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
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爲使名四方傳聞莫不駭愕
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尊禮之
辭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
天下幾二百年但以宗德以聖繼聖權執遠于四表無遠中微夷狄
亂常則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絕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一繼大統纂
臣推戴允受天命復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統于當矣敢
人遣使乃敢命令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
所自皆由與虜講和不能自治自强而專務苟安無久遠之計輔臣誤

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遷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禮，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前郤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撻伐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叔桂還洛都，識爲虜初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荐至，延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或以藏求彼，以詐應倍，且爲重威

其姦詐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來矣。臣聞忠信爲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遣使臣之詩，誠諮度詢，必以周爰。言使不忠信，爲周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井駔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禍，莫之信張儀以來商於之詐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已相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未待數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幣，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

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命爲事，屈膝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尊臣卑，如天地相遠，豈容復易乎？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雖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四方臣天子出令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遼王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窘乏，又有養兵之費，若益歲幣而欲增賂以求，金盡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荊襄，江淮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有上游，責天險爲人，心以爲困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其理甚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雖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

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陛下改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吾國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可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今提兵，斬新野尉，後得馬，卒合三千，破尋邑百萬之衆，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元帝身衣練布，務畜實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數衆全盛潰，不能紐纖相衡，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爲之資，而陛下不

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為，而欲兆而以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且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皆貽子孫盈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還欲委身束手，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耳。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是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賞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己，則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且茶然而不可收，民庶且移渙而不可善合。一至於此，如村荒之夫水為潰，所謂終將之戒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識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於強敵。大王事獯，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蓋為此以置動聖意。臣竊以為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從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難以此已金人之侵也。勾踐身入吳，以為臣僕，往得歸國，撫民率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嘗一屈臣魏，以保時。今陛下蒙祖宗二百年之基業，雖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為此說者，但欲奉令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魏欲帝秦，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令則誅戮隨之。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遂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擬東南，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曰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用瑜策，大破之，遂有赤壁之戰，而曹走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反禍以為福，轉敗而成功，曾中照之明，白潤連衆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果必不以兵隨之，以為會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待除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使足以為吾禍。方危疑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責於智者矣。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統宇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而目過時無積累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紛起，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夷，此偶然哉。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賴量之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其多擇訪，深詢群臣，皆諳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患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諮熟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勢有所補。臣昨按建炎元年當啟國是之說，以錯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

五年與降詔訪問，當時乞屈議和之說，既所遣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請，難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雖使我益而有害於吾，自非自強之計，為患甚深，此之忠事素審。今日之事，雖使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覽，何謂皆引慮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為權之餘，長算覺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且屈其號令之後，則有須索如前所陳，復棄正朔，易服色，趣朝會稽，誅責羞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考大王句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素事三朝，陛下知遇尤厚，常願捐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思之，一失機會，則難挽回，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乎

諭日之說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省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不與通之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蹙以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絕則圖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厲兵待其來則與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俯徙宗廟諸夫士民之心而姑將於古貽羞無窮為者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轉危而為安轉亡而為存矣為大業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弗遣降哀痛罪己之詔諭以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覆其言切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奮取皆違敵人金帛召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建康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

民計既定詔書既頒臣將見人情喜悅四心奮厲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彊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固進實傳運修戰備政事明賞刑而軍旅精金穀待時而舉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合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事金人者可謂至矣豈嚴憲如弁髦土壤何則彼為利誘而相不以恩信為事也陛下觀金人之於我孰與於劉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為吾搦才足信而況於復故境歸侵地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鞠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廣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懟慢之所撓勿至持來達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前事時乎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為議論未決而害於今日之急則顯允菩戚之禍必繼甚哉大主憂

臣聞丈事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是何景況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酈瓊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臣中論及侍從臺諫及詞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綱紀之寄以言為職願旨先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思所畫實務守祖宗除授之大計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者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為有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乃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痾蔬茹臣之為幸大矣蒙垢忍恥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欲復與世事然竊見之言必不上達竊懷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之下也今聞使事方興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聽肅當萬死俯伏俟命

綱論襄陽形勝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奕局今東南駐蹕於吳越是置子於東南隅也宜撫綏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子於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然湖湘以趨川陝必行曲尺之路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控中原西通川陝東引吳越舟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遠大帥滙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實如中央者也閒遭偽齊寇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浮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而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荊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鄂未聞前進置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郊野無耕農市無商賈城郭隳圮屋宇蕩盡而糧餉艱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為國

家之功名之今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撫剏勝立
官府嚴艱險攻者嘆措曰累月踰理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
兵事應如無此理頃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往趙襄陽隨
宜料理備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往懋
遷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徙大兵以居之其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
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年歲閒必有
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均房漕運
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綱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
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審處早
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一百六十載世
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虎度日不復以振誅戰爭為務

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銷鋌栝槐不少置畏不恤不當教人主作進
運擊刺撓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致貴善恩效所像之今士大
夫不以為狂則以為愚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頻越不恭遂有今日之
禍臣不勝憤恨然在非識虜之詐者皆由云設實之言故回騎陸事
以致踪逃避曲厚不耻為智為勇謂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
別造佳說以相淆動蓋與也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
一統基業更不曾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
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
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
猖獗矧臣柔邪被任當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皆但以詭譎為誠
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沈機遂致二聖暨后妃親王子與兵事之今
流離北去恐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

下入繼大統即討前日和議者罪之責外使天下寬抑鬱之氣一旦舒
快自復臣闕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謀畫必欲大雪我朝之
恥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勤絕以圖虜寇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
語又遂漸望和遠回曲折為迎送之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除
任何故以揣知為非遂免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姦邪
與賊虜為地者之書堅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
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
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小醜偽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
宋陛實臣見知是閔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來使之人置之
軍獄奏取朝廷指揮庶徽軍民士庶懷冤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
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令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
詔令憂思涕淚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於賊虜情款如是之

厚而於我國家郡縣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淮淅士義祖宗
時甚豐萬一歸則存亡之功與中興之烈並赫奕宏大遠高周而越
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紐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忠
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微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
下察以臣言為狂顧賜棧削投之遠州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
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昧冒闕下以俟誅戮
澤又四疏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
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
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順天
心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
衰老無能然又知開封府宗室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惡少亡命無賴者

臣既領府事，更不敢枸身自顧，但以正道正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燦然識迹遁者，其間譽聞，亦自然悛除，上下帖然無復肆譟。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德，陛下之恩意，奉慕聽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激其所懷。臣每聞王猷內外，自父嘉靖然然謂。嗟。特如我祖宗慶林豐時，臣觀人心，合係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擧蹕之聲，早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慕之誠。

澤又上疏曰：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順其無所爲於事也，事無事而已矣。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鯀有決水爲天膽用弗成之虐，因水之性而順導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蓋無他，皆免河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農民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我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蕃客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貿販之要區也；農民、耆舊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之懷忠義者，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城也。臣前在陝濮兵寨中，曾見羣臣無遠識，見恐懼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號，兵克璽，藉禮行威，偃然妄意所以圖皆已，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繫人心。仰蒙睿聽，得臣披襟，處處恩宥，如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春候晴明，每察人心，和平速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之臣竊料百僚中，必有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奉邪董逵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禹之順水之性，順將士、商旅、農民、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敕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揭欽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董逵與賊虜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壯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氣衰血殘，恨其

學問荒鄙，不能以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矣。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肇基于汴，創造無疆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而無窮者也。今春，信憑賊虜悖逆，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纂承寶緒，四海生靈，罔不謳歌朴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幸得以依庇。纘承歷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寧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遂相鼓扇，閭諸州縣間，有纔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饑致寇，內自變亂，相戕賊，非敢居是，無他由。陛下寅畏，遑當駐蹕，別都僻陋，淹撫遷延，使狡獪皇惑，敢爲攘竊，掠竊發因循蹈襲，有以歸咎，以掠未歸，鉏轉知識，爲農器忠不犯於有司。爲君陛下動羣事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鑾駕，歸于九重，臣竊謂可以無後患而天下猶可以定，視天民之怨，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患狄之更憂，盜賊之足虞哉。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於倖頓遷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精術之臣，殆對揚康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徒殉聽議有誤國家大計，所以任事責死，輙犯天威。臣不勝憤戰懼激切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承流方夏，垂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墨見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嗚咽，壅走道路，益乃祖宗德澤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紹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以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棄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

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奮之至。慰其心。臣前劉是奏。彼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異議賊虜之言。姦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

澤又上疏曰。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本乎忠悃。誠于冒瀆聰。以臣耳目所覩聞見事。一一疏進。伏望陛下哀矜。特賜俞允。伏覩國家當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吉意。謂卓犖魁傑。皆自此途出。辛之追於月試。劉崗時考閏有補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當尊崇道教。以奉真宗。謂神仙經者皆自此途出。今之延羽流怪行成風。閩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當進貢花石以事上。幸之驕蹈於諸臣。財討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事上也。又當結好胡人。欲以息民事之邊。逆二聖。劫掠侵辱。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俯首。作為歌頌。以四言書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視隨。以鐵硬見罷者。陛下觀之。當書貴者為是乎。被罷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武業如是者。盡由姦邪誤人。鼓唱四事。俾民病痺。而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前車不遠。在夏后之世。旨哉龜鑑。正陛下蕭墻之警。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貪祿嗜進。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罷黜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猶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遷海隅。一狂虜。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感慨憤激。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賊虜。陛下何忍恬聽挾而不令剛正之言。率偶同心。勸勉究成事。今東京

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急望翠華之歸。欽宗廟義叙九重。米香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為狂率。猶遣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吉凶動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獨臣也。臣臣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詳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情不勝。涕泗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澤又上疏曰。伏覩明廷前遣翁壽國管勾崇陵。已有詔促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賊虜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無有遣言者。為陛下過江避寇。而不思天下之計。故為愛君之過。以搖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居。而民人依之以居者。凡億萬萬計。本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遲疑去而之。從非惟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腹心而棄之。重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嗷嗷萬目所以仰望之心。或彼遣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果動。臣雖老矣。尚當鑾鼓。勇立群衆敵之甚。以固萬全之要。然後掃除宮禁。嚴備儀衛。奉迎鑾輿。瑞是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於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畫計。自棄虜以弱難。蕃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忘之。臣重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察焉。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幸金陵。陳堯叟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愚。何敢望寇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既已來。迎奉鑾輿還都。則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

丹露血膚殘非翁生縛賊帥奉迎二聖以旣康雪靖康一再之恥然
從舉觴玉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
愛陛下者無如若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
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

澤又上疏曰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悉皆齊備官吏
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屬不懈增築開濬起造料理悉皆就緒臣又
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六人推
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二十有四人執
神臂弓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乘差大使
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
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連珠
寨以嚴捍禦臣見使王彥曾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兩遣河陽

鄭滑等州。同爲一體犄角。探伺次第盡賊長驅臣不敢輕舍而自
遠發檄。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
物態皆已忻悅教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
况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恐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爲一
還充朝露卑看陛下眷恤憐憫一意臣死日不廢使臣無負吏士
民望罪率四筆之覺脂仰天顙倚伏所拜然後臣退環瘠而盡生之
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
乃我祖宗基命之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根本之地陛下奈何僻處
如張邦昌篡邦僭位之語故巡幸爲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
人倫擇道路趨過揚州寧爲朝宗之地來臣果得以此老身奉迎遣
在。迎陛下于朱爵巍拱九重來陛下指揮號令戰虜可以徹爲
蓋自然平夢至安所爲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謂妄之人。言畢故以

海脈餘孽賜死父憂所臣無比書遺旨伏答朝臣已遣監御衛御廟
攘遺秋子千盤關且門一轡御路開萬外百姓萬于京師者旨夜額
瞻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陛下施太后皇后迎嬪皇子大春歸安大
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念在之以輸陛下憐臣孤忠殄
臣寢寐。惟是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冰惟陛
下斷自淵衷毋或群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
激切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言人君發號施令
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謂陛下受膺大寶。歸時之宜遣近
白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
見者親降詔旨即將回鑾奉宗廟還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
相慶。自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倘切不能倚浮言之可惑。何哉

狀之是蓋太平基業在此舉乎詔之後告復一日而未聞千乘萬
騎指日啟行民心不能無疑爲臣愚竊意陛下乾綱不振聰明且思
燭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是失信之
時也。況見虜著河陽水泓渤絕河梁背姑爲人主王氏者宰衆討賊
賊勢窮蹙猶如何爲此天亡虜賊之時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
欲因此時遣閤勤王各統大兵悉其鬼孫天振軍聲盡平賊壘伏
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
髮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無舉可保萬全無可
疑者也。若姦謀翻天職異則遲留伏願陛下任臣措畫。勿使姦臣
唱抑異說往誤大計陳師鞫旅與之決戰掃蕩胡塵清海宇然後
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慰姦臣之望臣豪陛下知遇
甚敦死節無遲息志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忘斷天下幸甚。

二年澤又上疏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者也。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累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罔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纘紹天下之人。遇厥艱貞。咸曰一我王心。今既奄有九有。責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徯后之意。為偏聽姦邪之言。就為狩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宇坐視乎。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乎。又不思我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知陛下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勤四方屯集勤王之兵。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者當奮必速勇者當奮逆寶。必無虜騎聚為盜賊。諸軍將士豈有不盡節效所後。四夷山寇無敢心懷謀以就殄滅。尚何憂之謂為哉。書曰時哉弗可失。

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伏斧鉞。以謝天下。臣亦思州縣狃於擾攘。百姓窮困。不能耕桑。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枯竭。衣食不給。使古大臣中雖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弄其從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未可要思過計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說。早勅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矣。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猶盡鍾鳴漏盡。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迫切。無惟感因遺孫時。使天下自此安義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數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乞睿慈委曲詳察。

澤又上疏曰。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啟創基無疆之緒。傳之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皆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而於天下之中也。惟冀撫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囊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逸矜誇。忘戒守之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屬蒙塵北去。偏高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痛哭。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欣然鼓舞。曰我后甘心。以手加額。仰而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定天祚明德。為無疆之休矣。四方忠義豪傑。若近若遠無遠近。陛下偏聽姦邪誤國賊虜為地者之語。移蹕維揚。諸處究懸猛注如蝟毛起。如牛羽聚。緩大殺掠。所在猖獗。罔有忌憚。以窺伺陛下在遠。無所統制。遂至是。臣於二月十八日。祗授降黃榜。詔勤王。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徒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頒白書入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爭奮鼓自奮之衆。西南之南

北福建江淮荊山瀕海。既奮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異無大謀略。俱四由折憑信。是不能統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金寇。番用皆為劫持宰執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之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率有所編管。米害有所督勸。飢餓困厄道路。窮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凡來議事之臣。多爾橫肆。既愚自然得勢。狂謀捏造殄滅為命。國家望手神聖。一此相承。潛思區德。漆遠人心危懼。今河東河北不隨順當賊者。為數不可勝紀。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相保結。為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其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結而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亦今而後。恐不復有為勤王者矣。嘗謂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使人動嬴之

聖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
臣仰詳詔旨。諸陛下之言。皆詞臣失職。不能敷揚之過。臣願陛下熟
代言之臣。則降罪己之詔。詳述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
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
為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
臣言上忤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澤又上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士有二黨焉。一曰發必危言
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一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
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
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
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為合。君施惡於上。而下弗救。民
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恐懼
每下議論。畢竟偃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而不能留
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
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佇望大兵救援之意。又
不曾為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殯廟。為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
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
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東京西陝右淮甸百億
萬生靈之眾。罹塗炭困保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迂
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段為賊虜
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儲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
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是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
瀝竭愚忠。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無毫髮之肘
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昇瀆天聽。狂
妄干冒。甘俟鈇鑕。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五

經國

宋高宗建炎二年開封尹宗澤上疏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為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鑾輿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屠當過河摧撒曷臺而胡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逮人至臣處。乞出給旌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番寇。以衆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賊滅亡之期。於是乎可知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京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兆衆萬舍可以滅金賊。而成中興也。議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況屬平之來。道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險小人。自為身謀。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猖獗之盜。乃若六龍來復。安中國久。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且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啟於聖聽者。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為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基舊都。不忍為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為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為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金賊猖獗。不忍為姦臣縱敵而不救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自斷還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懽想。外以平戎狄之侮。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三復之。臣今遣係尹可迎次。并及臣之子穎齎行闕以聞。

澤又上疏曰。臣得旨覆書敘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來

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悲淚之墮。誰為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規于半為偏霸之事乎。姦邪憸人之欲。虛張賊勢。以為可防其意。望還延六龍進發之期。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為萬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春積歸畝。則吾來之人欣欣悅而相告曰。天子定中國久。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王春則兆民慶賴於變時雍矣。大如群臣將見金賊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地並。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疑還期。則中外播聞金自猖獗。則萬國何自而成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亟促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秪備扈驚塢御京闕。安使軍黎百姓稱告歡迎。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澤又上疏曰。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剽少輕剽。匪為戎。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聞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為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乞使還闕。即渡河勦絕虜寇。又沒角牛楊進等領兵百萬。亦願率從。渡河迎取二聖。蘇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拉歷肝膽。尚實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恭惟陛下千乘萬騎。來時九重。遠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無不悅而誠服。庶續其纘萬國咸寧矣。而何盜賊

我禽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謹昧冒天聽，伏望裁政。
譯又疏曰：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
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叢緣虜人使犯郊
畿，殘破州縣，怠為誕妄百端。遂令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
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動天之命，惟時惟幾，君益以時幾不可
失，而知幾者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禮措已修飭矣，龍德
已潤洽矣，器械已具備矣，累耕已羅列矣，戰陳已習習矣，人氣已勇
銳矣。竹河、泰河、五丈河皆已通流，應綱運以西京、東北、南京諸路貢
賦，皆已撓擾增適矣。天下萬邦與幾，會至靈感，夕祈天而詩者鄉而
翹構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兩師，清塵灑道，羣華而
鑾峰御九重，為四海九州作主耳，耳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矣其時也。

舜其民也。臣願陛下毋以聽奸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宗
惠[redacted]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歆仰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損東
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譯又上疏曰：臣聞孟子之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
若以睦繫之，于然函人如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
而不忠不義之言，無自而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
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
之道，無自入焉。故其見於上下，毁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
也。恭惟我國家叢緣巡虜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擄巡幸，有
紀極。以至強迎二聖之后妃親王與諸天眷家屋北去。凡忠義之士，莫
不痛心疾首，泣血籲天，伏願佐佑陛下，張皇六師，毀衆神武，總領號令之

士，掃蕩沙漠，迎奉二聖，東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
變哉。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
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
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
足救，謂諸帝諸后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東遷不足紹，謂晉室南
渡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法，謂金帛以為賊
資，捨石城以為賊門，無心守禦之招募忠勇敢之敵賊也，捨保甲以助
寇虜，流離之安業也，然閱天聽，蔓毀下民，凡方論之事，無不為之，猶
矢人為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察之，則人
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以疑矣。臣衰老無狀，
蒙陛下擢，俾留守京城，手開封尹，赤臣臣，竭誠竭心，無不為惟恐
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傍臣

措相見，惟体天地之大德，覆護壞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當貴
融骨碎粉為狀矣。尚安能為陛下保護尹平徒京城，市井里巷，安居
樂業，歡然悅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臣之至此，豈止誹毀怨而
已哉。臣願陛下六龍蚤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忠血懇切之望。
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奸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
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揭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錄章疏，指摘臣言。
如臣言精練任專，已正典刑，明臣罪戾。如臣言果得忠義，乞降詔勅，
明告四方，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為奉侯，實速調宗，勿貳勿疑。
譯又上疏曰：臣天為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
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
門，分布栅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以及修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貼
然，風物如舊，人延頸跂踵，日夜仰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

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掛表達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歸，許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旨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亡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為陛下條畫措置，遣諜陳請。遣一使由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博好之舊，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提間道趨河東，諭折氏所甚忠義，以同吾圖，使三陲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乃大舉。六月之師，一通由滑濬，一通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為與國，則封賞之盛恩，衛德不忘，不虛兵用。如此則金賊勢必孤弱，自可待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蒙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賊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賊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為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

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皆欲奮臂鼓勇，恨不碎金賊之首，食金賊之肉。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顏，請借箸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緩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儻陛下以臣言為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為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為非，願陛下即日放罷，使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臣言，臣故昧死以聞。

澤又上疏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玁狁以乃矣馬騎為先，而當六月歊蒸之時，皆鄙於敵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城路，據賊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橫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驚聞，自相攜貳耶。乃乞遣知發揮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罄臣指畫，則臣謂我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

放還田里，以盡殘年。謹瀝血上瀆天聰，俯伏待罪。

三年，司諫趙元鎮上奏曰：臣恭惟陛下遭茲艱運，屢更變故，險阻奉循環之理，至矣。其天眷佑我宋，激勵陛下，益堅憂勤之念，以就中興之業乎。昔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謂其臣董安于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後襄子受智伯飲之恥，而卒滅智伯。越王句踐敗困會稽，既以反國，置膽於坐，飲食必嘗，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後亦以滅吳。臣區區小國之君，苟用心如此，卒能有成。今陛下承隆平久逸之後，躬履艱難，淮甸之擾，倉卒播遷，三光姦譎，乘間竊發，陛下不深以罪人，而責躬克己，唯以天下為念，是能為社稷忍辱矣。其亦飲食嘗膽，如句會稽之恥，弗承天之所以責成之意，則興衰撥亂，此其始歟。唯夫食不知味，衣不重綵，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是乃句踐之所以滅吳

元鎮又奏曰。臣竊謂方今之事所以易敗而難成者。其害有二焉。不盡言。朝廷不任責。不盡言則昧於利害之實。不任責則怨於成敗之效。其欲保邦致治。不亦難哉。臺諫知之不盡言者。以朝廷惡聞其事。排之而不得言。言之而不得行。則與不言何異。民衆地之議中變違和之策。懼避戎之論。力沮渡江之謀。遂使遺患都城。深要淮甸。生民淪陷。社稷阽危。是皆不任責以致之禍。可勝哉。今陛下深鑒其失矣。然今日之事與前不侔。議和之使係蹤於道。而兵禍不解。勤王之師西再駐江右。而防托未備。則朝廷之責益重矣。惟陛下與大臣圖之。毋踏前車之覆。至於祖宗基業付託之重。孰為之子孫。四海生靈付之望。孰為之父母。此則陛下之責也。當斯時也。此責猶不得辭。今日任不疑。力行不屈。雖然至要在審其戎謀。國爲身者其患畫則論奪以敗。未見有從之者。惟當斷擇其才以處事。在[illegible]之中。而關要之處亦不少矣。一時要務當為其用。[illegible]匡國中原之師。後世稱號爲英主。今陛下而能大變前轍。[illegible]已極矣。而天下之責猶不得辭之臣。願陛下持[illegible]社稷。發天威之斷。激昂神武之姿。至大至剛。終始如一。凡今日未遑之事。悉自任之。以風勵天下。使公卿任公卿之責。將士任將士之責。則內精政事。外攘夷狄。寧在是矣。實宗社之幸。斯民之幸也。

元鎮又上奏曰。臣於今月初一日。[illegible]浙西[illegible]安及建康。已有渡江的報。乃議進發。竊聞昨日已降旨揮。初十日起辇于浙外。議紛然。頗謂未便。臣不知朝廷有無探報。所報如何。浙西之虜卽今何在。平江境內當無侵犯。建康之虜當未渡江。若平江之吉凶未知。建康之去留未審。則今未可[illegible]往。聞欲暫駐越州。徐圖所向。固爲就食之探報。越州百里之內。應遺虜探。不過取之備發越州。而陸路阻備。難於運糧。儻未據請。何以支吾。今空之中。虜兵猖乎。萬一虜人來逐。我將難防。萬一分兵出奇。趨爲四面之勢。則行在尺。事無可緩人心。一搖變故。其則當雖淺隔。處猶及此也。或謂事儆寇。虜不能安居。彼此不殊。何由見。備臣愚欲乞先遣王瓌等軍於也。嚴整不怠。城守行在。用虜亦見。張大聲勢。虜望浙西。候建康守禦更平江。保守無虞。然後移蹕北還。似未晚也。恭惟陛下以萬乘之尊。奉宗廟社稷之託。凡舉動當萬全。前日擯降德音。固已失之太遽。如今日回蹕之事。所願少留聖慮。堅執前議。不廢。臣狹之私論如此。非臣常見。故此冒聞。伏乞留神省察。

元鎮又上奏曰。臣竊謂天下有公論。不可以力制。不可以智勝。由先聖舜周孔以迄於今。如權衡之設。黑白之辨。自一人之善惡。至朝廷之賞罰。一付於此。則天下治矣。國家陵遲衰弱之漸。人皆知其發之爲患。其亦如有以致之矣。以善惡是非之倒置。公論久鬱而不明也。其來遠矣。禍胎至深。固宜痛心疾首。丕變而力祈之。如數天事。惡不為。如至惡草然。其本根。使風教純一。物情和會。則人之所同。天無從之。[illegible]恩蓋之私。陰有所隱。巧為阻遏。忘身大公至正之道。而昔心於亡國敗家之術。亦其人之不幸歟。非特其人之不幸也。宗廟社稷天下生民之不幸也。靖康之初。發蔡京之罪。錄黨籍之家。而議者則曰。今遽事未急。軍政未備。忽而不曾。乃復為此不急之務。建炎之初。辨宣仁之誣。復詞賦之科。而議者又曰。今二聖未還。兩河未復。置而不問。乃復舉此迂闊之議。其言一行。姦計潛發。遂使上皇引咎哀痛之詔。章為空文。端聖纘復祖宗之言。訖無成效。嗚呼。太平之時。順天平而為之。柳宗為之而復至[illegible]感。若其說。如前所云。則天下之事無時而可

為難善惡是非又謝於公論者亦不得而措詞矣。如欲服人望得其歡心。不亦難乎。唐憲宗用皇甫鎛程异為相。裴度論之曰可惜者淮西盪定河朔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但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德宗當奉天之難諮問陸贄一時急務。何者爲切。贄對以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搖動之時本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安可不審察群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急務也。以裴度陸贄之言。非不知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並夫折衝制勝爲禦侮防患之基而納忠於君者。其言如此。誠知弭亂之本。繫陛下紹膺大統適當多難。欲大有爲。必知其要。恭念高宗中興之業。在處置之得宜。察陸贄理亂之言。繫人心之向背。況祖宗之法復而未盡。衆叢觀之患叅而未除以王道逞當剗爲。當於人心。而今乎公論雖深叢勤師而因車可否

不可一日而廢。唯公論一著善惡明。真識收歸王風。要則慕德向化。心悅而誠服之矣。竊謂已往之事甚益者今聽君大精業練兵之計攻守奇正之謀。當責之有司。而朝廷之上。朝夕之所講明者曰置在此事。陛下不可以跡隔而忽之。

起居郎胡寅進萬言書劄子。略。臣竊考古者人君巡守。本以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故舜以五載爲節。周以十二歲爲節。蓋有常制。不當則詰戎兵。征討不庭。如高宗伐鬼方。成王伐淮夷。宣王伐玁狁。無非事者。先王之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爲勞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勞。間以豫遊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爲狄人追逐。遷徙遺棄而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爲安祿山所驅。肅宗以高祖之君。棄宗廟社稷而出奔。如古失國諸侯。寓公爲笑萬世。至其匡復。皆爲故常。代宗德宗。皆一再出狩。不必爲駭。然猶所據得形勢

之利。又有謀臣猛將爲之宣力。折衝禦侮。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控志恐辱亦不少矣。豈古所謂巡守之意哉。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擐甲胄以定大業。無有寧歲。辛苦四方。戴定中土。則與古者兵戎討不庭伐鬼方淮夷玁狁之事可無愧矣。至真宗親幸澶淵。滅走北狄。功光後傳。自是以後。坐致太平。忠厚功神明昭示。待吉遵祠汾陰。封太山。則與古者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制度之意。雖未盡善。亦庶幾焉。夫此二端。皆不費國勞民。而國以益安。民無怨咨者。以其所舉九欽爲民。非苦之也。至我祖宗。繼至上皇九五朝。非以郊祀籍田。未嘗警蹕城外。事民之情。四方疑聽。皆以爲固當如此。應百餘年。生長老死。惟高宗師爲安爾。靖康之失。既往難悔。陛下嗣位。則正商高宗周宣王所遇之時。而遭偽唐明皇代德宗之跡。遂不力圖興復。抗志有爲。公卿大臣。反以當方避寇之策名而文飾之。曰南都。曰維揚。曰維揚

至錢塘。自錢塘至建康。自建康至平江。三年之間。國益危。勢益蹙哉。土樓人益恐。西視過日。但有不如覓乎江表無江山險固之形。惟以陂澤沮洳數百里自保。群獨踔諉扶井里以拒海神龍也。夫破請螳螂獨能固者。若又遠寓輕能縱於追侵而衆怨必生也。有財家之費。不待蓄聚所當謹之如此。然者也。故搖越膝天下之人皆可推陛下則不可臣自扈行以來。日夜憂懼。欲書狀陳論。慕斷斷之所爲。竊恐衰心積久。多畏在朝議論。失不合諸露聽。聞叢播於事。孫承編度日。又念備數所侍。存亡休戚。分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已。輒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簡舉七篇。別爲二十事。論巡幸之失。並撥亂之計。冒昧塵瀆。其間切要輪用黃紙點出。以備省覽。至於國識大體而次及他事者。難以昭然。則亦用紙粘見之。非敢自謂無不中者。然今日大勢。危頓如此。乃能振起。伏望陛下赫然憂思。特賜詳閱。如可

施行。即乞降付三省密院。參酌去取。斷爲國論。所有改圖。亦或不然。則臣所見。亦可止於如是。雖蒙任用。何能有補。願從罷黜。實所甘心。至於狂瞽之言。觸犯顏色。在所擯斥。理難寬貸。陛下實天覆地載之量。優容獎借。待以無恐。所有臣書。謹具進呈。其書曰。臣伏覩詔書。四議人優陳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舉。若顧無所忌。趣其趨。虞危利害。下詢羣臣。駭然不意。清問之及此。何者。陛下自維揚來幸江寧也。有詔曰以據中原矣。及至江寧。改舊邸之名。符陛建之義。改爲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悟維揚之禍。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曰厥與二三大臣。誓將堅守。不動。寧有一死。以吾身先生矣。前後五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未詔。言不同。如此。遽伏思念。臺于旬時。臣下以安危利害。詢於在廷。爲天下慮之不精。計之不審。改官爲利。以危

爲孝倫。頃日嘗有建白。則其負誹聖明。謗訕社稷。罪在不赦。願陳愚見。不避斧鉞。改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會時事之宜。切仰德意之寬大。冀功効之可書。忘鄙見之難知。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來。所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咎。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奉使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遂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兵深入。陝右遂破。京西而漫不治軍略。熟計禦盜賊橫潰之道。何爲在年元元百萬塗地。惡氣上誥。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廣營不貲。殫於城中。講行郊禮。朝廷動色。相謂中興。隣寇時乘虛直擣行在。匪爲南渡

狼狽不堪。僅而得之。閒又使叛黨遂及反正。實甘移蹕建康。本爲大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進行。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退縮。惟務遠避。軍民嗟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于餘條目。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句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致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刺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悱怨恨之意。不能報務然不爲己。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柔弱委靡。缺絕之後。竊爲因循以爲繫。姑施爲。苟且以爲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爲陛下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輩。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有特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紹業。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爲草莽。陵闕爲番騎驚之坐。室中奉我爲生之禮。帝國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彥

所以誤陛下。隳陵廟。害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哉。本初嗣服。既不爲迎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守中原之謀。以至于今。德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賞不勸。進幸所至。民以惜。向爲戎騎。蹕所在。人以虜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奢華之習方熾。已者不亟懲。以救其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偏安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也。爲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如下詔罪己。引咎大誤。恭於臣庶之論。而不悟其誤延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慮其禍經變故。僅免危亡。上天監戒於眇躬。俾大寐不失於舊物。全賊以小狄猖獗。盡行中華。逆天亂倫。扶立僭偽。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播遷。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暇逸。果決意親戎。然後選將訓兵。躬在臨陣。接

行淮甸。上及荊襄。其豪傑習以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會合而聚
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蠭起。國用不足。於此不患無賦。甲馬不
强。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願之。蔡能雖遠。將士可坐
致。齊魯雖失。饋財厚貲。而向輸。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意。其為利
害。豈與退保吳越。曾執亡國年而語哉。臣不自量。切積數歲來
敵技堅執。竊充群議。行而服業簡錄。討論古書。圖畫忠義。昧陳少贊
經綸。無為陛下畫中興之業。莫大於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議者。兩
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立也。而
異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宣和季年。王黼始議
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於李邦彥。邦彥乃時
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每因王黼讒謗。南仲頗紛爭於上。皇仁
慈。本無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淵聖嗣位。遂遷南仲大臣。而邦彥為

次相。金賊逼至城下。邦彥諸小人。為知遠慮。孰知南仲以
宮傳之重。方來樞房出奔。開六飛堅守。表陳留而返。自此五年因開
邦彥為阻种師道擊賊之謀。於是覆邦之慮。多而赴分。開釁上
秋自膺。主戰伐者。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然念一去。國論紛然制
兩衆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帝遠去。宗族盡係。中原
眷至今。豈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國家之所躬其
明徒附合。張枝膠結。守誤遺然。不負賊門之所為也。使其可稽。則淵
聖執德不堅。將致顛敗。而陛下平辭厚禮。進地稱臣。無所不用其極。
乞和之使。接武於道。冀其少緩師。夫何乃累年而兩無功。恥自古中
國為强。如漢武帝唐太宗。莫得志四夷。必并吞掃滅之。示廣大。傳亡
敵國。種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種義所自出也。恃强凌弱。猶且如此。今
乃以廉遜慈仁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反常悖道貯賊貪戾之黠羌虜

有是理哉。君以為强弱之勢。遂不相侔。故使兩蕃不能抗。則自古
從步貴賤。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
利害之原。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費。為養兵之費。然後乃晉息
公征緣立國之基。漢高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堅確不變。康戰
會伏知我有含怨必鬭之志。如漢之高義。有遠期。不荒則令解變東
南事不親納。賂則孰富於東寶。納貨則孰重於二帝。鋤子吉則孰
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輩。輸禮恩蹙及使計
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州。上欲幸陳。王欽若請幸吳
蜀。唯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等居根爲以蘊口。則城身宗何
當是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戲。改陛下為孤注
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要。君而寇準之功。畫幸陵今之議和
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議。陛下不墮之以害民。害大臣

不墮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種之國矣。夫事有輕急。治有先後。既定
議講武。則其餘庶事有日力不贍給者。量宜行與以區處之。今兵事
文物。一切榷之。百司庶府孤為盧要。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
甚。且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使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差事
亦復減去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二十人。則所謂臣封
叙。奏應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焉。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
貢。又不入于主府。種種為州郡以軍興便宜裁用。經常一切來應得
理財觀。所存文書。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捕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
故臣謂宜罷行在委戚建康成南呂氏以隨番擇一處設安太后六宮
百司以奉祖陵。擇大臣總其事。守成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
留兵將。為營衛。令戶部計其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用之
所。一切省罷。陛下來劉社之主。提兵按行。便為軍旅周旋。做以不為

史居惟是侍從臣寮帥臣監司要害守牧。則尤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切罪之著明者而餽餉之權。留宜專責軍柄。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維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軍柄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勞勞然推文具塞責之末。惟那閑答以與親舊讀其私牘而已也。古之人君臨政願治。必重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所為。亦必謀相提策。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緒。陟下視今日國勢孰愈於前日者。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弱夫而至變之者則在陛下務實勿為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豈大繫不為遠計。有方書筆之實之。達使之和。廣指金帶示躬平居冀事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戚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

實也。求見賢者不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為賊。求遷之。今遂乃倒輕天下之士。始為增號。外示褒名者。為未實之虛文也。賢者受知者解不憚拂逆。亦正而從。必將心服為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撫善。是受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首責所加。人不以勸矣。內懷其切直而用他事遠徙其人者。為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材。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撫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叔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兼盛不賞。賜予過度官職逾濫。將以收其心。過之數人。其慢聽其要。既服天之諸。望其補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非揮其杜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宗衣粟帛以足其衣食。選擇所長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怠悖慢之習。大而如周顯德

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總繼之以精甲。得之以利害。追戮稽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逗遛則誅其身。詐敗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今所刪揀。一切姑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惟事無事。則曰大車乞教習。暫刺者如戲。戲金鼓之節。旗幟隊伍。皆習唐人之所為。能律為繁雜。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郡刺史二千石。必求仁聞忠恕智之人。令使久於其官。遷章軒政。痛刑姦贓。以除民害。罷軍旅動盜賊。求千必使寬仰之政。實被於民。因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書出於上。虛文沮於下。雖以出力自保。則所發其丁夫。多以備禦。則厚取其錢。雜弓材箭翎。度章元千涉軍須之具。日日征發。取擾民因緣為姦。民已不堪。乃復加其稅租之數。今實不能免為以致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成大實

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蕪。土宇日蹙。表瘞無奉為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雖貴屢更應賞明詔出。屢降金吾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儀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早朝而前稍出。看辰已辰正則駕入而使出矣。以此度日。而國勢益孱。故於軍者晝夜屬兵。呼阿趕營電掃中主達有甚及江湖。瑞衡雲之書。若方擬持虛器是謂能未知所出則為天子之虛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實効。易虛文於此七者。奮發乾綱而力為之。今宿衛軍前國藏殿前禁臣書乞早勾發宗師衛士起行唐文降等杖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二廣揀禁軍貴發充御營正兵。增其月糧。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勢自張。昔漢高祖以大敗於成皋。奔與數騎渡河。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高傅御將之大權。雖知如韓信且

莫能則宜其不取秦滅項甚易陛下今欲於劉韓張岳四人之兵有所
移易廢置亦知其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一
日而舍之並以驕恣驁自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
此四人者帖然無怨相激而不為變乎苗劉之亂卒爾而作者豈與
故之漢獻帝時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將至劫乘
輿以東西之間與帝進餌為衆人主為叛臣所質既往之鑑也
臣謂今日之兵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勁
兵以強御外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悍將驕兵既不敢妄動
肅紀律則四方橫潰之軍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跋扈不
執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殲滅之遂罷招安況陛下以雪恥復讎為
己任使大義以行天下頑兇不義之徒闕將敵柱倒置而驅使之
命矣漢光武為銅馬帝者用以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
團結諸使于建汀南劍邵武四州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曲各
各屯本處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捕湖梓海等處
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次在官閑田給養之人
擇一頃正稅之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數
峒丁中實料有技能壯勇者不取產數分番戍屯戍蔡溪為山林
谿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及本
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使且耕且戰文武臣
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因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為
之急亦不可不為之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其籌畫細故勿設他
說以相論疑日夜圖回擇人而為之必見績狀於是時而兵不強敵
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為矣不然是自弃也陛下
內有自弃之心而欲於自翦三四虜將數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

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陳
恐未能有捷於強虜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虜入寇已
來國家敗甚以和好自愚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
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哉
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勵兵民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二郡繼之不猶愈
於束手屈膝斃於白挺之下哉惟在任將相決處置合宜則能使民
以死尚且不悲況救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昔光武既殲新莽之後東
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而討者
大則有所不暇恤所能於軍旅援擾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
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棄不當征者
伐不當討虜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是亦廢食非適時
務經國之遠猷也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
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今汴都為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非
力未能至若南渡六朝之遺迹則吾建康不可捨然欲謀進取則非
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荊襄
為勝春秋之世楚晉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三國劉備曹操關孫
權以荊州假劉備則失蓄而跋六朝建業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
重上流使兵欲經略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蜀則先廣襄
陽貲力故晉何充謂荊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定矣
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皆
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且要害易守非如淮泗
汗漫平原投衍而通五達易入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亦
師敗亡然於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
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溪軍兼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

以正軍律以弓手民軍畢制江淮呼吸應手則進取之基立矣後陝西膂氣血脈通達而騎卒可善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挾持其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遂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為不可為蓋為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為劉聰吞併無復能立懷愍兩君皆以弒殞故元帝自琅邪王又憑王敦導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嗣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強臣內叛胡虜外迫其得僅存猶賴滋尾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然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天運亦勢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虜中固無恙穹廬毳帳冥為殺戮窘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閒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幸痛推茲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乎今三年矣日迫日切而虜謀者方尊

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念則永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欲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復顧恤已甘心左袵山東京西諸郡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逡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悉從陛下而為敵國者將遂皆然亦何必耗軍罷於此而欲建都乘持不可亦然不能矣故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淮應作堡治兵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於穩容州郡建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遑留而上遣使迎問父兄搖撼挑刃之餘民王子荊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迎應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荊襄為重陛下方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觀萬一之成者識能堅忍嘗膽坐薪嘗膽懲艾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聰明洞照必不謂然也上世

帝王為治之道傳聽宗族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局綿延祚命哉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為長久蓋以大建宗子故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初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偏心多忌雖有骨肉懿親防盼然不借以尺寸之權而恐其伺便亂己也秦是已漢以為鑒遂大封同姓非劉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劉備皆以宗室倡義而起於殘絕之際夫漢高固欲益久遠無窮之慮非為其一身也以謂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孫萬世血食然則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術也今陛下之族兆去者衆矣所幸見亦幾何而黃潛善鄭瑴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繼傳付之命國步未安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異考其行事必皆迎言悃屈屬以恐動宸心故自南都以至維揚蘇窺之形是忌之意稱尋雖見其罪戾載自貽感然亦恐未必盡出於詔親為

家之失意當如春秋以保國而延曆難矣今宜同姓中不問親疎選擇賢材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衆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戡難之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雖虜知趙氏之居中國者尚如此其衆既失而得復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摸夷夫之覬心亦異姓之運謀庶其少息矣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繫如此矣一君子進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逐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任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

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其
存所敎之小人。方新而近其善惡未定也。所以誤國破家至今至烈
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費書積以待其人。豈非
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識無邪小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
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進。然雖進
其黨必集所謂悔過用賢之意與陛下反正之初絕不侔矣。陛下土
地全皇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肆輕於發蠹之氣狀耶。將以啟引豪
傑之致其權而措的於將是猶卻行而求前、見稱而適越國。夫以賢
治不肖與治平以兼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與撥亂已後陛下之
家政。制當今日吾密之蠹充物於中原豈長之淵勸興於眞庸非得
希世異材上下內外選任交用。無何由偽害何由便乎。此綱紀國
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

加於蕭何。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於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
以加於房杜。蜀先主用關羽張飛。不以加於諸葛孔明。是猶其禮文
等第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無學素兒。未有巨賈碩儒。此
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
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身不歹以當師道之尉。僅得望
吉言名將。告而假塞罷然皆履重寄使其宼虐而戰未能竇敵。豈其
的屬賊發一矢也。自視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僥冀休
證。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一日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
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文不給勸其勞動則請益其兵則揣拒
則官爵復循環與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萬一陛
下推心腹之奧於大將。出入內禁。才以時賞小人不如義理。謂於所
謂政額君臣上下猶明輩然。侍遇武臣無有紀極。望而不察。臨而能

降降而不誠誠而能聽者鮮矣。臣願陛下要夫臣以腹心侍近臣以
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徒。天下把文自曹之人必願立於
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為
伍。韓信猶羞之。況儒士乎。臣恭聞內朝聽政之後。欲求達臣如汲黯
之流。氣折淮南。尚未多得。蘇轍弊興。儒懦然於長戟大馬之中。卒伍
賤人皆得以惡聲罵何之。不敢正色怒視。少拂其意。使臣如此。況其
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
畏憚郊迎。本朝於御史郎官出使則位在轉運使之上。凡與監
司爭衡者。天朝皆以正上下之分也。故事。官坐待漏院。一將管軍於
殿外倒杖聲喏而過。呂夷簡為相日。有一管軍忽過於殿廊。年老皇遽
不及降階而揖。遂有降秩之罰。此夷簡一衣冠之士。以為報及朝廷其
人以此敬。厚重分守之嚴如此。今見其人坐庭抗禮矣。推此類推 日

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寵等。是自削其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
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
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
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孤陋之學。崇誕虛無以同天下之習
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以行事為粗
迹而不足道也。其威儀規矩。手爾陽輕乎莊。而刑罰寬而猶笑者以
為異類。紛紛群行。以至敗國。二帝蒙塵。莫扶持翊。以謂是適然。哀伏
節死難者。不過一二人。此浮華輕薄之為害也。夫欲變風移俗。惟係
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
蓋聽論奏所以養勸廉恥。歐陽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
今乃有身為使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恥者矣。推而上
之見利而忘義。貪得無患失。遺其親後其君。皆起於奔競。可勝歎哉。

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
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
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遠矣。貴忠厚則殘刻
者遠矣。苟反此道則頹波日滋。必至於靡爛而後已。至於文辭之麗
言語之巧。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
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
讓。及為邦昌作請罷春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
王之車因將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
廉恥道喪。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
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戒。而信義者所
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
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每惡此言。然與其虐

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昔和寧相王黼一
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
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金賊何憾於我哉。皆契丹
舉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
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
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降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無日聞
於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勅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
失。以散賊四方之聽乎。今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
以指麾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難守。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驟則
制令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熟。奉行實難。不曰、略與應破指麾。則
謂不曉。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誠
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澤播之黎黔。是之故。何賴責其功

效。百姓雖愚。熟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若是。此一端。奏舉
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之官。監司者
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於一縣。縣治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
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
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
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
之耶。則朝廷考慎於未命之前也。賴恐未必然。特出於用事者之私
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方擾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剝乎
其上。朝廷晏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
撫綏之耶。臣願深詔大臣。自今以往。於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為
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輒從奏辟。去官其有貪汙為民害
者。奉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外侍從官舉所知。堪為令者歲一人

積不如數者。罷秩示懲。留意此事。庶幾斯民於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
又今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而且求指揮以度
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遷避患害。則求差權幹辦之名。而營俸賫無
積宿業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
不以遠近。共限一季中發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各
三司之實。付吏部。分等抵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
必用曾任令錄以上無過犯人。令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
者。不職與舉。奏補人如依舊法試銓。無銓則於逐路運司歲一試之。
仍增時議。累問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絕請求賄賂
冗食之弊。甫崎仕路。最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禀賦凡下。
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得如此於當世之
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槩。惟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求之。陛覽

史085 550

序意開納而聽之。爲一可行。則至誠惻怛。盡乾之德。而進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況爲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書往者雖不可復追。其未嘗講與可爲者而從已也。天定勝人矣。禍不可厭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猶之變。實先其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於中。輔側身悲苦。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親庶政。答非復維揚之時。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强。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幾。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是閏月金犯太白。芒怒精赫。九月朔日。日有食之。卑驚復有憂患預防之行。胡虜爲虞。陽從大弱。錢塘受辱之地。皆可再杜。六飛駐名都。今漢祖不宿柏人。會稽無三衛則此形窮。御虜衞孟傳負賊不遑。財用益寡。道路艱阻。朝覲益疏。鄭置近淳。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興復之

意虜雖日削。無可覬望。投戈四遠。孰能止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事勢。忠迎父兄。書報讎虜。書志强厲者。進無退處也。以義發軍。情乎先將。隱於危絶之中。求生存之道。與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惑而姑恃天命之不可常。猶不耕于田。窮殫以待豐殺之理也。不嘗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忘宋。雖甚塗炭。猶未先畔。雖甚困悴猶未反叛。然以比來巡行所過觀之。傍道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年。其居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而日蕭條。殊非承平本之意。傳示四方。何以彰德。謂在建康也。獲虜賊之說者。以此知虜人雖負千金之勢。而限以長江。未敢輕渡然也。駐山寨閉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察將相。皆爲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四顧州郡。視爲畫邑。必曰。君王尚且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望。安能久忍而來

變亂。曷不望風胡兒以事夷狄。必將推戴群雄以自保。如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於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四。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變遷不振。亦在陛下。虜賊雖暴殘。其亡可待。特以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再之亂。與彼之治。則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記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垂之方來。後人觀之。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爲降人。得今秦以之强。未如秦。其得罪於中國。殺人不悖。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嶠。幾封自如。乘加湯以

七十里而起也。而乞請偷生之勢。方甚於楚之爲秦役。臣所以日夜憤惋。爲陛下痛惜。而傷大臣之過計也。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猶能鼓誠鼓動群賊。見使懷衛之民。舉與同逆。一旦官相繼奔逃。期會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爲黃潛善所惡。百方沮抑。憤悒而死。其志不就。群臣亦無敢以澤所謀達于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何況陛下身爲子弟。責親加焉。誠能北向而有爲。臣將見饑獲餘於長饑。奮臂藏於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夫不爲天幸。惟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不爲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荊襄。附臂相應。山東合從。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分勢弱執元撫。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未厭不退。不十年。爲覇。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二帝天步。歸上京之廟。犯拜鑾輿之神。尋遂迎父兄。歸安鳳闕。再新儀物。求周皇圖。陛下於時憂責方已。然後南面稱寡。中興

永永萬年。旅慷無斁，其與惕息遁藏，跼尾首恥，有如今日，不天地
相絶哉。臣本疎外之蹤，無所知名，猥蒙委寄，擢侍左右，頻聯之盛寵
遇之榮。多士艷傳，以爲口實。重惟職司記注，掌書言動，長亂已甚，其
籍厥猷，官業不泰，彔發是惕。况朝廷雖未殄盜賊，恐陰坐始僭偽氏
無死所。臣於此日，得追清光，有知不言，有言不盡，曷非畏禍，即是欺君
震懼于衷，不能自已，謹愚抵冒。理合誅竄，仁知吞恃，以無忌憚，盛
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無名竹帛，是古人之所譏，微臣之至
願也。千慮瘝瞽，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時議遣使入雲中。寅爲中書舍人，上疏曰：臣竊聞遣使臣入雲中，已
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禁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宜，猶合上聞，
况遣使體大。經使初不預議，竊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敢論奏，伏
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無不備

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爲齊所殺，魯之臣子
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爲父讎
怨，又與齊通好。元年，齊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伐
衛。八年，及齊圍成。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爲齊納子糾。仲尼爲不
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
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於前，慶父無忌動於後。卒斬國人
擊之。乃安叢於黨氏武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絶如綫。此釋怨通和之
効也。豈非爲後世之永鑑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殘毀宗廟，劫質二聖，
塗炭祖宗之赤子，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
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故譎詭爲幻，遣使來和，以爲歲月九年
于此。其効如何？彼之一身，竊餘位而去，當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
國家大計，則貽侯多矣。所幸陛下嘗有旨曰：朕猶見知邪言，又職

之後，奉將天討，罪狀殘賊，冊中國崇衛，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
興起，各思自効，以佐丕烈。雖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丈吾里屬
知正基緒，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覆跡，陷國之坫
犯孔子之譏，偽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亂。臣竊爲陛下不
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
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真
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
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
還，言劉豫服義，真安形于奏章，侍援逼邊，近者未數月，而劉豫挾
虜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
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

而中國坐受此衡，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陷回必矣。何爲復
出此謀計耶？乃曰姑爲是爾，則嘗有備書稱臣，厚貢金帛，而來賤一
姑爲之事也。乃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
多，虜情益驕，無可通之理也。臣竊思之，陛下與女真絶國，臣下無
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患。故九牖奉
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
王安石廢絶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於四海。
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使當考掌削之義，斷當
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陛下英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虜
狄之患也。欲紓此患，要修此讎，則用此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
之政，而不備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真爲不共戴天
之讎，人人有致死於女真之志，首爲一道之心，繼復二聖之意，有可

乎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羣臣等為下沖屑世氣食息世間亦稍愧
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衆之君。而稱臣於讎虜。則宰相而下。皆其陪
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與
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未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
臣。分部吾之兵將。割我之地土。而取其租稅。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
使吾則無以立國。不從。則虜敵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觸恩之不
通。是以略冥古義。泣瀆聰聽。惟陛下誠加采擇。或命宰執即以世俾
當傳無可遣之義。明降指揮。罷來使之命。剗即銷印歲賞之開初
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天實累聖德。於國大計
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
寅又奏曰。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
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故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

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以顯而擢貌之者也。勿難以臣故以沮其請
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雖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
析開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去之聖心。徐徐日驗臣所剖其
虛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來五也。粘罕無帥二十
餘年。破大遼。弱我家。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蓋謀部也。今
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禮。然後足以驕其心。亦弱屈服綴
復已以平其怨吾。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復不遣使。虜兵亦不來。
及癸丑遣使。則鉤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踰時而淮南之警奏
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開
其入虜境。盡在驛邏。略無擒斷。及見粘罕坐受其錯鬱怨而歸。未嘗
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蘇一使。臣其何能任體國之事。此遣使之無
益三也。昔富弼之使北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畢行

貿遷進官職。卿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為莫大之
恥綏不專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今來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乞
恩澤。一一是意而後行。所處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
不辱君命者。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且以兵屬肆其恐脅使
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
惝當謂何辭而能之者。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兩大欲者。唯不
知之。既有賊宋之心。正使劉豫閉目就亡。今日亦必起狡而既豫賊
析哀乞援。秋高草熟。果無何緣以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室之上
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封疆焉。河之北。粘
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空馭風。徑達虜庭。亂必渡淸
河之陰。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
豫留資吾使人。達之於虜。武臣恐我伐九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

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世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
休。弱者必固其門牆。嚴其武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令一僕奉
書以請。內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
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羣傑勃
興無強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
國未世業并天下之術也。虜其勁兵壯者老者死。其大將之盡日
已衰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況附一子女玉帛之間。不逮數年。必有稱
亂。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
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
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寸區之情。屈力屈言。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
勢禁之謀。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
而已。陛下廟謀賢才。與其不使雜在節食卑官害階用。以養戰士

國將為父兄復讎不同之憤雪淪滅不返之恥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渙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一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焉之漸以國與人取誑黠羣夫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儻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屢致之書曾無今歲月益久虜勢重闊惟讎是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亦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為易為與其若通而不絕則虜益重相歸由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曾陛下孝思之念雖竭一凍盡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難得他證無可達之理若以此援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之臣聞善為國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王其大義不使偉以為之漢高祖幽困彭城公之

謀以弑君討項羽復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業不變終有天下此張良曉關之舉參虎之論君子猶喜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曰操為賊亦能三分鼎峙雖延坐寺欲盡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往往大抵如此三國始於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言宜以微弱之故畀下於操以為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於何辭之狎非特無功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況蒙被詔書曲加獎諭死以為榮今萬目睽睽所以致詳盡義忘其狂瞽心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建炎為樞樞臣所未論不敢強為之說伏乞陛下垂鑒之取進止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七

經國

宋高宗建炎間。編修官胡銓論事勢之疏曰。臣聞古者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宇。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有仲康之難。而小
白以興。晉有里平之難。而重耳以興。漢高有平城之難。而成帝業。光
武有王郎之難。而興漢統。唐太宗有渭水之難。而大業以昌。德宗有
奉天之難。而唐祚益固。何則。以其有多難而思所以保其國。其操心
危而慮患深也。及其後晉無變備。以敗於崤岬之役。楚無晉備。以
敗於鄢衛。那無難。敗亦甚之。晉武既平吳。何以知其將亡。隋文既平
陳。房喬知其必亡。何則。以其恃無難而不思所以固其國。其心不
危而慮患不深也。故曰。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宇。或無難以喪其
國。失其守宇。豈不然哉。陛下思復不戴天之大讎。處心積慮。誓與醜
虜不俱生。既一人挑戈。雷霆奔馳。遠邇近者推上之物。蓋天以是屬
陛下之志。使陛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臣有以見天心之愛陛
下也篤矣。臣願陛下益堅其志。毋以小勝以自滿足。毋休兵息
民。期於身濟大業。宗廟社稷之福。

紹興元年。户部尚書葉夢得上奏曰。臣准吏部牒。備坐都省劄子。臣
僚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慮。備采之策。聖旨令行在職事官以古
具所見實封聞奏。仍限五日。昔臣以疎拙不才。罪戾廢棄之餘。仰蒙
陛下過聽。收召今者。備列六官之長。恩厚德大。雖在承平無事之時
猶當感激奮勵。圖報萬一。況此中外艱虞。陛下焦勞旰食。日不暇給
之際。且復屈已下逮。思盡群策。主憂臣辱。義當即死。雖其愚陋。敢不
竭盡犬馬之誠。或冀千慮一得。竊惟逆虜不道。憑陵中國。四年于茲
凡所舉無不中。所為無不成。卒莫能少挫其鋒者。豈以其熾暴起之

會。延數千里之地。盡用其民。二十餘年。叛天逆理。流毒華夏。而我合
天下之智。莫不能與之抗。爭其患在於始謀不臧。動失機會。因循積
習。養成其勢。是以在彼者日益肆。在我者日益困。于今極之。於是爲
難也。夫舉事之不度時。不料敵。則不可爲。故機會一失。則爲之
每難於靖康之初矣。若以今春視去冬。蓋又有難者焉。去冬所聞出
没於陝西河北之間者。或曰游騎。或曰萃軍。未知主謀統衆者何人
今聞粘罕實親至相州。又至濮州。又至開德府。是主兵者在知此
難者一也。去冬以開德府守河。我尚恃河以保南境。故虜屢攀據我
畿。爭得之今開德既陷。河已非我有。則河南之地。惟虜所欲往。此難
者二也。去冬河北京東諸郡存者尚衆。南倚開德。北倚大名。東倚
平與三大鎮者。爲之相持而滄州又在其北。德博與濮又爲唇齒。其
力猶足以相抗。今惟東平歸然獨當宋魏之衝。滄州孤立在後。此難
者三也。南京自古號爲南北咽喉。關鍵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以死
守之。卒全江淮。今又京師猶道所寄。去汴而下。距維揚無十日之程
視唐利害尤重。遭澶淵迫途之言。皆謂虜騎嘗已至其近。萬一逕
薄南京。則上可趨京師。下可進楚泗。此難者四也。京東河北諸郡初
固皆欲死守。故我力雖不能經紀而一方自為堅城之計。民社各欲
保其鄉里者。猶有可恃。自開德隔之。人情震駭。無固志。開德州乃
望風迎降。而迎社之民。亦或反為之用。則見存諸郡。豈復可保。此難
者五也。只此三兩月之間。難易不同。又復如此。不早為。則虜既多得
吾地。遂據膏腴利便之所以爲巢窟。重誘吾民脅之以從。參験四出
今日復據則三兩月復陷一州。以漸及於東南。取者不復可得。陷者
不復可振。前三兩月之後。其視之豈不更難於今日者乎。又況猖蹶之
志有不止於此者。臣竊觀虜前年冬去年春。見破西京。聲勢而去冬

抽還陝西京西軍馬未戰河北京東諸郡相繼陷沒其爲計。自有次第。是必欲踏寃淮甸。而擾京西陝西與河北也。民理踊其後。故先去其擾。今既得志矣。則乘間而南。不在今春必在今秋。若先自單州趨南京。又趨宿州。又自淮陽軍趨楚州。則泗汴一帶皆不可支吾。然是特爲淮甸處而已。何者。我猶可恃江以爲之限也。若更分兵自陳潁出和州。渡宣化。采石以趨金陵。一自唐鄧出襄陽。抵鄂州荊南以窺上流。則長江之險。我亦不得專。吾復何以爲計哉。此臣所以私憂也。爲今之計。必先深戒靖康機會之失。然後論措備禦之策所爲靖康之失者。何也。固守京師而不知避之也。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初不以爲難。後世巡狩之禮雖廢。然事有急緩。不得已而從權者。未嘗有人主雖步不去王室之義。臣在故與當時因臨急王遷都於梁之事論之矣。以謂王者無故而遷都則不可。因事而巡狩則

無不可。自昔變難擾攘之際。未有不因遷避而存。遷避固守而亡。故唐明皇以安祿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陝。德宗以朱泚幸梁。僖宗以黃巢再幸蜀。此五君者。雖一時不免奔趨遠適之勞。而後日皆保其全。無事之禍。惟晉成帝當蘇峻之變而不避。故危。梁武帝當侯景之亂而不避。故亡。此已事之明驗。不待深考而知者。靖康主謀之臣不知論此。乃合遷都巡狩爲一事。不料敵之弱強。不度我之勝負。徒欲宣和末議。以固守京師爲得計。已大誤矣。又復吹息請虜必不再至。遠則邊境未嘗爲防托力拒之謀。近則入河未嘗爲經書必守之計。終歲分爭於口舌之間者。惟在戰和二說。以逞其私。緩其所可急。急其所可緩。遠期至事迫始命。李回復踵何㮚之覆轍。以數萬衆守兩而旋設四輔四壁則盡遺四輔兵未集。虜已過河。望束手不能抄一籌。竭遂至於不可言。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釋也。今揚州則京

師也。東京京西見存諸郡則邊境也。長淮則大河也。陛下視靖康之失如彼。則今日之圖其緩急先後宜何如哉。且天子居而在京師則以京師爲家而外以經營四方。出而在外。則擇外之安存深固之地爲家而外以經營四境。爲家者一定應事之機。往來進退而以馬上治之。固不以所一定者自爲域也。漢高帝起於漢中。東向而當項羽故以咸陽爲家。而蕭何守之。咸陽有定而高帝往來進退。必至於擒羽者未嘗有定也。光武起於南陽。西向而當赤眉賊。故以河內爲家。而以寇恂守之。河內有定而光武之往來進退必至於誅賊者未嘗有定也。使高帝不離咸陽。光武不離河內。而唯天下得失未可必安知無坐困於敵人者哉。臣愚以謂今隆祐太后六宮所在駐蹕者陛下之咸陽河內所宜爲家者也。陛下若以家駐蹕揚州。進則負江而北退則以江而南。惟便利之所在。不必因守維揚以自動爲重。陛下與

大臣謀此宜詳矣。今虜揺無尺寸之功已可見。臣所不知者。緩急之勢也。慎重周密固欲熟籌精審敵情。然機會中窺伏望陛下時適下情。廣造斥候。如勢必至於過江。則預以進退動止之計。預定其期。至下詔者明諭中外。亦率其不然而使得倉猝乘吾不意所見既審處。使臣子之心安。定則四方形勢之望強矣。則備禦之策。惟吾力行而已。臣謂今日之務。有當爲而未可爲者。有不可不爲者。有不得已而預爲者。臣聞虜雖得吾兩河諸郡。然事勢猶未成。人心猶未一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際。以兵力戰復過大河以與河北見在諸郡山寨水寨之衆相爲表裏。因以持虜騎。使不得安吾境。此當爲者也。然勢未可爲。先且厚慰兩河。然後專事京東京西淮南。控扼之地。謀其藩籬內拒淮爲險。塞南牧之路。使不得窺覦。此不可不爲者也。則當建爲淮陝而難守江之間而易守萬一三路藩籬不能捍而

准不可保必退而守江則鎮江金陵與上游荊南襄郢之地擇其要害抗以舟師此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然不可不預為請試一二陳之今夫虜之驟强蹠天假之運年戰勝之威而信於我而至京城如蹈無人之境殘破州郡唯其所欲我之不敵亦已甚矣而臣方以可復過河雖逆出境者未敢强弱雖在乎而論强弱所由致則在理天下無常弱唯理之所在而已我得其理則其氣伸其氣伸則其勢不振而自强不在力之衆也我失其理則其氣屈其氣屈則其勢不拄而自弱不在力之寡也昔後唐莊宗父事契丹阿保機及莊宗之難阿保機弱其使者姚坤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耆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恤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則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由此言之虜雖非人類未可謂實無知識者也及德光援石敬瑭破

張敬達於晉陽所以速戰而勝者曰吾謂唐兵能守雁門而扼諸險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留以神速破之此所以勝也然則德光雖僭亦必視形勢地利度其所可為而後决勝宣和之季邊臣失計與虜為叉與之來我軍國故事之過覘之多矣謀猷智策我而重輕之者既已窺於前逮其兩入我所以待之者未嘗有一事一為當其節從復謂我無能為而可侮者又有以窺於後則啟其吞噬之氣以馴致其禍蓋無自而然哉今陛下若能監宣和靖康之失而一切盡反之屏聲色遠讒佞拆俸待義者罷高耕率推彫摩凡可以興衰扶危者無不為左右大臣能承陛下之意喋來精意緩圖之勢而一切盡慈之收人心作士氣擇將帥練軍伍較地利料敵情凡可以救災捍患者無不舉夫彼既以是覘而輕我亦必以是覘我而知其不可輕既以是窺而侮我亦必以是窺我而知其不可侮我亦將以此以成人而人服乘與以用衆而衆從其理一易而氣隨之彼豈終恃其種類之黠屬其强者且周世宗之興中國契丹之勢未有以異也奮然一起以唐晉之兵啗唐晉之敵不血刃而復三關虜遁逃折北之不暇强弱之易繫於此可見矣竊聞兩河山寨水寨之民勸以萬計其怨虜深入骨髓仰懷祖宗二百年德澤蟠結之久南向號呼以待中國之救者未嘗一日而忘我誠能力持前之所陳於內而使人宣撫此遺民以收其用於外數月之後徐為大舉庶知大勢一返當如轉圜石於千仞之上昔王尋之師非不衆而光武破之於昆陽曹操之師非不彊周瑜敗之於赤壁苻堅之師非不衆而謝玄潰之於淝水事不至此未可以定中興之期所謂當為而未可為者此也天下之勢在州郡州郡能立形勢者在將與兵祖宗以來緣河北河東陝西三邊之備略可見矣邊之

有帥守之有將領之有兵以某郡為帥府則與之將者若干人與之兵者若干人險要之地如何為堡寨捍禦之卒如何為屯戍如是而守如是而戰如是而分如是而合有定法也其自中出者唯是帥命將出師之節而已往猶慢兵興之後我之境土日蹙則前日號為邊而者留逸邊次遷於腹裏而朝廷未嘗以三邊之法處之除一二大帥之外其餘州郡雖與敵境相接猶一用承平故事是授籍以書生文吏計資考而為之守朝夕所從事猶在簿書獄訟期會往來之間將之有無未嘗問也兵之多寡未嘗知也想遇卒變於內盜賊聚於外則時出行在之兵為之誅討事已復歸恭然相忘守一定之法而名不急之務從容無事之時無以異主兵者不過兵官巡尉為兵者不過千手鎮卒華而隨兵守之才義相能招募軍民義其僚屬謂有可用者出於私意胥孫朝暮帥臣有名無實旦有事戰守無

所取諸令散聚所臨命將不相聞最不相救如向者潁昌蔡州等諸
郡棄城遁逃守臣例不過以力不足藉口朝廷亦莫能詰而自近措
州冀州等處雖能固守外無一兵一騎以為之援亦卒委於陷沒而
後已以此治邊而虜何憚而不吞侵也臣願亟取淮南京東京西三
路要害之郡與虜相近者以前日三路帥臣之法治之裏則鄂州
徐州南京西則潁州壽州和州南則唐州襄州荊南各隨其遠近立
為軍數或使之不專或為之分隸而命以大將與其帥參治平擇近
臣明敏實毅忠信沉遠者一人為之總帥以節制之小郡與偏將聽
於大郡大郡與將聽於總帥應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餘官守將專領
軍事各修其所為者上之朝廷無擇其可為者聽於總帥而總於所部
虜未至則如何守虜至則如何戰攻某州則某州應援某地則某
州者斟酌預定成算日又按習臨急有所舉而盡行之使臨時可以相

犄角猶可以相及守者如檀道濟之在壽陽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鍾
離攀者如韋叡之在合肥拒者如臧質之在盱眙彼令人手寡少未
必皆得如數人然不可不以是求而用之雖未能先設置遽以軍隊
舟楫扼要陷沒于所謂不可不為而速為者此也保江下策也虜勢
既來可測則我亦當為不可測之備去年秋始獲進對即嘗言虜或
師河洛分兵鼓行直趨襄沔橫據荊湖因我舟楫入本順流進逼江
左即王濬等入吳之路以為攻之上策自許蔡而南一出歷陽侵斷
采石以趨金陵即蘇峻所從亂晉本朝曹彬所從下江南以為攻之
中策是時河南與京東諸郡尚存虜之去就猶遠姑自河洛言之而
已今既不止於此則尤當過為之防敢略言其詳自古有事於東南
未嘗不先以舟師出上流蓋所以奪我者以勢不以力也王濬自益
州至荊南作大艦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其上

及既進自己每十四日至牛渚蘇峻在歷陽即今和州其襲晶盡違
慈湖直今太平州之間由采石而渡我曹彬下李氏亦備用其迹虜
將去春嘗已至陝州蔡州矣自汝州入襄州至荊湖自秦州入光州
至唐陽固不難則江之可防非一處也然是猶有可言者曹與彬皆
中國人也嘗在盧州作船七年而後成虜雖得荊南其勢未必遠
能至是然虜多益人相能知意或竊取海之餘意而劫之如蘇峻
之故道則亦未易可當任其驅我人而用之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
之無已擇者為欲自為之謀則莫若駐焉而事舟楫捨所長而用所短
我視平原易地得算為然多也惟控扼者如何耳臣嘗建議欲以鄂
州與荊南別為一路置帥府兵實上流控扼之要而襄陵之所從出
兵孫吳嘗都以拒魏唐始以鄂為觀察使後陞為節度其意可見
若鎮江金陵韓滉在唐最為近事其石頭五城備塢壁起建業蓋在京

峴樓雉相建業即金陵京峴即鎮江之境也直造船三千艘以舟
師由海門大閱至中涌復與揚州陳少游以甲士三千臨江會于金
山當朱泚之亂東南賴以安靜今東駕或駐兩浙則鎮江金陵尤所
當先治舟師不謀已又去冬雖嘗募海船四百餘艘於鎮江無而戰
陣之習未聞其嚴也鎮江之師止可為鎮江之用未見金陵所以持
上流者江東之備當以江東之府與人用之又鎮江有子城而無外
城未有無城而能守險者今若速以鄂州與荊南各分一路以抗於
上而命鎮江金陵揚州三帥力舉韓滉故事備之以至于下則彼虜
地之利害較校之短長必有覘而知畏者所謂不得已而預為者此
也恭惟陛下以聖神文武之資夙受中興之業躬履艱勤克己頻諮
其長慮卻顧算無不至今日復以虜勢之熾下詢於眾易曰天地設
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聖人成天地之能而亟主於其

間者不遠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而百姓之安危天下之安危也
既盡人謀而同其安危則內可以保一己外有以保天下百姓其謀
稽之書洪範九疇其次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謀衆稽疑之道其効益如此陛下既用是道則
不可不求是効若臣所見常智皆所共察利害得失顯然易明竊料
陛下亦嘗熟計於胷中矣今卿士之言亦或宜有與臣同者陛下果
嘗計於胷中而臣又言之卿士又同之則願陛下斷而必行耳雖然
陛下無乃以方祈請二聖守文虛中奉使未還意和議可恃不欲重
見兵端乎臣以為不然夫猾虜所以曠日持久不力為僭者正以欲
兩伺持和議墮虜計中而不悟今虛中之請成否未可知要可卜
前之急而待萬里之報盍姑存其說而不廢事而有為不過虛為之

備如其不成固無後悔必欲還二聖非戰形勢先戰後成責邊有司職理
今但自為備非彼見侵我不交鋒不可謂之兵端臣智識凡陋忝處
經幄不足以仰襄明智不勝拳拳憂國愛君之誠惟陛下赦其狂瞽
八年呂頤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上奏曰右臣今月十八日伏准尚
書省遞到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以虜人初退陛下深懷善後之
計詢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俾加籌度臣材質
朽鈍識慮褊淺不足上裨大謀然念頃歲擢自閑廢承乏聖智度越
稍久遭聞政事雖寄窮閻猶參事請先之日無愆而眷遇識贊天地
生成之賜豈與衆異銘鐫肺腑久未知報日夕惟負若無所容比者
逆臣劉豫敢挾醜虜舉兵內侮大為之賊雖不勝忠憤而職在散地
朝廷成算非所預知是以不敢犯分妄言姑固職守所當行藉獻其
衆議今賊衆敗亡已成始震陛下天縱神武生刑聽斷之餘尚懷撫

懷撫御奉議未遂蹤遠出記孤虜沮見陛下戰勝而不矜功成而不
有喜色從今至誠與之意必將上追堯舜文武之用皆以建祖宗
之丕於此不言臣竊大矣敢罄竭底蘊試效萬一惟陛下垂意採擇
臣聞洪範言人君三德曰正直曰剛曰柔夫天下之變無窮帝王
御之不過有三焉非平康之世彊弗友則克之以剛燮友則克之以
柔而已自陛下即位及今虜凡三入寇其始衝突至於維揚臨江而
不敢渡明年渡江至於錢塘四明歸而立劉豫今逆與豫合謀併兵
長驅並手方其臨江不敢偷盡不能無畏於我棄而不守故明年復
為南渡之計然猶未敢有意中原賊歸之後我不即據守置而不問
者累年故始萌其姦計取而與豫養蓄而下與之爭遂列為此離
間使我豫兵若吾郊遐延傾墮入寇也一得要歸臨者不敢納豫驕
於上民絕於下所以僭然自謂得志無復忌憚陰猶天牟以固僥倖

我愈退賊愈進我愈怯賊愈強此其故何哉蓋由謀臣失計而一於
用柔者之過也向使維揚之役有以御之則無錢塘四明之役錢塘四
明之役有以御之則無今日之役今幸賴陛下睿明英武親御戎輅
出賊不意大衆親征是以先鋒首捷狼狽失措曠日持久卒至於遁
虜叛之矣一朝正之天下孰不鼓舞歡悅豫計已窮虜氣已懈此乃
陛下宏濟艱難反於用剛之時不可不乘此道定興王之業臣前嘗
妄請先復大梁平定中原當自此始者蓋有待於是然為之當有其
序蓋有進討之策有招納之策數路並進一舉而蕩平之此進討之
策也廣設稿賞以來而懷徠之此招納之策也進討而不及招納招
納而不及進討皆未免有偏勝可者進討之策非兵強將勇財豐食
足未可遽動招納之策當因人之心無不可為數年之間欲以郡降有
如豫州者欲以縣降有如宿遷者舉衆而附者數百合多者數千

人亦無時而無陛下察此人心豈肯一日忘本朝乎果吾進討之具
無不備舉而用之固不為難若猶未也則先招納復進討自不失
其序臣請言之臣往年待罪江東得豫情實最詳豫闒冗凡材年踰
七十其子麟狂悖慘刻尤不為其下所伏自行什一法重斂於民外
以奉虜歲幾三百餘萬又遠事關中歲竭內地民困貪於搞入胥讎
日夜引領以望王師之至其告於吾人者或曰天兵遲來過今年則
人心懈矣或曰我非順番但能以大兵主張得我我無不奮言人所
共聞也今虜復以十餘萬衆屯聚數百日數路騷然彊者簽為簽軍
弱者聚而轉餉調度百色必非豫能素辦皆出誅求荷戈帶甲
三冬暴露非特民怨兵且怨矣非特豫困虜且困矣若以下以天地
大德涵覆無外盡洗從偽之民而一新之許其來歸孰不從待其
屬迷不恭尚讎頑冥則臨之以兵孰敢不服臣願陛下與大臣熟議

定此二者先下哀痛之詔開諭偽境悉敘日者不即撫之之意譯自
引咎若曰非民忘我我自失之原其淪陷出不得已使翕然皆知陛
下待之與豫父子者異則立為賞格以募之以州降者無以州授以縣
降者授以縣挺身率衆來歸者處之皆勿失其所令諸道更多募信
實之人深入傳告或說客耕士因其人而動之必有相延款為
州宿遷者此吾不如方而坐復境土之道也蓋或有司執縣將吏餽
積糧餉若秋冬之間虜與豫復至不過進則攻戰退則守備而已前
日已事之驗固自可見若虜與豫不至而我民猶有畏虜不即聽者
則待吾進討之具備中分諸路約日齊舉而深入之彼孰肯終捨順
從逆捨寬從虐哉擄孤身獨立衆叛親離少假歲月非我擒豫則豫
必棄而奔虜或吾民有圖豫而獻者此必至之勢也二策既行陛下
與臣四事良存乎其間所謂攻戰之利者見可攻而攻見可戰而戰

不可預書但紀律脩明士氣奮發將帥盡於為用未怯則卻勝而不
驕不用而不懈則在我有常勝之道今之兵勇銳視前不侔矣尚恐
羸冗者未盡汰驕惰者未甚戢將帥之材猶未甚廣蓋自軍興號為
兵者皆大將自募與招安之盜賊貴多而不貴精偏裨亦出其選朝
廷籍之為用未嘗別白簡擇臣願稍精軍律以前後號令約束損益
立為法制以警落之令自汰其不足用而誅其不律者統制統領
官各使上其材能勳閥朝廷更加審覈時拔其能者付之以事或使
自當一面兵將兼容法令明肅閫闈在上兆不偏重則何往而不勝
也而所守備之宜當防秋防冬之事前此戒嚴則舉解嚴則廢未嘗
修之於無事之日是以事至旋謀亦多苟簡文具今要害之地莫大
於擇人近歲或專委武夫或取之負犯之吏或姑錄其人不問所長
幸而得人或遷徙無常或不與之兵或有兵無食至於辦比筆應事

制相為犄角皆未嘗預講其先為大屯者亦雖不明往歲雖擁師在
泗州猶疑其君處今者承州入境而後知之夫以大軍屯集數月而
復界從數千里而後至尚不及知況其他乎臣願應守要之地擇
人分任量其守之大小而與之兵與之兵必足其食使各條上方略
可自守則如何守自守不足則如何援凡山川險易道里遠近鎮戍
蹊路控扼緩急詳考利害二規畫朝廷與大將擇其便利必可行
者授之以為成法無事則習之有警則行之少假其權以盡其材久
其任以責其效別立賞罰之法廣行收募不必拘以一色使敵情虛
實進退皆前期而知兵出所不及則何守而不固也所謂措置之方
者其目不一要其先於財用今朝廷之兵付之諸路大帥者皆承
平之所有而糧餉調度猶以有司之常法責之轉運使司則出內帑
之積以濟之故有非常之用則據為經畫或不免取於民未有一定

之制。以宜可久哉。天下之財非不足。但處之法弊。虛而不舉。及當因時而爲之者未講也。唐制。諸道貢賦。列而爲三。有上供。有留州。有送使。本朝大略因之。上供之外。留州者。是州之所用也。送使者。轉運使之所領也。唐制財用通而爲一。本朝轉運使所領。非所統常入。其他皆列爲諸司。自軍興。職守不繫。事多推官置司。一於使。專州縣一於隱蔽爲多。時因前臺生數。聲蓋上供。猶有闕者。其餘遺而失陷。朝廷不盡察也。臣竊以爲宜盡取天下諸司所賣。會其實數。稍分列之。嚴其上供留州送使之撥。應行在支費有定式者。必上伊責之君部諸鎮大將。逐月供億。以送使責之轉運使到爲。一切盡拋其餘。財賦一金以上。皆使通領。周知其數而斡旋之。應戶部轉運使所不足取以均濟。他皆籍之。以待非常之用。參較歷實。錙銖出入。凡議令所當變通。藏守所當分合。利害所當興擧。有無所當乘除。存而封樁。待而支移非常法所得拘者。一以付之。朝廷但制其可否之節義與之唐事者專責而據不分。劇緩急可以取辦也。所謂經據之略者。招納之策既行。大者固已舉巻更令遣吏來收復者。勿振侵擾。以待其巻已收復者數。下詔令。獨其保書必聽其心。時遣使命傳之撫書。以通其書阜通商賈。蕃其芝。統群吏人。官民者去之。時從復業者。量借之種糧豫振救。未來則爲出師以捍禦其鎮。衆未歸者。隨其多寡。役之鄉兵逃絕戶之田。舊有官者復其官。有才能者時擢而用之。則歸者不失其所求。來者不失其所歸也。論豫之事。所以懷中國者。不過於是。若虜之變詐。則不可盡測。議者或謂虜積於用武二十餘年矣。亡其與黠羯分國。並遷自不相制。然亦有興者。是國已衰。勞於天之之日必不能再舉以仇我。或曰彼欲恃其於我人。暴方踰翼擧之寶時有燕晉因數猶闕。豈以一敗。遂不復較。擧本無功於彦非者腹心歸固

之交。導之使來。無威而歸義。德其輕寡。更有虜冒盛強而改圖。則出奇挽之。皆不可知。然臣嘗論自古中國與夷狄。本不相爲盛衰。時如離於北方。冒頓而後。造謀高帝以三十萬衆圍於平城。僅以身免。然不害其爲子孫。謀頓籍以有天下。至於元成之際。五單于爭爲呼韓邪單于來朝爲之。段凡不復更能寬違。而漢亦自是不振。奪於權臣矣。突厥當隋末猖獗。百萬衆殘悉臣尊之。唐高祖稱臣。可汗兵以定亂。亦爲之屈。然不害其父子並興。創建數世之業。至宣懿之後素所患者。吐蕃破散。離析以數十州來降者相繼。而唐亦迫於藩鎮而亡矣。華戎與衰。元不限於兩家。不能相傾。而衆不能相勝。盛有其高帝唐高祖父子。雖藉援於單何。害即紛亂如五單于分城如吐蕃何補元成宣懿之時。自請虜以來。常患以虜之盛衰爲我之禍福。故事無動制。不得盡爲。今虜在萬里之外。盛不可必得其實。則亦不必觀彼而後爲之。所恃在我。不息之心。日新盛德。作興於上。小大之臣。盛懷忠信。開忠藎。翊志於善。走於下。備明庶政。甚底內治。則虜雖彊而不足憂。况於孫吾。二聖未遠。陛下聖孝純至。惟有奉承於虜者歎遣年遣使。和不得其要領。今兵端自彼。我國有辭。在使有所實動。妄能權而恆禍從天伏。田時不知。時事有穴。所窺實爲過陳千言矣。感。無任悃懇激切屏營之至。

二年事表其仲上書曰。臣嘗讀太史公叙布衣王蠋伏於田野贊曰。晉燕之初入齊。聞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欲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聞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今吾業助桀爲暴哉。遂自經其頸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臣謹案蠋本當不虜卷降逆。旋旋而太息也。何哉。齊一小國也。且有慷慨忠義

之吉。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得無其人。書況天下之士。自崇觀以來蒙被國家教養。雖山林皋壤巖谷海隅。靡不承長育而受恩德者。豈可以大國之人。不如小國之布衣。先臣固有意於是。今臣至貧且賤。初非以富貴為心。當祿為命。又非欲以片言幸陛下之用。徑而求賞。捐臣之心。實無纖毫覬覦。況臣曾立功於近世者屢矣。亦未嘗論功而求仕進。則今日之言。無意於富貴也明矣。無意於富貴。而有言者非它。臣恐萬世之下。謂我聖宋無忠臣義士。敢以臣所聞所見盡臣之忠。竭臣之愚。為陛下陳之。伏望天慈早賜省覽。不惟臣一身之幸。將為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陛下有湯武之聖明。而強國之陵不已。陛下有太王之至仁。而土地之封日削。陛下躬堯舜之節儉。而國用之官不饒。陛下秉雷霆之天威。而盜賊之鋒未戢。凡此五者。非特臣得以知之。使三尺之童有知有識。亦將有所未喻。何哉。二帝之問不通者。臣竊謂非陛下為父兄之遲也。非大臣忠君父之忠也。直亦人力有所不盡。思慮有所未至焉。臣竊觀遣王之入秦也。使者十輩。竟不能達國之音。又不能全身於外。當時在朝若張耳陳餘之徒。非不賢也。事不諧也。獨不如一廝養能以片言說燕。卒與其君俱載而歸。兩國之難未解。而嚴峻之形已寫。使者雖累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傷膏之宜色哉。遣使不如用廝養明矣。強國之陵不已者。臣竊謂陛下患小敵之太過也。亦小敵之太怯也。甚哉。敵之性。饜之轉大。若或一江之後而吠。嘗臣竊觀符堅之陵晉也。興師百萬。力足以移山岳。鞭足以填江湖。謝玄以討沮之衆。細泚求救。使當時忍所示怯。奔而避者。由江達南。當為秦之屬郡矣。故古人有言曰。可以形勝。難以力屈。即此觀之。雖得猛將十萬。不如一謀士明矣。土地之封日削者。臣竊謂陛下視疆

場之太輕。往請所之太易也。臣竊觀越王句踐之既敗於吳也。嘗膽臥苦其心。任賢以廣其謀。雖一飲一食。未嘗不以滅吳為念。故當時其旺雖大其國雖削。數年之間。復其疆而雪其恥。當今陛下國政之舉。如大夫種者誅戮無旅之說。知范蠡者誰歟。然陛下移蹕而去之者屢矣。百姓從之者如歸市。雖太王之仁不過此也。昔太王之去邠而之岐山。今陛下去汴而之吳越。迹實似之。謀則異也。臣未見陛下有滅夷狄之心。復父兄之讎。臣所以曉夜太息為之不平。國用之富不饒者。臣竊謂陛下千里寄託之非。今四方土地之多蹙之也。臣竊觀司馬宣王之輔魏也。先廣田蓄穀。後為滅賊之計。當時鄧艾著濟河之論。又陳屯田之利。其言以二萬人屯淮北。二萬人屯淮南。合四萬之衆。且田且守。歲入米五百萬斛。十萬之衆。可給一年之食。臣竊見今日自常州抵界。至于大江。極目百里。盡成荒蕪。所謂良田。不知其幾千頃。昔雖近南荒蕪之田。又不知其幾千頃。疲卒既衆。冗官不減。若於此時且耕且戰。則軍食何患不足。夫盜賊之鋒不息者。臣竊謂陛下姑息之德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也。臣竊觀孫子之治軍。容奔竄逐賞人不及自刈。叟老請以由刈。寄于不許。且曰。今年云晉。明年可耕。若使不耕者得寒。則其民變有亂也。其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之盜賊未戢。亦有縱寇之弊。臣竊謂盜賊不可不滅。昔光武中興。未嘗不以討賊為先。殺之則彼畏而自息。招之則彼安而復叛。臣以謂用盜賊攻盜賊。則萬寇無患乎不平矣。此五者雖君國之急務。誠猶未足為陛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厄。臣晚夕為之寒心。臣竊聞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奄有九有。席卷八荒。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北極單于。南底交趾。四方四隅。罔不臣服。當其四夷未附之初。正有中原。錢俶望風納土。而是置五王宅以待其

自至。其後李煜欲以臣屬乞為藩屏遣使請命。太祖皇帝曰。天無二日。殿庭之上。豈可容鼾睡者。是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也。明矣。創此基業。垂之十帝。可謂安且久矣。平日今偽因虛臣失守。致使虜人長驅而入。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使兆民有託于陛下。當時龍興南都。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孝思不忍忘。凡土疆者而居其已破之城。今此駐蹕。又在東南之一隅。臣竊為陛下建之。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無窮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然百年之計。尚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臣聞自淮地北。見屬偽齊。自古夷狄不能有中原。與金人以中原攻中原者也。近世說者必曰。朝廷賴偽齊以為藩籬。以捍金賊。臣竊謂不然。夷狄之患。志在乎子女。中國之患。志在心腹。不識說者將謂偽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不為盜乎。復能保其孫不為盜乎。不識偽齊後虜人既定之後。去僭偽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何為而并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為而擒叔寶。良由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秦齊之強。猶不敢久借帝號。今因胡人竊我名器。不歸他人。獨授劉豫。則知豫必以盡計為金人謀也。既為謀主。則無臣子之心明矣。況人臣之位。與人君之尊。不可同年而語。彼肯捨尊而就卑乎。則知劉豫無復納款又明矣。臣嘗聞之巨室之家。假人以堂室之與。而自處門廊之隅。則居堂室者豈無吞門廊之心乎。今劉豫所以卑辭自遜者。良由人心未歸。而羽毛未成爾。縱使劉豫止欲割據一方。豈不為森雄闕其。又況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者也。臣竊觀國之所重者。三晉哉。神祖留意太學。盡欲籠絡天下之英賢。而網羅天下之豪雄也。陛下

駐蹕維揚之時。猶有隨駕學生。今悉罷去。而劉豫方為學校以延多士矣。請陛下之英賢。可知矣。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之人。其初止因虜人所害。故偷生南方。望陛下升平之養也。前此兩年。兵食皆寡遺來。竊見如劉光世軍中士卒。一月之糧。或闕其半。里巷私語皆曰使兒不如乞兒。多懷去心。恐有貳志。而劉豫大彰齎勞。不宜饒著刑薄賦。聚安民役。思鄉之人。一有所聞。豈不動心。是請陛下之士卒。可知矣。南北往來商賈。如張厚增其利。易我物貨。開市無征。專通無禁。既開商賈之路。遂離王間之隙。古人所謂折衝使命。猶且不遠。況於此往來所禁者乎。臣竊見朝廷內外事無巨細。往往皆因探聞而知。此無他。從商賈之使者然也。從商賈之使。則是請陛下之行藏可知矣。請陛下之英賢。則探謀可得而議矣。請陛下之士卒。則戰闘可得而用矣。請陛下之行藏。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臣竊見中國之士子弟由科舉進者。往往多不得志於仕路。至如貪賤之士。雖有畫謀嘉猷。非有左右先為之容。無因至陛下之前。則好名貪祿之士。豈不有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士卒。飽則恃安。饑則心離。懷歸欲土。人情所同。又況在離之所。棲嗜怨之所。擾今移北就南。離人無歸。抗懷土之人。豈不有如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商賈。近緣軍興。科求百倍。為縣官者。以奉上為心。以刻剝為志。行旅怨恨。痛入骨髓。而是百物不通。征商又倍。至如偽齊取民有制。彼貪利亡厭之徒。豈不有如齊之心乎。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見劉豫狡猾狂亂。甚於羯虜。居久父子異同。悖逆若一。僭偽二年。氣勢已盛。今雖不自量力。往往自比文王。而以其編付之書。觀陛下君臨。趣其滅同賊。將先收民心。足食足兵。形勢斷圍。則中原無復為陛下有矣。中原既失。則偽齊反得太祖皇帝奄有中原。坐收四方之業矣。臣又

謂金人曾無悉趨陝西悉在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臣聞兵法有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彼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臣竊謂先平偽齊則是乖其所之也。又况偽齊有背叛實若即伐之宜猶枯拉朽爾。古人有言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今之偽齊若不盡平之。未將爲子孫憂。臣以爲陛下憂也。臣伏覩九月有星孛于東南陛下降詔其文自責躬。謂上畏天戒之深也。臣雖不曉天文。竊疑其非宋。何以明之昔楚將公子心欲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占者曰柄所在者勝齊恃得柄。而不爲備。卒以敗績。今柄在東南。此所得勝之道也。若不因天時而制勝。臣恐復如昔之齊也。故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竊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何哉。西北之地土厚而水深。東南之地山秀而水清。故土厚者其山高。水深者其

民長。由古至今。卜都於西北者。或過于十世。而僭據於東南者。未有踰百年者。是亦土地之厚薄。水之淺深者然也。又況吳越之地。形勢尤薄。實非帝王駐蹕之地。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暫駐鑾輿。臣願陛下整我六師。用張天威。特回聖駕。臨幸秣陵。春漸向於中原。無久居於海隅也。昔孟子曰。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誠以漢高祖用劉敬之策。而唐神堯從太宗之謀。所以享國日久也。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輕假於人。如高帝光武皆親御六師。獨有唐末藩鎮之權太重。故有朱全忠之禍。今陛下親御之兵。未如藩鎮之多也。臣竊憂之。臣願陛下簡練卒伍。精擇將帥。親征不庭。恭行天罰。則權歸在我。而權勢不奪。臣竊觀陛下之兵。尚有百萬。而精銳之士。又有數萬。偽國出師。又不知其幾萬。若併力北伐。則父兄之仇可復。中興之業可圖。臣復願陛下天誅早發。如晉之平吳。唐之

成。蓋斷自宸衷。未容衆議。又况利於人君者。必不利於人臣。利於人臣者。必不利於人君。且人臣趨戰於敵。與坐事於家。安危不同。是豈兼安而就危。今適遇不虞。遣留歲月。皆人臣自便爲安逸之謀。而臣則曰。安矣。若將危焉。此正所謂利於人臣。必不利於人君之謂也。古人有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偽齊之兵。萬一少逸。年歲事必不濟。何以言之。金人之所利者。玉帛子女。豈如蜀中富庶。適失。如狄人留意。必悉衆兵。攻東北之地。色紅少知之。既至偽齊必以爲情況。彼東戰急於斷。不爲備。與天以中原。好于陛下。均疆明秀兵法有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全勝之道也。圖之要。先在一舉陛下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偽劉。據成周。陛下土地止有東南。雖有智臣。不能善其後也。臣聞之。爲王者可臣而爲帝爲霸者不可復降而爲王。萬一止有東南。不過爲小國之君。其去帝業遠矣。

臣願陛下勿謂力有所未及。時有所未至。因循苟安。以東南自安。恐成大禍。昔以峙令侯叔公自安之言爲戒也。臣竊觀周家之衰。戎國被侵。乃敢僭帝位者。本此劉豫。當爲亂階。自古盜賊者。不能久事。臣恐如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觀其姓名。殆符兩宋。此不可慮。陛下雖欲忍而容之。獨如宗廟社稷何。獨如天下蒼生何。又劉光世韓世忠皆擁重兵。久在江右。坐食厚費。獨有張俊。即此。正所謂因糧於敵者也。伏望陛下稍容臣言。上以祖宗創業艱難爲念。下以生靈塗炭爲憂。奮斷決策。如句踐欲報吳。嘗膽之時。暫與三軍同甘苦。存亡共之。則危國可以復安。亡地可以復得。臣聞之。一人者衆民之所仰。爲國危害。雖有數業。吾得而食諸。一出師糧食餉閩亦可權借於民。斷在一舉。明有利害。使盡百姓之力。以助軍獨不滅金人。報祖宗之恥。臣聞之古人有言曰。有叛卒。無叛民。盡民有業

而卒無生故也。況卒之所仰者實賴錢糧。今既財賦不足，則兵食不繼。兵食不繼，則叛心日生。叛心日生，正如吳起所謂舟中之人盡為敵國矣。今臣伏願陛下重以軍糧為念。昔張邦昌僭號之時，兵卒士卒之心未離而去太平之日未遠，人懷祖宗之德，故未為國患。今此離亂積歲，士卒暴露日久，咸欲息肩，邑攜永性廼西陷所大而淑也。今若乏食，其心必離，臣恐大事去矣。臣又見近日江西州軍多用武人為守，或不識字，或不曉法，州郡被害莫此為甚。而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情無心不改，逆謀猶存。或以州叛而順者，或悖字勢而虐民。昔今一宗責土四百餘郡，此為虜人割據，將去太半。今自淮過南，若守臣不得其人，則州郡遂時陷沒。不知陛下以為州郡復有幾矣。臣以謂武人深不可用為郡守。至如統兵亦須擇其善者。書曰貴若所有謀將、鬬將之辨，正此之謂也。臣竊觀柳宗元有言曰：則尾大之勢

奏議卷八十七

者莫如置郡守；救土崩之難者莫如建諸侯。今之江北可謂土崩矣。臣竊見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各有屬郡，亦置部曲，有分權之勢，無積國之底。文臣為之則不知兵，昔有為武臣為之則貪婪謀者有焉，謀有寇至，皆是擁重兵以自衛，統部伍以奔逸，或生禍而不救，或伺隙以自便。昔唐之割據皆此兆也。又況自古以來國破者必易其君，國亡者未必易其臣。在亡國之為將相者，未必不為興國之將相。於人君則有利害，在人臣初無損益，正如馮道歷事四姓是也。去此就彼，鑒之前代，則有馮道；驗之今世，則有杜充。陛下於此不可不自為之計也。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不可不戒。臣為陛下計，若當今之難，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宗室之親者主之。彼有人民，復有社稷，且耕且戰，足為屏翰。上合天象，下安邊庭，參校王業，布在四方，奇以張敵國之勢，可以

絕亂臣之望。臣前書頗陛下伐罪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捨此二者，復有奇策，當俟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近日遣使來出我疆，已為賊劫，此乃以武臣守邊之禍。然所使雖多，欲乎天以其策付之陛下矣。臣昔見酈食其與唐儉為死間，事與今日頗相類。今古人用間為上，萬一陛下以臣前言可采，臣願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說諭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偽齊鼎鑊之烹，而忠誼可以激礪亂臣賊子。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慈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適衛臣亦死也；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違之，死間臣亦死也；陛下不聽臣言，他日或如王鑄自經於木，妖臣亦死也。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豈好死而惡生哉？臣實為忠義兩激，不覆繳艱與心，竊為聖宋之鬼，不忍為夷狄虜國之民也。臣又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竊見大宋未有背辱背死者，臣復忍為

奏議卷八十七

為世笑哉？以狂愚一得之慮，為陛下陳其梗概。昔比干剖心，子胥鴟夷，二子皆暴其名，而以惡聲歸於其主，此又非臣之所欲也。今臣不貪爵祿，不釣名譽，不畏誅戮，其所欲者，欲陛下靜而思之，欲陛下熟而行之。垂裕後上可以回天意，下可以收人心。況太平之數，在年歲間。陛下不備太平之事，將以太平之業屬於誰乎？臣之愚忠已貫日月，臣自謂無求於陛下，而陛下必有求言於臣矣。臣竊觀世俗之所好者，莫好於富貴。今臣視之如浮雲，故然始以不貪為言。況趙孟之貴，趙孟能賤之。臣萬一得為太平之民，豈不優亂世之將相乎？臣又見魯仲連談笑而卻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魯仲連笑而謝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臣雖不材，持此心久矣。臣聞於鄉曲里巷，猶且患難相救，死亡相助，況於君父艱難之時乎？臣竊見近為陛下陳其利害者，莫忠將以求

青標也。其大抵以沽名擧也。書故再三至乎數十。往往陛下見之輒驚愕。以爲實難聞。有奇謀異策。想見待遇一號本臣之書。已盡愚衷。歷陳於前。無復弃上。孔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正愚臣之謂也。言甚拙。身不事雕琢。止取其利害之大意。或可以警類。陛下詳加採焉。三年。吳伸新授監廣州實口場鹽稅。上書曰。臣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日並出則爭光。王並立則爭强。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劉項共興。爭奪相殺。卒分雌雄之勢。陳隋兩亭。强弱相陵。遂興吞幷之師。故忠人之國者。類殺身以成仁。不易朝而事主。若商之夷齊。齊之王蠋是也。今南北有眞僞之君。淮汴如鴻溝之限。忠臣烈士。一各及時。涕淚交頤。臣雖不才。而慕夷齊之高風。恨前人之事行非居昧。祉猶存憂國之心。今倚扆愚豈忘報稱之效。以須自布衣陳芻蕘之言者。良由忠誠貫日。義在捐軀。而陛下不以臣愚。不乃聽其狂瞽。采其愚

廢臣白顧無左右先爲之容。獨以片言上達宸聰。蒙陛下知臣於草茅之賤。命臣以初品之官。臣之遭遇。又非特賈生馬周之比也。臣上有垂白之母。自受命之後。望不能歸拜。遽親甘膳。抑由仰念有君如此之聖。如此之賢。聽諫納言。雖唐虞之主。不過如是矣。臣當誓報聖恩。國爾忘家。臣生則願增輝如王蠋。以激勵臣子。臣死則願爲厲祟如張巡。以殃擒敵人。臣之忠義。上徹白日。自謂移孝爲忠。正在此時。故雖過門而不入也。其勤勤念念。食息與俱。除害是圖。庶危永安是務。於是遊江浙之塗。采往來之議。視敵人之虛實。觀國勢之安危。講將帥之賢愚。論盜賊之得失。究士卒之能否。瞻天時之變動。察人事之從違。訂禦侮之後先。臣既有所知聞。不敢自默。復以管見上干天聽。伏望聖慈。察臣無覬覦之心。憐臣有忠義之節。特賜宥寛。使臣區區冒聽得以陳前。臣雖受僭越之誅。赴之鼎鑊。亦爲快意。臣聞之。觸天

者存。逆天者亡。過者金人逞其狼心。肆其暴虐。驅脅我宋。賊殺無辜。屠戮生靈。發掘墳隴。奪其子女。擄取金帛。焚毀國佛宇名山神像。靡不受害。觀夫彼之爲暴。豈不暴乎。又況實殺之氣。上聞于天。虐之暴虐及鬼神。天將悔禍。殄滅有期。圍賊所戰。死亡無日。觀其謀慮。止於金帛子女而已。今天下殘破。兵火載途。獨我西蜀。當庶有年。賊人窺伺。蓋亦有日。適耳陰阻未及即下。故患驅犬羊。以爲蟻附。族既傾象以西。則劉豫掀然而來。豫之孤危。得不毀說。即此觀之。敵人虛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者中原者。天下之根本也。四方者。中原之枝葉也。秦漢之君。莫不得中原而後成帝業。唐室之亂。至于二三。如明皇德宗之時是也。其亂之甚。不過數月。或年歲間。而皇綱復振者。無他。良由即復中原。則四方易定。今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應今世千載之運。承大統於已危之時。拯中興於顛覆之末。夷夏知國識之所歸。符瑞參天人之有徵。是須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乃居覇業之基。而東鑾海之隅。自來之晚也。昔太王居邠以避狄人。今陛下居吳以避金賊。夫王之所避者。特一狄人耳。正如兵法所謂不敢則能逃之。陛下之所避者。復生劉豫。禍不念國削則身危之謂。至況金人得吾土地不能守。得吾人民不可用。正爲貽患害於劉豫。昔元帝渡江。然晉之世。不能有中原。當時偕僞竊皆胡虜醜類。猶且不能制。今劉豫以中原之人。而據中原之位。臣一思及。苦略無生意。萬一劉豫未滅。則國之安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强。輔隙則國必弱。蜀以世有擇人則精。擇爲名將之後。必能全勝。苟以勇銳擇人。則或詐名有戰勝之功。必能自保。今陛下付兵權之重寵。賞位之尊。不過二三人耳。其有遺策所忌。前趙括之徒。可憂也。其有戰陷而輸。則武信君之禍可戒也。又況國恃之爲安危。民恃之

為司令，豈可不擇。嘗聞古之命將也，以謀將為先，鬬將為客，智將為先，猛將為次。至於大將則兼智謀而有之，其所以通古今，知成敗。如孫權之命呂蒙就學是矣。又觀古之為將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唯國是憂。故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後世有異於是，虜不獲戮。

昔唐之衰也，皆因黃巢之亂。當時諸道節鎮擁一黃巢，如摧枯拉朽爾。人各坐視，當戰無功。卒使虜非不能支持，今劉孫無黃巢之禍而陛下當虜室之兵，其如諸將自為之計，坐視成虎，何況夫虜將之見，但求利己，豈復憂君。蓋戰滅則將帥無與，若之權士卒無賴躍之責。其有包藏禍心者，則坐觀成敗，將待其主兵滿成，致虜古人所竟未知。今陛下將士雖眾，孰講廉藺之歡，古以況之將帥，實懸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上下征利，其國必危。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蠹國害民之徒。何以明之。居於市則有四易之虞，居於水則有四易之危，所至權漲踏之利，則官課為之不登；州郡恣其欺之權，則民為之成私。坐虜虜擇無補事，況加之主將利其家，則士卒利其身，使民無措手足之地。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居則隱兵於農，出則因糧於敵，且如晉杜之鎮南夏也，初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歲之積，所當預求國家所費。德符止曰營田之利，以勤羸弱之兵。臣觀今之將帥，挺家市利，無所不為，止遂私家之富，靡耗國用之資。況國家所入，止有東南數郡，其得既少於昔時，而其用復倍於曩日。良由諸軍惟慕虜擄，不求實効，虞收羸弱之兵，以蓋請報之數，雖其一軍之內，堪出戰者，復有幾來，猜虛名者，又復有幾矣。以有限之物，贍無用老弱之卒，則財賦之得失，累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人無重悚，惟其所用。世之說者，於曰吳人怯而所龍之人，要者吳王夫差歎齊於艾陵，專晉於黃池，兵無敵於天下，則吳人安得謂之怯。荀堅淨而為之聚，當唯能之。豈卑行露宿

闔風聲鶴唳而恐，則所龍之人，安得謂之勇。今國家所藉者止如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古人有言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臣觀西北之兵，刑不可以威，賞不可以勸，何哉？良由雜亂合之徒，既招安之眾，刑之太重，則去此而就彼；賞之太輕，則志惰而心離。又況諸軍無非潰亡之黨，子女既恣，金帛亦豐，常人之情，無子女則以子女為好，無金帛則以金帛為貴。今二者皆既自富，士亦不乏。彼不待賞而足之，時何以激勸令之士卒。嘗其敵人稍息，邊境整肅，則偷生戎旅，以干廩食。若或豐富，稍事驅爾行役，且興怨謗之辭，欲生奔北之志，況於臨敵用命，豈不潰亡。由此觀之，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蛇虹彌天，禾苗所以止於暴而不能有中原。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自鄭難已來，金人猖獗，二陷維揚，長驅京邑，縱肆犬羊，凌虐行在，社稷之危甚於綴旒。賴廟數之有歸，致萬物之不替。虜人一去，西年不敢加兵，蓋本知我宋方興而未艾也。奈何大軍無知，悖逆天道，假神器于劉豫，分神州為偽齊，竊欲使中原自相攻取，而天祚我宋，條兆做踏。曾無有二。故日月著明，星辰順軌，上則雲氣無差，下則雨暘協序。古人有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謳歌者，無不吟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尚是天意，猶向。而中興有兆。臣謂天時之得，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百姓歸往之謂王，百姓去之則為匹夫。臣竊觀京洛隕發，冠服崩離，天下冒懸，將帥士卒，鮮不背叛，忌君親之厚，偷一時之安。夫臣或降於虜，將士或激禍，倚章負國家，蔑存忠誼，往往十有八九。獨我宋民懷祖宗之德，思陛下之仁，從篤者且猶鄙人之歸市，太王安業者，且猶百姓之妣考，大率衣帛茵節，悲吼二聖之遷，稠傑處稼欲復，戴天之報，過然異言

無異望。咸有一節。勸無二心。今天下但聞卒叛。未聞民叛。何以啟寇
臣聞京東之民見屬僞齊劉豫。行十一之征。可謂取民有制。民以為
瘡痛。思宋壽南望王師。如旱望雲霓。食盡棄家。家為僞。植殺助叛人
人有心。甚聞徯后之嘆。吾里有來蘇之望。民心如此。宋復何憂。臣以謂
人事之和。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故事有緩
急。勢有先後。昔東晉之有全吳者。以其得淮南故也。當符堅興傾國
之衆。取孤林之晉。設若恃長江之險。退保江左。縱使堅衆未即南渡
而對壘淮上。相持歲月。則晉豈復有百年之永乎。惟謝安之謀。謝玄
之銳。逆敵于壽春。敗賊于淝水。所謂得先發之道也。今淮南雖有屯
駐之名。而無必戰之實。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賊人
得討奪我上流。奄我淮甸。據我州郡。對壘江岸。勝負雖若未分。而岸
雄豈逃一決。若坐以相持。久於歲月。使舟車不繼。運粮食不相屬

然後寇以左而右寡。豈國之利哉。今淮南雖特屬西之地。實腹心
之國。臣聞賊人窺我長淮。則陵侮之萌。不卜而可知也。今夫知敵人
之虛實。則制人不可不先也。知國勢之安危。則國雖不可不察也。知
將帥之賢愚。則委任不可不擇也。知財賦之得失。則國用不可不周
也。知天時之變動。則天與不可不取也。知人事之從違。則民樹不可
不興也。知陵侮之有萌。則敵謀不可不伐也。臣觀天下之情。當其事
緩之時。則可因循。及其急迫之際。則宜力斷。今天下可謂急迫矣。臣
聞之。中原者。譬如國朔之心。而蜀者。譬如國朔之臂。中原既割據於
僞齊。而蜀復戕隔於胡虜。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也國家
之難。止於安危。今也國家之難。繫之存亡。何哉。東南之地。不過百郡
土地日削。形勢日卑。於天下無三分之二。其地狹一也。地隘而人衆
山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其人貧二也。其土地薄而不厚。其水清

而不深。無興王之氣。豈帝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每陛下據德自保
於全吳。垂仁不爭於天下。而百萬之師。安康樓三歲之間。國用不
贍。蓋有旱乾水溢之危。將如之何。况又土地日削。則財賦日少。財賦
日少。則何以令士卒之當。臣竊謂中原不取。則帝業不恢。中興無
期。危亡有兆。何則。金人劉豫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且如金
人。其來有時。其居不久。來則避之。去則復業。此不足慮也明矣。且如
劉豫。以臣竊國。因虜僭號。業無人望。而多詐謀。彼以一旅之衆。當弘
危之時。不一年之設。有大於劉淵。復據一方。將何以應之。嗚呼。晉室
之亂。起於元海。繼踵僭竊。終不能已。及晉之世。不復收攝。今劉豫恃
金人之勢。盡不臣之心。自稱悖逆。與我聖宋必不兩立。豪無復存僭
若以利害稱。謂金人進也。雖有強不交兵。縱未南渡。兵所不備。無所
不寡。為軍相持積之歲月。必有存亡。將何所恃。臣以謂先攘劉豫。則

金人自必當爭枯。有吉可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為不一
大衆持歲。則衆役無時得要。今陛下國勢如彼之危。不樞藍寨兵以
決勝負。臣恐因循歲月。坐觀將吏。臣嘗譬之病者。沈痾積月。而痊石
自效。服之極則疑其害。厭之深則疑其癒。雖有醫工。議論不同。匙之
無術。既藏藥石。遷延歲月。殊不知日月既深。病亦彌篤。遠至扁鵲
所不及。臣以謂今之時勢。存亡顯著。事理昭然。若曰今日未可舉兵
不知何時而可也。兵法有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今天下之
人皆知以不戰為善。殊不知力能勝人。謀能制人。則不戰為善。臣竊
謂天下之議者不過曰。金人之強。皆符堅。堅非不強也。不過同金人之
衆。昔王莽非不衆也。以符堅之強。王莽之衆。光武東晉避之可也。不
戰可也。惟其勢不可避。亦不可不戰。因其必危必亡之勢。而為死戰
却敵之計。是以成功。臣竊觀自從亂之後。未嘗接戰。設或遇敵。非因

戰賤多由濟亡今無戰勝之功而責人自厲不亦難乎又况皮帶不
足以塞其貪事之以皮帶則不得免焉犬馬不足以充其欲事之以
犬馬則不得免焉金玉不足以厭其求事之以金玉則不得免焉和
議不足以必其信乘之以和議則不得免焉今人反覆陛下知之詳
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其志不特以中原攻中原也將以并吾土
地也非特欲吾土地也將以危其社稷也臣竊謂祖宗創業之艱難
累聖繼承之不易天下一統垂二百年今鼎足分列於賊臣國勢受
制於胡虜雖有大江之南已失祖宗之業而中原神人共憤而宜
力謀克復以雪大恥况微吞并之漸已發而危亡之禍將至豈可不
為之計也臣聞今人以劉豫為所愛以中原為所謀臣竊見奪其所
愛伐其所謀莫如盛屯厲兵萬一舊惡不悛長驅復來侵其深今當
師而懷痛掃既頼彼如蹈苻堅之覆轍而陛下享光武之中興矣昔
晉室之强取吳之弱易於反掌議論異同至于數載設非羊祜之
於前而張華杜預贊之於後豈復成功臣以此知能斷大謀者少而
樂因循者多也臣嘗聞吾語則僞物極必反昔光武以數千之衆當
王莽百萬之師謝玄以七萬之卒逆苻堅九十七萬之衆强弱固不
等矣衆寡固不敵矣卒能敗王尋之衆破苻堅之師者蓋德王如兵
法所謂投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者也今敵人無王莽苻
堅之衆而陛下數倍光武東晉之師加之吾終變亂危於光武東晉
之時不一大舉其將焉待之况今人不能自却劉豫不能自據國論
未能合同將帥未盡樂戰唯陛下有宗廟社稷之重一統承休之歸
上則有君父戴天之讎下則有黔首塗炭之厄利害繫乎陛下一人
臣前書論馮道杜充并吳漢望虛天順時舉行天罰竊衷衆之獨斷
無築室于道謀焉時二聖蒙塵於沙漠豈不朝思暮想望陛下復中

原而為歸期宗廟還移於亂臣豈不幽慙冥冀望陛下復中原以師
祭祀陛下幽明有此責望豈可安於東南而不為克復計也臣固知
陛下天資純孝懷思二聖蒙塵輪轝翹望遼邈愁慘天地蓋亦忍恥
含羞以圖後功難天聽之屢決奈衆議之不一致使猶豫歲月坐待
危亡臣竊觀陛下下求言之詔開忠讜之路可謂有意於中興矣言
之侍從者無所言之切當有賞可謂有意於聽納矣今雖實可采
之言未見行可采之書留左右之臣以謂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執一
偏之見而忽陛下之英斷不然何其能善善而不能用也今臣所
陳痛切可見萬一復有議者以臣狂妄迂遠空疎顧論臣之言以
為不忠之臣臣竊觀四海之飛蝗歲為災蒸生靈之可傷而天意之
有自然天道幽遠人所難測而臣以臆說敢明若夫天生兵寶其
旺於今宋火德也旺卯南方臣當旺地故其患不在於窮廷而其實
帝及於百姓今上象無變而人事屢發冒天亦欲陛下歸中原以王
其位乎不然何其屢撫百姓以為警戒陛下誠能奮日月之明奮乾
剛之斷發生民之憤率知天德之獨旺警我大呼克復神京上則順
於天道下則安於百姓則今日之安宴知不為成王之雷風宣王之
旱暵反為生民之福也臣又聞國使之來間好雖通以臣料之情亦
可疑何則今人反覆詭詐萬端可以力勝難以義服今此之來若國
有變故則重有須求臣聞道路之言金國近年自相吞噬矣戎狄之
性譬猶犬也居則猜狠相情食則怒牙相視欲其必爭可試以明今
也子女玉帛富充其國則以爭鬪報何疑焉一果如道路之言則
劉豫孤立無所救援歸來使資以人情緩我歲月胡不聞唐論為
使而李靖因之襲其為使而韓信襲之已驗之轍不可不戒疑或無
以數語今將重求割土厚賣歲幣強我所難者我必爭從之則圖割

乎危道之則趣瑕生擇其從與違將何以慰臣以此思之晝則忘食
夜則忘寢痛為陛下惜也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敵有須索臣
願陛下陽諾陰違候其還報未其不疑之熟視征劉豫可擒臣竊觀
天與變象於上人無離心於下時哉時哉不可失陛下不於此時
親御六師躬行天討則必有後時之悔也臣竊見陛下設高爵以寵
將而將不加奮竭厚祿以贍軍而軍不加感激彼敢戰之士三歲踰得
一歲之優恤之卒三年離心於一年若三將甲兵養銳待時臣
恐之閒也臣觀今之兵權委寄太重且如三軍相吁曰某姓某家
之兵觀其稍自相屬使處其權勢以不統一吁吁者士之事矣非
主家今不知有陛下但知有將御者使民由下推太重而上威不
張也吁居其事既相爾汝互相招誘號為己軍萬一當路誹肯扣赦
臣以謂陛下若不收回兵權親御北衆當二姑息將帥之不暇豈能

制強敵而取中原哉臣觀今之士卒已無鬭心其出戰也不若淮
南之民而淮南又不若京東之民臣聞京東之民苦於劉豫賦重
役猶子讎父矣兵臨境彼必倒戈自為攻取者在其戰也當賜其攻
劉豫其士卒亦民伐罪懷無撫得使京東之民自戰而勝負吉之
士卒豈不懷懼自相激勵軍威既張士氣復振然後渡河收復
故疆夫何難哉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雖
至愚豈無一得古人有愚日之諺欲獻於其君者其忠雖拙其忠可
嘉今臣以至愚之言而輒冒瀆之嚴臣之誠蓋亦可見臣非得已
而不已者況臣已蒙陛下命之以官夫何從阿惑良由忠言許國義存
救危止知愛君不知斧鉞之可畏也止如憂國不顧微軀之存亡也
其是說說不已復有所言蓋臣之忠義嘗為人之所不能也今臣所
陳或有可采願陛下試臣以難為一也至死之處必當效將遣臣甘膏其

斧鉞必成天下狂生況臣初非自衒亦非求避進實以國家存亡為憂
中原受亂為念偽齊未滅臣無生理臣所以誓死共國亡之憂無
補敗國故始以天無二日為喻而終以乞擒劉豫為請言雖卑賤其
理甚明伏望陛下施而納焉天下幸甚
五年仲授處州信堂縣主簿上書曰臣聞人君之御天下有帝者之
德必為帝者之業有霸者之略必為霸者之事是故霸者一事不可
以為帝者之業帝者之業不可以行霸者之事故上天之所以眷顧
下民之所以瞻視且自及今千萬世不易也恭惟皇帝陛下以天
縱上聖之資當艱難顛覆之運圖作中原於金人肆虐之時於大寶
天未厭宋與生聖人勃當難殄存滅之世而上帝復昭揖遜之命雖
揭迫繼會搶攘舟去大寓之亟還何憂愁之自適均見天意遺我神
宗無疆之休也上考諸天下觀諸民非有帝者之德未易當此今陛

下有帝王之德而行霸者之事臣有所不取焉何謂帝者之德天下
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也社稷者太祖太宗之社稷也以父傳子則上
皇多男而天下社稷必不及於陛下以兄傳弟則淵聖多弟而天下
社稷亦不及於陛下苟不因胡虜之亂則陛下無必傳之信不有陛下
之聖則我宋無再造之功今陛下以上皇之子而傳上皇之傳則異
乎光武之繼漢也以淵聖之弟而傳淵聖之位則異乎元帝之繼晉
也仰觀諸天而天無變象是天與之也俯察諸民而民無離心是人
與之也以太祖上皇之孫子而當天民之一持不謂有帝者之德可
乎何謂霸者之業太伯建國上及七王號以諸侯不能四世為地則
晉去海不遠自古帝王之地於今當十帝之居新建太廟營繕內
庭必未有去乎之心也本當親征而猶返江淮必未有歸國之心也居
其則左右之臣皆便去其則左右之臣不得但知重遷未為國計殊

不知居吳之久。使於苟安。不思進取上地。往而圖割。前益貴而爲
稅賦則預借一年。度牒則數及萬戶。始也剝百姓之膏髓爲經。且
之廳。進無用之戰艦。耗其國家之財賦。虐役工匠。狹及良民。從官則人
人無侍講侍讀之稱。在位則錄錄無備。政擾敵之處。情遇事之博事
事謹主之欺。支不謂盡者之業。可乎。今大敵在前。賊臣偕君。以言其
實則我家今歲得其數。以言乎時則我宋今歲得其時。陛下不於今
歲以帝王之德。而建帝王之業。將以帝王之業。屬於誰乎。臣聞兵法
有言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
也。去歲賊臣犯我邊境。意然而來。倏然而去。初非大戰。亦非小衂。將
非驟易披靡。畏吾之將帥也。士非他求。使非怯吾之士卒也。何未變
餘一夕而遁。以臣料之。賊人之謀。必欲困我師。耗我糧食。而我以
待者我以利。佐我施恰。必爲衝突。觀其風謀。初實小攻。終成大事。哀

賊之圖。會稽之襲。皆用此計。度彼今歲。必有異圖。閒彼答要。將爲舉
戰騎一來。寇何以爲備。臣聞善將天下之兵者。莫如擇。御天下之將
者莫如擇。今之廟堂。但聞取吏部之閑慮。知賊之來速。奔竄之風。使
柄府如市。往往士大夫相語曰。四今日見丞相。千某差遣。得之者則
曰某有奇緣之甚。賊至爲之觀。不得者則曰某無一日之雅。蠢根相
之客。閒有獻一二言者。不過目前小利。爲諂乎贊見之權。求其良策。
却顧爲陛下憂今歲之事。則無有也。縱使罪執良明。而日應乎未之
不暇。亦何暇爲陛下思父兄之仇。爲久遠之謀也。臣嘗聞蕭何爲高
帝進韓信。房玄齡爲太宗進杜如晦。皆以將相之材識之。必以將相
之材用之。今當顛危之時。尤宜以此薦人。尤宜如此擢用。若曰取其
來公用。否私。拘拘於州縣。拘拘於格法。亦何補今日之顛危也。昔
李吉甫秉軍事。遷選。裴垍曰。漂落遠地十有餘年。後進人物。孛所

知識。鄉多精鑿今之才。僅爲我言之。增陳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
略盡。當時僉然稱吉甫得人。第恐吉甫代常袞爲相。除吏多是親故。而
當時亦稱允當。二子者知識不同。而任用合公。自心無疑。故天下是
之。若乎不知其人。則當問之。既知其人。則當任之。量倫任之。久不聞
薦一賢士。吉如韓信知晦以驚世俗之耳目乎。臣竊見近日雖有擇人
之名。而無得人之實。今日除某監司倅守。明日除某臺諫侍從。未聞
拔一賢士。拜之大將。如謝安之舉姪。呂蒙之薦友。爲却敵之計。今以
無益之除拜爲急務。而忽敵人入寇之大患。臣竊爲陛下危之。兵法
有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此今日之急務也。何謂先發制人。臣聞
古人之言。我利春夏。彼利秋冬。以我利之時。出不意之師。分遣擇吉
以寡擊衆。倍道兼程。直搗河朔。無擾良民。止擒劉豫。伐彼陣孫。成此
大計。爲萬世之良圖。作今日之上策。詳觀此時伐吳之舉。其利有六。

一曰震陛下雷霆之威。二曰成陛下孝悌之心。三曰張陛下帝王之
德。四曰蘇陛下凋瘵之民。五曰復陛下祖宗之業。六曰省陛下財賦
之用。萬一猶豫不斷。步緩天誅。敵而來。我其害有六。一曰損陛下雷
霆之威。二曰失陛下孝悌之心。三曰玷陛下帝王之德。四曰困陛下
凋瘵之民。五曰棄陛下祖宗之業。六曰耗陛下財賦之用。何謂震陛
下雷霆之威。自金人猖獗。國步艱難。興兵十年。車駕屢徙。未見賊兵
望風逃遁。皆由戰敗。多以潰亡。致彼賊臣因而借君。使萬乘之尊。屢
臨海甸。出入滄溟之地。遠亦百里。其間可謂削矣。爲上皇之孫。惟陛下
一人。其身可謂危也。今以國削身危之時。爲焚舟却敵之計。勝則擒
之。否則挑之。豈不曰震雷霆之威乎。何謂成陛下孝悌之心。二帝北
遷。九年不返。歲月易度。悲戚難堪。子有陛下。德將厥心。既立陛下。掌
不動心。念又況久羈遐方。況彼異類。中原隔闊。頻聞音塵。陛下雖進

思於深宮而天下有所未知。陛下雖處燕於九重而寢猶有所未聞
執義以復父兄之仇為奉迎兩宮之還為念使天下曉然知臣子感慨
知陛下為父兄而取中原。知陛下念父兄而為死戰。孰不曰成孝悌
之心乎。何謂恢陛下帝王之德孝經曰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
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今安於
東南雖朝勤夕念思及二聖。天下必曰安而忘危存而忘亡。將有憤
高分疑之議今。趙兵中原雖未滅虜。以和二帝。天下必曰聖君思將
聖君念兄將有四國順之之義。陛下誠能翻然大舉則亦復伉懷忠
二聖蒙塵兩宮身以孝悌率天下而天下必以孝悌為移忠孰不曰
恢帝王之德乎。何謂蘇陛下烱察之民。東南生靈皆吾赤子也。西北赤
子亦吾舊民。東南既困於須求。西北亦事於力役。干戈未息編戶式
阿。西北赤子雖陷偽齊思舊君。東南生靈雖脅科繁亦思一戰。若

或師衆萬舍衆役獲安陛下歸中原而統一。師徒渡河朔以困釋赦
西北於水火。拯東南於溝中瘠痍少息。賦斂稍寬。孰不曰蘇烱察之
民乎。何謂復陛下祖宗之業中民十舍。猶世相承。祖宗天下豈容自
棄。父兄祖宗得之為甚艱。累聖守之為不易。嗟乎宋祚中微。豈天不
絕。獨留陛下以承天休。今天下非金人之天下也。中原非劉豫之中
原也。實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傳萬斯年。天意中缺。以警子孫。劉豫
不量。擅為己有。今以陛下之睿哲。憑祖宗之英靈。親御六師。恭行天
討。擒叛臣如舉手。收故疆若拾芥。克復神京。中天下而立。孰不曰復
祖宗之業乎。何謂省陛下財賦之用。祖宗建國。奄有四方。陛下遷都
鮮在。一隅以四方之官吏。廩一隅之俸。以四方之軍師。費一隅之食
國用日費於一年。財賦日少於一歲。今帑藏已空。民力已竭。取之於
國。而國已乏。取之於民。而民已窮。金帛不能天降。穀粟不能地湧。若

遷歲月坐食而亡。況當前少食之之時必危必亡之勢。思其坐費。真
之戰敗等為危亡。孰若誓師血戰併力首圖掃清中原分食天下哉
不曰省財賦之用乎。臣竊料俎之議者必曰取中原非難守中原為
難。此腐儒柱調甚不為國家久遠之謀也。若或得之。臣固有守之之術
但恐陛下憚於舉事。惑於衆議。延其歲月。不能善後爾。臣聞去冬車
駕親征。幸平江。及其寇退。人望移蹕。不捷秣陵。復還臨安。天下失
望。有識共駭。人人皆曰。趙鼎能勸陛下親征而不能回鑾。臣之謀淺
大駕於建康。天下往往以此罪之。何哉。蓋幸建康其得有五。留錢
塘其失亦五。何謂五得。一曰順陰陽而得時制。二曰控水陸而便舟
車。三曰因險阻而固其國。四曰向中原而絕窺伺。五曰近重地而激
諸將。何謂五失。一曰棄賊臣之撥擾主。二曰驕古今而辭帝都。三曰
遠諸將而防衛寬。四曰便安逸而忘父兄。五曰偏一隅而費挽。請有

彼五得有此五失。陛下何憚而不為遷都計也。臣聞左右之臣居吳
日久。皇廬之爲墓樹之聚。飲食之便。居處之安。陳其異論。力留聖駕
殊不知為臣則安為君則危。陛下豈可不自為之謀也。臣嘗觀農夫
之事。屢必擇其地。得其時。西膺之勇。皆長岡之雄。然後耕則速其
求食。不卒其歲。既優游於田畝。將永保其康止。其或處山之巔臨水
之湄。前無所仰。後無所據。則亦穀不足於蓋。綿不足於夜。農夫之居
猶且相其陰陽。況天萬乘之尊。富有天下。宜如何哉。今錢塘言陰陽
則不順。言風水則卑薄。不酒遠衆。夫差鏝鏐之國。祗以苗傳逆亂言
之。亦足為陛下忌。豈可恬然自安。以從左右之便也。料建康古都。昔
有王氣。埋金所鎮。方冊具載。臣以謂居秣陵則速興。居錢塘則速禍
地勢使然。亦不可不慮也。臣向論劉豫必叛。今果叛矣。嘗論親
征必勝。今果勝矣。唯遷都一事。陛下未如臣請。若從臣言。中原克復

亦已久矣臣又見近日諸路打造戰船勞民動衆耗國損財往往取笑賊臣竊嗤前為臣來自豫章道路聞愁歎之聲居民有遷移之意臣請為陛下略陳其要臣聞造舟之害其說有四一曰不合度而費其工二曰不適用而損其財三曰不可戰而費其人四曰鼓擾而妨民何以言之今之造舟豫章之工已取法於揚揚之諸郡之工復取式於豫章豫章之工猶未洞曉他郡之匠豈能巧述況夫舳之轉移高下之增減若使一舟先成衆所共睹隨宜增損參酌取長而恐臨當機要不中繩墨等十舟並作衆技目異所見不同互有巧拙往往施之江湖必不合度此費工之一也其長則二十餘丈其闊則二百餘尺高及五尋厚方十寸遇風則不可戰欲速則不得前大攻則易焚砲攻則易破將欲捍江衛用不少將欲破賊已出戰計今一舟之費動以數萬者十舟之費未知幾萬雖使可用雖勞民役衆與

一時之利亦害何補若曰長則去遠高則降風雖戰之日氣不可戰此損財之二也輪軸之運用卒難旋戰鬪之士不容一呼今十舟之行須二萬人粗能移動二萬之卒用之老弱則力不及用之强壯則妨戰士古人造樓船作戰艦止以華為實今以實為華況夫出戰之士猶慮不足豈宜減戰士以操無用之舟此費人之三也材植不能天降必取之於州縣州縣不能自備必取之於百姓加之官吏之貪不問有無唯求事集求察可否止欲塞責至如板之大小務之長短堪兩相接者竭家貲以貿求貪者勞走而進竊臣聞江西之民因戰舟致逃者十有二三今農民在田希種富務者進舟既急督責不已竊不播動此妨民之四也以一路言之其害如此其他諸路往往皆然所造之舟未下百隻所費之直未啻萬金今國用不足民力困竭諸軍日費動以千金正宜惜財以薄邮民力豈可使民因此

進稽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孔子亦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願陛下圖之臣又聞近日正字已上各舉守令此又見用事之臣擇用其心腹不聞孟子曰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之言猶且致察況於諸大夫之朋黨之風其來久矣諸大夫所知不過識其外貌至於心腹不可得而知也不過聞其所言豈於所行不可得而知也其或涉於私恩溺於親舊不無偏見柔佞懷知識有所不及薦舉由是不公又況賢否混殽真僞參雜薦引既多銓擇不暇彼既薦舉未可不用此既當才不能不從於彼後廟堂之事愈多而任用之弊愈甚以臣計之莫若許千里之民舉其守百里之民舉其令為便於民頭舉之守有不便民自受實是豈害以千百里之害而為私舉害守令既擇之至公廟堂亦從而事簡速使善臣可以留意政事為克復之計今若以事之如若小者盡責經綸庶使周

公猶患聰明有限尚必致事況於中下之才乎臣之愚見羣書執政惜其業務之事枉使疲精耗神若提其綱紀總其凡要分任百官何事不成臣又見近年宰執之權太重遂使人主之威不震何以驗之臣聞天下里巷之諺皆曰結知於人主者不若結知於宰相何者今之宰執其所引援皆是故舊大則致身侍從小則薦舉改官不問人之賢否不究才之短長平日交結者雖貪婪巧佞之徒闒茸鄙瑣之輩咸居外補或致要途而素昧平生者雖抱伊周之才挾管晏之術功德加乎百姓聞望播於朝廷或棄遐方或沉下僚皆不得而進明矣陛下胡不識回聖慮深思其故自建炎已來身居啓沃憂及國家自還讓言上結主知命之以官其人有幾如章千秋之類進者有幾矣如馬伸之任用者又有幾矣若曰言無所補倘用命之以官若曰言有可用倘為置而不問非復要天下之言為文具言直言之人為

慮禁乎抑亦主知雖深而擧附有人焉抑亦宰臣除吏如田蚡而陛下不得自從乎。況一言之合乎上心。一事之寤乎聖意。必有大過人者焉。使之盡其所長。施於有爲。略試其難。有功則進之。無功則黜之。而足以見賞罰明而取與當矣。今也抹忠讜之論而命之以官。自官之外不復任用。爲無違官爲之薦引。並沉百僚之底。是使孤寒無家之人。特立獨行之士。雖有忠義之心。何緣自効。雖有將相之才。何由自試。嗚呼。況如之事不可復見。今以下條觸言者之身。立猶以爵祿尉天下之士。臣恐爲夷狄所笑。昔晉文公逐麋而遇農夫老古。諫之以禍福。過文公受諫而歸。告武子曰。寡人逐麋失之而得善言。武子曰。其人安在。文公曰。猶在澤。武子曰。取其言而棄其人者盜也。文公使人迎而禮之。古人之於聽言任用尤不忽忽。君既知之。臣亦助之。今君既知害而助之。如武子者雖衆。況當天下離亂。夷狄侵陵。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愛國之勤者。莫如臣。而知臣之忠者。莫如陛下。竊意左右往往以直言而忌臣。而臣往往自負忠讜而疾視臣。若不以夷狄爲不平。劉豫未滅爲心。則將退處林泉。老死丘壑。陛下雖有安車蒲輪。亦何從而召矣。萬惟報國之志未平。亂之處。尋常執疏不已。今之所深非敢自薦。深以執政之權。大事人主之柄。不移於天下。有結主知之人。若結知於宰相之說。痛爲陛下惜也。臣前後三書。力圖劉豫。誓不與之俱生。誓與我國家共安共危。共存共亡。正猶同舟之子。涉乎大川。風濤洶湧。患難共之。若陛下毅然擧兵親征。不遺臣。願爲前驅。雖使之赴水蹈火。亦皆所樂從。昔曰饑死首陽。餓死本誰。則將悔其死之晩也。今臣不知忌諱。不顧死亡。敢盡陛下人臣之節。亦已盡矣。激切之辭。亦已至矣。陛下如或不聽。必致危亡。不可救藥。臣願陛下追臣之官。殺臣之身。無使僞齊得臣微聞。歲被桎梏。未得即死。豈不辜臣平生忠孤之節。負臣平生忠憤之心。與言及此。臺日以零。席藁待罪。唯陛下少加察焉。

六年仲再上書曰。五月二十日。右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臣吳伸。謹齋沐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嘗讀五代史至王朴傳。觀其爲周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且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時未以爲然。及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僞。一如朴策。臣是以知攻取之道。貴夫知難知易。知堅知脆。朱特可用於當時。固亦可用於今日。何以驗之。臣請借王朴之言爲喻。朴嘗以吳爲大而脆。以并爲小而堅。李氏割據江南。其北帶江。其東距海。其地則廣而可據。其人則輕而易搖。雖號大國。實脆敵也。劉氏割據河東。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則悍而輕死。雖號小國。實堅敵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爲易攻。小而堅者爲難取。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國初所以

先吳而後并。蓋用有成也。難易堅脆之策既然。如是用兵之道不察。知將雖使孫吳日持。兵亦不成功。往往敗績。若王邑不聽嚴尤之謀。至於自棄昆陽是矣。臣雖疏遠不才。非敢自比王朴。然當國家事亦時。正宜輸忠効芹。願捭一二。況臣昨在賦試之中。已嘗陛下知遇之深。臣晝夕思慮。痛報之心。唯有一死。臣錯甚微。若猶縮有益國家。雖赴湯蹈火。亦所願自試。奈何無左右之容。敢使臣犬馬之力無所施設。而臣憤心苦思。未嘗不爲國家慮也。今日攻取之術。是有難易。臣輒以管見上干天聽。伏望聖慈卑賜睿覽。如使一得之愚。未足稗補廟算。亦可以見臣愛國之勤也。臣竊見劉豫悖逆天道。僭據中原。神怒于上。人怨于下。明天下之人。欲將共起而誅之。僭竊取之後。晴城之太晩。臣以謂在紹興之初擒之極易。在今日擒之稍難。臣於紹興之初。力乞親征。及擒僭逆。畫恐其歲月寖難圖也。而果然。何以言之。在紹興

之初劉豫初僭羽毛未成兵猶未足食亦不繼加之金人方有事於蜀中彼且盡銳以攻四川其實無備於東北當是之時若親御六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正如迅雷不及掩耳此萬全之計擒之所以必易在今之日僭偽既久形勢已成又况王師盡西雖有彼知其力屈勢弱必當死請于金人金人以月渴萬總之利必應力援於劉豫倘使金人不渡大河按兵視兩家之勢正用刺虎之術盡墮其計擒之所以必難以難擒之時而爲必擒之謀臣恐非先發之術也臣竊觀關中之地劉豫認爲己有設方待敵於我西北之備無見地險臣欲乞擇一偏師用二萬人搗其虛以吳玠應之五路之地可傳檄而定既得五路蜀中民力亦可少蘇此所謂從易者始也又况吳玠坐守四川民力困弊昔諸葛亮且田且守尚不能取中原若田守皆不及亮又如之何萬一不爲此謀臣恐年歲之間蜀中亦非陛下有也今

分遣二萬之衆與吳玠會於關中是斷劉豫之臂既得關中劉豫自危歲月之間可不戰而擒矣若棄易從難臣謂相持師老勝敗之機皆未可必臣竊料劉豫之詠秋高馬肥彼強亦未強弱亦未盡強則以勢爲一弱則以計撓之不過爲自固之術爾臣以謂不若發令諸將休兵秣馬以佚待勞此又萬全之計也臣竊觀今之士卒亦漸精鋭其爲主將間有勇敢諸軍內外謀智之士未聞其人臣聞之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且有謀焉而今兩軍事可無也用兵之在謀主者則勝無則負蓋亦可驗昔漢得三傑而畧楚失范增而亡曹公跣足迎許攸而破冀州陳餘捨左車而死泜水用與不用驗然甚明何今日而忽諸臣在紹興甲寅嘗論列張浚可用陛下察其非辜未幾召還果能平湖外之寇然而張浚自秉鈞軸出總師權幸士之譽曰誠一日與古之名將用心大相違遠

臣竊意其無他蓋懲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慎之殊不知違見一人闇見寡識會累暗物理乖人情果昧則斥之可也謝之可也其有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謀畫如良平議論如許李者一槩遏之得非懲於羹者吹齏之謂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本朝縱張元和元昊叛留桃詞宗而爲患息寇吳楚成敗繫之劇孟遠施安危見於張吳是夫去就所繫不輕則豪傑之士豈可忽哉臣嘗竊以理求不特爲張吳惜亦將爲陛下惜也何則今天下分裂於賊臣劉豫僭竊於中原雖非正君亦似兩國豪傑之士皆南可北并稱昔日天下一家之時也將多方以羅之重法以禁之尚恐不能盡爲我用况於置而不問縱而弗禁者乎臣昨見杜充爲軍相順者逐帥大鄭龍岩虛以授尉投廣王作師貫自可誅責其葬朝廷復下所屬權存其家臣每念之未曉其意况未捨

以就彼必不爲我利今反撫存其家是縱天下之人爲杜充輩者庭之徒也既有其人而不能用既去其人而不能禁可痛惜哉臣聞之劉豫嘗言曰南朝每有一官未闕必三五人共之今我州郡皆以見闕任人不爭歲月南方士大夫當盡歸我審如此言豈可不察古人有言曰己棄之而資敵敵取之而助己者勝在今日不可不慮也臣又見今之郡縣如張浚者不可多得臣但惜其自任太高待人太薄精忌太過所謂幕府從事者非親則舊皆闒茸僥倖之輩曾不過叙寒溫問安否而已其有條陳利害論列可否面折廷諍咸鉗其口若然則張浚幕客皆是不如己者又安能兼得衆人之計而協濟於料敵哉昔韓信非無智謀也見李左車則再拜師事之曹公非無智謀也見許攸則跣足而迎之今張浚自視與韓曹孰賢果自以爲不及則下士之禮豈可忽也臣固欲而見其人盡規其失重以前年春間

衆議洶洶起禍臣嘗其非專有以小嫌不無疑忌今若緘默尚恐張浚幕客無一賢士復蹈富平之轍有悞國事臣又安得不爲陛下詳言之況臣紹興甲寅曾論張浚忠有餘而智不足言猶在耳今若自恃其賢不任謀士復恐敗績欲望聖慈檢會前書及以臣今日所陳明示張浚庶使知其小疵若或改之則韓曾之功不難到也臣聞春秋責備於賢者今日扶持正有望於張浚臣因言之深矣臣愛國之心不能自已或有難臣之說以謂臣初所上書乞誅劉豫其言則曰萬一少遲事必不濟今此果然朝廷不用臣言一主於此尚何說耽未已臣則應之曰臣之存亡與國同其休戚又非其他臣庶之比當忠竭節尤當先於衆人何以言之臣前後數書皆是乞誅劉豫豫不與之俱生往往劉豫視臣亦爲死讎萬一國家安則臣亦安國家危則臣亦危臣非畏死臣恐死於劉豫之手無益國事今臣非貪祿遲堪沽名釣譽良爲天下之大禍臣一人與國同其安危至如其他臣下事僞事虞略無甚大利害況前有鳴道膺四壯而不替之蹤伏望陛下痛加察爲不昧臣一身之幸亦將爲廟社久長之計也干冒兎嚴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神昧死百拜

經國

宋高宗時張戒上言曰臣愛陛下聖知卓摩自謂遠遠世會盡非偏然凡有所見盡言無隱又況社稷至計所繫臣安敢曲爲身謀默不上達仰惟倚賜矜察不勝大幸臣契勘金虜僭犯以來强弱爲甚錄不可當公卿大夫上負國家甘爲叛逆其大惡不道固不待言矣次則不過畏死社縮遁時倚仰虜之未至幸且偷安虜之至則棄身而去陛下令其勢力不足於從容使此往事之明驗也其間盡有痛虜之不道憫國之無幸誓死捐身力圖破賊而事幾之來有成者鮮好事觀望之人又復以輕狂而嫉媒之然則爲陛下社稷至計果如之何而可乎臣嘗折中而論之大凡持盈守成進貴是實謀功立事務決爲先今國勢衰弱雖日至使人人懷固猶豫且之心不敢任處敢安危之責臣恐日復一日坐致大壞矣臣竊謂當今喪亂之後謀身者易任事者難謀身則致寒不要任事則怨謗立臨仰惟陛下念社稷之重思中興之難反復熟計以觀得失至於臣之起自孤遠難膺重寄不自量力妄意事功則又甚難矣今臣欲決意以圖賊則恐負敗事之辱欲事斷以立功則恐貽擅權之議至於因循玩日恐爲朝夕之計事無勢危終歸於無可奈何則又臣之所深疾痛恨不肯爲此以負陛下知遇也伏惟萬幾之暇特賜省覽庶使臣之孤忠得被聖知遇事赴功雖死無悔臣無任懇切之至

浚論當時事勢曰臣聞有非常之恩者圖非常之報拯焚溺之急者无徐緩之音臣竊惟當今事勢譬若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則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摘之文蒸兮撥要害書思詳處使在

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且將嘆
晞其時以國與敵者。反歸罪於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不能一夕
安也。倘非陛下聖德在人。獲天地之祐。承祖宗之慶。有以照察其心
臣亦何所逃罪。

疏論車駕進止利害　臣昨日幸侍天光。獲聞聖訓。退而思之。惟是
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區區中懷。所見未知當否。聊以剖露。惟
陛下深思而詳擇焉。臣竊惟天下之事。不爲則不然。爲則不成。自
古賢聖之君。平定禍亂。未有徒遲速審。而能倚天下於太平之域者。
惟太公避狄。句踐報吳二事。士大夫多以爲口實。不知與今事勢爲
萬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付於陛下。不幸而虜人陵之。叛臣
據之。陛下不得已而養銳待時。以俟天意猶之可也。至於事有可爲
之理。時有可興之勢。瞻前慮後。猶豫不決。豈不重失人心。責臣謂以

基論。善爲者先固基本。決定算數。體以大勢。使之左右枝梧之不暇
然後我勝可必。彼敗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念王室者。儻振
相結弁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布。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擢士
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固。正當示之形勢。鼓舞激志。起懦
而二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
陛下不自致力。孰肯犯危險。忘寢食。效死爲恢復是望。而慕志不
移者。竊臣意謂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以分。陛下六師偏遷。則有
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然以削弱。異時復欲下迎書詔。以書諭爲
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始以此爲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天
下故也。陛下若斷自宸衷。有進無退。車塵一動。上可以格天心。下可
以順民望。虜叛之勢。漫以衰縮。大功自是而立。大業自是而成。論者
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死堆

而戰。破敵有餘。既陛下身臨大江。氣增百倍。將士不效力。又有維守
陛下雖適自爲計。將竟是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
及春而運絶。彼類伺此時可銜一時之急。應拿之遑。年年爲之。人
皆曰勢則我不知當有患。雖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已上流。猶
舟而下。變故立生。所不可測。夫寡讓哉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乎。虜叛
事力有餘。累經陸把。水陸皆行。自上而蕩。陛下身處臨安。至建康無
數舍之遠也。棄之其安易乎。三者剖言。有同白黑。剴推陛下遷而宮
之大駕。自四海之重責。天意人心。兩皆屬望。有爲而來。感天下猶扑
待而歸心陛下也。不爲而坐待其盡。爲禍可勝言耶。夫爲將帥之策
者。愚臣導陛下而前。曾其進取。曾不知事有機會。時有利鈍。士爲不
能遠盡也。賊勢不能土破也。要宜用人其志氣。決其度。晉公故
天下百姓爲心。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人。處事而爲當時而動。先謀

自治。剖而齊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哉。惟陛下斷以恢復爲事
則任恢復之人。以退守爲事。則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類。家其實。一
意施爲。爲陛下畢盡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兩端。擇利自謀也。臣又
竊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瞑眩之藥治之。而或者爭止焉。爲或人
之謀。疑其愛己。爲子之謀。似乎不審。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說悅者
遠。故所不憂爲諸子爲不盡忠乎。其父豈不過謀哉。今日侍陛下以
還爲臣之謀。無所任責。誠亦得計矣。爲陛下國家之計。恐有所未書
是以披心腹。露所懷。反復一二言之。而不知其當否也。伏惟陛下裁
故。

疏論備禦以圖恢復　臣聞明主樂受盡言。暗主以言爲諱。臣幸
遭遇陛下。不以臣爲至愚。不肖。亦未聯其說。臣儻不以死力陳而
猶回顧後慮。是臣負陛下矣。故願盡區區之愚。冀乎高明之哉。今

吾之二帝宗族遠處沙漠之地憂懷無聊可想而知輕億肆虐可忍
而見臣嘗屈指而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雖云歲奉之千釋時
遣之槧帛數既不爲安能充饜彼其假虎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
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繼聞子孫不敢遽加無禮耳苟吁陛下異時之
書一或差跌禍有可勝言者乎臣自冒干瀆敗分嘗斧鉞陛下於講
其心不以零鼓臣幸復見天日陛下之意也今事雖有可爲之機理
未有先勝之道今朝廷終不以言而徒倖於一勝冒乎之書將復
見於今日矣宜推上學陛下抑亦學臣之身臣頓枚肝膽赤心慮爲
陛下言之夫兵家之事本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夫得天
下之心則士氣百倍傷敗歸服朶旋踵而四海定矣故人君之道莫
先乎正心脩身以感格天下之心然而是豈可以偽爲哉一毫有累
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

父兄在念則忠義之士皆思有以共憤雪恥矣吾君言動舉措皆合
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教化必行於異日矣吾君之朝君子在
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讒言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徒不
聞道義之說日喜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矣吾君喜怒亞旋舜好善
大禹惡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夫如吾
則將帥之心日益以堅士卒之心日益以奮天下四海之心日益以
歸故將曰吾君之所爲如此所行如此既屬不道而肆逆言不共
力而同濟事功哉戎狄之人雖冥頑無知亦心知吾君非吾所能全
無知識也聞陛下之威德如中國之理直則氣壯志悍小大雖殊
未必力衆未必同如此陛下何爲而不可何事而不成乎此事或
有一不然豈惟感之惑亦髮指於外矣天下之人口不敢言心則敢怒
異時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收矣蓋陳一見於此心已

生於紛紊易之道爲人上者其可不畏而敬之耶且自古爲君之難
非獨今日也或一言之失或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今
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敗難起哉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
陳兵閣下旁引他詞其鑑不遠也今祖宗傳陛下以工百年之基業
而陛下聖德日躋學問日廣然猶其在己者是可以致帝王之隆
何擇而不勉之耶如臣備位寧輔受恩祿享重名豈不欲懷鑑觀望
因循度日以全其身哉顧以異時身無死所自咎誤國罪則爲臣
莫大之罪故得盡言而待罪於今日也不識陛下能恕而容之於後
日否陛下果能容之而欲以至誠行其事臣於繼此而一二以獻焉
從又奏曰臣伏見近報臣諸路於察財用官並福建江西路收買銅
毛亦皆征蘇臣仰惟陛下仁民愛物事無誰微雖帝王之用心不過
是也然臣區區之意竊以爲天下之勢有緩急天下之事有輕重要

其所緩重其所輕而願行於衆流而害之加於百姓有不可勝言矣
臣嘗譬天下大計譬如人之一身方安平無事之時揭衣麾觴飲食
之具是以保天和享壽考而不幸而遭誘大暴病疾已成邪氣侵凌日
甚一日苟非醫藥之藥而治之臣恐元氣既失必無生之理今
天下之勢衆所共知倘不思拯溺救焚之策以保吾民臣不知生民
始即臣非不知夫銅器之一而不備猶弓矢而不適用也不傷身事不
若是遑不暇顧書不施可以裕民力足財用若虜寇銷國今並而急
虜之禍迫在腹心一旦緩急誰任其責將棄吾赤子而避之乎亦將
驅士卒而與之爭乎若欲驅士卒而與之爭即如前所陳臟一不可
此數者固非天降地出出於民力而已安有事借民力而無毫髮之
擾者哉夫合天下百姓之力除天下百姓之害而措之安平之域雖
湯武復生無以易此也願取之均平無或苛虐使錙銖寸粒適以爲

民斷害矣。且商周之君當桀紂之時，逆而循循以待天定，于是時桀紂未嘗憑陵天下也。故繼循德以懷服天下，歷時之久，得行其志。陛下上有文元之業，下有生民之責，虜之誅戮殘必一至，四海散亂未見休息，以事揆之，如黃帝之有蚩尤，殷高之有玁狁，光武之於赤眉、王莽，事雖用力，曾不少緩，轉移之間，存亡所係，自非一大痛決掃除其孽，推行仁德，與民更始，四海內外何以獲安？且檢察之官，益擇其人可也。以財用為不富，撿察非也。羽毛之賞，諸申諭措置之不善可也，併兩路而恐聚之非也。不然，即天下之事無一可為，姑求其端揆職之而已。故據仁義繩墨之說者，是如人之有病，勢在膏肓，扁鵲長縮，方且試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終至於死，主人猶以為愛已也。乃若良醫，進刺腹洗腸之術，而觀者懼，指以為狂，遂疾已而不免，大難哉之議！自古循其附衆者，待泰常多，而有識忠謹者

負荷當重，天下之事雖如人毒，天事如此，從者澄洗之，從容審決，某親信功存社稷，事平之後，若臣獨其輕重為業，假此論隨進事之齊，使人傷情。臣起於散放之中，蒙陛下一心委用，稱竭死力以報恩遇。此兩事，臣不預行，然傳聞紛紛，悲之誠為可畏，為一異時事有大於此者出，衆人之不奏，始徐起而議之，則敗事多矣。伏望陛下中明內外，更賜詳議，國是既定，事乃可為。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無責之人，合言無輕發，況乎懷私意務搖動者乎？且靖康以來，借仁義愛民之言以進說者，不知其幾人矣。其後都城之禍，渡江之後，生民塗炭，萬之紀極，曾私事乃十去八九，愛民之實安在？當時大臣流離竄棄，雖死無益，而獻言陳說者，今尚保其妻孥，以安於田里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職任國事，早夜以憂，必欲盡力而為之，然而事之成敗，猶恐未保，偏於此舍，倘有驗，惟陛下決矣。伏望聖慈察臣之

心，前所見邪僻未可信用。臣自此入覲天光，即乞骸骨歸養，其親是冒犯天威，無任震懼。

諫論和戰利害疏

臣夙負大罪，自謂必死，癃病之地，仰惟陛下優容之，矜憐之，保全之，死骨復生，盡出聖神之造，自今已往皆已死之日，而陛下實生之。臣今雖居苦塊中，奚敢懟然遂忘陛下恩德？且願陛一已，而默不出一言，無義有補萬一哉！惟陛下察其用心恕之而已。臣聞自昔忠臣事君，莫不欲其主之明，莫不欲其主之聖，莫不欲其主之名顯日月，功蓋宇宙，後知夫國家安榮，則其身亦與有安榮，故犯顏逆耳而不敢辭也。奸臣不然，惟利之圖，不復他慮，導君於非，使重失天下之心，而陰肆其邪志，諂由意邪僻而蔽欺人主之聰明，竊則專事擅權，而潛移生殺之大柄，跡其包藏，有不可勝言者矣。欺而身滅家亡，族覆世絕，見於史冊，歷歷可攷。天下後世視之，豈不大家之不幸哉！果何所利耶？惜乎至愚而莫之悟也。日者陛下法乾之剛而用以既(?)，施設中外，天下四夷孰不畏服？是臣可言之秋也。臣疏遠，不獲預聞朝廷機事，而伏思今日事勢極矣，陛下持扶手而聽其自然，專抑將外存其名而陰謀密討，求所以為長久之數。臣識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懈，忠臣鄉(?)將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業？祖宗盛時嘗與虜通好矣，惟力敵勢均，而國家取兵於西北，取財於天下，文武之才，世不乏人，是故其事得以持久。而百四十年之後，靖康大變事出不意，禍亂之酷，亘古所無，論者猶恨夫恃和為可安而不知自治之失也。今天下雖(?)何曾乏中人之家？誰據其堂室，安居飽食其間，而朝夕除(?)伺吾隙，一日有所(?)于(?)我乎？然則陛下不可不深思力圖於此時也。且虜嘗有戕立之辟，天戕逝之，今天地所不容，人情所甚惡

誠能任賢選能，備禦上游，斷然爲吾之所當爲，不絶和而實以勢疏之。彼必有瓦解之憂。借使虜不量力，輕爲舉動，我堅壁清野以逸之明而逆順，其衆自離，虜之危亡可立而待。何則人心不肯趨逆而忘順也。假之五七年，而虜君臣之分定，彼國有人得柄用事，雖有賢智，莫知爲陛下計矣。願陛下精思審謀，無忘制名，無使異日有噬臍之嘆。夫約和衰弱之時，謂不能久，而強虜之變，將生於内，則是天貸陛下逮天不祥，陛下其承之。臣聞人之俯仰天地間，所以自立其身者，未過忠孝。一實以天下之大義，未可斯須少忽也。而臣行負神明，孤苦餘生，親養已無，所施矣。事有大義所當爲者，不過盡忠於陛下。雖斷頭目手足，有可捐棄而爲陛下用者，所不當顧惜，而況親逮聖明，極力保全，恩德至大，使臣有懷，欲頌己德，情畏罪，虜禍之心，則是陛下不負臣，臣實負陛下，天地鬼神，其肯容之哉。是以不顧嫌疑，不

避鼎鑊，不恤讒毀，爲陛下陳之。陛下審擇軍民之心爲可，急爲良之言爲可喜。夫治天下，當持權審，一決而後有不可改者矣。陛下其念之哉。臣行年六十，死亡無日，非若他人者，互持和戰之說，惟恐其說之不勝，而身之不獲用，貪目前之得，忽久遠之圖。臣知爲陛下國家計耳。陛下安榮，臣亦與有安榮。臣之自謀，亦豈爲不審耶。幸未死得終禮制，陛下不以臣爲愚而辛棄之，願陛下許臣居嚴娶間，賜之屋三十楹，田三十頃，俾得優游養痾田野間，爲陛下謀盡心腹之智，以畢盡愚忠，庶幾有補萬一。臣之志願足矣。惟陛下廣乾坤之度，以精求天下之賢，無忘祖宗國家之耻。父兄宗族之舊，盛德大業，昭著後世。臣猶幸及見之，臣不勝大願。

後又上言曰：臣受陛下更生大恩，以爲委身涉險，萬里奮死，一旦死填溝壑，無以仰報萬一。急得以殫盡所懷，瞑目無憾。臣嘗病夫

世儒牽於和戰異同之說，而不知實爲一事。或者竊儒爲說，不知經史之心，切切焉利於是圖，而有以欺惑陛下之聽。又其甚則大姦大惡挾虜懷貳，以自封殖其家，黃鼓曲說，惡天下敢爲直陳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生物之功本於秋冬，肅殺斂藏之於秋冬，則繼以斂藏之于春夏。然則秋冬之肅殺，乃生物之基也。在革之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而泰之九二爻辭曰：包荒，用馮河。泰華之世，聖人謹於武備如此。謂不如是，不足以生物而行其心也。況時丁艱難，而可忽略不省，啓大禍于後，反謂是爲得哉。若夫一時之和，則亦聖賢生利天下之權也。商湯事葛矣，而終誅葛。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周文王避狄奔豳，室于岐，未幾，謀以卻敵。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文王事昆夷矣，而卒伐之。詩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越句踐事吳，養士嘗糞，勝覺以破吳。越語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彼皆會之手，始而張之

手，終致以手德政備立，而以生利天下爲心，未嘗特和爲安，自縻其身而已也。漢高祖嘗與項羽和，歸太公呂后，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良平進言：今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卒成大業。漢文帝與匈奴和，曾無間歲之寧，漢文全有天下，謂可和以息民。方是時，吾猶不免侵陵之苦。至武帝始一大征伐之。其後單于來朝，漢三百年間，用以無事。唐太宗天下初定，屈膝上之，明未幾，李靖之徒深入沙漠之地，卒其虜係其首，海内始安。爲盟宜非以和爲權而待之哉。若夫石晉之有天下，則不然。取之非其道，謀之非其人，乘綢繆始終於和，其言曰：願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内憂，民有餘力，擇釁而動，動無不成。初若有深謀者。然考其君臣，所務名實不孚，于上下，朝廷之上，專務姑息，賞罰失實，施設舉措，移於下。政亂於上，無名之獻，莫知紀極。一時用事方鎮

之臣往往昏于酒色厚于賊斂果于誅戮以害于百姓朝廷莫知所
以御之所謂訓農習戰養兵息民皆無實事維翰所陳殆爲空言姑
欲信其言時必和之說以偷安竊位而已矣臣竊見其心論習熟人
須求陵侮日甚一日後嗣不勝其忿用景延廣之議僥倖以戰而
不知其荒淫怠傲失德非一日天下之心已離矣天下之勢已去矣天下
之財已匱延廣不學不知行聖賢之權並思所以復其心立其勢强
其國急急兵戰之爭事窮勢極數萬之師爲一夫爲之發矣此向者
至今爲天下後世嗤笑凡言君臣委靡不振服役羌狄者必曰石晉
云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孝心純一即位以來薦用實材虜人聞風
而畏之於是有議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且奉徽宗皇帝梓宮之
丞還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肆喜圖利乃欲盡除忠良
以聽命於虜而陰售其邪心方國家閒暇之時怠傲是務廢政侵廢
而專於異己之去志果安在哉夫虜日夕所願望者欲我之忘良論
設耳欲我之盡失天下之心耳欲我之將士解體其氣不復振作耳
欲我之懷於宴安以甘於貌事耳前日用事者一切徇其所甚欲而
畢爲之不幾乎與虜爲地歟身死之日天下所同相慶不約而同下
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額其皆天遂人不忘于君而大人之心靈
碧之如此且彼曾不思夫虜之於我其變之而和乎其有餘力而貢
和乎其國中亦有掣肘之虞而和乎其欲圖之於後而和乎臣竊虜
有大讎大怨不可復合譬夫一業之分今日之和必其自叶彌縫人
心暇暴始爲此舉以息目前而圖同江淮以去除後患之心其中未
嘗一日忘也惜夫陛唐嘉戰之令參於富貴閒於政事曾無尺寸之
效以上報於國家毫髮之患以下及於百姓分列案典布在要郡要
缺珍寶以獨厚於私書爲身謀爲子孫謀而不知爲陛下謀不知爲

國家天下謀坐失事機者二十餘年以誤陛下社稷大事有識之士
誰不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脩國勢不立而專欲責成受命於
虜逢之以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魯仲連所謂彼將有所與奪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此甚可痛恨者也敵國之人何自而畏敵國
之難何自而成遂以歲月苟姑離心將士喪氣國亦危亡而已矣臣
願陛下鑒石晉之敗而法商湯周太王文王之心用越勾踐之謀考
漢唐四君之事以保國社稷天下幸甚臣竊料前日用事者獻議於
陛下不過曰以我之和而虜之變難存生是欺天之說也虜相代之
變其未有秦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向使國家脩政備乎上令
加乎下虜之暴雖豈不有大於此而我不世之恥庶幾其可雪矣又
不過曰姑少遲之更俟其亂以盡虜其身之必不可辨社大書相與
爲叨竊苟且計而已非國家計也焉一虜有人焉定其亂而强其國
臣恐當是時陛下不得一夕安枕矣古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又
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幾事之善而
不容髮此四者今日之謂也願陛下體道之權以示順聽一從之
於今及春陽用事與廟大臣圖回大討復人心張國勢立政事不
絶其和而進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事必有成臣不勝
之身雖已絶食毒忍死其亡無日後雖爲陛下言之而已臣又伏
恐祖宗之德在天下至大至厚太平之治多歷年所三代盛時有不
能及恭惟皇帝陛下稟乾剛之資而輔以緝熙之學尙爲而不成何
治而不至願陛下充其志氣擴其聰明必使清明在躬如太虛寥推
是之從以親賢才以脩德政以[illegible]大業天下幸甚。
後參機復事宜曰臣伏覩聖旨指揮令沿江諸大帥監司帥守條
陳目今措討恢復事宜各如何施行具已見利害疾速聞奏此陛下

爲賢衆智明目達聰之氣也天下事甚臣不自量嘗以河東陝西之
策上浣天聽伏想已達聰覽竊惟今日之事當自陝西河東山東始
以觀其變以度其勢然後因時而應似爲得宜臣仰惟陛下好生之
德格于天地賊虜不道自取殄滅此天心也誠可爲天下大慶然臣
嘗觀唐安祿山之亂慶緒史思明繼之稱兵爲虐亦既數年終九節
度之師即變不一心疑不相得一敗不振使之及此誠可爲龜鑑也
臣自入本路界以後詢問江淮自今民力軍勢之害百姓困於征役
料斂頻繁不聊生軍馬疲於道路飢疾相仍死者衆民多流徙
軍有怨歎將或驕而不武兵或分而不協臣願陛下厚撫軍民亟施
恩惠因其心振作其氣謹簡將帥申飭軍政乘此機會掃除大難
陛下略細務損常程去冗食專意馬上之治除天下之大害與天下
之大利如祖宗創業之初則中興之業盛大無窮萬世之隆基權輿
古自陛下之所使爲臣屬無識者誤國事每自專擅何足以補萬
一臣區區愚忠不忘少陳管見否未中惟陛下寬赦幸擇不勝幸甚
次論歸正人利害臣竊惟自昔創業中興之君因回天下切非
有夙任之將素養之兵皆撫之民爲之用也故其施設事非一端或
取之群盜或得之降虜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虛懷大度仰遵天道
俯順人心以成大功後世仁德之不至措置之失宜則致降人多有
背叛此非徒人事之得失亦天命之所不歸也今陛下紹隆祖宗方
務恢復乃於降者而猜疑之則左右前後與夫今日軍旅之衆孰不
可疑而況他日進撫中原必先招徠事乃可濟若處之失當反激其
怨他日人自爲疑未易可圖計之出此豈不誤哉雖然臣知此非陛
下意也蓋陛下將有經營四海之心推誠待人如天如日豈此固陋
之士姑爲保身全家之謀唯恐大江以南爲一生事至於利害間
起而攻者有之不可不防也故亦安可以此因噎廢食也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豈實虛語哉臣之專屬固有力持此議者臣甚當深嗣之伏
乞審處
次又論招納歸正人利害臣竊見今月初二日司農寺丞史正志到建
康從伯御筆處分臣不勝感懼惟歸正一事臣日夜思念至熟不敢
少忽也竊惟國家自南渡以來兵勢單弱頗賴陝西及東北之人不忘
本朝舉家歸附以數萬計臣自爲樞密參贊軍事日所觀見提之良
將精兵往往皆歸正人也三十餘年摧鋒力戰國勢以安今一旦
遽絕之事有大不可者臣不避昧責敢條列于後此今一下中原之
人以吾有棄絕之意必盡失其心一也人心既離爲敵所用內則爲
虜消外則爲我寇二也今日處分既出虜奇將見淮北之人無復渡
淮歸我者人道既絕彼之動息無自而知間探之類兼爲而遺三也
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於虜三十餘年日夜望歸如子之仰父母
今有脫身而來者父母拒而棄絕之不得衣食天理人情皆所未順
四也自往歲用兵大軍所驟歸正兵亦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概念及此豈
望諸將各使招募若非此之人不復再渡所募之兵何自而來五也
壽春諸軍招江浙一年之費不下百餘萬而其人愚弱多不堪用若非
取兵淮北則軍旅之勢日以削弱六也臣自叨任使首節爲二說以
盡其情其一山寨之首領來歸厚加撫勞使持帛書往撫諭本處
山寨各各安居耕種毋惏生事以待王師其二許令本處豪傑之譯
若有官階補之令不責典敗用爲判即以忠義從軍之名處之各令
準備差出間探及學習弓弩以就行列今近二百餘人其搘家而來
若老弱不任事用則分撥荒田借貸錢糧俾爲屯守之計臣區區不敢
少容私意於其間推行一事所係甚重若果絕之人心一失大事去

矣。仰惟陛下聖明仁孝英武。有太祖太宗之遺風。思欲拯生民之厄。雪廟社之恥。國家所係人心為本。陛下恢洪至度。同符天地。信順擇將其理必然。天下幸甚。

臣又論泗州事宜。疏曰。臣竊聞虜人有藏山自立者。協做傳附。夫以可見。此天付陛下以恢復之日也。日今事宜。臣愚以為宜召募有智辯使臣數輩。持主事牢執書反復辯列。切中其肯綮。義祖宗故地不待加兵可復得之。伏惟陛下早夜整兵訓戍。命帥擇將。蓄糧備財。以待機會。中興之業。其必有成。臣又伏見淮東泗州。在今日最為要害之地。若得一智勇兼長之將。以步騎五千。近日來經戰戍者。使守其中。北可以通京師。東可以通山東。西可以通陳蔡。聯豪傑。其必有瑕應而起者。幸與之深結。勿用輕復城邑。已日大兵一出。指掌既得人心。既歸孰不響合。惟是擇任不可不謹。臣有識淺。謹持以得陛下愚區。夙夜殫竭。不敢不盡其誠。陛下不以為罪。自任機事之委。臣當次第具所見。以達。用備采擇之萬一。伏惟聖慈赦其狂愚。不勝幸甚。

臣又論撫輯淮漢兵民及經理陝西河東事宜疏曰。臣竊見淮西虜人以聖駕俯臨。大兵四出。引衆遁去。其勢必為北歸計。臣竊伏思寄虜人悖逆天道。罪貫醜類。來涉吾境。衆叛親離。旋被殺戮。天之所佑國家。天啓昌期。可謂甚著。恭惟皇帝陛下。執柔剛之道。惟其時中仁孝之誠。有以上格。自信此心。終獲其應。顧茲機會。誠大有為之秋也。天下幸甚。臣待罪荒方。望屬車之塵。不遂數舍。歡欣之餘。反覆深念。其敢不盡。竊以天意人事推之。今日為恢復之時無疑。設支蘇繁恢復所宜。詳講周慮。使出萬全。臣愚以為來遠之道。莫先自近始。為今之計。殆宜以撫養根本為急務也。惟自夏迄冬。迄漢淮之間。久被往來。民困饋運。苦復大舉。源垣誠恐所得未幾。而我之事力益竭矣。

舉。倘使河南之地。即盡得之。秋風既高。鐵騎萬一復來。未得不虞。臨氣一減。是致百姓此重被其害。於中原歸戴之心。違海內平寧之望。臣故願陛下致意於撫兵恤民之事。俾江浙兩淮得少休息於三兩月間。因四經略之心。則默運而並行之。頻遣間使求歸故地。以察其情。以觀其勢。以息其志。以固其心。廣陛下好生之德。使諸國之人。皆知愛慕而堅銷其精兵勇夫抗戈復戰之意。時發檄文。責任將帥。撫輯中原其間豪傑自發輸情。獨陝西河東形勢險巖。今可以進為。伏乞更勅神算。以時投之。俾先駐陰地。常為大敵。禮臨之討。山東海道亦宜一大措置。以成辟禁天下之要。此海道之衝。左拿右制。使支梧之不暇。而後使人之辭詩仲其說。縱其本謀吾之勢力。亦足以平定中原矣。伏惟睿算。同己洞燭。臣愚暑何補萬分。仰乞特賜采擇。不勝幸甚。

臣又上經理淮甸疏曰。臣竊惟虜人遠失之眷。士馬物故。義卒健馬長江之志固未激萌也。而用事者當人各有心。日夜備具。以有欲窺淮甸之謀。先事預圖。理不可緩。我之甲兵。方之昔日。西北之士所存無幾。而又去歲擇宗大教傷折。逃亡繼以病死者亦四五。馬固同之。以今歲事力。比量虜人。如其為弱也。識者或欲弭兵息民以治在我。此說近是也。然謂虜之國事未有乃已。一旦命寺何以待之。又況福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易為可使。策則要機及時。內堅守備。外嚴敵心。左掌右制。使之首尾奔趨。人情搖動。厮為成算。不可忽也。淮甸要虜。我不先圖。異日彼虜起侮。彼推先據形勢。則事有難處者矣。惟陛下其念之。臣愚不勝惓惓。

臣又論蕭字壽納降及恢復事宜疏曰。臣今月初七日。得翰林學士史浩書。具領御筆。書令臣爲將陛下亦以腹心與謀之計。其敢不盡

誠曰與勸宿州總管前守及前千戶皆契丹之族屬本其間契丹之
臧被歸之心。想見甚明。其言誠實誠如聖諭。臣見已選募將力心腹
人前去外。臣伏讀聖詔。將來秋深以大兵防托來時則重賞招則破
之。陛下聖慮至深之。臣今當以兵防護約之使降伏其徒誠佯居先
鋒而共破賊。君付之以兵責成於守將恐也日有難制者度意處
臣謹當遵守。惟是定中原圖恢復非徒係之天時亦須人事天意有
以副之。仰惟陛下兢兢備禦誠意格天。必欲拯溺民之溺復祖宗之
土疆甚盛。然而朝廷承前日多事之後。綱紀未立賞罰未明人才
未集法令未行風俗未變甲兵未備財用未足自治上策猶不能盡
厭人心。臣恐以為今日之勢既不可失。所以圖之當務略中原幾焉
今臣前日之奏欲令沿江諸郡固守控扼。時為掎角之勢制其西侵緩令承
東之兵浮海而出京陸漸進搖動其東彼之事勢大略可見雖彼狂
以重兵進襄陽及留以一二萬人擁兵於順昌以示出奇至故宜經遣
難緣吳當更用重兵過之。今進師更迅速則異時當復之策莫若也
駐大軍於順昌非惟據通便利兼截江淮與山東陝西聲勢相通
若河南之地畫歸於我。臣河南郡邑亟宜選募。今自為堡壘之大兵雲
屯順昌俟秋天寒盛壯軍聲常為備具以待其來。經略圖進必取四
有以破之矣。況其大勢既去不能復來耶。臣所陳今日經事之機要
當如是。昔夫東北之人常合響應與夫秋收冬戍其勢窮蹙此又一
時機會。雖事有決然者而不敢預必但當先為在我不可勝之計。
臣素迂淺學術無以補聖聰萬一。伏惟聖慈更賜睿斷特降處分
後奏陳復事宜。臣老無能為。自蒙太上皇帝委用。既而陛下擢
信任彌深。誓許家國朝夕不忘。臣於五月間所陳廣運儲備冒險所
准置之于西。正以事機之來理不可失。今日誠有可為之時獨耶孫

軍前賞于關之將帥雖得不可冒昧一戰。以幸其成。所宜因為萬全
之掌右制。徐為之應。若異時形勢自另果有必取中原之圖。願陛下
但以據便得少功又寸。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至於見可則進
知難則退。惟社稷之計是謀。惟生民之命是卹。此又臣區區之心知
不敢僥倖一時之勸貽悔後日也。伏乞聖慈更賜省覽。
時論開軍期方冒費攻戰將士季部條上戒陣守備措畫條件各五事
戰陣之利有五曰用輕兵擣虛略措將帥責成功賞責務。大略謂關陝
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
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各所恃以為
根本者為一夫利害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皋王進楊沂中史康明等皆京
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統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邳
持本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
撫其權尚輕。非遣大臣不可以臨制諸將。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
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
劉光世張俊成名張俊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
於所部擇智謀忠勇可以取眾統師者各兩三人習之籍記。遇有事宜
使當一隊。每隊大將則諸人或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翰林已
衆兼相統一。自今用兵弗可按以成勞。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
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進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雖因此論
有司按定賞格。謂如將城邑及亡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
豫定。此使之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曾習舟師防地險謹遣
策列長戍。大略謂以浙為今日根本最宜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
則處根本之傷。善之名得兩四田以自足。守必因糧於敵。誠能將
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撫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至窺內以

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艘，如期而辦，宜做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仍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且虜敵人他年入寇，虜制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牽制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措置。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擇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可用，與從征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竊見大閱禁衛講軍例，陪使臺降教閱大器，兩因秋冬之交，開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

旌賞之，是矣。以春禁衛軍額乃籍五軍以為重，臣當案今額擇志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取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禁兵名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請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使外，餘僕從一切使自概入以從。大抵殺兩軍一分之二，而以其存留之數盡募禁軍，每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而決不可得。堂在於不可遠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以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今舉成法，而從者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制豫備規摹必識之，謂宜降敕榜明著豫備遣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曰宜擬意先撫恤遺閑，申遣材能懋賞，大略謂山東人姑結為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諭集有心力之人，令往詔諭。應淮北遺

民未歸者，令淮南州縣給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每請還，所有官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餘自營為生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八

經國

宋高宗紹興間虞允文上言曰臣聞國勢有強弱人心有向背而天下之理有順逆理之順人心之所嚮也勢雖弱而可以強故有以百里之地而興王者旅之衆撥亂世而反之正者能用吾之順以應彼之逆而已彼以其虐吾則應之以寬彼以其貪吾則應之以儉彼肆於貨利吾則應之以無欲彼竊其力役吾則應之以不擾一順一逆之間而向背自分四海之大可使一心也世之人以等折弱以雄塞吾可以必克矣然不得其理則斧可鑠薪不可破雖可折而不可焚而謂虜衆強盛用逆理可得志於天下稽古未有也臣觀今日之勢天所以相陛下者甚厚而陛下所以答天之休者雖不用其至臣竊以今歲所親見者粗言之鹽監坊之冗費減甲庫之雜費禁錮事之重役細至於茶瓜之斂卻而不納遣路歸俘以重處法臣甚恐盜賊陛下廣運無爲緣其類而推之凡冗費如監坊者雜務如甲庫者諸軍之弊有大於重役者外廷之斂又有甚於茶瓜者賴陛下為匡救禁戢次而施行之盡閣害治之事已盡矣尚憂其未盡宅中國大之慮可休矣而勤而勿休一號令之行煥然有以起天下之心而作其氣臣將見四方萬里之外莫不丕應傒志而勢有所激則弱者忘其所以為弱而強者失其所以為強恢復之功日月可冀而何逆虜窺伺之憂哉里語曰盜欲入人之室主人覺之則盜無自而入矣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冀冀孤忠惟陛下幸擇

胡寅上書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操而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逼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驟驤欲爭天下臣不足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幸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爲大乎孰爲急乎必有歎然而傷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爲天子瞽叟以匹夫爲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蓋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戚然有憂之寧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樂與之大以至爲帝一旦劫於讎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底衰草菩蕪陛下加兵敵國心目瞭瞭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歎爲平生羽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夫以臣之球贓今此病心當食則嚥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陛下當其任矣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讎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貪圖富貴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遷擁中原展省陵廟迎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販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翼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爲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永歸之望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畫誠

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崇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
并與祖宗之道廢之也。邪說既行。正論屛棄。故姦詭敢挾紹述之義
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厚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
夫婦之間。頓生疵厲。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挾
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
囂囂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於改變。亡三綱之
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
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脩
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撥
亂而致升平乎。宋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
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
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

罪。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搖信讒之令。乃不
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今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
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己也。
知饒州李彌遜上奏曰。臣聞光武起南陽。二年而踐新室。肅宗起靈
武。二年而復兩京。元帝起建康數月。而君臣之禮定。遂成東晉之基
事雖不同。皆謀深志定。力行而不疑。故功效之成如此其速也。竊惟
國家之患。振古未聞。天祐宋德。陛下興起於艱難之中。以陛下英睿
神武。何啻並駕漢唐之君。而祖宗流澤入人之深。比方數代。何啻相
什百也。然閱時滋久。大勳未集者。良由聖志未定。廟謨未決。上下無
所遵承。小大之臣。無路以自效也。爰自多事以來。朝廷雖未嘗不以
懷戎狄為急。而前後議者各私其說。以相矛盾。主和者以征討為敗
謀。好攻者以守備為失計。彼是而此非。朝令而夕改。紛紜殽亂。上乘

宸聽猶豫不決。日復一日。而已迫防秋之期矣。故八九年間。排難解
紛之不暇。其於恢復之圖。初未有定計也。求治效之成難矣哉。夫千
金之家。為巨室者。必先度方隅。正基陛。然後鳩工庀材。藩垣而棟宇
之。則室成矣。不然雖有良工。無所施其巧也。況天下之大。不正其基
址。定其規模。而可為乎。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伏望陛
下奮剛健勇智之德。考前古已行之事。酌今日當務之宜。斷自宸衷
定其規模而力圖之。姦言浮議。排斥不用。上志既定。然後詢謀一二
同心之臣。任之勿疑。責以成效。恢復境土。歲月可待也。天下之事。未
有不為而成。亦未有為而不成者也。古人有言。患莫大於以為不足
為而不為。願陛下早圖之。
彌遜又上奏曰。臣聞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天下之事。方其臨機應變。間不容髮。朝聞而

夕行。猶恐失之。至於恢遠圖。振長策。雖百世之後。非先其根芽。封
植而長養之。不能成功。故不俟終日。未以為速。期月三年之間。未以
為久。為國者不可偏廢也。國家積衰之來。法度大壞。陛下憂勤圖
日新庶政。宜如創業之初。條事而敘行之。然夷狄盜賊。雖有寧歲。盡
心力而為之。僅救目前之急。其遠者大者。有所未暇。此亦臨機應變
隨時之義。不得已焉。而上下習熟。便謂當然。禦敵之外。一切不議。間
有陳一說論一事。利在歲月之後者。衆皆指為迂闊。非笑而誣訕之。
朝廷因以為不急之務。置而不知。妨功害治。莫此為甚也。孟子曰。猶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傳曰。無三年之蓄。曰國
非其國也。豈有為國之慮。不及三年之近乎。伏望陛下詔左右輔弼
之臣。謀議之暇。取社稷綿遠之計。治安亂危之所係者。條具以進。陛
下少加宸慮。審其先後緩急而推行之。日謀月盡。必有成效。上稱中

興之治。庶幾國有定安之期，民有休息之望。

據遷又上奏曰：臣聞圖治安者，忘艱難險阻之為勞，故終於逸樂而克成永世之基；溺宴安者，忽困備為旦之可虞，故急於閒暇而驟致一朝之患。在昔多事之時，人君未嘗不欲求安，而每至於頹靡衰折者，蓋狃於苟且而從於艱難故也。仰惟陛下聰明睿智，負興衰撥亂之才，践祚以來，焦心勞思，圖回治功，足宜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然而國步未寧，民居未奠，一有小警，上下騷動，陛下不得高枕於九重之中，臣所未喻也。豈所以急於閒暇，而救焚援溺之策，不汲汲於朝夕邪？何以言之？臣竊觀累年寇退之後，中外恬然，便謂無事，朝廷有偃武之象，將帥思歸馬之期，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警幸一月之安。殊不思寇之害已不可保，而求天下之安可乎？賈誼居文帝時，猶痛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今日方之，豈不為寒心哉！為於萃險之際而不慮，於既逝之患而預防之，居安盡免猶不可，而況欲轉危為安乎？臣願陛下不以艱難險阻為甚勞，而以因循苟且為甚可畏；念日前朝夕之娛，為社稷萬世長久之計，天下幸甚。

據遷又上奏曰：臣近準大臣宣諭聖旨，令臣條具今日當行事件。臣惶恐震懼，罔知所措。自惟空疎，不識治體，何以仰副聖獎？輒罄愚衷，少布犬馬之誠。臣竊念國家多事十有餘年，前後失圖，屢有改作，致誤陛下焦勞如此，未見底績。臣推稽合公論，參酌事宜，今日規模當急為自治之計，先令國勢日安日強，以圖恢復，方為萬全之策。安強之術，其目有六：一曰固藩維以禦外侮，二曰嚴禁衛以尊朝廷，三曰練四方之兵以壯國勢，四曰富國用以備軍食，五曰收民心以固根本，六曰擇守帥以責實效。倘能行此六者，則一年而安，三年而強，然後資關廣之利以守淮南，積四川之財以窺關陝，政事既修舉，則必勝。不然，據兵固守，傳檄邊關，遠者自至。惟陛下用之爾。然臣之所陳撥危救亂之策，雖以備守攻戰，當知創業之初為之。先須陛下聖慮深思熟計，灼見利害，確然不疑，必欲力行，未為浮議所移，方可擇人以任之。數年之間，可見成效。以國勢空虛，危弱至此已甚，不以持久不能有濟，若但應目前以為迂闊而不為，孟子論三年之艾，政可為比。陛下既欲力行，而又委任得人，則於聽言之際，尤不可不審也。蓋興大利必有小害，圖遠業必無近功，類非衆人所能窺測。兼之言者甚易，立事者甚難，若事有小害，輒罷人，有小失，輒廢，一守前日之轍，臣恐徒養小患，有害陛下安危大計。日復一日，亨無立期，加以歲年，天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嘗慮聖德，罪不容誅。伏望聖慈察臣區區之忠，不敢愛身，上酬天地生成之賜，蓋臣寧死，使得少圖報效，臣不勝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兵部侍郎王庶入對，上曰：召卿之日，張浚已去，趙鼎未來，此朕親擢，非有左右之助。庶頓首謝，因奏曰：收復之功，十年未效，其失在偏聽，在廷遠在將帥，實是非邪正。庶又請核實功罰罪，其誠不服言廣，武以兵取天下，未以不急事其實，不知兵者不可使言兵。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喜，即日遷本部尚書。

岳飛為太尉，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

此乘。帝喜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會與飛議不
協，乞終母喪。詔飛起復，遣之。飛因奏比者濮陽之命，豈謂重曲，已堅
何至今尚未大。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
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又奏：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願陛下建
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
人用命。未報而酈瓊叛，浚始悔。飛復奏：乞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
破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監察御史鄭剛中上奏曰：臣聞執一隅之見，偏信自守者，謂之衆人。
見善則遷，惟義之適者，謂之智人。通流變化，未可測知者，謂之聖人。
惟聖人之見，高出一世之上，故能宰制籠絡，御天下而為之主。臣謂
和議，高世之見，陛下得之矣。何則？虜人虐視中國，禍毒流布，則號呼
怨恨，思欲犁庭而報恥者，衆人之所同也。而有智者不以為然，顧我

之勢，既未可與為敵，彼之情猶不敢以為信，則卑辭厚禮，姑曰從
之者，智士之所同也。而陛下不以為然，陛下之意，決謂虜人之心，在
於休兵，河南之地，坐以歸我，故於衆論猶豫之時，亭以明斷，不回之
斷，所以得陝，得洛，得汴，又得禁軍弓箭手以備西人之寘，得數累布
衆以寬出蜀之兵，可謂盛舉矣。然而今也，遽請之使半留半返，凡我
所以懇祈于彼者，皆漸且遲。陛下於此，雖已有高世之見，然通流變化
區區臣子之心，尚有望於陛下焉。蓋虜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我之
勢非前日之勢也。何以言之？昔為虜謀者主為和好者也，而今為虜謀
者，其和好非自己出也。然虜捐河南之地，然跡而比，非其國中內有牽
制之患，外無及人之力，當未至此，則通和之議，彼豈遽要。第其謀國之
深，必不肯一還，前後強弱須少示齟齬艱難之狀，然則我所以懇祈于彼者
能一請而遂悉從？故曰：虜今日之勢，非前日之勢也。河南之民方其陷沒

日有怯朝廷之心，今其歸來，日有失朝廷之憂。臣比見陝西兵民具
言虜無救能用一人可當其四五。臣卜之曰：如是則關陝當永無亡
失之患。對曰：不然。朝廷主之，則虜為可滅；朝廷棄而不顧，則又復解
散而已。嗚呼，殆真情也。使果有解散之患，其何以為朝廷哉？臣故曰：我
之勢非前日之勢也。夫彼已之勢，皆有不同，則所以通虜人，所以保
新疆者，必有道焉。謹而勿躁，緩而弗迫，堅忍以濟其謀，慮遠以防其
變。如有須於我者，於其所可酌中道以徙之；於所不可，遜辭意以違
之。此通虜人之道也。定帥臣以專其誥，通兵勢以示其形。拜程三帥
使其血脈相連，分委大將，使其號令相及，此保新疆之道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人君之有天下，猶人之有四體也。人之四體惟
血氣流治，脈絡流通，然後疾病不生。一者有所壅閼，則為之不禁
人君之天下，惟德意交孚，政事偏舉，然後危亂不作。一者壅隔，則綱

紀為之不貫，國家多故，以寇江淮之北，陰邪之氣結為癰疽，熏為痛
痺者，不可勝數，賴陛下盛動天地，發憤革心，和氣一通而大河以南
妖沴平息，其盛德也。臣今年四月被旨為樞密院行府參謀官，渡江
踰淮，道京洛，抵關陝，審為陛下詳觀今日天下之勢，則陝蜀復而且
遠，然其脈結也必易。二京去東南為近，然其脈結也尚難。關陝既結
矣，三京之力又從而相接，則關陝之安久而可保。蜀之三京之力衰敝
不振於中，則關陝孤絕，後當有可慮者。臣請備言之。陝西諸路兼號
新復，然得禁軍可四萬，皆壯勇善戰之人，是官不至於無兵也。弓箭
手舊額一十四萬，今稍得六萬，是民兩可以為兵也。年穀既嚴，官
中見管之累與和糴相當，共可以足一歲之食，是土地不全曠也。今
又益之以秦鳳熙河出蜀之兵，必選擇使節制其間，有一旦之警，則兵
據險，六經略趨走而關覩，今未易窺也。臣故曰：說結者易，惟洛陽百

載之餘凋殘尤甚。其西則陝府為甚。陝自李彥僊死守，虜悉力取之，民無噍類。其東則汴京應天府一帶，久為劉豫兇焰所讐，焦痛未蘇。三京戶口今計雖僅四十萬，比平時不能十分之三。近又緣屯田司收其已租之田，追其元買牛具，公私相礙，宿麥不入，其民力殊困。論其地勢，則平川通達，未見藩籬，無一兵可以守，四無一家可以輸上。孤城乍聚之衆，不相統屬，變隔之所易生。臣故曰：疏鑿為難。夫關陝先就緒，而三京不能振起，則朝廷之德意政事，猶蔽于數千里之間。有如盜賊蒙死徼幸，乘執事之不備，則淹賦以邪，不自能保守，當無氣力相援。紀綱壞隔，豈不再貽關陝之憂哉？臣願陛下與一二三大臣講究所以保養三京之道，選任名德重望之士，置之要郡，審擇材獻敦博之吏，使為監司郡守，戍兵而謹備，不虞，精究屯田，而俾民安業，使朝廷和氣自東南達乎西北，中間血氣流通，脈絡流注，起居食息日就安強，則事功之興起，未易量也。苟惟不然，膚理不營，積有受病之處，不治，將深矣。

剛中又論東南根本疏曰：臣聞第五琦謁見肅宗於彭原，奏言今之急在兵，兵強弱在賦，財賦所出，江淮為淵。臣請奉使東南，賞費飛輸西谷，肅宗悅之。臣不識陛下以肅宗之悅琦為是耶非耶？陛下見肅宗之非，則臣不復論。若以為是，則臣說有言。夫西北有亂，藉東南為根本，策何緣先拔其本以徇西北乎？國家南宮遠狩，中原未復，生靈日望陛下出之於塗炭，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而人心久而不收，則離德澤久而不繼，則覬僭竊之勢豈可容其壇結，漸牢。謂可棄西北而不顧者非也。知以西北為念，力守其說，而不忘經營，則濟矣。謂可因東南以徇西北者，亦非也。蓋由民罔常懷，懷于有仁。西北之民，以東南為歸，則如水就下。雖萬折而必至。若東南自有枯嘆之苦，彼何所慕而歸乎？大抵事不可令再失策。今陛下親擁六師，大臣統護，將展力共洗前日退避失策之悔，則天下幸甚。不然，禁水一跌，恐無有再能收拾者。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朝廷自去冬建議移蹕，論者是非相半。或謂建康阻江為固，有如胡馬散牽萬一，則受敵在先，非自可安枕之地。或以幸浙西為是，或謂士卒之氣，待朝廷進退為強弱，進尺則有實勇之譽，退寸則有解體之憂，故以幸浙西為非。臣皆以為不然也。古人之言曰：人君門庭遠於千里，堂下遠於萬里，必待近而後理，則其遠已如此，身臨戎馬者，使足以為治乎？又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見四海，所謂遠者難治，則易亦如此。決勝千里者，豈不然哉？顧有堅敵，士未解鞍，遂建民退，觀時應變，此未足以定是非，而恐是非在其遠也。使朝廷殊應足以料敵，賞罰足以使人，雖走一西之書可以驅三軍於水火，則據建康而不可以制勝，人亦不得而非之矣。使防閑失計，林棲可入，則一馬朝渡，暮即東南，何臨安之可保哉？亦要諸獨是哉。為今之計，要當保其所謂是，無使為人所非也。奉輿還臨安矣，侍衛亦臨安矣，百司庶府皆臨安矣。朝廷以為要且治邪？其以為未然邪？陛下與二三大臣容勿之意，以為未治未安，戒夜圖畫，如是守淮，如是守江，何地置兵，何人應敵，上下同心，不置中原於度外，如是則豈害中興之功？陛下與二三大臣以為已治已安，兵自此可以漸息，民自此可以少休，虜人不復來，東南不復擾，我在堂奧藩籬已自可託，如是則臣恐不能無後日之悔。二者朝廷當自知所擇矣。陛下豈不見鄉路所謂州里老人攜子抱孫，驕有所逞，如見父母其顧育保全之道。陛下宜有以勉之。董仲舒曰：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不勝區區之忱。

閒中又上奏曰。臣竊見比者虜使遣翻。人情疑慮。咸謂國家事年婚
屈待時之義。一旦又歆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咸以所見抗
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
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夫然可否相濟。社
稷之福。雷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言平陳。可
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證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雜爲而兩折。
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我應事接
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
言之忠。上有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得其當也。虜人之懷臣子
鐵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及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
之。機雖不可不投。患亦不得不慮。虜乃育闢我以好言。示我以善意。
我亦何辭而遽絕之乎。絕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有揚塵

十二

電掃關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使者而後。可以有爲
乎。故卑意不與虜和者。臣知其言必偏勝而難聽。雖然。夫古今人豈
有無因而自已。虎方得肉。必不無故而捨之。驕虜狂悖。種種如意。今
一旦欲還我已捐之地。歸我已棄之民。是未可信也。而又妖桴變詐
詭詐反覆之士。無世無之。亦不可不察。故卑意不與虜和者。其言雖
偏勝過直。臣謂陛下亦當虛心容納。而守以中平至當之道也。中平
之道。法當何如。亦曰應之而已。好言吾意我姑領之。秣馬按兵靜觀
其變。所以守江。所以守淮者。論之宜加詳。所以取中原。所以圖恢復
者。論之宜益深。使天禱悔禍。吾則與億萬生靈同享其福。虜情臣測
吾則與三軍將士常自有備。矧又時移事異。勢已不同。害不至如前
日斂手入其計中也。道理明甚。而人情不免於疑者。正以未知朝廷
信與未信爲如何爾。朝廷以虜爲必信。而吾鄙之望在於朝夕。則論

者之言。恐或可采。不以爲信。而姑曰從之。則以羈縻爲在理爲順。以
誠待詐。於我無損。論者雖過。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
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據鞍。以有天下。虜人情僞。何待焉
捷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矣。疏遠之臣。懷區區不自
已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幸赦其愚。
閒十又上奏曰。臣今月十九日。惟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
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今在廷侍
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
戎虜敢恣事雖可忍。可辭重於屈己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
家南渡以來。開闢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虜爭者非
敵。則還又況虜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通和。我何辭曰五
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然。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

十三

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群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
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土地貴
有北面而臣稱者。皆上爲宗社。下爲生靈。不得已而爲之。本國家之
於金虜。土地爲其所據。金繒子女爲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守自既。而
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將本者孝。
君臣之間。將本者忠。陛下欲爲親屈。此孝也。妄能使天下皆爲陛下
而發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奏有
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
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昨通和也。人皆肯從乎。
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
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償來以爲信。試呼一二大將問之
彼不至爲勸。理必不奉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僭小則去

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矣。發[illegible]
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聆愕相顧觸藩而
返則結釁造怨益不淺淺爲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
君臨以小事大藉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弗辱損德
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矣如之何
也已。然後督勵將士謹備不虞。江外虜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冑之
役。臣恐虜人使來然後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欲辭使
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
心諭之曰。强虜遺我以難行之禮彼等其許之乎。誰可許萌後日虜
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爾不可即有違陛之警既爲吾當
之彼如慷慨委洛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辭使者何傳臣
不敢遠引前代鋪叙爲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
爲陛下言兵機緊要。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
之。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聞虜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
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
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
虜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虜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
謀畫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成敗禍福之原。不可
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虜求我以甚難。則和議之敗
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虜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一于此。非但
和議之不成。蓋亦産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說。若曰虜不可從。
必峻辭而拒之。虜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亦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
也。今遽出爾反爾。不給而反復無信也。其無怒將和何和議當自

是敗矣。朝廷若曰虜不可違。恐使者臨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國也。是
棄君父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
如何。和議亦敗矣。爲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和其間。其從之
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虜人。周旋曲折。以就
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
善議論之士。熟爲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
而行之。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
漢臣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眞宗皇帝
謂呂端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厭屈節爲天下蒼生。然又須執綱
紀存大體。即爲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
郅支求侍子。漢議遣谷吉送子庭。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夷狄
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備其欲也。陛下欲占古語。其合春
狄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然臣區區之意惟
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謀。茲敢以和議爲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
成也。陛下留其意焉。

剛中又上奏曰。臣竊見講和之旨。初則士大夫以爲憂。中則民庶以
爲憂。今則將帥以爲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
爲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之計。初以爲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
大夫爲舒慘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聞
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洶洶如風濤瀰翻。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
明日某人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竊竊之言日益憤激。以其爲患不
可不慮也。蓋陛下開闢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擢爲將帥。分置軍
旅。相倚爲安危者。踰十年矣。曰虜騎入寇。招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
賊據險。招使招撫者。諸將也。諸將頗雖未能以大功名自見。然其所

以事陛下者甚久且熟。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虜使在館，曾未與諸
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歟？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
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己降氣，則懷愧思而感激者必
至於自勉。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
朝廷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免疑者以至於自恐。使諸將懟，
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
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賚宣詔旨，以慰諸將之
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虜使北去之後，
議之未既，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毋有不可緩者。陛
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諭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實，事成
則與汝等謹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不成，則與汝等奇物旅陳師圖為
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損於以圖功也。如是則將

帥安而群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良弓藏。今日豈陛
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剛中又上奏曰：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
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是可商議。臣不勝幸甚。今者如聞
虜書緘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
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於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
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昔聞齊楚交善
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紿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絕齊。
楚王大說，群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
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
也。且先出地，後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
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朝楚使

曰：徒欺至其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
而又有甚焉者。夫不因誅虜，不勞師旅，而虜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
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絕齊，虜
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伐吾之
本根也。墮其計而孤旁援，為禍猶淺；墮其計而伐本根，禍無乃深乎？
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
不肯也。今使虜先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虜亦
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為虜所紿
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大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
皆紓回曲折，共為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之者。古語有云：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審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為疑也。陛下孝友之
性，動天地而感金石，願西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

言其害，正欲陛下以為疑，而少審之爾。何則？虜見吾今日朝廷盡力，
精兵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擁襄漢，彼與其涉遠勞
師而客者，往往寫若鼓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
一為者，彼或兵狀相攻，族類內潰，叛有中原而盡力之不足，孰平數
怨而含恩之無從，則半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審之之
時也。少審之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其善意，坐封一函紙，奉
吾禮，待兩使，欲聽所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式紀
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虜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為自古帝王
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罵齊而自絕也，
然亦猶遊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高而愈不肯售。願陛
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
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

其害累。苟失策非但楚變六百里之說為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
禍有不可測者。仰惟衆濟臣子之心而俯駱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剛中又上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虜書
納入。方為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
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虜書者。但欲為虜使作道地爾。恐
書至而我不屈。則虜或以為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
使者。或書與使偕入。置使者幕中。只臣授書入之陛下。條忠見使者。
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
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
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之奏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
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為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
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不敢議。正恐

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耳。又或謂臣曰。彼詐而我信
之。有如負約。則曲為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審其詐則僻體愛氣
精銳銷懦。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虜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蒼蒼悔禍
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固許者戎虜之常情。審畫者苦今之萬一。主
國之道。以守常為正而不可以僥倖為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
者。未嘗不慮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
越者如何。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
也。秦嘗破荊矣。後與荊人和。荊乃起為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
魏乃起為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詆其主。謂其不早成王業者。良由不
絕戎荊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
待殘國。其心忍矣哉。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由
是觀之。戎虜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强

敢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亦一書迺奏來見
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然乃信之全乎。陛下為親而意切。天下舍
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虜後日有南北羈縻之請。此尤不可之
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議和之初。未嘗遠慮
但作偸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畫。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
則今雖平和。復後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
奏民力窮。夫人心危矣。更令失封。悔將如何。伏望憫臣顓愚。察臣踈
淺。但見人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收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
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切。
剛中又上奏曰。臣聞自下剛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瀆。非得已之計。
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
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虜書納入。陛下

念祖宗存大體之說。是古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已獲濟。不勝
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
請。臣所憂也。果有是耶。其不然耶。今倘不正其始。則他時從違無策。
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虜有所欲。
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
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嘗扣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令。欲於何時交付。
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為虜言如某等人可遣。如某等
人不可得。開言劍吾意懷違圖。勿謂事未至而謾云也。且如今來許
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虜而可遣矣。臣請倫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
還我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蠶蓄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
枝荊丘墟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强壯可戰鬪之人。郡縣既
困東南畫藉兵之費。平時倚以為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

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猜起。凡有指畫使當爲經久之計。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草屋。祈哀自請。逆敵國專使來聽。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虜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察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慮。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蕭條萬狀。如失元氣之人。悠悠待盡。此臣子之憂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處。當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顧久圖遠。惟聖心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厲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祿而欲有爲。何所不可。然群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聽。此前史所以獨稱於漢祖。蓋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傅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止於探窺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爲耳目。臣雖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君父以喜聲色也。感激言語。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閏中又上奏曰。臣伏見虜人敗約。中外不以爲憂而爲喜。虜逆天太甚。養禍滋深。變已和之謀。而神必誅。雖久戰之兵。而人極思措身完絕之地。行師盛夏之中。故可以無憂。陛下以尊崇之勢。踐從甚續。初未嘗爲屈己太過之事也。根本不移。蓄藏如故。比前日實彊所積。而敵人受其罔義。故可以爲喜。夫舉大事者。在酌民情中外之情。如是勝負之形形矣。然偏匪之憂喜。猶交戰也。陛下精兵勁甲。霧輸有年。今欲震發。況潛布昭聖武。則檄書一行。萬物吐氣。其誰敢敵。臣固安得不爲喜。然用兵者如擊水。在驚臨敵者如養虎。遺患。惟持重可以鎮物。惟果斷可以成功。旋踵之間。禍福相倚。臣亦安得不爲憂。又念雖虜多詐。善爲妖祥。稍覺失利。便能以甘言相誘。正恐他時將帥鼓行。士卒用命。必爭雌雄之日。我師頓行不循。小有萬一之虞。彼未必不再遣一介持詞釋憾之辭。復相紿弄于斯時也。陛下持以斷然之志不牢。臣又安得不以爲憂。持之不堅。行之不果。既已爲强。又欲爲頑。遲疑兩端之間。吾進無所鼓。退失所據。皆志士寒心之日也。臣又安得不以爲憂。臣寧精思深念。以爲今日之要。雖感動士心。同力赴敵。猶是中策。若陛下持以斷然之志。終始不變者。上策之上也。苟士氣不衰。國論堅決。鼓而進之。敵人震懾。則破竹之勢決策可圖。如雖而退。以戰爲守。則長江之險。方可爲固。不然則復日持之不堅。擁今日畏縮遲疑。其患一也。新疆之民。方如赤子之得父母。父母今又棄而遠之。計其宛轉塗炭。延頸拯救。旨日夜號呼以冀。顧陛下以臣堅果不變之語。詔之大臣。天下幸甚。

閏中又上奏曰。臣聞中國之治有盛衰。羌狄之勢有彊弱。盛衰彊弱。因時制宜。以聖人撫中國御夷狄之道也。伏自夏五月。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陛下赫然震怒。知曲直之有在。奮威師徒。奉揚天威。克復之書。以日來上。俯宜應變之道。誠得之矣。夫以虜人擁領中國兵諸無動。宜其一蹶塗地。蓋兵夫卒而不返。然猶能收拾餘衆。尚有大河之民者。無他。蓋亡手修邊地之好。今寧縱敗盟之罪。長驅之馬綱盛夏而甘蹈死。顧吾舉遣之間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力亦未能齊一。此宜深論之時。尚以須劉豫也。雖然。今茲中冬盡之朝日無幾。朝廷所以爲來年計者。畫亦登正而先定乎。中國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羌狄之彊弱。比前日自可料。願陛下乘萬寶萬嘗之時。即親剛運動之初。開陳規模。況潛機算。與二三大臣預爲來歲待敵之畫。動靜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則

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衆定於一之道也臣不勝區區顒望之誠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八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

經國

宋高宗時知揚州呂頤浩上奏曰臣竊以金人習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犯京師天祐陛下不墮賊中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爲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弊之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淸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膺寶運圖而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戢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擇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聽覽群策而從所長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哉

頤浩特進觀文殿學士上奏曰准尚書吏部牒備坐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邊害已大詢衆慮奉聖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者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上天是宜邊埸安寧萬邦家福然而兵戎敗殃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遂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故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頗狄情僞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默謹陳今日備禦十事條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

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雖有項氏之强而終爲所
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變叛域外迫强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
卒能誅强暴而復社稷陛下常心省事約已使民慨然願治可
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釁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
兩東諸郡。西踰京西陝右諸州逆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德大
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逼
京東州郡若民心良稱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宿亳
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
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己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
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蹈州軍及鄉村人戶避
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盜殺害。
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邇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報郡
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況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
失耕業不曾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臣嘗考自古夷狄不善
攻城惟金人慣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
寇擾攘之後鄉村有力人户盡挈其家屬牛畜貲產入州城居
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
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既壯守禦之備糧儲不足去處責
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林或入
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爲魚肉爲此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
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退屯河陽之壁縱民避賊。
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謂收民心者此也
一曰定廟算臣契勘金人壓兵於淮甸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
有講和之議況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

焦勞大詢群策廼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强弱不
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已必
爲之。但迎敵拒戰之討豈可少緩哉昔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
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拒之。苻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鞭渡
江伐晉。謝安遣兵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
金人殘忍貪暴逆天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爲强彼之强不遂弱
耶。昔韓信論項氏以謂其强易弱與此相類伏望聖慈明詔大
臣議定廟算除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申敕主將練武
備講陣法訓强弩料彼已明斥堠以決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
也昔先輩論高祖光武之事以謂淮陰論項王嘗料成敗則知高祖
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夫
策不可二三矯昧臣願定廟算者此也。
三曰料彼己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己知彼而不知己。必敗知己
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
往迎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己亦未嘗講究彼己
之長短也。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迭
負未有敗衂如今日之甚者蓋鄜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
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
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
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能立。
惟阻險用奇可以接擊爲將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
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illegible]
[illegible]入澱之後馬不復料止食青草
七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虜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

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沐，制策論契丹其略曰。以一月之強兵
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
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虜人以臨熱
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
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
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
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
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己。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
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全。臣所貴知彼知己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當如是。將帥之

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
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
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強。譬如蕭何
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雜周之論九徵。豈虛語哉。今強
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
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
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權試。庶幾
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
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萃厚祿富榮之來。安存之慮既
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
歉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遽與官爵。郭

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飢則著人。飽
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臣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
寇。此類既眾。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強壯
有物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
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
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胡馬南牧。須依選有材武心力使臣
將校百人。分為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
頭探報。遇有警急。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
官私驛鋪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
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
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牖橋。而京師猶不知

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
師。伯友語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盜寇。非金人
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
北岸無探報。不知我為所聚。令治舟楫。殺韓殘。致南岸無由捕
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亂強弩。臣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不戰成列。輒
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
虜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
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
驗之。虜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強弩。今欲禦騎兵。捨
強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
長技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

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胷洞心。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蓋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宋寧五年。環慶路第大將某。种師中時前軍。番酋比精若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强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五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一軍太師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據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蕭彥國時為第十五將。可名而問也。日近用兵多係外軍。獨遠為將者不知强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所施設。且如萬人為軍。

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雖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强弩並發。人人亦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之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費難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强弩之輕捷。臣願飭强弩者此也。

七曰。分器甲。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夷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賊欲至洧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操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烏合。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軀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衣甲之空。無力自辦器甲。可勝歎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驕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步人衣甲不全則無以蔽身不能禦箭故也）非特此也。夷人步行。有車乘牛畜般載器甲之具。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臣竊觀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虜人志在劫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肆虐淮甸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撥海船以備衝冠。而上流州軍自荊南府抵真州。凡可涉濟渡處。並未聞措置。此豈可不預為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寇吳。周瑜策以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親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鬬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

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
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
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叉櫓。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
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荊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
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
申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九曰控浮橋。臣契勘四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
水衝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四州浮橋矣。竊恐斥堠
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
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三
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方平擁領精
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於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奔
潰。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橋索。遂不得
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雖巨筏。又四五日
乃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窺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權暫
解拆其浮橋。腳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以守船渡
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準備緩急焚燒
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
慮遠。亮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
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議者今
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還師。若驟發南來。則大駕必須渡
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
我乃渡淮。既渡淮焉。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

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過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徇國決死一
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
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
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
揚。楚泗之間必有控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
渡淮而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
尤狹。賊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
州盱眙。以一軍屯壽春府花靨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
犯邊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
歸朝。士卒必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據淮阻險
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
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
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逆敵角勝負。
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亦非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
圖可考。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籍。其心惡之。且黥布一卒
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愧於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
驕兵。平原廣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
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嚴責諸將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
何進止。以決一衆。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
人畏怯。各務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
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畏信。敗軍失
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故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
耶。昔孟氏之將賞其將士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
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舉兒北向

放一罰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
之衆，號三十萬，以救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
洛陽，陣於兩賊間，不憂世充，能以兵後之，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
敢陣於兩賊間，而況淮之戰在吾境內，有衆有地利，我為主
彼為客。諸將尚畏縮而不敢進，國之介胄將安用哉。昔周世宗
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愛能、何徽退走，其驍軍
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歸軍潞州，斬樊愛能、何
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無則就首用命
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犯淮甸，則秋冬之間必收
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論虛形勢者此也。

顧浩又奏曰：臣今月十二日准入內內侍省遞到金字牌，降付臣詔
書一道。臣已望闕祗受訖。臣伏惟陛下聖德日躋，睿謀天縱，方逆臣

作亂，唱導狄人侵犯淮甸之初，奮發獨斷，親御六飛，巡幸近邊，號令
諸將上下用命，屢奏奇功，遂使戎虜退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
策，固不能逃於聖算矣。尚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芻蕘，問以方略。仰
見陛下盛德謙沖，將集群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且病，然荷
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恩，輒以所見，析為十事。凡今攻戰之
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具在十事內。雖智識淺短，無所取
材，然臣生長西北，兩遭出入，行陣踰二紀，耳聞目見，粗為習熟，謹繕
寫進呈。所冀螢爝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無任兢皇戰懼激切
之至。

一論用兵之策。臣契勘臣在河北累上守官歲久，曰觀金人與契
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戎主天祚不悟其
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當北狩之未還，憐生靈之荼
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己，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厄，以救生民之
命。而虜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踰四年矣。歲歲舉兵，使
犯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
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者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間必傳
箭於虜中，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梧賦斂，終至財力困
竭。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
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
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
而忘戰。所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益為備，
出其不意，乘時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戎主天祚侵陵其
民，誅求無厭，以致陸北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

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
女真國通好。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
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猖獗。二十年間主張國
事者，國相粘罕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蕭慶、三太師、高
慶裔、孟弼、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斡离不、婁日、國吾、余
覩、婁宿、拏懶、二太子、四太子、撻辣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
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強矣。然粘罕之性好
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
厭苦從軍，皆怨恨其貪，其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又虜性嗜
殺，將兵所至，殘其強壯，老弱擄其婦女財貨，悖天道，結民怨，窮
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斡离不、余覩、蕭慶、日國吾、婁宿、孛
堇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

矧于空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
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
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諫擇精銳汰去羸弱今二三
大將下兵已精矣陛下聖性精於器械製作工巧數百以冬甲皆寶
菲飲食而儉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咸備矣所精器械又備將
上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於赴敵故所者韓世忠抗虜於鎮江
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世忠首
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形勢也
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
五萬以寡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
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三論舉兵之時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虜人風俗每遇年四月初草生

枯官私戰馬遂水草放牧號曰入濼入濼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
令取馬出濼飼以麥豆準備戰鬥又虜人所長者弓矢之利而暑
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夷虜犯邊未嘗出於盛暑
之時歷代將帥儒者皆不知此惟唐杜牧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
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
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然唯世
稱杜牧知兵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嘗錄引
杜牧之論具劄子奏陳次日進呈之際恭聽聖諭以炎夏月舉兵周
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能及此去歲秋冬朝廷再遣
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虜酋引兵過淮信使俱棄可知矣
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為邊患
臣願陛下亟發睿斷乘此機會有不可失之時必須與大臣決策

定議陰敕大將速為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
之路趣汴之計供餉之方招懷之略臣一一條陳於後伏望睿
明早思熟計廣詢博訪施行乞賜睿察

四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京北人自中原陷賊以來傳聞京西路
殘破為甚京畿次之惟京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按
堵如舊然苦於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蓋祖宗德
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傒望之深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
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收人心慰民望也臣已條
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於即今所有戰兵數內差撥
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搗南京至汴京仍差大將一
員統兵一萬人駐泗州為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
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內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至青密州京

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
二萬駐濠州以張聲勢此兵不可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
兵渡淮擣潁昌府陳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
敕大將所至不得殺人不得劫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
豫什一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
下州縣選其逐處豪傑為衆推伏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
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
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
為我有者蓋謂是也乞賜睿察

五論運糧供軍事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
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趁沂密州兵三萬人每人日
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

碩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船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乞委江淮官臣揀選淨米五萬碩前期運至泗州准備諸軍附帶入界南京以北鄉民移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敕大將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吊伐除糧食以籍鄉村百姓供應外二行軍士如敢擾奪財物擄掠婦女並行軍法及嚴分大將乞王師所至獲虜劉豫父子所聚糧料准備賞給金人者並行賞賜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賞賜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措對之法不可不行合具奏知

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車駕駐蹕鎮江府事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截舟邀截住虜酋四太子人馬未得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虜酋及具奏聞以為乘之萬伐虜定之勢車駕所至自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群邪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言不行去歲秋冬虜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罔敢退縮斬獲既多虜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方強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強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攘狄之心親統諸軍延行寨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歐陽脩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強弱較彼我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時暫移蹕揮駐鎮江府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說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況陛下天資聖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伏乞賜睿察

七論經理淮甸臣契勘淮南東西路平原廣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欽惟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訓敕令講求耕牧治襄陽之政事漸行之其通泰州產鹽地分尤宜選任能吏收拾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権貨務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收七八百萬貫戶部為當使見昔年四收實數蓋通泰楚州產鹽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謹選守臣乎或曰虜酋若犯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武臣康序等守承楚泗州奏金人相近望風逃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備若小小寇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官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体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略自此者始此其要也乞賜睿察

八論機會不可失事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亦出兵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倡亂以來中國之兵

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是豈金人真不可敵哉我之兵不精耳
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
舉而犯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
深究其弊修軍政備器械又虜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勝
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強梁橫行如往年哉以
近事言之兵除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
仙人關去歲九月賊犯淮甸我師累捷虜遁頓兵百餘日師老
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甚
傲嫚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軍聲向震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
討伐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
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雖以其
地析爲三秦從高祖於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爲漢有因之以取

天下況此舉必可以橋劉豫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
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彼入我
出彼出我入無大海吝寺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四海
之事力而户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紹興三年臣在政
府日會計户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來切料户
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
南民力何可支梧豈不寒心哉況中原之人強悍壯實東南之
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兒曹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殆盡雖欲北
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爲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戎狄之長
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虜人便鞍馬每以
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取勝蓋舟楫者非虜人之

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一萬
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
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爲上廣東西船次之溫明州船
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
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若國家興舍
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我朝中興之大業朝廷其搶諸
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京東河北及虜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
可往之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僞齊京東諸郡河北諸郡
及虜中諸郡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下先擇船主
梢工一一宣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所密州仍遣差曾在京
東界與人接我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溫若本京東
界不曾臣劉豫之人在海山間聚衆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

外獨在青州爲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濰州界交兵一方之
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海賊兵吉後來爲兵官嘗
膺戰虜人今留在青州青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未知諸
將下見管人兵之數進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進下約
二千人范溫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中軍或沐往諸州
軍充廂軍若盡行刷歸范溫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
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通僞齊海旁可用
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趁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虜人
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矣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
北之糧爲全之計豈可緩哉乞賜睿察
十論舟謀獨斷畧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
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吳群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

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群臣沮，惟裴度與帝意
合。一舉而擒吳元濟，而愈頌其功。向凡此二帝功，惟斷乃成。不敢
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審人退兵之
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相臣料六人者，或以謂當用兵，
或以謂不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壁守和
議，或以謂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未可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
之道。人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料
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
臣事陛下之久，出入將相，踰五年，平日亦以謂若不舉兵，則必
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賊兵。紹興三年春，臣已定計，此
從樞密院撥遣旁兵有寨處。備潘致先、高公繪自粘罕處奉使
回，愁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賊性反復，金賊尤狡譎，

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己極矣，去秋忽然兵至，
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又為之備。秋冬間若本國刃無牽制，必
舉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將苟安而忘
共向爭天下義。萬一秋舉兵，更已貿。諸大臣參討禁使隨詔附
吉。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
待盡於此，敢罄愚陋，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愚，死乞賜睿
察。

貼黃：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或以
謂必須用兵，二說膠擾，曾無一定之論。以觀自建炎元年至今
前後所遣使命，若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
與瑞、張邵、龔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先、高公繪、郭育、
宵、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相繼入國，窺料虜人國事必無不
決之言，亦有難從之情，姑欲紓我備。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
十年，略無顯効。料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
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衰憊之言，或
可備收擇。謹具奏知。

頤浩又上奏曰：臣昨日留身奏事，伏蒙聖諭，朕欲親率將營按視諸
將，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力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
軍陸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而芜漾又以為不可。緣
此譽奉臣仰聞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之之
時，馬上治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尚欲
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
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渡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
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徃來於棘門、灞上、細柳營勞軍。以今

觀之，自咸陽東南西至霸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亦
須三兩日。是時臣僚未嘗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甲胄，平定禍亂，如擒
竇建德之役，與單雄信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卒史大奈奉
射竇建德，騎馳出賊陣後，逆擒竇建德，此皆聖人英武之略。但陛下
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屢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櫜鞬。
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傳旗於諸軍。臣願陛下以剛斷為心，以神武
為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為蒙蔽，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幸甚。

頤浩又奏曰：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扣淮，三年正月遂直犯
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竊聞中引兵扣江。
今復猶退，此皆天佑本朝，聖德昭格之所致也。夫虜人今年既不渡
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以圖中興之業。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
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於川

陜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遣發大兵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群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㮚。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若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觀也。若不速為之。遂延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之意。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遠圖之。不可緩也。臣在西北二邊。出入行陣二十餘年。今若年踰六十。近在軍中頗覺筋力衰憊。非復昔時之強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所

辛未張浚薨之前二見中興小曆乞賜齊祭。

知福州張守應詔論事劄子曰。臣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邦畝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躰虞舜之達聰。為成湯之好問。不閒遐邇。務開至言。寵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廷。未嘗校詢。要旣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始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財擇。議者蓋謂虜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垂手而取也。儻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畢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畢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驅以

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荊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陜西抵川峽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之南可以貢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擁重兵。貴極富盛。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宜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碁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優假翊從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鄂岳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給悉歸漕司。仍委諸路各遣一二百隻專充轉般。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優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覆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繁。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則可以守備。而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畢安其民人。綏

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猶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昔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蹈蔑之易也今既挫衄退遁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其計頗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在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未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昔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屛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動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

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力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戢宄盜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裨聖明俯伏以俟誅殛。

守爲殿中侍御史乞詔大臣講求政事劄子曰臣聞天下之勢有數脩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爲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攷古未有而夷狄之亂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曆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正在於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久歷日再御朝而公卿群臣上體焦勞廢休暇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爲不至矣然未見卓然有所設

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於正持危必期於安撥天下之亂必期於援濟用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謀勇士奮其節怯夫勉其死若乃襲常守故傳舍相遞碌碌勞形怵心於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之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者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心言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騖不遑之時宜當惜寸陰必急先務又況今春金寇既蹂京西淮甸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爲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除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有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舉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未至煩勞日力不至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爲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爲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言欲治之

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獄訟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勵精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於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

守知洪州論遣使劄子曰臣切慮閒寄職事之外不當冒言天下之事伏念受陛下大恩目覩利害不敢嘿嘿但已惟陛下留神財擇臣竊觀陛下比已與金人講和誠以梓宮未即山陵兩宮久闕大養孝思之切委曲聽從至於復河南故地雖官吏軍民復見太平官府爲幸而洞察之餘與夷接境猶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復河南之地利害未爲甚重尚當金使之來王倫之還與言金國所須索梓宮兩宮所許甚確指日渡河朝廷乃遣王倫藍公佐奉迎比聞金人拘留倫而及公佐一返外國不能知曲折而道路之言或謂金人之留王

倫。欲盡變前日之議。且以還河南之地爲大恩而責歲幣之數。梓宮兩宮。則未有還期。道路之言。雖未足信。然臣以理揆之。惟一倫則可以盡反前日之議矣。又聞金國前主和議之人皆因事誅。則前議之變。理之必然也。夫金人之用事者今既非主和議之人。則和議之成與否不可知。特以書遣使發詔。故未能盡變初議。他日必以中國可不可行之事而爲釁端矣。其始不須歲幣。今乃首以爲言。其始許還梓宮。今乃置而不論。止以區區河南之地爲大恩而責報焉。他日之事。固可見矣。是宜長慮却顧。以爲善後之圖。若執一變。因就彌縫。僥倖爲一之惑。非計之善也。爲今之計。非可以其變詐而遂廢前議。亦當遣使遜辭且議要約。且議歲幣。務爲少譖。不得使命之壇纏也。其議要約也。若曰陛下卑辭厚禮於大國。大國遣使下詔而還復其侵疆。繕修陵寢之初。國人延頸以俟梓宮兩宮之還。今既然則上下缺望。何以展四體盡事大之禮乎。向日賜許。借使行人失辭。國人無由户曉也。儻或未從。願而圖之。蓋金人之吉僞義詭。請之至且急也。必厚有邀求以啟中國。臣恐中國之力無以滿丘壑之欲也。以至疆場之事。必不得已。亦當遣用前日契丹故事。必使中國可行然後爲善。其議歲幣也。若曰國家全盛之時。盡有河北山東。皆欣之地。故或可辦。今山東河北盡屬金國。河南新罹烽燹。來處而求兩數十州歲幣要從出哉。又覆議論必不得已而與之。則契丹之數亦不可過也。然同之欲使人往反議論者。欲陛下或以審觀虜人盛衰虛實。徐察天意而爲從圖。惟是明詔大臣。敕厲諸將。擇偏裨。簡閱士馬。積財蓄備器械。以爲意外之備。而和議之成與否。臣當置之度外可也。夫以陛下聖明天縱。必洞然此理。而臣愚過計。猶懼陛下孝悌之至。孟欲梓宮兩宮之還。義增實計中而有墮驕之悔耳。冒貢狂瞽。出

於愛君憂國之誠。不自知其進越。惟陛下裁赦。

時秦檜爲相。和議成。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詔侍從臺諫條議以聞。禮部侍郎曾開上疏略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爲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才得屆己。陛下之志成矣。下然怨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宗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

經國

宋高宗時秦檜力主和議刑部侍郎陳康上疏曰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據兵嚴備審勢而動捨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人尋有所邀議久不决將再遣使蒙擾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深每犯必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使歲命書當請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姑其假和以之說騎挾恐之辭也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察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遵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决意戰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

兵部侍郎張燾上言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矣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恭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遷進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

燾為吏部尚書上言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使欲行禮群臣震懼罔措必也得梓宮也得母后也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繫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察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廷臣莫能正救當晉仲達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

端明殿學士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略謂宜以天下為學進圖恢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講讀之臣取宋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儒書妨賢之說偷安苟容之侈市恩立威之姦懷讒罔上之姦臨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歷已本以從閫信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豈一官可者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內經以濟師上自荊鄂江池下至承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賢無保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者宜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令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下禍不可獨歸之戲

吏部員外郎康剛奏曰臣伏見廟堂近因江南探報事宜頗懷遲慮議書方探臣竊有愚見仰瀆聖聰伏乞睿擇臣嘗考唐德宗之在奉天徒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危殆甚矣惟人心未去止死者無卒能戡定暴亂恢復大業今吾甲兵猶可以決戰取勝非若彼之寡弱也況有重江之限重兵又當其前非若彼之窮蹙也聖德日躋人心更戴天之眷佑斷可識矣願皇不足恃邪群臣往往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故未見端倪而遽為遷徙之議臣竊謂動靜之間亦在審其緩急而已何謂所當急周防要害之津中嚴斥候之法重賞必罰使之疾於飛鳥此為事機最要者願可緩邪鑒與戒須頓動則所費之浮損當經理使如天之不可升萬萬無覬伺之理然後可此為事體最重者願可緩邪而自得報以來未聞

朝廷有急切措畫指揮與臣所未諭也。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而南惟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如閩之四境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東南則大海。形勢之勝。殆是天設。永嘉固須使若論遠險。盜心多不如也。臣頻迭降旨揮下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巡。所有盜賊未息。臣願曲賜赦宥。因是一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放臣感恩激義。悉為我用大抵閩之風俗重義尚氣。君臣父子之心雖為盜而不變。此臣所知也。何謂所當緩易。曰言出悔吝生乎動。故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又況動而有安危之機乎。今所在民物凋弊不堪重擾。盜賊竊發多是乘時。若非事勢有大急。且詎可輕動。臣願陛下熟計而審處之。期於不失機會而已。有如不得已而至於事閑。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他路。致於海上。而出戰之兵亦環駐於鄰境。閩人無所

困苦則宗社所寄安於泰山矣。然後伏復之計徐可圖也。時臣相邑。經營四國。少須有成。進撫中原。正位布令。如日麗天。亦何傷於往者之虜溺志雖無。臣愚竊料今歲虜騎勢分。必無南渡之意。伏望聖慈姑寬憂念。以慰天下。臣前所陳。固愚下策。猶如孝子瞑眩之藥。厥疾已瘳。無所用之。則志願得矣。惟聖慈察其區區幸甚。

周於上奏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聖人之順乎天。當以時觀之。聖人之因乎時。常以事觀之。時者天之所為也。事者人之所為也。事之未至。先時而起。其失也過。事之已至。後時而縮。其失也不及。視其事之所在。則知時之所可。而天之所與也。上穹悔禍。神贊今國。虜僞之來。使者既適。盜賊之竊發者既除。士氣振躍而不驕。兵食給足而不乏。事之如是。時可占矣。傳曰。時哉不可失。伏願陛下奮乾之剛。發離之明。乘時觀釁。應機而作中興之功。措日可待以副上天乎治天下之意。不勝幸甚。

右正言陳淵奏曰。天命雖周公不敢知。然今日之事。以理觀之。天之眷宋未有艾也。何則。祖宗之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有窮已故也。臣請試言之。昔我太祖皇帝不易肆而得天下。太宗繼之。四方僭偽。未勞而服。真宗仁宗視民如傷。厚意和戎。以安赤子。不殺之德入人心髓。後更五世。以至今日。中間姦臣繼執國命。百姓征役無所措其手足。故夷狄得以侵侮中國。自古王室遭離。致壞遂至於不可支持者。未有酷於此時。然民心猶未離也。豈非祖宗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窮乎。觀民之從違。則天意可得而知矣。方淵聖入繼大統。雖兄弟之間。不能無疑。而獨於陛下親厚。此有以見天意也。當是時。大臣如耿南仲之徒。曷可以獻疑於淵聖者。無所不至。及其奉陛下為大元帥。莫有阻遏之者。陛下雖欲不去京城。不可得也。此

又有以見天意也。使北之行。未及虜已入寇。方圖引還。而二聖遠狩皇族內外莫不危篤以往。而陛下適遠父兄之側。故王室陵夷。而宗廟社稷。賴陛下獨存。此又有以見天意也。天留陛下。以興我宋。其意之篤蓋如此。當此之時。但當欽承之意。以追復祖宗之舊而已。蓋天之所以付陛下甚重。而其責亦不輕。若二聖未歸。宗社未復。天下未一。金人之仇未報。則祖宗之業。因循而不復振。而陛下之責亦不能塞矣。此宜朝夕罷勉。坐薪嘗膽。而以為憂。然以今日之勢觀之。蓋有未能遽如陛下所欲者。蓋大江之南。荊湖之間。與夫閩廣之寇尚為內患故也。未歸二聖。復宗社。一天下。以報金人之仇。而內患不除。若出師北向以窮遠寇。則鼠竊狗偷。近生肘腋。亦足以牽制我矣。故當先靜其內。然後外亂可弭也。諸葛亮必擒孟獲。然後出師。蓋為是爾。往者朝廷嘗命宰執。副以大將。先由福建以次及江東西湖南北之

變。蓋有意先乎內患也。臣以謂既有以平之。必圖所以守之。慎擇守
令。毋拘以常制。而使之以愛民為本。豈獨施於內而已哉。雖訓平備
亂。雖使夷狄而臣之。亦可也。

章誼上奏曰。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馬。頗不覺悟。雖
重兵彈壓。將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行。臣詢之
衆論。謂其說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異其
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
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者。日食二勝米。別無
衣食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贍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
朝廷傍近郡如錢塘鹽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大段不同。莫若
戍卒。若分就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新舊日贍之物。無高
價倍用之費。即有警急。朝召而夕至。此無關事。今新招之人。數聚既

久。乍從儉約。已自不堪。加之百物騰貴。日用益廣。是以不敢安處。其
龍治皆戍之地。有可議者三也。臣伏望聖慈延與大臣商量。經畫此
三事者。以安反側。未勝大事。若使之迫於飢窮。令其怨言。雖注劄日
嚴。刀鋸積下。終未能禁其潰亂之心。何敢望其征役之用哉。

誼又上奏曰。臣竊觀陛下繼承大統。號稱中興。而險阻艱難。實倍創
業。中外臣吾豈無英才肯為陛下圖事揆策。關國強兵。出死力抗驕
虜者乎。雖有此人。陛下深居九重。誰聽誰受。陛下何不定都東南。深
固根本。擇一二大臣俾之居守。然後親御六飛。練兵選將。延利楚之
郊。用關陝之衆。結荊襄之勢。引蜀漢之利。據郡撫綏。以見太勤。則深
謀至計。奇材猛士。將雲集而景附矣。方陛下春秋鼎盛之時。[illegible]於
此。而不急收群策成馬上之功。蓋[illegible]事者未之思。臣不勝區區之
願。

誼又上奏曰。臣竊見國家軍兵之散在州郡者。不可勝數。平時虛費
錢糧。後逆禍起。將來明堂大禮。決須怨遇州郡希望給賜。朝廷若不
預行措置。必生變亂。以臣耳目之所聞者。可舉而言也。自來大禮
未有藩鎮。今藩帥之安於本鎮者。與州郡一等。其軍兵之數。給予之
物。朝廷不必措置也。若夫藩帥之被兵而棄仰給於縣官者。將來軍
兵賜予之物。取辦於本鎮乎。仰給於朝廷乎。此其可慮者一也。張用
已降招撫鎮撫。錄勤而未能就職。孔彥舟雖羅鎮撫。而所據部曲實
在湖南。岳飛留老幼於徽州。劉綱寓次舍於溧水。四人者將來軍兵
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二也。自餘統兵之官。謂之盜賊。則
有恭順之名。謂之將帥。則無攻守之效。或屯方州。或據縣鎮。人無任
將不登於樞府。列營移戍。不由於信宣。如韓世清之在宣城。邵青之
在太平。楊勍之在臨江。吳全之在洪府。張忠彥之在吉州。蕭京之在

秦陵。劉紹先之在江西。其者有衆數萬。不者不下數千。將來軍兵賜
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三也。朝廷大師如呂頤浩劉光世張
俊辛企宗所統之衆。見今有司經營應副。已自費力。將來軍兵賜予
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四也。四者之外。州郡各有隸將不隸將
禁軍與夫土軍廂軍。又復不住招刺。以填闕額。自來大禮運司州郡。
各有樁辦。僅能免責。今若在處官司往往空匱。將來本路本州軍兵
賜予之物。縱無辦集。而前項軍兵之寓其境上者。何以給之。與之則
虛張軍數。而難周。不與則侵陵官吏而為變。若非朝廷預有措置。深
恐臨時別有喧競。伏望睿明深詔執政大臣早賜經畫。

誼又奏曰。臣竊惟朝廷暫駐江左。以避金寇。蓋非得已。當為據郡恢
復之圖。以振大業。然金人累歲南侵。朝廷亦累歲奔之。此豈金人計
數之得哉。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頃歲駐蹕揚州。是時陛下有兵數

十萬可以一戰而伯據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東此宰相之過也前歲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長江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死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宰相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知陛下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陛下幸守東南以固根本駐蹕臨江海憑據險阻兵將不足招撫未廣不來此時講明守戰之策外遏戎虜之侵而僥倖無虞之一事起念擇大臣撫欲弃陛下之土疆遺陛下之人民委陛下之州縣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制禦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則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擾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自辦然後陛下親帥勁兵捷時宅中指授分遣信使往來督察

重賞以勸功嚴罰以懲罪其誰敢不用命哉若以江左地狹不足有為則金人之師必不盛於符秦粘罕之謀亦不踰於曹操符秦敗於東晉曹操衂於金兵當是之時江東之勢何如哉伏望聖主考古驗今委任大臣早賜措畫不勝大幸

綱又奏曰臣竊觀自古創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必能屈群策以為智合衆力以為強因山川之險阻以為固然後守位以仁故無敵於天下今智謀籌略之士或上章公車或待從交薦陛下固嘗官使之矣未聞試用其言此制敵所以無策也今中原雖失而淮甸江東戶口百萬多力敢死之士不可勝數陛下不合而用之此國勢所以不強也水有江海之險而樓船戰士櫂師沒人有所不具陸有山林之阻而民兵土豪地形阨塞無人統理山川之險阻所以不足恃也陛下采羣聖付託之重號稱中興實同創業尊用太王去邠之仁以當金人內侵之勢日朘月削何時已乎陛下誠能齊乾剛屈群策合衆力因山川之險阻且戰且守北向而救天下則金人不足滅也惟陛下財幸

綱又奏曰臣聞唐德宗幸奉天兩稅度支使包佶寓揚州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而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悉脅取之佶使婢表以聞時禍難編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此財防他盜耳肅何傷遠近咸稱帝待其機少游聞之果不自安即盡得上表請償由是觀之多難之世事有守正而危從權而安者矣臣竊見宣撫處置使司屬官李允文扶降將張用之兵擅江湖兩路之境輒用便宜權更守臣虛張戰功覬冒官賞罪狀明白朝廷既得其情律之歸司恩賞厚矣允文徘徊鄂渚尚以張用不肯放行為辭近者張用騰奏有願聽節制之言勝濟奏陳有耆老借留之請高衡擇其豪暴難制至

令不敢之官如此則鄂州但留假守未有帥臣又復馬進之兵相望咫尺蘄黃之盜止隔一水若朝廷遽執前降指揮深恐人情別生向背故使別授守臣又須遷延日月內不足以安張用反側之心外無以杜盜賊闚伺之意此正安危之幾所宜審訂之日也昔漢祖借淮陰假王之請踈果行封卒定帝業臣觀今日禍難纏結不減於有唐而陛下恢宏大度同符於漢祖投機之會豈不以少游淮陰為念哉伏望少留聖慮更與宰執商度此小醜俯徇鄂州士庶所請徐為後圖不勝大幸

武義大夫曹勛論和戰劄子曰臣竊惟天下大器宗廟社稷大計四海生靈大本皆繫於國之安危在今日利害不過於和戰之間議國事者當先審所向而定國是國是者天之所興時之所行事也當戰則戰當和則和先後緩急不容無一定之論必措國於至安然

後天下大業定於不傾。宗廟社稷隆於磐固。四海生靈保於輯寧。雖必世百年事之不易可也。不審所尚。而遂紛紜之論。僥倖於萬一。名曰嘗試之說。天下之禍。莫大於以國倘嘗試之説。可為寒心者也。且國之安危與己之進退得失。孰輕孰重。己之進退得失與人之毁譽好惡。何損何益。人臣而能辨此。然後可以議國事。苟惟以己之進退得失為心。則必以人之毁譽好惡為重。彼以譏人之毁譽好惡與其己之進退得失。實相妨也。故言戰則人朋而隨之者多。譽之者亦多。其心非一一明乎戰有必勝之道也。特以謂主戰者不失為尊主強國之説。今日言之。與之者必多。固無害於己之進。他日雖和亦無害於己之進。蓋和亦不可忘戰。是今日之言與他日之言。皆無害於己之進。而當戰與不當戰。於國之安危。不問也。言和則皆呼躁而不敢隨者。以和難保也。今日言和。固不妨己之進。一旦有異同。則必大得罪而去。不若言戰之兩無害於己之進也。而當和與不當和。於國之安危。亦不問也。況言和則主戰者惡之。惡之則斁至矣。於己之進。豈不大為害乎。二者皆不以國之安危為心。而惟以己之進退為心。以人之毁譽好惡為心。此今日之風俗紛紜之論所自起也。陛下所與圖回天下。不過宰執數人。而紛紜之論亦足以眩數人之聽。是以廟堂之上。主戰者陽為尊主強國之言。以收小人之虛譽。其中未必真有喜善之衷也。陛下不用其言。則以拒諫竊議於陛下。以弱國騰謗於同列。浩然引去。亦不失高爵厚祿。而小人之虛譽愈歸之。主和者亦不知固執其所見。往往惑於尊主強國之言。而求免乎畏主弱國之謗。進則迎合主意。退則雷同衆人。所謂國是果安在哉。臣所謂以國倘嘗試之説。可為寒心者也。上大崇正統於中國。保固祖宗積累之基。紹佑陛下之聖德。眷命綢繆。將以克大久長於其後。故周旋調護

成此安定之期。若曰人謀恐未易致。是臣不得不辨者。惟天意與陛下聖德。洗於紛紜之論。而不知所分也。臣聞強弱異勢。不可期也。人身不能無病。能不爲病。則可以全身。國不能無弱。能不諱弱。則可以圖強。弱而爲強。自勤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春秋時。呂甥爲王城之盟。謂秦伯曰。晉國之小人。不憚征繕以立圉。君子則不然。曰必報德。有死無貳。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必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歸晉侯而成盟。國復強。晉君子可謂能言所尚也。方其弱則言弱。能不諱弱。則足以養強也。能養強。則足以成強也。使人臣之謀。皆如晉之君子。國何患哉。陛下察今日紛紜之論。如晉君子之言乎。如晉小人之言乎。君子小人。不能逃陛下聖鑒。明陛下刑賞行矣。單于嫚侮。議兵。噲請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曰。噲可斬。吳楚發七國之變莫甚焉。鼂錯乃居守而勸景帝親征。又方與調兵食。身斬東市。吾未悉私意也。人臣自爲紛紜進說。而不可用。不加罪焉。且誤國者。亦不加罪焉。孰不以嘗試之說。售其身乎。其言不行。又無所加罪。是以肆爲紛紜而無所憚也。臣觀今日之事。非前日之比者。以天定故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臣解之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人衆者衆之所爲凶德已極。自求禍者也。天豈禍人哉。人之所爲凶德已積。禍必自至。天不能救。故曰人衆者勝天。前日之事也。天之於金禍終不悔矣。其報已極。復圖安寧。是謂天定。人何以勝之。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今日之事也。臣請以東晉宋武帝驗之。東晉之渡江也。謀復中原之臣如劉琨祖逖庾翼桓溫之徒。皆可以有志而卒不能成功者。天定也。苻堅爲江左之衅。以百萬之師。一敗於謝玄劉牢之。身死國亡之計。不旋踵。豈謝玄劉牢之之勇。過於苻堅乎。天定而堅欲以人勝。自取禍也。宋武帝得關中。棄而不守。知赫連之必來也。宋武棄關中。赫

建即取之。由是而北犁虜知天定而不敢為不定。天祐之也。故天定則人主之意不可不定。主意定則人臣之意不可不定。君臣之意定則天下自定。定不定禍福如彼之明。可不定哉。今陛下與腹心大臣酌天意之大定以斷國是。以今日已有成策。已見定効。尚可使紛紜之論崇虛名而令國受實禍乎。屢欲求安易於保安者守邊不動為長久之計則屢保安之策也。我欲求安難於保安者傍不動則我保安之策也。彼既不動我非特保安而已。因得自治焉則千百之安在我也。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此也。萬一為紛紜之論所惑以致至危則臣所望於陛下者未易就也。此臣之所未安也。願陛下毋忽臣言。本二儀之無私。揭日月之大明。措山嶽之不動。行四時之信令。則陛下之所欲為者自是無不可為者矣。臣不勝至願。

中書舍人周麟之論守應之策曰。臣聞為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大計已定為然無窮。非拘一己之見也。而千萬人之說莫能撓。非苟一時之利也。而數百世之議莫能易。此其為利害亦豈必天知神察而後知之。惟所見者審而適乎事機。所持者要而當乎人情。所言者順而合乎天道。所操執者彌固則所成就者愈大。古所謂聰明睿聖人者為之君建功立事類如此。仰惟皇帝陛下察問如虞舜。憂勤如文王。經覽權綱。操握名實。則又與漢之宣光比。立國於此。固自有一定之計。而近之言時事者乃紛紛而不一。軍旅之言屬閭巷之言惑。士大夫之言惑。屬有所懷。惑有所憂。此其當懲。凡未至於大害。始也惟惑之為害。豈有不可勝言者哉。此無它。執與急之謂也。執者言兵而欲用。急者諱兵而不言。言兵而欲用是急功也。諱兵而不言是偷安也。自講和以來凡兩事矣。東則安矣。赤子休息矣。成功著見昭昭可知。陛下方且懷遣重臣厚將信幣以堅永好以釋群疑。而因之以喜功之說。

其可乎。渝盟棄好陛下之所不忘也。當朝廷閒暇脩明政刑振舉綱紀簡練將士。此不可一日忘者。陛下方且領明詔飭庶工懲縱恣之風革驕怠之弊。欲人人相與協濟國事而委之於偷安之說又可乎。挑禍忽備陛下之所不取也。如臣所見粗有權論曰守曰應。兩言而盡之耳。當無事則思所以守。有不虞則思所以應。思所以守自治之謂也。思所以應不往之之謂也。守之者在我。〻者在彼。在我者有常者也。惟其有常則恃信聽交。邊不能窺吾一所以守。在彼者不測者也。惟其不測則雖事變猝至。其能逆吾一所以應。今夫千金之家固其扃鐍常人之所及也。若曰吾與親黨而秘不言密也。至慢易其固守之具而弗之理。實不當它盜賊所以自治者如此。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言自治之為可畏也。獸踈子曰術戎而退。孫子之所知也。君曰吾將委肉而飼之不決溢也而歡且僅人矣。雖欲不從其能安乎。所謂不得已者如此。漢文帝時匈奴之叛議欲擊之。魏相不可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亦言應敵之不得已也。蓋能守者能應之道也。守既無不固則應之無不勝矣。守之既固則銷萌折衝。人莫予侮。臣將無敵之可應焉。昔人所謂善之善者。理固如此。臣願陛下增修德政厚施於民。蓄材儲實時。敦本而抑末。去華而務實。明賞罰而一於信。振威令以致其嚴。考將帥之能否而為摩勵之方。察士卒之勤惰而求費用之實。凡可以為守國之具者靡不飭張而備舉。如此守無不固矣。度山川之隘遠近。視邊塞之險易。孰當其限。孰當其衝。孰為之聲援。孰為之犄角。孰為之統一。凡可以為應敵之機者靡

不素定而默諭。如此應無不勝矣。守國之具皆可以熟議而應敵之機不可以豫言。惟在陛下力行之心識之執中自信而已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人心危而易動易動者浮言之所以興道心微而難知難知者至理之所以隱若人者不過屏衆多之慮。致精一之思執中自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堯舜禹之治天下相傳以一道不外乎此數語者伏望陛下奮斷不移操一定之封圖守庭之策。以爲執中自信之道而毋惑於成功偷安之說則千萬人之衆莫能搖數百世之遠莫能易儆諸人事質諸神明臣一斷言庶幾無愧。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提點成都路刑獄公事虞當可上書曰。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喜時多艱再造宗社不憚屈己修好息民然謀猷中廢威柄弱形著見焉。後強敵生心夫濟寬以猛猶捄焚以水救寒必以

溫。不得不然。書曰強者先強其志意。志意強然後舉事以著其強形強形見則弱形銷矣。陛下當知盟之必敗也。兵之不可弭也。當赫然慨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爲。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顯與社稷俱爲存亡。天下聞之孰不投袂而起。此舉事以著其強形之一端也。且君爲元首所以建先天下鼓動萬化自古未有人主進而能使天下進。人主怯而能使天下勇惟陛下勵其強志若其強形赫然有一怒安天下之心。忠臣義士。無不感應人心一奮。士氣百倍何所往而不可。昔真皇澶淵之役陳堯叟勸幸蜀王欽若勸幸江南惟寇準決策親征。國家太平之基。一戰具定當時果幸蜀果幸江南則靖康建炎之事已在此時矣。今之形勢又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然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迫促如航入牛角必不能久。今匹夫舉措猶知吉凶悔吝由動而生。何況萬乘

而不深思。一動之間變故莫測。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爲盜賊。大事去矣。其與移蹕建康使天下增氣皆憤然北向爲陛下爭先死敵萬萬相遠。又沿江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闕漏。臣自蜀出峽。凡有兵將所在必親見其人。問其策略考其虛實以備陛下詢採大江數千里。諸軍屯營不一不能盡言姑以湖北言之。荊南鄂渚上流要衝。荊南兵力甚弱鄂添指揮萬卒不啻公日夜思歸統制官不伏李宏節制無事之時猶憂變出不測。緩急豈能爲用。問其戰守之方。惟恃壘水護城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惡之可以灌城矣之可以攻城李宏本田師中部曲今自爲一軍田師中疑之恐緩急必不相爲援田師中又老且病傳有忠義之心已不能躬擐甲胄臥入戎行矣。然則上流要地已不可保。彼田師中者二十年精和靜無所事。高臺大廈。玉帛子女富貴安佚生矣。及今有事豈不自知

度其心亦願退避。終保富貴。然難於自言。惟陛下急擇忠勇壯健如李若李顯中之徒易之。上流之地可恃以保。而田師中亦必將荷聖恩矣。又沿流諸軍無所總攝譬如有指無臂筋骨既落安能擊搏督屬伸如意。今雖使既遷恐兵權使開。望陛下急擇文武大臣有威望衆所畏信者。爲一人於荊襄爲一人於江淮。有威望衆所畏服莫如張浚劉錡則陛下既用之矣。然猶有議其異者不當使置之前行。勝負兵家之常。萬一小跌。搖動諸軍今使之總統諸將諸將自當前列。錡獨任指呼。利害差遠亦致重之道也。張浚嘗誤陛下陛下不以爲賢然方今天下皆以爲當用日夜跂踵願陛下用之。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願陛下捨一己之好惡。以天下爲心勉用張浚。以副人望。一日之間必能使軍民同心踴躍鼓舞。其功亦非小補張浚受恩頗擇事。歷者老已無少年輕銳之氣。惟陛下深察之矣。不

用必資財賦。財賦固曰天降地出於民力。實與已來。三十餘年賦斂
煩重。民之津脈竭矣。蜀民冠婚喪祭之禮盡廢。風俗急迫。稽其無聊。
荊湖盜賊。正書攻劫。田野蕭條。州縣上供月樁無所從出。往往多仰
征稅。所在稅務。猶乃扶矢要遮船舫。名曰抵當。其實劫奪。貪商小賈。
至有棄舟逃遁者。長江上下。人不敢行。臣不知福建二廣。然以此推
必不能獨豐裕也。軍若無事。諸軍之費。月給一月。常懼不繼。一旦用
兵。費必十倍。國無所蓄。民不可取。惟陛下痛自節儉。悉取非當留內
庭之費。以佐軍用。自古克濟艱難。未嘗不由恭儉勤勞。陛下誠能至
誠克己。稍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自被堅執銳之士。豈不知感激奮
勵。捐其軀以報陛下。若內而公卿大臣。外而監司郡守。下而富商巨
賈。州縣兼并之家。雖使分其家財之半。以佐軍用。亦將甘心。誠以陛
下率之以身也。兵有衆寡。擇將統臨。整齊訓練。朞月可捷。惟財用在

今日最爲難事。故會司會計之臣。當日夜精思。召官吏職州郡元年
稽核。當否。無一毫妄費者。庶幾可以應辦州郡兄弟兄守。俾自直之
外。一無所用。一路監司九三四員。間有闕官。止一員而兼數職者。略
不聞有廢事。然則官亦可省矣。必官闕而事廢。乃可遣置。然則雖從
省併。自不廢事。大抵精微會計。委曲周旋。必不取於百姓。然後根本
不搖。此今日之大務也。又人主當艱難之際。聞四事功。聽言用議。當
懸而不懸。當用而不用。當有爲而不爲。當進而緩。當緩而速。如發
機括。差之毫釐。利害立見。惟人主淸心靜慮。公聽遠覽。然後能隨宜
應變。願陛下疎遠閹寺。絕去便佞。使私意無所干。擾亂權與所蒙蔽。
專一誠意。與賢士大夫。百執事之臣。同心戮力。共濟大事。臣前所
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兵。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撙己。以
充軍費。餘皆末事也。此事之本也。惟陛下必使便佞疎遠。留淸心寡慾

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今日之
所當爲者。必能以次而舉。無不切當。然後令大臣留守宮闕。陛下如
建康之後。馬上從事。以數千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荊襄。無有定處。
使虜莫能知測。臣知雖未及戰。虜已知畏矣。夫虜人雖強。其強易弱。
非誠得天下之心。其實強驅而南。陛下與之抗衡。不必大勝。粗足支
敵。一二年間。彼處隳自潰。兩河豪有起而覺之者。陛下有率天
下常甲三十萬。背空拳者。又長江巨浸。地利在我。何所畏哉。然今
日之事。誠急迫矣。如救焚拯溺。頃史不容便安存之。臣料虜使既還
朝廷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目。前日之間。群然無聞。臣恐廟堂之
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萬無此理。三年前虜
哭維揚。南州之計已定矣。雖云遷都。其實意欲自臨行陣。雖千百新
請使自貽屍。決不能回。今年未動。不過明年。幸其乎動。陛下思循懲

畧。整頓條綱。猶能及事。其動愈遲。則禍愈大。不可及也。臣於紹興八
年嘗奏陛下。召對之時。虜使請和。臣以爲疑。陛下不以臣爲疏遠
微賤。與之反復數四。又願聖諭以爲親屈己之意。其後太上梓宮歸
葬。中宮太母還。亂來朝之養。天下衆年不見兵革。不可謂無得於講
和。然無以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臣今又被召旨。虜人適
欲敗盟。臣又以其狂愚。有瀆聖聽。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
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臣被病衰塞。語言無次。干冒宸嚴。罪當萬
死。惟陛下裁赦。
秘書省正字王應辰上疏曰。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
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遁歸
維揚之占。宜各戒嚴。以備他虞。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
兵息民。自此而始。殊忘積年之貽禍。不忍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

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

應辰為戶部侍郎，應詔言事曰：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所見，條具聞奏。前臣伏見上天助順，兇醜殄殲，僭酋誅，豈天之威，遣使通和，辭意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預為防秋之備，不自賢聖，而博盡群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為虜酋寬厚，能得眾者，或以為儒弱不立者，或以為急於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欲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謀，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以為河朔群盜蜂起，其禹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元者。若漢光武初定天下，臧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失，先入吝以北敵兩國而已。四微備傳聞之事，當多失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為國計者，未嘗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如何爾。求昔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懍懍有吾其左衽之歎。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首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夷狄雖盛，未足為中國患也。晉之謀臣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兗青徐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遠慮，以謝安之勲勞，猶不見容。而道子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競，實自此始。然則夷狄雖衰，未必為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如何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為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為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時或

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征伐四夷，窮極奢侈，於是有鹽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于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橫賦，合而為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榷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為善榷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之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二百四十萬貫。元豐八年，榷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未至於其他所聚名色，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寬剩，曰大軍月椿，曰贍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十倍於兩稅而不翅之。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司農無經旬之儲，至於仰給育所之虞，此其故何也？臣嘗以謂取之多則宜有餘，而反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反以有餘。以文景輕租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寵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民三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它名之稅，罷屬州置之緡錢一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與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於紹興之初，蓋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為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及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定為條貫，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裁省，惟是軍旅

之用。以增廣國儲。浸久遂爲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貴與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乎。只籍之僞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多出於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之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爲大戒。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况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有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爲。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田利害。又使詳盡底裏。無輕變妄費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一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共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寄案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一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勿敢會問。與傳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陛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有心當事。仁民愛物。一皆出於天性。宮掖使令。既已粗備。又從而出之。教坊者寡。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爲累哉。比以戎士未盡備。遣將帥招軍市馬。事從中出。此豈以善藏爲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陛下之用。或過爲豐厚。而失於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爲寬縱。而失於考察。耗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登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亘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必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所爲損之。又損。始自宮掖。以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於當儉之時。則二簋可用享。况於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民心爲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隆無二。尤見於艱難之時。陛下試以東晉觀之。方晉之國於江左中原分裂。戎狄自相吞噬。故邊境僅得以少寬。而變故內起。蓋幾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既死。而王恭殷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恩既死。而盧循徐道覆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虜寇之禍甚於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畔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應。強悍之將。不敢以使其下之爲非。暴虐之虜。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盛德之所固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捍禦。以至今日。豈一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以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既而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寬恤民者。亦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係之甚重。念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振救之。惟有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斂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爲國家之根本者。豈有已哉。臣請言兵之議。昔陸贄有言。養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病人也。至和中。朝廷增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爲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療之病而復挽其原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

何如耳。方儂智高之寇嶺南也，儂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蕃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為陸贄論備邊之疏，功中今日之病。曰：措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矜事侵侈，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厲之志。兵籍雖多，而不閑習。或拘之以為工匠，或役之以為商賈，或抑之以為僕廝之役。既臣使之以不當為之事，又使奪其所當得之食，守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一旦警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旬辰之間，而兩淮之地，殘破兼遍方，且恬不忌悼，惡為旋踵，以上戰功蒙顯賜，危急之際，敢冒處復，乃發潛驕慌，封賞望不進。陛下雖嘗欲其不用命者治之，然未足以震服中外。且均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況於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兗於罪而蒙賞者，不知恥懼，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傲慢怠傲，明日以為甚，陛

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通以賞其剿剗之計。至於恩省進勞，無以自艱，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有李愬手握西暴諸將佐以下官九百五十員。寡宗諭袁虔以福疏有奇功，無奏諸遺多，使如李晟渾瑊之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校之，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猶是有所使令，準以鉛旨行下，或陰為遷延，或公肆拒戰，或且玩執而不行，不知一旦有急，能惟令是聽，以拘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熊虎百萬，將誰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脩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見錄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

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志慮於國者，使勸攻吾之闕，則寸可守，賊可死，功可錄之，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貴益兵也，又欲減省之，盡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竊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為在己，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洗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嚴，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若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類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取其可以行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同審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謹之使行，驚擾挺疑，州郡有調發之勞，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以奴僕使之，初不籍以為戰鬪之用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所謂土兵者，技

止於此，況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於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於大軍，而迫急討捕，防護鄉井，正所以斷逆於未萌也。昔武帝罷州縣兵，山海澗皆以為不可。及末年以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取所謂弓弩手，言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衛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抑差鄉戶以代弓手之役。貪猾者資緣為姦，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咈人情而行之，則有拔山起海之難。故聖王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因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於縣；縣之處捕者，則執役於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隸於諸軍。豈所以為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為之，豪宗富室，平日挾兵財力以武斷於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恐

患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罷報。蓋凡所以閙閧動搖至于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訖不得其遺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裁制。使州縣不至於無備。田里不至於重擾。則州縣安寧。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為憂。凡在臣子。孰不罪認。臣竊以為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為治者。要必以至誠為本。以力行為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驗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偽者有所不敢為。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預於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於上也必潰裂。又安能遂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風俗。大率以欺罔為尚。夔路帥臣自謂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按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為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為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之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為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既不以為罪。又或從而賞之。人亦何憚而不為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耶。臣不勝惓惓獻其愚忠。惟陛下裁赦幸甚。

直秘閣喻汝礪上裕蜀策曰。論天下形勢。必資之秦。論秦雍軍須。必資之蜀。秦與蜀壤界之國也。權四川之饒。據五路之強。而中興之大勢定矣。仰惟陛下至明孚燭。而用之以晦。大揚丕胄。而用之以恭。於是結二國之信。致諸侯宗祧。徼上帝之福。錫之天下。經靖河洛。恢一靖渭。天下胥服也。今已據其胥腹。則號令之施。足以擁天下矣。光復大業。紹開中興。千載一時也。臣竊謂蜀宿重兵。歲月滋久。一歲供億無慮千萬緡。士夫豐腴。殫於轉輸。西海羽毛。燼於器甲。而蜀人之力自以殫矣。仰賴陛下惻怛愛養。念慮遠方。減蜀漢宿兵之久。憐岷峨飛輓之勞。乃詔樞臣從兵關右。今蜀父兄。坐蒙福祉。自謂可以少無一日之間矣。然臣竊念之。其弊猶在者。官冗是也。求蜀則無用官冗。則民亂。事要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力何以困。兵蠹之也。非特兵蠹之。冗官病之也。蓋自軍興以來。於是有制置司之官。於是有都漕司之官。於是有州縣兩官。及催綱運米官之添。煩擾萬手。供億僭手續開。公私焦然。物力耗竭。困匱空寡。羸弱疊病。而蜀之人。益以瘡痍矣。伏願陛下伸之以孔靜。裁之以肥瘠。省官併局。則益利一千。不急之費寬賦緩征。則瘡痍有息肩之日。如是。則蜀日以肥。可以勁秦。秦日以勁。可以遮蜀。中興之業。永為萬世無疆之休。

汝礪又上保蜀策曰。嘗考荊楚之區。北臨漢沔。南界夏廣。東界吳會。西距巴蜀。諸葛孔明以為用武之國者是也。外帶江漢。內據巖阻。晉羊祜以為合滅之國者是也。孫權都武昌。黃龍之元。徙都建業。以陸遜輔其子鎮焉。豈非以其地形得上流之勢。依荊州之險。足以為國之障蔽故耶。又使步騭守西陵。程普守江夏。呂蒙守陸口。朱然守南郡。而吾粲甘寧之徒。亦復經營於資水益陽之間。是數公者。皆天下雄傑奇偉豪爽萬人之英。而權悉付之以上流之任。其意蓋以為先據夏口。則上流之形勢可全。又識楚關則南夏之勢彌廣矣。孫權雖咸行江表。據有八州。聘技實力。不足以駕二方之雄。而劉備曹公天下強對也。陸遜非劉備對。周瑜非曹公對。卒能窘劉備於西陵。蹴曹公於赤壁。致壞權舉。逸步千里。夫豈有異故哉。誠以楚關為城。長江為

池。而待上流之便故也。仰惟陛下受命中興。恢復舊宇。大縣數百。名
都十二。自河而南悉王悉臣。光復舊業。紹隆我宋。世之議者。然欲漸
孔明躋有荊益之言。類杜甫江陵望幸之句。以謂中原父老。虛心注
目。顒望陛下朝服渡江。駐蹕諸宮。臣愚則謂其說是矣。而時則未可
也。臣自峽江等小舟來變峽從荊渚浮夏口倚泊九原廬阜。今辟蹕
守。儲無田官。已而徜徉四顧。迴眺千里。就歸為之。殊無人聲。正今之
兵新刈。歲月尚久。編人彫傷。千萬肆玩。則地何由闢。粮何由積。將何
以奉萬乘。供百官。哉取諸峽蜀。則峽蜀耗而無窮。竭諸郡縣。則郡
縣養求之未給。伏願陛下少俟復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粮益積累。
然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俟之。歷歲滋久。河渭
寖廣。許洛爲大。然後搜選衆。於盡京。於右畢。於大邑可也。臣書生淺
弱。僭論國事。輕觸宸嚴。惟陛下赦其愚而熟一計之。

監察御史劉行簡論人主不憚改爲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每非常
之時。建非常之業。非無遺策。事有不得者。無他焉。機變敏速。不憚改
爲而已。臣請以漢高帝之事言之。始高帝聽酈生。撓楚之計。封六國
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說。旋悟其非。亟命銷印。群臣勸都雒陽。
議既定矣。聞婁敬之說。即日從都。何其易改耶。蓋非常之時。建非常
之業。不得不如此也。方今盜據中原。四郊多壘。軍旅存典。國用耗竭。
可謂處非常之時矣。陛下所與群臣早夜圖回者。無非安朝廷之社
稷。弭難銷兵之國。裕民之事。可謂建非常之業矣。然而機事之來。間
不容髮。謀不能皆善也。知其誤則改之。舉不能皆當也。知其非則改
之。機變敏速。正在此耳。臣伏觀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永中否之運。不
啻創業之難。自非陛下既知其難。聰明睿達。思慮至到。惡能知其難
若此哉。臣謂陛下既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爲

法。凡群臣始議於前。陛下固當審思。然知其可用。則斷而行之。無憚
改作。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攣。若可若否。則雖平居暇日。
猶不可。況今日之事哉。伏惟留神財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一

經國

宋孝宗時著作郎王十朋上疏曰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議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以智辯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以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一戰垂敗而不爲之屈卒之易敗爲勝轉弱爲強者氣也蜀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其雖屢挫而終不爲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奏遂成赤壁之偉功吳蜀之勢詎魏敵也然而能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戰守之議鬨然未決益知國論易騰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請舉今日之氣莫如守仲今日之氣莫如戰往本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彼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己而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誘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誘中國而困中國矣我南仲之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害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

欣鼓舞咸謂真主既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延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憂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衰矣百萬之歲幣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取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東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何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焉況講和之後舉天下唯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後乘機而發而已十朋爲侍御史上疏曰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曰前王已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恥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俘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恥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恥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孝也夏少康滅浞以復后相之讎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絕之讎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恥復讎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安社稷則一而已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業親平僭僞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運厄陽九醜虜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讎世恥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讎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讎荀卿罪之聖賢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爲君臣爲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太上皇帝躬堯舜至聖之德有禹文知勇之明斷自衷以社稷

付之陛下聖意純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為念嘗[illegible]無
對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事東
當候恢復後為之至比因宣名器及祖宗陵寢容惻然曰四十年
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真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奈何
在位之臣未知忠孝大節未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姦臣
之覆轍屈己以和仇讎之犬也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為虜人之土謂
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為虜之人民謂不當納又取秦檜已復
之故地無故而棄之以資寇仇以絕生靈歸附之望聞有議進取者
則舉朝而衆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為一談牢不可
破非陛下剛明果斷不惑群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決有君無臣
真可以長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
稷食息之頃必念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民

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國任之失有善必賞有罪必罰以
振今日紀綱之弊乃下詔旨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共和附
之私心賛國家之大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
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祖宗在天之靈紓負太上皇付託之意矣中
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冀耶
十朋又上疏曰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之姿奮剛明之斷不惑群議任
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甸首平靈壁敗虜將蕭琦而降之又平虹
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敗虜人于宿而得其州可
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二捷以奏功矣捷報而進勢如破竹恢復有明
神人交慶正勇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況臣誤蒙親擢為耳目之官
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確斷之萬一乎臣竊謂王者仁義之
兵為弔伐而興況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正宜諭之以恩信

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
必無過有殺傷擄掠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陛下好生之德
失中原來蘇之望欲乞陛下再詔張浚深戒敕之昔李晟平長安李
勣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得王師弔伐之意宜諭諸將以此為法
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竹帛也又三虜將既降宜速加
封賞以勸未者昔沛公入關圍宛城陳恢說以莫若約降封其守
因使止守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言南陽守
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今中原列城為虜守
者聞皆有歸心非不欲降但未知吾所以待之者如何耳彼聞蕭琦
蒲察之徒降而受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
矣今日之事正在吾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也臣又
聞江淮救援已至中途未知誰擁其任臣謂宜令張浚節制荊襄

庶得令出于一輕重不偏將士協心遠近同體緩急可以相關勝負
可以相援況荊襄將士素懷浚恩德皇甫倜之徒尤服浚威名若使
浚兼制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吳璘退師保蜀陛下亦宜以進取
事詔之且明諭以前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惜為悔過詔以慰將
士及三路人心令璘觀時度勢以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其宜即進兵
以相犄角以牽制虜人南牧之患如是則虜數處受敵救虞已之不
暇況未得其䠞顧必將遁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急臣願
陛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今正是天以機會受
陛下時不可失也
十朋論用兵事宜劄子曰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
有不可不决策者曰進攻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荊襄有不可不急治
者曰兵賊自古人君相與圖恢復之計必有一定不易之規模知一

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故少勝不為之喜小敗不為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西戎漢高爭天下屢敗而後擒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之敗至於上表自劾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功蓋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有材畧其經略西夏也而亦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不譴之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於胷次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聞前日淮甸之師一月三捷宿州不利蓋亦兵家勝負常勢也而議者遽從而捃摭將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還以貽聖慮今李顯忠邵宏淵及諸統制軍馬已回濠泗矣亦已見小人幸災樂禍扇為浮言務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陛下遣中使給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赦顯忠等罪憫其血戰之勞而赦其一眚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議洶洶謂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竊料聖意必不然然當人情

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聞之初欲除荊襄宣撫又改御營使及聞邊報稍寧其議遂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為將閫功天下皆知之黷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彼其心但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恭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荊襄隴蜀將士聞之必致解體且謂朝廷曰王師小衂而遽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戎虜也臣所謂不能無惑者在此矣紹興間太上皇巡幸止用宰相樞密為御營使李綱朱勝非等嘗為之陛下將為視師之舉宜遵用故事以兩府大臣兼之足矣朝廷雖乏才其可以此輕屬存中輩耶此事尤在聖心素定不可變易於倉卒之間此臣所謂不可輕改者曰用人也臣聞天下之勢不在國之強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為強氣衰則變強而為弱驕生強而怯則懦氣餒之

也變弱而怯則衝氣以激之也景德間契丹深入南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以避其鋭真宗以問寇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胡虜近逼四方危心當勵衆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寸李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鑾輿回轉一步則萬衆瓦散四方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真宗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鼓勇射殺撻覽虜衆遂退此作氣以破敵轉弱而為強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下親征之詔為建康之幸作士氣以走胡騎蓋得策矣惜乎議者不達遠大之計而遽回臨安也陛下前日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深進發或者猶以為遲今王師退保濠泗督府遠在盱眙陛下宜速進蹕以幸建康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勝可以援吳蜀可以控四方可以遠淮海之虜可以壯淮甸之勢四方聞之孰不增氣至若百司之衆在今宜省稍勞之費亦宜節啟萬騎易動如聖

駕所須當如鈞業時此臣所謂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也臣聞荊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古今必爭之地萬一虜人乘虛而入使川陝隔絕則東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既罷汪澈命張浚兼都督之使令出於一司已得策矣又用王彥知襄陽議者以為得人又聞以彥節制諸將則或以為不可拱久在荊襄得士卒心彥自外來遽令受其節制恐武臣氣不相下或生釁端兼張浚在淮去荊襄遠甚或有機會恐闕報失期臣謂宜於兩府侍從中擇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為宣撫使以總督之又以重臣制之使彥與拱等各當一面則荊襄可以無虞矣今朝廷知備淮甸而遠荊襄此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則為進取之圖次則為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不招財不可以不理竊聞西北歸附之民其有可以為兵者衆皆兩府及諸將不敢多募之者懼

國家有養兵之費也。然今日之勢有不得不招。宜命旅淺諭江淮列
襄諸軍，招其可用者而籍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然未至多。亦可補
填所傷之額。又東南之民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婺
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健而善鬪，往往聚於茶鹽盜賈間，可令守帥
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徙而籍
之。州縣有犯茶鹽禁者，貸其罪而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
者，臣以為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
約。以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者非一也。昨伏聞貴閤宮人不滿二百，
猶以為多。左右內臣止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未嘗干預政事。宮
殿內帷幄，青布縁為緣，綃帳亦細縷。今宮人之數、內臣之員，豈能盡
如藝祖時乎。臣前日曾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蓋欲以藝祖為法之近
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亦不為無補。然泰巳上
而未行者，豈以眾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今疆場未靜，上下同憂，
權宜裁減，以紓國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
術，莫如遴選板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漏，考誠恐今日理財之
臣，未必賢於子漏也。似聞海寇稍息，亦當別擇代者，而還子漏，不惟
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進發，萬數之下，謀議之際，議者謂非子漏不
可也。此臣所謂不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付大臣議
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陳亮上五論曰：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紀綱正。
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
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屬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
業未濟者，蓋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竊為陛下有憂於此
矣。常欲輸肝膽，効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邇淺，獻言之人

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跡或近似，相師成風，識者不然，既已羞要祿
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
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肖，
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空手東歸，杜門求志，曰以為功
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憂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忘世也。有君
如此，而患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
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並論開誠執
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干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
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其一論中興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
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
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
其道，其強易弱。况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
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
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
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
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
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
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
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
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
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
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
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

武之資。素勤側席。倘然有乎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
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盡者竊笑。是何也。不
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
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請中書之務以立大計。
重六卿之權以綜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
獎直士以列選舉之科。革任子以崇虛舉之實。多置諫諍以尊朝
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俗。
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選才以
明賞罰。時衛外郎之年以免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
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東將佐以立軍政。軍政
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經邊陲。委之專而進退之利自畀。任文武
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遂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未敢

言以作天下之氣。稽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
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
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
敵自閧。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
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衡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
乘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
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
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
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
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處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
卒守乎。故不若爲術以乘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
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

奈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
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
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
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
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
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
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光黃一
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縣。而使自募。與以州賦。
其自用。使其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眾建
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議而
發。一旦狂虜狃於習常。來犯江淮。則引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
唐鄧諸州。見兵於潁蔡之間。示必取其後。因命諸州持城遊擊。如

三交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互相犄
山以爲固。務兵擇要塞。深壍樹柵。集土豪千家。一便興耕耨之利。
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
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
援。復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特一巡幸。
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
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隴
蜀之衝。別命驍將出祁山以臨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
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
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
而道並進以撓其背。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
并謀。以坐爲東西形援之勢。如獲實彼將疑吾之有意京洛。持持

奎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泰矣擬定齊秦
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
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平其所之也
又使其合力以歷唐鄧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
起而禁其西變化形勢多方牽制而權始於我矣然荊襄之師必
得絶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亦揆付之平居無事則欲
關市譏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
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徒執手
枯之徒所能爲也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
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
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卿近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
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故人也何足

以明天下之大計姑誦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詩惟陛下裁幸
其二論開誠曰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毅而示之以必
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聳
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効而不敢萌欺罔之心哉彼各
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
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
咸知其爲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等爲陛下畫之
也夫慷慨果毅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
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
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
之以充員位使之既久而始還之以慰其心身尊任大而大責厥
不必任職親地密而謀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

實責其實近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
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
故天下惰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疲嬾而狂狡妄誕之流得以
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任實非材而喜躁不滿平居
則何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宁而嘆天下人
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
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
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使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虛心以
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祿而可使之死死於其中之計
謀矣人主而有於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祿日陳于前而雄偉英
豪之士有寧餓而死與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
籠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位爵奴使

而輕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陛下忘心之不至而未來
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真其位勿
奪其權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近臣必使之與密
謀才不堪事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
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容密
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
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
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
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憂君之心不
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其三論執要曰臣竊惟陛下自踐阼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
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

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爲人
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攬之大綱。而屑屑
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
軍國大事。三省議定。面奏獲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
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舍人封繳之。在門下則給
事封駁之。始過尚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劾舉之。此
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攬之大綱。歸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從政
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
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宰輔之避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
所不能以自己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
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

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求獨專日專攬之患。而怨有所歸。無
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爲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
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
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
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
不以爲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爲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
所當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
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
總攬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常天下。持誅賞之實。而察好詳之
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勃奮然效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
臣不勝大願。
其四論勵臣曰。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

君臣異志者。功無不隳。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
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
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
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晉師聞而夜還。越王
不成於吳。而踞抱柱而哭。承之以嘯。群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
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乃臣下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
請報吳。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
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誰敢不力。越王
卒用以滅吳。而楚越皆有臣如此。而諸侯莫入國。反無君憂臣辱臣
死之義矣。今陛下憫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爲謀。討時伺
隙。而群臣懲焉不知所急。是惡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倚偉茍且。習
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屬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復

起事赴功念讎報恥之心。豈群臣獨於負陛下哉。亦玩故習常。勢
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悱。不御正殿。減膳撤樂。夕
惕若厲。立群臣而詰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
恥。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而群臣玩故養安。無
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
公民士之上。況敢卽安以自取辱。群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
之曰。朕固未敢卽安。群臣猶以朕可與有爲。其各共厥職。勉趨厥
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
罰以厲其後。自今以往。群臣咸爲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
富國強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
謀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卽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
業。而群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食戮者也。誅之

毅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哉。
其五論正體曰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徧覆包含如天地之
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曆間杜衍
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更多於所
封還。治平初任守忠離間兩宮韓琦乘間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
謝絳。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惡君臣之體也。澶淵之役自
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惻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
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
明肅太后欲許其請呂夷簡堅以為不可而寢之。其後劉六符來求
割地。夷簡召至殿廬。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任其責君臣之體也。今
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為。不顧浮議而群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
下慨然立志。不屈醜虜而群臣動欲隨順關實。終堅使陛下孤立以

主大計群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為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揔攬
大柄獨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憚小勞
不恃大點。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聞陛下之德
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哉祖宗養人心以行
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
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為法天下有不足為者矣。
亮又上書曰。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
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
氣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
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
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
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

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
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繫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
胡羯鮮卑氐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
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懲慎之痛猶有所護以自安也。晉之植根
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顗陶侃庾翼之屬皆有虎視河
洛之意。而桓溫之師。再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脩陵寢於洛陽
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
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
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脩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
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
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
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

堂堂中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
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
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
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
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
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
之為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
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
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
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
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
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

戎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益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道陛下以有爲。不當道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得與。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栖栖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蕃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切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溢。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是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

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鄢也。欒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謙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試垂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

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而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偽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雎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有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

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

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樁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

而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乩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

主。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爭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一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鄴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沉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二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又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群

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睠委庸人寵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亮又上書曰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雪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掃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備法度觀會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粗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讎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

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言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噬盡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讎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戕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出入之地者示天王不可置中國於度外也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王功必書飢饉必書孔子之心豈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寧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每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超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懿論恢復則曰備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諜結豪傑論富強則曰廣召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賢察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浮侈之

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兼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嶽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發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推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依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嚮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喜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俟今者七已而獻

之闕下。猶得望見穎邑。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闕大有爲之略。論天
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
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聞焉。夫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
今者當陛下大有爲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
得命。爲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
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候時。固已
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然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爲厲民。既和而練兵。
人反以爲動衆。衆足違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
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
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童兒婦女不謀同
辭。皆以爲社稷之臣。徒其誓不與虜俱生者。敗而不折者。猶有以合於

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童兒婦
女不謀同辭。皆以爲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讐。而置中國於度外者。
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持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
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發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亦已具之前
書。惟陛下財察。

臣又上書曰。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
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
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
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解額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
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於承平之時。
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已微俗薄而至
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至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蓋已

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
半入於夷狄。國家之耻未雪。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
勇。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爲焉。此所以
十又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
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爲陛下春秋五十有六。經天下之事
也爲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爲已熟。果是違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扣
豪傑之智猶足以糾此醜虜。六十以往。猶將望一日之寄。而亦何忍
遺患於後人。況臣以爲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
以開悟聖聽者。臣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
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群言之中。
特命大臣叩其所欲言之意。臣具言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
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

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
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
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
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
參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之詳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
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惰。不
復知讐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義。以泄其憤。使人
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爲密。是
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爲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
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
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
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

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試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奉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輔致人事。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而未及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

上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異。而臣未望恩而退。踪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為間一時璣璇之才也。太宗書其為常何陳書。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過越太宗。而拔臣於群言混殺之中。孤立以行一書。卒不見試。黙而止。是罪在臣之踪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量何以參廷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早夜以窮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兩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

昧於一來。猜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取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還。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群論。以報陛下。擢臣言於眾中之恩。敢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屏居私室。以旅寓處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亮又上書曰。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

史有言。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也。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懷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惰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遂墮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

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憂勞之故特命東宮以監
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
明睿智而四十之年未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
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領
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宮省之餘運用人
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
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氣雖豪傑翕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
吾之號令運動所有所感發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
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恤
也臣聞吳會者書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以陸
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
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

奏議卷之十二　三十九

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撫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
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
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
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
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
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者也昔人以為京口酒
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
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
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通
而為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
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
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堅

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兒之護處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
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
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
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于隋之開皇其在南
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
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
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
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
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
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遣留報謝三使繼遣
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
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

奏議卷之十二　四十

安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
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
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
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
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
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中原安厭又六十年矣父
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儻以
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今之建
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城直在沙嘴之傍耳鍾
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
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
有據高臨下以東環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

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崗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韙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有目前經營之勞。焉知其異日不乘得而復失之。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書之責。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粲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責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舉。隱忍事變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諭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私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

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臣嘗竊聽於天下。以體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歲不變。亦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己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遏不形諸言。而亦不泄諸搢紳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略於奉歷。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下審其簡捷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畜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者。自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臣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袁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恨。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也。臣竊爲陛下恨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無用於不濟。重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其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

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信方寸之說。以執簡書之所言。
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鄭爲哭人所辭。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
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
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二

經國

宋孝宗時張浚論和戰利害疏曰。臣今月二十五日恭被御筆處分。
臣已即日具奏去訖。臣雖患隱中有所懷。不盡言。伏惟聖慈俯賜
矜察。今之議者孰不以戰守爲說。其次則說遣舊款重講前好。以臣
觀之。戰守之說是也。然而爭城爭地。罪不容誅。高池深兵甲堅利。
委而棄之。地利不如人和。則是戰守之中。尚有可得而論者焉。臣竊
以爲戰守之道。本以廟勝。君天下者。誠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用之戰則克。守則固。理有決然者矣。如是
而後可以言戰守。仰惟陛下以神聖恭儉之資。受太上委任之重。即
位以來。孜孜治道。然而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於天下。甚以廟
勝猶有可疑。臣愚願陛下發乾剛。奮獨斷於旬月之間。大布詔言。一

新內治。盡循太祖太宗之治。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於後。心既悉
兵氣必振。臣衰暮之景。精力有限。理當退閑。以全晚節。豈肯分毫要
有覬今獨以事機迫切。治亂安危。斷在今歲。臣若尚懷顧慮。他日身
名具喪。負國厚恩。悔之無及。伏願陛下深軫宸慮。早定至計。幸甚。二
三。終恐無成。臣愚干冒聖聽。俯伏俟罪。
起居郎胡銓上疏曰。右臣准樞密院劄子。十一月十四日。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令於侍從臺諫限一日集議。當與不當議和。合與不合遣使。
禮數之後。先土疆之取與。條具聞奏。仍令各舉所知。以備小使者。臣
竊惟國家自紹興初與金虜講和。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
報。上下偷生苟安。歲月以爲盟好可恃。蕩然決去藩籬之守。一旦完
顏亮變生肘腋。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乾剛
獨斷。然倚任張浚及二三大臣力謀恢復。符離之師。兵不血刃而

故羅復得使李顧忠直於國不貪小利以成大舉之功則中原響應勢若破竹恢復之期可指以俟矣雖然功雖不成事雖不定首京都播遷之㥘蓋四十年未有如符離之舉也虜人緣此衰懼知陛下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謀有出不意之奇知進鄙有折衝禦侮之人知臺諫有明目張膽之臣知朝廷有面折廷諍之士以為中國有人遂肯已和之意其法曰無故而求和者謀也虜人詭計端在於此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㮚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黃主和究顏亮之寇本於權臣主和自古京板蕩以來四十年間醜虜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甚者我二聖汙賊我兩宮殘殺我宗廟陵夷我社稷發掘我陵寢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欲與不戴天之讎講信脩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然今和好可成大事可信決不敢盟孝子順孫寧忍為之況萬萬無可信之理乎前車覆後車戒陛下若不深思遠慮力脩政事力脩守備力任將相力圖恢復而苟目前之安臣恐後車又將覆也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為之備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嗚呼燕安酖毒未可懷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安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又安能戰矣為患每多矣可勝寒心哉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懼之至

銓又進故事曰冒頓既立時東胡彊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與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illegible]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可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

臣謹案春秋以地為重凡書取地皆惡之也成二年取汶陽田則齊以戰敗而賂我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則我以不義而賂齊夫齊以戰敗而賂我非我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我也我以不義而賂齊非齊取之也而必書取專惡齊也取汶陽田雖專惡我然齊亦與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取濟西田雖專惡齊然我亦與有罪焉何者為人子孫不能守先祖之土地而輕以與人得無罪乎夫春秋書法重地如此以為萬世守國者之戒也冒頓夷狄也且能知地者國之本而不以與人可謂深得春秋重地之旨矣可不鑑哉

銓為敷文閣直學士乞現恢遠闕疏曰臣頃坐異議竄斥嶺海者垂三十年自謂老於窮荒絕域不復齒猶神之列豈意天假之年陛下登大位首賜收召臣獲保首領盡室生還復見天日之清明平昔區區之私嘗鬱結而不得伸者幾畢之於旒扆之前指天誓心有死無貳故兩奉事業首尾九年每一賜對臣未嘗不洗滌慮摅其精誠期有以感動天聽誠以今日闕群未報陵寢未歸故讎未復臣所以夙夜痛心誓不與醜虜共天者也伏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乾以不能惟幾聽是務每聞臣言必賜優容稱其直諒臣產屬此心日復一日不知老之將至適於七十致仕之禮懇祈再三陛下委曲保全又復寵以延閣之美臣雖碎身粉骨未足以報天地父母之恩輒敢極竭愚衷少裨聞論之萬一伏望陛下體堯蹈舜為標準規恢遠圖委賢能以丁聽邦理財訓兵擇師練將選擇將帥然後布告中外大

明君臣父子之義忠於國體必歸陵寢必復故疆進一階畧以酬太上付託之重臣雖在畎畝死無所憾臣既陛辭節出關門無復奔騰日春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誠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有天下之憂有君子之憂天下之憂憂其君之不爲也君有爲矣天下之喜而君子之憂也蓋不爲之憂其心逸天下之所不快有爲之君其志銳天下之所喜喜雖然喜者憂之所由寓也銳者速之所由伏也夫何故銳則速求以速而成則以速而折天下之事有百全之成而無一折者乎求其成則必有以患其折不患其折則無務於速也速而折折而不悟則銳衰得不變而爲退縮一朝之有爲至於終身而不爲是故君子見其初而憂其終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

怒發之訣則一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詳其發之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矣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悔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變傾蓋昔者晉文之國覇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者一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踊躍奮迅而欲有爲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豈其君踊躍奮迅之氣而納之於抑鬱悄悶之地使朝夕咨嗟不是而不得逞則幾乃過乎蓋二臣者將所以養其君之志攖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殄楚滅吳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說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而成於德宗至於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之何遽至於晚年之始忍哉文宗之志有一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於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寄制則聽其寄制詬辱則甘其詬辱故宦官之禍始於明皇而成於文宗至於亡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成宦官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折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爲也何遽至於飲恨而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之大功

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授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赳赳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歷手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戎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節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禍安在哉蓋兆今日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不形暵其則雨冬寒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欲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也天子之志固在於取中原也抑當熟講之詳議之顧議之不詳也察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也成功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於和哉當其師之出也臣固知有今日之和也何則天子即位之初雖以堯舜爲之亦不能以一日而合威德於天下也威德未有以洽乎天下而欲一舉以求非常之

功是非有成心也有偉心爾成乎心猶未必成乎外也心則偉矣獨
餘成乎外耶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惟天子之志沮於一折而旁人
有以瀾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二君蓋可鑒矣人有未
富而先急於作大屋者屋未成而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頹一簷之
缺而不敢議於補葺哉一墻易補也一簷易葺也其費與屋固不同
也勇於屋之大而怯於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於
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乘曹操
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
敗於呂布又敗於曹操奔走狼狽於荊楚之間而無所於賦宜其憊
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
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衰敗
屢折而志猶未已此亮之所以樂於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欲其捷

手而成鼎峙之業矣以此義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來窺江
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洗靖康之恥進
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於以一小折自沮而汲汲以
議和哉臣願天子堅昭烈之志而毋以唐之二君自處則中興之功
天下未絕望也
萬里又論國勢曰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
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
爲能成天惟天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恃天以自敗而天亦
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者
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世七八百年而
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當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
衰而乃至於滅亡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

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無以自安而乃至於長存久何也求之而無
其形究之而無其端故曰天也國一國也有昨廢而今興有既亡而
復存君一君也有朝弱而暮強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
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絕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
亦至焉故曰人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爲
世主言者大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夫有國者之以天
敗人也臣竊觀天之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知商周
年之數未足爲國家論也臣盡喜而憂之喜者天也而所憂者人也
方逆虜爲猾虜之彊彼謂天下難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豈其舊
君哉是以有南京之應方逆虜爲維揚之役彼謂淵深入窮使之計不
淺也而風湖効靈一隔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亮爲江上之
役欲踰揚擾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燼胥首奔我是以有青江

海之役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屢危而屢不危金搖而金不搖
其眷何如也則國家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了了在人目中矣雖然天
之所以天者盡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未盡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
盡耶臣不得而知也臣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廟堂駭然而失措某
所未有備某所未有兵募市人招武勇以爲臨幹應卒之計講解之
議一許則君臣欣然而相慶罷戍募散舟師撤邊防息憂顧以事安
逸無爲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駭然之色復見於廟
堂駭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爲者耶千金之家
不幸而大盜爲之鄰前有父兄不戴天之讎而後有盜吾千金之
產之意彼大盜者日夕聚惡少語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
也則陽謂我曰吾與若爲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設
扱刃委然驚樂歌酒而不爲之慮而抑將外姑與之好而陰蓄爲之

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忘於强而為天下國家者不能不忘於敵。天下之憂復有大於此者乎。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慮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隨。何謂謀。蓋不甘食夜不安寢。君臣日夜憂頻蹙頞。以敵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萬世不可亡之實為大懼。從召耆俊選焉勵於深謀密計期於必勝。所謂卧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大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之。機會未至也。豪傑未主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且我謀。是故防之也謹而備之也。周備政利求人。才淬礪高壘積聚治兵。必懼微蔑嘗者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屹然有不可犯之堅。動則可以鬭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萬全矣。孫仲謀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舉。欲為備人而不能盡力。故事起則守其宜兵甲士馬因其備。其國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亂。敵不至則不應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不應其至而徐應其至者。萬全之計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雖故其勝也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狸也。何謂隨。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不知危伏於其中。偷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間。狎於敵人之詐而不得隨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覆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昌。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而隨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國者不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隨耶。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卒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未善也。何則。饑而始學稼。渴而始掘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千金不為萬金之策而旋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

勝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願朝廷今與虜人講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生。濠滁之境一安而拔下之禍作。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為之備以待不測之變。而後立國之大計。臣得次第而歷陳之。其二曰。臣聞聖人不事而盡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圖無兩存。勢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盡地以相從。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既懋於一業而析時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幾未有朕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棲棲而未來所定。蓋良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亦不為也。為而不果也。果則為。為則能矣。昔司馬睿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禍。耆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葉之基。劉宋之初。無幾據蜀。盧循追起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豈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基。晉宋之君何人哉。彼朝廷當此時。特不為國者雖然。此獨有天下之半也。至於七十里而興。為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為國者雖然。此猶有主也。至於漢高帝一劍之外無持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特不為國耳。嗟乎。以高光為之能以無國為有國也。以湯文為之能以一國為天下也。以晉宋為之能以危國為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為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峻循盧之禍。外無劉石之患。雄而獨當一來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以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撫荊襄。況據長淮。此高帝先王孫仲謀楊行密之所以興起之根本也。距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帶其志

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為不拔而不可最得者也。引巴蜀之饒帶江淮之衆。西戎之馬。而號召荊楚有材智客之精。叙此漢唐之所仰以為資者也。今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播焉不能以自存。當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臣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為也。非不為也。為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翻自一心。不武辟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為之有餘也。而見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苟陋。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徵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以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於秦。是朝割而夕至。蓋六國之君皆

其初以為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詠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為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啓墉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待為吾禦寇者也。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周敵淮南而李景嘗歸。是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為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寨。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

為者耶。今日是特虜之創殘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狠然有窺伺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於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常居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累游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熊與豹皆去而虎之於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璧盱眙而佛貍遁。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徵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棄。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棄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荊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當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工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

地。虜之所必攻者。臣願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於其它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撓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虢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尚矣。其如淮地之空

職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
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
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必蹟也。使吾不有而虜
有之。彼以爲空職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何則吾之一端而彼
閒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以[illegible]以自過。而日夕
與之相目於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而敵[illegible]何可備哉。故夫江者。
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多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
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異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
以流涕而極言至此。其三曰。臣聞有爲者必爲其全。何謂全。不福其
福不利其利。是謂全。夫爲國者何獨非福。何擇非利。而曰不福其福
不利其利。何也。非不福其福也。不福其禍中之福也。非不利其利也。
不利其害中之利也。夫何故。貴乎福者。貴其福而無禍。貴乎利者。貴

其利而無害。曰福焉而禍之所寄。曰利焉而害之所藏。是無福賢於
福而不利賢於利也。故曰有爲者必務其全。不福其福。不利其利。是
謂全。今夫徑寸之珠。諸於驪龍之頷。而繫於萬仞之淵。人將謂哉曰。
珠可得也。其信者智乎。其不信者智乎。宜若信之者之智也。珠不知
身與珠孰重。陸與淵孰安。捐吾身而珠可得猶不爲也。況身可於而
珠不可得耶。今士大夫孰不曰。乎原吾之舊物可取而不可棄。雖然。
意則忠矣。言則快矣。而爲國計則未也。某今者不以今而以古。釋後
者不以後而以今。古者今之鏡也。今者後之柢也。盍觀之東晉乎。蓋
嘗有幽并矣。至王浚劉琨亡而幽并亦亡。又嘗有河南矣。至祖逖亡
而河南亦亡。非數子之死而始亡。幽并河南也。數子之未死。而幽并
河南已亡矣。蓋其存者名也。其亡者實也。盍鄙之劉宋乎。蓋嘗得關
中矣。至高祖還而失關中。又嘗得淮北矣。至明帝北討之敗。而失淮

北。非高祖之[illegible]明帝之[illegible]而始失關中淮北也。高祖之未還明帝之
未敗。而關中淮北已失矣。蓋其得者名也。其失者實也。閒之曰。雖艱
之長。不及馬腹。何則。功視時爲成毀。時視天爲盈虛。天之所[illegible]時亦
至焉。時之所至。功亦至焉。未聞時先天而得功。先時而就者也。是故
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帝取[illegible]勝之[illegible]羽。天與時相違。則以
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視[illegible]弱之曹[illegible]。靖康之初。金虜之北歸也。河北嘗爲
吾有矣。紹興之閒。金虜割地見還也。河南長安嘗爲吾有矣。是亮之
寇也。海泗唐鄧又嘗爲吾有矣。隆興之舉也。符離又嘗爲吾有矣。有
則有矣。而卒不有。爲何也。時也。非時也。天也。然則古之舉事者以爲
今之鑑。今之事亦足以爲後之視矣。是故爲今之計。和不如戰。戰不
如守。和則懈。戰則力。故曰。和不如戰。戰則殆。守則全。故曰戰不如守。
昔吳大帝時。諸將各欲立功。多陳便宜。帝以問顧雍。雍曰。兵法戒於

小利。此等欲邀功名。非爲國也。苟不足以損敵。焉不宜聽。蜀將姜維
每欲大舉伐魏。費禕曰。吾等不如諸葛丞相。丞相猶不能定中原。不
如保國治民。無決成敗於一舉。君子。吳其以雍爲儒。而蜀其以維爲
壯矣。雖然。未見其害。雍信儒而維信壯也。及諸葛恪以輕動無功而
民怨。姜維屢出黷武。而國亡。則顧雍費禕之言。猶信。嗟宋被[illegible]天下
世爲僞虜。乃指吾亡。不及夕。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日有中昃。月有
盈缺。天之道也。而況國乎。天之於我國。寒盡必有時矣。可以俟。不可
以躁。蓋聖人之於時。所不能者一。曰去。曰來。所能者一。曰持。曰奏。臣
願朝廷盡人事以周其待。待其衰而決其衰。不以小利而輕試吾之大
技。不以小勉而中急吾之大計。則中興之全功。不在今日。在何日耶。無
嘗欲國行擊蔡。蔡[illegible]取宗於未親。與白落不過旬日。然異難易[illegible][illegible]
淵。去遠矣。金虜之強。不過苻堅。其君臣萬萬不及。警朝廷盡少待哉。

參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古之得天下者，皆由小以致大。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湯之一征，天下始信，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者，後其來而不至也。是故師至其國，若時雨降。非謂使四方之民先歸湯之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者，有其心也。是故至武王時，始曰：商之旅，其會如林。非謂使天下之民先歸文王之國也。若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亳，百里之豐，何以容東西南北之人。而所謂亳與豐之地，方且厭於賜養，又何暇脩文德以招遠人之心耶。今陛下北有強虜，日為姦謀以撓我，日縱流民以困我，必遣守臣由之不知，方且日以招徠為事。自去冬用兵以來，歸正之官已踰五百，皆高官大爵，動欲添差見闕；歸正之民，不知其數，皆竭民膏血，惟恐廩之不至。數年之後，國家之蓄積竭於此，使東南之士夫，又不得調；東南之農民，身口之奉，不得自用，安保其不起為盜賊，而求衣

食之資者。不於此時有以救之，駸駸不已，未端東南委食既多，國用委之。已來者不獲優恤，必有悔心；方來者待之愈薄，必有怨心。夫剝膚椎髓以奉之，意者望其知恩而欲其為我用也。若使啓悔之心，卒然亦何所濟，此為國遠慮者莫不寒心也。今說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原人心。夫內脩政事，教化既明，風俗既厚，百姓家給而人足，使彼之士民，願立於朝，願為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為王臣，則其心乃大悅，如湯之后來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也。若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尚未可保，安能繫中原之心乎。凡為此論者，皆慕古人之虛名，失當今之實利者也。臣願陛下申敕沿邊守臣，其有襁負而至者，諭之以久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為汝輩。久此陷沒，欲圖拯濟，若為戰計，則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必捨墳墓、棄親戚而來。若為和計，朝廷亦豈遂忘汝等，宜各安本者，

以俟議定。則彼必感我恤之之意，深念之之心，切時無所歸怨，而虜聞之，亦必知我國有人矣。於是專以藩籬保形勢，寬民力以固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義政脩而教興，國富而兵強，機會之來，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矣。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文王已試之明效也。夫未至此時而先為計，以自斃，此虜之願，後雖噬臍，其無及矣。利害得失之機，較然可見，陛下不可不深察也。儻未以臣言為然，欲望聖慈斷自宸衷，上取太上之訓，下盡近臣之議，以歸正賞，然後定其規，無使沿邊守臣有所遵守。

浩又上奏曰：臣聞盡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弊，古今之至戒也。臣比者極論歸附歸正人之非，雖荷聖意已賜開納，尚慮議者或有異同，臣請得申言其詳。夫自淮泗之地兼趙以南，幅員萬里，皆我故疆，若使朝廷根本已立，人材已集，功無借

實，罪無伏，兵強國富，事力有餘，以陛下英武之資，來中原愛戴之心，一舉而取之，宅中圖大，以復舊物，則天下之議，孰敢以為非。今既未能，乃區區然招集逋逃之人，以為繫中原之心，此臣所謂棄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賊虜入寇之後，兩淮蕩然，驅虜殺戮，不可勝計，井邑未刊，積骸如山，慘哭之聲，至今未已。調度日繁，江左重困，色成雖重，藩籬未固，此皆當如飢渴、如焚溺，日夜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畫，而廟堂之上，率常以太半日力，整會歸正人，某人乞官，某人援例。以廟堂猶如此，則宣撫司、沿邊諸軍、時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捨近而謀遠二弊也。北人初來，扶老攜幼，莫不嘗言去虎狼、歸父母，嗚嗚流涕，以手加額，不知者觀之，真若可喜。然此輩小人，何常之有，廩給稍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怨詈並作，未必不刺取國事，歸報敵境。況又其間往往有本心為間探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

三事也。以此三說反覆究繹，推納利害，可以立決。加之虜情詭譎詐萬
端。今北人持片紙來者，即與官；僧道雖無度牒，但持戒牒來者，即與度牒。
若緣虜設討，多作僞告僞牒，源源而來。上則竭國力以祿養歸正官，下則
陰壞度牒之法。我南為有謀也哉。且中國士大夫雖身歷科第，家世公侯，
一有去失，坐廢終身。而歸正官則一切不問。是仕於虜廷者何其幸，而仕
於天朝者何其不幸耶。中國士民欲為僧道者，由買度牒以至書填受戒，
非四五百千不可。而歸正僧道則一切不問。是生於虜者何其幸，而生
於王土者何其不幸耶。臣愚謂之實欲望陛下兼名取實，以集大勳。究近
從違，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異同之論，一以理決之。昔吐蕃欲取
唐維州，陰遣婦人嫁守關者，生子長大，守關而吐蕃入寇，遂開關納之。當
和中，郭暴降入朝，請舉衛卒抱關，乃熙槐可作營壘之地，其後虜騎大入
果舉于此，則拒納之事，豈可忽哉，豈可忽哉。伏惟留神采擇。

川陝宜論使虜允文上言曰：臣以孤遠之蹤，幸蒙陛下親擢，置之不
一。實為非常之遇。臣以才力凡微，未有豪髮報効。晝夜傍徨，寢心啟迪，因使
命。竊以今日不可失之機，仰干四聰之聽。伏惟陛下聖智淵邃，英算
不遺。延攬之遠，固已素定。用敢冒昧，禆萬分一。臣既聞虜中之亂，虜
兵在中原者不多。實天稱陛下恢復之時，而形勢便利，莫如陝西。蓋
得兵得馬，得糧，可以壯國威，可以足軍餉。欲守則有險可恃，欲戰則
有資可憑。自古進取天下，固有次序，而莫先於此。臣常所憂者，大將
相與因循，無一肯出力為國家任責。而曰來吳拱出示吳璘三書，並
錄進呈。臣觀其書意，翫虜為甚，陰知其兵為可用，知民心為已歸，知
糧道可以取之於內，又知其疾之已去，老之可憂，而自勉於一舉。
而臣所不知者，朝廷怯於立事，和戰未決，尚以為疑。乞問虜使及境
而青武以為虜中方亂，有所未暇，或以為虜廷未肯降服，將有所要

狡於我，以臣愚慮，三說皆可置不問，所當急者，今日之機。如因其
意而用其機，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斷以一言而已。臣侍承與論，謂
中原之虜不多，必無深入之憂。若且令董庠以本官兵守淮東，郭振
以四統制兵守淮西，趙撙駐信陽，李道迫新野，虜必畏之，則各固其險
而固守，勿與虜戰。因得息兵以待用。先令吳拱選精兵二萬人從鄧
州路與王彥會於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之虜不能進兵以擾
長安。又以萬人與彥合力進討。而吳璘姚仲擁大兵而出，西人知朝
廷大舉，唱義而應者必甚於今日。官軍聲震關輔，則實難之虜，如其
舉擾，又為西人之所共棄，若不請降，亦必引兵度河而去。國家得
此時收兵籍馬，因長安之糧而取河南，因河南之糧而會諸軍以
進。則兵力全而可以省諸道之運。至如兩河之地，因民之心，可遣
而定矣。臣聞兵貴合而惡分，時難得而易失。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

審納其說而熟計之，諧以一定之說，分命諸將，使戮力以收不世之
功，天下幸甚。臣迫於悉忠，抵冒天威，伏深震懼。
允文又上言曰：臣竊惟藝祖皇帝創業之初，削平諸國，首會襄陽之
兵以取荊南，蓋天下勝勢所在，先得之，則雄視吳蜀，一統之勢實
於此。今陛下留神於襄漢之上，將控吳蜀之全，成規摹弘遠，得藝祖
之遺意。又聞聖指，先後同符，而議者謂自古以秦蜀以重山為險，
以長江為險，而荊襄之地平原廣衍，無一山一水之限隔。故三國之
後，以至南北之分，凡皆以兵為險，良將勁卒，聚為重鎮，方冊可考也。
道路錯出，不可以數計，而其大者有六：自陝號出虞氏，可以直抵
州，自光化出浚湖，可以直抵夷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陽，自
唐州出棗陽，可以直抵郢州，自蔡州出信陽之三關，可以直抵德安，
自陳州出光山、新息，可以直抵光黃，彌亘數千里。實為坦塗，皆當

以兵爲險之地也兵厚則險固理之自然而今之備兵反寡於
守蜀之數一失支梧虜勢橫潰吳蜀之形隔而爲二也安危重輕
豈應甚可慮也伏願陛下曲軫淵衷下臣之章於腹心大臣議所以
益兵之策庶幾不失藝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爲陛下恢復之基矣
下章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九十三